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3.8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五四册目次

經部・書類

尚書葦籥五十八卷(二)

〔明〕潘士遴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葦籥二十一卷》提要

後學 東海潘士遴䡖著
古濮張孫振鑒定

益稷

按此節臯陶謨之下篇也古文分爲二篇而以益稷别之故篇首無謨字故今文一篇始末俱以臯陶作骨明良之歌與廸德謨弼語相應禹拜臯之昌言臯亦師禹之昌言而以帝拜終之脉絡了然史家書法祖此

篇乃三段前段八節首尾除禹言起結中間皆帝語因帝而成問答故不言謨重在帝王夔曰二節則若治定功成而後樂作帝庸一節又若謂功成樂作而有詩歌因附篇末用終虞治禹一生全副精神只在治水上故特提領這孜孜心思總來只要帝完常止心脉以大慨天人及說着弼直兩字便鬱出化源許大妙用來併經理頑苗要咯亦一齊指㨿自是治成樂作帝心亦自孜孜無巳故臯陶與禹賛規于始復與帝交儆于終仍還是安康弼直本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禹拜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
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八節第一段乃帝與禹往復之言禹承命昌言往事意
在帝愼位申休及帝責弼違格頑禹終謂當愼位善動前
後言雖兩出而語意不殊故黎獻共臣敢不敬應即前惟
動丕應徯志意無若丹朱帝其念哉即前愼乃在位意予
剏若時荒度土功即前予思日孜孜意不過因論格頑申
理前說以勉帝耳至帝曰迪朕德二句正答前禹思日孜
孜之所致皐陶方祗二句又答前皐思日贊贊之所期○

汝亦昌言單提夔舉禹皐陶兩人皆見故篇尾迪朕德四
句上兩句帝以還禹下兩句帝以還皐陶正轉應汝亦昌
言作結全節首尾以昌言對看亦字昌言字要玩帝有味
于皐陶之言昌言指皐陶知人安民理大旨遂身修成治
乃昌言也汝亦昌言者又厮有附于禹禹開帝言歎美心
念皐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乎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
無以加也因言予思日孜孜孜孜者勉力不息之謂能日
孜孜則無待于言可也思曰孜孜本非指作乂之後只是
當日同益稷諸人八年勞勞在外芒芒罔有止息光景時
識不忘洪水滔天一段正畫出胸中所思勞勞芒芒景況

是正說業之惺動幾康之極處也若于言外想孜孜便無
味皐陶問孜孜者何如而禹所答皆往事不言今日孜孜
之事而皐陶遽曰俞師汝昌言陶思在日贊贊禹思在日
孜孜陶所思在圖今以善後禹所思在念昔以圖今此意
又陶所未及故亦曰師汝昌言禹皐立論雖有已然未然
實皆欲爲而不已不宜說皐陶圖治禹保治禹若爲已治
思保則此心纔足怠荒已生住腳即是失腳無有治而可
保者○亦字雖因皐陶說來然亦自信能行皐陶之言故
復求之禹也曰都者美帝取言之意曰予者人言已至何
俟于予曰何言者議論爲虛事功爲實但務于實何暇于

言注皐陶之謨至矣此發予字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
以務事功而已此發予何言思日孜孜在心上說思字對
昌言而發日孜孜者行也行與言反對此皐陶更進一法
上皐陶言思日贊贊猶帝爲主而皐助之此日孜孜是禹
自謂言外方有勉帝意兼君臣說者似非思處便孜孜非
只懸想孜孜也前日艱難與目前勤勞都在其中皐陶問
孜孜何道禹但述昔日光景照出今日一段艱難使帝臨
然得之言外後文予剏若時至帝其念哉說纔盡首尾相
應甚明曰日者日日也指自今以後之日言孜孜只是一
勤字且泛說勿侵下禹述治水先後本末正藏孜孜之意

在內非指治水之事爲孜孜也洪水三句提起水害是烝
民未粒筍邦未乂時乃治水之由予乘三句是治水始事
予決三句是治水時事懋遷句是治水後事烝民二句以
成功言庶鮮食庶艱食語脉正與乃粒應益言方治水時
益烈山澤已與同奏隨刊之功而民竟無食即治水後稷
降播種已與同奏樹藝之功而民尚艱食亦無食直至今
日民乃始得粒食耳歷叙艱難困苦乏食之情以見即此
一粒初非易得不可不日思也禹功專在治水而兩舉民
食及化居者政在養民地平天成府事允治皆平水土中
事也益掌山澤稷教播種是治水共事之官隨山刊木擬

治水之大槩暨益鮮食事在名卒故先言之距海距川括
治水之大全暨稷播種方有艱食故次言之叙洪水之狀
說到下民昏墊治水專爲民也因昏墊而後其咨昏墊害
之實也其咨不堪其害也昏者感感屏騁之意墊是下溼
之名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天下之水必始于山故始也乘四載而隨山以刊木然民
之昏墊猶故也及益進庶鮮食焉洪水滔天之時以山爲
道路相視高下因以爲治水之經紀也予乘二句一連說
四載禹乘之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山刊木只爲通
道路隨字即帶在刊字上不是兩件此處要突出隨刊所

至暨益便奏鮮食稷食尚艱也蓋鮮食山澤所獲九州自
有先後之序非隨山已畢纔去導川也水必歸于海故先
決九川以距海而後濬畎澮以距川爲川曰決畎澮曰濬
濬者治水而深之也川不必濬但通其淤塞而已九川如
江漢淮渭之類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
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小曰畎大曰澮皆田
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潦則藉其洩蓋旱阻而川水不入潦
淫而澮水不出皆田之患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
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

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
同閒廣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此
以小注大故畎注于遂遂至于溝溝至于洫乃以入澮澮
入于川川入于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
小而略其餘川距海畎澮距川非第先大後小亦先卑後
高九川以海爲都畎澮以川爲都不先決九川距海則有
使畎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何以治畎澮已決九川而
不濬畎澮距川猶然不可稼穡也決川溪爲決川距海正
爲畎澮計此處要突出決濬所至暨稷便播奏艱食尚未
粒食也意稷則不特奏而又播蓋決川之後土見則教民

播種曁稷播承畎澮距川之下曁稷播當一讀謂逐趁水土平處即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穀食曰艱言得之難也依傳益奏庶鮮說稷奏庶指民說艱食非一種鮮食非一物故名以庶字冠之進者引以取之之其與拯之之方也鮮食鮮血之食始無粒食全藉鮮食以為養故即粒食而艱也猶兼鮮食以為養見益奏猶未初也非稷所掌還帶益來方分曉人皆知禹之功而禹言功不可以獨成曁益曁稷以共成之不特讓功于人且見事功難立之意書以益稷名篇此二句重看艱食奏而民稍稍居積矣然以乍與之利驟語之以相通則民或自私自吝必復懋勉其民遷有于無化其所居積之貨遍商亦重農之資也遷穀不重貨遷有無正是懋勉處遷者轉輸貿易之謂化者彼此通融之謂積而無用則物而不化不變化不能成居積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懋遷不蒙曁稷之文正司空事就禹命之說然承奏播二字來則因益司山澤稷掌土田懋遷有無以山川澤之貨而易土田之粟粒也正謂上面說播奏庶艱

食鮮食下面說烝民乃粒中間卻是懋遷有無化居則粒末相資而宮室衣服器物皆有所資所以說烝民乃粒懋遷句最緊力烝民二句舊只帶懋遷句說大概須總承四載以下來要知四載乘九川決畎澮淋胼胝已非一日乎既治之益曁之稷又曁之經營又非一人夫然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乃粒正是作乂須串看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乃粒不是至此始粒食則前稷所播豈但種而不食乎是向之艱者易而人皆粒食也作乂禹貢以耕治言此以治功言見前此未與方今民既足食紀綱立而教化興如任土則壤弼服建官授文奮武皆是萬邦指侯國不指民後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即作乂也乃粒乃字正見難處所謂今日方知有生也作字是萬邦向化之精神但昔因饑溺欲作而不能今幸六府既修共由化理中不敢頹然自廢了只乃粒作乂便是孜孜不須更說到保粒保乂上其咨甫絕于民儆乎尚在于耳正宜孜孜以圖知人安民之道乎所以無可言也皋陶曰俞者然其成功之難不可不思日孜孜也師汝昌言要說帝始求昌言于汝汝固以為乎何言乃今述致治之難非但欲保此實有更進深意則雖云何言而言更何昌乎此若開說便失之矣師兼君臣在內師他孜孜之

意非師以進言也虞書昌言三見俱訓大為是簡傳解盛
德稍寬了○帝曰來禹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誠昌言
也然治道無窮寧無更有可陳者汝亦進昌言以告我禹
拜曰都美哉其問稱帝啓其聽臯陶所陳謨行之不盡予
更何言乎味臯陶思日贊贊之語而有深惕于中者惟思
日孜孜而已臯陶覺禹之辭未竟歎而問曰吁汝孜孜者
如何禹曰生人艱苦之事有益惟艱苦之念難忘昔者洪
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以至下民昏墊溺困于水災若
此時有粒乎而萬邦可知也予承命治水乃乘舟車樏楯
之四載以跋行險阻隨山以度水勢而刊去其木開道以

通之時水土未平民乏粒食乃與益教民網罟漁獵進衆
鳥獸魚鱉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焉于是先決九川之水
使距四海而下者有所歸次濬田間水道若畎與澮之水
使至川焉上者有所洩時水患初平又與稷教民播種之
方然耕種方始粒食尚艱仍進衆艱食之民以鮮食焉迫
夫水患既平而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因懋勉其民徙所有
之鳥獸魚鱉于所無之地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而山
林川澤之利使得相通以濟匱乏焉然後庶民乃得粒食
由是萬邦之民得以立綱紀施政教而興起治功成功之
難如此予所以思日孜孜也臯陶曰俞汝言思日孜孜將

此一言而利烝民造萬邦于勿替誠然實昌言也我君臣
當師法汝之昌言禹言皆往事臯陶遽俞而師之蓋已深
領禹之心矣
許氏曰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此從古注
說陸德明曰輴丑倫反樏力追反蹝曰史記河渠書泥
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注橋一作蕐尸子云山行乘樏
泥行乘蕝漢溝洫志泥行乘毳山則梮如淳謂毳以板
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謂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以行也
又按夏本紀泥土也蕝與毳為一物樏與橋梮為一物
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治水

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為溝澮以
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畝一同之澮也所為溝
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
矣然言治水而先之導山何也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
水源出焉地道以勾連為固故山束而水之流壅焉此
所以隨山濬川並奏與○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為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而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
愼位三節上見禹陳愼位之謨而契于帝因詳位之所以
愼下帝發臣隣之咏而契于禹因俞臣之所以為鄰說者
乃謂禹責重在君先之安止幾康而後及弼直帝責重在

臣故止厥臣鄰而不及交修須思四個欽字含安止在內明言政教禮樂何嘗遺了幾康○此節正欲帝之孜孜接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未竟之語非兩截也然至此方屬之帝禹自都而稱帝者言切于帝欲其聽也帝字一讀與上節同不是連下文者言帝之在位當儆予之呂固知所謹矣今當乃粒作乂其可以無事而忽之乎慎內有視已粒若未粒視已乂若未乂帝心自有密運之孜孜以潛消危殆者帝命之意與汝亦昌言相應在位在字宜細體位天位也天命所以治其民者也在位而不慎如天命民心何蓋天者吾心之所自出而民者吾心之所動處所以宜安

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動合民心以昭承天休也蓋此位當治安之餘承天人之眷使不容念交修以直通天人仍說不得慎位位是君位即是素位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所其無逸也一節要見慎意須是安止以善動動靜皆有止動靜皆當安幾者離靜入動之界難安易危之時尤宜要當故以康幾勉帝若幾不康止便不安止既不安動自不善故康幾正以安止安止即以善動然止原合人已而成安止之君能有弼直則我惟無動動自丕應以此丕應之動昭受上帝安得不申命而休美之乎若是則可謂慎矣休者休其動乃休以位此節專重安止善動蓋帝久在

位已當天休民應禹意尤欲丕應而申命耳須重看不字申字○慎乃在位合通節意在字宜玩君之位天民係焉慎之于新視天無以受也慎之乎繫結民無以應也其道在安止止在汝原屬固有況一中允執寧有机捏然或有意操持乎自然之本體須順適于汝止無事固獨澄有事亦不擾已扼動靜之界而幾正靜而方動之幾默察于神明若隱約而露其端此時一不自省便墮于危惟從幾處詳辨中有一種萌而不擾紛而自適之境界是幾之愜適處即止之寧謐處惟求仍歸于安康適節重安止上止原是汝本體萬事根抵于此任他遷徙流轉而此自不遷故

名止指至善言止處原自安非有止而更求安也若求安則將心覓心便非安然放他閒空又落寂滅乃汝于人並分明後不患不止只要[illegible]本體為工夫蓋止與心為一故相安如人居安[illegible]象現成有的豈惟紛雜心當去併順適心亦當去如以意覓求之則神必枯矣人心無無事時即靜坐時已有靜坐之一事譬之明鏡照物時固照不照物時亦照即閉之而中渠亦自有照處故論心動靜必有事焉須知安止是宅心其工夫在事上蓋人心之所止而欲安之在虛空中無處摸須就事物上理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時時應事時時無事隨緣調

適本自泰然所謂安止也安止是該貫動靜工夫惟幾惟康又就中提出喫緊者言幾康無兩層心之應事其起處至微所謂獨也事在心中萬起萬滅吾不慎其已發而慎其初萌所謂惟幾也心之應事如風過樹無一點留礙無一毫險阻方得妥帖吾于幾而省之纔起即覺覺之即化方得安穩所謂惟康也康字應安字新安陳氏謂知幾以圖康極是惟幾非但審之念慮之發而已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中間接續調停不息之處惟康者幾之成而不爭者也中庸所謂和者是幾即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是蓋人心纔動便易差幾是動之初康是動之常幾

康意本一串而本文下兩惟字蓋幾之發不差便可討安穩然事之安處亦須有一番省察工夫故兩個惟字要分曉幾康總在心上看不可以安止為心幾康為事不可以安止為靜幾康為動安無意康有意而合于無意如滴水與波還歸水體感而遂通之時原是寂然不動蓋理與氣相乘一動便乘于氣便屬危幾故以幾求康方安常定之本體安止惟在幾處審幾又惟求仍歸于安頓而已省是當下便省非事過而後省也審省說得自然須貼安字傳說審省二字不是訓惟字惟字之義與下惟動之惟同審幾而後能省其康不是審幾則自然康也康不但應安字

要安止都應了省其康則必康而所處之事與心中所萌之理脗合矣孔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由吉之先見而窮極焉則無不康矣非二也今說書不識幾字之義解惟幾曰審其善與不善則解康字便說不去了亦曰省其安與不安謬矣戒懼中點出慎獨安止中點出幾康意正合惟一在惟精內惟康在惟幾內意正合弼直亦是安止幾康處這個安止在隱微毫髮之間則這個科繩亦在隱微毫髮之間故其弼自與他弼不同如今不安之象何存不安之規曰切規人所不知規纔叶是直若已危抗規非斯時所謂直矣必如此交惕纔完得這安止安止何

所容弼但幾微動處稍有易辨有君不自知而臣心先覺者此潛從幾處挽回非可以口舌爭也其字有味照合君身上皋陶曰允廸而後謨弼責君也今欲弼直必自其君致之也語意應前帝求昌言說須點出止有未安非幾則匡其可與幾非康則輔其至于康故不主承而主弼弼處正從危以防危故不曰弼諧曰弼直正言無所明諍無懸弼以直之此亦慎位中事惟動三句總承上來以昭受又兼承丕應來已既幾康而弼又直則是惟不動動必卽天理之安合人心之公而無毫釐之差故丕應徯志動字內含幾康不可說幾康屬已一邊動屬民一邊動字與止字

相照緣止得動動即是止惟是天下心先爲君心所摘入
共揣安康中必有此變化固有未動而民已神憾之者丕
應人人皆應志在動先後者丕應之神謂君志在此而民
之趨赴已在于先不待號令之加也後志比丕應涉一層
說特以見丕應之神受有何不昭反晴于看然安止去昭
受與圖謀天命隔得幾許只在天不能捨安止上看動處
亦是止丕應處亦是安以宇根安止幾康來人心恬愉之
趣即上帝引逸之機天正是此心之原吾心之所止乃天
之所相恊吾能安止是天以此命授我我以此理仰承不
曰受天而曰受帝帝以理言無私受也申命者前已得天

眷今則申重以此命用休美于帝躬也用休即式教之休
謂想踏行製不但眷佑若保天位意還落一層申命便休
非二意益受還止受申還止申惟安止則吾心恊適處即
天民同然處使斯民一有違心天休未至也重則安也猶
未至也豈得謂慎位哉君位係天民之重故言慎位而及
于得天得民然天命主于民心故申命用休不在昭受之
日而在丕應之際不在丕應之際而在安止之時要玩一
以字其字推發慎位意○禹猶欲以孜孜之事責望于帝
也美之曰都佐治在臣主治在君帝非在君位者欲一不
慎則不能保其常治必慎乃在天子之位可也夫以孜孜

之意而括以慎位之一言故帝開之而曰禽有合乎來書
之虛衷也禹又推所以謹在位之意曰慎位之道不外君
心汝心中境有寂感而善體不遷此之謂止實安汝心之
止純乎至善之地而不遷然止之方動不曰幾乎動而不
離其所止斯常安又須惟幾以審其端之方兆幾之安處
不曰康乎安而適得其所安斯無不止又須惟康以省其
幾之咸宜事心如此宜無藉于輔弼者而其弼又以有常
之心抱危明之慮凡所開導無不直焉以臣心之直即合
于君心之止而止有不安乎若是則是惟無動動則四方
無不丕應民固有先後我志者以此道昭然承受于上帝

天不特命之以位其中重命之而用休美于帝躬乎是君
位繫天民之重而所以謹在位者固在帝之一心而非可
求之于外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
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

帝慼弼直之語而求助于臣雖臣字就弼字生來鄰字就直字生來須知要歸到愼乃在位上蓋上節安汝止以下是終帝愼乃在位之意乃責難于君此節帝遂嘆臣爲我鄰鄰在我臣要上下一般說話方是吁嘆見我之愼正資弼之直也○帝曰吁者意欲歸重于臣也臣爲我下鄰則我並說臣是鄰相友已切又倒一轉倚賴更深重鄰上四哉字煞有無窮屬望觀下二節只重鄰字則臣鄰須直說不宜對言臣哉鄰哉有是人有是職也鄰哉臣哉以是職在是人也活看要得吁嘆口氣而弼直之意自見凡吁嘆

者皆意在言外若云臣當鄰鄰方是臣則是戒勉之詞非吁嘆矣由弼直之義思之君無鄰則孤禹所謂弼者非臣哉其即我之鄰哉前後左右之環事朝夕獻納之益週有萃之義有比之象有中孚之情不但親之且助之而此親之助之之鄰誰屬哉非即在此輔弼之臣哉道相隣故萃勢相攝故比情相屬故孚有不容不盡其直者丕應徯受尊獨有位者之責說到此向責君之愼者不得不及而自愼孜孜益不容已鄰之一字自帝取義其旨深長然臣之所以能爲鄰者必從安止幾康得來故禹亦不多言直應之曰俞而責難之意已深矣不必以臣貼弼鄰貼直至于

是節弼直方照

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鄰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通鑑外紀云黃帝以井一爲鄰鄰二爲朋○晉書云堯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爲比遂人曰五家爲鄰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爲近鄭玄云異其名者示相變耳

此帝因禹責已愼位而發一鄰字鄰自位生見君非孤立之位惟臣爲夾輔之鄰然鄰不但如家之相比直如體之

相須故詳鄰之義曰作朕股肱耳目朕無股肱臣運行即其股肱無耳目臣視聽即其耳目所謂比附近鄰斯爲切至作不以形以神也四予欲字對四汝字言予欲如此則汝如此是形骸肢體俱非已有盡把做了君的而堂廉臣合爲一體矣若謂臣爲君用猶二也禹言止帝言欲欲即止之動幾臣之從欲猶股肱耳目之從心篇末元首股肱以上下言此以內外言論各有當耳已身之禹任之不是資禹助我分明將禹就做我了四汝字雖指禹不作勉禹要翼要爲要明要聽說此俱是見成之事分守之常特與以明君臣相須之股臣所以爲鄰之義耳責望禹全在下

節股肱耳目分配翼爲明聽看翼即左右也爲即宣力也
明即觀聽即聞也四欲字重聖人臻治心無窮須此當時
景象更進一步賈誼云民之言瞑也瞑之言盲也惟上之
所扶而以之左右如瞽之有相詔之不明即陷入坑塹蔡
傳引孟子輔翼主教言左右者勞來匡直也扶持引掖必
資乎手故曰左右切作肱說下左右其上乃是常事令于
吾所有之民而吾左右之則是民爲主而君爲輔矣可想
聖人重民之旨凡粒食後新有之民或懦不能立作乂後
可永有之民或鈍未能趨吾欲左右之惟藉汝翼是汝之
翼使民趨向有依猶膈竟使君匡扶自展始親耳汝翼即

左右之變文助民復性非助君也力者勵精圖治之意直
者達吾之精神于四方使無不至也四方治理方開乘其
開宜用宣揚之力然化工尚整發其整宜用宣導之力予
欲宜力即藉汝爲是汝之爲僅就四方迎道猶疏直令君
學盡宜暢始切耳宜力切作股說以政言不專是養爲者
君行意臣行事處處料理即宣力之變文觀古人二段主
體樂言兩欲字直貫到作服五言兩以字與兩欲字應禮
不止于章服此特舉其大者觀字即下明之換字象者取
像即下十二章古人之象雖包得日月以下物象然日月
以下非必指古人言也衣裳創自黃帝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象不重物象重象德意日月星辰
無不照臨天子之象山出雲雨生萬物龍行天澤物皆君
德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華蟲雉也五色皆備
取其文也此六者繪之于衣上衣曰繪繪上衣者合陽氣
輕清而上浮象天作會是繪畫事宗彝宗廟之尊器盛鬱
鬯者有六彝虎蜼各居一虎取其義蜼取其智會彝于衣
祭祀之彝尊刻虎蜼于上取祭祀之孝非取虎蜼之孝也
藻之潔火之明米之養黼之斷兩巳相背取背惡向善之
辨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于裳下裳曰繡合陰氣有質而
下殺象地絺繡是針線事衣之六章日月爲尊裳之六章

黼黻爲尊疏云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衣序自上而下
日月尊在上餘則以次而列于下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
故裳序自下而上黼黻尊在下餘則以次而列于上要分
晰采者繪繡之其一色各一采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
硃粉墨之類是色者繒帛之文合五采而成色以采著色
故曰章施施其彩以彰明之五色采施之爲青赤黃白黑
也采施于繒帛曰色其實一也彰施承上會繡言備云會
繡而用五采以章施爲五色也作服者制爲衣裳也明者
明其等威服以章德德有隆殺故章數有多寡如天子十
二章諸侯九章之類十二章天子全服諸侯九章則自山

龍起至黼黻士服藻火不御服粉米大夫粉米兼服藻火
天子有升龍有降龍上公衮無升龍七章無山龍五章無
華蟲與火三章無宗彝藻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所謂
上可兼下下不得兼上也觀象要看古人二字古人之象
皆有意義曰繪曰繡曰采色未免文章絢赫故有太古朴
茂之思明者明古人之意重辨其賢不重辨其服然徒以
服之象德不濫而已則掄材時品藻已定何必尚明明非
明其禮意衣服所以彰有德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先說
彰施後說汝明明字正關彰施如云古人爵衣裳以治天
下而禮制存焉其法象可考也予欲于此觀之上則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之繪于衣下則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之繡
于裳以五采雜施于繪帛之間以爲五色而作衣裳之服
爲雖作朕目彰施辨德非汝其孰明之聞字即下聽之換
字律聲音統言樂不可分開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
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各六月是以鑄
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聲之衍
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
人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
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聞只聞八音在治忽且
虛直歸到以出納五言上予欲聞六律之和乎五聲五聲

之被于八音者或和或乖以察政之治忽必以朝廷所出
之五言而察君德以民間所納之五言而察民風謂凡協
于五聲者播之律呂之間以爲樂章而驗其和不和也其
文勢正該如此非倒句也言必播之聲律則意味長但一
播則聞者只聞其樂不暇究樂中所奏故聞樂必究其本
而以出納五言也五言播之于樂就在樂中故聞字直貫
至此句不可另說言非有五以其被于五聲因以爲五時
說五言止于九叙之歌是遺却出字了無常相倚之說又
把治忽說在樂之外不知這治忽即在五言中見得是巳
然事非未然事蓋世雖極治樂雖寫其太和常心常恐樂

有未和處乎政之忽故惓惓命禹察之察治忽者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不曰治亂而
曰治忽者忽者亂之幾也此句是足上句意樂和則政和
可聞樂而察其治樂乖則政乖可聞樂而察其忽汝聽中
雖有治則保其成忽則更其化意須令說發治不遽亂其
開亂之始只在倏忽轉移之際如察治亂必于世道之大
而察治忽必于人心之微綸綍風謠無意自返雖治際無
虞而忽幾隱兆故予欲即聞爲察從受響傳聲處潛領朝
野轉換之機有即汝能聽爲予察之暢欲者聞樂察治忽
必以詩歌爲定準如季札觀樂而知盛衰歌周南召南則

知勤而不怠歌鄭則拜其細已甚之類出納五言樂中之
詩也予欲聞繇察政把違樂中之詩而察之也五言非聲
也歌以咏之而後其聲出五聲非音也律以和之而後其
音成八音即樂也其不言作者省文耳六律五聲八音只
當作樂二字如上日月星辰至五色亦只說得作服二字
服有尊卑貴賤之等衣裳在笥施予宜將故欲汝明樂有
乖和愉怫之情金石非器治亂由分故欲汝聽觀聽耳目
之職聰明耳目之德欲盡其德須令各效其職而效職則
必禀命于心心有所欲耳目自然從令未有志帥而氣不
從者故舜予已說欲觀欲聞以禹為耳目則說汝明汝聰

明言其德聽言其職亦互見也政教禮樂各治一職而禹
宅百揆無所不總故臣鄰之諭皆咨之禹須要見政教禮
樂今雖得人任職宜無不治矣然予求治之心無窮尚欲
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作服察治忽而汝共作予與為明聽
焉方與愼位孜孜之意相合。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天之大數不過十
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至周則升三辰于旂
而衣五章裳四章是為九章 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馬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 ○茅伯符曰孔傳作會
宗彝逆讀云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宗廟彝尊亦以
山龍華蟲為飾正義謂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知
彝樽亦畫之以為飾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
鬱鬯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雌彝而已周禮宗廟彝
器有虎彝蜼彝因以宗彝為虎蜼而未詳其義考爾雅
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注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
末有岐鼻向上雨即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則
虎蜼似是二物或謂虎取其猛蜼取其智近閱吳氏類
鈔云貴州思南有甑蜂在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
而白毛巢于高樹老者直居上鮮出其子孫以次巢下
枝每出覓得果物輒傳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

曰宗彝即所謂虎蜼正與蔡傳虎蜼取其孝意合而宗
彝之解益煥然矣○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
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
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功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
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
其眞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氷者
粉之在粟其狀如氷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
也○湛若水曰黼為斧形鐵黑而刃白如此心之剛斷
象而無剛亦足召亂半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冬地之
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于天道非出于人為黼形

所巳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爲物之
所成終成始是爲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此心之辯察
是是非非也○絺讀爲背背鉠也○十二律各具五聲
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淸者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徵之
聲淸于角角之聲淸于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
之于五聲然五聲寓于八音金石土爲陰陰地推其所
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爲陽陽順序其所生是
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
故曰皆播之以八音○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
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淸宮

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爲綱紀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
于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淸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
二變循環無閒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
變宮其聲繇濁至淸爲一均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
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爲尊十二商調調有
下聲一謂宮也十二角調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
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宮商
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
調在羽音之後淸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遞
相用唯樂章則隨變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旋宮

之法以律經辰互生七音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
入徵爲上羽爲去一律五音倫比無間兼之二變神理
自然○宮羽之中聲爲淸角商羽之中聲爲流徵移宮
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
木木復返土七始皆自中聲往也○金石爲衆音之綱
絲竹匏土包括于中而革木二音無當于五聲十二律
故居最末而爲衆音之節革音之難不在于聲而在律不在于宮而在黃鍾○
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
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藏
錄焉故調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
宮道以爲先衆載神明華天上揚本出黃鍾所始爲東

方萬物唯隆○凡聽徵如負猪豕凡聽羽如鳴鳥在樹
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
木○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
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
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
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
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
好理○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
則秋其風閶闔其律南呂其聲商羽其音則鏗秋之氣

之法以律經辰互生七音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一律五音倫比無間兼之二變神氣自然○聖人造律生聲本候天地十二月之中氣以生氣應聲和立之爲律律以律十二月之氣也彼天地氣機運行神莫可測匪律曷由律之太空寥廓忽觸而生聲天之風雷地之草木人之鼻口咸有聲出焉則夫聲者氣所託也氣無形形于有形是故有律候之然後數形而聲乃可成焉是神使氣氣就形而生聲聲成氣和一天符也蓋始以十二月之氣定律繼以十二律之律律歲良以大造氣機有此限度聖人因其度循其義一

以定之是以曆之爲曆援律可知太史公曰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即八節也）之氣以成熟萬物者也律曆不相離是以言律而曆明言聲則氣協故茂叔曰聖人作樂以宣八風之氣風者天地之竅之所出氣之所從以舒蕩而披拂也亦猶律之有竅而聲隨以出以之清濁輕重其聲者也是以春夏秋冬于茲成焉至其中之有分至短長先後舒慘淹速森若紀律則以日月五行隨天而運其運行所經歷與所次舍節界如茲故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夫舍言宿也次也言運行至此爲次舍也舍舒氣也今從一氣運日月五星而行之序言之則一歲

之中始一陽兆廣莫風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于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音蘊義同）藏于虛日冬至而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也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施種于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爲子子滋也萬物滋萌于下也其于十母則爲壬癸壬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于下也癸揆也言萬物可揆度（音鐸）也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又牛耕植種萬物也東至于建星者建

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旅也言陰陽大呂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其于十二子爲丑丑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棋（音基義同）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萬物簇生也又簇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于十二子爲寅寅者髕也（音櫝）（櫝）擯斥也正月陽氣動黃泉欲出而陰尚強象宀（莫堅切）交覆深屋也不達髕寅于下也又物始生而螾（音引）然螾寒蟬也言蟬蜒相繼生也又礦土精也黃帝以土德王（音旺）而地磺見其大五六圍其長十餘丈言土氣方王而生物也

故曰寅南至于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萬物門戸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庶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夾助大簇宜四方之氣而出種物蓋陰陽相夾厠之時也厠之為言雜也閒（去聲）也次也其于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于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洗者潔也姑洗言陽氣洗物辜潔之而物洗生也辜之為言必也言必使之潔也其于十二子為辰辰言物之蜄也言萬物至此而振美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于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味也鳥之喙也柳為鳥味言萬物始衰陽氣下注若鳥喙之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陰氣幼小故曰蕤痿陽不為主用事故曰賓景風

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于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午故曰午其于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丁壯物無久盛之理故摧落之氣競起相注而西至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吳落凋也又曰柔落言柔弱似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量平聲斷去聲）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音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于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故易曰說言乎兌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參為白虎宿三星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謂之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陽夷當傷之物也則于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北至于濁（畢星也）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北至于留（卯星也）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萬物而陽氣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卯為春門萬物已去酉為秋門萬物已入成熟之時故曰老也閶闔風居西方閶者昌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音導）萬物闔黃泉也其于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物辛者言萬物之辛生也又辛為痛泣萬物方盛

初見斷側故辛痛也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
冐也胃于天爲天倉夫倉藏物者也北至于婁婁者呼
萬物且內（納者）之也故婁于天官爲聚衆謂納物也北至
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
無射者陰盛用事陽氣無餘也奎于天官爲溝瀆溝瀆
坎象也水氣流行于此故爲陰用事又射厭也言陽氣
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故曰無
射其于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也不周風居于
西北主殺生言其不與物相周旋而殺之也東壁居不
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

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晚也不安也言陽之危晚故曰
危十月也律中應鍾鍾者種也應者者言陰氣應無射
該藏萬物而離陽閡（音）種外閉閡者藏塞也陽氣之應
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爲亥亥該也陽氣藏下故曰
亥也（以上凡言至者日月所至所謂經歷次舍者也十毋不叙列戌巳則土于四時廢不在也）漢書律
歷志曰陰陽合德氣終于子則雖有十一月亦一子氣
之布曾景風曰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
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呈之乎河圖洛書者河圖生數
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
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

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
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
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
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
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生尅自然之土亦非人力
可以損益者陳希夷云天干始甲而終于癸者河圖生
成之數也地支起子而終于亥者洛書奇偶之數也陽
自復始六變而乾陽備陰自姤始六變而坤陰成合二
六之數而十二辰也夫甲丙戊庚壬陽幹也子寅辰午
申戌陽支也乙丁巳辛癸陰幹也丑卯巳未酉亥陰支

也法以陽干配陽支陰干配陰支猶木之有幹而有支
雖所論與堯夫支干之配不同然此正以待堯夫所配
之用者蓋先以陽干配陽支其成一陽物以陰干配陰
支其成一陰物然後得以陽物納陰物而爲婦耳堪輿
家納音法則自甲子爲首以六甲五子甲子丙子戊子
庚子壬子次第推排而盡于癸亥仍以支幹之本數而
計其成總成數幹之若干然後以五數除之不滿五者
以爲奇零謂之餘以其餘作納音猶易揲蓍以歸奇立
卦生爻也餘零一則屬火零二屬土零三屬木零四屬
金零五屬水水火土本無聲而金最有聲故納音先之

鑄而爲鍾音聲彰焉其支幹本數即瑤桂堂所載甲巳
子午九乙庚丑未八六數其法亦與瑞桂及予所宜叙
同粥予稍詳言之此則括數語爲起例亦要訣也故并
錄焉納音法具矣齋此則相生相尅之故無不通故諸
家無能外焉○祿命家納音所推排其金其木之說亦
殊有理其首句云甲子乙丑海中金而辨之曰甲爲木
固也顧是時支干水木原未有名即謂之金而金有五
未分知爲何金乎乃爲分之原其所以而名之曰海中
金良以物之生必先有胎而後有形天一固生水矣要
必有金水乃有所從生故天一生水乾金生亥子也雖

無金形畢竟由金之氣而主既爲江湖又是習坎不日
海中之金而何且也天干甲乙之木爲四時之首而木
又藉水而生有金則水有受生之地有水則木得生故
甲子始于海中之金而終于大海之水是知天地兆端
金最先焉沈約宋書天文志云凡五行相生于金是故
百川發源皆出于山第祿命家所辨則先天未形之金
此志所云云則後天已形金也釋氏金剛不化則禰未
地消盡金剛獨存卒以生天生地釋此則天一之水爲
未形之金所生尤信張平叔云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
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火煉金返本還源謂之金丹夫

丹而名之金金而又指之爲液豈所謂無形之金者歟
惟無形故爲金之至妙而能生水一成爲形即滯于形
爲死金矣在人身則精之至而眞之極者乎世俗稱金
不曰堅金即曰精金不曰精金即云眞金有以也以故
其妙不但爲萬物生氣之始而洪範五行佛又有云金
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箕範金曰從革天地有
形之大必以西方之金革而之無金不信爲死之始也
銷無既極又乃革無之有而生水金不又爲生之始乎
○上天之載聲臭俱無一動便有聲臭天下有聲之物
金最著若宜爲天一生金而乃生水何也水亦有聲水

之聲則金也金爲生氣最先故堪輿家有分金之說而
納音起焉○天干地支不配則不生不成其何以致天
地之用如甲陽之干子陽之辰上下相臨皆陽則亢而
無以兆其和故取乙丑爲妻乙丑干辰皆陰也于是甲
子隔八位下生壬申金又隔八位生庚辰金按此即術
家納音之說然實天地造化自然妙用非由紐合而成
漢書律曆志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
生子天地之情也凡與類爲子母如黃鍾生林鍾是也
同類爲夫婦如黃鍾以大呂爲妻是也志雖言律然其
配合于支干則一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

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于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葢納甲卦氣之說其五行分配一與參夷同與臨川曰漢時渾天納甲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即今之甲子是也乎嘗謂納甲五行猶先天之卦且納音五行有其金其木云云此不知誰始疑末世術家猥瑣所爲今以走所錄海中金云云豈猥瑣者之能道哉大歸言當于理即不可謂鑿彼金之爲金又豈但

爲聲氣之元始大本爾哉是以自昔聖人造律必首得黃鍾以爲律本而堪輿家推以入用則以分金六十位定布于二十四位以正五行爲各宮主以大五行爲經緯察分金胎養衰死之氣以定孤虛旺相之卦勿謂小術造化不在也劉昭曰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皆以聲之淸濁氣之先後求黃鍾夫聲氣在天地間一而已以律淸濁先後異焉凡聲之濁氣之先至律之長爲之也聲之淸氣之後至律之短爲之也顧極短極長則聲不成而氣乖顏師古曰逸書云先其筭命此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黃鍾數始于一而三之三

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焉一不係之黃鍾何也夫大乙先天地立同天地判天地生來所自有也無數則黃鍾無從起無黃鍾則度量衡無從起師古此言益謂黃鍾由數得也周嘉量說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黍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以度數實其容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龠音約合龠兩龠也○漢銅斛銘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范蜀公曰方尺者八寸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庣音挑不滿也○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然損益相生本于黃鍾全數具于十二辰之數十二辰之數本于三以歷之

而得絫所以必三歷十二辰者何也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元始也始氣獨一而已故日中氣始行而動于子子一函三故以一三歷丑而丑得三丑以三三歷寅故寅得九寅以九三歷卯故卯得二十七卯以二十七三歷辰故辰得八十一辰以八十一三歷巳故巳得二百四十三巳以二百四十三三歷午故午得七百二十九午以七百二十九三歷未故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未以二千一百八十七三歷申故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申以六千五百六十一三歷酉故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酉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三歷戌故

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戌以五萬九千四十九三歷亥故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起子終亥而十二辰之數窮自一至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十二律損益相生之本立故曰黃鍾全數爲黃鍾之實至其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中如卯三九二十七辰九九八十一等亦又並符九數此數法自然之妙非人所能加減由是以子一析此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三分則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丑于三分之中得其二爲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積六寸爲林鍾此黃鍾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也以子一析此爲九分則每

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寅于九分之中得其八于林鍾實三分外益一分則是于黃鍾實爲兩三分外各益一分矣故爲九分中得八爲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爲太簇此林鍾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簇自卯而下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並因此法推之是十一律之相生一自一至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生之故云黃鍾全數爲損益相生之本〇所謂陰數以倍爲三分本律而損其一者損其一則爲二二者一之倍也二是倍其一此

丑所以三分得二陽數以四爲三分本律而益其益者益其一則四矣八是四其二此寅所以九分得八陰不足不得不損陽有餘不得不益黃鍾全數所以立損益相生之體損益相生所以逹黃鍾全數之用〇損益卽損益本律之數如林鍾益一益林鍾之數也太簇損一損太簇之數也凡損下生凡益上生〇黃鍾生十一律既云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陰數倍其實陽數四其實而自蕤賓以後陽反上生陰反下生陽反倍其實陰反四其實何也曰此以象天地之氣也蓋律自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自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

陰之陰則是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也自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自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爲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也是陽下生陰上生者猶易之剛柔立本陰下生陽上生者猶易之變通以趨時〇何以謂陰之陽陽之陰蕤賓夷則無射雖名陽而實陰之陽也大呂夾鍾仲呂雖名陰而實陽之陰也蓋十二辰子寅辰午申戌雖皆陽辰而實陽之中有陰丑卯巳未酉亥雖皆陰辰而實陰之中有陽其林鍾在未南呂在呂應鍾在亥則爲陰陰故止用陰損陽

一以下生之正法至大吕在丑夾鍾在卯仲吕在巳皆
爲陰陰故從陽益陰一以上生之法然大吕夾鍾仲吕
所以必從陽益之上生者何也葢大吕于黄鍾全數以
三歴十二辰内爲未于黄鍾全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
之中止得一千二十四僅爲大吕半律之數吹之用半
數則聲和候之而氣又不應故必益蕤賓之一而使居
丑始得其全然後以之候氣而氣應夫陽既益陰則陰
有餘矣故又必損一以下生如此則陰中有陽陽中有
陰律所爲和其夾鍾仲吕類此觀此則陰從陽之陽亦
陰中陽耳○律止于十二者黄鍾生十一律自仲吕以

上諸律以三分損益之其數皆合而可行至于仲吕之
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則不盡二筭是其數
已窮而不可行故止○昔師曠歷歌北風又歌南風服
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南北風姑洗南吕以南律是候
氣之管氣即風也古人始以候氣定律既以吹律宜氣
○淮南子曰規始于一一不生故分爲陰陽陰陽和合
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
如九故黄鍾之九寸而宫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
故黄鍾之數立○律所以候氣應者陰陽之氣距九面
各有淺深而律之長短制如其數故以之候氣而氣應

十二管應十二月閏月不以候氣者葢律管候地下之
氣必至中氣而始應閏月非正月無中氣不應故不以
候管以補正月月數之不足者而已猶變律非正律中
聲故不爲宫亦特以補正律聲音之不足者而已○何
謂中氣曰天氣先至故十二節氣常先半月先時故非
中況此時但有天氣而地之氣未至故必待地氣至而
後可以言中地氣後至故十二中氣常後半月律管所
以候地下之氣故至中氣始應○夫以三歷十二辰黄
鍾全數損益所生言之既以黄鍾爲子林鍾爲丑太蔟
爲寅南吕爲卯姑洗爲辰應鍾爲巳蕤賓爲午大吕爲

未夷則爲申夾鍾爲酉無射爲戌仲吕爲亥矣及以應
十二月之氣則黄鍾子十一月大吕丑十二月太蔟寅
正月夾鍾卯二月姑洗辰三月仲吕巳四月蕤賓午五
月林鍾未六月夷則申七月南吕酉八月無射戌九月
應鍾亥十月乃又以林鍾爲未大吕爲丑此何也葢六
陽辰則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也丑與未衝夫是
以林鍾丑居未而大吕未居丑其南吕卯與夾鍾酉衝
仲吕亥與應鍾巳衝相居倣此葢以黄鍾林鍾大蔟南
吕姑洗應鍾蕤賓大吕夷則夾鍾無射仲吕爲次者黄
鍾損益生十二律旋宫之序所謂立本者也以黄鍾大

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爲次者陽得位陰居衝以應十二月之氣以生五聲二
變之序所謂趨時者也以此經緯錯綜變化不期而律
自合焉○樂有變律者葢十二律各自爲宮以至五聲
二變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
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
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也此六律所以有不足
而致取聲何也葢十二律相役每一律役六律始自黃
鍾終于仲呂以本律爲宮一宮二徵三商四羽五角六
變宮七變徵唯黃鍾而用至蕤賓林鍾而用至大呂太

簇而用至夷則南呂而用至夾鍾姑洗而用至無射應
鍾而用至仲呂則正律以窮窮則未免有不足不足則
不能不爲法以通其變故至蕤賓然後用黃鍾爲變徵
大呂用黃鍾爲變宮林鍾爲變徵夷則取黃鍾爲角林
鍾爲變宮太簇爲變徵夾鍾取黃鍾爲羽林鍾爲角太
簇爲變宮南呂爲變徵無射取黃鍾爲商林鍾爲羽太
簇爲角南呂爲變宮姑洗爲變徵仲呂取黃鍾爲徵林
鍾爲商太簇爲羽南呂爲角姑洗爲變宮應鍾爲變徵
以其取之時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少
高于正律者也下六律所以取上六律少下不和者何
也葢蕤賓之下在于三分損益而蕤賓下六律各自爲
宮取黃鍾上六律爲徵商角羽變宮變徵過接之時黃
鍾上六律稍長蕤賓下六律稍短或全或半皆不合三
分損益之數惟其稍長不合下六律三分損益之數故
其聲亦少下不和是以必變上六律使少短而與下適
也其變律仲呂再生黃鍾變九寸爲八寸七分林鍾太
簇以下各以漸稍短類此○下六律役上六律所以不
合上六律本然損益之數何也葢律呂之數往而不返
十二律皆黃鍾九寸一氣損益之變其管皆自長而漸
短不能自短而漸長如黃鍾首下生林鍾林鍾首下生

太簇太簇比黃鍾管已短一寸則餘又以漸短可知惟
以漸而短是以相役之道皆自上而下不能自下而上
以上律役下律則或全或半皆順而和以下律役上律
則或全或半皆戾而不和此所以有變律之法然變止
于六何也葢變律至于應鍾則十二律七聲循環相役
已遍數至此已窮窮故不可復有所加公孫崇不知此
故止以十二律云旋相爲宮自應未免不足京房雖知
之却又不知變律之數止于六者而以仲呂再生別名
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以至于三分損益不足之筭遂或
增之或棄之故數不合而不能成律○變律不爲宮者

變律非正律特所以協下六律聲音之不足者而已京房乃以變律爲宮故有轉生四十八律之多此其許秦所以卒至紊亂不可紀筭○變律不爲宮此正律呂正變貴賤之別或曰變律首黃鍾黃鍾君象也爲宮何傷曰黃鍾雖君然既變其本體以半律爲蕤賓則亦正律之役非黃鍾之正而不復可爲宮矣或又曰既云黃鍾不爲他律役矣若此大呂以黃鍾爲變宮夾鍾以黃鍾爲羽之類亦役黃鍾也曰大呂變宮之類雖並用黃鍾爲之然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正音惟非黃鍾正音則名借而實非黃鍾矣既曰實非則黃鍾本正自在

何曾爲我用也茲其所以最尊匪餘律之得班歟⊙夫陽自得位陰居其衝候氣法也以此候氣則以此生聲○凡聲皆天地之陽氣故五聲之度合天地升陽之度然必律管之能應氣者始能宣其氣而爲聲聲有清濁高下爲音音各得其分無太過不及爲均平和暢然後可以謂之曰調而成樂○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以八十一三分每分二十七損其一分以下生徵故徵得五十四徵以五十四三分每分得十八益其一分以上生商故商得七十二商以七十二三分每分得二十四損其一分以下生羽故羽得四十八

羽以四十八三分每分得十六益其一分以上生角故角得六十四至角之六十四而又以三分之則不盡一筭此其數所以不可復行而止于五此黃鍾一均五音之數也其餘律則置本律之實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亦各符其數○夫五音爲律聲清濁之別而宮屬土聲極濁于五音獨尊爲君象商屬金聲次濁次于君爲臣象角屬木聲半清半濁居五音之中次于臣爲民象徵屬火其聲清有民後有事爲事象羽屬水聲極清有事後有物爲物象然聲清濁本律長短律長則聲濁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

而氣不應矣律短則聲清後氣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矣此長短一定之則所以不可絲毫過差○音止五而律止六者天地中數惟五六也然音之上宮亦猶律之上黃鍾一也○二變聲亦陽得位陰居衝之序也然曷爲有是變哉葢十二律旋宮有相去一律者有相去二律者相去不齊夫是以不能無變如黃鍾爲宮相去大呂一律而太簇爲商矣又相去夾鍾一律而姑洗爲角矣至林鍾爲徵則又相去仲呂蕤賓二律而爲徵又相去夷則一律而以南呂爲羽至羽距黃鍾之宮則又去無射應鍾二律大相去一律則音節近而能和相

夫二律則音節遠而不相及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
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
高故謂之曰變宮也○十二律變宮變徵亦各有十二
聲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
聲之後徵聲之前凡二十四聲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
可為調特以濟正聲之所不及者而已變聲所以不可
為調者變聲之數不全則一聲之中不能如正聲之自
具七聲所以弗可為調也○夫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
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于斯備矣然聲
律于陰不書此云陰陽備何也不書陰者其大槩也陰
陽備則又其一陽之中自各有陽陰者也陰陽不備則
不和矣烏能成調調雖有六十要之即十二律十二律
即一黃鍾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
自為紀綱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故黃鍾之
數一明而十二律五聲皆在其中○杜氏通典云五聲
為正加二聲為變變者和也變聲止于二者數至角聲
之六十四既不可行則當有以通之而聲之變者二故
置子之一而丑至寅以三歷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
六十四而為去聲六十四者九之則得五百七十六三分
損益再生變宮變徵則變宮三分損一得三百八十四

變徵以變宮三分益一得五百一十二以九歸之以從
五聲之數則變宮四十三十六有零變徵五九四十五
有零存其零數以為強弱至變徵而以三分又不盡二
算此其數不行故止于二○律乃天地之正氣人之中
聲也律由聲出音以聲生禮曰聲成文謂之音音之數
五律之數六分陰分陽則音以宮商角徵羽分太少而
為十故音以應日律以黃鍾太簇姑洗㽔賓夷則無射
為陽是為六律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仲呂為陰是
為六呂合而言之是為十二律故律以應辰一律所生
各有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百六
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曰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然律
呂皆生於黃鍾而黃鍾為萬事之本一陽之律也黃者
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所以言其本也律生於冬至
氣起於一陽所以言其始也故黃鍾之聲中而正合德
於土也黃鍾之音重而濁發聲於初也夫度量權衡所
以取法于黃鍾者蓋貴其與天地之氣相應也朱子所
謂與先天圖一般者夫先天圖者河圖雒書也河圖之
位十天地之體數也雒書之位九天地之用數也蓋一
切萬事不離陰陽圖書二義則陰陽之道盡矣是為律
曆之本原數學之鼻祖也故古人算律之妙惟此二種

而已一以縱黍之長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九而九之得八十一分取象雒書之九自相乘之數也是爲律本此載于淮南子者一以橫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黃鍾十而十之得百分取象河圖之十自相乘之數也是爲度母此載于太史公者二術雖異其律則同益縱黍之八十一分適當橫黍之百分而橫黍之廣適與縱黍之長相合耳此河圖之偶雒書之奇參伍錯綜而律度方備誠天地自然之妙非由人力安排者也二法之外本無九十分爲黃鍾者至于劉歆班固乃以九十分爲黃鍾是又合于斜黍度者推原其悞益自京

房始房時去古未遠明知古法九分爲寸以其布算顛傾初學難曉乃創爲之法而變九爲十故前後漢志皆云九寸今人宗九寸不宗餘法者惑于漢志之偏見耳苟能變通而不惑于一偏則縱橫斜黍皆合黃鍾之律矣○唐禮樂志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忘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着之于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于黃鍾然後律

度量衡相用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古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其多爲之法而丁寧纖悉可爲至矣然黃鍾之律生于尺而尺乃生于黍累黍造尺不過三法皆自古有之曰橫黍者一黍之廣爲一分也曰縱黍者一黍之長爲一分也曰斜黍者非縱非橫而斜倚相排也凡黃鍾之長以橫黍言之則爲一百分太史公所謂子一分是也以縱黍言之則爲八十一分淮南子所謂其數八十一是也以斜黍言之則爲九十分前後漢志所謂九十分是也三法雖異而律則同也擇黍之法以上黨境內土地

肥處產者爲佳卽今之糯小米俗名黃米者是也鄭世子曰古上黨郡卽今山西潞安府境內產五色黍其黑色黍亦有數種軟黍堪釀酒者名秬硬黍堪炊飯者名穄一稃內兩顆黍名秠律家所用惟秬而已古云取秬黍中者蓋謂中用之黍非中等之謂如俗語選物曰中用不中用亦非指中等也或曰中字讀去聲謂中式也其義亦通詩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旣用一嘉字其義可見則知異常者方爲嘉種且秬之爲言巨也蓋謂最大者爲佳黍大則尺大而黃鍾之聲遂濁黍小則尺小而黃鍾之聲遂清夫黃鍾之音宮音也最長最濁是其

本體然則黍之最大者乃爲眞秬黍耳後人不知此理
而泥于漢志中黍之文遂致所累之尺短所造之樂哀
非中和之音矣此不可不辨也龠音藥秬音巨絫音祭粺音犬秠鳴米切○
按陽律生陰下生陰律生陽上生陰陽之分古有二說
其一說者十二律呂各照方位在子午以東屬陽子午
以西屬陰是故子黃鍾一陽復卦丑大呂二陽臨卦寅
太簇三陽泰卦卯夾鍾四陽大壯卦辰姑洗五陽夬卦
巳仲呂六陽乾卦午蕤賓一陰姤卦未林鍾二陰遯卦
申夷則三陰否卦酉南呂四陰觀卦戌無射五陰剝卦
亥應鍾六陰坤卦乾爲老陽故仲呂亢極不生坤爲老

陰故應鍾極短爲終大呂夾鍾仲呂三呂以陰居陽故
皆屬陽蕤賓夷則無射三律以陽居陰故皆屬陰凡律
淸者皆上生濁者皆下生此一說也又一說云六律數
奇屬陽六呂數偶屬陰是故子黃鍾乾之初九寅太簇
乾之九二辰姑洗乾之九三午蕤賓乾之九四申夷則
乾之九五戌無射乾之上九此六律數奇各居本位屬
陽也丑林鍾坤之初六卯南呂坤之六二巳應鍾坤之
六三未大呂坤之六四酉夾鍾坤之六五亥仲呂坤之
上六此六呂數偶各居對衝屬陰也居本位者皆下生
居對衝者皆上生此又一說也已上十說自漢至今是

非不決蓋太史公律書兼有此二種故漢晉梁唐爭執
不定而朱子經世大訓所解甚明蓋以一歲言則冬至
巳後屬陽夏至巳後屬陰以一日言則子時巳後屬陽
午時巳後屬陰所謂大陰陽也子陽丑陰寅陽卯陰之
類所謂小陰陽也律呂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蓋指其大
者耳凡陰呂居陽方卽皆屬陽陽律居陰方卽皆屬陰
故別論小陰陽乃變例也其餘諸律則只論大陰陽乃
正例也朱子此論非蔡元定所及一曰律左呂右其行
不同如筵法然故黃鍾至仲呂子至巳陽升陰退故律
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蕤賓至應鍾午至亥陰升

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
賓重上生若論捷法不出乾坤六陽六陰者爲便子寅
辰午申戌黃太姑蕤夷無一如乾之左旋是之謂律而
下生未巳卯丑亥酉林中夾大應南又如坤之右轉是
之謂呂而上生此鄭玄筵法之旨得之太玄也○律呂
相生左旋隔八則右轉隔六右轉隔八則左旋隔六何
謂左旋隔八右轉隔六如黃生林林生太太生南南生
姑姑生應應生蕤蕤生大大生夷夷生夾夾生無無生
仲仲生黃是何謂右轉隔八左旋隔六如黃生仲仲生
無無生夾夾生夷夷生大大生蕤蕤生應應生姑姑生

南南生太太生林林生黃是也右轉左旋左右逢源
而復始循環無端乃律呂之妙古人算律往而不返但
曉左旋不知右轉此所以未密也律管有大小大生小
爲下生小生大爲上生一言盡之矣黃鍾至大而應鍾
至小故爲上下之終始也○天地之間聲之大者爲雷
霆小者爲蠛蠓皆不得其和故聖人設音律以調之而
後聲之大者不過宮聲之小者不過羽其於和陰陽贊
化育之道莫善於此乃爲三分損益之法以正五音然
音止于五猶不足以盡其變由是截竹爲管作十二律
以應十二月而亦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之如黃鍾爲宮

宮者音之君也一陽之律也陽生于子而數始于九因
而九之九九八十一而黃鍾之數立焉陽下生陰長管
生短管也三損其一則爲短陰上生陽短管生長管也
三益其一則爲長如黃鍾九寸分九爲三而去其一則
爲六寸便爲隔八下生林鍾六月之管又三分林鍾之
六而益其一以二加六得八寸便爲上生太簇正月之
管餘律亦然又以宮數數之九九八十一宮音也三分
去其一分二十七則得五十四爲徵音以五十四爲三
分而又添一分十八則得七十二爲商音以七十二爲
三分而損去一分二十四則得四十八爲羽音以四十

八爲三分而又添一分十六則得六十四爲角音此書
律三分損益之數皆出於自然而然○古人算律有三
種其一以黃鍾爲九寸每寸九分共計八十一分○其
二以黃鍾爲十寸每寸十分共計百分○其三以黃鍾
爲九寸每寸十分共計九十分○其一出淮南子及晉
書宋書（此縱黍度也）黃鍾之數八十一（日八寸分下同○宮音數也）林
鍾之數五十四（同徵音）太簇之數七十二（同商音）南呂之數
四十八（同羽音）姑洗之數六十四（同角音）應鍾之數四十三
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
夾鍾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仲呂之數六十○

其二出太史公律書（此橫黍度也）黃鍾長十寸（整一百分如前三分損益相生得林鍾之數長六寸六分六厘六毫太簇之數長八寸八分八厘八毫而十二律之數自見）○其
三出京房律準及後漢志（此斜黍度也）黃鍾長九寸（每寸十分如前三分損益相生各得十二律之數）○右古法下生者三分減一三減其
一則爲二故用二因三歸上生者三分添一以三添一
則爲四故用四因三歸○別法下生者五十乘之七十
五除之上生者一百乘之七十五除之所得與古同而
算法不同○假如黃鍾長十寸○古法置黃鍾爲實下
生者二因三歸得林鍾○別法以五十乘之七十五除
之亦得林鍾○又如林鍾長六寸六分六厘六毫○古

法書林鍾爲實上生者四因三歸得太簇○則法以一百乘之七十五除之亦得太簇餘倣此○十二律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爲宮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角林鍾定爲徵南呂定爲羽也如黃鍾屬子子有五焉甲子徵丙子羽戊子宮庚子角壬子商此黃鍾五聲也大呂亦有五焉乙丑丁丑巳丑辛丑癸丑五音亦如之餘律自寅至亥皆然朱子曰律凡十二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

爲羽是林鍾一宮之聲也夫五音長短之序則宮商角徵羽五音相生之序則宮徵商羽角故黃鍾之宮作而林鍾之徵應大呂之宮作而夷則之徵應天然妙合不假人爲所謂同聲相應者也○黃鍾乾之初九下生林鍾爲坤之初六林鍾上生太簇爲乾之九二太簇下生南呂坤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乾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鍾坤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乾之九四蕤賓下生大呂坤之六四大呂上生夷則乾之九五夷則下生夾鍾坤之六五夾鍾上生無射乾之上九無射下生仲呂坤之上六如初九生初六一陽一陰也是爲同位同位者象夫妻初六生九二一陰二陽也是爲異位異位者象母子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王番桂曰冬至日月會于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爲黃鍾大寒會玄枵位在子氣合丑爲大呂雨水爲娵訾位在亥氣合寅爲太簇春分會降婁位在戌氣合卯爲夾鍾穀雨爲大梁位在酉氣合辰爲姑洗小滿會實沈位在申氣合巳爲仲呂夏至會鶉首位在未氣合午爲蕤賓大暑會鶉火位在午氣合未爲林鍾處暑爲鶉尾位在巳氣合申爲夷則秋分爲壽星位在辰氣合酉爲南呂霜降爲大火位在卯氣合戌爲無射小雪會析木位在寅氣合亥爲應鍾自黃鍾至仲呂屬陽自蕤賓至應鍾屬陰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辰

逆而右縮陽生陰魄亞而損一陰生陽魂亞而益二一絛魂氣進而行度遲魄氣退而行度疾此音之數也北音作于二女南音作于塗山之妻東音作于孔甲西音作于辛餘靡四方之音何以知其合也曰夫氣者陰陽而巳太陰居北方北者伏也太陽居南方南任也少陰居西方西遷也少陽居東方東動也故石爲乾乾西北也土爲坤坤西南也竹爲震匏爲艮革爲坎木爲巽絲爲離金爲兌八方之合而樂成焉所以爲陰陽也○制五音非徒焉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

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
羽音極而清落而收于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
非人力强而能者今日黄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
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黄鍾之管九寸重
濁而不合故有黄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
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用禮三鍾十二律可
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
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
之設葢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
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

之分數少也清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
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
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
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
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正之調略備
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相短其聲焦殺而不成
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從
之況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
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
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爲宮言各律還各

自爲首也如黄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
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則
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陵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
一調合生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
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
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
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
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無所實用也○趙子昂曰樂
本乎律律始于數正于度度均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
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絫黍之法黍之爲物也大小

不齊就取其中者從絫之而然横絫之而否是故不可
以爲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歷者候氣氣應則律正
律正則度正矣較之絫黍之爲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
氏之法不可易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時
而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于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
而已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
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爲樂必施之
于音而後樂生焉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
謂律之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
黄鍾夫黄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

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此自然之理也凝之于律而七音備矣被之于器而八音諧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于七音之中豈不謬乎黃鍾爲衆律之祖宮聲爲衆音之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爲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爲宮則黃鍾爲變宮還宮之法宮爲濁變宮爲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爲變宮則是變宮反濁于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于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于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爲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爲然十有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互于宮而臣民事物上陵于君也此大亂之道也○朱子曰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着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用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

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又曰當時有幾鍾名爲啞鍾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王朴調其聲令一一響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楊子雲曰子午之數九（子爲十一月午爲五月所以數俱九者黃鍾起子也子午之數俱九乾始于初九午爲子言故俱九也）丑未八（丑爲十二月未爲六月亦其衝也故俱八也）寅申七（寅正月也申爲七月）卯酉六（卯二月酉爲八月）辰戌五（辰爲三月戌爲九月）巳亥四（巳四月亥爲十月皆以對衝數之也）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諸陽皆屬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也諸陰皆屬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并律呂而數之得七十八也八則丑未所謂還得呂而不得律故或還或否也）凡七十有八（律呂之數者也）黃鍾之數立焉（通其大數）立于其以爲度也（此也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秬黍中者九十枚則其長）皆生黃鍾（數也實管以生簫合簫爲合以千二百黍實而十二銖爲半兩如此度量衡皆出于黃鍾也）甲巳之數九（子之數九甲爲子幹甲妃故俱稱九也）乙庚八（丑之數八乙丑之幹乙妃于庚故俱八也）丙辛七（寅之數七丙爲寅幹辛爲丙妃故俱七也）丁壬六（卯之數六丁爲卯幹丁爲壬妃故俱六也）戊癸五（辰之數五戊爲辰幹癸爲戊妃故俱五也）聲生于日（言甲乙爲角丙丁爲徵庚

辛爲商壬癸爲羽戊巳爲宮也律生于辰謂十二時也律所出也聲以情質也情正也以
重律之聲正天地四時之情也律以和聲吹中律之管以調和清濁之聲也聲律相協
而八音生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作者八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陳龍川曰
數始于一成于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
焉寸極于九以爲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
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忖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
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學者當于太玄而求
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
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
是非正之數而所以盡其變也○黃鍾長至九寸避短

時至四寸五分小分五六千律小者一律管一日多者
一律管八日而止○李闓甫曰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
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
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奇零假借又曰宮商
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
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
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
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
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
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

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
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
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
七始○朱子曰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
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
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温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
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
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
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
調無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

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
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接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
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
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
不成○按徐景安樂章文譜云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
紫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
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爲
文其變宮以均字爲譜惟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
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清聲之盡也四清
之名起于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于六十律旋宮

之言非古制也宋元聯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
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
清聲即半聲也變宮變徵始見于國語注後漢志仍十
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
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爲七均祖孝
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去聲者每調各添二
聲而得之也范蜀公曰清聲不見于經唯小胥注云鍾
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簴曰許切具鍾也懸謂之堵
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
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

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
各十二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
今太常鍾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
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籥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
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董玄宰曰五行之變爲五色
爲五味爲五氣爲五性爲五用而五者之變不可勝窮
聖人以卦氣得五行之情○六韜曰古者三皇之世虛
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有五行五行之道天地
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夫清淨無陰雲風雨
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

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金克木
徵聲應管當以玄武水克火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火克金
羽聲應管當以勾陳土克水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
以青龍土性重靜故聲不應青龍屬木木克土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
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
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
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
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
也○瞿九思曰黃鍾宮參其九得三九二十七兩其六
得二六一十二合之得三寸九分爲元聲元化之所托

始至幾至微算無二上而蕤賓亦三寸九其毫釐絲忽
與黃鍾宮雖可剖判故其字獨從生爲十二律之所自
始其算視黃鍾但下一等與黃鍾相爲對待今欲知黃
鍾宮與蕤賓之辨亦無他妙巧但以十二律次第循序
順布而蕤賓適居中心者即爲黃鍾宮以當中心無爲
以守至正之象其自餘凡蕤賓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
皆但爲蕤賓而非黃鍾宮即蕤賓居中而非居中心亦
但爲蕤賓而非黃鍾宮蓋至余所布二十四圖惟黃鍾
縱調黃鍾橫調皆蕤賓正居中心而其他十一均皆不
然然後知黃鍾縱橫圖內此居中之蕤賓乃黃鍾宮而

非蕤賓何造化之胞合一至此哉夫本爲蕤賓而指爲黄鍾宫且既爲黄鍾均而黄鍾不居中心蕤賓反居中心者蓋黄鍾爲十二律之始而黄鍾之中心又爲黄鍾之所自始黄鍾一均徹首徹尾皆爲黄鍾而其正中則黄鍾之心故必以蕤賓之元聲居之譬之猶日爲太陽而中之一點反爲陰精月爲太陰而中之一點反爲陽精火旺在午而其胎反在于子水旺于子而其胎反在于午此陰陽互藏其宅之旨非凡近所能識測○六陽律黄太姑蕤夷皆爲調首獨無射不爲調首者以無射迫近黄鍾故亦若大吕迫近黄鍾僅一用不再用者皆

防其凌逼也太簇亦近黄鍾與無射何異太簇得爲調首而無射不得者太簇近而仰承黄鍾于下無射近而凌逼黄鍾于上亦自不同也○仲吕林鍾二律客近黄鍾宫故獨留夾輔不出而外領首調譬猶王朝公卿不獨與外諸侯等埒而且埒出乎其上○宋濂曰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齋纘以合于晋稽康氏故也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宫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爲訓古者操宫以定正宫以正宫爲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中吕爲宫則似用旋宫之法既曰旋宫則諸吕何不能各爲宫乎其與獨彈黄鍾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

○邵子曰律感吕而聲生吕感律而音生故聲[illegible][illegible]爲陽律有闢翕音爲吕吕爲陰吕有唱和律隨天而變吕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吕隨聲音宫徵羽角之道各得其正矣程伊川曰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故康節以二百六十四字母總括律吕聲音之數其内用一百五十二字括音一百十二字括聲音與聲互相翻切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音聲音爲母聲爲韻音分脣舌牙齒喉聲分平上去入音辨開發收閉聲別内外八轉而音聲之道盡之矣○八音之内當以竹音爲

首竹音之内當以律管爲首律管之爲器吹之以候氣奏之以和聲舜典所謂律和聲月令所謂律中某之類皆指律管而言是知管即律律即管一物而二名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律者其道也管者其器也書曰下管鼗鼓詩曰磬管將將嘒嘒管聲禮曰下管新宫下而管象與夫孤竹孫竹陰竹之管皆是物也然則先王雅樂何嘗不用管哉近代雅樂廢之何也蓋由前儒不識管者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疏引廣雅云管長尺圍寸八孔無底或云六孔此漢大予樂官之

雙管非古所謂管也今按八孔雙管聲如頭管但俗有之不入雅樂舊説非是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除鄭子外長六寸餘此係敎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所謂管者無孔。凡有孔者非也惟管端開谿口狀如洞簫形似洞門俗名洞簫者以此禮運説孔子之言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據此明言管有十二。而世儒止知雙管頭管何哉。鞉音桃[illegible]音 [illegible][illegible]音叶 ○按律呂精義管制有三。卽前縱黍斜黍横黍之謂依縱黍尺黄鍾管長八寸一分外徑四分零五毫内徑二分八厘六毫吹口廣一分四厘三毫斜黍尺長九寸横黍尺長一尺三制圍徑之

數及十二管詳數具載本書茲不備錄○歷代尺度皆本諸黄鍾而損益不同有以黄鍾之長均作九寸而寸皆九分。此黄帝命伶倫始造律之尺也是名古律尺又名縱黍尺選中式之秬黍一黍之縱長命爲一分九分爲十寸九分共八十一分是爲一尺○有以黄鍾之長均作十寸而寸皆十分者。此舜同律度量衡之尺。至夏后氏而未嘗改故名夏尺。傳曰夏禹十寸爲尺葢指此尺也又名古度尺又名横黍尺選中式之秬黍一黍之横廣命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共計百分是爲一尺○有以黄鍾之長均作四段加出一段而爲尺者。此商

尺也適當夏尺十二寸五分傳曰成湯十二寸爲尺葢指此尺也○有以黄鍾之長均作五段減去一段而爲尺者。此周尺也適當夏尺八寸傳曰武王八寸爲尺葢指此尺也○有以黄鍾之長均作九寸外加一寸爲尺此漢尺也○唐尺卽成湯尺而唐人用之故又名唐尺○宋尺卽黄帝尺而宋人用之故又名宋尺○右七代尺共五種縱黍之尺黄帝尺也宋尺也横黍之尺夏尺也斜黍之尺漢尺也互相考證皆有補于律者○蔡元定曰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

常。○説文曰十寸爲尺。八寸爲咫然則尺之與咫二器之名也今人但知八寸爲咫乃别是一物之名而非尺也○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禮記王制撰自漢文時鄭世子曰今以周尺周字當作夏字陳祥道曰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尺之六尺四寸乃八寸尺之八尺也 ○小爾雅廣度篇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 跬音傀 ○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按唐虞及夏后氏之制步也皆以夏尺六尺爲步商以夏尺一尺二寸五分爲尺故以五尺爲步。周以夏尺八寸爲尺。故以八尺爲步。置一尺二寸五分爲實五因得六尺二寸五分置八寸爲實八因得六尺四寸然則商之一步乃夏尺六尺二寸五分周之一步乃夏尺六尺四寸也 今工部收藏

貨源局所鑄量地銅尺五尺爲步今之五尺乃夏尺之
六尺四寸周之八尺也以夏尺八寸均作十寸即周尺
也周尺最小以夏尺一尺二寸五分均作十寸即商尺
也商尺最大即今木匠所用曲尺也蓋自魯般家傳以
至于唐唐人謂之大尺由唐至今用之名曰今尺又名
營造尺蓋此尺即殷湯尺也去二寸即夏禹之尺夏禹
之尺去二寸即周武王之尺是今一曲尺包括三代之
制不待累黍而自明矣且夫黄帝至于舜禹歷世因仍
未嘗損益惟殷周始改統易朔而損益之道與焉故又
因此以知黄帝鍼經孔穴舜同律度量衡皆與夏尺同

而禹之身爲度者亦因夏尺而可想見也○按歐陽子
曰造律者以黍一黍之廣積爲分寸以著于度一黍多
少積爲圭合以著于量二黍銖兩積爲輕重以著于權
衡三者皆起于黄鍾故曰萬事之本○按宮羽之中聲
爲清角商羽之中聲爲流徵移宮換羽角必返宮以水
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返土七始皆
自中聲往也○金石爲衆音之綱絲竹匏土包括于中
而革木二音無當于五聲十二律故居最末而爲衆音
之節○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
則秋其風閶闔其律南呂其聲商羽其音則鏗秋之氣

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鎛師
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
奏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金爲主故也禮曰内
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
則奏金而鳴之内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石
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方則西北之維其時
則秋冬之交其風不周其律無射應鍾其聲尚角其音
則辨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
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真
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絲飾物而成

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風景其律蕤賓其
聲尚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弦之以爲琴瑟
之屬焉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
均列之堂上焉○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
能通而利制之音所出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
則春其風明庶其律夾鍾其尚議其音清春分之氣也
先王作樂竅之以爲籥管之屬焉○匏之爲物其性輕
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
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冬春之交其風融其律大呂
太簇其聲尚議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爲

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圖譜曰匏竹相
制益匏竹相合而成得清濁之適故也○土則埏埴以
為器而沖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
夏秋之交其風則涼其律林鐘夷則其聲尚宮其音則
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塤之屬焉蓋塤箎
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又曰如塤
如箎樂記以塤箎為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
則其聲相應信矣○革去故以為器而羣音首焉其卦
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尚
宮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鼓之屬焉

益鼗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樂記以鼗
鼓合而為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鼗鼓而鼓之也○木者
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則東南之維其時則
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姑洗仲呂其聲一其音直立
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為敔柷之屬焉樂記曰作
為椌楬德音之音柷敔以椌楬為用椌楬以柷敔為體
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夫宮音之主也
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
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
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

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
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
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
節之鼓而行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則
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
上下不罷故曰樂正○出出詩而擒之樂章如關雎用
之鄉人用之邦國是納采詩而納之上如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是太史采風謠朝廟陳雅頌出納皆有言但
詩歌未必盡入樂章則必選用詩歌是出納之五言乃
聲樂之原也

翼為明聽義已盡股肱耳目特鄰字之義未盡故下以弼
違屬鄰取其格非救過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弼直
與鄰哉無異義此弼就用功說與上弼直弼字不同兼直
在內不可謂從言以上結弼直欽四鄰結鄰哉于汝弼相
應違出于便不隔汝業為一人之身斷無可分之痛必盡
其直則君免于違一體之誼固如是也于既偶露其違汝
遂不得應之以從從違兩字亦正相應于違汝弼中就概
爾當面弼意言寧可面弼之使吾不違則退亦必無可議
而料無後言矣這纔是欽不如是就不欽故總以欽字望
之欽鄰即是弼違○上舉一身股肱耳目之事付之禹矣

至是又乘心之違而望禹弼有欲即不能無違塞違正以
行欲人心惟危雖聖人安得無違乃安止之反不可着政
教禮樂說兩不相遇曰違幾康審微一息不弼違四鄰安
在聽其離而去之也故曰予違汝弼必心契德侔者能直
之非徒以犯顏爲弼也偶有一違當面就要矯盡未能矯
盡即是面從面從之人必後言退後更有議論而忠言懷
之不盡也是面從者回護解塞處汝無二句總是欲禹面
言便了正欲其直也四鄰無明注舊疏主前後左右說若
曰股肱耳目在人身上謂所以爲鄰之義則可當鄰字則
不可不知玩上文首曰臣哉鄰哉即繼之曰臣作朕股肱

耳目則四鄰正指股肱耳目而言既于經文有據又見四
鄰之責在禹一身之意纔云鄰便藹然一體不止爲君弼
纔云四鄰覺一體之內自摩自拊而不容痿痺見以爲予
之違即非汝之所得安也且不暇爲予計汝自爲計欽字
緊粘予汝說
上以四鄰之欽專望禹弼直此欲禹廣弼直之義于庶官
也通節口氣極緊若曰大臣羣臣之表汝盡弼直之義宜
臣皆感慕無不在時矣彼庶頑纔說若人不在弼直之列
者將安處分姑俟以明之撻以記之又書用識哉而欲其
並生哉如是而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其格則承之庸之

不則斷然威之語意如此解者但泥並生一語而不得皇
之之意殊失本旨看來庶頑纔說不可泛說在下之人乃
當時已在位的人面從有後言者若嘗順訓即立政灼知
厥若之若若不在時只是而心非也頑讒者直之反忠字
是傳增出天地生人皆是忠直柰何有此一種頑讒人自
絕其生然直者與不直者雜處其頑讒之態度不彰則其
心不知愧恥故用候以明之蓋人即不肖亦莫不有良心
惟是試之候以明之使其人覺彼能中我不能中彼中多
我中少則愧悟自生此正是顯出他的不忠直來故曰明
明其爲頑讒也不是以我明彼是使彼自明發其愧心務

令咸格耳候明三句皆射中事納言四句方屬樂上即教
冑子之一法總之先以射教後以樂教欲並生哉統貫射
樂上下文七句不中者必有戒責之語中者亦只姑寬容
之序其不肖之等非序賢也與射禮觀德異明之而猶不
知恥則撻以記之以加現在正儆其振飭將來故云撻以
記之記者受刑之人存之心也書則凡有罪皆記之于冊
不論撻與不撻并書之撻即朴作教刑撻記書識非絕之
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撻之恥甚于射射者愧心撻者辱
身書之恥甚于撻撻猶一時書則垂久書用識哉句法當
與欲並生哉連說益漸加甚來是果何欲安止是予之生

弼直又是㒖諸臣之生獨見頑讒之廣生并予生與爾生
俱不暢故教之忠直正欲使之並生耳書用識哉即是記
之撻以記之亦是明之三事原只一事特因事有三時傳
云三耳三項一層激一層直欲逼出頑讒一點恥心來恥
近生理聖人之教用逆如用順以身負痛頑讒若諭本心
則弟曰欲之而已矣故曰欲並生哉欲字語意未了呼吸
上下文憑此一字大願力宕起並乃舜自家並頑讒同在
覆載中豈可我獨完其生言及于生而聖人自本自源之
念不覺戚戚動矣故各生非生而並生為生者聖人公普
分量以宇宙之大人之生也直柰何使獨有罔生之人故

胥之教誨以力扶其生理需之再三以徐冀其生幾非但
免于刑戮與忠直者並生于天地之間而不為盛世之棄
人所甚欲耳即是望弼直至意非空空說個生理下承庸
與威總是欲並生之意納言時颺比上又緊一步益候明
撻記書識趕到欲並生哉是全用射教以迫人改然頑讒
果能改與否不可知必須以頑讒所納五言命樂工依永
聽聲方可辨得則又脫射教用樂教了夫人心和則氣和
而聲和其言可以被于樂矣庶頑讒說心氣之最不和乎
者也其說豈堪于音聲中聽玩之乎故惟即其所納之言
與工師時時颺之其為優柔平雅之音與則其人心氣已

和矣頑讒之心格矣進而用之可也不然而其音忽以戾
與靡以淫與是頑讒之心猶在也因而威之非過也正所
為予聽五言以察治忽者納言如後世之對狀是庶頑改
于心以納于上者工即樂官本以育人才為職故取其所
納悔悟之言時時永而揚之以觀其改否今日有所納之
言今日颺之明日有所納之言明日颺之蓋一人不止觀
一次而已颺如風之飄揚樂工能將五言言為心聲其乖
與和自別颺之以言覘其悔心颺之以時驗其真偽格即
有恥且格蓋從真性既悟處有離而復合之神一不獎欲
不免自疑故承而庸之廣朝廷無棄人之意正所以激頑

讒無退步之意蓋二念偶格難得此生意頓芽又惟恐其
生機復蔽亟為奉承直列崇班蓋教而直較生而直者意
象倍新故吾鼓勵亦倍切承字正迎機之妙舊作進字解
便無味承庸亦是教所以堅其為善未便為股肱耳目威
未便是殺但比上撻略重流放廢棄皆在其中須抑揚重
威邊亦是教不忍終虛吾之撻識而處以不得不格之勢
必欲遂吾並生之意而後已用何必取之頑讒哉以其官
族歟舜為相而去四凶今以此托禹益相職也亦欽鄰之
餘事舊說既翡忠直于已又教忠直于人教豈專為頑讒
設耶

陳士元曰按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鄭玄云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二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故謂之鵠鵠的也凡射必有的總名爲侯天子中之以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爲諸侯故曰侯也射有三大射之侯棲皮爲鵠賓射燕射之侯畫布爲正天子虎熊豹三侯諸侯熊豹二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侯皆以布爲之其形必方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如虎侯虎皮豹侯豹皮也其中三分之一又以其皮綴于

其中爲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畫謂之正天子五正朱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首諸侯則丹質而畫其獸首大夫士則不以采爲質止于布畫之故曰畫布爲正凡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于侯道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也鄭衆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鵠與正不同度矣正爲布而鵠爲皮射不主皮者馬融邢昺謂射有五善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飾也朱子引樂記貫革之射然貫革與主皮不同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武註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謂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謂田獵之射也儀禮鄉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註云禮射謂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主皮者無侯張

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大傳云戰鬭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習之凡祭取餘獲陳于澤宮卿大夫相與爲射中者禦雖不中亦取不中者禦雖中亦不取禦之取于囿中者勇力之取今之取于澤宮者揖讓之取也澤宮之射非但行禮又主于中此主皮之射而禮射則不主皮也○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帝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禹前言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是弼直必從安止來。帝只以弼直責臣而不應其安止幾康等語。故禹言帝誠從安止幾康工夫而光天之下云云。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讓者讓于直也。敬應者應上之直也。巽爲明聽。無不得而庶頑讒説自是無矣。帝不時則敷同日奏罔功。而欲求弼之盡也。得乎。帝光天之下、帝不時、兩提帝説、下開兩端。謂帝若時則人皆弼直。誰敢不應。將黎獻換去頑見庶頑讒不足慮。使帝不若時則人盡頑讒。誰來敬應。將頑讒亦化入敷同見可慮。又不止庶頑閑閑乎。説使帝知慎。故知黎獻共臣敢不敬應等句。即終前丕應徯志句也。此節語意直從上三節來。非聊承頑讒説。◎禹與帝同一化頑讒之心。非不盡然帝威之之言。而欲化以德也。意謂帝欲臣之忠直而教其不忠直者。誠哉是言矣。然我向所謂弼直者。其本在君身也。以今日之治化爲已足而不加修。賢者之所以不來。以在位之臣鄰爲可賴而不旁求。頑讒之所以可慮。誠使帝安止幾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焉。則天下無不見德之人矣。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見賢而登。舉而善用。用而盡忠。聚之一光中。人人皆臣鄰也。亦推廣弼直之意。稱帝曰光天之下云云。初不及一德字。然光曷從奮哉。德之著也。易曰君子之光有孚吉。有孚則光自不可抑遏耳。光就德之發用上看。主施于禮樂教化者言。傳使字是設使之使。只開關照本文説二句。論理如此。非勉舜。一氣説下。天之下至蒼生作一句讀。至于海隅蒼生。正極言光天之下。非深一步。蓋天之下已包得海隅蒼生矣。又衆蒼生者。見絶遠幽渺之所。皆被輝所旁及耳。形容光字更切。蒼生訓地不訓民。從傳也。萬邦黎獻指未用者言。不特在位之臣也。小人聞不肯在位則樂行其志。君子聞聖明在位則樂行其道。賢者之于亂世藏身惟恐不固。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夫既共惟帝臣。則惟帝所舉耳。共惟帝之臣。惟訓思都爲帝股肱耳目。帝光所鼓舞。賢畢集。道時節惟帝時舉而用之耳。無乏人之憂也。惟字是言忠直之多。若作登帝舉賢看便謬。舉即俞受敷施、敷納三句。正言舉用之道。乃虞廷常法。黎獻既舉之後。只照此行。其敷奏課賓則帝德之光益換。而所激勸臣工者自神矣。不可作時舉之實説。始進也。當有言以效其信。則使敷納其言。罔而納之。觀其所懷來者何如。既進也。宜有以信其

言則委衆庶以事功而明以試之觀其所表見若何如明其有功與則賜車馬章服以旌之非徒納徒試而已此是考德旌德有課賞無刑威處要緊見方切敷納舜典以待諸侯述生平之職守故直言奏謂自下奏上此方求賢陳其平日之蘊藉故言納謂下陳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庶以人言明卽侯以明之之明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衆庶以實功以責其將然之效且德自明運所謂德明是明字內亦有光字意車服所以別名位庸以車服則陟爲大夫諸侯矣安此工夫原該得廣故又抽用賢之法言之卽修德中事非德

外另爲一事故下不時只打轉無德便是誰敢三句以遠近任用之臣言總承上明德致賢而善用之說來謂帝之待人修德舉賢課功覈實堅弼直于賢者甚殷如此則已用之黎獻人人感化方師師謙謙而敬效弼直以嚮應自不容已使有不然則是自棄于陶鑄也而誰敢哉語直則欿然處後而不肯先是爲讓語弼則奮然爭先而不肯後是爲敬應讓之外別無敬應誰敢與敢不字吽應見得有所畏而不敢甚于威之所加也讓者推忠直于人益慕忠直之心勝則服忠直之心虛故有見忠直之在人無見忠直之在我相率推讓若刑驅勢迫而不容已耳讓不徒讓

其忠直實有勉慕意夫既以忠直而讓于人則自處于不忠直不敢也由是佈副大君作人之意知上以忠直望我我則以忠直應之心君之心而謎上行私者遠焉二句一串說兩言誰敢敢不者必之之辭讓而應焉則無頑讒矣何以威爲須知敢不讓敢不敬應兩敢字及惟帝臣惟帝舉兩惟字皆連緊說共字誰字對射頑讒見未來則無一人之不思用既用則無一人之不願化不忠有君無臣亦不忠有臣不直蓋人有忮心則爭爲長以自見其賢有讓心則爭爲拙以自見其歉帝以賢求而臣以歉應明帝之不與下忮法也蓋威稜盡黜既使天下敢于自見其不才

而德意甚殷又使天下不敢自成其齒壬此庶頑讒說與諸臣同爲讓而日奏有功耳若帝不如是務光其德以盡用賢士而但欲格頑以威將見威用之朝功罪原甚明眞罔亦甚核然上以罪程功利在深文而誅罔則下以功倖罪利在飾詐以掩眞恐法之不勝而相比于欺僞之難售而相黨以進臣心貳而庶績隳矣讓則和同則比同是不讓之根每自附于讓不知惟寅恭協故能讓惟強幹擢故調停起卽賢士亦藏拙于闒冗而弛心報效罔功有必至者時舉不時兩時字相呼應時舉之時不止冠舉字連敷納三句都冠之不時正是不舉不敷納三句時指明德用

賢言不時詢不如此而徒尚威也善用賢總歸于德故以德字總提總放敷同猶普同敷同與讓反罔功而曰奏進者虛張治具以相蒙也與傲應反○舜原非欲用威只是要在頑讒身上尋個化導之幾耳謂以君德聚君子而頑讒何足慮哉帝德光天即目前光景至于四句乃未然辭玄德自光但與光彼略有別彼主動說此就帝安止透出本分精光說不着作用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無所挑拭揚厲自然有不可掩之光雖極遠蒼生政迹或不至而心心同映光自有以至之此見光之宏量此光人人自有獨至此時萬邦黎獻不覺爽爽發動而有帝臣之思耳

共惟是他心神自惺自躍不可過佚而必屬之帝者以帝乃褒明濬靈處也要看帝臣帝字直與帝合德無少媿負也此是實心實事與孔子思明王不同思明王者懸想孔子之所獨也惟帝臣者兩光實相湊黎獻之所共也至此則一光相映自有兩心洽合之符如日月無心于照而山河大地自不能遺其照却似山河大地有情于日月也曰光曰惟都是不可見聞跡象之物德之所至神矣哉因說光說惟都是影子裡話故下遂說課實之法以實之惟帝時舉自有一種聲應氣求之神勝闢門求士多矣三個帝字着力都是德之神機敷納三句即時舉處比課侯不同

俱在德上說只主好一邊宇宙最鬱結之氣在有懷不得吐今隨敷隨納使得吧其所言豪傑未舒展之懷又在有功衆莫覺今有功即錄特斷揚于衆庶人臣最消沮之情又在功高賞不足今功果及明無少愛其寵榮此帝光之實際而獻思之着落處光至于此發揮透露殊無遺照而帝始可擬天下人心必至之幾矣如此精神誰不感激固勑君子亦感小人雖欲不格當有不敢不格者讓正頑之對藥讒說中傷善類惟不知有讓也讓則讒立消矣彼帝所登于四鄰者總只一個欽今直以此相應了讓即自敬非有兩層兩敢字正與捷識刑威相照此時人心意氣不

振自揚于自揚中而微着欲揚之念即非讓要看誰敢敢不四字乃良心真切激于神光之磨盪而不容已也聖人未嘗責天下以應而不可令天下有敢于不應之心凡敢生于心無所憚讓生于敬非敬則不敢者特畏避之心何能讓此則精神相廹與天子之心爲一也羣賢敬讓雖無崖異實不求同帝若不修德勑賢則朝野布列所尚惟同不各勉有功日以罔功奏了朝政冒于一徽壞于一同其根源只爭這些子讒慝即是功帝不時二句不可着實說如云萬一帝之不時而同奏罔功矣誠不容不凜凜于時焉矣夫綜覈之迹若有可指之德然帝之感正妙在綜核

之光若也此固以天之五服彰之天之下也捫讓之應若無可指之功然頑讒之化正泯其爭功之念者也此固以天之功亮之天之下也人臣之功藏之天子之德使天下下有一冏功者在即歡然以為已德之愧故總之帝之德光天之下而已矣

念哉以前合上節總謂格頑讒須帝自已做工夫不當求之頑讒有上下相承脈絡在惟帝時舉四句是用人事無若皆朱等句則據修身立說日奏罔功是中國已官使之人皆頑弗即工則據外夷立說蓋從已分內事言不但為馭人才是緊要而修身尤為根本自他人言雖中國之頑讒都格而尚有四夷之梗化可念說工夫則一步進一步說效驗則一步難一步此節惟荒度土功一句收卷前予娶四載六句共弼成五服六句又撫關前萬邦作乂一句暨埋二段禹以為土功與十二師五長之功猶前言九功廸朕德二句帝亦不以為水土師長之功還以為禹叙禹功猶前言時乃功然土功廸功亦宜辨土功是五行生物之功廸功是師長趨事之功至廸功即工又有辨十二州師長皆廸德有績可考故言功三苗猶未丕叙尚煩德化故但言工禹前言九功惟叙帝曰時乃功禹此言各廸有功帝又曰時乃功惟叙文小異而義不異但前功字全說

故此功字略有工夫以下有惟叙二字故至皋陶祇叙施刑又即前戒休董威之事蓋帝禹言雖錯出其所指功叙不過皆六府三事之治外此別無功叙歸重各廸何非幸之乃難之也故念哉內不徒止念苗之不即工煞有念廸功之難之意念字工夫從安止幾康根慎位慎字來廸朕德四句正是念處不重用刑禹不是不欲帝用刑欲其念也帝不是堅要用刑表其念之切也方施句要發皋陶邁種德之意而施字明字俱主帝念說祇從欽恤來施刑不以服而以明俱是默默性地上用功此正帝之德光處但為事責之帝而帝望助于皋陶耳思日孜孜禹勤勞在已性故帝叙禹功亦以已性答之思日贊贊陶刻勵在將來故帝稱陶德亦以將來答之兩方字正從思日贊贊出此不但答禹兼答皋○常人看聖狂在人品之相去聖人看聖狂在一念之初分一念虛便是舜一念傲便是丹朱帝若以今日之治化為已足而不加修無亦自滿而傲之萌乎無若二字直貫厥世斷丹朱之惡只一傲字盡之傲為惡德惟憂念足以銷之故提出慢字以起念字丹朱之傲正與孜孜相反故深戒之慢遊五句從傲而來非傲之實慢遊傲虐非恣己者必害人傲虐者傲之虐也慢是自家縱放故曰好傲虐便殃及民矣故曰作下二句是其實類

頑如云伻晝作夜而無休即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戕
正慢遊虐罔水行舟不以道使民狀言之聖人作車以行
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于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行
的事不順道理如無水行舟傲虐者必朋淫朋朋比小人
而淫亂于家正傲虐處世對家看淫樂于家而傾覆其世
傲之報也要知用殄指帝堯所以用絕其世而不傳以天
下便是朱之殄世全爲淫朋正與上數同罔功相應予創
至有功中篇首日孜孜意與前洪水一條相似荒度土功
是烝民乃粒已前事弼服建官是萬邦作乂中事但前段
以創始言此段以全功言更進一層言外見帝今之天下
即丹朱之所失故不可不戒分明戒舜而又曰予創若時
自戒以勉帝予創包往日今日皆有要于至五長作三段
看度土功是治水之急荒度下要緊叠不惟治水而又弼
服弼成二句是疆理之制五服下要緊叠不惟弼服而又
建官州十有二師三句是經理之制雖皆若時之實要知
創若時只管到荒度下弼服建官兩事重在各迪有功上
乃爲苗頑弗即工起也辛壬癸甲娶三日見廟成禮之次
日也紀娶不久呱呱紀啓初生惟荒度句緊承娶妻生子
不暇顧言惟字一氣趕到五長言不敢如此而惟務如此
也不曰水功曰土功者治水正爲平土荒度者洪水泛濫

必大着心胸見得九州形勢大意目前然後施功方有次
第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諸事水土既平則疆域可
定故疆理本帝事而予則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甸侯綏
要荒五服之制綏服而內皆甸侯綏服而外皆要荒就一
服而言則五百里而止合五服而言則五千里而止也故
曰至于五千至于二字要玩聖人制此服數非爲觀美其
分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禁令之所行也至于五千言
到此數也記其道里之數合廣袤言之耳五服五千不獨
畫地封疆而已甸侯綏要荒既異其名則其中貢賦之遠
近分落之大小文武之異施羈縻戎索之殊用必有極其

尚書講義 卷五 虞書 益稷 四十三

經畫之詳者所以爲弼成也弼成二句即禹貢甸服五節
事以地域言故曰疆理以官制言故曰經理然經理必因
于疆理非兩事不對看蓋列侯分封即在五服中十二師
五長是經中之緯耳九州之內以護王畿向固有牧統矣
而師則未立今則每州立十二諸侯爲之師位次州牧下
佐羣后上使贊相州牧糾羣后之得失九州之外逼近四
海皆惟統以部落監以王官而已權輿難制今則每方各
建五人爲之長俾扼四方要害之處統馭諸夷以順中國
玩薄海咸建字是說就到那極遠之處也不獨如昔只治
以官而又皆建之以長有不以弱荒遐陬忘情經理之意

每州有牧而又有十二師境外附州而又各建五長本意共容而不漸非詳內略外之謂蓋對內言之則爲略就外言之則非略也各廸有功句頂十二師五長來而平水土弼五服意亦不可脫如云荒度以來輔彊理而定經制皆予懲刑朱之傚而思日孜孜者是以當今內外之臣享平成而屬在疆理者益廣文命各效何宜之職不惟州師盡相糾之道而牧伯亦成勤于撫御不惟五長諧統率之方而蕃夷亦聽約束也就侯牧蕃夷化民而民化說緊廸苗頑說下若爲上文則禹蓋自以爲功且非懲刑朱本旨但語氣必承上說來從平成之後而分疆畫界由疆理之中

而置吏張官所以精神貫徹而德教四訖十二師五長以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朝廷德教而有功可紀也如此區苗在置而有苗猶頑慢不肯就工非作爲所能格矣亦光天之下不敬應之人更有大于庶頑者所以當念念是只管求己更不求人乃德修刻至處正化頑真種子非空空懸念亦非有可着意處故不言所念何如但曰帝其念哉見臣不能爲力也按禹生平剏傚得力處只在憂念水既治又憂疆理疆理定又憂經理經理戒又憂苗一步深一步而仰以苗頑動之念念正傚之對治也各廸廸字且虛看如奉行之類所廸者帝之德教也與下廸朕德廸字

時乃功功字相應工以職言苗不即工不就蕃衛之職也念哉句極重正照前思日孜孜念即思也兩節許多說話歸結局在一念字須放開說不必粘緊三苗蓋禹辭在三苗意在天下特借三苗爲外懼欲帝孜孜益廣德化耳知禹言不專爲苗發則知帝言亦不專以苗答俱出苗頑之外與前否則威之更進廸朕德四句承帝念來廸朕德二句答有功以上臯陶二句答苗頑二句以上禹以廸德爲諸侯功而帝言時乃功惟叙所以歸功于禹也朕德即各廸有功乃功惟叙即上治水弼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舉是祇厥叙即上叙字是輔其不及意言廸德而有一之梗化

亦非所以成汝之功叙也而其責則臯陶任之矣方施象刑正是祇叙處祇字不用兢業等語即于下句見之蓋刑者輔治之具明刑而化其所未化成其所未成即敬承矣究竟各廸在此則轉不廸爲廸仍在此再脫離這叙不得兢兢術守恐與理悖于決難明之刑運無不明之體此正爲德之至二方字重看乃方與未艾之意謂適正如此不可廢也仍望之將來也見他種德方新所云欲並生之念正待彼以暢明刑者法中則威嚴着將使有苗聽風自服有以收夫順治之功還怖中國說帝曰今天下內而州司牧外而五長蕃夷皆蹈廸朕之德教而有功豈無自哉

是汝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功績以次序而成教也。乃之功叙既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之苗、則是德教之窮、待乎威之斯其時也、有士師皐陶在方敬承汝之功叙、同寅協恭惟恐已叙者之有壞、而又慮即叙者之未究也、方施五等象刑惟明其輕重取舍、則懲戒明而不即工者亦畏服而化也哉。而予亦何能無念也。惟明即分比意明字擔九

小註明示人微叢、當時刑官兼治蠻夷、故以苗之頑屬皐陶也、時說云象刑非施之苗、但惟明克允苗將自服、不知我不能問其罪而殺君民以恐脅之、不亦拙乎、象刑泛論不必施苗、亦不必施頑讒、而制之之意亦有、但不重、重在

倚賴皐陶上刑。懸于象既已垂而不用施刑不以服而以明。又從象刑上討出性地光明照出帝德之光處。但禹專責之帝、而帝望于皐陶耳。禹以功陶以刑、皆帝之四鄰也、故帝皆倚重焉。即此便是念處。舊謂帝意堅執用刑謬甚、帝終是責難于臣鄰之意耳。掉轉最宜緊切。○然人君一念之傲、尤敗德之機也、無若丹朱之傲、然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恣已害人、至罔有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慢虐甚矣、朋比小人、淫縱于家、是用殄絕厥世、不得相承、傲之禍如此、予創丹朱之傲、不敢若時之慢遊、昔者娶于塗山氏、甫辛壬癸甲四日、及後啓生呱呱而泣、予亦弗顧其子、夫婦父子之情皆不暇念、惟以荒大相度九土之功爲急耳、至水土既平之後、又因地域之遠近弼帝以成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制、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疆理之詳如此、是五服也、其中則錯以九州、其外則環以四海、九州之內每州各立十有二侯伯以爲之師、聯絡群侯以分州牧之寄、其外薄近四海之地、每方咸建五人以爲之長、鎮壓蕃夷以歲九州之衛、經理之容如此、是以內而侯國、外而蕃夷、各蹈迪德教而有功效、惟有三苗頑慢弗肯就工、此亦治之猶未成也、帝其以苗爲念哉、帝曰予之威頑、豈予之不念而欲緩德重刑乎、予正念皐陶用刑之心與汝尚德之心原

相表裡。今四方迪朕德、固是乃功惟叙之故、而皐陶象刑之施、亦惟不忍汝功叙之虧而敬承之。方施象刑、惟明以佐予德之施。不特汝念之、皐陶亦念之、而朕何敢不念乎哉。

丹朱舜俱居冀方、離江河遠、北地水淺、不能容大舟、故陸地行舟、滋舟以爲遊樂、當是實事、不必作譬喻說。○

每服五百止該二千五百里、云五千者、在四面相距看。

此聖人之遠近同其制也、弼成五服、九州之舊制也、州十有二師、肇十有二州之新制也、十二師即十二牧、是外設五長、四方總五人、如今兩畿十三省之外又有邊

鎮八也傳用鄭玄之說州立十二師則九州置師一百
八人每方各建五長則四方置長二十人共一百二十
八員鄭玄又云百國一師不知當幾千萬國建官惟百
固若是乎且官名曰師其職曰相牧糾后經典無據是
師者統一州之衆牧之任也非別有分官也五服而統
于十二師十二師而附于五長觀咨牧帶蠻夷率服可
見制止此矣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
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二節與前後不相蒙史雜引之見舜治之成也夔為樂官
偶于奏樂時恍見此一段神應遂歷言樂之節奏錯舉其
感通之妙不重自叙因俱夔言故並列之非一時之言夔
止贊樂未及贊德只可言外補之○夔擊節后夔復命之
辭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實相應俱就贊德說不是后夔
自叙要見予于帝樂而方在一成之將其在堂上則如此
感格其在堂下則如此感格云云以見帝樂之妙若此所
以九成更妙如云簫韶之樂一也自其作于堂上者言之
樂始作升歌于堂上有石聲之鳴球則考其當重者重擊
之考其當輕者輕擊之有絲聲之琴瑟則當高者搏之當
下者拊之以石絲聲清合人歌聲輕清則堂上之樂無不
和而在下者于此繼響矣斯時也但見祖考來格以歆祭
祀斯時也虞賓在助祭之位群后自虞賓而下皆以德相
讓焉自其作于堂下者言之有竹音爲管革音爲鼗鼓木
音爲合止柷敔匏音之笙金聲之鏞俟堂上暫歇而六者
始作以間堂上咏歌之聲則堂下之樂無不和而在上出
此再始矣斯時也鳥獸且蹌蹌況其他乎合上下之一詠
一間簫韶之一成也進而一上一下者九之則九成矣但
見聲出于氣者也和氣在宇宙而聖樂自調氣又通于聲
者也元聲在象簡而靈氣自應雖鳳凰亦且覽德輝而下

降來儀于帝庭矣聲樂感通之妙至此此節須摸寫其卽
樂卽德如以詠之後以間之前渾是昇平之氣象畢露于
八音之中揖遜之儀容雍浹于六律之內不知其爲德也
此所以感通之妙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樂有聲容此
只在聲上說以詠歌咏詩章也詠間二段分堂上堂下只
一下字互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
實相合以成方其奏石絲以合歌詠之時則堂下之樂不
作及其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所謂以間
也皆重人聲以詠是合人聲以間是間人聲間堂上之歌
聲非間堂上之樂音人聲作樂之本也鳴球石音戛擊者

扣而擊之致其聲也輕重不違節制之謂致其可輕可重而後擊令與人聲相協也玉磬能鳴稱爲鳴球搏手所至拊輕手取聲也琴瑟絲音訓至訓循是于琴瑟下手至絃處不疾不徐順揉其音而無所忤也鳴球琴瑟皆輕清之聲取與歌聲相比按歌調合而若一也故曰以詠升歌之時降神之始則格祖考是本等故即于以詠之下言之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也上下肅雍如或享之只是洋洋在上非真形聲之接虞賓與群后本堂下人何不言于堂下而言于此亦是升歌之後彼此肅雍故雖在堂下而亦于堂上之樂紀其實在位在助祭之位德讓是一時

和敬覩諸侯之德皆勝己而有持謙不足之意重虞賓讓群后說群后皆德讓先提虞賓者群后讓而虞賓亦在其中勿多一與字神人亦對不得古文簡質用下字別管鼗等爲堂下之樂則鳴球爲堂上之樂可知下字提起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管如篴併兩管而吹之長尺有二寸今以爲簫非也鼗鼓二器作堂下之樂必有鼗蓋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左播鼗右擊鼓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注云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釋名云鼗導也所以導樂作作樂有鼓必有鼗鼓以節之鼗以兆之蓋八卦兆于北方則冬所以兆生物也人音兆于

奏則鼗所以兆奏鼓也柷敔合堂上堂下而有擊柷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堂下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徐作及其終然後櫟敔以止之此合止是每一奏之小合止若金聲玉振則是特鐘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所用者編鐘編磬也合止柷敔要分曉非是奏管鼗鼓而合止之以柷敔也管而吹之鼗而搖之鼓而奏之柷而合之敔而止之而又有吹和之笙擊撞之鏞皆迭奏之以間堂上之永歌也以間通承鼗鼓笙鏞而言與上以詠對謂堂上之樂既歇而下數者始作以繼歌聲而奏之非相間之謂柷以合八音敔以止八音二者節樂之器不與管鼗笙鏞

等俱列以間數內以非堂上絲石輕清之比故列于堂下而亦言之于堂下也柷敔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敔柷始也敔終也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堂下樂器以竹爲本以木爲末則管籥本也柷敔末也柷之爲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也止者其椎名陰始于二四終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于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此柷所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之爲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七于二十鉏鋙三九之數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于三變

于九而以陰十厥之所以止樂非特不至于流而失匕亦有足禁過者此致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樂以和神人故先列祖考虞賓群后于上若鳥獸鳳凰終是帶言特以著帝德之神耳然止用一德字總貫群后句下包盡幽明靈蠢見神人鳥獸還同一氣無不感于帝德此爲形容之妙鳥獸之感須在人後蹌蹌可見元自在廷亦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蹌蹌只說行動不必訓舞恐侵下節鳳凰非常須是樂成之後正可偶一暫至初非聞樂即來故須繫于九成之下亦非以尊異靈瑞故別之舜時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故數用九樂以象成亦極于九奏而始

終條理咸備故謂之九成舊說十詠十間之一周謂之一成九成者詠間之九變也今看來成者非一詠一間之謂乃一合一止之說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其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堂下依韻奏其詩是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共爲三成自戞擊至以詠是說升歌笙入間歌者堂上歌其詩堂下笙間奏其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間歌三終又爲三成自下管至以間此是說間歌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合樂三終又爲三成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

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具在中矣故謂之九成非是九次之謂簫韶九成此是說合樂簫者舞者所執非簫管也即季札觀周禮見舞韶簫者是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簫韶即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名之者非別有所謂夫陽之數極于九樂陽聲也樂至九成樂之和至此極矣感物至鳳凰感通亦至此極矣來儀者來呈其羽儀也是儀亦未必舞感召渾說非作了堂下就有堂上之應作了堂上就有堂下之應只統言其可格神祇和上下耳 非描寫不得故觀其所感而其和自見矣。

享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堂上以歌爲主者何義貴人聲也管獨吹于堂下者何義以匏竹在所輕耳○鳴球蓋編磬非特磬琴五絃瑟二十四絃以詠歌詠詩章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證此章無不合凝人獨尚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管如篪而有六孔十二簧爲笙鳴球石也琴瑟絲也管竹也鼗鼓革也柷木也敔或曰以土爲之作樂雖八音並陳柷爲[illegible]之

始先擊柷以合之而後八音並奏于堂下令止柷敔是始終以木音也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也而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柷敔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紀綱也鼓以革者一何始終之紀綱也金石之聲之振之者一字始終之紀綱以琴絲竹匏土衆音同作而先後之者也○堂下衆樂既合乃止則吹笙擊鏞與歌詠代作如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間是也鏞有歌鍾小而編列在倚云歌鍾二肆是也大射禮云樂人宿懸笙鐘于阼階南即歌鍾所謂鏞也笙鏞皆在堂下歌在堂上歌則衆樂止獨笙鏞間之蓋樂始作則琴瑟以

歌次衆音合作衆音暫止而後笙鏞間歌也○釋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堅緻也○爾雅云大磬謂之毊注云磬形似犂錧以玉爲之又云徒擊磬謂之寋○荀子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則一鐘一磬尚拊堂上之樂也一鐘黃鐘之特鐘也一磬黃鐘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鐘之鐘鳴于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鐘之磬鳴于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音耶○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笙

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通禮義纂云黃帝使伶倫造磬○樂經云黃鐘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鐘者也磬之爲器立秋之音也蓋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大叔之離磬則專虛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鏞以十有二律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四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而已○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周天之度也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

象黃鐘之子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鐘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齦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鐘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然須轉絃合本律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琴書曰昔者至人伏羲王天下削桐爲琴說文云琴禁也神農所作爾雅云大琴謂之離郭璞曰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樂書云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廣雅云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

二弦曰少宮少商琴操云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風俗通云雅琴者樂之統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弦者法七星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趙孟頫曰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爲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緩急而定上下也是

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黃鍾之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大呂太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宮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三宮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蕤賓林鍾如之夷則之均四宮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呂如之無射之均五宮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如之如之者非同之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也初爲不同則易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之均一絃爲宮吹黃鍾之管以合一絃而後絃正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以太簇合太簇無不正矣夾鍾之均二絃爲宮合之無以異也中呂之均三絃爲宮合之無以異也夷則之均四絃爲宮無射之均五絃爲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之大略也夫一絃爲宮者至五絃而止五絃而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絃爲宮者一絃還而爲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絃代之三絃爲宮者一二還而爲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體不出乎五絃也其所以七絃者亦清聲還宮也至於四絃爲宮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羽在三絃七徽之上以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之大略也○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和樂作者其

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琴操云文王武王各加一絃是爲七絃以應七始之數第一絃爲宮次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或謂五絃作于舜七絃作于周文武宋始制二絃又制十二絃以象十二律太宗加爲九絃琴書曰琴五分其身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義也中起八寸象八風腰廣四寸象四時徽十有三象十二律餘一以象閏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列子云鄭師文學琴于師襄三年試之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氣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

宮而總四絃則撰風雅度雲浮甘露降醴泉流商絃屬秋角絃屬
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爲君聲故稱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其絃者非謂其一而廢其四蓋
其曲以商爲主其曲以角爲主也〇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
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于宗廟
奏之鄭玄注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地名産良材一云孤
竹國名出竹〇爾雅云大瑟謂之灑徒鼓瑟謂之步三禮圖
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
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蕃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
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

氣畜積萬物散解故士達作爲五絃之瑟以來陰氣
定群生又云瞽瞍拌五絃之瑟作十五絃之瑟命之曰
大章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絃爲二十
三絃〇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越疏一唱而三歎有遺
音者矣尚書傳曰大瑟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熊氏
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若用之祭祀則練其
絃疏其越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勁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則
聲遲故越口以達其聲然後不至于太急練絲以濁其聲然後不失于太清〇白虎通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
忿窒欲正人之德也〇世本瑟潔也使人精潔于心淳一于行〇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〇周
禮小師掌教簫管注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瞽矇

掌播簫管笙師掌吹管大司樂孤竹管圜丘奏之孫竹
管方丘奏之陰竹管宗廟奏之〇燕禮大射下管新宮
〇禮記下管象又云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
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〇爾雅云大管謂之
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注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
底零陵文學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
玉爲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
儀也〇樂書云八音七曰竹其卦則震方則東時則春
聲尚議律姑洗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以爲
簫管之屬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

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至帝嚳命咸墨吹
苓展管亦因是矣〇管如篪而六孔長尺圍寸有孔無
底併漆之其所注治相爲終始所以導陰陽之聲風俗
通十二月之音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〇爾雅云鼓小
者謂之應釋名云鼙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
在後曰應應大鼓也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
在東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
階之西一建鼓在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注云應鼙應朔
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〇傳云田大鼓也疏云應既
是小田宜爲大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

之屬周禮大師大祭祀下管令奏鼓朄先擊小鼓乃擊
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小師小祭祀小樂事鼓
朄禮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
無朔其實一也鄭氏以應朄朔爲三鼓恐不然也○鼗
如鼓而小有柄搖之以奏樂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注云
鼗持柄搖之旁耳肴來轂與鼓同置似無擊播之異鬻
子云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訟獄者
揮鞀呂氏春秋云武王有誡謹之鞀而堂下之樂必先
鼗鼓者即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誡之意也鼓人救日月
冥氏功猛獸司馬行軍皆用鼓而不用鼗其賜子男之

樂則以鼗將之而不用鼓惟作樂則鼗鼓皆備也還自
擊瞽矇眡瞭掌播鼗大司樂靁鼓靁鼗于圜丘奏之靈
鼓靈鼗于方丘奏之路鼓路鼗于宗廟奏之○建鼓植
于四隅皆有左鞞右應應鼓和終朔鼓倡始乾隅左鞞
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
也艮隅左鞞大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
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
之位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
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凡冐鼓必
以啓蟄之日○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

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
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爲物能
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
是爲九變○禮書云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
射鄉飲皆有鼗無柷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釋
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注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
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
廣雅云柷鳥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坐禮記
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
飭鐘磬柷敔明堂位云揩擊四代之樂器也注揩擊謂

柷敔樂記云聖人作鞉鼓椌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器
也注椌楬柷敔樂記圖曰柷衆也以舉衆樂乾主立冬
陰陽終始聖人象天以制柷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國語云華木一聲劉昺樂論曰柷之作樂敔之止樂肯
問于李艮艮曰聖人制作之肯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
艮止也柷敔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
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
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
而外備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爲虎虎伏則其象止
樂皆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爲古

或用十寸或裂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總
而以陰止之又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于九聖人攝其
數于九鬥寫其聲于九成○索毛解簧爲笙朱子宗笙
竽管中金葉則指簧體言之而不以爲笙名矣匏以瓠
爲之故曰匏竽亦是也其中洿空以受簧也簧橫也于
管頭橫施于中也以竹鐵作于口橫鼓之亦是也○爾
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注巢者列管簧中施簧
管端大者十九簧和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簧一和而
成聲疏巢高也言其聲高小者名和李巡云小者聲少
音相和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笙管必有簧故或

謂笙爲簧○白虎通云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
施而牚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
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如鼓瑟吹
笙非從取其笙瑟之並奏也蓋瑟聲不可自和必以笙
而和之也如吹笙鼓簧云者他竹音皆按其孔則無聲
放其孔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故謂之鼓蓋吹笙
必鼓簧也即一笙管而他可知矣○竽于笙也其形參
差以象鳳翼冬至吹黃鍾之律而聞音以竽冬則水王
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則六焉因六而六
之則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

者竽之長數也鼓鼗椌楬塤篪倡始鐘磬竽笙和終竽
管簧象笙以竽宮管在中故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
具二均聲焉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得矣尸
笙艮音也竹毋曰匏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竽宮管在中
笙宮管在左凡十三簧十二以應律其一以象閏大者
十九簧曰巢○笙者生也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
故管有長短黃鍾爲始法象鳳皇其形鳳翼其聲鳳鳴
巢亦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磬乾音也與笙同
爲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書曰笙鏞以間
是應鐘之笙詩曰籥舞笙鼓是應鼓之笙儀禮歌魚麗

笙由庚笙之類是應歌之笙然則笙之爲用豈不備哉
○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禮記云垂之鍾
蓋垂爲堯時鍾工而山海經則以炎帝之孫鼓延始爲
鍾鍾制載于考工記者甚詳鍾體之別五有銑有于有
鼓有鉦有舞鍾柄之名二有甬有衡鍾縣甲丙庚壬設
編鐘以應陽乙丁辛癸布編磬以應陰陳十二鎛鐘自
子至亥各當辰位之上以應律節聲也植建鼓于四隅
配乾艮巽坤之位合二十四架象二十四氣也柷在左
位于寅敔在右位于戌也○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
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

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
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
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鼓間
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
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
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
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
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
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
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

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銑金之澤者又小鑿
也鍾樂亦謂之銑以其類璺然也于則銑間之曲祛者
也鼓則于上之待枷者也鉦則鼓舞之正中者也舞則
聲之震動于此者也甬出舞上者也衡横甬上者也衡
上有旋旋備有蟲介于鼓舞之間有帶帶類篆故謂之
篆布于帶間有枚乳有數故謂之枚十分其銑去二以
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者鉦體之徑居銑間之八也去
鉦二分以爲之鼓間者鼓間之徑居銑間之六也以其
鼓間爲之舞脩脩舞之徑也舞徑亦居銑間之六也去
舞徑二分以爲舞廣廣舞之長也舞長居銑間之四也

舞長四而徑間亦四鼓舞徑六而長亦六大鍾十分其
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
者蓋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間又微矣與鼓間異
此所以各十分之以爲厚薄也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
之度數若黃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
則銑徑五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脩
三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律各倍半餘律之鍾可推矣
○鐘口十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
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居
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欒隧甬衡旋蟲

鐘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
起于内者也其鑄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先王之制鍾
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有十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
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鍾特縣非特縣者編鍾也虞
夏之時小鍾謂之鍾大鍾謂之鏞書云笙鏞以間詩云
賁鼓維鏞鏞鼓有斁註云鏞大鍾是也周之時大鍾謂
之鍾小鍾謂之鎛鎛即編鍾又謂之歌鍾伶州鳩云大
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是鍾
爲大器鎛爲小鍾而周禮鎛師註云鎛如鍾而大謬矣
鼓之制蓋始于伊耆氏及少昊高辛帝堯而有虞氏謂

之搏拊夏后氏加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
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禮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詩云應朄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也以應鼓爲和終之
樂則縣鼓爲倡始之鼓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
隅判縣設之東西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
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
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
考工記云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
聲舒而遠聞言鼓之難爲良也鍾聲鏗鏗以立號鼓鼙
之聲讙讙以立動周禮春官樂師以鍾鼓爲節鍾師以

鍾鼓奏九夏地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是鍾鼓更
相爲用故作樂者首稱鍾鼓云○隋音樂志云鎛鍾每
鍾懸一簨虡各應律呂之音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
鐘和五音者也編鍾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
下皆八合十六鐘懸一簨虡○鎛者時之氣聲也節度
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亡節度萬物亡亡與昌正
相逆故謂之鎛鎛鍾者黃鍾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鍾仰
則爲冉冉之大終于九斛中聲所極其高九尺拱以九
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于宮縣之中以爲君圜環以
四清聲鐘磬鑄鐘特磬以爲臣圍編鍾編磬以爲民圍

○按鍾有編鍾鄭氏云十六枚同在一簴段安節云筍
架十二按周禮此磬師教眡瞭擊之者也有不編者鍾
師自擊之十二辰零鍾若書傳云左右五鍾也在東曰
笙鍾在西曰頌鍾荀卿云懸一鍾而尚拊此堂上之鍾
蓋亦不編又有縵樂燕樂之鍾古文劉爲康書傳云天
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
五鍾皆應呂氏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按郭以鑄爲
鏞依鄭注書及儀禮則鏞即頌鍾非鑄也大射注鑄如
鍾而大陳祥道以鑄爲小鍾鏞爲特鍾博古圖說又云
鑄減于特鍾而大于編鍾三說亦不同○鳥獸蹌蹌焉

融以爲笱虡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稗傳以鳳凰來儀爲
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氣尚象○古文簫磬今文作簫
尤氏曰韶簫舜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之釋樂云大簫謂之言
小者謂之筊注云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
長尺二寸簫一名籟博雅云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釋
名云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周禮小師掌教簫瞽矇掌
播簫笙師掌教吹簫舊曰簫韶九成禮記仲夏命樂師
均管簫易通卦驗云夏至之樂以簫簫者中呂之氣伏
羲作簫十六管月令章句云簫長則濁短則清以䗶寄
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三禮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

四弦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無底者謂之洞簫○簫編
竹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以五行推之乃南方朱鳥則火
禽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
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大簫謂之簥小者謂
之筊大者長尺有四寸小者尺有二寸尺四寸者二十
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簥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
交鳴故謂之筊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簫樂器其
形參差以象鳳翼亦作箾箾有二音先彫切者與簫同
卽象鳳翼者也左傳季禮見舞韶箾杜預曰象箾舞所
執○凡宮懸軒懸之作奏二舞以爲樂之容一曰文舞

二曰武舞宮懸之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文武之制左
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引之武舞之制左執干右執戚
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四人持金錞二人
奏之二人執鐃以次之二人執雅在左二人執雅在右
○乾坤定而有倫有序震兌分而自西自東梨雷澤以淡洽爲天地之耶融艮巽布而若離若合坎峙而不譁不跳體山風之次序吐水火之情性周旋乎玄武之間繁會乎羽籥之盛○按孔安國云
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書言九成傳言九
奏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樂記謂武樂六成而陳氏樂
書仰云文樂九成武樂六成竊疑六成乃樂之小成而
九成其大成也以黃鍾爲宮無射爲商夷則爲角仲呂
爲徵夾鍾爲羽皆以黃鍾起調黃鍾畢曲而和之以大
呂是爲一成以太簇爲宮黃鍾爲商無射爲角林鍾爲
徵仲呂爲羽皆以太簇起調太簇畢曲而和之以應鍾
是爲二成又奏姑洗之宮至林鍾之羽而和之南呂是
爲三成又奏蕤賓之宮至南呂之羽而和之以林鍾是
爲四成又奏夷則之宮至應鍾之羽而和之以仲呂是
爲五成又奏無射之宮至大呂之羽而和之以夾鍾是
爲六成又奏夾鍾之宮至姑洗之羽而舞之以雲門是
爲七成又奏林鍾之宮至南呂之羽而舞之以咸池是
爲八成又奏黃鍾之宮至應鍾之羽而舞之以九韶是

爲九成蓋九變而復返于黃鍾之宮故爲樂之大成之
章昭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
所以節舞曲終乃變章亂節故謂之亂許謙云亂有二
義篇章既成撮其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
節是以音言也樂記云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又云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則謂金聲之亂非歌聲之亂矣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
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
最著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
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爲圜坤含弘

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也地宮中央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函鍾生于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鍾出于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家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卯律數六卯陰得酉術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太律數八卯陰得丑術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位九也脩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

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爲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宿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奏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

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微居之夫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水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寄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恭去商調耳先儒曰

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大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之流商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干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虞人也鑿矣陳晹以爲周木德忌商引珮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晹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爾嗟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傅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卽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大簇而再爲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祀天乃假無射起調卽夾鍾何與焉又由出數宮有倅有不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

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之所殺姜夔鄭氏之義
不可妄以爲解也蘇子瞻曰夔作樂而鳥獸舞鳳凰儀
信乎曰何獨夔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
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
則與擣埴鼓缶無異何名爲樂乎使器能當律則致氣
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况於夔乎
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
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
通節以和爲主正是形容樂之至妙不必九成纔見非以
其難和故單言之也於字宜讀與堯典黎民於變於字同

將言樂而先致嘆美之辭擊石拊石非獨奏一音之謂亟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八音以石爲首宜于此單言石舉難
和者以該樂之全合同而化者樂也而石以立辨樂以無
相奪倫爲和石聲屬角不高不下太高則近徵太下則近
商在淸濁間故難和磬非一種故兩言之于特磬則重以
擊之于編磬歌磬則輕以擊之重擊謂擊輕擊謂拊隨石
大小而輕重調之正見和處擊拊俱摸倣帝德非專爲調
石而然一擊拊而聲之重濁輕淸者無不合節不特則八
音無不調矣故總名之曰百獸舞庶尹諧借此一端形容
人物之感和皆石之和處率舞是各適其性不相侵害意

非來舞于廷諧以心言讓以心形于貌言允字活全要融
石聲難和故乎特列之于堂而又列爲堂上之首然以虞
德之和融液乎其間故雖難和而自見其和意前先言融
考虞賓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此先言鳥獸後言庶尹
以難易爲序不必分上節爲在宗廟此節爲在朝廷〇夔
又曰於乎美哉帝樂感通之美抑皆奏之朝廷而身把其
盛彼石音屬角最難和乎以石之大者聲易欽擊之以振
其聲石之小者聲易揚拊之以悠其韻隨大小以發淸越
之音盎衆音並作依我磬聲則盎而獸莫不率舞物且如
此况庶官之尹信皆相與諧順而有師師濟濟之風矣人
物和皆由于樂其感通何如哉

按磬制或謂黃帝使伶倫爲之或謂堯毋勾氏爲之或
謂叔爲之明堂位云叔之離磬離磬特縣之磬非特縣
者未必不始于伶倫勾氏也山海經云少華山之陰鳥
危山之陽嵩山涇水之中皆多磬子擊磬于衛金履祥
云磬編磬也以玉爲之夫磬有石有玉玉磬球也書言
鳴球又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大球小球是也若編磬則
編小磬十有二以應十二律或以石爲之不必玉也編
磬又謂之頌磬儀禮云鼗倚于頌磬西紘是也〇磬有
大小故擊有輕重磬有特磬有歌磬有頌磬有笙磬有

編磬特磬總之一樂之終玉振是也歌磬與歌相應者也頌磬與鏞相應者也笙磬與笙相應者也編磬有玉爲之有石爲之玉磬卽鳴球也鳴球玉磬玉亦石也編鍾編磬十六枚共一簴國語以鎛爲小鍾疑卽此日記以鳴球非玉振之特磬則應笙之鏞自非金聲之鉀鍾矣擊石之石疑爲特磬蓋所謂玉振之磬也拊石之石或爲歌磬與歌相應者或爲編磬與歌相合者或爲笙磬與笙相應者此所以微擊之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功成而後樂作故紀夔之贊樂以見帝治之成君臣之相期共保者歌可見也歌者樂聲之發也作歌作保治之歌也帝曷用以作歌槪庸之一字則惟聖能作矣歌勑天君臣責難語意定須各相出入乃見相長相成之妙帝用保治之心欲歌股肱喜哉三句而責難于臣故先述其作歌之意曰勑天之命二句皐陶欲賡續帝歌歌元首明哉六何而責難于君亦先述其作歌之意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四句帝重股肱何皐陶重元首何帝歌處以時幾勑天責在臣身上責望皐歌處以典事考成責在君身上責望兩欽哉俱承念哉說明良康與喜起熙要相濟之意帝言起而皐曰明見不貴與作而貴坐照也帝言喜而皐曰良見不貴踴躍惟貴易直也帝言熙而皐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寧也故曰續帝歌以成其義下又歌一段以足成正歌之意帝拜受皐陶之歌言往欽哉以儆其臣正應轉皐歌意中兩欽哉并結出巳歌意中勑天語○通節重保治上見君臣求治無巳全要理會帝庸作歌乃歌颺言賡歌又歌帝拜曰將十三個哉字押直全韻還他歌體方不

枉了萬古君臣唱和開端先景帝先述作歌大意以勑天二字爲主不曰勑天而曰勑天之命天理隱微不如聰明明畏之顯著在目前不必危厲常于冥冥憂降殃于後日也勑只是常惺惺法一闔一闢天未必遂以此吉凶兆于我而我祗之皆多凶少吉之門傳治亂安危相爲倚伏正言其無常不可不戒勑意非指治亂爲天命也聖人與天爲一此心戒處卽爲天勑天句虛工夫全在惟時惟幾時以時時言自頃刻而積之也貫動靜幾以幾微言自萌芽而兆之也從念頭初起處用工幾在事先訓事不足以盡之二惟字正勑之實用力處千古察會惟此一時萬事樞

要惟此一幾、一錯百錯、正不可追、此所以勑天者嘗無時
事而不戒勑、勑天八字語意甚緊、謂勑戒那天命只在
這時與幾也、蓋時者命之流行、幾者命之朕兆、天道之斷
然者也、乘之以勑則仰對愈親、與安止幾康同意、陶謨一
日二日萬幾、用一與萬極數之多寡立論、已見勑天然猶
以日爲最數爲紀、此帝論惟時惟幾則無時非幾無幾非
時、微乎嚴矣、下皋陶賡歌兩言欽哉、亦根惟時惟幾之惟
字出、須知勑天二句即今歌引、未分君臣、且泛說不可因
下率作省成專說君、遂以此爲專說臣、蓋此帝歌自叙勑
天處不宜泛加刻畫、宜函發歌意方是、股肱三句正所以

責難者、乃歌之意、謂吾欲勑天以謹時幾、必賴股肱之助、
股肱喜哉句重、一起一熙而由于股肱之喜、則股肱信不
可不喜也、凡人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行之則在股肱、
但人情于時平易玩、官成易怠、愉懦氣微中人心便時幾
廢失、故特以喜言、惟無時不喜、亦無幾不喜、于無憂無懼
之日、獨有若鼓若舞之情、則元首爲這喜神扶翌、即欲自
仆有不能仆、百工爲這喜神鼓激、功不求廣自無不廣、全
是責重于臣意、喜是人心悅境踴躍趨時而欣然圖幾也、
下皋陶言與事、正應此字起、只卓然振起、恭已正南面起
之象可見、借字形容耳、若以勵精圖治爲起、則起當先于

喜矣、股肱以形用、而喜反言心者、受令于元首而樂爲助、
彼何有心、神以運之也、元首以神用而起反言形者。元首
自有獨運之神、但振起之力借之股肱而已。百工熙哉、註
云百官之工、似與股肱句重複、不知百工只當下面庶幾
萬事一般、論其工、非論其官、若曰百般的工都熙廣耳、熙
者百官聽令衆職齊諧、順時圖治之功、若增而廣、隨幾致
治之績、若廓而周也、元首起與百功熙、相對不得、元首之
起與股肱之喜、緊相承應、而百工之熙特帶言之耳、元首
明哉三句亦是如此、三句相承、詠歎方得歌體、喜傳謂樂
于趨事赴工、起傳謂人君之治爲之興起、陳新安謂起而

乘時圖幾、百工熙哉、則乘時圖幾之效也、當知與傳微細
分別處、元首起百工熙二句、無正失、俱本股肱喜來、是帝
責難于臣、然治不喜起則不奮、徒起又非今日無爲之理、
須深惟其故、故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念哉二字虛
亦承上勑天說來、言帝欲勑天于時幾、不可不知所念也、
下兩欽哉正是念處、欲臣喜而興事、須倡率振作之、但意
太銳便易紊憲、此憲爲乃心自定之憲、豈得自有自更、故
欽哉不可輕于有爲、且欲臣喜而有成、須綜覈省察之、但
治非成率心易懈。此成爲乃心自造之成、豈得自成自玩、
故欽哉不可玩、夫已爲喜起熙帝、欲振厲充廣也、皋因而

欲其加謹慎省察之心葢望治急則紛更始進銳則難久
皆從喜起中生故皐陶欲依帝作歌亦先述歌意不欲歸
其責于臣而在知所以馭其臣曰率作臣不自始君爲處
始曰屢省臣不自終君爲厚終君操總攬之權全要駕馭
得體止是一念兢業精神默默鼓舞故不必下侵臣職以
求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耳作興與成俱指臣率省則君
道也事之未作當有以率興之分職受任各使自效如咨
命二十二人是樂于興事者弊甚至于紛更又當謹守成
憲不可輕有所更改與章法度帝自有明作脩庸之矩一
不欽則或以紛擾爲精明人不知所奮矣故欲其欽率作

作字不可連興字看益言總率振作羣臣以起事功也此
句重慎乃憲句亦是了率作中事若只說不可輕于有爲
則率作句反輕了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事之成奏績曰成
屢省謂察于計察羣吏如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以時舉行
直以帝心綱亘之一不欽則以綜覈爲空文勤惰不分人
不知所終矣何以責臣之成要知此成是簫韶九成後之
成稽名覈實意多稽真僞意少不宜漫發防奸剔弊語與事
考成都在欽字上做工夫二欽字戒其不率不省正是率
省處兩言欽哉正與勅天相應着兩乃字貼帝身上見率
亦帝率省亦帝省全在元首不在股肱賡者依帝之歌而

續之也載成也帝以爲在于股肱之喜皐以爲在于元首
之明是成其義也元首三句俱要貫興事省成而勅天意
自在其中元首之明只在率省明字要得總其大體不察
細意方與下叢脞相反如明于興事之大綱明于考成之
大體是也但見臣下應率作之期副省成之望便是股肱
良矣良在盡職上說庶事康即其所興所考卓然有成績
而皆安也股肱良二句根元首明來康哉內雖頂元首而
股肱意亦不可少元首非只一起可了慎憲則爲精明屢
省則爲貞明凡欽處即明處則股肱亦便不止是喜惟喜
尚露意氣圭角今自守憲自保成循循罔息淡性用事意

氣全融故云良自是都不擾事亦無麼事事理常貼事神
不驚別有一種寧靜之妙說個康字要帝仍認惟康本體
毋只艷說工熙惟單責股肱義還覺偏故續成而爲賡載
復恐緣明成察故慎防之而又歌非只一反也因率作遂
爲操切因屢省遂爲苛求此何等瑣屑則臣不知所以遵
守亦不知所以見功舉朝阻氣坐視事之頹廢了是元首
不但宜明還宜防其炫明又歌即對足正歌說益吾所謂
明者乃含靈而御非役智而紛也所謂良者非不精進也
所謂康者非不振作也叢脞對起說惰對喜說墮對康說
如君以察爲明而下侵臣職敝精神于細務役耳目于煩

瑣如此叢脞哉自是上喜于侵官下不免于曠官股肱有
不惰哉情非懈怠只是中制掣肘有力沒用處耳即像良
字名似坦夷實則閒曠也上樂于任事下遂至于廢事有
不墮哉墮如五體墮地之墮持行常職墮落不能舉也君
不復能照其股肱臣亦不能扶其元首矣萬事墮不安其
度也蕩然而已墮字從康字生來外似相安內實傾圮也
草木冗生曰叢熒聽亂視如入草木之叢失其常照也脞
者催折也聰明不給精神耗散折而不振也皐自繹其颺
言之意而賡歌明哉以見能欽之效如此又歌叢脞哉以
見不欽之弊如彼帝拜者答颺言之拜亦拜其言俞字與

念哉應兼皐陶兩歌言之然其與起合也往欽哉打轉勑
天與喜意見得爲元首固當以明自勵而不可不敬矣汝
等任股肱之責須無時無幾而不勑天命勉于良而戒于
惰可也往欽雖泛論而意多屬在皐陶帝歌而皐亦歌皐
拜而帝亦拜總見君臣相須精神不可一不貫意此歌本
爲勑天而君臣倡和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
也欽字應勑字君臣敬而不怠就是喜起明良脫去喜起
明良而但言欽蓋明者馭臣之本欽又生明之本虞書欽
明兩字相首尾○帝用保治之意作爲詩歌而先自述其
意曰今日受天之命可謂休矣天命無常治者不能保其

不亂當勑戒天之命自天命流行于晷刻謂之時惟時勑
焉而無頃刻之或怠自天命潛于事端謂之幾惟幾勑焉
而無微隙之不防此保治之要也皐既述作歌之意乃歌
以詠之曰勑天者君而代君者臣也股肱果能謹時幾而
喜于有爲哉則元首其起而自然振勵哉百職其熙而咸
充廣哉此帝作歌而責難于臣也于是皐陶將欲賡續帝
歌亦先述其意遂拜手稽首而宜颺其言曰帝欲勑天保
治當思念之哉念之何如時幾勑天貴于善作善成是在
爲君者率先作爲以興事又必謹守其常憲不可輕信喜
事之人易于紛更欽哉不可忽于其始也然戒紛更而一

無所爲可乎又當操責成之柄課績于三載明試于四朝
以數考其成功哉不可忽于其終也念之者欽之也欽即
勑天也率作省成即惟時惟幾之實用力也凡此皆帝之
事也故既述其意乃依帝之歌而續成其義曰君者臣之
倡也率作欽考成欽而元首其明哉則知臨百官之上股
肱皆謹作事以副省成其良哉神運萬機之表而庶事皆
有成憲有成功其康哉元首可不勉乎而皐陶責難之意
未已也歌之不足又歌曰元首率作不欽考成不欽無兼
總之明而所行煩細下侵臣職叢脞哉則股肱無奉職之
良而惰哉萬事廢壞不修無安康之績而墮哉爲元首者

戒之一勉一戒之中帝錫是眞足以勅天矣遂不覺拜其
言曰汝明哉之勸叢脞之戒誠然其各往治其職而敬于
股肱之喜哉總之皆畏天之心也虞廷君歌臣賡如此譜
韶之音所以絶盛難繼耳○按此節乃皐陶謨上下篇之
總結也以作歌次在韶樂之後史家屬綴之妙處通節皆
是歌體帝庸至往欽哉合爲一首之歌幾熈與三個欽哉
乂各自成韻帝庸作歌皐陶颺言非詩而何颺即工時颺
之颺後世賦中問答多效此體上文臣哉鄰哉鄰哉徇法
已有歌意在
丁奉曰虞廷賡歌之後召公諷成王而有遂歌召公遂

歌之後孔子對哀公而有遂言○又曰一典樂也在典
則帝命其職而在謨則夔奏其功一納言也在典則帝
以命龍而在謨則帝以命禹史臣于此何爲而分置典
謨也典爲君作謨爲臣作典謨之相述其以示君臣之
相須乎後代帝紀與諸列傳列互爲編纂皆倣此○葉
書曰或疑聖世君臣何消如此戒勉觀其戒勉之倦倦
反似季世君臣而不似盛世也者余曰季世安得有此
季世且稱神頌聖之不暇矣乃能如此戒勉乎有如此
戒勉者必聖世非季世也

尚書葦籥卷之五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潛士遼輯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夏書

尚貢在唐虞之際禹謨在虞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明大禹有天下之本

禹貢

傳言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而六體所不該者又爲
貢範征歌夫典有九官之命謨有征苗之誓衆體具矣
大抵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凡書所記行事當附右史所

記言語當附左史二典原記事而尊之爲典不得下同
于貢三謨原記言而尊之爲謨不得下同于範可以意
會不可于篇名求禹貢實典之體可觸類而長矣貢乃
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篚皆在其中
禹貢一篇所載皆山川貢賦事末乃歸之德先見乎治水
土使民安居足食便是禹祇德處經文既宅既作等語可
見故疏鑿所及聲敎流焉非祇德爲治水之本亦非治水
後然後聲敎四訖也○敷土隨山是診脉法急則治標先
從下流洩水如所謂決九川距海而後上流漸可施功乎
土原爲制貢事平之後每州須有冊籍而以成功各冠其

而所謂典則也非一州治更治一州而山川纚置何緣見其脉絡故全舉山川自爲首尾以終奠高山大川之意導山正以導川非截然兩事而又總以九州攸同因以定貢賦而終命篇之意錫土之後繼以祇德歸于本原而又分爲五服總爲四海以終敷土之意也○禹貢述人事載地理史惟用一起例中皆互文見一其一者可見而不一者不可見如總提敷刊統攝九州條列載治例舉一州俱先本施功說自覃懷以下餘州遂言底績若謂由施功而底成功云耳即在冀一州亦若謂禹先有事于載于修于治後乃始底既從既作等績也故分言則八州例見合論則

九州互見凡底績者未有不本于施功施功者未嘗不底于可績至記禹功言作者不言宅言宅者不言作惟兗州作宅並舉結又畢言旣宅如冀州壺口諸山言刊不言旅雍梁荊岐諸山言旅不言刊而結又雙提刊旅與夫言川者或不言澤言澤者或不言川亦或川澤並舉凡此皆義例也九州始末三言底績惟于豫州菏澤忽露導字爲導山導水埋一線之根九州若以兩戒分南北則雍豫冀兗青徐六州爲北條北條有北條之高下梁荊揚三州爲南條南條有南條之高下若不分兩戒但從東西分高下則雍梁冀豫荊五州高俱西北故多言山兗青徐揚四州下俱東南故多言水之言山因水之發源言水因水之入海然高處亦有言水者則上源之水必非近海之水低處亦有言山者則經流之山必非發源之山故兗青徐揚連敘先從低起多言入海即爲導山張本次荊豫梁雍遞敘後從高止多言發源即爲導水張本總之二條之水其發源入海雖分其先低後高先入海而後發源則一例也中間臚列禹功點出禹德更不及禹但起結出兩禹字包括一篇又出成功二字以收應篇首敷隨載治○王綱振曰記禹貢如畫日月日月體圓但能作圓若認圓爲日月失之遠矣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首提治水之要禹治水倘不執此要而漫然治之豈能底功故史揭之敷土三句平層看非用功之先後俱要咬定水上土分即水勢之由分木除即水患之由除山川定即水道之由定兼用功成功說若只說知水勢經行出入緩急便非紀體敷作分訓經之爲九州孰卑治當先孰高治可緩緯之爲五服孰近治宜詳孰遠治宜略也隨山者循山以看水孰爲塞水之源當疏孰爲壅水之流當導隨者憑山爲主禹但爲隨隨山勢盤旋以去木之蔽蔭林木阻隔不惟水勢難達抑亦人力難通刊木因隨山帶出亦隨

山事直言隨山不言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刋其木也。山川原有定分只因洪水汎濫便多山不成山川不成川冀山川與封山為州鎮者不同鎮是就州中界內封其一高大者為一州之主而時祭之此是就每州疆界所至舉其山川為界限專為究水之出入而設不可混奠定也禮定器于地通名為奠曰敷曰隨曰奠一因土性山川之自然毫無添設矯揉其間此正禹祗德處○水本流于地中發于山下而出入于高山大川之界不辨區域從何知水勢之高下故一曰敷土所以別九州盖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則山川為之限隔

禹因其自然而分之計分州始于黃帝云禹別者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治之還為九州何者為冀為兗為青徐揚荆豫梁雍則知何州最下治宜先何州最高治宜後而治水之功可施矣不通道路從何如水勢之緩急故二曰隨山刋木盖水之源必出于山水之勢必因于山山之脉絡即水之經紀也故禹之治水必隨山勢之南北條相水所出入及經略便宜以為施功之序隨山相度之時刋木以開道路以疏地氣則知何水可入海何水可入河而治水之功可施矣不立紀綱從何知水勢之出入故三曰奠高山大川以別州境如兗之濟河以至梁之華陽黑水或

界山或界州或表其二面或舉其三面盖州國之設有將而更山州之形千古不易如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則知何水出何山之中何州受何水之害而治水之功可施矣

羅泌曰堯之水河患為甚淅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獨河所被冀兗重而雍輕淅之所被則徐輕而兗豫重冀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準地之勢自北而南○洪邁曰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攷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盖禹順五行而治之

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水性下流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北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

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九州除弱水黑水但當攄導水，以河泲江漢淮渭洛七水爲主。河泲經四州，江漢經三州，淮經兩州，洛渭各經一州，洛渭從河入海，江淮河泲各自入海。餘水多因七水附見。故凡叙山水處，看何州受何水害急，即主之。如冀州莫大于河，而汾涑洪漳恒衛，不過皆從河之水，或記其施功，或記其底績，無非以識河治。決不當以河汾作對。若兗則河泲皆瀆，便不嫌對舉，即此例推，凡徐之淮，荆揚之

江漢，豫之洛，雍之渭，皆當作一州主水。即徐有泲，雍有河，豫亦兼有河泲，須分賓主。況九州之水不一，有他水來入此水者，有此水往過他水者，有二水同會者，有即此水爲他水者，又有即此水成他澤者，任其縱橫流漫，惟當主以所重。至若青有濰淄，雍有豬野，流止雖無關七水，而見紀，亦必其係此州之利害，與尋常者不同，喜得其治，故用紀。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叙首冀州，見史作書之義，尊王，功始兗州，見禹治水之方因地。故史于叙冀州下，一以禹功先後爲次，此下九州各州皆有敷土三意，曰冀州即敷土也，載壺口治梁岐修岳陽，便是隨山之意，不言奠山川者，不欲別境域而外天下，不必藉山川而表提封。他如兗青不言隨山，無山也。冀在雍河東，兗河西，豫河北。按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書決當曰大河惟冀州，今省文者，若專說以各州貢道達河，可見則他州獨無。餘州所至乎水莫大于河，距河一面即受衝，況冀三面距河，形勝固踞八荒上游，患害亦當諸州最亟，言冀州而治當先害最甚，具見。楊慎曰九州惟冀無所至

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

兩河間曰冀州，李巡云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朱子曰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所都也，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又曰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

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曾學佺曰山西古冀州地禹貢冀州惟西河堯都平陽河正在西故以河爲西河而地曰河之東也

冀州以河爲主衝壺口經梁岐汾水入河覃懷河内之地二漳歸河之水恒衛趣易水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河治而冀之害息矣河自積石以上所受之水不可知其流入雍州則雍州之渭受灃涇漆沮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豫州豫州之洛又受伊瀍澗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冀州是豫河之患大于雍而冀河之患又大于豫以冀一州受雍豫渭洛全河衆委故也由是言之則冀州三面距河當

是先受渭水之入而有西河方繞豫州南出而有南河既受豫州之洛仍出冀州而爲東河東河去九河不遠與兗相接即兗州入貢之河道也壺口梁岐太原與恒衛大陸雖同一河實分兩地其壺口梁岐與華陰底柱所至與雍積石龍門相近此冀之西河其恒衛大陸爲洛汭泲水所過與兗九河逆河相近則冀之東河西河接壤雍豫因積石龍門未經疏鑿功多艱始故壺口梁岐以載修治爲文東河接壤兗州而九河逆河已受備同功有因襲故恒衛大陸以既從作爲文此于冀州之河發兩例後導河即其明註也○治水必先下既者已事之辭此方本施功說載說治說修即連下兩既字可見雖畢施功若施功已畢未及成功而功緒已見言下故下遂言底績底績猶儱統至恒衛大陸遂言既從既作明著其績以例見覃懷衡漳之間凡爲水爲地無不作不從故先之底績也須知底績凡一事就緒皆可見底績與成功不同成功蓋究竟衆績爲成非成功底績只一義○載始事也既者既畢之既對下梁岐有畢此方及彼之意又有畢此即及彼之意下既修亦然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西方積石之北流出塞外已而東行凡二千餘里陰山阻之故折而南流入中國在冀雍之間夾河而南者皆山也而壺口山正當河流南入

之道迎而受之蓋河口也故禹治河始于壺口疏鑿之以開其勢至于呂梁狐岐二山則又列峙壺口西北河勢初來未有不橫突其處者故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矣禹乃鑿呂梁之山闢其崇竦疏其震蕩而狐岐乃冀之兩山險阨河流所經者亦因而及之以廣其道而河流望龍門而下矣

梁岐壺口皆河南下之衝而壺口勢大故先壺口而後梁岐治者疏闢之謂壺口梁岐皆重治河非導山也壺口在冀西南乃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乃河之上流梁岐壅塞無處下手施功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以折下流之衝然

後治梁及岐開廣河道以順經流之勢敘水勢開河道上下相關河流所經不止至岐而止自岐而外是他州故語止此是論治冀州之水之次第非統論治河之次第禹治水先後以地高下爲緩急九州有九州大高下一州有一州小高下其載壺口治梁岐特禹治冀河一州之高下若論禹治河當下自碣石九河遡流而上以漸及于大陸大伾然後有事孟津底柱又然後有事壺口太岳又然後有事華陰龍門而至積石終焉是積石龍門乃禹治河之終事非禹始事也其敘導水從積石始者蓋志河始也導河積石河流著見之始九河既道治究河之始既載壺口治冀河之始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或表山以該水土言藝者剪其蓊鬱與民種藝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鎭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

冀州水患河爲大切近帝都者汾也太原諸山汾水出焉其流則經于帝都霍山之陽而在岐梁之南縣皆治之禹乃因舊跡于太原瀦決之則汾之自霍山而上者無蔽障矣而直至西南霍嶽之陽爲汾所經者亦自此通彼而修之修太原以通汾之原至岳陽以順汾之下流自此而合于底柱汾固有入河之勢矣○梁山在龍門之西岐山在

梁山之東岐山出勝水東北流注于汾與下導汾相關堯都岳陽縣之治汾意或爲此不知汾之水入于河不先治河豈能治汾故績弗成河道既通則汾水之來始可受然後修太原岳陽使汾水入河焉傳廣平曰原山南曰陽先始太原以瀦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岳陽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河患治汾重入河勿河汾平看梁岐相去近故曰及太原岳陽相去遠所包地名不一故曰至時說但知二句爲導汾水不復及帝都亦失傳意要帶見岳陽帝都所在以見幾何中畎澮井疆無不治

水治則土平覃懷之地至衡漳而絕漳不能爲患而河爲患衆土以見水之治也上曰載曰修紀施功此曰底績紀成功○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直至太行之盡西處爲覃懷地始平廣然先是洪洓交流爲患至河水南治而洪洓亦平覃懷之地沮洳盡去而底績矣由是而北以至衡漳之地乃清濁二障所合也亦因河自大伾向北直流而二漳橫來東注之矣今則衡漳水旁之地雖不一其底績同要知覃懷在冀東南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洓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亦自有洓淇衡漳之水與下淮沂蒙羽相因者亦稍不同漳水二清漳出大黽谷濁漳

出鹿谷山東北合流入河河直下而漳橫注之故曰衡漳一云此是濁漳不兼淸漳說漳水在冀東北衡漳雖水蒙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乃舉水以見地。不亶衡漳治只亶土平上。凡禹貢底績皆言地曰至于者言自覃懷以至衡漳。其間土之高下者無不平也自旣叙至此俱以河作主。蓋覃懷河內地衡漳亦入河之水○壺口梁岐山也不亶山亶水。衡漳恒衛水也不亶水亶地梁之岷嶓猶此之壺口梁岐雍之豬野猶此之衡漳同例彼此曰及中有所包曰至治梁及岐發一及字之例凡後言及者皆然旣修太原至于岳陽發一至于之例凡後言至于者亦然

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覃懷共爲一地衡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濁漳）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淸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沈括曰水以漳名者淸濁相蹂爲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淸漳濁漳合于上黨色如蝃蝀數十里方涸如圭璋之合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體之半也合之則成圭

水患旣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色性可辨河東大行地勢全體皆石而土載其上色則惟白性則柔細無塊而壤不皆白壤白壤者多土會之法從多者論土會以土計貢稅之法也厥土兼穀土庶土言穀土以定賦庶土以定貢欲敎民樹藝非辨穀土無以知其種因地制貢非辨庶土無以愼其財土宜之辨雖因水患旣平來實爲定田賦貢張本餘州倣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

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地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之物）九等（卽九等之賦）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鄭氏注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壤和緩貌）

土宜旣辨地利可興則田賦可定此節當以先賦後田及賦高于田立意賦不止穀米幷兵車亦出于田賦也貢則場圃園林所出之方物賦之九等合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數最多者爲上上非以是等田責其出是等賦也田之九等以各州地所宜較其肥瘠爲高

下地之最腴者爲上上惟冀爲天子自治并貢皆征在内其多可知故居田先而等爲上上然猶雜出第二等者傳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之不同故耳土色以黄爲正白不及黄故冀田中中然地大人衆則田功兼于人功故賦反高田四等鄭氏曰冀州獨不言貢篚者畿内之地賦其總銍秸粟米也總銍秸粟米倉廩之儲也餱糧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此與甸服節照看極得賦無定法因時損益之政田有定等經野畫一之典○冀州正多而閒少故先言上上後言錯豫州閒多而正少故先言錯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者以不在本則之中故變文言下上上錯梁

州言下中三錯者本則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并言之常出者爲正賦間出者爲錯賦錯字兼地力厚薄年分豐歉二意看是矣若謂歲有豐凶戸有增減則錯賦何止四州乎只是地力磽薄種一年拋荒一年如周官一易再易之類錯在上自下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錯在下自上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會九州之土其平原廣隰可耕種者則井爲田畝民樹藝五穀以供田賦其不可井田者則任爲山林藪澤爲鳥獸魚鼈草木財貨之所生殖聽民樵採漁獵以供土賦總之皆庶土亦總之皆財賦也故後結以庶土交正底慎財賦非財賦之外有田賦又非庶土之外有穀土也觀經文賦皆屬田必不可指貢爲財賦反以田賦非財賦也

魏了翁曰賦有分須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敝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丘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須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産如士謂之貢士亦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天子之田九畡九州之内有畡數也以食兆民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詩疏○黄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開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于黄帝成于大禹備

于周壞于秦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漢食貨志○釋名曰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董穀曰古以百步爲畝以今弓准之一畝當今四分强耳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是横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播種之區一畝三畎通計百畝三十丈闊六十丈長耳○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

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臚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隳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錫炎○陸樹聲曰禹貢九州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厥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葢冀爲天子所都餘八州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于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于王則虞衡澤虞牧人呰人掌之何貢之爲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

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恒衛之水未暇治者不與河汾較緩急曰既從見水治之終大陸之地未易治者不與覃懷論後先曰既作見土平之終恒衛入易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也曰從曰作皆主河言紀恒衛大陸于田賦後者計河之周也須知水患無可緩之理只是輕急治耳恒衛大陸俱冀之東北境在衡漳之北包絡乎恒山而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于河汾其地遠于梁岐治之不甚急故俟田賦既定後始加疏濬之功今則恒東入滱水而入易衛東入滹沱河而入易從其入易水之道矣少順其長曰從在滹水之西北九河之東南者大陸之地也河水所經其平邇于覃懷其地近于大河治之甚難故施功雖在田賦之前成功則在田賦之後今且平地廣衍可以耕治有作起之功矣作卽東作之作○恒水出恒山北谷卽禹導山之恒山衛水出常山入滹沱河非大河之河也大陸近大河卽禹導河之大陸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河澤唐杜祐李吉甫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地葢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旣出枯泽當西山勢斷處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滙于此爲藪河水泥濫又盤徊其間所以勢難急治不依呂氏害小當徐治之說旣近河矣可謂小

乎其地皆接壤兗州其底績必因禹播九河九河旣道而始從與作與本州西河壺口諸山載治之功無與故另發此例記田賦之後見地雖隸于冀封功實因于兗治與上覃懷衡漳之績係壺口梁岐等治者異蔡傳謂地遠近河正以遠于岳陽帝都而近于兗河故也旣載三節先言人事後言山地非治其本山本水也恒衛二句是治其本山本水故言人事于山水之下徐州倣此○九州敘列山川無非以導水而見如冀舉覃懷兗標桑土徐誌東原雍者原隰或發例于水治之後或發例于旅山之下總見山川奠而土敷耳初無有水平土治兩並意乃時于諸州不論

是否見梁岐降丘蔡蒙蒙羽等高則類轄以土之高者乎
見覃懷桑土東原原隰等低則類轄以土之卑者乎夫以
原隰東原爲土卑猶可至以梁岐蒙羽爲土高乃不言者
山爲道水源流反言諸山是水治土平殊脢蝕經旨
陶崟齡曰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禹之敷土也至于恒
衛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
熟四種五穫○水經曰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
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
注之○石瑤曰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出代郡泰
戲山下滙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

注之海班固叙九河所謂徒駭者太行以東地下河淤
旁無潤壑以泄其怒諸流洶湧至敗城郭沒田廬若是
則冀州水無大滹沱矣經何以舍旃而稱恒衛也今恒
衛二水郡志頗略而衛河源出輝縣之蘇門山會洪漳
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
其一東流經大名出臨淸至直沽會白河入海又謂滹
沱源發于雁門繁峙東南至靈壽而眞定適當其衝併
識以俟考○名勝志曰束鹿縣本禹貢大陸地以滹沱
水環之故名西漢曰陸成蓀麓嗱古字通用大河所經
受滏沛諸水夏潦府滹水滹沱南北交注其澤東西經

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遞徙可以
耕種
治水成功因以制貢海曲曰島海島之夷非絕域之夷在
冀東北邊如遼與朝鮮不附庸于青而逕屬于冀者則使
之每年以東北方之文皮來貢重制貢上說非謂水土平
彼自來也冀不言貢篚者王圻之奉天子所自有則賦中
有貢在不必言下獻其土之所有于上惟島夷去遠故特
表之
紀冀州北方貢道九州皆言達河以紀入帝都之道此亦
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見海道亦可至也東西南三

面順流達河不必言矣碣石在冀北海之濱離岸三十里
貢賦之來不經此山蓋取山爲之識如云北境之水若遼
濔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勢必從海入河然海滄茫方向
難辨入河之道必須有依傍可表爲門戶者惟碣石山數
十里其嶺有大石如柱石高枕于海右者也必遵海而南
迴流而西回顧而碣石若在其右轉屈之間方其南向也
舟出山左山居舟右碣石不過其所入之衝及其西轉也
舟之左者益折于左山之右者益環而右碣石遂旋于夾
腋之中矣惟舟之涉左故見山之峙右行者折而西南故
見山之在其東北自是可達河入帝都矣舉碣石舉重甚

州爲貢道立文非爲海道立文故碣石雖峙海濱此在所
略須看經文取義○一云遼東西近北海其賦自北海入
河可也至于右北平漁陽上谷近渤海而遠北海其賦反
先入海而後達河耶蓋此節蒙上島夷之文來謂夷皮服
之貢與凡賦之濵北海近島夷者皆一同先入海而後達
河耳小註北境絶遠之說優于傳北海指東北隅之海非
正北也正北狄境矣
袁坤儀曰謂遼濡滹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者誤按
濡易滹沱諸水去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遼水又
在塞外安得由之○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

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
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
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
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次于冀地最下治當先諸州次序側見以濟河表兗即
冀高山大川他州倣此兗州之域濟水經其東南兗實據
之曰據濟見兗之東南可虞故下言治濟河水逵其西北
兗實距之曰距河見兗之西北受害故下言治河曰東南
曰西北是謂東南西北一隅非謂東邊與南邊云云也河
流初見在雍入海在兗中經豫冀凡四州泲水發源在冀
入海在青中經豫兗亦四州然泲流狹其地可跨而有故
傳言據河流廣不能奄有其全一州止可得其一面未免
與他州相共故傳言距如荊河豫州西河雍州皆與冀州
相距故若以未至河爲距則九河既道何特記兗
李巡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
泲即流水至王屋山既東爲泲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
者自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入泜非四瀆之
水傳誤以泲爲濟濟字雖誤姑從時刻
王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
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

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
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于博川屯河始壅
塞不通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
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伾
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
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章俊卿曰黃河
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
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自周定
王時舊道湮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
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幷州

兗州以河濟爲王州境以此別地利以此與入貢以此道
兗居東南平衍夾于兩大流之中水患最急故治冀後即
治兗朱子謂禹治水始于碣石九河是也○禹治兗成功
何如九河雷夏治河濟之正流灉沮治河濟之支流九河
在兗之西北大陸以下逆河以上將入海而未入海處此
處逆潮而上勢最壅激益河至大伾折而北流自大伾以
下乘高入平力弁勢急河勢悍猛至大陸而兗當其衝是
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
禹開八條支流以洩其怒道原一條經流而謂之九即播
九河是河原是一禹析之爲九九河實其新名禹未導前

不可以此名既道者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也凡水道
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氾濫既去而水得其故道則曰其道
按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
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朱子註孟子亦引之又楚辭集
註云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
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
分爲八枝也蔡傳合簡潔爲一而謂經流在外殊誤今
南皮縣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河爲一也九河之地在滄
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不
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時河道既改則九

河漸壅乃必然之勢豈得經流既患而枝流仍在乎漸
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潔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絛闊也
○河自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
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
史馬頰者大抵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
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

以入淮○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海爾禹貢所謂入
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瀆者乃禹所道
之河其後河奔漯川入于渤海故瀆遂絕九河不復通
蓋故瀆在北漯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
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瀆遂微九河皆絕但王莽
河上承北瀆下入逆河爲一河微通奈北勢高故後亦
絕但由漯川爾
雷夏在兗之西南濟水蓋經其南者此不重雷夏治見濟
治意兗州之水次莫大于濟雷夏本爲澤惟濟不治橫流
入于雷夏之澤澤不能受都氾濫奔潰起來不知何爲雷

夏而失其爲澤矣禹既疏導而濟沱故雷夏亦能蓄而復
流成其爲澤澤者水之鍾也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既豬
意混入蔡雷夏與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看來陂澤九
州南條荊有雲夢揚有彭蠡震澤北條雍有豬野皆水自
成澤與河漢江渭無與若雍之豬野豫之菏與孟豬與兗
之雷夏則皆濟澤水蓄而復流惟濟爲然此亦斷續一驗
○雷夏大野菏澤孟豬滎皆泲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
或爲所溢其種甚多然一泲實分二派一派東南流其出
河入海而會于汶者此兗州雷夏之濟豫州菏澤孟豬之
濟是一派東北流其從淮入海而合于泗者此徐州大野

之濟是

山海經曰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灉沮會同承上二句來濟之上流兗控之河之下流兗當
之重河濟治舍河濟言灉沮者即支流明正派此四海會
同之例會者勢均相合同者合爲一流夫濟自入河溢滎
之後河濟判矣何緣得合蓋灉水東入于泗下流入于沮
是灉與濟會合爲一而同入海也惟河道故灉之自河出
者會同于沮則導河亦以導濟惟濟澤故沮之自濟出者
會同于灉則導濟亦以導河導者多岐則難乎合澤者并
蓄則難乎分故總曰會同水自河出爲灉而漯亦河之支
流自濟出爲沮而滎亦濟之所溢凡水大者不能無旁溢
如江之沱漢之潛洛之波皆是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
會同非定合流正以二瀆趨海如諸侯歸命天子借會同
明効順之義。

按爾雅釋水曰灉反入又曰水自河出爲灉泲出爲濋
反入者注曰即河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
沱金氏曰自河遷泲伏則灉沮不可復尋矣說者以爲
濮耀二水古入雷澤一說灉即汳水張明謂禹開陰溝
以通河泗許慎謂汳受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汳
今作汴沮即今睢水經稱會同古嘗合入泲後世導之
入淮入泗爾

舊以兗地宜桑今桑土既蠶則地利無不興而地之高者
平兗地多下今是降丘宅土則民居無不奠而地之卑者
平看來只重土平不重人物上既字是字俱對水盛時說
桑土舉一方言宅土合一州言桑不便于下濕水退而桑
土出蠶得桑故曰既蠶非蠶性惡濕之說然蠶性惡濕之
說實爲照下土起義蓋桑土高于宅土一方之土水退無
濕則一州之土大槩水已退無濕了故云桑土之高者既
無水濕而可蠶則宅土之卑者俱無水濕而向之避水依
居丘陵者至是始得降而宅之于下土也是字與既字相

黑亦見相因之意桑土蠶正是宅土之驗下丘居平土舊
此言者此州山少夾于河濟間其民尤爲洪水所困今喜
其治故記之此句與旣蠶連文者蠶桑之利旣興則諸土
皆平可知不必以降丘宅土爲就蠶桑也桑土土字較宅
土土字虛土高曰丘則丘亦土何以降丘又言宅土葢前
此民卽升丘猶爲巢處至是始自高而降易巢以土故云
降丘宅土見民有棟宇可無木處之顛也他州水土平後
卽言辨土惟兗雍先入可宅一條然後辨土葢論九州則
雍最高兗最下故舉九州最高最下以包餘州論一州則
降丘尤兗州之極卑處三危尤雍州之極高處是又舉本

州極高極下者以該一州葢各卽其一隅倒言四隩皆可
宅也兗州水治之後歷數其土可桑可蠶可宅可作備言
民生衣食居止之利以例見餘州故此後有單言作者有
單言宅者隨舉一條皆蒙兗說

應劭曰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
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
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爾雅云
非人爲之曰丘（地自然生）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
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曰冢大者謂之丘

土旣宅而始辨者卑濕沮洳一時未能辨耳辨土兼穀土

黑土色黑性則墳墳者土脉高起如墳衍之狀土色黑者
水沉溺故土性墳者水流蕩故繇是茂之狀係是長之體
言草茂而木長也土資膏潤故沮洳去而草木卽生亦不
重物性遂只爲貢物多出山川草木生民貨財所係幸其
性得遂而利民用之爲亟非徒漫言草木惟兗徐揚言草
木者三州東南卑下向因水患草木不得遂其生意故專
言之然草木就三州亦例餘州觀青荊皆不言草木貢有
松縣絲與杶幹栝栢菌簵楛可見非三州偏宜草木也

田汝成曰墳土之大而高者九州惟兗青徐三州稱墳
○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燥以墳其產朴以

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
首西北而尾東南

兗田中下不爲薄而賦居九等反爲貞不但指薄賦說葢
隨年力而賦者正也十三年而後輸者變也然出于憂民
變而不失乎正獨兗以貞名者謂八州之賦雖厚未嘗不
默寓其正于常賦之中而兗州之賦獨薄始得顯示其正
于寡取之內也觀旣蚕繇條則十二載以前諸物俱育然
猶不惟取之薄且征之緩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沮洳未必
盡去且下流之地旣棄爲九河宜其地狹土曠人稀生理
鮮少則人工之修有未齊故待其種蓺十有三載穀米兵

車充足然後惟貞之賦始同他州上納耳非謂賦同他州之等也十二年爲紀歲星一周天道變于上地力復于下故以十三載爲期○冀賦第一旣爲上上則兗賦第九宜列下下然不言下下乃變言貞傳又云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果若經與傳意將自兗州外皆非貞非薄耶是不然此正經文妙于發例幾列上上卽云賦貞見上上亦貞貞分第九等十一之外毫無溢取也所以起言貞賦結言成賦成者一定不易貞者至正無他卽一兗州以例八州明後此凡言錯言等皆惟正之供必無所厚薄其間此貞義也貞與錯對諸州有正賦無間出者皆可言貞何獨兗蓋

以兗州之賦必不能間出他州之上他州之賦終不至退處兗州之下惟兗正居九等故于最下者變文言貞以例他州之無錯者然必作十三載乃同須知此句亦是史例見他州之賦皆屬已作但有旣作未賦未有旣賦而無作者皆交正底愼所在

貞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亦有見金氏謂貞字乃篆書下下字之訛則誣看來貞卽易貞悔貞字悔在上貞在下故下下之等曰貞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之名也兗地卑下水患雖平窊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太歲在子旱明歲美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辰而豊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木惟條而漆有桑土旣蠶而絲有故貢漆絲貢者諸侯貢于天子也賦不及侯服但輸之本國耳以厥貢二字爲主篚字貫上貢字來勿平對貢物中有漆有絲有織文但織文必須篚盛故加厥篚二字乃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精也精如球琳亦不入篚後凡有篚倣此篚竹器織而有文曰織文絲所成者綺成文綵之綿綺也

鄭玄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篚別此今考內則云男女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篚誠若此言不然貴莫貴于金玉也而何獨不以篚盛耶○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鄭玄注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顏師古曰抽引精繭出緒者曰絲釋文絲蠶所吐也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成繭二絲成綫○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蓋織之始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

遡流而上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兗之東南據濟而濟南入

于河西北距河而漯則河之支流皆與河通故兗州貢物
之來有二道便濟者浮舟于濟東南逆流以達河便漯者
浮舟于漯西北順流以達河看來浮于濟漯者先浮濟而
後浮于漯也蓋漯水既爲河之支流可見自濟至漯始至
河也○貢舟浮濟浮漯各從所便亦不獨兗爲然如徐之
浮于淮泗揚之沿于江海荆之浮于江沱潛漢皆二水並
紀亦各從所便也但便泗者徑浮泗便淮者方浮淮入泗
便海者徑沿海便江者方沿江入海便潛漢者徑浮潛漢
便江沱者方浮江沱而入潛漢耳九州青附兗揚附徐荆
附豫梁附雍故青之貢道從兗入揚之貢道從徐入荆踰

洛從豫入梁逾渭從雍入四州各從一州取道以入然兗
青徐揚四州先近後遠荆豫梁雍四州先遠後近大分兗
青徐揚四州居冀下流其貢道多遡而上是逆行入河荆
梁雍四州據冀上游其貢道皆循流而下是順行入河
按漯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濕之濕史
記禹釃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西漢末河併行漯川其後
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
濟漯今濟與漯絶不相屬何故而然敬宗曰禹導沇水
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洑流過
河而南出爲滎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

皆能識之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
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
濟

州名青取東方之色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因至
海則以海爲識因距岱則以岱爲界岱泰山也曰至者盡
其地而有之也孔氏作據海謂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
東按遼東中國之東與冀接壤豈有不屬冀而遠屬隔海
之青乎周時營州併于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蔡仲默

于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是矣于舜典
傳中乃仍用孔氏之說至此易據爲至而不明其故是尚
欠歸一處

風俗通曰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
陽交代故爲五岳長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澥故稱渤
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卽所謂
尾閭也

青州何以不受大水之患水土易平治耶葢東南止有岱
山餘皆平地故連道嵎夷略亦易易耳況其餘如瑯琊諸
土耶東北止近海餘皆細流故連道濰淄道亦易易耳況

其餘如濟汝諸川耶仍要發他易治意○凡州皆先言水而後及土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濰淄故先言之嵎夷之地在青之東北近海既略者水平土見可與樹藝而爲之封可平溝塗而爲之畛封封土也畛田間道也封以正疆界畛以塈田畝所謂東南其畝溝洫以明遠近其區封域以正是也遠者略則近者可知然不言厎績既作而但曰既略始可經略也土之色性雖復其經略之功全係于人苟不爲經略將人無播種之方土皆不毛之地中國盡淪夷狄甸服之近尚難厎績其在要荒又可知矣故舉嵎夷實以表中土之皆略蓋不盡爲青州發例他如大

陸之作兗州之作蒙羽之藝雲夢之作又岷嶓之既藝傳皆用耕作種藝訓解正見九州無地之不經略無田之不耕牧皆所以照土功爲田賦張本

顧起元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取土爲封之略後世不知略之爲聚土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謬哉略字本諭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曩遂傳切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爲殺爲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爲才智之稱假借譬諭遠失初意矣

濰水出濰山在青之東南北流而入海淄水出原山在青之西北東北而入海不震不蕩各得其入海之故道也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記濰淄之治而已濰淄皆入海傳云淄入濟誤以浮于汶誌淤之自見青州是濟水會汶

入海處則濟與汶皆宜入紀但因汶入海近不爲青害濟治又詳見豫兗二州故在本州但紀濰淄正如江漢皆揚州入海亦因江入海近不爲揚害而其治亦詳見梁荊二州故本州但紀彭蠡震澤治同一例也

厥土節因上二節來見遠近之患無不平故高下之土得其辨濰淄一州之害故既道而後厥土可辨其白墳嵎夷東海之地故既略而後海濱之土可辨其廣斥青土有二種色白性墳主平地之土言廣斥則以海濱言海濱就白墳中抽出不對濱涯也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瀾彌望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

患除復舊性也廣是一意斥是一意小註將廣字帶屬下
了、
周禮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
注云水厓曰墳下平曰衍
他州田賦各相懸惟青與梁皆田高賦一等
舊說惟錯上是一州之貢下是隨地之貢亦是不若以海
岱意為主而一州隨地意不失更確凡詳其地以此地所
出者良不詳其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凡貢物不以精
粗為序以多寡為序○青州東北距海故近海之地所貢
者曰鹽曰絺與夫海物非一種也鹽斥地所出絺細葛鹽

出于海特指其名海物曰錯惟混其名海不惟鹽故錯出
之物并隨以貢西南距岱岱畎之地所貢者曰絲曰枲與
夫鉛松怪石也岱畎岱山之谷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
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谷畎去水故言谷也山不惟絺
故絲枲并絺以貢怪石怪異之石取為器用則與絲枲鉛
松並貢絲枲鉛松怪石皆蒙岱畎之文萊夷作牧原人貢
之由重入貢不重作牧萊山之夷因水患息得以耕作蓄
牧為生其地之山桑必茂則使以檿絲盛饒而貢山桑為
檿其絲堅韌異常中琴瑟之絃可供繒帛之用然萊夷不
貢絃繒而貢本質所謂非獻方物也夷且以作牧貢則中

國之貢其民樂生安業可知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不湅治者
散鹽煑水為之賓客共其形鹽形象似虎散鹽王之膳羞共
飴鹽亦戎鹽 宋史食貨志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
周官所謂盬鹽也煑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
所謂散鹽也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
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力為畦夫歲二月一日
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歲種鹽千席○段成
式曰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
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賈公彥典

枲疏云案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對苴是
麻之有蕡實者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取為器用
猶今徐之碭也碭文石也博物志曰石者金之根甲石
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又曰土山多雲鐵山多石
○萊夷作牧則馬政行于侯國何服納秸則馬政行于
王國檿桑柘屬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至今萊有檿絲
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土人取以為絲帛尤堅韌難敝
青州之水雖有濰淄然濰水去濟遠淄水則下流入海不
與河通惟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濟入河東北會于
汶故浮汶可以達濟由汶而濟而滎皆達濟之道至濟人

河之處則已在冀州之境矣由汶入濟由濟入河皆向西
南遡流而上施功不及汶貢道則因汶乘其便也汶與濟
相近淄汶皆出原山浮汶而不浮淄者一入海一入濟故
也考水經濰淄二水俱入海蔡傳前説以淄水東入濟至
是又云東北入海自相矛盾

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
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
○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
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疆界東則至于海北則至于岱南則至于淮曰至海
至岱至淮者是以海岱淮則至之也非但與之相距而已
州境必有四至徐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
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也七州止二至徐兼誌三邊者
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楊故增以一而至
益明略其一而至不亂矣

李巡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徐州之域淮沂滙其西南蒙羽亘其東北大野豬其西北
東原曠其東西然以水治則施功易故云相因徐州以淮
爲主禹導淮在豫之桐栢至徐始大爲徐患害待其治故
于此書乂本文雖淮沂同舉然沂入泗泗入淮沂實不與
淮平又本州亦淮濟同舉而濟絶于大野合下泗沂入淮
從淮以入海則濟亦不與淮平其實淮于沂之上者正言
淮乂而沂斯乂耳其次濟于淮之下者又見濟治亦由淮
乂也大野東原皆識淮乂故須以淮爲主○泉源注于海
曰川可爲陂障以瀦溉者曰浸徐之川淮爲大徐之浸沂
爲大總是水之流者不曰道而曰乂者何淮出胎簪山東
至淮浦入海沂出艾山南至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泗又西
入于淮淮會泗沂而入海合之則淮即沂沂即淮究之淮

不混沂沂不混淮上下相承如紀綱不紊然故曰乂言淮
先于沂自可見要補川浸無過淮沂大淮乂則自泗而下
凡爲川者可知沂乂則自沭沭音術而下凡爲浸者可知而
治山之功易爲力矣

淮出今唐州桐栢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沂非一
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曾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
之沂也今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沭之沂也
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爲
最大即禹貢之沂也淮爲川沂爲浸見周禮

蒙山在岱之北羽山在蒙之東二山皆淮水所經今淮沂

又而二山得以種治地之高者平矣功夫全在其又上其藝特因之耳雖曰相因其實淮沂固係一州之利害而蒙羽之藝亦有治地工夫非謂淮沂乂而蒙羽二山之地便享其無事之成功也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地皆可種藝水退人工可修也其藝與既藝不同其者將然之詞山治曰藝水治曰乂地治曰底績

徐之澤藪莫大于大野大野水之止者大野既瀦名不謂之澤謂之豬者濟水分流一支東北至大野是大野受濟之所絶而聚正流既有所容大野復流入于河條波又有所洩益濟通于洸汶而泗接于淮沂皆鍾野鍾之而凡河

以南諸水縱横交絡無不于大野乎相聯矣既瀦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豬向巳為澤今復舊也

徐無濟濟之分流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所以志濟東原下濕卑土在徐西北云東者以其迩東故也底平本既豬來惟濟水有所鍾故東原底于平耳大野之澤其勢環乎東原之地者大野豬則治地之功易為力雖功有相因而在禹則皆所施功大抵禹貢中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功者雖大亦略

爾雅曰廣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

辨土之色則純赤其性則黏埴而又墳起最易生物故草木漸而進長包而叢生漸包二字串舊以草分進長木分叢生非是〇土黄為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為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為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墳膏起也青在壤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遞為上下也色性相参而三壤則矣

正義曰哉埴音義同考功記用土為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水平故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苞稹也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蔡傳叢生而稙也稹或作積誤 苞蒲茅反稙音稚又音眞

徐土赤埴墳而賦僅中中者何爾雅濟南曰徐商無青并

青于徐周禮濟東曰青周無徐并徐于青也徐地狹故田雖第二等而賦則為五等

徐貢以通州隨地分肴皆禮樂之資聖人重土雖服食器用之貴者不得先土徐土亦五色土亦間有定其貢惟土五色建大社以立壇壝封國社以胙諸侯如封諸侯東方則分青土使建社于國中而青土為之壝南赤西白北黎中黄之類皆然則制為一州之貢羽畎以下是詳其地貢者詳其地不責有于無貢其良不泛取其有羽山之谷有雉具五色羽中旌旄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翟為雉夏為五色拔正蒙又謂夏翟共為雉

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因雉具五色而染者象之故染五色
謂之染夏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翟是其總名其類
有六曰翬曰摇曰鷂曰甾曰希曰蹲其羽毛五色皆備成
章染者擬以爲涉深之度也葛嶧山之南有特生之桐中
琴瑟之材即以孤桐貢桐同日孤生者良猶云孤竹之管
陸農師曰桐性便濕地不生于岡詩傳曰吾桐不生高岡
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
得也泗水之濱有浮出之石可君八音而備樂器者必制
成磬繞貢曰泗濱則知在水旁曰浮則知水中見石若水
上浮然取爲磬貴聲之清越也即以浮磬貢夏取文明之

色孤取向陽之材浮取輕清之韻特揷夏字孤字浮字見
良此物原他處所無何必說此處尤良若乃淮夷之貢淮
濱蠙中之珠爲服飾淮白魚用以祭然淮夷所有不但珠
與魚也又有赤黑色之幣曰玄黑經白緯之纖純白之縞
玄纖縞三色繒也玄之用三爲衮可祭曰玄衮爲端可齊
曰玄端爲冠以居曰玄冠一物而三用者則祭服有所資
矣黑經白緯曰纖中月而禫則服之經緯俱白曰縞期大
祥則服之皆去凶即吉之服二物而一用者則喪服有所
資矣玄黑繒纖黑經白緯縞白繒玄言其色纖縞則以
質言而色在其中皆淮夷所織貢令篚而貢之厥篚只帶

淮夷意不必如新說聯揚州厥包句例遂屬徐州
五色土兼大社國社二用大社則各一土色天子社廣
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建諸
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
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建社以交鬼神土封以親
諸侯○樂書云容自陰作故秉翟于右右陰故也左傳
五雉爾雅十二雉而舞之所取者特翟山雉耳以其羽
猶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干戚旄狄以
舞之言羽又言狄何也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褘衣
績翬狄于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績

揄狄于衣爾雅謂青質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翬
狄揄狄之羽與○賈公彥夏采疏云按爾雅伊洛而南
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
章謂之鷂此則夏翟之羽色夏即五色也後世無夏翟
故鍾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按陳氏樂書其釋
翟也既以爲山鷄其釋羽舞也又以爲翬鷂一家之說
自相抵梧然翬鷂皆有狄名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
不以青素質五色成章者飾之或翟是雉之通名舞師
注羽舞析白羽白雉爲瑞鳥不易得必是鍾氏之所染
矣○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則翬

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翟具五色而有文章故謂之夏染者象之謂之染夏翟出于羽山之畎山以名之○禮書云旞旌皆注旄而旄與羽又注于旗則羽可以飾旗又可以爲旗也考工記鍾氏染羽蓋古人于羽固用自然者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綏明堂位言夏后氏之綏于官言夏采于旗言建綏則所綏者旌旞而已○左傳杜氏註五雉云西方曰鷷東方曰鶅南方曰翟北方曰鵗伊洛之南曰翬○郭景純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爲名禹貢作嶧眞其名也魯頌作繹取其義也一名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陽魯繆公改爲鄒今其地猶多桐樹○花木考云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實堅其本皆中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也○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方言曰繒帛之細者謂之纖○黒經白緯曰纖玄之用三爲衣以祭爲端以齊爲冠以居所謂玄冠也衣有襦裳曰端所謂玄端也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纖禫除服祭名○小爾雅曰繒之精者曰縞新安胡氏曰玄纖縞三色繒也

一水爲浮兩水不相及必有所假而後通曰達徐州之域淮水經焉泗水出焉淮東行而會于泗泗西流而入于淮故徐之貢浮舟于淮自淮挽舟入泗夫自淮而泗皆同一道由泗而往則分爲兩途泗本與河不通泗之西流有灉水出河而入泗者也故在東便于灉則由灉以達河泗之上源有濟濟水合泗而入河者也故在西便于泲則由泲以達河浮泗達河有兩途皆遡流而上須知近淮者即浮于淮近泗者即浮于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以入于泗也

許愼曰泲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之域孔傳北據淮東南距海蔡傳俱改作至揚若士曰

揚州卽今淮南江南東西浙之地自晉以下歷代史皆云
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揚州地而杜氏通典按禹貢物產貢
篚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
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荆山捨
荆山屬荆揚近史之誤也

太康地記曰揚州漸近太陽位
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

揚雖北邉淮而于徐已書乂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
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而三江
又震澤之咽喉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揚州以江
爲主槪南條江漢先紀揚州入海次紀荆州合流最後及

梁州發源雖不言施功其施功當亦必始有事于震澤彭
蠡而次及江漢沱潛但江漢朝宗以後在揚之川澤益治
故曰定曰入曰豬耳是江漢之治不先震澤彭蠡震澤彭
蠡之治則必及于江漢亦自然之勢也〇江漢經梁荆揚
三州故當三州合看但漢水旣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
爲彭蠡其在揚州但有江耳槪此則彭蠡距大別漢南入
江當自不遠葢大別去荆巳盡彭蠡入揚方始其合流當
在荆揚之交上自大別下至彭蠡中間里道正江漢于滙
處惟江漢滙合故揚州首記彭蠡言二水東滙之後澤得
陂障無壅潰須根合流說旣豬彭蠡合江漢之來而爲滙

萬里奔流浩幹無極此處若不能聚上一決而下爲壑矣
旣豬者大禹陂障之功居多而上承東陵大別之派下順
中江北江之流也

彭蠡在彭澤縣後注爲鄱陽湖非也鄱陽湖水出湖口
入江又東北九十里至彭澤縣彭蠡發源章嶺匯一湖
而江過之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得名今彭澤縣北彭浪
磯與小孤山相對都昌縣西北有左蠡山

陽鳥攸居爲彭蠡志也正驗旣豬意不重陽鳥上彭蠡滙
江漢二水之衝其勢最大禹厭其旁地以爲蘆葦以備浸
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堤去河各二十五里是也其後

民廢居作其閒常被漂沒以此知禹爲民防患之意深也
獨言陽鳥者葢鴈聚于沙者他鳥則棲山林無妨于水患
耳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
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也丁奉曰陽鳥攸居秋冬南
而春夏北也玆獨于揚州言之葢以見南方水患甫平耳
然兆鳥必轉北而歸南則是書所言南而該北
震澤畜百川之水在三江西北三江洩百川之水在震澤
東南三江震澤之下流也三江不入海大湖所以艱壅而
不快今禹功旣施三江之水都入于海是以虛消盈之妙
理也

惟三江入而無阻則太湖自西納諸水東吐三江克底于定無震蕩矣是以動得止之大機也入者勢順定者勢平但有工夫非三江入而震澤自定之謂○三江上源吞震澤止一松江至下流分爲二則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既有婁江東江而松江又不可泯故總名曰三江其實入海只二江非三江鼎足入海也有欲以三江卽爲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其數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于下文之震澤又懸隔而不相屬也况江既與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

又由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効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然則三江屬震澤下流之三江何疑○彭蠡與三江震澤相隔如何既入底定乃由既豬所致蓋彭蠡在揚西南三江在揚之東皆係大水彭蠡既豬就澤水之止者說三江既入就入海處說自不相混金濂曰禹貢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言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歸有光曰近世華亭周生欲尋東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松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迹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葉夢得曰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

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山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爲義是以

言震澤而不言具區也○陸廣微曰太湖按漢書志云
爾雅十藪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西南太
湖即震澤也中有包山周廻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潛行
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脉○述異記曰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峩嵋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叩之清越所謂神鉦○王錫爵曰震澤五湖之
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于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
然四瀆主洩其縈紆怒奔以資舸艦之下上百舍不暇
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
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
翕而散故漫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峰而淵爲脂

田腴藪則三州之賦甲天下○熙寧中興修二浙水利
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
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
以與下塘相通又于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
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
○元祐中單鍔著吳中水利書略曰蘇常湖三州之水
爲患久矣今觀其迹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
一身也堰則首也宜興荊谿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
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
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宜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
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雖欲震澤之水不積
其可得乎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
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上爲
木橋千所橋梁各闊二丈餘十橋可開水面二十丈千
橋共開水面二千丈庶橋梁無茭蘆爲港走水仍于下
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
青龍入海則三州之水必大減矣
兗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篠竹之條大竹之簜者東南之
竹箭尤美也兗州言草繇木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
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拱抱之木不能
高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土不
言色何色雜不可辨也塗者體濕而柔泥者質潤而汚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註篠也邢昺
疏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
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李

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
曰喬邢昺疏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竦者
亦曰喬釋名曰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也以水沃土使
相黏近也說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胡瑗曰竹亦
草本淮南子曰竹生于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另旨
之
揚州江湖之區下濕之地其土塗泥田反居第九古人尚
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田獨宜
稻不宜他種故芔爲最下田賦三品上中下于三品中又
分九等一品分爲三等上上上中上下爲上品中上中中

中下爲中而下上下中下下爲下品如豫州雖升一等仍
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楊賦第七錯爲
第六雖止升一等然自下品入中品故曰下上上錯
惟木以上主通州常貢說織貝以上主一方常貢說厥包
句主通州不常貢說三品金銀銅可充國用瑤琨石美似
玉可爲珩瑀珪璋之用篠竹之篠材中矢之笴大竹之簜
材中樂之管及符節之函象之齒可以飾車犀兕之革可
以成甲鳥羽獸毛可爲旌旄惟榧梓豫章大木可備棟宇
器械之用木謂之惟楊最佳也卉百草一名卉服是草服
如今葛布蕉布之類曰卉服成布而可服者與錦名乃染

絲織爲五色文者與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不同
厥篚織貝謂島夷以卉服來貢而此則入于篚也岱畎絲
枲羽畎夏翟之類謂某地之某物也淮夷珠魚島夷卉服
之類謂某夷之某物也夯何多重下二字其實與上下都
是總言一州之貢不可將上二字看重了遂與本州對待
包謂果橘小柚大非包裹無以致遠謂恥敬則淺貢必錫
命而後至若祭祀賓客之外則口腹之供而已不以君王
詔之夫然淮夷之魚青之鹽及海錯非口腹乎蓋彼皆曰
用不可已此則有用有不用貢一物其亘微而致民其費
大故節省待錫貢乃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不帶島夷

說一云凡言厥篚都是提端都以厥貢對文徐青揚敘于
夷之下者此三處文法分兩樣看厥絲出東萊若萊夷不
作牧則其民尚不得安堵何得有厥絲之貢故作牧是起
下文語意未住此是一樣淮夷出珠魚島夷出卉服故壁
魚卉服語意已住此又是一樣
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
者謂之鐐郭璞曰鏐紫磨金也博物志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illegible]楊通金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按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
爲中赤金爲下○王氏字說曰金正西也土于此終水
于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楊時

曰五金皆爲火所勝非特銅而已○地鏡圖云黃金之
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本上赤下青
銀氣夜正白擬之隨手散復合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
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正義曰璐古有璐爵○
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篠以爲矢笴音榦周禮英蕩注
盛節器也是簜可以爲符節之函蔡云爲符節誤○詩
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
齒也牙齒小別統而明之齒亦牙也○周有象輅華輅
又犀兕之革可以甲故曰齒革可成車甲也○考工記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

之所用犀革爲上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說文云獸
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周禮角人掌
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
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
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說文云
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
通謂之旄○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賦云蕉葛
升越弱于羅紈鄭玄謂島夷亦以其服爲貢也○宋元
間木綿種始入中國蔡仲默豈不知其曰木綿之屬者
即今以証古與下織貝之說同旨袁坤儀曰織貝蔡傳

具兩說前云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此本
鄭玄說凡先染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而成之者
曰織文後又云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曰吉貝海島
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又入以篚焉此又
一說也吉貝之名昉于南史而博物志亦言之恐不可
以布名吉貝而遂以吉貝爲卉服之精者也○陳褒曰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南
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
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
蓋俗呼古爲吉耳○陳褒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

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正義曰橘柚二果
其種本别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猶詩傳云大曰鴻小
曰鴈亦别種也
冀遠在西北、揚北邊淮、東南至海、江水經流于中、與海近、
與淮不通故貢道必放舟沿江、順流入海、自海逆流達淮、
由淮逆流達泗、既至泗矣、要補由或便泗之下流則由灘、
入河、或便泗之上源則由汴入河水險莫如江海、須沿岸
而行、言沿不言浮者其險也、泝是逆、沿是順、兖言浮于濟
漯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
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互見、雍梁山脉

既接、豫荆界壤亦聯、是江漢渭洛相去不遠、特因四州山
高阻隔、故須從陸若徐州之淮、揚州之江、本皆入海。故以
海屬江淮、而南北可達。此梁荆揚三州同條、江漢貢道之
殊以此、
臨川吳氏曰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
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
會黄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
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迹某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
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横溝兩端築堤距水
存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上溝行溝既盡

又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境止以山奠者獨荆荆乃南條之荆山非雍州既旅之荆也北距荆山孔傳作據今依蔡曰衡陽者蓋衡之南皆有之不止衡而已

爾雅漢南曰荆州李巡注其氣燥剛稟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

荆州以江漢爲主江漢發源于梁荆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荆據上游之勢禹功未加于梁則漢不入江江又不足受漢未有朝宗于海勢也禹既導嶓岷于梁則上原治矣故江至東陵北會爲滙漢至大別南入于江合則力大勢銳雖去揚州入海尚遠而其勢趨于海猶諸侯朝宗天子身雖未至而身之所向有不能自已者蓋上無所壅而下有所洩也此記江漢合處不可分說然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一言而水勢如在目前既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江漢發源于梁梁不言但言岷嶓沱潛入海于揚揚亦不言但言彭蠡震澤江漢朝宗于海止以荆州首及之○紀九州諸水各著其概並不言所入惟荆州江漢紀入海一例豫州伊瀍澗水發入河一例耳然水言入河亦僅著其行地惟朝宗于海遂究竟其歸宿亦四海會同之例江漢雖合流于荆然觀荆紀朝宗之後于九江沱潛猶各紀其分流則朝宗當是志二水勢均力敵共負入海之勢猶諸侯輻輳並進同修肆覲之儀但爭流競注以後漢南入江同江入海如齊秦晉楚共奬王室相持既久其冠帶日邀桓文遂以尊王予齊晉耳然朝宗獨著于荆正以二水將合恐相壅閼或致上流橫決故先借朝宗狀其必達見荆無所患非遂以朝宗爲合流合流而朝宗也注言

合流乃概論荆州大分其實二水合流在敷淺原東陵大別等處治水治其勢勢一決自不可禦江漢得其勢則九江沱潛雲夢勢如破竹江漢上流治則下流易爲功江漢本流治則支流易爲功故係九江沱潛于朝宗後然沱潛雖江漢所出而雲夢之境與江漢洞庭相連一旦自爲巨浸未必其治由于江漢也宜各開看大抵相因之說非禹貢書法

舊以九江是江漢所經之水沱潛是江漢所出之水雲夢是江漢所跨之地九江三句俱本朝宗來見水之治治于江漢地之平平于江漢九江江漢之所經者以江漢朝宗

于是上合九水而衆流有所歸下入大江而餘波有所洩水道甚得其正也、看來江漢朝宗于海、鄭樵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六江九江自九江可見九江、謂洞庭湖爲九江、非指九水爲九江、其源有九水會聚于此故名九江而洞庭山在其中、故因山得名曰洞庭耳、勿作洞庭、亦勿當作衆水、看經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蓋九江非漢儒潯陽九江、先儒已辨明、惟洞庭稱九江者有說、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在本土皆稱江而皆歸于洞庭故名

洞庭曰九江耳、其實九江非洞庭也、袁坤儀曰蔡子洞庭之說得之、但所叙九水與朱子考定九江不合、瀟湘蒸資沅漸叙辰酉經既云至于澧、則澧水恐不在九江之列、蔡固未得其真矣、朱子之言亦未知其的然否也、要識江水先過九江而後合漢、則九江單言江、其江漢合流尚當在九江之下、不當在九江之上、下文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小註云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又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大別在東陵之下益與洞庭無干、可見九江孔殷自有一段治九江工夫、至于江得安流、不令淡滯九江、使九江有所洩、猶是後一步。

若漢則全無干涉。豈可以孔殷亦根朝宗來、與沱潛之道一例耶、云然者謂江漢下流已疏治、而朝宗則上流九江自俱能蓄洩甚得其正耳、辨九江句者曰此治江漢所經之水誤矣、不曰九江既道而曰九江孔殷、以九水共流吞吐大江、見茫無津涯之勢、雖得其正而今則甚正也、

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朱子嘗考定九江源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山東北名鐔背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西今衡山源而下今于湘以其水氣持盛故名爲蒸四曰澬江出武岡軍至益陽西北入洞庭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西江合六曰漸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

七曰序江出辰州漵浦縣鄜梁山西流與沅合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南蠻界中東流與酉合九曰西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庭合此九江也今按蔡傳九水有元水澧水而無瀟蒸與朱小異及考水經止有沅澧湘資西五水注有漸水而漸注水直湖之漸江葉夢得謂漸字即瀾字桑欽謂分爲二名鄜元注引地理志瀾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已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衡發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王方麓曰九江洞庭湖也其源有九水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曰洞庭耶所謂荆湖南北路者自是而分導江云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澧當在九江數外

此沱潛爲荊州江漢之別流而不係江漢之後者何九江

水大沱潛水小小不可以先大也因江漢之本流治則支派之沱出于江者附乎漢潛出于漢者從乎江而無不既道矣二水分流于荆之西境又復流入于江漢順其故道而不潰也既道亦有工夫

王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隨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涔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鄭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通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

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王方麓曰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蓋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傳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鬻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郫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鄰江出江又反入此皆沱也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也

雲夢是江漢所跨之地一澤而跨江南北亙澤旁之地上說只是記雲夢之水治而土平也江北爲雲江南爲夢皆謂雲跨江之南地下而水落在後故但見其土夢跨江之北地高而水落在先故已可耕治曰土則又且未暇曰作乂則土不待言看來不重土與作乂相較意傳是訓其字義不得不然非謂經文以此意爲主也不然江北止于土見江南乃可作乂是江北卑于江南無是理土作乂武謂本江漢治來然止可本江說與漢無干雲夢未必俱傍沱潛只諸水從道而不溢則凡雲夢一帶有可耕治之漸耳夢看得活

羅泌曰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南北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

故杜預以雲夢藪爲巴丘湖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邱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楚子涉雎濟江寢于雲中即江北之雲澤也

荆土與楊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雖同而塗泥之中又有辨賦較他州則第三等固人力之修亦地廣故

貢以常貢不常貢立意厥貢至璣組是常貢大龜是不常貢羽毛至砮丹通州貢惟箘二句一方貢包匭二句示帶三邦何看亦通州貢九江何又一方之貢荆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多與楊同比楊先羽毛者何兩物並著則先多

兩物並多則先善杶獨言榦者其材中弓弩亦勢必幹字
即榦杶言惟杶可用爲弓幹故舉其用栝柏則分爲二木
可施者多故不言用楊言惟木木多不勝名荆木名之貢
止此也粗曰礪細曰砥皆磨石可利鋒刃者砮石中矢鏃
之用丹砂赤色五采彰施之一箘簵竹之至勁者楛木之
堅小而直者皆中矢笴然惟雲夢近澤三邦所產者獨有
名三邦在箘簵之下言惟此三邦貢之而又取其有名者
戎事尚精也菁茅供祭祀縮酒之用包者裹于内匭者匣
于外既包又匣祀事尚敬也不曰三邦箘簵楛曰箘簵楛
三邦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菁茅三何皆主重其事就

包篚錫上見玄纁傳解纁字不解玄字徐州已解也故玄
纁璣組作四物看是服所須也玄纁當作兩樣蔡傳以玄
纁爲絳色幣欠詳按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
謂之纁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
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
色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
色善故令篚而貢之珠不圓曰璣組綬類辮絲爲之皆飾
千歲滿尺有二寸大可紹天命知吉凶國之守龜天地指
英偶鍾九江豈可常得故不列常貢偶得則使納錫于上
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與上之

辭謂納不謂貢者明非貢物也
考工記云弓人取幹以柘爲上知此幹是柘也陸璣毛
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樗漆也杶栝柏
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幹故舉其用
也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
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〇礪砥砮三者則皆就
石言孫子贍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其質石以爲
即楛矢石砮春秋隼集陳廷楛矢貫之時人莫知問孔
子孔子不近取荆梁而遠取之肅愼則梁荆之不貢此
久矣正義曰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聆風

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〇丘氏曰
按魯語肅愼之矢以楛木爲笴以石爲鏃則木亦可爲
笴不獨竹石亦可爲鏃不但鐵也〇正義曰包下言匭
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匭
匣之字皆從匚匭亦以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
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〇正義曰匭是匱之別名
匱之小者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
菁蔓菁也蔓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
也孔傳謂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是二物蔡傳謂菁茅有
刺而三脊則爲一物鄭玄之說也周禮醴齊縮酌註云

以茅縮去滓也禮記縮酌用茅縮亦作莤說文祀求神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莤又醴酒謂之莤沛醴音䍧下酒也朱子謂古人柞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管子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封禪以爲藉鄭玄以菁茅爲一物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丘光庭曰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晉語曰楚置茅蕝設望表蕝謂㯃茅而立之以縮酒䫉了翁曰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有精故縮于茅以渰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鄭聽說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沈括云古人謂幣爲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湛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竀竀赬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爲玄纁非也○汪氏云冕則上玄而下纁服則玄衣而纁裳也玉藻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鄭註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董巴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

連結于璲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杜佑曰廣濟蔡山出大龜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即此鼎鉉曰大龜納錫故曰錫并禮以各其國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干寶曰千歲龜黿能與人語述異記云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鄭氏註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說苑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脛左睛象日右睛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荊州去河遠而爲江漢合流之地。故荊州貢賦之來從沱漢起程而自漢至洛有陸道之隔逾洛之後便達河矣荊州貢道不徑舟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以江爲經流而沱則江之支流漢爲經流而潛則漢之支流故云自江沱而入潛漢也按湯若士曰其貢道大勢必浮江沱遞遷而入潛漢蓋荊州望帝都在河洛之北洛在漢北而漢在江北。自南遞遷故自江沱入潛漢此相通者也漢雖近洛而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至南河與豫同矣○泥程爲是由經流自江入漢由支流自沱入潛于經文欠順蔡傳謂亦道

之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說者遂謂出江入沱、由沱入潛、由潛入漢、尤不可解、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潛水入江、未嘗入沱也、沱潛原不相通、還以貢道有二者爲是、近于漢者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近于潛者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要知沱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故由江順流而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而入于江者也、故由江入潛由潛挽舟而上以入漢、一路也、歸重在漢字、纔與漢與洛不通爲順、漢到入洛處水路不通、則必舍舟從陸路搬運以

逾于洛、洛本東北入河、河本東過洛汭、逾洛可至于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曰逾曰至、荊州逾洛與梁州逾沔差異、荊州江漢雖與洛不通、但一逾洛遂便入河、若沔水則既不通灊、又不通渭、中須兩逾方始入河、此荊州較梁稍遠于達河也、河一也、此言南河、雍又言西河、當以冀州分向、

按荊州曰浮于江沱潛漢、梁州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則明有沱潛爲轉輸之道、項平甫謂夾蜀山而行凡谿谷之水至江而出者皆名爲沱、至漢而出者皆名爲潛、夫谿谷之流多在深山夏僻之處、豈得爲轉輸之道乎、又凡水之自大川而別出者、如自河出爲灉、汶出爲沮、洛出爲波、正與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一例、何得江漢反爲沱潛所出之路乎、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此記豫州之成功、豫州之域、荊山峙其西南、大河迴乎其北、界荊河、則豫之彊境別矣、豫在冀河之南、南抵南條荊山、荊豫皆以荊山爲界、其南爲荊州、其北爲豫州、○方冊

東西曰縱、南北曰橫、自東南而西北爲順、自西北而東南爲逆、除冀彊不列、及徐州止列東南一隅、餘七州若以縱橫計之、縱列者兗青梁雍四州、橫列者揚荊豫三州、若又以縱橫之逆順計之、兗青梁三州皆先東後西、縱爲順、惟雍先西後東、其縱逆、揚荊二州皆先北後南、橫爲逆、惟豫先南後北、其橫順、

李巡爾雅注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豫居九州之中、地氣舒蓄而厚、故水勢多合、若洛則尤大者、伊瀍澗入洛、滎合濟、波出洛、菏澤孟豬皆因洛濟而施功、○伊洛瀍澗四水以河爲宗、豫水以洛爲宗、本是伊瀍

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但伊洛瀍澗入河與涇屬渭汭不同蓋彼是以小注大此則四水相敵而入河之瓜則以洛爲領袖雖以洛爲主全要得三水入洛與洛並流相持入河意○豫州之水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水遶其西南澗瀍滙其西北然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瀍水出替亭北澗水出澠池勢渙則其流難合流衆則患難除自禹經理之後伊自西南入洛焉瀍自東北入洛焉澗自西北入洛焉洛則東會于伊東北會于澗瀍以一面三東北入于河而水之流者治矣四水以洛爲主澗瀍先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爲先後導水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入于伊則以相入之先後言耳書所載有入于海者若三江既入江漢朝宗是也有入于河者伊洛瀍澗是也入于海則徑趨于海入于河則因河以至于海也○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爲豫患且濟大而洛小乃先洛次濟何也蓋洛爲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害夏既澤大野既豬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兗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于豫不言則餘州無可見者矣此豫州之洛所以與雍州之渭同一發例以經四州之河濟終後于一州之洛渭亦斯須賓主之辨

水經注曰世人謂伊水爲鸞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山海經曰婁涿山又西四十里曰白石山澗水出于其陰西北流注于穀水水經曰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嶓冢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者也

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言濟出之滎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滎故蒙洛入河之文見滎能受濟之溢波能安洛之流二澤同一既豬也滎即濟水入河南溢爲滎之滎波乃洛水所衍而旁出者皆在豫西北滎志濟波志洛與上不相蒙滎雖未能隨濟以入海而亦可受濟之溢波雖未能隨洛入河而亦可安洛之流滎水北連大河波水南導于洛二水各自爲豬矣

濟水東流而經于菏澤之地孟豬在下與洛相近而實爲容納之區是皆滙乎豫之東北而泝濫爲害者也菏澤不導則濟水固不治然孟豬不被則菏澤亦無所洩矣今則濟之所不能受者澤爲菏菏之所不能容者被于孟豬施之者其勢殺受之者其流安而二澤其咸治矣○導水云又東至于菏是泝流至其地祭傳訓被爲及亦即水流溢覆被之之意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

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故言導菏澤又導孟豬
故曰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
彼之地故言導背謂堅其保障固其隄防殊與導字文義
不合既入既豬據成功言曰導曰被本施功言非洛入河
安能施功于濟導菏澤忽本施功發例正以濟水入河之
後溢出爲滎又東流至菏澤且將北會汶水入海則菏澤
之導非導澤乃以導川雖導河實以導濟且例見伊洛瀍
澗之既入河兼亦嘗導河導洛也故覩洛入河之文知菏
澤孟豬之水未嘗不入覩導菏澤之文知伊洛瀍澗之水
未嘗不導此史文互例也若用川澤分流止便非○伊洛
一節以洛爲主而入河則其失勢也滎波二節以濟洛爲
別而入河則其伏流也

玉海曰濟陰縣南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今東平濟
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
水經曰濟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
過方與縣北爲菏水菏水又東過湖陵縣南東入于泗
水○金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孟豬在今應天府
虞城縣自菏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菏
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併行睢水矣

不曰高土止曰厥土只就平土言下土只就厥土中抽出

言之土有高下不同故其性不一壤則爲沃墳則爲瘠蓋
墳起雖有低昂之勢壚則疏而渙散也豫土大槩高沃下
土之瘠亦就壤者較耳壚註謂玄而疏者此不言色不可
入玄字他州辨土惟一言之青之海濵豫之下土一則廣
斥與本州之白壤異一則壚與中土之惟壤亦異若不別
言之何以爲辨土

冀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豫
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蓰出
之等高于正額故先言錯豫田四等介肥瘠厚薄間而賦
錯上中地力因人工厚矣

定其貢有常貢者漆可以飾枲絺紵可以服而盛諸篚以
貢者則纖可爲卽吉之服細綿之纊可以禦寒此常貢也
有非常貢必待錫命貢者則有治磬之錯以不常用故說
文紵檾屬枲絺爲細葛則枲與紵疑亦成布而後貢也顏
師古註織紵以爲布及練綀熟紵紵傳纖字無訓益仍
爲玄纖之纖也如孔說則篚無他物惟貢細綿耳然纊是
綿既可與纖對則難因絺是葛而遂以枲紵爲成布之貢
矣必不得已紵與絺對是成布也枲與漆對則止是麻耳
纖纊與紵枲絺相去幾何何獨入篚也如荆之茅包而又
篚璣之珠玉而不入篚惟易壞不耐跋涉者則篚耳若以

篚爲敬無篚者將不敬乎揚州言錫貢于橘柚之下者厥
包別于厥篚之文也此言錫貢于磬錯之上者恐磬錯混
于厥篚之內也治玉石曰錯治磬之錯如礪石之類要見
徐之浮磬梁之石磬供后夔搏拊宜帝德之和者又得此
錯治之而益和故聖人慎其事必出朝廷之錫命有來凡
錫非常貢故于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若橘
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錫柚曰口腹
錫龜曰間値磬錯賤而易供何亦錫貢聖人制貢只取其
給用總是天地間物常欲留之天地間若存一分別心便
開貴異物賤用物之實矣。

裳坤儀曰孔氏曰纖細綿正蒙解之曰纖是新綿纖是
細綿故言細綿蔡氏之訓本此則纖字雖無訓當亦同
正蒙但孔于徐州之纖亦訓細而蔡于徐州之纖則訓
黑經白緯曰纖此爲異耳○陸璣曰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杜預曰吳地貴縞鄭地貴紵○顏師古
曰漬繭擘之精者爲綿麤者爲絮今則謂新者爲綿故
者爲絮古亦謂綿爲纊或作絖○詩云佗山之石可以
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
錯謂治磬錯也
貢道要見是西境若東境徑入河矣須以東境照起只言
西境者以不通河也河不言南河者因荆故豫州以荆河
爲界洛自西來中分豫境東半徑涉河西半則浮于洛浮
洛而東又轉而之北相望大河之南即帝都自洛至河一
華之便特表出之見豫之水以洛爲宗洛因聯衆流入河
者也貢道須在洛字上着力。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
○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南而未盡西則跨黑水而過之○

按孔氏曰東據華山之陽西跨黑水蔡傳易置據距二字
蓋以東境止于華陽而漢志言黑水出揵谷水經言出張
掖故知東境之跨黑水雍梁二州俱以華山爲界其陽爲
梁州。其陰爲雍州。華陽即西岳華山地絡之所交其陰則
北河。其陽則南河
水經注云自褒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
津俱險極難行禹貢黑水註云出南寧州南廣縣汾關
山北至僰道縣入江一名皂水矣
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流源之治見之二條不重本
山本水書之志江漢也岷嶓句水之害息故山之利興不

言疏鑿而言樹藝者須從山治上隱然見江漢之源治所
可只在江漢上說然不過滌源未可說平也沱潛只江漢
支流在梁者治耳江漢在梁尚未大即支流治隱然見出
江漢治岷嶓沱潛總爲江漢上流源處只好說山少流衍
即可驗水脉觀註沱西南入大江潛西入江可見江漢性
原是欲合的○岷山江所出嶓山漢所出方江漢之源未
滌或汎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川源既滌水去
不滯岷嶓之墟已可種治矣說既藝專說江漢之源滌耳
泥岷嶓則非

陸深曰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

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
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
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
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褒縣即古
洋州也洋漾聲近近蓋皆得名于漢水云

江漢上源既無不通下流自順沱則西入大江潛則西南
入江矣說既道專說江漢之流治耳泥沱潛則非沱潛雖
江漢所出然亦去岷嶓未遠皆當根滌源說有江漢則有
沱潛此是梁州上流之沱潛若荊州沱潛則江漢朝宗下
流分溢之沱潛也二水衆多流非一地禹功亦非一日故
並云既道既道雖同然一根岷嶓一根朝宗都是以支流
明正派者○疏謂郫之沱安陽之潛尾入江漢耳首不出
江漢蓋海本也江漢幹也荊梁之沱潛枝也江漢有旁入
無旁出即出終歸于入不謂之出也故荊州傳既引爾雅
而復辨其出字之非至此節引地志都是言沱潛入江入
漢耳水入江者名沱入漢者名潛各有上源至入江漢後
則即爲江漢而無下流之沱潛可言矣傳云江漢源流于
是而見岷嶓是江漢之源除却這源則下流皆謂之流流
字即指江漢說但其流之治處則從沱潛之道上見出非
謂沱潛爲江漢之末流也沱潛云江漢之別流者因東別

爲沱之文也郫縣之沱西入江汶江縣之沱東入江既云
東別則此汶江之沱耳若郫縣之沱西入江者不得謂東
別爲沱矣潛水自西南出而南入于江傳引鄭說分析甚
明地志西南入江較捆些○袁坤儀曰荊梁二州皆有潛
沱爾雅謂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江漢二水源出梁州
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荊州數千
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漢
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後之讀
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爲沱潛所出之
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別猶言他也若言江發

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來會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二水今蜀岡沿岸溪水合處猶有鑑沱匀瓜沱明月沱歸鄉沱尚可想見當時命名之意然則蔡傳所載或在郫縣之東而西入江或在阿江之西而東入江雖不出于江而皆得爲沱也或在宕渠而西南入江或水出安陽灊谷而西南入漢雖不出于漢而皆得名潛也

岷山地志蜀郡有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在今汶山縣而晁氏則謂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疊岫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今按岷山嶓據華夷江出其間誠有如晁氏

之所言但禹導江必有所始導山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則固有定指矣湔音箋漢制縣有蠻夷曰道汶山縣屬茂州有江瀆廟蓋禹導江始此云水經漾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爲漾水禹貢導漾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酈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沱潛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正義曰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而以爲未聞蓋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傳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灊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郫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郫江出江又反入此皆沱也

水治則土平雖蔡蒙句屬山和夷句屬地總作土平看梁居九州高阜故即陵麓以該川源也蔡山在蒙山之南要因沫水治來蔡蒙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間水脈漂疾禹用力最多今則涸崖之患息槎木通道可行祭告之禮地之高者平矣○祭有祈焉有報焉旅乎是祭報刊旅是祭祈禹九山皆刊亦無平不旅何獨于梁雍發例正以二州西

北多山故既舉多以見少又因禹治江漢終于梁治河渭終于雍故又即終以包始矣分明是隨山刊木時一旅及山川奠後又一旅然此但言旅平後乃結言刊旅見始來兩祭互文發例至雍言既旅則又以旅該刊平皆文字變換處

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頂其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中出爲涸崖水沫水即大渡河也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郎中麗道元至鑿平涸崖都指蒙山說則時說蔡蒙二山郡志沫水似誤爾雅云旅陳也又曰祭山曰庪祭山以

貢玉及璧瘞于山足曰殿瘞于山頂曰懸○隋書載[illegible]

常祭也國有大故則旅其羣臣而祭之

嚴道以西有和夷二地近和夷之水者也險道最下今即未可耕治已墊溺除而底有功績地之下者平矣和夷蔡傳以爲嚴道西和川夷道之地則當在蔡山之西晁氏謂和水夷水則以和夷爲二金仁山謂和川即青衣水也即晁氏所指夷人所居有和良和郡之名則又以和夷爲一須知和水經蒙山而入岷江夷水過佷(佷音恆)山而東入江以江漢爲主蔡蒙和夷雖與江漢無干亦因江漢之功而治及者

水經曰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沬水合也沬水出廣柔徼外水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酈道元注云漢嘉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東逕其縣與沬水會于越嶲郡之靈關道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沬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漢嘉縣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九州記云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山有五頂最高者名上淸峰有甘露井水極淸冽四時不涸○續博志志曰沬水自蒙山至南安洞崖水脈漂疾歷代爲患蜀守李冰發卒鑿平洞崖河神贔怒冰操刀入水與神鬭遂平澗崖(宋羅泌曰鑿平澗崖指蒙山說非誤蔡蒙二山都是志沬水做誤)○今雅州城東十里地名旅平相傳夏禹治水功成旅祭于此俗呼爲落平○四川名勝志曰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貢貢則蒙山之首也○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嵓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不可知也○水經注曰和蒲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

謂和夷底績也又曰魚復縣南夷水出焉○和夷一以爲地一以爲水及考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則和亦有以山名矣

豫土有性無色梁土無性有色曰青曰黎二色也孔氏謂梁土色青黑而沃壤蔡傳因之亦云黎黑也然馬融王肅皆云黎小疎也金仁山謂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疎故散而不實土不言性者非一種也

釋名曰土青曰黎似黎草色濁川吳氏曰梁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土性既辨定其田爲第七等定其賦爲第八等此貢虞之常也然地力年分時乎上則錯出第七等地力年分時乎下則雜出等九等并本第八爲三故曰三錯諸說皆以第八等爲正賦第七第九爲錯不知既三錯三字可見三等皆適均雜出皆是錯也獨舉下中爲言者以下中一等可以該下上下下之二等若止以下上下下爲錯又何言三錯耶三錯須總言不可分剔註謂地力年分上下豈獨梁冀豫揚有之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風氣既厚人力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第二又間出第一以進之揚田最下然人稠地力亦盡故

賦高二等而又間加一等梁之間賦又高于正又畢于正以皆山麓財貨雖多耕耨入少故立爲三等以上下其賦

袁坤儀曰蔡氏謂地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一易再易之類按周官有不易之地爲上謂歲種之地也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爲中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爲下田蔡氏之言謂田遇者年分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也然梁之正賦第二而間歲第一又何歟豈豫之田間歲不易者多歟是不可通也况既入州之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無歟

九州賦分九等若其升降相懸則不過自一至五則升之極雖降之極極于五等以漸而少則冀升四等揚升三等兖徐降三等豫升二等梁青皆降一等然錯亦有升降升降皆止于一等其錯而升者豫與揚也其錯而降者冀與梁也然豫揚之錯升中之升冀州之錯升中之降而梁之三錯則時在升降之間此其大分也

梁州之貢有玉磬蓋玉之可爲磬也未成磬故曰璆有柔鐵用以冶鑄爲器者有白金供國用有剛鐵可刻鏤則刀釰之所資者砮石之中矢鏃者磬石磬成磬故曰磬既貢璆又貢磬者重樂器也先鐵後銀鐵利多也織皮是兩件梁州山林多熊羆狐狸四獸毛可織罽皮可製裘故定之爲貢織皮頂上熊羆狐狸說然梁州貢有織皮言獸不言山雍州亦貢織皮言山不言獸皆互文

按孔氏曰璆玉石也爾雅曰璆琳玉也且下文自有磬

蔡氏以爲玉磬誤矣管子曰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于漢○李石曰龜脂得火可以燃鐵○鄒氏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爲郡正梁州之境是梁州之銀獨美于他州故以爲貢○沈括曰世間鍜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鍜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僞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州鍜坊觀煉鐵方識眞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

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觔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緊地之所產○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爲貢厥賦砮是也○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耳異苑云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西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直百金○蘇傳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王

方飽曰按罽西胡毳布織毛爲之者氀毼氍毹之類字當作㲚作罽非罽魚網也

梁州在西南嶓山之中故必須舟達于沔然後可望達河其後方可以徑浮沔者不背僻背共西境之絕遠者必自西傾因桓陸運而來然後浮于潛浮潛又取道于陸然後至沔沔與渭不通又取道于陸入渭方亂河西傾山在雍之西南實跨梁之西北言桓何必紀西傾見桓水之自西也胥作西南境不是葢言南則碍西傾之在北矣潛是梁之潛非荆之潛漢上爲沔潛沔俱漢之別流自沔以前皆西境也至沔以往則與東北境共道矣桓潛本相通河渭亦相通惟沔中絕上不通潛下不通渭本文言逾沔不言逾渭者蓋以一逾字貫沔之上下故蒙上文遂言逾沔入渭也通節貢道只宜據經文桓潛沔渭河五水相通不相通爲經方緯以傳中水經注庶見實主○梁州貢賦之來在東北境者固逕浮沔入于渭矣其自西而來者則取道梁北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道車載依傍桓水旁地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至葭萌之界而浮于潛潛卽漢水枝分者故謂之西漢然潛之北有沔也自潛遡流局于晉壽界而猶阻樸枝之津水淺不得行必

舍舟而陸南歷昱穴迤邐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也沔渭不通而褒水通沔褒水出太白山南入沔斜水通渭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必歷漢川至于褒水乃逾褒水至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届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焉故傳當曰逾于渭以沔潛俱屬漢其本水相通不當言逾也且不言逾者因逾于沔之文也曰入則亦包斜渭在內矣然河本自北南趨者而渭適自西東行至華陰橫衝入河故貢舟因之不必遡流而上不必順流而下絕河流而橫渡矣自西而東而北見轉輸之遠由梁而雍而冀見水陸之勞○九州貢道皆是舉大

以彭小不獨潛沔之間有葭萌有晉壽界又有褒斜諸水
蔡氏偶于梁詳之耳禹貢文字必合九州讀之而始全參
彼此互見自是文章家伸縮法
正義曰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
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
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
漢水是漢上曰沔討焉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
而北入渭渭亦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
河○水經注豐山名有大穴作罔北者誤褒斜二水名
又褒谷斜谷說者云棧道七百里北口曰斜南口曰褒

同爲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
山經鳳縣南流入褒谷又南流入沔叙水出衙嶺山北
至郿入渭所謂絶水百餘里者以褒斜二水兩首相距
言之非謂褒斜二谷也張湯謂以車轉從斜下渭則漢
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中通貢
職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雍
錄曰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稍東則受秦水秦水
者天水郡水也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及至武功縣則
受斜水矣褒斜二水介衙嶺而分南北此斜水即二水
之分派也斜逕武功而東入于渭也○何景明曰余從

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
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
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
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
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
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
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
○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
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

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梁之境先華陽而後黑
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雍之境被荒
服之外東不越河西逾黑水河在雍之東謂之西河者主
冀州言龍門之河在冀西界故曰西河非雍之西也
雍州以渭爲主首節志弱水治後三危節志黑水治及末
崑崙節又兼志河治中間九句皆主渭言蓋弱水入于流
沙黑水不經中國河源來自塞外三水特以雍爲門戶與
渭水全出入本州者不同觀詳渭而略諸水則其爲雍州

所重可知、

晉太康地志曰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按雍州以四面積高得名山最高而不言止言黑水西河者以不勝紀也

弱水以散漫無力弱不勝芥得名、曰既西者流沙合黎以上向淤不通耳、弱者其性西者其勢、只說順其西之下流不可以西爲水之性混了弱字、黑水南流亦然、九州紀水治來有著方向者惟此下一西字。卽一弱水西他水皆東可知。雍水主渭而紀先弱水、弱水去雍遠甚洪水汎濫弱水亦壅而東雜混雍水助其橫决。使雍水不得尋源覓派而脈絡不清。故欲治于水先。治客水。導而西之使不復出沒于雍然後雍之功可施是導弱水爲導諸水地非因變先紀

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干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十州記曰崑崙山有弱水周廻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

經水北注渭者、漆沮東北注渭者、灃水南注渭者爲就水脉言、從就水機言同就水勢言、三句。一步。進。一步須說諸水注渭不可說渭受諸水渭入河而後能受諸水、要見渭入河意然入河在導渭節說○雍州之水渭爲大涇次之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在中先會汭水而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其實納涇汭者渭也所謂東會于涇者此也夫渭汭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連絡者其脉也

初學記云涇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津入于河○山海經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卽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陳氏曰夏書以洛汭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

漆沮水小于渭漆水出岐山沮出直路、二水合于華原固爲一矣而其勢相敵不足以相有只望渭水而趨故並著其名而表其從如少之從長也

山海經曰榆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孔安國曰漆沮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酈道元曰沮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

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矣○段氏曰詩漆沮入于渭之上流（自土漆沮言于岐周之間）書漆沮入于渭之下流（言下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之下）○若是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爲洛水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若鄭白渠亦分

沮漆之名誤矣

灃水出終南山勢不減于渭南折之北直走咸陽渭水以合流同者二水相敵之名所謂東會于灃者此也程大昌曰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廼灃水亦遂東行也、諸水治而後諸山可旅九州終于雍雍之功始于荊岐荊山漆沮經其下岐山涇汭經其旁荊岐旅則終南以下可知故發例于此以諸州之山無不祭告也既旅貫下荊岐與終南惇物近故連言之鳥鼠遠故曰至于至于二字相爲首尾之辭終南灃所出惇物灃所經鳥鼠渭所經終南以下空舉山名蒙既旅之文○水治則土可平荊岐二山懷襄既去可行旅祭之禮即終南惇物以至鳥鼠之山既旅猶荊岐也地之高者無不平矣禹導山全爲疏水源流不曰荊岐旅平而曰既旅此處叙山不是驗地之治只隨刊所至以此祭告而九州山勢水脈皆于此得其槩矣禹導山半在雍但此就成功言彼就施功言○此荊山非荊州之荊在岐之東岐亦非冀州之岐皆雍北境之山終南在雍之南終南之西有惇物又北則鳥鼠而所謂西傾朱圉太華等山俱可推矣○俗說荊岐漆沮所經岐山涇汭所經惇物灃水所經殊無明據考惇物與終南俱在武功縣遂捲灃于惇物涇水出岍頭山下文導岍及岐遂捲涇

汭于岐又以南條荊山在臨沮縣遂捲漆沮爲臨沮誤甚

掘陵原乃唐獻陵非山也今三原嵯峨山即荊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岐在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王始邑其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乃關中終南山西起隴鳳東逾商洛綿亘千里又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嶺南水皆謂之江嶺北水皆謂之河○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秦記又名地肺）○雍錄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厚物

也不當別有二山自名厚物武功縣有太一山漢志引
古文而曰太一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不知何所本
而云然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關中記曰終南南
山之總山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
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言山之後遂及原隰及陂澤如云
平原下隰之地沮洳盡去既底平成之績至于豬野之澤
又下于原隰而澤旁之地底績猶原隰也地之下者無不
平矣原隰泛言則爲廣平下隰之地此對豬野則有所定
指故引詩度其隰原爲說原隰爲豳地雍之西北不第曰
原而曰原隰便見難底績意豬野雖是澤然底績之文主

澤旁平地言豬野即休屠澤澤水洶溢旁無燥地故特著
之上至于宇所包山甚廣凡連亘于澧之西而喬峙乎渭
之旁者皆舉之下至于宇只自高至下意非有所包弱水
至此是雍水治東西異流雍土平高下異勢
至若遠而三危昔鬪巢穴爲居者今既降丘而宅平土焉
而三苗之居于三危者感乎成而順吾之化亦大有功敘
地之遠者乎矣○首言弱水終言三危著其遠也三危山
在雍之西南境山有三峰高聳甚危故名三危舉三危重
黑水治導黑水至于三危故也三苗丕敘只足上句正是
既宅之證總地平內事勿以丕敘作效此二句與彭蠡二
句相似蓋陽鳥居可驗彭蠡水之豬三苗敘可驗三危土
之平三苗竄在洪水未平之前至是水患去而三危可居
無一人不安居樂業也三苗指苗君竄居三危者三危既
宅兼地與民言三苗丕敘則專指遷民說惟既宅故丕敘
不言功言敘者以其去頑即工功有次序也宅以奠居言
敘以化服言化服必因奠居隨刊所至便是文命之敷施
兖州言宅土此言既宅又前兖州宅土言蠶桑此既宅言
丕敘皆非漫記據禹治水兖最先先則事方經始故但言
宅不言既見他州之民未宅惟兖先宅且初宅也若雍州
治最後後則功在成終故不止言宅又言既又見不但他

州之民已宅即雍民亦宅且久宅也蓋兖宅猶治水之始
雍宅乃治水之終是民雖同一居止而久安與甫集自分
至若兖記宅土但配蠶桑正言新集之時民方土著已可
與勸樹藝課農桑孝始之辭至雍說既宅遂云丕敘乃言
安輯之久民皆樂業且可與期敏德底修和蓋孝終之辭
終以三苗分明溥海內外莫不時敘蓋不待言東西漸被
而後知聲教四訖也凡史文據事直書以議論作敘事皆
此類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
鳥鼠山西○杜佑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今長沙衡陽

間是徙居于此分而爲三

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土色黃得天地之正色性壤得柔順之常性田上上之謚土兼色性性以土脉墳起生氣厚者爲上其柔而無塊及粘賦者爲中壚與塗泥最下又色以黃爲上中次則赤白下次則青黑故黃赤白青黑墳壤塗泥壚乃土色與性之大分中間䢖小有變易其大分自齊如雍土之住壤似當遜他州之墳然色既最上土高而墢壤不爲嫌故田居一賦中下以地狹人少言之按地與人工是兩樣不可說地狹便人工少地凋便人工多雍地極弱水三危亦不狹矣

唐孔氏只以人工言爲是今姑從蔡按賦冀高于田四等荆高于田五等雍低于田五等兖居九州下下兼地與人工論揚豫各高于田二等以人工論若青徐梁各止低于田一等不必言矣

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球琳美玉可貢珪璋琅玕石似珠可備冠冕于禮器上用得着故制貢雍州地高嶽秀土厚水深玉石珍異故球琳琅玕力所易辦舍易辦者而貢以服用則反以爲難矣惟字見此外無他物

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山海經曰峚音密山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林

氏曰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服食之外器用次之器用之外貢玉玩好又次之故貢金琳琅人龜熊皮旄錯橘柚之屬皆爲土貢之物也皆供田賦之經也聖人初何心過求哉

貢道以達河爲主雍冀接壤特隔河耳何言貢道有二蓋雍之東境距河一航之便不待言矣惟在東北境者險而遠其來有所自西南境者便而近其來有所會俱是挽舟而上東北境道莫便西河河從西來至積石北流千里折而東流千里而南經于龍門故必浮舟于積石之河北行東轉南向至于龍門然後入于冀之西河則帝都也河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源乃河所經也龍門西河逴舉不可認作一處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而止此一道也經云至于龍門西河者謂至于龍門邊際之西河非龍門即西河亦非由龍門而可下西河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汭此又一道也西南境渭入于河道莫便于渭汭會渭可受汭以入河會汭可屬渭以入河渭汭逆涇澧通漆沮故貢道之來即由漆山沮由澧山涇皆至渭汭而會以達大河則帝都也會字以浮字例之决指貢舟說當時澧涇漆沮皆入渭凡貢舟取道諸水者亦于諸水入渭之處而咸集故云會或作水會者誤貢道即水道故

多用水道疏貢道不言亂于河因梁也川源脉派不齊山脉盤錯無定志二途者山川各派亦見渭之大勢歸河也○河繞雍之西北隅又繞其正北幾轉而南流北南流之河在雍之東即在冀之西正所謂西河也大抵雍東北以河爲界故雍貢惟近東近北者浮此河若涇澧漆沮等水皆在雍境內或近西近南或貫其中故雍西方南方之貢皆從各水之便浮舟而會于渭北會于渭北則可達冀之南河與西河無與矣此主水北曰汭之汭字說也汭字蔡傳無解論其理言在渭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後爲渭汭則入河之意隱然在中若以汭爲水則汭在渭西汭與渭

廼渭與河通先汭後渭應言汭渭不宜言渭汭矣謂渭水舟楫入蒲州必沿渭水北岸今蒲州即古冀州也惟往陝州者則南岸或中流耳傳中東北境西南境謂或東境或北境或西境或南境蓋分四方言之其曰自積石至于西河者舉遠以該近也若細論之浮必就近便地方或近積石則因始于積石終于西河或近雍之北河則徑入北河或近冀之西河則徑入西河皆不必始于積石矣○貢道皆言浮惟揚州言沿諸言浮者皆言水惟雍州言山山非可浮也因浮止一河中無他水故即河上之山以別之耳入河言至者二言達者五達者謂從此可至彼猶未次其

地也次其地則爲至故標其方向一言南河一言西河表西南以例地州之達亦達此也濟淮渭洛水皆北條與大河通故雍豫兖青徐五州雖里道有遠近然一水皆可遞河惟江漢與河兩戒揚州差便于浮海遂沿江入海以達河若荆州差便于浮洛遂踰陸入洛以達河梁州差便于浮渭遂踰陸入渭以達河所以揚州海運外梁荆言逾者二約畧兖青俱浮濟徐揚俱浮淮豫荆俱浮洛梁雍俱浮渭有揚不言達河皆蒙上文雍州西南會于渭汭亦蒙上文見會于渭汭者未嘗不亂于河亂于河者其入渭亦未嘗不會于渭汭發例互見

按熊氏曰正道皆從渭入河惟山者以西之地渭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于西河以至帝都諸家謂東北境則自積石入龍門西河與熊氏之説異然細詳西河二字則熊之説爲是所謂會于渭汭卽熊氏所云貢之正道也○蔡氏所以知其爲兩道者以龍門非可越而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漕莫徑焉使内地之漕則當徑達西河更無用經涉龍門以此知其爲西北一道西南一道也按蔡氏云雍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夫積石在雍之西北境此云東北悞矣雍東距河若果東北境内也

應直浮西河何煩從積石經涉龍門耶○蔡氏又引邪恕之説不知何故夫河從積石北流入沙漠界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皆唐虞聲教所訖之地故可轉漕如仲愍之意將謂邪恕所奏會州小河等爲積石龍門故道耶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黄河西臨番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絶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日龍門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内今謂之河套卽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爲通舟轉輸之道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内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卽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河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地饒人悍又産徙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强失之則弱歴代知其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

然不惟平成之功著于中國且餘功及于外夷獸之毳毛織之可爲罽獸之皮製之可爲裘是織皮也就以此來貢若鄯羌之崑崙河關之析枝朔方之渠搜此皆建國西方

而爲戎落之域制貢所不及者今以織皮來貢則幸水土之既平追帝力之所自慕義而來就我之功叙如此○西戎三國皆在雍之西境崑崙在南渠搜在北析支在中紀來貢其志河平傳以崑崙卽河源析支在河關渠搜近朔方見諸川發源而大河從出雖以荒遠不言疏導曰卽叙而遡源之意見矣雍梁二州元無入篚之貢此三國叙在章末貢道之後與萊夷淮夷鳥夷之例不同冠織皮于三戎之上者如今人突遇人執物前來必問執物者是誰而始得實之以某人是卽叙者西戎沐平成之澤卽就耕植安居之功叙也只在織皮來貢上見無他意本文無貢字

附州之夷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所重在上之供賜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所重在彼之叙故球琳琅玕貢天府而不稱叙此以織皮而言叙謂其以斅漂依日月之光故特表之丕叙者我欲其化而化也即叙者我無意其化而化也丕字深即字淺三危遠去中國三苗頑甚而廸功與十二師五長同故云丕叙西戎去中國更遠非我族類而即工與三苗同故又云即叙叙即府事修和之叙蓋史于三危之外紀三苗又于三苗之外紀西戎一言丕叙一言即叙以兩叙字接前三績字此所謂九功惟叙

司馬彪曰西羌者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

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析支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鄭曉曰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王綱振曰特識西戎于雍州貢道之後此非脫簡蓋雍乃秦地即周豐鎬漢三輔皆嘗建都于此觀周有犬戎漢有匈奴當在虞夏不有先見其微者乎特即不近帝都亦且列在要荒聖人經理五服不以遠遹故又發此例與三苗並識見夷蔡蠻流無不就治耳亦因下叙導山故此先結以雍州境外之山起下雍州境內之山然終不可與境內諸山混紀特附分州之末以見皆禹所導也

史序禹功既舉天下山川分九州南北以緯之又合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蓋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連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導山本爲導水則止發一例足矣何以又分山水蓋單言導水則雍冀豫梁荊諸州發源之水不備所以發導山一例若止言導山則兗青徐揚諸州入海之水亦不備所以又發導水一例故導山單重發源不重入海言入海特總其歸宿導水單重入海不重發源言發源特別其分流前叙九州則

重九州不論山水首尾此叙山川則重山川又不論九州先後其實導水而文稱導山者所隨者山所導者水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隨山相度乃一州看過一州非以四節爲走四過也治水從低處起叙導山導水皆自源徂流者專紀禹順山川性情非禹施功次第先北條後南條條下又先北境後南境每節各叙從西起以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也論衡勢則自北而南論從勢則自西而東水所經不一山故山爲經而水爲緯海所入各一水故又山爲緯而水爲經導山導水之互見如此四方隨人所指以東西南北故導山導水方向既有大分大分之中又有

小分如傳所列南條北條此大南北二條中所列南境北境則小南北若以南境北境較岷山之南支北支則二支尤南境中之又小南北也導水所列東西南北皆然大分皆東其中爲再別之又自有東有南有北非東流之外又有一南北也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

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南條北條即所謂南戒北戒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九州雍豫冀是北條山高處徐青兗是北條水低處梁荆是南條山高處揚州是南條水低處北條山高處是河泲淮渭洛發源北條水低處是河泲淮渭洛入海北條山高處是江漢發源南條水低處是江漢入海入海在低處故禹導水以兗青徐揚四州爲整發源在高處故禹導山惟雍冀豫梁荆五州○呂氏曰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原委脉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水通山故以山名之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導山導水只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逾于某至于某者禹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也山本同而末異故導山言某至某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末同故導水各言

所自所會入者其勢漸合○三條之說出于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荆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四列之說出于鄭玄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次名稱未當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按上叙終雍州遂從雍州山起條分南北上各貫一導字

中間只開刷平敘而禹隨地施功次第自見此正禹依山行水見禹之爲導即禹之所以爲隨也導如鄉導義取在前隨是追隨義取在後乃前後異文何也以水論則九川之水非禹不行禹若導其前以禹論則九川之水非山不行禹實從其後故禹自言隨山史出導山傳者會意亦云此下隨山禹隨山刊木先低後高先兗州後雍州固應如是但其常治于高高下下之際或先或後之間主意畢竟是要導岍岐至于荊山要導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凡山所導緩急不同而紀綱自定故史官又敘此一番以見經理之周耳大約先下後高者是禹隨方之經略必自高而下

者則禹不易之要例導山乃導其勢之合處諸水所經之山不止此獨舉此者要害所關表而出之伊洛淮渭江漢之流原長至所入處又流衍平地數千里俱無山可指河濟山脉長亘直底海上故并言所入以山脉直至此也山水異源異派而氣脉相合故總言之本文無河濟伊淮字面以山言可也〇天地之氣以河爲脉而大河之勢依山而行諸山所出之水又入于河附河而入于海此河流益横故諸山導則衆水安安則勢不相涉而以大海納其流河亦順下趨之便諸山不導則衆水湮湮則勢多相敵而以百川受其委河不無横徙之虞故導水必始于導山此

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爲濟河濟之經始與下導河積石導沇水二節照節内惟壺口底柱碣石是河水所經王屋是濟水所經餘不盡然梁云濟河濟之經始舉大以包小且應下文耳下三節倣此岍岐荊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凡水之勢皆因于山山之勢皆原西北雍當河北諸山之水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之水入海之處故禹導山始于雍而終于冀焉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壺口至王屋四山順行兩山逆行由壺口雷首自北而

南順行也由雷首而太岳則向北逆行也由底柱而析城自西而東順行也由析城而王屋則向西逆行也曰至曰逾皆指禹言逾于河自西而東亂河渡也逾于河只作過文看不可以逾河對入海禹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如止相視山勢何導之有岍山一名吳嶽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岐山涇汭所經又東至于荊荊山漆沮所經導之使三山之水流于渭而入河焉然雍與冀隔之者河于是禹過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蓋河自塞外而入自北而南壺口正當其衝故冀功以是伊始所謂既載以殺河勢

者也、乃南至雷首雷水出焉、河自南流、漸轉于東、雷首正
當其衝、北去薪坂三十里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
導之使河水北入渭汾水東入河焉太原岳陽之修此也、
于是又轉而東底柱在太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峯四
面如城當河經流王屋山狀如屋沇水出焉導之使河水
北入海濟水西南入河焉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
之北東行而沇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轉而北東
則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迤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
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
石上起峰爾、河水經之恒山卽北岳恒水出焉導之使太

行之水入河恒山之水入滱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止盡
雍冀諸山導、則河濟諸水可從此入海而功可施矣、入海
固是水入、然禹亦行至此處、蓋碣石原在海中也、非謂山
勢窮而入海、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
海也、指水勢言相其勢河可以入海于兗濟可以入海于
青非卽入于海也、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沇如漳潞汾涑
淇淶恒衛滹沱滱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不勝名、故
但以山言、則水皆可知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故斷之以
入于海、此三字正應首一導字。道水七節或終之以入海
或終之以入河而導山四節只首節言入于海。下節皆不

及者蓋導水中之入海實指水入海言、導山言入是水尚
川行、特就禹所到之山度水勢預爲究竟之云耳、當照江
漢朝宗一例看、所以導水皆疏入海、導山惟此一見、蓋總
大河南北二境爲言、謂導岍岐至于荆山導西傾鳥鼠至
于太華、使諸州之水凡發源者無不入于海也、故西傾岷
嶓不言蒙上文按林氏曰岍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
最爲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東之東自東達于東北。
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所導之水則未能達
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漆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
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

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大是
荆山有二分屬南北兩條岐山亦有二專屬北條但分
雍冀二州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岐既旅此北條之荆
山也導嶓冢至于荆山荆河惟豫州荆及衡陽惟荆州
此南條之荆山也若治梁及岐則北條冀州之岐山也
荆岐既旅又北條雍州之岐山也○朱子曰太行自西
北發脈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
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
于荆山荆山山脈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
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脈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

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恒山北岳渡避文帝諱改爲常。於
博物志曰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長久故北山曰常山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爲濟伊洛淮渭之經始與下導
淮導渭導洛三節照。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嶓冢乃更
言導者。別起南條也。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豫二州
當河北諸山發源之終。上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
之東北。此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山列北
條者以大河北據境分南北者以河水中流也。岍岐荆雍
州北境山。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南境山。禹欲治伊洛
淮渭諸水也。導雍之西傾山爲桓水所出者。而由是東北
爲朱圉河所經。鳥鼠渭所出。又下鳥鼠。而東行至于華陰
太華渭水所經。導之使桓水入江而歸東海。渭水入河而
歸北海。夫太華之陰乃北河與地絡之所會。而其陽則南
河與地絡之所會。河勢自西破龍門而下也。太華諸峰攢
咽其南。則大河不得不折而東。于是渭率雍之諸水赴焉。
洛率豫之諸水赴焉。此山水一大交會。既下太華乃于是
而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蓋過雍而豫則熊耳洛水所
經。外方伊水所經。桐栢淮水所經。陪尾泗水所出。四山皆
接華山而相連東南者。皆有以導之。使伊水入洛北入河。
淮水順流東入海也。雖則雍豫導則伊洛淮渭可漸治入

河入海有機傳原無伊洛淮渭字。而只說導大河南境之
山便了。○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何言在積石以東。見河
所經也。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
于太華相首尾而東。蓋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
而東。故曰至太華。熊耳外方桐栢陪尾四山相連在豫州
界。故連言之。太華即西岳。以西有少華山。故以太爲名。西
傾朱圉鳥鼠太華既皆雍州山。其不與岍岐荆同言者。蓋
自北而南各分條境著自然之形勢。不得不然也。然西傾
之南桓傳不擧者。以桓水未嘗見經。以其水小忠亦小。禹
不十分用功治。而導此西傾諸山。亦不重此水耳。熊耳有
二。此爲止洛之熊耳。乃伊水所出。導洛自熊耳。此爲盧氏
之熊耳。乃洛水所經。外方即中岳嵩山。以有內方。故曰外。
洛經熊耳。伊亦入于洛。不必用伊字。一云淮出桐栢經陪
尾。凡衆山名皆爲治水。故先擧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
列所治水于下。上言入于海。此不言者。諸水各有所入。或
入海入河不一。總見導之。
金氏曰陪尾徐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泗水所出。舊說
拘于地脉。故謂即橫尾。又舊以嵩高爲外方者。非是。嵩
高世所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
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在伊闕。○按陪尾在安

陸者原名横尾山而兖州卞縣之陪尾兖泗水所出經
云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則陪尾之非安陸明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南條莫大于江漢而山之關于江漢者亦有南北境山皆
自梁而荆大率嶓合于岷導嶓冢二節比上不同上之山
脉起伏斷續不一故各有至此只重嶓冢岷山説嶓岷氣
脉最長至大别敷淺原而合江漢難治難于氣脉之合合
則餘不必言矣故導江漢但至大别至敷淺原而止亦正
是漢水赴江合流之處葢因二水從發源分流未合不得

不各識其所至爲朝宗張本若過此則江漢已合而中江
入海無山可别故不復條列看來嶓冢隹見漢水是發南
之荆山又南之内方而大别自梁北而盡之于荆北夾漢
之山于此焉盡且惟至大别漢既入江則嶓旋于大别下
者可無枚舉也又且西望岷峨崒嵂逶迤江水是出南之
衡山扼江上流又過九江而南爲敷淺源扼江下流自梁
南而盡之于荆南夾江之山于此焉盡且惟至敷淺源江
既受漢則包括于瀟湘者者亦可無枚舉也總之二節單
言江漢大非乃相導江漢所出水併合流入江漢之水如
大别之北漢合溳水入江又如過九江即合九江水但只

江漢作主耳若單説江漢則前諸山何又諸水交參况既
詳江漢何不併詳究竟豈入海于揚果無山可導耶
導嶓冢節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以爲治漢水之經始與
下嶓冢導漾節照以源流分看嶓冢山在梁州北漢水所
出荆山内方大别在荆州北漢水所經禹導嶓冢山以開
漢水上源又自嶓冢以至荆山自内方以至大别亦皆導
之以通漢水之下流所經明白則漢水入江之勢順而可
漸治矣荆山在嶓冢之東南又東爲内方而大别在右大
别乃漢水入江處漢水出嶓而經此三山其入海處尚遠
導山止此荆山帶下句是南條荆州之山此自梁之荆也

江漢在南故謂南條所以别于大河之山漢水在北故謂
南條北境所以别于江之山
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
内方山地理志無大别鄭玄云大别在廬江安豊縣杜
預解春秋云大别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别在安豐縣西
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别
至于大别然則二别近漢之名○水經曰沔水自荆城
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内
方山至于大别者也
岷山節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爲治江之經始與下岷

山導江節照舊主發源惟一經流有二支遂以南北支分
就衡山截然不知山南曰陽衡山敷淺原俱在岷山之南
傳南北支就岷山之下分支處有南北也不然經文何以
曰岷山之陽此節當主山說在首句截岷是江源下二山
是江流首句爲主言山之一脈兩支非言水之一源兩流
也衡山與岷山相連故既導岷山即可導衡山敷淺原與
岷相隔故必過九江而後可至于敷淺源若以自岷至衡
對過九江至敷淺源則止重南北支矣大意云岷山之陽
在梁州南江水出焉衡山九江敷淺原原在荊州南江水
經焉禹欲治江先導岷山之陽以疏其原矣大凡兩山夾

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之
脈有二岷隔于湘水實同脈異支蓋岷山夾江兩岸而行
其北一支爲衡山盡九江之西南乃岷山之脈逶延至此
故禹至衡山亦導之使江流之北向者可通也其南一支
爲敷淺原環出九江之東北與岷山相隔故禹浮舟過九
江至敷淺原亦導之使江流之南向者可治也衡山九江
敷淺原皆山之陽亦江之南也二支皆南岸分枝不可以
北一支爲山北恐礙陽字北支短東盡衡山止矣南支廻
折甚長至敷淺原之山而反在衡山之東北朱子曰導山
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

原蓋敷淺原雖屬南支禹過九江取道東北山勢曲而禹
行直未嘗尋南支而行也須看得圓活傳湘水洞庭總是
九江九江在衡山之東敷淺原在九江之東則過九江還
是自衡山而過之特非地脈之過耳雖有二支意直貫下
重在敷淺原上禹所導者山勢非山形也河隔雍冀山脈
不可以河斷故壺口諸山直接荊岐湘隔南北支山脈不
可以湘斷故敷淺原之脈直接衡山若謂此只記山名以
見施功之次第而非推其脈絡則本文許多至于字作何
着落○傳北一支南一支之說見岷山脈分而爲兩以辨
孔氏衡山脈連敷淺原之非非謂經文是分衡山爲北條

九江敷淺原爲南條也山南北支不甚重重江上衡山去
江甚遠何以書衡山在湘水西南湘與澧諸水俱注洞庭
而洞庭又北注江一登衡岳而洞庭九派之來歷了然且
中江之東至于澧而過于洞庭者亦從此覘矣遂北渡洞
庭沿江東下至于廬阜江之北曾爲滙者于此盡矣若過
此而中江入海水道甚明故不復識其山耳切勿泥衡山
爲江流之北敷淺原爲江流之南總之導江南之山也不
紀江北岸者江勢向東南耳敷淺原即廬阜禹至衡山不
復南而北向蓋衡山之陽五服將盡衡山之北如湘灘諸
水皆北流此禹相導所及遂渡洞庭而至廬阜此江漢南

境之盡處也凡禹之所行卽山勢○導漾山言至于大別水亦言至于大別導江山言過九江水亦言過九江山水文同正以天下水勢未有不因于山故導嶓冢之所至卽漢水所至導岷山之所過卽江水所過此單言山水至于大別導漾嶓無異文惟導岷江山言至敷淺原水言至東陵似二地耳故離二地當共南支與大別皆江漢分流盡處故此下遂合流于荊而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卽洞庭是工惑以敷淺原爲廬阜當爲揚州山廬山雖高而原田遠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江州潯陽縣蒲唐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傅陽山敷古文作傅陽者傅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則敷淺原爲廬阜本名審矣德安之敷淺原甚庳小且與江流無關○羅泌曰濬川刊木必隨

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汧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栢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

○陸深曰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于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于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

鄭曉曰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兖徐六州表裏之山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荊揚三州表裏之山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水曲折卽在導山中特仍自西北始敘之自導弱水至導洛九條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爲山之紀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者史家之法非禹山先導岍岐水先導弱水也敘導山從雍州起此導水亦從雍州起皆先北條後南條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

漢在江北也濟在淮北越河而南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然導山敘終南條而導水若又從南歸北者則以渭洛從河入海與河泲江淮四瀆入海者不同故後言之河伏流不識其源故不言自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沇水不言山者伏流不可據也弱黑亦不言山者地遠不必識也○弱水最在西北又西流不經中國故先言之黑水在西從雍梁界從南入南海故次言之弱黑二水西南流故謂之變以勢言也必兼力色言方盡先導弱水黑水者所謂客水去而主水可治也二水略其山不言以在九

州之外、二水雖以荒遠而略、葢其性原有不必詳者、凡禹
水導其入而已、未入雖荒遠、豈得略。既入雖腹裏、豈得詳
入于合黎南海、導弱黑之功畢矣。何以議其略哉。○此導
西流之水也、雍州之川有弱水焉、萬水皆截而東、此獨覊
而其勢西流、水之變者也、禹亦順而西之、不强使東、但使
正泒至合黎、任其餘波入于流沙、而莫之止、則支流治矣、
弱水獨入流沙、此盡其流之所至也、西北之地多沙、磧沙
則水滲而下、前言既西、未言所止、故此究其止于流沙以
旨止此也。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曰入于西海也。見
西向之水治意。

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至合黎、餘波入流沙、南至南
海。又云、流沙在崑崙西南、而自流沙經沈羽、又自沈羽
而西至三危之國、是弱水亦當至三危、入南海矣。今云
入西海、果有他據乎、抑目擊之乎、抑以經云既西遂附
云西海乎。○漢書云、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
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
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
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
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
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
東、不得在其西也。○按張掖、今甘州、有合黎山、流沙、杜
佑謂在沙州西八十里、自古言中國之疆域、曰西至于
流沙、東至于蟠木、則流沙亦非遠地。○方勺曰、西安州
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没馬脛、無水源、但乾
沙爾、又二日至西海。○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巳
矣。故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
實也。○唐樞曰、自斱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
集爲河、而西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于南海

導弱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爲積耳
此導南流之水也、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之
西南、色固異、勢且南流、水之變者、禹因導之南至燉煌、過
三危山之左、南流而入于南海、不强之東也、見南向之水
治意、水之黑以榆葉積漬所成、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
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
而南、
徐常吉曰、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乎涼
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也、今輿地圖肅州
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

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乘焉
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
夷著爲蠻書以載其所親見山川曰彌水之南入于南
海者凡四匯江西珥河麗水瀾滄水皆羅絡西南諸夷
西南入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但綽所親行者西
南諸夷而未及于西北其所稱麗江程氏以爲西行入
緬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之爲何如
乃程又不取其所稱麗水而指其所稱西珥河謂與漢
志楡葉澤相貫楡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
者爲證不知此黑水乃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

之黑水也至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瀘
人謂黑爲瀘瀘水卽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
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罔自名黑
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卽瀘水所出今雍州
多黑水尚不知的在何處而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
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尤不足信也
導水入海者七除黑水入南海其他河濟江淮皆入東海
乃時于弱水四節見約略有東西南北等字遂妄例爲四
海云弱入西海黑入南海河入北海江漢入東海曾不思
黑水入于南海誠南海也若江水東入于海東字與海已

聯至河言北播北字與海並遠特明北入東海豈因
北海乎○導黑水一節是岡脊以西之水得所歸導河三
節是岡脊以東之水得所歸四節文體雖平須見此意註
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
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
水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自北條北境諸山導而河可治矣與導岍一節應導河貫

至入海積石龍門以下皆禹導也記禹導河所分方向經
皆因州境爲別蓋河自積石入中國其所歷州衛西而南
南則雍州自南而東東則冀州又東則豫州自東而北北
仍歷冀州又北則兗州于是北播而逆入于海特言州不
足以辨故各識其所至總列三方詳分九地于其方同州
異者則加又字以別之見河之所至皆禹之所導也入于
海三字正應一導字河源出于崑崙星宿海地在極西且
多伏流無可施功故不言所自但言導河積石言功自此
始也首句紀河所見之處華陰至九河詳河所經之處同
爲三句究河所歸之處河自北起至中國而南自南而東

自東而北又自北而入海皆水勢之自然也須揜出三門
折意通節關鍵上在龍門下在九河二處龍門不鑿無以
洩上流之怒九河不播無以宣下流之溢合而論之東過
四句記山與地見大伾而上河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
復變遷之患大伾而下河始出峽就平則厮之而為二大
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此古今
註傳所不及也而尚有未備者則以河在龍門華陰勢雖
險阨猶或一源耳自此南歷雍州而澧涇漆沮皆入渭渭
水既東注之自此東歷豫州而伊瀍澗水皆入洛洛水又
北注之則河至大伾蓋以一河全受衆委回視龍門上下

其勢之激盪震撼衝必有倍蓰者矣雖欲不斷為二不可
為九不可得也此河之勢也⊙導河積石從河見處下手
自積石而東北洮水北入之又北而湟水入之又北入北
狄界中漸轉而東行凡三千里而冀之梁山實峙其東乃
折而南流為冀西河大抵盤東山硤之間河率破山以行
故禹鑿龍門山開岸豁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皆
引之徃山中行不放入平地以殺其勢至于龍門處有工
夫龍門山在壺口西北二山相去甚近河自北來東岸為
冀龍門是西岸為雍壺口是自北折而南流則至于華陰
華山在南而河北來經于其地為山所障遂折而東流為

冀南河蓋河至雍州太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水勢衝擊故
名底柱此河之一大轉折也自南而折之東則至于底柱
山蓋底柱在東而河西來經于其間砥其中流禹鑿二門
以通之自此而東向則南岸為豫孟津洛汭是北岸為冀
大伾洚水大陸是蓋又東至孟津之地河流始緩南北通
津故名孟津東過洛水之北蓋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
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南也至豫州大伾
之山河始行于平地而東者又轉而北向此又河之一大
轉折也記其自東而北流為冀東河洚水入焉記其北向
所經之地則日大陸傳云洚水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

枯洚渠也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為合正義曰
班固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内或洚水發源在此下尾
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洚水乃至大陸大陸以上有名山
峻嶺以為之防河流不至奔潰大陸以下四曠無山土疏
易決至兖之北又播為九河以分其勢既播之後河流既
緩其勢易關不能入海禹則合九為一同為逆河入于海
焉一播一同大禹治河要領播指河所以播之者禹也此
句又有工夫須另看不可以北向所經泛論同為逆河三
句一連同為逆河正紀其入海處如此耳九河即河也一
河而分為九逆河即河也河下趨入海遇潮至而水逆流

只爲河亘萬里而渦又受濟淮渭洛百川衆甚銳來甚猛
海一時吞吐不及故逆耳同者九河分而復合以敵海潮
而迅其入也蓋海潮逆入泥易積合之爲一勢猛急而潮
不能壅則不淤矣是入海處如一不可斷看同爲亦著力
之辭播者布也所以布置之而觀其勢也河之淤必以漸
九河並出一河之水緊盛則一河之水必緊微因其微而
時浚之此河之所以常無患也同者合也合九河爲一河
勢必大潰必深逆者因海潮之水得名不曰逆海曰逆河
度其于海也必遠海潮之入必止于此而不上及九河故
九河不謂之逆始也上受九河之來亦當海潮之入而此

河皆有以著之既也九河所積之水乘海潮方去之勢而
俱出曰爲者皆是水爲之河水所至所爲皆合皆以成功
後順言之若禹用功則自下流始也○一云傳謂下同而
爲一誤矣九河相去數百里豈能復合哉此說要參後世
九河湮塞河涉東南以淮爲壑不入海于兗而入海于揚
矣
　正義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
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
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
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

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
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
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
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于葱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
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
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漢孔氏曰洛汭洛入
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岯○
　正義曰洛汭洛也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
再成曰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修

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
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三成今黎陽
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正義曰地理志
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褒國爲信都在大陸
之内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
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内共
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
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自昔窮河源者三初漢使張騫云河出西域有二源
一葱嶺一于闐北流與葱嶺合東注于鹽澤距玉門關

外三百餘里其水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至唐使薛
元鼎入吐蕃山塞西二千餘里云河源出吐蕃西南悶
磨黎山卽所謂崑崙也至元入中國特使訪求云河源
出西蕃星宿海東北流至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凡四千
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境又東北流入勝境凡二千五百
里復轉河套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今山西蒲州
卽陝西韓城龍門界也通計河流至此經蕃夏共九千
餘里此元人之說近是○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
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
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崑崙

山氣上通天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河渠書曰
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
厮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其一則漯川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
水至于大陸○張洎曰禹以大河流泛中流爲害最甚
乃于貝丘疏二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
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
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壓堤水勢不便流溢夾石碣
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
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
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

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
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
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
東爲中江入于海
導江漢之山重相合意導江漢之水重流處說此二節分
言江漢見二水難合猶有不合者在故仍見其首尾明其
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合之中示分之旨此江漢朝宗于
海未可以漢合江遂欲存江廢漢也嶓冢二句與岷山句

對滌江漢之源東流四句與東別四句對疏江漢之流南
入于江二句與東迤句對漢合江江合漢也北江句與中
江句對江漢合而復流也中江卽北江因互言方向而變
文江漢既合茫然一水惟見爲江不見爲漢故曰北江中
江主導江言所以尊江也兩入海言漢而江在其中言江
而漢在其中○此導南條之漢水與前導嶓冢節應嶓冢
導漾之源東流至北江皆是疏漾流入海是要漢之歸重
漢不重漾漾有二源東曰漾西曰沔皆出嶓冢不言導沔
沔小于漾可見至東流爲漢則漾沔合而始成其爲漢也
漢至荆卽名滄浪過三澨之水直至大別山始之而南入

于江滄浪以下皆指漢言勿經漾曰過者三澨小而漢大也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作一句讀表入江在大别之南也自嶓冢東流至大别爲大别所阻乃折而南入于江非大别即入江之處漢旣入江復東聚而爲彭蠡旣聚爲彭蠡復東出而爲北江東爲北江二句一直說見入海者漢泒也漢在江北廻其所自謂之北江小水赴大曰入益漢入江之後與江爲一其勢大去海遠一時無可入不得不滙爲彭蠡滙者縈廻也止而非止所以緩上流之勢流而非流所以適下趨之性謂之爲益漢合江後所成也旣云滙爲彭蠡又云東爲北江是彭蠡原在而漢之流又衍爲北江矣益爲蠡之後不能久畜又折而東則爲北江曰北江者漢爲北境之漢故曰北江以志漢也江水與彭蠡接漢在江之西似無與于彭蠡也然成乎滙之力者江與漢合則加力焉故滙于漢言之要知江自岷來尚小惟漢水自北入東流始大西匯彭蠡廻合爲澤漢與江流俱東而漢爲北江入于海矣此條凡四言東記漢水入江東流入海之次末言東爲北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導漢而言漢旣入于江故不得復言漢言北江耳○漢水兩源東源出隴西氐道嶓冢山者名曰漾至武都爲漢北漢之正流也西源在三泉縣之東者則名曰沔而逕葭萌入漢益兩川一

山東西異出而總則爲漢水也又東爲滄浪之水今武當北四十里者是又過三澨之水又東南至漢陽大别山而南入江是名沔口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滙澤爲彭蠡朱子并蔡傳俱疑其誤蓋以鄱湖合數川之流豬而爲澤初無仰于江漢及去漢入江處七百餘里水道甚狹且宜曰南滙不應曰東滙不知彭蠡固自有源在今日宜非漢水所滙然在洪水未平之時神禹施功之始江漢之流方盛宜有溢入彭蠡者無足怪漢水入江處東行七百餘里而後至鄱湖則正當云東滙澤爲彭蠡傳因鄱湖在江南謂宜曰南滙若于江之下而曰南滙澤爲彭蠡則是彭蠡在大别之南矣不亦誤乎王方麓曰彭蠡因小孤山彭磯至左蠡而得名實彭澤也非正指鄱陽湖江到彭澤水漲已緩涌回鄱水不得流耳此說可相足東爲北江入于海者非漢入江之後又分爲北江蓋大别而上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及至大别旣合爲一以朝宗于海則中江北江皆入海矣故作書者追本其上流之名以表其入海之勢于漢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江之下書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也若漢之下不可云北江入海則江之下不可言中江入海矣始言導漾終言入海以備見漢之首尾而已諸儒膠泥其說誤求北江于大别之下愈辯愈支

○自南條北境諸山導而漢水可治矣漢初爲漾出嶓冢山禹自嶓冢導漾以濬其源上源既濬下流自順由是東流至武都則名爲漢水不復名爲漾矣自漢而又東流至武當則爲滄浪之水卽漢爲之也由是不已歷郢州之三澨而漢則過之又由是不已流至漢陽之大别由東而折于南有不入于江而合流乎漢既入江遂東積衆廻之波爲彭蠡之澤澤之爲者非漢爲之乎爲澤之後又東流而下則爲北江之水北江之爲者非漢爲之乎水流至是入于海猶夫江也又烏知其孰爲漾而孰爲漢耶

魏校曰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關關爲天門是嶓冢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青太海塗相屬是此天地之逆以成造化也○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嶓名白山亦曰冢○闞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昆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别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别明與此沔别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

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又東南過沮水戍而東南注漢曰沮口注云所謂沔漢者也山海經謂漢出鮒嵎山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又曰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江水又重合濔口水上承沔水于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今考漢江關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别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卽漢水故道見漢書志○葉夢得曰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illegible]則以水冠之導水導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别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水經注曰漢水過三澨地杜預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别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愼言澨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代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左傳作蘧澨服虔或謂

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
今南陽涓陽二縣之間涓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
儒之說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雖鄭
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李夢陽曰漢之性曲其
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潴爲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
莫如濟曲莫如漢○湖廣志曰今沔陽州黃蓬之山下
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澨水
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今郢州長壽鄉
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界來又汉
水即三澨之一也○承天府志曰三澨一云在沔陽一

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汊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澨俱
無的據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爲澨葢源出仙女洞
發爲司馬河又南逕浙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楊家洋
合長灘舊木洋小河此一澨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爲
澨葢馬溪河發源趙橫寺黑龍洞廻而東流南逕馬頭
山又東南爲官橋河又東爲馬溪河此一澨也據沔陽
志則石家河爲澨葢石家河發源空山洞如意寺甘泉
冲爲霞河口爲雷公潭逕白土苑又東南爲石家河此
又一澨也○邵二泉曰彭蠡在大江南其源統徽饒南
袁筠方數千里之水會焉遂東北流以趨河口而入江

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江也反爲江水所遏因馀而自
豬初非有所仰于江漢之滙也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
勢不復容江漢之來入又況漢大別入江與江混爲一
至此已七百餘里今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
蠡既滙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
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
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漢水而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
江水而分以居中耶遂疑東滙澤十三字爲衍文殊不
知江漢水張彭蠡欝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
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其曰北會于

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
蔡賓志也江水濟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次則
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
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
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
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經說
者非是
此導南條江水與上岷山之陽節應岷山是源東別至中
江是流入海亦是歸宿處凡江自澧以西名上江東陵以
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而叙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

既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二水一主正流故曰東別漾小于江故支流不必言江水勢大則支流亦爲害特舉支流沱以見正流沱耳○沱是梁州之沱曰別者江之別流也與上東流爲漢不同別爲沱便見上句是江之正派澧澤傍地名與雍州澧水攸同之澧不同澧爲九江之一則至于澧過九江二句當連看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東陵與東迤相接北會于滙即東滙澤爲彭蠡之省文耳上滙澤爲彭蠡者言其涌回者爲彭蠡之澤東迤北會于滙者因漢水南來入江便似江水北去會漢在江水惟有東迤一派以見其來

合者乃東滙之漢非江又去北會也江未嘗北而云北會以漢爲文會不于漢而于滙又即滙名漢漢固滙澤爲彭蠡矣江則東流北會于滙而與漢相合漢固東爲北江矣江則東爲中江而與漢同入東迤主字重看江至此盤亘數千里衝崖崩地已極勢不得不少有所殺故靡迤斜出徐徐得此一迤故能會于滙不然安肯便滙哉自漢視江漢若小江若大故以入言自江入漢江固大漢亦不小故曰會上主漢下主江義有各重既云滙爲彭蠡又云北會于滙何也漢下注只爲彭蠡其氣力已盡故以彭蠡係之導漾江雖滙于彭蠡而流長力尚大止言滙而不言彭蠡

以江之下趨有彭蠡其他小澤不可勝數故只以滙言包括尚多不止彭蠡也東迤北會云者兩水相合必有廻合之勢言江之東迤北而會于漢水廻合之處也江者自西而東因經彭蠡而彭蠡在南旁適江水與之合故云然其實江仍向東行爲中江而入于海也中江即北江漢北江小自漢合江則居北自江合漢則居中○岷山在蜀茂州江水所經也江源出今松潘衛西二百三十里大分水嶺北流入陝西洮河南流入其松嶺東經松潘城而岷山又在松潘城東三十里自分水嶺至成都凡九百九十里水尚小自成都東流千五百里至瀘州以東馬湖嘉陵江涪

江巴江等水合流江始大別出者曰沱岷江東流而沱南出散爲東陵諸水今荆州城陵磯江水南與洞庭青草湖接湘沅西澧辰敘諸水分布東南是爲九江澧水在今沅陵楚辭所謂澧浦也江自夷陵入荆爲西陵南過九江爲東陵西北山高土平東南地卑多丘阜故南方諸郡古多稱陵今承天曰竟陵荆州曰江陵岳州曰巴陵長沙曰茶陵衡州曰零陵常德曰武陵辰州曰沅陵寳慶曰邵陵今江西吉安南昌九江等與荆接壤亦曰廬陵曰歷陵曰陰陵皆所云東陵江南諸水自衡山東北出江西袁州臨安諸郡迤北至彭蠡入于江自庾嶺以北出贛州吉安南安

諸郡亦北至彭蠡入于江蘇子瞻謂豫章之江爲南江是
也江皆自洞庭別而南去皆由彭蠡會而北來故匯匯者
會也首言東者江未別時合流而東也再四言東者江與
沱別分流而東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言江以
終導江之義曰中江明江之正派自西直東也曰別明江
之播散而南也然漢言北江此不言南江者漢本非江而
合于江故言江以合之九江亦本江而別于江故不復言
江以示非別也蓋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江北受漢之委而
南不全受九江之委故于大別言入而于東陵言匯然無
江漢則九江東陵亦不能自匯所以分合言之而江南北

之水源委聚散脈絡分明指諸掌矣○自南條南境諸山
導而江可治矣然導江于江江不可得而治也江源出岷
山禹于岷山導之以溯其源其源既盛由是始別而東則
爲沱沱非他水也江爲之也由是受蔡蒙和夷沔潛諸水
出西陵峽而又東則至于澧澧乃止澤也江則至之自是
而又東則荆州之界江乃流過九江之水而至于東陵之
地自是而徙漢固匯澤爲彭蠡矣江則東行遶邐且傳北
向而會漢爲匯斯時也江雖合于漢而去海尚遠至于匯
澤亦即爲彭蠡然後東爲中江以入于海猶夫漢也
北條之水主于河凡水皆以河稱南條之水主于江凡

水皆以江稱惟其主于江也漾漢彭蠡皆江之所翕受
而異派同歸者也是源之大而流之長者江也自江之
左入而源流長且大者非漢乎自江之右入而源流之
長且大者非彭蠡乎漢先入江後江漢同爲彭蠡入海
經文錯綜互見不可以經生文義律之矣所以經文曰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言漢水入江止此曰東匯澤爲彭蠡東
爲北江言匯澤者乃每歲春夏江漢水漲倒入彭蠡與
前彭蠡既豬義相聯貫匯者水之勢豬者水之常也曰
入于海此則言江漢與彭蠡而同入焉如言身之左股

因及夫右股以明一體之意何必疑經文謂江與漢匯
爲彭蠡亦何必直以十三字爲當衍哉曰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迤北會于匯東
爲中江入于海言匯即匯澤而東迤北會正言江之會
彭蠡以入海也前言東匯澤後言會于匯前後相承何
必疑其匯于漢亦何必疑匯字或多而或誤哉蓋彭蠡
方廣數百里自今九江郡以上發源章貢合吉之王江
廬江恩江袁之泉江臨之汭江瑞之蜀江會爲南昌之
章江又建之盱江撫之汝水寧之修水信之上饒江弋
陽江饒之鄱江錦江共諸郡邑之水豬爲彭蠡故春夏

水溢則壅遏不通雖因江漢阻塞而實有滙入之勢至
于中江北江安知非當時之通稱哉或曰彭蠡咸指爲
今之鄱陽湖矣又有謂即今之巢湖乃與東滙文義合
何如曰荆揚之水莫踰江漢其次莫如鄱湖經文叙九
州之水反于數百里之鄱湖瀦數千里之水略而不叙
無是理也○郝仲輿曰南條之水無大于江漢然自大
別以東但見江不見漢故分疏言之明江所以大于大
別東者與漢合也所以尤大于九江東者又與東陵彭
蠡諸水合也葢本一江由大別而下漢自北入合之故
江曰江而漢曰北江明不没漢也由九江而下東陵諸
水又自南來會之故東陵曰滙而江曰中江以明不沒
東陵彭蠡也經義本了然朱元晦極稱其謬蔡仲默耳
食朱說遂謂彭蠡不仰江漢然無江漢彭蠡安能成澤
惟江漢外漲而後彭蠡内滙且安知古之彭蠡不異于
今日而江漢不灌注入乎夫禹貢以千二百字貫穿四
海九州千里記一山萬里記一水何處不可疑紕漏而
豈但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也字比何栁妥埒岐寶遂謂
尚書不須盡解是何言與○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
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
也○劉愉易解曰天地之間水爲最多然坎爲水而兌

止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
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袁中道曰澧水出充縣西
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至石門與
渫水會稱渫澧至澧州與涔水會稱涔澧過此至安鄉
縣與澹水會稱澹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澹澧者也澧居
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康熹以爲江
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至于澧一語當懐山襄
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
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瀹之功自夷陵以下高
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
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
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
辨江始分而爲二鄖道元注水經于江陵枝迴洲之下
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
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被僅爲衣
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
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濟水也與前導岍節應濟水發源河北越河
而南達于海蓋大河以北之流稱沇是旋伏而東見爲濟

此導之于冀者大河以南之濟當其入河于兗是見旋又
伏而見之爲滎自是又伏而後出于陶丘北乃常見不伏
此導之于豫者又東北會青州之汶乃入于海見伏不一
也○太行爲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王屋
本太行脊西之山沇水發源王屋其源多伏流而力甚勁
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禹不誌
其源惟自其見處導之此節本是濟水而發源則爲沇水
猶嶓冢節本是漾水而發源則爲漾水也重泲不重沇沇
性下故入地而多有所伏沇性動故出地而常有所見發
源王屋不作一見只東流爲濟四句分三伏三見沇水發

源王屋山頂崖下伏流九十里至濟源縣東源西源相合
而東流則不爲沇而見爲濟濟入河但見河而不見濟故
又爲一伏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見爲滎澤釋名云泲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滎即
豫之滎波何以知爲泲溢濟清河濁穿河而過爲滎還清
故知其溢者泲也溢爲滎而辨其爲濟者濟流而滎豬也
自爲滎後又潛地而伏東出于陶丘地之北則不復伏矣
陶丘北曰出因知前此之又爲伏也看來東出于陶丘北
東字對滎而言滎與陶丘北俱在大河之南滎稍西陶丘
北稍東耳自此豫州有菏澤焉菏是澤濟則東流至之有

汶水爲汶水西南入濟則濟爲東北會之矣濟流至是又
北東而入于海北東者轉于北之東也看來又東又北皆
何北會于汶東入于海則正文也蓋又東東字根上東至
于菏又北北字根上北會于汶此指水若北會東入則以
濟在汶南沇西發源故又各標其方向諸水入河者一于
入河入海者一于入海濟水則入河不終入河入海不竟
入海所以爲伏見斷續○禹導沇水只從今孟州濟源縣
起功何以知之以經文知之若導王屋之源則當云王屋
導沇不當云導沇水而同導弱水導黑水之文矣且王屋
之源既見而伏經文于導沇水之下即接之以東流爲濟

顯是非伏也若入于河則明用一入字矣入于河出陶丘
北出入二字相呼應蓋濟水自河北潛入于河底地中橫
絶過去至河南陶丘北復出而見于地上也溢爲滎者這
濟水已經過河後在地中者勢甚洶湧則溢出于外爲一
支流此是滎澤滎澤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是
出陶丘北者滎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彼
入河者也時說皆謂滎澤水復入地而出于陶丘之北誤
矣自陶丘北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菏東北會汶以入海
此古泲水之道也自王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泲瀆滎
自受河爲浚儀渠矣然未嘗不伏流地中也

濟水云斷續伏見者因一濟而前爲沇後爲榮旣入河又出河旣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直故云斷續伏見耳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榮爲見則漾東流爲漢滙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爲伏乎况經文明言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漯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旣久必欲爲之曲解當亦是濟水流勁性不易合自其入河至菏會汶入海與衆同流不與衆同波故時其別處則爲見其無別處乃云伏耳必以伏乃究地潛行此旁引他

儒非本注也伏流當出許敬宗帝丘之對亦不言三伏引地志始發源王屋云云是完全說個濟水源頭經文實略去此引曾氏之說亦是証王莽以後之沛非証禹時之沛也○沇水發源王屋天壇之巔太乙池伏流九十里復見今沛源涧有東西兩源合流至溫縣始名爲沛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曾子固齊州二堂記言俗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于黑水柏崖之灣至渴馬之崖泊然而止北至歷城之西五十里而有泉涌出是爲趵突之泉而不明言其爲沛水蔡傳引之則以爲王屋之沛矣○李獻吉曰沛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

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東出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沛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正義曰釋丘丘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濟水在河東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自北條南境諸山導而淮渭洛可治矣導淮三節獨下三個自字自即其源也桐柏去胎簪鳥鼠去南谷熊耳去冢

嶺皆不遠淮渭洛多言東以三水源流不似河流之曲折沛流之斷續水行與地向大分皆東無他方可別惟洛在河南故一言又東北以別之耳淮與河濟江四水皆逕自入海渭在瀆之西洛在瀆之東則皆先入于河而後因河以入海不可不辨○此導北條淮水并下導渭導洛節俱與前西傾節應導淮自桐柏先言水而後言山者何淮水出胎簪山經流至桐栢始大禹只自桐栢導之由是艾山之沂陪尾之泗勢與淮敵也淮則東會之在泗固受沂水之流在淮則合泗沂之派至是則函三爲二泗沂固皇淮爲宗而合小歸大淮又至淮浦而入海矣淮發源豫之南

境東趨徐以會泗沂、即淮沂其乂也東會二句不平入海
何宜另看泗沂不可分開說以沂入于泗故本沂先西南
而入泗、泗東南而入淮。經以沂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逕直
之傳二水相敵指淮泗言沂既入泗則總謂之泗泗既合
沂則水大可敵淮矣、淮據海上去海不遠一會泗沂而勢
自暢。一瀉而入海也。易淮水出于豫、又于徐入海于揚然
經言海岱及淮惟徐州、則入海當亦是徐州、
釋名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河圖括地
象曰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緯星○按淮水出桐柏山其
源初則涌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發東北經大復山

東過義陽今信陽也又東過襃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
又東過安豐下蔡壽春鍾離盱眙有汴水從北來入焉
又東至山陽過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
海州東入海泗水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睢水入焉又
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山陽入淮此水今
人謂之清河○黃承玄曰考古淮河自桐柏而東逕信
陽新息壽春臨淮泗州盡攬南條諸山邇北之水至淮
陰而與泗水合泗水自陪尾而西逕曲阜滋陽魚臺入
彭城至下邳合沂水又南至宿遷東南入淮二水合流
東入于海則今雲梯海口即大禹以來泗淮入海之故

道也○劉向說苑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
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焉爲德甚美
故視諸侯也○晉隆曰大地之形西北高東南卑故百
川東之然亦就其通于東海者而言崑崙天下之中山
形絕頂最高處東南西北皆下崑崙東南江淮河濟諸
水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
趨北即沙漠直北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大海之
量百川歸之而不盈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處轉輸
復從西而東故云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竭也○
四瀆立說舊以河爲瀆之宗江漢淮濟爲四瀆考之爾

雅四瀆江河淮濟是瀆者取獨自入海而名漢水入江
合流入海故江漢止算一瀆傳無明解說者泥漢書中
國川源莫著于四瀆而河爲宗之語不知宗者長也河
于泗瀆爲之宗猶泰山于四嶽爲岱宗春官于四時爲
宗伯五岳四瀆並稱不聞四瀆之外增河爲五豈祭江
漢淮濟而不祭河乎今改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
看導渭導洛二節要與前有別前主各水赴渭洛此主渭
洛聯衆水而入河渭一導而或會或過無不治導渭即導

涇澧漆沮也必先有所合而有所歸主槩自同歸意洛亦然導水必究源究入合終始言之二水之派只止二州不得不專言之○此導雍州之渭水四瀆以西之大川渭水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則言之于此會澧會涇過漆沮與雍之涇屬渭汭三句相應渭水東流澧涇漆沮渭皆自東而會且過也上承衆水而順流下乃入河以爲歸自鳥鼠至入河幾二千里入河須另讀渭水至此北河則又小故言入渭自雍西直亘雍之東控扼諸川故三水異派而渭聯之東趨以入河黑水西河惟雍州故知雍州入河即冀之西河○渭水出南谷山尚微經流至鳥鼠同穴山始大爲其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是而東澧水南注之渭則東與會焉由是而東涇水北注之渭則又東與會焉澧涇大與渭相敵既會澧涇而渭益大矣由是而東漆沮小于渭者也東北注之而渭則又東過焉澧涇漆沮皆入渭而渭東至華陰入河渭水治矣

按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發源于下南谷山在西與鳥鼠北山相聯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淮非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妥水經言淮出胎簪地志言淮出桐柏竊詳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洑流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不質言其所出但以其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傳拘于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斷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無義例也雖然經于淮渭洛顧變文而不同漾江者豈無義例孔疏恐未足斷傳之非也姑存兩說待參○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鼠鳥同穴山○馮復京曰按漆沮二水名其源又各別故說者紛紛據孔安國顏師古之說漆沮即洛水也朱子亦云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洛水出陝西慶陽府環縣經延安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乃周官所云雍州其浸渭洛非伊洛之洛也寰宇記謂漆自周官來指此竊意漆水即洛水也與扶風杜陽之漆不同一統志不考乃云周官之漆出自鳳翔不知彼漆爲涇汭所間豈能飛渡涇汭而來同官邪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子

午嶺合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即洛也孔氏注禹貢漆沮亦曰洛水是也但不當以沮并爲洛耳此馮翊之漆沮也即此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與潜狩與漆沮是也葢漆沮之會于同州者去鎬京三百餘里爾雅周之藪曰焦護焦護近于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取魚狩獵之地當必此也昔稱沮水東過漆沮亦是此漆沮若出扶風漆縣者則在豳之上流與經之次序不合矣其水經注所云濁水沮之漆沮者當在今臨潼縣界未知今之土俗亦名爲漆沮否然濁水一小水注鄭渠者耳非詩人所咏也一漆水出

鳳翔府麟遊縣西普潤廢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漆水自西北注之南與杜水合齊詩所謂自杜沮漆者也其沮之所在孔仲達云未聞此扶風之漆沮也豳詩云自土沮漆指此何者不窋徙居戎翟之間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緜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又一沮水出鞏昌府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此別一水也寰宇記云合榆谷水榆谷在臨洮去渭源近正謂此沮水若延安沮水何由西行數百里至臨洮既至臨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州耶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豫州之洛水四瀆以東之大川洛出冢嶺山尚微東南二百里至盧氏熊耳山之西始大故導洛自熊耳始由是東北則有替亭之澗瀍東則有上洛熊耳之伊與洛敵

也洛則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伊而與之合流焉又東北而北合衆流以入河而洛水治矣自熊耳至入河僅千餘里豫州先曰伊洛瀍澗茲以水治先後之序言此先曰瀍澗後曰伊者以瀍澗伊三水入洛先後言也曰會曰入河與豫州伊洛瀍澗入于河參看渭發源于雍經流于豫禹導洛在豫州入河亦在豫州荆河惟豫州故知豫州入河此即與之南河

熊耳山有二一在上洛縣一在盧氏縣上洛乃伊水所出擬洛會澗瀍而後會伊水則此之熊耳非上洛明矣故蔡傳別其盧氏之熊耳○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濠

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
東北注于玄扈之水郭璞注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
○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璧附耳星○
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
者沈禮焉○羅泌曰兆水之害盛者莫過于河濟而短
者極于渭洛河之害在于冀兖雍而濟之害在兖青徐
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于豫渭止于雍
是故渭洛則附于河而不待致力益河一治而渭洛自
從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
會同

傳總結九州四海無不平治益隩山川澤載在各州有見
有不見此總言之見九州皆然故曰攸同九州句是冒四
海句是總承九州句虛水土無所不總四海句實單言水
也攸字與既字異既是已然之辭攸同是起下之辭謂九
州所同者隩平而山高川流而澤止全要于各句中見舉
全該徧之意雖四隩二句言土之高下同于平九川二句
言水之流止同于治然惟水平故土治歸重在水上故以
四海會同總結之天下災深害溥之時便不無豐嗇之差

後先之感乃聖心原無分視即聖力亦無觭施其州先冀
兖似亦不同而治一州下流正巳疏各州上流則其同不
必在癸治日也且如以土論土卑同宅土高同旅如以水
論水流同滌水止同陂凡四海之水無不會合統同使海
或不同便非九州之同攸同會同兩同字相呼應○自禹
導山導水後疆域雖異九州水土之平治則剏就用功言
經理無間曰同就成功言合與爲同曰同攸同在四隩四
句從何見舉偏該全益四隩既宅言土舉卑以見高不特
降丘宅土而東海之隩宅不特三危既宅而南海之隩宅
西海之隩東海之隩亦無不宅矣結單懷底績降丘宅土

等事九山亦指奠高山爲一州之鎭者刊先旅後舉始末
以包中間刊者去蕃鬱驅猛獸見治水之始旅者定祭秩
祈成功在治水之終要知刊乃治水始事何不言于雍梁
此用作結惟梁雍發例即終以包始故但可本成功說既
旅說旅平若言刊旅則似雍梁方刊前此未嘗旅矣所以
庳結刊旅也然前冀州壺口梁岐有修治之文亦明言刊
至雍梁蔡蒙荊岐有旅平之文後乃言旅是九山刊旅義
未嘗不先但其文則始見于此結岷嶓既藝蔡蒙荊岐等
事九川亦是九州之大川不曰疏流而曰滌源受衆水爲
川川之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水之經者甚衆滌

源亚是濬畎澮距川也若疏其下流則在四海會同內亦非滌其山源滌山源在九山刊旅內須要認漪結既從疏道既入等事九澤既陂言澤舉外以見中陂非築陂以障之也徃時汎濫今時水定有豬無決各循其岸也豬既澤既豬底定孔殷等事前于兖州言河濟治雷夏澤而後降丘宅土于雍州言涇渭治荊岐旅而後三危既宅此順叙也至此結言水土平治乃先既宅後山川陂澤何也如言兖之宅土由于河濟治雷夏澤雍之既宅由于河渭治荊岐旅此逆結也所以盡九州之義也又言四海會同者謂四海地界之水莫不來而會會而同各有所歸如東歸東

海西歸西海南歸南海北歸北海之類蓋百川以海爲歸故言四海非指四大海水也攸同是濬其源流會同是疏其歸宿必至九州之水皆入海然後九州水土平治耳雖結上文語氣似進叅四海句雖就水說詳傳有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之語故不以會同與四隩四句例因上或言宅或言旅或言川或言澤舉一未免互有所遺故又總結謂之攸同○洪水汎濫九州分絕彼高此下彼弱此強皆不同矣至此土高而水落先者不見厚地卑而水落後者不見薄故曰同向未同今始同爲攸同何如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非特兖之降丘雍之三危而已土之卑者同平矣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非特梁之蔡蒙雍之荊岐而已土之高者同平矣九州不知幾川也今則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之患不特九河九江見于兖荊而已水之流者同治矣九州不知幾澤也今則已有陂障而無決潰之虞不獨大野震澤之見于徐揚而已水之止者同治矣至是則四海地界之水近于山隩者不必同通于川澤者不必同若大若小經流支流無不會同而得所歸宿如黑水入于南海弱水入于西海河入北海江漢入東海又豈特兖之灉沮會同雍之澧水攸同已哉所謂九州攸同者如此

說文云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爲高土故曰九州孔氏曰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居民之外皆有水也天地之勢四邊有水○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四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孔安國書序云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說苑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草濆曰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

井計疏爲溝洫以達于川所謂畝澮者卽田間之畝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卽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六府句承上起下見水土平治之效制貢定賦之由六府句說得開濶包有三事和在內不重害息利興上說通天地爲消長亘古今爲闔闢故曰孔然六府孔修猶是禹養民始政故此且用作腰結語意句句脫下財賦盡水火金木土穀皆有單言庶土者土兼五行也至成賦又分言穀土者土爰稼穡也前敘貢賦底愼成賦之意已寓此就中

點出愼字成字來底愼成賦四字最重正是聖人安民之仁然亦不出交正咸則之外而有底愼成賦在蓋庶土爲財賦而正故交正之而卽底愼也三壤爲田賦之則故咸則之而卽成賦也○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所以孔修也要見水土平而利源開故下面土賦田賦之制可定意六府雖並列禹所治者水耳水去而五行不致汩陳穀因之樹藝耳孔修卽在九州之成功內如山澤俱治則水修貢金三品則金修惟條惟喬則木修因木鑽燧則火修底績底平則土修既作既藝則穀修前九州分貢賦此則貢亦爲賦財賦之賦是土賦以貢篚之物言凡丘原川澤能生物者皆是成賦之賦爲田賦以所納之稅言則專指穀土也庶土色性不同交正非以土之肥瘠高下交相正也乃以土之肥瘠高下者所生名物來交相正之何州產何物何地爲最良然後常者歲貢皙者錫貢不責有于無不取盈于寡而此心猶恐其過故曰底愼合九州之庶土辨九州之物產令人有凜然不敢折閱之心況交而正之則雖低昂自我而彼自具有不可低昂之極在彼盈此缺卽天地不能全其產而人主全收之安得不愼聖人以天地之所生經天地以萬物之所成緯萬物辟名以紀之文物以昭之服食器用之間而不成

修和之治賴焉吉凶軍賓嘉先定廟堂之制度而後取之于地之所出與所產之良不然雖生之多而物之珍不以貢也底愼意如此但作不妄取說未盡其義底愼因交正來正字與下成字應所謂咸正罔缺也發起眞字意成賦因咸則來則等則也咸則者謂舉天下之田而咸則之以三等之法就爲地勢之廣狹就爲人工之早晩然後正歲者守其經間出者通其變成規一定不隨意變易不因將妄增也故曰成賦中邦三壤以上中下言雖三之中又有三總不出三壤之外準則上中下之土壤卽前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略九等言其詳總九等而綱之爲三壤就三壤

而析之爲九等正因經文辨土有黄壤白壤墳壚三品遂
別故即此三壤以例見墳埴塗泥凡土皆入品第故云咸
則且黄白黒三色原分上中下三品遂用三壤九第此又
用事造語天然之妙成賦中邦對四夷言之任土作貢或
及外夷什一之征止在中國土賦及于四夷亦是各州之
夷如冀之島夷徐之淮夷故知中邦亦是各州之中古者
田之可畊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畊則隘塞之
地溷以戎索然則所謂成賦中邦者只指田之可耕者言
耳鄭玄謂以萬物生焉則言土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
訓壤與經文以壤言土性者異非也貢曰庶土便知咸則

爲穀土賦曰中邦便知土賦及四夷此節重貢賦不重田
土此意要記句句要見總結意

陸贄曰大凡生于天地之間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
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于作爲金木自產于山澤唯土
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于此○洪水之時高
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
壚還復其性也諸州之土靑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
異惟有壤墳壚耳○陳祥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黄而
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
殊而墳埴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

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帝王世紀曰禹平水土其時九
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
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錫土姓

自此至篇終記禹建官弼服畢治水之成功其敘德先民
以化天下又即治水時指其德意流貫處言之蓋治水至
此始可言成功耳勿作成功之本說敷土經爲九州此又
緯爲五服蓋治水敷土猶止叙得禹利用厚生之始事必
至錫土弼服乃足盡禹正德三事之成功此節直封建上
水土平治後不衆建諸侯無以共布修和之化錫之土以

定其限制錫之姓以辨其分族當與建十二師五長意參
看雖云封建所以賞功報德洪水之後多限制不明然此
意較緩天子分諸侯必胙之土而錫之姓如契封商賜姓
子之類傅平訓宜串看錫土姓與胙土姓不同錫土是分
土惟三之土胙土是大社五色之土分祭肉也封建非創
自禹或仍其舊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絶至此而徧錫之也
此與下彊理五服皆禹稟命于帝

正義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旣引其
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土地天子以地
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

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字爲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爲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爲姓而姓氏遂無辨○孔頴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上而戚

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于百姓爲姓未必皆君賜也○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

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之類是也所以爲婦人之稱如伯姬叔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白虎通曰人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

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十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仲山父曰古者司商協名姓韋昭註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庾信曰昔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王鏊曰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有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

族是族無不同氏也○鄭曉曰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皆書姓某氏相襲誤耳又曰姓氏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嬀曰姒曰嬴曰姞曰姚曰妘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惟錫土姓在于廣布修和共明功叙故下即繫之曰祗台德先見巳爲之倡也惟禹祗德爲倡諸侯所以各廸有功而不距行不距兼臣民在內即下東漸西被是四訖乃祗德之極功也祗台不距是論理作未然看就臣道上說爲

責雖于帝意或作禹自言今水土平矣貢賦定矣諸侯建矣于于此復何爲哉德者表正天下之本惟仰承誕敷之心致敬我德躬行以爲天下臣民先庶幾臣民觀感于我德者自然各廸有功而不違距我之所行則予心斯愜乎看來一部禹貢皆史臣記事之詞無端二句特記禹言還作史臣口氣說曰台曰朕夏史指禹爲我猶孔子春秋指魯爲我也但此二句只重水土之平謂水土未平而貢賦未定諸侯未建之前我禹未嘗不以敬德帥臣民而天下未必無距也當此治定功成之時惟敬我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將沐平成之澤而樂于向化自無距我之德行者

矣見非治水成功何以有此禹成允成功而猶勵以祗台不自滿假可見或疑臣無獨專之理不知此非論修德也德而曰台自療自痛自本自根以方寸爲八表之樞所謂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執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不距也禹貢一書皆法制故此揭其精微之要只一祗字天地以之覆載山川以之流峙民物以之咸若九州殊貫萬國異殺禹惟先之以所同而過化存神孰得而違之祗德就躬行說與下朕行相照行即是德也不距只在禹德上說不可講黎民敏德夫了距者望而至之不距者不必望而至而心神領會也註惟字自字可見此節大意猶武城篇末垂拱而天下治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五服分州乃治水時指定天下形勢爲敷土計制服乃治水後界畫天下人民爲廣化計制服爲居重馭輕以屏衛王室環外共內以維持德化與末節照應禹分天下爲九州又分爲五服者州取犬牙相制以形勝爲比聯服取幅

則相方以道里爲廣段。一州周領數服。服者治州之法。有
制服臣服之義。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作活字看。皆治
之之法也。五服之名。堯時原有。禹因洪水既平之後。爲之
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役猶多。
故每于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故二百里內谷爲一節
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益遠。每服分而爲
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何以言錫土。甸服
是終九州貢賦。後半截事。蓋九州所定之田賦。即此五服
諸侯之田賦也。故五服亦首言甸服。九州所定之貢物。即
此五服諸侯之貢物也。故五服亦次言侯服。至貢物爲文

事武備所需。正以供揆文奮武之用。若要服之夷。亦諸州
所列島夷萊夷淮夷之例也。若荒服之蠻。亦雍州所列三
危三苗西戎之例也。故知錫土甸服節。即九州後半截也。
○此下大約遠近征役朝貢彌理之宜。正所謂弼成五服
五服言服天子之事也。傳云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甸
服五百里。四面相距。則爲千里之畿矣。甸即井甸之甸。以
甸賦言。圻內之地不以封建。其民专爲天子治田事。故謂
甸服。有京師力耕實根本。不仰給于外藩意。詩云赫赫梁
山。惟禹甸之。禹之甸法遂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
國之本也。下分言五百里賦。即九州厥賦之賦。粟米之征

也。冀爲甸服。賦兼貢言。而此獨提賦于五等之前。言此乃
貢賦也。只重賦上。服亦賦內事。省民力。正以備國儲也。賦
字貫下五句。粟米之征。服字包上三句力役之征。服與甸
服服字。以田賦爲事者不同。此服字謂服輸將也。輸納也。
以車載物曰輸。將送也。用人推送曰將。蓋三百里去王城
爲近。故既自輸其總銍秸。而又爲四百里五百里之民遞
送其粟米于帝都。謂之遞者。三百里交與二百里。二百里
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總銍秸言納。又係以服字。而
四百里之粟。五百里之米。則不復言納。可見內三百里服
外二百里不之服。則又以力役之有無分輕重。聖人不使

四百里負粟。五百里負米。因遠者艱于輓運。故寬之。非偏
困近畿之民也。禾本全曰總。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
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刈禾半藁曰銍。若三百里則
簡銍而納秸。半藁去皮曰秸。藁秸即務芟之類。供軍牛馬
之用者。四百里遠。則去秸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穀而
納米。只一服字。挽上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不但納總
銍秸自見。史筆用逆處。注輕重精粗要逐句挨遊看。如米
精于粟。粟精于秸。總粗于銍。銍粗于秸。粗即爲重。精即爲
輕。近者服爲重。而遠者不服爲輕。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
輕重耳。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于此。然獨三百

里之民納稾而不粟視他處為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
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
三百里之民受四百里之粟五百里之米而為轉輸力
若勞而賦則省見古者賦役不兩重其侯綏等所出稅賦
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
箋云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
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周
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
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

于鄉遂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
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
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
夫治洫又云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司馬法曰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丘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又曰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
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

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
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公彥云一成推
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
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
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
多此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正義曰
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
有禾此總是也銍刈謂禾穗銍穫禾短鐮也詩云奄觀
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
穗也○漢孔氏曰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

穎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
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于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
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
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服稾役者解經服字于此旨
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直納粟米為少禾稾俱送為
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漢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韋昭曰自禹以前井
畿內為五服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
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為侯服侯服之外曰甸

服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侯服服以侯名以皆侯國之事也按正義云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侯二百里内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言二百里者大率爲差等也。第一百里最近王畿而便輸將則公卿大夫元士食邑之采葢畿内不以封而凡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矣第二百里則以封五十里之男自三至四五之三百里則以封七十里百里之諸侯夫弱小在内則内有所依而外有所扞强大在外則内無所逼而外足以禦耳○采以邑言

内臣之禄邦與諸侯以國言外臣之爵分土也上甸是制天子之禄此采是制卿大夫之禄卿大夫職在若采故所賦之地即以采名采地而係之侯服者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視侯伯子男公卿大夫身在國都但擇人以治如周公食邑扶風命仲爲卿士是古者天子獨制千里即帝廷羣臣食采之邑皆取之侯服男小國言男以兼子言邦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諸侯大國言侯以兼公與伯故合三爲一名百里二百里次第之詞與甸服同例三百里計數之詞與綏要荒服同例甸服五之侯服三之綏要荒各二之見漸外漸略之意○若諸侯之分于冀州者即使之

徵冀州之賦而賦之厚薄與夫貢之多寡則必因其舊而不變但所入則有天子諸侯之制耳然賦雖天子諸侯各取其治地之入而貢之一事則惟天子總之而諸侯不與也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獨冀無之甸服有粟米之輸而餘四服無之説者以爲圻外八州皆以田賦市易所當供者以爲貢故不輸粟然則土功即租税也葢諸侯食其税于國則賦名爲禄納其賦于上則賦名爲貢。

孔穎達曰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税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爲采地○何休公羊註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

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税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官任土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所謂家削之賦小都卿之采地邦縣之賦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邦都之賦顔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張載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此所謂幣餘之賦也又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禄之家○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

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世襲爵長是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白虎通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陰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王氏樵曰采案孔氏曰供王事正義曰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今蔡氏以采爲卿大夫采地然周制家削邦縣俱在畿內夏制雖不可考要之采地恐不及畿外也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以漸遠王畿義取綏安也內去畿外荒服各千里而綏服介其中故以內三百里于甸侯爲門戶則揆文教以接侯甸之政而撫要荒以外二百里于要荒爲藩籬則奮武衛以鎮要荒之變而安侯甸既言三百里又言二百里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于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文教如學校之設禮樂之制皆文也皆所以教人者武衛如將卒之練器械之精皆武也皆所以衛國者揆卽百揆之揆文而曰教自有先後之序淺深之宜故必須揆酌量其風氣剛柔與淺深先後而施務以綏之者揆之令三百里人人被服皇文則其綏內者奮取振揚之義須帶衛字說只是常振

揚其所教衛者使奸暴潛消原非二一切震讋務以綏之者奮之令二百里在在彰顯聖武則其綏外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獨綏服言之見由此而內其文教之揆由此而外其武衛之奮皆準之也須知內非無武而以文教爲主外非無文而以武衛爲主文武合而後綏之道始盡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要者雖受中國約束不過羈縻之意新說以要字如裳之有要所以綱領四裔近聯要服雖內三百里曰夷其實外二百里皆是夷地以夷地而旅非人于此所以示其非華夏之人乃夷狄之流也夷易也夷雖無中國禮法猶得以中國之治易之也故居內三百里若蔡則迸諸四夷之外且不得與夷共處矣一云春秋淮夷會申杞自降爲子用夷禮夷亦國也蔡卽所謂蔡叔也黍之

周語蠻夷要服韋昭解云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蘇傳夷雜夷俗也故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

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田野不井人民不多荒

忽無常所以經略之者又簡于要服矣其内三百里訓蠻
因其俗也蠻者慢也獷悍更甚于夷故列之荒服二百里
流亦是蠻地流比放更遠準罪爲遠近也春秋執蠻畀楚
而楚爲荆蠻亦國也流即所謂流共工于幽州也聖人設
蔡于夷三百里之外設流于蠻三百里之外不但別其非
華夏之人見得中國人自壞禮法其薄惡比蠻夷更不同
故内蠻夷而外罪人所以嚴善惡之辨然非絶惡過嚴也
處以不堪正激其悔艾尤聖人廣德化之妙用即三苗之
丕叙可見要知要荒二服雖蠻夷之地亦必立諸侯王官
參錯于其中懾理之

按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鄭云蠻者聽從
其俗羈縻其人耳蠻之言緡也以繩束物之名王肅云
蠻慢也禮儀簡慢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政教隨其
俗○茅伯符曰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
常不可以人情測度矣

五服取義雖不同然亦是衆側互見故侯服未嘗無田賦
綏服未嘗無封錫侯服之賦亦納總銍秸粟米則諸侯卿
士之祿也綏服之地亦建公侯伯子男則揆文奮武之人
也然教亦不專在内武亦未始非文要荒二服似禮法所
不及教化所不行及觀三苗丕叙西戎即叙而聲教四訖

則盡四海内外徧爲禹德其在中邦又可知矣五服猶中
邦也禹所訖不止中邦故下以東西朔南極言之

正義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
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
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
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
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毎服之
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
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
實鄭玄尤不然矣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

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
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
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
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
數若其廻邪委曲動有倍加之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
云地倍于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
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
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
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左傳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

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
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
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
其服事上也○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
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
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
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
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
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
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職方氏

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于
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
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
并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
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
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
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

前結水治土平但言六府修四隩宅此結弼服化行乃言
聲教訖見禹利用厚生專以爲民正德禹聲教所到便是
聲教非治平後方施教化蓋平水土定貢賦建官弼服精
神所到總曰祗德漸被暨正不距處漸深入被覆冐祗覺
我之精神充塞天地人之濡染直透肌髓暨者言盡若此
其漸被也聲教總是祗德直于無聲響處傳聲響化儀表
處遲儀表下括之曰四訖四訖言無所不及總是個不距
成功緊項聲教總結一篇通節大意重告成功上告成有
虞示于帝與思日孜孜意告艱正所以醒艱非徒叙功勞
之詞○聲教至海濱則止爲云漸于海蓋海島之夷與流
沙以西之羌戎咸賓貢中國是有虞聲教東不止海且漸

入于海中西不止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東西皆有所止
之地于南北則止言朔南而不言其地見聖人嚮明之治
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暨即漸被之換字
地有遠近化無淺深傳意須善會漸者入其中如水之漸
漬漸字從海聖澤汪洋也被者覆其上如衣之被覆被字
從流沙聖澤瀰漫也暨者溥博周遍無所不暨及也朔南
故曰暨各有其意皆極言其廣不必說漸深于被被深于
暨漸被暨正與不距朕行相應海是東海極處流沙是西
海極處朔南是南北極處故總曰四海人所嚮爲聲所效
爲教風聲所動即爲教化蓋訖盡四海之內而浩乎其無

方所矣聲龐而教實聲先而教後聲教二字中下總是一
個祗德聲教訖于四海雖卽看上東漸三句合說然上主
被德者說此主祗德者說禹治水從西北而東南成功則
東西南北無處不到而結爲聲教二字聲教句與上不距
朕行總當主舜說告成功以治水爲主用賦建官弼服亦
在其中所告者成功而克艱俾勿壞之意隱然言表用圭
覲君之禮玄則取水之象錫猶師錫之錫非常之錫禹
而謂禹錫夏史尊禹之辭古語多類此猶諸侯朝而曰朝
諸侯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卽損
之所謂弗損益之中以爲志者爾日禹敷土終日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只兆徵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俱貫串相應
皆記禹經理之事而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二句突出尤皆
蓋此禹經理之神也九州殊貫爲國異疆而能使天下如
一人中國如一家者無他祗德而已後世山海經地理志
與夫財用之書寧知有是○總計五服之地東西南北財
五千里天子所以中天地撫民物莫不基鴻大化者也而
其數惟五兼參兩之余協籌範之中五服五百五千三其
五而天地帝王之事畢地不求廣宅中爲大功不務遠安
內爲先或者疑甸理太狹周制九服倍于禹蹟秦漢隋唐
延袤萬里益周秦疆理已盡四海而禹貢奠基爲萬世宅

中之規而已非必定以冀方爲中極而盡四海爲邊裔也
九州之境北盡于冀如必拘此則冀北無侯綏而荆南多
乘地矣此論立國規制云爾若其聲教東至海西至流沙
自朔北而南莫不暨及訖于四海亦惟是幾句爲根本侯
綏要荒相維四達有台德以爲之先而誰能距朕行者乎
言朔南而不言北者禹績極于東西而南爲大北無水故
不及極西北者水源也
叅同契曰法象莫大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
紀兮人民皆驚駭晷景妄前卻兮九年被凶咎天地開
莫大者水百川爲脈絡四海爲尾閭山澤爲竅戶聖賢
爲之關鍵低昂則害氣奔走而江河注海也此雖養生
家之寓言亦可當時之喻矣○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
北海緣北邊地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
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洪邁曰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
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
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
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
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
西云○吳徵曰禹貢敘事至訖于四海而止訖者地之

壑處也海之環于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卑高宛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稍之水之所浸倍于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美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蓋不知其幾也○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珪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禹功鯀成天出玄珪以錫之古者以德顯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白虎通云圭以爲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

見故以之爲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又云以青圭禮東方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長尺有二寸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以爲瑑飾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長七寸典瑞云瑑圭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祼賓客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

以土地○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家不藏圭言有稱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又云圭璋特達德也○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二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璋璧琮凡執玉無藉者襲○瑞應圖云四海會同則玄圭出○覜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潜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越鬬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

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音資擕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漸逾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背冢韋分十二月

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娵訾内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祗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距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于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内列太微爲天庭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壽星在天關内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盛之際亦巽維地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

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在乾維内者降婁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宫之政在乾維外者娵訾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在巽維内者壽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在巽維内者鶉尾故爲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泰階之政者軒轅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斗杓之外廷陽精之所布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内故娵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恒山星辰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嵩嶽鎮星位焉○天帝曰咨明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與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并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帝禹碑乃治水功成紀功刻也在衡山絕頂

尚書葦籥卷六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濡張䋲振鑒定

甘誓

正義曰約信曰誓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太宰云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啟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臣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首節史臣叙啟征有扈之始詞王曰節將誓將士而先呼

其人有扈氏節示討叛伐罪之意左不攻節嚴坐作進退之節末節嚴以賞罰皆所謂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啟立而有扈不服遂親征其國將大戰于甘乃召軍將之六卿蓋臨戰而欲命以誓也天子有征無戰乃召在未戰之先史深惡有扈不臣豫標大戰于篇首見啟召六卿之出大戰非即戰也只是敵與天子抗衡對壘相敵耳經書大戰于甘以著不臣之罪不書與戰以存王師之體乃者難詞非繼事之詞書乃召六卿示征有扈表啟得命討之雖然是史臣于既戰後書書法重啟不重扈上甘是有扈南郊地名六卿是六軍之將王什伍軍旅者非王朝之六卿古軍將皆命卿平時治其卿而隸司徒有事將其旅而隸司馬傳言六卿之制以六卿所統言耳

鄧元錫曰甘誓著世變也唐虞禪讓時雍洽豫矣言化而不及政尚德也一變而遂甘誓變亟矣曰大戰大之也不書王不書扈直書大戰王有征無戰况大戰乎

周禮卿老二卿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如鄭氏之說此公即論道之三公則每鄉卿一人豈即六卿而分領六鄉邪此二項叙官有其文而後無職掌小司徒之職云頒比法于

六卿之大夫歲終則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卿大夫之職云受教法于司徒則鄉官自大夫而下屬于司徒而受其比法教法聽其誅賞此爲鄉吏之常職而所謂二鄉則公一人每鄉卿一人者乃公卿分領鄉事而非鄉官也別無六鄉之卿平居無事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屬大司馬也將軍皆命卿此周禮之文鄭氏曰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令以書考之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即此之六卿平時軍將皆命卿况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可知鄭氏以軍帥選于六官六卿之吏則固六官爲首鄉吏次之而此之六卿必非

鄉官也况夏之官制與成周同異不可知故惟孔說爲
當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此言啟能收天下之兵權一天下之號令也上言六卿主統領言及誓之則軍吏下及士卒皆在故變文稱六事之人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士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嗟而告之起其聽予有誓戒之詞以告汝誓取齊一衆心之義

此告以伐罪之意我何以討有扈氏哉五行天生以養民關于人事有扈氏威侮五行全不敬天所生之物以絶養民之原遂敢于怠棄三正而不奉正朔全不敬天所示之時三正五行實相表裏水火金木土穀之修未有不從撫辰得者威侮五行是濫用五材不順月令而恭[illegible]而則過取而虐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illegible]不而背上意自在其中然不必更虐下背上只要[illegible]五行三正合處與天相關見得有扈氏獲罪于天天用勦絶其命今召汝六卿惟敬行天罰耳天子諸侯之職在養民五行即六府指其用于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暴殄以五行之材質言輕忽則兼理言矣威侮必有事實如隋煬遼東之役伐山造船山麓皆盡文中子謂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者也夏正寅此兼言三正者何看來三代雖三正迭建而亦兼用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爲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則仍從夏時此兼用之明徵也古人每月皆有時政有扈不奉王朔則棄其時政而不修可知故謂之怠棄天罰與勦絶應恭行便有簡稱車徒及載廟社之主以行不敢輕忽之意

古史以正月朔日食謂之日食三朝蓋以其爲一年之首一月之首一日之首也三正恐即古史所謂三朝者只是不用夏正朔之意非必不用唐虞以前之朔也夏以建寅爲正然從前代子丑寅迭建而來故正朔總爲之三正孔氏言天地人之道似是○許謙曰十二辰横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爲天之樞紐圜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内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以所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且建者

魁○釋泌日五帝以來正朔悉異而廣川先生河汾卷
子猶以爲言卒不得其衷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正月
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
坤艮而息棄三正庖氏之所以爲不恭者何至于禹而
後革之哉竊考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提首
紀而堯命四子亦爲正於仲春虞之法雖不著而分巡
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
不改也湯革夏建丑而作曆則從冬首武革商建子而
巡祭則用夏時萘斗必建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
謂之夏若以冬爲春夏爲秋則四時反易而失位矣昔

顏子淵問爲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而世有爲歲本之
說者乃謂子當夜半則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
歲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爲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哉
知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今人第知夏后氏建寅不
知實本于顓頊自顓帝以前魏董巴日宓羲始作八卦
封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作調歷歷代十一更
年五十凡有七歷不知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否也
上節原誓師之由此節示以行師之法言左者須是要攻
于左右者須是要攻于右御者須是要如其馬之正非以
其不恭命而戒之也下節方有戒勉意○恭命恭字從上

恭天罰生來如云予既以恭行天罰命汝矣汝六事之人
可不聽予命乎車戰之法甲士三人左以主射我之命也
如車左者不攻于左是不勇于射也汝不恭命矣右以主
擊刺我之命也如車右者不攻于右是不勇于擊刺也汝
不恭命矣御居中主馬馳驅我之命也如御者失其馳驅
之正法則射者擊刺者皆不便于戰汝不恭命矣若此致
敗汝可不各盡其職哉○左右御三言其人下皆言其事
左右御三人如一人貫心力同也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
人告之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歷言左
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

可知矣左主射右主擊刺御居中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
職者以戰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畧而不言御主
惟其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即執射刺御者各二十五人爲一兩每兩甲
士一人爲長而步卒則各從之故臨軍誓戰聽戒者三人
而已兵家主慎惟心中有君自目中無敵左右分執只在
能攻御正法只在能守若進神少懈詭遇爭利爲敵所傾
總由心中弁髦君命耳惟左死射右死刺甲皆死車步者
死列節制如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御必其馬之正與王
良之範馳驅相似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

在正焉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
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
此謂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耳若將之車則御者在
左勇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
左傳成二年晉伐齊郤克傷于矢而未絕鼓音張侯爲
御而血殷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古者專用車戰
步卒亦以供車非若後世騎步之不相爲用也〇一鄉
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
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萬乘千乘百乘皆取
出車之名〇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

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
菆側鳩反矢之善者 攝叔曰吾聞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
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
用命即恭命不用命即不恭命皆指左右御三等人說天
子親征必載遷主社主以行左祖右社朝廷之制軍政猶
國政就此賞戮不得停留示果也重在戮邊故加孥戮一
句孥戮者言即父子親屬同犯亦連坐之皆指軍前之人
非其家屬戮字活看凡顯其罪以令于衆亦曰戮不專主
殺說祖主陽陽主生故于左祖前行賞社主陰陰主殺故
于右社前行戮此軍前之賞罰若事定論功則反而行飲

至奬勳于廟云
按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廟之主以行
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
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有社主在焉故師行有社也戮
人必於社故哀公問社宰我對戰栗〇祭法王爲羣姓
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
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正
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之主行載于
齊車言必有尊也巡狩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
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

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
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〇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
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弃北者則戮之于社主之前
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
罰其徧叙諸勳乃至太祖賞耳

尚書葦籥卷七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斬著
古潞張孫振鑒定

五子之歌

此書中之詩。首三節即詩之小序，叙作歌之由，後六節兩述祖訓，皆用巳意作歌，五歌乃歌之次，非五子之次，通篇德字是主。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

此三節是史臣書法。全以述禹戒作歌句爲主。以德字爲骨。蓋太康之失位由失民心，失民心由于失德，棄皇祖祗台家法，故五子追咎之。○太康尸位三句，是原其平日，乃盤遊三句，又著其當日。豫言逸，遊言盤，德滅民貳，史序皆挈五歌大意。尸位二句一直下，但居其位而不任其事，惟以逸豫敗德也，不必以逸豫爲尸位之實。德以憂勤而生，以逸豫而滅。滅厥德，滅其與民聯屬之精神。安得不貳民與君爲貳，則其情可危矣，乃茫然不悛，盤遊畋洛，弗反。盤遊無度根逸豫來，豫遊不必廢痛根在逸與盤，雖則有洛之表言其遠，十旬弗反言其久，正盤遊無度處，然畋于二句一串意，尤重下句，莫以久遠對說。蓋三時講武不出國都，畋于有洛之表，固巳非若旬日就反，則日子無多，羿之距亦來不及。惟十旬弗反而羿得從容做手脚，可假託在十旬弗反處。

君民一體，貳不得。一體至近，下不得。下則君失其可愛，民得其可畏，虐我則讐，厥心違怨，何所不忍于我，所以成奸雄僭竊之私。距在羿，因則在民。所以致民之弗忍，則在太康，從盤遊來，此咸貳較深，此史臣斷案。洛表非其地，十旬非其時，不罪羿，專罪太康，尤五歌之旨。○奸雄睥睨神器，

何代無之，我無其隙，彼何所因。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我不在他也。太康盤遊無度，羿因民不堪命，于是乘釁而據安邑之都，距太康于河南之北，使不得反而廢之。距與拒同。距于河者，夏都安邑在河之北，洛水入河，踰河而南，故距之此也。實巳內據其國都矣，猶假名義以立少康及相，而纂見距後，欲歸無門矣。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

此史臣記五子作歌之由。太康既爲羿距于河矣，其同出

徯五人痛國亡奉侍其母以從太康于河洛之内從字猶
追字意謂從後以追徯于洛之汭者追之不及遂于此而
徯其返也非望太康自返或意有勤王者至耳徯字有深
意時竟無一應者太康失人心可知曰洛汭則已渡河而
不見太康矣五子之怨與小弁父子離騷君臣相似須照
傳中親親說非怨邪怨太康滅德失民忘皇祖之天下作
歌痛其忘也述大禹句重推究禍亂根源由棄祖訓耳五
歌雖不盡大禹之戒皆推其意以作歌猶詩之有五章也
節節皆是怨意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
敬

歌雖五章意則一串先言民不可下爲民上者當承民次
遂言不敬民而下民之事次又言其亡由于失先聖之道
次又言不特失先聖之道兼廢祖宗之法故不但滅冀方
甚至覆宗祀皆由已德之弗慎故結言雖悔可追○其一
其二等不必深求只照數目還他合下節是一歌首節述
大禹重民之戒次節以失民之禍咎之民可近四句俱祖
訓可近不可下之訓皇祖自可愛可畏之說紐來本固邦
寧則爲民屈者乃其爲邦屈也正推明上意○近下俱以
心言論民于君九閽不啻則勢難近雲爽尊嚴則分難近
正惟難近處止可呼吸相通近渡之目前收之膝下更不
可以其勢分本下遂存下之心卽君欲下之民自不可下
也可不可緊根民字須認刷上兩句非對待語流走說重
下句小民雖係先德難恃只有近的一路再無下的一路
知民瘼者固不敢下虐使其民者亦不能終抑之使下此
二句主民言不主君言直是勢力行不去非但一體之義
可近不可下是論理如此猶未究到民有係于國也且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下而不近之乎惟字有味本卽根

本千般治化總民爲主張不曰固本而曰本固雖人君維
結亦未必寧必民心自維結于我而後寧耳根本旣固卽
有斧斤之加丁精脉無恙也邦寧在本固看出要形容不
可下意易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夫山高于地而
反附于地可見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或剝者故上
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民尚不可下可令其弗忍乎
此意須繳在後傳云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則
實經文下二句是發上二句之意中間用不得且字作過
度語時說一體二字猶仍乎傳者也然細玩說至民惟邦

本處用一且字見得上是大槩說下是究竟說餘于上三
句用訓釋體不覺說盡下二句忽覿語縫大意遂用且字
並行不悖者也
此承皇祖重民之訓而以已意發明之深咎其失民也五
歌予字皆五子代太康言以寫悔意若太康悔過云耳無
五子太康之別予視天下指目前世界言愚夫愚婦言其
至微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看天地間屈伸之感理而已
矣只有是非曲直初無強弱衆寡此五子真見之言蓋兆
民之情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一失其心則君民
之分不足復恃人人得而蹈藉我矣極狀亡王之辱通節

在勝予栽一人三失以下皆推其始言之正發能勝予之
故怨豈在明四句一串本說今正其怨而在明之日故說
怨豈在明本說今正其見而不及圖之日故說不見是圖
矜索之馭六馬言必絕也故結言爲人上者奈何弗敬以
至此蓋甚痛之奈何字吃緊此方應不見是圖蓋敬者視
無形聽無聲所謂先憂遠慮者也○君尊民愛而畏焉豈
愚夫愚婦所能勝惟一人而三失此所以能爲勝也三失
指太康始既失德既逸豫滅德又盤遊無度也太康之失
至于黎民咸貳則失多而民怨非今日矣以一人之寡而
致三失之多則民怨必深怨豈在明而後知之即使民皆

歸向安知蘊當于心而無一抑鬱不伸者即此不見處正
伏下無數怨根當于其不見處圖其兆怨之端方可默孚
民志今予以多失之君臨多怨之民圖之何及怨豈在明
至于明便不止是怨了怨乃心之鬱機不見正怨之真境
此非不可見乃不及見善圖者刻刻不見若刻刻見圖字
有汲汲圖本意此四句一串總是言其怨已明見而不及
圖之意怨豈在明主民說不見是圖不可單說君圖不見
須寫照民望君早圖意不見之處就爲明所謂不敢言而
敢怨也明與不見以幾之微著言怨無明暗幾有潛顯不
見者即中庸之莫見乎隱大學之十指十視是一念忽則

怨即在明矣須急轉出見而後圖常患無及故須不見是
圖此二句亦泛就理說正見太康下其民而不能圖見于
不見處見得今日民心之怨難返其危何如故曰予臨兆
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勝予必矣蓋極狀勢之不可維
見紀綱名分都無可恃轉盼之間民心絕矣遡其將然正
悲其已然也六馬者心不齊之喻須調其性馴其策若但
策笞馳控而無服習安閒之節則所持者將絕未絕之形
雖不朽之索豈能馭乎而況逸豫滅德索已朽矣自一人
三失至此皆推本太康滅德之始而追歎之結言爲人上
者奈何不敬以至此蓋甚痛而歸咎之語作已然看不敬

指逸豫照上節下民而邦以危見民可近不可下之意○上引禹之訓以君對民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予雖為君因民弗忍見距于河則君失人心而為獨夫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何也以我一人所失者衆則不能近民而且下之此所以夫婦之愚皆能勝我也夫有失必有怨失多則怨多民心之怨豈在其彰著勝予之日哉當于失德之初民怨未形之時識其重而亟反之今予以多失之君臨敢怨之兆民凛乎若易絶之朽索馭易驚之六馬未有不折絶而奔敗者雖欲圖之亦已晚矣為人上者奈何逸豫不敬以失民心至此極乎欲本固邦寧不可得矣

正義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按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黄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朽索馭六馬猶晉人作危語古車一乘四馬兩服兩驂天子車六馬服驂之旁加兩騑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二倶是述祖訓見太康正犯禽荒意酒色等六者未必可絶但致亡禍根只在荒甘嗜峻雕等字上好色從禽的必荒棄萬幾故倶若倒荒字作者實實去做此事也酒飲而甘之迷心必酣身音謂之嗜者謂酷好此往而不反之象峻宇雕牆一事兩拈者重民力也有一于此是心志蠱惑必作為顛倒究將天變不足畏人窮不足恤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有之時即亡之時蠱神先亡而國安能存哉一字未或字緊應人能此色禽酒音等事常自倖或可不亡所以孜孜不已不知一有未有萬一不亡者也

未或字與上奈何字倶警發末繳祖訓昭明如此猶然禽荒能無亡乎

正義曰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丁奉曰左氏于狄人之滅衛也先載懿公好鶴之故而後載昭伯與宣姜淫亂之由或謂好鶴之過小淫亂之罪大夫淫亂則喪倫而敗俗此因殺亡之大本也好鶴則玩物而失民此亦禍變之一端也故五子之歌以色荒禽荒並垂訓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

亡
此下三節雖非祖訓、亦五子推其意以作歌、其三以國統
之滅、咎其失道統也、通節以古對今、以得道對失道看。首
二句主禹言、曰陶唐者推本言之、上句以堯事重發、下句
以禹有天下意重發、陶唐裏包得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
傳、故以陶唐該舜禹、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該天
下、冀方之所有、即道之所在、道之所在、即紀綱所在。有者
以道有之。便有根本是固不藉勢力維持之意、道即儆戒
之道、對逸豫看、紀綱者道之具也、失道便亂紀綱、則根本
搖矣、以其有天下之勢而無經天下之制也、道與紀綱有

別、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將亂之君道先亡、紀綱次之、
則國從矣○今都冀方而有天下、豈我祖肇造、惟彼陶唐
以精一執中之道傳舜、而舜以傳禹、恃有道以維紀綱于
不紊、今太康失其君道、逸豫無度、紊亂其小之爲紀大之
爲綱、一旦乃致滅亡、冀方不可復反矣、痛哉、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
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典則鈞石、即上之紀綱、荒墜厥緒、即上之亂其紀綱、覆宗
絕祀、即上之乃底滅亡、則其四不過即禹之紀綱以深痛
之也。特從祖德說起、明明二句、是躬大德以君天下、有典

四句、是立大法以保天下、非謂德易斬而以法維之也。明
明中無所不有、有典四句要抑揚看、上二句言其慮後之
遠、下二句言其詳而且遠也。一石一鈞、典則全彰。正明明
我祖有之以開其令緒、而欲綿其宗祀也、今子孫蔑視典
則、宗祀自取覆絕、能不深咎○明明二句一直意、傳謂禹
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是見禹能繼述堯舜意、不可謂禹
以盛德故得大業、明明只照下慮後極徹、便是映畢千古。
明而又明、說個萬邦與無限遐思、語氣輕輕提過。只重在
典則之貽上。如云我祖聰明之性、不荒于逸豫、而紀綱之
敷布者、有以洞燭其幾微、當時所以經世而信民者、固盡

善矣、然以此而治當時、即以此而傳後世、其當時垂裕不
獨有典章有法則、貽之子孫、至于鈞石之齊物者、王府亦
有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傳六典八則、是周法
與夏無干、總之自其確然不易者謂典、自其森然有裁者
謂則、二有字着力、從禹身上說。一時創之、而或可變易增
減、不可言典則、此蓋觀世運民風、以握其極、酌人情物態
以權其中、但使萬邦不可亂常逾式、而即貽厥子孫之繼
撫萬邦者。貽字就禹說、欲子孫循法以繼其德也、典則中
包鉅細皆有、關石和鈞乃典則中至微事、王府亦有正形
容貽後之周密處。鈞石一般物、權衡是也、石之設以關通

彼此之稱度使無折而入于輕閱而過于重鈞之設以和
平天下之人情强者不得病其重弱者不至苦于輕關和
互文耳全主一輕重而立民信上說鈞石乃天下之所共
用者因石是與四方關通的故名曰關石若彼此不同而
有折閱則非通矣因鈞是和人情的故名曰和鈞若取與
不兩平而有爭爭則非平矣大抵國家之審權量用之民
間必以在官者為準較定鈞石是王府收藏以為準則也
王府對天下說百度待信而立一則信二則奸禹慮後世
法度廢弛有時不關不和故存此二者在王府以為準使
有所取正非獨慮民間不相通關致有折閱紛爭亦恐子

孫不明厥德覬逸遊田或于惟正什一之外濫額多取故
用戒在王府彰軌民信正以昭示子孫舜同度量衡武王
謹權量此物此志也有者言有此二物也此有字總上有
典有則兩有字正貽厥內事若曰一物不可失其平一事
不可紊其度祖宗之法其不容錙銖爽也明矣法與德原
非兩件言法而德即在故曰慮後之深緒如絲之有緒萬
邦典則之傳者是荒墜者荒棄而失墜之也宗者大宗宗
覆則祀絕矣其痛甚于滅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
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
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
言絲綿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
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
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
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
舉一以言之耳○註中折閱一云折損也閱賣也謂損
折閱賣之價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五子悲恨其不歸也萬姓二句對上曷歸一句鬱陶二

句對上予懷一句以無地無民分看天子以四海為家今
距不得反將何歸乎予懷之所以悲也君以民為依今弗
忍咸貳且以予為仇將何人之可依乎此予心之鬱陶殆
顏厚有忸怩思愈切而愧愈深皆由逸豫不謹德一至于
此今雖悔咎曷追哉須知曷歸者猶云何不歸也從徯字
生來悲者悲其未歸也仇予疇依代太康自敘為伶仃無
聊之語溢至此而斷不歸矣若問若答不知誰為予而予
為誰一體親愛之至也鬱陶者胸中盤結磊塊之狀思之
深也思之深則欲見之切矣而又自言顏厚有忸怩顏厚
色愧忸怩心慚欲忍愧而愧更勃然也弗慎厥德二句正

與前怨豈在明四句應總歸咎之辭五子言在洛汭後望之情如此歌不咎羿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曰弗愼厥德篇終總結怨意自痛自憐而歸于自恨愈和婉而愈迫切猶詩之有變風變而不失其正者矣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于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尚書葦籥卷八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軒著
古濡張孫振鑒定

胤征

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拒遂居河南之陽夏又十年而崩弟仲康立繼登位四海之語則諸侯猶宗之爲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亦好田其臣寒浞殺之而纂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帝丘在位二十八年方爲浞之子所滅夏遂中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水經注窮石既仗善射纂相寒浞亦因逢蒙殺羿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殪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殪于戈有夏之遺臣曰靡奔羿羿死逃于鬲氏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殺寒浞而立少康

首節史敘胤侯征羲和之始詞告于衆二節先舉先王訓令惟時一節著羲和廢職干刑令予以爾二節明已奉君行討末節嚴以軍令羲和之罪實在黨羿不止于忽天戒胤侯之征羲和雖未及羿實翦羿之羽翼全以羲和尸厥職四句爲主篇中聲罪致討只是重天戒嚴不恭誅首惡而已所執名義甚正不必及旁事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史序多屬提綱羲和二句乃下惟時一節之綱承王命句又下今予三節之綱然首二句發末三句之事肇字命字重見仲康攬討罪之權承字見胤侯得敵愾之義上制命而下承命語意串看○羿既距太康河北自居河南十年太康死因立其弟仲康惟仲康肇位四海之日胤國之侯即奉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次年有羿黨為羲和廢棄其職酒荒其邑胤侯遂承王命徂正其罪羿立仲康而云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不予羿立也始位四海而即有掌

六師之命重取羿兵權上惟取羿之兵權故能征羲和不然六師之權尚在羿掌握中動有牽制矣不曰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　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者篇為胤作述徂事也敘胤侯實美仲康未即討羿勢未可也故先剪羿翼羲和恃羿故敢廢職酒荒惟在厥邑負固未易擒故征之句句皆書法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胤侯誓師之詞上節述聖祖之訓見先王之責臣以盡道次節述聖祖之令見先王之責臣以盡言一致嚴天戒一致嚴不恭總形羲和之罪層疊看○嗟告有眾必稱聖禹謨訓聳動之正徂征大來歷聖有二句讚謨之善先王以下正謨訓有徵驗也聖指禹先王泛言克謹天戒從先王說起要其實事靠臣下常憲常字對天變言見天雖變而法不易其常常憲總皆輔君故明明厥后由得臣之助耳謨所稱正與此合○聖有謨訓有字亦宜剔醒謨謂其謀訓謂其言分言者解字義耳總只一件以所垂之訓皆經畫于心而有切于事故名其訓為謨訓謨字較訓字意

重下句明徵定保正與謨意相接蓋禹之謨訓關係天人治亂之際發為制治保邦之策可以修德可以修政而邦國之傾以定危以安有徵驗而不爽也定保即是明徵明徵以見訓之不可違而定保二字又不可分總言其明有徵驗可以底定保安乎邦國耳先王四句正謨訓所在振氣從君說到臣即就臣挽到君垂重臣邊如云先王克謹天戒矣又得臣人百官協贊以謹故能致后于明明不曰天災而曰天戒所謂人君將有失道之敗則天出灾異以譴告之似乎戒不明而引之明又似乎戒其不盡明而引之明明見先王而稽天若恍然上帝臨汝的光景不獨遇

災知戒、平日亦臨亦保之心上與天通。此所以能消變于未形。故曰克謹。謹字重、克字尤重。只看得戒字真、克謹之旨亦躍然矣。臣人二句一直說、臣以君之心為心、即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意、臣人指輔弼大臣、百官泛指在朝之臣、克有常憲能有其憲也、有字重看、視常憲為固有、諸凡大綱紀所係、能秉持而不失。奉法則法存、廢法則法亡。故曰有百官各有職業、故欲其修職以輔君。其實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但執法自大臣始。故以常憲屬之耳。俱要切體君克謹天戒意、曰厥后惟明明、見臣人百官之后惟明明也、先王以為歲功之弁而負罪不退臣人百官引為

日月之錯而責躬不已。君臣上下無隱而未洞之情、天轄人事、無斷而未宣之氣。故明而又明。要看惟字、更無失可採、惟明。明于上而已。須知明明指君之德政不迷言不徒曰明而曰明明、益初時天戒克謹已明于天道、即此便是明主了。又得臣人百官交儆以謹、則君之精明至此益徹、而挽回天戒亦須此一段精明。須切天道說方是。言外即含日食之變、羲和不言、常憲修輔之謂何意。○徵侯誓衆曰嗟予有衆、我聖祖禹以經畫于心之謨、浜發于口以為訓垂示後世、明白有徵驗、以之修德行政、足以安定邦國保守基業也。其謨訓之詞曰、古先王于天戒之臨則戒慎

恐懼、修德行政以消變異、明后如此。而當時臣人之尊列台鼎者能遵常憲以為君德政之輔、百官列庶位者亦各修職以輔君德政、以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有以彌災消變。為明而又明之君乎。謨訓厥天戒信可以定保邦國也。

毎歲節是令勿作謨訓之語看、訓自是訓、令自是令、分看為是。先王不惟昭謨訓以謹天戒于遇災之日、尤申令以儆臣工于未災之先、著為令本以大開言路。然此處遒來只重儆臣。不重求言。孟春歲事一新之始、故君亦欲聽善敗過、與天道俱新、曰毎歲見無一歲之或闕、春曰孟春見

必體之于始。遒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即所宜之詞、須得宣令體。規諫不論天戒有無、隨時隨事、隨人納忠也。不可以職之大小看。然規在師上看、諫在執上看。官以能相師者規君、藝以能執法者諫君。所重在師執、非必折諍對官言。曰師官之事非一人所任、故衆相法以匡君。對工言曰執、工之事逐人自有一業、各盡其事、即各効其忠。借一藝以發至理、不泥所執之藝說。羲和罪在廢職尤在黨惡、故上文曰明明后、下曰天子禀然責之。以不臣。引官師二句正在徵侯立案法。豈得漫作求言說。主官師之。貢載。百工之祇承。嚴肅上說。益欲其朝夕間人人各

懷一后于留中。剌刻不忘對聖之精神耳。不恭卽指上不規不諫說。不恭其令也。若云責難之恭又遠一層明詔戒嚴而敢于笩視上令。下共之順何在則刑其可逭乎本爲羲和昏迷天象引令。見得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況天戒又得失之大者乎聖世不但官師有臣職者令之規卽工無臣職者且令之諫、不諫謂之不恭況羲和不惟不言又廢其職乎不恭常刑是章旨最重處以起下節。

正義曰以執木鐸狥于路是宜令之事故言宜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

法狥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宜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蓋訓道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大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蔡書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狥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司烜以之修火禁于中國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狥于市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木鐸狥于朝是皆所以振文事也故鐸文事者執之○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工非指百官執技以事上者藝諫如爲景王鑄鐘無射伶州鳩諫以匱財罷民魯莊公丹楹刻桷匠慶諫以無益于君之類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正著羲和之罪見當誅、顛覆二句言畔官離次之由俶擾天紀二句、是畔官離次之實、乃季秋九句、詳言俶擾天

紀之實、政典引證干先王之誅、顛覆厥德是爲惡之源、畔官離次、串職所守曰官、官所居曰次、官所掌曰司、羲和之官本在京師、乃酒荒于厥邑、將此官放過一邊、擅離次舍俶擾天紀、天紀以人之紀天者言、羲和世掌天文、傳至彼始將上天歲日月星辰歷數之紀度莫加推算而紊亂、見他先人未嘗紊亂也、不守先世之職曰遐棄、下文正指遐棄之實。辰弗集于房只作日蝕二字看、便是辰與房俱要提明、日月會次卽爲辰、無定方者也、日之經行有日之度、月之經行有月之度、度卽爲房、有定方者也、集字註作和集、解言日月會次之辰總在一星宿上、宜乎和睦而不相

怢令乃不和于一房之中以致蝕其光也古文雖與誤同
義日月嘉會而陰陽輯和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
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集合也不合
即日蝕可知照上天戒說瞽奏鼓三句舉臣庶中職任最
小者以甚其罪見天戒所在不特君先謹而臣交修即下
至瞽樂官之矇瞍者亦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
嗇又有餘人助之鼓屬陽擊伐鼓取扶陽抑陰嗇夫小臣
則馬行之馳以供幣帛庶人則步行之走以供弓矢皆執
事匆忙急救日以助天子恐懼如此羲和司曆而罔聞則
其內有所恃可知直舉政典以殺之師出有名矣昏迷雖

是獲酒實有故意黨惡意蓋日食之變其占為臣犯君嚴
而不言其猷叵測誅事誅心俱在不赦天象以天之示人
者言羲和所司者曆象之事天時也日食弗知豈獨違時
抑又慢天故下云奉將天罰罔聞知對上有常憲修輔規
諫看引政典對上常刑看政典二句是言造曆之法弦望
晦朔不得先後時也即指日食之時刻言推算日食如該
在午時三刻及食之日其時刻在前即為先時在後即為
不及時稍一先後便殺無赦見致謹于天戒如此況昏迷
而罔聞知是全不推筭察傳以為後時之誅誤矣須知先
時謂朔日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詩日月之

朔日辛卯又春秋月餘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書朔反失
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于晦惟取朔耳先時後時若泛說
不專指救日則凡百官作事違限者皆殺是夏政而秦虐
之矣且于章旨不切蓋此二句特為曆官誤筭天象不可
准信重違天之罪為故違者設引此暗指羲和有篡視正
朔之心不是布筭偶誤

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
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
會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

所爲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
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
日月不合于舍則是日食可知○日食者月掩之也月
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
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星共為大
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
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蝕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
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
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以此知必非
房星也○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

已會則月光復蘓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所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朔時日在上月在下面遮了日光故日食望時日月正向如一在子一在午同度同道則月抗而日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朋月食如何日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日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處所射故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洪邁氏曰天體交道有二日交初日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爲羅睺交中者

計都也隱不可見於是爲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推朔望耳其餘日入交則皆所不載項太史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月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下則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溥食矣○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内未有日在内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衡射則日反食之如照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

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内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宋中興天文志云凡月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黄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若日月同度于朔月行不入黄道則雖會而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日暗虛之内則月爲之食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然先儒有月受日光之説竊疑月自有光無繫於日○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蝕○瞽奏鼓奏進也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廟

周禮救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云救日之時王或親鼓則此瞽奏鼓當是樂官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當又有餘人助之○左傳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月侵日爲眚）○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

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
目之人以其無目于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
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
鼓救日月亦如之榖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
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
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
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
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
取幣也社神尊于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救天子
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

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歟
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
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
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
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
之靁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
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
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
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于周禮

也○政典孔氏以爲夏后爲政典籍者非是曾觀三墳
書有地皇軒轅氏政典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
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
惟戒哉亂侯所引疑此○蘇子瞻曰先後時罪之薄者
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
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
法止用于軍中今無以加羲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
政而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
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羲和俶擾天紀干誅即天罰也既曰恭行天罰又曰欽承
天子威命者在君方言天在臣只言君羲和天罰不赦今
我以爾衆士奉將之爾衆士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欽承
天子威命可也語意一直無兩層意命出仲康而曰天罰
者尊王也重王室二字彼爲羿我爲王室故以王室二字
破其黨惡之私且以作天下勤王之心同力王室即以弼
予欽承同力即一乃心力之謂自將士奉已言則曰尚弼
自已奉君言則曰欽承威命從天子二字陷伏黨羿之罪
振揚中興之氣奉君即以奉天罰威命威字與末節威字

不同、上以征義和爲天子之威、下以馭將之嚴爲威、主威不振則黨惡者縱、馭將不嚴則失律者忘、是威雖同而所以用之異也、

此節本欽承來、見得今日此舉非求克敵也、揚天子德威而已、征義和非常刑、故勉以欽承、又恐其非常刑或致濫殺、故戒其逸德火炎四句泛言、下四句則直言今日無如、此、殲厥渠魁指義和、此句提起、脅從句與舊染二句平對不得、有一步寬一步之意、脅從句緊承上句而舊染句又推開言之、若曰今日之事豈但脅從者罔治而與之維新哉、即舊染汚俗而不脅亦從者咸與赦而新之、不可治也

威字可玩。○火炎二句是與體、以起下二句、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言火逸害玉、猶誅惡害善、玉石善惡不平、重在恐焚玉誅善一邊、希天罰者謂之天吏、殺一人而全千萬人之謂德過于誅戮曰逸、蓋猛火不辨玉石而俱焚、猶爲災及于物耳、逸德誅善則滅生人之紀傷天地之和、豈不烈于猛火乎。天吏從天罰來、殲厥句斷脅從是一等人、迫于威勢不得已而强從者、迹雖惡而心則善也、故罔治、舊染又是一等人、限于不知而誤從者、今雖惡而初則善也、故咸與惟新、脅從舊染二者誅之便是逸德、罔治惟新方是天吏、當時義和黨邪而義和之黨亦衆、故敢于罔上行私、得將脅從二句以爲露布、正所以散其衆而孤其黨。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西北崑山出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節特嚴軍令、承上來見行過固所當寬、軍法又不可不嚴、故特用嘆息提醒衆士、威克二句泛論用兵之道如此就胤侯自家說、末句方就衆士說、正勉其用命也、威愛相連、威者臨軍御衆之紀律、乃愛中之威、原非兩事、威可行愛、愛不可行威、軍旅之愛決不可少、但要威以用之耳。視

之如子、乃可與俱死、愛亦行軍要道、但威更有以克之法無不行、令無不肅、則克愛之威本非苛殘。止爲嚴肅就此克愛便克、此中難克、其濟不必在奏捷之日也。故曰允濟、乃意本欲用威而愛輒有以克之。法有不行、令多不肅、則克威之愛原非撫字、止爲姑息、就此克威便已大喪其威、其罔功不必在攻圍際矣、故曰允罔功、允字照克、字最緊其爾衆士上須點出今日威在必行意、勉允濟、戒罔功、懋戒二字申重戒字、欲其勉力致愼行師之時、毋恃愛而自取刑戮也、此語極得警戒之體、看來傳用命只承同力弼予說、若火炎一節原不是命衆士者。若兼有善言之便非

傳言

愛不是姑息乃恩意愛克厥威便是周世宗高平之戰三軍大潰忽誅不用命者七十二人復合戰而克之然此特軍中御士之道若論兵法必愛設于先威行于后李靖所以不然唐太宗引此語○丁奉曰父祖之難仲康不欲明誅羲和黨羿之罪而輕減以征之代宗不欲明論元程魚李之惡而隱忍以任之蓋恐激成禍亂此亦心危慮深而逆焉者也其旹謂之保國之君乎

辰弗集于房大衍厤議云新厤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戌貨與厤不同

尚書葦籥卷九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軒著
古濡張孫振鑒定

商書

詩稱大商以成湯廾一代國號史臣不以盤庚遷殷立文

湯誓

首節言伐夏本乎天命次節因亳衆憚役而示以畏天見勢不容已三節又推亳衆之意而以夏德告之見伐罪所以救民而救民乃所以畏天也末嚴以輔已行天罰總以天命爲主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玆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此湯示亳衆吊伐之意格爾二句提起看朕言包一篇誓言專爲亳衆湯奉天伐罪天下信之夫獨不信于亳衆亳衆豈欲私湯爲已有不知湯非亳衆之所得私也天錫湯

勇智原以乂民表正天下故湯申明已志曰非敢稱亂因
稱亂者以諸侯伐天子若自我始多罪即下嚴刑重役天
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就下民心離上見正見非稱亂但
此處且未露出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蓋推
亳衆之意其言必有如此將因解我所以舍汝穡事割正
有夏實畏上帝而不敢不正正是所謂天命殛之者亳衆
去天遠湯去天近故亳衆但知有已穡事不知有天湯惟
見得天分明常日在之不容不畏故云不敢○既曰爾有
衆又曰汝何也蓋今爾有衆是呼而集之之辭汝曰方是

述其言嘗西成而興師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之罪
恤民者固如是乎舍我句正見不恤我衆處予惟聞汝衆
言如此非不欲從但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氏
有罪領上多罪言予畏二句顧上天命殛之言
此與上節相承說今汝其曰與上汝曰不同其期也上是
實有其言此是即其言以推其心也蓋夏罪其如台句亦
因上文割正之言而想其心如此其言又必有如此者非
必商衆語也因指說夏桀之罪如是其失民心之甚民心
欲與之俱亡焉正天命殛之所在所以說今朕必往又與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相應有一層進一層意○夏罪罪字

緊承夏氏有罪來上言多罪未有指實嚴刑重役正是三
個率字皆取一切之義率遏率割二率字不必作相率之
率只作盡皆字看率怠弗協重有名分乖情義離意商民
勤于穡而弗順于上弗順迺所以協也所謂飭力何有也
夏民怠于職而勉從于上從迺弗協也所謂離心離德也
上既取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
上和合不肯夯事順從也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
今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
以喪桀也所以比于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
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喪身以喪桀疾之甚

也德為虛位故惡德亦云德夏德指上率遏二句言衆與
已親湯與民親故亳衆但知桀無如我何不知有人湯惟
見得與民一體疾痛相關不容不救故云必往○最今汝
等之心其曰夏罪雖多所當正然其罪但及彼之民其如
我亳衆何不知夏王率為重役以遏絕民力率為嚴刑以
斬割夏邑故民厭夏德亦率皆怠于事上不與之協心因
其稱誣上天之詞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喪若亡予寧與
汝俱亡夏之惡德至于如此朕若不救如夏邑何今朕必
往矣此推言當伐之故非上順天下應民之詞
末節只是誓師之體如此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强民從也

蓋以上俱是示以征伐之意猶恐毫衆不能從命則無以
伸天威而舒民困故復嚴賞罰以厲其氣上說今朕必往
所以隨緊接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正應首天命殛之
一語爾尚二句即不重稱事而重天命不念一邊而念天
下意致天罰正是輔一人處不從誓言即以天命不足畏
人窮不足恤意來說大賚并妻子俱是從重意言賚所以
易其稱事之念言戮所以破其如台之恃然信賞就不食
言上見必罰就罔有攸赦上見此誓詞乃興師時誓于亳
都非臨師誓衆也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

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
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
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〇湯誓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爲古之用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
國以爲擇罪重者而殺之呂若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
盡之意實有大功于聖人者

尚書葦籥卷十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潛張孫振鑒定

仲虺之誥

仲虺大戴作仲傀史記作仲虺荀子作中蘬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趙邠卿曰仲萊朱也正義曰[illegible]上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此會同曰誥誥謂于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誥篇誥義也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節紀乘本作誥之由仲虺誥文桀湯兩人對舉當照
兩人分看以首節爲首後七節通中首節夏王二節即有
夏昏德二句惟王三節即天乃錫王三句德日新二節則

所謂率典而奉若天命也誥文先言天生民生民而欲民
乂故生聰明時乂惟天生聰明乃錫湯勇智湯既受天錫
却不邇不殖能自昭德因湯昭德遂勉湯日新懋昭懋昭
則可懷萬邦而爲民主且可裕後見而永爲民主夫後裕
則終愼然愼終不在後來惟在今日始始字正根茲字對
來世說茲率厥典所謂有禮典禮一物也蓋爾誥而不昭
德雖以孫繩祖而猶媿荷欽若而德不存即以商纘夏共
何慙仲虺解釋湯意在此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首句叙事提起看成者何著武功之成湯不稱王臣也曰

放罪人待之也桀不爵而書名獨夫也曰于南巢記放之
實功無慙而德慙湯德無慙乃是湯自爲慙故史云惟有
想像之詞慙則生恐于恐何正是成湯意中慙事口中慙
語曰實猶言話柄如云我處君臣之變不得已而爲此舉
吾恐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將以予實其口以爲放君之
事我亦爲之是我欲止亂一時反以開亂後世也予且奈
之何哉予恐來世句宜著眼虺誥正注射此句蓋湯慮在
未來而虺言喫緊只在當下全用勸勉爲解釋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

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
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上節天字冒頭甚大、立君爲民民亂無主天生湯以表
正纘禹只在率典奉天以盡爲君之道而已總是天意如
此下節言夏王逆天而天棄之以授商商不取之夏而受
之天亦明矣皆釋湯慚意○時乂以上言天立君之意正
起下指言天生湯之意識得此意伐此曰不容已矣通節
神脉須將有欲二字洗發天字由來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故天于其中生一聰明聖人時乂治之昏德與聰明
反民墜塗炭極亂之象天錫勇智與天生聰明應表正四

句與時乂應言天所以錫王勇智之德者豈徒然哉正欲
使之立極以爲萬邦之表正而繼承禹服之舊也然天所
以欲王表正纘服者無他焉但惟在于綱常聯隊者勇以
振之智以察之而建極綏猷之下舉帝降之原爲能奉順
而不違耳是天之厚吾王者正畀王以大事也民生有欲
惟典可以正之率典表正纘爲奉順天命而纘服者不外
是矣表正四句皆重天使之如此不可以爲君答天之事
表正至天命意層疊而語不推原語氣須一直押到頭若
于茲字處一軟便墮落勉王口氣了須急提住○亂因欲
生探本之論種種欲根皆因形骸起如有耳目口鼻則有

聲色臭味等欲皆爲執着形骸欲遂爍然生此人即具此
欲故曰惟天生民有欲順此欲則愛逆此欲則惡愛惡分
而予奪生四海生民翕然而胥求便其間强弱衆寡不一
勢必至爭爭必至亂斷非有主不能治故天特生聰明時
乂乂者刈也惟乂極爲齊一則君之權重矣惟天生聰明
者形色皆是天性不囿于欲而洞知天下之欲爭者賴以
不故可以爲主主非主民直是主欲聰明在心上看亦仍
是欲體只爲心發竅于耳目非大慧者不能超悟故必須
聰明聰明是渾成字不可分不緣耳目起識而方寸常虛
者是故可以爲民主可以撥亂而治故使之治之聰明對

有欲看時乂即在聰明內若非聰明不能時乂若非時乂亦不聰明乂而曰時即洪範乂用三德通變宜民與時推移指民欲言使人各遂欲而不使于欲也蓋天下饑寒之狀淫縱之風似相反而常並見愈淫縱愈饑寒則亂矣故天生聰明時乂必兼防欲遂欲兩邊說時乂應無主乃亂句內含表正說有夏昏德二句喝起天乃錫王昏德與聰明反是即已沉于欲處民墜塗炭不必言被桀之虐民溺于欲如墜坑塹欲水浸淫便是塗泥欲火然爍便是炭火全頓上之聰明拯之桀而昏德民自墜了是亂象此正不能時乂處此天所以生湯而俾以乂民之責乃錫王以勇

智勇不屈于欲智不蔽于欲聰明是本體勇智是聰明之運處蓋氣化聚而生人聖人聚剛厚之氣纖欲不得牽制聖人聚清明之氣纖欲不得蔽塞即天生聰明也變聰明為勇智者以戡亂尚武救世尚略之事切耳此俱在湯身上說未着事功下表正四句正是勇智之事俱未然之辭乂民只消在君身做欲念愈消則表儀愈正而正及萬邦矣表正有匡扶世道意表標也立標于此為衆所取正表立自正非以表正民也禹服不過敬德以先天下則表正禹之舊服也有夏昏德荒墜厥緒此纘字可無敬承者故湯放桀不以為革直說是纘及把湯來接禹將當日夏商

時代一齊抹殺此治統即道統也蓋以一代言則為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為開闢以來聖人之共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革也纘也天與他這一段大才德全要他幹這一等大事業耳茲字指表正纘服說服字虛所服若典是典常指親義序別信率字不但作循字訓要含率天下共由意方與表正相應天命直指典常所從出者元亨利貞是也勿認作伐商之命表正以下正是天錫之意歸重在率典上蓋典常本天禹服行以表正天下天命湯表正萬邦正所以纘禹舊服然非有他道也只在率典以奉若天命典常者禹所服行而原出于天乃人所共

由者也率天無工夫承天之能體天之道而不違悖之意此二句緊頂表正纘服一直到頭重天命湯意不是湯體天意新說云茲字要分曉蓋上言天意如此故此言王于茲惟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命乃所以承天意不然則豈天所以錫王勇智之意哉如此看則茲率二句便屬勉湯了據傳佑賢輔德以下方屬勸勉斷宜以率厥典正指肯纘舊服之事通上皆為天使之如此看方不失旨○仲虺作誥而首嘆息言王之懋也猶以德不若禹而有愧于萬邦耶亦未覩天立君之意矣天生民有血氣心知之欲若無一人主治之則人遑其欲而爭且亂矣天乃于生民

中乂生一聰明之人耳自心神獨徹于理者使爲生民主
以均齊畫一之使人各得其所欲亦各止其所欲而遠于
亂此天立君意也何有夏爲君不能聰明以欲自昏不能
乂民且身爲王而身亂之民墜塗炭矣如天意何于是天
以其乾剛錫王勇使纖欲不得係之天以其清明錫王智
使毫欲不得而昧之卽所爲天生聰明者天意豈止欲王
爲殷邦七十里之治而已蓋萬邦表儀在人主一身禹嘗
奉天命以皇極典常之道爲德先而正之桀行昏亂則萬
邦不正而出服幾墜矣錫王勇智正欲使王剛徙居中大
明在上作儀表以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之事此但率

皇極彝倫不易之道以奉順典常所從出之天命而已正
所謂聰明時乂者也天意如此然則征誅揖遜者時之變
率行纘服者理之常王何不若禹而有慙于萬邦之衆耶
此中言天命必不容辭意夏王有罪三句申上有夏昏德
二句帝用三句申上天乃錫王五句命爽師則所謂時乂
有罪矯誣一直下不必說桀旣昏德旣得罪于天矣而又
矯誣上天以惑其衆作兩層講看揭出矯字見天命可若
不可矯若則臧而爽矯則不臧而昏爽者爽心快志加呼
寐使寤故必須聰明之王夏王之罪安在率遏衆力率割
夏邑是據他遏割之時也執個題目說此事不可不用力

不可不用刑豈不是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然其實則皆
逆天之命故帝用不善其所爲實式臨之使有商受夏之
命轉其昏惑之天下而用使吾王爽明其衆煥然于綱常
倫理之中也帝天之命主于民心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不知達于上下之理正形容昏德處照着爽師故以上而
下意思緊遞到兩個用字中間出個式字爽師言民去桀
就湯譬猶出泥淖而與之祓濯離湯火而沃以淸冷寧不
爽然厥師厥字指桀見本桀民而湯爽之云耳用爽厥師
言足聽聞彰信兆民民之歸商一脉傳下蓋德足以明民
信民而民自歸之也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從爽以
至于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
明也

曰式商曰我邦曰予德屢屢說湯都是形容桀昏槪桀稱
王湯不稱王但曰商曰我曰予正對夏王伴說意皆重桀
下用惟王發端方重成湯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
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
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上二節言天命簡賢三節言人心簡賢節要歸重懼于非辜言足聽聞上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則湯是側見故言肇湯惟側見則湯又是希有故再取譬莠秕見肇字義此二句抽上繁字肇字喻多寡不論邪正皆取譬桀不容湯之勢彊于二句始提湯德進步開端起下惟王○簡亦非簡略之簡對附字看附者從之簡者棄之也有夏昏德故所用皆簡賢附勢之人徒繁相生此二句正是起下文首莠秕正從此生肇字正與起彊字有商之封舊矣肇云者突

然崛起之意言衆不好之中突出一好人也我邦介衆惡之間未免相形不惟桀惡之而簡賢附勢之黨且交傾之如苗中有莠勢必見鋤除如粟中有秕勢必見簸揚蓋夏臺之來湯非莠秕自桀及其黨視之則以為莠秕邪人指正人為邪往往如此小大傳指商衆言懼于非辜為湯懼也當湯處不相容之勢時商民無小無大皆戰戰恐懼慮湯陷于非罪而失君焉此時即王自嫌其德猶不免況王勇智之德宜即流布言之猶足聳人聽聞者豈簡賢附勢之徒所樂聞哉言足聽聞足字重看不是取足之足乃其盛德不一他人之聽聞也足人聽聞自他人言之非謂湯之言善也初聞曰聽既聽曰聞取忌處即得民處

下惟王節正德足聽聞之實指定為諸侯時說言湯德能時乂處不可誤認彰信即是聽聞蓋言湯德之彰信正見及人德溥也聲色貨利正是生民之欲不邇不殖正是不徇于欲循上錫王勇智說見湯非智足以察勇足以斷則生而有欲亦人情也安能于聲色貨利間如此蓋惟勇智天錫本原澄徹而後能不邇不殖非遂以不邇不殖即為本原澄徹也六事都根勇智看來君德以清心寡欲為本不邇不殖則所向洒脫故官賞之加于人取舍之權于已而臨民之際自必有孚民之德無一不當也但不宜因寛

仁再承用人處已來遂分三層看耳○人心不能無欲聲色貨利與耳目相黏無一息不交接最難脫離者惟聖人清明在躬心直脫然于外曰不邇耳不染聲目不染色也在物為貨用物為利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三代聖人心法聲色者誘德之階阱故曰不邇貨利者傷德之根莠故曰不殖不邇非遠也不殖非散也絕聲屏色去貨散財者中反多一事聖人却于聲色貨利中討個脫然不滓蓋絕欲易使欲自絕難我不染欲易欲不能染我難也德懋四句是他無欲處心中空明隨物順應官賞极易徇私不但作好抑處置不當就是私德就人所蘊言功就人

所立言懋官在受任初懋賞在委任後于悉有衆善而稱德懋者則崇之品秩而又以衆職兼之懋其官也累著勳烈而稱功懋者則錫之土田而又以章服旌之懋其賞也四懋字一樣皆要形容繁多意若泛說惟其人之德功足以當之則官賞一稱其人以施之尚未盡懋字意官隨德轉賞隨功轉聖心未有官賞也以天下官賞酬天下德功予者無恩受者知勸用人二句皆處已工夫用人惟已取已所本有也改過不吝去已所本無也皆就已上說用非任用就取善說即用其中于民之用用人如已猶存茹納之迹曰惟已乃是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之意非但不忌能于人也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真知聖人心事者人之吝過非樂而留之只深入牢錮一時割捨不斷就此改過意看而未化便是吝此則一念覺悟從前過愆從後恙失盡數消滅是其心無一毫係累處何吝之有克寬二句依傳就臨民上看寬以存心言容人之德也仁以行政言愛人之德也寬仁從本原澄徹來克有能勝意子産曰故寬難孔子曰仁者先難寬仁原至難的做不到徹便不克寬仁原不柔縱柔縱便非寬仁傳恐說者將寬認作姑息仁認作柔軟用不失于縱不失于柔之說挑剔克字不如寬仁中自有不縱不柔之義克字却不如此解科條

積所是寬生意廣被是仁然心中稍有夾帶便行之不得其道有欲為寬仁而不能者惟做到徹底能滿其量透出殺特樂育心體不但我容物使物能為我所容不但我愛物使物能用吾愛寬仁都見于政而有其實故曰克言實能寬仁也凡智貴其察勇貴其斷皆過察過斷未免戾于寬仁然仁易為柔寬易為縱若為縱為柔又不無傷于勇智湯不邇不殖不吝看他何等明斷至于臨民却又能寬仁然亦惟如此而寬所以寬不失于縱如此而仁所以仁不失之柔即此已見湯昭德建中彰信要在湯身上說彰者出乎身而加乎民也即光被之意王之克處即彰處蓋從不識不知中見其昭著之象彰即信處二字一直下不分二解蓋從共見共聞中見其洽心之深信非信其寬仁民自信其心也所謂民信之矣王先克民之心故不見而章民各自信其心故不孚而合曰兆民又不止亳都矣要知信只是信其寬仁不必說到信其寬可蓄衆仁可長人有是寬仁之德所施雖止亳都寬仁之名已昭著天下故天下兆民皆信其寬仁之美而懷慕之願以為君也信只是心已係屬未可說到歸戴上

丁奉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夫曰憂曰悔曰吝曰無咎此文王周公之易也一介字以示憂之

之時一震字以示惕之之心此則夫子之易矣
承上文湯德彰信于民故民戴如此初字與舊字照湯前此未有征也葛伯與餉者爲仇王初征自葛因并征無道之國從此東面而征則西夷怨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曰奚獨後我其往征國之民則室家相慶曰待我君君來我其復生他國之民如此則天下之愛戴乎商者不在鳴條之後已在征葛之時矣自葛何作一句東征南征皆就征葛後說東征三句言王師既至而民望之切攸徂四句言王師既至而民悅之果戴字從怨中看出人情乎以非望則戴希以分內則怨戴猶可感發怨則非深有傷于中決不然當時之民看湯之拯已是分內該有的不以爲德反以不亟拯爲怨大抵怨心慶心總透出信心與種子從前怨時皆戴也舊指征葛言與今日鳴條之役對言故爲舊蓋征葛十七年然後有鳴條之役耳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于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報也孟子稱湯使亳[illegible]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illegible]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于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據傳此下因以勸勉之蓋湯今受命當命得討罪之初正

人心激勸之機故首告統馭諸侯之道非以法制勸懲直以精神鼓舞佑賢二句善善由大而小兼弱二句惡惡由小而大推亡句承上起下之辭邦昌就諸侯各貞其度而足以藩屏王家說此節可以見爲君艱難之道蓋善善惡惡二事所係國家甚大善不能用惡不能去亦足以亡國故必推者眞有可亡之道固者眞有可存之理夫然後足以激勸天下而昌其邦也經中字不可倒佑者周恤愛護于諸侯中有蘊積宏深之賢則堅其爲善不止恩遇冠百僚凡所以成就其賢者無所不至輔者維持佐翼于諸侯中有韜積至到之德則輔其未周不止禮命之次于賢凡

可以造就其德者無不至求賢為助求德為輔此理之常
今曰佑賢輔德則是以賢為主而我佑之以德為主而我
輔之也顯盡心王室之忠臣不使心事隱微難明不但樹
之風聲且闡發其所深隱也遂秉公奉職之良臣不使獻
為牽制難暢不但寬以文法且悉展其中藏兼者彼不能
獨故設官佐理蓋弱則天限之不可復振但設官兼治之
而已攻者旣創懲戒蓋昧則一時昏蔽須督責懲戒以攻
去其迷便可為善奪彼予此之謂取取其國而變置其人
則先澤不復念矣必加于倒置悖常為亂者侮則戮辱其
身猶未斬其祚也必加于天棄民離為亡者兼攻取侮惡

惡不同而同于推其亡佑輔顯遂善善不同而同于固其
存如是則萬邦激勸而近亡道者惕然奮近存道者歡然
興邦其昌乎○得天下固不必懈而君天下當盡其道諸
侯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衆而見擯者有弱昧亂亡以阿
于衆而不見討者王宜何如激勸之欲與萬國同安存者
天子之心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若安存之道則我與
賢德忠良所共者故曰固我亡道不可有故推之存道所
當保故固之推亡正以固存推者外之之辭不但兼攻取
侮固者若固有之不但佑輔顯遂邦昌此上意更深上專
倅言此竪頓言邦就侯國說蓋推其亡則羣侯胥懲而永

不亡固其存則羣侯胥勸而永存人人勉為賢德忠良不
甘蹈弱昧亂亡之歸有存之可固無亡之可推邦乃赫然
昌盛矣究竟萬邦乃天子之邦也全要見統御諸侯之道
如此難盡昌字就此看出曰乃者難也新說謂人心振肅
則世道昌明便是氣運大升處以邦昌粘治化說未確
推亡固存御諸侯之大法也法修而所為本不存焉進一
步就君身上說則有德在德之存亡又萬邦之主所為存
亡者也故下節緊承王與亡字時說以佑賢節為御諸侯
德日新節為治民未渾須知萬邦以民言而臣亦在其中
上叙湯舊日見湯德已昭萬邦已懷故此勉湯只重在日

字惟字懋字日無間斷惟無二三言君德若只有一味光
明無時間歇萬邦亦只有一味愛戴更無退轉也然此四
句猶泛言人心離合之機至懋昭下再提王說方力勉湯
蓋懋昭所以率典而制事制心又懋昭之實下手處總來
誥文重此數句乃一章結穴處建中裕后各就上句帶出
見表正意仲虺勉湯止此引予聞曰一段不過即所聞以
證自滿日新見王決不可不懋昭耳非謂懋德建中必由
于隆師好問也如他引詩引書之例不可推下一層○德
日新四句指德機言理逝無窮已新者當幾而瑩未新者
又乘機而澡何等歆然只心源亹亹未作用功語新處使

懷滿處便難以謙虛爲本然後日新以自滿爲根則必日損互文以見不可不懋德意蓋德者天下之精神常運則脉絡自通暫息則肢節遂解下正日新工夫德參天兩地盡民盡物本極大無外者惟志稍滿而日昏焉大者漸以卑小耳能實盡懋昭之功使大德日新在我則隨所厝注無一非中中字熟破大德貞體帝王相傳原只中脉爲萬念萬化根底昭德于此所以作則于彼是爲建中自大君身上做出來與人看使視以爲則也重我建中不重民準我說建中即表正也建中須重建字却無工夫工夫在懋昭二字德之隨在約束曰義禮但不懋則不昭則不建惟

無制故至此正當懋昭大德從無可用力中勉用其昭精神振奮處便爲昭于以建立中道于民建中何在義即中之化裁也事至必以義裁制之使合其宜禮即中之矩矱也心有所動必以禮檢束之使範于天則即此心事交制處便是懋昭建中處制之法似極緊嚴而制之神寔極寬裕于以垂悠裕之道于後昆永爲建中于民者之準日新之功必如是而後盡也事到而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着處便做兩片故曰以義制事視聽言動皆心也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以禮爲心之準則故曰以禮制心提一中字便有把柄非逐事逐心制之也義之制事在心而禮以制心則行無不協二句只作合內外之道不可分義爲中之用禮爲中之體如以材制器器即是材以帛制衣衣即是帛非帛與材外要有所謂服用由此觀之則湯無非義即其事湯無心禮即其心惟事與心毫無偏倚渾是義禮故可以建中在己則用之不窮而于後亦取之不竭曰垂裕耳若說義禮是一物我借以檢制其心事此乃非義之義非禮之禮已尚不足何能裕後嗣父後爲昆指嗣王言垂裕不作貽謀就懋德說德有一毫不足垂即非懋裕對制言立法不精嚴則作法不遠大惟心身收束極緊密故精神流衍極優舒裕在心源不竭上惟德爲古常新而以

懋昭之力量垂之豈不恢恢有餘乎只重湯說不重裕後只深明其有以建中于民耳垂裕纔是建中勿作效看傳非特有以建中于民勿泥能自四句似古箴銘語傳因懋昭帶下予聞用一轉語言欲盡君道以垂法必崇師道以立本也似推高一層非通節主意通節全重日新二字見必宜虛心日新斷不可一毫自滿故引王亡二字即懷離之換字王不是致王亦不是王者之道對萬邦惟懷看君不虛王能自得師則日新日新便萬邦懷而纔無媿于王故曰王謂人莫己若所謂志自滿也自滿必不能日新不能日新則德業自是而隳不亦九族離而亡乎須知能自

得師自字或作自然看對也强說或作自巳看對在人說
王者天下之所往也我爲天下谿故能受天下之所往豈
但降王者之尊愈以明王者之大耶自字好字要玩人主
至尊不自得師不能使之得得師曰自則其師也求師之
道在巳不在人苟虛心受益則狂瞽可師但此處自得師
照謂人莫巳若看則全屬人聖巳思上涉出一段精神自
然禀承來對足王亡二字似洪範無偏無詖各有語語裕
與小以所取之廣狹言問曰好則出于虛懷之訪求天下
之善皆吾善故裕苟訑訑自用則一巳之聰明幾何故小
即裕之反也裕即垂裕裕字能自得師者必好問曰裕則

王不足言照萬邦懷說謂人莫巳若者必自用曰小則積
小至亡照九族離說下二句只足上二句還他兩兩對說
方得體末缴由古人之言觀之則知隆師好問所謂日新
也自賢自用所謂自滿也不自滿而德日新至于萬邦懷
則裕與王之效也自滿而德不新而九族離則小與亡之
道也王當日新而不當自滿明矣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裕後者終愼也終愼還歸惟始始措統馭之初言正言今
日惟有率典以圖終不必恐在來世殖有禮覆昏暴從古
天道在湯當日即爲天命我能奉若以禮自勅便是欽崇

非欽崇又由有禮外曰崇尊天之于我似尊而加嚴曰保
則我之于天又似親而加附其親而加附處正其尊而加
嚴之眞境也永保天命則有終矣全在欽崇天道能謹始
上說要體貼叮嚀勸勉之意〇王欲致愼于後日之終惟
求之于今日之始待終而愼雖欲愼無及但當今下做工
夫一念做去即是到底也故曰惟始殖有禮四句正推愼
終惟始之由愼終惟始但有工夫而重在惟始上內有務
日新戒自滿意此二句且虛說至末二句正言其實中間
殖有禮二句不過提起天道如此有禮昏暴就君上泛說
不可挽上兩節至欽崇天道二句方入上二節意欽崇天

道內要含推亡固存修德檢身意所謂惟始也永保天命
內要含邦乃其昌萬邦惟懷意所謂有終也欲愼其終而
致治于長久惟于其始圖之盖德新在今日志滿亦在今
日也如此可以致邦之離如此可以致邦之懷有一定之
範圍出入之不得所謂禮也禮以制心心精斂而不放處
便覺强固便是栽培從禮而言故曰殖少踰于禮即昏暴
然殖之矣天道如此則天命幾不可恃何以保之于有永
夫天道其理也天命其運也運則代謝無常可予可奪而
理則出王游衍一息不離天道何常今日有始固殖之他
日無終即覆之欽崇正是入禮出昏處一念欽謂尊在天

而顚淵必傷一念非欽謂尋在我而嫡諴必生故以欽爲崇其德彌大其心彌小奉若乃有實功也欽崇正是永保處只在自心上說天道惡盈益謙此心欲欲不自足自然精神凝而不渝志慮肅而愈久天命有所無斁矣圖始意巳在上節了此只重欽上欽之一念卽爲有始卽爲有終蓋天非于道外別司一命卽實理卽曆數則君非于欽外別有一保卽戒懼卽凝承前曰奉若此曰欽崇進步作結

尚書雚篇卷十一終

後學 東海滄士逄軒著
古黟張孫振鑒定

湯誥

首節本湯誥萬方之由通篇綏猷爲主夏王三節誥夏不克綏猷而奉天伐夏之事俾予四節誥巳代夏綏猷因勉諸侯共克結言歸克于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曰克夏則巳踐天子位矣定都于亳卽舊都也或以退就侯服諸侯不釋爲言經無明文蓋附會釋憇語耳誕告與下節一人誥皆總一篇意原君道之重耶革命之公叙付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萬方兼臣民湯雖對諸侯言實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首言君道所係之重起下節意惟皇惟后兩惟字對看歸重在克綏一句蓋降衷恒性雖在天而綏猷必待君以補天之不及歸在君道上若謂天立君之意便失之矣衷性猷雖一却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大約降衷卽天命之性恒性卽率性之道綏猷卽修道之教天之生人個

個有恰好的道理降與爾所謂天然自有之中若有恒性即成之者性也若有二字相連勿斷若有猶固有稍涉安排則為造有非順有矣亦作順受不得受字已在降衷內了諸家解若有恒性一句皆屬下文蔡氏獨屬上文以為人性本然之天降衷之初順其自然本有此恒性此時若不容力于其間也若字本輕說克字方重說蓋此性與習為緣在下民尤易漸染必由人主盡性欽福錫民民始得安于其道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克綏雖說后而克字卻指恒性之人皇與后均特帝無為而后有為故歸其克于后耳○萬方有衆臣民皆在誥指一篇大而無外曰皇高而

無對曰上說降衷便是有主宰意便是有個在上恁地分付然這個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只為理附于氣質便被氣質作主故原道論性直指繼善之初見得要綏也何故不說降善卻說降衷舊云衷字只是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如六藝折衷于夫子蓋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為善卻說得未親切衷字見虞書左傳始終中皆衷之則衷即中也看來凡中着民說便淺多對表說取在中為衷如左衛衷甲以見衷是在內之義凡由外而入者非衷也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言中一念未起不涉有無故謂之中若倚塵根而發者則塵根壞時

中在何處降衷非是天將一個中付與人太極流注在在皆圓即月落萬川之義只是一個理人人得之理上而形下理不離形故謂之降見天之與民常相涉降赫然明命不離心目之間者堯舜止言心性則自湯言蓋性從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即以此而生天下萬世之民固其性之為性即帝之性只一降字湯乃為下民警之其實下民即上帝如子之于父精神血脈皆父所受若即乃若其情之若若字無工夫就習識未形習染未及處說此雖着人卻不是人去着力順他以理言之也非民若天乃天若民耳徒順五常之德即陰陽五行之理天

之所不能違也太極分化順而予之而民已有恒性矣說者多作民若便費葛藤性字今人都解作情字不知性如虛空不惟着一毫造作不得亦着一毫領受不得真常自如[illegible]若天下惟至順者為常少矯揉便不常恒性時說[illegible]一轍聖凡一體悟亦不增迷亦不減如此只說得性之同未是性之恒恒者性萬變而不遷其善猶水萬變而不移其濕其中一點習染所不到處即消之鑠之萬之又萬有不得銷者在焉故言恒若只就受性時說便不可言恒自此性言曰常如父子親君臣義之類自此性率之而適當其道曰綏如父安于慈子安于孝知其自然

而不容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心煩而身體之然後爲報
厥猷蓋若有恒性則循其性之常皆道也但不能無清濁
純雜之稟有過不及于是有不安于道者厥猷者原天之
猷也克字是綏猷工夫全在后身上料理盡性盡物體天
立教便有個面稽擠荷處須看得有着落易曰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人心如何得安寧綏者復見天心出離返淳出
薄返厚要其歸宿而各安其所也惟皇降之惟后綏之意
未合天即后有媿矣綏猷必待乎后而非天所能及見君
道之係乎天下其重如此下文連說一人正重惟后之責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

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此三節誥桀不克綏猷示已恭天行討意帝降于民則爲
衷后綏乎民則爲德正一點仁愛之衷欲使萬方百姓各
寧于極耳夏王滅其君德而作意張威以播虐于爾萬方
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堪忍其荼之苦毒之螫並
呼號以告無罪于上之天神下之地祇天道本福善而禍
淫者故降災于夏以顯其虐民之罪猶是天心仁愛欲使
悔悟萬一未便亡之也○德從降衷來全之自見萬物一
體之仁威之則虐而毒痛滅德便作威作威便敷虐豈但
失綏猷之責已哉此正是桀淫處豈呼爾萬方百姓遜到
告上下神祇便已騰跳天道迴射上帝惟者入而不能出
也弗忍弗能忍也荼苦菜毒螫人之蟲百姓惟不堪忍故
並稱冤于天地鬼神冀其拯已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也天道一句泛言要根降衷說善是天之
本體所謂衷也過其則爲淫總之一念善即福福生于所
本有一念淫即禍禍生于所本無根心體以運操柄此即

天精微之要道正所以齊護其綏猷之意者重禍淫一邊
福善亦只在三辰不失行山川不崩竭看降災只指伊洛
竭之類以顯失君之罪未便說到桀亡必至桀無改悟之
望天所以明示誅絕以下爾字皆指諸侯有衆萬方皆指
民
桀猶不悛天下不可無綏猷之后我能辭其責乎故我小
子恭將天命禍淫之明威不敢赦夏之罪敢用玄牡之牲
敢昭告于上天后土以請可伐之罪于有夏于是遂求天
民先覺元聖與之戮力致討爲爾有衆請更生之命于天
而抹其荼毒焉○肆字緊承上來天之降災即明威所在

故此曰將天命明威謂奉天命之顯然可畏者不敢字與
下二敢字呼應于桀爲請罪于民則爲請命請者一聽之
天示不敢專非不敢必民命當生桀罪當討如開拳見掌
何不敢必之有敢用三句是不敢自專而告乎神請罪有
夏者前既彰厥罪今請往伐而罪之也元聖兆知天威者
湯之聿求亦自奉天來聿遂也聿求是求之在廷只就伐
桀時求之朝廷誰可與共事者非初求之莘野也戮力并
力也就伐夏事說是資其智勇同心致討之謂戮當作勠
古字通用與爾有衆猶云代爾有衆也與字雖不可訓代
然此句意非代字不能明請命者民被荼毒命已絕矣故

特請更生之命于天也下兆民允殖正相應
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
于時未變夏禮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
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騂孔
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
孚佑孚字應上請罪請命言信字不盡孚義天心民心相
孚痌瘝屬呼吸通也上天信能佑助下民故使罪人黜伏
于南巢則請罪者得矣可見福善禍淫天命斷不僭差賁
若草木之敷榮明白易見是時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
欣欣有生意信乎其生殖矣則請命者亦得矣斥言罪人

者對天之辭天命指禍淫說弗僭單承伏罪說不必兼佑
民朱子以賁若草木屬上句讀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罪
人黜伏便見天命不差而已明白了賁若草木只是言明
白易見之意夫惟罪人黜伏故人得遂其生允殖只脫去
荼毒凶害便是允字與孚字正相照應言上天果然佑助
下民兆民果然生殖曰孚曰允總見真真確確不稍虛降
衷初心也如時說云言允殖而先曰賁若草木者快其滓
與之象允殖則信有生意矣是倒何法如此說則允殖允
字與草木一句自相足之詞不能應孚佑孚字全意了此
節合上二節要見摹寫往事而昭示革命之公意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
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
此三節告已代夏綏猷因以共勉諸侯俾予輯寧全在綏
猷處令君所以承天治民者毫不合降衷之初便不堪惟
后之責所以有隕淵之懼及德昏亂爾邦家渙散而不輯
搖動而不寧天使我一人任后之綏猷者以輯寧爾邦家
輯寧不分方應綏猷輯者摶心貼志不敢干紀綱以戕生

理寧者遂生復性不見拘檢而各安其所輯而寧之也此
便克綏處以一人輯寧便未知得罪了不必輯寧無狀然
後獲戾全在未知上見危懼註謂未知得罪與否似說對
日後去了罪有可知猶及改也民情叵測我以爲如此可
輯寧民未必遂輯寧則孤付託慄慄危懼惟恐有負責任
就是輯寧心脉刻苦承天處將字着力使從此即隕所若
者止有淪胥之一途惟將隕則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
之淵憑依無恃而顛沛在目此時肝膽之決裂何如全是
聖人兢業之心不可止承獲戾說求助意隱然言外
承上言有賴于羣臣之助蓋任輯寧之責者在君而分輯

寧之責者在臣從匪彝而即慆淫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
念其職之所在是大桀小桀也故痛切戒之而勉以守典
承休非彝慆淫與守典反一戒一勉之詞從與即固當戒
而邪當再造悉與之更始尤宜加儆者匪彝不但嚴刑峻
罰凡非法之事皆是承大亂後法意宜詳或古法而今不
可用我法而衆不可行有戾降衷便是匪彝一或從之後
何以繩慆淫雖說逸樂言然慆慢也淫過也要分清有傷
恒性便是慆淫憂動之反不但不可溺亦不可即稍一就
之便爲牽累匪彝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慆淫則怠荒以
廢輯寧之政無從無即本危懼來無從無即便是守典與

以俟度言即輔君輯寧是總是皇降衷在民爲性在爾即
典守即守城之守休即輯寧嘉命亦本帝降之命來勿謙
指繇位之休說典曰爾典休則天休守典便是承休俱在
有邦者自性說以承用力舉當之也前言不勝任故此勉
諸侯共承之須得求助意
承上俾予二節言君臣固當各盡而實有不容不盡意通
節在帝心截上以君臣對言見君臣當各盡道下以君民
對言深明君當盡道而臣一邊自見傳雖分上帝之心以
上爲聽天其爾萬方以下爲責已似有兩層實一意遞下
有善有罪俱承上二節說一輯寧也得則爲善失則爲罪

爾能守典承休是有善也朕豈敢隱蔽而不宣若不能輯
寧之罪適當朕躬豈敢因循而自恕前夏王有罪朕弗敢
赦罪當朕躬敢自赦乎所以弗敢蔽且赦者惟以善與罪
皆簡閱在上帝之心歷歷不爽有不容蔽且赦者吾且因
爾而轉念爾萬方因予而還念予一人其爾萬方有罪實
予不能輯寧所致罪固在予一人若予一人有罪實予之
罪無以爾萬方若諉罪爾萬方是敢自赦也予惟懼已之
有罪故深望爾之有善予固有慄慄危懼者尚縱不爲爾
萬方計獨不爲予一人計乎則守典承休不容已矣蓋重
其責于已正所以重其責于臣亦以期萬方有衆也誕告

意正在此欲諸侯共圖之耳節節遞下歸重此處與首節
惟后意照○凡人情稱道其善則奮心生我能知罪則奮
心益勵故湯欲衆守典而首言爾有善朕弗敢蔽所以獎
勵衆之守典又言罪當朕躬弗敢自赦一以寓朕罪不赦
則爾罪尤不敢赦一以見朕罪不赦則朕之自責何嚴所
以激勸衆之守典蔽者障蔽使不得伸伸蔽賢之蔽弗敢
蔽者佑輔顯遂也弗敢赦有祓除懺悔意不空空認罪而
已善自蔽不得的罪自赦不得的弗敢者迫于好善媿罪
之真心也兩弗敢即是帝心惟簡句不重不過申明弗敢
之意簡閱也如說文閱其數于門內也謂自門而出者一

一而數之如大閱簡車徒亦是逐名點過夫善罪如蒼素
不別自分天何心哉君與臣獨慊抱慚之地即昭昭簡閱
之地以其不可欺故曰簡不曰帝簡而曰簡在帝不曰在
帝而曰在帝之心蓋福善禍淫者帝之道有時而不測分
善別惡者帝之心無微而可泯善惡到此自不容淆而以
歸之帝之心也無意而有宰矣曰上帝之心心即所降之
衷以衷合者便天之肖子拂衷者便天之戮民雖欲蔽且
赦而不可得也其爾四句不平申明罪當朕躬一句見弗
敢自赦者亦不可自赦也其者設言之辭萬方之罪既在
予一人則便無以爾萬方矣不是兩意重予一人有罪句

蓋天降衷于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后則凡爾萬方百姓
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既以萬
方之罪爲罪則凡天下民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
爾萬方爲哉予一人有罪只爲萬方百姓不輯寧非指君
有失德也無以萬方者不咎民之不從化耳在爾不過一
人之職業可自必其盡在我則合萬方百姓爲責任再無
必盡時此是實話堯舜猶病則爲君之罪決不能免的只
一懼便足消萬罪登說萬方正照上敷虐萬方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時字指上三節言要緊在一時字時貫初終者也上言俾

言造皆屬初解此言亦有終共勉欲與慎初也以終對始
言輯寧守典即是時忱免戾承休即爲有終有終勿如舊
指君保國許臣保祿位說亦勿如近以君受命臣佐命指
定天命說須知更端而言當深一步看不可僅捲上文說
君與萬邦所對者天所問者心乃衷由天降則心即是天
若心裡信不得便于皇降本體責任猶界虧全即此無始
則即此無終若一念能信輯寧守典有透底精神只此一
念便足千古非必奕世纔見有終忱字最重忱若深信意
意便包有力行在內不必添入行字有終是俾予輯寧之
天命有終也終字着力終其事也尚克乃亦皆難之而庶

幾其必能之辭、語氣須自巳說向人去。却重求助諸侯邀
嗚呼與爾維新、固有其始、未保其終、何謨隕越于爾寧之
朝談罪戾于萬邦之大、疑為自責過嚴、若無足信、不知君
位真是惟危。民罪實由君致。理之必然。我君臣尚克于韓
寧守典之誥時注之以精忱。爾無負朕。朕無負民。乃亦可
合天心而有終焉、然則未保所終也、

尚書草簽卷十二終

尚書草簽

後學　東海潘士遴軒著
古濬張孫振鑒定

伊訓

訓教誡也。于朝日君臣焉、于燕日賓主焉、于學日師友焉。以武王年德之高、而召公諫旅獒、亦例日訓、古人命名之意、可為萬世法也。若曰臣之于君、不可以訓、言則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故此篇曰伊訓他篇准是

此篇大意只因太甲縱欲便犯風愆、便不能立愛敬而修人紀、有愧烈祖。故惓惓以烈祖成德訓、始言夏之興亡、正見烈祖之德當率也。繼言湯以聖武興、而勸以愛敬嗣厥德、繼言湯以艱難興、而戒其以縱欲敗厥德、末節說到祥殃慶墜、正欲保其所以興、而勿蹈其所以亡也、大要嗣德在謹初、謹初在防微、故曰在初日、肇修皆始義、曰有一日罔小罔大、皆微義。謹初謹微是眼目、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稽首至冢宰、總是太甲廟見儀注、圖敘重到訓王上、舊以祠于二句分為攝告廟、侯甸二句分為攝臨羣臣、看來羣臣為助祭而在、則臨臣仰祠告時事、總之此節不重此意

只重告廟之時訓王耳○商俗重鬼謂年爲祀取祭祀一
周元祀湯崩之踰年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
年然後改元書卽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
心竊年不可無君十二月爲正者改年不改月尚質可見
乙丑非朔日故不言朔先王湯之先廟指契以下諸君厥
祖烈祖指湯天子居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君告廟先王
祠之祖曰祇見非但祠祭也祠曰伊尹見曰奉嗣王廟中
之祭攝于尹而殯前之告非尹所攝也外臣曰侯甸諸侯
也內臣曰百官卿大夫也侯甸羣后咸在者在助祭位次
曰侯甸羣后是外面侯服的諸侯來朝見新君則在廷之

臣自見故百官不曰咸在冢上侯甸之文耳百官單指內
臣卿大夫說總合也百官合己之職以聽冢宰聽冢宰帶
百官言之不重若云天子居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
恐非廟中之禮此只就在廟班列說必于告廟之時訓王
者上對先王下臨羣臣耳烈祖有功之祖成德已成之德
一成而不可變者指修人紀六事明言明白陳之古今典
亡起之于先天人禍福戒之于後伊尹早見太甲君德不
終故以祖德訓王史官微窺其隱而筆之曰成德祠而告
卽位是改元常禮因祇見而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
袁坤儀曰按書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則傳稱太甲

服仲壬喪者謬也孟子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程氏
所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也史記立二年立四年
之說與經序不同當從邵康節考正之例以太甲直繼
成湯爲是踰年改元周禮也蔡氏用周禮釋殷書未見
其的孔氏湯崩踰月卽位之說特據太甲中篇惟三祀
十月二月是服闋之期故知此係湯崩踰月耳禮記稱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知此年十一月湯崩豈商
家猶果踰月而改元乎亦未有的據闕之可也按商湯
元年庚戌依三統歷則太甲元年爲癸亥其十二月朔
正爲乙丑乃建子之月也○或曰三代正朔異而月數

不可改也如之何曰如正朔改而月數不改則名義不
正于何稱正于何稱月乎伊訓元祠十有二月非月數
不改乎曰非也古之舉大事有以正月者有不以正月
者以正月者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行大事
可用正朔者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則仲壬初喪太甲
告卽位不得以擇月日也○伊尹孔傳據孫子及呂覽
云名摯蔡傳因之以尹爲字東萊陳氏云三代而上未
聞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祠孔傳
以爲奠殯而告喪于殯斂喪皆名爲奠虞祭卒哭始名
爲祭故知祠實奠非祭宗廟也設祠與奠異祠則有主

有尸其禮大莫則莫幂而已其禮小喪于殯殯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是祠不可以爲奠也孔氏以祠爲奠殯而告故吳氏非之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喪主不離于殯則何待于祇見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此以嗚呼發端還說夏失天下之易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方言烈祖成德此猶烈祖成德之由也要知此節尊就天命言以見天命係于人事勿以天命人事禍福對言古

對今言有夏先后對湯宜重禹看方懋謂當懋之時非日新方進之謂懋有進進不違意懋德還就禹爲天子時言方字對後子孫言方猶當也與于其相呼應言方其懋德則有天眷于其弗率便見覆亡正天命不可憑藉處此舉災祥較後邦慶宗墜似反緊但後拈出罔小罔大較此懋德弗率尤嚴耳罔有天災四句相推下去每句深一層總是天眷不可以山川二句作無天災之貢聖世以無災爲福罔有天災三光不亂行五氣不失序也然不特罔有天災而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山不崩川不涸鬼不祟神不恫也然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至于鳥獸魚鼈亦咸若焉無數巢卵溥之物也都看先后之德蓋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無聲無臭之中常有綿綿不已之意即此精神不顯情伏陰愆陽無自而乘蓋天地開幽明靈蠢之祲惟非故以此昭王諶志壹者氣必動彼亦欲順其常而不可得者在聖世天清地寧民安物阜總王德所盪以順召順動靜一機陰陽一氣皆是實事懋德而旁及山川鬼神下至蠕動飛走罔不寧且若一體故也罔有天災三句不過極形其治象舉天舉山川鬼神與鳥獸魚鼈爲不及民者蓋難測莫如天難格莫如山川鬼神無知莫如鳥獸魚鼈茲皆得所則民不待言

子孫指桀弗率不能懋德也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于懋德之中也弗率而降災災咎之理存于弗率之中也然不徒曰孫弗率而曰子孫弗率則一代賢主皆在內降災即是覆亡降災與假手無兩截不日湯而日有命天命不容辭也要見子孫一弗率皇天便降災而假手于我有命天眷竟成虛話有不勝欷歔憑吊之意造攻二句承假手有命言曰自鳴條見兵非外作乃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意曰自亳見湯修德于亳都也二自字極重見得禍福無不自己求之非天所爲正微責太甲處看來既云弗率則桀之惡可知既云有命則湯之懋德可知如何又用造攻

二句只是足于其子孫三句意蓋此二句是從上見出的言桀弗率先后而天遂假手于我有命如此可見桀之造僩攻伐原自他鳴條之弗率來我之有命原始自亳之懋德來鳴條亳即夏商換字着此二句了桀案以起湯案

王方旋曰造作也始也造攻言兵非外作天下共起而亡秦由其造作于咸陽也夫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爲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爲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兩節訓王嗣德謹初事惟我商王節朕哉自亳之賓伐

夏事在亦昭聖武句見布昭二句一直說不可以下句實上付代虐以寛緊頂上說代非代有天下之代乃反其所爲意重聖武上勿以武與寛平看此節只言成湯伐桀有天下之事不重在德上言此以起下嗣德意耳非欲其嗣此也○惟字對諸侯說謂當造攻鳴條之日天下諸侯無有起而爲民請命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聖武即天錫勇智湯受之于天修之于亳而以布之天下代虐以寛蓋聖武之用兆民允懷則聖武之應也武從至德中發謂之聖武易稱神武不殺照下代虐以寛看明白正大而一怒安天下謂之布昭布昭二字有力若說做聖武布昭便倒矣

武宜過而不揚湯乃布而昭之惟武出于聖故能予民以寛不然殘刻而民不堪命矣伐虐以寛指反夏之政說寛者聖武之量如天無不覆天下皆蕩蕩于王仁更無拘迫所以爲聖武允懷緊根布昭說義師所臨赫然爲萬民請命人自屈服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是謂信之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是謂懷之民率信而懷之所以爲聖武也以德爲武而惟恐傷之者賢人之武殺而不殺武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聖人之武賢人之武武而嚴能遏虐而使民畏聖人之武武而寛能代虐而使民懷

湯大德昭于天下而其朕則兆于亳都是自亳者湯初也

湯有湯之初太甲有太甲之初故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罔不二字緊根湯說立愛四句正言謹初而謹初工夫即在親長故兩惟字要緊王立愛以爲親親者法惟親吾親而自致其愛立敬以爲長長者法惟長吾長而自致其敬使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合近遠之人皆儀刑于吾之愛敬乃爲立耳立字内就有天下取法意猶立標準于上也未說到人化上始終字就近遠人望的而趨言非推之有序之謂○承上言先王以德得天下如此今王初嗣見即位所以接續先王之德正在此時蓋布昭聖武而代虐以寛此先王之德也先王往矣而其德猶在兆民之心今王

爲光民之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旣嗣其德、則家邦四海之覲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德字對下修人紀、所包廣、故曰罔不、不指聖武言、嗣德時時有初、提起此心打緊精神、常在發軔起脚時、幾有精進處。初字緊接嗣位說、不必加謹字、人心覲望之初、則王之德必使天下盡篤愛敬、方可謂嗣。惟盡倫可以立極、惟親惟長就太甲自己身上做。愛非只繼述此心、自新之德、便與先生息息相依、敬非只聽順、此心自守禮義之制、便與老成念念無忽。太甲後來顚覆典刑、不惠阿衡、尹先見其微、故以愛敬教之、立字就立人之則言、亦有至極意、要止于至善之極、

使賢智不得增、愚不肖不得損、先須立個樣子、如瞽瞍底豫而天下父子定、方謂能立。直歸之親長者、以其自孩提知愛敬以來、繫心根念而無所解也。禮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則知天子無兄、故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弟。惟親惟長、正是立愛敬處、立者行無廢弛之謂。左傳昔臧文仲殁而後其言立、卽此立義、立愛何以惟親、假若不愛其親、反愛他人、其愛必不行、不行便廢弛、惟親親自仁民。故曰立愛惟親。立敬何以惟長、假若不敬其長、反敬他人、其敬必不行、不行便廢弛、惟長長自興民。故曰立敬惟長。立字都要照初字意說。二句特提謹德之要、始于家邦二

句、正是立愛敬處、在君身上說。不是建極可爲民表意。非家邦四海已儀刑之也、只說始于家邦、是爲家邦之儀刑、而與仁興讓之風、可成終于四海、是爲四海之儀刑、而不親不遜之俗、以息耳。親長在一家之內、故始于家、達于邦而終則合四海以成愛敬焉。傳立愛敬于此、說立愛二句、形愛敬于彼、說始于家邦二句、上爲親吾親長吾長、下爲及人之親、及人之長也。親親長長、人同此心、立于此、則形于彼、豈不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乎。形字從本文立字上來、下得甚妙。蓋愛敬之心、于親長吾盡吾道而已、而形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也。傳及字指字無

工夫、自然之化也。要認親親敬長達之天下、可行于一人、不可行于天下、亦未立也。故通家邦四海以盡立字義、只此初時、綰合近與遠、人人做箇樣子與他也。始終分不開、微首微尾之踪、如火燃泉達、此良心烏可已處。家邦近故曰始、四海遠故曰終。始終二字、自相首尾、都在初時、非有漸次、不是始卽初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
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此三節訓王嗣德譓微事上節泛言嗣德此節正指德之
當嗣者修字有品節意要之自修而已肇字對桀言迺更
始之辭然從上立愛敬說來則朕哉哉字在初初字始于
始字此肇修肇字皆劈頭下手嗣德字義通節要發艱難
心事先王所以修紀者從艱難中做所謂反之之聖也從
諫六句修紀之實一步推深一步要指定爲諸侯時說湯
于人紀其愛親敬長初自亳邑至有萬邦無時無地無不

以從諫先民明忠與人檢身等爲事是爲修德之艱難所
當嗣也故本文茲字雖指萬邦艱字則通承上文實皆指
修人紀至有萬邦特識其時日之久者湯積累之艱耳尹
原不以萬邦爲艱詎亦不以有萬邦爲業槪詎于德盛業
廣之下方說天歸人戴可見○嗣德在立愛敬亦曰先王
修德建邦不外是耳人紀至桀三綱僨斁而湯奮起修之
人紀脫不得三綱五常典禮之間有所以維持之者愛敬
是綱大而紀小此是綱中之紀從諫二句正修人紀所必
資者人紀莫大乎君臣故舉居上爲下言之與人二句則
又修人紀之虛懷精進處也諫以補紀之闕失則弗咈有

心解神怡處先王之天游諫者之天不知其從安知其咈
有耳順光景與逆心求道者異先民以存紀之典刑則時
時委心聽順如欲化之物遇時雨也先民即老成人是包
古今人在內時若猶詩之是則是傚從諫弗咈是行其所
言先民時若是式其所行居上以立君紀則當昏濁之世
而居一國之上能極著其精明明以德言而于臨政見之
照下之謂明心正理瑩自然旁燭奸不能欺佞不能售寬
仁並施凡民情曲折處無不洞燭悉爲處分料理停當也
蓋以察爲明非克明爲下以立臣紀則當虔使之朝進賢
至三蒙雖不避而克忠實心之謂忠就天命未去人心未

離時盡心事桀言上主靜故言居下主動故言爲明忠原
上下所難在湯所遇尤難故兩着克字與人作取善說不
求備非說恕匹夫不盡明主罔與成功舍己樂取之量然
也未說到舉用上與人不寬則世無全人而吾有遺善故
人有善則與之不求其備至于檢身則不以此自假而如
不及此二句分明相對以見意檢身之功無內外微顯說
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工夫亦如此若字從檢字說愈檢點
愈見缺失之多有追無可及者非真不及若不及也即就
上五項看出以上指先王所以修人紀者如此以至于三
字宜細體見湯如此其修德方得天與人歸由七十里而

至于有萬邦得茲天下亦艱難哉艱難以王業言而所以
艱處只于修紀數語中見積累之勤當在修德上說蓋眞
積力行之謂不知經多少風波費多少精神而後人紀得
修眞個難得緊茲惟字可玩若說締造似有利天下心了
不曰得萬邦而曰有我固有之非外加也語意欲太甲思
艱嗣德兆民四海萬邦俱照應之餅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
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于是順從

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兩節大意湯以後嗣于人紀不能保其常修故求哲人以
輔之臣之輔君不能保其常盡故立官刑以儆之一是任
人一是任法須相連說嚴于有位正以嚴于後嗣此一甚
邦也先王以艱有之後嗣非艱不能守之明理欲而足以
察治亂之幾者曰哲人敷求者開而求之使畢在朝廷立
賢無方之心綿亙後先便見世有哲人曰哲人是輔君德
者勿云輔君守業先王逆知後嗣老成易疏端士難入故
重之以使即後嗣不好親賢而以先王之命臨之敢不從
乎俾輔內總傳得修人紀這段心脈後嗣即上嗣厥德者
不專指太甲輔兼將順匡救實重救過邊伊尹舉求賢輔

後來說正見巳是先王求以輔後嗣之八
此是立法以儆乎臣封上任人又深一步看蓋使哲人輔
之導誤阿意之人從而敗之則嗣德難矣故制官刑以泛
警有位之人非指哲人言不曰治曰儆蓋立法示戒禁于
未然使嗣世之君視此法者凜然知有位之匡捄皆風愆
使然自知哲人之不敢黙而治心闘政之道當一聽于臣
矣曰以下官刑之詞三風十愆皆人紀所以廢壞處敢有
三段指後王言喪家亡國不忍指斥嗣王故借卿士邦君
形之到臣下二字則直言天子之臣下了苟爲臣下者于
君犯此風愆不能匡救則以墨刑加之臣下應官字刑墨

應刑字具訓于蒙士者具以風愆不匡之刑爲訓胥厲學
宮講明師塾是儲養哲人以待後之求者不匡其刑墨[illegible]
重具訓意要急轉到儆君上風以三敢發端馬牛相逐韶
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迎自家要儆主不得其始不過
嘗試之其浸淫遂汨于中而不自知萌于幾微動于四肢
移于四海無形無影蕪盪而無極矣而犯此風者大都有
敢心也娛心志悅耳目色色當前僾然而溺之之謂敢順
則喜逆則怒種種橫行贅然而恣之之謂敢敢則何所不
有敢之心一而有之風三有之愆十宮非舞地也乃舞而
且恒室非歌地也乃歌而且酣治道必先梱內故以是爲

十愆之首成童習舞恒舞則爲愆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
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巫者日夜以歌舞事神故取爲恒
舞酣歌之比正人而習誕妄故謂之巫風殉以身殉之陷
于貨色雖死而不顧也殉貨色恒遊畋皆過度之事明人
而爲褻事故謂之淫風頑童如嬖人狎客類非色也不敬
聖言順忠直近耆德則必比頑童事正相反顛倒好惡故
曰亂風上之所爲謂風不必以下做入講三風中有十愆
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侮逆
遠比亂風四爲十愆風行之而三愆則析之而十類廣門
多難攝易中可或有一于此乎押惟茲二字語氣陡峭訓

此三風十愆最爲敗德害事人不消件件都有幾足喪家
亡國但犯着一件必喪亡喪亡全在風字上一字宜剔融
校衆卿士邦君而不指斥天子使之知環夫人盡然則爲
人主宜奈何此告戒之微辭不必補出天子天子之有風
愆于臣下不匡處見當局者迷此時而從旁與醒即昏主
亦竦然則其責在匡匡非旣夫而救也直從宸衷動念處
剖其由徹入驕之路若不匡其刑墨墨爲貪刑隱忍不諫
無非貪位以固寵此與以貪貨而耗网一也此官刑旣頒
諸在官又詳訓于蒙士此二句不平訓蒙士固欲其入官
而知正諫亦見未仕尚欲其匡于後日已仕者斷不可不

匡之意嚴之君不得不嚴之臣儆其臣正所以儆其君見
先王遠慮處
正義曰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
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
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
其無政也○眞西山曰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固位
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
貪官不諫亦有刑也此說雖與傳墨刑之說異然未引
劉原父之說則以昏墨矣左傳昏墨賊殺謂有此昏墨
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傳云墨刑也亦指貪墨之墨包

殺字意在內非墨劓之墨孔傳以爲即五刑之墨蓋不
知當時無肉刑也○丁春曰伊尹作三風十愆曰具訓
于蒙士夫訓蒙一語繫于伊而發蒙等語繫于周矣普
卜
治蒙者不可以不慎也瀆蒙則失言擊蒙則失威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雖申戒風愆實申論災祥明祖德當率迪節大意只是
一個祗念便了祗字與念字相呼喚從風愆上發脈須把
身字提醒見得身在風愆之所從出照上邦君卿士有一

于身來王試以家邦之喪反証此身則身外便無可樹之隄防所以不可不祗念聖謨嘉言皆就風愆說見得謨與言先王直以憂思發爲危語故語盡而意無窮語隱而旨愈顯要開着風愆喪亡意謨言二字就心口上分別總不外戒隄防淫揭千古如在目前要得王繹謨抽言歸在敬念上去惟上帝三句引起爾惟德罔小四句推其不可不敬念也作善作不善一直須把作字貫下去爾惟德不德亦一直接上作字來天命人事不可分作善作不善便是人事下惟慶降宗亦是天命王字着惟上帝三句只論理謝惟德四句方着太甲身上總是論天命之無常勉盡人

事意伊尹恐太甲敗德只爲風愆過小不甚關係故直以興亡大數決之凡繼體之主或不念祖訓只謂聖祖發祥未遠上天眷注方隆豈數十年間遽爾轉移誰知上帝全無可憑善即能祗身祥即天之善機不善即風愆殃即天之沴氣惟其作之是以降之三句正照前方想數句意說得當敬念絕甚凜然且善不善之作毋謂小或可忽如風愆之訓于吾身謹不謹似不關係得多少但當修德時再存不得這念頭若眼前萬邦眼前宗祀其慶降所係更不消多得德雖小而簡于上帝是亦有善之善故萬邦之衆皆增休慶總亦降祥之祥不德雖不大而簡于上帝是亦

作不善之不善故宗祀之重就此隕墜總亦降不祥之不祥則天命必在頃誕之内但微中主不得逕言人事不得不危言天命之予奪以決定人事之禍福以悚動其念耳

〇大凡喪家亡國之人以小樂貽大禍一愆易百災皆由不敬其身故致嘆言嗣王于風愆之戒一或蹈之其自視此身若何其敬厥身無萬一似之也蓋不輕視其身則不敢以身試敗亡之事矣王其心念之無忘哉祗厥身諸家俱以敬身說蔡傳謂以風愆之訓敬之于身較寄祗厥身正對有一于身身字惟敬爲勝欲之本祗厥身念哉直下欲王敬其身而念此訓念字正是祗處祗字較重如何

當敬念自其以此風愆籌度于聖心爲聖謨開乎天下國家之計何洋洋而廣大以是謨發風愆之戒諸爲嘉言切乎理亂興亡之故何孔彰而明晰此所以當念也使心不免挂漏豈能即始見終惟聖謨該天下之理故發言[illegible]亡之故惟是烈祖謨訓大明嗣王其可以天眷烈祖爲可恃而不祗念乎夫是謨訓正恭之天道民心默契夫災祥慶降之故者也雖則惟上帝三句以天命之去留言爾惟德四句以人心之離合言然人事之禍福即天命也試以天命言之惟上帝之命去就無常作善則善氣與之奏洽而百祥降焉作不善則不善之氣與之奏洽而百殃降焉

下有作。上始降。則天道之甚遠。無奈人道之自邇。作者一。降者百。天心之應人。尤甚于人心之感天矣。善不善虛看。德不德方以風愆言之。如云惟作善降祥。故勿以謹風愆爲小德而不爲。不特一人有慶。乃至侯。甸。羣。后。以。至。于。萬。邦。正于此乎分慶。惟作不善降百殃。勿以蹈風愆爲非大不德而爲之。不特萬邦離心。卽。今。所。祭。祀。之。宗。正于此乎分降。總之惟上帝三句見天人相應。不德之决不可爾惟德四句見大小一致。卽小不德亦决不可。此。時。在。廟。中。對。羣。臣。訓。王。故云爾。上德字一斷。二罔字作無字看。德罔小、不忽其小也。不德罔大。不在大也。二罔字義各不同。小善

何能致慶而不忽小一念便是慶源。小惡未必卽墜而忽小一念便是墜本。註增積字反宽了。上只有善不善下却增罔小罔大意。見所謂善是如此。所謂不善是如此。意比上更懇至。罔小罔大本大小對言。如何罔小便說從小處積累。罔大亦說從小處禁戒。經文分一小一大。而解者却都在小處。是執昭烈之語以訓經。不知其非經旨也。說罔小便含個大意在中。說罔大便含個小意在中。善卽德。祥卽慶。慶福澤也。佑庇之謂。不就成化說。宗宗廟也。正與烈祖言。此節與有夏與亡之意相照。首尾俱以天命立說。前言禹方懋德。卽罔天災。桀總弗率。天卽降災。恐太甲認是禹桀定分。故此將禹桀掃去。說上帝不常。見當時禹若弗率。亦降殃。桀苟懋德。亦降祥。不論何人。但論作爲何如。又前言懋德降祥弗率降殃。恐太甲疑禹不知德何如懋。桀弗率不知又何如甚。故又將懋德弗率掃去。言這災祥雖分善不善。却亦不論大小。君善卽小亦好。不善卽小亦不好。拈出罔小罔大照上有一必喪必亡。隨口禁過。隨口引掖將方字于其字語氣又盡掃却。

尚書蕞編卷十三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瀞士逵軒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太甲上

太甲三篇紀悔過之始終、嗣德之初道在謹始、故顧諟丕顯皆言起手工夫。悔過之後道貴圖終、故懋敬無怠皆言不息工夫總從朕哉自亳檢身若不及以至有萬邦發脉下、

首三節、伊尹因太甲不順而作書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惟庸四節因太甲不聽而口陳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未

克變三節以空言無用、而以居桐訓之卒致允德通章以不惠罔念未變作截段段。尹與先王並舉、不惠是全與尹咈罔念聞尚猶以規為瑱、至未克變則悔積已動見伊尹之訓以漸而入太甲之習氣亦以漸而輕。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尹作伊訓之後又作四命徂后易曰童蒙之吉順以聽也曰阿衡、見得托孤重寄天下倚平、嗣王不率不惠、不惠須就上篇嗣德等意而推廣之。不順阿衡必有昵比羣小之事。故下有狎于弗順之說。此先經起義。

按說文阿大陵也又曲阜也曲有阿義故王介甫解阿衡云倚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考工記阿重屋又王門宮阿注阿棟也阿衡之義當取此蓋深宮有保漢書丙吉有阿保功正同此風俗通謂伊尹之後為阿氏則阿衡為伊尹之號非商時官名也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阿取保無疑又阿美也詩隰桑有阿是也太阿利劍名濕阿古善御者湯阿古善歌者皆取善

尹訓王凡兩作書、此書在不惠之後、恐王于巳非忽則恃、故推先王之以德得天下而拆左、右、厥、辟、宅師一語以儆其忽、下提相之倚乎君以破其恃、兩提尹、說躬字宜帶下

讀是身親之意言巳躬克之而又躬見之也以見王不可不惠巳須知此二節以勉其法祖戒其忝祖爲大主意而儆其忽尹破其恃尹則其中寓意也○前尹既陳先王又說上帝說先王當嗣在謹初又說上帝可畏在謹徵太甲不明于德不無卒難下手故尹一節吸之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將先王天命合說蓋以能顧諟則不言謹初自初終具備能顧諟則不言慎小自小大兼該卽敬天卽法祖顧諟明命是湯明德修身事以承三句是湯出政臨民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皆明命之著見其罔不祗肅則顧諟之實用力處總之敬德而巳故下文遂云天監厥德曰顧

曰監見天人之交其近如此用集二句一直說撫而綏之各安其生適其性則顧諟之德合萬方矣言先王之辟以此惟尹緊承說宅師承撫綏來丕承者望其承德也深惟所自惻然凜凜○顧諟至祗肅總一敬字與下文祗厥辟相照回視曰顧一息不在即照顧不到矣人心中不論有事無事常有一段昭靈不可磨滅者這便是天之勅命一般心之精神常聚于目故念念相依而此理常若有見四顧皆是如叅前倚衡一般視不以目也明命即吾心靈明之不可昧先王何不覓反靈明而必顧天明命葢吾心即天求之心則空空無可捉模故顧諟天命不着色相不落

空寂明命即是本覺有覺便真而獨覩賦畀之原是先王動存息養之念所謂往來嚮承于其間者也若以此心顧明命則心命便二物了以承至祗肅頂顧諟來惟祀可以上君心之微息故特重之顧諟便與神明相流通以此心而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廟常常收歛常常清明凜儼若之思視聽言動必以禮所爲祗肅也只是顧諟于無間不是推此心承之亦不是祀神時承之也然事神又自是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但不可以明德恤祀分看耳程子論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實至理如云以此上而承事天神下而承事地祇外而社稷內而宗

廟如冬夏之郊春秋之祈報因時之禴祀烝嘗無不致其敬肅也鬼神無之非是而上天下地左祖右社舉大祀以例其餘耳葢明命之外雖別無天地百神而顧諟之心若又有祗肅承之道岐之則不顯中滯迹合之則至敬中法象德以敬而聚此正湯德之盛也下德字即指此言湯惟顧天之明命而承祀鬼神無不肅故天眷求明主之時監視先王之德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大命集于其身使爲生民主而撫安萬方之衆然非一人所自致也惟尹躬戡定禍亂既效勞于集命之初定立經制又宜力于撫綏之後克左右厥辟以居民衆民生安而後固厥永故嗣王

得以大承乎基緒耳用集二句承天監說來在心而常不昧則曰明命在天下而莫與並則曰大命以其本具之理而我反照之則曰顧以其合天之德而天觀察之則曰監集者來而至也撫綏與宅師相照雖是撫綏萬方指有天下言宅師指安天下言有而安之須串說撫綏萬方猶云萬方爲其撫綏不是用力去綏之要認清幽則有上下神祗社稷宗廟明則有萬方湯顧諟天命而主于神祗社稷宗廟罔不欽承此敬天之至故天監湯之德用集大命而使之撫安萬方此眷湯之主正跃出惟尹躬上去左右宅師一直意言左右其君以居民衆使萬方民悉靖允殖須

兼集命將并撫綏將事言宅者何除虐布寬之後處之各
得其所也宅師即是撫綏萬方此句只重克左右三字左
右厥辟宅師之事不必帶明德說丕承基緒際巳定之萬
方綏巳安之民衆也肆字緊承說雖總承先王與尹來抑
揚歸重尹上基是后嗣有所藉緒是后嗣有所續也惻然
必顧湯之所顧監湯之所監而後能宅湯之所宅承緒爲
小承德爲大要須覷體承當尹言顧可忽乎哉并知王之
不惠非恃我則忽我故此二句見尹于商家之勛亦與有
力爲而不可易視之也
緊承上惟尹躬克左右云云來見巳雖不可忽實不可恃

先見四句一直下歸重下二句故緊接嗣王戒哉夏嗣王
之相必非良相未有良相肯佐暴君者尹因太甲狎于弗
順故言此俗謂君累其相失之矣不辟便忝厥祖不必敗
亡也緊打着祇爾厥辟○言湯必及夏緊在夏王也由後
視前故曰先見見夏之先德如此三句一聯勿首句斷周
者周備無缺之謂猶云得全全昌也國語忠信爲周忠信
還隔自周一層謂忠信足以自周也自有不由人意見不
賴相臣之輔而能自周也周者周匝無一處滲漏皆寔心
行皆寔踐不始勤終怠不外修内荒不心非後人貌敬正
上持操一而有常上所謂常目顧諟罔不祇肅而咸王罔
缺即周也亦左傳以周事子之周言有終也有終二字正
足明自周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與後克終謹終看把
終字着力君止作保祚說淺矣君有終則臣得致左右之
功惟字有力此爲代終之終就與國同休上說其後後字
緊緊接上總重罔終上特舉桀以戒嗣王耳罔克補出不
周字如矯誣罔是桀不過一念不慮所終耳然欲圖終
而無及可不及其初而戒哉太甲謂有尹可以成終其寔
君有終而相亦有終君罔終而相亦罔終祇字根戒字來
即顧諟祇肅之祇祇辟指自周言謂之爾者見非尹所能
預不辟猶言不盡君道辟不辟應後嗣王祖應西邑夏忝

祖內正含相罔終意不是祖與相對待成文此節重終字
對上節成湯巳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成其終○此借以前
代之事又見巳之不足恃也夫自古危亡之國未始無忠
信之臣不聽用則不得不至于俱亡君不君而云相可恃
者未之有也夏事則尹躬先見之矣其爲先君也以實心
行實政于凡克勤克儉有典有則之家法皆能敬固謹密
守而不遺則得以終其天命而當時爲之相者亦得席君
之庥以終矣其後嗣王以矯誣暴忽而夏祚不能有終則
爲之相者亦怵心喪亡之不暇不能有終夫相之終否係
于君如此嗣王其以無終爲戒哉當敬爾爲君之道以周

自終而流慶于吾相可也若爲君不能忠信以盡君道德
不副其位亦必以不終辱厥祖矣我爲相者亦何賴以終
乎然則臣亦不可專恃

西井爲邑在國都之中蓋和厥邑夏西邑商天邑
周大邑新邑上下通稱鄙縣皆而邑專屬下矣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依蔡傳在庸字絕句尹之書言先德言夏事非常之言太
甲惟視若尋常庸常尹言也罔念聞者心無所念耳無所

聞也念聞串罔念則聞而不聞矣爲下卩陳張本前欲王
祇身既不克念此欲王祇辟又罔念聞罔念作狂幾甚可
畏故直書王惟庸屢振出王字
乃言亦前書中之意而又反覆曉告言先王修德之勤一
種心法已足垂後又廣借人以傳這段貽謀苦心那得不
少念先王顧諟明命通晝夜而知無晝非旦無旦非夜亦
無夜無旦晝如此則太甲又將何處下手太甲敗度敗禮
旦晝梏亡卽其罔念而幾希之性幾不存矣故尹于此乘
其旦氣判與聖狂從中急提先王昧爽丕顯與作把身令
渠雞鳴做起此尤啓迪之微機坐以待旦卽此是行卽此

是顧諟工夫若說待旦行之又空廓矣湯卽以身爲子孫
法又以賢爲子孫輔本足係全後人不使顛覆若越厥命
是太甲自覆非先王也言甚感發厥字自字亦相照○王
罔念聞亦謂先王往耳詎知先王一片苦心罔無日不提
醒吾王也王于夢寐間亦思先王此時作何景象先王昧
爽二句一意申說總是大明其德不可分修德行政丕顯
待旦皆就昧爽一時言只形容他一個勤見其顧諟明命
爲善工夫無暫止息昧未辯色也爽夜氣清也湯豈有牿
亡時而待平旦始洗濯聖心昭明無時不惕于昧爽之時
疑神滌慮虛明之體自然顯露謂之丕顯萬念并歸所謂

全體昭昭在目無一毫遮蔽也丕顯卽明命之本體工夫
卽在本體之內故直言丕顯乘此夜氣清明之際卽披衣
起坐以待旦丕顯時心體洞然自有一種惕慄英毅不得
安枕意思此極狀丕顯神境在心橫上說丕顯亦無甚工
夫當未與政接時內自覺照明而愈明故曰丕顯坐以待
旦卽是丕顯精神不放倒耳非別有所行也只是行此丕
顯工夫雖終日顧諟萬幾迭至而我之所涵養只此而已
矣本文無行字只在丕顯上狀其不遑寧處足矣若以坐
待旦爲急于行則是未然而先著物便非聖人順應之學
求賢亦看得自家善未至而求其助若湯之心豈爾我德

已至而慮及後人哉求賢輔後亦是無時不明處丕顯待旦直貫啓廸四方曰旁蓋正止一路旁則無方啓廸只在訓誨上說不必分啓牖知廸爲行啓廸非僅從後人爲開導其丕顯待旦之精神貫徹于俊彥者直欲賴俊彥以貫徹後人是一惺惺之靈明也由昧爽而平旦以及後人孰非新德之時孰非日新之功命照丕顯說即天之明命旦夕顧諟則顯少有昏縱即越先王所以得天而後人越之覆亡之道也命字蔡傳無解論工夫當指明命對自覆看又當指大命時說指求賢啓後之命謂輕賢拒諫不勉于善則是顛越其命矣參之

宋羽皇曰向晦宴息理之正也乃佛家最患睡魔難遣何歟人當寐時諸經之血皆歸于心其陽明一點擁護于羣陰中昏嘿不動故多睡者氣必昏而人必忽昧爽丕顯之意本此蓋寐時亦惺聖人之心不爲血氣所昏夜旦所乘也若常人不然旦晝梏亡機反在夜之息矣

此藥太甲受病之處正無越命自覆事永圖即謀所不覆其命者所謂有終者也然謹約則永不謹則不永故須慎汝儉約之德而惟懷此永圖蓋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于心者言之欲縱之源皆起于心待其發之于外則欲謹之而不可得矣故須自其根于心者而謹之謂之惟慎者更無別事也

○人情惡拘束諱儉于繼體之主尤難故下個慎字永圖者儉德中滋味懷永圖指點他慎儉德的門路蓋儉于身心爲收斂于舉動爲節制即先王丕顯待旦幾是個不自放的一脈儉則由吾身以及天下自有無窮受用所謂永圖人君但當深懷而長計之不以奢侈供一時耳目之快而惟以樽節建萬世不拔之圖可也不懷永則其所謂儉者乃一時纖嗇之私豈得謂慎德貼乃說尤警省上言王嗣厥德若令取必于湯此却不說厥德說乃德直令取必于已德雖多莫先于儉儉非但節用正對敗度敗禮說太

甲忽儉德而不知慎故欲敗度縱敗禮而不能自遏不知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儉于動儉于用凡事知所收斂而不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萬世之福也慎儉德即所以懷永圖工夫通在慎字上永圖就在儉德中小註陳雅言之說非本意

此告以慎儉德之工夫若字緊承慎乃儉德二句來是形容慎德模樣非譬喻也欽厥止二句正發若字意厥止攸行即度也欽之率之即省括于度則釋也言欲慎終當慎始發萬事莫不有度故王之慎德須先省度度者離四方而處中央之地省者從毫釐而決千里之關于迅不及留

之時諦觀正鵠何在不敢輕發機關括矢尾岐而啣弦處度者高下之準度在括上見往者以意往也在心目之間虞人之射也弩以張訖機關矣矢加于弦不遽發也必往省矢尾啣弦之處與所射之物于法度相當然後釋弦發矢則中矣機發括而括含度矢發中否全在括處討分曉中處在合度所以中在審機張則釋含中意引射特提省字張不深省從何得止的着落人主一發念宗社生靈休戚因之此心學工夫着不得氣力故曰欽今下率祖何看厥止是王心歸宿處未發之度也祖攸行則發而中度矣曰攸行便知所行處都是個心叅止者人心之中合內外

動靜而常不遷本天然自有之度發無不中但昏昧輕舉止遂失耳惟欽則明自能止其所止觀安止在省事之安則省字意只在欽字內不必又高一層止在心而所以止其止者欽也必常存省此心之靜湛動直此心收斂一分則主宰凝定一分即愼乃儉德意因太甲身上信不得事心工夫故告以烈祖所行正厥止之標準王惟率之不違則事事有依據之實可密內斂之法止有不遷之義行有不滯之精一止一行便如虞人省括于度而發也凡德有機必有止先王愼德而丕顯待旦覆說明命是何等發機何等合度何等欽止故纔說欽止緊接以率祖攸行見德

爲乃德行則湯行湯者其度也乃者其機也率祖攸行正欽厥止一直下不對欽而率俱省度工夫否則發皆妄發未有能愼德懷永者不省則儉或意見之私愼或緣飾之迹安得可久引射特重省字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結之見得我受先王重託常以不能惟終爲懼如此則越命自覆可免朕心深爲慰悅而萬世之下誦愼德懷永者必以王爲首稱不永有辭耶王可輕發而不省耶不孤啓迪之心故釋說到萬世正所謂永圖也須照無越命意

疏云括爲矢末以鏃爲首故括爲末○釋名云矢末爲括括會也言與弦會也括旁曰叉形似叉也考工記矢

人爲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鄭司農云此謂括也○禮書云弓矢之括居藁兩旁弩矢之括居藁上下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敘尹不得已行權之由不曰不克變曰未克變史臣先經起意宜照下克終允德看見終克變之辭王于尹言不能無動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未能變其積習耳從而不改故有不言之教

一節通作伊尹因王未變而私告羣臣之辭、非對太甲言。

茲字指欲縱言、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八字、宜作一句讀、若曰此太甲所爲、乃其不義之習與性成者耳、尹不言性與習成、曰習與性成、可見太甲不義全惡習爲主、性特隨順而成之耳、即性之妙成習之流、因習之流障性之故、必去其習而性可還、予弗可使其狎習于不順義理之人、乃乘居憂之中、就先王陵墓所在建宮、居王、臨之在上、奚啻師保之承、質之在旁、無煩左右之謝一。密邇先王、而其訓具在矣、其訓二字爲句、言即此是其訓、謝處不必作書與言也、其訓只承密邇先王朝夕報本與哀感而遠弗順意自在其中、居憂蒞宅發之禮、但倚廬與營桐異耳、徂桐以後別無所訓、所謂訓者、即訓其無俾世迷者耳

王徂桐宮居憂、心虛則善易入、而況比匪無人、所以能終允德、習浮而德則實能終、實有其德于身、則習化而歸性、果能愼乃儉德矣、居憂內入上遠弗順、邇先王意、與密邇之精神相爲往來、此所以能終允德也、終對始言、克終允德、非一時全有、槩其究竟言之、以結桐宮案、克終句、允德又何妙在若居憂若不居憂、又不知聖人何所作用、克終允德俱尹口中語、故史括爲文以承上起下

卷十四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遴解著
　　　古滁張孫振鑒定

太甲中

此節作三段看、首節祀終喪復位作書一節、尹慶王克終王拜首五節、尹答王圖終脫不得法祖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奉歸重終喪上、使太甲未允德、亦不容不歸也、但太甲終喪之月正亭而克終厥德、故成其爲君、尹得即奉之以歸耳、居憂是常禮、但古于中門外居、桐則行權耳、太甲喪湯非喪仲壬、以踰年改元計之、至二祀則免喪矣、迨三祀首朔而後迎歸、重更始也、曰以冕服、見前時之從凶服也、尹之營桐、意在不德、名在居憂、以居憂而去、以終喪而歸、皆屬有名、故太甲不見爲專、天下見爲其放、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息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衆事貴初始故于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

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蓋是當代則名殷禮不知天子冕服用天
于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冕作幸五冕[illegible]畫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僞孔云冕爲禪之
制前篇不同衆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禪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禪祭厥禮寬而贄也禮
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禪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禪禪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明
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更有一月而禪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尹作書頗類賀表傳云喜懼謂且驚且喜民非后四句意本慶幸君民相得曰且泛言君民相須以起下重下段君上大意云民非后則渙散無統不能相正以生政以正之乃所以生全之故上有明君天下無亂生民之至願也君非民則孤立無助無以君四方故人心不可失一失不可

復故君民相保有治無亂此老臣至情也向王不明于德民幾于無君而君亦幾于失民矣幸而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君有德足以匡民而民不至無君君不至失民豈一時之休哉實萬世可得民爲君而爲無疆之休矣歸之極故歸功于天眷佑商有不忘湯德意所謂陰誘其衷也俾字重不能其始而能其終故曰克終厥德然此處只就目前終字關發勿以始字翻則恐侵下弗克厥初語萬世無疆之休正緊承君民相須意說休指保守基業即永保民意不必說到可爲萬世處仁是義之法言民言天以動太甲之聽懼意實深于喜萬世無疆找足克終意一時善又易終身持守難深慮所終而以萬世期之非徒慶也實字着眼前以克終期王尚屬虛願今則實受其休矣惟德斯爲真休惟終德即是永休末句俱要在終德上想出毋徒作永緒說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三篇止此一節是太甲悔過之言太甲求助伊尹重圖終上皆自咎之辭不明于德得罪之根惟不明故師保訓我一則曰顧諟再則曰丕顯全望我明德以類先王不類者

不肖其祖緣多嗜欲則求其逞不知法度之當循而敗度樂放縱則任其所之不知禮節之當檢而敗禮六字合看是不類之實欲者淫樂與事之法度反傳與作勿泥縱者放逸與身之天理反亦非禮儀之禮欲縱一套事念初起爲欲素欲不已流而放縱度禮亦一節事禮之品節爲度度敗必并其大閑而蕩之矣敗即爲戾速戾者速取危亡之禍也敗度敗禮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慎儉德懷永圖而惟趣命自覆也正與背師保之訓相應天作孽四句泛論重自上以發自底速戾意孽妖孽天妖在數人妖在德轉奚爲祥理猶有之自作自受禍無日矣天作孽二句是輿

起字作孽意天豈有作孽之理惟無作孽故或意其猶可違至人自作之孽則必反身修德而後可回是亦可回而不可逃也故致決之之辭下急補乎自底不類欲無速戾得乎意自不類自作孽逭以自言見總出弗聽師保之訓以至此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非如罔念聞未克變皆是克于厥初猶能始之謂克字下勿添謹字反不玲巃弗克初是不能君道于始圖厥終是欲盡君道于後匡救之德就尹進言說不曰匡救之言匡救之事而曰德者深知其言其事皆仰承先王盛心克承已德是意也上尹致期故曰克終此王求助故曰圖終上文有有商字則終

字是對先王而言這德指太甲之德太甲自言都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這德指尹之德上文有初字則終字當對初而言不敢自必而以德歸尹之匡救不言克終而言圖終惟字要看弗克厥初則今所當圖惟有終之一着此言極爲喫緊須知欲敗度等語其義精其氣下說不明便思丕顯說不類便思率祖說匡救便思從諫時若立愛立敬即在此○初終所指不同太甲以三祀之前爲始故以歸亳之後爲終若尹答王則又以悔過歸亳爲始以元良邦貞爲終若究實則此弗克于厥初與前罔不在初皆即位之初從終始慎厥與終始惟一皆歸亳之始至慎終于始與始于家邦又作事之始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也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尹答圖終多言慎始故修身四節皆慎始事至下申誥方及有終然猶終始遞舉直至勉以常德期以邦貞而後王

之所圖惟者始遂當亦兼時得歟手也合中下篇觀之分明申誥與此拜手稽首皆一時語未可以篇爲斷○此下皆答其圖終之意首以明后期之次以明后如先王者示之次則欲其懋德以法先王末節則舉懋德之所從事者要之慎修即懋德之功懋德即修身之實能修身則法先王即可以當夫明后矣功夫全在修身上王言不明于德速戾于厥躬故尹拜手稽首期以修身明后此節泛論明后之事未說到嗣王身上如云王果有志圖終試以明君之事言之君身天下所取正也必修其身而終之于禮度焉由是著實德于上自然和協愛戴歸往于天下若此者

惟明君能之王欲圖終舍是曷以哉昔日太甲不明人心幾去今日悔過圖終天下仰望方新苟非愼厥身修實德昭著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得遠邇愛戴之心故修厥身至允德協于下乃爲修身之至下文子惠之心出于至誠誠字即允字協字即下悅字修厥身三字着力允德緊根修身協下仍本允德流水帶下無工夫修厥身即遵禮度而戒縱欲是德本在身修之身則有實德及于民協下則人信之矣協于下乃允德自然之驗若未至此便是德叫不得允而身叫不得修。太甲懼獲戾于天伊尹告以協和于下針鋒對處允協緊黏不允則不協協者君協民也民

協于君又低一層勿以下協倒講德就臨民發用說言修身又言允德亦有意對太甲悔過言恐外雖無敗度敗禮而內未必誠不誠則必豫怠耳明須照誠字看惟明后者言此惟明后能然非昏昧者所可及也不可謂能如此方爲明后。○此示圖終之要君之一身原爲上下通合之身惟通合上下爲修則所謂不明于德這便是個眞明了禮度初開莫道此身遂已粹白修然後知有不修此句有工夫能修身則德便允了蓋允莫允于妄根盡滌而怨艾猶虛乃業已滌妄界無浮飾則此身肫懇之處便與下有呼吸共貫之神凡若渙若萃之民盡聯合于眞精不散之脈

此句直言自新新民以明其德有全修僅修局一膜便受一膜蔽隔惟合上下爲修幾于德體翕聚源頭無不通徹所稱明后即惟此耳惟字正照不明句看修主克治說從前積習非猛力刻削不能洗從後造詣非畢力克治不能積不徒滌其欲縱必求底于純粹眞積力久工夫既到自內及外無非實德之著非一時悔過之空言也行道有得德便是實不實不可爲德不曰下化德而曰德協下從修身說非誠能動物之謂惟明后照傳作已明之能率看以其洞悉乎出身加民之理而能然耳迺指出修身源頭悔悟方新不患修之不力患修之而關于寂虛用其力耳惟

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于情欲微曖中辨其眞于妄念離合間獨其解因太甲言已不明于德故教之明修厥身十一字共爲一句乃倒粧句法如云惟明后修厥身允德協于下也。

此言湯之允德協于下正見其爲明明后全在子惠困窮上舉困窮之民以見平民有邦不可與本國對于罔不悅中抽出徯后一節以是民悅意湯事只舉協下以驗湯之修身允德非重協下也○子惠者如愛子之惠看斯民就是吾子而痛腸以愛之也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恩惠父母于子竭心誠求只是個允惟惠爲子惠方見允德一

誠貫徹、故民服從其命、無不出于誠心忻悅服命、罔不悅
中看服非力服、便是心悅誠服、悅非悅湯、是廣大自得有
陶陶無憂之趣、允德協下、子惠困窮、句盡矣、民服等語、則
協下之應、還重他國上、並其字厥字乃曰字重看、語意一
步進一步、言協下之廣、見得先王實德所感、不惟本國之
民悅之也、即與湯相並而有邦厥鄰之民、咸有徯后之望、
湯子惠其民、當時桀君不見德而一于罰、故鄰國之民冀
湯之來施子惠而除苛罰也、鄰國之民赴愬其君困窮無
告可知、鄰國之民素不沾子惠之澤、服教令之施、何從知
湯仁而后之、可見天下之民同此一德、而湯德有以協之、

矣、大意云所謂明后者莫如先王、先王之德無所不允、自
其誠于愛民言之、困窮之民子視之而加惠焉、則無不愛
之民可知矣、故本國之民服從其命令、無不出于心悅、如
子愛其父母、至于並其有邦諸侯鄰國之民、非湯號令所
能加、聞其子惠之風者、皆蘇我先王以爲君、乃曰待我君
久矣、我君來必能除我暴虐、自今免于酷罰乎、允德協下
如此、由先王懋德無時豫怠故也、
湯之子惠本于允德、故王之懋德須視之、懋德在允德前
一層、惟懋乃所以允、正修厥身工夫、首句斷王欲爲明后
亦在懋乃初新之德、乃字指太甲言悔悟之初、此心易散

故欲其勉非懋耶、大能之前、湯子惠而遠近悅服、固有功
烈之祖也、劈頭要提起烈祖來、言由允德協下者而想其
日新又新、烈祖之于德有懋勉而無豫怠矣、王當視乃烈
祖無時豫怠、若有豫怠、則與烈祖不相似而非所以懋德
矣、一氣說下、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勉而可期其至、前
言惟乃德率乃祖、此言懋乃德視乃祖、見德爲王德、祖亦
王祖、自有自求取則、不遠懋德、此愼德加功尤密、蓋愼德
是因欲縱而勉以愼、懋德是又因悔過知愼而勉以懋、烈
祖懋德、原不離顧諟丕顯之精、昭昭在目、王之懋德、亦時
時視之爲準的可耳、無豫怠在烈祖身上說、不必又添出

日新來、豫怠說得細、從懋德中覺出、非請息顧畫之謂、意
氣過自激昂、則精神或有難赴、便爲淬厲中一頃之偷、先
王待旦、正恐一有豫怠、將前功盡墮耳、要看時字、無時豫
怠句緊湊上懋之無已也、豫怠正與懋反、德從身出、能懋
德而修身允協、不待言矣、此意亦要緊找明白、
承上懋德視烈祖無時豫怠來、以王之時論、非奉先即接
下、不然則亦視形聽聲之時、無時非德所係、奉先而不善
繼善述、非孝也、則懋思其孝、接下而非言聽計從、非恭也、
則懋思其恭、斯奉先接下皆德矣、只說孝恭、此亦勉強而
行、惟奉之接之視體承當而思其何以仰承、何以胥接、有

不覺無窮孝思無窮恭敬出焉而不可以成限者從力行上思非空空懸想也惟與思有別視欲徹遠惟懋其眞明乃不爲邪色所蔽而無遠不徹聽欲辨德惟懋其眞聽乃不爲淫聲所熒而無德不收則一視一聽皆德矣奉接遠德就是孝恭明聰處要反求所以孝恭明聰者何義不但在奉先等時正欲一點念頭時時不放耳王之懋德如此則朕承王圖終之美意當知無不言尹言之王行之惟恐言之後也何厭斁哉必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後可承雖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終不可斁尹且無斁王可斁乎○此告以懋德所從事孝恭明聰德也兩思兩惟懋也正

是無怠處奉先接下視遠聽德八字俱不宜輕看太甲顚覆典刑非孝也不惠阿衡非恭也不明于德由視蔽于近也肅罔念聞由聽惑于埊也故乘其圖終而指點之按蔡傳意蓋云人情奉生則孝奉先則忘矣接上則恭接下則慢矣視近則明視遠則昏矣聽佞則聰聽德則惑矣故當有以思而犧之惟字只做思字看今欲如思字解又不失惟字貌須云王欲奉先而得夫敬承之道在思所以致其孝王欲接下而得夫體遇之方在思所以致其恭王欲所視者萬里之遠而不蔽于淺近惟于人情物理眞知灼見而不駐其明焉王欲所聽者中正之德而不惑于儉邪惟

于讒諂諛慝入心道而不塞其聰焉者來所視者遠曰明然視邇不明則有照燭不及處明是視四海之利害休戚視欲其遠遠對近言不視遠則視近矣須反觀坐照之遠而視之惟明則遠神不隔于明所聽者德曰聽然聽德不聽則有領畧不盡處聽是聽百官之讜謀獻納聽欲其德德對邪言不聽德則聽邪矣須辨出有德之言而聽之惟聰則德音不拂于聰視聽以耳目之用言明聰以耳目之德言人心思惟最神思以作聖故心不可使瞬息昏昧太甲不明正坐不思惟若思恭思孝惟明惟聰豈遐棄更無昏昧即先王顧諟明命丕顯待旦當不是過蓋先王

稱明明后亦只是研得道思惟虛靈妙明從其心精圖聚息息相依目中常有所視則日顧諟從其心精迸露全體昭昭目中一無所蔽則日丕顯與凡子惠撫綏旁求稽後皆不過于中現影故修身至此始爲允德允德至此始能協下協下至此始稱明后否則未見其圖終也終始同條尹答王圖終惟論愼始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如此做去自然有終故結之曰王休無斁朕承休無斁然以無斁爲終終又何竟王之休實與無斁之休休字照印在圖終上看指求助美意言太甲能盡懋德之功則德協下而爲明后矣由是君有受言之地臣將承王匡救圖終之美意何

厭斁耶無斁者不息于進言也無斁則有終王無斁則尹無斁相承之辭隱然以臣救自許此伊尹許太甲以圖終匪是期望至意休非協下感人之休非以德盛如先王爲王之休陳大猷謂君德成而尹責盡是承王之美于無窮也又說太蚤了

尚書葦籥卷十五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潤張孫振鑒定

太甲下

此篇俱是申誥以終始慎厥與爲主首節揭出敬仁誠是慎與根原即申上懋德意二節三節言盡君道存乎與治而舉先王之敬德是慎與榜式即申前覩乃烈祖意若升高四節蓋一慎與工夫嗚呼節責之以所必致申前修身協下意末節兩戒君臣寓專責君之意申前朕承王之休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申字承上圖終說來因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速戾作孽之語故以天親之意申誥而并及民與鬼神故末句只說天位艱哉言天便該得民與鬼神下引先王說敬不言仁誠說上帝不及民與鬼神皆此意以天爲主逓下民懷神享皆天意人主俯臨仰對無在非天故總曰天位艱

哉與嗚呼相應詠歎中寓責難意與見人君無時刻可弛敬仁誠即居恒凜然難必之念便爲安危遞變之機與絕艱難若只說爾亂倚伏猶粗至人君不可易爲又在言外通節皆泛言非指太甲〇惟天一段文法原與下民神不同天不說常字民與鬼神不說惟字惟天二句二惟字相應惟天與人主呼吸相通似乎有親不如參錯之境原是無親克敬則心靈時時凝聚即心是天故天惟于此而親之否則不親也日監顧諟則天在焉單要我去親他他再不來親我敬不是敬天殖自敬亦臨亦保就修己說克者必能之辭有諸己也一念一事之欽翼不可言克惟親曰

氣此下二段不同此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言出王游衍日近日親而天原無親也敬外無親故曰惟民何常懷之存仁是民之心能有其仁便是有民之心不是些小恩澤可要結者所謂安民之懷民亦自治其心以懷上也仁主行政說如子思困窮之仁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仁曰有仁謂根心實有鬼神不見不聞至幽難測何常享之有享常也彼此相當無間隔也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克誠之處便是享不專在祭祀時也蓋鬼神之德惟此實理誠則以吾之精神聚彼之精神不誠則無物矣故交于神明之道祭

則七日戒三日齊若見所祭者平居則無日不顯莫予云覯克誠如是則鬼神享之矣誠就祭祀上說無親雖是予而或奪爾而或爾罔常懷雖是叛服靡常從違莫定無常享雖是或存或亡不可度思然講無親不可用禍善福淫講罔常懷不可用撫后虐讐講無常享處不可用有誠有神　無誠無神等語恐使下兩克字一有字民罔常懷猶懷之也鬼神無常享猶享之也但無常耳若天吝直曰無親則無常又不足言夫天爲民神之主懷享皆從親出難諶若此位豈易承故歎曰天位艱哉天位艱哉意就在上六句內惟無親克敬纔親無常懷有仁纔懷無常享克誠

纔享所以見得天位好難文氣甚緊今于惟天何爲言敬之當盡民罔何爲言仁之當盡鬼神何爲言誠之當盡而後言天位之難不容不盡語氣一發緩了要知艱只在敬仁誠說此三者至精至粹雖致敬矣行仁矣竭誠矣而克之有之爲難毫忽未底純粹即無以對皇天臨神民蓋不難于事天享神臨民難于此心之純也不是空空說難須直難爲說却不作用功說

艱非謂其終不可圖見欲圖艱要在慎與也常慎與則克艱厥后此非至明不辯故下贊惟明明后〇德惟治四句泛言治亂興亡之機起下勉太甲意重終始慎厥與是全

篇主腦終始只是永久不息之意太甲不克于厥初者亂
始能慎所與便有病敬仁誠各以所至言合言之一德而
已否德反看二句正爲艱哉下一注腳此二句著古人誠
以起當與不當與意言古之人君居天位者德惟治而不
德則亂也治亂就在德上說心德發迹處即是道故云與
治同道不德則無道矣然其所以致亂者必有事也故云
與亂同事治可言道亂不可言道故言事亦緣道指全體
事指一端與治必盡體其道乃可興與亂只一事相同便
可亡見興之難而亡之易與者臭味相投不作而合因徽
仁誠無可捉摸故教以所與與字重即取與之與獨剔未

嘗不開泰而非論于繼治之朝善作何必不善成而雖眞
其初氣之銳故不知其興亡視其與與者皆從治亂未分
舉合其神與治同者非闢辟逐響固不能越于道外耳與
治同道尹所指全在成湯未必指上古遠世說因時制宜
久通況下明明曰罔以辯言亂舊政成湯之政豈容損益
與亂同事者不必庸主亦有英主而所爲同亂者皆亡之
事也治亂就綱紀上說興亡就國祚上說治興雖一樣但
治言其事興言其業興比治說深一步亡比亂說深一步
與治同道却只是德與亂同事却只是否德蓋上二句據
目前說故止云治亂下二句據後日究竟說故云興亡與

從虐天親民懷鬼神享亡反此治亂尚高一層不可入此
意如云君惟有德則所行者無非敬天勤民奉神之事紀
綱修舉黑然治矣君惟否德則所行者無非慢天虐民褻
神之事措置顛倒紛然亂矣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天親
民懷鬼神享保天位于有永誰有不興者與古之亂者同
事則天不親民不懷鬼神不享天位因之難保誰有不亡
者慎厥與與字雖從上二與字來然包同字在內上與字
較虛活此與字較實然然就只是同字意不是眞有其人
相與也慎在心上說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終始者徹
頭尾之義註始而與治等意尚倂與治矣未儆備其道或

勸道未眞不與亂矣偶蹈其事而不及知或錯認亂之事
爲治之道都不能善始終須慎之又慎將一個先王頓在
面前一念之萌一事之作無不思與之同道終始不差所
與則不特初心之明爲明后且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爲明
明后矣雖此處重有終終始二字分不開只常得一個常
字言慎與一直到底中間更無斷續常常如此方爲明明
后也不必泥答圖終重終說遂說與非慎始之難而終慎
之難等語道原無終況太甲此時正在慎始不應舍却目
前說日後但終始連舉而終義自足能常慎與則常明言
明不足以盡故言明明卽可謂遠也已矣之義蓋道之所

由治者精深浩大不可淺見幾事之近于亂者變幻百端不可定形據非辯理毫毛晰幾條忽者焉能常與治而不失哉。于慎之中益致慎。則于明之上若加明。所謂欽能生明也。明明字從始終二字生來、若作明作昏、則必始與治而終與亂矣、始之慎在去亂而規治明也。終之慎在已治而防亂明明也、或云是贊語、必如此而後爲明明后也亦有理極明曰明明、非明其所已明也、倂明其所已明不是解明明字、只是會意說其實兩明字只一般、是明而又明之意、若以所已明貼下明字、明其貼上明字、則二明字是兩意、非本指、進乎前前字、指惟明后句、下文先王二句應

德惟治今王以下至末、應與治同道罔不興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方匡救以圖終不必及亂亡矣、

乘先王以立與治同道之則、監者監而與之也、懋敬是德克配是治。此節兩段是倒轉應法。嗣續應配帝監茲茲字專指懋敬言、卽所謂與治同道、不可兼克配意、蓋此只勉其功。至以與處方包克配而期其效也。惟時二字與西山綱敬德之外無他道則時字作是字看今還作無時豫怠之時、緊根上終始來看敬字德字根上二節來此貫二。爲一。法。明德恤祀、昭德建中、敬中就有仁誠啓廸有命俾作神主、受天明命以有九有配帝便爲神人之主、原不須緒

是德字實敬字虛、敬字重于德字、懋字尤重、凡言敬德與單言敬字不同、行道而有得于心爲德。心有所得。而敬之其工夫細膩、源頭本淨。心體常惺、入塵氛而不染纖垢。常收斂而不落矜持。懋非不能而勉之、天錫勇智而猶日日新者。是湯如不及之心。不著力中眞著力也。敬原從懋處得力。勉。而。不已。方是。敬。詁用工之要曰懋敬。語用工之極曰克配。非以位配之以德配之也、必克配而敬始全非兩層意、全在時字上。帝無一時不與我相陟降、我無一時而不懋敬。則精神凝聚所。敬。之。德。與。天合。矣。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曰惟親則天爲主而我以敬親之、

曰德則我與天合彼此相當、敬之極也、誠以德與天合爲辭克配上帝、不知德與天合乃推其所以克配上帝之由是高一層事親下用一故字可見克配還就位說以爲君言亦包得民懷鬼神享在內、域中有二大、上之惟天下之惟君故曰克配、今王嗣有令緒對克配上帝說。尚監茲哉對懋敬厥德說提先王惟時懋敬。則先王與時同運此便是終始愼與的樣子。說到克配上帝則先王與天同體又是天親民懷的樣子。與後人之令緒也惟根心之緒爲令緒德所。致也。故緊接以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尚字有力。哉字甚緊着實勉王法祖之愼與耳若只說先王是可

與之人當終始與之則本文監字無著落反覺却幾層矣令緒與茲字相關令緒卽配帝之緒蓋配帝之緒由敬德得來既嗣其緒當監其德監視也曰顧諟曰灑乃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著不得助忘只好常目在之服膺不失嗣克敬之後敬未及先王便無以配帝故須監監此愼與更進洞心警目動念皆是不期愼而愼矣要見終始無間意按此三節只是天位艱哉一句爲主艱字內便有一念不可寛一時不可懈意下文終始愼與惟時懋敬皆從艱字生來監先王懋敬正致艱之意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

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上欲太甲于敬上做工夫迺學先王要法此五節因太甲平日有是偏故歷矯之使克去方可監祖而敬德非直以此爲監茲之道也下三節都是目前近事人所易溺者故此節設嘗以起下文下邇二字統下三節肯傳及諸家都未勘破下三節所言四事至下至邇然欲監先王離此四事不得父之精熟便與先王一樣便是高遐處進德之德卽上文懋敬厥德德字不必以敬仁誠貫時說一念一事之敬仁誠卽下邇先王之篤敬深仁至誠卽高遐非是但可云欲監先王以成德必當循其序不可以先王爲高遐稍懈慮之始不患志氣不高明不遠大患其過高遠耳先王敬德克配卒日卽在終身難極不是說今日且未能如先王而漸循及之也欲其不要有得先王之道高遠了只消下學而上達懋敬工夫全須平心靜氣進進不已玩自字正言高遐與下邇合體難分卽下卽高卽邇卽遐非自此至彼之謂索高遐則無實徂卑近則無味吾人學卽學聖人之學但不能躐聖人之等監則有升陟之象焉升高陟遐自不可輕若一味說下邇則矯偏亦偏矣○先言法

祖懋德不須獵等只要有常看先王惟時懋敬直至配帝格天也只漸漸進去若論民罔常懷其事豈可輕忽思艱可也況兼天更無親則位豈敢苟安思危可也惟艱惟危惟非獨愼與于終也正欲愼終于始愼則目前更自喫緊何事可忽亦何人可忽故又示以有言必求諸道必求諸非道以與治同道而言路尤治亂興亡大窾緊也誠能終始有常不以或操或舍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則慮自得爲必成一人元良固萬邦之所表正也圖終有終信非明明后不及此

與治之道有二如云民事人情所易忽無輕其事而惟其

難乎君位人情所易恃無安其位而惟其危乎難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于國命天位危于馭朽雖庸甚知之但不深惟其所以難危處則雖無輕無安終無實際蓋民事本難輕所以增難君位何危安乃所以成危惟懋敬工夫存不得一點忽心故下兩惟字蔡傳易惟字爲思字則句中各分戒勉二惟字與二無字相應最緊時說把民事作農事把難作民自己難尤覺不妥蓋危既與安相反則難亦是君難與輕字相反豈有輕安危三字都屬君而難字獨屬民乎難字不可屬民則民事不可作農事將矣須知民事與君位對謂正民德利民用厚民生之事也

愼終于始乃上二節關鍵處始是桐宮以後之始不愼終于終而愼終于始始者升陟之發軔艱危之造端也終始二字不可拆今日是始今日即是終于字有力尹自嗣德欲王謹始矣言愼與欲王愼終矣究竟終始非二事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愼終工夫只都在于始之内故喫緊言之人固有有初鮮終者非眞能有初也収成結局盡在悔悟方新時一錯百錯不但爲始之心失之即勇進而走差路頭亦失之所以要愼

此就聽納上說亦一時矯偏之論若論至理只一逆一遜已自差了如成湯從諫弗咈言雖鯁直何逆于心今心曰

故心志曰汝志太甲理欲初分故不能無遜有遜則必有遜此相因之勢逆曰心者心未計及于道而言忽觸之則似逆心故必求諸道遜曰志者志方脁于非道而言忽就之則似遜志故必求諸非道看來人情喜順而惡逆不知天下之言固不一也其中有逆心者雖未必皆道但忠言多逆當先以則主治與之道求之耳如其言與治同道則不遜乃遜也言中吾過道也即不中吾過亦以防未萌之欲又一道也故不論是不是而必求諸道又有遜志者亦未必皆非道但諛言多甘當先以亂亡之非道求之耳如其言與亂同事則不逆乃逆也獻諛非道也即慮吾不從

而婉爲遷就之言亦非道也故不論是不是而必求諸非道兩必求字正是力矯偏處須挑得相反意出若云不問順逆以道爲準却是等閒話矣有字來得活必字持得堅言之是非雖未定而我之求則固終始常如此矣蓋以求爲必不以道與非道爲必須細微之乃得

上陳與治之事而此歸到思爲上來見欲與治同道者必思爲而後可嗚呼總上發端慮爲不對重爲成凡上尹所言皆可行者若欲有得須先慮之于心不惟能慮而又措之于行如是而爲安有不成元良以貞正是成字○自敬仁誠至矯乎情之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苟謾焉聽之未

曾致思而詳繹之、則亦安知予徵意之所在乎。故曰弗慮胡獲。必須深思以繹、從相反處來、其通從相通處踐其實。獲是慮之得趣處。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爲明白者、皆虛見也。既入處、始知其語語有益、卽須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故曰弗爲胡成。成是爲之着實處、眞切體認、至于萬全、是不計功處。若有成功、然後信向之所爲實踐者、皆浮氣也。獲是自得、成是自成、還歸本體、只可于思爲上着力、若有求獲求成之心、則思爲皆非眞矣。雖云慮屬知、爲屬行、然爲卽爲其所思、成卽成其所獲、眞思時便獲、眞爲時便成、惟

一人能思能爲、從與治同道中、精心磨鍊、內外合一。至于獲與成、則粹然至善、無一慮滲漏、無一爲駁雜、豈不元哉、善乎。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爲良。此雖有思爲、而卽成獲、則原不着思爲、返還不學慮之本體。故曰良。元字不對良字。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不曰正而曰貞、于時爲冬、于德爲智、收斂固藏、將兩間元氣完全葆蓄、不但無淫比也。萬邦有一未貞、則一人之元良未至。總見思爲所係之大。按曰元良、便見善氣蒸洽、包擧天下之意。所以下句貞字、正是迎其善氣、包固完密也。貞元通洽、可居天位矣。○上數者、皆于人情相反、須知偏處難知、亦難克、欲其

慝之不知、以弗思惕之、欲其爲之不如、以弗爲警之繼報他與治之神、人君正身以正萬邦、其道未有善于此者。蓋弗慮則理無所得、弗爲則功無所成、一人無良、已且不正、何以正萬邦。今王果能慮而獲、能爲而成、則所存卽先王懋敬之心、所行皆先王懋敬之事、終始與治同。而盛德與帝配、則其粹美而良、眞灝乎無罅漏可尋、儼一乾元體。不惟良而且元良矣。一人者、萬邦之主也。一人內無邪思、外無邪行、則百官萬民、遠近莫不一于正也。云以貞、則民懷可知、而天親神享、俱可類推矣。所謂罔不興也。此期以與治之極功。一人元良、本思爲兼盡、造于極致說。良者、精粹

無瑕之德。元如元首之元、取體元宅大之義、猶云元之盡善已耳。乾元默運、使萬物各正性命而貞、蓋元自包貞、貞卽根元、非有漸次。曰以貞者、謂卽以是得貞、惟還証一人、而萬邦已條化其偏倚、還純是元氣布濩、纔見眞獲、纔見眞成。四德始于元而終于貞、貞者元之應也。易解貞爲正而固、得正而固守之也。禮記引言元良、則指太子言、此言大而彼言長、不可混看。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末節正愼終之道。夫萬邦以貞、邦其孚于休矣、而未必其永也。故又恐太甲厲精太過、倡爲一偏之言、以變亂成法

故戒之君罔二句重君邀君不紛更愼與有配帝之休則
臣亦不煩匡救不消留在此似以寵利居成功者有以承
王之休無數邦之休美亦永孚矣邦休休字與萬邦以貞
相應○與治同道道所運用即爲舊政乃與治精神必不
退轉不以辯言亂饑是終始愼與辯言屬太甲從傳也辯
出自能思能爲中亦不是十分變亂者但不以意念研求
會悟辯從口吻上弄聰明縱有一段道理終是精神發洩
辯言就是亂求治太急而施爲無序不必紛更而後亂也
曰舊政以湯望太甲矣亦所以終與治之事臣罔何緊根
上說尹有退志廼絫子揣摩之辭貪位固寵非尹所自待

也寵利以大臣之位言寵竟寵即天眷有商之寵利即予
惠斯民之利成功者允德克終而正君之功成也凡人臣
爲君圖功不過廣主上德意人臣不言功也功既成須善
於若寵利止可建功非可居功以道居成功惟指寵利則
可寵利不居非知止知足之謂愼憲之君既無罔終之慮
則匡救之臣亦無未展之忠有主德可無臣功也謂之曰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見爲邦以貞者又不止于今日已也
則天常親民常懷鬼神常享與治之美皆萃之君身而永
弗替矣永字見愼終之效孚者必然之辭休字泛言要得
責難意尹答王圖終已盡然恐他日君或自作聰明在廷

諸臣或有嗜利無恥者君若臣一萌此念則令德發而前
功棄矣故結言邦其永孚于休都括已告歸後君臣說即
追惟予弗狎于不順之苦心實萬世無疆之休之喜懼也
不必以寵利句爲明已志也不曰朕曰尹躬而曰臣其意
自見永休兼承君臣而歸重于君有守法之君以率祖有
辭寵之臣以成君如此則元良正位于上老成師貞于下
朝無與法風無朋比邦其永信于休矣天位其無後艱哉
追饑是眞能愼終不作效說

陳大猷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
故其詞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後尹不欲激之

而欲轉其機故其詞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慰
故其詞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
詞深以厲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瀫張孫振鑒定

咸有一德

史序尹作書之由。嗚呼天難諶以下正戒咸有一德之事。嗚呼七世之廟以下、又申戒之也。天難諶八節又分兩段前四節先言天之難信以見德之當一。遂言已君臣之咸有一德。以致天之歸而復以天結之也。後今嗣王一節欲太甲之有一德。任官二節欲太甲任一德之臣。俾萬姓節咸有一德之效驗也。篇目稱咸有一德從尹躬暨湯握出。

通篇以取善爲主。稱天命吉凶惟新厥德諸勢趨注取善。故緊接厥官左右以成一德。然非自巳實能終始惟一。則無根之取善一終不有。故須恊于克一之取善。一以一天下之不一。豈惟取厥官左右之善以有一。卽萬民之善亦爲一。有俾萬姓咸稱一處。是從君身上吸入萬姓之將順一德來萬姓之能咸曰。又曰處此。中正可意會。民善以待王取。故須盡匹夫匹婦以成一德。取善至不遺民。是眞能以厥官左右之一德咸有者也。若篇中咸有一德。是期太甲取將來之臣。以咸有。尹躬不在裏面。尹躬是與湯咸有者也。早巳罔居成矣。此分篇接脉之妙。○此篇中之一專對二三不對萬說。對萬之一乃一貫之一。九經之一。萬一九一俱是事理之實。此言惟一對照二三。却論工夫字皆虛活。卽言克一。克一是心正以心能終始惟一。故云克一也。原不作實說。惟不實說。故既可屬德曰一德。又可屬心曰一心。以心與德皆實而一爲虛位。故也。諸家業知此篇之一不對萬說。宜從朱不從蔡。却又云純粹之一。卽有常之一。有常之一卽會萬之一。理未嘗礙。不免將一字都作實說。終爲髃实。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政卽晃服奉迎之時。追叙之。故曰既。非政在伊尹而今始還太甲之謂。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是將告歸案。將字對乃字看、恐太甲德不一、乃敷陳作書以戒于太甲之德。欲其終始有常。法先王之一德耳。于德卽太甲之德。不可以

這箇德字當作渾成一德看、于陳戒說不去矣。陳戒以陳爲戒。亦先陳後戒。大約嗣王四節是陳。七世二節是戒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王○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勤罔不吉德二三勤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四節首尾言天說泛論君不可不一其德起下勤勉意、首節泛言命之不常、見君位不可恃意、天難諶句虛、命靡常正中難諶意、常厥德四句兩兩相形、危言有德則與無德則亡、必與亡合言。方見命靡常意不是于不常處見有常亦非以保厥位爲常、而九有亡爲不常、大意如云嗚呼天難諶信、其命于人君者不常、視其德何如耳、能常其德、天必眷之而保其位、若其德不常天必奪之而九有以亡、靡常孰甚焉、看來天難諶二句直下、勿如註作轉語、人

主蒐情只緣確信天體似謂央無變易、此念大差、夫心尚不可信而信天乎、惟信所以成其難信耳、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命者與以九有之命、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他、其命于人君者靡常、或一代之運始與而終厥、或一人之身始與而終奪、安可云數已定而不移也、傳中天命雖不常而常有德者二句是立、保厥位九有以亡、公案。不可泥常于有德者一句謂解本文常厥德遂以常字屬天言也德卽命之體、虛邊之命以靡常操君實定之命以能常操天、惟君心常存弗保、天乃特爲保、德靡常始于豫舍無恒終于喪德弗守也、保天

保之。九有卽九州、亡亦天亡之也。太甲悔過固已有始矣第患不常耳。故以常厥德爲戒、保須切守成意、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言。下文終始惟一、卽此常厥德註脚、若終始不一便二三便靡常、故傳亦曰終始有常而無間斷、只此一句是通章正註、自境地純粹言謂一、自進修不已言謂常、戒于德者戒其德之不常也不常則不一矣、常德且勿露一字、此篇從終始愼厥與來重在有終意、故開口便說常。下文一卽是常之變文若純而不雜之義在德字中已有了。不必用在常字內、

夏桀是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湯是常厥德受天明命者。證前一節意。亦宜相連說不可分作兩段看。雖有桀湯兩邊證上、然大意歸束在湯、故下遂卽天祐民歸之故復言之○德本庸也而夏王弗庸、便是厥德靡常、弗克庸德、雜

而且息也、慢神虐民、卽弗庸處、是以皇天不保、監視于萬方中開導其有天命者而眷求一德之人使代夏而爲神主、天欲啓廸有命非德安屬、言命離德不得啓廸、便是眷求啓廸必有如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者是思啓行與、然非原有德者、將引而不適逸矣、命靡常而德可常有之、所謂有命也有命指諸侯有天命者言能受天命也、是探起說、非眞得天命也有命一德蓋互言之、所謂求一德、卽

是求有命之人之一德非謂啟廸有命而又眷求一德之人也神主以爲君言猶云社稷主不必補作民主惟尹躬二句串謂德足應眷求也以湯爲主而尹暨之自慶遭逢之隆言尹身親暨湯克享天心耳。召誥而稽天若是本說湯能終始惟一以配上帝而尹亦終始惟一以輔成湯故云尹暨湯非尹先湯後重湯邊曰咸有者德至于一不容有異致我與他合併這一德無尹不成爲湯若云君臣皆有分兩人身上便非咸矣此即舍後用人成一之旨孔疏舊說朱子云此篇先言常德而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今因之天得一清故惟一即享。見天道純一不已尹湯德與天合仰當無歉。明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當上天啟廸眷求之心也受天明命二句直下重天命上是論天眷而帶民歸言之俱是未革夏前事故承之曰爰革。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征代無敵便是上天明白護佑處。四方後后即有九有之師事。天子主百神之祀統九有之衆上下亦互言之蓋以有九有之師即是受命所在故謂之曰以有。若曰以此而奄有之耳。只是有天下之意不可泥定以有九有爲得民爰于也爰革夏正方是湯事只帶言之蓋以事言之。則必先革夏而後有九有之師。以理言之則必先受命有師而後有代夏之來。

此節須緊蒙上節商其一邊來而發明一德之徵上下耳天命則人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不可認煞九有之師一句爲人歸之。一德只就湯說。而尹暨自寓其中。如云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我商君臣一德天自不能不佑之耳以有九有非商求于下民我商君臣一德民自不得不歸之耳一德即天之心天佑商天原不見商祗見一德而自爲佑一德即民之性民歸商民原不見商亦祗見一德而自爲歸故人主再不消問天民之交只須管此德之一上言克享此言德到一處。天命自來向我不必我去享之可見天民總一德矣此節承上起下反覆言之見德不可不一之意不是明商得天下之公

此亦是以夏商之事推之而斷其吉凶之不僭非論商事也上言商之一德猶是渾淪語。此恐一德之旨不明故以二三反形之則前後一字通重不雜奚疑言不雜而不息自在其中。罔不吉罔不凶者非是合言天民蓋言必可以得天得民必有以失天失民也不僭于罔不上見又以其毫髮不差故云不僭下。二句本即是上四句但一跌說推原吉凶即天災祥。見人不可不敬天而一德耳⊙德字該一二三吉凶又承上與亡廣言之須泛論以夏商之興亡由于德之常不常者觀之可見德之二與不二自有吉凶

之應也爲君者能純一其德則以之事天天必佑之而以
之治民民必歸之無往而不吉苟德不純而二三則天必
棄之民必離之無往而不凶夫德一而動以吉是吉之應
于人也不差德二三而動以凶是凶之應于人也不差惟
吉凶之應人所以斷不僭差者只存乎德德一天降之祥
德二三天降之災故也此德之所以不可不一也在人二
字極重惟天句卽在天災祥以決在人吉凶之不僭也要
看在字猶云不在乎他在此而已災祥不在天而在德則
天并無權而人君但當論德不德不當論災祥德可自盡
天不可必也惟吉凶句只是過文重惟天降句見天不能

違人也則下何乃止句之原德正是人之德祥正是吉之
實處災正是凶之實處傳本不誤弟不于借字祥字處各
分一讀所以難曉○德窮天地亘古今惟一而已二之則
不是况三乎二三是活字不恒其德卽二三也惟字不與
罔字對惟一者更無二三也德之一亦卽于動處見吉凶
生乎動動者德之機也未動之先吉凶未著既動之後吉
凶始分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吉者得也凶者失也一
則動皆得于理故吉二三則動皆失于理故凶德不德乃
吉凶之體如形端影端形欹影欹就人事而言吉凶字且
未可露出天新說云吉凶莫違作災祥在事應上粗看了

惟有想中再無岐德想卽形神交適出入齊恬從一生動
動正所以躍一之變從一集吉吉卽所以繪一之靈要把
吉字境歸一德纔不落輓季諛舌德自藏萬決不藏二三
二三似爲一微分之體而蝕一神者専在此微分之處一
念受駁觸想難容二三卽凶非事應始凶祥卽德之恬氣
非有德造祥災卽德之萃氣非有災報德災祥皆德自降
吉凶又何至微差看來只宜依舊說吉王天佑民歸凶王
天棄民離說爲確蓋自天降之謂之災祥自人受之謂之
吉凶與首節天難諶等語緊緊回照蓋推言一德感應之
理以起下文新德之功○據註德惟一就純粹無雜言終

始惟一就始終無間言協于克一就該括萬善言胙說于
此兼不雜不息者非篇中言一者八首數節四個一字皆
爲不雜而發後數節四個一字則以無間該括言蓋終始
二時也新德有常則無離合自無夾雜新之乃所以一之
矣人與已二也善則無二合庶官左右不一之善而融之
則萬可一而德一矣故知不雜是本體不息是工夫該括
是資藉總以不雜爲主須知純粹無雜之一卽終始無間
之一所謂純亦不已是也終始有常之一卽包括萬善之
一所謂一以貫之是也但通篇隨處取意當厥德以有常
言德惟一以純粹言罔與成功以包括言而三意總無不

通、
鄒元錫曰天有常德不二其命故其道曰貞觀人得之
曰恆性故知常曰明知一曰常天靡常難諶者常也常
爽德常不爽不德也故吉凶不僭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〇任官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
和惟一〇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〇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
烝民之生
上四節俱泛言德之當一此四節則直勉太甲一德首節

今嗣王兩句虛終始兩句實對下則首節又虛下兩節始
實以任官惟一主善克一此等處一一方為始終惟一時乃
日新而德可常也玩時乃口氣則終始二句還是解釋常
德名義模擬新德景象耳猶未及功用也〇今嗣王節緊
承上觀天降災祥在德說來對湯言稱太甲必曰嗣王命
字孔氏舊疏云服行也命王命也蓋新服者告歸以後命
令方自天子出也下文大哉王言正與此相應看來即宜
作命靡常命字惟天有心纖微自不覺過後倏惺這個眷
命今嗣王陡然新服自須有副之者新德與新命對看勿
如舊說把惟新厥德作已然看了大臣有無窮之心言當

新口氣纔是惟德常命乃可常則命新德當倍新新只言
德當新未可說工夫工夫在終始上見惟一即德惟一也
一字不當作兩樣看始乎一終乎三三則新者時而汙矣
務要終始惟一乃為日新須知新對悔悟言不是悔悟為
始不懈為終也終始慎與猶可重終說此言終始惟一則
撤去終始單重惟一矣蓋終對始為二即終如其始亦為
二曰惟一則言終無終言始無始循環周復如天之日全
不見兩頭故云惟一必與昧爽丕顯顧諟明命者同功方
是終始惟一日新就在惟一內見出纔說惟一便已日新
非謂一了然後新也日新乃湯之心法故以訓嗣王德不

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明而終闇始敬而
終肆始惕于朝夕而終忘于瞬息從旁觀之便有新有舊
言主心終始如一不有衰殺而從旁觀之此日無一塵之
染無一息之停每日益新此日新之義也德謂之新則必
舊習日往本體日瑩有進進而不已者然非有增益其初
虛靈之體無加損其日往而日瑩者習染去而本真現也
非益也故不動纖毫匪移寸步而誕登道岸直探精微雖
常字當不得一字常者一之作用惟一者前念後念總歸
一念意氣激昂者有然有不然此純是理趣偽承所謂惟
精惟一也一有止而不遷之工夫新有與日俱化之體段

惟其止而不遷是以與日俱化日新非推出一步語德何以一也惟新乃一德何以新也惟一乃新有一之工夫斯有二之本體到下克一日一哉王心都是日新妙境尹前言常德常則非新此又言新德新則非常統論一德此新故交叅常暫互奪正伊尹躬有一德身親經驗之學

日新爲下節取善張本亦一德中事有此日新之德何憚匪人然工夫不從用人處打煉便將人己分爲二了然取左右百官之善還輕須是約到克一處爲重王心爲萬善之原王心無所以歸于一者卽欲損形去猜與臣下爲一德之交不可得故師善之廣者彼會善之一王心克一則

任用之和一自然得之總爲一德之助○任官節正于用人上見惟一工夫一節語對而意不對任字該全節官庶官左右指大臣見說命惟其人與周官立三公語相類人字所包者大賢才不足以盡之臣爲上二句推明上兩惟字意重上句側下其難二句詳任之之道其難其愼從首二句惟字生來惟和惟一從任字生來其難其愼是惟賢才惟其人而後任之也惟和惟一是既得賢才既得其人則必任之矣此二句意首二句中已盡了至此始關之難愼在方任之先和一在既任之後難是用人之主意愼正所以愼其難也從難任說到和一要知惟和乃惟一也重

惟一上惟一在心上看謂之一則爾我不分毀譽不入可以同休共戚可以寄命託孤以尹暨湯相似正是咸有一德之義任人不到惟一處非惟君與臣二亦是君德之二三故此節乃爲下節取善張本○篇首言尹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惟賢惟人實是體認一德非獨論辨官材也要着一德說叅德之一原一于朝野之同德乃臣爲上爲德就出靈心映合君心無事規繩之迹爲下爲民卽以君德皆爲民德無煩轉貸之勞德合上下爲新則臣關上下爲職故爲上爲下必曰臣四爲字俱去聲宜刪出惟其任之重如此故當

其難其愼惟難故愼倘以任賢爲易雖不忽之矣比孟子如不得已意不同凡觀人察品還易至于合之至一之德其工夫不在人而在我着意不得不着意不得豈不至難此處一失不但品鑑溷淆并吾心之操持亦不固忽易不可畏難不可又須愼精神從難愼得來自然和虛心委任而猜忌不生何至內與外岐終與始岐而不一乎原無二三安有異同不但任之專本君心純一說一之外不能有加故曰惟其字活爲不賢不才匪人說惟字決爲賢才一德之人說用人不一卽德之不一故通節任字起直推到一字住如云廣德之功不能不資乎人彼賢與才總是一

德之分任官惟是則取之否則不任也此猶屬庶僚至于左右君側者必惟其人君爲新德之人此亦爲輔德之人斯爲咸有一德之人所以然者以此臣爲上不獨爲君之事實爲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賴以爲下則又爲民將舉君之自新者以新民亦有以明明德于天下則爲民亦以爲德又何可一日無此臣故未用之先必度德量才任之何其難因言觀行任之何其愼恐小人倖進也既用之後可否相濟王之心參和于庶官左右之心了無乖忤縱見有不同而理自相合所謂惟和既無乖忤之端安有二三之隙上下融合若出一軌求德之心固惟一廣德之助亦

惟一始無愧于咸有一德之義矣

此于取善處見德一工夫總上下二節括言之兼新德任人意皆在此取善之要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層事非謂待任用得人之後纔下此工夫也故以克一結之師主開說而庶官左右在其中既曰德又曰善者德即大學明德之德善即大學至善之善協于克一即所謂止於至善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其常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常也四句反借無常以表有常語氣一直起下上淺下深蓋主善爲師主在協于克一故也不主善而竟無常主者職也善到既主後自然無常主協與不協在工夫生熟間不因有主而遂膠只是主非住頭處必到無常主乃能一耳必協于能一而後爲善也能一者純乎天理之善無似是而非之襍足以貪于一者也看來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猶是未定之言至協于克一則所主之善始爲誠善而無可疑若遽以主善之善爲一本萬殊之善似失之驟一字只是上文一德之一而克字尤爲着意若遽把作一本之一而于克字只用一箇能字說過去似皆未得當時之意無字協字就人上見伊尹既以一德爲太甲之戒以主善爲主一工夫而復慮有似善非善之惑不足以成其一故于四句之中以協于一爲未足又着一克字所以堅太甲

之常一仰于至一之中常致明辯之力此節語氣對而不對常從人說向已來全節只取善歸一四字盡之○夫百官左右一德之輔有其人矣然取人爲善亦安可不以一爲要乎天下之善不同而同歸之德故天下之至不一者德中之善而能一其不一者協于克一也常師常主所指不同上常師指人言下常主指事言人之德不可以常師者以人之處事有事善有事不善故也其可執一以師之乎事之善不可以常主者以善之于事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故也其可執一以主之乎蓋理隨事顯則緣境異形而總一眞之變化也事得理融則千善渾合而惟能者

一之故隨人之善以師之而協于能一則殊途同歸而咸有一德者在我矣兩無不可輕看戒其勿如此也德字提起得于已得于人總是一個德歸重克一上德曰一德則把柄在已採集在人無往非師但善者是無處著德歸一者是與舜之好問好察而用其中類頭頭是善即頭頭是一非先博後約之謂善而從之因是師善而不必從之亦是師舍已從人固是一折衷獨斷亦是一此師能自得之在善上做工夫不重取人說官僚工瞽聖賢典記何不可師若有常便掛漏如何得一師之實得處爲主主善只爲求一揆以至當不易之理而善爲主我爲從雖矜持而不

着意若常主則以我爲主雖亦在善上求不免執着要知善無常主正是主善處凡善所立于一外只爲不能一之自善無常主而言惟精即是惟一蓋合于能一而無衆善可言矣要識善到既主後固無惡之雜而善之中不無叅差不齊有叅差不齊則雜而不一故又當揆度叅驗協于能一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一者純于理而無二三之謂苟名爲善而實不然則雖欲一而不能一始若相似而終于相反是其所謂善者猶爲惡所謂一者猶爲二也德只是一個善之散見吾之取善果能虛中觀理則殊者無不協矣協者協于何處適協于

所能一者耳若此處不能一各處熱成支離矣不徒曰一而曰克一此非情識意見都融純是天理運用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有此克者力量能至此也克一者入得叅趂得羣合得作一家一本只在萬殊上見其能爲不一者即其能爲一者也獨其假借乎善以爲逆旅之主而無住以印本宗即合下還于大統若說萬殊歸一非克一歸何處惟無常故能常然後知終始惟一者克于一也克一與一德相照協字無工夫工夫既極忽然流蔻源現所謂不期協而自協者若在在尋源反失之膠鳥柷所謂一哉學者不知求一多就工夫上牽合有愢了期朱子曰一者

善之原萬善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無往非善矣須知此心若雜于私欲何以能一心無一毫安排掛帶便不雜便能一蓋協之于能一之心也一固不外心心却當一字不得且此節尚未可露心字然不說心無從明一克一不是吾心原有箇一在將他善來協我之一只是將那所師之善融會到能一處廣大精微之學本來如是非有終始之序篇中言一者九只是一箇一蔡傳克一之一爲一本則與前後諸一字不相通矣

上三節告以一德之工夫此三節就民說萬姓萬夫既廣言一德之應驗匹夫匹婦又精言一德之功夫○俾萬姓

節告以一德之應驗上三句是感應謂應乎上之所感下二句是效驗謂有成效可徵驗傳中感應效驗辭實相因有此一德則有此感應乃自然之理見其德之眞能一也重一德上說有此感應則有此效驗效驗方就外面言之勿以應驗並稱俾字緊承上協于克一下來不能使民見德非一德也王心未一何以訓萬姓之從進王德日新而又協一以取善則德無不一矣德溢而爲言政令之出所以鼓舞百姓者蓋王之心常也使心有兆累于理之吁際不能周則言亦有偏安能包涵盡天下之理乎今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則其所感必有不盡于言者矣夫王者之

言人人得以見其心二三之心言且自疑人誰得而信之王者心凝于一固有不言而信信在言前者故又莫不曰一哉王心蓋咸知其一于新不二三于所染也克一以協天下之善不二三以間天下之善也至于萬衆知王心之一而王一德之感深矣不但是也受天明命先王以一德綏天祿矣王能一德則上而先王之祿其克綏之乎以有九有先王以一德定民生矣王能一德則下而蒸民之生其永定之乎夫有一德工夫則有一德效驗王亦思所以至于是哉○曰終始惟一曰克一論一者至矣此提醒心字見所爲該括無外者非仰事窮理乃心體之本然見得

一德非但臣與君一直是朝與野相孚而無不一守與物相通而無不一曰前與後世之民德相聯而無不一方了得道一德故萬姓有頌有不頌或歎其言而不諒其心亦是一德未能浹洽處萬姓頌德王自有以俾之人心同歸于一乃必至之機也王之德不可名而借言以頌之咸曰是頌之無間又曰是頌之無已下句緊承上句二句須一串合說大字一字俱本一德說來孰統大而爲不言之妙者非王心也耶就言曰大就心曰一大字在一字上見一字在大字上見一德之感應如此克綏二句又因心一言大上推出來蓋先王所以天佑民歸者惟一德今王能惟

一德則有以克綏而永底之也雖訓一德之效須知綏安也二三則危一則安底定也二三則搖一則定只重一德能綏底說克綏永底皆實事先王之祿以一德而佑于天者也常厥德保厥位言大而心一則德之常可知矣故克綏先王之祿而無靡常之憂矣皆也惟民歸于一德而今也由一心以發大命則蒸民皆則之以自治而可永定其生矣王心皆率祖協下之心則王言皆率祖匡民之言何非克綏何非永底一德意須就兩句中體驗出來不必于克字上提起一德字克者必能之辭永者無窮之詞先祿雖指基業言如坐享九州貢賦安受四夷方物是然傳說

天祿安則必有常德之格天故曰克綏厥民生矣指安居
樂業言然傳說民生厚民生即生也直生字民生賴上一
德則爲民之所依藉者永矣故曰永底克綏謂眞能安之
也與永底一例克綏則胙及子孫永底則澤裕生民君民
一體合兩者纔是保厥位之實應驗至此所謂動罔不吉
者在是看來克綏二句乃期以滿一德之量莫只作效
底音旨說文致也又定也玩蔡傳民生厚厚字還從定
字解葢定其生則生厚矣底訓厚是會意解物有益有
一底江海亦有底則底字訓寧定爲切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

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以嗚呼更端因言綏先祿故云廟見非綏先祿則廟無由
七因言底烝民故云萬夫長見非民生安亦萬夫無由長
言德政有可驗見君當一德也德則一德政則一德之見
乎行事者克綏者德足綏之也終當配合祖廟則七世之
廟不可以觀德乎德不可掩後世之公設使一德未及烈
祖即儼然不祧亦屬配享之羞永底者德政足以底之也
斯長爲萬民之主萬夫之長不可以觀政乎政不可掩當
時之公設使一德未足爲頌即依然共戴亦屬長人之恥

可見一德難持直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愜直合萬心
而德始完則信不容不協于克一矣○本文只云觀德觀
政德以宜將修之一邊說得重而不德不政否一邊借以形
容則自見一德之關係王勿謂止于一時止于一人已也
王固在七世之中位萬夫之上者可不一其德以善其政
乎天子有七世之廟祖有功而宗有德者也親盡則遷百
世之後而廟貌如故不祧者別立世室不在七廟數內廼
異常崇尚之禮且商人六廟今六增而七必其德之懋著
也豈不可以觀德天子爲萬夫之長不能强民心之從長
者先之也言出而萬姓知其大則令無不從心存而萬姓

知其一則志無不徯矣夫是之謂萬夫之長必其政之善
者也豈不可以觀政總是聳動太甲精進一德處
如傳說則當云不毀之廟可以觀德要七字何用且七
廟既有太祖在內傳說言七廟親盡則遷何也或云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若不祧毀後來將何
所容不知不祧毀者非必專在一處蓋太祖後另有一
處以祀之世室是也若祧毀則全不在廟中矣古者惟
四親廟夏則五廟禹與二昭二穆也至商以契爲太祖
而湯又有功不當祧遂與二昭二穆爲六殷人六廟今
又七者祈太甲也周以稷爲太祖而文王武王又有功

遂爲七廟宗尊也變也故有功德者不祧
合上節警省太甲語所謂戒于德也故極言不一之弊本
文曰非曰無曰不曰罔句句反前將無常師無常主之意
又一洗發申言而反結之于萬姓萬夫中拈說匹夫匹婦
極天下之至微至弱至愚至賤者爲論總見德無智愚無
衆寡無小大人主取善貴無常必不可廣狹生心坐致二
三也此爲一德之成○此見君之一德不惟取善于臣尤
當取善于民上旣云德無常師豈有不及民而可爲無常
者此不可泥取善于民說不過廣一德之量耳就取善者
心裏看后非二句重君尤不可忽民意不但君使臣而不

知后非民則罔使是后亦有資乎民也不但臣事君而不
知民非后則罔事是民亦有裨于君也罔使罔事非泛說
箇君民相須曰事曰使便有以善相成之義要貼取善意
起下取人爲善者安可以其賤而忽之乎自字從后生人
字從民生匹夫匹婦從人生民主從自生六句一連說特
重無自廣以狹人句此不常厥德者之大病與主善協一
反廣狹就善之有餘不足看自廣者自視有餘從吾貴上
生來狹人者視人不足從民賤上生來自廣便狹人非二
意無自廣大其德而有狹人之心謂忽一民之小善爲無
妨也上文取善之要取諸臣此無自廣狹人者取善之盡

取諸民匹夫匹婦以下正推所以無自廣狹人意凡廣狹
之量無常自廣者狹自狹者廣匹夫匹婦至微者也成功
成一德之功至大者也苟有自廣狹人之心民有一善未
得自盡于上是萬處欠萬處欠是一處未盡也誰與成厥
功此主善爲師者專求自廣狹人也蓋君與民原有必抒
之善善體至廣特不容自廣上有獨封之自下遂有默鬱
之自即匹夫匹婦在含生中亦原狹其自所求盡在萬善
中更甚狹民具此洵爲毫釐君欲此便爲滲漏惟虛一人
之自以盡天下之自幾成一德之功體悉于匹夫匹婦則
庶官左右可知不獲自盡主匹夫匹婦說要看得活大抵

虛以取人者無善不與豈與四海之人無一不告之善惟
心誠虛故不害其爲皆自盡此曰不得自盡則是我無樂
取之心而匹夫匹婦不樂告于我不敢自盡矣所遺不旣
多乎故罔與成厥功民主二字亦要見蓋雖民主而不取
得民善即是平日爲民之所事平日使乎民者皆以勢相
臨而不以德相取終罔與成一德之功矣乃至極之弊須
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是正言不自廣狹人人得自盡也
自廣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是反言德有常師不協于
克一也正論一偏反論一偏往復丁寧與言有盡意無盡

尚書埤篇卷十七終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潛張孫振鑒定

盤庚上

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沃丁太甲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仲丁太戊子去亳遷于囂仲丁弟河亶甲居相河亶甲子祖乙居耿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陽甲弟盤庚凡七世都耿矣

按上中二篇作于未遷之前詞懇而嚴至下篇作于已遷之後詞婉而惻中間有法度以整齊之有伐厥死剿殄滅以警懼之蓋商道先罰後賞之遺也其委曲開譬務達民

情而折大家世族之口事定以後相勢相恤情意藹如盤庚可謂善于用民

此篇首四節以遷責巳明遷與不遷之利害敎于民至來以從遷責臣明從與不從之利害上所論利害在命之斷永下所論利害在君之賞罰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上篇雖王告臣先告民以起之故不言臣而言民殷即亳地之別名湯都亳後子孫累遷于耿自祖乙至盤庚七世矣河圯爲害故不得不遷不可脫誑欲字不曰欲遷且曰遷于殷史臣逆徵之言非剏社巳先攻造之詞民爲浮言搖動鬭于利害之故未肯徃適有其居凡遷國必從公族貴姓及扳邑居之民以實之有居對蕩析離居言蓋遷殷則姻黨相聯救援相及可以永建乃家故云有居衆慼非以遷爲憂之說指可憂之理言小民惑于利害在耿既憂蕩析去耿又憂播遷不能從中斷決盤庚率呼衆慼之人出矢言以決之矢激不回發不再轉取譬一定必遷之意看來矢直也直言利害之實我王來以下三節是以下文命衆至于庭參之則矢言乃先布告之之書曰出者以矢言出諸朝門外喩衆通知也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三節俱以天字立說曰我王節言以我王來至胥匡以生作人事卜稽作天命不知此篇本旨重天命以天命決人事之當遷也下二節俱本天命說去我王來三句引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以起下今日適然事勢在巳遷殷之意重我民無盡劉一氣讀不能要有致慨意言事有意料所不及者非輕民而貽以後患也不能胥匡以生自救不暇何

以相救危之甚也此一耿耳我王遷此以重民今反因此以劉民非氣運使然必天意有在天意欲遷于卜可見語氣歸重卜上卜乃盤庚卜非民卜其如台言此地其如我何明示別有可遷不必懷此都也時說言此地無計能活我矣曰氣不似但可云無奈何也只是民難以居意其如台未必卜詞中有是言卜之大意如此○想當時人民有以祖乙都耿之善為言故盤庚告民之言曰我先王祖乙之來既定都于耿固以耿為可居重我民之生于此也豈虞有今日之事罹于盡劉之地民適不幸罹水災邑居圮壞昔之比閭什伍今皆各自避水蕩析而親黨不能相聯

離居而救援不能相及生計無可為者矣古聞有樂生者有遂生者不聞有厭生者生至于厭已非正道况并胥匡而不能勢迫情哀猶幾天災倘寻或可挽回也及稽之卜而卜兆之詞亦曰耿地無計能活我民使之安居矣汝衆曷不適有居哉

合下一節由祖乙推上說見得自來遷都不已總是承天意以安民生先王有服節承上言違卜不遷之害大意云昔先王有事未嘗敢徇已意亦未嘗苟徇衆願必恪謹乎天命天命所出則欽承不違以不輕動如先王猶心不敢常安亦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今卜稽當遷即先王不能常安于此若不承于古當遷不遷則將至君民俱溺天之斷絶我命且不可知矣况曰其能從先王安民之烈乎先王指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遷有遷都之事皆常稽卜以考天命有服就遷都說恪謹天命就從卜說茲猶三句就傳上二句來見今日正宜謹天命而承先王也起下今不承于古意茲字非指都耿指謹天命言為此謹天命之故猶字要挑穿就心說惟心不違安故所都亦不常其邑不常厥邑便是不常寧于今五邦便是不常厥邑不常至五邦作一句看五字與猶字相應已遷又遷也五遷依後傳作已前說添祖乙遷邢為是若以盤庚遷殷為五便與

今不承于古句不合此今不承于古就是違卜不遷都罔知二句就是違卜不遷都之害斷命當作實說蓋河水圮壞便是天以斷命做我也不可更添否字命是國家之命烈是安民之烈即所謂大業繼其後之謂從克從者追復之意天之斷命與下天永我命反克從先烈與下紹復底綏反俱就遷都上說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嚻相耿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上言今不承古則違天之斷命弗克從先王之烈故此言今而承古則凝天之永命可紹復先王之業烈業俱就民相生說通節一氣說下耿圮河水國命將絕先業幾墜四方之民亦不安倘能遷殷則危者以安猶顛木之有萌蘖而永命紹業以綏四方也若顛木是喻其利自耿遷殷須說從天命意此意當提在若字上首句設喻引起非另一意木雖顛而有由蘖正是斷而續處木再萌謂由槁木之餘謂蘖耿爲顛殷爲由蘖取絕而復生之義正意在下三句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上天其二句正由蘖之意相連說其者期必之詞直貫下紹復二句正永命處茲此也

曰殷爲此新邑則耿爲彼舊邑矣棄彼取此之詞大業以國統言不專指定都說先立根本爰正邦域是新邑乃成湯與王之地故居其邑而繼其業紹復不止承襲凡紹先業者正紹其相機能轉之深心復先業者正復其淪危能挽之大力識力重新即是大業重新紹復底綏申綏四方即是大業緊帶說底綏有工夫使大業而僅求復四方而僅求綏此一方之命也苟有率祖之美意皆得循舊以致力惟復而必于紹綏而必于底此萬世之命也自耿遷殷只耿免水患耳如何便致安四方之民蓋都邑四方之根本根本安則四方安矣非謂四方皆有水患而今免之也

惟是宅中圖大施個善政善教出來四方豈有不安者適道中衰盤庚有志振起適值耿圮之患此事不圖先業將不守故凜凜于克從紹復以致安四方爲言紹復底綏向所懼不克從之先烈且綿爲萬世無疆之休雖由策勵亦天使然故曰天其永我命

左傳註木再萌蘖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蘖本作櫱今本作枿稿木之餘也馬氏曰顛木而津生曰枿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通節俱是史臣書法斆于民承上三節言當時小民之不遷其故有二惑利害者固爲在位之浮言所搖明利害者又爲在位之排擊所阻此盤庚之所以教民由乃在位小民情公則言出爲箴而力微則勢常易伏夫使攸箴出于民庶已失算矣至于民失其謨當事者復壅而蔽之此寧可長也盤庚知其然故其以常舊服正法度也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以常句正是教在位常對異看見非刱舉曰舊服者以舊規詔舊人也正法度三字最嚴緊法度含下賞罰意曰無或句凜然法度語只承排擊阻難邊史臣摹盤庚發令如此以起下命衆至庭意有衆悉至于庭

則民情不達而自達矣臣民咸在彼在位者又安能肆其浮言哉此意最緊○由字根斆字來謂教民從在位之人教起教在位之人便不須教民也所以通臣民之情小民之惑由于在位之人此意高一層由在位雖有胥動浮言排擊阻難二意然觀無或句却重排擊阻難邊本節歸重在此句以常句是証以先王已遷之事邊故事也無或句是欲其遠小民欲遷之情達微辭也邊故事則人情不厭達微辭則人情不壅二意相承串下只重達微辭蓋無伏攸箴此訓戒之言正是正法度處故達微辭乃所以遵故事也下文通篇所云皆舊服是君令臣共朝廷之法度也先王遷都舊臣無有不遵法度者故盤庚舉之以正今日君臣之法度焉然伏小人之攸箴正是人臣不守法度處故下即舉一語以儆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須知正法度不止伏攸箴下文皆法度語覩下兩提舊人可見但伏攸箴是亂法度之尤者故先戒之小人兼孤幼老成言或敢者萬一之詞要看一敢字蓋恃世臣大家之勢上足把持國是下足箝制小民故敢伏而不顧耳先王以民心爲心以民之利害爲國之利害五遷厥邦皆順小人之攸箴而爲之也當時民無惑志有言必達上臣無匿指有願必同民此先王舊服即國家法度也在位者欲阻撓法度

則不得不托于民情之不願欲託于民情之不願則不得不動以浮言而使其言之同于我隱伏攸箴使其中情實語不得聞于上如此則反若君之欲遷爲違衆而廢舊服者不知不欲遷者特在位總于貨寶之私心一時小民惑于浮言之左見而非衆心所同然也衆心所同然衆口所同辭今曷嘗與先王時特爾輩伏之耳盤庚明極事情故不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以先王舊嘗遷都之事正今日當遷之法度使臣下知所遵守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亦惟曰小人之中有欲以當遷之言箴規其上者爾在位無或敢排擊阻難之使下情不得上達也王之告臣大吉如此則遷與不遷孰是民情之公願利害必有眞歸是非必有眞在羣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矣命衆咸至于庭以聽命意衆字雖兼臣民實是對臣告民惟命衆悉至于庭誰敢阻匿正使有識者得效其箴規無識者得聞其利害轉相告語可遂我遷邑利民至意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爲教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于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

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
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
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
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
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
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
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
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
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以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
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
弗靖非予有咎
以下皆對民責臣雖照無傲從康作主畢竟當以先王舊
臣古今予汝等作服對看古我先王兩節先舉舊臣舊服
以見今不如古若網四節因譬以從遷之利不從遷之害
遲任五節則直示以從遷之利不從遷之害俱申應前古
我先王兩節○上既戒無伏攸箴此又以傲上從康爲言
蓋惟羣臣傲上從康之故所以伏攸箴也傲上從康正私
心所在上非君心下非民心故云乃心無字非徒戒之正
教所以黜處傲康內俱有動浮言伏攸箴二意當時羣臣
只得從康之心傲根從康生來須串說若曰無得傲上之
命而從已之安耳蓋所以傲上之命又由于從已之安故
又戒其從康而以一無字領傲從康三字曰猷黜者私心
盤據連自家不能知故要謀去傲者怠慢不急切從者牽
纏不割捨在他心曲之微說此心不黜雖百諭何益此只
是誅心之論非顯違君命而營已安之謂○王曰來汝臣
庶之衆悉至于庭予告汝以遷都之訓焉彼遷都則永命
不遷都則斷命利害較著汝豈不知而乃有胥動浮言伏

攸箴者私心蔽之也汝必誅去私心無傲上而不肯遷苟
安故土以避行役而從康私去則箴言達于遷何有
古今二字相照所以深責舊臣正是以常舊服正法度處
亦惟句見先王之不遺舊臣王播五句則舊人之不負先
王政舊人之美處不匿厥旨與罔有逸言都在播告之修
上見蓋于已無隱藏于人無滲設在上即爲不匿厥指在
下即爲罔有逸言非二事也丕欽者用此不匿指而丕欽
丕變者用此罔逸言而丕變舊人之美如此何今之不然
乎險者幸一日之安而出萬死一生之計也膚者狃目前
之利而無深慮遠見之計也羣臣方自奇其計不自知其

為險膚。且險膚之為心亦苦。何如不匿指罔逸言者之為安而且切于圖君也。訟者據一己之理而不平則相爭以求伸、汝何據而爭之不已乎、予弗知之矣、○古我先王卽成湯四君、舊人卽在位之祖父、以先王之臣言猶曰先臣云耳、非世臣舊家之謂、舊人世勞王家凡事皆賴以成者故謀所以委任之而同其政、共政指遷都言、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所重在舊人乎、在圖任者乎、重在舊人上。若曰先王所圖任者亦唯此舊人云耳。所以㪅當時之舊人也。下正圖任處、播告之修猶云修播告也、以遷都之事作為號令布告天下、播告晉下四句、不匿二句見舊人

忠以事君而得君、罔有二句見舊人信以使民而得民、不匿厥指者欲遷都以避患、此先王之指而必脊民以行、使攸箴有合于王之指者而或伏之。則君民隔絕、而事不克濟。先王之指匿矣。舊人奉承于內、凡小人之箴皆以上聞、使君之指流行而無壅也是不伏小人之攸箴豈非所以不匿厥指乎、或以厥字指民說不匿厥指謂順承人君修告之意、凡小民之有言當遷者皆達于上也、不知王可以言指、民可以言指乎、誤矣、要補舊人體王之心如此、故王用大敬之、敬者儆其能遷而敘欽、阯享也、罔有逸言者、凡非上意下情而變幻事理以搖衆聽謂之逸言、舊人宣化

于外、原君上為民之情以開諭乎衆、據民間利害之寔以導率乎民而不參一己之私言、舊人先民以信如此故民用丕變、變者變其不肯遷而樂從上也、舊人上為君下為民、不負先王之委任如此、今汝在內則伏攸箴、與不匿厥指者異、在外不和吉言、與罔有逸言者異、聒聒者不根上不根下而造為無根也、多言亂人之意、言惟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今汝上匿下譁陰懷背上之謀而不坦易茍狗日前之安而不深長、所以起信者率以險膚、難乎人之信矣相率阻遷有如聚訟、起信險膚內正見伏攸箴不和吉言非既伏箴不和而又倡險膚之說以聒聒起信也、險膚起

信則與丕變者異、徒起信于民而不見知于君則與丕欽者異。須知民以為當遷臣以為不當遷便是訟處、所訟者皆險陂膚淺之說而非正大之謀長久之計也、二句一直說下、

此承上起下之辭、就上文聒聒起信險膚中抽出言之上言當去其私心、古人皆無私心而汝獨不然、汝之不去私心乃我有以成之也、二德字俱指愛民之德、荒德與含德緊緊相應。人君為民圖遷正德之所在、此德畢竟不可泯但為汝所含。如花含蕊一時未開。含德卽從康而匿厥指不宣布德意、是不惕卽傲上而逸言不共命、是若觀火觀

汝含德不惕之情也逸字亦指此二者逸即逸言之逸非
不是過失然不可作過失字看通節歸重予亦拙謀句以
慈引咎正對傲臣言見今後不肯因循苟且必正法度矣
○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今我有作汝臣則訟豈我輕易遷
徙勞民動衆自荒廢此君德乎非也勞民一時圖安萬世
正予德也惟汝含蔽朕爲民更新之德意而狃于從康不
畏懼我威命而敢于傲上此所以康共之志不信于斯民
而震動之迹有疑于荒德焉汝豈以情深而予不覺故敢
于欺我耶不知予視汝傲上從康之意明白洞達如視火
然此雖是汝之過亦是我往者拙于謀慮狃寛容而不推

刑殺以作成汝傲上從康之過耳予亦自悔而汝可含德
乎
若網四節俱要得申言意上兩節言無傲上從康有此好
處下兩節言若傲上從康有此不好處故上注言利下注
言害並陳使擇甚言當謀黜乃心也大意云夫我圖任不
異先王而汝乃異于舊人亦不知上不可傲康不可從矣
汝誠思上不可傲而無傲上若網在綱常有相從之善誠
思康不可從而無從康若農力穡乃有秋成之望如此則
汝豈復含德汝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矣夫
實德所施非比險膚之信即丕乃大言後先積德誰復汝

禁乎不然而必欲從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是怠惰自安
也不昏作勞不服田畝安見有秋成之可望從康之害所
不免矣不然而終于傲上乃不和吉言于百姓是災毒自
奉也燎原撲滅自作弗靖安見其條理之不紊傲上之害
所不免矣夫傲上從康其害如此汝可不黜乃心也哉○
承上言我故拙謀而成汝傲上從康之過然汝其可以不
戒乎巨室不肯遷只任一已之意却不知事君大義貪一
時之安却不知他日遠利故此二項一以義責之一以利
誘之正意宜發在若字上不紊有秋下不必補戒意言外
見如云君統乎臣者也君欲遷而順從此相從之理若綱

之有目全在綱上提綱則網乃有條而不紊人臣不傲上
之義如此可以不戒傲上乎逸始于勞者也今一遷而乃
家永建此相因之勢若農之服田勤于穡乃亦可望有秋
人臣不從康之利如此可以不戒從康乎在猶從也網有
衆目聽提挈于一綱故曰在若網操之則衆目爲政安得
不淆君是汝綱豈綱制汝直是汝在綱在綱在字即網舉
之意在綱正對力穡有條不紊上補個則字方是農望有
秋即難避力作力穡即是服田服田無工夫重力穡二字
乃亦有秋是力穡之效有條不紊是在綱之效喻網以本
末言喻農以今後言玩註上則字幷中言二戒字則若網

二句亦須照下二句講若以上二句爲勉其當如此便不見戒意膊泥傳戒字毋于不紊下補紊臣有詠有秋下補惰農無秋不知此二意是在下文若此節便說盡則不畏戎毒二節不必說了他處比條宜繳正意此處再繳不得一語

依傳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通節重克黜句黜乃心便是施實德前言猷黜猶勉其謀之此照上曰克則期其能之贊其決也乃心卽傲上從康之心實德爲民圖安之德私心者實德之妨心私而託公以市悅小民則爲貽實禍可見克黜乃心方能施實德前曰含德此曰施實德欲其以

所舍者宜布之也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擅膏腴之地航居止之積在位之臣與黨比而憚遷心之所爲實在此而猶爲之辭曰不遷實于民便又乘小民安土之情而誑之曰我實爲爾計也此之施虛德于民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沒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是爾之爲之者反以害之與百姓同歸于虛德爾故勸以克黜乃心爲斯民長遠計以施實德于民都邑既定百姓安居爾之婚姻僚友亦同其福不匿厥指而罔有逸言在祖父既爲民圖遷有德于前戒私心而施實德在汝又爲民圖遷有德于後世德相承已非一日則此德丕大哉汝乃敢大言曰汝有積德亦言有大而非誇矣今日非德也汝字如此體貼易我字不得此句之首用一丕字似不是剩字當爲一讀乃字與上乃字不同義此是難辭言民而及婚友者以其所親愛者啓其迷也言施實德而必曰積德者以其所樂道而鼓其所憚爲也

六經字多假借丕否不古字通用古不字辟與夫皮披近故丕否皆从不不然曰否夫上聲鄙鄙塞曰否皮上聲驚興曰丕披平聲今人唾而不受亦曰呸無逸云則厥心違怨之類夫聲也堯典否德忝帝位之類皮聲也周書弼我丕丕基之類披聲也又有通作不字用者如上

殷王用丕欽民用丕變後殷丕克羞爾丕乃崇降罪疾之類猶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也不豈不也又金縢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作負子負與背通言不僃夫之子轉作道負之負亦夫聲也此節丕乃敢大言與若與讓後人于丕時又轉作彼時之彼皆皮聲也舊註竝作大訓未盡

此兩節申前後從康傲上之害上止言戒此則言害一節嚴一節與上三節俱要得申解之意乃不畏節承上若農二句來申從康之害以沉溺言上言不能從遷必無秋建之利此言不但不得利戎毒遠邇其害更慘矣要說得凜

然可畏方與上文服田力穡不穡不畏內就包不肯遷遷
遠邇以地言而民與婚友在其中勿分遠爲民邇爲婚友
上以服田言故此以惰民戒之不服田畝即上不服田力
穡但此從不昏作勞垂重下蓋勞苦之事人情所憚非灼
見其利害則不能强力爲之故曰昬越其句如云及其然
也安有黍稷之望或以不能永建乃家喻罔有黍稷豈添
一層且說害意鬆了
汲孔氏曰昏馬同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昏暋皆訓强故
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强其兩反唐孔氏曰或大
昏强越于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强也書曰不昏

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鄭玄讀昏暋訓爲也
與孔不同
此承若網在綱二句來而申傲上之害刑戮是也汝不和
吉言至悔身何及說傲上之害已盡了下不過詳其實不
可不戒耳相時以下與不和吉言句相應若火以下與惟
汝自生毒五句應逕節以汝不和吉言胥動以浮言作脉
其實胥動浮言即不和吉言非二也不和吉言即聒聒險
膚是生毒以罪與言惟汝自生毒三句一氣下謂自作自
受因不和吉言而發先惡一義先惡即傲上不重側重乃
奉其恫應轉自毒自災意自生毒謂自致刑罰之類奸宄
即不和吉言自災即自生毒敗禍二句即帶上句說乃生
毒中事先惡猶云罪之魁恫痛也乃奉其恫如癰疽在身
不決去之而奉養之其痛必深所謂安危利災也既先惡
于民又奉疾于巳一發則悔之無及矣故曰汝悔身何及
先惡于民申不和吉言句乃奉二句申敗禍奸宄二句俱
不重只是悔身何及一句總承上重看曰毒曰恫皆指刑
戮之感相時二句輕只引起下意其發有逸口爲上句連
此三句只是叫起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句若曰相時憸民
猶且以箴規之言而阻于遊逸之口而況予制短長之命
者乎蓋即逸口之可畏以見在我之尤可畏意於下仰拔

曰汝曷弗告朕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云云憸民兼老成
孤幼說憸利小小見事之人猶胥之猶乃猶幸有此之詞
弗告朕而動浮言謂內不達箴言而外不和吉言也可見
排阻搖惑是一串事弗告朕應箴言胥動浮言應逸口胥
顧與胥動相照小民身當其害猶有惕惕胥顧之心在位
險貪其利乃爲譊譊胥動之計曰胥動見非一人恐屬禍
患謂從遷有害況屬罪惡謂既遷有罰二字本分開平看
然浮言之人必倡爲遷都有害以恐嚇之民一恐懼而不
敢遷則必得罪于君是陷民于罪也小民之箴言猶爲逸
口之所遏而況生殺在我獨不可以制沈爾之命乎若火

三句承制乃短長之命來若火之輸從觀火生來觀爾有觀火之明故制爾有滅火之勢猶可撲滅見制命從已振作不難總見獲罪于君必速禍于已意靖安靜以聽命不靖仰胥動意通節反覆數十言皆言傲上之罪自取非由外來意此上二節不言黜乃心而意實在其中○傲上固所當戒矣倘不知所戒豈無其害汝臣傲上不遷于攸箴之吉言本出于百姓者不能調和而宣播之則豈特戎毒于遠邇哉傲上之戮惟汝自生之矣生毒何如蓋不和吉言是汝樂于敗禍姦宄賊害乎人以自取其災于身耳人孰不以罰及身爲恫今斯民傲上之惡汝實先之豈知耜

民提以自誤是乃自承其痛于身耳災爲自災恫爲自毒信乎刑罰之毒汝自生之汝待罰之及身而後悔之其何及也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予一人故也觀此小民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乃其發也而汝以逸口制之不得上聞是空言且能制人矣况予制乃短長之命是非所在誅賞隨之所以裁汝豈不易哉汝何不箴言告朕而相動以浮言恐之以失業之禍害沉之于逆上之罪惡是民無惡而汝實先之惡也一時人情爲汝所恐雖若火燎于原不可嚮邇而制命在我則以觀火之明操滅火之勢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不靖故毒亦自生災亦自致而恫亦自奉耳豈予有咎哉雖悔之無及矣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上以禍患恐懼之此以任人感動之引遲任言語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意舊人以世家言勿錯認作老成人舊人休與國共安敢忽國家安危之機恩隨世深必且尉子孫依附之地與新進不同器非求舊惟新正是

剔出人當求舊意語氣當云若夫用器則非求舊惟新而槩以此道施之用人不可也下句証上句要見成遷在今去取有似求新而謀遷如昔任人必無棄舊方合當常使舊人用新器意

正義曰其人既没其言立于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

此言已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意垂重不動用非德一邊玩經文亦字輕重自見罰本不可亂用况功臣子孫先王與乃祖父同逸勤爾誠有功之後也而輕加不惕之罰則爲非罰是予之薄也動用非罰因有所不敢然

德雖所以勵世臣但宗廟之上實式靈之至于胃叨世選
以助其傲上從康之私心是動用非德也予又豈敢以非
德而加汝乎茲予大享至作災言先王祖父之靈毫不容
私予弟不掩爾善必不敢動用非德也若視國恩爲固然
而不知非罰非德予且奪自不與矣兩個不敢語語感動
舊人不可草草看過○按舊說以胥及一句對世選五句
分賞罰對看則世選句不重只敘落作福作災句先王祖
父之靈不可欺以起下不敢動用非德之意看來胥及逸
勤乃祖乃父之勞與善也在國家爲勞在身爲善因胥及
逸勤說到世選不掩因不掩說到配享說到福災簡在先

王先臣之心因簡在說到不敢動用非德一線串下先王
指成湯四君言逸勤泛言而遷國在其中事成共其逸有
事共其勤不重功在王室只要見舊臣于先王一德一心
處逸勤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于後王後臣豈有無
罪而加以非罰乎況國家報爾祖父不薄世選爾祖父之
勞予不掩爾祖父之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父以勲勞
而荷配食之時則作福作災自有公論予豈敢以非德而
加汝乎世選爾勞二句只須先挑過茲字是提端語爾勞
爾善爾字俱指祖父言先王世選爾之勞列于太常而录
亦不掩爾善世選二句一連說言簡擇其功不敢蔽也勞

善一般看俱指胥及逸勤說曰選曰不掩暗指作元祀看
遷都告廟時少不得大享與享故茲予大享二句正見世
選而不掩處配享即不掩之實勿認不掩即世選世字從
先王說到盤庚身上予字雖指盤庚而先王亦在其中註
臨之在上質之在傍主廟中言作福作災就指朝廷上賞
罰言傳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言朝廷上之賞罰皆簡
于清廟鬼神之靈也作福作災承予不掩爾善句來世選
不掩句總爲作福作災而言以見前人有靈之意非重在
旌表功能上宜串遞向不掩邊以搭上爾祖從享句也福
災是臣之福災作之却是盤庚如作福作威之作德恩賞

也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動是動輒輕用之謂不輕于賞
罰正是任用舊人意非于賞罰外另有如何任用在言賞
罰之不私欲世臣之效命至篇末皆此意此節與言已馭
臣之術未及臣從遷不從遷意至下用罪用德可見○我
任舊人亦賞罰不敢苟耳古我先王爲君及汝祖汝父爲
臣上下同心遷都之後保國定家相與同其逸方遷之時
分𢿫共念相與同其勤此汝祖父有功也汝爲功臣子孫
苟非傲上從康以入于罪我敢動用非罰加汝乎必不從
遷而後罰也且汝祖父有遷都之勞善莫大焉我國之胥
及逸勤其勞有足紀其善有可嘉者先王世世選之紀于

祈常傳至于我亦表章之而不掩爾祖父之善此我論祀
烝嘗大享先王之際爾祖父亦以功臣配食于廟而不掩
其善斯時也先王在上爾祖父在傍或作福作災以寓勸
懲者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精爽昭監誰敢欺之使
汝倣上從康不世繼其德我亦豈敢動用非德加汝乎必
樂遷而後賞也夫我于敵臣之賞罰皆不敢苟如此圖任
之意至矣

唐孔氏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卽算
也故訓爲數○唐孔氏曰古之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
大享烝嘗也按正義曰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

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若四時自相
對則烝嘗爲大初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
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初祠爲小也如烝嘗
有功臣與祭者按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
大嘗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
配之秋而再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
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
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于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
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
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
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
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
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
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
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
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
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
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此示已必遷之志世間難事非斷不成惟遷事愈難遷志

愈決志竟如射雖未赴的志已向的中遊矣惟此志破衆
出獨亦破疑透決未許朝議徹牽此便是作猷處乃共政
任舊人共謀須任小人今決遷利害小人中只有老成更
事多幼孤染誘少丙項人解得無侮無弱決志謀長卽是
出力乃之私力能伏彼箴與天子銜則乃之眞力卽能吐
彼箴爲天子懋勉字內有言念前勞强求步武意恭黜心
臣之猷決遷君之猷作不一便不尊不二亦不決各字厥
字要看雖爲國爲民實各自爲計勉力便是聽猷○首二
句一串下難字作汃字看指與大役動大衆跋涉之艱并
臣民倣康說予以難事告汝志已決矣故引射以明之若

射句要點入難字告者言而所以告者志也欲與臣共圖其難傳多一然字便覺兩層轉摺圖政必本于志予既告汝以遷都之難予之圖遷若射之有志必期于中決不敢畏難而苟安者此志原人心所同小人中老成孤幼皆能明故有攸箴只在位狃目前短筭敢傲上從康耳無侮無弱正戒無伏攸箴小民雖不適有居其間亦有老成之人習熟故事有以當遷箴上者汝必達之無侮其年耄謀荒孤幼之人良心不泯有以當遷箴上者汝必達之無弱其年少謀疎而謂箴言不足聽也耿圮河水居不可長汝含目前沃饒之利爲後日永建之圖各思長遠其居夫君出

猷者也臣出力者也其勉出汝之力以聽我告汝于難若射有志之猷可矣各長于厥居是意中事下二句乃所以謀長也一直下正勉其從遷也勉力直是倡率民遷歸作猷上無傲從康二句都有勿如舊分貼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申言賞罰以決之重罰上輕下飾只言罰可見上非罰非德只虛說賞罰之公此實指諸臣之從遷不從遷言之無有遠邇四字極好凡法令不行必由親昵之牽制如無論遠與邇但善則加賞惡則加刑則令自無不行矣世家大族蓋有商之子姓親婚在爲故以遠邇言時說分異姓之疎者爲遠同姓之親者爲近未確在外爲遠在內爲邇遠邇俱指舊臣行法不問遠近也伐莫重于死故以死言用罰者死則非動用非罰用德者彰亦非動用非德承上文來罪反上勉力從遷言德就上勉力從遷言遷都號令如此邦之臧二句推信賞必罰之由只足上意上文反覆戒勑只就羣臣身家說未說至邦國故此歸結邦家利害上去此亦不是善則歸人罪則歸已不過示已之必罪耳所謂法度也○且汝亦知賞罰之典爲甚嚴乎汝臣雖有親疎而我之賞罰無有親疎之間罰易加于疎遠苟侮老

弱幼不勉力作猷而用罰則豈但不敢動用非德而已必重至于死而不赦在邇猶在遠也賞多私于親邇苟達箴言樂從遷而用德賞但不敢動用非罰而已必記太常作元祀遜而善在遠猶在邇也所以然者何也蓋邦之勉于永忠永天命而紹先業惟汝衆從遷而用德之故此所以彰善無遠邇也耿圮河水天命所而大業墜惟予一人失罰之故此所以罰罪必無遠邇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爾衆指舉臣言致告承上賞罰之命說當時所喻惟造在

王庭之人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重在與之更始上自今至于後日是期會想當時必有日期在各字貫下三句平說未有臣不協恭可褻大事者事以上之事言即遜民之事若爾舍此亦復何事事不可慢毋舍德而不惕曰恭則無傲上事多因乎其位而位屬之乃詛可緊曠以位次為部領各不離所守同心倡率整肅其不齊毋或先而或後毋此從而彼不從也以聽命言則慢事曠位者必以言語為藉而口屬之乃詛可有逸口至此直以度乃口括之度者以浮言為非法而不道也各以法度律其口則無伏攸箴三句皆遷時事正相告戒之辭是用德處下須補實意如云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則用罪伐厥死其可悔乎今日所云罰特言耳後日罰一及身則悔無及矣語特謹嚴

卷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滕張孫振鑒定

盤庚中

此篇將遷時作首節史臣記事是語民之由以下皆盤庚語民之詞朕命包一篇古我前後八節以古今對看又即先王先民舊服以見今不如古失于政四節說今若再不如古必各有其咎不可不相體以從遷今予告爾二節直以仰遷決之總是話民之弗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節通是書法誕告用亶句最重此正盤庚所以話弗率。而中一篇之綱領也全節大意總是記盤庚將遷都而誠以告民必先戒其褻慢而後進告一直意國以民為本當時河水圮壞惟民受害盤庚欲遷亦惟為民故史氏揭而書曰以民遷。非因下是話民弗率而著此字也作字俯着將字甚好此二句一句讀猶云盤庚欲起而將渡南河以民遷云作將遷未遷之謂惟涉河以民遷就中作字以提攜之謂弗率未必人人梗命但間為浮言所惑不免懷猜未信其上如下文爾忱不屬是話與誕告包一篇告民之

言話字是史書法所謂以口舌代鐵鉞也誕告正是話用
亶者所告是爲圖安之實意也後如承汝俾汝不從等語
都是用亶處民之從君以好不以令故上之告下以誠不
以言盤庚此處恰好一段與心史謹書之其有衆二句俱
號令體命之咸造而戒其喧嘩一串下頂上誕告用亶然
不即告也當臣民咸至之時先戒之以勿得褻慢然後升
進其民于臣之前而告之先戒者欲其審聽將遷未遷則
未在途故有王庭勿作行在班次之庭臣在前民在後故
登進厥民親告之而借天子戒衆者無所咨其奸矣以下
皆面告之辭○三篇衆字所指不同或時指民或時指臣

或時兼指臣民如此衆咸造與前衆悉至兼言臣民若下
格汝衆凡爾衆與後罔罪爾衆則衆指臣若首篇率籲衆
慼後篇綏爰有衆暨他文一切衆字則盡言民
熊孔氏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苦
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爲善言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曰字承話字來自己所訓誥言自民所受誥命其實一也
明聽指聽受言勉之也無荒失指奉行言戒之也聽而不
明則未達所言之意受而荒失則所言爲虛正反相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
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
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
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
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
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與殷降二節對言已之爲民如
先王保后胥慼與今予將試至勳予一人對言爾不能同
憂如先民鮮不浮于天時與爾惟自鞠至何生在上對言
昔從遷之利今不從遷之害今予三節以已命遷以救民
害無非念先民以及于爾耳○嗚呼古我節述君民相與
者以告之雖君民並言重保后胥慼上方是責民之旨承
民保后俱指遷都言前后指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四君
罔不者四君雖不一其人罔不惟民之所欲則承奉而不
違惟宵旰重念念爲民圖安不敢坐視水患也下文丕從
厥志正應此承字不應作敬字解保猶洪範保極之保狀

民一種翼衛其難之精神保后卽是胥慼處民體恤君心
爲我意于有比而見君憂便視爲自家之憂相與共憂以
圖遷更不論君爲我憂如腹心手足自相捄護下文以不
憂朕心之攸困責之正與此句相反本是民承后反言后
承民本是后保民反言民保后見上下一體彼此同心意
鮮以不浮句總承君民相與側重背慼邊見雖曰天定勝
人然天能勝一人不能勝天下之民之衆天時猶天運包
水患言天時難以人力勝遷徙避害則天災亦無如我何
矣故曰鮮以不浮物浮水上比水面高一層今不但修人
事以與天對反浮過一步幷志一動氣之謂從來宇宙間

沴氣全係宇宙間心神料理之若君民異念則氣驕神索
其勢常主沉惟君民一心則神龐數訓其勢遂主浮益修
省勝而天時自和是回天者也廼大君所獨操爲人定之
道憂慼勝而天時不得不和是浮天者也廼君民所共操
爲必勝之機○嗚呼古我前后迺有天時之災不敢坐視
罔不惟民之奉承而爲之圖遷乃當時民亦保合乎君相
與致其憂慼而共圖之先體君心如此夫人之不能勝天
以其力微耳今君所憂在民民所憂在君君民一心聚其
全力以當天天所災止于此人所修溢于彼人定實能勝
天氣運不能爲之殃矣

殷降大虐至用遷是述見成故事起下聞字見今日遷都
之事非我剏始念念共體遷美意承汝以下正已之所可
念者見其不愧先王也○殷降大虐三句正證勝天時意
先王不懷便是惟民之承視民利用遷利字內亦有民能
相與憂共憂意用遷便勝了降虐之天了汝曷以下緊承
上三句說聞字正指此三句以商爲殷史臣追稱之辭大
虐卽指水災民之不肯從遷只是懷土一念惟先王明于
利害故不懷非泛然不敢安居不懷正是慼處作卽上盤
庚作之作謂起而將遷非泛然興作視民句推攸作之意
視民利者害在舊都利在新邑計萬世永利論人心公利

惟視民之所利者在于用遷而已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句是發落下之詞言先王當遷而遷惟民之承者爾之所
聞也汝何不以所聞于先王者而念我于今日乎汝曷不
念對保后說民被浮言所惑不曾自家心裏忖量一番試
將我與先王之遷比較思念當有得其故者承汝二句緊
承上汝曷弗念我古后句將念字一氣關轉勿徽任承俾
二字串承字卽應上文承字曰俾汝者奉汝之所當爲者
不得不用汝以爲之也以佚道使民正是此個俾字卽所
謂厥攸作惟喜康共卽所謂視民利遷康共正遷都本意
此二句重看不曰共康而曰康共若君無私安以民爲安

以安康之事與民共之耳若以遷罰汝則我先自罰矣當
時民惑于浮言覗遷都如讎戉然比近也斯民原曉得遷
非眞罰但近罰耳
此卽上俾康共中點出從志來葢發其圖安之本心使自
識之也顙懷二字都在話言上見應承汝俾汝輕過丕從
厥志應惟喜康共說重看註中招呼如登進厥民是懷來
如話民弗率而用亶是覗民利用遷者我之心而惟康共
者汝之志民惑浮言而不樂遷其志不過慕利而求安今
予所以顙懷爾民于新邑者不過爲民蕩析離居之故欲
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之志耳葢趨利就安人之同心

然憚小勞而暗大計見近而不見遠亦人之所時有也使
重拂其意而苟焉以從之其從之也小矣王者未嘗以人
從欲而亦不遂道狥人惟審于安危利害之實而爲趨利
避害舍危就安則眞是眞非不容自迷必有出懷土憚勞
之外不從其口之所不樂者實以大從其心之所不言而
同然者也從民一時之利者其從小從民永建之利者其
從大故曰丕承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承上承汝丕從厥志言對先
王惟民之承看承汝俾汝顙懷新邑便是將試以汝遷惟
喜康共丕從厥志便是安定厥邦二句不宜十分着力講

只是承上過下以起下汝不憂等句耳汝不憂至一人猷
保后胥慼看爾惟自鞠以下對浮于天時看首二句略提
將遷之意下便以不從遷責之以汝遷以者携去之辭非
如註亦惟汝故之謂安定主民不主邦安定厥邦只帶言
若曰免蕩析離居之苦而安定于其邦云耳討遷已久成
遷在今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是亦惟民之承汝當
保后胥感可也乃不憂我心之所困困謂爲衆動移皆在
君心之念乃皆猜忌疑貳大不宜布腹心欲安者汝之心
也汝自以浮言障蔽不能宣布腹心惟不憂君憂則人各
匿其心誰敬念以誠而動主者有是心而斷出之謂之宣

欽念之念內自省念也動卽至誠未有不動之動有上下
相通意乃咸大至一人作一句讀以不字一氣貫下言不
憂朕之憂而私便其身圖是不能開心見誠以感動乎我
是汝不能保后胥感矣則惟爾自取沉溺必不能以人力
勝天時也若乘舟以下詳自鞠自苦之實譬喩在先正意
在後若乘舟二句皆喩語乘舟以非勢言乘舟中流而汝
意見不定遲滯不濟必臭敗其所載之物今汝從上遷都
之忱間斷不屬君用寛民且携貳忱何以屬忱字當誠字
看與上忱字應不屬是與上之誠意不相接也人若信得
眞時是非利害爲口不能動搖惟民與君之心不屬所以

浮言得入何去何從欲行欲止禍已臨而不知避安得免于沈溺不屬時說云始猶利害以爲當遷繼惑浮言而不肯遷不如云今汝從上之遷已至于此乃懼于涉河而怠于半塗則從上之誠猶不聯屬是不能及時安能有濟卽遷居耿地亦相與沈溺于水而已如此說覺與涉河有情若乘舟九字屬下不屬上玩註意是以弗濟譬怵不屬以臭載譬胥以沈無深一層意言予所謂自溺自苦者如此稽字承利害兩邊說遷則安定如彼不遷則窮苦如此利害昭然汝民猶不或察則雖疾怨忿怒而沈溺之困苦固自若也亦何時而瘳乎不共或稽猶言不占而已痛其不

稽正欲其稽利害之實也曷瘳猶言不可救藥

唐孔氏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于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此節正是不稽利害處承上起下意夫俾汝康共而覦懷新邑此長遠之謀也自鞠自苦而惟胥以沈此不遷之災也以憂自勸者豈人情哉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沈溺之災則是憂本可免而憚遷乃所以大勸其憂也若謀長

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矣汝何有生理于天乎今其二句一意正憂之所在利者民所欲安者民所懷然所欲有甚于此者生命也故以何生續命大利害大安危動之

兩提今予亦別上說今日已前此說自今已後上二節既言不遷之害此因直命其從遷也正爲其怵之不屬言利與害無兩從人當自立主意主意不定將隨人轉移故命爾一一者一于遷也一則淸二三則穢矣物先腐而蟲生之穢惡爾自起豈浮言能惑汝哉臭字從臭厥載來彼是譬喻此則遷說在胥沈上穢卽臭爾怵不屬卽是不一所

以起發穢惡以自取臭載之禍敗非起穢自臭乎此一正一反之文今予命汝惟如此無得如彼也恐字應命字所以命汝此者益恐人以浮言倚汝身迂汝心也恐人二句當推一之故卽搭自臭句申說亟重心上恐不一浮言之人得倚汝身以行傾邪害不能避利不能趨纏縛不得自由浮言之人得迂汝之心遠于事情不知切身利害俟水之自退而安上亟遷豈不迂緩可笑猶諺言進走爾身而哄爾之心也一則心有主而浮言無自惑矣總見不可不一之意

予迓續二節總承上言明巳欲汝一心從遷之意反復一

意重重釋說、其用奉畜汝衆句、是申釋續命于天、其予念
我先神后三句又申釋奉畜汝衆也、下節追叙上節推原
反復發明亦惟汝故、以決臣民從遷、念先神后之勞爾先、
不但應上古后先民兼以起下高后祖父○予迓續乃命
與汝何生在上相應、畜者生命之謂、下二句隤上一句言
巳欲如此非以戕之實、以生之也、總是今予命汝一之意
續命使民有更生之意全遷一段元神和氣一毫威虐着
不得奉畜使民有遂生之樂、是容民蓄衆之蓄、威虐都忘
卻將欲遷不遷之民盡含蓄之生養之中也蓋蓄衆是足
續命之意講自有分別、○夫能一汝之心則知予之心矣、

予惟以汝何生在上、故及今水患未至而遷都以迎續汝
命于天也、然則今日我豈以譎遷之威脇汝哉、正以不遷
則爾命無生理于天而我失其奉養之道則用以迓續汝
命奉畜汝衆而巳、
又因奉畜汝衆而推本言之、應轉首節意、此節比上節進
一步、予丕克羞爾即奉畜汝衆、不守生于衆字無深淺、上
言迓續乃命之意、是奉畜汝衆也此言奉畜汝衆之意、是
懷爾也、首句即是懷爾蓋先發意而後收繳之夫我之所
以用奉畜汝者果何意哉、惟念我先神后當五遷厥邦之
時爾先人保后胥感之勞不可忘、故我今日所以經營遷
都大能養汝者、用懷念爾爲先民子孫而不忍其淪胥耳、
予念爾爾可不自念乎、上曰奉畜此曰克羞爾者、謂大能、
奉畜之也、爲民圖安君上之分、使其前無功、亦豈容不念
愛爾先人、不過以巳如先王欲民如其先人之從遷耳非
以遷般止爲念前功也、我念爾先人爾當念我以古后二
念字隱然呼應、神后對爾先看、神后者神明之也、爲下降
罰張本、
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
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

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兹
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廸高后丕乃從降弗祥
旣陳情勢備言利害而此又歷數災祥、廣上篇作福作災
之旨言臣民若不同遷、高后與爾臣民祖父臨之在上質
之在旁、高后決不相貸、必將大降罪于我、然豈特高后罪
我、亦將罪汝、豈特高后罪汝、亦必令汝祖父罪汝、又豈獨
高后令汝等祖父罪汝、即汝等祖父更還勸高后罪汝矣、
見交互遞責罰有同心、今日巳欲承民在民必當保后、下

遂言保后之事。四節一節推一節。首雖責己、後雖責臣、實
爲民發。見君臣不爲爾民圖遷、尚且有罰、况爾民可不從
遷乎。○先言君不能爲民圖遷、則高后必降罰、特以嚴之
己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失于政、不止不遷。謂不能斷然率
民以遷、而優柔以失其政。含前篇罰字意、安舊不遷之謂
陳陳于玆、久不可居之耿也、高后專指成湯、崇降自上而
降罰、罪以疾苦、罪疾、即是責罰、曷虐朕民句、正責罰之辭
民曰朕民、湯之遺黎、猶高后嘗降我凶德、而允殖兆民者、
子孫不能爲民圖遷寧、不以虐而罪我哉、坐視沉溺、便是
虐、見高后之靈、無日不在、生民不可不仰體

隨責民不從遷、得罪于先后、所以深嚴乎民、首二句一邊
相因看、自棄其生、則不能與君同心、民之罪在下、一句故
譴罰之詞、專以不比罪之、曰字只管曷不暨朕一句、故有
以下又是盤庚之詞、以明罰不可免之意、先后槩指先王、
上節先后生生、登用重上生字、生其生也、與前何生在上
相照、猶遷都無沉溺之患、既樂其生、因此建家立業、又與
事以原其生、則生而又生、是謂生生、下文往哉生生亦然、
予一人之心、即惟喜康共之心、不猷同心、即不宣乃心、爾
忱不屬也、易曰比輔也、下從上也、與下篇協比、比字義同、
比君可也、協比非也、曰丕降、降之非小。民以保后爲德、與

德即作乃身迂乃心之謂、哉以故作故意之故、將與德句
緊帶上有比何、故承說自上其罰汝云云、如此看、則曷不
暨朕幼孫四句、正丕降罪疾之辭、與將故有爽德句另作
提掇者不同、要認清○夫不爲民遷、我得罪于高后矣、若
予爲民續命謀遷、而汝萬民乃不樂生生、與我一人謀同
心焉。則非予之罪也、我先后必大降與汝罪疾、曰朕幼孫
不爲虐汝矣、汝何不相與同心以遷乎、故爾有此失德、我
先后自上神明其罰汝。汝將何道免耶、不從君遷亦難免
先王之罰矣、
古我先后節、言乃祖父與先后協心、而爾民事我不如之、

正以起斷棄不救。上勞爾先、是稱叙祖德、此勞乃祖乃父
是見君臣事使義不可逃、先王之于乃祖乃父、既已相勞
如此、而汝等既作我畜民、正宜與予一人猷同心、何意汝
有戕則伏在乃心、此雖藏之幽隱。而先后神明固已洞矚
之矣。既字與則字正相叫應。先后及前先神后、俱指四遷
都先王、言祖父是民之祖父、勞乃祖父汝畜民從上文勞
爾先來、畜爾衆生來、有戕乃心謂胸中橫起自戕之念、與
生生反。即勸憂意綏者、進汝祖父而告以汝子孫不從君
遷我、將降罪疾不救乃死。是乃祖乃父聽先王之陰罰也、
綏字當作執、而遲疑字解、猶先后雖知汝心之戕、然念乃

祖乃父之昔勞稽執而遲疑其間乃祖乃父則以義不可容。斷棄汝命而不救汝死于先王之前也如此看語意似覺有情綴之而不救。與下廸之而丕降、以生前之同心爲民決之死斷棄至死則不止罪疾、所以深懼之、

此言臣不能率民圖遷則臣之祖父亦順先王而以義罰之也對民責臣意重在民上。惟對臣責民故曰予有亂政同位。有者諸臣中或間有之、亂政卽圖任舊人共政之政同位卽由乃在位之位、具乃貝玉、沬其心也、沃饒多則貨斷備、故以貝玉爲富非耿地產貝玉、上篇責臣之辭但責以浮言誤衆傲上從康至此始言其具乃貝玉、則知恭臣

實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種種不欲遷者、皆具貝玉之私心爲之正棄義卽利之實、乃祖乃父丕乃告我二句一直是稟命于成湯而欲其降罰意、作丕刑于朕孫、是設爲祖父之言丕乃崇降弗祥、則謂高后實降以不祥矣廸字活看爾祖父固我先所圖任共政而囿有進言者、見其子孫所爲不肖、必怒而後加刑高后雖欲念前功而宥之然由祖父之啓廸、亦不得而逭其誅矣弗祥卽丕刑亦罪疾之類丕是重大意、崇有增加意、言外見臣以不遷獲罪民可惑浮言而不遷乎、盤庚于民但言丕降而已。至已與諸臣則言丕乃崇降。見爲民上者其禍尤烈。對民重責已責臣不重責民懼之以神道者因尚鬼之俗、然當遷之義質諸鬼神而無疑此亦誕告用亶處須知上節說民之祖父降災于民止言先后罪民而祖父不救、是降災之權在先后而不在民之祖父此節說臣之祖父降災于臣止言高后作丕刑、是降災之權在高后而不在民之祖父就中便有攬權意

貝是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故以貝玉言之貝玉貨寶略異貝玉乃在耿瀕河出產之利若貨則是天生五材之贍民者故下篇言無總貨寶不復指貝玉爲物皆謂之寶貨亦寶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廸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此三節是方遷而贊其決發歎再提今予與上語意亦別、上言已欲承民、此言民當保后、故直勉以所事、告汝不易卽告汝于難意、但前對臣言已不以難而自阻此望民當以難而相體亦稍有別、上篇傲康不可混入永敬三句欲其體君之心各設中句欲其正已之心、是得能正已之心斯能體君之心雖難不見其難矣此欲其設中于心以定

從遷之策也不易兼事體重大臣民拂逆意大恤以憂[illegible]
憂民言即前感字不易正是大恤蓋遷都上為國本下為
民生既戒在位之浮言又嚴斯民以罪戾何等不易何等
大恤不敬則上下渙然何以回天必永敬之永敬者不作
敬而作慢也絕遠只是絕遠于君君欲遷而民不欲遷即
爾忱不屬意相絕遠則非永敬一正一反看汝分句正是
無相絕遠如云耿北河水我心之所大憂也汝當永敬我
之大恤無胥絕遠然則若何亦以圖遷我之猷也汝惟分
君大恤之猷為猷而謀長以思乃災欲遷我之念也汝惟
分君大恤之念為念而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恍然與君共

一堂而圖治同一心而思念此方是永敬與先王保后胥
慼相符觀浮言之人迂汝之心但與乃浮言之猷念相從
而與君絕遠矣汝若總是非利害提衡而較乃心之中宛
然在焉其各設之于心中非有物設亦無象不妨人挾一
見念造一形而中正于異處徹同然之極分則萬人各操
一心合則萬心共稟一中蓋事至求中有合有不合惟設
之于心如植物置器持得定則紛紜不能奪矣猷念勿兩
乎念者志慮所存其經營規畫處即猷也正以抒不易之
懷為民軫大恤者君之猷念主合康共定邦之計也民之
猷念主分謀長生生之計也分猷念即是相從從順而不

拂未及從遷但從而非乃心真見有當從者即強為從而
神不恬惟乃心有不易之中在吾前言丕從厥志命汝一
總是這個本體念固念之于心謀亦謀之于心方與設中
乃心應各設中泛說高遷都一局中本自有浮言亂之必
設立于此而後乃心有據有中而不能設則意局紛轉各
有中而不能各設則見有參差蓋中者猷念之的也設中
者定的之權也各設者合的之極也則議論省而猷念通
自然分猷念而永敬大恤了此以根本處提醒之看來中
對不偏義甚淺不須說到極至之理諸臣做上從康則乃
心私心也故戒以黜若百姓惑于浮言此非私心坐偏聽

耳故教以設中此句是通節關鍵
此啓行道路之令不吉不迪貫下二等人顛越不恭闇也
是一種人暫遇姦宄盜也是一種人看來顛隕有託病意
踰越有脫逃意所重在遷故以此等列于奸宄之前姦宄
者伺便而發故以暫遇別之從行及所過地方皆有此等
人此二種人即乃敗禍姦宄指不肯遷者正高后所罰乃
祖所乘也刑容緩乎我乃字承上貫下去劓字另講劓小
刑殄滅大刑殄滅之無遺育謂凡為凶者盡滅之無俾句
即帶殄滅句看劓不在內易種即遺育無遺育虛下句實
之易變易也乃變化生長之意傳及時說于育字種字不

甚相貼種即上所指之奸人漏而不誅將復使爲猥莠于新邑無俾易種雖有防變實有維風意則殄蓋一時之權制也○遷都之人乃有不吉善不循道之人中懷叵測乘人心之未定竊行事之播遷顛隕踰越不敬上命而從遷徙而中道異志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乘虛投隙刼掠行道者是皆不善不道之人也我乃即時小則劓割大則殄滅其族類無復遺留生育無使遺種于新造之邑以壞我良民也

唐孔氏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

復以遷都之利感動之飭勉其涉河也重往哉二字言汝衆其無憚涉河之險而往哉自此去殷僅一二程耳即還生生之樂也此句是勉之之詞今予二句又示已圖遷本意見不可不往就將然說往哉生生當作無力的看生生者只是離水患便有生養不窮之道前曰汝萬民乃不生生生字同言往彼新邑有生生之利只是言新都道等好處非是欲其盡生之之道註勉字謂以生生之樂歆動其心勉其從遷也振起其怠惰振起其不遷之怠惰作其趨事作其從遷也或因一勉字就以勉民生生可笑蓋惟往新都好故今予用汝以遷都正欲永建乃家亨生生之利于無窮也永字自生生中出曰以汝遷言必與其民俱往不忍棄其民而獨遷也前曰安定厥邦茲變邦言家民惟念身家曰永建則凡欲爲子孫久遠計者自不得不從遷于新邑也

尚書彙纂卷十九終

盤庚下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濟張孫振鑒定

下篇既遷後作分三段看首節本盤庚綏衆之由無戲怠六節是合綏臣民立新業而釋眥疑嗚呼六節是專綏臣以仁新遷之民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此史臣之詞首二句一串是見成已然事緊緊相連提起輕看既字對上中二篇未遷而言非以本節乃字相呼與

乃正二句是方爲事居者官府民廬井邑之居安插已定非復蕩析離居之日也故曰奠厥攸居觀下乃字可見其居兼君與臣民正位則專言君臣而民不在衆字方兼臣民盎君臣上下之體統皆非不正而爲梗于遷都不無儆上罔下之習故須重整齊其朝廷班列之位如舊時制度一般此朝儀也乃字帶下看乃正厥位與下句緊相接重綏爰上既定其居乃正其位以嚴朝廷之體統然後呼集慰勞以安乎臣民有衆將訓衆故先整朝儀而後告之新都景象如此與上篇命衆悉庭中篇咸造非藝略似綏者慰勞之謂曰以下乃其詞也篇中大指在此句要體恤中兼有勸相意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此節兼論臣民括全篇意懋與戲怠反戒勉不對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懋勉命之短長在遷計决不決今也命之有永又係遷後勉不勉非一遷便了盎無窮事業方自今始也建大命主國命言即安定厥邦是而永建乃家之民命自在其中既遷已離儆從康不可用儆上貼戲字用從康貼怠字此則恐其以大事既往付之忽略故曰無戲大患既遠因而苟安故曰無怠須看章旨所在一篇不過因臣民新集之初欲令思終慎始臣務其

職民立其生上下精神鼓動一新使國家大命更從今鼎建一切苟且之習勝而紀綱風俗自此做矣其可哉○註上下二字與上文註上下二字不同上文以君臣爲言此上是臣下是民此後注雖兼舉臣民盤庚實重責臣盎羣臣具貝玉儆上從康今雖勉强從遷痼疾豈能頓革故篇中歷告已志說儆說非說欽說隱皆對病發藥至斬病根尤在不肩好貨一語夫民生在貨使君肩好貨則臣念在貨不復在民彼小民蕩析離居以來生理盡竭遷徙艱隘之日幹止未寧爲民上者縱瘁瘏拮据念念勤恤猶恐大命幾仆況可乘以戲怠乎故結到永肩一心欲其不沒于

衍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
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兹新邑○肆予
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此五節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都是叙述語非結局語
結局在隱哉六節今予節與肆予節首尾相應中三節叙
古今遷都之事以謹之過下云然欲相與建大命真若釋

怨怒而忘疑懼可乎。一節文勢一氣勿斷百姓兼臣民皆
在畿内民庶百官族姓臣民雖既遷盤庚又慮其强從上
令非出本心怨懟未忘故又敷心腹腎腸凡有所懷傾倒
布露無復藏匿重將遷都意思說一遍以解釋其意從所
自而究之曰歷歷告以志使知本心爲民遷非得已罔罪
至兹賁皆朕志也故曰歷告歷告者詳悉告之若止罔罪
句不得言歷告矣罔罪與各非敢違卜二句是告以今日
相待之志古我先王至弔由靈是告以前日必遷之志罔
罪三句疑當時浮言之徒有倡爲事定後罪之說者故將
示之以已意先以此言釋衆疑汝無懷怨恨以合比讒我

一人舊指罔罪三句即朕志頗甚協者合而比者附和協
比即對共字看惟共怒則協比讒也讒從怨生怒是怨蓄
于心讒是怨發于口曰怒曰讒皆從疑上之罪已生來共
怒讒言一直不分心口惟罔罪故宜無怒三句一連看猶
云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也爾無二字貫下予一人三字承
上○爾衆惟不明于朕志故未遷而二三既遷而疑懼謂
予有罪爾之心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告汝百姓臣民
之志臣民傲上從康向固有罪矣然我之志不追既往而
罪爾衆爾無相與懷怨恨之私彼此協比讒言于我一人
謂大事既定之後而猶有他罰之及此殆非我之志也

唐孔氏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内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
主腹爲六腑之總腸在腹内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臟
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
足以表内腎腸配言之也
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終曰今我既羞告爾
于朕志此一篇之綱領夫爲民者朕之志也自古我先王
至用宏兹賁言遷都之意在于恭承民命自邦伯師長至
篇終言責望羣臣之意在于敢恭生生一惟爲民而已
此下正朕志所在將言上帝復我祖德故先述先王遷都
之功也之古我先王專指湯遷亳契始居亳湯復居亳不

欲言遷耿者之逈凶德、綏嘉績、故但言成湯適山之功、蓋居亳之善、見今遷之宜也、殷爲亳之別名、則昔之亳即今之殷、見今之遷殷、非已創始、與前篇泛舉先世遷都者不同、將字對下將復將字、當指天意說、但先王顧諟天命、身自爲天、故此節將字、不明說天而天意自在其中、前功以亳言、契始居亳、照下適于山、前功處先入山字方得、多前功不是要興王業、只是恢復國謐民安之功、多者曆累之謂、一代加一代也、然遷亳實王業之始、不可誣也、妙在將多于前功一語說天、不說湯、最幹旋得好、節內多前功爲下復祖德張本、適于山以下、正是多前功處、適于山三句一直總是湯實事、勿以下二句作效看、不曰適于亳而適于山者、亳地依山也、適于山即是居亳、非是適山而後居亳、山指高阜、山高則水下、故曰降、凶德指水患、降則水不爲凶矣、嘉績于朕邦、承降凶德句說、是多于前功之實、水以就下爲性、故以降爲美、嘉績對凶德言、績與功一般、只以地利論之、㴱斯民沉溺之災、絕後世奢淫之風、足以厚生正德、績孰嘉焉、即安宅、樂土意、未及王業上、不可因將字、遂謂湯之意將欲遷此地而興王業也、將字自盤庚言湯則可、天降凶德、何以能成嘉績、民命不播、則天命自順也、湯之王業、未必果因遷亳、盤庚欲明遷都之利、故云、按湯自南亳遷于西亳、在偃師者是○蔡氏、臣民亦知我遷亳之故乎、蓋亳地依山遠水、契始居之、未嘗遭水患、有功于民大矣、其後屢遷、屢遭水患、前功幾墜、我先王成湯欲前人之功久而不泯、于是恪謹天命、惟民之承、遷河而復適于依山之亳、用能下我昏墊之凶德、而免河水之災、致嘉美之績于朕邦、而民有生生之樂也、是果有以多乎前功矣、我祖已然之事如此、

唐孔氏曰、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直云

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鄭氏詩箋云、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亳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按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孔氏以爲契父帝嚳、嚳居亳、今蔡氏以爲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徙居亳者誤、

承上見已之遷都、與先王同、今我對古我看、湯析二句對凶德說、見祖德復掩而已、又、當多、前功、意、爾謂朕句、正所謂協比讒言予一人也、是引起下文之詞、有設問意、下一

節正答其故○先王圖遷降凶德也今我民在耿爲河水所圮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則凶德有同于昔而不可不遷者吾意民將念我以古后之聞協力從遷今乃謂我何故不安于無事務震動萬民以遷耶豈未知上帝之念我者乎蕩析離居非是姻黨不相聯救援不相及爲離言水蕩析其居而人與居離耳離居則無居固有正照有居民有定居是謂極漂蕩崩析各相離披居無定極矣遷非細故棄廬舍捐墳墓携老幼挈貨財奔走道途茇宿草莽呼號顧眄原是驚天動地一番事故云震動萬民

肆上帝緊項上曷震動萬民以遷來言巳遷殷乃奉天意如此重復祖德上與我我先王節應先王將多于前功故適于山以嘉績朕邦今我復高祖之德故承天意以永地新邑盤庚紹復而歸諸天者示巳非自專耳必與篤敬之臣共者以其端慤畏愼能洞達國計體悉民生與浮薄趨豫之徒不同恭承民命是朕志與緊處善承民命者心承非迹承故曰[illegible]正是承民命永地于玆而祖德可復此卽先王[illegible]功意豈無故而震動以遷○高祖遷[illegible]成治安之德于前故天意欲我紹復祖德而治及我國家于今日以繼嘉績之盛天意如此豈輕心可與圖事薄德可與成功朕及一二箴[illegible]忠誠體國之臣恭承萬民將絕之命而决意遷殷用永地于玆新邑耳上帝將復只據上知對前將多前功看高祖之德對嘉績用永對用降語意針針相照復者復其舊都也上帝將復若曰天不欲汎湯德云耳耿圮河水民陷凶德高祖之德幾斬而我國家幾墜矣今如以水災儆動而見于卜稽以爲當遷非氣數適然乃由剝而復高祖以之多前功今日以之復祖德乃是天意欲治安于今日耳復祖德卽是亂越我家無兩意朕及以下是言巳所以承者卽復祖德而治我家之事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國都亦爲家必與篤敬之臣乃能降凶德而懋嘉績厝斯民于生生之域耳蓋蕩析離居民命絕矣遷之卽所以承之也古我前后罔不唯民之承玆特及篤敬加恭焉篤敬含下敢恭承肩等意命而曰承則不敢阻以爲難民溺視爲巳溺而擔當甚力承而曰恭則不敢忽以爲易拯民猶恐拂民其體悉甚周永地不止免蕩析將弗德與化久安長治矣地固無不永者然瀕河泛濫則亦有不永處曰用永地于新邑者謂前此猶不免五遷惟此地乃可永也正照前天其永我命于玆新邑句正是復祖德處

肆予節解上罔罪爾衆二句之語雖併彼此之情歸重在下二句以釋臣民之疑懼奉上矣下之怨未釋而懼其有

讒言下疑上罪之意未釋而懼其有後罰彼此疥惴如火
命何故委曲開諭所謂敷心腹腎腸也肆予沖人三句承
古我先王三節說來緊承上朕及篤敬說到弔由靈觀肆
字自見下二句收繳罔罪爾衆上去如云夫我奉上帝之
命與篤恭同謀遷殷則是我非廢衆謀乃用其善謀也謀
不貴多而貴善從善所以從衆我之心固非與爾相戾者
然爾衆初聞我卜而各不從非敢違卜也本亦爲我思慮
謂遷徙震動恐大業動搖不若安故土之便以待蕩析之
定而大業可宏耳爾見識雖不同我却是一片好念頭我
方嘉爾況罪之乎此朕志所以罔罪爾衆爾不必怨讒也

當將臣民只是不肯從遷未嘗有此美意替他委婉分谿
令人人自安不從遷者理之蔽言當遷者謀之靈傳訓靈
作善略舉其義耳其實善自有一段神通處願木由蘖地
之靈胥感浮天人之靈不只是個呆善各非敢違卜重敢
字見蹻踴未逃遷者非抗也卜卽上篇其如台詩云有賁
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賁扶云反今人多讀作賁卦之
賁不知賁飾之賁不訓大也近把玆字指新邑言用宏玆
新邑之大業謂宏賁與嘉績相似非是

唐孔氏曰將有大事必謀于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
廢謂動謀于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歪極

用其善者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
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六節專告羣臣恤民以隱哉爲主下擇人勸導都是望
其隱罔弗欽以下都是教之隱邦伯者畿內諸侯之伯衆
伯則其餘可知師長者公卿之長師以官師言百執事者
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也三項人均有民生之責故呼
而告之隱字關下生生字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艱難之狀

最可憐憫使不以愛民爲念則害尤甚于蕩析故曰隱下
念敬正是隱處傳中痛字替不得隱字隱葢惻隱之隱自
性地之發結者言凡臣有可顯致之民者其德淺有可隱
致之民者其德深究實論之隱哉隱字正撓他好貨好宗
當含照心若隱民豈皇好貨意

孔氏曰邦伯二伯及州牧也按古稱邦伯皆指諸侯之
長如洛誥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可見
邦伯之不指諸侯矣此處蔡傳似以邦伯只指諸侯看
來孔傳說是其所謂州牧亦指是當州之牧非遍指九
州之牧葢盤庚爲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故欲凡有民事

之旨者皆有所隱痛于心何皆及畿外諸侯

第二節首節之實、下四節又次節之實。朕不肩好貨兩節、大約就巳說、貼懋簡相爾無總于貨寶兩節、大約就臣說、貼念敬我衆、看來懋簡着好一邊說、故不肩節要重敘欽、若否二字亦把否字帶而無總、節亦串、重生生自庸莽此原一事、不總貨則必爲民也。○予其懋簡節、承上隱哉言、其者未然之辭、觀下文方說出懋簡之事來可見懋字是盤庚自勉。與下戒勉之勉不同、言綏衆全在邦伯師長。予之責不過懋簡相爾念敬我衆云耳、懋簡便是相、非兩層、此不但示簡之之法以鼓舞羣臣、亦以巳之盡道率先羣

臣也、簡相一串說、重簡上、簡兼用舍、下不肩敘欽、正是簡羣臣賢否不一、自今以往、予其勉力于用舍之間、孰可任而任之、孰不可任而舍之、而勸相爾之機。卽寓于懋簡之中。使念此新遷之衆民生理未復而敬以恤之耳、夫君爲主、臣爲相、此日相爾、是以臣爲主而君輔之、蓋以懋民尊責羣臣、意念敬須就臣言、一氣說下、念敬卽懋哉之實。懋者一。念不。忍人之心。敬則奉爲巳恫。不。忍人之。政也、君能行簡擇之權至于敬則在諸臣念頭上。只好好嘿嘿勸導之。相爾念敬、正懋簡之意、念敬重敬字、與罔有弗欽欽字相應、一云予其懋簡先句、相爾念敬我衆又句、予其勉力

選擇羣臣之材品相導其念敬我衆也、亦可、念敬二字有屬圖政行政言有專就衆字言者、看來念者念于心、以屬政言、敬者敬其事、以行政言、亦是還就本文衆字說、念者念我衆而不忘、敬者敬我衆而不忽、爲是、恤民在臣、而總率在我、

此正申上懋簡相爾、不過于用舍之中寓戒勉之意耳、當用者用、當舍者舍、便是懋簡。示以用舍意向、便是相導。予不肩任好貨之臣、以其不念敬我衆耳、惟勇敢以恭敬民之生生、使富民之有糊蓄者、與夫貧民之自謀生者、各保其居、此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懸爵祿以待、由小升大敘而

用之。隆儀文于接遇禮以敬之、敘欽對不肩看、不肩者廉黜不用、深絕之也、肩强之勝也、强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敘爲任、遷都之初、好貨不必奪民利、只是專營肥之地與百姓爭。卽好貨也。好在貨則瘝痌之念奪于囊槖而有所不恭、悴癘之氣消于貪戀而有所不敢。曰敢恭、有慷慨直任不顧利害意。壯其央也。民雖自生其生。而擔當以敬承之者。邦伯師長百執事之力。此非民不聊生。非恭不。能隱。非。敢不。能恭。須要着力致敬、一心要把百姓撫養、替百姓營謀、方能使貧富各保其居、保居如保赤子、惟恐傷之、從諸臣一念恭承中。倜我衆之辛苦墊隘、慨然有天地並生之

懷祖宗畜養之意亦及于此而一人歛民之念亦覺[illegible]
動者安得而不爲民叙用而欽體乎詩云式序在位言其
用次叙在官位也叙欽一意序而敬之也垂重欽字與下
罔有弗欽二字相應此正簡相處
鞠養二字新說恩斯勤斯曰鞠經之營之曰謀不可從
人字還指民言又以鞠人謀人指老幼言益鞠人即前
孤幼者無遺鞠子羞可証謀人即前老成人惟古之謀
人可証參之
告朕志若否指上一節言作過脉語下句包下文勉若戒
否意欽字是若否關頭若否非謂君心之所自若自否也

若字指敢恭二字言臣敢恭是順盤庚之志謂若叙欽意
在言外否字指好貨二字言臣好貨是違盤庚之志謂否
不肩意在言外欽字且空留下文無總二句實之罔有弗
欽勉羣臣念敬其民不是盤庚欲其敬已註二者所當深
念是正意無有不敬我所言是餘意云然者因盤庚所言
皆敬我之事若能敬其言則無不能敬其民故傳會意如
此作釋而實非正說也如此說方經旨不墮○所肩若此
不肩若彼朕志不難知也今我既進爾告矣惟如我所勉
而敢恭生生斯可謂能順朕志而昔之不欲遷不足謂不
順朕志也惟違我所戒而好貨斯謂之不順朕志縱使昔

能從遷亦不足謂順朕志也爲若爲否爾當深念無不然
我所言可也無一念而不敬民則無一念而不爲民矣前
告朕志志在恭承民命此告朕志志在念敬我衆一也
何以欽之貨寶與民功不並立者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
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敬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
生生之訓戒勉意直下歸重到生生上然生生即在無總
貨寶中指將來放利說無如未遷前也亦與更始意○諸
臣不念生生病根只在貨寶未遷戀此則與民爭沃饒之
利既遷戀此又與生理未復之民爭捐瘠之利總非獨取
積聚爲文心苟好貨則隨其地之所居念之所至無時無

事無不以貨寶係心故云總非仍論貝玉也必無總聚貨
寶惟引民于生生如所爲敢恭者自立養民之功益使民
生而又生以成爾綏衆之功也要看自字若但視生生爲
民功兼勵猶隔一層惟認民之生生見得爲已之功而後
生生爲急耳究竟成生生之功則有叙欽之寵即以民功
爲自功亦可安民原臣身上事却爲貨寶之念所奪未勉
民功不切已所以先拔其病根而勉之正敬念關切處
然始勤終怠亦非欽也首句只傳上文一直說下重在永
肩一心上式字正應罔不欽欽字無總自庸不利已而利
[illegible]此爲民之德也汝固敷而布之矣而實心少有二三亦

非能式敷者故當承任之巳初終一心爲承也者如[illegible]
卽係居猶切隱痛不徒念敬于立國始也蓋生者我自生
乃我自巳之民功也卽敷我自巳爲民之德也恐人[illegible]
不能創德不終敷則生生之機忽焉中斷故以永肩補之
看來式敷永肩俱係着力之語永肩便是式敷處生生爲
府卽敷爲民之德生生須恭敷民德亦須式以心言民不
生于肆心專生于惺心此正布德真源人臣愛民自盡其
心耳卽能規避于若否而質心苟少有二三亦非能式敷
者不當暫以規朕之不肩全須永以宪自心之肩對民佐
臣二句總是無戲怠注腳

丁奉曰遷亳遵湯也免死也猶恐得罪于羣臣百姓而
婉曲成篇者至于三然則其他力役安得有峻令乎吳
待羣臣如是是以有故家待百姓如是是以有遺俗故
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夫商之稱殷自盤庚始
孟子取盤庚之意卽此可以推見

尚書葦籥卷二十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潤張孫振鑒定

說命上

按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于當時面命最簡而盡有書自說命始則祖內史掌三之入柄之法以詔王治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自此以後多由史臣代言

上篇全是高宗命傳說中篇方是傳說誨高宗末篇仍高
宗申命而說承命說前皆責重高宗惟至敢對揚天子之
休命方始自任以其君聖聖字出傳說而高宗因之德字
出高宗又傳說因之總之聖與德無異但輔德作聖是高
宗意修德克聖是傳說意其論學都在敢上不可謂中篇

論敢下篇論學

首四節史記高宗得說之由見君臣相遇之奇命之日七
節記高命說復命之辭見君臣相期之盛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
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
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
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
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此總記高宗得說之由不重君臣相勉上三祀免喪子道之終、君道之始、言卽號令是、三祀內、百官聽于冢宰天子勿言者亮陰之制、史臣于高宗之免喪後、不曰猶不言而加其惟二字。便見他有恭默思道意。此作史書法。後周公作無逸稱高宗其惟不言本此。羣臣不知故咸諫王知之曰明哲二句、泛論有德之君不能無言意以起下天子二句、天子惟君萬邦以下、方指高宗、知之二句不可露出天子字。天子二句不可露出王字。蓋經文一步寔似一步嗚呼、人君具先知之德謂之明哲、然豈徒自明哲巳哉、將發爲號令以作則于天下、遂接出令天子出亮陰而惟君萬

邦云云知之以德言、明哲以人言、知之重看、自夙成之德言。凡民于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君道貴知之不言所知何物。直言知之正。無不知的本體不由測識、匪假見聞乃是一光徧攝。妙覺全彰。故謂之明。靈明在性、洞徹幽微故謂之哲。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理之幾言具是先知之德者。叫做明哲之人也。此句輕輕提過、重作則上實字要看、作則正明哲之實、不作則則明哲爲虛矣。明哲實作則以其知。之者作則非以明哲作則也。蓋知覺之靈固潛曜品彙昭燦之脉而心思之路會爲心思會于是夫非本體之表正所臕而謂知爲虛乎。明哲是人品卽下一聖

字、天理不差曰則庶事之權衡所取正曰則作則就發號施令使天下人人洞見本體物物盡歸尺度上說不可泛言、天子惟君臨萬邦、正是具明哲之德而知天下之理者、則內外百官莫不承其式則、既有承其式則者、則則安可不自我作乎。承式、拭目虛懷願聆其號令政教奉爲標範而式之、立箇式樣是作則照此那樣曰承式式字活看就百官說君臨萬邦、何以獨稱百官承式君民勢殊而百官者承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天子句、與明哲應百官句、與作則應天子二句、言高宗爲天下之取法也此句是論其理勢自然如此乃未然事、不可當實事看然天下之所取

法于君者莫大于言故王言則爲命若不言則無所稟令矣、而可乎哉。王言是從明哲發出來的惟作命是百官以其言爲命而所謂承式者在是矣不言以明哲而蘊之巳也罔攸稟令是百官無所承式則明哲將安用之、緊點破言之爲重動王以出言意先說作則、後說承式式卽則。作之在上。承之在下也、先說作命、後說稟令。令卽命作之亦在上、稟之亦在下也、時說百官以其言爲命微差只當云作百官之命耳記羣臣諫王不言起下作說代言

亮陰以他經考之皆以亮陰爲恭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朱子曰所引翦屏柱楣是兩

事枉音知主反假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
草爲屏不剪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
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始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
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梁闇未詳古定制如何不
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
之決高宗喪父小乙居于亮陰卽梁闇天子居喪之次
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于東門之外
東墻下倚木爲廬大夫上不降諸侯加閣障天子則又
加梁楣故謂之諒闇也○程子曰道貴知不能知之雖
孝如曾參信如尾生吾不與也伊尹自任以先知先覺後

知先覺覺後覺並不說行史稱堯曰克明俊德明之一
字君德已完于使漆雕開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蓋求
進于知也以推測聞見爲知知義隱矣但謂只消寔落
做個好人不用求知求悟以此自修乃是行不著習不
察以此治人只在法制上把持格套子旁倚而德性明
明之治不復見于天下哀哉學不求知即使三綱五常
一無所缺猶是凡民分上事若有覺民之任者則在知
之而不在由之也

王肅三節記高宗得傅說顛末作書專爲傅說非爲不言
羣臣之諫懼在不言高宗之意懼在不知世主往往能發

堯舜之言言則何難以德而發言難耳類者先全像先王
毫不差移恐字與恭字應恐德弗類論羣臣全在此句重
夢弼代言而帝賚之夢卻從恭默思道得之夢弼是不言
思道中適然之事又卻可以無言耳正即作則意應惟君
萬邦說有作則四方之責而明哲之德不類于前人一言
之發或無當治道將言出而人莫予違則所失者多不足
以致百官之承式所以不言予未有知而惟恭默思道以
求發言之當理耳高宗天質高明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
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敢輕于出命恭默思道此高宗求
道工夫恐德弗類是不言之由恭默句緊連上句說思道

應知之說羣臣但見王之默而不知王之恭恭正所以養
默默者非寂非宣至恭之極也天道默成聖道默識思者
惺惺之脉即寂寂之根不思而思神之所凝常與理俱正
入悟之微機正思道時光景思者夢之因夢者思之著高
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有以合上天生才之心故帝
隨心顯良弼是輔君德以正四方之人代言就良弼上看
帝賚中須要見其人之形意方與下審象相應蓋若天若
地若神若人皆我虛靈心中物事世間並無一物外心而
能自立者故以事言之則誠精既極隔礙潛通上帝降靈
殊非分外以理言之則無所從來亦無所至上帝賚予總

是自巳靈明傳說形容盡在兩兩一念此處最可驗一切
皆由心造非高宗之神潛往傳巖亦非傳說之神真來入
夢寐之上有白日下有清潭日無心于流形潭無心于邀
日而機感相投不謀自現思道夢良弼道來入思也義之
圖禹之書假物以傳與托之良弼一也皆以精微相取高
宗恭默思道其布之于身與著之于心者巳足式則而猶
懼失于口全是望道未見之心此乃真知之也固巳領無
言之契矣則其不言全是息機于無聲無臭與維玄維默
之體為一故默不但不言直是不動不見恭而默默而思
苟非其人不能形容至此

乃者重帝賚之靴審者揣摩之意追夢中之所見故曰象
托諸繪則有是人矣故曰形俾字不是使人繪形使人持
其所繪之形旁求于天下冀其中有所遇也傅氏之岩在
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
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夢非幻肖亦非實精誠所
通未求而巳肖矣

按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蒙而來明
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寫其形象求之果見築者胥靡
衣褐帶索執役于傅岩之野謐云未必可據然孟子亦
云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則孔說或得之蔡傳何據以築
為居凡新移居亦謂之卜築豈說新築室耶若以傳為
名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出殷本紀及馬鄭之說二孔
又以岩旁先有姓傳之氏○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
○薛方山曰高宗得傳說於夢寐之中固其求賢圖治
之心切而精誠感通之極然亦雲龍風虎以類相從其
幾自不能巳也漢文帝亦後世之賢君也願夢而得鄧
通焉何哉豈其擯賈誼而不用而心術之微固有不可
知者在歟抑世道升降之幾有天者存非人之所能為
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辟惟肖即爰立作相精神冥合不假時日亦不待言辭而
王之心未巳也不徒相之且置諸左右相之進見有時左
右之說見無定相原是左右之臣但左右之臣不必皆相
此重在作相上作相必在左右是一套事作相不置左右
猶勿相也下文所命皆左右之事而相兼在其中立相不
言王者天下之相與天下共之也爰立作相有不及頃刻
意故中間着不得王字繞着王字氣便延緩至着在下句

尤好。師則自得之。有親近聯合之意。故曰。王置相以職言
左右以地言。原不是兩般官品。傳云以冢宰兼師保用周
禮訓商。故有一蓋字見其億度也。或者因此遂謂立相是
資其治。置左右資其學。大謬
命之曰。緊頂上節來。謂良弼代言及得良弼而命之。乃先
輔德。惟不言而想德。乃兇非類而可作則。要照思道說。吾
以非類之德未能正四方。卽以朝夕恭默思之。何由進德。
蓋道理精微。不思恐隋方體。思之恐入玄遠。當此時非提
醒輔助不能豁然登岸。汝既左右之無間。又必朝夕之無
時。納誨輔德以擴吾恭所未至。思所未通也。○朝夕二句

一直說。以字有力。朝夕二字從置左右生來。朝夕猶言夙
夜。納誨程子所謂輔養之道。非詔告以言。過而後諫也。誨
曉教也。丁寧誨之。若決晦昧。然能為誨而不能為納。則無
窮忠款。或以迎機未洽而虛其投。誨于此而不誨于彼。則
平日薫陶或以一言挂漏而累其養。納卽納約自牖。乘機
而導。潜蒸默陶為多。誨卽其旁通處。有啓憤發悱工夫。火
候將到。丹氣將成。一點最難。輔翅培養扶植。彼自有德。我
為輔。如車輔之相依以相成也。輔德専就心上說。蓋高宗
之德素王。恭默居恒不欲以言。漸命輔又寧以言。通但輔
則何容不言而仍妙于忘言。便令得後啓沃意。了誨卽是

輔非有漸次。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一篇主腦。了前代言。綰
後。從諫要舉出高宗學脉。自此至其惟有終六節皆命說
納誨輔德之事。誨是誨其未能。輔亦輔其不及。高宗恐德
弗類。夢賚良弼。故喻以弼違望傳說。下文曰臣辟曰從諫
皆根良弼。弼字說曰良言曰良臣。又根良弼良字說。良言
卽誨與諫。良臣卽輔與匡。從諫則聖。良臣惟聖。聖者輔德
之成。功者也
若金三喻總望納誨之切。通主德未成說。不可分修德進
德成德看。三段要關用字作字修德在君自力。此三者則
輔之之道。非誨之有淺深也。托喻皆有深意。高宗恭默之

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必孤而無
益。若金。厥汝作礪。蓋思而未通。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金
戈屬。若作渾金說。則塊然其形。何以磨之而成器乎。礪石
也。細曰砥。粗曰礪。不曰砥而曰礪者。取其猛厲。純金必待
磨礱然後利也。不止此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思而
未能遽至。自以為險而資其濟也。撓謂之楫。楫。捷也。擢水
舟行捷疾也。不獨曰舟而又曰楫。并以行舟之具望之也
不止此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
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為竭而賴其化也。三日以上為霖。不
獨曰雨而又曰霖。欲霑霈之足也。金無礪不成器。切矣。然

猶未切身舟楫切身猶可待大旱則利害所關不可待矣
要見一節深一節意此高宗用工之詞非泛喻故總以啓
乃心沃朕心言之
曰納誨恐只在言論間進忠故提出心字示納誨輔德之
精微處上心字即納誨誨字下心字應輔德德字提出兩
心字見朕亦何德惟虛心內藏汝亦何誨惟挈心相注朕
心即爲朕德乃心即朕心使非乃心大啓三日之霖安能
朕心暢沃三年之旱切不可謂授任新廟悉心透吐恐嫌
太驟姑俟徐投啓沃字俱宜尋刷有暗根霖雨遂意○時
說云德具于朕心誨出于乃心不開乃心而盡言何以灌

溉朕心而入之深也看來此節無誨字不可着在言上說
大臣以心事君稍分爲二雖日陳典謨何益高宗恭默思
道原在心上用功沃原從啓中來啓朕心止于啓憤發悱
未必厭沃之深惟啓乃心如八窻洞開自然無間廼是吐
露心腹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其會心處必深蓋
朕之思而未通者其中必有疑僅誨亦未必深入僅啓之
自爾沃之自我猶分爲二惟心心相印豁然潛通汝自開
一無窮之理窟取朕入而斟酌焉汝之悰曲無所不輸寫
朕之精神無所不浸潅若土壤之焦受江河之潤蓋默中
之所滲入自非誨訓作爲所能及也啓沃一套事朕心不

趣渴者之待飲匙心似有也奮而欲施曰朕曰乃非有二
心乃心啓處便是朕心沃處在精神臭味間若必欲啓乃
之心以致之朕先有二心如何言沃不沃不可言啓啓至
施沃王受猶詩之酌彼注茲也借字形容勿作喻意
此見啓沃道有不容不盡之意上喻見不可不啓心下喻
見不可不沃心汝有不啓心之象則朕有不沃心之象矣
用相縮說如云言不啓心言亦不苦口而無以藥吾受病
之處前此積習後此沉迷何由豁然而開瞥發藥者弗至
瞑眩疾必不瘳也由是不能沃我之心而吾德未成則有
冥心必有冥身將貿貿乎不知適從几席已礙何以周天

下萬世之遠冥行取戾不猶跣足而又弗視地厥足不用
傷乎信不可不啓沃也弗瘳謂臣言無益于君用傷指君
身說若金二節順喻也若藥四句逆喻也反覆資其納誨
之意啓心沃心厥疾厥足說向身體較金礪等物爲切亦
論德而歸本于心其一體之功自不容外物喻也輔德命
之啓沃又命之率屬中間各用喻意關通上下既設喻以
足明本意又覆說本意以申明喻意○大約三篇凡四設
喻每喻必進此喻輔德啓心雖云說向身來然猶以一物
資一物猶存形跡至下喻訓志則以兩物成一物形跡漸
化至末喻作聖乃即形色見天性以作聖盡成人蓋理本

同厥功匪外僨其視金礪舟楫霖雨麴糵鹽梅等用有不厥勞樣者此爲高宗所造益深

唐孔氏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

此命說廣納誨輔德之量也通節一氣直下暨字貫俾字文氣相承甚緊如云且汝不但自爲啓沃惟以一相而暨乃僚罔不同心獻替以匡救其君使率循先王故事蹈迪我高后所已行者以安匡兆民非汝說暨僚匡正何以使之如此哉冢宰所統百官如卿大夫士之屬暨者下及之辭罔不同心者或選擇之而必使無一人不言也同心匡

辟與啓心只一層乃心啓百僚之心皆啓矣同非此倡彼和之謂弼以輔德爲務便見同心高宗恭默失處必少曰匡就心說有過因弼其違未過亦戒其漸就救失一邊說而成將意自在其中雖指政教言只以啓心沃心若口意說便是不以獨匡而以同匡不以言匡而以心匡既以沃而順投之又以匡而逆投之一順一逆而心神徹矣俾率三句緊連上文說不可拆開俾字有力即承同心匡辟來率先王廸高后懋台恐德弗類句康兆民應正于四方句蓋寬仁子惠高后所以安兆民而世德作求我先王嘗廸高后以安民矣于方慮德之弗類前人而無以正四方也

爾惟率屬匡君使我率循先王繼述之道而蹈迪高后致治之迹施其政教以安天下之民焉是則台德之弗類可無慮而克正四方矣傳中道與迹皆指安民之事迹以已然言後世所效法道以所當爲言事之當然也率者循而弗進廸者蹈而無間先王泛指太甲太戊等賢君紹先烈自近者始故先先王而後廸高后康民即君德中事天子惟君萬邦必兆民安康而後德類前人此是允德協下家法君不自能而俾之者暨僚匡弼之力也如言法祖之法祖以安民也與君牙用奉若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訓意同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時命之命該上五節欽字虛惟有終即欽之著實君欲之而相成之故曰終斯啓沃上暨僚帶見雖有人已兩邊然率屬亦輔德中事有終所謂終其事也曰欽者得其意于命之中會其旨于命之外命有盡而求助之意無窮欽則必終一念惺惺何功不徹終非始終之終蓋欲說終其所命而不負也即永終是圖圖功攸終之終觀下文但云答欽予時命之語而不及有終可見言爾當敬承我命而思罪其忠君之分也據新說云高宗傳說兩人遇合言之不

可謂無始若作相而非同心匡辟置左右而不輔德沃心則先前一番特達相知皆成背孤可謂有終乎高宗既以命說而又勉以欽命期彼此有終也說復于王曰后克聖聖之一言說所以惟終也如此看終字略撤開時命了須善會

高宗命說納誨啓沃匡辟不免以諫求臣以聖自期矣說復王意以無患不諫患已未必聖下情上意所以不通者惟君心偏處未盡矯若不先將君心磨礲洗濯雖誨亦未痛入說意欲從君虛受處指出直捷入聖徑路惟木二句泛論理見諫之不可不受從字當受字看木從繩后從諫

皆主相拂而相成上二后字不同上泛言下直指高宗[illegible]敢不祗若一句雖對高宗有命言文勢亦從后克聖來[illegible]高宗許多望說語說只以從諫二字了之蓋君道要領只爭這念頭君本任作既作之惟臣則臣本任從實從之惟后曲喻求誨總切正四方之恩但從來無自正木亦無難正木惟繩本受正不受邪從繩即正非從繩纔可正從諫則聖是為求諫者引進一步非為拒諫者說法蓋木雖因繩而直說到后處却不重因諫而聖意只是言從諫之后便為舍己從人之聖人也不落一層說諄諄沃心總以明聖為期然惟諫導明不導暗只能從便聖從字要深看正

是心心相契心心相沃凡諫處一種深心一段直性俱纔轉領洽便是絕樣靈通非從諫後纔可聖也故下不曰臣從諫而單曰后克聖可見失而從諫者賢君之事無失而從諫者聖君之事若云先從諫而後能聖是以進諂言矣非說所謂聖也克字猶克艱之克謂以聖自許也克聖即指從諫說高宗求誨是從在諫之後說期君聖是從在諫之先凡從諫者豈俟諫哉有未諫而先從者矣故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若待君造聖的地位而祗承不亦晚乎從來主聖臣直導臣使諫在德不在言能為江河何患百川之不歸蓋聖者造其極之名君能立心造其極則諫皆遊

刃之地君無聖德則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無可承如暴既滿水將焉入稍有拂逆如何祗若得來曰不命曰休命可見臣之諫不諫不在命不命在受不受承者將順其意而樂于盡言也君若能從諫而克聖自必則臣自樂盡忠不待君命方先意而諫況命之如此誰敢不啓沃以敬順王之休命乎休命即時命人君能命臣進諫則必能從諫而有相成之美故曰休命若者不相逆要兼起沃意祗字對欽字當兼有終意臣字疇字本說得廣不特說為然凡有說之心者無不進諫也其實說臣說疇隱然指在己言祗若休命有盡言極諫意以起中篇多戒失之語　卷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說命中

此篇說爲相進諫之詞篇中戒意居多故上篇以從諫則聖發之益瞑眩之藥也明王奉若二節言爲君治民之道在于法天其綱也八節列衆法天之目中以俶居爲根本直指黷祭黷之末因王美其言而決其行不過贊其從諫也須知傅說進誨直要他奉天憲天纔透出道法大根源卽恍行也是天健行一脈。

惟說命總百官

上篇王命傅說說乃受王命以總百官付以代言之任也總百官只是一個相字此受命之始史大書之爲下進言張本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兩節提綱時憲卽奉若也說進諫于王因總百官故從建官說起又因高宗以宰屬正君託重宰相故說以奉天治民歸重于王見其責在王宰相百官特奉之耳○此節起次節言明王奉天道而以治民爲己責因言必有憲天之實臣皆法君治民而民從治方爲奉若天道也時說但以奉若天道爲象天設官多添出高卑定序爲天道而以建邦三句卽爲奉若之實末二句又推作一層看如云天之化育萬物亦豈自用乎日月星辰雨露風霆皆所以爲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庶物故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皆所以奉順天道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下奉上而事有分此豈爲一人逸豫之計哉惟以治民焉耳陳氏雅言曰孔疏象天設官之說穿鑿不足取大意謂天生民不能

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天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天下事一人非爲一人逸豫計也惟以亂民焉耳據陳氏說是建邦至亂民正是言天道謂上天設官分職之意乃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正以見當奉若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極重是總腦處○明王泛說不指上古創法之王乃就今日言只言深明制治之原者便是王者代天治民而治之原則出乎天故惟明王則奉順乎天之道天道泛說含下爲民立君爲君置臣皆天道本然如此奉若二字直貫到亂民止明王句提頭建邦至亂民且言天道未及明王下節方

言明王奉若天道也邦都后王君公大夫師長皆理勢之不得不然故建設樹承雖人所爲總歸之天然此處不重只重末二句末二句正言天意所謂天道也註以尊卑是起下逸豫之辭耳非訓奉若要知稱明王者惟覷破道法真根脉便是明聖法道道法天乃天有垣野拱辰樞有五行司禪化都是乾坤中一定至理使天非道則乾坤之運化不神使君不奉天道則朝野之統御無準究竟他奉若以定制尊居薇垣卑居藩輔無非只要亂民若天有五行吏非成垣極之尊全廣無言之化此正奉天所在蓋明奉其虛陳之象便陰奉其實運之神原不是兩層然後說

建邦以下正是奉若天道之實則建設樹承皆指明王矣明王何以樹后王耶樹后王三字不通則建設樹承都無指明王說者以邦屬后王君公都屬大夫師長不知建邦句是分土樹后王句是列爵均天下之地而建之邦于邦之中而設都疆理之制出乎天者也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一串都卽邦中之都勿作邑都看立后王以爲天下王立君公以爲列國之君皆所以主邦都者以君道言故曰樹王國固有大夫師長以承天子侯國亦有大夫師長以承諸侯大夫師長則分理邦都之職者皆以臣道言故曰承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師長者官師之長卿是

也與盤庚邦伯師長一般分而言之后王君公君也上也大夫師長臣也下也統而言之則君公大夫師長皆爲天子之臣下而奉行一人之令以致之民者也故曰非爲一人逸豫之計一人指后王不兼諸侯樹后王二句當把后王另說而以君公爲一行以大夫師長又爲一行承字與樹字正相叫應若曰既樹后王與君公而又承之以大夫師長天樹之天承之也惟天生民其初一也有樹有承而其等異焉尊者逸豫卑者勞苦勢固然也此便見得逸豫所在比他處逸豫不同此只就地勢言不主心逸說居天子之地生成逸豫的一念而可風行四海曾不煩措置正

爲夫多指亂視獨運成乖而邦都以爲民防君公以立民極大夫師長以任民事無非翼贊天子布德四海者逸豫所以治民也因上說邦都君臣不勝多制多紛故說此總以成一人之無爲而致治于民耳不擾民卽以治之制度緊密而民不見瑣碎治民全重樹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說蓋疆輿參錯則治涵而易壅故分州別域以爲廣化之地使九重之上得按圖而畫理封守岐分則治析而難一故立君置臣以成統馭之勢使一人之尊得緣爵而責功亂民卽在樹處非更有所謂亂民也此天立君分職之意蓋如此王者可不奉若之而治戢哉

唐孔氏曰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巳下分職不同毎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内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

天分地分職以亂民此卽是聰明處故此節聰明二字根上建邦至亂民來據天之意后王君公大夫師長都爲亂民而設然有后王而後有君公大夫師長故此節說惟聖時憲了然後臣欽若而民乃得從乂也工夫到此纔却好合着天的意思纔叫做明王奉若天道大意云民何以亂哉將多方于聰明臣且象其察而民不亂將一味塞聰掩

明臣且象其暗而民亦不亂故不徒若天之迹尤在若天之神惟天聰明得盡其精歛于維玄維默其用因乎共見共聞惟聖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德與天合能時時法天無少間憲天之無所不用兼聽並觀不爲察憲天之不用爲用塞聰掩明不爲暗也聖如是惟臣亦仰其聰明欽而若之不敢欺大夫順君公君公順后王凡所以亂民者曲爲承順惟民亦因其聰明之不壅恢然樂從乎順治而無負亂民之責矣〇本恭默勘出天道本思勘到惟天聰明此諫后對針處惟聖時憲正所以治民者說治民便要聰明聰明何提起重惟聖句惟聖泛言不指高宗時憲作見成

說只閉閉說聖人去法天不可說當如此去法天聰不用耳明不用目赫赫昭昭無往不察天之聰明也天之聰明無其心而有其理故傳以公字解之勿推高一層不曰王而曰聖指明王言有耳不用方合天聰有目不用方合天明人本天地之靈本無不照一役于耳目則是非之了然者且弗見利害之在邇者且弗察矣曰惟天聰明言外有天不自爲聰明而以民爲聰明之意葢其所以治民者乃其所以出乎民者也此論治道極精處曰明哲作則上篇以之廸高后康兆民矣至此特提出聰明是君德第一件聰明卽聖天人原一心與耳目應爲憲時憲工夫全在不

覩不聞高宗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其得傅說不由耳目更不借見聞眞乃天聰明之極徵發這段靈光須令時時現成所以傅說特從高宗見地力量到此與一點化令他寄寄護持蒸聖學精微之功用也下文用人行政非時憲眞種子不過時憲流露之一班耳時者法天無少間也憲者奉如律令無少越也時正所以憲天是天健行一脉但此處時憲要在治民上說以一人奉天所建設者本合羣臣爲亂民計時憲者正率羣臣以成民乂之功而不至逊豫耳以民對臣而言則民之從乂因于臣之欽若欽若者敬以順君治民之心也葢使君之號令政事少不出天理之

公則令有典于朝廷之上言有施于千里之外者與夫師
法天之聰明而所存所行無非至公則大夫師長以至君
公層累而敬順乎后王雖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
而吾能使之各循其理而無不從乂無他至公者天心也
臣民之心均此天也君不違乎天則臣不能違君而民有
不從治者乎須知臣欽若而民從乂乃公道之所感通自
然而然者從乂是從欲以治非徒服其政令之公也必若
乂方爲憲天可通一人不可通臣民者意氣聰明也出于
人心之同而一念通天下者天聰明之盡也蓋事純天理
則動合人心人心外無天道此不是憲天不必以天字緣

繞須知聰明者天之道時憲者王之明欽若者大夫師長
之承從乂者民之亂用四惟字四平擺列而低昂輕重自
見都很亂民覆說上文見當來若〇道全在時字上時即
道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是時上明覺自然處
正是天之聰明即所謂天之理也數條皆言此事憲天聰
明即是所謂體認天理知行並進即是功夫到熟處便合
一矣故曰王忱不艱須自造詣到此田地乃真見得惟口
起羞以下數節先儒以爲天聰明之條目看來天聰明即
是明覺之中正處即是率性之道謂之爲憲天聰明之事
亦可其功夫全在誠明上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
不艱忱則知行合一矣

說文憲者敏也從心與目周禮懸法示人曰憲後人因
謂憲爲法此處以法解憲亦可但法字之道義亦從心
與目應來今循其源覺真切耳〇一心法天惟此爲是
曰是憲時時法天無少間斷則曰時憲前義主不雜後
王不息皆不悖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
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〇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
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〇慮善以動動惟厥時〇有
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〇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

患〇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此下皆憲天聰明之實人主居上臨下大要只一聰明惟
文誥武備命德討罪此聰明運用太良樞紐處自是治成
衆職必條長皆天工動出萬全則王猷即玄化善能不有
法天之虛事皆有備法天之健一私不狥法天之公究竟
玄默之居原提元化之軸由政究心纔見憲天聰明之極
末俱宜繳臣若民從意〇惟口節以憲天修政言首陟句
只開叙當謹意無工夫王惟二句方勉高宗高宗不言恭
默早知口爲德累了故先以示戒乂民莫大于修詞則口
本作命誰知祭失于多浮即羞之所起乂民又莫大于修

備如甲冑本自衛雖知變生于有恃即戎之所起二句致謹之意凜然言外衣裳加有德何嘗少靳但恩光曾不輕假機權仍自中懸是未須者在笥已須者亦在笥在笥兩字正極言無輕予干戈加梗須亦非濫及但聲敎果敷豈廿自外無論他無罪責躬即彼有罪亦責躬省字便是虎世誕敷心胸此四者非必有失常若無窮之橤伺于前莫戢之幾溢于後非虛虛戒謹乃心中實實了徹即此爲戒謹實即此爲玲瓏明就在戒處有析微炳幾不待事至而然者曰允曰克不拘拘在政迹上說直是法天之明主持在政治之先也休是事理妥當爲而不有宛然天道自然

之化蓋修文偃武賞清罰當將太和之氣到處熏蒸其克明時自有此一種導揚全力〇口不但言語凡號令亦是令出惟反則亦羞反者辱之媒也故言本以文身而適以起羞守者敵之招也故甲冑本以自衛而適以起戎甲冑與干戈有別甲冑是平時衛國之具以兵言干戈是臨時討罪之具以刑言左傳無戎而城讐必保焉蒐閱講武自有常制無故而玩弄甲兵民疑且畏致寇之道也衣裳本以命德若謹于既予之後則無及在笥以未予人言已出于笥雖褫之亦褻矣蓋賞罰者人君礪世之具必出獨斷若在已非有眞主裁雖壹稟令甲猶不在笥也在字不必

作祭字定要對省字看干戈本以討罪省之于所加之人則忘自責矣必當省之于躬省躬者彼雖有罪然必我躬無闕乃可以加之兵如修文德而後修刑之類四平看起羞則號令不可妄發起戎則武備不可或玩此用之在已而患生于人所當慮者衣裳濫予則有不衷之災干戈妄加則有失刑之責此加之在人而用由于已所當審者王惟戒茲三句一連看戒字是戒謹之戒非懲戒之戒二茲字俱指上四者而實不同上茲指四事下茲指能戒戒明申一反一正看工夫只在戒字上允茲承戒字來戒而不允猶不戒也允而不明猶不允也未有戒而不明者君之

不明多起于以忽心臨天下事既觸心于戒愼中自理無不燭幾無不斷矣戒字另講戒茲者戒其輕出輕動輕予輕討之私也允明連看謂信此四者之有其患而明其當出當動當予當討之用也戒者戒其害明者明其用相因俱有力不戒則以逸豫蔽聰明治以不明失之矣何有于休哉欲其休者則莫先于戒戒其不明以幾于明戒其明之不允以幾于允事理已瞭而分數或淆于準則宜克明以燭其幾微當幾已辨而念慮或涉于矯强則當允明以孚其肝膽明之克也不惟洞其源而并愼其端是戒中之眞照克明之允也不信之以意而信之以理是明中之眞

將如是則言動予奪行其信不行其疑明見中斷量素定
所向無不如意豈有不休者乃罔不休即如渙號之發而
風行天下不至起羞之患戎兵之詰而威加海內不至起
戎之憂章服所命必稱其德而不至妄予刑罰所加必當
其罪而不至妄加便是不必閒說口代天言甲胄爲天威
衣裳爲天命干戈爲天討休只是能憲天處不可作能謹
之效必至臣若民從方可以言效乃者言必如是乃能休
也其不戒不休意在言外一云明在戒前一步戒茲說裁
上去言王法天爲治惟于茲四者而戒之哉然信能于茲
四者而明其利害之理則必能戒而罔不休矣克明又是

聰明中之緒餘寄于四者以成政事之休美非逐事明察
之謂如依大全王氏意謂能戒此四者乃全聰明之德故
曰允茲克明則說克明太見成了

唐孔氏曰經傳之無鎧與兜鍪秦漢已來始有此名
傳以今難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
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周禮大宗伯以九儀
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
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
伯鄭玄一命始見命爲正吏受職治事也列國之士一
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
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求
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

照臨百官乃憲天聰明之大者故次行政言之正應亂民
說惟治亂句見用人當慎之意下四句則慎于任用之道
若能任官則有治無亂意在言外要發亂民意亂民者正
欲治之使不亂也庶官即君公大夫師長在字更緊切不
是庶官能致治亂治亂就在庶官世治而進一儉人即爲
亂萌世亂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言治亂別無他係只在
庶官之得失指點治亂之幾甚醒官私昵爵惡德皆亂本
也惟其賢惟其能此治本也不及罔及與惟其相呼應曰

及者不可一有所及也及則亂矣曰惟者用惟此人也惟
則治矣舊以始而官人以任事也不及私昵惟其材能之
稱官耳既官而後爵之以命德也不及凶德之人而惟其
賢焉夫量能授官則無材者不得進而又以德詔爵則無
德而恃材妄作者爵亦不及矣看來官爵勿分方任既任
只就一人看但官以事言如兵刑錢穀禮樂之類與才相
稱故曰能爵以位言如一命再命三命之類位須與德相
配故曰賢能謂才賢謂德亦就一人看日日相近曰昵私
昵者私所比昵之人未必有才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
猶言凶人雖有才亦秖爲濟惡之資及惡德謂不知其非

而任之

唐孔氏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所異耳○初命任事曰官寔授等秩曰爵論定而後官謂品材行堪居其職乃使居之任官而後爵如今之考察稱職乃寔受之意

此意天之見于行事高宗恭默全在靜處得力說及動處

撥他而即轉其思道之思以為慮且以恰肖乎天行之精此意天學問最精實處下動字即頂上動字說凡吉凶悔吝皆生于動動不以時猶為非善善則無不時矣學者因此便起理亦有障之說不知善無定體隨時而在善之恰當處便是時要看惟字慮得善精熟動出來只得一個時日往月來暑往寒來真機自動不爽分毫到得惟時那更容人着力全在源頭幾微參出故下個慮字纔能慮總歸何處若趨時而舉善復何有

丁奉曰當其可之謂時然則當也可也時也其義一也諸象傳曰可曰時者多矣至革彖則又變文曰革而當

○又曰乾之初九三百八十四爻之始爻也動則觀變而玩占其例于是乎始聖人慎始故曰潛龍勿用勿用者勿動也夫龍至陽而神于動者也諸卦取象之動物未有此若也然且待時而不動是為玩占慎動之首

此意天之見于處己德有諸己曰善功措諸外曰能有者挾之為己有矜者出之以示人喪謂實有而失之也德者總天下之善而成必抑其心于若虛若無則衆集若何其有之自滿則志必怠而善不集所謂己不加勉而喪其善也功者集衆人之能而成必揖以與之勞臣策士則輻輳若何其矜之自驕則衆心解而能無資所謂人不效力而

喪其功也可不戒乎據喪字是喪前日所得的善前日已成的功有己之長即短也矜己之是即非也纔有纔矜便是喪喪亦不在後時自滿者無善自矜者無功此必然之理解以己不加勉貼喪善人不效力貼喪功指虧其將來者非失其已有者于喪之義欠順夫自有之善自矜之能皆人之作聰明也必天聰明自虛而無盡矣

丁奉曰文言第四節特以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對言之蓋天人理數不越窮通為耳惕則行而通滿則極而窮聖人並以示戒而易道幾乎備矣

意天之見于防患者事事人多忽略作每事看殊不玩味

本文乃字及註事其事其字上事字着力有備正生上事字來而無患在其中矣工夫全在事事上不是帶過話言事其事逐事留心直是全副精神周亘事中不怕入面受敵乃其有備了次有備是過文法無患實是無患不是患至而不能爲災意患伏于無所事事時有備正是事事無備便可患天下之禍幾不可見而接于事則實綢于事素則無漏不東紉而西補即變生不測適于今之備相合也即此思患預防之傾而無窮慮憂已消于中在有備者心裏說○此直要他虛心觀變法天之豫纔是眞正聰明人主只恃才能堪應卒遂患生于無備故惟過一事要實作

一事做過事之宜暢事之理事還其事故曰事事若此攝畫則名慮事若政過嘗又名擾事俱非事事矣有備須斷說蓋提綱挈領即一事已備諸事之神若爲政事窮于所備而權可濟經定可鎭浮忝惰惶怖吾意悠閒方叫做有備但據現在以豫將來則可謂有備矣備與患不俱有備有即患無此眞弭患要術

以寵天室欲言重啓字恥字居上有體寵不可開也啓寵則必授之以權恩褻而侮至是侮外至而寵司招若借寵以納爲無心之過宜改不宜恥恥過則必愧其所短情匿而非戒蓋非潛蓄而恥司契若匠意以作爲恥字中即藏文過意與中庸知恥近勇之恥不同皆始于不知自檢終于不能自制天道無私天體行健故兩戒之○此對高宗說啓非倖門乃欲實未盡空處恥非迷復乃惟恐有過之心此便是納侮作非了不必說到末流不好處一念狎暱而正大之情即受制于此狎暱之念而不得自主一念慚愧而光明之體遂侵蝕于此慚愧之念而不得自若夫寵以玩爲出機反以玩爲入機是以啓納也過以不覺而來乃以一覺而不去是以恥作也室欲改過當及時猛省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承上言凡此皆政事也政是太體事是節目若從政事上

修飭綜綱乗自張不無駁雜不知政事不貴修而貴醇醇對雜言稍有[illegible]毫渣滓有所間斷不可言醇惟心與天合得其所居而安于至善之地則凡百政事惟醇粹而不雜矣政事即上六節之事醇即六節之事各得其當也惟厥攸居欲先醇其心也二惟字相關應若曰惟其所存主如此而後能政事惟醇首惟字有勉意當務字看居解止而安安意要重看須發出無勉强意居字固重然是活字不是死字所居亦有不在義理中者此則主義理之恰好至當者言之攸居本工夫來既止而安所止也今人動念求義理恰似義理另在一處我求合之惟以義理爲居安身

樂業于中心則意適既不着一鎮定之念又不着一枯槁之念居其所而不外援適其中而并無內攝此中只一止而動靜云爲無之非是百凡所爲件件合理按之無痕哩之多旨政事亦惟醇然不雜求其起㞾處不可得如飲醇酒不見苦烈而自醉大凡政事從義理之心者固已純粹從恬適于義理之心而出者更自醇和醇在攸居上說居字是一篇結局準而不易者爲憲靜而不紛者爲居純而不洋者爲醇有分名無兩體指出攸居此究極聰明定靜處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雷出地奮先王以殷薦上帝配祖考故事神亦爲憲天道提此段便是他所居未中正的榜樣非零星漫綴黷對嘗祭外特加特祭煩對簡禮外復增品物黷祭與禮煩對弗欽與亂對末句總承黷煩說含不享意○祭有定時如郊社禘祫先王酌天理之時宜而定者若黷于祭祀常常而祭焉則是近而狎之欲敬適慢矣祭有定品如簠簋籩豆先王覩天理之節適而制者若禮煩而過于陳設則反無品飾而亂所謂神不得安自然之節將以治之適以亂之矣祭以敬爲主以簡爲誠不敬不誠以此二者事神而望其感格不亦難耶至誠感神應如影響而黷煩者難之看來即此弗欽與亂便非交鬼神之道不必更求所以難處以後數祭豐昵可見數祭黷也豐昵煩也說預見其微而戒之新說以下二句申明上二句禮煩即指黷祭說蓋提出禮字便有不可缺亦不可過意煩則褻瀆鬼神反爲擾亂矣其曷致神之歆乎曰事神則難謂難于受福也

按有虞氏宗廟四時之祭春初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氣夏后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殷亦因夏其祭尚聲貴肝用日出周祭則春祠夏礿秋嘗冬烝以禘爲殷祭之名殷大也易曰殷薦上帝配祖考是也其祭尚臭故用鬱鬯以灌也祭用所用朝及闇子路祭于季氏質明而

始行事孔子取之謂用朝也周禮太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祭法則云王立七廟諸侯五廟皆月祭之是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父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然祭儀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家語謂親廟有月祭似涉於煩四親廟有享嘗而無時祭又涉於怠緯書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豈有遠祖惟三年五年一祭而朔年不得一享者哉故皇氏謂虞夏每年一祫其說必有自矣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

程子遂以此祫爲時祫謂諸侯祀礿嘗之祭爲頻故每年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群廟然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稱者以爲時祫而春秋又書烝書嘗書繹則猶不止於春也何爲而又有時祫乎四時皆有祭而享嘗追享朝享乃間祭之名享嘗即秋嘗也追享即禘也朝享即祫也享嘗於不遷之廟行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祫禘皆於冬烝之月行之故周禮有大烝之名周公告祭文武廟於雒邑亦禘禮也而周書謂之烝蓋禘祫行於秋冬者皆得稱時祭故孔安國以烝嘗爲大享謂秋冬易於洽百禮耳然魯文公行

祫於建未之月閔公行禘於建辰之月僖公又行於建午之月皆非冬月大烝也而後儒多引此以明祫禘之義將何取乎蓋後儒多惑於王制犆祫緯書祫禘之說而不知起於漢儒之附會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旨哉略住乃言惟服是正言乃不良于言二句是反言總贊其言之旨旨是意味無窮服是從玩味處出躬修有細密體認之妙其止作行字解良者指事自有根源析理自有漸次惟良斯言罔聞于行見居恒服御自少不得個行但于時全精有聞聞者行之靈機行時罔聞行亦惘惘此正他直任能行○言一也自其中病曰瞑眩自其悅心曰旨旨者言中之味不指上文說話憲天之道聽其言不過用人行政宅心圖事之談玩其味則言約理長趣不可窮若以其言指之于行將無施而不可者大意不過是政事惟醇能歷歷憲天聰明眞可致臣欽若而民從乂也惟服正是旨處服作行訓猶服藥之服旨而可服故曰良謂盡善之言也有心解力行意今有五齊八珍不親嘗何以見其甘說之言高宗心說之而自度力量又能服之眞可謂

旨矣固是贊辭有決言已必行意良字與旨字不同惟嘗故可味不良于言不可謂言之不善亦不可謂秘而不言猶曰設使汝不善爲開導則言之可味未必至此而予用聞而行之矣深慶幸之辭罔聞非罔聞其言是罔聞其善也傳中可服行可字宜玩罔聞于行正是雖有所聞而不可服行也深著其言之善寓求言無已意故說答不言有厥咎

說拜稽首不但致敬因高宗罔聞于行故以能行決之知之行之之字指憲天之說言此知不是泛泛知義理上文乃言惟服正是高宗知其言之良處但惟服意正是說言

之可行而未卜其實能行否故說即承之曰罔非難行其
所罔爲難謂行之惟難者亦自信之不及者言之耳王忱
信我之言爲必可服則亦不難可合先王之成德王既能
行惟說不言爲有罪耳然則言之而不行咎將安歸哉非
知二句雖指高宗亦是論理說故下王忱不艱方加一王
字非知二句是叙下王忱不艱來者不可易說上二句是
示以力行之難王忱句是責以躬行之實又不可謂成德
以上是責躬行之實末二句是爲已進言之地非知之艱
惟獨行之爲艱所以望其行已之言而不徒在于知也小
註須以致知爲先之語雖是正理却非經旨知行原分不

得此知字與上節聞字一般溺于宴安者雖知之而不能
行廢于半途者或行之而不能久必具天德之剛法天行
之徤者益其難也不艱艱字專接行艱艱字說不與知相
于忱字固不可忽然不艱字更重說者都重忱字不艱反
略矣忱者信于心也未有行意不艱中方是行之也允協
句緊粘王忱來正足不艱之意蓋行由忱而力則德由行
而成先王之德皆力行所到觀其坐以待旦檢身不及是
何等忱忱即爲行非行又在忱外王之力行如此自見成
履之至罔非天道憲天之德眞實與先王顧諟之成德無
二不可作信合解工夫全在忱上允協句無工夫王忱不

艱二句皆未然之詞宜一氣說俾及時說都分作兩段似
把經文語意緩了行誠不以爲艱斯說之言不得不盡矣
成德以受言上講允協在力行見行而不言其咎在說言
而不行咎將安諉此因罔聞于行之語而責難之○看來
高宗以言與行對說說以知與行對說知得便行得不行
如何爲知知者聖狂之分也知豈易言哉對高宗言則知
非其所難耳行之難全在知上覺出見解所至盡是造詣
非深有得于中而識力並到不能也行又說到忱上去則
非以身行以心行矣凡說所諫皆言淺意深故欲王辦一
片信心直是精神力量徹入言中透出無窮意味而才力

俱備都無所用充滿積實所以不難周子云言易而行難
果而確無難焉朱子釋之曰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
難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致誠如是是則不爲人僞所
奪此果確之所以無難也世主非不能行止是行後便生
退步故當其信而行不必言憲天之功不曰當盡而曰決
不容不盡一決則生百奮去百怠不鼓而前矣蓋所謂行
難原恐其眞機未澈以致氣力用事而不能慥慥自得耳
至此說出成德二字行道而有得者乃一成而不易矣成
德康兆民之德上篇言迪高后康兆民此言允協先王成
德正相合應正與亂民意相應允協發明不艱意允即忱

字。協卽協于克一不是勉强求合也工夫到後自然孚洽若出于一心成于一人不作法祖看高宗專慮不類故以協先王言不以人協而以德協只是鼓王必行之辭要之知卽行行卽忱一也行全在忱上說忱卽居也卽聰明之篤實處至是則君方以行鼓臣之言若于此時而不言是說之咎也說固不敢以不言取咎王豈宜以不行致說之不言哉惟說不言有厥咎處要挽轉承上去以起下篇論學之意○按傅說告高宗與伊尹告太甲不同伊尹告太甲因其卑近者傅說告高宗因其高明者故此篇詞意多深宜細玩之如此言以文身今云起羞甲冑等倣此治亂

在君相此衆人所知今云在庶官則意更遠矣善有定理今云惟時則善無定矣修德赴功衆人所急豈知有之挾之則功德皆虛耳備災禦患宜有所振作今但事其事耳慢人受侮易知也以寵召侮則難知矣耻過倣此修政事易知也不修政事而惟愼其所居則難知矣不以黷祀爲弗欽而以勤祀爲不欽如此等類皆進一步之詞古人之發言如良醫之用藥深深淺淺各有分數對症投劑不差毫釐今人類欲以一藥而治衆病非徒無益反害之矣○明哲二字是三篇提綱恭默思求思于明也若跣弗視爲不明慮也中篇聰明時憲固是明哲下手處加允茲克明慮善攸居正明之進步處末篇罔顯若預虞不明而懼者至德修罔覺方是明之入微處而明哲本于知恰與知之非艱應

尚書葦籥卷二十二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著
後學 古潛張孫振鋻定

說命下

上七節君臣以學相勵，下四節君臣以聖相勵。蓋學不至聖，終為罔顯。此見高宗傅說有終之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高宗自叙其廢學之因，舊字終字相應。舊學于甘盤，則修齊治平之理庶幾有所發明，見恭默本領亦有由來。覷有慶幸之意。既乃三句，歷叙遷徙靡常，則不得專志于學，此所以暨厥終罔顯。遯荒、宅河、徂亳，照傳雖說遷徙不常，看來無逸篇舊勞于外，即遯荒也。入宅于河，正遯荒處。亳自盤庚為殷，則徂亳者，徃歸于殷也。弗以徂亳槩作遷徙不常看。遯野三句，要想當時這段英槩，不得只作廢學解。脫迹帝宮，心存謀野，厝趾河濱，詢陶漁之故蹟，稅駕亳都，訪烈祖之遺休。蓋不涖山川之奇者不極幽思之致，不歷古今之槩者不茹至學之芳，則跋涉亦非無因而奔走，終非專學淵而復見歲月幾多，舊曾學而終罔顯。厥終指今日言，對上舊日言，則今日為終耳。修治之理了然明白于心，謂之顯。罔顯要反下有獲來穧等意看。高宗嘗居民間，何嘗廢學，自失甘盤，無人繼與講習，故云。然要得穆然咨嗟，廢學望說輔學意。○高宗欲說輔已為學，曰來汝說，我小子舊學于甘盤，于此而卒其業，或得以顯其學也。已而先王欲我習知民依，遂退居荒野，又入居于河，自河而乃徂亳，焉時事更而師承遠，及其究竟于學無所顯明予。今得無賴于說乎。

按蘇氏以既乃下為甘盤告歸日記，因之且以遯之非

名而久于外之為廢學也。高宗為太子，是為潛龍，何名非遯。商人累世瀕河而居，盤庚之遷已及再世，豈無倡言仍舊者，因使入宅于河以驗舊都之風氣，至武丁歸而始定鼎耳。國語亦言武丁從河内徃都亳，至與小民出入同事，意必微行，豈容備官而徃，俟其歸而再正保傅之禮，不幸至于大故，此廢學之因也。况遠山林而近朝市，猶不可就而問乎。金氏又以三年不言，盤實攝相，免喪歸政，理亦近之。而以為求之河洛，時方靜攝，反費旁求，且時日幾何，率爾遷徙，老成之舉動，正不如此。○唐孔氏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遷田野後入河洲

言其徙居無常也

此二節高宗仍託傅說令訓志交修爾惟節要像人求金聞意方合得下文着訓志從厥終罔顯來夫惟學終罔顯而我之志在學之終顯也但求之一已或不足貲之在人斯有餘亦惟訓于朕志焉到那爾交修予處全是貲人而不思反已矣首尾兩訓字相照應○高宗恭默全從志上着力者故直要他于此心萌動處施規惟志爲危微攸介欺慊初分于此失調更何學術于此失訓安稱啓沃酒醴四句極擬訓志之妙論志之眞醞豈不能自造爲醴獨此中意味倘無其相感遂源鬱不來自藉爲廿爲苦物以感

之則爾惟麴蘖斯成醇美論志之寂通豈不能自造爲羹獨此中太和倘無其相魁遂過淡弗劑自藉爲鹹爲酸物以魁之則爾惟鹽梅乃成太冲此俱是他與切摩盡處交修正緊根麴蘖鹽梅說惟志之純疵互叅即訓之法與互用多方訓導故曰交修若修之不到即是棄棄非全無訓也遜亦非只是行乃勇行之謂惟訓在志則深詣微言其中自有剛發不到之妙今不惟力體明規且猛遵與義故曰克邁○不訓事而訓志高宗夘本之論下文交修正是訓志處訓志高顯學一層學之不顯由志之不正必删陳善道使志之所向純乎道德之正庶乎學之有顯也訓志當在沃心前一層直從心之所之撥正其念頭謂與誨不同誨主既成之德而規正成就故須納至訓則在念頭未定之先提撕匡正以心精爲麻子者若作酒醴四句喻訓志之功三作字喻志麴蘖鹽梅喻訓欲其醞釀成就故取譬于酒醴欲其調劑浹洽故取喻于和羹兩若字緊跟訓志來朕志以爾訓薰陶漸染而成似作那酒醴一般爾乃朕志之麴蘖也朕志以爾訓調燮參伍而和似作那和羹一般爾乃朕志之鹽梅也訓志取喻相成與前納誨取喻相貲深淺不同以酒本在麴蘖羹亦不外鹽梅高宗與傅說非一非二其君德之成全從傅說身上出首篇三作字

着在說身上此節二作字着自身上麴蘖鹽梅所謂發頭也酒原是醞美原有味畧一發頭勃不可禦言巳立志之決只待說點醒也酒醴四句不但喻望訓切便有得中意故緊接交修交修即承麴蘖鹽梅說爾既是麴蘖鹽梅爾便當交修予交修者不一修也修有補偏救失之義冏命交修乃羣臣交相弼正其君此交修專就傅說言俱在訓志者之麴蘖乎我鹽梅乎我更互相濟以修耳柔濟剛可濟否非謂以臣之柔濟君之剛以臣之可濟君之否也盡言之際可否剛柔皆在說而不在王須斟酌劑量于訓志之際以投入君心而成其德如麴蘖鹽梅投入酒羹而成

其味非必與君忤也葢言其訓志過于柔恐不足以格其
非過于剛恐不足以誘其善一于否則言難或阻其進一
于可則言易或驕其志故以柔濟剛則不一于剛以可濟
否則不一于否乃名交修修者如切如磋將胸中淘洗得
淨在意氣潛移着不得斧鑿詎謂太苦太甘不是立于不
甘不苦間該苦便苦該甘便甘該甘苦均便甘苦均故曰
交蓋志是活物擒于此又或逸于彼必須逐路擒挐主治
而去之說此是心曲裏事若有毫忽精神不到即竭心以
訓而不能砥君志于盡皆予棄也罔予棄帶下一氣讀以
已之能行動見不可不訓志意罔以予學罔顯而棄之予

能行汝之訓邁者寧可于汝訓過一分克者自盡其力之
必能邁也修而不能邁則予自棄邁而不能修則爾棄予
也反之自心印之爾心信其必不然中篇說謂患王之不
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至此王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
之不能行矣○訓志二節高宗言志在交修說言事事
在學古訓志雖是虛的其實君志定而天下之事成也學
古雖是實的須有訓者以開導而即取古訓以證儀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乂列于庶位
此下五節正訓志之事學古三節首節虛看遜志二節正
學古有獲處下兩個學字固不離學字說而志字懷字念
字皆本之巳故屬反巳看而志字尤重以懷與念即志也
但高宗訓志之訓在人說望王則言志之遜在巳允懷至
下節不過了當遜志工夫○傳說見高宗篤求乃訓建事
之心太急故從多聞建事引到學古有獲蓋恐高宗專資
人訓無反巳自得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巳有故欲其自
去討論古訓事不師古以下只反言以見不可不學古訓

意多聞從訓志交修來謂人所以求聞之多欲交修不一
意亦非虛總欲建立修身治人事耳說個建字便是立之
一時垂之不朽與下永世相關看一人字不直指高宗求
多聞是引起意不重重在學古有獲上聞學都是資人的
所聞皆古訓中理但言者未免挂漏聞者未必悉解耳建
在事獲在心求聞者未必盡能建事其主意要建但聞自
聞事自事學古者聞即事建即建中作極人之所聞皆古
訓中理求聞亦學古所不可廢者但學古必稽考其事蹟
分明教他從古訓中宛古先帝王一段真精不可磨處討
個着實一念自見千古到有獲方是學之實勿靠口耳傳

授猶云百聞不如一悟也蓋古人之訓原即古人之志古人之志亦原不越吾心自有之志學之而心心相印自有豁地契領研求既久體驗既真一旦豁然恍見本來獲是學之得趣處兼得其理而能其事意曰遜有者後獲之意非亟亟計功也直欲其融會一貫理苟明自足應世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可見聞虛而學實師古即是學于古訓不可開說事不師古要露責人意事即建事之事指修身治天下說永世亦即修身治天下意徒求建事而不師古但採舉言以常遠畧恐成敗利鈍之幾參酌未透祇是苟且旦夕耳何能永世不師古非與古戾但不能心得耳

永字對古字說永世註謂長治久安蓋指精神不渝說繼意氣者易索蹄準繩者難持建事有獲永世雖俱以修治貫但建事是立修治之業有獲是得修治之理謂之學古師古者欲高宗平時則學臨事則師事之先易者必有微孳古之所棄我若輕行之必將敗困難成之事而及身不得不更了事之始不足見者必有遠功古之所趨我若輕棄之必將時失不及之功而再世不能復振了誰爲垂裕之規明微之謨乎蓋永世不論終有遠業欲始有遠識苟識不鏡千古則當此起念之時已見必窮之隙而前後兩無憑也况率情而動後世安足守乎出匪說攸聞見亦何啻多聞而無可應人求矣因高宗說及訓字而說捋出師字直要他能自得師也責人反己俱學所少不得高宗非無反己自得工夫大臣有惓惓無已之心故獨責之反己若說說恐高宗專靠人訓海便謬

惟學遜志二節凡說所以告高宗皆學之次第而學之事則古訓備矣高宗遜敏于此當自得之不待言也不然學不如象山所謂無把柄說話者乎此二節皆爲學之道所獲只滯言來積覺着學上說不作效遜敏允懷敎學總是學古至罔覺方有獲明新一道若待道積而後教人則二矣遜敏允懷原是合人己而用力從中提出教人一節點

醒耳教人豈待我有餘而後教哉乃來道積正力持求進處豈可言獲古聖賢凡言悟處俱由人說到己由外說入內據時說恰象因有新民之功而後得罔覺矣脂般之謂道故曰躬行道有得之謂德故曰念典學比遜敏允懷敎學等更細此時着不得力只好勿忘勿助此正學古有獲之實○惟學學字正接上學字說道接重遜敏上學中之所深忌者驕與怠也舊說以遜志務時敏五字就須作爲學工夫不知此乃爲學工夫之節度非以此爲工夫也惟學于古訓其始也不必責厥修之來于人但遜志而務時敏遜敏勿以虛與勤對重遜志上人未有粗心浮氣能敏

勵于學者遜則降抑其心對古訓自愧自歉之不暇便發乘時猛進不造到古人地位不止遜志與古訓對不與人言對傳虛以受人只要形容他虛受之心受人二字犯求多聞不可用遜志是望道未見之心時敏是力行不息之心皆要粘着古訓說心下而後能虛虛而後能受學無進益只為此心不虛故義理難入遜只是謙抑抑于謙抑中帶得有順意有入意心入其中長短輕重與相透遍斯得之說文以足大指為斂此斂字疾意為重累帶行說人之為學悠悠的過了全不着實故須汲汲奮迅實以體之又不可間斷無時不斂又要專力于此不可有一毫外馳終

日只是務此時斂一事遜斂是一套事垂落到時斂故着一務字高宗克邁非不能斂但恐工夫作輟耳拖損之極還為奮迅時斂即時習得趣而進自不能已勉强苦難如何能時此一斂字攝盡前聞行訓邁此一時字又包盡下終始永監厥修自其造詣時用功言修字指遜斂說只當學字看到欲見理所謂治而去之也乃來自古訓上來到我心上非自外來心也人心真宰正在虛受奮迅之際兩者並用則不去不去之謂來一啟而塞再啟而通其間自纍自通勃然濬發而端緒自呈耳指遜斂機括活動說此正覺開乃者隨所至而分量未定之辭天機打動如泉始

達關之來特啟其竅耳無窮理趣將來未來者正多故要允懷于茲新說云茲字指乃來者蓋有所來而不懷則來者復失況于有所積乎允懷中自有遜志時斂工夫若徒將所來者守任更不去用功是即驕與怠而來者亦不可守矣此說似為的切然小注載朱子說分明謂允懷于茲二者指遜斂言厥修乃來是工夫已驗工夫進為之序都包在學字內了此際特提醒來而不懷工夫一不繼則來者不免中止焉望道之我積乎故既來之後功夫又在允懷懷即君子懷德之懷誠信遜志之有益而驕心益決誠信時斂之有益而怠心益忘于此乃來之理益求所未及

益進所未能時時在懷也註篤字深字要看允者物感不能搖半途不能廢真積百倍懷者寤寐與俱動靜與會念念繫戀不忘也允者必懷將遜斂真心益加凝結道即其所修者信道不篤則修者未必堅凝惟篤信不忘則來者始積聚不散耳來而不已自一至萬由偏會全理之藏于古訓者千流萬派悉會歸于吾之一身而不可以一二計若見為積乃月無忘其所能意此是未化時光拳拳服而勿失也一到化境便無可積道本固有非自外來來者即斯至之謂道本無形何以云積積者有諸已之謂自少而多曰積積于其躬者學以建事心之所懷即身之所體

也。與厥修迺有吾夫修道之意者不同。
學人終日遜志敏、不忝一念矯罔、即是允懷于茲。學人終身遜志務敏、不使一息間斷、即是念終始典于學。故念終始典于學、即允懷于茲。允懷于茲、亦即遜志務時敏。下二句之義、不出上一句之中。但恐上一句未盡、故着言允懷。又恐允懷亦未盡、故着言念終始耳。終始不分自學教人、單論自學。註一念終始常在于學、正言一直到底便無時得歇手處、此滿足時敏之義。說個惟斆學半、便見學念無時懈、得得以惟斆讀與惟學同。自人己之分殊言、學固居斆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爲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斆實居學之半、而凡教皆所以爲學。自學、學之始也。教人、學之終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厥德修罔覺。看來所謂遜敏允懷者、非專屬之己也。人君合天下以成就身、亦必合天下之治以成其學。有體無用、如何言道積、故以修治之理彰之訓誥以教人、只自學中事。就用功言、與自學强半。修己以安百姓、一民未新、亦已德未明、而學之斷也。不是成己復及物、因以終屬人、始屬己。傳始之自學、終之教人、始終字非是解經文始終字。一念終始恒在于學、乃正解。何以云終始典于學、即體天理于出政是也。終始以時言、是有常意、不分配人己。不重終說。終始二字原折開不得。念終始者、百尺竿頭更進也。學至于此、不能于來精外着力、不能于教人內加功、但常操此念、惺惺存存、無間斷耳。傳常在字、是解典字。勤學勵持念難、此念斷續起滅最微、讀志者所不得與、惟人主自持之耳。人主不患不知敬、正患馳騖兼容、但知作則天下、而不知聰明明哲之原、日不濟滌、便有物以乘之矣。故雖治至格天、而降師好問、制事制心、不容一刻不反觀內照、所謂終始典學者。斧藻在淵、消彌綸已徹海宇、鑪錘在六合、本體原不費纖毫、有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罔覺。夫念者、心之覺境也。有念矣、且得無覺乎。然典者、學之真機也。既常矣、且得有覺乎。蓋覺處正緣念有起滅、惟起念故覺。若一念常在于學、則全體不離當念、無始無終、即此是修、又從何覺。非忘覺也、非化覺也、殆注之久、自脫方體之外、蓋無可覺也。此乃心不與緣、加墻壁相似、至罔覺時、桶底忽脫、無功可加。學期覺迷、迷去覺存、終非究竟。何也、迷與覺對、并覺亦無之、德之真境也。不已而天矣。學是修、獲爲德。當其未獲、止可言學、及修而來、來而積、斯獲矣。獲斯德矣。所以上言厥修、下言厥德修。上以工夫言、此以成功言。厥德修者、修而得、得而又修、修而又得、不因屢獲爲已足。則前此猶有去住、至此則源源相繼、來亦不知。前此猶有聚散、至此則陳陳相因、積亦不

知乃大而化之造入聖不可知之域矣故有獲猶對無言
有其獲較淺罔覺則化有爲無而覺乃全
學雖得于古訓法必監于先王纘承之學亦學昭代之古
亦古與上總是一事勿依小註作爲學之準的看先王泛
說學半指學言此王憲言指紀綱法度故註云子孫所當
守也惟可法故謂憲惟不可越故謂成先王之德無異古
人學古即學成憲但因時制宜求必不與古異少愆成憲
即非善學古也監是顧諟意監成憲以永無愆一句讀愆
對憲說即不愆不忘不作效看正見克永世意若以積躬
罔覺貼無愆則何不曰監成德而曰成憲耶註雖必二字

甚抑揚德是隨人造詣愈進愈不可限量法則祖宗畫一
決不可愆到此方是學之全訣也○此二節與上允協于
先王二句語氣無異都是繳足上文起下惟說但言有淺
深耳故上言允協成德是欲其坐以待旦如先王重斂行
此言無愆成憲又欲其日新又新如先王重在時斂蓋高
宗未克邁訓則誨以銳志斂行及高宗自許克邁則又訓
以遜志時斂時斂時字比忱行進一步故永監永字比允
協亦進一步見王必如此自修說乃克率屬交修否則說
不能也言外有見若遜志時斂徒在訓志多聞此真人修
亦非已修不名交修將商宗語意一齊抹殺

說自任薦賢之責以責成君德式克工字重不徒曰欽承
而必曰式克蓋若用力爲之者良以自效未易在王學古
而至罔覺無愆難耳惟字是緊承上節文法用不得反語
說之欽承固承上無愆說寔應前交修語敬承其意非用
賢之意正交修之意用賢爲交修而用也列于庶位中須
事此意君德無愆則任交修訓志之賢有地麴糵必作酒
醴乃用得着鹽梅必作和羹方用得着故說用能敬承王
交修之美意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旁招俊乂言使賢智皆
登于朝列于庶位言使百職皆稱其任二語不可混當微
訓志之功無有不盡而治無有不永意非謂待君德至此

而後進賢也蓋君德必至于無愆則臣得盡薦賢之職耳
罔覺無愆原無程期必待君德到此而後欽承則賢終進
不成矣學古而至無愆一一在王自力若說所能爲惟在
敬承王德意而求賢在位至于爲學全功顧王自勉何如
耳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
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祿克綏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日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看來四節與上本一時語止因傅說歸克于王故此下高宗歸克于說時說云此下與論學不相涉把君德民生俱付託他要說還我一個先王還你一個伊尹一毫推遜不得故說直任而不辭四海之內二節相承看仰朕德德字作未然看正舍得當紹辟綏民意在天子有作則之責故天下皆想望其德德就非常之治言天下仰我之德是我之風也然推其自則不在我而在說故曰時乃風見說起自夢賚際合非常有以風動之耳照下惟后惟賢二句說見聖作物覩之望天下謂我舉此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

業四海傾心仰朕思見德化之成也風字即德字兼學與治說但時乃中不可作論學論治看要認得清風以聲動人有入耳傾心之意故以教釋之言外要寫既由傅說為傾動亦須得傅說為酬答意

四海仰望非輔君作聖不足以副之要看他節次引喻不同處此二句止泛論而望說之意言在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傅說繼之良臣之左右有方猶股肱也聖德之源全無虧猶成人也如云吾向曰金礪川舟日麴櫱鹽梅猶在身外也今且以人証聖而知人不自成股肱惟人聖不自成良臣惟聖爾謂從諫則聖非

良臣而誰是從諫者爾亦謂憲天惟聖非良臣而誰使君憲者則良臣實朕之股肱矣○舊以股肱惟人只是欲其其備之意起下句言良臣內須有輔弼意看來股肱惟人以運動言與股肱喜而元首起相似非但手足備而成人良臣爲君作川而聖歸于君與爲一體離不得之意二惟字最急即人尚有主宰乃股肱之成體惟斯即聖尚須粹修乃良臣之致主惟斯覩下作我先王作字股肱之喻自見等臣也而謂良內聖外王匡君于民其預抱良心獨完良策獨攄以備股肱何難底之純作之則哉良臣照股肱看有作用

輔君作聖當以伊尹爲法作者鼓舞振起作起我先王而以之爲聖君見成湯之德得尹而興起此句虛下至格天處正作之之實然作字不可即謂含佑祖格天意乎勿克俾三句是尹欲堯舜其君一夫不獲二句是尹欲堯舜其民佑我烈祖二句總承說乃曰則曰見尹之能酬其言惟其自任之重如此故能輔我成湯以安民而成格天之治也尹言雖以致君澤民立論然高宗總之以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蓋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即恥厥后不爲堯舜裹而事故總歸到作聖上佑我二句宜連看皇天指化育言不是形體格作至解猶格于上下之格謂功業際天真

與丕冐同用也佑指論思啓勿說佑我烈祖懋昭大德以
輯寧兆民天之化育到此君之化育亦到此德澤與天通
極無間故曰格于皇天格天雖衆治功然未有治不本德
者德在佑祖內格天就德化說者因上仰德而言也此作
我先王之極處至此則向之自任者有以副其志正所謂
良臣惟聖而稱美有商者也爾尚明白啓告以保佑我即
納誨訓志事中兩紹辟綏民意此三句雖重輔君作聖說
然不可失伊尹致君澤民之意美即堯舜君民之美罔俾
阿衡專美不是與尹爭光蓋商家王業有開刱不可無中
興尹美在開商王業說美在振商中興湯不獨聖然後尹

不專美罔俾句緊帶上說期辟非戒辭○昔先正保衡便
是良臣惟聖的標樣作者擬一絕世難希之聖以振之使
壯哉一極大難比之業以啓之使齊如下俾君堯舜直格
皇天此何等作處時予之辜見若能輔君堯舜便無不獲
之夫任辜都是極欲致主的深心格于皇天是真直齊堯
舜湯湯巍巍到所莫到了此極形容作聖之美以歆說之
思齊尹意謂致主助啟不在功烈推嵬而在心源之純一
直欲以躋敬攝精一之傳反之底性者之域槪一惟字將
厥后就是堯舜更不可差別蓋諒湯之必可堯舜以我佐
之而反逝德則是負其初志而向來所樂所期皆自誣矣

豈不可恥使者人人得所也蓋信湯可爲堯舜之德必能
周堯舜之澤一或自漏之皆我奉行之德意未至耳佑祖
格天須把堯舜君民意渾見湯德自有與天通者在而澤
民自不待言此迺能徹上天而無間意說幸際此而君不
先王是說恥也民不先民是說辜也阿衡所以著美於商
者惟是勿欺一念眞能獻之當宁而保佑隆耳故曰爾尚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明者趣或渝于晚近德或虧
于四海惟傾肝瀝膽保使純全明保比前納誨訓志意更
深信其必能之跡須知輔君作聖格天全藉明保正紹辟
仰德德字。

上節只說明保未明白說出輔巳繼成湯以安民此則叙
相遇之難明言以責望上輔君澤民而格皇天即作聖之
事此紹辟綏民即明保之事更分不開惟后二句都是生
下文者乃直述巳與說相遇之難以感動其罔俾專美蓋
不念明良不偶不知責任之艱克字最重此字內有麴糵
鹽梅深恥弗俾的深神厚力昔保衡予擧造初則任作今
爾予嗣美日則任紹心精所注必使予紹先王再睹格天
之緒而終無不獲之夫承綏句緊帶紹辟看敢字要側侚
亭亭監憲正恐無必欲紹先之意今王欲紹直責臣克紹
如此休命對以輔德對以訓志向不敢今始敢對揚之休

屬揚之四海向不敢今始敢揚惟君之意念更無依違而
後吾之力量斷可擔當敢字正根克字說○惟后二句泛
欽君臣相得不偶惟恐傳說展布稍有未盡故發其求賢
一片真心君非賢臣則治無由致故曰不乂言賴臣之急
也臣非聖君則祿不可虛故曰不食言取人之當修德也
看來非賢非后原隱括其詞不必于此四字外另補得說
過主意不乂不食不是相遇之難乃是相須之急有深自
慶幸意惟后非賢不乂今后有版築肖圖之賢可共乂矣
惟賢非后不食今賢有物色求賢之后可共食矣暗暗點
在中間食以祿食言賢雖志非求食然使不食君祿亦安

能展其平生哉故易以不家食爲吉食也者天下之養也
天子不以天下之養自私而特與賢臣共之也非后之后
是有力字與惟后后字微有不同克紹厥辟以永綏民方
不負此良遇乎少有不克何取于共乂共食也克字生在
今日際遇上來要見責望必能之意高宗以克期之說即
以敢承之此二字相應尚字猶勉之之詞其字乃必之之
詞汝欲繼美先正必使我無愧先王克字要含明保在內
紹者繼續之辭有重光意紹先王便是綏民只一意克紹
二字與俾厥后惟堯舜語意一般紹字更有力主說身上
說廻心源相續一德無斷也紹先王者君也君不能自紹

先王而留能爲之紹紹乃辟與作先王相應紹字作字皆
有提起來的意思永綏民從紹辟帶下與伊尹一夫不獲
爲辜意同綏民即康民乃君德中事添一永字只宜根緊
上文用永荅四海仰望意說紹辟綏民與上佑祖格天都
直下照上惟聖方是言高宗期說如此則其自期可知休
命雖通承股肱惟人以下其寔紹辟綏民已該得盡弗俾
作聖其心愧恥此實有聳動傅說意故說遂慨然有感拜
稽首直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命我以紹辟綏民而使堯
舜其君民天子之命何休美也天子之休命望其以已事
君故須對對如對越曰敢對自信吾力足以勝之而無愧

于已又望其以人事君故須揚揚如表揚曰敢揚自信吾
力足以當之而無怍于人苟有所受于君而不能以自信
有所行于已而不可以告人如今日之遇四海之仰何說
不敢也敢對揚命下承當全在一敢字直是明目張胆獨
往獨行無一毫疑心退步是相臣大力量可見臣必有擔
當之力而後爲良敢必克蓋將已前所言后克而始祇若
后聖而始欽承等意又一齊自抹殺全認高宗克聖從已
克矣重責君以必能嗣德先王而我必可繼德先正也仍
要摹寫感知遇不偶意

丁奉曰順本口實之象故自求口實其正義也聖人恐

穴其正故先曰觀頤以正其道然後曰
初九之陽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固
凶矣然六四之陰下應初九之陽而其
吝夫彼此皆欲也而得失何若是之異
耶垂涎之欲也自養而不正者也不正則
之欲求賢養民之欲也所養而正者也
曰先咎○頤卦辭曰貞吉而諸爻莫以貞
五雖拂經而獨曰居貞吉蓋天下之順道
雖上九之由頤亦五之任之也○六五拂
人主之戒也上九由頤而厲上智師傅之
則可以任乎厲惟厲則可以事乎貞聖人欲
道故皆曰吉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灊張孫振鑒定

高宗肜日

唐孔氏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形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爲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爲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行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雌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此篇爲雊雉作而訓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非祖已諷諫不敢直言蓋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首節本祖已訓王之由次節祖己自言訓王之序三節四節是格王末節是正厥事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祭之明日有享尸之禮則肜亦常禮因高宗有豐昵之失而雊雉之異適見于肜祭之日耳非謂失在肜也謂祭有常期祀不欲黷高宗于七廟畢祭之明日又祭于禰廟故

雉本野鳥乃升肜祭之日升鼎耳而鳴蓋天以儆數祭之
失也雉在野不宜在廟又集鼎而雊知警黷祭
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天曰
燎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懸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
祭風曰磔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禘大祭
也繹又祭也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夏曰復胙殷曰肜
周曰繹繹者祭之餘也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
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預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
享者尸猶有鬼神之道也唐孔氏曰釋天云繹又祭也
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日相
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
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
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
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例也釋天文云夏曰復胙郭璞
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于義非
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
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
有繹祭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此祖己自斛其進諫之法私計之言凡事之失皆本非心

君心不先格而能正事者無有敬神亦君道當然事豈爲
失但高宗恭嘿之久動與天通未免着念于冥漠一邊若
務民之義自見神之當敬而遠故祖己欲先格王而後正
其事今王不務民義而徼福祈命此非心也不知敬民而
祀豐于昵此失事也正之可無序乎○不曰格非心而曰
格王者就王而格之也格者止也去也傳作正訓與下正
事久別須就格去王之非心以諫正王之事上摹意非對
王言要看一先字諫庸主當于事後不就則著處指摘之
則不聞悟諫明主當在事先源頭處一點口舌可無其煩
矣。

乃訓于王曰嗚呼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
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
于昵

惟天二節是格王語上言天命不可求下言天戒不可忽
不敢斥君故言民人君所欲得者永年而已禱祀之意在
此直指其意而以大義懼之義是萬世不易之經正行之
不流旁行之不泥者天下事一歸于義而徼倖之百端俱
釋與格心第一義此節義字正與鬼神反永不永重不永
邊惟天三句一氣串監視虛看勿露禍福予奪字爲所當

爲曰義即合下敬民字與厥義帶下句讀惟天監亂下民無成心也主其義之當否而降年有永有不永其不永者豈天故夭折其民哉民自不義而中絶其命耳時說云所行義則福之予之而降年有永所行不義則禍之奪之而降年有不永看來此句原慮有永有不永者只當云有永又有不永耳義與不義意只可補在此句下以兆非天夭民民中絶命之句難作此句正講也非天夭民二句直破幽冥之障知不永之非天則知永年之亦非天矣中絶者乎道而絶也命自我造亦自我絶則禱祀何爲哉

欲高宗自省妖孼之由得其行事之失以改之所謂格王

也義之有得于心者曰德有諂瀆之心便不若德了民有不若德即不義是然不義可改也不聽罪者明知其罪而不認受諫而不改在内但須重省已不重受言上說不若德不聽罪須照傳高宗瀆祭祀傳說嘗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意看方明但不可直指說破天心仁愛未必即棄其人降之災祥明白有徵其應不爽暗指雊雉言不若德在心曲隱微間遮我也不自知遣譴之何在不知命至乎也决非妄致必要求到一個致譴之處蓋天地間只一實理有實事必有實應非幻冥不測者天有乎命耶竟人有召命者决當省懼以正其德矣民乃曰其如台乎語活而意長如傳天必誅絶等何便蛇足看來不聽罪句則其如台正不聽罪之實此絶字正與絶命相應

嗚呼節指王之失而告之乃正事語蓋以人君之職言則主于敬民是時言不當豐昵謂不敬民是一失罔非天胤二句是明言昵文非可得而豐又指其失中之失雖分二意味註中主字況字下段只帶言總要王自悟其失非謂莫非天胤而並豐之也高宗未免暱親愛之情祀已直裁之以義豐字有瀆祭禮煩二意昵者親近之意親近莫如父故知禰廟通篇以天字折之故曰天監曰天胤而喫緊在天之符命大意云所司主于敬民至治祭香感于神明

則有民即有神若一着意于神便不敬民聖祖神宗歷代有敬民之功何莫非天胤就是宗廟之禮亦以敬民之心行之天監在茲義豈容有厚薄乎王無獨豐于昵廟可矣

唐孔氏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得爲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尼與昵音義同○漢成帝時御史大夫王音亦因雉異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高堂隆曰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

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與也勃焉鄗仲與曰拔其雉升鼎耳鳴祭用雉其鳴不足異鳴于鼎耳乃所以異天道雖遠感通以類雉鳴鼎耳殆有深義民中絕命者鼎凝命之象先王鑄鼎象九州以為神器在祖廟用為宗器故周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王者之器莫重于鼎器之永年亦莫如鼎國亡祖廟不血食則命絕鼎遷矣雉鼎實也鼎九三曰鼎耳革雉膏不食夫子贊曰失其義也與此義同雉就鼎絕命之象鳴于耳聾象所行不順于德傲然自是不聽人之罪已天既示以信命以正德而不聽曰其如我何所謂耳不聽忠信之言

為聾也忠言不聽天命不聽耳聾之象命所以不永而中絕也天典厥義惟在民王司敬敬惟在民亂嗣也宗廟之器長子主之易曰不喪匕鬯夫子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夫子修春秋書災異不學其事語不及神怪與刪書正同學者不得其解故秦漢而下言五行者知洪範而不知形日也洪範詳于數形日約于理詳于數者有時疎約于理者無時遁

尚書葦籥卷二十四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灊張孫振鑒定

西伯戡黎

唐孔氏曰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首節祖伊告王之由以下祖伊告王之事天子三節是入以告王欲王改其失也王曰節又王自恃之辭嗚呼二節是出以語人欲王聞而知悟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強之勝也黎在近畿而周師之來內庭晏然雖聵可知戡黎無與于殷而祖伊恐自其私邑奔告于王者西伯為殷討罪但下國無道皆起于天子之失御一乘天道以戡亂其勢將日熾于隆一縱暴虐以逆天其勢將日趨于亡則祖伊之所恐耳故告語不及戡黎事

唐孔氏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唐孔氏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諡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

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
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
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諡法云殘義
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諡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
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
摯今王其如台

天既訖我二節傳所謂天棄殷奔告而亟呼天子者顧天
而必求其聽也天絕我國命何以徵之至人迪知天命元
龜能紹天明今皆罔敢知其吉則天訖殷命可知格人元
龜二句借以為天訖殷命之徵作實字說果當其時曾經
咨之格人卜之元龜乎不曰罔知吉而曰罔敢知敢字語
法甚活總是形容其天訖殷命之意非真有何人言凶何
龜告凶也天既三句宜一氣下觀語甚言凶禍之必至也
可見是豈先王不相後人而致天之絕命耶惟王淫戲
慢以自絕于天雖先王亦不能相耳絕字正應上訖字淫
是色荒戲是暴虐如銅柱下加炭之類看來此二字只是
摩言紂惡之大概

自古亡國之戒不一而言戲自此始夫人君為不善必
有忸焉不自安之心固將曰吾直戲耳再則再三則以
為固然故驪山之禍亦始于烽火之戲

故字緊承淫戲自絕來不有三句皆天棄我處王既自絕
于天故天棄我殷饑饉而不有安康之食是天不欲遂生
也民心昏亂而不虞天倫之性是天不欲復其性明民也
法紀凌夷而不道常循之典是天不欲平治也喪亂之形
章章如此天之棄我何如此格人元龜之所以罔敢知吉
也不曰棄殷而曰棄我不敢斥言之意康食猶詩云自天
降康豐年穰穰之謂不有者饑饉荐臻也天性以父子兄
弟與性言不虞者倫理盡迷也率典是所率循之典以紀
綱法度言不迪者盜賊爭起法不能禁也三句即百穀用
不成家用不寧又用昏不明意民生與人道國法俱廢皆
極亂之象實氣化使然蓋天意已無殷矣

承上不惟天棄殷民亦無不願天之棄殷總著喪亂之形
見天訖命意首句提起欲喪殷者推民之心曰者言發于
心也下三句是舉其欲喪殷之言人心怨望之極有不能
旦夕待者天曷二句一連說蓋天之喪殷必假手于有命
故其言如此其如台明其不復能君我須緣即先王不能
相意民棄要歸轉天棄上方得相承語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
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我生雖承民棄來然謂有命在天則輕人心之足畏而幸

天命之不見絕矣此之謂罔有悛心重在生字上若曰如
爾所言天誠訖我殷命矣但我始生之時獨不有一定之
命在天乎命定于始肯能遽訖于今哉余是責命于天之
意故下祖伊云云

鄧元錫曰德極者信命于天不與于已也惡極者亦信
命于天不反之躬也

上曰奔此曰反自相首尾之辭反曰云者是心口自語燕
居隱憂非告人語前對紂言故稱王此退而自言故稱乃
二乃字皆指紂與天同德者方可責命于天罪多則命絕
能責取其命于天乎言必不能也重一能字乃罪指淫戲

自絕而言參在上即彰聞于天責之云者如責債之責言
天于始生之時如是命我今日也須如是命我寧有前命
後絕已定倏改之理

殷之即喪不在乎他指汝所為之功狀既有淫戲又無改
過天人共棄不無戮辱于爾邦欲旦夕少待得乎功字不
論善惡積久成者為功乃功與乃罪應乃罪多參歷歷可
指已成功了安能免戮勿作事字解指乃功進不無戮于
爾邦讀總見即喪之實

唐孔氏曰禮記稱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則天與先王
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于先王亦自絕于天上經言
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
棄絕之○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
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
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
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唇
亡商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
西障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尚書葦篇卷二十五終

微子

唐孔氏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云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國名未詳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有微子城未知是否○有微子名啓殷帝乙長子紂同母庶兄母先爲妾生啓與衍後立爲后生紂箕子名胥餘與比干皆帝乙諸弟而啓賢其子勸帝立之大史以啓爲妾子爭立紂紂立無道箕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紂以箕子胥欲立微子銜之微子乃謀去告太師少師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濳張孫振鑒定

首三節微子言喪亂之事而問濟亂于箕子比干後六節箕子答以喪亂之甚而決其去就之義然微子陳祖烈述喪亂悼危亡總是意在圖存而非謀行遯去就意在後二節見篇中目紂爲我爲殷詞旨悽惻蓋宗臣之語與五子之歌相同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三節總見亂源在上亂流在下救亂無人首節總見紂不能嗣先德而守先業深致慨歎之詞存亡之感諱不能盡故撮其大意云云三公惟師稱父保傅則否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與今殷其淪喪自相叫應上猶疑其不能治下則信其必至于亡矣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是冒語用一或字是絕望之詞然猶曰其是未忍决言之也小註時說都看其字或字爲一意了我祖至敵讎見其所以不亂正之故治正以紀綱法度言我祖底遂陳就開創王業內諸爲天子歷歷可考言底致遂成也遂者已然之辭二字宜重看

謂我祖竭盡精神致遂乃得成功陳列于上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以酒爲凶曰酗沈酗紂自爲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爲體祝同已過以商家不體言之故總言我上謂先世下謂後世兩用字是罪其自作意亂字照底遂字看敗厥德于下緊對陳于上看一則底遂而始陳一則用亂而仰敗言我祖在上方如彼而我身在下則如此豈不深可愧哉殷不能治天下故致天下之亂草竊句與攘竊何應已非良民而可罪矣恐更無加于此者而下更以竊祭物甚之無津涯與商今節應敵讎以上應弗或亂正四方句言紀綱已蕩然今殷三句與殷其弗獲相呼

廢上猶謂其不能治此則言其必至于亡重卿士上民卿犯法一二卿士能秉法以繩其後民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國猶得以徼一日之安今上下如此則國無法紀其何能治欲不亡得乎

唐孔氏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註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唐孔氏曰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猶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漢孔氏曰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營滿而喜反營音凞說文于命反酌酒也〇唐孔氏曰人以酒亂若沈于水故以耽酒爲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

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營也然則酗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

殷罔句承上言紂一人沈酗如此故下效成風民竊臣倫罪不正法而國典不行安得不强凌衆暴趨于喪亡也殷罔不二句貫下句止一氣讀民好寇盜而壞法又自卿士始有罪者或匿之或庇之法阻不行惟其有罪得脫是以民無畏懼益爲爭鬪而相爲敵讐怨讐爭起亂道也蓼非指草竊姦宄言罔有恒獲根卿士非度來非專指紂爲逋逃主以紂爲逋逃主如楚申無宇之闕辭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是也上下容隱在凡有句上非度句下非直解非度小民方興未艾相敵讐者强讐弱弱亦讐强人人皆態敵耳今殷三句只于上面見之以民之肆亂知其必亡耳越至于今猶言一至此乎〇惟我酗亂敗德是以殷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爲姦爲宄是下有非度之民矣上能以度正之猶有懼罪而不敢者今卿士亦皆互相倣効自恣法度之外爲斯民逋逃主凡有姦宄冒法之人皆不加刑無有常得而正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强凌衆暴方起爲敵爲讐爭鬪侵奪罔家至此尚可謂有紀綱乎紀綱既亡則國必從之今殷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亦終于沈溺而已殷之遂喪乃至于今日乎此皆由敗

亂厥德以致之者而我祖陳列之功安在哉

鄒元錫曰臣子之冀反正乃心何窮始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則猶冀之也既曰今殷其淪喪又曰殷遂喪越至于今殆不可復冀矣群氣俱盡語訖乃更端曰我發出狂曰予顛隮地咸勢迫緒煩旨悲斯號泣旻天之心哉故咨指告于二師咨之者師之也君子之官學必有師必有同心之朋以有咨也

三節是更端之詞重問策上凡言我皆指紂言吾則自謂罔念作狂悉從沈酗中發出使人不敢嚮邇出狂以遇臣言故以耄遯荒接之耄棄就是顛狂此老成所以逃遯荒

野日吾家者以舊人爲祖宗之所培植也老成去則人國空危亡之勢可知耄遜非誣殷亡特舉以責重箕比意若曰祖宗所培植老成之人皆巳逃遁荒野所存者獨有爾父師少師耳今爾若無所指示告我則顚隮隮墜之禍至矣若之何其可以救亡哉顚隮隮墜乃坎難之意正是亂也若之何其不是等閒語正求所以救亂也當相對看一云微子不曰告予安存而曰告予顚隮蓋深悲殷罔無可復存之理乃甦從火坑中作生活以思延國命于一息而未忍與遜荒者俱去耳○隮升也註作墜猶亂之爲治也

唐孔氏曰狂生于心而出于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應

蔡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顚謂從上而隕隮謂墮于溝壑皆滅亡之意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首四節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答之各有甚之之意其甚發亂之形者見巳之憂亂更切于微子而其如策之無所施何也末二節爲微子決當去之策而因以不去自決咨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鄭玄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王子節答沈酗之語甚意在加方興二字無可埋怨故歸毒于天今日紂之無道雖若紂之自爲也要之則皆天也今天降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荒卽督須遂荒大束之荒遍也大也下何卽毒降災之實使紂方興沈酗于酒以酒爲樂烝烝未艾不至于荒廢殷邦不巳非天之數而何箕子之答甚有步驟惟沈酗故咈耇長咈耇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讎斂于民節節相承

可見罪源皆起沈酗而原其所以然則天毒天字重看

此答發狂耄遜之語言耄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乃紂斥之而然乃罔畏畏該得廣君雖尊必有所當畏者紂惟不畏所當畏故不見老成人可畏而咈逆耳耇長舊有位人猶言老成舊人只是一樣醉昏故無畏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諸惡皆無畏所致先民時若所以爲湯咈其耇長所以爲紂

此答草竊奸宄之語攘竊祀神之物而莫治其罪抑又甚矣不重民攘竊只重用以容二句紂夷居弗祀上帝神祇故民攘竊犧牷牲恬不知怪耳非禁綱疎也此罪在廢祭

不獨在盜此而可容何辜罪恒獲之有因來而取曰攘牲
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犧牷牲三字連看謂色純而體全
之牛羊豕惟有司容而不罪故民食而無灾傳且字因下
句生本說民然用以容却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紀在
其中矣此貫二爲一之法將字猶用字非將然之詞大祭
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相容將食而無罪言政亂甚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用字屬上
爲句祭氏說屬下非也○左傳云牛卜日曰牲又云五
牲不相爲用注牛羊豕犬雞又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
奉五味注六畜馬牛羊豕雞犬五牲麋鹿麕狼兔祭天
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服虔云三犧鴈鶩雉也○周禮
云天子祀以會諸侯大牢卿特牛大夫少牢士特牲○
唐孔氏曰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

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用禮牧人掌牧六
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
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
旣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
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
矣故總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
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漢魏以來著律
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
答小民相爲敵讐上自致之也以民在下對上言之故曰
降然監字指箕子視民賦歛亦撫字中一事不撫而歛分
明是讐却用个題目去横取是用又讐歛以仇讐之道搭
歛民財酷以行其貪包敵讐在了上旣讐歛則民之苦搭
歛者亦以其君爲讐而敵之攘竊上有而悖入者悖出則
民之敵讐君者非君之讐歛召之耶一之爲甚而又召之
不怠見紂力行者無非召敵讐之事然豈紂一人所能致
實上下合以成此殘而其罪乃併歸紂一人之身民又何
所控哉則民實與上爲讐何止自相爲仇也罪合何重臣
說謂聚歛之臣合于君而爲一讐歛召敵讐處少不得是
臣行君令而致之民但歸重在紂惡上故用又二句只指
君至罪合句兼指出臣多瘠罔詔又只說君民相敵讐以

甚小民相敵讐意
灾字從天降來今卽越至于今之今猶云百六之運商今
二句言今日敗亡之禍商其二句是箕子以已爲宗臣義
决不可去詔王子四句言微子爲商元子義在存商祀决
不可不去前問告我顛隮尚欲安國此答危亡已至無可
救獨有存宗祀一策微子不去則宗祀隕墜若此乃爲顛
隮無復望矣絶祀之痛甚于亡國也全重詔王子一邊罔
臣出廼便是甚之之意蓋雖答論喪顛隮之語而已爲微
子晝行遯之策矣○夫顛隮之策我非無是心商今其有
灾亡無日矣我生不逢辰適當禍敗但我爲宗室大臣存

云與共其濟則國之幸也不幸淪喪則斷無臣僕他人理是我之義決不可去王子一身係宗社絕續告王子以去爲道乘君怒未形圖存宗祀可也蓋我前云以長以賢王子當立者言不用而忌已招是無益于而反害于王子及今不出勢必及禍七十二王之宗祀始則墜無托矣是子之義決不可不去宗祀且恐無托豈特國家顛隮已哉

末節只微箕二人對言首二句總言去就之義上節已有此直以義決之也須側重微子以去爲道遜蓋存宗祀是大事槪下另說我不願行遯一句可見微子必須行遯矣此節只有去就意不可兼生死說爲臣不必問人只須問

心自靖在心上看勢窮而心見心至此自有個適安之處要他安不得到此際一個人自有一個心安處相從不得求與不得義在當去則安去之義義在當留則安留之義人以爲至安者在自又有其獨安即先王之心亦必以爲大安自獻即獻其所自靖者愜于自心正所爲對于先王中著一人字者何人皆先王之裔也汝做汝事我做我事人人歸到心安處人人將以此獻于先王則人之心盡矣人之事畢矣人各人也籍手而告曰獻在王子信當以行遯爲靖獻若我爲父師自靖惟竭其股肱之力而後已不復顧惜其身而爲行遯計耳是次詞行遯二字只作一去字看顧則便有去就死生之念成敗利鈍之介列于胸中無復有自靖自獻之日矣此箕子之微言

丁奉曰自伏羲之易言之遯之四陽退避乎二陰是陰陽相違也自周公之易言之六二之陰固交于九五之陽而有牛革之象是陰陽相結也此見二聖之用意不同而易之爲義夫何常之有○乾之上九亢龍有悔矣遯之上九亦乾也而乃肥遯無不利焉夫陽性好進者也乾一于進進則亢亢則悔遯主于退退則肥肥則利

按微子去卻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卻索性箕子在宇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里不免佯狂爲所以特

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按微子適周不知在何時武王克商釋箕子封比干墓于微子遺之必其遯而未獲故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畔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敬禮微子如此寧有抱祭器自歸之理左氏面縛銜璧之說當是武庚事史記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亦謬○李白比干廟碑曰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覘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

殷衰與亡兩槩豈不重歟

尚書蓽箸卷二十六終

尚書蓽箸

東海滄士達輯著
後學 古滑張孫振鑒定

周書

稷始封于邰後失其官而竄于戎狄之間公劉立國于豳太王遷岐是爲岐周文王因以爲號

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人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大史公周本紀亦載其下然僞泰誓辭加割竊經傳所有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馬融得疑其僞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唐孔氏曰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財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泰誓上

上篇未次河朔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日下篇則明日作故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以臣伐君是變局亦險局惟天可歷變故每一誓有一番的罪狀必陳于天惟心可出險故令三誓難脫這心德果毅

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是總誓之詞惟天地四節原天道而言受罪之當討天佑下民四節推言天道而言已討罪之意末節以民情決天心而勵以共討大意惟天地爲物父母與天佑下民天矜于民三平看肆予小子發予小子夙夜祗懼與爾尚弼予一人亦三平看篇中着眼在天字

天下凡父母皆能養，但人自爲養則養私，必以后之權養
教斯普，凡師皆能教，但人自爲教則教殊，必以后之權教
教斯一，故天作元后授以教養之權。紂總其權不以造福，
反以造禍，殊非天作之之意。順天乃所以應人，武王不敢
失時逆天在此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通節皆史臣書法。十三年以前猶冀紂改過，故書十有三
年。十三年須知是武王爲西伯年數，不期而會曰會，遠近
咸歸曰大會。就諸侯來會，武王言會地有遠近，至孟津而
合耳。既說一大字，便着不得武王，着不得諸侯，有天有人

在。以武成考之，則春即建寅月，在戊午前一月，觀中篇可
見。孟津，河北地名，會孟之津，尚未渡津而北，孟津自屬通
商之要路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冢君云者，若曰友邦之冢君也，一起說指列國言，即
八百諸侯來會者是，御事庶士指本國，即牧誓三卿亞旅
等是。覦我字可見，越字見重在友邦上，因大會故有誓言
明聽者精白一心之謂

御事周書或指尊官，或與卑同，據此御事攝三卿，其大
夫以下則皆士也，故云庶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
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
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
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
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首節言天立君爲民之意，下三節言受得罪天民而天棄
之，且日甚一日，極推當討之由。自惟天地首句至末父母
句一直滾下，只開闢叙天要君如此，不可下着力字眼，是

從物說到人，從人說到聖人，見天獨厚聖人者，正爲作民
父母地。貴之聖人如此，其重非說人君能如此也。○開口
道破人物源頭，爲做元后的真罪案。萬物雖生天地，自難
辭父母之勞，至于命之爲人，非別自爲靈，即萬物中之靈
便說得可危。乃人與物雖有剖分，而智均即不御天地，又
就中生一作用，纔完得父母熱心。如人于聰明多溺，此獨
無溺，聰明易炫，此獨不炫，至真至實，渾是乾元坤元初體
即作爲元后，則此元后之作即作民父母。天地竟把父母
重擔一肩爲他身上自謝其勞了。三句緊轉，元后曰作，見
于儔人中獨有擁護，父母曰作，見爲天地一替身，二父母

字呼應有力易稱乾元資始資始則受氣有父道坤元資生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是天地爲萬物父母萬物中惟人之知覺獨異于物知覺者天地靈氣所孕故曰惟人萬物之靈這人類中又生一箇知覺先于人聰明無待勉强的而使之爲大君于天下者天果何意哉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而作民之父母耳惟天地句提起惟人二句一直說不可以人與聖人平對惟人萬物之靈不重只以靈字影起聰明聰明亦靈也人在物之中亶聰明又在人之中是靈中之靈耳本文只有靈字註加出秀字說者云秀是氣靈是性非也此處專說性不可雜氣盡是性體天命流行

物于無妄故以靈氣育萬物而稱父母而元后作之君之德澤必如資始資生而後可是以須天聰明之盡者聰明是禀性發竅不靠定耳目說聰明發于耳目者有所及有所不及惟從無妄中出則不遍觀而明無遺照不單聽而聽無遺闘民情至隱非至聰明不足以察然不亶則爲作聰明矣從實德出所謂自誠明也亶聰明搭作元后爲句亶聰明作元后以作民父母要在長育涵濡範圍曲成使民生咸若于聖人之成能以自遂于天地之中也元后不重在位說重作字意亶聰明作元后有是德者宜是位元后作民父母居是位者荷是任頂說下二作字眼目相照

作民父母正元后之責正天生聰明之意作元后以亶聰明作之也明目達聰以央天下之壅蔽元后便是民之父母須有作用工夫爲父母易作父母難彼其初原非父母而欲聯假爲真合異爲同必將拊摩鞠育愛勞憂疾之至情一一做得痛徹以人爲合天性舉斯民重入一番胞胎重經一番劬勞非聰明之亶者能乎不日父母斯民而日斯民父母不是天地元后怙之恃之乃物物人人自怙自恃也作民父母單就養說固非教養並說亦非照下君師須從養說到教上全斯民之靈性而不忝于天地所生方是作民父母本旨要知由人爲之故日作作便須稱其作

之義蓋可以作即可以不作顧其盡道何如耳然此言元后亶聰明下又言民聰明既以予后復予民何蓋元后之亶全在承天天之聰明無非因民若元后以民心爲己心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此即聰明即此是亶即此是天地父母萬物之心雖以君道言實承天意來

鄧元錫曰天地萬物父母一體而分也人得秀而最靈曰天地心亶聰明則聰一天聰明一天明能體仁以長人曰元后佐上帝生民作民父母焉體仁作君先覺作師○唐孔氏曰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

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

此節正見不能爲民父母處弗敬二句一直說天立君以爲民今商王受不能敬體上天父母斯民之心而降災害于下民可長居元后之位耶降者如從天降非人所能測亦非人所能避降災下民正不敬天之大者但不可以虐民爲慢之實耳

此正慢天虐民之實父母斯民之道毋以暴虐失之然苟不至迷惑之甚則雖欲行暴虐而不敢受于酒則沉湎湎用箇沉字溺于此而不出也于色則冒冒字訓貪昧于此而罔覺也酒色在己暴虐加人耽于酒色則性日昏靈處皆成殘忍故敢行暴虐罪人六句皆敢行之日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人未嘗有罪紂自罪人罪一人必刑及父母妻子兄弟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至用非人以害民又是落一層語看來紂所寵嬖不論賢否盡以兄子弟皆官之用凶人以世濟其惡故云世與世祿不同照罪人以族自見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侈服不作侈麗衣服說即項宮室臺榭陂池言言其奢侈以爲事也殘害即帶此句並土木等事侈心勝則竭民財力而不恤故曰以殘害于爾萬姓官賞罪罰二事皆元后養民之大

柄不可以一毫喜怒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國人皆曰殺然後殺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也而紂乃敢行暴虐濫爲賞罰至以族以世此其拂天已甚況他如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法外之暴虐益又甚乎總見降災處正弗敬上天處天以父母斯民爲心安得不震怒乃命文考肅將天威以著大勳如戡黎伐密之舉然文考嘗曰皆誅暴救民以安商耳未嘗集也集則成革命之勳矣命我文考即多方之開厥顧天此四句只重天怒上天威即天怒之威天有威命文考肅將之命我命字貫下句當緊緊說不可以我文考肅將天威爲奉天命也肅將者武王推本其命叙之耳不可着實指定要之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人歸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大勳未集之語大勳句輕只引起下節

唐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

不流謂之池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刳剥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刲之義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

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肆字緊承上來嗣文考後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集之勳者故予小子發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此追敘往日事若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乃伐紂時不可用刑則卽是觀兵矣于商下當補猶冀其能改過未遽伐之意使其稍有悔悟卽虐政未盡除猶可相安惟受不特無悛行且無悛心踞傲無忌而慢神以益其過夷居猶蔡云安坐不管之意只是形容其傲慢倨侮肆無忌之狀非眞蹲踞也夷居總管上帝宗廟二邊犧牲句亦承二邊傳百神不是本文神字是總解神祇也神祇以上是慢尊神遺厥先句是慢褻神犧牲句又推其慢神之甚處犧牲粢盛所以供祭品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而莫之禁其慢神一至于此郊社宗廟之祭皆先王爲民報本者紂惟殘害居心不知有民故慢神乃曰吾有民自有命在天耳不在祀事也慢神虐民過莫甚矣顧不知人慾天慾乃曰吾有民社吾有天命無知自恃如此則慢神之侮固宜莫之懲戒也不懲慢神之侮卽乃夷居至凶盜是罔懲其侮不是紂之言正實他罔有悛心處不可以上節爲虐

民此節爲慢天有命正謂有民亦不可以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以此自恃而無所懲則所謂慢天虐民者抑又甚矣言外見伐不容已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舊說敘武王以君師自任看來只敘得紂可伐已奉天以伐之耳上作民父母以平常道理言窺說此君師就討亂

上說較切矣且君師與元后字相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有罪二句正是求盡寵綏之道以無負天佑民之意大意云紂之弗敬如此我正有奉天之責者可無伐乎天使元后作民父母天正佑民使作之君以治爭亂作之師以覺愚蒙爲君師者惟其本長教實心克相上帝致寵愛以安四方如父母于子愛惜寵幸惟恐傷之此方不愧君師言人君奉天止有克相寵綏不然何取爲君此其罪否並屬天鑒不容已私故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明已決不敢二心圖度也下言度義正緊根此說○佑只是輔佐與下相字應民可爲而不能自爲天輔之故曰佑天有爲

而不能顯爲君輔之故曰相天佑泛說作君作師正天所以佑民處君有主宰天下意師有表正天下意雖主教養言還重鋤強抑暴立綱陳紀邊君師只是一人作君即以作師爲君而不能兼師之教君之道猶未盡也二之字指民言作者是天去振作與起之猶言立之司牧與前作元后作父母義各不同明作其椎拔之臣庶之中陰作其神振之道德之內作奇即佑深惟其其字即指君師言惟其云者若曰責之所當盡此耳克相二句亦是論其理未是責其當然亦不是天意欲其如此蓋言天佑民而作之君師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除殘去暴而寵安此四方耳

誠爲不忍一民之失所而務所以安之則上帝之所不及者茲焉相之矣所謂寵綏也相上帝處有盡君師意就頂上佑民說不可別尋參贊等語君師且虛傳長教二字留下寵綏內用不可說出事業下克相寵綏正君師之事如聯天下之衆寡強弱聽令一人是謂作君聯天之智愚賢不肖遵極一人是謂作師作字意思重方說得克相克字有纖毫不容假借意寵綏要說得大寵是寵在君師者心褱說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于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政湯曰克綏武又加一寵字寵則能盡君師之責使斯民之靈性全而四方安故曰綏非寵綏對言寵綏正克相之實二

句一串即含禁暴戢亂在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云耳天佑五句雖泛言暗指巳身上了有罪無罪上要補文考既崩君師之責在予意言今予身此責則夫有罪者天欲討相上帝以討之無罪者天欲全相上帝以全之此正君既之志也向使有罪不蒙討即無罪不獲安即越厥志矣何敢有過用其初志赦彼有罪而及無辜也此說以有罪暗指紂無罪暗指民言看來民豈止無罪正照中篇無辜籲天立論耳不如有無俱暗指紂言如云今天授我以君師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奉天以赦之廢興存亡一聽天以進止何敢有潛越其心志而擅

爲好惡其間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所不赦者故我不敢
違天之意見其出于至公也舉失其當謂之越志字見得
念頭發動已不敢私況敢見于行乎武之無越志只是一
不敢射紂敢行意有罪無罪泛說言外找討是
上武王原天之立君數受之暴虐并言君師之不可談正
以義言此忽跌轉較力之不同乃立言之虛實相生處討
罪之義雖明使勝負之理未決則猶未可輕動也故引兵
志即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同力二句一直下重德
義二字受有四句緊頂德義說見今日之舉德本救民義
在誅暴此我三千之戮力而彼億萬之解體也受有四句

因力以知德義力就上下一心說方與下心字應德以平
日兩主之爲治孰爲相天安民說畢竟力合亦根德厚來
義就今日兩主稱師之名孰爲順天應人說有德必有義
皆就兩敵相對時言惟億萬心以億萬對紂說言億萬臣
各心其心不與紂一心惟一心以三千對武王說言虎賁
三千與我字爲一心受以衆力爲力武以齊心爲力此力
之不敵處而德義之辨隱然在中葢受有億萬人惟億萬
心衆既相離力雖强轉爲弱矣無德義故也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寡而必合力雖弱轉爲强矣德義故也
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有謂千萬曰億十萬曰億古數

也泰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
說百萬爲億未見所本
以德義言之尤有不同者既敢行暴虐又同懲其侮紂之
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惡貫已滿故天命我誅之令我
違天是縱惡之罪與爲惡者同矣商罪貫盈便非同德使
惡積而不伐將貽害天下不能盡父母之道予弗順二句
從已負君師之責看出伐商迫于天意如此順天之師非
所稱義兵乎以德義力三者度之師未陳而勝負已決矣
合上節人天串側重天意邊
左傳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

將可殪也貫如錢貫之貫而傳不從日貫通也謂其惡
已極貫通而盈滿也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受命三句另看是追叙起兵
時所舉之禮言即武城告于皇天后土是非至孟津始舉
也受命類宜皆祗懼中事鎬京出師時先受命文考之廟
然後告于皇天后土示不專不先天地而先文考爲天命
文考肅將武承未集之志仍是先天地意類宜皆祭名禮
非常祭謂之類宜者兵凶戰危慮有禍敗而求福宜之意
求句最重緊緊承上來不可用由是字有衆兼本國及羣
后之師言致天之罰正順天而求付夙夜之懼者○我小

子爲厥罪惟紂之故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安是以
前日起兵之時假昭格之誠受命文考之廟稟命于親類
于上帝之天神宜于冢土之地神求助于所尊以爾友邦
冢君之衆越我御事庶士之臣致天之罰于商蓋畏天而
爲是不得已之衆耳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造命文
考即是造乎禰也○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
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禮書云王之大社土五色而冒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
社主陰故也其壝北面社嚮陰故也其脩則不屋記所

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
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時哉弗可失
此佈提天心以勉有衆佑之不已轉而爲矜矜之不已俯
而爲從此是天心之所必至處蓋天欲父母民而元后之
望孤欲君師民而寵綏之責負是可矜也民失所處就是
天矜處民有欲處就是天從處以天從天故可必舊以天
矜于民只虛說下二句正是矜民處看來天矜三句宜一
氣下惟其矜民所以必從非以從而後見其矜也必從句
重在必字上言民有除殘去暴之欲而無有不從也從欲
且泛言從之下緊補民欲下紂天意可知爾指外之諸侯
內之本國臣弼予一人永清四海蓋四海本清而紂濁之
伐紂以除其濁使四海常清可無負上天矜民意矣永清
以除惡言永字對今日說時哉何當緊連上讀只可言弼
予永清之時非武王自謂天人合應之時時字雖天民並
言重天上天從民也言此時正是承天救民之時須于哉
字體會可嗟歎息意若一失之則拂天心而孤民望弗可
云者論是非非論利害順天應人理所當急進理即是進
天而忌緩稍遲之不可不是恐後來天人不應欲來時也

時哉申天矜于民三句弗可失申弼予一人二句○當時
紂有億萬之衆衆人尚有不敢之意故同力節既言其必
克而此又以天之必從堅其志以時不可失鼓其銳文勢
直跟上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來
丁來曰象但曰說之大而不曰說之時義大何也在天
爲時在人爲義既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則時義已存乎
天人之間矣

尚書萃篇卷二十七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潛張孫振鑒定

泰誓中

惟戊午至乂民、示以伐商之由、朕夢至仁人、示以勝商之理、天視節示以伐商之决、我武節見伐商之必勝哉節期以勝商之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武成既戊午師逾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渡有先後、故武王先次于

河北以待之、而後羣后以所統師畢會、次者次舍之次、紀所至也、曰畢會者、孟津一會各散渡河至此又集于河朔矣、次以周師言、會以諸侯言、畢會承上大會來、於說以次爲整兵會爲正戰是認次作信宿之次、會作約敵之會矣、誤甚、二師字一般、將誓而先徇師、徇是疾行、故以徇爲循、徇師有慰勞之意、與後廵師止閱視其師者不同、王乃拊循北渡之衆、再誓戒之、所以一既渡之人心耳

凡師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例也、曰畢會、見有遲待之意、樂記孔子論武曰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善其待也○林氏曰漢律厤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當時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將趣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西土有衆四字、便有慰勞之意、從征皆西衆、西伯所統、對受都在東言之、卽通指大會孟律之衆、大全謂此下二篇誓師、皆以西土爲主者、法行自近者始、非也、泛指諸侯。故不言賞罰。言與誓同、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將數受惡先舉古語發端人一也有修焉而吉者矣有悖焉而凶者矣善惡各無息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吉人凶人指君凶即下文凶殘是側重凶人邊以起下力行無度也人不稱善而稱吉見惟善爲人心自造之休嘉守內共享之福庶善人眞成吉人爲善只泛說不必指定任賢去邪仁民寡欲數事吉人稟天地淸淑之氣默默契合故爲善惟日不足是實實不足非其心若不足也善之取途甚廣爲然後知不足曰日不足者時光有限又是進銳欲速不得的循循勉勉與日俱新覺善之分數多爲之光景必豈非惟日不足乎凶人雖罪至貫盈如此其至足而彼猶不自知亦惟日不足不足宜對有餘相形言已有餘而猶不足也爲之而惟日不足所以有餘善有餘惡亦字宜剔受惟日不足于力行無度力字見無度猶言不法所謂不善也君后之失上篇已明此直著其無度焉耳下文無度之實播棄二句以用舍顚倒言是用人之無度播棄即嫌其耇長是罪人即四方逋逃者是淫酗肆虐即猶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也是一身之無度三句承上縱欲殘民如此是以臣下化之其朋家也不能不作仇其作仇也必至

假上之權以脅人而滅其所仇一誅滅關而殺人之禍遂至連及無辜而無辜之人無所控訴則相與稱冤于天以貫其拯已而腥穢之德顯聞于天天固居高而聽卑者寧忍坐視而不爲之所乎上淫酗肆虐猶止一人至臣下化之則言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而無度樂于臣矣化謂上行下效朋猶私黨朋家作仇有黨必有敵也脅權相滅承作仇來是小人挾勢相居事無辜籲天只說惡之及民非樂民也故曰無辜穢德雖兼君臣總是紂之穢德彰聞以籲天上見臣下三句即臣下之惡以甚紂之惡總是論紂無度之流毒處而無辜二句則言其惡之苦于民聞于天以起下惟天惠民天其以予乂民意

唐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者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梨故鮐背之耇稱梨老

武王將言已伐紂與湯伐桀一般故先發此隱然見天不容桀虐民必不容紂虐民意惟天惠民二句泛言以起桀不克若天之罪非以湯之伐桀爲奉天事也此節重桀不重湯起下受罪浮桀意耳○兩天字緊接籲天天字來天惠民辟奉天語意一串只虛虛說出個君不可不惠民意惠此佑不同有利澤及人意要看奉字惠出于君則爲知

爲政之惠惠出于民則爲不費之惠只可講辟奉天不可
講辟惠民天釀惠之源而不有其權君普惠之利而不私
其澤惟辟一拊一摩不過爲上天行惠之官而已且不敢
擅惠而敢擅毒乎一民之未安即天心之未若也有夏桀
弗克若天便失爲君之道若字重看天意欲如此夏桀故
如彼如此則流澤如彼則流毒天忍毒斯民乎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固理之必然耳奉天就安養說與流毒相反流
毒即重役嚴刑意下固指民說命湯黜夏正是惠民處
承上言桀之惡既見黜于湯則受之罪浮于桀有不容不
黜者天意必克不獨在朕夢二句上通節皆是天意必克

惟受何與下于湯有光相照受罪浮于桀故已事光于湯
剝喪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歷指紂惡益以見惟日不足
之意然前剝喪二句述其証驗而此指其病根則四謂字
是以元子而有良德如微子則剝喪去國爲喪以諫輔如
比干則反賊虐之殺人謂賊是罪浮于桀也全本其心之
狠戾來是爲凶惡匪但不知事天且謂已有天命匪但不
知敬天且謂敬不足行豈惟不祭且謂祭無益豈惟爲暴
且謂暴無傷君惟畏天命自戒勅不敢肆既謂已有天命
常在已又何知敬德祈天神可慢民可虐矣四謂字皆受
心口自謂不在言也正見力行無度厥鑒以禍敗言猶俗

云看樣子勿作我去鑒視他厥鑒二句起下天其一句言
紂可比鑒之禍惟不在遠在彼夏王天已降黜之矣今天
其以予除紂之暴而治商民乎天其以予乂民與佑命成
湯相似意謂天之命予亦若湯耳乂民只緊逆上項桀言
與夢卜開開說決不可遷就用何以驗之過文以夢協卜
卜在先夢在後重夢上看蓋天作至公龜筮告吉卜固休
美而聖人志在救民精神孚格以後之夢合于前之卜而
休祥重叠焉戎字註以代字替之雖伐必用戎而兵凶戰
危曰戎便有危懼之意于危懼中而知其必克是甯意深
處必克從乂民信之天其以予乂民至此武方自任然曰

其稍涉疑辭而斷言必克則就乂民上說非就已說言灵
不以我乂民或我無克理如天欲以乂民則我克商必矣
此從民決勝亦非從夢卜決勝也下節根此發明必克不
分天意人事

唐孔氏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言
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云諸侯叛
桀關龍逄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
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逄無割心之事又
桀惟比之于日紂乃詐命于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
剖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

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婺卜言此
以强聖人之意耳
受有節又以人事驗必克蓋人情猶婺卜也夷人四句兩
開未有不如意雖有二句方申言纔露不如字周親卽是
夷人仁人卽是十亂首言商臣多而不忠周臣少而盡忠
卽此觀之可見紂雖至親之臣不如我周仁人之賢而可
恃也前是案後二句是斷勿以衆不如忠親不如賢平對
夷訓平爲凡人言知慮等耳經文夷字却不重只重離心
離德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智識旣齊各欲中意故心

德不同也看來心字固重德字尤重心之同須是德同纔
好雖小人亦有同心者只是無德可同耳十人皆是上智
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心就今日順天
應人之心言同德就平日所存言德正所以濟大事者也
非有其德則亦不能同心曰同者臣對君而言旣言離心
離德又言親者與之比昵自受言之則至親也夷人中乃
商孫子雖云至親然父師少師王子三人自靖後外皆凶
人醜類不如亂臣皆除暴救民之仁人周親不如仁人就
離心離德上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于周但雖
有激發首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見人事有必克之

決之天意紂以罪浮而失天決之人事紂以離親而失人
此承人事徹到天意上言觀予之人事便知予之足以奉
天而克商矣然天意如何見之蓋天無視聽皆自我民視
聽耳天視二句泛言上視聽屬天以福善禍淫說下視聽
屬民以好善惡惡說與皋謨全主天言者不同天不過佑
民矜民恤民故憑民做起民無岐視無亂聽只在仁暴間
而已今百姓視聽就意何說卽指下過予一人百姓過予
則不但罪惟鈞而且罪獨歸矣過非愆亦非過責只是未
釋然的一念民有未釋然之處卽天所未釋然之處過在

不往則勢在必往矣蓋不過責紂而惟過責予一人惲予
征役不正商罪以乂其生則天意可知我所以必往伐商
用忠賢之助以成乂民之功也上言必克此言必往是眼
目必往內當合上二節意看不可天人分說
按上今朕必往言以應前湯伐桀之事此節全重取彼凶
殘句我武二句不是勵將士是敘下二句言我伐用張亦
是取凶殘上見傳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句正見于湯有
光不然湯武一般意何以武王便于湯有光○今日已在
河朔我之武威奮揚已侵紂之彊界深入其阻勿令奔逸
誠以紂罪浮于桀天下之凶殘也今日之事直欲擒取其

人以謫天下使我伐止一人利及四海殺伐之功張而于
湯爲有光不然于辟罪致討之意猶未盡也滸師掠境曰
侵悉虜而俘之曰取辟罪致討曰伐特取彼凶殘㳫有欲
遂其失前倉之義而不可得者凶殘不取百姓是敢輕敵
玩寇厥功不立則非湯之師矣故下文遂云于湯有光我
武我伐俱指將士言用張言其功之大是未然有光重湯
一邊說昔湯伐桀由桀非克若天我取凶殘由受罪浮于
桀豈不于湯伐桀之心益顯明于天下乎此只在吊伐上
看出一般心事與上言湯言桀然有照應今日之衆非以
增湯正以光湯也或謂功業有光于湯云功業則未明傳

中心字云有光于湯則重武而輕湯未明傳中益字蓋既
言我伐用張則武之功業都說了于湯有光却是從武搭
到湯上從功業說入心裏言今日把那湯當年伐罪救民
太公無私心事益光顯出來。

我武惟揚侵于之彊則取于殘殺伐用張王用出征有
喜也折首獲匪其醜也上經三十卦而終之以離百有
八十爻而終以離之上九文周且得無深意乎○唐孔
氏曰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
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助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以取殘若不足畏恐將士以易心臨之故戒以罔或無
畏寧執非敵罔或二句正是勗紂之凶德能使百姓畏如
崩角爾可不畏乎百姓懍懍二句推其心之畏而呈于象
見所係之重是原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期必之辭正
望以解百姓之懼也一德二句以伐紂言應罔或二句說
惟克永世以民命言應百姓懍懍二句說同心同德指亂
臣平時一德一心指將士臨時曰一比同字更進合萬爲
同合同爲一一者合一無二凝一不變一中之取必最捷
一中之神力難窮故定救民之功曰立直取之呼吸之間

壯其速也因令功垂永世曰克謂務收之注想之際期其
久也克永世者去一凶殘永貽民安不如崩角之朝不保
夕也還就用力說未可作效言惟克應上必克永世應上
永清惟克宜照住蓋惟克而後永世也立克二字總爲德
心之一傳神就將士自家說與惟一心同看非臣對君之
辭忠君戡亂措之躬爲德矢之念爲心德不一則互相退
縮必一其果毅之德心不一則互相疑二必一其立克之
心德一心必一也○抑是衆也兵凶戰危實望爾將士之
輔助哉夫子雖紂衆離心離德似不足畏然爾無謂不足
畏也寧執心以爲商衆非吾敵可也所以然者彼百姓畏

紂之虐呼天搶地方懲大命不羣而倒懸之莫解凜凜然負不啻崩摧其頭角然我苟輕敵嘗試是以民命戲也嗚呼爾衆固同德一心矣尚當益淬其心德立定取彼凶殘之功使天下得永長其世非若向之禀禀崩角之人可也

唐孔氏曰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尚書葦籥卷二十八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泰誓下

首節言小序下皆誓詞嗚呼三節言紂以無道爲天民所共棄惟我文考節述文王之德足以造周予克受節賴文王之德足以勝商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戊午次河朔已誓衆矣明日將趨商郊已迫戰期恐器械部伍不嚴或不免臨事之悔乃大巡六師整器械肅士氣然後申明令目順天應人之故以明誓乎衆士焉六師者天子之軍史臣虛加之辭牧誓三卿武王自道其實也衆士總後百夫長以上此分誓御事庶士上誓諸侯之師則言徇此誓本國則曰巡文有寬嚴因主客也徇是師至而將衛巡是師行而徧視由巳未至癸亥五日而陳商郊矣三誓之蓋軍法三令如此篇中嚴以賞戮故曰明誓明法中命之誓也

師之爲言大也衆也兵車二十五乘統二千五百人其兵衆矣故以師名大約四正四奇中握機外遊軍並當如握機八陣之制車卒伍法二十五乘爲大偏以一師

之車而言五十乘爲卒亦曰廣令二師之車而言也○
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小司徒五師
爲軍每一圍爲一卒五圍爲一旅五百人軍之爲言萬
二千五百人兵車二十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車之倅
爲車五百乘可以自環爲營故其爲字以包車爲文以
守以戰可以無敵矣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
子六軍凡大將所統多多益辦用以訓發應接然皆各
自爲營衛堅牢起止迅疾而無後世全軍覆沒之禍此
軍所以止于萬二千五百人也車卒伍法一百二十三
乘爲伍指一軍之車言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
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
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
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
戮
首節先言紂以無道失天民即言顯道五常正根前君師

寵綏四方意申明紂棄天有顯道二句提起五常之本于
天起受狎侮五常意荒怠弗敬緊搭狎侮說自絕于天即
就狎侮說而重講結怨句下俱言結怨而結到上帝弗順
便自絕又本結怨來○曰我者親之君子者賢之也兼上
下言士卒在內猶句踐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是天
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顯道曰天者在人身上說天不是空
空在天上說常道在人言天有者正因人晦昧溷淆道淪
于無然人雖晦昧溷淆而天則無時不昭灼故不徒言有
又言顯也道自本體言類即道之散殊者顯彰二字須有
分別顯是昭著而不可揜彰是分析而不可淆顯道即天

之昭以與人者所謂著于親著于義著于序著于別著于
信是厥類惟彰者如親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序之于兄
弟別之于夫婦信之于朋友一倫一物自有條理屬之此
者固不混之彼屬之彼者亦不混之此也顯道以親義序
別信說厥類句方入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等俱就稟
賦言或以顯道虛說不入親義序別信者非也不可以惟
彰即解顯字厥類指顯道中之類道不可以類拘指顯處
言之于不可分析中若有分別是道之自爲類非以類爲
道也顯以大段言彰以曲折言惟彰惟字可玩只有明更
無晦此篇多言顯意皆因紂德昏昧言看來天有顯道是

總冒話頭若曰天有這般樣道耳重在言其類之類彰一名一位不相混淆見君當隨物察則而不可忽也責備商王受意全在這句此二句泛言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天道卽常類乃有五。紂非不知。但狎侮之耳。存狎侮心。故于五常之道卽有當行的。都將荒廢了、卽有當持的都將怠慢了、肆無忌憚、全不知敬所以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天固引之而彼固絕之矣。世皆有背常亂理之人而其所爲有一不結怨于民乎。狎侮二句一直狎侮以心言荒怠以事言惟狎侮故荒怠、自絕二句不平根上不敬天道來傳結者非一之謂言取

怨之事非一端民怨之深而不可解也、

斮朝涉節舉受狎侮五常之實而率衆士以共天罰古人有言節激以同讐之志義而厲以武勇相承說正見將士所以當孜孜意勿因上帝弗順句分上節爲自絕乃汝世仇句分下節爲結怨自斮朝涉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斮朝六句狎侮君臣之道屏棄四句狎侮父子兄弟之道作奇何狎侮夫婦之道解者遂以自絕于天喝起斮朝涉之上殊謬直至上帝弗順二句方可指出斮冬朝涉水之脛剖諫輔比干之心亦殺戮中事但作威殺戮當推廣言之不止斮脛剖心而已毒痛四海卽是殺戮之毒病、二句申說合上四句總是戕人命奸邪者回曲、故曰姦回尊貴而親暱之曰崇信信小人自不信師保、放黜所必有者典刑指成憲舊章言屏棄句無治法因奴何無治人不修謂不掃治言不修則不祀可知不享只是剝不去享他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烟已乃笑此肆虐之事非奇技淫巧傳引此例之耳此皆結怨于民而自絕于天也故天亦從而絕之祝訓斷止也如予曰天祝予之祝俗云斷送是勿作斷然看祝降時喪天罰也恭行天罰者予一人孜孜奉之者爾其者勗望之辭、

古人有言節承上狎侮五常來亦只是抽出上節意而申

言之援古人之言謂受爲汝讐謂巳爲乃辟爾尚廸何應孜孜登乃辟應奉予一人○兩引古語上一引只起得下一引兩引中又各以上句起下句皆重下句前一引見紂之惡後一引見紂之當去由前言之則世讐不可以不報由後觀之則惡本不可以不除復讐除惡念念在心則果毅自廸矣撫我則后正危言之也緊照下句說故合則君而離則讐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撫有輯寧二意要將撫與后虐與仇說得相關能父母我者是我之父母也不能使我戴天者是我之不共戴天者也后讐不在民而在撫虐之一念不可云撫我則以之爲后虐

我則以之為讐要認屑進讐字起世字以甚之洪惟作威即上斮朝涉等事乃汝世讐言紂孤人子寡人妻獨人父母故曰世讐德與惡俱指人言樹之除之則就已言滋乃生意即是本處是照除惡務本起義樹德務滋就彼有德之一身務之欲樹立一人之德務扶持培植使日滋長除惡務本言除去衆人之惡必先去衆惡之首使無所憑藉因樹除立文亦不在德惡上立文殄殲二字正除惡務本之事獨夫為本弁黨惡之類而盡殲之則無不報之乃讐矣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勇往直前能殺敵人之為果能强決致盡其果是名為毅不中止也殺敵為

果是作用致果為毅是本體確見得除殘不可緩心中凛一君服中不見敵即無勇力而勇神愈旺不同人口裏虛張直是當身實做故曰廸登辟時說以成君弔伐之功言似武王倖勝矣受為爾仇不復為爾君矣而獨夫尚在予雖有撫汝之心亦未得成汝君也必汝仇既殄而後得成汝君能廸果毅就是功多賞戮重戮上至此而明誓凜然矣

金氏曰紂之惡固毒痡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以施于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讐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上三節詳受惡見伐商有由此二節述文德見克商有自天有顯道原同日月行天虐焰肆行且不知汎焚何懲[illegible]文考以緝熙心精孤懸于毒痡亂昏之世挽顯道以還天提蒿象而歸則故曰照臨以發用言下二句見照臨之廣上惟字與下惟字相應要喚醒○首句狀德之輝光下二句方言其德之所至光顯頂上照臨皆于及人處見聖德

緝熙而邇遐畢燿禮樂政教之光猶迹耳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也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也兩于字是就文考德上想來四方西土特現境耳須知光顯一直意不可分光廣而淺顯狹而深看曰四方西土亦在其中要看註所發之地句文德所及固遠被四方而文德所發則尤著西土乃指出光四方根由見以為光為顯而文王不知天下亦不知故以日月言天下共仰其明而日月未常有明總此一日月聯光者不可窺光之自而其兆處燦燿更甚耳大意云文考之德輝耶灼有若日月之照臨其光被益已遍四方之遠無所

不及而如此顯著于西土矣光四方即是顯處重在四方上故下即云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正應著四方何文曰誕受多方者正論其德斷今日之理宜如此蓋光至于微顯一致遠近一轍多方非周而誰受之非謂文考時已受多方也

文王之德宜受多方今日之事所以成其德若曰以文考如是之照臨而有弗克者乎弗克則小子之無良然此理之所必無者迪果毅以登乃辟此爲拳拳予克受受克予兩對不平總深明文王之德足以勝商耳不曰有德而言無罪者文王無罔度天命之罪也無良對武字看扱行師

節度言猶易之師否臧凶臧即良耳以不克自咎正歸美于文考自戒懼以求衆士之助也○按前篇未舉湯此篇未舉文考蓋以萬世大義則武與湯任再起之責以一家世德則武與文任成終之責遠欲無愧于湯近欲無愧于文考武王臨事而懼意不重

天下有大禮樂大征伐皆革也武革命尤其大之大者詳湯誥大誥知已日乃孚之義讀湯誓泰誓知元亨利貞悔亡之義

尚書葦籥卷二十九終

尚書葦籥

東海濟士選輯著
後學 古潛張孫振鑒定

牧誓

此篇臨戰時作軍容肅然後能聽誓命故前四節皆整肅軍容之事後六節乃誓師決勝之詞就六節細分之則上二節告以伐商之事下四節嚴以對敵之令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支干歸盡于癸亥而貫盈合焉告殷數之終天地造物于甲子而維新應焉兆周命之始甲子即戰日日而不月本泰誓文昧爽甲子旦也朝即昧爽時觀武城言癸亥陳于商郊蓋癸亥夜陳甲子朝至而誓焉或云曰昧爽又曰朝者昧爽自河朔起行平旦至于牧野也玩至于二字可見大誤蓋牧野在商邑之南近郊三十里王朝至者中軍徐行在後故也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此誓字乃誓戰之誓與前三誓不同黃鉞者黃金飾鉞鉞一人之敵故左杖以爲倡率使人覩而思奮旄旄牛尾軍中指麾用之用白取

其見遠旄三軍之命故右秉而且麾使人見而知所統皆取尚武意不必說黃鉞象文鷂陽白旄象武鷂陰唐孔氏云殺戮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非也二句是肅巳之容以嚴誓衆之儀與稱爾戈伸對看逖矣何離是慰勞之詞見得間關遠來專爲此獨夫一路猶師會誓全爲今日此舉不可不勉也西土之人凡友邦以下皆是慰先于誓者體人情而後作士氣

呼諸侯卿士以及外夷戰之人稱戈比干立矛戰之具也誓非而前徒巳交矣非但肅使聽誓而巳○嗟我二字作

脈友邦家君鄰國之君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三卿從征各治一職御事正指說皆指征伐之事要貼用兵說與別處三卿不同司徒主民勅其政令使不暴虐百姓也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壁壘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其時六卿具否不可知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于亞旅巳下亞次旅衆也每卿有亞有旅亞而大夫卿之貳佐三卿之事者旅而士卿之屬分三卿之事者以兵守門之師氏嚴出入之防統千人之長統百人之長任統領之寄并及師氏千夫長百夫長者將戰故加詳焉此則舉要之率俾者

周禮小司徒乃命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唐孔氏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

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唐孔氏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于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

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
有兩輪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
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
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
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衆全
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
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
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
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
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

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
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
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兼
車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
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
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
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
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
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

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對一車有百人既
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唐孔
氏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
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
内僥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
劒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
也○鄒仲輿曰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
武王亦自言予有臣三千非即所謂虎賁將帥之士千
夫長百夫長其人與千夫長三千當卒衆三百萬人故
序變千言百嫌過多也今省三千爲三百降千夫爲百

夫亦當卒衆三十萬猶非少也如謂卒徒三百則不宜
言長卒三百用百夫長三人耳不足千夫長半人當時
從行諸侯且八百不反多于卒乎又革車三百乘司馬
法用卒三萬合虎賁所統三十萬猶周卒也西土諸侯
與蠻夷人悉率行是百萬之衆矣
承上節來主中國人以帶蠻夷說故言及及者殊之也以
爲諸侯莫適也從類也且愼防也八百國惟庸蜀八國屬
夷狄故不書爵書人見内華外夷之義人微者而在夷則
爲進人衆辭而合夷則爲多人字總八國之人說自諸臣
外有庸蜀焉僻處江漢之隅而庸在其南蜀在其西皆與

周鄉也有羌髳焉雄據西南之境羌在西蜀髳在巴蜀黄
周之敵也以至接髳戎之境有微居西北之陲有盧帶盧
夷之境有彭爲西南之戎有濮此八國之人近我西都受
我約束從征者也此則蠻貊之率俾者八國卽西南夷是
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諸國皆來助戰近言友邦遠
言八國該之也以爲諸侯莫不至也且同外紂也

唐孔氏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
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文王國在于西
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
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
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
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
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
謀誅李傕益州牧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
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
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
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此庸人之稱以作其聽誓也與王左杖二句對看曰稱曰
比曰立皆臨戰所有事者戈短干遠矛長前後相間而步
伐進止之節寓其中戈鉤戟也干楯也矛鉤錟三稜曰矛
戈以攻人司戈者執而舉之假若兵刃之接焉干以扞敵
司干者則兩兩而比之假若鋒鏑之及焉矛以交接克敵司
矛者立爾之長矛假若行陳之列焉只是欲其聽誓故使
之執器械使人有所執而心不放予其誓誓卽下諭以伐
商之意示以行師之法與前誓字應

唐孔氏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于吳揚之間
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
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
戈者卽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
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
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
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
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將致紂惡先起古語牝雞不宜司晨下二句正見其意牝
雞之晨五行傳所謂雞禍是索蕭索也家將空亡之象陰
氣所感然耳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中愉意
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爲文言
家以對國耳○大凡陽氣宜剛多振厲而君子行焉陰氣
柔弱多昏昧而小人托焉故陰順其常則爲靜而貞而吉
一反其常則凌陽熾陰其禍不可勝言

唐孔氏曰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
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牝雞者毛詩左傳
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

通節惟婦言是用一句是主婦言無干預朝政今而賞罰
皆出其口是牝雞之晨也下棄祀棄親而惟使比佞害民
皆由婦言而然即惟家之索蓋二昏字見紂內蝕聰明之
德外失照臨之用非獨下民疎逖即極尊親如王父弟及
母弟尚皆不以道遇即前狎侮五常是至用小人爲姦宄
又昏棄之流毒耳肆訓陳肆祀陳設以祭也周禮肆師掌
國祀祭法亦有報弗答云者郊祀所以答天地廟祀所以
答祖宗報生成酬功德也遺非遺棄謂先祖所遺王父母
弟是兩項王父二字相連母字另看以弟總承之王父弟
同祖之弟母弟同母之弟紂且以昏亂棄之不廸何有于

箕子比干之諸父微子之庶兄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
崇是長加以祿位是信是使待以腹心是以爲大夫卿士
而任臨民之職使外暴虐于百姓以內姦宄于商邑欲不
亡得乎乃惟四方六句以比佞害民一連直說玩是以字
俾字可見多罪逋逃以四方言俾逋逃主萃淵藪是位大
曰崇位小曰長內事曰信外事曰使大夫卿士以職言俾
暴虐二句根大夫卿士來姦宄又承暴虐來暴虐者中多
姦宄姦宄者外必暴虐論其作用則分貼于百姓商邑耳
究竟則同惡相濟之人只一意暴虐百姓正爲姦宄于
商邑處

唐孔氏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今按
文勢謂王父弟與母弟耳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
稱弟者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則生
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

今予發四節恭行天罰一句另講蓋承上而言提起下文
之詞今日之事貫至尚桓節今日指甲子臨戰之日三最
字各有所指總在捩不定處勉意捩抑戰法有陳然後相
向故說其就敵之限止而齊一串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
止而齊坐而退也止而齊各歸部位也非謂止此而不進
乃止齊而復進也止齊者言三軍之止如一人也止齊以

止字作主止則齊矣不是僅止而復整齊行伍也古者步卒夾車而相爲用步法即車法耳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以討之今日之事戰事也以進爲主爾衆士無過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焉夫子勉哉視此步法可矣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勖哉在下下勖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用四則不用五用六則不用七非并用也如四伐當止而齊則止用四伐餘皆然非止此而不伐乃止齊而復伐耳罰以殺爲主爾衆士無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焉勉哉夫子視此殺法可矣不愆

于步自六而七步法整也不愆于伐自四而七伐法一也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分之則部伍之長各止其止各齊其齊合之則三軍之衆一止俱止一齊俱齊此所以爲節制之師兩個勖哉勖其如此而進如此而殺傳中戒輕進戒貪殺似與下文桓桓武勇意相礙

武以節制爲上必武勇方能用節制故此節只重尚桓桓桓桓武勇即于步伐中見之上教之法此壯其氣兵以不殺爲威師以不競爲武其神凝其力厚緩持之而不可罷猝攖之而不可驚何其桓桓也故以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勖之如虎八字正狀桓桓二字弗迓二句承勉武勇而因戒殺降者養餘威方爲善用其武勇弗迓有招納意以役西土葢追降必至于勞動我師是自疲耳陶谿云窮寇勢將變則役字中實有恐其致死以疲我師意不殺之仁只在言外帶見弗迓二句注但云戒殺降止恐一迓弃降則步伐皆亂雖止不齊便非節制之兵故特借以戒之耳若云恐其過于武勇則與桓桓勖哉意悖將士惟恐不武勇安有恐武勇而過者勖哉夫子仍重桓桓上

貔郭璞曰一名執夷虎屬
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

弗勖緊接上三勖哉來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言戮而不

言賞軍事以嚴勝亦威克厥愛意將戰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此誓葢臨陣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爾所不勉于是步而不止與不步同伐而不止與不伐同不勇于掠敵而勇于殺降與無勇同其于爾身有戮勿以誓爲可忽也

後學　東海滸士遴輯著
古濬張孫振鑒定

武成

此篇雖列泰誓之後、然自一月至神羞、紀初往伐商事、此泰誓以前事也、此後會孟津有誓、渡孟津有誓、將厥明有誓、陳商郊昧爽有誓、誓詞前具。故此但敘其事之略、自受率其旅至萬姓悅服、記武王伐商新政、此以下則俱牧誓以後事也、厥四月、記武王歸自克商之事、下諸侯受命爲一事、祀周廟爲一事、告羣臣爲一事、末節總記武王創業

大政、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〇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〇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三節記武王自周至商之時日、首節記往伐之期、月不曰正、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以正月爲一月、月體黑者謂之魄、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魄者形也、卽月之輪廓無光處也、如前月大、則次月初二日魄死而明生矣、此云旁死魄、當在朔日、先記壬辰者、猶今日之言日必言朔也、以朔爲死魄、蔡傳似誤、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以此日爲主、明日爲輔翼此日、故以明日爲翼日、取加助一日之義、

日朝者、舉事貴蚤也、以人挽車曰步、周在鎬京、將舉大事、必至豐告文考廟、故云步自周耳、于、往也、惟此往自周、故下云來自商、征伐者、正名而伐之也、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書傳乃云一月二日、卽以二日壬辰推之、戊午師渡孟津、乃二十有八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乃二月初三初四日也、以是數至四月、安得有丁未庚戌乎、非四月哉生明後既死魄前無丁未與庚戌也、旁死魄之義未明故耳、大月之于每月也、初三日明生、十八魄生、初八二十三半明半魄、惟望則全明、晦則全魄、此乃一定不易者、明生則魄死、魄生則明死、所謂旁死魄者、其在望後十六七之時乎、何也、因其明時、故于初三謂之哉生明、因其魄死、故于十八謂之哉生魄、旁者旁此也、且月之與日、近一遠三、上弦昏見、故光在西而既生明、下弦則旦見、故光在東而既生魄、十五之昏、日入月出、東西相望、光滿魄死、謂之望、三十日月行近日、朔皆不見、而明體晝伏、謂之晦、但望亦非定于十五之夜也[illegible]

四或十三遲則十六或十七故上弦下弦亦如之知此則明與魄彼生此死黑白判然不可混也可見魄則魄全而明盡死望則明全而魄盡死哉生明初二其魄尚全其明將蘇謂之旁死則可也何以謂之旁死魄耶果于旁死魄之義炳然不晦則自一月壬辰以至四月丁未庚午其中癸亥甲子皆不爽也奈何月體黑白凡有目者皆見之乃以合朔爲死魄是指白爲魄指黑爲明顛倒至此所以自一月至四月甲子皆錯亂舛以訛傳訛守爲定論莫敢有議其非焉者嗚呼釋經者至以魄爲明以生爲死悉宗信之不疑則武城經文歸本不亂也乃以意見更定之又何足怪 〇唐孔氏曰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

自底商至無作神羞皆告神之詞合爲一節前半節是告神以伐商後半節是祈神以勝商底商至大川作一句看底至也極數商罪告于天地及所至之山川也然非一時

事告天地在師未出之時即類上帝宜冢土是告山川在師經過之地所告之神非一日而告詞則一下文正告神詞有道是後人追稱前人亦對紂無道爲有道曾孫木其祖父言之見周家世世修有道非一日也暴殄四句是無道之實予小子至亂略所謂大正于商也舊以暴殄天物如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蒸民即殘害萬姓毒痡四海之類爲逋逃主即崇信姦回昵比罪人之類看來暴殄天物即甘誓之威侮五行害虐承暴殄來益暴殄則絕民之生即不克開于民之麗其害虐爲何如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爲魁主即微子言凡有辜罪乃罔恒獲意

水深謂之淵無水則名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而集之要重紂之聚他說前云崇長信使正是萃處萃淵藪借字形容匿奸之處勿用魚獸作譬以上形容紂之無道如此猶不敢遽承上帝惟仁人能逆知天威德足除亂救民者予小子既獲仁人乃敢敬承上帝以遏亂略耳紂爲不道而又崇信逋逃相與講貫布置其亂謀不知將至于何極故特下一遏字謂舉義師以遏之不但遏亂而并遏亂之謀使不得滋孳而爲民害也獲實獲我心之獲伐國不問仁人仁人同心其爲獲也孰大于是亂亦有略者禍心之計略也然當時自華夏及蠻貊皆率俾則亂略

果可遏矣人惟好生即心中有帝承帝無本則意怯承帝有仁即神敢且惟仁爲人心樂附之真亦惟上帝爲人心翕從之宰遐邇率俾總是個祇承上帝華夏蠻貊亥邪八國是率俾就從征上見人心之同率俾之告在孟津之先意有所期而然

唐孔氏曰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〇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禮經詳天子德厚流光故外事稱

嗣王某諸侯不敢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祀之故稱曾孫此亦不稱王之証

神羞以上告神之詞緊連上節是一片語承上從征者華夷協心雖多助在人而默佑在神故祝有神克相以濟兆民神指山川天地之神言神以濟民爲念爲紂所勝則兆民受虐如故無以濟兆民矣此是神不能相佑故曰無作神羞本克紂意說點上遏絕亂謀意既戊午至天下大定記克商之節次下乃定商規模重俟天休命反政由舊上俟天休命待戰也明日始克故曰俟謂武王今日伐商非人也乃天也既奉天以伐之當得天以勝之使紂師未至

卽天之休命猶未至也故惟雍容不迫頓兵商郊以俟之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則天休至矣不曰待紂之師而曰俟天休命此史筆鋪張之妙下甲子至漂杵正休命之至也商人離心離德久矣特刼于紂威耳先驅搶商之平民陳後乃紂黨一見我師便倒戈反攻其在後之惡黨以走乘機自相屠戮遂至血流遍野雖木杵棄于地者漂起而武王之兵則不待血刃背走曰北以人身而陽背陰故曰北或云牧在商邑之南故敗而退北兩叅之一戎衣一字不再之詞大定卽克紂意不作平治說是因殘取而商天下轉爲周有事巳定奪意非天下一統之謂政由舊于反商政上見反政由舊正以發舒華夏之氣對答天下之望蓋商之民不被商先王之政久矣卽以商之政澤商之民何必政自我創乎釋箕子下皆反商政事而由舊可知乃字貫至大賚商政紂所爲舊則湯所行由舊者非一政下文不過略舉行于商之郊者爲悅服張本不可卽作由舊之實釋箕子因三句反紂棄賢之政而由先王顯忠遂良之政散鹿臺二句反紂虐民之政而由先王賑窮賙乏之政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大賚止承散財發粟言萬姓悅服方總承說釋之封之式之民心所抱憤者一旦有以舒其

不平之感散之發之民心所積怨者一旦有以消其鬱欵之歎此萬姓之所以悅服悅服者心悅其所爲而服之也這句是總頂三段不可遺了天下大定意此俱是行于商者

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辟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于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巳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

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
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
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
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史臣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
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
稱我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
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窮弱也然
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
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

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
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左傳成十八年晉
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
年歸粟于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
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証大
賚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
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此三節皆武王自商歸周之時日哉生明在月之初二三
日首曰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曰王來自商至于豐首
尾之辭王都在鎬先至豐者以下文將有告廟事也至豐
只是歸周不可說告廟用兵非武王本心故下車先偃武
偃武修文一直說修文事甚多眾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
歸馬放牛便了但本節只就偃武上見修文耳馬以駕車
牛以任載皆伐商時所召取者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
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馬歸
華山之陽牛放桃林之野釋其輸重解其羈靮便是弗服
謂不復乘用之指馬牛言註云天下不復用兵是牛馬弗
服上見之非正解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放放
牛歸馬互言云耳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

以服總牛馬此只歸放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丘
甸之賦自不廢

唐孔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
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
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釋山云山
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
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
曰陽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

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記正始之事庶邦冢君以天下諸侯言故必自生明之日歷一旬之餘旣望之十六日而後有至者舊以庶邦冢君指外之諸侯百工指內之卿大夫只當以總治分治言不分內外爲是蓋百工卽闔冢君而來者若認爲內之卿士則已爲吾之臣矣何至此始受命耶受命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乃自來請命以聽上耳昔受命于商者今皆受命于周而爲周臣矣傳訓朝見新君極是周對殷言非指鎬京冢君受命則列爵分土丁是百官受命則建官位事于是

此記祀神之事重告武成意祀廟不言告成柴望不言助祭互文見義告伐商昔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告武成先祀于周廟而後柴望先祖後郊自近者始周廟卽豐廟祀于周廟者后稷以下文考以上同一獻享邦甸是近邦侯衛是遠邦駿奔走執豆籩者皆來助祭毋敢後也良馬奔走中法度皆德所在故借駿爲文服藝后之德豆木豆盛菹醢者籩竹豆盛果核者越三日而後柴望者致齋三日也柴積薪于壇燔之以牲望望方而祭不涉其所犬告武成以克商之事告也周廟非定祝也武成之告猶柴望焉見孝子之能享親柴望非獨行也羣后之集猶祖廟焉見仁人之能享帝〇二節不平對卽舜典肆類上帝二節事但舜先祀神而後覲舜巳受攝也此先覲臣而後祀神武未成主也覩受命二字可見

按商人作商取松柏于景山周人薦廟取多魚于漆沮蓋報本反始必以故都物產也史書丁未祀于周廟不勝黍離故宮之感〇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凡建國佐后立市中春詔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皇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世婦帥女功而擢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

羞之物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〇四豆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四籩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橑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
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此二節告臣之詞諸侯百工初受周命武王言周家世德
積累有素以見東征之所本也歷叙四祖第歸重文王而
獨許文王又只起予小子句耳遞接不斷大意謂周之基
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建之篤之基之勤之至文王而
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王家上是一段

文王是一段予小子又一段作三段相遞下只重王業不
可以王業侯業分看曰邦土曰前烈曰王迹曰王家曰厥
勳俱就有功于民說只是人心歸戴便是膺命自叙獨曰
志志者未然之辭文王志在安天下之民大統未集指以
服事殷言冀紂悔悟則天下舉安而終守臣節耳不意終
不悛予小子不得不承之承志不但伐商包列爵惟五節
在內○不曰后稷曰先王重王業所自始后稷教民稼穡
有功生民始封于邰故曰建邦啓土建邦以侯封言啓土
以土地入民言一直說有邦即有土也創立曰建廓者啓
後也前烈亦指后稷說克篤者不窋不務稼穡后稷之業

漸微公劉則復修之而致民富庶篤前烈以遷豳言思輯
用光豳居允荒即知此有邰之烈培植加厚矣太王去邠
居岐民心歸向西顧荒山斯拔斯兌後世王業之成實基
焉迹者興王之地指岐周言周之國號始此故曰肇基肇
基王迹就得民心上見由邰而豳而周王業艱難可見王
季克明克類王此大邦即知王家之措揚已極故曰其勤
王迹王家王字宜看王道以得民心爲本可想分其所重
勤不曰國而曰家者重家緒也自其肇王業于始耳曰王
迹自其難八荒于一國曰王家建篤基勤總叙四聖之勳
未成重在未成上待文王成之也如云邦土啓自后稷其

烈多矣公劉從而篤之然猶未也王迹肇自太王王家之
積功累仁厚矣王季從而勤之然猶未也我文考克成厥
勳焉勳字廣與烈及王迹王家不同蓋以功業言則爲克
成厥勳以天位言則爲大統未集借以勳字作侯國之勳
說太泥文王追王在牧野既事之後諸侯祀周廟之時故
前此止曰文考稱文王自茲始克成且只渾渾含說誕膺
四句正克成處人心畏懷既合雖僅有二大勳已自克成
克者力能勝也克字重看建邦篤烈者于焉而式廓肇迹
勤家者于焉而光大也須知基王迹勤王家成厥勳非三
聖有心興王也特自武王言之則見爲人心日歸便是膺

命撫方夏、此事實基自太王、勤自王季、至文王始成耳、膺
命指為方伯、誕膺本受命來、不可以為天子作受命、如得
為西伯專征伐、伐崇伐密、使凶殘既去而民庶獲安便是
膺天命以撫方夏也、文王有西土一方、故曰方夏、即肇造
區夏修和有夏之夏、不可作天下看、撫方夏仰專征伐是、
撫字無工夫、大邦二句承此意來、非撫方夏之實、是因其
撫方夏而後致也。大邦素以力自強、今遇文王而力無所
施、故畏其力、如黎之無道、凛然于既戡之餘、密之不恭、蹙
然于既遏之後、是小邦素以德望人、今遇文王而遂獲所
願、故懷其德、如昆夷雖小、賴撫字而不忘、虞芮雖微、得質

成而不悖是德力。從畏懷生。文王初無心。德力之分也。德
力是分用不得的、分之則不成畏懷矣、懷畏都在不敢虐
民說、德與力字俱著文王身上、此二句正見成建篤棐勤
之勲之實處、夫大邦畏則大邦安、小邦懷則小邦安、此文
王安天下之心也、惟九年玩一惟字、語意云文考撫安方
夏如此、使天假之年、豈不能集帝王曆數大統而使天下
無一民不安哉、惟為方伯止九年而崩、故大統未集、文王
安天下之志猶有歉然者、予小子今日之舉不過仰承先
志以除暴虐安民耳、

唐孔氏曰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
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
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后稷始封于邰
故言建邦啓土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
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
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承諱故稱劉名先
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音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
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詩云后稷之孫實維
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太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
一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
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文王斷虞芮之訟諸

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
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
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
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
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恭天三句、正承文考安天下之志、虞命曰成者、黜商之命、
文已誕膺、至紂惡貫盈、則一成而不可易、若一日未絕、未
可言成命也、恭字緊承上句、言我惟敬天之成命、而不敢
違越、是以東征一舉、取彼凶殘、以安其士女、惟時士女喜

周之來其不億億盛其玄黃來迎進次昭我周王云惟其
士女三句言得民之歸也天休二句推原上言伐商而得
人心之應乃一出于天耳用附句即指億厥玄黃二句至
是則大統以集而文考之志于是成矣○看來成命者紂
惡既稔天命已絕不必帶文王來天不曰奉而曰恭可見
即心是天志定難移即命成不易非別有成命而奉之也
東征以安其士女全是遵黜敬天心周在西紂在東故曰
東征士女猶言男婦億厥玄黃以迎而曰昭我周王蓋執
篚者之致辭辭曰天玄地黃明我周王有天地廣生大生
之德足以除殘去暴然即士女之來迎而德已昭矣昭字

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色上此便是歸附處而其所以然
我無心也民無心也一天而已天休句緊跟上句說如云
此雖士女之同心良由上天眷顧之休震動民心于冥冥
之中故相率歸周而奉幣昭德自不容已耳大邑者所謂
文王以百里也極狀民情歸附意須知民心所向即天休
震動附周處困于虐焰即爲天怒之伏藏寓于征討即爲
天休之震動欲備服人心則惟天可以悚動耳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記武王由舊之政通節重立一代經常之法上甚雖分六
事本文無此意宜相連看從古來建諸侯皆以佐天子然
天子諸侯亦不能獨治不容不承以大夫師長故次建官
官必有事故次位事事以爲民民有緩急輕重若欲急其
所重夫孰重于正德厚生愼終追遠故又次焉然此無非
欲以惇明信義崇報功德上裨朝廷之政治下成民間之
風俗故又以信義功德終焉遐是新政之事不重垂拱意
正所謂修文者列爵至報功是政垂拱句是治政爲本治
爲末○武王偃武修文以治天下爲已任文教無他知人
安民厲俗勸善而已當統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
于是列爵惟公侯伯子男之五等有邦則有土而分土或

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焉列爵因功德爲差分土即列
爵中事大小有定不可踰越二句乃通于天下者是外之
諸侯爵五而土三乃是周制惟五惟三分封有法也當照
臨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于是建公卿百執事之
官則惟賢而不肖者不得進有官則有事而位禮樂刑政
之事則量才受之任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能
治禮樂者治禮樂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事惟能二
句乃施于國中者是內之卿大夫就未用之人說惟賢惟
能是官使有要也爵土封于諸侯以世相傳者也故定其
等而不易官使授于人才朝廷隨時任之者也故嚴其選

而不濫至于五教爲倫紀所關則爲民首重之而有所偏之董重民二字直貫下句在上之精意說有上倡之而使民從之之意惟者言重五教之外惟食喪祭三事爲重而已重食則民體義之心生重喪則民知慎終重祭則民知報本故曰厚風俗五教註無朋友有長幼亦宜認清爵土官事在朝廷教食喪祭通天下故出一民字別之惇信明義崇德報功皆王者所以勵世之道與任賢使能五教三事之意相維而不可失者信義尤武王治天下之精神命脉而分封官賞人紀風俗等皆其所貫也時說信就號令言信乃本心之眞浮僞一乘將有求踐其言而不能者故

須惇義就舉動言義乃人心之宜察理不精將有認非義爲義者故須明俱就武王身上寬說上之固結其民與民之維繫其上者惟此信無以惇之民將朝合暮離不可久矣信者人所難守而易渝惟從上至誠無僞之眞心結之于元氣渾淪之處故曰惇義之變化曲折非凡民可曉至君臣父子之大分死生去就之大常則人盡知之此而不明民惟知有利背本忘君者衆矣義者人所難明而易昧須從上昭融明白之心境揭之于天地日月之懸故曰明不爲一代計而爲萬世人心計者也故無不勵之俗然勵俗俗字與厚風俗相幾不可用一代之人心必惇信明義

以身帥之于先須崇德報功以勸賞激之于後崇德報功就已在位者說與建官位事不同任官者但因賢而官之未必尊也此則因其德之懋而益崇之以官位尊者但因能而位之未見其功也至此則因其功之顯而報之以賞益立此崇報之格以勸天下之善也須知列爵四句與食喪祭句五惟字俱有力此即惇明崇報之作用非爵土官事教養喪祭外復有所謂惇明崇報也當時井田封建設官之制俱見定只任賢使能明信義褒功德便是理會侯度官常處只重五教食喪祭便是理會民生處以上八句皆挈一代政要舍此無復事矣垂拱而治猶云不下堂階

而風行天下也史臣贊美之詞勿認無爲而治看見得賦是征誅亦有揖讓氣象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滃張孫振鑒定

洪範

邵元錫曰洪範大法也何大焉爾也天人上下通一無二闔戶闢宇範圍曲成幽明隱顯誠感神應壹之乎天紀人極也

首節記武王訪道事王乃言節武王問箕子以敘倫之故以下皆箕子所陳我聞在昔節言彝倫以洪範九疇敘而其原出于天初一節述禹所次九疇之綱一五行起至末

述九疇之目而推廣其指範者鑄金之模匣水在天地之外包含天地而範圍之故曰洪範而九疇則在天地之內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三年也于是年克商卽于是年訪道見武王急于聞道道在則就問神作則足不覺自前不知故訪訪正吸下不知此論君道註云天道從武王問中看出以商祀記周年因箕子之辭也然存商號不臣府意原輕非惟箕子罔為臣僕且未聞問道而可得臣者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言重天道非重箕子若說重箕子則下節重其荅亦說重武王都說不去據公羊傳乃作綏詞為當訪問箕子以天道彝倫之敘卽天道也秉彝人倫而謂之天道者陰隲相協無非天理之自然故曰天道敬用農用之類凡君之所有事者一天而已矣此處不可以天道君道分看一篇皆天道也人罔與焉惟天陰隲相協旣將一個彝倫之敘默付在下民心上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又將一個彝倫之所以敘從洛龜上呈現出來一問一答都在天道上均一天道也但武王直遡諸皇降之源而訓之陰隲則冲漠

之表朕兆莫窺保合之中聲臭俱泯彝倫之敘誠莫測其所以然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乃箕子直指出天所垂教處而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若謂洛書獻瑞帝訓已昭龜數成文玄象斯剖天之所以敘彝倫者類至著也誰謂其不可知哉蓋天道所以流行不息者五行也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稟五行之理以為性然則是彝倫所以敘者乃天道之自然不待諄諄命之而不可以逃者也故九疇之敘首五行次卽及五事云云天乃錫禹何見陰隲相協之中更有道法昭垂之處陰隲相協彝倫天敘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也緊相照應○此武王訪道之詞其論治道

止論彝倫彝倫又推原天意直欲體天以敘倫乃是妙搽源頭凡人當情緣內熾利害外攻使沒個居止營營逐逐吽踰不協便成不得人道惟天容容安定任其馳逐多友自有一輔相大力雖外得翌棷符躡紊得翌棷理居止惺惺無心自協。相協便是陰騭處非有兩層倫即其所以居身居心者民常厥居。即是彝倫亦即是彝倫之敘了但天既于無意中提醒而為彝倫。且又于無意中輔掖而為彝倫之敘當更須于有意處成就而為彝倫之攸敘斷必有一機竅在以帝王精意謫夫婦知能則彝倫無權彝倫敘亦無權惟攸敘有權使不知其攸敘縱彝常滿世總為無

主經綸終不睹符天作用如何可不知攸敘字最重知字亦最微○此節贊主相協厥居猶天命之謂性敘彝倫猶修道之謂教故以我不知何舉自君道言謂天能相協于有生初不能常敘于有生後敘之之責則在我我字正與天對若曰天如彼而我不如此則無以代天云爾似與武王訪天道意不合看來還就天道說為是君必明天道而後可以治天下。彝倫所在民之不合者多矣惟天陰騭下民而相協其所居止之彝倫然謂之曰陰騭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攸敘二字極重謂神道設教之內果以何者而洩其秘乎與下天錫疇惣

惟天二句一直看陰騭者天心冥茫其安定下民不可見當五性感動之時而中正之理隱然有不可移易者見之百姓日用飲食君臣父子間各有至當不易之居止與生俱生自人必不能越若或輔之自人必不能離若或合之無思無為曰陰從紛擾中止于其所曰騭惟陰常定顯則不能定然協字與騭字照謂止不能自合而天相之使合勿以相協對說方是陰騭相協須通有生之後不專指賦予之初即不著不察之民莫不日用于此甚而牿以暴棄之後終未斷絕于此所止之理渾然至正一有偏倚助則自知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形骸一軀靈府中必有休

其神者樛轕日乘周行內必有息其機者凡民之出王游衍如此乎各由其居而不過而民亦不解相協者為誰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此不知就本陰騭上遡來看方妙理一也在民心謂居在世教謂彝倫居即彝倫相協即敘言天之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固以敘彝倫也然天何言何為而神化默運之中要必有所以敘之者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之不紊者用何道以致之子其悉為我告焉武王既知為天所陰騭何以曰不知欲窮彝倫所自起耳有端有倪即非陰騭之神工合端倪而求則相協者何在又微渺莫窮其奧將于莫可知識內求性天而卒無可尋也比

下九疇高一層武王看得此理精妙但所以然之故尽不可知所當然之道在君自盡耳彝倫不可如特說彝訓彝彝倫謂倫理分作二字解蓋父子兄弟天合也君臣夫婦朋友人合也其合處便是協居處然其間一段不可解之情不容已之意實天有以默相之故曰相協厥居不然一膜之外即胡越也胡然而天合人合若是之無乖離哉看來下九疇不是彝倫乃以敘彝倫者傅訓倫字云理也下文又言人倫也理是先解字義人倫纔是其實解處說者都嫁理言把居亦看作所止之理則攸敘二字及天道君道都混說不明了

羅近溪曰陰字之義乃天之默默然也然則帝之震怒之烈鳥獸之喧吼昆蟲之唧喞何為不體天之化也蓋天以一神神則妙萬物既妙萬物雖有聲而無聲也推之乾不言天何言默而識皆是此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武王問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此答言如何而彝倫攸斁必如何而彝倫攸敘三攸字正相喚應五行者萬事之本水者五行之先鯀逆水性而五行汨陳洪範九疇亦不畀則陰陽相協之功虧而治法隱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禹順水性而五材不汨天乃錫洪範九疇則陰陽相協之功全而治法著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可見彝倫之敘不敘由于九疇之錫不錫九疇之錫不錫係于五行之汨不汨是共範九疇天之所以敘彝倫者也○箕子以下答彝倫之攸敘雖天陰隲其間而實未常秘其玄機但亦因其可錫而錫之耳洪範之理唐虞已有禹得龜數而第為九疇為治大法始昭垂萬世也先敘鯀只起禹見天不輕畀意汨亂本陻塞來不畀洪範九疇者洛書出在禹抑洪水之後不在鯀陻水之時則知天之震怒而不畀也舊以攸斁只就鯀

身悖理傷教言不可說天下之民盡堯時五典自敘也看來洛書不出洪範不作雖堯在上人不得見此常道矣序則弗敘雖謂之斁也亦宜數弗顯則理弗明對攸敘反言之也鯀則殛死帶下禹乃嗣父而興看其治水務疏通不務陻塞天乃錫禹全在順五行上天錫禹洛龜而云錫洪範九疇者當然之理即在自然之數天以洛書啟禹心而發明治天下之大法則雖自禹發即天錫然耳作渾成看若以禹因而第之說則人為之嫌非天錫矣原要順天錫說上帝明命無日不默傳于禹禹之精神無日不潛通于帝龜乃寄也人視之龜也禹視之恍然帝訓也所具者

生成之象而因象以明理則治法觸類以推洪範乃貫九疇之辭。當貫講九疇未錫彝倫非本無理隱于人心而法舍于世教明者悟之眛者棄之九疇既錫彝倫非始有理顯于人心而法闡于世教明不得加眛不得蔽敘亦只是敘天下道理不可實指在民上說彝倫攸敘乃開天立極一大關鍵萬世率由不專在禹一時說敘即相協也帝乃至攸斁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至攸敘猶言天誘其衷也特彝倫攸敘在禹次序九疇處見攸敘要發攸字乃其所以敘也鯀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鯀而以開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耳聨彡認九疇即彝倫非是九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所以敘彝倫者也彝倫乃生民所具之常理乃九疇之所敘者也不必以各疇入敘九疇不過成就一個皇極由是以知其中數五衆數之宗主也知彝倫之敘本于一人其外數八中數之體用也知彝倫之敘通乎宗極蓋人綱人紀咸有此法以敘之而惟天陰隲相協之心益昭矣但此節尚未可露皇極等字面

唐孔氏曰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

也○茅順父曰理順而氣和數行而道顯夫天示人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而聖人遂第為九數蓋觀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參其一陽為三兩其一陰為二三二之合則為五矣五之所以為中也六七八九因乎五而得數也此成數也統乎生數者也洛書以五統四隅主以陽統陰而兆其變數之用故上以九迭為消長參伍錯綜變化無窮天人陰陽之理盡于此矣乃取其次第之義而第之也蓋繇一乃本所以始戴九則表之以為終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機乎其中也此自然之理也聖人推性命之源類萬物之情算終始之用分數而比之心與天通者也於是乎彝倫之體其散殊有不可求統要有不可得建立有所始推行有所循焉得不敘耶此天之所以相協者也○郝仲輿曰說者謂禹則洛書九宮衍範以為疇今按洛書之數北一南九東三西七東南二西南四東北八西北六中央五伏羲取以併河圖衍蓍占易者也故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嘗言疇則書也後儒因經云天錫禹洪範而疇數適得九故穿鑿附會今謂疇不則書何以數止用九何以皇極次五居中謂全倚洛書則自九數外別無取義洛書本奇偶配五行相生而範以五行居

一共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劉向父子作傳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牽強補湊殊乖自然大抵聖人觀象玩數以示參伍用中之義而已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九之中陽數極于九會于五根于一一生三三兩則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衍疇執中用九而天地帝王之事備天地之數會于五五者四象合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天地參伍爲十五十五者五其十十其五也故數不越五十大衍之用也圖數十其五而多一書數十其五而少一進退各成十五故衍數用

十所以則圖疇數用九所以則書然書數方隅中央相對亦各十五故疇雖九而共目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七庶徵六福五極六合之亦五十故易亦兼書疇亦兼圖所以訂之疇則洛書也皇極無數所以象中無常主也九宮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隅參和四配所以爲攸敘共會皇極也禹則書敘疇大畧不過如此蓋洛書之精蘊已盡于易即神禹無能加故但摹其九宮環極之數以配道曰洪範使天下萬世知君德莫大于執中王道與造化同神

上節天乃錫禹處已說數中木寓疇理聖人因數而第疇

丁此節只歷敘所第見成之疇不必更曰天有一數而禹第之爲五行而以在天在禹對待言也一至九是洛書點數初與次禹次第之五行至六極則禹所配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故九疇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荄在下之義也洛書之象對則兩其五參則三其五而五無不在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雖于初不言用下八疇皆言用皆用此五行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九字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序其目而

演之耳此節以後只衍得用字而敬農協建等待人君自求而垂訓于天下萬世此天錫之疇所以陰隲相協者此也而要歸重皇極前四疇皇極之所以建故配水火木金之生數俱從得處好邊說禹則之得先天首治之義後四疇皇極之所以行故配水火木金之成數則治亂吉凶休咎禍福分焉禹則之得後天成治之義八環于外五居其中數之統宗也禹則之得中天宰治之義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竊觀洛書胡爲始于一終于九又胡爲環以八與以五山探化本外證化機天數五地數五五者散而成行天下未治五行先受汨陳害彝倫之斁全斁以五者之不行及天下旣治五行亦先受平成利彝倫之敘全敘以五者之行安得不第之于一五行無極之精陶鑄天地絪縕品彙雖道資調燮而理妙自然包含衆用在理上說不以氣言八用字有力皆主君用之言要順文勿倒說令人只講得五事用敬不知有此敬方有此五事非以五事爲敬也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形神交錯本與五行適合使昏淪不檢則當身之事盡獨眞頑惟聖王之存敬卽聖王之所以

盡性敬字重用者用其敬于五者也正人之所有事事至紛而敬主一惟一能主紛而歸之凝定適如陰騭之初故次二曰敬用五事敬則身修矣然或脫略民瘼則此身喘息必有不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養立教行安內攘外總歸于厚八政者厚道所用以篤其培植者也農自此心施肫有加無已言欲厚天下之事惟農之以八政之用農作厚訓厚生莫過農借字法耳蓋天地厚群生而五行備聖人厚一身而五事備帝王厚萬姓而八政亦無不備然必治厥後可熙庶政故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如符節本一體而分稍一人爲便不合此心與天無間故用五紀以合之

若因五紀求合必不合矣隨時占候期與天合如在璣衡以齊七政是凡仰觀天文而爲之紀綱者要皆天之示乎人者也五居中而綜十五之變八疇環繞于外非特不可言偶亦不可言奇如艮之止如乾之統有星象焉有極義焉人主能節宣五行敬用五事政以厚民紀以合天豈不足以建其有極故次五曰建用皇極蓋前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而治人後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卽人以驗天而五皇極則居天人之間爲常變之主故當立至理之準于中使八方環向取則大人當五位之隆中央執四方之要極之象取之北辰故三垣九野參以歸命極之理要

之至善故至德要道詣於無疵詳本疇言人君欲立于盡善而可以爲天下法者果何用哉亦惟人倫事物各盡其極而足以爲法于人耳建者建立標的也德性堅強精神凝練而用此皇極以樹其準皇極之皇與元良元字一般爲疇作于帝世而號爲皇者猶呂刑之逝稱皇帝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東西南北到此却好來建于彼而用在于此不外君身而求之也蓋謂極出于皇而來建四方之原一用此爲之準則而已惟極建卽德行欲納民于極必思所以治之六次于五而配其疇曰乂用三德正直剛柔變通之以用此極也又常也三德變也以常治

之理用于不常之變也非皇極外又有所謂德而以其定于一者與世推移若此心無不可揺之眞而欲馳之紛紜變故難矣惟極運則疑出故次七曰明以辨惑用稽疑法盡其變于幽明以審此極也有所疑而不明故稽而明之明以燭事幾言明字斷言人君欲吉凶之機昭然可見果何用哉用稽疑也惟極應則徵著雖疑盡決于當幾疑正宜生于事後故次七曰念用庶徵驗字斷言人君欲得失之既徂有迹可驗又何用哉用庶徵也欲覩已之善惡當覩天之所應者以驗之念重閼失一邊念即念哉之念下文休咎只言徵驗非念也惟恐深内省自家曉得失之故

而後用庶徵叅合若念頭未離而災祥並陳徒增惶惑耳惟極有從違即君有勸戒況休咎未徵于氣機禍福先受于當體故次九曰嚮極者有必得之福則君用五福自勸以勸人悖極者有必得之威則用六極自懲以懲人意所注爲嚮所畏爲威嚮威主君禍極兼君民言之必嚮而後用福必威而後用極不然福極在天君豈得而用乎若桀紂率仁禁暴非不福極曰邪豈足爲勸懲乎蓋其心心念念所趣向只在五福路上如所歛福錫福都在皇極上着工夫其所戒懼或恐不免者惟此不能建極保極而罹于六極耳然嚮用威用重在勸懲臣民不可以自勸懲與勸

懲人乎欲人之歸極則用五福以嚮之使其有所向而爲善懲人之不極則用六極以威之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爲惡此在言節上勸懲之詞專就躬行感化上說者欠明總之順言之則五行爲始錯言之則皇極爲統而敬五事又皇極之本根天一也在五行爲五行在五事爲五事在八政爲八政在五紀爲五紀在皇極爲皇極在三德爲三德在稽疑爲稽疑在庶徵爲庶徵在福極爲福極是故九疇皆天道也夫自天行而人事而政治而五紀而皇極而三德而稽疑而福極其順布也而云皇極所以立焉而云皇極所以行焉何居政治即治矣而云立焉何居自天而之

人自人而歸諸天順逆數也九疇次第須本天人順逆數說方確○洛書本之只有四十五點龜文之中一三七九位乎四正二四六八位乎四隅五則位乎中央但有奇耦初無文字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坎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其氣運天不息其材用世不匱其理則賦人爲五常運旋無停故曰五行二位

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敬用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三位在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農則人之所以因天也四位在巽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協則人之所以合天也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胥攝四時故爲皇極統三才之心也六位在乾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承天而治人也七位在兌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以人而聽天也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也故爲庶徵揆天而徵之人也九位在離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人感而

天應也八政與三德通五紀與庶徵通八政立又之經五德因時之權五紀曆法屬常庶徵災祥屬變生數主常故政紀在前成數主變故德徵在後大抵九疇之敘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按已上朱子所配方位四正用子午卯酉四隅用乾坤艮巽以後天八卦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故也然非大義所在

龜文前後上下皆四合一與九在上下三與七在東西二與四在左右上肩六與八在左右下肩皆四層爲四合此之謂盤木四數亦起四也一九純奇故曰太陽四六純偶故曰太陰三七奇亦曰少陽二八偶亦曰少陰○西北六老陰一合五亦爲六南九老陽四合五亦爲九六進爲九六之本體已消矣而九於是乎長焉此老陰爲老陽卽河圖六居一外也九退爲六九之本體已消矣而六於是乎長焉此老陽爲老陰卽河圖九居四外也西七少陽二合五亦爲七東八少陰三合五亦爲八八退爲七八之本體消矣而七于是乎長焉此少陰

爲少陽卽河圖八居三外也七進爲八七之本體已消矣而八于是乎長焉此少陽爲少陰卽河圖七居二外也所謂陰陽五藏其宅者也妙矣○按啟蒙論三同二異有云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玉齋吳氏曰陽不易尊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爲二生數之陰九爲四生數之陰也天台董氏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者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劉氏曰圖之一二五七九皆奇數陽也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陽動生變故也然陽于北東則不動于

西南則互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分西南陽極盛之方
陽主進數又必進于極而後變也○錢南離曰月可以
受日之光曰不可以居月之魄水可以受火之溫火不
可以從水之寒日孕月之華以得光火含水之潤以揚
輝故陽之從陰也實從而形不從陰之從陽也形實皆
從○雲峯吳氏曰陽不可易而陰可易專以生數言也
蓋謂洛書視河圖北東不易而西南易北東一三陽數
不可易而西南二四陰數可易也獨觀河圖則北東自
一而三水火木下生上也西南自二而四火克金上克
下也一圖而三生數之中又自有相生之象二方而四

生數之中又自有相克之象相生則有不易之體相克
故有變易之用如四時春屬木中央屬土冬屬水其體
不易夏屬火秋屬金夏變而秋其用不能不易初不待
圖變為書而後見也合圖與書並觀之則南木火位而
金居之西木金位而火居之木水不變而金火遍變蓋
金入于火不別于火火能煉金乃別其金火金遍變之
妙如此○圖背皆以中五為五一與四為五二與三為
五故中五同若十則圖有五個十書有四個十若十五
則圖有五個十五書有四個十五以圖有十書無十故
也所謂河圖盈洛書之盈者配天乏之者配地地不及天

也○河圖數圓圖者其為位也中五之外則四洛書圖
方方者其為位也中五之外則八合而言之河圖一六
書下二正居北六居北左即河圖之一六同宗河圖三
八書三居東八居東左即河圖之三八同道此自下而
左者同也河圖四九書九居南四居南右即圖之四六
為友河圖二七書二居南左七居右即圖之二七為朋
此陽左陰右者同也但圖書一六同北三八同左其位
同其數同而四九二七左圖則二七左四九右書則二
七右四九左若有易位者何也但圖主圓陽皆順行一
至九三至七陰皆逆行二至八四至六流行之所以不

已也洛書主方陽皆逆對太陽一與九相對少陽三與
七相對陰亦逆對少陰三與八相對太陰四與六相對
對待之所以不紊也圖主流行而位則四方實具乎對
待所謂以對待為流行也書主對待而位則八方實具
乎流行所謂以流行為對待也陽順行順對陰逆行逆
對一自然也所謂一九自北而南三七自東而西非順
而何二八自前而左四六自右而下非逆而何此易見
也○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
若不相似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
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不相似○如河圖則備數

之全洛書則缺數之十此疑若相戾也然河圖之全數
乃皆自五而來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
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爲
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
皆有含十之義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
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
相類是以未嘗無十也○詹萊曰天下之物陰陽而已
是兩儀也陰陽不能無消長故有老有少而爲四象所
謂水火木金而所以依附以有成者土也五行之位則
爲東南西北與夫中而加之以四隅之位則爲九五行

之數則爲一二三四與夫五而加之以五成之數則爲
十故河圖之自一而至十者舉其全也洛書則以九生
成合十而虛十不用也八卦則以四方隅合五與十而
虛五十不用也不用者以無用爲用也故三者合而言
之一也以畫卦之序言之天地之所以運行者惟一氣
耳由動靜有陰陽之名畫卦者必自陽之全氣推之以
至于蘊化而後爲陰也故老陽之所生爲乾爲兌漸至
于少陰之離震陽之自息而消也少陽之所生爲巽爲
坎漸至于太陰之艮坤陰之自消而息也生卦自然之
序也若其運之所行則異此矣自闢戶之靜而爲動也

必始于一陽之震而東北者生氣之始也故以居之循
乎東而歷二陽之離兌以至乎純陽之乾安得不居乎
南自闔戶之動而爲靜也必始于一陰之巽而西南者
成氣之始也故以居之循乎西而歷二陰之坎艮以至
于純陰之坤安得不居乎北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
離列左右之門言分定也說者見老陰之艮坤居北少
陰之離震居東已無戾于圖書之水北木東矣至于少
陽居南宜爲巽坎而乃爲乾兌老陽居西宜爲乾兌而
乃爲巽坎求其說而不得則或謂陽主靜而通其變也
或謂二七四九雖成陽而實爲陰所生故可易也或謂

故易金火之位以成其左右生尅之象也是皆謂聖人
有心于遷就非然也雖然先天之尊乾猶有說焉乾天
也其數九老陽之象也氣之全也故八卦之位乾居一
而坤爲八兌居二而艮爲七離居三而坎爲六震居四
而巽爲五各相對而爲九也八卦之數乾畫三而坤爲
六兌畫四而艮爲五離畫四而坎爲五震畫四而巽爲
五各相合而爲九也則亦以天之無所不統也○且易
之作不過所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而已其有横圖何
也八卦之畫所由生也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
小成之形既具而大成亦因以存所謂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此也由此而盪之大方圖之起乾于西北盡坤于東南者即此在矣凡揲蓍求卦者因之其有圓圖何也八卦之位所由定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居東北巽居西南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小成之位既定而卦氣亦因以行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此也由此而盪之大圓圖左方之陽起復以至乾右方之陰起姤以至坤者即此在矣凡治曆明時者因之又置方圖于中得圓圖于外者明即方以爲圓初非二致而地藴于天靜發爲動必如是而後卦變始全易道始盡使不惟四圖而惟

六十四卦之列則漫無統紀何以爲易乎且又以大圓圖之序推之自復一陽之生以馴至于純陰之乾皆陽之進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在北而微也明夷至同人臨至履皆二十八陽在東而著也泰至乾三十六陽在南而盛也順也自姤一陰之生以馴至于純陰之坤爲陰之退亦然亦順也于歲之春夏秋冬時之分至啓閉月之晦朔弦望日之子午卯酉無不均齊且備易之正法也焦延壽則用後天卦氣起乾坤而終既未濟分置二十四氣而虛坎離震兌四正不用此四卦者在後天之圖則當四正在卦序不當四正何以能統分至耶至京房之法虛四卦不用猶之焦乃更置卦序起中孚以終頤以應後天十二月之辟卦太玄擬易之運猶之京而增重自升至蹇一十六卦以爲八十一首抑又異矣納甲以月之盈虛象卦之消息知用先天圖矣而又更置坎東離者何耶知先天者邵子然其用之亦以乾坤坎離擬坎離震兌而虛之亦襲世俗之習而不純用其舊然則起復至坤之圖信出伏羲非後人所能爲也○然先後天之所以更變者何若先天以陰陽易爲義故取其卦位之對待後天以四時進退爲序故取其卦序之流行其實一也春所以生物者木故震以陽木居東巽

以陰木居東南循至正南則離火居之木之所生也火盛則生土西南之隅夏秋之交也火于是消而金于是息故以坤居之非大地之坤乃取其中十之陰土也秋所以成物者金故兌以陰金居西乾以陽金居西北循至正北則坎水居之金之所生也水盛則將復生木東北之隅冬春之交也水于是終而木于是始故以艮居之非陽正之艮乃取其中五之陽土也是之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也又以卦位之有定者言之坎離陰陽之中震艮陰陽之長少也既反對于四正矣乾坤以陰陽之純正對于西偏艮巽以陰陽之少長反對于東偏

其對待之妙有如此者以陰陽之進退言之坎離進退之中乾坤進退之極也卽居正用不用之位矣陽主進而震爲長故貴于艮而正東之位陰主退而兌爲少故貴乎巽而正西之位其進退之妙有如此者然皆不外先天之運用故仲尼每舉後天之行而必以先天之卦位終之如帝出神妙等章言其止于發揮而無所背違也夫周易之變古乃因時以立制焦延壽雖用後天卦氣而去四正卦不用京房則分卦直日而加以飛伏神煞揚閎之數俱以九起而或爲八十一首或爲二十七變司馬則以十起數而爲五十五名牽合附會亦何以

更變爲哉先後天之圖所重各有所在焉先天正乾坤之位者取其德之成也後天有坎離之更者取其用之中也○朱子曰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陽一陰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淸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

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

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三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

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

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

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之

窮之所以爲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

坤離次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太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洛書洪範圖爲九者凡五而河圖洪範圖爲九者惟一可見洛書體圓洛書體方洛書洪範圖無八而河圖洪範圖有八者九爲圓八爲方各不失本體也○羲圖天與日會在乾坤離坎天與日會以日稟天之氣行華物匪天弗生故圓圖之天在坤冬至日與天會爲復日在順天在乾夏至日與天過爲姤日在大過○羲圖乾施即消中虛爲離消盡成坤而坎即消于坤中坤受即息中盈爲坎息極成乾而離即消于坤中○雲行雨施電發雷震陰陽二少無日不交合于二太中此二太所以分爲二而二少所以合爲一俗占用少不用老○朱子曰康節以四起數想他看見天下事纔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四象不言五皆自五來四象不言十未嘗无十○太陽變化十六象以乾兌爲主少陰變化十六象以離震爲主少陽變化十六象以巽坎爲主太陰變化十六象以艮坤爲主邵子曰十六而天地之道畢○邵子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

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此致法也○按外圓乾內方坤離坎乾坤交之中是爲四正震艮巽兌乾坤交之偏四偏皆以輔四正就四正言坎離輔乾坤者也故乾爲首正離又輔坎者也故坎无正中文序六十四以屯蒙需訟師比始以渙節中孚小巽既未終粲然指掌矣○羲畫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乾交坤陽陷陰中而成險從初便有險陷乾道何以首出是故乾坤成列首有事于坎乾坤列後首屯蒙以其獨具乾之三男長少二男合中男繼父母用事之象次需訟次師比又中男獨承父母用事之象三男分體惟坎爲得中故少長皆取正未其中其十六體分于上下經各八亦獨得其中以此屯蒙二剛四柔二剛爲主需訟二柔四剛二柔不爲主此剛柔之別泰乾坤之交不交即否隨蠱至既未濟十八卦亦若十有八變而成一卦總故乾坤常交有泰无否之義小畜履乾與巽兌遇震艮二剛先坎有合以拯險巽兌二柔後乾有合以行健由是乾下坤中不爲險陷之交乾居坤下遂成天地之泰乾不交坤而否離文明麗乾內外爲同人大有坤不交乾而否艮以止入而貞之坤內震以動出而奮之坤外爲謙豫震艮巽兌初合四卦乃先天圖春秋對待之交泰

否初變隨泰變蠱泰中爻爲兌震否中爻爲艮巽旅豐
否初變卽爲隨蠱巽遇兌後乾爲履于坤說順相渙成
歸巽前乾爲畜于坤巽順相乎成觀泰否二變否變噬
嗑泰變賁噬嗑賁離與震艮遇動乎險爲屯于離則需
電合章而成嗑止乎險爲蒙于離則剛柔相交而成賁
謙豫艮震合坤以親地而關之于否後倒體剝復爲中
十二卦主人一小畜履巽兌合乾以尊天而開之于泰
先倒體夬姤爲後十二卦主人剝謙之變否之極坤以
止上關復豫之變泰之初坤以動下關旅乾轉坤傾否
開泰胥自復姤之幾始死妄震以首動險次嗑明出入

以動乎坤者而動之于乾下乾以動而加健見原始震
艮之功大畜艮以首止險次賁明出入以止乎坤者需
止之于乾上乾以止而大正見要終艮止之功坎爲陽
之中在六子中爲最貴一體合而成習坎居諸卦之最
後六體分而爲屯蒙需訟師比居諸卦之最先荀爽曰
乾起坎而終于離坤起離而終于坎坎離者乾坤之家
陰陽之府震艮巽兌二合泰否三變否變咸泰變恒遯
咸男爲主而內止乾爲外避矣大壯恒男爲主而外動
乾爲內貞矣晉明夷與需訟對待需訟主乾用坎晉明
夷主坤用離需盡變爲晉訟盡爲明夷晉離出地坤下

剛以麗之明夷離入地坤上順以晦之剛止剛動之勇
用乾父遂若无其功柔明之女用坤母猶必致其役此
剛柔男女父母內外之辨家人離在內巽外入以假之
睽離在外兌內說以合之蹇咸男內止以止險于其外
解恒男外動以動險于其內益咸恒二體分于離坎之
交離明固巽兌二柔之易合而麗坎險非震艮二剛未
易止而出也震艮巽兌三合震巽相與爲恒交爲益兌
相與爲損交爲咸咸變巽兌柔爲內主恒變益巽柔爲
主長少之柔交于內外以爲主又聖人之所謹自夬姤
至革鼎乾坤不經見于是震艮列而長少二男後乾以

終事焉泰否四變泰變損變益乾坤後更十卦陰陽各
三十畫而天地交成恒後更十卦陰陽各三十畫損益
見泰否天道之大運所以體其全損益人道之大權所
以用其中夬姤乾合巽兌而乾不復見萃升坤合巽兌
而坤不復見泰否五變否變困泰變井困井革鼎居下
序之中天地之用莫大于水火水火之用莫盛于井鼎
也又坎離相綜陽交之卦始于屯蒙陰遇之卦終于革
鼎屯盡變爲鼎蒙盡變爲革震艮巽兌四合二女歸之
吉漸咸之正歸以娣之艮歸妹恒之大義泰否六變否
變漸泰變歸妹泰中爻爲歸否中爻爲漸又隨蠱倒體

卽漸歸妹也艮止麗以離明則止明相麗于是巽兌列
而長少二女後坤以終事焉泰否七變泰變豊否變旅
巽于隨風之後而風力厚坎險何不渙乎且震在險下
動之難巽在險上渙之易矣悅于麗澤之後而悅體專
坎險何不節乎且艮在險上猶患過擊悅在險下惟患
不出矣屯蒙震艮合坎之始渙節巽兌合坎之終屯蒙
震艮于坎以原始渙節巽兌于坎以要終如是而坎猶
爲險人道无望其存乾坤无望其成列矣二陰四陽之
卦九始于需訟之變終于中孚之不變二陽四陰之卦
九始屯蒙之變終于小過之變屯雷所從起小過雷所

從止始乎動終止以震反爲艮震艮合之終也泰否九
變泰變既濟否變未濟既濟水火之交卽泰之象未濟
水火不交卽否之象然既濟中爻柔下剛上函否未濟
中爻剛下柔上函泰受以未濟寧以未終蓋常以泰交
義象天下後世開之于无窮耳中孚巽兌之合三四得
敵于其中渙節之餘險不在坎而卽在于巽兌也小過
震艮之合然三四失位于其中屯蒙之餘險不在坎而
卽在于震艮也坎與乾坤震艮巽兌交皆不名濟惟終
與離交而後名之爲既交坎離天地交之中離中一柔
卽坤陰全體之柔坎中剛卽乾陽全體之剛乾下交坤

而成坎坎又爲之交于離坤上交乾而成離離又爲之
下交于坎離下交陰麗陽中而成明者要終元亢坤道
原下以順坎上交陽陷陰中而成險者要終有拯乾道
原上而首出夫是之謂不相射而相逮爲中天地而有
交之濟以水火之濟成天地之交乾坤之能事備矣蓋
天地之交曰泰一轉卽否水火之交曰濟一轉卽未濟
否之日多濟之日少聖人之憂患無時而已故受之以
未濟終焉○按雜卦自乾坤至困二十卦與上經之數
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于其中自咸至夬二十四卦與
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于其中見陰陽交易

之妙一剛以爲比師主次謙豫次剝復以復要一剛爲
主之終終于長以長君子皆在上序屯蒙雜易以師比
序師比雜易以屯蒙震艮前乾坤至屯蒙凡八卦兌巽
後隨蠱至井困凡八卦震艮巽兌之中損益至噬賁凡
十卦居中序乾坤十卦後爲泰否雜乾坤十卦後爲損
益邵子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事有因革損益盡之矣
損益艮兌巽震之合故前震艮後兌巽屯蒙噬嗑賁皆
震艮合坎合離臨觀萃升皆兌巽合坤大畜无妄謙豫
又皆震艮合乾合坤先後損益爲上局子讀易未嘗不
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

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深哉首比師一剛居五柔五二之中次謙豫一剛居五柔三四之中坎剝復一剛居五柔上初之中皆在上大有同人小畜履夬姤皆在下此剛柔上下之辨乾坤后比師始坤坎之合需訟終乾坎之合二分之咸恒居中首尾皆以坎雜之以坎陷爲憂甚于序云上以困終爲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下以夬終爲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震起艮止巽兌合之爲損益兌見巽伏震艮合之爲隨蠱四卦交合爲咸恒咸速婚姻以時恒久夫婦偕老睽外從睽上合共二十卦家人內從家人下合共二十卦二卦與

序不易序先家人後睽雜先睽爲外後家人爲內外以乾坤並列爲主內以乾坤交合爲主故家人後即受之以否泰先于否雜否先于泰孔子雜卦精蘊全在反其類何一柔以爲大有同人主次小畜履次姤夬以夬要一柔爲主之終終于消以消小人皆在下咸恒與序不易自渙節至豐旅以十八卦合十卦居前自小畜履至夬以十二卦合十卦居後離坎居其正中序先坎後離上下之等雜先離後坎內外之辨坤坎合比師原始乾坎合需訟要終小過過也小者過似不足責故止謂之過大過頤也大者過何以爲君子故特謂之顛又另爲一局以致責望君子之意大者過小者姤將以一小人去五君子反爲天須是合五君子然後能去一小人小人去君子甚易而君子去小人甚難固如此否泰二變反爲歸妹否泰三變反爲未濟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小人決不可使相雜小人每多合而君子反多睽此所以爲大過之顛此所以爲未濟男之窮雜以大過以下另爲一局而以夬要終焉○造化之五行聽命于三德以爲吉凶北主潛故德潛于北極以三德置五行之下見淵淵其淵稽疑之鬼神聽命于五事以爲吉凶南主見故事見于南面以五事置稽疑之下見稽謀自天

天下之庶徵聽命于八政以爲吉凶人盛于東故司空司徒司寇卿士師尹侍從于東天起于西故日月星辰斡旋于西北以三南以七東以八西以五六環向中五即所謂會極歸極以皇極之五運于北爲五行而成五運于南爲五事而成五運于東爲庶徵而成五運于西爲五紀而成五即所謂錫汝保極卜筮乃道居南宜矣乃心居南欲皇極心與天通卿士庶人亦居南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欲皇極不敢忽也天運終于西始于北造化歸于西復于北西與北爲始終之介故位五福六極于西北以爲吉凶

之介謂如是則吉如是則凶五福六極雖屬徵應而五福有攸好德六極有惡尚屬修爲今不以福極居内五紀居外而反以五紀居内福極居外與三方不同者蓋造化已至西即相持而交易故曰戰乎乾且五紀之連皇極是皇極與天之厤數相授相承欲皇極精一執中但當修德事于已而不必問福極于天也瞿九思曰河圖洛書相爲表裏洪範既經大衍之後則河圖之内自有洛書不必以圖書分爲二致但思依洛書陳布律位見西南無律北亦無律故謂其與律呂不合豈樂乃天道純陽無陰而北爲先天坤位西南爲後天坤位故十二律不與此二方相耦耶然此圖南爲九寸東北西北東東南皆爲九分是五九四十五既正合洛書之數而四方爲九者五又正合洪範九疇之象則亦未可謂洪範非倣于洛書也○啓蒙掛扐過揲四圖今總爲一圖老陽掛扐十三去初掛一十二四約三分爲一者三四約以四策約之三分以十二策分爲三様即四與奇爲一者三即爲四者凡三也三一各復有三爲九之册此一字指二策言二復者二名七圍三三个策中各取一策于共二而三个一策中各復有三策也過揲三十六四約得九爲九之子四約計九个四亦爲四个九个三十六九之子也○少陰掛扐十七去初掛一十六四約三分爲一者一爲二者一四約三分同上爲一者二計兩个四約爲二者一計一个八也二二即八也即偶也二一各有三一二復有二爲八之册二一兩个四各有三个同前一二謂于上圖八策中去四不用于用四中取二策在上而二策中復有二也過揲三十二四約得八爲八之子四約計八个四亦爲四个八四八三十二八之子也○少陽掛扐二十一去初掛二十四約三分爲一者二爲一者一四約三分同上爲一者二計兩个八也爲一者計一个約他一四爲奇二八爲偶二二各有二復有三爲七之册二二謂十上圖兩个八策中各去四不用于用四中各取二策在上而二策中各有二一一復有三同前過揲二十八四約得七爲七之子四約計七个四亦爲四个七四七二十八七之子也○老陰掛扐二十五去扐卦廿四四約三分爲二者三四約三分同上二即八也即偶也爲二者三謂爲八者凡有三様也三二各復有二爲六之册三二謂于上圖三个八策中各去四不用于用四中各取二策于共上而三个二策中各復有二也過揲二十四四約得六爲六之子四約計六个四亦爲四个六四六二十四六之子也○範數始于一易象成于二一者奇二者耦象以耦爲用者也故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故有對則凶此範易之分蔡氏之大指也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而十以節之九以行之而十以止之九其變通之機而十共五行之叙乎○說者曰先是作者皆以文王所更列後天八卦圖爲示天地之用而疑其象中有數至考共所論流行則復姤乾坤十二卦之大分耳又即六十四卦而圓圖之于二十四氣分配不合而六陰六陽

之序疎密盈縮亦又不適于是乃知不可卽象以爲數而惟是龜占之法不傳又無有能通其故者自蔡氏而以一爲範數二爲卦象于是知一奇也奇者數所以行二偶也偶者象所以立二而四四而八爲八卦一而三三而九爲九疇推之二十四氣則分配無往不合以故八十一章範數作焉審此蔡氏蓋以運于五氣者爲占爲用而以本于九疇者爲體也原蔡意蓋欲以二定卦數一定範數爲自已始而不知二之爲卦數也易自有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除一不用而用自二始故曰分而爲二又曰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夫非其二而四四而八者耶洛書之以一爲範數書亦自有戴九履一之數凡數自下而上非卽其始一而終于九者耶至其以一之爲三三之爲九則本易蓍參天兩地之倚數曰三一則三三而九也而乾鑿度亦云太易未見氣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其以運于五氣爲占蓋自仲舒以來爲然而京房最密但房大細碎而删則差以筋蓋朙太衍義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天數兆于一生于二成于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衍于五成于六偶于十此五行六爻十日于卯十

所以錯綜也天一數之兆也所明其兆未可以用也地二數之生也有生則滋乃可以推之也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反乎始兼兩之義也艮以卦疇自相表裏卽卦數可悟疇數觽蓍占可例龜占也○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陽正陰偏奇偶旣分尊卑之位也所謂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變只是動凡物有奇零的便閒而能流行便是用○圖書中五外天數一三七九共二十地數二四六八共二十惟中五爲天數十爲地數若地

數過于天數者實則天用其全地用其半地所以用其半者以有天五爲半地惟以地五之半合之也故地數除卦五爲半合之各五也觀河圖地十上五個五下五個五則所用半矣洛書惟五無則用半俱可見矣此則河圖配天洛書配地至理也○圖之卦位相傳謂先天由乾至坤自南而北數往者順爲洛書之卦位相傳謂後天起坎究離自北而南知來者逆爲息○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此邵子雖按圖而言其言實得諸魏伯陽徐景休參

曰逆用陰陽必成金冊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知天
地者乾坤之象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
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行六虛往來既不定
上下亦無常夫逆用即所謂交也天反居地之下火反
居水之下逆也仙家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者二
氣用是以交故爲泰爲既濟而成金冊素問之叙心血
腎骨也亦然如膀胱主血本在下而心乃在上者反下
而主膀胱之血肺主骨本在上而腎乃在下者反上而
主肺之骨葢逆即交也交即用也惟易爲逆數故曰得
天下之用○自夫子闔戶闢戶分乾坤以乾坤爲易門

成性存存爲道義門而莊子承之以入出無形爲天門
魏伯陽承之以離中爲戊門坎中爲巳戶故堯夫又承
之而有左右門之坎離翁思齊云卯爲日門太陽所生
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于此大而天地之
開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彌闢閉物雖始乎戌至酉而
門巳闔如茲之云則離當爲卯坎當爲酉矣何邵子曰
離當寅坎當申坎離者陰陽之限邪葢泰爲陽而始于
寅是離當寅爲陽之限秋爲陰而始于申是坎當申爲
陰之限然離雖當寅而盡卯中坎雖當申而盡酉中綱
踰寅申之限爲陰陽之溢矣堯夫以用數不過乎中故

不取卯酉之溢而陽之用始于寅陰之用始于申也乾
坤鑿度曰聖人畫乾爲天門萬靈朝會衆生成萬形經
以天門闢闔元氣易是由有出而有門之任出則溢故
用限焉則中者其限也○以六十四卦圓圖布之則冬
至子半一陽生爲復至卯爲離歷臨泰大壯夬以至午
爲乾而六陽盡故曰乾盡午中至夏至午中而一陰生
爲姤至酉爲坎歷遯否觀剝以至子爲坤而六陰盡故
曰坤盡子中一如天之左旋而四時行爲葢天道也分
配二十四氣惟八節則各二卦餘節氣則各三卦陰陽
之生于月卦則過坎離而始得如至立夏而始得泰卦

猶物初生遲而未舒故也天地之氣南行爲陽北行爲
陰陽長而陰消盛則衰極則反故曰先天之方所以祭
氣運盛衰艮以天有專成之義一切專主其始至夫六
十四卦方布之圖則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泰居東北否
居西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葢地道也故天之傾在西
北而地之陷則在東南致其氣運之流行循環無端亦
與天同若以其陰陽之變觀九土之盛衰亦與天之盛
衰應葢承天時行之義也○朱子曰論十二卦則陽始
于子而終于巳陰始于午而終于亥論四時之氣則陽
始于寅而終于未陰始于申而終于丑此二義者小異

而實有說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
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乃始巳位乾
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于
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乃盡也其午位巳
生而嚴凝之氣及中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
至丑方盡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地上之氣易識是
以周人建子雖得天統而孔子竟以夏時爲正取其陰
陽始終之著明也○河圖以運行之序言之自北而南
左旋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以
對待之位言之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

金克東方三八木共開南方火克西方金東方木克中
央土中央土復克北方水則多右旋也右旋即順也是
河圖以逆生以順克也所謂相克寓于相生之中也內
圓外方對待則相克流行則相生中五與十在四方對
待流行之中則爲生克之總會也○洛書以運行之序
言之自北而西右旋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
土土復克水以對待之位言之東西四九金生西北一
六水東三八木生西南二七火共開北與東北水生北
東木東南與東火生中央土中央土生南與東南金則
多左旋也左旋即逆也是洛書以順克以逆生也所謂

相生寓于相克之中也○啟蒙曰所謂陰陽之進退饒
乏指六七八九之數言也太陽始于一而極于九少陰
始于二而極于八少陽始于三而極于七太陰始于四
而極于六夫一二三四本生數爲陰陽太少之始始則
微二四六七八九爲陰太少之極極則盛數則其盛故
以其極者爲言而極之中又以八九爲老取其變動也
此易所以用九用六也玉齋胡氏曰七九爲陽陽主進
由少陽七而進七之上爲八故踰八而進于九九則進
之極更無去處了故九爲老陽六八爲陰陰主退由少
陰八而退八之下爲七故踰七而退于六六則退之極

更無轉處了故六爲老陰進則饒故老陽饒于八少陽
饒于六退則乏故老陰乏于七少陰乏于九進而饒者
陽之常退而乏者陰之常所謂正也董盤澗云陽極生
陰陰極陽又生少者老老者變而少者又進焉亦造化
不窮之妙也又曰陽主饒陽數常盈陰主乏陰數常虛
也○圖之體在中而用在北故數起於北之一自北而
南以生二自南而東以生三自東而西以生四自西而
入于中以生五隨氣機之動極而變也自中而出于北
以生六自北而南以生七自南而東以生八自東而西
以生九自西而入于中以生十入必復出隨氣機之靜

極而變也入乘靜機出乘動機動靜有常生滅行不息西北者數所出入之門乎陰陽相求而數生焉數始于一而極于九化于二而通于十自北至西則陽數極極則益深不得不入而歸諸十自二至十則陰數極陰必返不得不出而復于一一以始之九以極之二以化之十以通之數之圓而神也如是夫○洛書右轉相克者其義也隨其右轉而相生者其數也何也中數五而四方各十揔之凡四十有五人知五九之數莫不由中五以為之主也是以數起于一而中五合一為六故次六一六為七故次七五與七合為十二故次二七二為九故次九五與九合為十四故次四九四十三故次三五與三合為八故次八八與一合亦歸於九也孰謂其數之次序無義于其間哉況其數始于一終于九一居正北九居正南一三五成九而五則九之中也合一二三四生九七八六是九七八六皆生于九所以一九生九二九生八三九生七四九生六六九生四七九生三八九生二九九生一自一生九自九生一其變不可勝窮矣噫陽數極于九而極則變也洛書以陽統陰五九四十五數豈特與河圖大衍相貫通哉凡天地萬物之數莫非九數之變化也又何必專指九疇為洛書之數○

洛書以八卦小成言之一九為太陽二八為少陰三七為少陽四六為太陰此合而為十也八卦分之所以小成也以八卦大成言之每八卦上各八卦則所加之卦每卦亦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為數此重而為十也八卦之所以大成也蓋分為一九為二八為三七為四六而合之為十又重之為十皆自此而生也此洛書無十而各實用十也夫是之謂易六畫其而卦八也○愉若無曰天地間只有一十數衍而為百千萬億之無窮者此十之積也十數又只始于一數自二至十皆此一之積也一之上更有何物理而巳矣此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太極之理雖超乎數之外而實行乎數之中也自天一至地十細積之巳自具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一與二為三三與三為六六與四為十十與五為十五十五與六為二十一二十一與七為二十八二十八與八為三十六三十六與九為四十五四十五與十為五十五數備矣下文不過申明此十數而巳其義先人發蒙通釋備矣天地人物古往今來萬事萬變與夫鬼神之情狀皆在此數包羅中矣今以圖觀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然天一生水必待地六而後成以至天五生土必待地十而後成有以五行之生皆不能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質天一生水

矣水非土則原泉從何出故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矣火非土則歸宿于何所故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矣木非土亦無所培植故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矣金固土之所滋長故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矣生而必成則積之深厚故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真藉六七八九十之質以成之也春屬木居東方而三八生成木在東在十干則爲甲乙十二支則爲寅卯在人則爲五臟之肝夏屬火居南方而二七

生成火則南十干則爲丙丁十二支則爲巳午火在人則爲五臟之心秋屬金居西方而四九生成金在西在十干則爲庚辛十二支則爲申酉在人則爲五臟之肺冬屬水居北方而一六生成水在北在十干則爲壬癸十二支則爲亥子在人則爲五臟之腎四季屬土居中宮而五十生成土在中在十干則爲戊巳十二支則爲辰戌丑未在人則爲五臟之脾若配以五常則東屬仁南屬禮西屬義北屬智中宮屬信而貫乎四者五行質具于地氣行于天以質言則曰水火木金土取天地生成之序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春夏秋冬運行之序也故圖之左旋自東而南南而中中而西西而北合四時之序焉此圖不過龍馬負之出於河爾而數之所具包括如此○易大傳雖以河圖與洛書並言却未嘗明言洛書之數如所論河圖之詳者今以洛書觀之其爲數也一居北六居西北三居東八居東北五居中與河圖之位數今至于九自居南四自居東南七居西二自居西南二方之數視河圖實相易置焉何哉朱子謂陽不可易而陰可易其義精矣愚又自其粗者觀之蓋圖書之數雖不相襲然而天地間東西南北中不過一水火木金土之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過一

水火木金土之數自二圖並觀河圖五行之數各協五方之位洛書之數三同而二異焉其居中者不可易矣縱使東北二方之數相易亦不過有相生而無相克至西南二方之數相易則金乘火位火入金鄉有相克制之義焉此造化所以必易二方之數者正以成其相克之象也自二方既易之後盡皆右轉相克北方一六水克西方二七火西方二七火克南方四九金南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東方三八木克中央五土五土復克北方水焉若使東北二方之數亦易非但無相克之象又且于右轉之序紊其位次而無復自然之法象矣河

圖主左旋相生洛書主右轉相克造化不可無生亦不可無克不生則或幾乎熄不克則亦無以為之成就也五行相克子必為母報讐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其循環相克亦無已焉或曰克有必報而生未之酬何也蓋生者理之常數之順如天之生物本無求於報而受生者固亦不屑屑以報為事其河圖之制乎克者理之變數之逆為受克之子者豈容坐視而不報哉其洛書之謂乎體常盡變則子必為母報讐乃造化自然之象人

自當然之理而不可易者也至於中央視河圖惟有五而無十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環而向之未嘗無十焉正造化之妙處合圖書之數悉計之為數者百如犬牙之相制牝牡之相銜其巧又有如此者○唐荆川曰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為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為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為火氣煖者必乾達故三為水乾達者必堅凝故四為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

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因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為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為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于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于此乎圓為天而陽下降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為地而陰隅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圓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逆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

右行也其不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意至于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鍾之管在修齊家則

陽氣發于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愼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義潛也非無有時而發用也知發用而常潛藏也在其下者非無有時而在上亢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于有事而乾坤無爲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易之妙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詳九疇之目皆箕子所衍而彝倫攸敘在其中。一五行一字非指洛書之數乃箕子衍疇之次第箕子于此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一五行之辭總之蓋目中之綱也後倣此一曰水五句五行之目而序在其中箕子所推衍者潤下五句五行之性作鹹五句五行之味箕子所增益者下疇同此然五行不言性則味無自而見故先言潤下五句後言潤下作鹹五句一曰五句只列得五者之目下十句方足得行字之義因五行者往來天地間無時或息故曰行注潤而又下五又字及本文五作字正見變化不息處蓋氣稟于天質具于地用資乎人所貴順其性而相制相助以昭其功用于斯民使不至汨陳耳通節只發明得五行二字此論在天五行雖未說到人事然亦少前民意不得○五行一疇原該得九疇五者迎天爲氣行世成形水正位于玄冥使或失行而造物之用熄火正位于朱明使或失行而民物之癘多木奠位于青陽使一失行而發舒之氣鬱金奠位于白藏使一失行而堅斂之氣戕土奠位于黃中使一失行而中和之氣賊摠要剔行字意只在五行作主五行生序重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

四生金天五生土等生數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故謂成數所謂生者只指初言成者只指卒言即有初有卒之義其次第還在生成之天一地二等相因之數上見而兼成形微著之次言之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生成者皆自中五而出五者天數之中蓋中者所以成數也此即成變化之說也凡奇數皆屬陽陽屬天故三五爲天所生偶數皆屬陰陰屬地故二四爲地所生所謂陰陽變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燥濕即在陰陽之內都是五行之氣而天地間無離[illegible]之氣雖分微著其實微則同微著則

同者陰不得陽不得㕘而成故水至陰而生于天之一陽
陷于陰而為滋之流者氣之方生自無而有形其體益甚
微故一曰水陽不得陰無所傳而見故火至陽而生于地
之二陰麗于陽而為燥之灼者氣之方盛麗物而為形其
體漸著故二曰火陽加于陰不止水也其益著而為形之
質則又有生于天三陽之穉而為濕之融者木焉得土之
浮華于水火之交于五行則居三矣陰加于陽不止火也
其益實而為體之固則又有生于地四陰之穉而為燥之
凝者金焉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于五行則居四矣陰
陽交而沖和燥濕融結之土生于天五焉凡水火之以氣

相禪者升降于斯木金之以形相禪者含育于斯而物不
能遺也其體至大故居五五行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者氣
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
有形質其序然也土者天地之沖氣四氣中俱有之五者
本太極以流行故生相因而其序相須易曰雷風相薄水
火不相射不然水宜生木且又克火何不繼生木而繼以
火也可見一着氣便有生克清空中探之無迹而條分循
環始于清終于濁始于虛終于實但自無之有未遠本體
既著于有燥濕絪緼而變化出焉潤下等字須看傳中一
又字方行得五行德性出來太極動而生陽陽降生水陽

不曰降交于陰之升而後降降即水成矣故其性潤下潤
者必下以潤不足以盡故曰又下陰性以澤萬物而陽又
陷之故潤又下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者也靜而生陰
陰升生火陰不自生交于陽之降而後升升即火成矣故
其性炎上炎者必上以炎不足以盡故曰又上陽性以燥
萬物而陰又助之故炎又上所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者
也動而生陽陽升主發散即生木得陰降而暢達即木成
矣故其性曲直陽穉于濕故鬱而發散可盤錯曲折又可
森聳直遂所謂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者也靜而生陰陰降
主收歛即生金得陽升而融結則金成矣故其性從革金

獨陰陰穉于燥故堅而柔順可以從所鍛制又可以革而
之他互為變而體不變所謂地四生金天九成之者也此
皆是言性惟稼穡則言德合陰陽氣質者土土則陽降陰
升陽升陰歛陽之降而散即土生陰之升而歛即土成矣
土之性曰生物生之德莫盛于稼穡自其種曰稼而生物
之功于是始自其歛曰穡而生物之功于是終土德非無
他可言者惟稼穡為土之正他未必無駁雜不爰稼穡而
于何顯發育之真乎潤下者水也炎上者火也曲直者木
也從革者金也惟稼穡生于土而不可以言土故以爰字
別之言其于是稼于是穡而已禹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

合而成穀此獨爲之土者陰陽之交醲烁濕所合成必由土而見所謂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也五者若純陰純陽何能成蘊故陰陽烁濕分不開的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水言潤則火燥木敷土溽金斂皆可知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濕金清皆可知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木言曲直則土間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土言稼穡則水之漑火之爨治木金之爲器械皆可知可見五行雖不言用安往非用作鹹

五何就切于民用者著五行之味見化工自然之作水生于天一之初者有氣無形雖有潤下之性未有潤下之用也自潤而又下者流而不窮鹹于是乎作陰乘陽爲浸漬所浸漬者遂沉極而不可解安得不鹹火生于地二之初者有性無體雖有炎上之理無炎上之用也自炎而又上者麗于有體若于是乎作陽挾陰爲焦灼所焦灼者遂枯極而不可間安得不苦木之形可以曲直而味乃作酸蓋木之性得于天三發散之極還爲收斂陽極而陰生也金之質可以從革而味乃作辛蓋金之性得于地四收斂之極還爲發散陰極而陽生也從革者其味辛辛新也故金

出治其臭腥腥亦辛也乃若稼穡之先具五行冲和之氣者甘之所自成稼穡之後得五行冲和之味者甘之所自有也稼穡不可就人力上說言味固以其切于民用然聲色臭外見而味在中故以味爲主鹹苦酸辛甘以物之受氣于五行者言若論五行之質則水亦有甘苦木亦有若有辛而稼穡之味亦屬穀而不獨土明矣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現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潤下就是鹹何必作而後鹹就潤下所必至者而言則謂之作耳水潤下作鹹故煮海爲鹽鹽成于人作鹹非人也此節五行以形言以下諸疇或取其理或取其象應則形

外之五行矣未缴有天下者能順五行以裕民則皇極可建而彝倫豈有不敘意○五行一節不言理而理在其中潤下炎上等即五行之理也在天爲五氣在地爲五材在人爲魂魄五藏四肢百骸之身舉一身而言爲五事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合其德而言爲五常其實一五行之理而已矣順五行之理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乂明于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于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于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者終命之福故五行九疇之本也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

蔡氏曰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乎理故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三者皆陽之所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二者皆陰之所生折而言之爲五行對而言之爲二氣豈無其理而自爾哉五行質行于地是以潤下之水炎上之火曲直之木從革之金稼穡之土五行之神運于天則爲春夏秋冬土則旺于四季而名曰沖氣○○五行之序以相生而言則曰木火土金水以相克而言則曰水火金木土此則以微著爲漸非相生相克之序也○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

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可窮然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河圖三八東木二七南火陽也方位以陽在北左乃以木南爲陽者何也蓋陽自北生至于左至南而止故火得之木亦得之爲陽也而陽之根在于水中然而水生于金金性下凝水未離其體此陽根陰也而自東木南火由中土而至于北

水自北水至于西金此陽之根陰生生而不已也四九西金一六北水陰也方位以陰在南右乃以水北爲陰者何也蓋陰自南生至于右至北而北故金得之水亦得之爲陰也而陰之根在于火中然而火生于木木性上達火未離其體此陰根陽也而自西木北水由中土而至于南火自南火而至于東木此陰之根陽生生而不已也生生而不已者易道也陸宸曰五行運而爲氣而天時遷列而爲質而地理定故北也東也天地之冬春位也水之所以生木也萬物之所以生也南也西也天地之夏秋位也火之所以克金也萬物之所以復也此五行之運于河圖者也然天地之化不難于常之難而難于反之逆故河圖者數之順而虛體洛書者數之逆而致用者也夫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後水此數之順也然至

于火而繼之以金也天地不能不秋矣至于斂而爲冬而秋則始之推其用之于水火熾旺之餘是以爲畜凝苟用之于火未甚炎木未甚暢之際則化生何至于過長衰敗何由而猝尋哉今夫洛書之四九居東南折金之左旋而三八之木所不過也一六居西北者水之右旋而二七之火所以不炎也火不燥而金全木不過而水静是天地之所以常爲生化之主者也天地之生克以道而人物之生克以順也故洛書九位之數正以水常克火金不畏火而上浮金常克木木不托水而言悖葉氏曰夫五行周流于天地之間未之有位也、言天之五數、地之五數、而謂之五、信必有與方而正其居者。而學者莫能知、吾獨以世言太一九宮者論之、此其說雖出乾鑿度、學者所不道、然而以五居中、八爲四隅、則天地二五之數皆在、特虛其十而不見、以土無正位、寄王于四方、與月令中央土獨不

與成數者同義、十雖不見而九官從橫錯綜數之皆得十五則土之成數蓋未嘗不具也是在易則謂之五位洪範則謂之九疇、茲其爲洛書者歟易所先者五位故畧九疇而不見洪範所用者九疇故置五位而不言陰陽運而生五行。五行之大不可以正名但見其周流不息者而已故謂之行天之五行爲氣雨暘寒燠風是也地之五行爲形金木水火土是也河圖以陽爲順爲進爲左旋爲上生觀圖自北一而左三而中五而上七而右九皆順也進也左旋也上生也以陰爲逆爲退爲右旋爲下生觀圖自南二而右四而下六而左八而中十

皆逆也退也右旋也下生也是故北水而東木而南火而中央土而西金者是爲水木火土金即朱子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皆得乎順進左旋上生者也自北水而南火而東木而西金而中央土者是謂水火木金土即朱子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皆得乎逆退右旋下生者也雖自東木而西金爲順然亦向中而行是亦逆而已矣大抵質之生者陽順進而陽上交陰所謂左旋者也氣之行者陰逆退而陰下交陽所謂右旋者也即此爲序也北一六水生成行而東二八木生成行而南二七火生成行而中央五十土生成行而西四九

金生成行而北由生成後而爲行生成即生也行則行也此行鬼神之說也自北而東自東而南自南而中自中而西自西而北朱子所謂行之序朱子曰今觀冬水生春木春木生夏火夏火生中央土中土生秋金秋金生冬水尤瑩然矣五行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此數言者極盡五行之理一與三六與八相連自下而之左即水之生木也三與二八與七相連自左而之上即木之生火也二與五七與九相連自上而之

中即火之生土也五與九四與十相連自中而之右即土之生金也自右而之下則金又生水矣○河圖一六水北二七火南以中五視之縱也三八木東四九金西以中五視之横也然洪範說卦其所論生成之序並以一水二火居縱者爲北南之序三木四金居横者爲左右之序觀水潤下火炎上縱介于五中而各自爲行者說卦又曰水火不相射是也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横介于五中而亦各自爲行者術家書曰金木本相反是也張子曰曲直者既能曲而又伸也從革者一從革而不能反也然水火不相射而射相濟爲用既濟未濟是也

邵子曰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可徵也金木木相友而亦有時相用者革鼎是也象傳以木巽火又曰以火入水可徵也五行人恒言以金木水火土爲序按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則以五行之相剋者言之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以五行之生數言之五行以質而論洪生之序月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則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六十甲子惟金木有自然納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爲納音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剋數也剋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剋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剋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剋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剋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剋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剋自然之數也先後不同義各有主令人恒言其序又各有據歟○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于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濇也火性烈出于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凉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朱子曰金一

從一華五相變而身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盆便是從更別要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不是從人之革是一從一革與曲直稼穡等皆成雙字○按子產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以氣降生成質以味爲主故先言之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杜預云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又月令鹹之臭朽苦之臭焦酸之臭羶辛之臭腥甘之臭香聲色臭外見而味在中故以味爲主○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初生金初鑛土始稼穡亦然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天道無爲故曰行人身有爲故曰事此首五句亦止列得事之目下十句方足得五事之義因事關人故不說身只耳目心而曰貌言視聽思此皆有爲者也至敬用意合一節方見盡人必是肅乂哲謀聖始微其爲恭從明聰睿始不虛其爲貌言視聽思始可謂之事否則不誠無物空質

徒存、即欲有事、其狂僭豫急蒙之咎、害家凶國、將有不可
言者、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也、有此事便有此德具
于中、有此德便有此用發出來、其初本如是也、貌言視聽
思是目、一二三四五是序、序于目中帶見事者一身之物
事、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質、人身精氣
之合、人之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人初生而形色畢具、
精之凝為貌、貌澤水、故居一、甫生即有聲氣之出為言、天
有震以著其陽之動、故曰言揚、火、人有言以宣其心之聲、
倏起倏斂、故居二、開眼能視、視者精之顯、而其用在外、視
散木、故居三、此聲入能聽、聽者氣之藏、而其聰在內、聽收

金、故居四、此何思能思、思貫徹貌言視聽、猶土寄旺金木
水火而無不統、故居五、五事之序、固以所屬五行之自然、
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序、事。在德自。含。貌既為精之凝、自有
在重之德、而曰恭、言既為氣之舒、則自有順理之德、而曰
從、精之顯為視、惟其顯也、則自有無所不見之德、而曰明、
氣之收為聽、惟其收也、則自有無所不聞之德、而曰聰、若
夫思則精氣之主宰也、則于恭從明聰之理、自有通其幾
微、達其蘊奧之德、而曰睿、貌原是恭的、不恭不足以為貌、
恭即具于貌之內、言原是從的、不從不足以為言、從即具
于言之內、視原是明的、不明不足以為視、明即具于視之
內、聽原是聰的、不聰不足以為聽、聰即具于聽之內、思原
是睿的、不睿不足以為思、睿即具于思之內、若云貌之德
為恭、言之德為從、視之德為明、聽之德為聰、思之德為睿、
又分眞精為二矣、此即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猶五行之各
一其蘊也。德具用自著。故恭作肅、恭之用自肅、稍或懈弛、
或矜持。便非恭之本然。從作乂、從之用自乂、稍或妄發。或
自是。便非從之本然。明作哲、明之用自哲、稍或遲疑。或苛
察。便非明之本然。聰作謀、聰之用自謀、稍或躁急或淵滯。
便非聰之本然。睿作聖、睿之用自聖、稍或未通微。未神化。
便非睿之本然。非先有是恭從明聰睿修為將去、乃做個

肅乂哲謀聖也。此即率性之道已發之和不待勉強、猶五
行之各致其用也。五行之切于君身若此。能敬而用之則
五事皆得。不能敬則五事皆失。此禹第疇曰次二曰敬用
五事、曰者未發之體、作者已發之用、敬用之。已發不離未
發也。〇傅為下庶徵張本、故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分
配水火金木土之序、以精氣分言、蓋本道家精氣神之說、
但不甚切、按程本曰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燠風燥
濕、五氣之聚也、即精氣亦自分貼不得、朱子曰、自外而言
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思、
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于內、故五事以為序、此有序實勝

傳疏貌曰恭五句不可主有物有則說貌言視聽思皆不可謂物蓋孟子有物有則註以耳目爲物不以視聽爲物也貌不可在衣冠上說此是形色蓋指未發而言用則已發上看曰貌自然宜恭曰言自然宜從曰視聽思自然宜明聰睿此皆理之合該的故俱下個曰字恭則自能作肅從則自能作乂明聰睿自能作哲謀聖此亦理之自致的故俱下個作字貌言視聽思以形色言恐着于有故將恭從明聰睿發其意恭從明聰睿以天性言又恐淪于無故將肅乂哲謀聖明其意恭從明聰睿五者來得卒真一着檢脩便不能如此之真恭從明聰睿離却貌言視聽思說不得亦不着境如深谷自然虛受祖鏡之金縱來[illegible]自然精瑩故謂之德五事之德每事中各着其自然之理只就人身中本然而有上說不可涉行事上去云如何樣恭如何樣從如何樣明如何樣聰如何樣睿稍涉行事便犯下五句了只是說貌言視聽思已具乎恭從明聰睿之德實不曾發于貌言視聽思也其發見于外爲肅乂哲謀聖如有恭德自有動作威儀之則有從德自暴慢不設于身而作肅肅字對狂字看然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從之所作者乂乂謂理治即德音秩秩言之發爲乂非言之自能乂也從爲之也從字封拊字看如羽蘊于目之中及應事接

物而明見于外便是作哲明之妙在立剖對豫看謀出謀也聰言以道接也聽聰則別彼是非其自爲謀必當故謀畫自此出焉但云聽聰而不爲言所移謂之作謀謀之妙在精詳對急看睿者有通理之發作聖則潛天潛地徹古徹今神靈莫測矣夫心之官則思乃出于何思之真體也以真體而思便是聖人不思而得憧憧往來何以通微入聖聖以思之一德言與聰明智聖字同與肅乂哲謀爲朋非造詣所至之聖也聖字對蒙字看與肅乂哲謀聖然後盡得恭從明聰睿五者之能事然後完得貌言視聽思五者之本來不然而可稱五行之秀氣乎五作字只作能字意看無工夫或作踐形盡性非也此指五德實具于人者非謂五德又作五用也氣之所在即爲理非氣中別有所謂理體之所在即爲用非體外又有用看來五者一時都有都兼五行序德用只一意一步推深一步一敬而內外無不到也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天人一體而人之用五事即所以用五行也用一也敬則皇極建不敬則皇極不建而休徵咎徵隨之矣使於五事之用而五行配屬不淸于何而用之于何而驗之哉

曾子固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皆爲民設因天意不甚重、逐句要挑出政字、意自一至八歷數其目而序自見、不可入分田制祿、八政唐虞則爲之九官成周則謂之六典、而在禹則謂之六府三事、治内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盖養遂則思阜財、財阜則思報本養之居之教之而後麗于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諸侯遠人懷之、而後張皇六師以征不庭則武不爲黷、傳諸侯遠人作二樣人看遠人則番夷皆在其中、賓諸侯遠人、則上下情通、而德澤不壅

于下、師以除殘禁暴、則強弱不相凌、故總因厚生。此言政之目。其作用則待農用之君耳。○政者、正也。紀綱法度衆不可踰王道公平正大之體。八政以緩急爲序食爲民之所急、天生五穀以養民、故一曰食之政、貨爲民之所資、天生百貨以阜民、故二曰貨之政、生養既遂當知報本、天降元祀、教民反始、故三曰祀之政、養生祀死在于安居、天潚下民作之君以安之、故四曰司空掌邦土之政、逸居不可無教、天祐下民、作之師以教之、故五曰司徒掌邦教之政、弼教不可以無刑、教之不從天罰加之、故六曰司寇掌邦禁之政、内治舉而後可及于外、天秩有禮、故七曰賓之政、兵非得已天討有罪、故八曰師之政食與貨謂之農可也而祀以行禮賓以待客師以用兵與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謂之農者何。蓋天之立君凡以爲民而已、而民之中農以業稼穡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爲重焉。故凡政之所行建官以涖事、行禮以報本。懷柔以通遠人與師以禁暴亂、何者而非爲民。使之得以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故于其中撮一要字而括之曰農、食貨祀豈無后稷秩宗賓師豈無四門司馬。然言事不言官司空爲民居、司徒爲民性、司寇爲民禁。然言官不言事、何也養生事死出于民情。不着官者聖人急民事之心。至于食不自給貨

不自聚祀不自明不得已設官佐之所重民事不在設官。禮樂征伐權在天子、不著官者重在民生、不在遠畧。故五者言事不言官若民居非上不能奠、民性非上不能復、民禁非上不能嚴。特著官者見聖人維民之意、即安居而意帝力在寬而教不強。民懷而刑不試、皆由上設官所致、故三者言官不言事。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王荊公謂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各句中有許多政在。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此演五紀之疇五紀以大小相統屬爲次第紀者紀綱之紀謂立個法使有所統紀綱維也非記載之紀如歲爲四時之紀則四時其所統紀矣語意猶言歲一紀月一紀日一紀星辰一紀曆數一紀耳合天之意亦在每紀中見之重人以法協天上歲以協天之四時月以協天之晦朔日以協天之纏度星辰以協天之經緯次舍曆數以協天之運氣布象紀與政對洽曆明時亦政之一不列于政尊天也歲月日星辰雖不指天象言却是因天運自然立爲此名指定天之所以示人說傳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即

人之所以協天也要玩紀字天運有盈虛進退七政有遲留伏逆五者自相爲統然歲有差月有朔日有纏星辰有見伏占步有常變當紀之方可定時成歲耳氣運于天播爲四時則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時無所統則有歲以紀之歲日行天一周也從今歲冬至到來歲冬至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二時五刻方爲一歲之紀歲無不統者故居一月運于天有晦朔則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晦朔無所統則有月以紀之月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贏二十九日過半而一周天與日一會也自今月合朔至來月合朔共二十九日六時有奇方爲一月之紀月紀于歲者故

居二天示人有日行之纏度以辰昏出沒定晝夜短長自今日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日者正天與日月之纏日行一日纏一度故欲正其纏度日統于月者故居三天示人有星之辨名辰之辨位日月之會其星辰可考而知星辰成象于天故因其躔度次舍而紀之曰星辰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五星爲緯緯星隨天轉行經星爲日月所經行辰者星之次舍凡星皆有舍如日月列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亥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觀象測候以驗天體是爲星辰之紀星辰日月所經行者故居四歲日月各爲一紀星辰只一紀者以星有象辰無象也

五曰曆數之紀積辰而爲日積日而爲月積月而爲歲歲日月星辰其行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然皆不離于數故以曆而紀其數因以是數而推者其行度以驗其當否須知曆數是造曆之方推日月之往來星辰之動止可以占步占其變動步其常行以定作曆之數曆數二字相連讀曆數雖紀歲月日星之度然天行有此自然之數載之于曆也時說曆數就人所推測占步看以天行已該入星辰紀中若此後屬之天恐漏故也不知曆謂日月五緯在天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此指在天自然者言元會運世皆在曆數中所謂天之

曆數在爾躬者亦此也。曆數不蔵是占步、曆之數之則有占步之法。若將曆數二字專屬于人何以與歳月日星辰並列而爲五紀、歳統月、月統日、日月行于星辰、總爲天之曆數、曆數統四者、故歳爲始、曆數爲終、五紀四經一緯、歳月日星辰經也曆數占步歳月日時星辰之數以爲曆緯也、五者皆以法而合天。故曰協用、與厤徵相通而不同、彼省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于授時、○四五紀之曙何如、今夫天之示人也、有自然之數、故人之合乎天者有截然之紀、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也、人則序其自春而夏、由秋而冬、以合乎天而紀之曰一歳、歳無不統故居

一爲、天有晦朔之異候也、人則定其晦爲月之終、朔爲月之始、以合乎天而紀之曰一月、月統于歳故居二爲、天有日行之躔度也、人則自晝而夜爲之稽其出沒、正其傳度以合乎天、而紀之曰一日、日統于月、故于次爲三、天有象緯之森列、人則別之以經緯異名之星分之爲次舍十二之辰、以合乎天、而紀之曰星辰、星辰爲日月之所經行、故于次爲四、天之歳月日星辰、其運行也有常有變、因其變則有占之之法。因其常則有步之之法、而謂之曰曆數、所以統歳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也、故居五焉、是五紀者皆天之示人而人之合乎天者、人君治曆明時莫要于是、

此其所以爲敘彝倫之一法、

注云歳謂太歳、歳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欒説歳星與日常應太歳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歳非此也歳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歳爲陰左行于地十二歳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歳星經其遺象也、疏云太歳在地與天上歳星相應而行、歳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歳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摠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歳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歳左行于

地一、與歳星跳辰年數同、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歳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歳日跳度爲龍度天門也、歳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歳爲陰人所不覩、既歳星與太歳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歳星以表太歳、言歳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于一辰之上爲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赴于牽牛之初、是歳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歳至後年歳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會于玄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太歳、自此已後皆然、○易氏曰先鄭以歳爲大歳後鄭謂太歳所在歳星所居、要之

二者並行初不相悖然春秋所述妖祥之事則皆歲星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是謂蛇乘龍梓譴以爲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禆竈以爲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所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以爲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以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此保章氏所以言十有二歲之相相謂有相可覩者也其相有贏縮圜角之變而妖祥應焉豈大歲可以並言哉○寒暑之更由日行之度異歲氣陽生于子極于午陰生于午極于子朱子曰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

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言一歲之氣終始皆在于子半而冬至之日正當斗柄建于子中是爲一歲首尾故歲之日數由天之度數而定天之度數實由日之行數而見歲有十二會故爲十二月斗有十二建故爲十二辰斗之所建地上辰辰之所會天上次斗與辰合而月建昭然矣春爲陽始則溫少陽數七陰中陽也其氣木自東而西其令生自下而上春言萬物蠢動夏爲陽極則熱老陽數九陽中陽也其氣火自南而北其令長自長而茂夏言萬物盛大秋爲陰始則凉少

陰數八陽中陰也其氣金自西而東其令收自上而下秋言萬物收歛冬爲陰極則寒老陰數六陰中陰也其氣水自北而南其令藏自下而閉冬言萬物終藏土爲沖氣不主時分王四季各一十八日以五分而分四季每分各得七十二日以成一歲之數至眞要大論曰氣分謂之分氣至謂之至至則氣同分則氣異者是也由四季分爲二十四氣每季各得六氣如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爲春之六氣四季各六由二十四氣分爲七十二候則每氣各得三候如禮記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爲初候次五日蟄蟲始振爲二候後五日魚

陟負氷爲三候候之所以五日者天數五以竟五行之氣也然一歲中又有大六氣以統之者曰風熱暑濕燥寒分司天在泉左右間氣以行客主之令斯天地之氣不息矣○董仲舒曰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于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

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氣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于寅陰南還入于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燒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右由下適左出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

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于申陰北還而入于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按二至晝長晝短率生于行度曆家行度之難步惟日最難明以其度分微忽而行又有冬夏盈縮初末强弱所分至細差而罔覺王充曰日行天凡十六道考漢史則一以赤道度賈逵傅安破之則謂當循黃道石氏以黃道爲氐

房昴畢所經謂不得而日月行度而回回曆經度則云日五星中行最高行度分緯度則五星皆黃道今則專用元郭守敬赤道夫日之麗天運行有冬夏焉有盈縮焉冬至後日行南陸夏至後日行北陸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于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復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于縮爲益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復盈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艮有弗同者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

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一象限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漸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二十四度弱實行一象限而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矣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一象限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漸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二十四度弱實行一象限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矣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而行一象限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而行一象限步月離即月離于畢之離宿也次也日月本陰質藉日爲光其象有晦朔弦望其行有遲疾初末前代泥于宿次

不知其遲疾乃生于行道之有遠近出入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曆家以爲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曆各立初末限初爲益末爲損在疾初遲末者其行度率過于平行漸減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歷二十七日有奇是謂一交之終劉洪造乾象曆列爲差率以園進退損益之數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

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半之得一百六十八限是爲半周限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其步交會曰天行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期推步難得其密又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于朓朒音條縮考求食分必原于距交遠近若太陽入氣盈縮太陰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于先必失于後是食期之不爽實係朔望之有定也蓋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而會言其經朔也一晝夜間月行先日十二度有餘歷二十九日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

即古平朔也古人立法簡而未密止用平朔一大小故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後日食多在晦其弊正以經朔言也張衡考知月行有遲疾分爲九道始作遲疾差宋何承天驗知日行有盈縮推定大小餘始作盈縮差今以盈縮遲疾而損益之作加減差始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其步五星四餘曰五星即五行之精也行有順有逆有見有伏王朴作欽天曆亦以五星近日而行疾遠日而行遲勢盡而留留久而退曆家立法以金水二星屬陰皆附日而行其近日也而伏遠日也而

見五星雖遲留伏逆有晨夕之不同要其終則一五星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實有形之象也而氣孛羅計乃木火土水四星之餘氣惟金堅剛之質太白之象少陰之精故獨無餘氣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十一曜之說古未有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而無紫炁星孛羅睺計都然星孛數見于春秋或見太辰或入北斗紫炁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小者交會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益日之行道周天如環之循月行亦然日月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

處曰天尾計生于天尾故天尾爲計羅生于天首故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卽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紫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紫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四餘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而鮑該曹士蔿咸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民間五星有四餘雖非其正然交會之間缺此則不能相湊合凡曆家言立成立卽立朞之立成卽成歲之成○定歲之法積四朞餘一日之數所分此一日以加四朞故二至之時秖存絲忽毎致

疑于絲忽之間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毎月三十日而一氣盈四百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虚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虚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爲朓朒秖在一晝間故定朔又毎疑于一晝之間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定月食分數唯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益月小闇虚大月入闇虚而實故八方得見同之張衡靈憲解闇虚謂月光生于日之照魄生于日之蔽故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今當日之衝其大如日日不照者蔽于地也是謂闇虚闇虚逢月月食

値星星亡若日則以爲月所掩而食然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月有九道故旁觀者遠近不同○十二辰次者如星紀析木之類十二次斗杓所指之月十二建日月所會之次十二辰也如子月日月會于星紀乃在牛宿度中丑月日月會于玄枵乃在虛宿度中天地之氣建在子會在丑建在丑會在子建在寅會在亥建在亥會在寅十二宮相合皆然所以謂之六合○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隋袁克云日去

極近則景短而日長極遠則景長而日短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按周禮總義毎刻分爲六十分正合天元紀大論所謂天以六爲節合遵此數推之則毎日百刻總計六千分分六千分爲十二時則毎時各得五百分又分百刻于十二時則毎時各得八刻二十分總計歲有六步二十四氣則毎氣得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二分半計數得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分半積四氣而成步則毎步得六十日十時四刻一十分計數得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五十分卽六微旨大論所謂六十日八十七刻半者是也又積六

步而成歲則毎歲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計數得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乃爲一歲定數○奎二過戌胃四酉畢七從申未井九柳四方繞過午行張十五度歸蛇首軫十過辰氐二卯尾三到寅斗四丑女星二度入子宮危十三兮從亥走○二十八宿史記作二十八舍自房至畢十四宿爲陽主晝自昴至心十四宿爲陰主夜此經星之不動而分主晝夜者總計一百六十八星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成周天之額數○五運行大論曰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奎壁臨乾當戊土之位角軫臨巽當巳土之位

遁甲經亦曰六戊爲天門六巳爲地戶然曰門曰戶先賢俱未詳及嘗考周天七政躔度則春分二月中日躔壁初以次而南三月入奎婁四月入胃昴畢五月入觜參六月入井鬼七月入柳星張秋分八月中日躔翼末以交于軫循次而北九月入角亢十月入氐房心十一月入尾箕十二月入斗牛正月入女虛危至二月復交春分入奎壁矣是日長時煖萬物之發生皆從奎壁始秋分日短時寒萬物之收藏皆從角軫始故曰春分司啓秋分司閉既司啓閉非門戶而何然自奎壁而南日就陽道故曰天門角軫而北日就陰道故曰地戶如春分日

躔壁初故言奎壁秋分日躔翼末何以不言翼軫而言角軫蓋自角以後十四宿計一百七十三度四分度之一自奎以後十四宿計一百七十二度度有不齊此秋分之所以在翼末而經言角軫者正以翼度將完而角軫正當其令且奎壁角軫爲對待之宿而奎壁爲西北之交角軫爲東南之交故經云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也是以伏羲六十四卦方圓以乾居西北坤居東南正合天門地戶之義凡候之所始卽道之所生有不可不通也○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則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則以十二支子爲首也其

以牛斗爲星分首者日月星起于斗宿故古之言天者由牛斗以紀星而曰星紀蓋星紀爲十二次首牛斗又爲二十八舍首也○甘氏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精之宗也爲雞二足爲烏三足雞在日中而烏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于東故于是位焉房氐皆東方宿月一星在昴畢閒故昴畢之閒爲天街黃道之所經也月者陰精之宗爲兎四足爲蟾蜍三足兎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精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于西故于是在焉昴畢皆西方宿日精在氐房月精在昴畢而氐房昴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言氐房昴畢不得司日月行度以此觀之則

星不獨爲日精所分而生惟月亦有分也◎水生申壯子死辰亥子正水之辰北方水辰星主之執權治冬七十二日火生寅壯午死戌巳午正火之辰南方火熒惑主之執衡治夏七十二日金生巳壯酉死丑申酉正金之辰西方金太白主之執矩治秋七十二日木生亥壯卯死未寅卯正木之辰東方木歲星主之執規治春七十二日土生申壯戌死寅辰戌丑未正土之辰中央土也塡星主之執繩治四方七十二日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爲逆趨舍而前爲盈退舍而後爲縮光而明滅不定曰動光明出而生鋒曰芒芒長四出曰角長而偏中曰彗同舍曰合同宿曰聚○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薄者氣往迫之蝕則虧毀也緣入其庳于日月近爾。庳音婢說文中伏舍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水八年而合于日者一百四十五木星歲行一舍土星年行一舍金水一年而周天火星三年而一周天歲星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熒惑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鎭星平行無大遲疾

金水附日而行角中關亢南一度氐中央斗杓第三星南房中道心北二度有半尾北三度箕北一度半牛南一度女南二度虛南二度危南二度室南二度壁南二度半奎南二度半婁南二度半胃南二度昴南一度畢北二度觜北二度參北三度半井中井北五度鬼南二度柳北三度星北三度張北三度半翼北四度軫北四度此五星常行之道也若度數多少不同便謂失次失行一度之下猶輕一度以上漸重近南爲旱儀爲兵近北爲水○恒星二十八宿也以其附天體不動故言純繫乎天五星實具于地而氣行乎天故曰繫乎地金水二星金星大水星小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俱在日後常附日行陽感乎陰也鎭星爲五行根本故純繫乎地木乃一歲星官故曰歲星塡星一居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二十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一舍○按脩一行曰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失行雖凌犯之故然因失行而後有合行亦盈縮之類良以天道不外此二者蓋不盈固不可以爲縮然不縮則亦無可以爲盈猶諸五行生克互根互用蓋

由相衝犯以致合相制伏以立成也。按朱子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辰旁小星謂之極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極紐則在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衆星皆右旋惟北辰不動在北極星之旁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金履祥曰北極紐星故之北辰辰者北極之介也其旁四輔星環之其前直[illegible]後宮庶子帝星太子也許謙氏曰星屬陽辰屬陰○星書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

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第一星太子也第二星帝座也亦爲太一座第三星庶子也第四星后宮也第五星爲天樞天北辰居所天象最尊是于北極五星爲第一而星家反以爲第五倒置之甚第一星之居所不動者不爲帝座而以第二星爲帝座是異乎孔子所云矣宋中興天文志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官是爲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北極五星初一曰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次五曰庶子是知中宮帝星當以孔子所稱北辰爲據然邢氏乃謂衆星共乎北斗者蓋北極之紐星名天樞而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又晉志謂北斗爲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原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建四時而均五行故邢氏誤以北斗之天樞即北極之天樞耳然不知北斗天樞去北極一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于孔子居所之義何指哉中庸孟子以星與辰並言而儒先皆云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如北極固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曜之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爲經星之長水星近輔乎日

為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為舍星之長故三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于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于辰故以所始者名之自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為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于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云撫于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專以天體無星處為辰哉○易氏曰三辰日月斗也日合于天統故天神可得而猶共居月合于地統故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斗合于人統故人鬼可得而猶其居猶即圖也天神位乎上其居為陽即日合天統之

法而圖之地示位乎下其居為陰即月合地統之法而圖之人鬼位乎陰陽之間即斗合人統之法而圖之○沈氏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為之長二舍星大火為之長三行星辰星為之長故皆謂之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

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朱氏曰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

夜適周一匝而又起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入各自有次第耳○唐孔氏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于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

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
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
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
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
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
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
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通章只皇建其有極一句皇錫民保總爲建極以首節作

王下文念受與敷言等皆推衍惟皇錫極之事其會歸與
訓行近光等皆推衍庶民于極之事○首節本領全在皇
建其有極句須着力說斂時四句皆發明此句皇建在斂
錫故敷錫不是庶民觀感自化下文念受而使羞行與無
虐無畏即錫也敷錫亦不是偏錫庶民下文蕩平正直與
無偏陂好惡即其敷也惟如是用敷錫所以錫即爲建所
人斯其惟皇之極而于汝極焉于汝極于字有力乃向往
之于下文曰遵會曰歸即其于也故錫汝保極以于極見
保必不當重保極反輕于極本文兩時字與下兩時人字
皆指當日君民說斂錫保俱屬形容借言○皇極雖無數

目亦有名義皇建句分明是解頭一句以行其義如云所
謂五皇極者何謂也言人君之建極也此與一五行下五
句同而斂福以下則言君民相與以推建極之義猶五行
之有德與味一般斂福乃建極所致敷錫君與民錫保民
與君只重敷錫句不說到民錫保極何以謂之敷錫建極
者必至此方是能建君民相與止從用敷錫一句起至末
並不可干涉皇建其有極句也皇建其有極就當建說不
就能建說註云人君當盡人倫之至正指此何令人將皇
極作大中解不是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便訓極爲中
則不可皇建其有極不是大建其有中皇字下從王指人

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個樣子能立人極方謂之皇
能世法世則方謂之極極字兼至極標準二義君只造極
自然能爲天下準逆節今來方成建極非以保極爲建極
之效也曰其有極者以其爲固有之理也曰斂福者極建
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有有以斂之也斂時五福緊連用敷
錫厥庶民一氣說下即建即斂即斂即錫所謂與一世共
躋仁壽是也極在中五則斂爲福陽九過亢得則爲福失
則爲禍夫極中而已者也過則窮亦若乾上九則亢悔故
不曰五極而曰六極五則中中則皇極皇極則斂時五福
矣斂五福就五行五事上推究君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

聰思睿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斂福本保極以後事即揷在此者正明建極二字可包盡皇極一疇之義也五福即所謂嚮用五福者人君欲皷舞庶民全籍五福故須斂而敷錫之收兩間和氣聚之一腔是之謂斂握造福之權與新民共由之是謂敷錫極有湊會之象所謂三十幅共一轂斂福錫民豈別有福以銀之只耽則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使之從極以獲福本文云敷錫不曾云錫福廣開造極之門使智愚賢不肖人人至于極故曰敷帝降之皇覺

之如呼寐而使雍有重生再造意極雖人所自有然設法皷舞不令其外于極者君也則臣民之極眞是君與他的斂字敷字揔完得一建字人倫物則之間無非吉祥善事福隨極非極斂福也分而爲五福合而爲一極故曰斂斂不完則錫亦不廣敷錫就致福之道言與之以極即與之各自斂其福然非君之建極民將無所取則故下個錫字錫者下與上之辭又上加個敷字言敷布而盡錫之也用是君之作用重看雖含得造就敷言意然一建極焉而已有爲而實無爲也建用之要只在敬用五事用敷字根建極說庶民兼臣在內敷錫庶民只是君使之如此未可言

民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旣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于字有力以君極爲極也極日保教化旣行風俗旣定當時之民相與守之易世而不變是君極還賴民以保也保極亦自錫者互其辭與錫福爲對也保者保共有也天下皆皷舞于汝極之中而汝極自保于不墜非民錫而何錫汝保極者蓋敷錫處民已覩化矣至此覩感旣深儀刑旣熟則執守之堅持循之固不奪于外誘始焉則君以自治終焉與君以共保也君建極使民知所視法謂之錫善于民可也而謂之錫福極之所在卽福之所在民保極謂民之自求多福可也而謂之錫汝保極民皆從化亦君之福有錫則

有受民之爲善即所以受君之錫也有受則有答民保極極卽所以答君之錫也君民相與總了建極功用○五皇極之疇何如皇之有極天下萬民之所取正也皇自建立其固有之極以爲天下先極豈一人之私有哉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而以斂集五福于身之道用分布之以與庶民使之同脩吉而無悖凶焉惟時其庶民即于汝所建之極而還與汝以保極之應至此則君民共爲一極而所建者始有全功矣

朱子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蓋人君以渺然

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
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
之至中者也旣君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
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
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
立乎天下之大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
則焉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此而推之以三德乂之以
卜筮驗之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
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以
五居其中洪範九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

以皇極爲之主也○鄭仲輿曰皇大也君也詩云皇矣
上帝子云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莊周所謂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極至也易曰至
哉坤元子云中庸其至矣言極至無以加也極心爲中
中本無中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云喜怒哀樂未發爲中
中者大虛自然之名故易有大極極即中中斯大天子
爲世教名物宗主大建其道無人我無適莫之執厥中
以爲民極天下有一民一物吾此道不足以諧其分適
其願即不謂之極大公至正自然無私而八方取則如
大學絜矩乃能皇建其有極斂崇高富貴之福以經世

宰物敷施此極于庶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
與汝共保此極詩云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太平之化非
君一人所能與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逌于天下也
民于極而錫君保極是民極合于一人也所以彝倫攸
敘而爲洪範也

唐孔氏曰汝者箕子汝王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

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時說謂此節急跌轉上節莫作兩層上言君建極則臣民
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見不可不建
極意看來註云重言君不可不建極則何不直說臣民錫
保由皇建極而又添淫比字乎大抵臣民之錫保須先絕
其悖極之根照下敷言遵極而先說偏黨反側等朋比正
其悖極之根也今曰無朋無比何以得此于臣民哉則惟
皇作極耳作比建不同建則植立而已此作主不淫不比
說蓋淫比之習每繫人剛腸而不能斷惟皇者作之極有

一段勇猛振刷之力真足破愚起懦故民無淫朋人無比
德之若此耳民自然與民爲朋人自然與人同德但爲淫
爲比則臣民之不極也所以作臣民之極而使無淫比者
惟皇淫比皆兼心與事言在民則曰淫朋在臣則曰比德
者何民衆族而居情易溺也臣同官而處勢易投也小人
之攀援不過徇名徇利君子或以慷慨太勝欲結賢者之
黨雖似正直實出邪枉故曰比德朋比須深看皇極之理
至公無私朝無異政國無殊俗耳目既與心志又一縱私
心未盡而無朋可合無人可比勢不得不格心向道然其
本亦只在皇朋比爲乘靡易敝之情能附和不能植立原

與臣民附人之象相近極爲強明卼立之理可振起不可
依回又與王者作人之權相合故朝野膠結不解處皇臨
之無不解情識所牽駁不可化處極作之無不化二無字
乃誰解之有又誰導之無有感化不覺之妙惟皇有以救
氣習之偏養中和之德而淫比自消則敷錫以極有不係
者乎乃建極中一節工夫作字比建字露出精神非大爲
率作則不能建樹此極也從作肅作乂等來此一節爲下
文造就臣民張本

丁奉曰初六有孚孚其比之本乎孚于六二六四則比
而貞孚于九五則比而顯九五以剛中之君而行顯比
之道封之群陰皆來比已則六三之比之匪人者亦來
比乎堯舜之世四凶亦各自比其凶類耳彼固未嘗不
臣于堯舜而堯舜亦未嘗不臣之也

三節造就人才之道皆斂錫中事首節承民無淫朋言惟
皇之作民極也以末句爲主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
有許多各色人必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蓋皇但作極
未即可化民就作極中自多婉曲纔肖天陰隲之心斂錫
全在念受處作用念受不是空空念受于乂用三德正其
事念受錫福全是作興鼓舞精神吃緊處尤在三則字一
斯字見幾感即應作之速而應亦速惟皇如此故時人如

此上下兩惟字緊相應○造就庶民亦作極中事不是作
極了又造就也民之材品不同造就亦異有猷有爲有守
是一等人不協不罹又是一等人而康而色即上兩等人
之進德者有猷是智足謀事有爲是才足辨事有守是志
有所不爲三樣人作一項看蓋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雖
不協于善亦不罹于惡的人合作一項看蓋中人之資亦
可導而之極者上材常少中材常多故造就之方不可執
一三有字見不必兼有有一于此皆可造就意不協不罹
申略兼不罹邊都就好邊看才氣有餘者涵養不足此難
在督成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此難在並蓄故須

受念受逝下言于有猷為守者固念之勞來振德將加提
撕只在君之念頭上做工夫精神無息不與之貫就是不
協不罹者亦受之取一不責二與新不計舊使不覺苦難
而漸入久之受亦念矣前後皆曰汝則中曰皇則者何不
協不罹一項人最觴寔人情便覺有不樂與之意非大心
以容衆者不能受也故變用皇則字必本惟皇建極以念
受乃有視法而從入舉此二等見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無
不可引之極念受俱有錫福意了但只得其大槩故必于
進德之色言察其所安則福可錫矣康色攸好即上二項
人感念受之思而進善非便是歸極但可說進善之徵而

康句是進善之徵于色不以淫朋敗度于攸句是進善之
徵于言不以淫朋夸志又須知不但見于外者有安和之
色而且曰予所好者惟德色言一連說而字緊帶下論極
亦只一種太和真體乃此種太和燁燁神宇間便與浮餙
不同及叩其心所自信固含德無好自是真正潛修他既
從念受後幸有化機迎之必不可不速福有所謂康寧者
今共色竊庶幾矣福有所謂攸好德者今共言竊有志矣
于建極中及之見非此不足致福皇極之精豈在聲色而
表裏含一身心洞然色言即心涵泳沾濡略無勉赳之態
所以一激便與極一雖修善獲非小民原有應得之分數

然所造至此豈因貴為進但王者此時無可容力只好從
示激勸汝則錫之土田爵祿使翁皷舞而不能已特人非
復猷為操守不罹不協之分也亦非僅和安色好德言之
別也斯其惟皇之極真與之為一矣上錫福謂五福蓋福
之全體此錫福與下錫福則指祿位等乃福之一端耳非
念受了又有所謂福蓋祿一也以此為勸善之資則曰福
以此為能善之報則曰福故偏而布之曰斂錫專而與之
曰錫福從造極得來則極中所原自有之福福即極也不
重在福重在汝錫上是念受之深致意處末句着力語斯
字重火到丹成一點便化得之念受為多不可反歸重錫

福謂之惟有皇之極而已無他岐也大凡斯民欲其滿已
之分量易欲其滿君之分量難故曰汝極曰錫汝極在皇
而時人保之皇之外猶有時人也至此則時人一皇極也
斯其為皇之極而已時人承上二等人斯字即綏斯來斯
字有感化不能自已意當知斂福錫福都一般五福本天
而爵賞亦謂之福者天有爵天君能生殺天有貧賤富貴
君能予奪廢置此相厥括而彝倫敘道在君也
蘇子瞻曰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
朋比德自棄于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大哉
皇極之道非人人共執能行之嗚呼此固硜硜者之所

大笑也歟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歟
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
也獨于進人無所留難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材
其後開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
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
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
也昔常袞為相艱于進人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之未
朞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共曰非親舊莫由知之若祐
甫與贄眞可與論皇極者也

無虐節承上起下之詞見上之所謂庶民下之所謂人者

就臣民中指甚者無字貫下重造就不可偏納臣民于極
意于民之至微者有善而不念受錫福便是虐而淫朋起
矣故戒其無虐為上章結也于臣之尊顯者無好德而錫
之福便是畏而比德典矣故戒其無畏為下章起也民何
煢獨一以極體嘘之便得榮何煢得偶何獨且建極之皇
寧有虐視者但微有懈視民極之心便為虐亦便有個煢
獨了人何高明一以極體融之便高愈若卑明愈若闇且
建極之皇亦寧有畏視者但微有寬造臣極之心便為畏
亦便有個高明了虐畏俱宜細看煢獨高明不可虐畏則
非如是者可知虐字照煢獨生非必殘忍也畏字照高明
生非必悉懼也煢獨有不善亦當戒然此地不善難于自
掩而善難于自見高明有善自當錄然此地不難于善之
自見而難于不善之莫掩虛心便是畏心用一而字須直
下側重下句于臣之負貴者抑而退之照下節于臣之負
才者引而進之脉絡隱隱相連

此承人無比德言惟皇之作臣極也大約上節都正說此
節則正反兼說其人之有能五句正說也汝弗能五句反
說也以使與弗能使對看重一使字使羞其行即好子而
家即上攸好德弗能使于而家即不能羞行即下無好德
此及上再一申說見皇不數錫則特人之于咎亦甚速必

不可畏高明致有比德也斯其辜斯其極語意亦緊應正
人二句推論邦昌于其三句推論斯辜而邦而家而指君
言通節以使羞其行句為主使羞使字須兼下福與不用
咎兩意說更重不用咎邊蓋于其無好德三句正與畏高
明相應也○有能有為總是一種人作已成材看有能者
必有為也以見于政事言此庶民之猷為守不同行是德
行之行蓋有才無行則特才妄作為國之害大矣故必使
羞其行特諱云舉能為而其行可知羞者進其所未至只
能者益進于能為者益進于為耳必云有才者不必有德
故必使進其行豈能為盡小人之才乎須知此句照上有

猷有爲有守不協不罹看當云有能爲之才而不依皇極以爲用則但謂之才而不謂之行即此能爲之才而與皇極相配以出則謂之進其行而即謂之才進于行是進于皇之極也使羞其行二句只是論有能有爲者不可不使之羞行意使字莫要着力講昌者國有人而實也就輔君建極導民保極上看即升于大猷之謂人皆羞行即是邦國昌明不必落下一層作效說凡厥正人以下正申明羞行意使羞其行非一端而已不是局定富在教前只論造就大機曰既富方穀亦所以進其行也正人即有能有爲在官之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猷爲之輩似不

藉此不知皇者貴善無窮之心以爲欲盡絕其私圖而純心于善則非富不可者要知群臣皆有常祿此云既富亦即中庸重祿之謂富居福之一錫之富即錫之福故下文承出汝雖錫之福來既富則俯仰無累正是使有好于家處方可用其責善所謂使羞其行然亦須本建極來穀是協于極責善非督責也亦使自得意曰既富方穀似未富不可責善矣乃又戒無好德之福可見既富俱是好德之人弗能使正反照上一使字使之羞行君之責也故連下二使字好于而家對邦昌說治國先家則羞行當自齊家始父子兄弟親親長長相好無違從德中來不但俯仰無

累已也莊廩祿不繼等貼在弗能使內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徧謫我也高好字一層好于而家好字即攸好德好字所謂修于家也修于家然後可以用于世弗能使好于而家便爲比德將自陷于罪戾矣故曰時人斯其辜雖時人之辜亦吾待士之未至也辜字對羞字看攸好德決能好于而家不好于而家便是無好德觀于其二字緊接上文自見末二句亦造就微權一予一不予人心勸懲于此在所謂使枉者直也無好德而錫之福亦是以富責其善但不能使之羞行就是汝用咎矣要重祿必常及好德以足既富方穀意此飾不可泥富字斂錫臣民俱要之好

德不好不足以爲極苦難勉強終與極二民不言富而臣言富者民不難養而易忽于教故重在念愛臣不難教而易忽于養故重在既富要之錫福民亦未始不富也方穀臣亦未始不教也此正是維皇造就之無何處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以皇極之理敷衍爲言以訓臣民正敷錫中事而保極即

在會歸之後大抵皇建其有極一語爲君之職六王字即
指皇極之君義路道即指皇極互辭協韻乃教臣民歌詠
之以求合于君極也只用全文教他方得音韻相協意義
重復之旨無偏無陂六句是有工夫的話盖人作爲悉根
之心須在心上着力去其好惡偏陂之私而一遵那王義
道路則心無私而事亦可以無私了故又告以無偏無黨
六句此就不着力了故止說王道是如此耳至于臣民不
當悖王道意尙在言外傳即指蕩蕩平平正直爲歸極是
徑將言外意作正意與上文對待整齊說耳不可泥此遂
把蕩平正直指臣民說敷無字皆戒之之詞敷遵字王道

字皆訓之之詞一戒一訓反覆敷衍以致其意未曾說出
極字首六句淺些故以遵義道路引之使知所會次六句
深些故只以渾成王道揭而示之使知所歸會其有極二
句亦歸重在會極上着工夫會時難而歸時便無難矣會
極歸極不重極宗只重其有二字蓋極字已有在義路道
中推上說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則似強民所無者故此
二句雖是結語其實揭出其有二字以令民易從意其字
正對王字有字即前建其有極有字○不曰皇而曰王者
箕子時語也玩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只是一中字雖訓建
極即建中亦可盖五是中央之數耳偏陂好惡偏黨反側

只反皇極看舊各以下何推說翻轉上句覺贅偏陂好惡
雖屬心偏黨反側雖屬事然未有心私而不見于事者亦
未有事私而不生于心者總之所謂淫朋比德也王義王
道王路亦無偏無陂無作好惡便是非無偏陂外又有王
義王道王路也王義道路上着個遵字教他循向上去皆
于心上用功蕩蕩平平正直只順文說若曰一王道之蕩
平正直也有發勁意此時嚮往已定故直指本體不必督
之使遵矣要知王義王路皆王道也蕩蕩正直者之廣遠
也平平正直者之坦夷也蕩平總以形容正直故終之曰
王道正直無偏無陂要就心裏洗滌念頭上有一毫倚着

便是偏有一毫不坦夷便是陂義本大中至正者故欲其
無偏陂遵字雖就心裏說亦有行意不行不足爲遵好惡
原該有的只多了作字好惡各有當然之路略加一分意
思便非本來面目矣道即是路變文叶韻時說謂事物當
然曰道天下共由曰路則好惡豈二物耶至云道路即人
君倫理之極所好遵之而惟王道之是好所惡遵之而惟
王道之是惡良是但不可以道路爲公好公惡而民之好
惡期以合之耳前遵字泛以念慮言中遵字以所好言後
遵字以所惡言要認偏不中黨不公反側皆以不正言反
如物之有正反側如位之有正側正反猶是面背而者爲

常背則反常故訓反爲倍常偏之與側偏不中側不正中
如中間對四傍正如四正對四隅中則必正正不必中也
總之一王道也蕩蕩以包含無外言平平以坦夷無奇言
正直以經德不回言上言遵而下直言王道者上但勉其
心之常向乎極而下直欲其身之與極爲一也王道不可
加一遵字亦不可補在各句下蓋此時心已向慕但直指
皇極本體如此並不消一毫督率連遵字亦用不着矣註
皇極之所由行行非用也心之流行也皇極正大之體乃
體段之體凡事從心上發出到事爲上自有規模體段正
在用上說凡已私生于心所謂有心悖理之惡故上段言

遵凡已私見于事所謂無心失理之過故下段不言遵心
字照前彝意事字照前人倫意夫有偏陂好惡之心則
有偏黨反側之事而上屬會極下屬歸極若有淺深之分
何也王之義與道路卽其蕩平正直者也特反覆協韻言
之卽所謂有極也此二句雖是結語反指上文說到皇極
去言卽此便是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遵義遵道遵路曰
會極者心之私難克去乎心之私但知所向往耳故曰會
而來蕩蕩平平正直曰歸極者事之私易克由行事合着
道極是全與極爲一矣故曰來而至必有者復還其舍方
訓之歸必歸者若守其宅方謂之有會者路逕相會歸者

歸根復命會極上有忧然悠然意所謂好德也會極便須
歸極連說下人心一眞耳萬念分岐而不得合會悟則屏
萬營而獨聚一眞若期而赴之而聚精不已忽而親詣其
域則非有涯際可以底止但覺心精來復不殊于相協之
初而已然亦是王者心期如此若論臣民會歸豈眞能與
王爲一故下但言近光敷言與念受錫福同將不分先後
〇王者于天下既作極錫福矣而造就皷舞之機不倦于
是敷衍爲文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已私生于心則不知
皇極所由行已私見于事則不知皇極正大之體無偏無
陂偏陂作爲好惡原非其固有則因其本無而無之王義

關爲道路原非其本無則因其本有而遵之衆人作之爲
好惡王者出之爲道路在日用間一一返照耳心固無私而
惟尺去其事之私方能與極爲一無偏而不中無黨而不
公偏黨何其不浩蕩也王道固蕩蕩無黨而衆護其偏無
偏而尊猶其黨夫黨偏何其不坦平也王道固平平無偏
黨之甚如東西之易面而爲反無偏党之窮如岐正之殊
途而爲側夫反側何其不正直也王道固是正直言之不
足又申之曰勿以王義王道王路偏認爲王者之極乃則
汝固有之極必去心之偏陂好惡與極會乎抑亦并去其
偏党反側而以極爲歸乎以此勸勉臣民宜共感悟也

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為無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

以日字更端別上是敷言此是贊詞贊敷言之妙不是感動武王正提前武王問辭以暢相協攸敘之旨見敷言有如此之妙所以感人深而入之易也歸重天字上乃見其妙天錫洪範九疇彞倫攸敘然九疇以皇極為主正所以敘是彞倫者故點是彞是訓句曰歸極是臣民一君也曰于帝是君一天也各舉極至言所謂建極也〇敷言者敷錫之言也敷錫庶民全賴此言敷布故照前下一敷字而釋以敷衍者正為理無窮而言不一覆而不厭多而不煩

也彞訓不乎彞即彞倫訓即敷言與帝訓訓字一例傳大字不可增入于字與前于汝極于字一般喫緊在上者于帝其訓而非自為訓在下者于汝極而非自為極非口代天言之謂于帝其訓還是進一步說蓋上言彞而未及其出乎天言訓而未及其純乎天故各自開說見登言以贊之不必相承也大意云皇極之敷言非強民以是彞常之理為是敷言之訓而豈王者自為訓哉惟天陰隲下民茲之敷言正于帝所陰隲者立其訓耳雖已落視聽聲臭而實即不視聞無聲臭者是言即帝言這是直指敷言之理原本于天惟尋出皇極根由點開陰隲之妙便見此理是

人人同有須要會歸意而人其可以不遵乎哉故下緊接庶民是訓是行云云

此舉敷言之感化致庶民行天子敷言而頌答也正申補建極君民相與之妙〇通節俱着力話天子造就所及者有限敷言所感者無窮方盡敷錫的意思緊承言字訓字來故曰是訓是行二是字指敷言說猶言即是訓而實見之行也勿作誦解串環泉曰是訓是行串說益理易從而言易入故諷詠而踐履之也看來行本敷言則是訓全胤諷詠意不得上歸訓于帝此約訓于行相協之妙正在此以字緊頂是行一氣接下然有工夫傳言則可以三字非

口氣訓行在是近乃在光只從言上服習自有以會其不言之秘耳天子之光即指王義王道王路蕩平正直說不曰德曰光就其接民者言如日光火光可望不可捉故不言歸而言近歸之漸也君則是彞而是訓民則是訓而是行訓者固望其歸行者亦期于近極體中完自有一種精光旁皇映射乃民于天子原一脈相親呼吸共貫何嘗相近祇緣私意橫即間闊極則今亦自有側近法近字宜味惟蒸蒸向赴之妙正在此依稀欲合之間特不行則遠行則自近說近光分明是赤子之依父母了故虛落民一曰字以天子父母王領之重作民父母上天子二字略斷言

天子向只知其爲天下王。今敷言以感動百姓。即父母義
方之訓。不過是告徒君長我而稱天下王哉。殆作民父母
以爲天下王乎。此都從訓行與積上覺來看。來恩育君長
遍看。皆就敷言說。父母指敷言之心。天下王指敷言之體。
提點引援。又諄復叮嚀。惟恐我民不趨于極。趨而不與極
一也。試深繹于言與覺。有木來同其于一體。隱隱痛腸不
能自已。其惻怛孝民之父母也。然深味之。又辭嚴義正。意
婉體方。剖邪思嚴。如指畫引周行。畫如指掌。與王道之紀
綱也。作爲乎緊相應。天子稱其名。作民父母稱其德。蓋元
后本以作民父母。教養一世之天下。惟父母之道不盡。遂

無以繫民心而爲天下往耳。天下未有父母在而子不往
者。王字應敷言中六王字。照建極言本會歸二字來。王者
往也。若王不作極。聽天下臣民淫比。是臣民之不會歸。臣
民之不往極也。仍王之不建極也。故天下王三字。須照建
極過匝。方是肯綮。蓋敷言者。敷錫此極此福。與民同也。天
子欲與民爲一而非二也。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民無不
會歸此極矣。會歸此極。便是于汝極。于汝極。則民與天子
亦合一而無二矣。所謂錫汝保極者。蓋如此。

邠仲輿曰。無偏以下十四語。反覆諷詠。使人深思自得
所謂皇極之敷言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不中不平。非

皇極也。有心而愛。是謂作好。有心而惡。是謂作惡。有心
非皇極也。有偏黨則崖異而不蕩平。有反側則機變而
不正直。皆非皇極也。六者盡無。廓然大公。洞然太虛。天
子樹建中和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朱元晦謂皇不可
訓大。極不可訓中。不謹乎至微而務爲宽廣。其弊必墮
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是非顛倒。賢否貿亂
而禍成隨之。故其訓中曰無過不及。夫六經論道。天地
聖人之事也。今指衰世庸主之弊。而虛皇極之太廣。是
物有疵癘。而責天地俯就也。皇極數五位中。純體即中。
何過不及之足言。執中無中。用中無及。亦可以中爲一

物于無過不及之間求也。以無過不及訓字。則遺左右。
以無過不及論道。則規規然于其也。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者中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子思云喜怒哀
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賢智過不肖之間擬
議摹倣之迹。非所以求中也。是以皇極不言中。皇極即
中。中無言也。孟子謂天下之言性。故而已。性無可言。言
則皆故。有意用中。非中。有中可用。亦非中。皇極以數則
五。以疇則入者之心。心即中也。入者敘而中在。如土旺
四時。四時行而土在也。故中者天道不言之則。聖人無
心之矩。如之何拘拘于過不及之間求也。漢唐之主優

柔媮息不知三德何物而妄言皇極爰見大之爲累是
未立求行也以無過不及言三德則可以言皇極是以
管闚天也以道言則易有大極是也以君言則大哉堯
之爲君是也是謂皇極無過不及不足言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〇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〇臣之有作福作威
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皇極居其所無爲而其張弛在三德是故次皇極而六位
居西北乾方與五事居坤方所以配至德也通章以納民

于極意爲主建用又用一套事未有建而不乂者故上前
王道以正直爲歸此論治道以正直爲本克有正用有反
用總之闔鎔變化使各歸于正直耳正直剛柔雖三德實
同時並用此即作極斂錫念受等事也人主爲民敘彝倫
勢不能不用威福故建極之君威福即其德威福皆剛柔
之作用故註亦挈下威福解剛柔彊勿友四句即王者固
時制宜隨俗應變之權不待下節乃始爲權也下惟辟非
以殺尊言乃以立本言惟之一字猶云獨建極之君能然
觀趣時在立本之後可知頗僻僭忒即前淫朋比德正直
高明俱係建極中語則惟辟指建極之惟皇何疑何必于

德身克權蓋王者之福雖與天下共而獨用威用之權非
與天下共操者言極建故威福玉食一于上大權所在即
三德所在末節即不能建極之害凶家害國無所克故也
箕子演乂用三德而又及此二節非三德中事而實所以
乂用中事〇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于政教
之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上見之蓋皇極立本而此其作用
用者因乎時者也一曰三句列三德之目平康五句別三
德之用正直王道也何謂德王道本于天德也正直彷彿
皇極但自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德本止一正直而
運之于治又有剛克柔克之用剛柔無非從正直出無非

欲人返于正直之意三德全在時乂上見故曰乂用三德
正直待人聖人本心剛柔治人非聖人得已然剛陽而柔
陰扶陽抑陰君德以剛爲主故一曰二曰三曰其序如此
正直剛克柔克並列爲三者爲天下君不能因時應變以
納之極德未全也然須知三段泛言治天下之德不可說
用因時應變以下五句方可言之正直無事可見剛柔皆
有所事故曰克剛克柔克都要貼德字不貼德字則剛爲
用壯柔爲委靡未見其克也天下以習稟聖人以德而攻
教剛柔德之用耳平康時平而安康也就臣民歸極上見
正直就君建極上見是上下同歸于極的景象若以無爲

爲正直則剛克柔克豈邪曲乎正直對剛柔而生剛柔則偏向一邊去正則不偏矣剛柔則有委曲遷就意直則不曲矣傳既云無事矯拂則亦必有所爲特不矯拂耳又云無爲而治蓋即以不矯拂爲無爲也時說都悞看了堯舜之世率乂栔敬敷教在寬豈以剛柔不用乃爲正直只是他剛處即柔柔處即剛無所事克則自行自在不消委曲婉轉豈不正直平康就是正直如彊弗友等便不平不康須有補偏救敝陰施陽設之功如何得正直要之委婉得來亦成其爲正直也剛柔雖分配二三其實剛處未嘗無柔柔處未嘗無剛特稍勝耳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

四權也四權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克者不但以我政教制彼習俗氣禀必政教行而彼果爲我所化也造化之德雖以相生爲美亦以相克爲奇故五行皆克象君德亦有克機政因俗而異施若習俗之偏于剛如強弗友能進于極而弗欲者則用剛克而奪之以威以剛過剛兩相軋而鋒易挫不然便以姑息養姦矣習俗之偏于柔如燮友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用柔克而予之以福以柔過柔則兩相容而氣易奪不然便以煩苛挫志矣教隨偏而相濟有氣禀不及于極而沉深潛退者則揚以進之主剛克柔有氣禀過乎極而高亢明爽者則抑以退之主

柔克剛要知強燮非病病各在下一字蓋強者屬剛彊則宜友而弗友則剛一于剛燮者屬柔燮宜弗友而反友則柔一于柔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是從治辟如寒極始成爲冬暑極始成爲夏故治云從也周公之謹毖是強勿友剛克君陳之和中是燮友柔克若沉潛高明原是美質但沉潛者或不足于剛高明者或不足于柔故須以我有餘濟彼不足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是對治辟如寒極而煦以春暑極而凄以秋故治言對也求也退而進之是沉潛剛克由兼人而退之是高明柔克本文六克字總之只一乂字全以正直相權有于正直體微加一意見爲用剛以克微

平一意見爲用柔以克然柔曰克則柔非優柔柔亦仍是一剛蓋乾剛因君德也但隨時應變就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非舉世皆然也須知彊燮沉潛高明詎雖訓貼剛柔過非經文又用之剛柔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等云特因其類之似傳槩以剛柔訓貼耳其實剛克柔克之德與彊燮沉潛高明之帝習氣言者其剛柔不可混爲一也以政言之强者御之以剛弱者撫之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教言之高者抑之使柔卑者振之使剛此于五行屬少剛少柔也正直則中德也雖曰三德而五在其中禮家以一爲三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其理出此蓋一本不

動而二自爲四四自爲八故爲之九八卦九疇其義一也
唐孔氏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
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沉潛謂地
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
德不干四時之序也
上言應變之治有三此言操治之權惟一只與上節不屬
看盖又用三德者自然操縱由已變通惟時也辟字重看
跟德字來威福玉食是三大柄爵祿慶賞福也五刑九伐
威也九州貢獻玉食也惟辟爲皇極之君乃斂福以敷錫
于上者得以作之享之福加而人勸德威加而人畏德玉

食奉而人享德惟辟作福作威是即惟皇作極也臣無有
作福作威玉食益見惟辟出有必不可稍開其端意都是
正直之德實運用處權操于極合而家而國以成一人之
尊三德所施自然必尊必信若德不足以服衆必致權出
多門覬望眩惑即有正直剛柔而人心何所尊信乎故害
家凶國指習氣無所變化言臣無有臣之有二有字重不
必攘權弄政但君所爲未當而待臣下匡攻輔翼皆是非
必如後世簒亂也三惟字深看方見臣無有甸及下臣之
有節特以足上三惟字意耳不重戒臣不可上僭只是戒
辟之權不可下移須急喚轉權字于惟作玉字上見惟君

所造故曰作福以命德言威以討罪言玉食者珎異之食
與威福相因權定于分也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本
言權不可下移必并玉食言之者禮始諸飲食玉食者王
之禮上下之分也下之與上異名而同愛故服布素者愛
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紱佩服公卿之紱佩
者愛王者之冕旒王者居人可愛之地惟有德以下其心
有禮以定其志故人相安分義而莫敢踰越不然誰無出
分之慕哉故禮即是權亦舉此一端以例其餘也威福誰
得寛不宜分承剛柔說特說有云正直内威福俱有彊弗
友剛克屬威燮友三句屬福邊玉食則逼三德而言斷

章取義非經旨
皇之不極政出多門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三德亡矣
凶家害國無所克故也下面臣越禮民犯分皆凶害也風
化至此極于何有皆由皇之不極不能乂用三德故○臣
之有作福作威如利勢之所在人思竊之惟無喜怒也有
喜怒則有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惟無愛憎也
有愛憎則有假其愛以濟私憑其憎以復怨者臣之有玉
食則如祿去公室之類臣指諸侯大夫有字正對上節無
字有處便是凶害威福玉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
殊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

也害不在家即害于而之家凶不在國即凶于而之國患字重在君身上而汝也對武王言大夫家諸侯之國皆君之所與故云而家而國萘天下之臣皆王臣天下之民皆王民今凶害國家而變壞民俗非君之患乎人用側頗僻二句玩註固字人用句只傳首句而言人用人字緊項作福作威之臣說末二句正申明其所以爲凶害處上二句且虛說過文云所以害家凶國者何也蓋臣既作威福玉食有位之人固用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旣不止于比德如此則小民亦有僭踰忒而不守其常又豈止于淫朋而已哉以權臣而招橫民卽臣莫知其所終而國亦隨之矣豈不害家凶國乎兩用字照又用用字說君不用三德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惟君不用故臣民進而操其用也又用必本建極不建必不能又用時說人用二句進一層說謂用字猶因字意大臣法然後小臣廉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也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小臣及在下之小民皆化之也然如一直說下則既已害于家凶于國矣人與民始効而用之耶既說了害家凶國又說人頗僻民僭忒事居禍後殊無次序惟辟二節小註凡三說首說攬權比三德高一層次說是從三德內抽出言之俱不如末說爲妥蓋宜正直而正直宜剛柔而剛柔這正是權術自我操攬而臣下不得干與此下二節皆從上文見出故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通章在從二人之言截上是詳稽疑之法下是著稽疑之要七稽疑三節首節重卜筮而重其人上曰兩二節特列卜筮之體至第三節方言人用龜著若五節首尾皆重任人但各是一意前重卜筮之事則擇其人也有公而無私下排卜筮之用則聽其人也在同而不獨何前言擇建後止言立立卽建也言立而擇在其中矣此特開開敘之直至人疑節方說今日之稽疑汝則有大疑照疑字謀及乃心至謀及卜筮照稽字汝則從以下是卜筮斷法亦稽字中意稽疑以卜筮爲主著龜所以紹天明故明用以稽疑也疑在天下不在人主人主無疑又何用稽易曰著龜以前民用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稽疑一疇宗旨○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德合陰陽五行知卜筮者見非人不命重所事也故須簡擇于先既得其人斯建立爲卜筮之官以專掌其事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命卜筮意輕帶言必是人而日後乃可命之也重擇字建立二字輕建亦立也彼言之耳此俱在未疑之先平時君之心精先與卜筮通矣

若至臨時豈可猝格乎惟建極之主能之○
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龜人中士
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菙士下士二
人史一人徒八人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
人○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
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
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
分卦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雨節雖各註云此卜兆此占卦卦未可露出只宜混混列
說有此兆有此體以占二卜五下文自有分解在也吉凶
視兆之類不類然亦未說到用上卜兆之體取象五行謂
之兆者天機不容輕洩但寓機于有無間在獨悟于吉凶
外全主理言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五行之理惟龜所遇
無先後也邦事作龜其命有八眂高揚火其兆有四經兆
之經百有二十兆體之頌千有二百究其實不過明暗連
斷與交勝五者耳葢即所貪之璺變化以形覘所折之文
象數以見其璺（璺音問）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霽
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云霽如雨止者雲在
上也雺聲近蒙蒙是陰闇天氣下地不應鬱鬱冥冥也故
以雺爲兆驛孔傳云氣落驛不連屬則希疎之意蔡作絡
字則當云絡繹不絕矣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
爲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爲氣連克謂兆相侵入蓋兆爲二
折其折相交也五兆無一定之吉凶但視事與兆所値何
如如宜雨而雨之兆應則吉否則凶餘倣此曰雨霽蒙驛
克猶疑是摹擬之詞按雨只是潤霽只是明蒙只是暗驛
如驛遞然非不屬也卜之兆中間有纍硯相接者是巳克
者左交而至右下璺而環上也見古卜書
按五兆見于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五行各有

其體故以其體求之三兆者璺折璺之兆廣折之兆微
廣則吉微則晦也五兆五行之體五兆之體色曲爲水
銳爲火直爲木圓爲金橫爲土是爲五體謂之色者不
可以五體求也如雨者爲水如霽者爲火如蒙者爲木
如驛者爲金如克者爲土雨霽易知也蒙者如明而不
昧驛者聯屬而不斷克者大小相攻伐驛霽爲吉蒙爲
不顯雨爲不舒克爲不勝然事相宜者有吉道存焉○
四兆者開方之四象以四象而兼五行之十千四體皆
逢日之千爲動經兆百有二十者何曰四體各具其五
兆五兆之開方各當乎六十五其六爲三十故合之爲

百有二十頌辭千有二百者何曰經兆之趾日各當乎十千三乘其十爲三百故合之爲千有二百四體開兆爲四方以五兆應三兆而六分之五六乘爲三十合四方乘之故百有二十此經兆也其頌千有二百以四方各三十兆各直其日之六十合爲三百又四乘其三百則千有二百之頌數也○季氏曰龜有十二兆又乘之以十干如甲乙丙丁之屬又乘之以十事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屬則爲千二百未知然否○古者卜龜史先定墨以其墨定于龜甲龜甲直文即是也各有位凡占即以所占事定之于位上下左右陰陽即（○

是也所謂圻也鄭氏謂上仰下俯左倪右倪陰後弇陽前弇凡十二位劉氏又曰分十二位去其上下不可以爲兆可開爲燋者左右各四故曰四兆竊謂直文即太極在其上下亦本爲兆未嘗不用特以大貞大卜君大祭祀則于此定墨其左右各四兆則以四時分配凡小貞小事皆用之也此必古有法令不可詳權依諸儒之說如此○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肆師佐大宗伯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視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

色史占墨卜人占圻○王氏曰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三兆之法專掌于太卜而兼及于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簭人占夢而太卜謂之長三兆鄭氏以爲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頌謂繇殖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蟊曰尅○疏曰太卜所論龜之兆後三易次三夢者龜蓍並重夢以叶卜筮故以先後爲次○金氏曰原者田原也亢陽爲旱則田龜圻瓦者瓦分也毀瓦爲塊以

觀其坼玉兆者玉裂則紋微也又曰玉兆者金兆金不裂而玉裂故言爲玉瓦兆者土兆土不裂而瓦裂故言爲瓦原兆者水兆水不裂而原裂故言爲原三兆者異代之別名五兆者三兆之各具也顓項曰玉兆夏人修之取玉之坼帝堯曰瓦兆殷人修之取瓦之坼黃帝曰原兆周人修之取原之坼未知然否

卦體二取象于陰陽也承筮字來以陰陽爲主取陰陽之正曰貞取陰陽之變曰悔占卦吉凶各以所値之卦斷之不以貞悔貞悔乃卦體非卦名也此雖卦體實因占者之來意而見以動靜議卦內少陰少陽不動老陰變少陽老

陽變少陰則動也筮卦以六畫爲六爻用蓍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以六爻成卦以六爻不動者言之則始畫的下三爻爲內卦又加以上三爻爲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謂之貞外卦謂之悔此以不動之一卦分貞悔也以六爻已動者言之則通體之六爻爲遇卦如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陰老陽則變出的別六爻爲之卦那初得的本卦又謂之貞後變的之卦又謂之悔此已動之二卦分貞悔也以貞悔論宜重悔邊而以貞悔中各論則貞宜重遇邊悔宜重之邊本卦即遇卦是之者從此之彼之義凡占卦初得三爻又得三爻共成一卦占者値之故曰遇卦內有動爻則爻之爲他卦矣不可以再占一卦言須先講不動之貞悔後講已動之貞悔不可橫截講凡揲著點卦自下而上下三畫內卦也上三畫外卦也以一卦言初六爻遇卦也總變六爻之卦也以兩卦言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之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項氏曰人但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不知其何說也王介甫謂靜爲貞動爲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謂發爲貞靜爲悔則合于筮法蓋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直事謂禍福之決也

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須知貞者事之始悔者事之終貞者事之主悔者事之客凡卦之體必先立本而貞盡之凡卦之用必先趨時而悔盡之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貞悔則其理昭然貞悔合而成卦當其貞開一變易隙便不得言貞但必絕而紛紜則造化之貞亦有時窮而貞即所以貞其爲悔當其悔留一堅固端便不得言悔但必離而定體則造化之悔亦有時窮而悔即所以悔其爲貞即占在守經也而與貞合則吉所占在乘常而通變也而與貞悖則凶所占在紛權也而與悔合則吉所占在厭紛更而持正也而與悔悖則

凶內外過之略一點貞悔二體只須照字面發卦有元亨
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决此各
用一以該四實不止于貞悔也故貞正也履端正始取其
安靜有示人愼終于始意悔乃事終因有變動又示人轉
凶爲吉意正義曰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
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體是
其正按因而重之故一貞八悔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
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
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相明也○
奇耦旣具扐揲旣成則有貞有悔自陰陽之少爻之無變

而言則奇自爲奇耦自爲偶而陰陽各有定位卦之居內
體者貞也居外體者悔也蓋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
內上體爲外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體彖辭觀內外兩
體貞悔在一卦之中而神明告人之意可見矣自陰陽之
老爻之有變而言則奇變爲偶偶變爲奇而陰陽相爲往
來初之所得而爲遇卦者貞也後之所得而爲之卦者悔
也蓋凡卦變至三爻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亦兩卦互
觀貞悔相參而神明告人之意可見矣其或變在一爻而
占其變或變至二爻而主其上爻雖有所主之爻而兩體
之爲貞悔者固在焉其或變至四爻五爻而占之卦不變

之爻或六爻皆變而乾坤則占二用餘占之卦之彖辭雖
占在之卦而兩卦之爲貞悔固在焉是有陰陽即有動靜
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觀之一卦具一貞悔也統
觀之凡卦相爲貞悔也故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引而伸
之變至無窮不出貞悔之二體吉凶之斷貞悔之間而已
○詹萊曰揲之用蓍託之神物使聽命于神也以卦爲體
以蓍爲用雖伏羲不能自廢也故曰聖人以此齋戒神明
其德大衍之數五十何也蓍叢盈百者備圖書之全數也
聖人以爲用圖足矣故止取其半也圖數固五十有五而
何止于五十耶卽其中數之五與十自爲子母衍之以成

五十而復虛其五體不用以不用主用也其用四十有九
何也成數無變易道尚變故虛其一也一者非他太極之
道也雖若不雜于陰陽而實不離于陰陽卽兩儀而在兩
儀卽四象而在四象卽八卦而在八卦故此四十有九之
策用而又不泥于用也凡筮三變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
每變皆合掛以爲奇凡四爲奇凡八爲偶而獨于六易之
初變則必去掛以成數雖五亦四也雖九亦八也則此一
掛之策亦若無用而止用四十八策矣爲併去之而以四
十八策爲用此則以四約之則爲十二之四也以十二約
之則爲四之十二也四與二自相乘除而陰陽老少之奇

數策數皆盡矣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爲奇兩其四者爲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十四三其十二者爲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爲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而其爲變合八總六十四變均齊方正而無奇斜餘欠之病不亦善乎而聖人于

此有不然者何耶殊不知彼此適均者陰陽對待之體也使陽常饒而陰常乏者聖人有相之道也葢併初掛之一而用之則凡一變之初得五者三奇之始也得九者一偶之始也積而至于三變之後三奇者爲老陽十變十有二三偶者爲老陰其變四兩奇一偶而以偶爲主者爲少陰自陽而化陰者也其變二十有八兩偶一奇而以奇爲主者爲少陽自陰而變陽者也其變二十是陽之純者饒其純陰三之一陽之化者饒其陰變六之一雖非損彼而實若有以益此皆此掛一以制之之功聖人默寓扶抑之意也然掛一雖用而其參伍則又實不以爲數老陽得四之三少陰得四之四少陽得四之五老陰得四之六是爲三四五六也不用以三四五六而唯以徑一圍三圍四用半之義以成九八七六之策則其奇偶多寡之所由分又于此乎定是其于此掛一之策用其名不用其實去取卷舒之妙有如此者昧者不知見九八七六之數隱而弗彰也乃反求之于過揲有曰老陽計過揲之策四分之得九取太陽居一含九之義故以九爲老又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是皆過推二老二篇之策所誤也聖人以二卦二篇之策配夫朞日萬物者不過肆言蓍法之無遺策縱横曲盡其妙耳豈誠以此定老少哉合奇策而計過揲是

爲舍本趨末失輕重之倫夫用蓍以盡神大衍以虛圖虛一以通變用四十九以贊化此聖人制蓍之意也又因是而推聖人之用中也陰陽之老少不獨其于小成之後也自三變之時已含八卦之純雜胚胎矣然而聖人不言者隱而未見也陰陽之變化不唯行于大成之中也自一卦之成可爲六十四卦引伸而觸類矣然而聖人不言者繁而難紀也未成者而不躁既成者而不贅此聖人無過不及之道也○時者陰陽之所爲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卦爲之經爻爲之緯而變之所適即時之所歸也仲尼傳彖或稱變而不言時或稱時而不

言變其意不獨使之互見而又因以通之六十四卦與夫三百八十四爻皆然爾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然易中之變有以一卦言者其統體也有以一爻言者其支節也統觀其卦而又細分其爻然後吉凶存亡可知也左國所記應驗多取爻變爲占如畢萬遇屯之比則初九之變蔡墨遇乾之同人則九二之變晉文公遇大有之睽則三九之變陳敬仲遇觀之否則六四之變南蒯遇坤之比則六五之變晉獻公遇歸妹之睽則上六之變其他雖亦有數爻皆變要爲舍大體而錄小節以彖辭論斷者惟穆姜往東宮一筮耳故啓蒙著法遂推此爲例

一爻二爻變者占本卦變爻之辭四爻五爻變者占之卦不變爻之辭惟六爻不變者始占本卦之彖六卦變者始占之卦之彖而三爻變者乃以二卦之彖占是爻之爲用多而卦之爲用寡不亦倒置矣乎繫辭之變皆指卦變而言非爻變也或者問曰六十四卦圖可互變也而本義所適之變曰訟曰泰曰否曰隨曰蠱曰噬嗑曰賁曰无妄曰大畜曰咸曰恒曰晉曰睽曰蹇曰解曰升曰鼎曰漸曰渙止有十九卦何耶謹應之曰此非朱子之言也以彖傳之辭推言之也然此則來卦非之卦也占則有之卦而無來卦來則有七八而無九六仲尼之此言何也借一以明他耳然其言皆在彖而不在爻則蓋足以知變之在卦而不在爻也王弼曰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兩象者八卦也成八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侯也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侯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于三百六十六日屈伸于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與理因而重之是也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

邵康節皇極數全重貞悔一卦則内貞外悔有時悔尊而貞卑有時貞尊而悔卑卦不當位則變卦爻不當位則變爻凡四變而止二卦相並因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矣然不止是也運卦與世卦相並則運爲貞而世爲悔世卦與年卦相並則世貞而年悔註欠詳詹景鳳曰凡天地與萬

物萬事無非變也故易以變易爲道先天圓圖始復終坤六十四卦變爲三伯八十四卦者如復爲本卦未變則以上爻次變初爻爲坤變二爻爲臨變三爻爲明夷變四爻爲震變五爻爲屯是每卦之一爻變爲一卦變共三伯八十四卦此三伯八十四卦周天乃三伯六十卦者何也初藏復以象閏自坤歷十五卦又藏一卦共藏二十四卦于二十四氣中其見在三伯六十爻之卦歷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間皆始于復之坤而終于坤之北爲一周天皆以冬至爲始又細分之而運卦每年一周者一元總三百六十運也世卦每會一周者一會總三伯六十世也年卦每

運一周者一運總三伯六十年也月卦每世一周者一世總三伯六十月也日卦每歲一周者一歲總三伯六十日也時卦每月一周者一月總三伯六十時也故三伯六十而卦斯一周矣○如一元爲日起甲一會爲月起子是日日甲月子故初會在甲子第二會在乙丑餘元會做此運爲星起甲世爲辰起子是曰星甲辰子故初運初世在甲子次運次世在乙丑餘運世放此年月日時例亦此同○運卦每年一週如第二會初運甲子乃復之坤卦爲一元天地之始横數之則第二會乙丑臨卦也至癸巳運晉卦積三十運爲一會之終歷至第十二會癸亥運坤之比卦

積三百六十運爲一元天地之終○年卦一運一周如第七會之十一運第一世其年始于復之坤横數之則次年乙丑臨卦又次年丙寅明夷卦至年癸巳爲晉卦則三十年爲一世終至甲午歲離卦爲第二世始每世始而終終而始歷至第十二世癸亥比卦又復始于復之坤凡運世所統之年並以此例而推也○數起于一一者體也有體則不能不生而之用用數萬而物亦萬物壞而一不壞故一元既終復生一元元元其有窮哉自乾元元元終坤之辰辰者大化之經世自元元而終元辰者大化中一元之經世也其道誠遻邐難言其消息盛衰之數實不出十二卦

卦之理以本卦言之始于復而終于坤以爻變言之始于坤而終于比因卦以見天下之賾則不出先天六十四卦之變故三百八十四爻變爲三伯八十四卦每節藏一卦其二十四卦餘三伯六十卦配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三百六十也每元統十二會每會統三十運每運統十二世每世統三十年每年統十二月每月統三十日每日統十二時每時統三十分每分統十二杪杪則爲律呂聲音動植之數也由積分以知日之大小積日以知年之閏餘積年以知世之常變積世以知運之盛衰積運以知會之因革積會以知元之始終天地之不能逃也而矧于天下爲

物萬事之變其能逃焉其二十四卦皆自冬至初分而始其曆元則自冬至夜半子初分而始其每月日時則由一元而始于初會之初運也○一運統十二世一年統十二月而十二州亦配焉一日統十二時故例可同局卦皆並數州卦例如運與年值甲子甲午則齊國復之坤吳越臨燕明夷也世卦如運値甲子甲午則第一世復之坤二世臨也月卦例如年值甲子甲午則十一月復之坤十二月臨也正月明夷也時卦例如日值甲子甲午則子時復之坤丑時臨也月始于十一月者蓋建見子冬至之月爲次年節氣之首子時爲一日之首齊國之分青州之野稱于

爲十二州之首故復卦之坤皆始于子也如值閏月有藏閏之卦則用藏閏之卦否則將先月藏閏之卦顯出逐月挨至閏月則餘月卦無須易矣○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節故曰卦次第不用初一初二爲序只憑節氣爲始如冬至之日坤次日臨也小寒之日復次日益也歷十五日一終乃節氣之常故閏藏而不用如歷十六日一終乃節氣之差則顯用一閏卦餘可例觀也○卦變者一卦之體用也爻變者六爻之體用也卦爻以不變者爲體變者爲用有變而其用不可勝窮故能裁成二儀而宰制群物無變則卦滯于卦爻滯于爻數將安從生是無吉凶也○卦有

六十四而用止三十六共二佰一十六爻者以陽數一佰一十二陰數一佰一十二共二佰二十四于内去離四陽坎四陰之交數八故止二佰一十六又加陰陽之數四十共二佰五十六也爻有三佰八十四而用止二佰五十六爻者每卦去初上則乾坤之爻共去有一佰二十八爻餘剩有二百五十六爻乃生物之數也故卦用八乃乾坤土之體也爻用六乃坎離土之用也體生物者也用運行者也故每卦用四爻則四象俱四象俱各相因而爲十六則天下能事畢是以六十四卦用爻共二佰五十六也祝氏以斯遂掛一爲遂得二佰五十六卦不拘初上但以四爻

爲例似與邵氏不合○以大化之元數計之自乾終坤積有六萬零八百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三元一元在大化中猶一歲之一時以故經世之數直以歲月日時現在數分積推演而成蓋天地間大理大數所必不能外此者是故其以一元而統十二會則由一歲之有十二月也一會而統三十運則由一月之有三十日也一運而統十二世則由一日之有十二時也一世而統三十年則由一時之有三十分也至夫此外一分而又有十二秒則一元數中用不能盡是故復以聲音律呂動植之數而用之此堯夫心用之至密也今總計之一元十二會凡三百六十運

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辰元起于甲會起于子運起于甲世起于子歲起于甲月起于子日起于甲辰起于子故一元之内天開于初會之子一萬八百年之間地成于第二會之丑一萬八百年之間人生于第三會之寅一萬八百年之間蓋每會之年有一萬八百年也盛于巳午衰于未消于申閉于戌混沌于亥是一元天地之始終也至夫一元始終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前六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子至巳而爲息分後六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午至亥而

爲消亦猶一歲內之以上半歲爲自子至巳爲息下半歲爲自午至亥爲消也要以一歲消息不越一月之上弦下弦一月消息不越一日之上午下午一日消息不越一時之上四刻下四刻堯夫謂一指掌可盡天地之理走則謂一時可以盡天地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又曰以數之入用生變言之河圖之數成于十爲偶即洛書之足數乃體數也洛書之數終于九缺十爲奇乃河圖之用數也偶靜奇動動體而靜用靜體而動用一動一靜交而變化生焉圖同位而合則左旋相生書異位而合則右旋相克一生一克交而吉凶見焉圖之左判者陰中陽也右判者

陽中陰也則所以爲生物之體者也書之陰陽交錯則所以爲生物之用者也圖雖十去中而合亦九書雖九去中而合亦十斯固爲先天後天之別而表裏經緯實生于此堯夫洞契此秘于是因卦之順而順以八卦重之始乾之一終坤之八八八爲六十四卦又自圖從下而上以橫數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次序之自然以玆見加一倍法精微簡易非至順而能若是乎夫子指作易爲順性命之理殆以謂此也其圖下所列經世數陽數則以一而成之三十者乾一爲太陽爲日而一月之有三十日也陰數則以二而成之十二者兌二爲太陰爲月而一年之有十二月也乾爲元之元其數一者乃一元也夬爲元之會其數十二者則一元之有十二會也如以三十因夬之十二數則有三百六十爲大有元之運數又以十二因三百六十則有四千三百二十爲大壯元之世數又以三十因四千三百二十則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小畜元之歲數若會之元則起于元之會數運之元則起于元之運數世之元則起于元之世數以至于歲月日辰之元則起于元之歲月日辰之數亦皆以三十十二反覆因之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

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剛柔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以故干十而支十二干十者五行有陰陽也支十二者六氣有剛柔也然則干實五行支實六氣而五行六氣實一氣也夫天地大數一而已雖云紀于一協于十長一百大于千衍于萬實則萬其一也是故一之尊莫與並○詹景鳳曰天下之理萬不越一動一靜而已矣天下之數萬不越一奇一偶而已矣天下之象萬不越一方一圓而已矣天下之聲萬不越一闔一闢而已矣○是知物必有對有對而後有交交故萬變萬化生焉是以大易首之乎乾

坤中之乎坎離終之乎水火之之交不交堯夫曰交法
也交卽用也圖之有先天後天也以交也○蔡西山曰
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
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
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
天之所以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
夜變物之體萬物所以感于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
柔剛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
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

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
物所以應于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
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
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
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
物也四象以卦畫言則剛上之剛爲太剛剛上之柔爲
少柔柔上之柔爲太柔柔上之剛爲少剛陽上之陽爲
太陽陽上之陰爲少陰陰上之陰爲太陰陰上之陽爲
少陽以八卦言少陽交太陽則爲乾故乾太陽也太陰
交太陽則爲兌故兌太陰也少陽交少陰則爲離故離

少陽也太陰交少陰則爲震故震少陰也皆已生之卦
陽從天也以太陽交太陰則爲艮故艮太剛也少陰交
太陰則爲坤故坤太柔也太陽交少陽則爲巽故巽少
剛也少陰交少陽則爲坎故坎少柔也皆未生之卦陰
從地也散一于萬則有天地之變化人事之消息合之
不過一陰陽而剛柔亦陰陽也故特舉元會運世皇帝
王伯各相因爲十六之圖以例其餘大抵萬化之消息
姤復盡之萬事之因革否泰盡之萬物得失損益盡
之觀四象之體而事物之體盡之觀四象相錯而事物
之用盡之觀八卦相盪而變化之吉凶以著○其數由

用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
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體之用則自
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
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故明道以爲加一倍法○天
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六
十四不窮不變窮乃變變乃生生不窮極于六十四者
言變極于此數也彼以陽數三十起陰數十二起以三
十十二反復相乘各得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
六十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又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
八者各如此乘亦各得此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遂謂天

地數窮于此數非氣不行氣非數不立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然太極未動氣未見也數何有焉及自動而生陽便有一數自動而静便是二數静極復動便是三數動極復静便是四數朱子曰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也是數之所起亦惟陰陽而已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大一者太極也二者陰陽也三者陰陽之交也陰陽交而萬物生陽數奇而屬天陰數偶而屬地天圓徑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曰參天三三而九陽數從此而流行地方徑一而圍四四爲二偶故曰兩地二四合六陰數從此而凝定三二相合是爲五數故圖書之数皆以五居中

也○邵子曰體本無體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惟變是用天以一變四地以二變四四合爲八天地之體數也其用各三三合爲六天地之用數也物各有體體各有用此卦所爲成之八而爻所爲成之六也即卦合數即數合卦物之情狀可能遁乎○伏羲始畫八卦爲小成之卦二畫而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不是逐卦如此畫只是自太極理也生兩儀爲第一畫者陽儀一陰儀二兩儀生四象爲第二畫者四四象者陽儀之上生一陽爲太陽一二生一陰爲少陰二二陰儀之上生一陽爲少陽二二生一陰爲太陰四二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即所謂四象也四象生八卦爲第三畫者八太陽之上生一陽爲乾三生一陰爲兌三少陰之上生一陽爲離三生一陰爲震三少陽之上生一陽爲巽三生一陰爲坎三太陰之上生一陽爲艮三生一陰爲坤三所謂始畫八卦者此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以四正卦乾坤離坎反覆只是一卦八卦中以此四卦爲四正卦居四方之正位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以二反卦震反爲艮巽反爲兌本只震巽二卦反而成四卦八卦中以此四卦爲震巽之變卦居四隅不正之位合而言之天位上地位下日生東月生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大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其位則乾一坤八兌二艮七離三坎六震四巽五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其畫則乾三坤六兌四艮五離四坎五震四巽五亦各各相對而合成

九數九老陽之數乾之象而无所不包也造化隱然尊乾之意方八卦之在横圖也則首乾次兌次離次震次巽次坎次艮終坤是爲生出之序及八卦之在圓圖也則首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是爲運行之序生者卦畫之成而行者卦氣之運也乾坤父母也震巽長男女也坎離中男女也艮兌少男女也乾統三男坤統三女本其所由生也○易與太極其旨若相似而致用實不同易與[illegible]卦同名而位殊爻同而旨異位殊者今先天後天之圖可識矣旨異者則易之乾爲天爲金而極則爲冐爲暑

易之坤爲地爲土而極則爲水爲雨易之震爲雷爲木
而極則爲辰爲夜易之巽爲風爲木而極則爲石爲雷
坎爲水爲月者易也極則爲土爲露矣離爲火爲日者
易也極則爲星爲晝矣艮爲山而極爲火爲風兌爲澤
而極則爲月爲寒矣易以占爲仁極以筭爲智占者聽
圓變之蓍以求爲見之象筭者布一定之卦以御無窮
之數占則取象于天神之研幾也筭則斷在于人智之
極深也神以知來而未嘗不藏往智以藏往而未始不
知來左爲天右爲地乾兌離震爲日月星辰坤艮坎巽
爲水火土石體數有四而布筭之法皆原于此○李剛

甫曰河圖之爲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
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横十
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横十八則水土易位矣
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
入用之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雷電之下爲火光
火中有金故震雷必霹靂之未爲聲○蔡西山曰圓者
爲天方者爲地一二三四爲陽五六七八爲陰即先天
圖也一一起于南八八終于北者以少爲息多爲消也
○邵子曰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故云數往
者順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來者逆

○圓圖見天地之順方圖見天地之逆天地之運不順
不行天地之交不逆不生順而行所以生物逆而生所
以自生圓圖自乾一至震四自巽五至坤八皆自南而
北自上而下爲順方圖自乾一之八卦至坤八之八卦
皆自北而南自下而上爲逆○天有生物之時地有生
物之數主天而言一年用三百六十日主地而言自草
木萌動至地始凍用二百五十二日也故卦氣圖在日
數用三百八十四日在時數則二百五十六日止有三
千七十二時此大小運之所以分也○朱子曰卦之一
畫變者六二畫變者十五三畫變者二十四畫變者十

五五畫變者六六畫俱變者一合之爲六十三并本卦
不變者六十四一卦變而成六十四六十四卦變而成
四千九十六焦氏易林正如此○凡揲蓍畫卦既成便
看六爻有無變動依考變占○青洪範稽疑占用二曰
貞曰悔六爻不變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秦伯筮
伐晉得蠱卦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六爻有變以本
卦爲貞變卦爲悔晉語公子重耳筮得國得貞屯悔豫
是也凡卦辭貞字皆指內卦爻辭貞字皆指本爻爻辭
悔字皆指變爻勿生他義○元者始之先也會者元氣
所會運者氣運所鍾世者世代相承元爲氣之始會爲

數之交運爲時之行世爲變之終此體物之理元會運世缺一不可缺一則斷一時之不清乃禍福之由也是數既具而天地運氣日月行次歳時氣候皆由此以推之然卦由數而生數由卦而立故自數中筭以成卦又自卦中附以成數互相通用方可斷决葢以原策加一商數成千百十零此謂數由卦而立也次于成數之中按先天河圖一六爲坎爲水二七爲火爲離三八震巽屬木九乾四兌屬金五艮十坤屬土此又卦由數而生也○天地之數用八位上經日月星辰下布水火土石太陽太陰少剛少柔錯綜萬物紀運之數有四曰元會

運世立人之數亦有四曰性情形體夫元會運世者謂一元之氣乃一年之周天也會者謂一會之氣乃一月之周天也運者爲一運之數乃一日之周天也世者謂一世之數乃一時之周天也即年月日時之生成以干支配八卦之數仍以因乘除之又以乾坤錯綜之數加之又以五行納音之數定成之然後成四柱以定五行四象五行者乃卦氣所屬金木水火土也四象者乃千百十零性情形體之見象也又變而爲三官曰初曰中曰末以災祥之變窮之莫不以一元之氣爲主一元之氣年之天干納音也以五行四象之氣爲用五行四象

者造化也凡造化生我成我輔我者吉尅我洩我而無歸宿者凶萬物在天地之間爲變人能退藏于密以觀其變不失爲智者惟人能窮數于變則可以見萬物之象○葢蓍用四以餘成卦此則合四用八以餘成卦筮蓍以三變成爻此則合三用六以占爻變是夫乃自目之曰先天以其數不待蓍筮而吉凶自見于因乘中故逕用本來足數雖云加倍實乃生出之漸如此匪外有加於蓍乃假物以爲法然其法若用足數即滯而不行半之則變化無極要亦理之自然故曰後天然則後天雖欲加之倍不可得先天雖欲不加之倍亦不可得○

丁奉曰利貞諸卦爻之雅言也繫辭以此二字拆言之上繫單言利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謂神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下繫單言貞故曰吉凶貞勝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此所以言至動而不可亂也亂則不一一則不亂又曰以言者尚其辭故學則擬之而後言以動者尚其變故學則議之而後動然則尚象尚占于何而學耶占在辭內擬辭即擬占矣象在變內議變即議象矣又曰悔者憂之象吝者虞之象蓋憂則困衡之情專于責己而理自內出矣故爲悔虞則逆億之私過于度物而羞從外至矣故曰吝○古之言占者皆以貞悔貞

言其正悔言其變猶言體用云爾伏羲始畫三爻之卦
八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
此陰陽對待之定體所謂貞也因而重之每卦之上又
各變爲三爻之卦八是謂六十四卦所謂悔也既重而
爲六十四卦卦徧六爻又于六爻卦六各變爲六十四
是爲四千九十六卦則又以所重之六十四爲貞而所
變之六十四卦爲悔矣卦之有變說自伏羲時已然故
箕子敘禹所傳之洪範以占二爲貞悔則其來已久但
其義則自文王發之故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序
六十四卦自乾坤屯蒙以至旣未濟之序皆以爲交互

後天之卦其實不過闡明伏羲之意耳後天八卦雖取
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之義六十四卦雖取反對正對往來
順逆之義然不過舉此以例見耳其實錯綜摩盪可以
互爲先後也故陰陽定立之位已寓妙萬物之神定位
之中陰陽交互卽其變之所從也故水火相逮雷風不
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震得乾初爻
坎得乾中爻艮得乾上爻巽得坤初爻離得坤中爻兌
得坤上爻皆言其變也則乾坤爲正不待言矣凡占卦
者皆以貞爲體以悔爲用悔雖所以盡天下之變而體

常在貞必以貞爲主焉故自八卦之變而言則本卦爲
貞之卦爲悔所占之事在體則重于貞所占之事在用
則重于悔而占例可知矣夫文王未演易之前未有辭
也而先已有筮古之聖人何以爲占邪蓋君子所居而
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與變皆吾心體
心體之象卽其辭也心體之變卽其占也因其動靜而
視之吉凶見焉何待假辭以爲占哉且易之爲卦各言
一象如屯難之象也故所言皆艱危之意蒙昧之象也
故所言皆闡迪之意需待之象也故所言皆安舒之意

訟爭之象也故所言皆窒惕之意其餘六十四卦皆然
止各發明一義而已不相蒙也以此待天下之變非屯
之時而得屯非蒙之時而得蒙非需之時而得需非訟
之時而得訟與他卦亦皆非其時而得其事與文王所
繫之辭不相直也然而後世占者常用其辭則假其辭
以明變耳如占動而示以靜辭則不當動矣如占悔而
示以顯辭則不終悔矣但從剛柔進退究極其情則爻
推本于畫前之易未動之幾則意固在辭外也非天下
之至精至變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哉朱子考變之例見
于易學啓蒙者比附之占止從意爲貞悔之取亦雜矣

辭而況倚于斷辭不能盡意以是言者失其圓神之妙
矣○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易六位以成章六十四皆變爲六十四也三變十
有八變成爻成卦八卦小成六十四卦而大成卦得先
天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相錯順逆先天八卦六十四
卦可窮也卦得後天則震巽離坤兌乾坎艮互易反對
後天八卦六十四卦可窮也由先天後天始乾坤終
坎離旣濟未濟而四千九十六卦生焉○程子曰聖人
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于畫上便出義朱子曰自伏
羲而上只有卦畫未有文字可傳到文王周公乃繫之

以辭項氏曰竊意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
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
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
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
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
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朱子曰數蓋取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以
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得五十焉至用以筮則又止
用四十有九皆出于理勢之自然非人之智力所能損
益之右蓍四十九策絹作一束法太極全體之象其數
之所以然蓋總八卦生爻之實也陽儀之畫七儀一畫
象二畫卦四畫陰儀之畫七儀一畫象二畫卦四畫圍
而七之七七而四十有九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圓者參
數奇以七圓聚而蔟之則有自然之圓矣卦之德方以
知方者其數偶以八方比而疊之則有自然之方象神

者妙用不測知者變通不拘蓍陽卦陰蓍動卦靜大易
之體用此矣○傳曰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兩者天地也三者人也掛者懸置也韻會曰置而不用是也舊說掛于小指次指間故謂再扐而後掛不通而以爲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一家之說不明而有不勝其支離者矣○右蓍四十有九策分而爲二以象兩儀
而掛置一策而中以象人左右策四十有八蓋總卦爻
之實也八卦經畫二十有四重之則爲四十有八又每
卦八變其爻亦有四十八變也其揲法先以左手取左
半之策握之而以右手取右半一策掛置于中而不復
動以象人居天地之中其陰陽寒暑晝夜變化一聽于
天而無與焉一雖無與而常與四十有八者並用參爲

三才者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奇或一或
二或三或四于小指次之間謂之扐象三年一閏又以
右手取右半之策取三餘三取一餘二取六餘四取四
歸于次指中指之間謂之再扐象五年再閏而後掛者
謂總所歸三奇置于掛一之所如掛一法韻會曰合而
置之是也其歸奇之數不四則八無所謂不五則九得
四爲奇一個四也得八爲偶兩箇四也于是復合過揲
之策或四十四或四十分揲歸掛亦如前法爲第二變
三變之後然後視其所掛之策得三奇爲老陽三偶爲
老陰兩偶一奇以奇爲主爲少陽兩奇一偶以偶爲主

爲少陰毋少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一卦一卦
可變而爲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傳
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扐而後掛此圖四揲之餘左餘一則右餘三左餘三
則右餘一兩儀歸奇之陽數也右餘二則左餘四右餘
四則左餘二兩儀歸奇之陰數也奇之象圓圓者徑一
而圍三陽用其全老陽三奇三三爲九過揲之數亦四
九三十有六偶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陰用其半老
陰三偶二二三爲六過揲之數亦四六二十有四少陽一
奇二偶一奇三二偶二積一三二二爲七過揲之數亦
四七二十有八少陰一奇三二偶二二積三二二爲八
二二爲八過揲之數亦四八三十有二此蓍數卦畫自
然之妙也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
中矣伏羲重卦亦不是逐畫三畫安頓在上只是因八
卦既成又自八卦上逐卦各生一陽一陰則八分爲十
六卦十六卦上又各生一陽一陰則十六分爲三十二
卦三十二卦上又各生一陽一陰則三十二分爲六十
四卦而六畫卦成矣以六十四卦横圖觀之其卦亦首
乾終坤重乾居一重兌居二重離居三重震居四重巽
居五重坎居六重艮居七重坤居八乾一坤八之序亦

不易焉且前三十二卦一畫陽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
陰前三十二卦一畫陰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陽陰陽
兩邊各各相對莫非自然之序此伏羲先天之易邵子
所謂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
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是也○何孟春曰揲蓍
法從繫辭爲正大衍之數五十蓍數也用四十有九去
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信手兩分左天右地易天道也
故揲左不揲右當直而勿用掛一以象三以一蓍掛小
指間是人用占者在此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數之
蓍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以四爲餘歸奇于扐以象

劃是以所餘之蓍與前掛一相併成畫也王應再開畫
再扐而後掛復以前所餘蓍合爲一再如前法一次揲
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畫也凡十二揲成六爻變在
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凡畫爻法天一陽畫地二陰畫
餘放此唯六爲老陰畫爲交九爲老陽畫爲重陽順行
故七爲少九爲老陰逆來故八爲少六爲老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數則四十九矣此蓍
數之本原也○先天正變占圖曰乾卦用九見群龍無
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坤卦用六利用貞象
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啟蒙曰用九用六者變卦之

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
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
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于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
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
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卽此而占之蓋
群龍無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
也餘見六爻變例先天正互變上下二段先天皆在第
一截正變亦名平變初變初二變二三變三四變四五
變五上變上是謂互變自乾坤後六十四卦在本爻變
陽變陰陰變陽例其餘諸爻亦陽變陽陰變陰例據蓍

得卦曰不變其實皆變○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
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胡氏曰并占上下兩體爲全備○以後法皆胡氏語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按左傳占法又不只就一爻占合本之二卦體并互體論觀陳宣公筮公子完之生可見以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
仍以上爻爲主按陳搏爲宋太祖占亦旁及諸爻與卦體三爻變則占本之
卦辭及卦體以卦體平分故也仍以本卦爲貞之卦爲
悔王在本卦按啟蒙但云占卦之彖辭然引晉侯屯豫之占則并占卦體可見四爻變
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愚謂仍先觀本卦二不變爻然後重
之卦二不變爻而以下爻爲主方備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變爻愚謂仍先觀本
卦一不變爻然後以之卦一不變爻爲主尤爲詳備六爻盡變則新成舊毀惟以

之卦內外兩體占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右皆周易占法○胡
氏曰每圖各以第一卦爲本卦順變將去則自初而終
是由乾以至于坤反之又以末一卦爲本卦逆變轉來
則自終而初是由坤以至于乾一順一逆每圖以兩卦
四變合三十二圖先後次第皆本于乾坤卦變只以第
一圖觀之可見如以乾爲本卦則次姤次同人以至于
恆計三十二卦今各爲三十二圖本第一卦而次第不
紊矣如以坤爲本卦則次復次師以至于益計三十二
卦今各爲三十二圖末一卦而次第亦不紊矣此每一
卦可變六十四卦共爲四千九千六卦○黃氏曰初末

終始上下前後者朱子借此以起例耳非卦有初末上下前後也假如得初卦者以初爲初矣得末卦者又以末爲初矣逆而觀之也又以前三十二卦以前爲前矣後三十二卦又以後爲前矣覆而觀之也此三十二圖所以反覆爲六十四圖者○後天反互變凡一爻變先天初後天亦初乃謂上者以初變上例占初至本爻變諸爻同○凡二爻變先天初二後天亦初二乃謂上五者以初變上二變五例占初二本爻變至下爻諸爻同○凡三爻變十卦前先天初二三後天亦初二三乃謂上四五者以初變上二變五三變四例占初二三本爻

變在十卦前至諸爻同○此上皆在三十二卦前皆占變卽本卦之變爻占所謂遇卦爲貞者也○又三爻變十卦後先天二三四後天亦二三四乃謂五四三者以二變五三變四四變三乃不占五四三變爻而占上二初不變者以初變上五變二上變初例十卦後主上爻諸爻同○此下皆在三十二卦後皆占不變卽之卦之不變爻占所謂之卦爲悔者也○四爻變先天初二三四後天亦初二三四乃謂上五四三者以初變上二變五三變四四變三不占上五三四變爻占上五不變以上變二五變二例四爻變主下爻諸爻同○五爻變先天初二三四五後天亦初二三四五乃謂上五四三二者以初變上二變五三變四四變三五變二乃不占五四三二上而占初不變者以初變上例五爻變主一爻諸爻同○以上後天反變故就其反變言前貞占遇本卦後悔占之他卦在占遇本卦者易明在占之他卦六爻盡變亦易明獨後三十二卦占不變則以爻之變者或陽變陽陰變陰或陽變陰陰變陽爲何卦卽以不變三爻後十卦從十爻四爻從下爻五爻占一爻之皆以不變占則以所不變陽變陰陰變陽或陽變陽陰變陰者爲卦所謂全體反視反視卽反變此後三十二卦爲

然是乃所謂改變也乃悔也總之前三十二卦占遇卦則爲正變之變後三十二卦占之卦則爲反變之變前三十二卦同而後三十二卦異也○占者極數知來之謂占用二之占本如此後假借爲推測審問亦曰占蓋揲揲蓍求卦時言之後通用其卦字下用者用九六不用七八之謂用者變動也不用者不變動也故凡言變者卽用也不變者卽不用也太陽始于一極于九太陰始于四極于六少陰始于二極于八少陽始于三極于七邵子曰九者老陽之極六者老陰之數數極則變又曰七者少陽之數八者少陰之數數少則不變故不用

極則變變卽動故曰用○用九六不用七八乃陰陽太
少變不變之定名此以卦極數言九陽變六陰六陰變
九陽九陽變九陰六陰變六陽乃九六太而互變七八
少而不互變此卦變取變不取不變之定名此以卦變
言正變爲貞改變爲悔乃九六變中内外前後之定名
此以卦占言故論卦畫之初有九六七八然後有九六
互變有互變然後有貞悔在揲蓍得卦見九六七八然
後見九六互變見九六互變然後克貞悔○揲蓍得卦
旣言用九六不用七八朱子所謂是揲蓍以前一段事
及得卦之後周易主變惟言九六不言七八是考變占

後一段事分爲二段甚明若卦旣成後仍如揲蓍時以
變爲九六不變爲七八則六爻之不變者皆七八也而
無九六何以爲占本卦卦辭曰用九用六後二十二卦
以不用爲占悔亦七八而無九六原無七八能變九六
者凡此皆不可通者也今以分爲二段言方揲卦之初
變未定象未成凡爻筮得爲老陽九老陰六少陽八少
陰七卽以此定爻數如所謂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
六爻凡變爲九六凡不變爲七八而卦成矣于是有九
六七八之名立卦諸儒謂揲蓍時主得卦故以此名所
謂蓍之德員而神又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又曰極其

數啟蒙明蓍策者指此也及卦旣得變已通象已著乃
全卦已成矣于是以六爻之不變爲遇卦一爻二爻三
爻四爻五爻六爻者爲之卦于是以周易主變例占一
如周易主占用九六不用七八之名諸儒謂得卦後以
主變之正卦爲貞故以九六名爻所謂卦之德方以知
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又通其變啟蒙考變占者指此也
以此九六之變爲九六之占則見以所遇之卦以主變
之正變爲貞其餘諸爻則以改變爲悔于是有貞悔之
名所謂曰貞曰悔者也○諸儒謂啟蒙内有稱變者有
稱不變者此則指揲蓍得卦時之九六七八言故有卦

爻變不變之名非以卦爻辭九六之變亦有七八不變
爲之言是也如舊謂凡變爲九六不變爲七八前三十
二以變爲占則是有九六而無七八後三十二卦以不
變爲占則是有七八而無九六又以前三十二卦爲貞
用九六其餘諸爻卽七八後三十二卦爲悔不用七八
其餘諸爻卽九六皆未然也○太極一理分爲陰陽兩
儀陰陽分爲太少四象太變爲九六少不變爲七八皆
定分不易者聖人模寫于卦畫以示人乃卦畫中惟可
列陰陽而不可列太之變爲九六少之不變爲七八者
惟蓍策可以别之見之故伏羲以蓍示人于揲蓍得卦

則用爲九六不用爲七八于逐爻見之此自羲皇唐虞
夏商周所同者所謂分定不可易也諸儒或謂夏商易
主不用七八爲占不以九六周易主用九六爲占不以
七八所以不同今觀夏商無所考且勿論據周易揲蓍
則以用九六不用七八爲揲卦得爻之名及其占則又
用九六爲言不以七八爲言則周易主九六不主七八
明甚又微之卦辭惟言初九初六乾坤卦曰用九用六
不帶言七八又明其今凡普卦時悉如逐爻曰九六七
八及占時則不以七八而直曰九六則與正變爻曰貞
其諸爻攺變爲悔合又與說卦變通趣時諸說合又與

易學啓蒙下皆合不然不合卽不同不同非易也○羲
皇畫易卽有占用用卽九六羲易乾數九坤數六以至
于兌一離二震四坎三巽七艮八此在畫圖時卽有非
至周易始有也周易乾曰用九坤曰用六惟乾爻純陽
陽極則變惟坤變純陰陰極則變所以易用九六取其
純乾純坤故也貞悔用九用六爲變有此二者故凡有
以陽變陰陰變陽爲貞者有以陽變陽陰變陰爲貞者
以其爲內爲始爲前爲體爲主爲常爲進爲巳爲
正爲本爲初分故也有以陽變陰陰變陽爲悔者亦有
陽變陽陰變陰爲悔者以其爲外爲終爲後爲動爲用

爲客爲暫爲退爲人爲末爲反爲巳過故也貞者卦之
內卦變也過卦之本卦變也過之卦每卦之正變也過
之卦本爻之正變也過之卦之正視變也悔者卦之外
卦變也過之卦本卦之攺變也過之卦本爻之攺變也
過之卦之反覩變也○所謂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左
傳蠱之貞風其悔山凡六爻不變則以下三爻爲內卦
曰貞上三爻爲外卦爲悔朱子曰揲蓍求卦九變爲貞
又九變爲悔又謂一貞指每宮下一卦八悔指上八卦
言此本末之義○所謂過卦爲貞之卦爲悔者國語貞
屯悔豫凡卦所得本卦三十二卦以前曰貞以後曰悔

是也先後天互變圖以乾坤相對互變順逆爲序如乾
順序乾首卦以過卦六爻不變卽生變爲貞故占乾以
之卦六爻變卽攺變爲悔故占坤其中于前三十二卦
皆占乾者以乾下三十一卦尚未離乾本體爲貞也卽
其所變曰乾之姤者蓋以乾一爻變自艮上九變爲初
九成姤曰正變爲貞其餘五爻亦皆以攺變爲悔成全
姤故曰之姤尚在乾內卽姤爲變亦止一爻耳于全卦
未見盡變所以不得占姤而占乾者此也其餘三十卦
同此于後三十二卦互爲變則當如前占乾今乃不占
者以巳離于乾本體也旣不占乾卽當占坤乃不占坤

者以尚未成坤也即其所變曰乾之益者蓋以乾三爻五四三變成益曰正變爲貞其餘三爻皆以改變爲悔成全益故曰之益已在乾外又未至于坤即至于益則之卦盡變不占三爻所以乃得占益不占乾亦不占坤者此也其餘三十卦同所以然者以遇卦者遇乎爻之變也之卦者之乎卦之變也在遇卦爲爻自六爻不變正序一爻二爻三爻以前十卦皆以正變爻言貞者皆爻也在之卦爲卦如三爻以後十卦四爻五爻六爻皆以改變爻言悔者皆卦也占前後爻變爻之正變則動也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也故取其正變之動以占爻

也占後從卦變卦之改變亦動也全體動則天下之象定矣定則變變則動動極則通所謂通其變則定天下之象者也此所以爲前三十二卦遇卦爲貞後三十二卦之卦爲悔之義也○所謂遇之卦正變主貞改變主悔者如前三十二卦以正變爲貞其餘諸爻則以改變爲悔即以占在前三十二卦占正變則以本卦皆貞自一爻至三爻前十卦此數爻中或上或下取一爻爲主即諸爻貞中之爲主者也實以遇卦之主爻爲占而不占改變之悔則其遇卦正變之貞明也後三十二卦以正變爲貞其餘諸爻則以改變爲悔後三十二卦主改

變爲悔則其本卦皆悔也自三爻十卦至四爻五爻六爻在改爻中凡上凡下取一爻爲主即諸爻悔中之爲主也實以之卦之主爻爲占則其之卦爲悔明也而不占正變之貞則其之卦改變主悔明也特如占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變六十四卦則皆以陽變陰陰變陽者占泰否蠱隨漸歸妹旣未濟八卦變六十三卦則皆以陽變陽陰變陰者占姤夬以下四十八卦內變六十三卦則皆以陽變陽陰變陰與泰否占同惟一卦如剥變姤之類不同語在卦圖下今總六十四卦其在前三十二卦占正變爲貞于此惟以爻變尚占遇卦

前三十二卦無論惟在後三十二卦以改變爲悔在乾坤八卦則又係陽變陽陰變陰占否泰五十六卦則又係陽變陰陰變陽占有不合者盖後三十二卦三爻變至五爻變以正變之貞至變成之卦言其餘諸爻改變即在之卦之中之悔此即貞爲主悔爲客貞爲巳悔爲人之義故以成之卦之主爲在巳爲體故不占以之卦之客爲應人故占所謂卦巳盡變不占貞而占悔是乃見所以爲改變之悔也亦惟變是適也○所謂遇卦本爻爲貞之卦本爻爲悔者如本卦得乾之姤則初爻之變爲悔而本卦之乾爲貞得乾之同人則二爻之變爲

悔而本卦之乾亦貞也此以義易言也若從周易則當
以初爻乾上變初之復卽復初爻變謂悔乾上謂貞也
乾五變二同人卽同人二爻謂悔乾五謂貞也○所謂
正視爲貞反視爲悔者周易前三十二卦爲過卦卽本
卦正變也後三十二卦爲之卦卽本卦反變也視過卦
一爻正變之卦五爻反變互爲變遇卦二爻正變之卦
四爻反變互爲變遇卦三爻前十卦正變之卦三爻後
十卦反變互爲變前後六十四卦卽正變三十二卦故
就正視爲過卦變就反視爲之卦變此所以正視正變
曰貞反視反變曰悔也語在前三爻四爻變條下大抵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一相等故有一半貞一半
悔皆相等無多寡也只是取中間兩如以內爲貞外爲
悔以一卦內外各半體自下生上中間之介限前爲貞
後爲悔六十四卦前後各三十二體各一半自始之終
中間之介限正爲貞反爲悔以兩卦正變上下中間之
介限兩以此而取義非以變卽爲貞不變爲悔亦非以
九六爲貞七八爲悔也亦非謂前之貞中無悔後之悔
中無貞也或曰過卦在前貞則不得占之卦在後則得
占若似于偏者以六十四卦皆有前貞後悔皆有占不
占皆均也非偏重也○以貞悔之義言貞者正也專也

有所主也合言之專主于正也悔者改也遷也動之過
也合言之改遷于動也易曰貞觀貞明貞一又曰貞無
咎者存乎悔卽此義朱子曰貞是正悔是改動意又曰
是過的意又曰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
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的悔是應人的又以貞悔有進
退蒙引以貞悔本末也精蘊曰貞者靜爲主悔者動爲
客物理交動之意也又有曰貞是常悔是暫又有曰貞
悔猶體用又有曰進退之義又曰貞卽周易正變悔卽
周易反變主于專固爲貞指陽剛柔順承從爲貞指陰
柔則又就貞中辨此二義若悔吝之悔指差謬于此悔

字異義語在卦字下今合群言考之凡爲內爲始爲前
爲常爲靜爲體爲主爲進爲巳爲正爲初分皆有專主
于正之義約言之曰專正是也凡爲外爲終爲後爲暫
爲動爲用爲客爲人爲退爲反爲巳過皆有改遷于動
之義約言之改動是也聖人以此爲占法卽明理決疑
之學故其初聖人蓋觀于天地陰陽之中故貞悔從中
而分以初分則未中貴貞不貞不可以爲始爲前爲主
爲常爲靜爲體爲巳爲正爲初分也以巳過則旣中貴悔
不悔不可以爲終爲後爲暫爲動爲用爲客爲人爲反
爲巳過也是故凡天地人物之理前以動自初分物理

貴至于專正故皆曰貞後以動已過物理覷成于改動
故皆曰悔變在貞則未適其中故主貞在悔則已過其
中故主悔而皆至于中也中蓋貞悔之間所謂介[illegible]
即此也又如人事到初頭方立宜固則貞到後頭已成
宜動則悔皆此義如不得貞悔之義待其未中或過[illegible]
或壯強而不貞則放失及其已中或散緩或差謬而不
悔則敗雖未中求中既中守中則得之未嘗執一也如
執一為貞悔是子莫執中也非時中也此聖人時中之
義在是也貞悔取中為義凡天地間日月未中則升而
上為貞既中則降而落為悔則日日中又曰宜日中如

人心內一半前一半在所存思慮謀度為貞外一半後
一半在所發酧酢作為為悔前在初思上善酧後在再
思上善處也如人事內一半前一半則由在己可自主
張為貞外一半後一半則由在人以為主張為悔所謂
由己可自為由人則從人也○貞悔聖人本指道理學
問為言于蓍占發明尤詳觀其時位所值之畫而考其
所見在所居之地所處之人所應之事相合于此專正
即貞改徙即悔即動也皆變也是即貞亦悔也○諸儒
謂貞悔伏羲畫卦之初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
得貞又九變得悔山堂考索以揲蓍求卦足後一段畢

非謂必揲蓍然後有貞悔二名是也箕子發之尚在周
初發明羲易而周易亦同之此見羲周易先後天為占
為用為貞悔同也特以正變為平變反變為反變則羲
周二矣或以反變自羲易有之自周發明之于理固然
今惟據說卦于邵子圖說所傳則分羲先天上古周後
天中古于稽其類有衰世之意則未知羲易曾有此令
惟以其有徵信者傳之也至于羲易前無辭故不言辭
有貞悔故言貞悔觀洪範在周易文王後時同出不相
關故祗言貞悔不言卦爻辭可知也○連山歸藏之亡
不可徵信而今啟蒙所存者乃羲皇橫圖正變即不變

之占夫古主變啟蒙言之備矣而今所謂上下經兩篇
之辭與說卦參伍錯綜闔闢往來之說則周夫子闡明
周易占法猶可見所謂可以理會者也如羲皇正變之
占與周易反變之占本不同即如啟蒙周羲易正變之
占則與周易辭正反二卦各二爻往來上下內外卦變
之象不合即占亦不應且占吉凶不當未可強同也縱
謂今啟蒙正變之占斷以為羲易古法或連山歸藏之
占同亦未可知反變之占所以為周易以之為占則于
象合于辭明矣或者以周易著占用舊法卦占用今法
非也○占卦之道觀其象玩其占分貞與悔正欲觀其

象也如貞風悔山則當以風爲主以山爲斷而玩本卦之彖辭是玩其占也蘇子瞻曰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者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郝仲輿曰有吉祥爲貞者有凶禍爲悔者故洛誥成王曰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同吉也左傳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謂蠱卦內吉外凶風不遇山不成蠱而後儒遂以內卦名貞外卦名悔非也○知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

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用疇以奇爲用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天下之理原于一天下之數起于一天下之物出于一一每生一自然之理造化不能外此以爲奇偶聖人不能越此以爲爻象此法之所以加一倍也而所以謂之加一倍者以一而倍一則爲一

二以二而倍二則爲四以四而倍四則爲八此小成也以八而倍八則爲十六以十六而倍十六則爲三十二以三十二而倍三十二則爲六十四此大成也又自六十四倍之則至于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而極天下之數矣是數也不過奇一偶二而已一故神兩故化神而化之則錯綜其數也以一倍一而爲二三其二則爲六以六因六而爲三十六焉以一倍二而爲三三其三則爲九以九因九而爲八十一焉而又大衍其數也五以因十而爲五十揲蓍其數也七以因七而爲四十九卦爻其數也八以因八而爲六十

四○徐常吉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漢唐諸儒自京房孔安國而下解之者莫得其說而有宋朱子以爲五爲生數之極十爲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得五十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五即爲五十又虛天一不用即爲四十有九夫中五何爲虛之天一又何爲虛之是亦莫得其說也至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以爲一得二爲偶三得四爲偶五得六爲偶七得八爲偶九得十爲偶是謂相得一與六合爲水二與七合爲火三與八合爲木四與九合爲金五與十合爲土是謂有合若此者其說非不可通而不知此相得

有合卽大衍之數而非他也蓋天地之數各五而布列衍之則遍得九位一與二相得而其有合則爲三二與三相得而其有合則爲五三與四相得而其有合則爲七四與五相得而其有合則爲九五與六相得而其有合則爲十一六與七相得而其有合則爲十三七與八相得而其有合則爲十五八與九相得而其有合則爲十七九與十相得而其有合則爲十九自五與六合之後則得五位之偶而其數則五十也自九與十合之前則得九位之奇而其數則四十有九也此不假一毫人爲之力而大衍之數渾然其完具又遍計九位之奇則

一存于中而左爲三五七九積之則二十四也右爲三五七九而積之亦二十四也二十四者奇數之終而策數之始也于是掛天一于上而復以地二衍之其初衍也則二與三合爲五三與四合爲七四與五合爲九五與六合爲十一六與七合爲十三七與八合爲十五八與九合爲十七九與十合爲十九其再衍也則五與七合爲十二而十二者老陽之奇也七與九合爲十六而十六者少陰之奇也九與十一合爲二十而二十者少陽之奇也十一與十三合爲二十四而二十四者老陰之奇也又老陰之策也十三與十五合爲二十八而二十八者少陽之策也十五與十七合爲三十二而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十七與十九合爲三十六而三十六者老陽之策也此不假一毫人爲之力而于揲蓍之數無不脗合又前之所衍者天一相得之數而一實存于九位之中後之所衍者地二相合之數而六實存于九位之中一與六則河圖水方之位數之所自起也而一與六合又遍于蓍法用七之象豈非數之至妙至妙者歟數之始也起于一成于十總于百天地之數積之則五十有五遍其十而計之則蓍草百莖之數也而合大衍之數遍計之爲九十有九于百莖之數復虛其一而

起于一者至九十有九而一之體復在又爲數之所自起矣此乃天地自然之妙而又烏容一毫人爲之力哉漢唐宋諸儒講解終身莫得其說而至元之武陵丁氏始發其端然而未究其說也愚故特因其說而詳爲圖明之○又曰易大傳有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夫五十有五河圖之數也說者以爲此聖人所爲則河圖者而不知此天地之數于洛書亦未始不合何也蓋河圖所呈者天地之全數而洛書則自一至九之天數可見而自二至十之地數不可見一顯而一隱焉者天之數自

一至九而不足于十地之數自二至十而有餘于一自一至九者五實居中而上含二三四下含六七八此洛書之所已具者也可見者也自二至十者六實居中而上含三四五下含七八九此洛書之所未顯者也不可見也今試以天之一散于洛書之九位則一變為二二變為三三變為四四變為五五變為六六變為七七變為八八變為九九變為十自二至十而六實居中矣其五居中者縱横皆成十五而六居中者縱横皆成十八故五者天數而六者地數也五為天數故天干有十兩其五也六為地數故地支有十二兩其六也天地之數

以三十為節天數五五二十有五而五其六則為三十得以進兼其五者陽道常饒也地數六六三十有六而六其五乃為三十不得以盡用其全者陰道常乏也天之體動而圓地之體靜而方以十干加十二支則十干常動而十二支常靜及其成也積為六十地之六可見而天之五不可見若是者即無成代有終之義也又即以洛書天一散于九位六進居中而一不可見之義也然洛書之數以五居中通而計之則為數四十有五以天一散于九位六進居中通而計之則為數五十有四合四十有五五十有四而又通計之則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之全數亦具于此是洛書于天地大衍之數無不脗合不特河圖之五十有五合于天地之數已也皆觀之天運日有十二時歲有十二月則兩其六也期有三百六十日則六其六十也皆地之中數而洛書之所隱而不以示人者然期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九分度之七又若不及于六而常餘于五者則天之數實斡旋于地數之中而地又不得而盡代其終矣此又造化之至玅者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〇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此方是占卜之用上文語意只連用幾個曰字一直平敘至此而始總言之凡七分言之曰卜五占用二此節以衍忒二字為主衍忒者惟恐事之有忒而推衍之不曰衍疑者疑正疑其有過差耳卜不言用而占言用者卜止五行之兆非復有他兆以推之凡卦各有占悔非一卦之所能拘也不合皇極則為過差過差就善不善說吉凶禍福又下一層事占卜有吉凶此曰衍推過差者若果吉理已一定若或內可因而改過以遷善非待其有過而後推乃疑其有過而推之也王方來說無過差乃可為有過差則不可為也衍忒先稽疑一步乃推原蓍龜所由起聖人本無

忒可衍但因人情難與慮遠不能無疑故不言衍忒云稽
疑也曰稽疑似乎有疑皆可問曰衍忒則事主于不過差
非正之缺不在所答可知衍字最下得好兆有似吉而凶
有似凶而吉又有此兆吉而彼兆凶者又有卜與占不合
者須要盡心細推故曰衍下二節正承衍字說
龜兆不著于經其法先以墨畫龜灼以火察其雨霽蒙
驛克之象而占其貞悔無著策四營十八變之法蓋易
道之旁岐入卦之支流然五卜獨言龜何也疇本于書
背龜也故但言龜
立時人節聽十筮之要立時人即建立卜筮人只提述上

句以起下官占之法非再立卜筮人也下二句亦但言不
偏于所主不苟于所從非定以二人之言爲從也一人意
見有限二人適莫相持故必三人同觀卜筮之占則從二
人之言以爲準焉占法定矣占三從二從衆也三占如一
不待言矣此占字是占吉凶總卜筮言非上占用二之占
卜必三人筮必三人非總是三人亦非三人同占一龜一
卦各以已意斷之也觀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
者三人可見此從字與下不同下是從人之謀此是從人
之斷此節不可以從其公作主蓋占卜者皆至公之人但
于此審其公耳

禮記云龜爲卜筴爲筮疑而筮之則弗非也又云孟[illegible]
命太史禳龜筴又云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周禮云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簭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更
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
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
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上但言稽疑之法此正所以稽疑者卜筮截上五句詳稽
疑之序下言稽疑之應然首五句重卜筮不重序上用卜
以神謀爲主通節皆此意謀有從有逆從逆相形即屬疑
端惟付之蓍龜而從逆一聽諸無心則大疑可徵爲大信
故有已從而臣民不從或已不從而臣民從或皆從皆不
從任其參差不協不妨虛已以游聖人神道設教蓋如此
大同之下不言四從一逆龜從筮逆處又止言汝則從一

畋卿士庶民例見然巳與臣民皆逆經無文者人謀盡違
自不問卜矣○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不占非
義而占謂之欺謀先人而後卜筮者謀在人也占列著龜
于人之上者占在卜筮也大疑非謂疑之甚者謂大事之
疑凡係一身之安危後世之禍福者皆是凡發天下之精
爽者常在疑因而迸國家之洪休者亦出于疑疑而曰大
合巳與臣民言皇極之要處靈無障塞所疑熟慮之圖有
孚衆志之同而司神明之契者此句已有默會天人意在
官占惟先蔽志使君與臣民無一從便無疑可稽故必從
人說起君者謀之主既集朝議又進庶人于外朝而親問

之究竟有心不如無心之公謀及四句語氣當以乃心三
句輕遞亟重到卜筮句落及字當就獨不如衆朝不如野
之公之序步步趨上謀及卜筮如云至于卜筮則又稽疑
之要而以此自謀謀卿士謀庶人者復謀及之畢竟取決
于神謀也試言其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謂幽明人巳悉皆大同蓋理本大同但人有私見則人謀
巳不能同況可望于鬼神之同乎今也無不同是之謂大
同大同句是上五句凡言吉者不過一事之無咎而巳大
同者人巳天地無處非精神所洽蓋此理本天下萬世之
公理而我既得之則休徵所應亦有通天下萬世而無間

者即皇極中之斂時五福也康彊逢吉正大同庶徵所指卜
兆吉合臣民鬼神之順以萃于一身非務之其漠而乃其
康強康彊亦五福中之一舉其一者蓋富貴君所自有惟
康強則可以享壽考猶言無虞以寧也精神凝定基圖鞏
固這便是吉處人君有一事而往往造福百代者須就吾
身說以康彊之吉而子孫有其逢之適與吉會耳見吉應
遠也言不惟身適于吉就吾今日所卜筮之事子孫亦得
席其餘蔭不是子孫又有别様吉處二其字緊根太同說
乃有是懸戒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神合于君
則君爲是而臣民可勿問亦吉或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

逆庶民逆神合于臣則臣爲是而君民可勿問亦吉或庶
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神合于民則民爲是而君
臣可勿問亦吉蔡傳以發謀之人配龜筮而言故人一從
而龜筮不違者亦吉凡言吉者指所卜之事可爲言如內
外皆宜意但不比大同之應耳見得無人我無衆寡但合
龜筮者亦作吉斷以公心付造物也若汝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神謀未盡協即君謀未盡臧作內猶吉作
外必凶龜筮一從一逆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其謀避
與君合故猶可作內蓋龜筮雖皆無心但龜兆一灼便成
而著假扐揲是二者之中龜尤自然故謂龜長內外猶節

言內事外事作內作外所包廣不必粘定玫厭作內不作外易所謂小貞吉大貞凶也龜筮共違于人人神互相反易雖人謀皆從必不可爲用靜斯吉用動必凶非謂靜之可用言但可守靜不動作耳靜吉者國家以安靜爲福動處便凶蓋悔吝生乎動不如無動可也易曰咸其腓凶居吉正是此占總之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若氣數推移有出意料外者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然豈有皇極建而人神不協同者稽疑論卜而已

唐孔氏曰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于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兩敵相當曰逆若不出事理之確然紛紛是臆則後世立異議者何足關順逆哉○唐孔氏曰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于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旣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于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

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决于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旣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唐孔氏曰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于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丁奉曰六十四卦彖占莫有言安者坤彖曰安

貞吉是安也其特爲地靜而言乎地專于靜諸卦象無

此比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章關鍵全在時不時分前係時于五氣之下後繫時于歲月日之下皆分兩項首二節言庶未及徵來備以敘時也極備極無不時也第三節言徵未及驗五事得則休徵時也五事失則咎徵不時也至王省三節方及念用時無易爲休徵而用成用明皆時之吉也時既易爲咎徵而不成不明皆不時之凶也庶民則五紀之所謂星非日亦非月與卿士庶尹異日月之行四句正說雨暘燠寒風所以時不時日月經行歷二十八宿故月行處似從星月從星處月皆行也好風好雨從風從雨假天象之自然以明

人事之當然見臣不可不省日省月而王當省歲之意耳知也省者省己之愆從者從民之欲常省而從民之欲則不期休徵而自至矣惟天　陰騭下民王者彝倫之敘止以爲民庶徵歸到庶民正有深意舍庶民無徵舍庶民無省納庶徵一疇并見九疇大意○首兩節是泛言休咎之利害八庶徵節列五氣休之應故未及人事先說氣化庶草氣所化也若五穀則兼言人事故下屬省驗雨暘燠寒風加個時字最重下來備以敘極備極無正以時與不時較言雨暘燠寒風曰徵者乃貌言視聽思得失之徵念也然此處只以陰陽五行說不可入人身五事在內不可牽

徵字庶徵不外乎陰陽陰陽迭運于五氣自其陰陽之交烝而成雨陰陽之散開而成暘此水火之屬也陽進陰退舒而成燠陰進陽退慘而成寒此木金之屬也至若陰陽之吹扇因而成風風貫通于四氣之中土之屬也曰雨至曰時言五者之氣不可言序亦不可言目恐礙時字也曰時句言五氣之運于天有一定之候如物久于燥而待潤此雨之時如物困于濕而待燥此暘之時大時不齊若云當雨而雨當暘而暘是來得其時與敘字重複矣不言一曰二曰者爲來無先後也但足曰備次第曰敘來備以敘一直說謂來備者之有敘正應上時字言誠使歲月日之

內既無匱乏又不愆期則庶草得氣之先尤易蕃者爾以潤之暘以晅之燠以煦之寒以斂之風以散之且爲之蕃廡則大者可知未故以爲氣叶之驗不作效說遂疊下百穀用成等語釋詁云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易言天地變化草木蕃亦舉草木以見群生得遂之意○首節時之一字最重不與雨暘等並列後休咎之徵在時不時上別之君臣省驗亦不過察五氣之合時與否耳所以後二節言休咎之利害以時之無易與易言

此舉五氣咎之應也一與五對備云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苟有一焉亦是致凶大都式五者豈有皆無之理若皆

備則是五者來備也云何爲凶不知正于一字上見其極所以爲凶耳上文備字統五者言此備字只在一件裏面說是進一步文法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止可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一者極備謂來而不去一者極無謂去而不來即下恒雨恒風之謂與上來備其敘相反當一之極備必有一極無者委其令于空虛當一之極無必有一極備者擅其權于橫軼以五爲政則五各生克而變化不窮以一爲政則一自終始而鬱積不已獨暘不生獨陰不化故曰凶凶字在物生不遂上見氣舛之驗與庶草蕃廡反亦未若人事上極備極無即是咎徵凶即咎徵之害與後百穀不成等平看

上二節只論天氣止有徵字意此方合人事說添出休咎二字始言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爲休咎者由五事之得失以致之也肅狂等照休咎字看時雨恒雨等照徵字看時雨恒雨等每二字連說以事理配氣化見五德兩一不可類應處當五行說乃謂人與天一耳非逐事逐驗也十個若字若將之謂天道幽遠有不可以質言者故若之者之者象之也猶易焚如死如之意謂語詞則虛若作順應看則恒雨恒暘豈亦順應乎若如也謂所應如其所事也正與徵字應只該重徵字休主我言以我休而徵之也若五

事休而不應何害其爲休五氣咎而不應終見其爲咎非謂行此一事有此一應大槩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若缺一及相凌不成爲德與時特分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耳水太陰也體也貌肅而靜是恭故時雨應火太陽也用也曰言作乂則理暢而不借有開明的意故時暘應視散木燠之舒亦木曰運其明以作哲則意象昭融而無猶豫時燠應之聽收金而寒之歛亦金曰達其聰以作謀則沉幾凝嗇而無急疾之患時寒應之思通土風亦屬土曰本其睿以作聖而肅乂哲謀無不通猶風于雨暘燠寒無所不貫運旋之神無有蒙而不通者時

風應之貌不檢制爲狂蕩如水洋溢有淵下之勢故恒雨若言不合理爲僭亢如火熾熾有炎上之勢故恒暘若察事物之幾先以懸外也實遲故豫爲哲之反視不明則舒撫息緩猶生物而不能成物若有春無秋者然應以恒燠收群言之是非以審內也欲詳故急爲謀之反聽不聰則躁急而縮栗摧折而不能發生若有冬無春者然應以恒寒聖之反則蔽塞不通而爲蒙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而土德荒矣昏瞀錯敗事無章而風行于物則蠱亂飛揚恒風應之思爲四事之主風行四氣之間土王四時之季此自相符成則莊子風生土囊之口爲風土證則謬、

周衰無寒歲秦亡無燠年易飛候云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春秋說題詞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范子計然云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易氏曰三代不推曆而曆未嘗不正以曆起于律而每月足以候其氣也昔黃帝得嶰谷之管而伶倫爲之制十二律以此候十二月之氣無非天地之中氣以此調十二月之聲無非天地之和聲

是謂十有二風之占何謂十有二風艮爲條風從大呂大蔟之律辰爲明庶風從圜鍾之律巽爲清明風從姑洗中呂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涼風從函鍾夷則之律兌爲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已然特八風而已每行于兩月之間各得四十五日有奇如八卦之分直四時亦然以十二月言之亦曰十有二風其法于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以爲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此所以察天地之和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考于此即治曆之道○王氏曰十有二風風之生于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本乎八卦四維之風兼于其月故艮爲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爲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爲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儒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大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鄭仲輿曰此後世言災

祥之始天地人物本同一氣合爲一體天地以內要皆人物人物徹底渾是天地五行之氣貫通三才其精靈發竅于人故宇內天喬飛走木石瓦礫無一不與造化通而人最靈所不及天地者天地大而人小人在天地中共包絡本不相及天地純氣活潑不停而人積形天地無心乘運自然而人有意故天地一闔一闢能轉人物人窮智極巧不能轉天地其分量遂也惟聖人能守氣凝神統民物精神力量充塞兩間而感通易蓋天之蒼蒼氣耳氣之游動不定天之昭昭神耳神之變化不測以其不測運其不定人欲一一推測比擬則有時不應欲恣睢放易謂無是事而事忽響至矣蓋天地既與人通人主精神既與天通觸類推求其理固然乃所謂彝倫者也事事物物各具天則造化之理不遠人身故貌言視聽思即身中之五行而雨暘燠寒風皆人身所本有非謂貌肅即致雨不肅即招水災之謂也然則何以謂之徵蓋人主之貌言視聽思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貌言視聽思也善則天下受福而不善則天下受禍一人之貌言視聽思不足以動天天下人之禍福安危是即天道五行善惡動而休咎應自然之理也有不應者所謂氣之不定與神之不測者也故夫周天之度三

百六十五足矣而必多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同行可矣而必參差歲功乃成苟禍福之數皆整齊截一則皆可揣摩安排而人皆得趨避矣此言庶徵者所當知

上言庶徵之理此下言念用之意曰字更端而言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各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此亦大約言其所省以休咎之大小爲差耳師尹而上責愈重則憂愈大王以下憂愈小則職愈詳王者刻刻修省無念可以自釋省歲正統日月而言積日成月積月成歲卿士之省月師尹之省日亦必省歲月日之休咎總歸一歲之休咎卿士之得失總歸王之得失卿士師尹之省月省日所以成歲功而然本文必分屬歲月日者王與卿士師尹其大小相維有象歲與日月耳上兼乎下之憂下分乎上之憂如此乃可召祥兇禍王省省字貫下卿士師尹註其徵二字直指休徵咎徵省在徵前不可即以徵爲省省即念也是省五事之得失非省歲月日但因歲月日所係之利害而省五事之得失耳註有係字最重有係一

歲之利害者就一歲中揭其利害者言之如七八月之閒
雨集最利也最害也餘時或雨或旱亦無甚大關係有係
一月者如三日雨爲霖一月受其害是也有係一日者如
烈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一日受其害是也然朝夕烈風
暴雨雖師尹所當省至于傷禾敗穀歲因不登則又非止
師尹之咎但非謂一歲一月之閒皆休皆咎也同一休咎
也可爲一歲之利害亦可爲一日之利害原無定形故同
此省也必要看出一件與徵相感處各自引咎各自省徵
卿士對之儼然徵以月師尹對之儼然徵以日不省便不
見得歲月日如此分別了若槩云王通歲省之則卿士師

尹無可下手處省字略重咎害邊方見當修省之故卿士
執政之官師長尹正謂諸有司然卿士師尹每二字不可
分開俱有近民之責者陳新安曰雨暘燠風之休咎實行
乎歲月日之中五者時若則歲月日之時無易而休徵見
矣五者恒若則日月歲之時既易而咎徵見矣氣行乎候
之中非氣自氣候自候也

唐孔氏曰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爲
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于
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
名同耳

歲月日時二節正是念庶是謂念用庶徵兩時字正應首
節曰時之旨時字上點出五氣來至究其易與不易則本
君臣得失來上重省字至下節則省之工夫在乎日此特
言氣有休咎所致有利害耳如交致其省省得而時無易
不交致其省省失而時既易則休咎之徵歷歷不爽論念
稼木儀百穀豈無登耗勵精致治治道豈盡昭明空谷豈
無如玉之人泰運豈無自生之厲何所用之而皆休于百
穀亦嘗勸農耕籍于治道亦嘗懸法勵職于俊民亦嘗貢
束帛于翹車于百室亦嘗修祝釐于泰壇何所用之而皆
咎用者正用此得時失時之故則省何容不亟○歲月日

頭上要補出君臣省而五事之得來首句正是休徵下四
句乎皆休徵所感歲月日即上節歲月日時即曰時之時
易燮也風調雨順歲時之常易則反其常也時說謂無易
應來備其敘百穀以下應蕃廡句意如此影看方有頭緒
但要認得上時就天言之天有不測風雨可以來敘亦可
以備內此謂之無易從君臣省修中來雨順風調時和年
豐山川鬼神莫不寧可必無暴風驟雨之災也王一定言
故用庶四句遂說休徵之效四個用字重看俱在時字上
發來用者用此時無易之休徵而致之也若說用猶因也
謂因休徵而致然也則太撇過其實四用字不過即此以

見休徵耳。獨見成說。不宜便實講。然未有五氣順布之世
五穀不待播時而自成者。只是天助其順實君臣力為之
斡旋耳。四時行而百物生。五辰撫而庶績凝。天地交而聖
人出。陰陽和而家道興。則用此休徵之故。一年豈一年歉
一處豈一處歉。則不成成者豈而不歉。一定不爽也。凡致
治之務。如經財用。治兵戎之屬。明加徭賦易供訟獄減少
之類。法度章而禮樂著。悖大中自有一種精明之氣而幽
沕闇汶悉耀焉。若察察之明。終歸汶汶而已。故明與昏反
俊民之脩。王玄王潛章者不遇。佚其幽光。闇然日章也。章
與明不同。自勳之光被言曰明。王治理說自得之升聞者

曰章。王賢。心說。家字與前不同。前指王國。此指百姓。平康
不指國祚言。所謂比屋可封也。就壽考康寧攸好德說。惟
平故康。庸常易簡之理。天下心安身適。而五福之在民。所
謂斂錫厥庶民也。
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
不見。順氣由歲而成。故休自歲說起。乖氣由日而積。咎則
自日及歲。日月歲頭上要補出君臣不省而五事之失來
時既易。即上極備極無所謂咎徵也。下四句對凶字看。是
咎徵所致。四時舛而生育耗。寒暑易而政事戾。天地閉而
賢人隱。陰陽反而家道索。則用此咎徵之故。蓋百穀者列

五行之味。居八政之首。觀其成不成為民用之休戚。而農
穀又視時為豐歉。不成民饑而貧矣。又用為三德之推移
視其明不明以為朝廷之理亂。而政治又視時為通塞。不
明政柔而亂矣。俊民者視時為行藏。其章與微見五福之
斂錫否也。俊民寧遯于微。而不欲身名顯。天子以天下為
家。家者邦國之本。視時為安危。不能納皇極而躋平康。不
寧非關民家也。上言休徵之效。則五事之得可知。見君不
可不省也。此言咎徵之害。則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不
省意。
此見卿士師尹當為民而省。又念用之要鑰也。歲月日若

非星象分呈。亦安得庶徵。王與卿尹若非庶民盡皆好。亦
安稱省念。至卑微乃至緊要。特結出造省念真根柢。王與
卿士師尹非脫空言省。總以為民。乃庶民何衆。民既戴君
使運君之樞。不得輕為惟君所使。直惟星。既麗天便轉天
之局。不得忽為惟天所列。民之麗乎上。為卿士師尹所統
屬。猶星之麗乎天。為日月所經行也。言日月不言歲者。日
月運而歲功成。臣職修而君治舉。行君之惠而致之民者
臣責也。故以日月言之。首句提起。通節都在星上說。而民
在言外。星雖有異好。而不能自遂。惟日月從之。日月有冬
行夏行之常。而皆可從星之好。月之從星。全在有冬有夏

日月惟有常行故能從星不然顧此遺彼矣月月二句自
星言若日月來從耳謂之有冬有夏所更不知幾度所從
不知幾星謂之風雨則好者豈止箕畢哉月之從星處固
多其彰彰可見者無如風雨耳輟冬夏之行而斷風雨之
澤固不可越冬夏之度而桼風雨之施尤不可然不宜直
月之從星而又本有冬有夏言者謂日月行至此方有冬
有夏有冬有夏是日月成歲功之常度使不總常度而竟
說月之從星則啟卿士師尹徇民之弊二十八宿布列而
日月行乎間按二十四氣候行之所到即成節候一歲行
不到則節候必不舉卿士師尹其職詳亦當精神徧為民
以流行行字從字要發經星不動星不能從月而月自從
星亦猶民不能近卿士師尹而卿士師尹自近乎民耳只
以卿士師尹各有常職如日月之行有常度最得經意但
月之從星言得其常行則風雨時若而其微為休失其常
行則風雨恒若而其微為咎意此庶徵一疇之宗旨而綜
傳末之及○傳民不言省云云因惟星句無省字故則省
之勿以民無事于省驗為經文之指言民不重民只重卿
士師尹從民之欲上猶言星不重星只重日月當從星之
好上庶民林林總總列于下猶衆星麗天無雨灑風散之
用而有知時之好民之麗土無省日省月省歲之職而察

登休之心庶民惟星者非直森布散處仰應星象亦非但
宣嘆閧流審動星纏惟就畢而當因離而為合處潛察其
氣機之聯絡有令冬夏非此無以成日月合此無以遲者
然星雖云有好不能自逐其好其風雨之時不時一聽日
月之經行耳星有好風二句言有好此而又有好彼如此
乎有不一之好也好字要重開大抵巽為木為風其位在
東而箕近之風則土之沖氣以木克土則飛騰上浮之氣
自感之而好風兌為金為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雨則水
之精氣以金生水則蒸濕下降之氣自感之而好雨星有
異好使無日月之常行則亦無以遂其好矣陰陽之精凝
為星辰流為風雨而氣機常貫故氣所至機所盪而適値
位之所觸星有似好日月有似從星星有二句且先說星
各有異好日月二句且先說日月各有常行並下文乃言
盡常職以從其異好此是開闔之法以日月之行言之重
行字不行則無自入箕畢矣惟日行南陸月行黑道于是
有冬冬成而所以入于東北之交者基之矣日行北陸月
赤道于是有夏夏成而所以入于西南之交者基之矣有
冬專為入東北由冬轉春則東北矣有夏專為入西南由
夏轉秋則西南矣必言有冬有夏只言其以漸近星耳但
日見于晝其從星不可見月之從星則何以哉以風雨也

自冬至歷春分月驅于東南之次則與箕同度而多風
謂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此也自夏至歷秋分月驅于西南
之次則與畢同度而多雨所謂月離于畢則雨滂沱此也
從非與欲從特行度之常所及引本非好風者但行入好
風之星次舍則風是月之從星處以風而從之也月本非
好雨者但行入好雨之星次舍則雨是月之從星處以雨
而從之也假令星原好風雨道不好風雨之月一入其次
而風雨即止則是星以不風不雨從月而非月以風雨從
星矣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
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

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應也然箕畢氣微不能自
作風雨而月乃太陰之精得氣之正者也故東北入于箕
則有以助其氣而作風西南入于畢則有以助其氣而作
雨要之從星在一歲不專冬夏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
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非但舉冬夏以該春秋有
冬有夏本日月之常度而星以之遂其好王與卿士師尹
各盡其職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所要看幾個常字此節全
責成于臣見臣猶如此況王乎須知照應微大意上文不
曰雨暘燠寒風乎曰冬夏以該春秋則燠寒之謂也曰風
雨以該暘則雨暘風之謂也蓋歲月日時無易全在風雨

節寒暑時風雨節寒星時則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而民之所願欲者無不大遂矣
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歷
不同故各發義以互相見好風好雨不止箕畢註中分
明說軫星亦好雨孔傳援春秋緯月離于箕則風揚沙
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之語故云諸家或以方位言之
或以生尅言之俱無據一云箕星似簸箕簸揚則風畢
星似畢網漉魚則水下如雨一云箕麗木之東北爲析
木之次藏物之府也萬物歸藏惟風以鼓之是類故好
風畢麗天之西南爲實沈之次長物之府也萬物長養

惟雨以潤之是類故好雨鄭云箕本東方木宿而風爲
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夫從妻之所好故多風畢本西
方金宿而雨爲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夫從妻之所好
故多雨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
各尚妻之所好故也○蔡傳謂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
南入于畢則多雨此以理言看來東西南北不可定以
爲據也二十八宿四時隨天左旋故考中星者俱于南
方午位則箕不必于東北畢不必于西南也若指定東
北西南則箕星冬在東北是冬多風畢星春在西冬又
在南是春冬又多雨矣姑存之以俟明者日月之濡爲

精者爲星辰故歲日月之吉凶皆于星乎占之漢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以此觀之則庶民省之于星亦可以驗安否者有冬有夏謂日月有冬行夏行之度方于註以月之常行句可通說者不察註意乃謂日月行至此方有冬有夏誤矣○蔡西山曰漢志言日月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

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爲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人之安否省之于星星之風雨本之于月月之九道本之以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旣徵于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于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于星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詳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五事得而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過所以日月之行不偏于遲疾而風雨無不時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說見洪範本傳合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曆外爲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立冬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天體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

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也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强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相去之中東起角西至婁爲黃道即中道也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曰中道天本無黃道步天者欲按圖以定太陽周歲經行之處而以黃色紀之故名黃

道而日君象也其所經行則爲中故曰中道日在牽牛爲冬至而陽生日在婁爲春分而陽中日在東井爲夏至而陰生日在角爲秋分而陰中此日月之行即寒暑往來也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青白黑赤之道各二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以爲名而春夏秋冬以爲候此月行之有冬有夏也按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實有也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

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曆家以爲實有可唾九道是漢人所抹以紀七政之出入者箕子何從知之日至牽牛爲冬至至東井爲夏至此惟宋曆爲然箕子時冬至日在虛今時冬至日在箕皆與傳不合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毗四分度之一看來天度列爲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晉志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道法也積

漢志黃道度與南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惟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恭伯靜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次九人君不以一身爲福極以天下爲福極其曰嚮曰威皆指天下民未獲福則示之極而使知嚮民既獲福則懼之極而使知享卽斂錫事也故皇建有極以正直爲德若入政術軌自五行得敘如此則太和風熙悖龐淳固民登仁壽而無夭札五穀嘉生百貨充盈民臻殷福而無困乏六氣時應天災不作人害不生豈非康寧剛柔互克氣稟無偏習俗無累豈非好德暴民不作諸侯嚮風五兵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終老牖下豈非考終命反是則爲六極所以王者之功有勸無威至治之世有福無極此上天陰騭相協之至理也舊以人已平看非是不可恭自勸自懲以

咊嚮用威用之宗○壽者生之永也富者所以厚其生康寧所以安其生以下節三曰憂反看則以康就身言寧就心言富謂之有廪祿就馭富之典言之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經文富對貧看則衣食豐足亦庶民之富也攸好也所好者德無他慕也民之蚩蚩知德者鮮故以好德爲福攸好德指已進于德者言謂其能優游以好德也與皇極時指方向于德者不同好德雖五福之本然福皆建極後事非至此始去修德只是樂之不倦耳考終命與壽不同堯舜百年孔子七十顏子三十二均是盡其所得于天俱是考終命者楚執晉解揚

揚曰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解揚自以見殺爲考死死而合義雖不于牖下非凶也考成也

月令凡二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于是索室歐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于上賢相燮理于下是爲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鄉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極窮也苦也非弗皇極之極疾雖未至于凶短折亦人所深忌憂可生全貧能勵志亦人之極中何也盖在皇極之世好德錫福而言則爲極耳剛惡足以取禍柔惡足以取辱故亦曰極弱亦預于極者如今人不能自強善反牽引而入惡既牽引入惡又不能自拔于善凡此皆弱之狀也故居六極之中人有剛柔之性而遇其善者爲難剛柔之不善者六極之所謂惡與弱是也則攸好德者其即周子所謂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柔善爲慈爲順爲巽者歟以其稟之于天亦若貧富壽夭各有分定故亦謂之福

唐孔氏曰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曰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陽風木而火獨有二夫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排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伏羲本河圖而畫八

卦八卦亦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
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盖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即所謂厥彛所謂彛倫所謂皇極之理也
○戴九見福極承天信步行將去憑天分付來不敢強
也履一五行是日用飲食所云脚踏實地也左三農用
八政是陽明事故屬左左陽也右七明用稽疑是幽隱
事故屬右右陰也二四爲肩見敬用五事協用五紀人
君所當擔荷者此也六八爲足見乂用三德念用庶徵
人君所當踐履者此也凡奇數屬陽故在中央四正偶
數屬陰故在四偶見陰之不中不正也此皆天地自然

文字細分之肩足亦有左右如左肩屬陽故五事亦陽
明事右肩屬陰故五紀亦幽隱事左足屬陽故三德亦
陽明事右足屬陰故庶徵亦幽隱事條理分明如此○
或曰五事在右肩三德在左足恐陰陽分析不得曰此
亦有意存之擔荷左右足之取齊在足正見陰陽互根
之妙○郝仲輿曰說者謂禹則洛書九宮衍範以爲疇
今按洛書之數北一南九東三西七東南二西南四東
北八西北六中央五伏羲取以併河圖衍著占易者也
故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嘗言疇則書也後
儒因經云天錫禹洪範而疇數適得九故穿鑿附會今

謂疇不則書何以數止用九何以皇極夫五居中謂全
倚洛書則自九數外別無取義洛書本奇偶配五行相
生而範以五行居一其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劉
向父子作傳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
疑福極牽強補湊殊乖自然大抵聖人觀象玩數以示
參伍用中之義而已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九
之中陽數極于九會于五根于一一生三三兩則五三
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衍疇執中用
九而天地帝王之事備天地之數會于五五者四象合
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天地參伍爲

十五十五者五共十十共五也故數不越五十大衍之
用也圖數十共五而多一書數十共五而少一進退各
成十五故衍數用十所以則圖疇數用九所以則書然
書數方隅中央相對亦各十五故疇雖九而其目五行
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七庶徵六福五極六合之亦
五十故易亦兼書疇亦兼圖所以謂之疇則洛書也皇
極無數所以象中無常主也九宮陽數居四正陰數居
四隅參和匹配所以爲彼敘共會皇極也禹則書敘疇
大畧不過如此蓋洛書之精蘊已盡于易即神禹無能
加故但舉其九宮環極之數以與道曰洪範使天下萬

世知君德莫大于執中王道與造化同神○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五皇極五五無數三德三稽疑七庶徵五五福五合爲十者二合爲十五者亦二總而爲大衍之數五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二八爲十四六爲十三七爲十一九爲十皇極虛五無數也九疇外有六極用十也○五行五事相乘爲二十五五紀五福相乘爲二十五庶徵不與五相乘故不言五右五疇相乘象天圓而有變三德自相乘爲九八政自相乘爲六十四稽疑七自相乘爲四十九六極自相乘爲三十六右四疇相乘象地方而無變○一九爲十二八爲十三七爲十四六爲十此河圖以虛數相合而爲四十者也若九疇則以實數相合而爲五十矣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滁張琮振鑒定

旅獒

首節召公訓王之由一篇慎德爲主慎之工夫極密明王二節指其人德盛五節詳其事夙夜二節著其功明盛勤皆從慎生旅獒之訓非慮西旅逞窺伺君心亦非慮武王或生心玩好只謂王業已成則爲難終于示後嗣則爲難始而深致其防要摹寫這段元老心事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

獒用訓于王

惟字遂字緊相關見武王德盛感神惟德感甚神所以不可一或不慎故太保用爲訓。書序自好曰底貢見本是獻忱原無窺伺曰厥獒見本亦方物不是珍奇但召公視無形聽無聲爲慮未然耳○武王克商九夷八蠻莫不來王向所不通之道爲之自通西方之旅亦八九種之一也召公恐武王以遠夷之來不可却而受之以細行累大德無以示四方訓後嗣所以用訓經不言武受獒故召公訓中不露一獒字一露便失古人杜于未形口吻

唐孔氏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

則戎狄可知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
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
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
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
云四七八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
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
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
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
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

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
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
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東方夷有九種八蠻今猶云
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蓋互言之耳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
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
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人主若不明雖欲慎不能故慎從明生慎還生明咸賓四
何無一字不湛見無夷之不賓亦無方之不獻如是宜或
有獻其異者然盡皆明王之用物竟與無賓無獻同此寧

獨威德所致、一慎德之感也惟如是慎故可以昭示諸侯
諸侯不敢易其物夫論異物則四夷不敢獻既常物矣而
諸侯不易亦慎德中之能事非王明何以有此○明王慎
言開口拈出一個慎字明王操心之法只是一慎慎不慎
之間治論安危之分也慎德與修德不同明王已自有德
故欲慎之若無德則所慎者何物耶時說欲重好尚此就
無德之人說了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人心惟虛靈知覺
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不知慎也慎者防檢于易忽
合下於細行看慎字說得廣必至四夷無敢以異貢而後
慎始至德是天命人心之正慎處就是聯萬國之精神處

若謂惟慎德故四夷賓則以慎德爲招遠之媒矣四夷三
句但發慎字要着力說不可作慎德之效說咸賓帶下緊
緊一氣說至器用句方落脚蓋此節正意不重在明王慎
德而遠近之夷都來獻物重在明王惟能慎德則不以好
尚之隙爲四夷所窺而無遠無近都不敢以異物來獻耳
要知無方物非賓也有異物亦非賓也惟服食句是將做
武王處故開口說明王無異物見今日之獒何爲乎來哉
無乃西戎之未諒王心而王德之未至乎何待受之然後
爲非也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王者以賓禮親邦國四夷
來王亦賓禮之一故曰咸賓此以德主夷以德賓若爲吾

德爲穆將之象也四夷咸賓是來朝無有三句是致貢蓋
朝必有貢獻方物即咸賓之禮用字稱上服食器三者即
下文所謂用物是服食器中亦有奇異故必言用而始見
無異也

正義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
瑤琨篠簜供器也不貴彼之難得不求我之無用

此緊頂上服食器用來爲下文不玩人不玩物埋伏昭之
異姓分之伯叔則不玩物重異姓之無替而昭德之致以
勵之重伯叔之將展而分寶玉以厚之豈非不玩人乎故
即接之以德盛不狎侮云云人不易物二句不重惟德其

物非徒僅有祇承之心即是展親無替之意也○王乃昭
德之致時說過文云然明王豈以是而自私哉不知此節
不重在明王不以自私全重在獻無異物上德之致三字
極好言明王無心方物之獻德之自致耳乃昭云者見必
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足昭君
之不德耳物皆君德之所致則此物非徒物也即君之德
也若曰惟如是而後物之所在莫非德之所致王乃始昭
示而分錫之也有非常物則不可以明示天下意昭德與
慎德異慎者非爲招徠絶域之媒昭者實爲鼓舞臣下之
機寶玉亦只是服食器用之貴者于異姓言德之致不言

方物于同姓言寶玉不言德之致互文耳然觀卷末畀于
牌而曰齊晉魯衛皆有分我獨無有可知寶玉爲重但謂
因遠物而須侯示德則是實遠物而誇德矣明王之心蓋
謂四夷來賓未必爲王朝將重惟侯國各供職業可爲[illegible]
幹固基之圖故益勤內治之修欲與列侯共誕文德耳謂
之昭德昭其爲內治之德不可不益慎也無替厥服與特
庸展親各頂上句謂觸物懷思庶于藩屏心加殷不替于
相親念時刻展敷即就昭分處默默鼓動非王真有心使
之也無替厥服在職上見時庸展親在情上見展即展布
之展上不以德感雖有親親之誼將局蹐而不展矣無替

展親乃常時飭侯之典因此而申飭一番所謂外寧必有
內憂恐人心因而懈弛耳曰無替曰時庸有愈加勤修意
人即同姓異姓諸侯物即方物寶玉物之所在便是德德
其物不僅以德視之也實指無替時庸說人不易物二句
一直意非是一正一反只重一德字其物全在惟服食器
用上明王慎德而所致皆服食器用之常故以此昭示于
人人皆思其所致而皆惕然有祇承之心不敢玩忽其物
亦以德視其物也苟非王德所致其頒也以物不以德蓋
以物視物則金玉輕于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于九鼎
曰昭德曰分寶見無異物處曰異姓曰伯叔對四夷說修

內治之意總是慎意○然明王乃昭示以德所致之方物于異姓之邦蓋非必無寶玉也而必以方物者示服遠也若曰惟朕一二甥舅其知此物之所自致也乎而受此方物之用其無廢大邦維翰之事以益明有尊也又分以德所致之寶玉于同姓之國蓋非無他物也而必以寶玉者示加禮也若曰惟予一二諸父其知此分之所由來者乎而受此寶玉之後其時為宗子維城之思以益明有親也明王寓意于物如此是以當時諸侯受賜者不徒以服食器用之物視之而深信其為慎德之致見君之物有如見君之德焉而率服展親以輔慎德之化者自不容已矣

按德之致知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氏之璜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鞏闕之甲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于王室無親曰庶姓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五節皆泛舉不說貢獒然實節節射注獒不可受而已訓

當受故不狎侮君子是已不役耳目是獒玩人喪德言以道接是已玩物喪志志以道寧又是獒皆從虛向實至不作無益先曰無益次曰異物訓旨漸逼逐繼之曰犬馬曰珍奇曰遠物雖不言獒獒已昭然言下至終之日所寶惟賢此老回顧已訓欲王郤貢受言益慎德以風四夷爾不狎侮不役不作不貴不畜不育不寶都是慎處所寶惟賢只一惟字反照上許多不字言不如彼惟如此方是明王德慎也○此戒玩人不狎侮正慎德事不落一層德盛本慎德來却無工夫大凡于物重者于人必輕故首以狎侮戒之下君子小人二句正見狎侮之不可有德必造于盛而後乃能不狎侮此句只泛論理見德不可不慎意非實爲人身上說德盛專是無一毫間隙即幾微玩好間莫有虧者有何不盛德盛之人則無斯須不敬但見已之爲卑不見已之足恃却與無德之人一般故不狎侮正狀德盛下只形容狎侮二字狎侮上要補德不盛出慎有毫髮未至即有禮賢之心難保不移即有隱民之心難保不間所謂狎侮也尊賢之誠移于他好是狎侮君子使之不以時役之不以道是狎侮小人帝王所賴以共治者惟君子所賴以守邦者惟小人罔以盡人心非必高蹈遠引即儆然在位豈肯盡心罔以盡其力雖刑驅勢迫勉強從事豈肯

盡力盡人心盡人力吾有以盡之也要看兩以字用以盡謂君自不能盡臣民之心力非臣民不自盡也故傳用兩能字人君威權能驅百僚役群動至心與力隱隱肯許君處總衡于德之分數就君子小人自家也做不得主盡字對盛字看着君身上說狎侮之心聖主不敢庸主不能獨出于英明之君有獨馭區宇藐視臣民之心自以爲舉世可惟吾所控絡而不知心力已咨移矣召公玩人玩物之戒其心各有所蠲戒玩物固指獒也戒玩人正欲王重巳之言耳故下即明言曰言以道接君子小人並提實重君子邊故傳于小人邊着個雖字亦有抑揚意下即曰玩人

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言君子不言小人深識公心此戒玩物也耳目不專指聲色凡物之足以移人者皆從耳目入耳目是形氣之私聽役于心者也心或役于耳目之所好則百度不正非慎德也是必不可役于耳目之所好而百爲之度經于耳目之所應酬者惟于一正不役則雖有時用耳目亦不爲累役則雖視所當視聽所當聽非正也百度者百爲之法度便即是貞如何說百度惟貞貞字在心內看蓋不役耳目是心之不役心不外役便正言百爲之度惟王以此心之正也照下喪志志字尤見本不可添出心字然非心字不明貞是固守之意對役字看自不與度字犯然既曰度矣又曰惟貞者恐不役之心猶未免意氣把持故務要合于法度之正貞者正而固也不可回曲不可動移之謂秉正堅則神行而官自止故百度有起滅而未發之體疑然聖人處侮不吝賢人小貞吉大貞凶武王聖也召公以貞戒之惟正無失腳不可不慎

玩人三節喪德與慎德相關慎則防其喪且喪志與喪德雖並言但德重故志亦重凡德根于志志不喪而德何喪下即繼之以道寧正恐志之喪而以道安之也若接言以道亦以道寧之志接之耳末節好尚皆從志起好端而志既不喪奚患喪德故德志二字須側看○承上兩節言揭

兩玩字以著不慎之害兩喪即在兩玩之中不可分爲兩截狎侮則玩人玩人非特心力之不盡也狎侮之事即非盛德之事故喪德役耳目則玩物玩物非特百度之不正也耳目之役即是心志之移故喪志兩玩字正照上慎字玩忽只一念施之人有疎遠之意施之物有昵就之心故有不同耳若云玩侮乎人玩好乎物是一字而分兩義矣王十朋曰德以敬而聚玩人則以驕滅敬故喪德志以正而立玩物則以欲勝剛故喪志

兩道字重看巳志以道寧人言以道接所以去玩人玩物之根者與切于此此慎德之大權輿也志以道寧之志即

玩物喪志之志但喪志是戒之道寧是勉之詞意與上之
不役耳目不度惟貞同言以道接正不玩人之實際處志
是已動之時不可著靜說志最是個震蕩難定的須是將
道來搦持他令帖然安處而不要動泼然獨與神明居故
謂之寧志與道不是兩個證得本來面目靜固澂停動亦
妳出吾宗有何不安穩處然言之所入最易移志聽言而
求諸道又何言足以入之故曰言以道接不以道接則言
辭游辭紛然雜入而不知謂之接如以主接賓投隙之私
截住不得入然本文只說以道接並不說辨其是非勿添
妄受心與聲相遇之頃聰能察有不及察者言豈易接的

聽言之氣浮以道之心沉言縱能遁不能不以道齊蓋言
如簧而以道接之則寂如言如流而以道滌之則湛如言
之來時即道之往時往來之路別無蹊徑正言當吾道而
明諾邪言遇吾道而適露道之涇渭分言之涇渭亦分也
志就將發時說言就聽時說寧志爲受言之本受言亦寧
志之資但不宜執煞存中制外之說耳旅獒止當戒玩物
而并及玩人止當言寧志而并及接言者蓋人君一有玩
物之心則必至于輕用民力疎斥忠良故并及玩人志一
不定則必喜諛惡直老成用訓之言不能受而當先巧逢
者進矣故并及接言

此節慎好尚正慎德指歸處只重不作不貴不寶所寶上
而教意輕看無益異物要影獒言傳遊觀奇巧字面未當
功成民足兩項總是一意泛作起語犬馬珍奇承上來得
之爲異物爲之爲無益不必畜而育之明矣犬馬二句搭
不實遠物說不寶一句足上三句乃過文法不畜不育正
不寶也不知惟不寶遠物即遠人格寶遠物必不寶賢人
不知惟寶賢則邇人安文勢如是○有益指政事言與功
字應用物指服食言與民字應無益之于有益相爲利害
者也不作無益之事以害所當爲之有益則力不虛用功
乃成矣異物之于用物相爲貴賤者也不貴奇異之物以

賤所必需之用物則財産之來有所自農末相資而足用
矣作字害字相對以不字冠之然害又原于作貴字賤字
相對以不字冠之然賤又原于貴功乃成所爲皆有益于
治之事故也民乃足或謂不事玩好妄費民財故民足此
只說得不貴異物一邊還要兼說不賤用物則民生衆爲
疾以用物相尚貿遷有無目無不足于用矣如此方備犬
馬非其土性不畜而養之珍禽奇獸不育于中國不寶遠
物如此則遠人服吾之德自歸吾之化而來格遠人指外
夷四夷自恃遼絶常有輕中國之心彼知敬我未必不嘗
我也我絶無嗜好彼自畏服恐後有不來格者乎所寶惟

賢正與上五不字緊形而遠人邇人亦相對以見意邇人
不安則雖九夷八蠻僻額而朝重譯而至何補于事哉邇
安是內治修舉之事非如俗所謂誅求不擾之說也不寶
遠物卽是不玩物所寶惟賢亦卽是不玩人實賢亦要切
聽言上惟賢是寶則王心純一彼亦肯爲我盡心而日夜
講求治安之道邇人在域內首先被德自無不安矣不作
不貴說到不寶不害不賤說到寶賢天理人欲不容並立
德正須慎分別界限處豈非明王○傳雖說三節然功成
民足格遠都爲安民垂重末段故終以生民保居期之要
知此時功已成民已足貢獒則遠人已格邇人亦安但初

興之功多因好尚偏而傾隳者惟不害有益乃得成方定
之民多因征斂重而失所者惟不賤用物乃得足遠人雖
貢多因中國玩好差而生心者惟不寶遠物纔不敢爲珍
奇之供而自格寶不惟賢心必分而之他內治便不能修
邇人安緊關照遠人格說蓋王初定天下內有異志之頑
民外有伺釁之淮徐惟國有人而實則民心貼服于仁人
君子誰敢越志邇安而後功成民足遠人來格之盛有賴
耳○
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而敗見獲于秦
小駟鄭出也是非其土性不習于用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

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勤是慎之工夫無巨細亦無終始一或不勤便非慎德故
不矜終累云云爲山二句卽摹不勤不矜此論明王慎德
心事蓋終日爲之終日功虧一簣者也但一夙夜間其精
神直是包舉遠邇貫徹後世故能安邇格遠近則生民保
居而遠則惟乃世王明王之慎如此○既明白利害陳于
前則又與嘆使武王知所歸其歸何在勤而已勤字正應
慎德慎字慎之無間卽爲勤括上意言或不勤非慎也德
之未修常患不勤既修則又患或不勤不勤之心易防而
或不勤之心難防必自夙而夜無或蔑一之不勤體天之

行健而自強不息也始爲慎德夙夜二字當發下二句著
不勤之戒不矜細行卽或不勤之一或耳勿作推由看大
德卽明王慎德之德就君身說俗以威德廣被爲大德涉
數業言非是于常謹中不能加謹卽不矜亦檢點不及非
有心忽之所謂蔑一也勤以心機不懈言矜以用心周密
言務乃勤之一端曰矜則舉一事一物之微俱凜乎有全
體存亡之想不矜細行便累大德猶言一定爲大德之累
無可捄藥不可泥終字作積漸說矜非有所把持乃惟恐
失之也非懼累大德而然乾乾之心自是如此一簣未覆
終非九仞之極猶不爲山故曰虧總其全體言不可說傾

敗非真功止欠一簣。纔了便是篤念勤惕中亦着不得蘊
一端踈放爲山狀言非譬喻正決言細終累大不可不慎
意受獒未爲不好亦叫不得細行不矜況未必受篇中並
不言及不可明指
唐孔氏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
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
傳照上或字細行一簣謂理有毫髮之不盡則遺生民無
窮之害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是照武王地分德原甚廣
訓只欲其不受獒耳故允迪茲一節都着武王身上合萬
民子孫以爲念方盡勤之義不作放看保居應前邇人安

保者保合太和不但安而已世王緊根保居全要體註中
得可繼之道道字總是慎德一不斷精神不指基業不必
就世爲君說如云信能行此勤夙夜之言則德極其慎民
者王之依自是生民保居而王道可久矣慮之周故戒之
遠也○茲字只指夙夜一句全篇郎在其中允迪者以誠
慤之心而身體之也下點細行能矜而大德無累慎德洞
明王意生民二句一直下威德廣被王業固已建矣而永
短未可必也惟于茲慎德之事允能行之則朝廷安靜生
民不苦征求從此保其居止民安國固社稷靈長豈不世
爲天下王乎世王云者是指今日能修內治培植基本王
業可傳之有永非謂後日子孫法吾慎德而世爲天下王
也今以前爲威德廣被之盛王今以後爲大德不累之明
王武王當克商之初王業始定故以世王歆之一篇所重
不在遠格只在邇安用訓用此

尚書葦籥卷之三十三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濬張孫振鑒定

金縢

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謂虞夏商周之書即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

唐孔氏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秦兵之事云竹閉緄縢爲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内有金人三

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于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于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郝仲輿曰金鎖扃縢猶閉也古者卜筮之書用櫝藏加鍵閉曰金縢卜則啓既卜以其祝册與所得兆辭併藏之武王無周公之請亦必不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

通篇以金縢爲主惟克商至乃瘳叙周公祀禱請命金縢之始事要知此篇原爲後啓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而作故不得不如此叙其來歷金縢由周公納之風雷啓之成王泣之極艱危而出險爾一人一天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若仁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

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此下四節史臣將叙周公告神先述其始事克商二年革殷後不再改元也本克商言者見王業未安武王所係甚重疾非其時時太子誦甫五齡耳有疾勿豫是史臣起例後言不豫諱言有疾耳且有疾不豫固知安寧爲福也

唐孔氏曰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預爲不悅

豫也何休因此爲例王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
曰犬馬士曰負薪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于先王之廟以占王何日乃安耳
註云敬而和者用卜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咸在所謂
和也傳所云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正以共卜按穆卜闕宮
肅穆之內謀卜于祖先以決大疑也周書穆卜之法有三
其一絕靈破城謂滅人之國絕其先靈而破其都城也武
王克商未久遽遘危疾二公以絕靈破城爲疑故欲穆卜
訓敬而有和意失考
周公未嘗不欲卜也但代死精誠未達先王而遽卜則不

免于戚戚我先王者父母惟其疾之憂今以疾卜是貽先
王之憂矣故先禱而後卜此自以爲功之意未可以戚我
先王權詞耳未可只對先禱說時說謂周公以二公之意
未爲不善但卜止武王之安否則忠誠或有未盡且禮如
朝廷卜筮則人心因之以搖動故不顯言但以戚我先王
卻之此係意耳鄭伯羔謂徒事穆卜未足以戚我先王之
心而使之保護下言以旦代某言屏璧與珪正是戚先王
處此則新說之悖傳而有理者
唐孔氏曰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
是相順之辭也鄭玄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
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二之期今必寧不以此終故
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
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公以王之懿親氣息通于祖考爲天下爲兄迫切之至自
信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某非公之功而誰任之如云必
須卜則無煩二公此則我之功也自以爲功乃史臣從其
後觀之而原其自任之心非公與二公共事之詞不曰事
曰功有期事之必濟意直解作事不盡傳云告廟恐上下
喧騰則爲壇尤駭觀獨不畏喧騰乎只說禮支子不得入
廟祭祖與廟中已祧之主若有所禱則別爲壇墠祭故周

公不敢入廟但執家人之禮築土爲壇者三同在一除地
之墠中坐北向南以爲棲神之位別立一壇于三壇之南
方北面周公自立之以爲奉神之所植璧于神秉珪于手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植古置字置璧于三王之壇以禮神
秉珪公自執桓圭于手也璧是圓旋而通虛者珪是針鋭
而直方者植璧秉珪史臣必記此者正與下面屏璧與珪
有關公意謂此璧珪固禮神之物亦必得禮神之主今日
植之使他日亦得復植之可也今日秉之使他日亦得復
秉之可也不然則此璧珪吾不知其置于何所矣乃告三
王者人情惟曾禰考最親故不泛及非太王肇王王迹之

詞先告後卜者先以精意達三王使其必不容不吉意
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去墠曰
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
墠壇墠有禱焉祭之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士
二廟一壇官師一廟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唐孔氏曰三王
毋玉一壇故爲王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于

中爲三壇周公爲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
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
何方爲上耳鄭玄云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
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唐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
禮天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
也○吳氏曰古禮凡于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
廟而在他國者次支子雖在本國而于禮不得入廟者
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
凡祝史告神之詞皆書于册故曰册祝史出册書祝之非

史撰也惟爾元孫四節皆太史宣册之詞本告神云元孫
發而此諱之者後成王開匱得書讀至此字卩改爲某史
官因之遘厲虐疾者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
值也祈嗣君之命于天而責之三王者以先王之靈在天
與天相通蓋以鬼神禱也與左傳太子申生之靈曰余得
請于帝矣略似本對太王王季言而曰元孫取太王之尊
者而言又曰丕子並文王武王之父又非太王王季比也
以旦代某之身緊接上句以者三王以之也非周公計試
王必死而代特保護而不得則有代之已耳傳如欲其死
句覺多一轉

予仁節承上以旦代某句說要見旦非丕子之責更又能
事鬼神元孫不能事鬼神更又丕子故決其當代元孫而
元孫不可以死也仁以親媚言考兼有祖即鬼神傳中順
字貼仁字不是解若字的若字當爾字看旦死可以代某
而且有益于事神見旦之死賢于生也乃元孫段反言之
不啻稱我爾如在膝下相唯諾稱仁稱材藝如犧牲粢盛
稱嘉號庶其歆之○且且何爲而可代也蓋以事祖考者
非材藝不能今予素有仁愛之性承順祖考又精力强固
多材幹足以有爲裁處精當多藝能善于泛應幽冥中可
備任使能服事鬼神乃元孫非不仁順而其材藝不若旦

矣雖死而不能事烈考之神也奚取于死哉旦之請代以此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皆曰曰折人死曰鬼又云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人各有能有不能旦能事鬼神不能定子孫武王能定子孫不能事鬼神故公以已與武王所能者分任請之歸重武王能定子孫上去時說以乃命二句作當時倚賴用能三句作後世倚賴然看用能二字全是相承說下宜趣重

後世邊方于無墜寶命永有依歸意切如云況旦之生又不若元孫之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此寶命也昔者元孫受命于上帝之庭而任君師之責遍布佑民之德于四方用其能創業垂統用能安定爾子孫于下地使本支百世賴其遺庥以君臨天下四方之民遂無不聽受條教敬畏爾子孫而畀覡神器者庶有是元孫一身所係于天下後世者尚有無窮之事業也嗚呼受命帝庭天之寶命也爾三王英靈在天當默為保護無令其死以墜失天敷佑之寶命則不特定爾子孫已也我先王后稷以下之宗祀亦永有所依歸而廟食無窮矣○乃命二句串乃定子孫于下地之本即受命作君作師綏四方意帝庭二字因上庭字用出命之地故曰庭佑即天佑敷佑是武王敷佑敷廣天之佑于四方兼無不遂生復性黎民安則子孫安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即定子孫于下地之實用能緊承上來定字有力見周之王業尚未定也祇畏亦對定而言無敢有動搖王室者工夫都在敷佑內祇畏畏爾子孫也從心之祇以為畏故曰祇畏祇畏雖屬子孫要見武王之德有所懸繫意二四方字相叫應用能定爾子孫三句期之之詞言王業遠也下地對先王在天之靈言見任大責重未可以死嗚呼下以先王悚動之三

王若不任其保護而使寶命一墜則黎民紛紜不但子孫不定而先王亦無歸寶命與乃命同自武王受于天曰乃命自天降武王曰寶命先王指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舊以先王即指三王非也先王依歸以靈爽言所依歸者宗祀是鬼神不歆非類故以依于孫為言宛覓民心祇畏處即先王依歸處亦字對定爾子孫言永字正自子孫生出子子孫孫有所倚賴則先王之祀世世永有依歸矣命之墜否係武王之存否三王縱無意于子孫能無意于先王乎無墜句應乃命二句我先王句應用能三句受命帝庭特其正然無墜寶命方見圖終以帝庭為舊命故下以三

王許武王瘳爲新命永終是則于彌終定四方終畏也
此欲三王決許保護件說到不許耳然爾神保否在天之
靈不可知元龜之兆則可見命我卽命于元龜以决許否
使許我任保護之責而元龜告吉也則寳命不墜而祀神
有日我乃以璧與珪歸俟爾許我之命而待元孫之安吉
若不許我保護而元龜告凶也則寳命必墜而宗祀無依
我乃屏璧與珪不復得事神矣卽命三王之命也許謂疾
瘳且代死也歸俟俟爾保奠之命歸自壇墠而還爾命下
稱他日得以事神意蓋珪璧所以禮神武王安則王業安
宗祀可永故得以事神是巳之幸也三王若不許則武王

不生周家四方且未定七廟未有主先王亦失其依歸珪
璧將焉用我乃屏璧與珪無命可俟而無計可施也屏非
棄于地只是收轉而置之無用之地蓋憾辭全以危辭聳
動三王必任保護之意前曰植璧秉珪此曰以璧與珪則
卜卽在時所可知

史親見公始卜故云乃卜宜句三龜一習吉又句三龜三
人同卜習重也雖三龜並卜兆有先後後者重前而告吉
故曰習吉未發占書而久概覩其爻象也覩兆巳知其吉
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于匱啓匱以籥以籥開金縢見其
占書乃并是吉是字指書言謂書之吉與卜之吉而爲一
也習吉者是初灼龜而見其兆之吉并吉者是灼龜之後
以書斷之而見其兆之果吉總是一個吉吉謂武王之必
安耳左傳所載繇詞每卦皆有想有其書而今不傳古人
最重其事故藏之匱不肯輕洩卜而後啓視之後啓金縢
之書卽此

唐孔氏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
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
書管也然則古兆别在于藏大小三兆之下云其經兆
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
是也發覩三兆既巳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

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唐孔氏曰周禮占
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
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
象而巳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
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
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由不惟占體而巳
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証耳

此公自卜深自慶幸之詞體卜兆之形體新命卜兆如面
命也圖作謀看終字作遂字看爲正公之禱于三王不過
圖武王之無害耳今王其罔害則壇墠禱告之謀今得以

自遂不爲虛文故曰永終然罔害則定子孫自然在其中
不必另說玆攸俟是推意攸所也所俟者王瘳能念予一
人則已瘳矣故曰攸俟○公乃喜而言曰我觀卜兆之體
王疾其無害乎予小子四句相承說俱蒙罔害言新命即
新受三王許我之命也公之禱于先王者不過圖武王之
安以定我子孫而止耳今王既罔害則所謀遂矣玆字承
說言新命于三王而能遂我之所圖玆其以璧與珪歸俟
爾命益以爾三王能念我元孫一人任保護之責而使之
安也能念予一人言自武王外無能定子孫者見一人重
曰玆攸俟而又曰能念我一人語意若以三王能念我一
人而有德之之意也
史臣記公既卜從壇歸俟命也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者
卜史自收其祝冊與所得卜兆并藏之匱中蓋古者有大
事既卜得兆必錄其兆辭與龜同藏周禮占人之職凡筮
卜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計其占之中否是也啟書
藏冊皆卜人藏司非此冊獨藏亦非待公命而後藏也翼
日卜之明日凡今日前後皆謂翼日猶言挾日如烏之有
兩翼也公歸明日王疾即瘳見感應之速
王仲淹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
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

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
推鬼于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盟而
不爲思過半矣○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太廟有一壇一
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
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
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李文問朱子
太廟堂室之制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爲
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通如何行
禮則是不辨乎此去祧去壇去墠之說也家語所載果
禮記王制祭法朱子嘗謂王制與祭法不同以周制言
之王制爲是按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專爲壇祭之與王
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家語皇
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
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以禮意推
之家語爲是朱子謂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是本
于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
者亦無可遷之廟春不知其何所見也家語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
子之所謂貴始也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則所謂

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中而四世之後所祭于禮者其所遁遷之王明矣〇按文王二十四生武王四十八嗣位享國五十年所謂受命惟中身春秋九十七武王七十三嗣位十三年克商即天子位七年崩年九十三邑姜之歸計當在後車業後先王元女大姬次成王誦次叔虞禮世子篇曰我百與爾三則周公所代之年即文王所予之齡金氏乃據竹書云武王年五十四則謂謂未受命者又朔以云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〇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〇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〇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〇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〇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〇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〇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武王之喪在疾瘳四年之後周公攝政必武王遺命非擅也兄死弟立之疑商人恐未必有或武庚以此誤三叔則未可知耳管叔自以爲兄次當居攝忌公最深曰及其群弟見管叔造謀流言者自東土流于王國使成王不知言之爲誰後世所謂蜚語也不利孺子之言出自管叔若武庚雖包藏禍心而猶覬覦未啓故史只著三叔羣叛人臣無將將者揣摩不可根究此字最害事

王元美曰夫武王沒而成王尚幼周公用叔父之尊親而當武王之重托以御初服之天下使退而蹐于畢召之列則五服之外人得以幼主而易成王故負扆以朝諸侯使天下曉然知成王之爲君而周公之爲攝又不欲以萬機之衆而撓成王蒙養之哲使之從容以成其德而練于政知其必克負荷也然後稽首而歸之若信蘇氏之論則七年之内將以攝爲眞而天子之名不歸

之成王而歸之周公此新莽之所妄引以成其纂者也而謂周公爲之乎周公之過陳賈則一二測之夫洛邑之頑未嘗一日忘怨周而爲殷武王之黄鉞固已斷紂之頭而懸之太白矣乃使其憤怨狠戾之子爲之長而又使其失職之兄不肖之弟而監之不亂何待且夫紂之自絶于商久矣武庚親其子也頑民挾而欲甘心倒戈者畏而有二志皆非所以寧之也微子者紂父之元子也而賢滅商之後即立微子可也或曰封武庚者武王也非周公

三叔之情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

果不能無疑是時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
處之義不反實奸人之口變從中起乎故周公自叙退居
之志不避則無以釋君臣之嫌隙恐蒙難而不能自處以
危社稷則亦與有罪焉無以告我先王告以心告耳與自
獻相似單欲告先王便難告人何以必告二公周公前後
與二公語俱私論蓋三人同體公避而二公猶在居中鎮
撫國事而身自東出因以靜斷東叛避之不慮無所托
係睽之辭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蓋道其所以遇睽而徐以
釋君之疑之至情也

然居東公身不居中即流言不辨之辨實乃遏制四國故
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為流言煽作禍
亂之人遂得主名成王始知管蔡之罪公自居東王自得
罪人兩無心也充周公居東之心惟知避之終身可告先
王地下而已何計其為二年之久然自史氏為公抱不平
者觀之則必待二年而斯得罪人晚矣
曰于後者見罪人未得之前尚不敢為詩自明也為鴟鴞
之詩以貽王全是策武庚之必反武庚不一日忘周但未
有釁耳管叔監殷者也以怨望失職故棄親即仇欲藉殷
人圖中國正墮彼之牢籠四國既合其勢必反公不憂管
蔡而憂武庚鴟鴞之中三致意焉欲王之體而備殷非以
此邀王歸已也人但知流言之為管蔡而武庚之本謀卒
未有破其奸公乃托言于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已誘
管蔡毋毀我室謂勿敢動搖我周家恩斯勤斯鬻子之閔
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微管蔡之內叛武
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耳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予手拮据
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四章言王
室孤危外患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予羽譙譙予尾翛翛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但述武庚之情而不

以一言自白蓋武庚之欲恢復其禍不在周公之身王雖
或知周公之無他而識未足以及此故但曰亦未敢誚公
秋大熟節敘得書之由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
即是二年秋也罪人得矣王弗悟鴟鴞貽矣王又弗悟幸
而天心仁愛雷電不雨而風屯聚之兆正天動威處秋大
熟未穫土禾言禾因木偃大木斯拔為偃禾書大恐因天
變恐禾之成否關歲事歲之豐凶關民生故以風傷禾為
大變詳言之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獨畿內大恐也變
出非常故王與大夫盡弁啟書以卜天變嗣王在喪稱小
子二年則武王之喪未畢凶服不可入廟改服皮弁弁士

服降服而卜以示罪已之意弁而啓書敬天之怒一云古
禮親朝用冕祀天用弁此爲天變而卜故盡弁也參之金
縢藏卜兆之書未卜而啓金縢取册而書告神之事耳凡
朝廷有卜皆然正欲卜天變所自偶得周公代武王之說
所自以爲功即册祝之藏于匱者天啓之有心王得之無
意宜如何驚咤也啓書即周公啓籥之書但公卜而啓王
啓而卜或公以倉卒舉事王以謀定而行先後次序不同
耳
張橫渠曰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雨有象不速于
心心樂見聞不弘于性○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

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
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
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
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洪範論曰雷于天
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
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
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
則萬物入此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
京房易傳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
也君承用節度即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電殺人五行

傳云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
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
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
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大
戴禮云雷震雉鳴雉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人不必聞惟
雉聞之○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曰雷動
百故因以制國也○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洛洛霹
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
雌雷水氣也○鄭炎對事或曰雷震動百里何以知之
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

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起世經云有
三因緣更相觸故雲聚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爲三一雲
中風界與地界相觸着故便有聲出二于雲中風界與
彼水界相觸着故即便聲出三于雲中風界與彼火界
相觸着故便即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揩即有火
出此亦如是○禮記曰風雨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
八卦也○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
也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
氣○子華子云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
乎大上風陰也而其發爲陽○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

頹從下上曰颾亦曰扶搖廻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風而雨土曰霾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唐孔氏曰皮弁像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周廣𨻶爲郎官進大理琴于文王有大聲至成王時二叔流言作周公操以獻流涕不已風雷大作王因啓金縢匱用周公

前周公告二公二公倘急相白焉知不一激而疑爲黨故不發乎詰徐俟徹中至此不日王及二公而曰二公及王見二公啓護之功不爲無也此史氏書法史卽作册者百執事非卑朝百執事乃有事于壇場之人祝亦其一也問諸人有此事否問顛末非問眞僞問其何不早言致有今日也信者言共對曰册祝請命之自乃公忠誠懇切可以對天地質神明信有之矣已而歎息曰噫不但嗟以悟王亦問悶然若有不容已于中者公命言祝册請命之書乃公意令我爲之而我弗敢言葢祈禱事秘言則褻鬼神且不欲武王與在廷諸臣知我敢違公意而漏言乎不敢宣

亦非有所忌凡分所不宜言者必有問乃敢對耳如時說云主少國疑雖周公且難自明雖尊如二公亦難爲周公明而區區卜史敢容喙哉則是惢口敢言矣只說勿敢言勿拘前日後日

二公急于白公故先王而問及王執書感悟而泣則二公不能贊一詞矣執書與上啓書相應若執册祝之文則不可謂之書其勿穆卜句承天變來本欲卜天變天變爲公穆卜何爲昔公三何見不必卜也今昔二字對看勤勞王家推開說兼輔導少主在內德指請命一事看昔公有其德我旣勿知于前今天彰其德我當逆歸于後昔公勤勞

王家綢繆拮据眞有如公所陳者雖至先王遘疾國家危疑之時猶自以爲功至願以身代勤勞甚矣其身之不恤而見死謂何肯因之以爲利乎惟我幼冲不及知使公反以流言避位盛德幾晦矣今天動風雷之威正以彰顯公知有國不知有身之德葢不卜而天意可知惟朕小子其親出郊外迎公歸則不惟可以應天變于我國家崇重元功之禮亦宜然也曰國家禮者以親則叔父以功則有大勤勞不爲瀆與惟朕小子其新逆句我國家禮亦宜之又何禮臣逆君若無逆臣卽左傳郊勞必主賓均體今王行此于公是從所未有故曰新然公勤勞亦從所未有則王

王雖出逆實禮以義起故又曰宜
唐孔氏曰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
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國家禮也
王出郊正親迎也天乃雨則前此無雨可知乃雨反風者
雨作風自止也近說云反風者如轉西爲東之類照禾則
盡起看來則作反風猶火之反拄是迎公之貌肅則時雨
應迎公之忠通則恒風反理或然也禾盡起是禾自起盡
起而築亦指禾言乃人起之也大木斯拔必偃其在下之
禾盡起而築起其木而築其禾也故云歲則大熟歲大熟
專指禾言與前秋大熟應王未知公則天爲之雷風偃禾

王既知公則天爲之反風起禾蓋歲之凶豐關乎國事故
以此爲天人感應之徵
張橫渠曰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
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
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
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戴德曰單居離問于曾子曰天
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
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
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
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
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
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
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
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
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
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
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
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
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

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
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
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
精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
主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
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淸濁謂之律也
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閒不
容髮○唐孔氏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
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
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

意大曲碎當非經旨○張橫渠曰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董玄宰曰俠客爲爲已者死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犧三何異於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開於廟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於哺梟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尚書葦籥卷三十四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濡張孫振鑒定

大誥

周公迎歸後三監懷流言之懼武庚遂與管蔡叛周公以王命討之作大誥書雖稱王實公之意唐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與記衛霍叛陷武王令其弟管叔蔡叔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以下所序惟言淮夷叛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所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序云成王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稱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

此篇大意在終武功以用卜爲主首二節止言當奉天安民爲用卜意寧王遺我五節方追敘昔嘗用卜今邦君御事之違卜肆予沖人六節因歷破邦君御事之違卜央今日必亦用卜末兩節始以用卜安民終前功正結卜重天命不重吉內誓誥體多條罪狀大誥節不剖列恐生議端故篇中只言有可信卜有必終功止爲疑阻人破除可見與變猝生惟怯覬望聖世亦然特聖人正有這提掇法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

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此兩節成王但說已嗣位義當安民以起下殷當伐意未便說伐殷也且篇中言天雖兼言商然多指周說其指周雖錯言休威然又多指威說故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只宜照降割降戾虛虛看不可以威用竟指伐武庚說○將伐武庚而邦君御事不從周公傳王命誥天下以猷發語方言也多邦指外臣卽下友邦君御事指內臣卽下尹氏庶士伐止武庚而大誥天下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使雖有三監煽亂無牽引不止之變也武王遂喪而不少延卽弗弔降割之實說武王正以起成王洪惟二字貫下大思我以冲人嗣無疆大歷服見任大責重如此歷者歷數以統緒言服者五服以疆域言有此歷數必有此五服不宜分說總之爲天下若是無疆言大非言久弗造哲二句設若之詞就人事言便含得伐武庚意而不露矧曰一句是反言以明已必當盡人事以奉天討意惟哲能察見民之所以不康者何在故貴造明足以察幾智足以靖亂昔所以造哲而迪民于安康也迪有扼回維護之意迪康

是造哲內事造哲者自造之哲也與自貽哲命相似哲雖天所命而人自以私意蔽之則理有所當然與勢之不得不然者皆懵焉不見則是養成禍患殃民而非所以導之康矣夫討叛安民眼前人事之顯然者尚昧而不能洞況曰天命之難諶者其能格而知之以延此歷服乎天命就延周言卽歷服是知之透徹曰格格知天命解作保天命不得然格知則保之意如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之知言深知之而信其必我佑也蓋以冲人嗣大業必格知天命乃可天聰明自民天明畏自民迪民乃知天實際不迪知而知天未之有也哲則無微不燭無遠不徹匪獨能辨人事亦識天心且不但知目前更知易世下文永思永念卽此哲之發越故造哲句宜重看君道須有絕頂靈慧纔天民交賴若只半上半落知解多不濟事故哲者于紫孽微幾精研洞晰之謂使心靈直造到此則于此精晰便于此奠安凡震驚之恐一切消除是造爲迪之始基哲卽康之靈户夫造哲既造其爲迪民康之哲卽造其爲知天命之哲總是這個靈聰非有淺深若哲弗造徒徂昏愚便興邦君御事憚征役者一般前之何以對十亂後之何以辭十夫爲求興邦由哲迪知帝命與此造哲迪民格知天命首尾照出此是顛倒一篇大意統在此二句內

陳大猷曰格知格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紹天命故先謙言已不知天命也

次節承言討罪之不容已重在茲不忘大功一句是伐武庚大題目下面節節皆以終武功爲主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一氣說下專重惟字予不敢句與此數句相叫應予思欲如此故不敢閉天降威用也閉字正照着二敷字說予不敢三字重看乃造哲作用下文統照此予不敢三字說小子懼不能迪康以保天命若涉淵水予惟自今以往何者搽勢之輕重何者係時之緩急求朕所以濟之之道無疆歷服是前人太功既定之後所受之休命而又立法度以維持之法者治之飾亦世之飾典章法度正國家光彩氣歇所存故不以法名以賁名賁必敷而始煥惟發揚振起不使廢墜傾者定之渙者萃之法度大明則前人受命不拓而自大是正不忘武王所以成之大功思以繼述之耳今降威用敷賁敷命于是乎在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期能格知天命耳〇已字緊承上言已討罪之意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字承嗣無疆以下言惟其如此故憂懼之甚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冀必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予惟小子未更于事置其身于阨難中恐或以思懦或以奮此何可不求也天下

事常冒危而得安履傾而得泰皆人力幹旋之功朕之及此寧能已于求濟乃濟自實實有靠傍有把握非只徼幸于浮沉莫必之鄉渡水曰涉渡訖曰濟濟字從涉字生知懼自强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阻皆非也敷賁三句正求濟之道工夫只在敷賁敷命上大功即永濟之功指伐紂言見締造之苦賁以王法言是大功後制的命以王業言是大功做成的敷命從敷賁說無二事賁必須敷始煥許多文物都爲王圖而設武王經綸草昧正待我今修明成命藉敷益廓而大此二句不專指討叛而討叛自在其中前人受命即是受之殷者僭亂之臣竊據土宇乃法度當討于法所當討者即討之所以修明法度而平其僭亂以復吾之土宇而開大前人之基業也前人渾一海宇一時豈能收拾安定若不增大不足爲典法也只土宇不受據于他人便是增益非斥大境土之謂茲字指此二句敷賁敷命而繼述之即所以不忘也一直說不必說推敷賁敷命之由夫武王安天下之功今幾何時賁命若無敷揚振起氣象則大功忘矣遏亂之典既振則前王之業方恢茲修明開大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大功而保前人之無疆歷服者此也不可以大功賁命作一樣看不忘在成王心裏說重下句猶云茲不忘者予不敢

如此也大功以上俱泛以除殘去暴說予不敢句只賠指
伐武庚身上說經文至殷小腆節方露出殷字傳今武庚
不靖二語乃趨前解耳天威猶淫之威一方不靖則王綱
紊而王業搖天固欲誅之矣我豈敢閉抑上天威討之用
而忘武王之大功乎用言威是天之作用若人主不善承
天這威便到我身上了故篇中既說疵說難說恤却又說
功說休說吉總是這一物但看人用處何如爾不敢閉乃
造哲作用正是格知天命後不敢替不敢不極卒等不敢
字皆祖此意然本責邦君御事之敢違卜乃始末中間不
言邦君御事敢只言已不敢而邦君御事之敢僭叠見于

言外天威在天命中能不閉天威然後能格知天命也閉
則不斁斁則不閉不敢內有孜孜奉行不能自已正與章
首已字相叫應○新說云賁即大也敷賁猶言用宏茲賁
以謀猷光大言如此看則與敷命攬做一團了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
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
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
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逋播臣

上以事理言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决人事承上見我之
不閉天威正以卜不可違耳故言寧王兩節見昔之卜于
成王嗣服時者既可驗于今兩言今蠢兩節見今之卜于
武庚蠢動時者自將驗于後也○所謂威用者即天降威
之威何以驗之卜是也大寶龜重之之詞紹天明句推寧
王遺龜之意龜爲天之介紹以傳天意如介紹傳人之意
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然重在奉承天命不
重在趨吉避凶只言其能紹介天明而識天命之所在便
是即命是武王初崩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也即
命即龜兆之所命不可作就龜而受命看蓋當遺龜之時

即命卜國家之事而其兆曰曰字冠下文有大以下十二
字有大艱二句是占者之詞彼來難我曰大艱我勞應彼
曰不靜西土指鎬京對東方諸侯言言異日天時有變人
事艱虞故曰大艱東土叛亂必用西土之人征之故曰人
亦不靜武庚未叛西土方燕然而龜之預告已如此所謂
見乎蓍龜者也及此果蠢蠢而動所謂大艱不靜者今果
驗矣

按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龜最神明者二曰靈龜出涪
陵郡緣中文似玳瑁者或云即今大觜靈蠵龜能鳴者
也三曰攝龜腹甲曲折能自張閉好食蛇者也四曰寶

龜大寶龜也五曰文龜中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著龜在著叢下者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夫天曰神又神龜負文故神龜靈龜文龜即天龜也傳曰地不愛寶著地中植物故寶龜著龜即地龜也後天卦位東北爲艮山龜即東龜也西爲兌澤龜即西龜也南爲離火龜即南龜也北爲坎水龜即北龜也唯攝龜無用又爾雅云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繹行頭仰前弇果甲前長後弇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痺右倪不若行頭右痺此言龜之體也但果獵類若字微有差誤蓋得天氣多者形下覆而俯靈者

神靈之意得地氣多者形向上而仰繹者土勢高下相因之意得南方氣者甲前長而向前弇獵者獵而居前也得北方氣者甲後長而向後弇若者順而在後也得東方氣者目左倪而頭向左甲果木也得西方氣者目右倪而頭向右甲靁王聲謂金也色者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天地東西南北之龜雖其法象各不同然受氣不能純然無雜但或以其體或以其色辨之而使之各有所屬因之各有所取用也〇蝸音錐弇音掩廿二音倪渻霓痺皮避一音

此節正是蠢動處殷特小厚之國乃大敢紀續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使自速其亡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搖惑不安乃乘機以是敢大言曰予將復殷舊業欲反鄙邑我周邦其蠢何如〇于殷名其國不以復舊之子予武庚也只把殷字還他恐以予復罪狀武庚不得殷小腆二句敘蠢動之實天降三句推蠢動之由蠢動而曰天降威蓋天使彼叛亂而速亡之即是降威應上天降威用說到知我國有疵而民不康應上廸民康說須暗指三叔流言兆釁弗靈曰予復是述武庚之言曰反鄙是度武庚之意誕敢紀誕字作放誕解予復反鄙正其放誕處腆訓厚以基勢言左氏云厚將得衆是紀者維繫之謂王肅

云大敢經紀王業望復之也鄙即都鄙猶尤云鄙我也之鄙謂反我周邦仍爲彼之屬邑武庚不軌之謀敢紀其緒如此三監脩兵利有周也曰公將不利而實爲武庚所愚故直然破武庚心事夫周邦且欲反鄙三監其何以自托乎說天降威見予不敢閑說民不康見予當廸民康此是題眼

唐孔氏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以來遭重喪咎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

也
此節正言伐殷卜吉之事須知天命所以決人謀勿平說
雖得民獻十夫之輔不過得賢以與弔伐之師耳至于必
勝之謀則于卜吉而知今蠢今翼日二句見蠢動方始乎
今日十夫即義憤于翼日人心之公不疾而速豈非以武
功必有當救者乎武圖功即在救寧內商邦不寧則武功
緊決今之我助撫定商邦正所以嗣武圖功于不衰耳與
不忘大功相應此是十夫欲輔成王如此作朱然看大事
休承人心之應而決之于卜并吉此句是天降威用之徵
○連下兩今字翼日字見大義所在惟賢人窺破獨早惟

民之賢靜中觀變獨深賢者人心公議之主也民獻十夫
亦謂賢者主議之衆多耳非定是十人也十夫後言多輿
十亂說少不同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
故公表其人以告之于翼以于此民獻之意于翼二字不
可如傳倒了不曰翼于而曰于翼見東征是朕志先定于
爲主十夫適欲翼之正對邦君御事言見十夫未來單有
于幾曾見有輔翼以征者據傳救寧句武圖功又句救寧
就伐武庚言伐武庚而曰撫定者誅其君而弔其民也武
字直解作繼字不得武者繼之意武是祖武之武前人之
舊跡也武圖功云者步武乎前人所圖之功而繼述不替

也武字活看不可誤爲武王圖功方是武丞看承謂武爲
繼又增出武王欠直捷不如訓寧武即武王救字要認除
殘戡亂斯于寧武所圖撫之而無虧蓋纘緒揚烈原不在
麥厲在撫存與敷賁敷命乎履即所謂不忘大功也民獻
一二亦足占勝兆況民獻十夫來我助往救寧武王所圖
之功使蠢動者不得逞也人心之應如此此云勝虔然決
事以人心爲本亦以神謀爲決我知有大事之必休者非
特十夫之助已也以朕卜并吉而知之耳并吉已知休而
況并吉彼卜既驗于未事之先豈不驗于既事之後乎我
有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按陳新安謂天

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賢人尤可以占天意故語
錄就于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搭到我有大休朕卜并吉上
去最得經脉要認大艱之卜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并吉
之卜卜于將伐武庚之日

周公將東征十夫之外無有與者蓍龜屢吉三月而未
出師王滿生請間曰遠言必入將入乎無公與之入大
言必立將立乎無公與之立要言必嘿將嘿乎無公與
之嘿于是公遂東征一日而武庚平三年而奄人服○
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
上三節皆是引起此節此節特追敘前日以卜相告之事

起下節違卜勿征之語得吉卜而告臣不敢閉天降威用也夫十人猶能于未卜之先決敉寧之策况以十人之公合之天明之吉乎故朕卜并吉之言不待今日爲女言之向當武庚不静之初嘗以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與事决疑必稽之卜予既得吉卜矣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非國家討叛之大典不足憑反鄙寘寘之卜蓋殷王之裔或天心所未欲絶則取决于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逋亡播遷之餘孽耳又何論艱大乎○肆予緊頂上朕卜并吉句來傳云舉者是前月之告今日舉而言之耳非今日始告之也邦君是一項尹氏是一項庶士

是一項御事總尹氏庶士蓋尹氏尊官庶士散官合王朝尊卑之職言皆御事之臣後言邦君御士乃總括首尾之辭曰予直貫至播臣皆是告臣之辭重在予得吉卜上予惟以爾庶邦包尹氏庶士在内于伐殷内要點敉寧武功意不斥武庚而指殷臣罪其反覆也必告友邦君等卜吉者何蓋龜從雖可以即事而十夫之翼猶未足以合卿士之從故猶煩化誘冀其僉同之應後化誘我友邦君正補足此

唐孔氏曰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總呼大夫爲官氏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士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爾庶邦君節句句繳駁上文實關下文辨折之端故下肆

予沖人六節歷破此節盡邦君御事以反王王又即其言反之者王言收小腆衆言艱大王言民不康衆言在王宮邦君室王言民獻十夫衆言考翼不可征王言予得吉卜衆言害不違卜王上反邦君御事說汝言艱大豈不知臣當輔君圖功汝言害不違卜豈不知寧王受命用卜汝言考翼不可征豈不知寧王舊人若勤汝言小子趂考翼不可征汝亦只是拂背汝言民不静汝亦只是不救汝言在王宮邦室汝亦是不知天命句句破盡方正結以上天喪殷之意及已用卜之情○追舉邦君御事前日違卜勿征之語隱憚征之本情借竊大爲規避故下文首破艱大層

啓用考翼析之邦君等即在所告之臣尹氏在其中反是
復于王曰字貫到末艱大至不可征對上予惟以爾句看
事之成敗不可知曰艱邦之安危在此舉曰大艱大以事
勢不可輕舉言民不静至邦君室以理勢不可不自反宫
然群臣不欲征之意還是怕事勢艱太故不肯從因藉口
理勢一端見骨肉所在恐傷恩有投鼠之忌耳蓋言今日
之事艱難且重大夫惟艱大即使變由于彼亦當恤艱次
而不舉況亦惟在王宫邦君室王宫指成王邦君室指三
叔猶言王的家裡邦君室也總只一件言兄弟相猜變自
内出固不可盡咎于殷之逋播臣也傳自反言當自咎還

三監之失不可專責武庚若謂群叔以骨肉兆釁發之近
而收之遠固已晚矣所以明知其當征征必克而謂之艱
大也曰宫曰室半吞半吐分明揭出考翼來抵對民獻見
得艱大之說非少年不更事者之談越予小子與父老之
敬翼者皆不可此征越予小子是邦君御事自稱不可增
出幼小之人考翼舊臣不可可字許可之可活看仍承合
事勢理勢而歸重事勢一邊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二句
讀蓋有援考翼以爲重意看後面只專責舊人自見王宫
不違卜以人謀未盡協卜雖吉不可盡泥言
三叔之始而流言以危公武庚誘之也既而連兵以叛

周武庚脅之也當時三叔必爲戎首其舉兵之辭雖不
可知意亦必有所託然邦君御事但知三叔流言之禁
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以王宫邦君室爲言也
此正破上艱大之說責群臣之避事以永句爲主然本文
以已與卿士邦君並舉爲下五節之綱嗚呼以下先從已
說起言已不能辭艱大之責當奉天來征然後說群臣義
在分我艱大之責當奉君東征下予惟小子三節毋官予
即承此予造天役之予說若兄考兩節又提爾即承此義
爾邦君之爾說群臣艱大之說原重在王宫邦君室成王
只承艱大絶無一字及王宫邦君室但曰不卬自恤而大

義滅親隱然口吻且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寧考爲重則三叔爲輕群臣安得藉口以自甘于非義耶
○因衆言艱大似老成慮事故先用寧考圖功折之艱大
之說予沖人未嘗斯須去諸心何待爾諸臣喋喋耶曰嗚
呼其如四國信然蠢動兵戈所及害及鰥寡之可哀何造
哲廸康乃哀憫人窮者之所當汲汲而可以艱大自沮耶
況今日之事雖予所造實天所役使遺此大投此艱于朕
身推之不可避之不得于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律以人
臣爲國之義爾邦君及爾多士官正治事之臣可坐視王
憂避事而不同艱哉當安我曰事雖艱大然亦無勞于憂

誠不可不相與戮力威用以成乃寧考之圖功也盖臣義在寛君憂而顧張艱大以重其憂爲人臣當如是乎〇肆予冲人正躬越予小子説永思艱貫下曰字至不卬自恤止皆永思意言今日東征之舉爾等以爲艱大不可征故予冲人亦長思其艱大矣但有不得以艱大自阻者因歎息而曰云云允蠢二句本説人事不可不伐正起今日所以伐之者非人也天命也故連朕起予造朕身上去允蠢二字一讀鰥寡哀哉四字一讀既已蠢矣何又稱允謂不急戡定冷蠢動勢堅確難揺故曰允蠢此方女民俱託叛亂爲叛復意見一差塗膺皆恬惟彼鰥寡獨蒙擾害殊爲

可哀允蠢而曰鰥寡者武庚之亂勢必鰥人之夫寡人之妻鰥寡兼東國西土皆有害及鰥寡則天矜民而以導民安康責之我矣曰哀哉者見不容以艱大自已也予造以出師言起誅曰造天役本害及鰥寡意來遺大投艱緊帶天役二字説下言上天憫生民之毒害而使我爲之雖曰甚大實天所遺我無容諉也雖曰甚艱實天所投我無容避也遺大即是投艱。因上文艱大之言而反之哀鰥寡故不恤我躬相因看以天之心爲心不得不以天之事爲事而不暇憂其事之艱大矣責已爲責臣而發予造至自恤不過喚起下義字我固當伐武庚以終武功矣然以義言

之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獨可以艱大自阻憚從征耶義字提起此一字正儆惕群臣之心處大義對君而言勤王義也避事非義也責臣之義在綏予上無毖以下乃代爲群臣綏予之辭遺大投艱固可憂矣然君無勞于憂盖舉事而孤立者始可憂也今我群臣其必分君之憂戡定禍亂以成乃寧考所圖安天下之功而天之役我者當以人力而相與成天可也爾如此方是義欲我違卜果是義乎義字莫放過無毖于恤緊對上不卬自恤言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成字宜重看。正所以壯其意而贊其決也宜説在臣子相與戮力致討上方于無毖于恤句切紐誅

武庚尚在是寧考之功猶未成也下天閟毖我成功所正應此成功二字不可不三字内有協力意

此節承上言王害不違卜故又以寧王用卜折之以天明畏二句爲王帝命。指卜説替上帝命是從群臣欲違卜而不肯盡義來言汝等欲我違卜而不盡義豈其敢于替上帝命乎今日有不容自已者予惟小子實不敢替卽有下明威意在内俱指卜伐庚而言言不敢替句虚喝作冒盖以卜爲卜則占數之術而已殊不知卜者所以紹天之明卜之所在帝命之所在也帝命其可廢乎故卽先王及小民莫不用卜以証命不可替意天眷周天豈諄諄命之寧

王稽之于卜用卜以伐商所以安受此殷命今天相佑一
小民豈有言喻况亦惟卜是用觀封兆爲從違所以克受
佑助之福也寧王用卜是正意小民遞更推開了天休于
寧王謂天保佑武王而休美之尚未着在卜上說與我小
邦周謂化家爲國卽天休之實此二句言其時也此時武
王果何所據哉惟稽之于卜而吉是用故剪伐大商而安
受茲命茲命者卽謂此天休之命小民之卜傳云避凶趨
吉以日用言相卽相協陰啓其趨避之路若不用卜無以
知天之相也先王用卜則敷前人之命者不可替卜小民
用卜則廸小民之康者不可替卜嗚呼以下是申嘆卜不

可替意天明卽上紹天明之天明以上言直指伐武庚說
正與上帝命相應畏卽不可違意明畏二字連讀此謂天
明威也解作天明可畏覺多一層周家基業丕顯且丕承
故連著丕丕字所謂無彊歷服也弼字就卜上見天意欲
如此詰氣承上言夫上下莫不用卜如此我獨可廢卜乎
于是嘆息而儆動之卜伐武庚而吉此天命甚明違之則
禍至凜乎可畏我推天意無非欲壯我討叛之謀堅我克
敵之志輔成我丕丕基業保歷服于無窮耳天如無意祚
我何不任我偷安而示儆寓兆使君臣間不得一息苟安
有如此弼也茲卜也其可違哉至此纔見出上帝命不可

替之意嗚呼之前不可繳足不替之說○此節與下二節
承上予造天役四句說故每言予先用責己以已不敢照
出臣敬。

丁奉曰周人尚卜况洪範稽疑帝王治道之要也故雅
詩于一代之終始每以其見乎龜者徵焉于太王肇興
則曰爰契我龜于武王大定則曰惟龜正之于幽厲衰
亡則曰我龜既厭○象無變才象有變運配而取之者
吉不配而取之者凶並法凡民未易措手故只用卜、

王曰惟爾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
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因上文有考翼不可征之語故呼舊人而告之勤哉之前
是一段以後是一段然後段又分兩截天閟至圖事是以
予與寧王相印證肆予句屬下不屬上肆予至休畢是以
友邦君與前寧人相印證王曰爾惟舊人爾大能遠覩前

代爾知寧王有天下若此之勤勞哉既知于昔當艱難于
今試以天意言之天運所以閉塞不通而儆毖以艱難者
正爲我成功之地天意如此予敢不乘此多難極卒寧王
所圖弔伐之事故予大化誘我友邦君開其痼而引之從
者不但爲卒前寧王而已當日輔寧王圖功而受休者有
寧人焉終之畢之天獨無意乎天輔我以忱信之詞其考
我民十夫之言確然此而不恩終前寧人所輔武王圖功
是負棐忱之天也予曷敢猶未也天亦惟用四國勤毖我
民不勝兵革之擾若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此而不恩畢前
人所輔武王受休是負愛民之天也予又曷敢予之不忘

寧王以及寧人如此爾舊人亦可體予心矣○舊人凡曾
從武王及爲前寧人之子孫者皆是日遠省者耳目所逮
也不克遠省二句非稱美他只是儆他省記寧王勤勞處
能省寧王之勤勞則知予之往伐武庚如下云極卒終畢
亦是一個勤字凡以奉天而已下三天字三予字相關應
言天意如此而我不得不如此也天閟毖一段作提頭因
友邦君憚于征役故遍篇特地提出肆予大化誘句作過
文串下跌起前寧人二段來然下段加策一步遞說相連
先說寧王後說寧人甚次第夫邦君御事方借前功且後
事王意即借後事責前功若謂斯事與功與休皆寧人勤

輔寧王夫以寧人之功之休予尚思終之畢之况爾子弟
乎以寧人之功之休予尚思終之畢之又况我寧王乎以
寧人事責已不以寧王事責臣諸意最警悟○爾爲寧王
之舊臣爾大能遠省前日從王伐商之事爾豈不知武王
創業若此之勤勞哉既知得寧王創業之勤自不得不終
前功而况天意之有在乎下因歷呼天意而以予乘之天
閟句愛國也天棐愛君也天勤愛民也見寧王以除亂安
民爲事而寧人成功于世受休于天今武庚構難而不討
則豈惟前事不卒將前功不終前休亦不畢矣予固不敢
辭其責爾得人與寧人昔日同功一體者將何以自解乎

經文口氣于寧王段則言極卒于圖事之上而直言不于
寧人二段則言終與畢于圖功受休之下而詰言曷盍考
翼不可征都是寧王之舊人故感動他全在寧人處傳以
教化否閉不通貼閟字以事勢艱難不易貼毖字時說以
多難與邦貼成功所則是侼武庚禍敗了看來天閟毖根
天說天氣否塞曰閟天運艱危曰毖否閉不通正使我艱
難不易反心危慮以爲成功之地耳閟以氣數言毖有懲
毖意詩予其懲而毖後患之毖不閟不毖不成盖事
有逆而返順者剏艾于彼而陶鍊于此掣肘于前而逸泰
于後敷賁敷命此其所矣天意啟我如此予不敢不極方

伐武庚以卒武王所圖之事所成者今日之功而所卒猶寧王之事卒字固重而圖字尤重若精神不用到極底則于天之美意不傷心思不竭到極底則于我承天之力量不完卒寧王之圖事所以答天心之仁愛也此段意已盡了大化誘句肆字雖承上來實重引起下天棐忱句化誘二字串化其固滯正是誘其順從下文皆申明化誘之意天棐八字一氣說辭是天之辭其實出于十夫之口自我民辭也繫以天棐之信重之也如云故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我則以天意大化其滯見而引以大義從征者豈真天有辭以示人哉天惟恐艱大之舉一人疑諸臣疑故特以

確然誠信之辭明爲贊輔而的然謂大功之當圖者亦不過其考我啍啍可信之民言耳民獻十夫故爲可伐而予異以往則天意輔我昭然矣予遏其不于前寧人輔武王所圖安天下之功伐武庚以終之而負棐辭之天乎終寧人之圖功所以承天之輔忱也然究竟天意不特閟毖我棐忱我也天亦惟因四國倡亂害及鰥寡憂勞百姓之故如有疾必速攻治之天之啓我如此此前寧人所以佐武王而受奄有多方之休者也予曷敢不思伐武庚以畢之而負愛民之天乎畢前人之受休所以奉天威之震廸也毖以勞若震驚言民方勤毖如疾者不忘起甚言待救之

切也勤毖句不是天故憂勞百姓天亦字乃轉進語見天意貴成更不欲稍懈緩誠謂天下事急攻則變速而禍小緩圖則奸深而禍大故勤毖之用真如有疾之宜急攻若有疾固是喻攻治之速亦喻剪伐之盡人之有疾非可養患于身紂已誅而武庚又誅是天亦不使其纖毫得存意四國勤毖我民而歸之天者四國染紂惡深不更沐新王教化不能去病根天特以攻治之責付我也攸受休重攸字受者攸而所以受者誅獨夫是寧王言弔伐之事以經營言寧人言清定之功以就緒言與受有殷命之休以享受言蓋互言之皆勤之爲也極卒終畢直指伐武庚言大

誥天字多主卜言此三天字獨泛論天棐忱辭又從民心上見此節雖以天言實歸重在不忘大功上

若昔節破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句此曲喻已必終武功意艱不必人言厥亦與言及此遂不禁徬徨思艱正是圖艱從推諉不得處特透沉思非只虛虛想念也若竟以艱自諉便先業不終昔寧王剏有王室殆于茫無憑藉處大圖規模艱且何如今戡定漂搖雖艱亦猶之堂耳尚未及美輪美奐而爲構究來堂與構不過法中素具成模一拮据便凡無奈其弗肯何堂弗肯矧肯構且寧王疆理天下殆于紛然荊棘中大爲斐剗艱又何如今迅掃芟蔓雖艱

亦猶之播耳。尚未及築播穫而爲穫究來播與穫不盡
菑後徐收作用。一勝厎便足。亦無奈其弗肯何。播弗肯穫
肯穫說個弗肯。見事雖艱人人能任。不是弗肯。直是弗
肯。非但旁撓弗肯。即力勸弗肯。則父欲以有後愛信其子
亦弗肯子。思及是何敢自諉于艱不及我今日以撫寧王
大命。轉展叠喻正深自思處○其者期必之詞其逝而又
思艱重其事也思一身之負荷又思前業之艱難日切一
日故曰艱日思上日永思艱故此曰朕言艱日思言字正
指上文謂朕常言其艱而日思之矣前永思艱思爲君的
責任在迪民康此艱日思思爲子的責任在敉大命考作

室至弗棄基緊承日思來說不思猶不見不可已思之則
自覺其有所不容已此等警喻俱從日思中得來作室治
田兩段正是人事傳以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爲
推出一層說。故并作室耕田爲三節若考作室四句以作
室喻先業之當終厥父菑三句以耕田喻先業之當終基
字總作室耕田說弗棄基以前人不敢必後人終事喻當
終意。然自作室至此俱就喻說不必露出正意肆予句雖
承喻意來正意却接在頂上作室治田有三段事體推中
段事體所係甚重底法既菑此父之事所謂基也不堂不
構則既棄其前功而又無望于後效。基從此棄矣。須知弗

棄基基字與堂基基字不同準望高下程度廣狹曰底法
堂視構則構難菑爲殺草治田一歲曰菑播視穫則穫難
以不難者尚不肯爲難者又可知爲之子者如此則父之
敬事者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作室耕田之基業乎其
肯者必不肯也註中正意正指肆予句。期大命者不能遂
其休于易世守大命者必當終其功于前人故以底法與
菑喻武王之開創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穫喻守成
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之纔定基播之未降穫儀稱事在
尚且偷惰何望其他則武王在天之靈亦不肯自謂其有
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說至此子道真有一刻不可不

盡者。故曰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正是從盡肯堂
肯播之責而爲弗棄基之子也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畢
之分明有隻手撐天之意都將認在一己身上不復畏艱
大矣。越卬猶言及今之意只說當吾世而任除殘去暴以
撫存武王之大命便是傳實說我身之存則恩撫存指伐
武庚說大命對事功休美說曷敢不三字與上卒事終功
畢休之意相照。一步趕緊一步。假如有田菑而不播播而
不穫有室底法而不堂堂而不構謂之事卒與不卒功終
與不終。休畢與不畢乎。傳申喻是從上節來不在本節上
見蓋上節天意三段是言武功不可不終。此是取喻以申

不可不終傳武功武字指征伐說不指武王考翼雖異前
考翼不同前以老成言此以父兄言臣謂考翼以艱大不
可征君謂考翼以播穫爲有後不可如舊以上節作天命
此節作人事對說
陳士元曰按說文云堂殿也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滿
實乎中也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高九雉諸侯七雉子男
五雉蓋古人前堂後室負陰而抱陽堂向明以中爲嚮
室朝生氣以右爲尊室南爲堂堂之中爲兩楹之間室
則左右爲東西房而堂之右右則通達顯明不閉闔矣

也○唐孔氏曰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皆云
若父爲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
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
若兄考節因衆有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語故就其
言折之承上言子道在我固當終武功臣道在爾又當急
民忠上以堂構播穫喻父子此以兄考民養喻君臣正意
在若字內須提在前不可依註倒了語意一氣直下武王
之治天下樹之藩屏四國皆其友邦也綏厥兆民百姓皆
其孫子也自武王而臨之猶父兄自群臣而事之不猶
民養乎今四國蠢動害及鰥寡若爲兄考者宥友攻伐其

子兄考徃矣而保翼之者有民養焉豈可反勸其攻伐而
不之救哉諸臣不肯救寧雖無勸之之心弗救就是勸與
上弗堂弗播平看友伐厥子所謂勤毖我民者是上文艱
大之語勸之詞也不遽說民養弗救先想兄考一種顧復
厥子之情因對民而深自慰之情只以不救民而有負武
王責之勿太比擬支離兄考所以重民養者正爲厥子討
也見危不救豈人情乎曰救便有被髮而往之迫切更不
必計利鈍可否矣況卜吉而肯違乎
民養蓋當時語養畜養也蘇氏訓厮養恐非所以目臣
或謂勸字是民養自相勸加胥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

以相感動之勸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
廸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
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
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
前寧人
承上義爾邦君五句說故屢言爾提出不知天命愧今日
邦君御事不如昔日之臣罔敢正爲考翼不可征破他艱
大畏縮處故通節重肆字意看爽邦由哲指武王直照前
康民廸哲說亦惟十人指十亂直照前民獻十夫說見武

王明大命之時十人廸知天命之不可易而不易之矣今
我有東征之役爾臣不知天命不易乃是敢于易法者也
然罔敢易法正是從卜而征不知天命正是違卜勿征法
制天命俱指卜言卜字最要緊○外之邦君内之御事是
歴呼以起其聽肆哉二字貫至邦君御事蓋惟畏懼之心
勝則民害有所不恤天命有所不知故此欲舒放而不畏
縮也下面所謂廸知罔敢易法何靜肆哉所謂不知天命
者何爲而不能肆哉二易字又自相形對背面令邊從其
邦由哲説起正射邦君御事身上見當日天下原非武王
所有故以對言以明伐昏故曰爽爽邦指周業之昌大光

明哲字虛在廸知上見即下十人一人昏德爽邦通篇能
開天下靈氣者須負燭天下靈心紂以昏德亂天下武王
起而永清四海使人歸于綱常倫理之中邦由此而爽焉
者非武王之獨爽也皆由明哲爲輔明哲爲誰亦惟十人
云云哲字内便含得肆字意亦惟字根前寧王說來廸知
至棐忱正是哲處人于蹈履工夫一或未到即不盡十人
蹈履至到心與天一能知向背于幾先也知識如封雖見
人不必見天雖見偏亦不見全惟知根于廸斯爲廸哲彼
以行到爲識到以完天爲違天此何等樣哲斯時只有進
討法更無退避法罔敢易法即是知天命不易而爲肆哉

之處上帝命指禍淫一邊棐忱是福善處言廸知上天于
殷之命以及上天輔周之忱而武王有必與之勢命字貫
至棐忱天命至微棐忱者初無形聲可驗惟十人蹈知之
悟式教意于不言之表廸知就躬行說即輔君伐紂是故
能成爽邦之功也不可作伐紂前一層看棐忱雖即與周
之命然蒙上命字來轉一越字須把棐忱之命命字没入
帝命命字内而統以上命字貫定緊掀轉在廸知二字方
合暎帶筆法爾時罔敢句帶上說而與下文相形爾時字
矧字要看自爽邦至棐忱見寧王又天降休當日有知天
之十人事勢容易而商紂之亂猶爲亂在彼國初非切近

之禍爾群臣尚皆從卜以征罔敢易法況今日武王既喪
天降禍于周邦四國首倡大難之人大近相攻于其室爲
王家肘腋之患事勢危迫如此顧欲違卜弗征是爾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天降戾句即降割不少延意大艱
胥伐即天之降戾二句深狀事勢艱危惟極艱危際尤須
朗識主特天命斷無移易此處失解又如何作解大艱二
字非遺大投艱字二字當相連說殺戮之事乃天下之大
難傳首大難之四國謂人之大能爲難者誕鄰胥伐于厥
室蓋三叔之亂乃是自家相殺禍最迫近者即王宮邦君
室意外内交亂言其危也不知照上廸知看天命在爽邦

之時杳茫難測十人不惟知之而且廸之天命在蠢動之
日顯明易見今欲爾知之尚不能也有愧于十人多矣益
從征伐叛者君之法從君討叛者天之命在武王時商難
宜討天命如此蔓卜協吉天之棐忱又如此在今日武庚
宜討天命亦如此民獻予翼朕卜并吉天棐忱又如此是
今昔之事理也然在昔有十人之輔而爾舊人亦不敢易
武王之法今考翼不可征則不惟易我之法而言害不違
卜則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何今昔之懸殊一至此易
法易命須摳入違卜不可說開了爾時爾字卽指邦君御
事不在上文十人內

予永念節正示以天命之不易也天惟喪殷句斷與天降
威一般人自作孽卽天之所廢也若穡夫與下句終朕畝
相照盆以嗇夫自況耳予字與天字曷敢字與惟字緊緊
相應若曰天惟其如此予曷敢不如此也將武庚蠢動田
畝幾荒之意一起說了然後將天惟三句一氣說下方得
語氣通篇重終武功故言若穡夫稼始事穡終事如云若
農夫之去草乃稼事非穡事也言天之喪殷討之亡如既
勤敷菑稼事已盡矣今伐武庚是終前人之功如穡人之
刈穫也故以予曷敢一句繳足此意終畝者終武王未爲
之事勿以田畝喻基業看卽抽上肯播肯穫作結予曷敢

句應上又起下來句承上文天意來非終畝之推由且我
之假手于我者非徒欲我終畝貽休于寧王已也亦惟欲
休美于前寧人而闡揚其功于今日耳休卽爽邦由哲之
休天亦亦字重語脉直從上我有大事休與天休寧王來
對寧王與巳說不對本節喪殷說○永念與永思曰思意
一般示不敢輕舉也天之去惡也止其身豈若農夫去草
芟夷蘊崇使無遺哉武庚不叛則天所剪者紂耳罰弗及
嗣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分爲商家世祀之
謀而誕紀其叙爲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也若穡
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則平叛亂以終武功正天之遺大

投艱于朕身者而朕安敢不芟夷大難以極卒寧王之圖
功撫存武王之大命使既勤敷菑武王以成其始而除惡
務本在我得成其終也乎天之所以使我終畝者亦惟欲
休美前寧人使不至有除惡不盡之累耳天意有在如此
而爾欲違天勿征可乎不曰休寧王而曰休于前寧人所
以愧邦君御事也武王討紂復封武庚譬去草不盡致復
滋蔓爲害其美不全故今欲終畝以全其美與攸受休畢
相應須知嗇夫原照終畝看不宜主薙草除根說宜主刈
穫收成說不論是菑是莠但將武庚刈穫稠截而歸田畝
便終了若如時說云薙草除根則武庚殺而商奄屢起亦

能一一除根耶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反覆明巳所以用卜之意以終誥告之辭予曷至東征
設爲問答意予曷二句是發問用卜之意率寧人三句答
所以用卜之意天命二句申言卜所以當從之故○事之
艱大群臣無一不欲違卜予必以卜吉征似違衆獨任所
謂極卜見巳非敢違衆但欲率從寧人自不得不棄寧人
子孫相背耳通節先後出頭語全在率寧人有指疆土一
句率寧人指成王言率寧人虛寧人之功衍征疆土是進

指定正是率循蓋天休于寧人則寧人之功固所當率也
而率之在指疆土則又不但朕畝不終之責而已指疆土
就伐武庚說指者如今人家祖父貽產業子孫必指其田
某基屬我家無爲他人侵占一般指疆土而云率寧人者
蓋武王疆土乃寧人緇成之者今欲率循寧人辟疆拓土
之功惟有指定先王疆域土宇毋使奸軌得竊據若逋播
未除則疆土不定而寧人之區畫終不可率矣通章皆不
忘大功之事結末在率寧人君念臣勞而予獨忘父恤乎
暗擊邦君御事處定前王之疆土以成寧人之休君臣一
體之義事在不疑亦何待卜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

爾東征是率也所謂天意無知顧貴未必我則歸上天
福淫之命斷乎不差必克也何以驗之卜之所告已照然
如此矣詞氣甚決積一兩語便寬了率寧人句見人事當
征矧今句氣以人事對天命決說天命當征傳卜而不言
多一轉肆朕句承說正是盡人事以順天心須認天命二
句開說不作誕以爾東征之故天命明指伐武庚說下卜
陳句正天命不僭之驗茲指卜并吉說蓋先以理斷而後
以卜參之不特不違卜亦自不專恃卜也通篇言天言卜
此合言之正見卜之所在即是天命
管子云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

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埤雅云蓍老龜
舊故占以龜卜蓍筮○論衡曰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
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
可否而信吉凶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
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
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
耆舊也○古者占筮之工謂之筮世本曰巫咸作筮筮
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卜筮
故舜禪禹武王伐紂而卜筮兼用此所謂大事大疑者
也降于此則卜筮不相襲或卜者筮而已然太卜凡小

事涖卜則小事亦卜矣記曰大事有時日月卜小事[illegible]時日月有筮蓋此所謂大事者小事之大者也小事非不用卜以用筮爲主耳禮先筮而卜春秋之時魯桓公卜成季之生晉文公卜逆襄王獻公卜娶驪姬皆先筮而後筮何也物生自幽之乎明故有象而後有數卜筮自明求乎幽故先筮而後卜後世先卜後筮失之矣○郝仲輿曰古聖人作卜筮通易之變非教人全仗之其用卜筮以通衆志亦非已全仗之惟有聖人先覺然後可命蓍龜亦惟古人心術醇然後蓍龜應豈蓍龜靈人心之靈與聖人之靈也孔子贊易不主卜筮惟尤講能

所當知○姚承菴曰註將指字作定字解極是易廣八卦象曰艮爲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滁張孫振鑒定

微子之命

微子殷之舊封爵也武王封武庚于殷封微子于宋成王誅殷始即微子已封之國進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至此始封之也不曰宋公曰微子者賓之而不臣也

武庚亡而後封微子明統也以首節爲王嗚呼二節詳崇德象賢一句之意若只守先代亦了不得他賢故欽哉二節詳統承五句之意期望無窮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成王封微子爲殷後而誥命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之綱領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不是泛說須于還題中見直指意周家以忠厚開基動遵古制況敢忘前王大德故惟稽古制以先德不崇何以接異代心源成與朝令典但徒崇以其子孫而名號虛隆又不免凶頑玷損故特于崇處尋心脈于崇處討真模衆以後嗣之賢下五句俱要挽歸德賢說心統原即國統則心承自勝迹承彼典禮器物皆從德中叅酌而出自世德夌夷不無殘缺今有以修之令彝典生神車旗增色因作

賓王家王家以德爲王此亦非德無賓夫王德原有無窮
休國亦全以德爲無窮休故直成休而永世無窮若不本
德賢說却是套語虛期○殷王元子尊之而不名厥長子
而曰元統所在稽古句先提古制起崇德象賢已含古字
中下直靑成湯微子身上說是敘已立後之意統承三句
朋開示以爲後之事與國咸休二句期以垂後之美考古
制如立先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修夏禮是惟考古典有
崇德象賢之義今法之稽古只是崇德象賢不必貫下說
崇德象賢雖是稽古之制而經文崇德象賢則就今日說
傳所謂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王其祀也象字活

看盛德之形容不可見立賢者爲後以象之使世其德而
存其儀刑不使與之俱亡也紂以無道而亡商之國可滅
而湯之德不可滅故有象賢之意焉下三句本賢說統承
二句作一件作賓一句作一件分二事看商王正統惟爾
可承旣存統當存一王之法以維統故出統承二句旣立
法當立一王之後以守法故出作賓一句禮物正先王之
統緒也統是國統承者延長不絕之謂其字指先王禮卽
典章法度之類物以章物采卽車旗服色之類如輅車爲
善色尚白俗尚質是物卽典禮中之器類脩者葺而存之
非槩而行之也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先代典禮者蓋以

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倘先世禮物不備則後王有作於考
校敘從何稽考故封微子育以爲言作賓王家于脩禮物
上見以別一王之後自正朔而下悉用先世舊儀如有客
有客亦白其馬宋之郊契是也此作賓之體賓是優異之
辭非眞不臣作賓就微子身上說非謂我周待之如此傳
膰焉拜焉皆主天子言謂天子祭祀致之胙天子有喪拜
謝來弔乃天子賓三恪之禮非作賓事禮物分爲商周之
顯晦矣故命之脩其禮物商周別于上下之君臣矣故命
之作賓王家凡此特遵古制耳而其情豈以法分異代人
別商周遂休戚不關耶與國二句相連說承統承三句來

休字把我周提起只指上文承脩作賓二事而期之遠謂
我周有統緒禮物而爲王家其休固無窮矣今爾承統脩
禮商制與周制而並隆作賓王家賓位與君位而俱永世
世與國同其休美矣永世無窮只帶上說見不特象賢于
一時也要認俱是大槩說不可作勉詞戒勉意欽哉節始
有

丁奉曰天子存二代之後諸侯不臣寓公其忠厚一也
存之者以其不臣之也不臣之此其所以存之也存之
者客之而不臣臣之者絕之而不存○唐孔氏曰郊特
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

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巳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
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
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
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
後爲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玄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
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
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
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
以上不必改正朔使正朔不改與禮服色自當異也⊙
呂氏曰孔子嘆文獻之不足徵與商頌僅得十二之五

皆後世不能脩禮物故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
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
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不止頌湯德全見當崇齊聖廣淵不分齊是德脉聖是
德詣廣是德量淵是德蘊于此識德之全體乃舉想之言
世未有能全者成湯聖敬日躋獨能全之故特下箇克字
下雖舊分四段受天命安民生及當時垂後世皆本齊聖
廣淵來無非著其德之盛處不作效說看來通節語意直
歸到德垂不可平說皇天二句是以德而凝天命撫民二
句是以德而安民生除邪虐以征伐言與誕受命同時專
但分天民言耳安民與濟時不同功即除虐之功但除其
邪虐專就征伐時人懷其德言功加于時則就得天下後
德施于民言商邑用協四方丕式是也齊聖廣淵著乎浩
曰功具于身曰德不可以齊聖廣淵爲德得天得民爲功
分看功與德一般所以分屬者蓋德之加于時者即爲功
而非甚盛德則雖有赫然功業亦不足以垂之後故功之
垂後裔者皆德也不曰後嗣曰後裔嗣則應繼之人裔則
其支流餘裔也裔裾爲衣之垂四裔爲地之垂後裔爲人

之垂後裔以國統言不專指微子但此處依傳指微子言
德垂後裔在流風上見謂至今尚襲其餘蔭而家法之所
衍猶未艾也此專贊湯德如此○我將何以崇德也嗚呼
乃祖成湯之德齊焉而無不敬聖焉而無不通溥博而廣
不可窮靜深而淵不可測其德之盛如此是以天監厥德
眷佑于冥冥之中而大受天命于其身焉于斯時也聖武
布昭于寬仁之餘而有以除民之邪虐其功之加于當時
者能使商邑藹用協之風四方成丕式之化矣夫功之所
及即德之所及也而豈止一時耶在當時默默潛修亦求
獨慊乃至風移世易人心已磨而不可磨世澤已斬而不

可斬然後知可見之業祗足以及一世而闢然之精神畫之奕葉而可紹述無竟也爾祖之德如此則尊崇孝祀之其容已乎

此正言象賢須把成湯之德形微子之德方見象賢其脈恪慎二句正微子象賢處予嘉以下是跟上恪慎之德而諒其得天得民以起建公之意非謂上成湯有眷佑撫寧而此以時歆祗協見其象也時歆祗協要象祭祀之德之意庸建二句正是命之主祀不重治民○湯有齊聖廣淵之德乎天人而澤前後是其猷微子有恪慎肅恭之德以象湯賢是其踐脩展其後曰踐率廢曰脩猷至微子廢墜

已久必脩舉而後可以踐履故云踐脩德盛道行昭然日用即謂之猷踐脩者脩非虛脩實實有存省之功體會之學如下恪恭心密運不弛皆踐也令聞帶上一氣說即踐脩之令聞也箕子以爲元長武王以爲元良令聞着矣正驗其賢也重久上非重善譽上踐脩即下恪慎二句但恪慎克孝以心言肅恭神人以事言湯以四德而盡罔不祗肅之誠爾痛先祀之將墜而敬謹之至惟恐後見之道有所未盡孝心純矣其達之孝行爲能以是恪慎之心出廸以存祀凡可以祗承七廟者無不致肅而恭此踐脩之實也恪慎在克孝上見克孝又在肅恭神人上見故用累語

作如此說實不分內外亦不分先後總見微子能踐猷以象賢耳恪慎而又克孝是兩意孝從慎中說祗肅原是成湯心法以慎爲孝須照踐脩說此繼志述事之大者此神念頭非誠恪敬慎如何得展故曰克孝實能孝也肅恭神人緊根克孝來肅主我言恭主神人言以我敬而疑之神人也神人爲奉祀發只指祖考說猶廟之人鬼勿作祭祀時看皆指商亡之時委曲圖存宗祀上說如衍六百餘世未斬之澤俳徊于出廸并二十七王既渙之精周旋于顛躋是微子一生始終以存祀爲大故獨挈其孝言之乃德本克孝來乃之孝乃之德也乃孝之篤而不忘即德之篤

而不忘也常人當患難之際但盡我心焉而已而爾之委曲存祀如此非汝之實德乎有德如此予安得不嘉之而所以嘉之者亦曰爾之德其篤厚不忘者乎予嘉乃德即指上二句曰篤不忘即嘉之也不忘之心即是恪慎肅恭之心不忘即篤也篤不忘三句俱承曰守在成王心裏嘉嘆微子心裏說言能篤厚前人之所行而不忘其家法雖至顛躋之日而不少變也篤言德之厚不忘言心之眷眷處是稱其已然事正象賢處遂贊其德之篤合天理當人心謂惟其恪慎肅恭之心篤厚不忘如此故以之對帝必時歆以之對民必祗協何厚如之天之所親民之所合皆

敬也當商家淪喪之後上帝豈復眷下民豈復興微子能
順禍落之命而盡忠周室以此馨香之德祀上帝上帝必
時而歆歆饗也謂饗而享我也亦只是帝休之意非謂微
子享上帝也以此精明之德治下民下民必敬而協協合
也謂其從周之心與民相合亦只是肅將祗歡之意非謂
微子得民心也上帝二句事雖未然而稱美之意言其必
能如此皆以篤厚不忘之德决之耳要見儼然齊聖廣淵
之德是可象先王而存其儀容于不泯矣故庸建爾于上
公尹茲東夏庸建二句一連読下正隆象賢之典命主祀
處封微子為上公重奉祀上鎬在宋西故曰東夏尹者東

諸侯長也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
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通節語語揣合象賢方開得
上節來○謂汝象賢者何耶齊聖廣淵湯之道也爾惟踐
履脩舉其道商家未亡之時已有善譽矣汝所以踐脩者
何心哉亦汝之孝心也蓋非恪慎何以能孝不能孝則忽
于神人雖有先王之猷而忘踐脩之意矣汝惟有致恪致
慎之心而能此孝道故以祖考神人為能靜密以致其肅
而曲折以行其恭天下未有恪慎肅恭之人而忽先猷于
不脩不踐者夫汝有孝德如此予惟嘉美汝德曰汝之孝
德篤而不忘恪慎一心肅恭一度非止舊有令聞雖淪喪

之時而所以自靖于先王者如故也是以孝心徹乎上帝
而時歆可以廟者可以郊者也孝德感于下民而祗協宜
于神者宜于民矣是能象成湯之賢者也故我仰稽古制
立爾為上公以治此東夏之民奉湯祀于不墜焉

周官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又曰上公九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又曰上公之
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樊纓九就貳車九
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會賓主之間九十步○諸侯之
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侯伯七命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又曰諸侯之禮執

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
牢朝會賓主之間七十步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
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廣上文統承先王永世無窮意欽哉略住雖敷訓是勉
慎服是戒然戒勉二字通節渾見非戒外別有勉往敷乃
訓三句則是脩其禮物不使廢壞矣以蕃王室八句則能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註因字要玩蓋命微子本重奉祀
上而因及于致君澤民光前裕後等事○微子恪慎肅恭

本能敬勑欽欲無失此心也徃字只泛言爾之國實如是
未是勑遣之辭敷訓率典皆根欽哉説敷訓以正民不上
尹東夏來愼服命以正已承上建上公來愼乃服命二句
與上敷訓一句相對以敷教化謹名分乎看乃訓指五倫
之訓敷之欲其以脩于巳者布教于國人服謂上公九旒
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儀之命凡車旗獻享之節典常即
服命之典常盖上公九章九命超邁列侯逼近王者品式
疑似之間正國家所以別嫌明微于此致愼便自率由典
常殷民不靜皆由訓典不明武庚蠢動皆由典常不謹故
特戒此然不勑微子如何去訓民但冠曰敷訓盖以微子

踐脩篤厚之德自有訓民之道況曰統承則任其以先王
之教教之但須布而廣耳愼命率常亦敷訓中事訓民者
訓之以巳身之克正也無諸巳豈能求諸人微子豈至僭
擬第承先王禮物不極力振舉則廢墜可慮一意脩舉又
並启為嫌此處必須愼當周特而舉商統近乎不常不知
先王原有天子之體少殺則非常爾原有人臣之分少隆
亦非常爾者各有至當既不墜先王又不拂特王豈非典
常乎以字極有力跟上敷訓率典二意直貫至末如云然
是敷訓率典也欲何以哉欲汝所以蕃王室者在是欲汝
所以弘乃烈祖者在是欲汝所以律乃有民者在是欲汝

所以永綏厥位者在是不特蕃王室巳也所以毗予一人
者在是不特弘烈祖巳也所以世世享德者在是不特律
乃有民巳也所以萬邦作式者在是不特永綏厥位巳也
所以俾我有周無斁者在是以蕃四句作一截看毗予四
句作一截看下截與上截每句相對而意更深一步上四
句以一身一國言比下用力些下四句以天下萬世言即
上意而極之微子之封非但存王者之後亦以固吾圉也
故曰蕃王室教化與體統相夾持而王畿永固非但存湯
之祀正欲恢祖之德也故曰弘烈祖烈祖只指成湯綏猷
與克忠兩效法而祖德不替即所以弘之有民指東夏之

衆頑民則不律矣律者有以為之範也律辭範非[illegible]乃
法律範圍敷訓率典加是則民不敢悖常道有法守矣位
即上公不事怠荒不生僭逼以此敷訓率典者而敉之有
常安也王室泛言國家一人則就君身上説蕃王室就捍
外侮言一人者王室之主也商安而周乃安是毗我以造
哲迪康也故不言造周而言毗予弘烈祖光昭先德也世
世享德則後昆亦垂裕矣言微子為受封之祖而創業垂
統以貽後人也對武庚絕世看律乃有民就宋國言作式
就天下諸侯言既能律有宋之民則萬邦亦將于汝作式
矣萬邦之訓與服命雖不一一同宋其山典常以敷之愼

之者則一卽是以朱爲式式萬邦者卽諸侯無歸禮以[illegible]
歸之意時說謂法宋國爵爲上公禮守先代可笑訓典乃
我周所以俾爾者德固爾之所以俾有周者法有[illegible]
有窮卯綏厥位就微子所保守說有周無斁就王家[illegible]
微子說語意相對自不相混見必如是方爲斁訓方爲[illegible]
典是汝不以一方一國斁訓而合天下萬世以爲訓不以
一身一心爲常而合天子百辟以爲常也皆統承作賓之
所當爲者也汝其欽之

周禮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亦如之○孔仲達云衣服指謂冠弁也飾則六

玉冠則六辟積○案周禮典命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四
命之大夫衣服如其命數而司服公袞冕九章侯伯鷩
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希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
其八章六章四章二章之衣未聞其制故此詩豈曰無
衣六今鄭朱俱言六命之服不云六章也其典命所云
衣服亦如之者終不可解求其說而不得則有賈公彥
大章小章之說然亦不知小章如何而別也夏官射人
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其服亦毳冕矣差而次之則
孤卿希冕大夫玄冕希冕之服刺粉米于衣黼黻于裳
但三章耳然諸侯之孤卿大夫其朝聘天子及助祭得
服希冕玄冕王臣與陪臣不應同服王荆公云六者子
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
命與子男同服故也若然則八命之三公服侯伯之服
矣及其出封也皆加一等則三公卽得九章卿卽得七
章于理亦可通而未詳所出當是荆公臆見耳

嗚呼往哉以上公尹東夏飭遣之詞承上蕃王室八句來
正是極休美處今日之命正在于此蓋訓典之道在朕言
之則命在爾行之則休也惟休者自求多福之謂無替朕
命乃所以惟休耳惟休無替則咸休無窮矣一直說俱着
力字微子此行業知其必休但須無替耳責微子以必能

休命斯無負崇德象賢之意大旨全歸結到此

王曾曰唐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
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
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尚書葦篇卷三十六終

尚書蕞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康誥

通篇以明德慎罰爲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慎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慎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念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若細分明德對慎罰。則當以祗適文考二句對用文王罰三節。皆近述諸今者。以敷求殷先哲王六句對用殷罰三節。皆遠稽諸古

者。其痌瘝乃身一節對敬明乃罰兩節。則皆盡心事也。至兩結尾一言助王。一言懌予。皆說歸巳。故爽惟民二節。武王承上專發明巳必用德以終篇首。寡兄勗意末封敬哉二節方是申勉康叔用德。期以世享。又結前在茲東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武王將告康叔。先此起其聽。衛爲方伯之國。孟侯舉其職弟而名之者。呼之之辭。不以尊則孟侯。親則朕弟。取義三句。皆用下句疏上句。有無限親愛之情。先此孟侯。孟侯爲誰。朕其弟。朕弟爲誰。小子封。小子尤致丁寧。觀篇中歷呼肆予小子。汝惟小子。可見擴其志慮。誠易溺于縱肆。亦易此便埋伏不可不法文考之意。正與朕心朕德節應

唐孔氏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五等諸侯。之長也。○吳氏曰。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康叔之爲方伯無疑。今陝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詞

武王封康叔于殷。欲其明德慎罰。往治東土。如西土。故此先舉顯考。克典寡兄勗勝式之下。雖商周並舉。實重紹法父兄。曰朕。曰予。曰我。尤不一而足。無非欲康叔知巳心事專在用德。欲與共襄文考。顯民惟敘之治。云爾。益謂文考用德。巳亦當助成。非說文王克巳。亦克也。言外見叔當助巳。○武王恐康叔以受封爲當然。故歷言文考之積累。寡兄之勉勵。以成王業。欲其無忽易之。敘周家來歷由文考以明德慎罰造周。然造周意在下節。惟乃節尚未可露。惟字與克字正相應。不可就商季舉世皆昏。惟文王獨也看此處惟字。當照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說起。丕顯總明

德慎罰之成言稱文王丕顯考與夏書稱明明我祖厥不
必着講丕顯顯字卽下顯民顯字在光四方顯西土上說
見封殫有限光燭無涯也明德就治民上看慎罰就使民
不入上看且虛下正明之慎之之實此處不宜說德如何
明罰如何愼只可發克字下文所謂顯民是明明德于天
下者必無一人之不明而後謂之克明德若一有蔽塞之
象非明也克慎罰者不得已而後罰之罰期于無罰則罰
亦德矣明德之事非一獨舉慎罰言者以康叔繼亂殷為
政當用罰之時耳先之以明德者探本之論也克字要斟
國家亂患元氣受傷故德欲明罰欲慎猶患運治無力故

明必克明直流德無方慎必克愼直封畳周用無造周意
在○文德不顯此何曰丕顯不顯者其本體默運于德罰
之源丕顯者其眞機流貫于德罰之用註崇去二字左氏
推原之詞乃指出明慎的主意務要如此不如此決不已
不可因註而廢本文字義當就明字說向崇字就慎字說
向去字德者吾心本明之體何難洗濯然物汙難淨有我
欲崇而不能者故務崇之人君操罰之權何難慎重然民
僞難防固有我欲去而不能者故務去之其意常若強所
未能崇未能去其力量常是以崇之去之所謂惟帝時克
也力量從明慎中徹若要明要慎便不明慎了○文王之

德不可名言觀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一仁心之發
見自顯民而造而修而怙冒而休而受命而時叙漸漸增
進見務崇之之意及告康叔明德則欲其近述諸家廷遠
稽諸前代紹而行之開而由之至弘于天德裕乃身而後
為不廢王命則德之貴崇又可見矣及告康叔謹刑始言
謹罰欲其原情定罪時乃大明服而已繼則欲其以德用
罰繼則欲其不用罰而用德則務去之之意又可見矣
克明德慎罰下亦不必發造周的意思就直截過去說他
德是這等明罰是這等慎是德顯民用始造我一區之夏
而為西伯之長而汝得封之自實基于此矣肇造二字不

可輕看過正是下肆汝小子封在東土過脉處自惟乃丕
顯考至此略略歇氣自越我一二邦至在茲東土方纔收
煞與上惟乃字相應此節實括盡下文兩截其不敢侮鰥
寡五句卽括下敬忌盡心應保等意舉其事也其肇造怙
冒等八句卽括下裕民新民宅命等意著其效也然庸庸
祗祗威威方分言賞罰而顯民以下單言文德何也正以
賞罰皆明德所在文王之慎罰全是文王之克明德此又
包盡篇末以德用罰與不用罰而用德兩意此節不分德
罰總一德而已不敢侮一句宜截出重看與仲虺論湯之
德而先以不邇不殖發之一例皆以本原之地言之也聖

人只此一點不忍人之心故其用人也惟恐其或誤而濫
庸其所當庸祗其所當祗而其不得已以用刑也惟恐其
不中而必威其所當威此其德著于民若日月之照臨也
覩下文諭明德說到小民難保論慎罰說到若保赤子個
欲其存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時說將不敢侮句與庸庸
祗祗威威平看大戾本旨用肇至時叙俱本文德來區夏
指本國之民說一二邦指隣國之民說西土指一方之民
說厥邦厥民猶云萬邦之民指天下說曰時叙者厥邦厥
民舊染殷惡今始即叙也見文王不以一人爲德合天下
以成其德正克明處乃寡凡易亦指明德慎罰說歸到肆

汝小子二句總欲康叔思創造之艱難而守文考之家法
也○文王于天下之民高明煢獨視之皆如承祭無一毫
分別之心不敢侮鰥寡非施之惠而不侮直未施惠而不
侮非對鰥寡而不敢直凛寸心而不敢言鰥寡則平民可
知此明德之大根本存此不敢之心一黜陟一刑宥皆爲
小民計生全稍參以喜怒即恐民被其殃者庸庸祗祗威
威照註上一字是已下一字是人庸之祗之威之者與其
人之可庸可祗可威者適相當不以我庸而以彼之素具
幹濟者爲庸其所當庸故不謂庸才而謂庸庸用不以我
祗而以彼之素具德望者爲祗其所當祗故不謂祗德

而謂祗祗威者如其當威不以我威而以彼之自取罪戾
者爲威威其所當威故不曰威惡而曰威威罰而務去所
見惟德故總承顯民一語謂文王于明慎全不著一意正
極摹其克處顯民正照丕顯凡施一件即于民實當一件
其德輝皆極真切所以運用亦極光大耳然民之顯即明
德之發越處也以下文照轉則此乃光四方顯西土之謂
耳顯字無工夫凡文王愛民好士威威皆從精神命脉由
懸注微之必顯誠之不可揜形著積盛之自然也顯民至
時叙是歷推下去言文王之德被于民以漸而廣也舊以
天民作眼以用肇以下作顯民之實以天乃以下作帝休

之實非是看來惟其德之足以得民故其德有以聞于天
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語脉則因德之顯民漸廣而至于格
天因格天而至受命因受命而至厥邦皆德之照臨相推
下去不可平看用肇造三句皆本顯民來句句不可脫民
字言用此顯民之故能肇造我區夏而爲方伯則不惟本
國致治及我一二友邦之民慕明德慎罰之化以修我西
土之民亦皆在怙而生育冒而覆幬之中文王之得民如
此由是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其所爲默有眷顧
之意天命之大前此猶在殷也今乃大命文王殄滅殷而
誕受天命及其厥邦厥民風氣異宜而燦然就緒各得其

所則德顯于無外矣肇造者始基王業非即造也到壹號
殷方是造區夏一區之夏就方伯言而本國人心化服處
在其中一二邦者不一邦之稱則鄰國之民矣以修者切
磋氣質革其舊染自近及遠之詞西土則盡一方之民天
下之半矣怙即無父何怙之怙冒即丕冒海隅之冒所謂
化行江漢得三分有二之人心也聞于上帝至時敘是言
受命有天下事說文王德盡頭處聞與休承上德化言聞
于上帝等語輕遞過重厥邦厥民句帝以理言天以主宰
言聞于上帝所謂馨聞者也帝休虛天乃大命三句正所
以休之者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慎罰則契天好生之心

故天休美文王于是大命之只言天有此命非文王便為
天子也此終肇造之功越厥邦厥民厥邦與一二邦同不
可作諸侯說猶云萬邦之民耳此終修怙之業聞者顯民
之極至不顯之德至于無聲無臭也聞于帝自聞也德之
顯民處就是聞帝處民心之不可欺即帝心之不可欺所
以恩啓行翌而日用聞不覺休休焉日進于德此孰非帝
之式敎我用休乎夫德之所在即命之所在也戎殷受命
只推原天命文王如此天乃大命言天使文王伐紂受命
而安天下之民俾各得其理也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本殪
戎殷來曰戎殷敵國之也殪戎殷至時敘皆武王事歸之

文王蓋討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文王也厥民時敘正是
受命處三個厥字俱指殷言受殷命而殷邦殷民于我是
敘則四海徧德可知當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有紂邦之
民未耀光明故說殷邦殷民時敘就是萬邦時敘傳會意
解時說認厥邦厥民厥字直作萬字不與厥命厥字同誤
矣敘者彬彬秩敘不紊不亂也時敘以時而敘商周之交
正斯民返薄歸厚由降入升之時至德實與時運為默移
而民不覺各順其則也要之肇造至時敘總為西伯事言
其德由近及遠自鄰國而西土而天下皆入德出罰其顯
民也如此俱是文王勉力不怠德罰造周如此而我亦勉

于德罰以繼之故汝得以有此東土最字中要發務崇務
去含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等意肆字極重欲其念
所自之艱難而兢兢德罰也寡兄帶言須重敘文王以起
下祗遹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
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
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痌瘝乃身敬哉天畏棐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
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

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欲康叔博學以明德有務崇之之意故言當代以至近
代以至遠代皆欲其考求之也念哉正承積累締造之艱
來說下文正念之實玩今字往字口氣分明說今民將在
如此則汝往當要如此故敷求三段皆爲祗遹紹聞而發
不與上平益文王克明原會殷先哲及商耇古先之衆善
而成不如是則其祗遹猶有未盡用保乂用康保只用其
道爲準則未便說到施爲上以下有弘天裕身兩層故也
不宜實在治民說只爲明德之道則一而明德以治民原
各不同康叔當此殷之頑民使非務令而酌古豈易使其

率化故關鍵字眼在祗遹敷求遠惟別求聞由弘裕等字
曰保乂知訓康保皆帶起話不必重只在論明德工夫着
腳弘裕對上數字無工夫裕字對弘字又略有安勉之意
近述遠稽無敢自足正所以崇德○新民即明德事念作
理故先勉之令民上不必添一治字當云所謂明德者非
徒明之于己也正欲明之于民也今日之民何如耶將在
敬述考文之事而所以敬述者惟繼其所聞文考之德言
而服行之耳欲明明德于天下工夫正在民上用祗遹虛
紹聞衣德言正其實文王明德顯民其施之于治爲德政
敷之于訓則爲德言固康叔家庭所習聞者聞不必親授

詩曰匪手攜之言提其耳匪面命之言示之事是也若作
文王訓戒之言未牽强等所聞而不忘即是紹其聞忘則
間斷矣紹者繼續不間斷也心心相承故曰紹衣德言者
以所聞而服之于行衣不離身心不離言最親切亦最奉
持也就治民上看祗遹是家庭事故下接汝往字祗遹敷
求是我望于汝者汝若自己丕遠則惟商耇成人故下接
一汝字然上一是家庭一是所封國之地此外更有當求
者故下接一別字汝今所往者衛殷土也居殷地治殷民
而無殷先哲王一代賢君之德則何以保乂其民乎合六
七王之始終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于其地敷而求之殷

用以保乂其民可也用字與下宅心知訓知字一樣康保
亦然衛本殷地故云敷求敷求者不一求也敷求比祗遹
較廣故曰敷保乂者容畜中有整齊意殷近代不惟師其
意且師其法也殷王之嘉猷俱商耇所弼成者其治雖稟
于殷王其心神則各有蘊藉又況商耇之閱歷于民情物
理者深耇成人之言初若無味惟思之深然後得之可以
宅心而知所以訓民也訓民未有不先于宅心者商耇一
夫不獲時予之辜則其宅心可知知訓是心知不落一層
益訓民不以古人之道設于乃心則聞見狹而不知所以
爲訓矣不可以宅心爲安止註乃引證非正訓商耇成人

指有商一代賢臣明德以訓民者用其德以宅心使知所
以訓民未便訓也宅心知訓即保乂康保不過變文見意
不特求諸其君又思及其時之臣故曰大遠思治商民而
更求上古故曰別求古先哲王若唐虞夏后乃明德以康
乂者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吾之知有可由而資吾之
行者敷求丕惟之外汝尤當別求其道聞而由之用爲康
保之法也聞由一直意重由字康保比康乂較寬些古先
世遠第慕倣其德意耳法殷法古皆用爲治民之資非先
修己而後安人也三段步步推深重二求字一惟字求者
求其保乂之事惟者思其所以訓民之理而事在其中亦

互見意弘于天二句皆言學之所得處凡曰闢曰敷求曰
丕遠惟曰別求聞由皆爲弘字著眼言如此而帝王君相
之德統會于此心之天心之廣大莫可名狀故不曰心而
曰天天本弘人自以氣拘物蔽小之耳此欲康叔博學以
弘之乃是精神凝注于理之所從出者其祇遹不已而又
敷求遠惟不已而又別求以一念貫千古非所以弘于天
乎心理未弘則事物來都沒奈何打發不去弘于天若是
則治民保乂知訓康保將出身加民而無不裕也蓋曰敷
曰丕遠曰別古今一理而人之聞見心思逾進逾見其廣
是教他進步法又曰弘于天何也濬其源也德不濬其源

終不裕故弘非至此而萬理會通也不曰天弘而曰弘天
着力語德裕乃身本弘于天來不着力說心不廣則得近
又恐遺遠騖古又恐忘今継步步聖賢不免窒礙尚是未
裕的景象一洽于吾天則古今惟吾斟酌聖賢惟所運用
手持足行目視耳聽無非至理何等寛綽故曰裕乃身就
應務上說與左右逢原一般弘即溥博淵泉裕即時出身
與天相隨不可以心字代天字見執迹不變便人而非天
惟今古兼融則人化而天現是其弘非以無不有爲弘正
以無一有爲弘天弘者身裕有本之功用也裕字緊合弘
字玩若字可見若依傳以若是訓爲妥帝王君相之德統

括于中自然發揮于外合內外之道也不廢全在德裕上
說即上工夫之驗乃期之之詞王之命只是欲其明德以
治民而已能弘天裕身則德明矣故曰不廢王命若德未
至此則祇遹敷求遠惟別求者猶爲虛說欲望保乂康保
宅心知訓難矣豈在王之命明德曰不廢王命下愼罰則
曰大放王命正見當明德之意
新說云雖求老成往法古又當弘于天此推一層之說
也又云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遠求之古先哲則
所以保乂民者可謂弘于天此主乂民之說也未確註
以天者理之所從出乃指性言蔡說本程子意易曰天

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
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
其蘊畜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識而得之以畜成
其德大畜即所謂弘于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
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
用心積之之多豁然貫通可以言弘于天矣
上欲康叔保乂恐其視小人爲易保欲康叔宅心恐其視
此心爲易盡欲康叔裕身又恐其放此身爲逸豫故劈頭
用恫瘝乃身發之蓋恫瘝乃身而後心可盡心盡而後民
乃乂則凡別求祗適數求寧惟所以明德而康保者自不

容不皷皷在念矣恫瘝敬哉要虛說勿露民出天畏三句
方推言恫瘝敬哉之故往盡三句後實以恫瘝敬哉之事
我聞四句特証言當盡心耳○上欲法古明德以治民此
言民之難保又推其所以當近述遠稽之故緊承上說來
恫瘝乃身正是文考不侮鰥寡之心治本乎身能合古今
之德爲一德者必能通君民之情爲一情民不化于德未
免不安靜故註曰視民之不安以失教言梗化犯刑乃疾
痛之大者勿以教養並看當云民之疾痛在汝身上用一
如字便視身與民爲二矣乃身貴德裕正由乃身爲害叢
乃合民爲身民有恫瘝非衆身分受而乃身獨受直是民

之疾痛在汝身上方見關切此須實知其病一一與他喚
醒始得故承之曰敬哉敬則此心常惺而無痛不覺即此
惺常惺也忽則昏一膜之外與己不相關矣敬即敬民也
敬就發于政言所以當敬者何故蓋以天命之去就無常
甚可畏却肯輔誠民情好惡有迹雖大略可見正此可見
之小民最爲難保民心有嚴于天命如此所以當敬不可
不明德以治之也天畏作天威看皇天之威不測而有常
者理即誠則輔之之謂不說民碞民德止言民情如赤子
非不可見但有欲無言則中之實難非慈母以誠求之豈
易保得故云然耳小人正猶赤子以天畏喚起民情正爲

天可畏人所易知民可畏人所易忽故抑揚其辭如此要
之棐忱則所以事天之道亦難矣特借以形容保民之甚
難也不是說民可畏甚于天言不能以畏天之心畏民耳
民情大可見正是他難保處明見其願欲難厭即與之如
其願又必有求多于願外者況未必如其願也保字說得
深惟明德者知其難耳所以知其疾苦而體其情欲者惟
在上之心盡與不盡何如爾往盡二句亦承小民難保說
來往字略指往衛言盡心就博學說與弘于天相應逸豫
即盡心之反心者天之靈君盡者弘之滿境要其不盡只
存一自安心而逸豫之好遂乘焉不覺康不是弛懈但就

務合聖賢時妄信天理已該人情已慊便是康便是逸豫
的根脉盡乃心三句一氣說與弘于天相關閫近述遠稍
務一一盡心無稍安意于民上而好爲逸豫之事不可以
康屬身好逸豫屬心康是總言其懈兼身心言好逸豫該
其心也逸豫盡心對足語乃其乂民難之之詞言必能盡
心而戒逸豫如文考所以治民殷王所以保乂商者所以
訓民古人所以康保一一克盡然後德無不明而難保者
始可保也其者未定之辭見人君必明德之功盡而後可
以乂民乃其乂民中宜照瞬下如云乃所以治民使其難
保者易保而不令之起怨也引語重怨上不惠不懋亚提

逸豫民安得無怨咏嘆民之難保見不可不盡心明能之
意古語不必兼怨否從怨一邊說更順大小以事言君惟
不生怨于民耳既已怨矣豈復大小乎凡有動便與民相
涉一動拂其拂處便散入民心安計不惠大小凡有行便
與民相觸一行忽其忽處便紛布民心安問不懋大小見
盡心便爲惠爲懋不盡心便爲不惠不懋言若怨在大可
從大處弭之若怨在小可從小處弭之今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之間何如難保乎可
不盡心而戒逸豫乎惠不惠懋不懋還是活語猶言但看
你順與不順勉與不勉云耳所以傳云卽上文所謂往盡

乃心無康好逸豫也看來怨字爲小民難保堅義兩不在
分明怨未有定屬之辭兩不上各粘惠懋分明說盡心則
無怨不盡心則怨有定屬之辭時說云我聞曰人以恩怨
分離合不以大小分恩怨故民怨上不在事之大亦不在
事之小只是一個當順理者不順理當勉行者不勉行便
是怨階如此說上之在字方有下落非兩可之辭見得無
所不惠無所不懋心乃盡而職乃舉若一不順一不勉便
是一處心失照管而康好逸豫矣豈盡心之道須知順理
勉行當泛言不可入近述遠稽等語末繳上意云是民之
怨也卽爲民之情而心之盡也卽爲怨之弭聞此言者寧

無敬哉
此節緊根惠懋盡心以深望其忠王卽照發不廢王命意
上論明德工夫只在治道上說論治道不至于能新民是
亦明德之未至也故已而有不能已謂汝惟小子既侯于
東則乃所當服行者惟在弘王明德乂民之德意以應保
殷民化頑悍而爲友順此豈徒自盡其職哉亦惟助王安
宅可畏之天命而作新難保之民者得汝之應保而始盡
也助王在弘王見之宅天命作新民倒裝文法非兩平益
作新民卽以安天命也諸侯皆當弘王保民以助天子新
民宅命者康叔特中一人耳况殷民染紂惡深新之爲難

故此欲共乘職以助王見倚重東土之意○語畢又言含人有深省乃服二字作一冒下正言乃之事前欲弘天此欲弘王何近迷遠稽盡心戒豫雖乃之事其實爲弘王前也弘王應保須本上二節意弘明德之天而盡心小民之保王之德意也汝當宣布此德意以和順保乂殷民調與可見之情協諸同明之德而已曰王便覺有主張他者即欲不盡心不可得也應保就是弘王感而必通曰應和字不足以盡之因上言保乂康保難保故曰應保不但上保之而民直應之蓋吾心民志相觸而動以和氣薰蒸而保護之也弘王應保一直意言當體君心以化民不可說應

保爲弘王之實亦惟正承上惟字說進一步益和保者汝之職宅命新民者王之事故汝之事惟在于自盡其職而亦惟以助王如此也助王二字貫下天民天命安由民心安來應轉上一氣說益和保殷民即是作新但必能和保斯民然後鼓舞作興有以起其自新之念耳其實只一事然謂之助王則王自有宅命而新民者在此特以應保爲之助耳若如時說云殷民雖僻處一隅其精神與上天通而意念不與天下隔也今既得其所矣則民心安而天命與之俱安頑者化而友民亦無一之不化豈非助王安定上天之命作新天下之民哉此說恰象一應保而自然宅

命新民與助字不合宅字作新字就上人來說不可倒所字面宅天命時說以基王業言看來天命不指國祚正指新民蓋天命武王作君師以新民若康叔能助王作新則上天必申重眷顧此命可使不遷故曰助王宅命篇末爽惟民幾節全發明此意殷民原通上帝靈爽之神倘天命不能使有罪無去即民心自亦恍悟恍迷今亦惟于王所受命助使無遐永棐彝民就茲通徹處想他于積染之民都振起一番維新光景是非但弘王併有以助王所賴蓋心實不淺亦要知作新非只初時新無斷會這段光景何時少得曰安定天命乃着力語民即指殷民小註謂新天

下之民非也作如擊鼓然令人跳舞踴躍新而日作鼓舞提撕上之人既以自明之德時時感發則民興起同然皆不能已至此則不但天棐忱而民且無難保矣宅字作字須體上明德字眼方見明德之終民與天爲體德以天爲極也大學引此以明德去作新民此言作新民即爲明德

林氏曰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傳把應保二字平言終說應字不去蓋應字若訓和字則是去聲之和字矣宗周爲唱東土爲和若作平聲之和字則又難以訓應字小註始妥○殷民二字周書所指不同康誥酒誥梓材多方統指四國殷民召誥洛誥與多方

君陳畢命則單指遷洛殷民四國殷民是紂時之民其
染惡在沉湎草竊怙侈驕淫遷洛殷民是武庚叛後之
民其惡又在亂天怨望反側動搖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
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
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
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
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
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
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
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
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
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

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
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懌
慎罰以敬明爲主此段亦重盡心看下提說汝心朕心可
見首節先舉敬明之例次節遂原敬明之心非汝封節方
說敬明之事勉康叔法文王之慎罰以裕民二字爲主作
新民在明德故慎罰以敬明法意爲先敬明謂以敬謹之
心精察于聽斷之際一直意方民之犯法也多以不明而
入于法及民之入法也又思蔽明而倖于法故明而勤所

以利用獄也當上之不用明也下若于情之不能白及上
之太用明也下若于情之不見原故明而止所以不罔獄
也以求得情之心放任察察之明哉敬者明之根本二字
重看此句是綱領下設人有二段非舉重例輕是舉變例
常此先發敬明之例故借死刑以權衡五刑五罰若權衡
不審何云敬明所以兩舉情罪之極變者以例其常見凡
刑皆當如此非獨殺也時乃不可殺乃不可不殺一可一
不可即此是義而其用義刑義殺不待下文已明矣人有
乃有兩有字活看謂間或有之設爲甲乙二人皆死罪而
議其輕重也謂如甲有所犯罪雖小於乙而其情非出過

誤乃惟怙終自作不法用意如此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又乙如有所犯罪雖大于甲而其情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為人所誤偶爾如此既服罪輸情乃不可殺此二者特以罪至于殺者言之以例其餘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亂常應上小罪謂徇私妄動以亂其常理常法乃惟終七字為句言故意做出亂常的事對乃惟眚災看過自已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式爾適爾猶故與之謂有厥罪小與有厥善有字同彼自負此罪甚小不足畏與既道極厥辜自認所犯極大不敢匿者正相反肆赦䟽刑有攈刑措之規故先有法之經而後舉此示法之權

殷民情變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加重于匿情未減于輸情所以儆頑矯枉須抑揚看罪小情重固是可殺然此偶一過之若罪大情輕這等人必須宥之如此方是敬明要在大罪上敲擊下來方得旨明德不言明慎罰言明以慎罰正明德事

此言必謹罰而後能感化民見罰不可不敬明意非謂謹罰足以化民也叙字指輕重之差言有叙即指上節非終惟終兩端而刑罰之全例自在其中人之罪有輕而當刑有重而當赦者中間甚有次序一毫攙越不得有之一字不可略過若曰如此乎有叙而不容紊也時乃時字緊承

有叙來服字用力看工夫全在明字上若只弄小聰明去服他安得猛省而競向雍和惟明不恃明如上云敬明斯為大明不明不足以服民明服上加個大字是用刑之極當者大明服一連字謂情罪中輕重取舍無一之不明而足以服乎人也權衡既正則物無遁情情法相得則人無遁憾自是我去服他未說到他來服我到惟民其勑懋和方是他來服我明服之所感也當時殷民犹難得一和故特言之下二段皆指犯罪者說二若以出入為分別即大明服勑懋和兼棄咎康乂兩邊說勑者戒其惡懋和者幾其善也必大明服而後民勑懋和者何也若有疾民幾棄

咎若保赤子民幾康乂也試就明服中分開兩端而言民之未肯棄咎謂上無決去之心耳今以去疾之心去惡無一毫等待處此所以民感之而畢棄咎棄咎者遷善改過出于刑法之外也人有疾不決去為養患而驟決必傷元氣此開甚難以此心去惡惟恐不去惟恐傷之鍼砭攻治無非德也民咸知惡不可為孰不交相戒勑而盡棄平日咎惡乎畢字就衆人說不就一人身上說民之未能安生謂上無保全之意耳今以保子之心保民此所以民感之而康乂康乂者格心向化安于無事之天也如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

怒而刑尚有妄加乎保善二字須活看蓋對棄惡言非徒保善也凡罪已當而情猶可矜者皆善也若無人保他[illegible]陷穽在蹈而不知矣心誠求之得不言之欲止未形之罪必不使傷也如是則民知上之生之者乃所以成之也[illegible]不交相勸勉而胥歸于順治乎乂而曰康心安意適于治之中真如赤子之得保于慈母更無一毫勉強從乂之意畢棄咎是遠罪而出乎刑有戒勅意承惟終一邊來康乂是革心而安于治有懋和意承非終一邊來惟民其勅懋和正是大明服惟民其畢棄咎正是若有疾惟民其康乂正是若保赤子然若有疾若保赤子正是勅懋和也○承

上言慎罰足以感人心也嗚呼封民所犯有輕重而情法權衡于其間蓋不止罪重情輕罪輕情重者爲然而凡大小取舍皆有一定之倫次也惟本明德以慎罰權衡正于我而大明于次序之間聽之必以情情法相得而使人服惟民惡者懲莫不互相戒勅善者勸莫不勉于和順若是者宜何如去惡不誠非明也上之人欲民去惡容有不誠至于已有疾而欲去之其心未有不誠者惟以去疾之心去民之惡湫然而調治之惟恐其棄咎之不速且盡也蓋刑雖痛而實所以爲德也由是民感其誠曰上欲我去疾如此我何爲自留其疾乎不必刑罰一一及其身而畢舍其咎矣保善不誠非明也上之人保全善民容有不誠若已有赤子而思保之未有不誠者惟以保赤子之心保民之善煦然而護守之惟恐其無知之有故且誤也蓋罰雖嚴而心衛之以慈也由是民感其誠曰上保全我如赤子我何爲不自保其身乎殆若赤子一一聽其親而趣康以乂矣夫誠以治惡保善則大明服也畢棄咎康乂則勅懋和也如此然後爲有叙之刑乎。

傳訓勅爲戒勅訓懋和爲勉于和順分明是棄惡遷善畢下文棄咎康乂說但遷善本于棄惡故中間用一而字小註將勅懋平說和字上帶一且字便爲三義與傳不同了

承上惟謹罰而後民化此罰所以當謹也一節是戒辭因

欲康叔義用罰故先舉刑罰之權推而遠之見法有所受也此尚發明不可狥之故非便是不狥已之事刑非君所得用惟人自取耳當則刑殺劓刵之而非我矣兩言非汝封者欲其慎也狥已意且勿露恐侵勿庸以次汝封句非汝無或正相呼應見當以已聽天意曰汝未免有喜怒有誇矜見以爲非汝必將謂休咎惟民操縱非我而欽恤不遑是無汝因以無或專斷因以無或謬戾幾謂之敬明非汝封論理如此兩言無或言不可萬一有此失也又曰在康叔心上度其又如此也就又曰二字上看出申戒即兼舉大小便見申戒非申上文而戒之之詞刑殺乃民命所

係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可以私意刑人殺人也無或以
私意刑人殺人然萬一以刑殺為重視劓刵為輕歸有不
因劓刵之小而忽之者非汝封又曰可以私意劓刵人無
或以私意劓刵人如此纔是重刑殺輕劓刵本旨看無或
語氣分明不要用刑罰意了看後要囚節亦是此意則前
二節必須得輕重方可
唐孔氏曰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
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
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
言

王曰外事三節欲康叔遠稽諸古以義用殷罰對明德往
敷求殷先哲王六句看首勉其以殷法治殷民也外事依
傳引陳氏為有司掌刑罰之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
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下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
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
五刑準的使有司永知所守然不必自為法也所司者亦
殷罰之有倫則法有所準而民無所眩矣○立國之初必
先陳臬臬者示以畫一如後世之刑書也陳列是法且虛
說不要人殷法在中汝但陳列是法而須布之使有司受
成于臬是已而何以所師者此殷罰之有倫蓋衛居商墟

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倫者況殷法殷民服習
已久非輕重失倫則不必更　因其治殷之頑民故曰殷
罰殷以地言殷罰即衛罰是其實臬之欵轉條理處即殷
罰之有倫非有二也殷罰有倫只是原情以定罪如人有
小罪節樣陳字此合蓄有陳而不用意時說云陳臬若虛
說且不說出殷法則師茲茲字為何物耶據此說則時字
指殷言矣不如前說
臬門梱也有準限之義故以訓法猶為法為律也
上言用法當監乎殷包罰之大小言此則指言罰之大者
要囚只是犯殷法既成有司讞于康叔者夫罪自有司之

師有倫呈上諒無差誤之理又必服念而後丕蔽慎之至
也此只重服念丕蔽帶說○又曰二字作相承看要囚是
緊要囚犯罪當死者即下不孝不弟弗念弗庸之類雖問
成死刑猶麗獄詞未處決者服念正在獄詞上審念被服
之于念慮也關係全在服念二字法家主操切易于擊斷
此獨靜觀服膺念之者設身處地天地鬼神知之而人不
知者所以反覆服念不必說要囚中之有生道者分明此
人據法已無可生于無可生中求其萬一可生之路所以
服念之久若原有生道何須云云此委曲五六日旬時不必
分遠近只言服念之無所不至苟得其生不至旬時可也

才得其生過于旬時亦可也服念之久可生者固生之若卒無生路然後斷以殷法玩丕蔽語氣則用法何其果決然必服念至旬時而丕蔽則其不蔽者亦多矣言外更見若欲丕蔽而非服念服念而非旬時皆不可殺皆不爲義也故斷是斷以義不是斷以法法與情理相符我之所加與人之所犯毫無不協曰義義則爲遜爲敘或于丕蔽兼取合言非也此節與上節雖兩意却一起事言陳列固以殷彝而斷之尤當致其服念也故下文總語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此中言用殷法之內歷有此弊所當戒也分明描畫出一

愼字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句申要因節陳時臬事則以殷法斷要因矣此二句輕作述過語看只承上以引起下意用其下依傳分三段用其句戒泥古勿庸句戒自用乃汝盡遜三句戒矜喜蓋治殷民用殷法然泥于殷法却非不泥于殷法便涉狥已却又非既不泥且不狥則于殷法盡順義而猶歉然以爲未順義也三段一段生一段來但前二段是戒之方用之時後一段是戒之既用之後要知方用就議刑上說所謂既用者亦就定刑上說未便用也此中要見慮益周而戒益切意方切敬明之旨○臬事謂殷法之事註添一與字則臬與事爲二矣上陳時臬將此臬示之有司此陳時臬事將此臬施之行事所謂聽之棘木之下者蔽即上丕蔽之蔽首此二句雖申上兩節却是一起事既謂之事又謂之法者如墨劓刵宮大辟法也是法以刑人非事乎條定之初因事而爲之法用法之際取法以比是事故此承上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法與事相當而斷以殷人之常法矣然殷法雖善而古今異宜泥古而不通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不宜時不用也義無定在或不勉遷就然趨時而狥已又不可也刑殺必當虛心審鞫顧人所犯何如勿以就汝封之意蓋刑殺原非汝封所得爲者苟不當罪是移情

就已也義者歸于當其罪而已夫陳列丕蔽之際不泥古不狥已則情法相得而輕重不爽盡遜于義向之所謂有敘者其足曰大明之矣使自以爲當而矜喜之心或生則敘于先者將乖于後又當歉然自思曰吾于刑殺實未有遜事也如此而後能用殷法耳用字作繇字看勿誤認用看來用其義刑二句一戒泥古一戒狥今雖有兩意却是一時事本文口吻一正一反語氣相連若曰必如此而不可如彼也勿次汝封正是義刑義殺處玩即接盡遜于義尤明註以義刑義殺訓宜于時則殷彝古法不宜于時胡亦用之爲斷乎此處要看得圓融蓋殷彝常法時而措之

即義也非刑須其刑其殺原在義不在我用其義刑刑之
義殺殺之可也若以次汝封則汝刑之汝殺之非義刑義
殺矣義只論理之可否義在古即從古亦時也義經殿用
便有個汝封生見出來少有成心則貫翀之義爲而不察
故曰次勿庸只不以私心與之之謂雖有一個義在亦勿
庸以次也是義前非汝封對立法者說見刑罰之權全不
在已即呂刑天齊于民三句意此勿庸以次汝封對非法
者說見刑殺之義上惟在人即呂刑非終惟終二句意汝
汝盡遜曰時叙承上不泥古不狥已來然非以不泥古不
狥已爲順義也于古于今于人于已一無所拂故曰盡遜

曰時叙因上盡遜者而稱贊之殷立其準義當其權心昭
其公何等有次第惟字就心中說非知其遜而姑以制喜
心也實看得未遜耳不曰未遜而曰未有遜事法意難窮
事機莫測可度者理之遜也不可必者事之遜也遜以言
乎其相調而無忤也我引繩而裁之民竦息以就之此時
以民自覩辜雖伏而已乖于性以我覩民刑雖當而已乖
于民將得情則有之矣而相調者安在遜于叙必未能遜
于事叙之遜則刑罰不紊其理事之遜則刑措不用而此
心始即于安不但恐喜心之生息定抱歉于刑之難措耳
有叙即是順義處曰時叙緊接上文這曰字與下惟曰之

曰不同上曰字猶言可謂下曰字就心上自說非口中說
話又恐心盡易盈故再進步戒之戒矜勿喜刑罰之所由
中也以義爲主而已不敢與亦不敢矜總作一氣串看故
曰非汝封刑殺劓刵人
王曰汝陳節前四句論法總是申上三節後三句論心又
是起下下節上欲康叔盡心以義用殷罰此下復欲康叔
盡心以義用文王罰故緊承上未有遜事即其心以美之
又即已心德托知于叔後爽惟民兩節專發明已心德之
此探用罰之本高愼罰一層通節重稱康叔良心上盎惟
其心之獨善所以獨能知朕心之善也勿庸以次之心推

曰未遜之心皆心之良者爲之已汝惟小子則不忍之良
未琢故其心獨善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汝有如是之心必
能知朕心之德我之拳拳于明服喜爲知已者告耳篇首
呼小子封篇中亦屢提小子曰小子見良心未鑿此節方
露未其有若全在汝惟小子看出不可如舊說將遍覩天
下諸侯未有若汝封之心形容未其有若汝封之心以汝
之心有好生之德也故下增一德字心字虛德字實不是
平說亦不是互文法此心此德朕有之而汝知之非心之
良而何哉上句朕心即後以德用罰并不用罰而用德之
心乎斯心以加彼即是德不重康叔能知正見康叔之心

之善處要見知得使行得惟。乃知是責成之辭正要[illegible]
罰故先發其心使之油然動于中而後下文語以用罰之
事、
此三節欲康叔近述諸今以義用文王罰、對明德祇遹文
考二句看、雖則此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要曉得不孝不
友之民與別布條教之臣是商俗之惡、武王將言此兩項
之不可不刑、故先說寇攘姦宄以甚之、是泛舉大惡之人
爲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爲當罪也、從本心而出曰自
寇攘句指其罪、暋不畏死誅其心、殺越二句即姦宄所爲
事、非兩樣人、歸重在罔弗憝上、凡民自犯罪即前自作不

典意作孽非關人陷、劫人曰寇、奪人曰攘、外用巧術曰姦、
內用計謀曰宄、于貨而殺越人、故曰于貨、越是將顛倒執
縛、不死、而傷、于、取也、如晝爾于茅之于、暋不畏言此等犯
之者必死而其心強狠殊不畏也、罔不憝言如此之人衆
所共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傳非即乎吾之私心
正應勿庸以次汝封、所謂刑加于自犯之罪也、所刑苟非
人所同惡。是移法就之也
此用罰以嚴之民、要得教之而不從意照下言不率又云
別布條教自見元惡應寇攘姦宄、大憝則應罔弗憝、矧字
添一層看、元惡傷他人軀命、不孝不友則傷骨肉而壞彝

倫、故曰矧、舉不孝不弟而兼及不慈不友者、子不孝以致
父不慈、弟不恭以致兄不友、總甚子弟之罪、惟父子兄弟
至如此相賊、此等人若漏網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
則民將視爲當然而天與我民彝必自此大泯亂、蓋父子
兄弟之間更有所不忍言者矣、元惡之得罪。自得罪者也、
不待教而誅者也、故寇賊竟付之司寇。此之得罪于我。正
人。得罪者也。教不改而後誅者也、故不親遜之百姓必。付。
之。司徒而後。弼以刑。得罪刑茲俱指子弟言周禮大司徒
有不孝不弟之刑、無不慈不友之刑正此意、速字有不容
緩意、前言敍罰曰彝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

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
創立者、故以殷法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以作罰誅殷民
撥殷亂之所在。亦遠稽近述之意一罰也有時言殷有時
言文王何也、蓋從前遡說則言殷、從後更定則言文王、至
于殷罰又曰彝、于文王又曰作、及上言作罰不言由義、下
言由義不言作罰、文皆互見、亦以文王作罰皆義刑義殺
故。即指文王罰爲義、循下文以刑罰爲與一也、兩節說速
由作罰速由率殺、語意與上丕蔽要囚同、蓋云情真如此
如此則汝速由云云、言外便見若未如此、未可竟殺、若非
如。此。亦不可盡殺、非汝封刑人殺人、勿庸以次汝封也、服

念敬忌意俱隱隱言下

如今律告言呪罵祖父母父母舅姑別籍異財奉養有缺之類俱入十惡常赦不原若論罪則其中豈無輕于殺人之盜者惟其事關倫理之大强盜不入十惡而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入十惡以此觀之則知經文矧字之意○正義曰父子尊卑異等故孝名上不通于下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唐孔氏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

此用罰以嚴之臣不率指上不孝不友說民不率敎大罪之法況臣有導民之責者乃引惡而不忠則罪又甚于民

故尤必速由文王之義刑率殺外字貫至小臣三等臣看以其皆衛國之臣對王朝言故曰外庶子官名掌正公族教訓公卿子弟者曰訓人見風化所係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庶官曰長見綱紀所關小臣之諸有符節者見職掌所在節即令之印章非行路之符節曰諸教非一端節非一例也凡此等官皆有教民之責者故以別播條教言別播造譽謂商人染紂之惡相安于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為常偷為之官長師帥者若以修明教化為迂不遵汝所陳之事以孝弟令民別剏條教自上而播之于下自近而敷之于遠而姑順民俗之所習以干譽于民從無而有曰造別播敷正是造民大譽處通節重此二句弗念三句正就上看出乃別至瘝厥君一氣就別敷造譽即是不體念上心不用上令以病君上者瘝君不可用過文惟不念故不庸故病其君君指康叔非天子時乃引惡句是罪案另看與上不率字矧惟字正相呼應民不率敎罔民之惡而臣之別敷造譽如此是乃導其惡于下而敎民不率也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上引之于君上之體統教化扯和妨病所以尤可憝而刑之不可已殷民染惡日久導之以本性反覺不便順之于習染反覺便故國家立之條教所以矯民革俗而實從其所不言而

同然者也乃不求快民之良心而求快民之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求當民之私譽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況出于同流合汙之口乎大凡播教移風之司多拂庸愚故常之耳目此譽褒孰殺之謗所由作也要于習俗之必革教化之必行則拂于民正所以利于君今若此是覜民俗必不可同君法必不可行其勿庸勿念以病君何如者蓋敎化淵源之地三德又用之樞于此一失後且至于不及挽是民之惡未成汝反為之向導也其病民者小而病君者大故上曰罔不憝曰大憝此獨曰朕憝罰以義起即文王未有此殺亦率由此民棄汎亂之義而速殺之益作惡

與導惡同科也觀兩速字便是若有疾速攻治之意
唐孔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
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
諸有符節爲敎人之故敢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
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
通節皆嚴于未然之辭亦惟君惟長亦惟語脉對上矧惟
發下。不能貫至外正不能厥家人不能使之孝友也。不能
厥小臣外正不能使之念厝也。二句一氣讀不能猶左傳
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及小臣，即上小臣
外卽上外字，正卽上庶子正人惟威惟虐一直正與上二

句相形說不能于彼而惟事乎此謂不能以敎化身先而
徒以作罰茲義綴之雖驅民爲善亦虐也大放王命承上
三句來王命速由率殺益以廣修身齊家之化乃于殺近
而于王命遠雖曰當罪而我無德以先之是欲以非德用
治何以責臣之瘝厥君而整其民之從化也哉夫已不能
厥家人而責民之不孝不友已大放王命而責臣之瘝厥
君執曲形而責正影無是理也乃非德用乂是斷語起下
文用德之意益自先不裕何以裕民故下緊接汝亦罔不
克敬典汝亦語脉又對惟君惟長發下○此節大槩是論
罪坐君長以儆動康叔至下節方着康叔身上告汝以作

矧率殺矜條許矣然是齊民非乂民也是糾臣非倡臣也
諸臣固民之表而爾實君長一方者則又臣之表也夫爲
君長者父子兄弟之間克正則能厥家人矣由家以及朝
廷則能厥小臣外正矣如是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又何
假于威虐而以非德用治哉惟君人而不克君長人而不
克長于是不能敎率內無若其家人何外無若諸節小臣
外庶子正人何乃徒罪人之不孝不弟不忠也而速刑速
殺惟威虐是事大放棄則德愼罰之王命而欲以非德治
也治其可冀乎汝惟以德乂焉可也
敬典乃由裕民截惟文王乃裕民又截特舉文王敬忌裕

民以爲康叔敬典裕民樣子非敬忌又深于敬典也典乃
文王敦忠敎孝者也此以語愼罰何益臯陶明刑敎德伯
夷降典折民皆是物也故不惟可以裕身兼可以裕民夫
論敬明倪約歸敬典論敬典又約歸敬忌何也以康叔敬
典必如文王之敬忌而後可用裕民也文王裕民至于造
區夏修庶邦怙冒西土萬邦時叙其始不過一念不敢侮
致之故不敢侮卽文王之敬忌怙冒時叙卽文王之裕民
我惟有及及文王之敬忌以裕民也若敬忌不及文王則
民猶未裕此明德以新民爲終愼罰以裕民爲終裕卽新
民曰我惟有及曰未有遜事兩曰字皆自心對勘語惟欲

仁矣故以爲未有遜事故以爲我惟有及若少自爲遜便
已不及予一人以懌紫根予惟有及說惟有及則文考克
而康叔亦克既徵父子一德寡兄朂而康叔又朂更見兄
弟一心不惟獲助于已直可免罰于天安得不懌此武王
喜懼交心爲愼之至○亦字承上來欲用王命而以德用
乂亦惟敬典以求裕民而已言謹罰必至裕民而後爲有
終終字有務去之意將刑殺之典都收歸文考心脉上以
有時而用殷罰有時而用文王之罰則若疑于無常一則
曰速由文王作罰一則曰速由茲義率殺則若疑于不裕
不知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

定理國之常典也汝亦或作罰或茲義無往而不敬宗國
之常法典惟其敬自有妙用非僅由之作罰非僅由之率
殺乃即由之裕民直于威嚴中使棄咎康乂之化于是乎
成焉民藹然孝友媧睦不見刑罰迫束秖見道化悠閒此
但不苦錮急尚未到優游涵泳地位敬典有整齊嚴意乃
由裕民尚上句串說裕民對齊民看典以弼教本欲民知
所趨避而從容于教化之中正是使法不用意然欲行文
王之法而不得文王之心雖得文王之心而不及文王之
化豈所以裕民乎惟文王三句一氣說惟文王惟字舊云
不必敷求遠惟亦不必別求門由惟文王之敬忌而已覺

寬一層只當云由此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不在于文
王之法而惟在于文王敬忌之心敬忌之心裕民之道也
敬忌就用刑上說敬忌分不開敬之至故見其可畏裕民
重在自已身上不重民上須把乃裕民帶上讀康叔豈無
敬忌而必文王之敬忌者文王止敬止仁直從民心中探
討個可欽可畏之真精神于此直接其心源自覺民情法
意貫洽于此心而不至于忽且敢便是裕民處若一念之
敬畏何益于事益見獄情而敬忌苟非慘刻之人皆有此
心惟文王之敬忌不傷于一時之不忍亦不觸于小民之
可憐而直根于戒謹恐懼之素故不忽乎民即不迫乎民

之生不敢于民即不促乎民之命非敬忌了又裕民也人
君之精神收束處斯民自然有一種寬舒不迫之意未有
君惟恐戕民而民猶不免戕者不曰民裕而曰裕民指敬
忌之心說曰我惟有及曰字指康叔之心說惟字重看言
只是有及于文王而無他念也上句敬字實兼敬忌二字
之義惟文王之敬忌正教以敬典之準而裕民之道也典
是文王之良法敬忌是文王之良心裕民作着力說非民
已裕也有及是及其裕民非及其敬忌也玩註期裕其民
除去之道二字可見况裕民爲愼罰之終而不可以敬忌
爲終也然裕民却紫根敬忌來敬忌正與威威對此文王

裕民之本西土怙冒厥邦時敘此文王裕民之化也汝惟文王之敬而不忽忌而不敢者儀刑之不替乃期裕其民于心曰我之裕民惟有及于文王之裕民使東土之治無異西土之休矣乎有及二字正是師文王處不作期辭文王威所當威猶惕不務康獄罔知猶恐如傷我必鼓精竭力務與文王同心一念有及在裕民時體認而力企非只空空仰止遽以爲能及則弗及矣自諉莫及又弗及矣故曰我惟有及若不敢必能而不敢不能之辭上言典詳矣從典中說敬敬中說裕裕中說敬忌又從敬忌說及可見務去之義只說務去其罰未可說去罰之故于一人以釋

紼啻其能不廢王命大快我裕民素志耳此節與乃服弘王節對看蓋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

王曰封爽惟民廸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廸不適不廸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上終文考克此應前乃寡兄勖詳言朕心朕德亦因上兩結尾處說功王說懌已皆從康叔說到武王上去故此下四節却又從武王說還康叔上來爽惟三節作一段勵康叔以德用罰爲主以民德之故而用罰罰以德用故曰以德用罰是先德後刑意非德行于罰之中也兩節重重提撥予字我字曰我時其惟曰予惟不可又曰天其罰我我其不怨皆武王自嚴發明已欲叔功王懌已心事○通節語氣都着武王說然自嚴正以嚴康叔欲其以德用罰爽惟二句言已當廸民以德爽惟上先慰不孝不友固當罰矣然我明思之罰以輔政非所恃以爲政者民染惡深而被化淺未可遽齊以刑惟當道之以德使歸于禮義安于

孝友而有吉康之美可也爽惟者深慮洞見而知其必然也吉康指民爲善說廸如引盲上路民有不能爲與不及爲者全在上人開導廸兼身教言教謂廸民于禮義孝友而吉康自在其中刑凶而德吉刑危而德安若不教而殺是罟民于凶危之地非廸吉康矣此下不必補俟其不從然後用刑意廸吉康是起語我時至作求一氣說下正是廸吉康處導民而不求其本未能吉康也必以殷德乂民而與之並然後爲廸民耳對殷民故專以殷先哲王言作求指化民之功說即有以意其惟字與德字相叶應不是與殷先哲王相叶應言其不急於刑而惟　以德非是只

取法殷先王也如新說謂欲導民吉康惟于殷先哲王之
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此說以康乂民屬殷哲
王以作爲起使悖傳遞宜以乂民帶作求看如云茲欲導
民于吉康之地而使之不惟于法者將何所求匹哉廸康
莫如殷先哲王德乃上之繼古先哲王下之啓我文考不
但在女當敷求亦在我所當作求者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自成湯以至帝乙莆君皆以德廸民如于惠如祗懼如嘉
靖保惠者我承其後惟取法其德用之以安乂其民而與
之作求匹焉以殷先王之德道殷遺民乃今日廸吉康之
要法也殷先哲王德即明德之德以殷先王德康乂殷民

專就德化上說使無叛亂反側之虞而有臣我多遜之美
也然武王于康叔言文王而于自已言殷先王亦互見耳
求如君子好逑之逑故訓求匹然求者直探心源訓匹字
意尚未盡作求兼作配德化說宜補罰在所後意矧字緊
進一層民與已對說民有可廸之幾見已不可不導啟先
王德以廸之意況今殷習雖靡而民彝猶在道之仁讓孝
友無不從者然則民不吉康非民之不適乃爲政者不以
德廸之耳夫有邦有政正是道民吉康耳若不能以德道
民而徒罰是用尚何事政之有乎正人而至于罔政此吾
之所甚懼也所以不敢不作求商先哲王也導如導水之

㴱民之良心盎然于中而吾特導之耳爲之通其塞引其
端沛然達矣豈有不從者乎此只以民心本善諒之非已
然事求殷德而康乂民所謂廸也廸之門即爲適之路適
于吉康之路耳重罔廸不適句不廸而罰則法令無取遊
章不是全然不導即導之未至亦不能致民吉康也以德
廸民待其不從而後罰之乃爲以已之正正人若不導以
德而遽齊以刑則惟威惟虐而已豈政哉蓋言廸者必以
德爲政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不廸以德則不足
爲政也若錯認以德用罰謂用德于訊鞫時則誤矣傳云
廸言德而政言刑也不廸本是不德然即爲罔有刑政似

謂能廸者刑即是德非有二也此辭似是而非以已意示
康叔所謂朕心朕德者是
此武王申理前誥而嚴之天亦自嚴以嚴康叔也廸則作
求不廸則罔政一得一失可不監乎不可不字㵂得民不
靜以下意告汝句即指上節謂我告汝行罰不徒告以罰
之說也必告汝以明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日欲與汝共知
所監也今殷民未化導民者之責也固不能免于天罰而
穢德彰聞時予之辜也我何敢怨天罰乎我之不可不監
者以此爽惟民爽惟天似兩目皆發不可不監意上是道
理當監下是事勢當監但當監意上未露出若云下明思

夫民民原可以德廸上明思夫天天又欲去以德廸苟人主以身俯仰其間不能去明德新民終是下辜負却民性上辜負了天命而于父母君師之責有虧若天罰我我亦何辭此我所以不可不監拳拳欲汝功我懌我無負我命汝在茲東土也○不可不三字承上不廸罔政意斯民止有廸之一途而廸外無吉故義刑義殺用于不適之後爲廸康用于未廸之先爲罔政予惟監于可以廸不可以罔政爲爲德意不覺于罰致意也蓋德必講而後明故有此德之說然講德之說于用德之時易明也惟講德之說于罰之行分明以德之空言當罰之實事替換得來不是以

德行罰是先德後罰的意思不是先德後罰的口吻時說有謂道之不從然後罰斯行焉非也告汝于德之說于罰之行而廸吉康之意罔政厥邦之戒躍然言下然我之所以不可不監者何也天生民使君廸之非使民自定而已今惟民蠢動未定其心廸之雖屢而治猶未同殷先王總之所以廸民者未至也我明思天其將罰殛我蓋不罪民而罪其廸民者矣我不敢怨也我何爲而不怨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小民無知陷罪不在大亦不在多雖微少有罪亦是上人失教之責況曰今元惡不率腥穢之德其尚顯然著聞于天罪亦大且多矣而爲君者尚敢有辭廸

卽廸吉康之廸未同應作求說此句卽申上這二句況民雖曰罔廸不適而今日事勢廸之有甚難爲力者民之不靜其罪不在身而在心能止其心則念慮寂然動無違禮註很疾二字不必泥不靜卽奸宄不率意未戾正不靜處廸屢未同謂殷民染紂惡深雖使屢屢廸之猶未必遽能上同殷先王之治況不廸之乎此乃泛論見得不可不廸非實事也三叔命監必有詰飭之詞故曰廸屢以治對亂則治爲上前言罔廸不適以民之良心言此言廸屢未同以民之習染言自不相背況未同言者但未能上同殷先王之僥治非全不適也適但無違同卽上之作求矣天罰

承民不靜來我其不怨有不可不監戒廸民以德之意惟厥罪三句又說所以不怨之意無在大多下補少有罪卽在君訓詁不得不爾古史疎妙逕捷刻曰其尚顯聞于天顯聞正指民之不靜以德爲罰則精華聞于天以罰爲罰則腥穢聞于天見我所以不敢不監而必告汝以明德用罰也在我尚不可以不監而汝其可不敷求遠惟乎在我既以之告汝而汝可以大放王命乎如此方見指意所歸

鄒氏曰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于下章耳傳首有又言二字可見

此以不用罰而用德望康叔也敬字内含不用罰而用德

意下文正所以敬之者適節單重敬時忱三字蓋作求敏德等意前皆已見此不過欲其勇斷深信而力行之耳至用康五句上以一用字落下下用一以字承上上下相呼應正謂用此敏德以康之顧之遠之而裕身以裕民乃以寧也裕字總括上康顧遠說以字有工夫言我用此未遍民而民乃適乃同也不說效上言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作求。是武王敬時忱丕則敏德也此言敬時忱丕則敏德是欲康叔亦去作求也又挑掇前紹聞敷求別求意蓋文考暨殷先君臣與古先哲王皆克明德者康叔斷然則之用以康心顧德遠猷即弘天也即裕身也但變文申說有

詳略耳我不用德專用非謀非彝此我之瑕也有瑕則有怨故民相棄絶若我不作怨而丕則敏德縱小人難保亦何所得我瑕疵殄絶之故云不汝瑕殄○前是明德以治民必無一民不化乃爲明此用德以裕民惟求之已而民之化否俟之而已敬哉如何益用罰者多以爲可以自快之彝而不知其適以作怨也多以爲是嘉謀而不知非爲謀也多以是爲常法而不知非爲彝也故必務去之而務其敬于罰者敬于德斷以心之誠確然于罰之不當用德之當用于以大法古人之不用罰而敏于用德者用是以康乃心無用罰之非心。而一古人敏德之心也。用是以顧

乃德無用罰之惡德而一古人敏德之德也用是以遠乃猷無用罰之淺謀而一古人敏德之謀也蓋以刑治民則急以德治民則寛寛裕不迫俟民自安分明是不用罰而用德的古人于明德眞不廢王命于愼罰眞非大放王命不汝瑕殄矣無作怨二句不用罰敬時忱六句純用德一直意怨與非謀非彝俱直指刑說用刑無論當不當民必怨之怨雖在民實由我作以生道殺民意雖未嘗不善亦一點殺心所在故曰非善之謀然但曰非善之謀猶有善謀此直曰非謀則并不謂之謀何論善不善也刑本俾我一日豈是常用的故曰非常之法然但曰非常之法猶有

常法此直曰非彝則并不謂之法何論常不常也無作勿用兩平說勿以下句爲上句之實并上以德行罰都不要了敬時忱發落句敬是定向意忱是心之醇篤處惟斷以任德不任罰之忱非一心爲德又一心爲罰也敏德即明德敏以精進言文考及殷先王古先之德全以敏成纔着優游操切之私都因是而乘則其德原無迹可見止有這當迅精神孤行不儆故必斷然有眞信于心方學得他來敏是古人的忱忱是今人的敏此全是精神之肖更無或待或及之情直將近述遠稽古今之理會成一片豈非丕則丕則應前弘天說前重法古此重吾身說乃吾惟有及

乃法古人之敏德而曰斷以是忱曰大法者益古人之德前言之備矣此則丁寧之以必然之辭要看斷字罰者固所必不可廢今欲盡去之而用德雖尚德者未必信也必斷然真信罰非所恃為治倘稍有從容悠豫意便不濟事矣故丕則敏德下緊接一用字蔽將忱為丕則敏德之本而丕則敏德又為下四句之本但不可以下四句為丕則敏德之實用康四句緊承丕則句來如云若此者將以何用哉益古人緩于刑而敏于德者其心固安于德而謀出于遠汝未能然也故用丕則以安乃心云云用字貫下三句心德猷在化民上看暗點不用刑意心者化民之本康

則將敏德來安頓吾心使心一于德不奪于殘酷不可混安汝止話德者化民之具顧則將敏德來省驗其德使德一如古人好生之德不流于戕虐不可混作稍中德話猷者化民之謀遠只是以敏德治民而不狗操切迫促之謀康顧遠俱不着大字眼此三句即是寬裕裕字承上康心一句意不必落一層如以刑為治則不免急迫今以德為治即是不迫自有一種寬裕處也裕字無工夫裕便是寧曰以民寧者全于裕處使其自寧毫無驅之之意併寧此由裕深一步前王刑言此王德言與若德裕乃身應必裕民乃為裕身也不曰民裕而曰裕民着康叔身上說刑罰非裕也敬典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以我而寧民者也德本裕也純用德化刑罰不試而民自安故曰裕乃以民寧以民而自寧者也寧即上之吉康此句正用德王意乃字與上三乃字不同此句文氣緊接下句末句總承就武王不棄康叔說益能用德不用刑是德務崇罰務去不廢王命予一人以懌矣豈以汝有瑕疵而殄絕之不汝瑕者民不汝怨也應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故不汝瑕即命不殄拚此一語又開下節張本此節大抵與今民將在祇遹節相應益上是言明德而說歸謹罰此是因言謹罰而說歸明德始終以德為主如文考顯民處只是德

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二節承上不汝瑕殄而以天命民心結之亦終前保殷民宅天命之意康叔得封由文王得天得民康叔盡職則能助王宅命新民天民渾見上下節俱言民而天命帶言民心即天也一明德慎罰也體之身心為服命應乂民言一世事業也著之令甲為典常應世享言萬世事業也○嗚呼肆汝小子節以天命惕之欲其聽巳治民之誥益治

民即所以保命也首三句言國之命無常不于常謂天命
予奪無定轉移在呼吸指顧間也及論理如此此句正發
下當念之意念哉謂天命不常而念非即念天命也與無
我句緊連重在無字上殄享雖在君亦天命也言天命不
常似與前言天畏棐忱反何也蓋不常止說得可畏而盡
心保民助宅天命方是于常方見天之棐忱也故此但言
不常之可畏以天命凜衛要見今日之命乃文考克明克
慎所受倏予倏奪何所于常倘一刻不念不能明德慎罰
應保殷遺將必緣一方以促多方之命則念關汝衛亦實
關天下大何可不念湯若士曰惟天命不于常德裕則國

命以長刑促則短之矣所謂棐忱而可畏者汝其疑命是
念哉無使我殄滅汝所享之國可也念之何如明德慎罰
侯國所服受之誥命亦既聽之矣必精白一心以明汝所
服受之命而不迷于所行聳惕一心以高汝之聽而尊其
所聞用以安治其民使歸于德而外于罰也此實說不于
常大是明乃服命輕起下文高乃聽意服命傳指侯國服
命正如微子慎乃服命說盎明于有國之制度則聽上指
而康乂民有服命之責也小註謂所服受之誥命論明德
則始于裕身者終于裕民論慎罰則始于用刑者終于用
德是也出于武王爲命聞于康叔爲聽人情行所明不行

所疑信所尊不信所忽故以明字高字醒之明字有繼述
意乃聽偕與武王所言平層未必能及也必須比武王所
言高一層精神心力不妨過也用字根上二句一氣說明
德慎罰同歸康乂民故以用康乂民總結兩邊末補民安天
命俱安不常可常意

爾雅曰肆今也

末節飭遣就國舊謂以民心惕之與上節天命對看來只
是申上節意上既語之以明命高聽而猶慮其有初鮮終
故直戒之曰勿替敬典若與上節平層便與勿替二字說
不去且上節凝命工夫全在乂民此言世享正應轉天命

原非二也敬典上文已有了此處只重勿替二字但上文
敬典單言罰此則兼明德慎罰言之有文王之敬忌以守
其典而慎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刑咸舉之矣言明德
慎罰之著于令甲者乃當敬之典也敬字不着力言此明
服命高乃聽是汝所敬的常法而我之告汝者必勿替其
所敬之常法聽朕所以告汝者而篤行之德務崇而罰務
去乃有以安殷民而世享其國命于是有常矣勿替二句
一氣說勿替着自家勉行上看聽朕句重在遵君命上看
一事也聽字正與上聽字相關凡武王所言者不過大略
須要聲入而心通之曰乃聽曰聽朕實實在自身上體會

高乃聽欲其能行勿致廢閣此聽朕告汝則欲其常行勿使斷續各有所重國與民相守者也民危國危君必至殄其所享之國民安國安君後能世其所享之國故以殷民世享為言上曰無我殄享此曰世享深一步說乃者難辭見必如是而後世享耳康乂民之福也世享則不特民受福而子孫亦受福矣上結明德已竟此因勅遣就國故又抽敬典作結以敬典慎罰即明德也康叔所乂者殷民凡上言民處皆殷民不應到此始重一殷字遂謂以天命殷民對結此只重勿替世享蓋就上結語中又申結之以終不汝瑕殄無我殄享兩意故也○按此二節與篇首交互

遥應文王闓帝即在顯民上見此保命却跟乂民上來以殷民世享照轉命不于常之意切勿以天民對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illegible]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胄審方俗于迎郊今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許非○周書作雒日俾康叔守于殷俾仲旄父守于東注云東謂衛殷謂邶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守于殷即位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共邶鄘之一歟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酒誥

通章主明大命乃穆考四節先舉文王之誥毖西土者告康叔妹土兩節因命康叔為誥毖此言教也我聞曰三節又舉商君臣之劼毖與不劼毖者告康叔剛制一節因命康叔為劼毖此身教也至厥或告四節不過申前兩意其日姑惟教之申誥毖也其曰典聽朕毖申劼毖也蓋必康叔典聽以身劼毖而後民乃可誥毖大命始明也誥毖毖

人劼毖毖已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武王誥康叔若曰我誥臣誥民謹酒有大命焉汝其為我明之于妹邦大命含下妹土二節使人為忠為孝命何等大命以理大非以君大明者敷布闡揚之謂滌其舊染動其真性使臣修職民勤事遊慈酒之戒革崇飲之風前後語俱明中事

妹本作沫即詩云沫之鄉矣衛朝歌之地紂所都也變沫言妹者少婦之稱幼昏之意紂飲酒昵婦人酗淫亡國故謂殷邦為妹邦易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與其

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聖人所以示戒也醉者昏昧故
明大命覺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〇天降威我民
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
辜〇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〇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四節述文王誥毖庶邦臣民之言示康叔上二節總誥西
土臣民下二節分誥臣民小子專爲妹邦染紂惡深故欲

康叔化之所以只重監紂之失上然先引文王起者不重
法文王只言西土遠去商邑不比妹邦文王且誥毖我今
日大命亦即文王之誥毖康叔尤不可不明于妹邦者穆
考穆字不是虚字文王能端身教處正于此字見肇國西
土是始受命爲西伯時庶邦貫庶士少正御[illegible]土之
人庶士少正御事皆庶邦之臣玩誥西土庶邦云云則本
國隣國皆在其中或以上爲一方下爲本邦非是此内巳
兼臣民或只指臣説者非是孔疏云庶邦即衆多國君庶
士朝臣也既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内可知少正官之
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曰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則無一人不誥曰朝夕則無一時不誥朝夕曰三
字貫下惟辜正誥毖之詞重告臣上與惟曰二字對看庶
邦甚遠安能朝夕而告數語是一篇酒誥投與朝夕諷誦
如文王朝夕告他一般祀兹酒未涉人用酒與下無彝酒
不同祀兹酒用酒之始是方祭灌獻時飲惟祀飲酒之始
是祭畢飲福時前以成禮後以介福言惟祭祀神明則用
此酒非謂人于祭祀之時則可用酒也惟天二句正推原
作酒之由以明祀兹酒意蓋以天始令民作酒者以祭祀
非酒則無以將馨香故灌地降神取其氣下達求諸陰之
義註而已矣字宜玩見非爲人合懽作爲元祀而作酒爲

祭祀而作則必爲祭祀而用非祀而用酒甚非天降命之
意矣理所從出便是天降元祀本祀也人道以此爲本故
曰元民對天説不論有位無位此言肇我民後又曰惟民
自速辜有商君臣皆在
唐孔氏曰以穆逆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
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
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
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榆爲
昭毀榆生公飛爲穆公飛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
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

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一云庶士包上士中士下士言少正以官之副貳言御事以治事言自卑而尊也皆庶邦中者此說異孔疏○春秋緯云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爲酒汪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降威承降命說來緊頂喪德喪邦看出降命原酒始也降威極酒禍也人以飲酒得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順之則爲降命逆之則爲降威天降威下只虛說以起下文語氣緊連我民用大亂喪德而并貫越小大邦用喪至各下句方可說酒字出天降威罰于人民之喪德無非是酒做出許多不好之行君之喪邦無非是酒造出各樣罪過行字應上德字辜字應上邦字曰惟行惟辜見非此酒則無此行無此罪也惟辜輕須看一越字我民用大亂喪德猶是在民耳越小大邦用喪酒之禍又當何如以民與邦共稱則詁臣而民亦在其中矣越小大之首雖蒙天降威來而天降威却不可自爲一句

揭臣之小子教告根上朝夕看照傅血氣未定意說只文王誥教小子句是武王逆起語下有正有事至末皆文王誥教之詞通以小子言有正有事本國之小子越庶國都國之小子本國小子即庶士少正御事中之年少者非復其子弟也下有正有事即是小子爲之全是指其官守職業處做惕傳用二者字似呼其人于二有字不得力本文選重二有字正以位言官之定局也爾小子各有官守即各有職業若常于酒則曠官廢職矣必畏降命之由畏降威之禍無彝可也有無字緊對越庶國三字是對小子稱

他國之小子而併告之越字接得絕妙上無彝酒雖未說庶國而庶國自在其中下飲惟祀雖承庶國說來其實本國亦渾在內飲惟祀與祀茲酒不同祀茲酒者用以祼獻并爲其人之飲也飲惟祀者用以歆神之賜非爲酣醟也舉當飲之時又及止飲之節德將句根飲惟祀句來將持也若非平日有德從何將之持得此心定方可不至沉湎非進退有禮之謂無彝惟祀一正一反相形看與下節俱重德字惟德則酒不戒而自遠此戒之本也

此再揭民之小子告之惟曰就武王述穆考之言說惟曰字非衍字大凡縱酒荒飲必不務本能務本者自不縱

湎荒飲文王毖民之酒不明言酒之當謹而惟以愛土物
聽祖訓爲言故武王以惟曰二字起之言毖民惟誥此云
云上二句勉其祖父教謹酒之訓聽聽三句則教民之子
弟所以承訓時說泥傳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亦常二字
則謂上三句不過述其祖父之常訓如此無勉意蓋本節
只重在勉小子故也不知蔡傳亦常二字原是教民之爲
祖父者常常如此去訓廸子孫亦字根文王誥非既廸而
述之也經文明甚唐孔氏曰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
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
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云云時說悖經亦悖疏曰我民則終

歲勤動具知艱難亦常訓導其子孫非農祇不親非巳勞
不食惟土物是愛則勞苦思善賢者不以是損其智不肖
者不以是益其惡務本節用之心專而縱欲荒寧之念息
必不至于湎酒矣土物者土所生之物稼穡是康穀爲酒
非愛土物也惟字有不愛酒而專愛土物意心無異用稼
穡是勤也臧只在無外慕說愛未必臧愛其根土即臧分
愛未必臧愛惟土物斯臧臧者人心真實之念專與真實
之本業相宜也此二句我民之祖父目擊縱酒之弊宜常
家庭朝夕訓戒者故云彝訓然彝字須指義理說揭民之
小子告之不別爲條教而以其祖父之訓訓之者家人父

子之語習而易從也小子無深心遠見況朝夕祖考左右
恩易勝義即有彝訓未必不諺不誕侮以無聞故文王勉
使聰聽聰者聽之德心能揆度是非不隨耳爲順逆也聽
之而洞徹其理曰聰欲其從無味中咀出味來只泛聽却
不見好也越小大德不可太指實了俱在謹酒上說當時
湎酒者必以小德爲無害于事故欲民以謹酒爲大德不
可視之爲小德也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之謂德何嘗有
大小大小由人忽其小則所喪者大矣惟一之小子不作
小大見則惡在謹酒之非大德也故下以爲元德舊說以
謹酒爲小綱常倫理爲大非惟一之旨〇文王于臣民但

援天命天威勅令自毖而于臣民小子若其尤加勅何意
觀武王于封屢呼小子則此實注射康叔夫臣民小子尚
有政事則康叔有政事可知夫臣民小子尚當聰聽則康
叔當典聽又可知蓋借文考誥毖臣民小子者惕之使聽
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〇庶士
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文王教民愛土物只藝黍稷一條武王又廣之以遠服賈
文王教臣飲惟祀只羞饋祀一條武王又廣之以克羞耇
如是則妹土之命較西土似寬殊不知臣民業職愈廣則
工夫愈窄時日愈迫其精神自不暇及此在武王爲尤嚴
養老饋祀必要用酒因此而爾乃用酒見平時不得用酒
也如上孝養父母必要用酒因此而自亦少用亦人情也
見此三大事之外無端豈可用酒故曰無彝酒○西土庶
邦去商邑遠文王猶誥毖況今妹土臣民可不明大命乎
欲爾明于妹邦者云何亦惟以妹土之中臣民咸在其民

當嗣續爾股肱用力不怠于以純一其藝黍稷服勞農功
而奔走以事其父兄侯有餘暇始牽其車牛遠服商賈以
佐農功之用用孝養其父母至其父母喜慶自此可洗潔
豐腆而致用酒焉我教妹邦民如此○舊說嗣爾股肱一
句總冐純其藝至服賈言爲農而又兼商者用孝養句謂
用農商之所得者而奉養之父母慶謂父母喜其能孝養
而慶焉則無時不慶無時不洗腆矣看來農事王業根本
即人生根本故前文王以土物爲訓此亦特重之嗣爾股
肱只就農言不必兼賈來賈是不爲農而爲者賈只帶說
或亦隨便爲之非必責其兼舉純是專一純一在藝黍稷

也純自然嗣續奔走事厥考厥長非代勞只就孝養上說
勞力田畝便是此句與下用孝養句對舉對遠看起家而
行遠也舉訓敏無誤或勉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爲賈以其
所得孝養父母曰嗣曰純曰舉曰遠字俱有力益教妹土
使知民生于勤必不可一念暇逸上言父兄下言父母互
見耳至厥父母慶不及兄者畧之也厥父母慶連下句講
不可解作承足上文之辭父母不是慶得養喜其務本力
業不爲游蕩子耳即廸小子之心自洗腆自宁非自己之
自乃自此之自洗者嚴潔不肆腆者持重不褻有德將意
用酒曰致者致之于親而同其燕樂非私自致酒乃因父

母而致其用酒也
唐孔氏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
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盈利所得珍異而本
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此武王自述教妹土之臣君子貫上庶正庶伯兩樣人說
典聽朕教指羞耇饋祀兩行爾大克羞耇一句對丕惟曰
爾克永三句爾乃飲食一句對爾乃自介一句惟君德合
于君也丕惟至作稽中德德合于神也兩惟字稽字觀省
字都有幾許汲汲皇皇不自暇逸在宜對上純藝等字看
茲字承上二邊來得君正所以得天如此等臣以事言則

爲能正事以德言則爲有元德然能正事即是有元德之
忘即天若元德處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
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正事元德處只可
就謹酒上說不宜就養老事神說○然欲明大命于民必
先明大命于臣庶士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數君
子尚當常聽我毖酒之教哉下文羞耇饋祀皆朕教是民
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職其易忘故曰典聽末武王于叔
亦曰典聽蓋康叔徃妹邦所重者朝廷法度臣子職業必
不可忽爲家庭告語故亦曰典也臣職莫大于養老羞耇
者君之命也爾大克羞耇而惟君之命矣此時禮有勸飲

酬飫爾乃飲食至于醉飽亦無害大克見不徒飲食蓋務
而實能盡其尚齒之道含誠敬之德在內對下中德且燕
元德字羞養也羞耇就鄉飲養老說國老有爵有德者養
之東膠其引戶校年而爲庶人之老及死國事者之父母
則庶老也養之虞庠由是執醬執爵割牲奉俎而大能極
饋獻之誠庠以養老專重孝弟此乃人君良法美意若人
臣少不體行則雖羞耇而不惟君矣惟之爲言專也惟君
者一以君心爲心君事爲事毫不敢恭以身家暇佚故曰
惟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正惟君之旨重惟君上養老
旨君之惠惟君者儼然君式臨之敬之至也飲食醉飽則

亦衆君命矣醉飽只指養老時言醉飽二字要認得好則
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國之大事在祀苟非其人尤永易
言故于此特提丕惟日三字謂之丕惟者養老而飲可矣
然可事人不可事神末大也又當大思之丕惟日貫下二
句當交神而獨知獨證如此非必對人言然大言者是自
信無歉之詞言其真能永觀省而作稽中德也觀省稽德
不可作交神之本看須就平日說反觀乎身以內省于心
一直下是慎獨工夫惟真心最不可欺一反觀而公私洞
然故觀之不足又深省之然偶合易純一難故觀省之不
足又永觀省之作稽乃觀省中事天下之邪妄生于動而

作者動之屬也動不及檢夫人之作造于靜而中者靜之
真也靜最難循永觀省者此而已故作而可稽心境分明
之後隨所起伏自無不與受衷脗合耳念慮營爲就在
作字內念慮之發作之初也營爲之際作之著也作字兼
念慮營爲是蔡傳細膩處然上觀省　此則由
念慮而發之營爲者也念慮營爲俱指心已動後言故中
字訐著無過不及上看稽者合也無工夫謂之稽者中德
在方寸自有界限作用所形如其界限而止直欲德同契
而此合符故曰稽中德亦是只在反觀內省止用工夫每
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稽字要體認所作間畧有毫釐不當

便稽不過了此是非僻不萌德性常用處事神之道雖
事人故先推原其可以交于神明意爾尚克克字緊要
克永觀省上生來一串說言必有此中德而實能盡對越
之誠庶幾能供養饋食而承祭享之大典也饋祀有進饋
牲粢盛事羞者敬[illegible]交在馨香誠敬上說不是饋修祀
典實能事神也稱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字以養言此羞字以進言
羞饋祀只指祀外神說[illegible]之德以羞饋祀則神祇享
之此時乃可以自副而用宴樂所謂逸者非自介而誰介
之詩曰自求多福自介之謂見德不如是者不可以交神
明矧自介用逸乎介者享神爲王而我後飲是副之也者

一介字明酒不爲燕飲設耳用逸只就祭祀一時言須知
到此時神人交暢我與鬼神精相盪而貌相稽神爲主而
我爲介是正對天質神之頃逸即作德心逸之逸至于享
尸受胙乃略節耳逸字高飲字一層蓋養老而有導飲之
禮祭畢而有飲福之禮故可飲非謂既盡養老事神之事
然後可常飲也若此者論其心因以祇肅修明大禮而非
開燕飲之門論其事亦以酬酢檢束身心而永杜沈酗之
漸兩茲字俱承養老事神以盡用酒之道說茲乃允惟王
三句串下乃字亦字亦不可忽正事元德就疊上看若曰
臣職固不盡此二者爾能惟羞耇饋祀而後飲酒則職業

不僭乃得信爲王治事之臣然豈惟不廢王事而已哉茲
亦惟天順爾之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喪德喪邦皆以
爲天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順其元德乎永
不忘在王家只就無小大喪邦之辜說正順之實處若元
德二句承正事來事與人適相當謂之正事正其事也即
有正有事而串言之曰正者行不失其正也今自羞耇饋
祀而外毫不敢飲則王之正事乃不虛曠故曰允不然若
彝酒崇飲畔官離次正事曠之罔聞徒有名而無實豈得
言允德比事更深一層德純粹至善謂之元德羞耇而饋
君饋祀而作稽中德也只是羞耇饋祀而後飲酒則不至

喪威儀亂心志而所得于己者大曰元德者元乃善之長
也自非其人清明在躬志足帥氣鮮不以飲爲細故矣天
之設酒原不與人飲今但用于羞耇饋祀是人能若天天
安得不若人不忘猶云不失即永保祿位緊遵天若說雖
君用之實天眷之也王家與惟王相照正事者贊其美者
不忘者言[illegible]

丁奉曰三[illegible]乞言[illegible]大老禮夫禮微則不誠豈三王之
養老即盡養老之禮重而眷天安是又若乞言之禮重
則專于乞不專于養故微乎其乞[illegible]以重乎其養
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上既敎妹土臣民欲其聽毖此又提西土先時聽毖事以贊決之非直言毖酒之效不重在受命上重邦君御事克用文王毖酒之敎即可以興邦我之大命正述文王之敎爲之者微康叔不可不明大命之意邦君即上庶邦之君御士即上庶士少正之類小子即上有正有事之小子文王敎指上肇國三節言文王眞見得毖酒關係世道民風天心國運故並加告戒。非專爲一酒諄諄者尚克用二句一氣說以兩克字相應立說克用有身體服膺意腆厚于

酒即厚味腊毒之厚不腆酒不敢自厚于酒也即上言祀茲酒即克用之實酒字下須補馨香之德發聞于天意故字承上有力且以起下文往日群臣能不腆酒我今日猶得襲其餘蔭能受殷命有天下以文王敎行于西土故也知庶邦之所以用喪則知周之所以受命矣非不飲便足受命蓋嗜欲深者天機淺堅忍嗜欲必能兢業圖治觀下商君臣不自暇逸各有職業在。則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可知。謹酒事甚微而關天命之大見不可不用敎之意

眞西山曰夫有司之不腆酒于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

酒腥聞于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節叙殷之興亡重喪命之由于酒上因言自以爲監而告康叔也見商家前後上下內外無一人無一時不在敬畏中紂帝乙子纔一不毖遂至喪亡見酒禍之烈如此本文成字宜着眼言商不毖惟紂一人妹土商邑化紂崇飲乃末流之弊殷先君臣所未有者。凡曰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也不可以兩我聞惟曰封看。觀後只言監紂一邊自見前我聞惟曰二

節正爲起下張本○毖酒而典不獨文王爲然我聞惟曰
在昔殷先哲王則不畏不可見之天而獨畏天于顯不畏
夫群處之民而獨畏民于小若止是神明惕厲猶虛也直
見之于行蓋因畏勅行者淺因行得畏者深蹈履到處真
若天命民心交責于我惟恐稍有逆于天則拂于人心者
何以徵之天顯非杳無可據存諸德即爲天體逆之哲即
爲天明小民非漫不相關德體即民之秉彝明哲即民之
同覺以言乎處已則經常其德而執極不變所以嚴其心
之所自出而上不愧天謹其心之所出施而下無失民者
也以言乎用人則秉持其哲而剛鑑不淪所以天工無曠

而上有所承民德式敷而下有所寄者也其廸畏之實如
此自成湯垂統更歷賢君至于帝乙無不法其經德而成
就王道法其秉哲而敬畏輔相總一廸畏之心而已且不
惟君之克盡道也惟時先後之御事共輔君也皆有責難
之恭可謂克體乎經德秉哲成王畏相之心者矣當時君
臣且不敢自暇而自逸況曰其敢崇尚飲酒乎○人君執
不畏天民湯則畏之而見于行此非以無常而畏也真見
天理民碞通爲一體畏天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畏
民難保而所行不敢拂民心之公是謂廸畏然非待觸境
而畏直以一敬爲本體而舉天命民心攝入于一念中耳

廸畏二字有與廸在事畏在心非徒心畏實見之行事天
顯乃天命之顯然于吾心者出王游衍靈爽昭然故曰顯
與顧諟明命不同就威臨乎夆上看方與小民相稱天曰
顯就其至明白處欽崇之民曰小就其至易忽處敬承之
曰顯曰小正見可畏廸畏句虛經德秉哲正廸畏工夫經
秉二字最着力皆兼天民言要看得相關惟德動天惟經
德可以尊帝惟民歸德惟養賢可以致民經非持而不使
閒亦非于德外更求一執極也純亦不已之體原如此其
不可變若有意搦持僅云以德爲經難云經德湯且真體
天凝曾無斷會蓋即經是德其一極日新之脉原居工力

之先秉非研而不可使眩亦非于哲上更加一把握也鑑
空妍媸自呈其本體原不可蔽若有心綜覈不過緣哲爲
秉難云秉哲湯且聰明天縱曾無晦處蓋即秉是哲的有
一極澄之哲永在旁求之表秉哲未說到用所秉者哲耳
哲字就君心之明睿言哲乃所以用人非即人或徑作賢
字看謬甚還是秉哲亦經德中事雖覩剛未啓觀察未行
便已操天民必至之符不必緣天民起見實惟此堪對天
民無心用畏斯稱廸畏經德秉哲句要發廸畏意廸畏中
就有不暇逸不崇飲意在內如云畏天畏民以實不以文
而暇逸以忽天民不爲也幾是說成湯毖酒源頭所以爲

垂統之善下君相皆本成湯來旨順經文從湯說到帝乙
湯垂統意不重自成湯咸至帝乙皆然不特一湯而已若
成字倒在帝乙下文字便無古色中間不可露出幾個後
王名號但要點出一句皆得統于先王之心法者入成王
畏相須把成王貼經德心機有常自一成而不毀是法湯
之經德以成德畏相貼秉哲心中了了自不敢狎侮君子
是法湯之秉哲以禮下王為天民主必得這段心脈今且
妙有心成曾非虛貴繼世之君皆成其為王而有畏相非
能畏其相之謂二字不可分開君以論相為職相求其正
已非取其適已取其可畏而不取其可愛故曰畏相本輔

王主天民者使敬畏念欽猶無以成其為王故復點出畏
天民時又有這個畏法此句須渾照廸畏說御事指後王
時言如尹說巫賢諸臣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皆以相職
言御事統治國事與他篇治一事者不同厥棐句重有恭
上是繼世之臣以湯經德秉哲之事輔成王畏相之君也
盡職為棐則職盡棐亦易盡乃其棐却自有恭在一段欽
翼之衷密貫匡弼之內恭亦即畏也相致其恭君安得不
致其畏重後人不暇逸說創業者身親艱難其無逸不必
言後之君臣蒙故業守成規猶不敢自暇自逸如此蓋無
一時空閒則逸豫從何起只自為暇自為逸耳曰不敢是

有盡道臣盡忠不相委也天民交迫廸畏方深有何暇逸
逸生于逸逸生于暇暇生于敢空隙燕安之時寬暇遊燕
猶不敢況曰崇尚飲酒不敢其敢與有畏天畏民意在絕
其致飲之根也

唐孔氏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飲
必待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

湯以廸畏垂統不特後之君相以畏天畏民為心也越在
外服有外服之臣越在內服有內服之臣亦皆法湯之廸
畏無敢有湎于酒者不惟不敢亦不暇而所以不暇者欲
盡其道于上下焉耳諸臣如此而民之謹酒可知矣○越

字則單承御事氣脈來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
侯甸男衛是四服諸侯邦伯一方牧伯是諸侯之長凡兩
樣人皆外臣百僚二字內服諸臣之總冠蓋因御事是百
僚之長上言御事故此言內服則斷自庶僚以下故以百
僚字冠之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之類
惟服奔走服事之人如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百工之
尊顯者百姓是百官之著姓國中謂世祿命氏之家里居
謂居田里者雖不在位亦風化所係曰尹曰亞曰服曰宗
工曰百姓曰里居共六種人總之百僚是凡此諸臣都不
敢沉湎于酒不惟畏喪德喪邦不敢放縱飲酒即有職事

的勉于職事無職事的勉于德業而亦不暇不敢不暇佚
以心言敢生于暇不暇就是不敢的心事不敢從逸畏來
非又不如不暇也上說御事把暇心消歸不敢之內此于
諸臣提不暇心轉見不敢之極不敢自暇二句從不自暇
逸說到不敢湎酒上去罔敢湎酒二句又從不敢崇飲說
歸不自暇逸中來故照上則不自暇逸似淺不敢崇飲爲
深照下則不敢湎酒又淺不暇自逸爲深以一語跌作兩
意而意甚可思蓋人情不敢雖德將無醉猶爲矜持若人
情不暇即自介用逸亦心志不存矣但上不敢暇緊頂上
有恭下亦不暇緊帶下助王秉有差別惟助二句是不暇

處乃狀其心體須一連說惟字重正見不暇意志有在而
不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爲也以成畏之君德原無可加其
顯越桀恭之御事原無可益其祇而諸臣之心既欲于君
顯爲之增又欲于相爲之祇何時得暇也分守職業勉力
或可盡而無窮願欲雖惟日不足矣成王德顯者宣化于
外承順于內使之益顯也成王照上節作渾成字面成王
者君之德而助之顯者諸臣力也或以助成二字相連王
德顯三字相連讀非是助尹人祇辟不是代他去事君只
是內外細事不煩尹人使尹人之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
耳如此存心何暇湎酒末二句正不暇之功用非不暇之

實事實說不玩註中有所勉一句竟虛泛說不暇殊失旨
助成字眼本是不肯力的且助成王與越尹人自與御事
之厥棐作用不同蓋內外之臣各自修職業便是助王助
尹人非其有所責難之詞也雖有君相二邊然助尹人祇
辟正所以爲君玩本文以一助字貫兩意而兩句貫以惟
字下句轉以越字總之以君德爲重

唐孔氏曰幾外有服數幾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百
百官衆正爲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
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
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

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
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
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
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
尊官亦不自逸百官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
致仕居田里者也惟服宗工兩項有作一項看謂服尊
官之事者非也傳是把百姓里居分爲兩樣人小註把
百姓分謂兩樣人而以里居雙承之時說訓百姓無所
考據訓里居可從

言一亦字承上我聞惟曰來逼節言酒者三先曰酣身繼

曰荒腆末曰腥聞有一節甚一節意總見紂自暇逸致此所以始于喪德終于喪邦而天之降威卒不能逭也作孟截看自酣身至罔不傷心言紂喪德自荒腆至國滅無罹言紂喪邦弗惟德馨香以下則天降威由紂自取重看自速二字後嗣王與群臣均有責焉而其原皆在于逸上恣逸專指受言與廸畏反惟逸兼君臣言并其臣敢且暇矣。

○自酣身至傷心與廸畏小民反自惟荒至在上與廸畏天顯反酣身身字要看商先王畏天畏民紂惟知得一個身故只縱酒以酣其身酣身正是崇飲乃紂惡本原厥命二句是加乎民者無善政誕惟二句是出于身者無善行

皆酣身所致紂酣樂其身不憂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于民言所施者皆是鬬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教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喪之故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越及也本是及民之怨的却守以爲憲典而不易這是祗保越怨不易盡[illegible]心者痛其有必亡之機也紂于此宜知所儆懼矣然且荒腆于酒視酣身尤甚不思自息其逸祝罔顯至喪儀尤甚也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縱逸之逸此不自息者乃縱泆之逸也民罔不盡傷心句是跌起不惟自息乃逸意自息二字極生動紂決無可阻遏之勢要惟自知省改自知休息耳不惟自息其誰得而息之厥心疾很四句極狂酗之狀正不思自息之形容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彊很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奰明醉者常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蓋罪自朝歌本邑以及殷之大國皆且以酒滅亡矣罹心憂也雖及國滅無憂厥心二字緊緊趕到聞于天爲句誕惟二字亦緊緊趕到聞在上爲句二句不直紂不能祀事上帝而大去結怨于民只重紂無這般好處聞于天而又惟這般不好處聞于天以起下天降喪之句耳。然氣與惡腥交達于天不喪何待曰庶群自酒則當將內外

諸臣滿酒可知惟民指商之君臣言以天對之則君亦民也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是見成說話非深一層語。

蘇子瞻曰紂蒸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湎不少休息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彊很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奰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罹乎言與紂俱死也天不聞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于殷無所愛戀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其辜也

此結上言商興亡而欲其知所監也專以紂言多誥指上三節古人以下正詳所以多誥者大監監字即上二監字監其失便知自戒不必另作戒字看撫字直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殷墜厥命適是縱虐不撫來我大以爲戒須從敬撫上去究竟只一迪畏而已大字有着力猛省意〇言予所以追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爲監戒也人無於水監一句引渾成古語之說不可入湯紂人正砥世易俗之人纔一舉動便關世道此不可無監但人與水二監止見形人與民一監始見心民字乃先民之民雖兼妍媸側重監媸邊以爲改圖之地無於

當於正形山民當監意須抑揚看水不過見妍媸形容耳妍媸一定監之何益惟於先民已定之局爲今日未定之監而在我之得失昭然若睹此所以當於民監也今殷民自速辜而墜厥命此失之可監者也我也目覩其弊可不大監戒其湎酒亡國求如成湯之敬畏以撫安妹土一時之臣民而革其崇飲之風乎不過舉現成民監說今惟我其則已騰上當於古言殷墜厥命大監監字乃武王自監與上兩監字同都訓作觀戒字意當補于大監之下言觀之以爲戒也若遷作戒字訓則非大監正是撫時不落一層大字從命字生來起下劼毖剛制意撫時即明大命于

民內夸洪湯意在本迪畏來撫時不但安輯之謂陶鎔身心洗滌逸豫臣安職守民安常業不至喪德喪邦也大監毖酒撫時中一事上言得失兩邊下獨言紂之墜命者監受之失自法湯之得以此該彼不必更添出得一邊然監殷又不可專重監紂謂之民即上惟民自速辜之民君臣通稱也蓋殷亡雖本紂酗酒然上下化之以至庶群自酒則此撫時要兼自身而推化行上下而謹毖以求撫安之道說與前言湯之自御事而下內外群臣之不暇逸相應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承上撫時言故只言毖臣而以予惟曰三字接之與上我聞惟曰我聞亦惟曰照應言惟我所聞如此故我所言亦如此見撫時之責非有他也予惟曰云云劼毖貫定辟中明大命于人言教也剛制者躬行大命于己身教也劼毖與剛制相應重看劼毖必從殷獻臣者庶群自酒不可不先爲禁也殷獻臣侯服于周故與侯甸男衛並叙由外臣說到所友所事又說到若疇直說到康叔身上要其先剛制以爲則已不剛制而能劼毖人者無有中間四矧字是血脉總是一層緊一層歸重康叔身上一步步點出可

不謹于酒乎來毖不劼則優游無斷而今不專劼字傳疏用力夫毖何以用力只是本吾剛制來故爲劼○劼毖比羞耇饋祀進一步若仍謂養老祀神可飲不盡毖字義當時沉湎成風非用力毖之俗未易格殷獻臣不必言昔任殷今里居者此只對諸侯言疑殷臣之昔事殷而仍散爲各國之臣如下之迪諸臣惟工者尚多有之即衛國亦有在焉從其多者則各國爲尤著如此說且見自卑而尊也旣曰獻臣何待劼毖蓋殷俗染溺恐賢者不免故教衆以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此文在侯甸男衛之上則凡殷賢臣居殷墟者皆是侯甸男衛是鄰國康叔爲方

伯故得劼毖與文王告庶邦同義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衛臣教衛臣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易化太史所掌六典以佐王治若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以八法治官府若官屬即八法事以八則治都鄙若祭祀即八則內史掌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八柄詔王馭群臣曰友者二史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處賓友之地按典法掌辭命在侍從有獻納之功朝夕有切磋之益故曰友于友字見飲之易崇于史字見飲之宜戒獻臣百宗工只作一人看蓋衛國之賢臣爲百執事之大僚者無殷字與殷獻臣不同賢臣乃群臣之泛稱即百宗工不可謂周官之里居者獨

有宗工稱獻臣以其爲百官之長也非賢臣不可任故以獻臣稱之要他相戒相勵惟恐一念懈則逸豫乘之歷舉官名職事正塞流淸源意責之職業自不暇飲矣爾事以賓師言禮重于友其事柄則非居位執政者比就事中又分兩項休以論道爲美如周禮師氏詔王媺是然論道于侯國須淡薄描摹若說到燮理陰陽便礙又有服采者蓋賓師亦有時受事之託如孟子爲齊卿出滕是休因道德之休采亦道德之采若侯國之三卿名通天子列于六職與康叔同王朝命官不由諸侯自辟故曰若疇非謂三卿之體秩與康叔等也握政本之重則于國爲衆父司馬征

伐爲重圻父掌兵見小雅康叔初封以封圻爲急也惟迫逐違命則違孰違于庶群自酒而可不毖司徒以政教安萬民若保以教言繫之農父者教先于厚生也惟若性保合則若執若于典聽朕教而可不毖宏者若井疆是廓故屬司空惟經界以定地法則定孰定于土愛心臧而可不毖三卿必曰薄違若保定辟者見圻父是薄違的農父是若保的宏父是定辟的任大責重如此可以不謹酒乎休采重德盛三卿重位尊先各國而後本國自遠而近也言各國先賢臣而後諸侯言本國自友而事而疇自卑而尊也總是所職愈要則所戒愈嚴故下幾個剛字康叔一身又

遠近尊卑親效故曰劼汝剛制剛制從大臣來而勅盡又
從剛制出前舉有商君臣自尊而卑自内而外無一人不
剛制于酒紂一不剛制遂至墜命故此臚列内外諸臣亦
自遠而近自卑而尊末嚴之康叔一身康叔何以剛制亦
惟是畏天畏民厥棐有恭助王德顯以爲内外遠近諸臣
倡仰是叔之剛制劼毖也剛制含廸畏意不特嚴湎酒之
戒直絶服遊之端蓋勉强禁止者念少柔茹即未免浸淫
必持以堅忍果敢對耆酒如勁敵願惜牽繫之情一刀割
斷劼汝剛制于酒非此節之專主乃歷推結束于此耳毖
臣不及民毖民意要補足

周禮春官内史中大夫一人掌王之八枋之法爵祿廢
置殺生予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
之賞賜亦如之掌書王命○家語子曰天子以内史爲
左右手

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上節毖臣已含毖民意應妹土二節又就臣民中不率厥
言以終毖酒之事厥或口氣是虚活語不可認定作實既
謹毖民矣毖而不從者將何以處之其或有人誥汝曰商
民不農不賈非有鄉飲禮事也無故群飲群字極重有恃
衆而悍然撓法意古者群飲惟蜡及鄉飲射無故而群飲
者非奸宄即叛亂可知誥叔所轄即紂遺民所謂庶群自
酒腥聞于上者世家大族法不易行故盡執歸周聽朝廷
處分若康叔則難擅殺矣經文周字對衛言不是對殷其
字　其酌未定意非遽殺之也要知當毖戒之後而猶然
群飲武王有予其殺之言若不毖戒何以用殺究予其

殺亦口殺耳非心殺也禁令初頒權設重典以懼之詞雖
甚嚴都是客語不過起下當教意

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
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按以屬遊飲于市群飲也市者姦
之所容焉鬪訟所興焉不但周禁自漢以來有之有因
事而開禁者賜酺是也但武王之所指者又以殷之遺
歷而言非尋常之群飲耳

又惟又恩也因方說用殺隨轉念殷受道廸爲惡而終不
務德將治事之諸臣百工在殷獻臣之外者雖未能遽革
湎酒之習然非百姓群飲之比勿庸執拘之例以殺之其

惟以我毖酒之誥叮嚀教之可也諸臣兼內外諸侯言非同一飲酒而臣民異法有望其改過意勿殺姑教今律有八議及鐵券免死一次相類下面有不用教辭之教服賞有斯明享節須緊承上姑惟教之言有斯句是從教者賞之對下四句是違教者罰之然有斯明享句輕引起下文歸重時同于殺上有者有之而不忘斯指羞耇饋祀之教言有斯謂克有其教染惡之臣爲正事之臣有斯二字最妙蓋剛制謹酒念頭須時時有之念念提醒而非湎于酒是遵奉教令的人彼方精明自持而我何不明爲獎借明字緊應有字明享是別其爲善而以爵位享之即天若元

德不忘在王家意與臣之賢而原謹于酒者一體相待特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無明享必先于吉蠲也湎酒本不潔之事教而不改是謂怙終惟我一人不恤于汝不潔汝所爲時則同汝于群飲執殺之例矣我一人對康叔責臣之詞全是儆懼以毖之之意要知此二節不可平當以勿庸二句與乃不用我教詞時同于殺兩下相形畧靠時同于殺邊以致儆臣意而勿庸句時同句又與予其殺句相應見民因不容稍貸臣亦不能過縱也

此誥告之終叮嚀康叔毖臣以爲毖民之倡也妹土之大命此句總〻全旨與聽者欲其常聽之以劼毖殷臣下惟

化民意勿辯二句反言以見當典聽以毖臣意如云若朕毖臣之謂當與聽之而于乃司之用與不用一一辨析精明若勿辯乃司先使渾而無別則民何所勸懲將湎于酒而不可禁矣汝欲明大命于妹邦可不自臣以及民哉乃司之司以職事言兼殷獻臣至友事時皆在非但殷廸諸臣也辯有司者欲諸臣皆勵職守不以暇逸致湎也重勉諸司供職說若只毖酒何辯之有首用告毖字中用劼毖字此云典聽朕毖則通篇皆該于毖之一字也勿辯二句重責臣而所爲辯者在康叔意自有在

按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丘

譏曰水溺人而酒有甚焉周設官以掌國之水禁而屬以幾酒謹酒也有以哉〇蘇子瞻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〇丁奉曰周公相武王作酒誥戒酒矣及相成王定樂歌則自鹿鳴以後燕饗屢陳盛稱旨酒爲群臣勸此何一戒一勸相反耶夫燕饗酒禮也公之制爲此禮正樂記所謂一獻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醉所以備酒禍也然則雖勸之實戒之公豈以沈湎教哉

尚書葦籥卷三十八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濟士達輯著
古滿張孫振鑒定

梓材

前四節武王告康叔治國之詞、首節欲其通上下之情、其綱也、二節所謂以厥臣也、三節所謂以厥民也、欲其寬刑辟之用、末節總承上意而以成終託之、是正喻今王四節臣下做德之詞、首節欲其以德馭侯、次二節欲其以德化民、末節總承上意而以永命期之、究竟通情只在寬刑懷侯只爲撫民。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一節通下不對雖上之情指上下之情指臣通上下之情者全是要得民之心以慰王之心令上下之情流通而無

間也雖有臣與大家只重在以厥庶民及達王上以厥臣即上暨厥臣句不過取文勢複言之耳所以字有力宜合下二節意此以字即厥命曷以以字夫何以以民我去養敬勞來引養引恬即是以庶民又何以以臣我去使諸邑亦恭敬勞來亦引養引恬即是以厥臣臣民大家之情欲如此王之情亦不過欲其臣民如此而邦君身處其間安可不通徹其情故曰惟邦君下節緊接以汝若恒越言叔當時時發越于心發越于心者求達也○通節重達王上天子于天下如一身然血氣命脈無處不通患莫大乎情壅故得臣民之情以服大家又合國人之衆以歸天子使

分隔而情不隔如指隨臂臂隨身邦君所以舉國而聽于京師之職分也王者封建諸侯意蓋如此○達是康叔所爲與其情通達無間非使上下兩邊相通之謂王者之情惟欲邦君化無阻滯然大家之勢重者乃臣民擁助之也如能以民臣而達大家則使王者之情不隔即是以達王處非果有實德及于民乎于臣必不能使其情之達王夫只在安民撫臣乃能服巨室可以通巨室之心必可通天子之心大家向化天子自然推誠達大家乃達王之張本上臣字專指羣臣下臣字兼民臣大家在內蓋自康叔言則有民臣大家三等自王言總之一臣耳以字有力與

字相呼應照本文二一直說從庶民直達之王主以下達上
說兩以字一氣㸔到惟字如云以民臣達大家以臣達王
誰以之哉惟邦君以之而已邦君爲天子明四目達四聰
達者足乎此而通乎彼自賤達貴自外達內直向上達去
非達上而又達下也惟字重看見不可諉之于卿大夫其
說邦君職任說曰惟邦君者不是說邦君當通上下之情
主能通說見他人不能而能通者惟邦君也蓋由邦君之
上惟王尊爲天子上無可以自達由邦君之下惟大家暨
爲臣民下無可以自達惟邦君有王以專其責于上而下
惟臬其成有臣以分其事于下而上惟通其意故可以無

爲而治也然武王命康叔而特以達大家言何大家世族
令不易行康叔所封是商之故都大家爲多更康叔所值
大家又受惡所浸淫者誰然有所不能行明享有所不能
勸苟非臣民俱化胡可以感動之以字中甚有工夫要合
下謹罰之意看明德而愼罰原是康叔爲治之要况下節
明明欲康叔以寬刑率臣王啓監節明明欲康叔不用刑
而用德須以此二句分配下二節看遂接汝若二節云云
須知通節泛說勉康叔意在言外

陳氏曰臣民素服屬于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
助之也天子之所聯屬皆在臣民使不能子庶民爲暨
臣以慰其觀望聯屬之情則上下之情俱塞矣周公教
康叔曰汝上不得罪于王下不得罪于巨室則國安矣
人君多疾惡于巨室所惡于巨室者惡其危國也周公
曰無胥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室何爲乎故曰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周封建諸侯
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臣鎭九兩所謂宗以
族得民公劉之惟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
之封有六族爲衛之封有七族爲唐之封有九宗五正
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
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

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
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
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繄大門宗
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
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
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曾孝公是也使惇惠
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鎭靖者修之若晉公
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
國有與立矣

汝若恒越二節專言宥而勿辟比愼罰更加寬矣雖則罔

厲殺人以上示以寬刑之意言教也以下俱以寬刑之實
身教也然必須有罔殺人之心而後有敬勞之實一直說
下○越者發于心也常勃起常發越則生機不覺屢形之
言耳是康叔自心中發念語師師貫至尹旅謂卿尹自相
師法非康叔師之曰我有俱見自我表率之意次曰字是
康叔在三卿尹旅面前言說與首曰字稍異首是呼那三
卿尹旅也都是武王之設辭三卿尹旅皆康叔之臣皆有
用刑之責故示以予罔厲殺人非言也實有欽恤之心示
臣以意之所嚮分明要那三卿尹旅亦欲如此非單指自
家言予指康叔罔厲殺人含敬勞意雖立法已定猶示以

用法之當寬也罔厲二字重看亦字正承上句來見得徂
立意如此而不先之敬勞胡能使民懲和棄咎以迷染之
衆而遂置之肆赦之條恐不殺而終至于殺矣敬有明德
上夫恐民陷無辜而勞來之于未犯之先是敬勞正不殺
之初心使其必不入于殺者故其所宥亦以成哀矜而納
之勞來耳惟敬勞則可宥人敬勞一直說敬者欽恤之謂
勞則勸之以更生之路含大小意就見得寬刑辟言民之
入于刑辟者則原其情罪哀矜不忍而有撫綏之意也厥
君亦指康叔言不惟以心示之亦惟爲之君者以身師先
恭敬勞來其民則三卿以下皆往而敬勞矣肆徂句指王

卿尹旅說先字肆字相叫應二句是論其理如此要看徂
字往字指往國之初當有赦宥與之更始開以自新之門
亦察其矜疑而後出之耳肆往以下正指敬勞之實上徂
以之職言此往以之國言二肆字俱作遂字看奸宄殺人
歷人罪之大者厥君事指宥奸宄等事戕敗人罪之小者
唐孔氏曰以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
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于奸宄殺人
歷人言肆往此亦以小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
故知過誤殘敗人也言察獄之事君盡心而宥其所當宥
者則臣亦效之君宥其大臣宥其小所謂敬勞而罔厲殺

人者也○所以通上下之情者惟善體王仁民之心寬刑
辟焉耳汝若常發越于心而爲言曰我有以官相爲師師
之司徒司馬司空尹而官長者旅而爲衆大夫者皆與我
共明刑之責亦知予用刑之意乎予意惟教之曰民命至
重予不欲厲威虐以殺人其示意者至矣此非是言教實
貫根于欽恤之心但心存不殺而化不先于敬勞非所以
勝殘去殺也既以意示之必當以身先之亦在惟爾爲君
者以身先之不特敬忌已也直恭敬民命而勞來以開民
心是眞能罔厲殺人矣吾知君行之則臣必效之肆卿尹
旅遂往效邪君以敬勞而罔厲殺人其實何如槩而言之

自今以往衛國于奸宄者殺人者罪人曆過者此要囚之
服念于汝者原情而減等宥之肆亦見其君所行之
事于戕敗人為輕罪之夾于有司者可宥亦宥之矣君臣
交以敬勞而行其赦宥則罔厲殺人之意不徒託之空言
矣
▲官師官各有長如太史為史官之長太僕為羣僕之長
所屬之卿則又衆長之長故曰師師孔氏蔡氏説皆不
明三卿即酒誥三父牧誓皆同若魯羽父求大宰夏父弗
忌為宗伯季孫父子為司寇必三卿兼也○歷人如今于
証罪人所經歷傳謂藏匿罪人必其罪至死者故與之

同罪也戕人傷人肢體敗人毀人物業漢薛宣傳註以
杖手歐擊之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痏
痏師古痏音侯
上節過下當云若此者豈獨令羣臣能諭吾之情已哉正
所以慰王一人之心而達之王耳述先王命監以見刑辟
之當寬也王啓二句總舉先王命監之事無胥戕五句述
命監之詞王其效三句推命監之意夫觀其詞究其意可
見先王之啓監其治本以為民也自古句承上起下之詞
茲字當指曰字以下然曰字以下之意又只是啓監厥亂
為民六字耳通佈一監罔攸辟盡之戕虐指刑辟言不能

敬勞則厲殺矣二句叮嚀之意戕者必虐不分看至于鰥
寡三句又于平民提出鰥者婦者加意敬屬之合由以容
者謂至于寡至于婦合由此無戕無虐之道以容畜之也
不可以合由何作推廣凡民說上兩言至于則凡民已在
其中矣然但曰容第不戕虐之而已未必就養恬故又推
出王責邦君御事意為民不能自生自安欲引之于生養
安全之地小民無知惟上所引不徒曰養而曰恬有煦
煦景象通節層層脫卸直至監罔攸辟與罔厲殺人相
應○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黄帝已立左右監以監
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為孟侯故稱監以告之蔡氏

以畿內為監失考之誤凡王字俱是就古先王說監罔辟
下邦君御事啓監內要見立之君而輔之臣意其治為民
即是寬刑辟而使人得以生養安全也其命監辭曰平民
固當無胥戕無胥虐至于鰥者單力難支亟生之而猶惕
彼易忽而我敬之至于婦之窮獨仳離無告亟聯之而猶
斷彼將絶而我屬之敬屬而至于寡婦豈有一夫不獲者
乎合字本至于二字來分之則有鰥有婦以特厚之心仁
之其無戕虐也切合之則何不敬何不屬以一視之心仁
之其無戕虐也均容字要看大凡刑辟中使民手足無措
地步甚窄無可容處能由此道則好生一念為斯民安身

立命之原如天空海濶任含育其中而生理無不渾全也
二胥字內有率臣意在以下邦君御事照見君與師師司
徒司馬等同亂此民無相爲戕虐也要見啓監爲民也而
戕虐民可乎意戕虐大小皆有戕民卽以虐民不可言戕
大虐小否則上文何以戕敗人爲小看來戕者害及于下
虐者威播于上二字相互俱指刑辟說監則威易逞殺易
縱但不能敬勞率臣卽是戕虐下正無戕虐處寡婦亦自
其麗于刑者言之此尤易戕易虐者一戕虐必寡人之夫
孤人之婦不但上不能容民卽民欲自容而不可得些些
惻隱小惠决不濟須我精神與之灌沃肅然不懈藹然不

隔故曰敬屬見容保最着力處敬屬是容保中一事使一
國有一人犯法則無所戕虐中猶有不可容之人也刑辟
曰容者古云獄市所以幷容容訓容蓄則是工夫字矣合
字當云合所監之民不當云保合以與容字相礙故也無
胥戕虐者卽罔厲殺之敬屬合容者卽敬勞之一戒一勉
相形說王其效邦君越御事指上五句邦君卽是首監字
不必廣說御事卽三卿以下之官效責望也從命字生易
以推命之之意不是命之前又有命引養引恬總上無戕
無虐敬寡屬婦意引者容中之作用見得非止容納直引
之生全而始暢養者全其生恬者安其心是合由以容之

成功處民不能自養自恬故須引之彼屬合容上之所應
也至于養恬則民所自有而引特爲啓蒙發蔽之機耳惟
上寬刑辟而弘容保是個引路的人日引之生養日引之
安恬而民不知誰之掖持恬比養更深若云不但出之刑
辟直休養生息于光天化日之下爲之引掖者邦君御事
責也王者命監旨專在此然非從今日始在昔已然故曰
自古王若茲見自古王者命監皆以爲民如此則我今日
之命汝亦可知也汝今爲監其必體敬屬之心發君先之
念無所用刑辟以先自戕虐人可也監罔之監實指康叔
與前泛說者不同攸字着眼可見治民原有生全之道容
引民壽安全刑辟直置罔用之所

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監公侯伯子男各監
一國視此曰王啓監又曰自古王若茲則監之名不始
于周矣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正義曰鄭以爲連屬之監
王制云五國爲屬十國爲連 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
爲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于牧明監卽國君監一國不
言監一州也按武王克殷于其故地立監有二管蔡霍
監于武庚之國康叔別封于衛監其餘民亦謂之監故
武王本先王立監之意而告之
承上三節來言我欲爾建惰寬辟者亦惟曰成終之責係

之耳三若字頭上須先照王意除惡立國制度三段成終
俱指衛言謂武王既勞以始之叔當因舊成就潤色以終
之不可變成規而隳前功也當時之頑民想即此大家之
類武王已先見其微故惓惓望康叔達之以盡成終之責
蓋大家之情達則無反側不靜之事無反側則便遡畝修
塗墍茨完塗丹雘飾終真成了惟曰二字歸結出貴望意
三段雖平畢竟該歸重梓材一事蓋惡黨除而後基圖定
基圖定而後法制新是法制所以永杜邪回而鞏固成業
者也故篇題單取梓材惟其字重看張弛任所斟酌即武
王不能遲度也○通情寬刑宜在起繳見三段內各有事

體不必纏擾三惟字不可入汝字只承稽田等事說惟曰
以初之除暴言我之于衛既已除寇本于其始矣而匡畫
旌別以成去惡之全功者在汝封也若稽田然既勤以剪
刪棘斬蓬蒿以拓此土于始矣繼此而疆畎或不陳修客
無水旱之侵牛羊之踐乎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以正經
界畎以通溝澮不得侵佚使已去之蟊賊無自乘間而入
可也以中之立國言我之于衛既已井牧什伍于始矣而
慎固濬文以成立國之全功者在汝封也若作室家然既
已內外有限勤其短垣高墉于始矣繼此而或不塗墍之
茨之能不為風雨所飄搖乎惟其塗飾而又覆之以茅使

已勤之基有維城之固可也以後之創制立法言我之于
衛既已立綱陳紀于始矣而修明典章以成制度之全功
者在汝封也若作梓材然既勤為樸以具質斲以致精矣
繼此而或不塗之丹雘何以因其質而成觀適用乎惟其
塗以丹雘發其采輝使已立之制煥乎其有文可也我除
殘去暴以定之爾毋寇生我以壤之我建邦設都以造之
爾弛備失險以危之我立經陳紀以開之爾因陋就簡以
過佚之我為其難而汝不能為其易使人謂善作者不必
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可乎敷菑者墾闢而去草也陳修
者陳其區列而修飭之疆田岸也畎水溝也疆以明界限

畎以通水道此八字當一氣看義取分別善惡有條厥井
疆之意卑者為垣高者為墉垣墉成可見居室建了但未
曾泥塗耳泥飾曰塗仰塗曰墍塗墍是飾其外者茨茅蓋
屋也義取梧梳基本有堅完牢密之意梓良材可為器者
具麤曰樸致巧曰斲樸斲具可見器皿成了但未曾加彩
色耳雘有青有朱丹雘是朱色之雘義取潤色煥然新人
耳目意為厥疆畎在陳列修理故下陳修二字墍與茨丹
與雘皆塗所為故下二塗字然丹雘只是一物以丹為雘
也

蘇氏訓敷為治陳氏訓敷為開墾孫氏訓菑為去草敷

菑者治去草棘也無廣字意以疆爲畔原是孔氏舊訓
疆是田岸非畔也畝是廣尺深尺之溝○唐孔氏曰塈
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疾謂蓋覆也塈言塗丹雘塗丹
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
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
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
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

民
依傳此下作周臣進戒四節只重德字懷諸侯化迷民原
非兩德故末節只承保民言因願以此道延基祚于無窮
也今王惟曰節言先王以德懷諸侯之道言我于今王惟
只說道如此云云通節以二明德爲眼目須先提出明德
分曉後明德方有着落如云本不顯以刑百辟而心誠協
下不徒擁臨御之統者一人御侯之明德也表精白以自
靖而恭儆未將不徒襲享上之文者諸侯事君之明德也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就有不以庶邦視庶邦而以兄
弟視庶邦分明起庶邦享上之心而使其和集意至于兄

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則眞能懷爲夾而可見其丕享矣達
正是先王和集庶邦而後王可式之典集字卽上懷字不
言用明德者上和集其下而下享其上正是彼此用明德
蒙上文不必重言矣要知上用明德下亦用明德不徒以
法度相持既勤用明德正用于懷爲夾內二句一直說亦
既用明德正于庶邦享作兄弟方來見之非前一層事庶
邦享作兄弟方來對上懷爲夾句后式句對上既勤句丕
享句對上亦既句○惟者思也言王當自念說也明德就
發用上說卽懷諸侯之德既勤既字作盡訓貫至懷爲夾
說盡諸侯而明德以懷之也下既字做此勤者有加不倦

之謂勤用明德虛工夫在懷字上政教以維之情文以感
之皆是不專在巡狩有時旌命有典上夾如人左右夾持
一般故言近諸侯散處九服分懸勢隔今則聯之以情而
使之近也遠言其分近言其情非說懷遠如近庶邦享三
句一直說享指役志于享者言誠以奉上曰享兄弟方來
正是享處作非形作乃是德作有鼓舞振作意兄弟在夾
字映出諸侯左提右挈來持情分分明有兄弟之義故曰
作兄弟非周之宗盟同姓爲重之謂方來者無一方之不
來也來字舊解作來朝還是以藩翰屏衛之忠來輸于天
子不但用禮幣而亦既用明德以享上焉要在明德上識

先王不是以明德去懷遠只是修德勤政馭侯以[illegible]
以時一明德以撫馭而諸侯自然服從諸侯亦只是謹[illegible]
侯度陳民功以表藩屏將廷實以修覲贄自然相親非另
有所謂明德也亦既對既勤言所謂百辟其刑之下所作
即上所懷上下合為一德矣我以德懷諸侯不以德應亦
君德未至也天下惟德為至近至親萬世不易之常道故
曰典式者式其德和而輯之為集非一味和也集萬國為
一心之集不必以輯字代釋而輯義自在其中后訓君實
指嗣王非先后之后兩既字與方字丕字俱是一意
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于比之

意先王用何道曰明德而已比之九五曰顯比言顯明
其比道如接之以禮待之以誠上以德而顯比于下下
亦以德而親比于上修其職貢方方而來孰敢有貳者
哉○丁奉曰彤弓雖列于一什之首其實為蓼蕭湛露
之次而聖人以一事聯述者也蓋天子于諸侯以朝燕
會則歌蓼蕭以私燕則歌湛露以賞功燕則歌彤弓
此下二節舉先王用德得民欲後王有以化之皇天既付
節作一句讀原今日所以為民之主乃由皇天既付中國
民以及民所覆之疆土于先王而今日承之乃有不容已
之責也既字作已然看有人斯有土付字貫至疆土不重

天交付只重先王身上說皇天處須點[illegible]德意皇天之眷
德正先王所以受命處便悚王尋思一個慰懌的妙用了
此承上天付中國民言見不可不為之導和也只重先王
身上說以先王德所受之天命豈不能和疆土之民而至
于今猶有迷者哉先王蓋曰與其督責一時孰若漸濡數
世而誠民以對天也由皇天之命而切計先王受命之心
倘疆土中有一民未覺于迷必有惻然不懌望後王以懌
之者然惟係今日之用德耳肆王惟當專用明德以和懌
先後迷民而如此乎惟德用以慰悅之也用懌句重在用
字是着力語若只講個先王慰悅便非本旨○德固承上

明德來然用字宜屬下句兩用字還說下都承上一德字
來民曰迷者如迷子失途無人教化而失性非敢于悖也
惟字重看民當被化之初猶未盡去夫迷惑習染惟當用
德和懌之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心慕于善而不容
已或先之以啟其悟或後之以被其成曲開其歸往止此
明德而妙于用以覺迷如是而民有終于迷者乎先後字
因迷民生悟民其心純故先敬敷而在寬少振作即從容
以娭其新迷民其心敝故先和悅而勞來不苦難方可漸
勵而驅之善先後又從和懌出所謂軸之翼之總敷教在
寬之道是一套工夫在德上着力和懌先後迷民正德之

用處要看他兩用字見其無他道也以此慱迷民即以此懌先王是皇天付于先王而王以修和成先德也蓋先王受命在此迷民故慰先王之受命亦在此迷民之向化非德其何能昭蕩乎迷民泛言民之失教者不必指殷民

末節勉王監已之言而推所以欲監意要回顧先王用德以受天命看天下無不斬之澤而有不磨之德欲至于三字有力至根監德來結想便不幻了欲字乃願望忠誠欲王今日之德可至于萬年使有所藉而子子孫孫對揚者在王今日之德喝重惟王不可作子孫說必治可至于萬年而後稱守成之主乃勉詞非期詞通節以德言不以天

命言○已者進戒之詞雖終而祈君之意猶未已也若茲指上明德以懷諸侯用德以化迷民說工夫在監字內臣所陳懷臣化民王當監視之不可忘也所以欲王監者何哉誠以諸侯維屏也民邦本也本固而屏樹人懷而天親丕若有夏歷年臣心未已也式勿替有殷歷年臣心猶未已也惟曰欲王德之所至直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長得以保皇天所付中國民是則臣願之而欲王用德以和懌之也不然臣何為而言之不置哉懷臣化民不必分只直說則于永保民句為便萬年永保民相應子子孫孫就是萬年但不明說子子孫孫乃從萬年中抽出來說欲至于句文勢甚緊須看惟王二字見惟是周王之後子傳子孫傳孫非他姓也不曰長為君而曰永保民者見明德和民世世不可懈意保民即保有天下之謂未足所以望王用懷臣化民意正在此豈可不監于茲

蘇子瞻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典雅非世俗所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為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懿然皆粲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

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于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鍛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時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居其人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蘇逢吉第旦且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于書傳以救世云

卷三十九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召誥

召公先營命庶殷攻位而位成、周公嗣至命庶殷受役而丕作、營洛心精原注庶殷。則非只形華便可竟事。故召公開口揭出誥本直從御事領取首七節記成王與周召作洛之事爲召公致誥之由太保乃以節召公面託周公誥王之辭爲書之開端下文則皆誥、中分三段皆以嗚呼發之皇天四節誥以天命之當敬因徵之夏商。以用人終焉。

有王六節誥以元子之當敬、服殷御事申前用人之事。二國命申前夏商之事、若生子五節誥以初服之當敬上下勤恤終用人丕若歷年終夏商。末節又面託周公達王篇中或言敬德而不及民、或言諴民而不及德或言德用祈命。或言以民受命、言所祈則所受者可知、敬足包諴、諴足著德舉一 即可當永命。不必以敬諴祈三字累作三層總言成王冲年而爲元子。元子而初親政。又在新邑層層進入見不可不疾敬德諴民以祈天永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首節叙成王告廟作洛惟太保二節叙召公受命營洛若翼日四節叙周公受命成洛○成王告廟蓋建都重事不容不告非以作洛乃成文武之志故告也二月在周公攝政七年是定殷遷民以後書二月既望者治曆者必先正

望朔故史官將言望后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后之事必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某日必先言某朔、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武王又都于鎬王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周家凡有大事皆至豐告焉告文即告武因祖、以見禰、曰朝貴早之義、曰步輦行不駕馬以兩人挽車、大輅盛儀非見祖考之容、故只步自周誌恪也、前武成後畢命皆然以作洛之事告文王見成王上有所承、以相洛之事委大臣見成王下有所托、

唐孔氏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乎

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illegible]
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于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歷
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嘗以
至洛之日卽卜也
惟太保二節召公以時至洛而稽天役民于其始太保先
周公句重成王上看觀註使字可見先周公先字嘗以上
相之體宜居其逸故召公先行還是周公在周因太保在
豐之便故使先行耳相宅者就三塗嶽鄙之會考天地之
宜瞻有河伊洛之衝審陰陽之合觀異會度形勢孰可爲
王城孰可爲下都承君命而相視之相宅處卜宅經營卽

其事越若來帯下惟丙午朏越若來舊俱作從容看一云
越若來者行相續而不停趨事之勤也今照傳進退三字
考之正韻曰逃旋行貌還連接也似勝前說三月貫至戊
申惟丙午朏只紀朏日是丙午以起下文不是說太保在
豐起行之日傳三日明生之名句不可三日斷此三日字
不是解經文越三日字乃解朏字三日明生自朔月數至
初三也越三日戊申者自初三數至初五日也至洛經重
卜宅上卜宅是一節得卜是一節經營是一節蓋先此太
保先周公相宅則擬建王城于澗瀍之間營下都于瀍東
之外公已有定算然不敢自決而稽之于天先卜河朔黎

水不吉後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此處卜宅只指
吉說得卜卽兩惟洛食是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
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召公卜卽周公卜伻來以圖及獻卜
及獻此戊申之卜也既得其地則規度某處爲城郭某處
爲郊社宗廟朝市民屋此所謂經營經是縱橫以經之營
是周遍以營之經營未是興工只是定其處所蓋經營定
幾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此處不露出位字
其實所經營者卽位也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郭之里
數宗廟郊社朝市制度脩廣之數之類
經營三日位置已定故庚戌之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汭王城下都皆在澗洛交會之內故曰洛汭攻位卽攻
所經營之位亦只平高下定廣狹之謂位成于第五日則
草創可知雖說基址成然亦規模初定尚未締造或云祖
社朝市不及城郭者城郭工夫浩大非一時能成故不言
不知若欲一槩成就不但城郭卽廟社亦未易成者但定
基址有何難耶玩洛汭二句決是建王城于澗瀍之間營
下都于洛水之外也時四方之民未集殷民以遷洛故就
役之亦有言殷民則周民可知意摘其難化者言耳上節
卜宅而得卜見召公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節攻位而位
成見周公說以使民而民心服此召公所以成始也太保

朝至于洛與下龔日節對卜宅三句與下祀神節對太保乃以庶殷句與周公朝用書節對位成與厥既命節對

唐孔氏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與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按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

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按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旣主陰故立市也○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次吏所治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思次市師所涖介次胥師賈師所涖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

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其屬有胥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之官考工記云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按市朝之市在國中者乃是商賈貿易之地雖當公淫荒必無司虣屬游之禁然揆之理勢不宜聚會歌舞于其間也上文云南方之原其地必曠而可樂意者如遺人道路之市與古者八家同井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井竈廬舍卽就廬舍以交易亦

井之名殆出于此而後世因謂國都之市亦爲市井則此詩所謂市者或在野外田間未可知也○唐孔氏曰于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

可拘以常制也
相宅卜宅攻位事分三時。達觀用牲用書亦分三時。故各
記日以別之自甲寅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
于新邑所經營之位、凡召公所定者歷歷巡視之、始也達
觀爲獻圖于王而然非慮其或有未可、然不曰所成之位
而曰所經營之位成卽其所經營者耳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者、以圜丘方丘新成以作洛
祭告天地也、周公以人臣行郊、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行
事非常祭比、此郊社與中庸郊社不同中庸郊祭天此則
合祭天地傳謂郊牛二者天地二牛同時合祭、非是且旣
祭天又祭地也、或疑古無天地合祭禮不知此非合祭庶
殷攻位而位成則郊社之位皆成矣用牲于社者有社必
有稷以社稷新成而祭告社稷先儒疑祭地又祭社不知
中庸社祭地、此則但祭新邑土神、其位新成亦當祭告示
其位不可以常禮拘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
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爲非郊社于壇可同也、社
者土神、在王國爲王社、曰新邑別鎬京也、郊不曰新邑者
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郊用牛二、取祭尊貴簡社用牛一
羊一豕一取祭卑貴豐之義、郊于丁巳社以戊午先尊後
卑之序、不必言社用戊午土日、須知土神比天地爲卑、非

謂后土是卑神也、祭社不言稷稷在其中、禮一牛曰特牲
全牛羊豕曰大牢、禮備羊豕曰少牢、禮牛二是倍一特牲
之數以示敬、郊社只重在告洛之事、郊用特牲社用太牢
一定之理、小註謂祭尊以簡爲誠祭卑以豐爲貴此釋禮
厚薄之義、于本節不重、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又膳夫膳用六牲注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閭師民不畜者祭無牲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祭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小宗伯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羊人掌羊牲牧人掌王馬之政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廋人掌十二閑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犬人掌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禮記云犧牲不朋于市又云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也

○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爲
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
以嚳配卽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
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
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出也宗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大帝也其後則祖文王于明

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祇幷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嘗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彊瘠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鄭欲以圜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非一祭矣鄭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鄭欲祭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祇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于二處天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澤以主崑崙北郊主神洲不見于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幷崑崙神洲爲一祭而遂謂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爲禘而不言及又以爲禘小于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幷方圓二丘北郊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祇人鬼極盛之際遂爲古今

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五帝感生之說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乘之數皆緯文也可盡廢乎其辨明仁仲以社爲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谷之神而配以勾龍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名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抵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

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皆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祀于郊又與祀地同王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祭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祇祭地之禮不上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方澤以天神對地祇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禮

祀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則丘方澤循祭天神地祇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祇不可煩瀆故歲祀祈之于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圜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有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四方上下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祇所出是總祀地

祇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四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祇之分祀者也○祭天地合為是者非合天地而並祭也祭天而以地配之耳天尊地卑地特天中之一大物豈得與天並若天地分祭地可與天並矣觀古禮父衰與母衰不同其微意亦自可識禮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其義何居曰此亦自合祭陳設言之祭雖並舉而儀各自不同耳燔瘞皆云泰是同一處也特有壇折之異要知祭時先燔而繼之以瘞但燔則于壇瘞則于折折在壇之偏非判然為二

處也又觀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則是古人祭祀之所皆相去不遠以一地而分南北以一地而制方圜易為不可令泥于南北方圜之說而時亦從而分焉並後儒不詳考于周禮而妄以己意斷之也若必欲分方丘以祭地其享又何所配乎因祭天而以地配理之順也因祭地而配以天理則逆矣儒者但見周禮有冬至祭圜丘夏至祭方澤之文遂主分祀之說不知周禮一歲之間祭天凡幾正月祈穀孟月大雩季秋明堂至日圜丘此外有四時之祭則固合祭者矣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掌百官之誓戒太史與執事卜日戒大宗伯詔

相王之大禮祭之日大宗伯奉玉大宰贊玉幣爵之事詩歌昊天有成命之章此其證也惟是周朔建子冬至圜丘適當獻歲不妨迎陽報天而後命于及地故其禮比合祭稍加崇重此惟行周之時則可耳乃其合祀之禮則未嘗廢使祭而必冬至也則何用卜之為故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又不必于圜丘方澤也以是而知周之未嘗不合祭也○唐孔氏曰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使知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牛二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按泰誓篇

蔡氏云郊祭社祭地至此又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與
禮不合漢儒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
人神而已是孔氏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
句龍后稷配食是鄭玄之所依按社者土地之神稷者
五穀之神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王者立社稷爲天
下求福報功句龍后稷皆人鬼以句龍有平水土之功
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即祀以
爲社爲稷也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左氏稱
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本與犁爲祝融等皆以五行之
官死配五行之神武王告于皇天后土本不當引此爲

說不然是其工氏之子而與皇天並尊矣武城孔氏注
云后土社也以后土爲地社即祭地却是祭法王爲羣
姓立社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
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此二語最分明以此知天
地不合祭亦別無北郊以祭地也○惟天子祭天地有
郊有大社是也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
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各以所主而祭○唐
孔氏曰禮廟成則釁之此其釁之禮與廟有土水之功
故郊社先成而釁之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
也迎長日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

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
郊于南郊也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
辛辛日也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
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宮親聽誓命
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
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
哭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
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

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
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作亳社北牖
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
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
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
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
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

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
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
以戰則克祭則受福○唐孔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
位于天者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
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
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
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
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
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
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

于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
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云惟
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
也唐孔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
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
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
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
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
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
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

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
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
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
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
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
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
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
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
示人作洛不爲役書無以赴功而屬役也乃于郊社稷規

畫勤勞作爲役書凡規制曲折傭用程期之詳皆具焉于
戊午越七日甲子、公于是日之朝用所作之役書命庶殷
之民及侯甸男邦伯之臣、使臣知所以播民和而民亦因
知所趨事也、○巳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將用書命此五
日中必會集臣庶討丈數揣高卑等役書一定然後甲子
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三月哉生魄即是這
月十六日巳未四方和會周公咸勤皆在此時、至甲子用
書命即洪大誥治也、按孔氏曰書賦功屬役之書也、賦功
謂賦歛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所役之處
使知得地之丈尺也傳引左傳見例勿泥用書者以營洛

之事載之書用書事雖多大略重命臣民勤事上四方民大和會獨命殷者著其難也當時庶殷召公特祖命之孜位故未用書至周公則重其事以作其勤矣侯甸男甸[illegible]在邦伯不是命侯甸男侯甸男各有邦伯公書下邦伯邦伯下所部諸侯庶邦咸在獨命邦伯統于尊也洛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

上句只承上節來既命者不遐傳上而再飭之非重命也重下丕作一句丕作要從百工播民和說來公既以役書命殷庶矣但見庶殷之民莫不歡忻鼓舞以終其事而大來役作焉則社朝市之位日見成績不但向之位成而

已既成而後命作者成即定作之規模作即竟成之功辯耳丕作只言庶殷不言庶邦意當時用其力者殷民而諸侯之在洛者分頭督率之而已殷民不欲遷洛者亦萃然大作則四方可知萬民如此則百工播民和又可知記作洛本爲化殷故專重庶殷上言命庶殷此言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歷歷提掇亦著下文誥告之由○林氏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記之自戊至至豐距甲子纔一月耳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入錫周公以上是史官敘事曰下是召公對周公之辭想諸侯奉幣供王皆賀新邑初政若召公則敬德誠民以承命此意尤進故借錫幣陳辭敘召公託周公及王此節之意尚是口陳爲下誥開端誥告庶殷另指王之教令說非召公自謂此誥也取幣下不必補出誥字取幣旅王是二事篇中皆旅王至奉幣方應取幣旅王只重書邊不必兼幣說幣所以將敬耳旅王而及公公尚攝政亦有殷民之責者其意安在殷民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當有告教以

開導之然陳之教條布之訓令猶是誥告也非其自也分化殷之任者皆可爲若潛移默化則誥告之自也非諸臣所能與故云自乃御事意謂拔之天命稽之民情考之上古當有任其責者我之旅王正旅其盡此道我之奉幣正奉其能此道而已○作洛事畢周公將歸鎬京因與召公會而庶邦冢君在焉太保召公將有書陳戒成王乃以庶邦冢君自王庭而出取贄王之幣乃復入王庭而錫之周公欲共并巳之誥以達王也一出一入皆以新邑行在言以庶邦以字即家語孔子以公退之以取幣緊連上句看諸侯贄見之幣前此召公類收之矣今命出取者意召公

雖收其贄猶令諸侯自藏而奉之以出取昔日來時贄見之幣物而諭之以將爲供工之用也時說取幣下補出諸達王以誥爲重幣則顧上文而帶言之諸侯之來何以有幣益諸侯初期王至洛故備見君之禮召公所以并誥達之者意在後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上出取所獻之幣而供書以入錫公乃遂拜手稽首拜手稽首之禮本致禮于周公躬行于入錫公之時而因口述叙言之曰我今日拜手稽首以此書幣陳之王及托我公然陳王及公之意何爲哉惟以洛都初建正人心觀仰之初欲誥告庶殷令之嚮化其根本必自爾御事也公歸爲我達之旅如庭實旅百

之旅陳列之也陳王而曰及公者王在鎬京召公在洛邑書幣不能自陳托公轉達王對周公其辭不得不如此耳亦有對公如對王意誥告二句是述作書之大指正言所以旅王若公之意非誥中之意旣營洛要須想營洛本意乃本期化殷便須想化誨根源第觀攻位位成命役丕作這段光景亦堪一論但係教中必有徹通之自難向民求全在御事此句要照通篇說誥告內須含誠民以祈天意越自句含敬德意越自乃御事固重然上句亦不可只欺過益誥告特言教耳若直說言教不如身教則又失誥告字義矣誥告以言語告民即周公離益諸事此等亦不可

可少但其本則在王耳然王字勿露乃字指周公說公于王爲叔父故召公以爲自爾御事益化殷爲御事之責故以幣誥達之王爲爾御事之責所以及之公也御事與旅王王字應乃字與若公公字應若無乃字則于上若公意遺了過節歸重在誥告二句作解○誥文敬德誠民祈天命雖三大鍵然祈天永命直至後宅新邑方見而誠民止于有王雖小節可見惟疾敬德前後兩見而不可不敬不可不疾敬意則篇中處處提撥故敬德可言而永命未可言不可逐節挨入

御事或以稱大臣或以稱天子猶漢人稱朝廷爲縣官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以下皆誥中之言此五節以冲子爲元子是第一柰息[illegible]四節作一段以敬德誠民祈天命爲主前三節旁言元子

不足恃前人不足恃夏商既如此後面申固言王以沖子
嗣則老成當聽王以元子重則敬德當疾隱隱見王受命
須受其永者必不可受其墜者然此意都在下特起之耳
首節所以嗚呼發嘆爾甚慨切上言天命不常下言保命
有道改字貫元子殷命說勿添一二字改厥元子茲大國
殷之命原只一句言元子的大國殷命故有一茲字在中
紂元子也殷大國也而忽焉以改天于此一改甚重亦甚
决見天命不可恃如此受命之命緊接此命字受命當云
繼文武而受命應元子大國說無疆猶言無畔岸也言大
非言久亦字要看是休處亦是恤處休與恤不是乘除倚

伏直是卽休卽恤限不得程途等不得時候口氣甚緊當
直著成王身上說厥元子茲大國天之休命也劈頭從皇
天上帝改命說起元子與命天之眷商而爲無疆休者也
一旦改而爲恤惟王可知矣可見恤隨休轉當無疆休時
卽有無疆恤在改君易命是有形之恤而顧盛當盈是無
形之恤豈必君可易命可易然後當敬就此发天受命之
初已有無窮之憂嗚呼王曷其奈何弗敬乘人情喜縱惡
撿誰肯兢兢業業受此拘束無奈休恤靡常之命從冥冥
中制我有不由我不敬者看來奈何二字自恤上生來既
云卽休卽恤可見只有一恤矣更其有他弗敬可也曷其

而弗敬出于無奈弗敬可乎奈何而弗敬辭意如此然曷
字又一氣下相連不斷最難體貼敬字不可空說下文誠
民永命總含蓄一敬字內但首嗚呼一段尚未露出誠意
不必弔補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有疾敬德意而未露疾字
王其疾敬德說敬德矣猶未指其實實在王不敢後用顧
畏民碞二句然顧畏民碞下手工夫又在後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兩節
敬何在在德有不容不疾敬者召公懼成王恃文武之德
以恃天命故推殷先王之不足憑申言之重失天命上一
去不反故言遐終指往事言此句承上改字說來下是就

中推出不可恃意先哲王精神在天者一多字見先王許
多在天儘可憑藉也對祖宗言爲後王對天言爲後民兼
言之服命與太甲新服厥命同謂爲天子如云及其後王
後民商受茲服其命而爲君也但以後王統率後民之受
茲服其命爲君甚妥厥終者究竟之語當時初政亦用文
王爲相智豈盡藏只爲始念不敬其究至于智藏云云智
藏瘝在不敬德可知夫知三句是民不能誠之形容天哀
民而移命有德則天之永命不能祈矣夫知句言民之爲
夫者更無可圖生理但知挈妻兒亍去而已至出執而無
地可容故接天亦哀說去天亦亦字對厥先王說言天雖

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辜故其眷命轉而
移之文武也懋字有疾敬意指文武言不重眷文武上只
重紂失天命而歸于文武見不常意未及祖宗不足恃意
恐得下文德卽敬之著落處上單言敬此言敬德者正指
諴民之德言非泛言堯舜切猶病之想是立疾敬德之至
極疾對遐終看天命一去不可留故曰疾疾者卽今下手
更無等待然疾不是欲速心欲速便助長敬是精明振作
之氣着不得一毫怠緩就使惕厲中無一段汲汲不遑之
心其敬終不徹須猛力趕上不得退後此惟日不足之意
前言受命此曰眷命用懋歸到德上已進一層上言不可

不敬此又緊一步言敬不可不疾且從哀民說來便含着
諴民祈天了
上欲王敬德單說得殷墜命未及有夏亦只說得後嗣之
恤未及始受之休太保恐王視殷喪爲偶然又恐以今受
命爲足藉因連舉夏商墜命再相聳惕見古今一轍必不
因前人少假易也夏商前人疾敬德故天用眷懋其後人
不敬德故今用墜墜此意亦未說出至下惟不敬厥德乃
蚤墜厥命方指言之○近觀殷代固見天命之無常卽並
夏殷觀之其天命亦有然者相古今相固因夏逹殷近本
文于夏則揭相字于古之上于殷則順稱相字于今之下

不是以夏殷相對乃是以夏殷相形若曰天命之無常豈
惟殷爲然哉你看古先有夏若禹者德足得天而天啓廸
之又從其子賢而保佑之禹于是面考天心順而不違以
祇台而傳子天人相與之盛如此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
今時旣墜厥命今看這有殷若湯者德足得天而天啓廸
之又使其正夏而保佑之湯于是面考天心順而不違以
寛仁而代虐天人相與之盛如此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
今時旣墜厥命此全是前後推詳反覆提撕之意須抑揚
走對○重兩天廸說從子保格保亦是天廸其德處廸有
思若啓行若翼意如錫禹範疇錫湯勇智之謂禹祇台湯

聖敬自足以爲天所廸非只靠天啓翼從子保者啓能敬
承天從此而保之格保者夏罪當正天亦以格爲保自堯
舜傳賢之後傳子則自禹始革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
保于湯言格保皆前此未有也曰面稽與眞覿面相對不
隔一膜禹知天廸其德則從而懋厥德知天保其子則從
而傳之子此禹之面稽天若也湯知天廸其德則從而懋
敬厥德知天廸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面稽天若
也面稽天若要緊承對天廸說蓋人君于天合則順不合
則違全要德與天通以二代之先德無捄後人墜命兩個
今時旣墜厥命語要斟酌蓋夏之墜命旣過一代了墜命

旣久何以亦曰今時墜耶當于前墜命句如云夏之命且
屬之殷而更移之我周矣今安在哉後墜命句如云殷之
命昔受之夏而且移之我周矣今安在哉專言一代之墜
命人猶曰偶然未必疾敬德惟合言二代之墜命始駭天
命之不假易而敬德工夫當疾忙下手求所以面稽乎天
者可也
緊接上一節見二代之墜命者遺老成也欲王任老成以
爲敬德之輔近云此節是言老成不可忽而悚其聽言不
知任老成中卽該得聽言意了大凡冲主多不便老成故
以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戒之嗣非嗣文武正嗣其旣墜

之命當緊承上說蓋召公在當時乃壽耇之臣而是書惓
惓以夏商爲監正是稽古人之德及殺以天命爲懼正是
稽謀自天故訓以無遺使王聽其所言之意將言敬德誠
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耇正謂要王疾敬德全在稽古人之
德稽謀自天然非壽耇不能輔翼之以至此也冲主于老
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受其益無遺者
親之之謂冲子二字正與壽耇相形一念不在老成便是
遺則字是斷然之辭乃一篇喫緊處下二句正明不可遺
之故要體注是固不可遺也補稽古句後是尤不可遺也
補稽天句後二曰字亦要還他口氣德與謀俱主好一邊
說古人之德如禹之方懋厥德湯之懋昭厥德是稽謀自
天卽天廸天若之天稽考古人之德以爲國家謀者無一
不根極于天也近云古人之德凡夏殷以上皆是勿專指
二代言看來能稽古德若只祗德懋德之範便一典故能
稽何須壽耇蓋直契先哲心源有我可印古若我自稽者
古人先得我心之同故稱我古人之德有包含千古于我
心之意古人之德以敬得之稽古人之德欲敬德者資焉
然必到稽謀自天處乃爲稽德之極故于稽天處著一矧
字又進一層稽德古人不過有所考証謀事揆策而稽考
其自于天不以意見用事以天理成謀所謂先天而天不

違後天而奉天時陰陽消息幾微洞悉有許多斡旋在天
卽德之所從出兩稽字正照上兩面稽字稽古德就是稽
天緊連直說兩相合謂之稽要在心上說蓋壽耇卽古人
也壽耇卽天也故步步起上壽耇之不可遺○今冲子嗣
則必無遺壽耇所以然者亦曰壽耇閱歷人世已久則典
謨訓誥體驗者眞于古人之德不但能稽得失敬肆酷肖
往事抑且究得失敬肆之所自動中幾微一顧問間恍若
身遊歷代而凛千載之典喪然古德猶有迹也矧曰心與
天通無論謀始謀終能稽合自天不但保命墜命能道福
善禍淫之權抑知如何可延如何不永直勘予善奪惡之

故一吝謀閒使人恍見於形而决難詆之帝鑒其不可欺
如此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
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
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
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
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
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王乃初服
此段始以元子結以初服皆戒德之意。蓋王雖小一節爲
一章之主丕能諴于小民今休所謂以諴小民爲祈天永
命之本也王不敢後二句歸本敬德所謂以疾敬德爲諴
小民之本也是下三節柱子元子哉哉字甚煞見有無疆
休恤在其轉恤爲休轉休爲恤不以冲子遂少恕也元子
即前攷厥元子丕能丕字正從無疆上來休即無疆之休
元子便是休休便有恤相乘故須諴民其字是召公直責
以一吝將爲臣風俗上說丕能處含敬德意潛消默奪之
機正在于此諴民句無工夫王不敢後二句正敬德工夫
而諴民永命之本王不敢後後字承上今字來亦有疾敬
德意在此句即喫緊諴民之實勿推高一層民碞二字又
從休字照出險可使平則休者至矣顧畏者回顧戒懼在
諴民之前有所顧則畏而不敢無所顧則不畏而敢顧畏
而不敢後正諴民之實事也爲人上者知小民最險自不
敢後于敬德以諴小民矣說王不敢後須就諴中貼德不
可以德諴爲兩截工夫至王敬作所節將敬字挑出纔有
歸本君心意思勿分析太早碞字即反諴字不必說到撫
后虐讎惟王受命爲已後之休受天永命乃將來之休因

祈永命令疾敬德則用將來作見在故云今休今休已說
向永命但永命意未露出諴民已說向宅洛但宅洛亦未
露出俱只照本文講王不敢後即是疾敬德顧畏民碞即
是祈天命蓋一事三言而于治民則爲諴于受命則爲祈
于脩德則爲敬敬德諴民祈命無所異也湯若士曰此言
元子所係之重當敬德祈天也歎息言王年雖幼乃天之
元子哉人心天命所係至重大也其必大能馴擾調良諴
和小民以成今日之休美矣蓋無疆惟休昔之休也小民
諴和則太平日奏而景命日新不爲今日之休乎少緩于
敬德小民之心已不可知矣王其疾敬德以顧畏民心之

喦險而諴和之也此其爲元子哉○冲子不知古不知今
非𦒿者以爲儀刑則無以敬德故要無遺壽耇焉然又恐
成王自以冲子自諉故又申之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所謂
個元子則今便無疆惟休然受命之休今日不可當作休
惟民安命永方是今日之休休字含有恤字其丕能諴于
小民今休則一不諴而今即不休矣丕能丕字雖解大字
實有普徧之意見無讐民亥民也小民指殷民說曰諴便
有德字在下文位在德元小民刑用即諴之實方謹慈之
日即言諴和非一味寬和也法制中自有順適處使服習
約束而不苦難我和民而民未和非能諴也萬民和而一

民未和非丕能諴也諴字照下喦字看民險而不安便不
是諴變化其怙侈夌蕩使之馴擾優游乃爲諴非說使民
得所也元子其和恒棐彝無日不漸摩無時不馴擾更無
戾氣止有太和則無疆之休今即休了對昔言之故曰今
今字要㓰休即在今則諴民自不敢後不敢後不是說不
敢緩于敬德也諴民已說在上何須又復說後字自今字
生及今即欲如此此喦者固不能一日待也不敢字又從
喦字生用顧畏只不敢後意不敢後特提他孜孜汲汲之
心這個梗化民情極樣喦險不知如何去戾還和毋一迴
思眞堪戰懼顧畏正丕諴時吃緊心脉若謂修德時以民

喦爲懼又不着實了試玩論明德在保又康誥我保[illegible]
民難保方見其喦只空空懸想如顧諟則不喦矣喦不直
小民難保說從敬上覺之修已以安百姓堯舜猶病王不
敢至民喦是個推句言用以顧畏于民喦而不敢怠緩也
根上休爲于今則其機至速王當不敢後于諴民用不敢
後之心時時顧念而長懼小民之喦險無使休者轉爲恤
也此二句提做一團看須先提民喦起如云夫小民豈易
諴乎哉德以斷續爲操舍小民即以操舍爲離合王所爲
萬念惺惺一念之精神不繼者民所爲轉盻即異而不必
待者也敬德不怠民心自順此之謂諴民此之謂今休而

元子之責盡矣舊泥傳不敢後于敬德句云畏民喦是敬
德中事蓋自其修德之時而切乎斯民喦險之懼則敬自
不得不疾也殊不知此處敬德正要拈入諴民上時說將
不敢後脫了今休將今休脫了諴民雖云用字緊緊根一
直說其實毫釐千里之謬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喦天之監臨常在目
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上就元子言勉其諴小民以凝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爲諴
民之本此就宅洛言而即上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
卜之也王來二句正諴民今休之着落處通節重自服土

中起末四句爲召公論中間四句則引周公誥兩自時雖
證自服亦兼有初服意見彼此同心當作洛時俱以自服
期王矣不待今日也紹上帝句輕無工夫至自服土中方
用力說謂服行誠民之事于中土也雖此節直指誠民至
王敬作方是敬德然俱含有敬德意王以元子來紹上帝
當自服誠民之事于土中非復如昔日仰成大臣已也此
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且曰其作大邑郊廟朝市之森列圜
命初造正天神民向背之時當及此時以德配合皇天不
徒裝對越之文以德毖祀于上下非徒修饗祀之跡而未
也天命主于民心馨香發于至治其自時宅中圖治觀且

所言則自服土中非誣矣配毖俱跟到中乂相貫而下末
二句決其必能之辭蓋惟王受命尚未可以言成必能紹
上帝服土中則天之眷周一成不易斯誠民之至而信爲
今日之休也治民之中得今休之道故曰治民今休通節
對上其丕能能誠于小民今休看○王來二句一直下紹
上帝是繼天即元子意出治二字便是服行土中即丕能
誠小民意傳繼天及出治須帶言之耳自服句重傳押一
當字正勉之之詞陳雅言曰是時召公知成王已有退辟
于周之意故言此以勸勉之流動之意全在一来字王自
鎬京來此洛邑自服自字見王親政上節言無遺壽耇或

王有仰成壽耇意故此言自服正對壽耇而言非泛泛說
但不可仰成大臣也來紹二字都重元子不可改而上帝
改之所以有紹之之責存之中足繼天心施之政足贊天
事是謂紹自服者即自行此紹上帝之事洛邑天地之中
以天事言則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以人事言則四方
朝貢道里均焉故謂中土自服土中者一番新創必有一
番新政惟王當將我誠民之說一一體驗之也引旦三言
本乎此證自服土中獨歸重自時中乂而配天毖祀略帶
點過如云其作大邑其自時固已配皇天矣因以祀上下
矣而配天以爲上下之主者專在于化民其自時必須宅

中以圖治也然曰配曰毖曰乂則又敬德誠民永命之旨
非漫引也其自時三句重時字當及時云云以映過今休
上去傳訓作自是便照今字不来曰大邑者與周邑爲兩
大作大邑中點出郊社宗廟朝市意好但自時配皇天不
是郊祭上天即太甲篇克配上帝之謂元子配天久矣定
繫于洛又作對皇天之一始也自時可以奉答天命作君
師以對越上帝昔毖祀于周今毖祀于洛亦神明肅式靈
之自時可以肇稱殷禮執玉帛以享答神祇中土近殷素
號不治自時可以若彝撫事誠和小民自中而布治于四
方中土乂治也傳宅中圖治引成語耳宅字圖字不切或

因經文只兩自時欲以配皇天二句作一項對中乂一項
如云自時楳君師之貴對越上帝于以行郊行祉毖祀上
下洛邑爲天地作也自時宅中圖治布政諴民洛邑爲治
民作也正以經還經之解兩其字與上其丕其字俱作期
字看召公既舉旦之言以見朔望之同遂言槪旦之言固
以自服望王矣王諴能以配天毖祀之心出紹帝之攻以
中乂之言證土中之治則文武受命猶爲未成至王紹上
帝天命始一成而不攻也夫諴民至于有成命即可以徵
文治之精華表太平之盛際所謂諴民令休者乃信乎其
令休也哉須知郟鼎卜年鞏固不易文武時天命已成此

欲王以未成居之而求面稽于天也不是我去疑命而命
自固于我此正治民令休之實令休即在有成命上見益
諴民本以祈天休也若天命于此未定則治民不謂之休
曰令休謂治民有效令日即享能諴之休美不待後日而
見也以始事言故休曰令非不旋踵而休之說令休粘在
治民上說治亦諴民事紫紫著洛邑講方與上文令休相
證令字對上時字在治化說與前不同始以諴民而得天
終以永命而益見民之諴令休上就元子諴民說此就治
洛初政說較上進一層

凡地偏于南多暑偏于北多寒偏于東多風偏于西多
陰唯中則得天地之正陰陽之和○地中非地體之中
乃其地得寒暑風雨之中鄭康成以爲日景于地千里
而差一寸故王畿千里取其景同唐開元中太史測景
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差二寸五釐然則康成
之言未可據也冬至漢丈三尺唐丈二尺五寸一分夏
至漢尺五寸唐尺四寸七分夫日行有遠近土深有南
北氣應有早晏故其景不能不小有出入也日行黃道
每歲有差地中亦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
陽城唐在汴州浚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晷以爲法與
漢志不同○測景之法見于周官與詩所以求地之中

以建王國而阜安萬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
參之氣朔校之刻漏而後爲得故其地中之景冬至丈
三尺夏至尺有五寸由此而進退之則二十四氣皆可
推而見之矣若夫當至而不至未當至而至則有日月
之變水旱之沴人民疾疫之災古先哲正必謹視之以
修人事而奉天之戒周公卜洛以爲天地之所合四時
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世傳陽城是其地而
今登封故臺在焉唐開元中擇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
白馬南至于汴之浚儀得岳臺又南至于扶溝又南至
于上蔡至武津至岳臺爲適中也

上云自服于土中自時中乂此云先服殷御事蓋罔乂有
要而服衆有機握其機要而治不難矣此節無化民字只
以先字見出正中乂着落處宅洛以化殷爲重而殷民之
所視效者殷御事也故須先服之下二句正服殷之事殷
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服字虛下比介正是服處比
介串親近之以介貳也親近是與之雜處副貳是爲之僚
佐周御事爲長則殷御事爲介矣亦有拔之廢棄收之同
儕意周御事公嘗齊以從王于洛者其殷御事俾爲亞爲
旅朝夕相親而成多遜之美此所以節性日邁也節性句
緊跟比介句來有工夫言性本有節習染則流與正人居

自有以止其性而不爲情牽節非過絕乃日滅法性不以
盡損爲奇正以有節爲奇且節自比來固非苦節直是甘
節節性日邁一套事邁即邁迹自振拔于舊染也精神纔
而不收便索然不振日樽節則日就精明自然勇往超出
以進于善邁非意氣乃性真之鼓舞也到此有不全惡于
正士者狀出比介時眞治趣此性字即樂記性之欲也性
字此節字即樂記好惡無節于內節字日邁猶詩之日斯
邁節性敬德所化惟日其邁疾敬德所化民之梗化實自
臣始言先則後者可知此節作過文看究竟服殷之御事
豈徒比介于周可服故下急與轉王敬上去。

推化臣之本乎身當兼化民意蓋敬德所以誠民故也王
敬二句一正一反相形說敬作所以動靜語默出入起居
言而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之合理即德也故身乃化臣治
民祈天永命之本。敬則此心收歛于天理之中性之所發
不待于節之而無不節矣。故上句言當敬德然不敬德則
臣不可化而民不可治天之永命亦不可得而祈矣故下
言德之不可不敬○首論疾敬德欲王顧畏民碞非從民
上生畏若從民上生畏敬亦有處息故又本諸身曰作所
作所則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不言民而民已在亦不言
疾而疾已至疾敬厥德有疾則有徐王不敢後有先則有

後猶有作止處作一所則心與敬何疾徐先後之可言工
夫比疾敬不敢後尤密所字與所其無逸語氣小別彼主
聖君言出于自然此勉成王之辭即敬是心何可方所謂
之作若眞有個所在而我作者所謂參前倚衡也只說敬
何憑下手故敬以作所有靠着用力的腔子是主敬之法
自戒慎恐懼以至莫見莫顯乾乾惕若以後單指德言并
無誠字德誠非二事而敬則德之精蘊也敬便是德上句
未須出德字君德敬則可不敬則不可也曰不可不敬德
者起下之辭此節與王不敢後二句對看
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殷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

敬德之意因啓下嗣若功之說也如云王不可不敬德則
不可不監矣一監于有夏猶曰偶然惟再監于有殷而稱
與得相符失與失相參夫然後愈知㣲矣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四百載惟天之有意于歷年我不敢知曰夏祚
之滅惟天之不其延所可知者惟夏嗣王不敬其德民心
改天命即改乃早墜其命矣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六
百祀惟天之有意于歷年我不敢知曰殷祚之滅惟天之
不其延所可知者惟殷嗣王不敬其德民心改天命即改
乃早墜其命矣夫以夏殷墜命皆由于不敬德此非王之
所當監乎○兩不可字即因上不可字而翻之人皆精乎

觀古人而疎于觀我忽置我于有夏有殷中頓覺與云切
身監夏又要監殷連說首我字指成王言監字或欲作監
視說監得失兩邊則意反緩了蓋此監字對下節嗣若功
嗣字監者以不敬墜命者爲戒嗣者以敬德永命者爲法
如車在監矣一邊照下墜命自見曰不可不者不監則不
知夏殷之所以興亡而法戒無自也我不敢知下即不可
不監者此四我字召公自謂四個不敢知非謂往事迷濛
不可推究只言其永不永皆我不敢知而在所不論耳以
永不永相形歸重不永上見所監者不問其歷年之多寡
而其墜命由于不敬德知其墜命由于不敬德則知其永

命由于敬德而夏商歷年長短雖不可知而歷年長短之
故實有可知者矣相古先民一節兩言今時既墜厥命此
節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正相照惟有之惟語活
惟不之惟決辭兩相叫應曰惟有者謂立國之初命于天
者如此猶曰卜世卜年云爾曰不其延者謂命數如此而
不能如之所謂不及其歷者也凡此皆天道也天道遠故
皆曰不敢知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人事也人事近
所可知者此耳早墜厥命即所謂不其延者延不延在德
而由天乎哉非老成其誰知之知人即所以知天也故曰
稽謀自天看早字召公猶以四百六百爲未久者便含丕

若式勿替看兩有歷年兩不其延俱是虛空描寫若有以
歷年實指夏殷先王不其延實指桀紂便煞了疾敬德則
厥有成命不敬德則乃早墜命墜與成反疾敬德乃不早
墜命早墜命是不疾敬則早與疾應又與疾反此接前兩
言既墜厥命推原惟不敬厥德見王今日初服必不可不
敬纔少不敬敬少不疾命即不永
此承上監夏監殷言欲王嗣其能敬德者也上三句結上
敬德意末一句起下初服意蓋受亦受其既墜者故嗣亦
嗣其不可知茲字正指不可知惟嗣其不可知故當嗣其
有功者子保格保皆功也以上皆根自服土中說至王乃

初服又進一層玩乃字口氣公慮甚深正見不可不敬德
○天命自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受厥命孰不以爲
耕文祖之耿光承前者之休烈不知亦惟茲夏商厥墜之
命而我受之二國當廸保時其受眷于天亦若是也我亦
惟茲句緊承上言命是一般命都在可予可奪餉內前後
皆道殷餘子卜世卜年未足恃也則當反其後王之不德
墜命者勿與同敗而嗣其前之敬德歷年者與之同功豈
他日事哉必自王之初服始見不容少緩意語氣須直捷
傳用況字襯乃字覺多一層若字只當彼字看積德爲功
功以禹湯之功用言敬德歷年之能事也勿作有功之人

看古之受命者多矣如祗台德先而肇四百年之基如懋
敬厥德而啓六百祀之祚乃受命之有功者終萬古而斯
德不可泯也監于有夏則必嗣禹之功監于有殷則必嗣
湯之功使德如其懋而歷年如其永焉是則與能嗣命者
也此句含有疾敬德以延周命于無窮意亦須知新邑搠
始卽同開國與繼體不同必如禹湯之有功乃可若啓及
太甲便不足以當之故此篇不言文武而言禹湯者欲成
王爲創業之夏殷不僅爲繼體之敬承也自服以親政言
初服對嗣位言承于前曰嗣始于今曰初指宅洛言之曰
嗣受則猶有文武之德可憑曰初服則從新做起王乃稱

服甚言當敬德之意此轉嗣若功句不必別言敬德下面
數飾方因初服句轉出一層議論來如將說云況王乃新
邑初政服行敎化之始天命欲斷未斷能爲禹湯而命之
歷年也惟今日不能爲禹湯而命之不延也亦惟今日爾
不嗣若功而爲周家有功之君哉如此說破則下節便說
不去了
今王嗣受三節與前相古四節相同前言夏商墜命以惕
王此云敬德諴民祈天在服于土中此言嗣禹湯有功在
于初服遂明謹初在于宅新邑且三節只是一意首言初
服未發始之當謹次節方說出次節言謹初服未發謹之

之功第三節方指實故以宅新邑句應初服以末句應前
歷年而敬德一句正所以愼初而爲享歷年之本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
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
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
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承上言初服所係之重更端歎息執一往之情凝爲端之
變槩舉命哲吉凶歷年正召保短咏躍然長思求辭之深

意而斷會夏殷處尤在今天三字緊蹶迪切王之初服亟即政臨民之始若生子罔不在于初生及其未彫喪而僞之方是自貽哲命自貽便不聽之天而聽之自由此將有吉無凶而歷年可致若泯而罔之天今天其命哲而不待自貽乎抑命吉凶可趨而避乎命歷年可祈而永乎天雖命之顧所承之自何如我所得而知者知今我初服自貽何如耳從令便做不可蹉跎有忌其終意合監夏殷節言之召公與能稽古之德稽謀自天者○若字上須點王之初服不可忽意是初服也在國命爲嗣之初在哲命爲自貽之初在未定之命爲吉凶之初在已定之命爲歷年之

初初而不敬後不及敬矣蓋天子臨鎮新都天下孰不以聰明藏王孰不以吉辟獻王孰不以萬年祝王則王當如之何以嗣功乎有若生子然若生子三句一氣說罔不在字貫到哲命生子與初生俱不指出胎時言生子之通始終說初生則以幼時對壯老時言就幼年初去格物時說明哲爲天而命而曰自貽者蓋雖出帝之降衷實已習善所致下愚爲自暴自棄則上智爲自貽明矣罔不句不兼善惡兩邊只主好一邊與自貽句緊相隨初生喻初服自貽喻自服此上是設喻今天以下正發若字之意脩爲耿之道亦猶是也是過文命哲以君身言如天地其德意命

吉凶以徵應言如禎祥妖孽意命歷年以國祚言如享國長久意從哲說起歸落在歷年今天三句見天意未定重不可知意要玩註三乎捉摸不定口氣緊接到所可知者上去知今我初服言天者必徵于人也即上不敬厥德二句意命之長短有何可知只是今日敬德有可期必處此句重哲吉歷年一邊不明哲而墜命意輕帶過若初服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矣初服以後我不敢知決言初之當愼過節重兩個今字應今休今字宅新邑貫五節召公又提此作案者蓋宅洛爲王親政之始王親政又當洛邑新成之日兩事會于一時若爾新邑

初服視豐鎬舊都更又不同無非欲王敬德而愼初耳爽字對新字看吉凶未測歷年未定圖之在此時否則後矣生子不可常初宅邑不可常新脩德者失今難冀後初服者有今必罔後王其疾敬德上已說過此重肆惟宗我欲王疾敬者爲此故也接前語意作見成口氣甚速甚決下兩其惟正應此一肆惟肆惟字緊承上句敬德中有誠民意勉王意全在此句王其德之用特相承說此二句正是疾敬德處不曰誠民而曰德之用明誠民必敬德而後可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言用此德之誠民者以祈天命之永久也勿作用德以誠民說德在治民上看用

猶以也曰其德之用見此德之外皆非其所用矣即下文不用罰意見祈天無他道耳德字不言敬省文也通篇至此方露出祈天永命字眼出來宜重發祈天永命德字帶過說兩王其不同上是勉其如此下是期其能如此押一用字通篇致意在此明德以新民爲全新民以新命爲至若用德祈天則敬德之心必不純蓋永不在命而在德王慮天命之未定而一于敬德是亦祈耳本文無民字而誠民意已包在德之用內了德是不顯之體意想之所不能度氣力之所不能加而至于爲吾用則非其敬修功到念與天游者不能謂之永者惟德萬年不斷耳誠民只在敬德中祈天不出誠民外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此節爲下三節之綱其惟二節疾敬德以誠民上下一節誠民以祈天也

王其德之用句虛其惟兩節方爲用德之事又前丕能誠民事也上節勿敢殄戮是誠民下節乃惟刑用是民誠上節勿敢殄戮是王用德下節乃惟刑用乂是民用王德也故乃惟刑用正推明民若有功民若有功又推明勿殄戮用乂總終上王其德之用句而淫用刑用用乂等用字直根上一用字來綏用刑正是疾敬德兩其惟字相對承看刑者德之反也刑不綏用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治之惟順民之性而導之則有功否則無功也德者民之表也德不冠世如德之用荷其惟王德與位俱崇勿殄戮用乂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之德益以顯否則罔顯也○勿字與敢字相應淫用非彝就民之反側不法言註疾于敬德句提起看重綏刑句此句正貼亦敢殄戮用乂亦字對敬德言亦敢對小民用非彝說夫民用非彝民之敢也而我即用殄戮此又我之敢也然我却不敢豈非用德不然我纔一敢則敬德精神早已泄漏便屬寬緩便不能造入德元之位矣故疾敬德更無別法只在顧畏民碞顧畏民碞又無別法只在

不敢殄戮蓋我于不當敢處不敢此便是敬非彝淫用正怙侈驕淫本色民于非彝用其淫王于乂又用其殄戮兩用相激祈功失功矣蓋非彝之過民之無知也殄戮之敢君則不已甚乎殄戮乃誠之而不順者亦求其化而然故曰用乂民之爲民强驅之無功也民若有功乃言民情如此只帶說若即若有恒性之若民性本順在其性之流而不節則不若節其性之過而少强亦不若妙在不疾不徐因性利導則真性以涵育而呈而後乃有誠民之功不曰若民而曰民若者上似無意于民民亦相忘于上積習莫與爭是非夢魂極適忽易其常然而莫知所以然此際之

功斯功之至須得勉王語氣若字正應諴字蓋頑民不可以逆化可以順諧逆則咈順則諴敢者敢于殄戮不顧民情順逆若者順也與刑對反用刑乃拂逆人心之事故欲順導者只重不用罰上若字虛說民若未可說出以德化民之意以德化民意留在下節說民若有功與嗣若功功字相應雖上功字以享歷年言此功字以民化言要之有功于化民即有功于永命此節重說起諴民而根于敬德下其惟王節重說敬德而及諴民上下勤恤節重說祈天永命而勤恤內該敬德諴民都就宅新邑言之不可以下節爲民若有功之實不以刑而以德正發諴字之意若非

聽之也民之非彝不是故敢違上由君德未至惟益敬其德德至而民自洽故有功

此節重在德而諴民意輕小民刑用不期諴民而民自化矣德元從元子生來是疾敬德所成位在德元應嗣若功說居夏殷之位當有禹湯之德非德與位稱之謂不曰在德而曰在德元便重元字不曰王在德元而曰王位在德元便重位字德盛則以位殉德德大而位益見其太德不盛則以德殉位德小而位若小位無增減德有大小耳故曰王位在德元就長民之意說在天爲首德在人爲仁心擅至尊無對之神惟德可言元而位不可言元其惟者以

新邑初服言今日新邑初服臣之爲王期者惟王居元子之位在德居天下之上一元長運不至以慘刻傷長厚則非彝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民亦惟刑用于天下而信可有功矣王位在德元緊接上用德不用刑意此句含足爲民儀刑意乃字重從德元說去刑用與淫用反用者用一人之德爲天下之德也有民日遷善而不知意上欲王敬德諴民此則德至而民自諴上欲王其德之用至此則并小民而亦刑用之實實是爲我所用非彝之民變爲用德之民德在一人化在天下也天下字亦重言其刑用之廣顯字從刑來人君合天下爲德一民未化德就不顯能令

人人見德則王德無不著不察之處故曰越王顯顯不過就流行著見處言正是德元處若謂位在德元德固顯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豈不益顯是二德矣要之王只篤恭不顯顯豈有迹所謂夫微之顯不可掩也殄戮用乂用字照上德之用用字看刑用用字照上淫用用字看要分曉

丁奉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此言聖人之位也豈泛論君位也若非聖人而在位則不謂之大寶矣故曰何以守位曰仁

承上言凡此皆祈天永命之本受命有無疆恤因歎徽德

以勤恤嘗上俻下和勤無疆之恤致無疆之休相與期曰我受天命歷年丕若有夏式勿替有殷則命果永矣然何以受哉欲王以有功刑用之小民受綏刑用德之心祈而已正發用祈天永命意勤恤期歷年渾成意非勉詞勤恤處以小民即其寔以字擔力指出勤恤主意受命工夫全在小民上此係王所自服故曰欲王○上下勤恤承監夏殷謹刑服言剔之受命夏以遐殷殷以遐剔最可恤也自今君勤勞憂于上率臣勤勞憂于下則休可無疆矣相與期曰夏年四百猶未六也殷年六百猶有替也我周既欲如有夏歷年又用勿替有殷歷年兼而有之延于無窮相

期之意如此全重以上率下下與上勤恤不過臣贊君行耳勤從恤生期處全在勤恤得力勤恤期年一氣直下其日有同以是為期夏有桀祀終四百殷有紂祀終六百夏殷歷年不過桀紂未亡也使周嗣王皆嗣德則歷年豈可以夏殷已往者爲斷哉故曰丕若勿替丕若勿替連看相期無窮之辭非兼夏殷歷年之謂禹湯之德而止四百六百今欲如夏又欲兼殷必體備禹湯之德而又過之其憂惶策勵何如上下至歷年特起欲王句有自乃御事意以小民受天永命上之勤恤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便即下之勤恤以字包疾敬工夫在內豁而侍之曰以此字工

夫全在上兩節蓋我能疾敬德以誠民俾小民去非彝而洲用則上天一段惠佑斯民至意我能體之天自眷命是爲小民受天永命小民指殷民在洛者言小民二字最宜着眼以小民受見外無可受也以小民本用德來受本祈來惟祈之而後受之也言民即離德不得不以天祈而以民祈雖萬年可也只重民說永命略帶受字有味在民上做工夫誠處便是永處受比祈不同吾分中未必有而冀之爲祈凡吾分中物而應得者爲受說天便不可必說民則有德必懷上曰刑用則不誠而和此曰受天則不祈而永語意更進不以小民不足以言德不受永命不足以言

祈但勿把敬誠語填實以字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于天命者至大至久也三節中常要提醒初服土中言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總結一篇之意而以祈天永命取必于王也冢君節相應結局語文因說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心止有無窮頌禱故口頭着拜手稽首語蓋拜手稽首曰五字亦書中

語非以書授公授畢而又拜以相告也須識得敢與非敢
正相呼應言只敢如此而非敢如彼也俱作未然看言繼
自今以殷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此臣事也臣所敢勤也若
王畢竟以小民受天永命有成命而顯後世則王責也我
非敢勤也我但有精白一心奉幣供王而已專以已配王
責重王能結前越自乃御事意其言奉幣供王又是結前
出取幣意非以幣供祭爲祈天也蓋王能敬德即能祈天
祈不在祭也誥中雖引旦毖祀上下爲言全不重此上言
上下勤恤故此言予小臣敢以云云上言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故此言王末云云我非敢勤勤字正應勤恤之勤

看惟恭奉幣二句能字爲重作一章中勢與末有字遙側
祈天與末有成命相終始之詞能祈天只就祭祀上見末
有成命在政治上見彼此不妨礙惟恭奉二句找轉致不
敢意甚緊○譬民百君子即前誥告庶殷威命應上淫用
非彝節明德應上位在德元節殄戮不用則不用威矣從
明德發出則自有不震之肅威命明德串說威命之本是
明德也即是個敬重德上作未然看保受從威明中生來
保者保護受者承受既受則要保串說保受二字不可說
煞猶言率臣民以仰承之云耳總寫期王意于自任中體
民百君子要見是難化者所以率得他保受王就好了故

先說在前而以我周友民帶在後敢者敢任之謂保受命
德是殷周臣民以臣民保受則是召公召公于此處恰有
統領彈壓工夫予小臣敢以臣民保受命德遣以字保受
字重然所保受者却是威命明德便是王不可無明德矣
此處含此意末有成命方有根成命即前成命此重末字
末有者究敬德誠民之終言正是威命明德所在言終亦
是初服意末者一世二世千萬世成者命既永而不可易
也末字與永字相類王亦顯即前越王顯但前是顯于一
世有望不厭此是顯于後世世法世則耳主君德言亦字
對越王言自民言之固及王而顯自命言之王亦與命而

俱顯德是不顯的而兩曰顯者就命與民而言王末有二
句勿平如云使臣民遵法紀服教化者是乃臣所能爲然
王實臣民所視效尚當益敬德誠民歷年兼夏殷之長則
所謂厥有成命者非徒託諸空言而終有之使令聞不已
後世頌治洛之明君必以吾王爲稱首不亦顯乎傳王當
當字貫亦顯言俱期辭非勉辭然期中實有勉意成者自
成顯者自顯以未然之效望王欲王思所以致此者何道
不徒倚賴于臣也二王字與我字相形威命明德即用德
中事我非敢勤則保受之外無復事矣此句緊繫在末有
二句署有呼下意語氣仍從上討蓋保受王之威命明德

俱威與德而俱布四小臣敢盡之職分也王其從此祈鑒
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此則盡威命明德之實以爲保
受之地者乃王之責也我不過與臣民保受之而已豈敢
以王之事爲勤勉哉予非敢勤之內而思用其勤惟于敬
德誠民而祈天永命此吾王之所必能者也只好待王爾
幸新都時敬取庶邦入慶之幣恭奉王郊見上帝助爲其
馨香而已蓋供王祈天者臣眞能祈天者王也此臣所以
拜手稽首而旅幣于王之意乎召公之意在誥不在幣末
二句了入錫旅王案幣即庶邦冢君出取者亞百君子之
保受處也註在王自盡意在能字內召公正欲以此爲勤

不可因奉幣二字又多斡旋祈天只就祭說恭奉幣本以
供王之肇稱殷禮不曰以供助祭而曰供王能祈天永命
者蓋新邑之祀將以祈鴻休冊祝所必及然未有已未盡
而天可得祈者故曰能祈奉幣止爲祈休用而永命非祈
休可致彼有儼然昭假而德不足誠民豈祝史告休所能
祈乎恭者責難之謂不以奉幣爲恭而以王能祈命爲恭
自服土中則王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語及于民則臣
于君猶可容憂勤之實語及于命則君于天當自有親質
之精吾但以意度之謂受天永命惟此小民至所爲孝薦
國之和以薦之穹蒼則必有出于王心入于天心而眷顧

蓋承不偏彼此者所謂保受威德皆祖矣召公因前慶獻
祈天故一句勘破所謂祈者不在祈而在能祈蓋奉幣供
祀者人臣愛莫能助之情若君行之則惑矣苟有能祈之
實即不祈可也祈而無幣可也雖用幣而幣即德也祀天
乃祈天永命之末節而薦幣又祀天祈天之末節語氣須
令人有深思不可說煞了上文敬德誠民即祈天永命之
能也上文已盡之故篇終特以能字該之末繳予之所以
誥告旅王而惓惓于御事者意蓋如此公歸其爲予致之

唐孔氏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當頭至
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
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
稽首施之于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

致敬以入其言于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
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
者召公旣拜興曰我小臣以
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甫著
後學 古歙張孫振鑒定

洛誥

此篇乃周公營洛任洛之首尾以中多陳告之辭故名誥
惟三月節叙公作洛之事周公拜手四節道使告卜與王
往復相期時公在洛王在鎬王肇稱至罔不若時公迎王
宅洛并示已退休之意王即稱公大德已隱示鎮洛之意
時俱在鎬予小子其退至文祖德坐留公鎮洛然中乂節
在王仍餘未了之局故公即許留復勤責望時俱在洛伻

來毖殷四節鎮洛報王述命寧告禋仍冀伻殷時公又在
洛王又在鎬戊辰下史叙王祭誥留公乃公許留後伻來
毖殷前事末節因紀年篇終此篇王與周公往復論治看
來全用祭義發揮治理觀周公迎王宅洛劈頭即以肇稱
殷禮記功元祀為誨在成王答公留公亦拳拳以宗禮元
祀為言至告留後特在烝祭之日暨公留後猶致明禋之
享則王與公其領契有在尋常政治外者再觀君陳述周
公猷訓言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及中庸稱明乎郊社禘嘗
治國如視諸掌固知祭即以治治即以祭此篇葢公與王
享帝享親合一精微之蘊未可專為化誨殷民事也特于
殷民發之耳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

史叙周公作洛之始辭以兩周公作主周公為殷民營洛
不能無藉臣民須以民為主見士于周雖指民之勤然民
之和而臣播之即臣之勤臣民之和而周公親之即周公
之勤除却役書無所為咸勤若不誥治安所事役書不使
民益見士臣益播和安所用誥治所勤者與所誥者雖是
一事然勤是料理停當正為這大誥而發既勤了則大誥

所治之事都定矣然後洪此大誥之所治而廣布之于臣
民中間乃字要玩不是一氣語○以召誥推之則哉生魄
當為十六日乙未乃祭社次日巳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
所謂計丈數揣高低則咸勤之事甲子書命即洪大誥治
也昔周公以殷民叛逆難制不可無地以居之故始基作
新大邑于東國洛洛舊無都周公始開基于此故曰初基
大邑者以其為天子之邑曰于東國洛者對鎬京在西言
四方指洛之四境洛居天下之中故謂四方民古不役折
內重根本也于時四方民大和輯而會洛邑謂大會之時
而有和動之容是一時民心之勤矣民來會本自和也侯

甸男邦采衛五服之邦與其所統百官因益鼓舞作興實
播民心之和使之見在執事于周是一時臣心之勤也邦
字貫侯甸男采衛但侯甸男皆有封土故稱邦卿大夫有
采地故稱衛百工即五服之百工諸侯官屬播有宣暢發
揚之之意見士于周亦以民言士字照詩勿士行枚作士
字僻即斧斤版築之事洛邑在王畿內故謂之周陳雅言
曰遷都定國之事非民心之和不足以有爲非民力之勤
則不足以有成然有其所以能勤者皆由于能和也其心
既和則其力自勤而況有百工以播其和有周公以咸其
勤咸勤指作役胥看謂之咸者臣民固各勤矣而公亦不

敢自逸與之皆勤也既勞心作役胥然後以此書大合臣
民而誥諭督治無一人之不及看來和會不過歡欣來會
至見士始服斧斤版築之事咸勤勤非一端不是言臣民
致其勤誥治如誥告庶殷意周公代王以詔諭者勿作役
胥已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賦功屬役使就築作功故曰
誥治大邑大和會大誥治皆史臣隆重之辭既曰洪又曰
大者洪字就周公言之大字就誥言之以此爲誥事體重
大故曰大誥

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十从一孔子曰推
十合一爲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
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
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
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胥命之前是周公在洛授使者
往告成王之辭復是復所得吉卜未是告洛邑之成言洛
邑之作王胥委重于我今卜吉宅定朕復于子之爲明辟

者從子說到明辟尊之也期之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今初基洛宅中圖大將在于此故下云其基作民
明辟後云亂爲四方新辟

次節叙起復命來歷說已前王以此命我我承了這箇責
云耳大相東土二句皆言至洛之故非指當時行事說不
宜說煞了如云都洛以承天眷王之事王自遜如弗敢與
及天之基命而成始定命而成終者予以王命乃繼太保
大相東土建爲都邑其基王作民明辟爲萬億年開治之
主焉基命定命皆指營洛說作洛爲自時中乂以祈天命
故于其始造天開之基謂之基命于其既成天定之業謂

之定命基則必定二命字卽下天休彌理宇內非臣得當
故從王說起如弗敢及四字揣王虛衷最妙違非常眷命
卽基爲定王自饒能及之一段慎重沉心如弗敢及以天
命重大難堪欲元老贊成卽二人共貞意把一切創始善
後事宜皆委重大臣而身不與其事卽罔敢知家法也若
謂王幼冲不及知則是年公卽望其自服土中豈不及知
耶知字是傳增出須善看此句要見委任意不可泛言予
乃繼大保而往大相二句根此句來作承命初說大相卽
達觀合下卜洛意弗露出相其何者可爲王城下都亦還
規畫以爲王始作明君的去處論作辟之猷念在方寸爲

業在設施若承精則又在地勢乃其命固不難于定命難
卜基今地勢宅中命自此基爲民明辟端精之斯惟基則
自無不定者故專以基言其基根基卽上基字有責難意
末句言基不言定者王乃初服也辟治也君主治故曰辟
不徙作民之君而作民之明君謂據都會而爲明明致治
之主自令始基之矣重處商民上不可泥民字遺了臣字
益作民明辟本兼朝諸侯撫萬民然馭侯所以爲民故本
文只用一民字周公報王營洛全主初服其基作民明辟
此句卽公誨言乃通篇關鍵
此正大相東土告卜之事要見天休故下以天休答當重

卜吉上見出其基作民明辟意乙卯卽召誥之乙卯周公
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卯此乃獻卜追述卜事故云然卜
卽召公戊申之卜我者何周召無二心也相洛而來何以
卜河朔黎水非卜其可建都與否只爲殷民居止卜耳意
在近地者商民之心黎陽在殷畿內殷民重遷但知河北
爲便然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朝會適均既可以建都會
又密邇王室地扼河南絕懷土反顧之心割親昵牽聯之
黨但先定衆心而後營大邑故先卜河朔黎水試之卜之
不吉乃改卜改卜洛邑此是第二次卜非並列二說以聽
于天也洛居天下中伊洛瀍澗交流其側天子南嚮則澗

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先舉澗瀍二水識其方也我
卜澗水東瀍水西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爲朝會
之地惟洛之龜兆正食其墨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我又
卜瀍水東營下都以居殷民惟洛之龜兆正食其墨二城
相距盎十有八里王城在瀍澗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皆
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河遠而距洛近故兩云惟洛食我卜
河朔黎水不吉者諱辭也黎水言河朔則澗瀍在河南可
知卜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
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作來句不是史臣之辭皆周公
語以圖及獻者卜一以見地形一以見天意所獻之卜卽

召公戌申之卜也此句又要得誨王意示之圖欲王宅中圖大示之卜欲王克承天休末須黜予之復子明辟之命在使者今日之行乎出圖即澗東瀍西爲王城瀍東爲下都之圖卜即兩洛食之兆辭或兼初卜不吉言則于下卜休恒吉有献圖卜不平據本文一及字與下節註中告卜之誨言宜重卜一邊盎圖亦是卜吉之地圖耳卜之兆辭豈所謂世以三十年以七百者歟

唐孔氏曰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内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又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

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于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夏殷皆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今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臨川吳氏曰龜卜古法今不傳據褚少孫所錄在史記龜策傳者亦一事有一占法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明爲吉不食則其兆暖昧非吉兆也

上是周公告卜而歸重于王此是成王答公而因歸重乎公迺節與上公言相應以三公字分看公不敢至匹休是敘已往相洛之美意公既定至共貞是說見在定洛之美意公其以予一句是期將來從匹休共貞領出以予萬億年蓋王領公所欲言代爲吐出已隱然弼辟自許若爲[illegible]首公誨云耳○公以王爲弗敢王亦從公不敢說天之休就天眷周使覲侯撫民說不敢不敬謂不敢坐享而求以稱副之也此句虛來相宅二句正敬天之貫天于我周眷命可謂休美矣公惟不敢孤天眷而敬承之故來洛相宅何者可爲王城何者可爲下都以爲我周配對上天休命之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之所在而言匹休休字即天之休休字對而無愧曰匹休猶曰其自時配皇天俾將周字指國號休字帶在周字內說謂相宅作配周家無斁之休命盎把經文錯綜訓之呂氏云匹者對宗周之詞鎬京

與王之地既休作洛以宅中圖治所以匹其休也詩之作豐伊匹與此匹休同意似勝蔡傳相宅即便定宅非兩時事然相視是始初詳審定則規模都停當了故云既定宅者王城下都已定來視予貫至共貞作一句讀公所指示然也至洛既定乃命伻來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其吉一則曰澗瀍惟洛食一則曰瀍東惟洛食此休果誰當之我爲君及我公爲相者二人共當其休而襲餘慶于將來焉

卜休虛恒吉正卜休處不是添一層語卜休指卜地之美言即上兩惟洛食是節內獨此休字指卜說與他休字指天眷說者不同恒吉即就洛食上見休之所在即吉所在

曰恒者言不惟爲一時之吉也所謂子孫其逢吉是即欽
下萬億年意我二人共貞句是叙其告卜之意言公以恒
吉示我欲我承事于上公則承事示下而二人共當之也
若謂反頌周公之詞則于公之親于意說不去了看來上
王如弗敢及若欲公代當之也公言其基作民明辟直欲
王自當之矣成王知公意在責已而婉于受任却不說已
要公與共當反說公欲已與共當故云我二人共貞實非
君奭惟時二人弗戡意貞于時爲冬于德爲智所以收歛
萬物而無滲洩者傳訓貞爲當亦是保終安固以當此恒
吉也吉不恒則不可貞矣貞從恒吉說來即易貞固之義

當是時爲是事仰承天眷是之謂貞一部易書統說得一
個貞字皆因是時而盡所當爲之謂也天眷之休恒在人
事之迓受故下此一貞字君以健成終于上臣以順成終
于下所謂貞也訓貞爲當則未全匹休共貞俱因周公責
難意而寓已倚賴之心曰匹曰貞皆叙事中帶形容不必
即說其意之美以予萬億年句正提公之美意處全在據
卜覘圖形勢上見規模弘遠如此公之美意豈爲一時計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而承此恒吉乎言今日相洛宅
洛之初便欲以予萬億年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常吉之
卜年其期望何遠萬億年不就子孫就敬言天休在敬中

覺之蓋此是叙周公心事若成王必無自期億萬年之理
若實說子孫萬億年便疑其者期之詞以即扶觀在左右
之以倚之甚重望之甚長公雖告卜而寓期望責難之意
即教誨也須知作洛不但爲規模宏遠當垂敬字此是誨
處誨言依注指告卜說拜手句亦成王之詞是成王敬信
其爲誨言非謝其誨言也蓋成王自發其所以拜之意前
王拜手稽首却是身行之也傳云又拜手云云似是兩番
拜且似以此句作史臣叙事之辭了○成王得公復命使
者將歸乃拜手稽首授使者復命于公曰朝諸侯撫殷民
此天休之未易匹者公不敢不敬其休也乃來相宅于洛

而逵觀于所營是公意欲使周配休于無窮耳王城吉下
都吉此恒吉之未易當者公不欲獨當其休也乃既定宅
而遣使來來示予以卜休恒吉之兆是公意欲使我二人
之共貞耳然公相洛定洛形勢規模弘遠其將以予據形
勝以馭臣民者億萬年而敬天休命也公之告卜實使我
有仰承天休意是教誨我也故拜手稽首以謝教誨之言
當深思而力行之也爾使者歸其爲我達之于公乎○按
以上之節當以天眷爲主觀本文三天字可見夫天心不
可必乃公曰王不敢王又曰公不敢若實見得天眷重大
而俱有懼弗克堪意何以故繼紹天明爾惟洛食即天心

顯示處公之所謂其基作民明辟王之所謂恒吉都從此
見出豈不是休故公以告王欲王克承于上王以復公欲
公共貞于下正交相倚賴之意不可只作叙述語
唐孔氏曰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
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
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
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筭術乃萬萬爲億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
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六節一片語脉成王初服新邑殷禮所不必言故肇稱二
何不重單重咸秩無文益公因王大嚮舉祀告至兼亦報
成祈休故欲王配享功臣昭勸後人而使之咸秩無文耳
但此是錄死未及錄生肇稱以新邑初舉言因舉殷禮欲
王咸秩又非以咸秩爲殷也殷字要看得細成王肇舉盛
禮豈是空相對越當有一段感格之實如下文記功教工
用人若彝撫事一出于公而不參以私又如統馭諸侯教

養撫民一主于敬而不參于慢如此方爲殷盛神方享我
撫我但周公言肇舉盛禮不言何神當是郊禘並行至咸
秩則偏于祭神而功臣亦在其中矣因秩無文見國家凡
功皆錄故下隨勉以公風厲愼用人以爲篤弼若彝之地
看後惇宗將禮與咸秩無文當爲記功載張本凡下幾節
都根肇舉節生出當以新邑爲主總公將復政把已一生
制禮作樂治民祀神今一精微之義授記成王拳拳使聽
故一則曰如予再則曰罔不若予在公此時攜子全巳卸
盡不意王又留公有末後一段誕保事也○君爲神主精
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後可出治故建都之始先舉祀禮

肇字對他事未遑說非謂昔未有今初行傳以始釋之乃
庶事之始非今始之始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
皆取殷盛義有文無文皆祭無文特拈出見殷盛處儀物
自然亦盛但不必言傳義字要看若義不當祭而祭便是
媚不是盛祀天地以及百神故曰盛禮至無文者亦秩而
祭之亦有盛義足上二句氣連勿斷無文以洛邑封內神
言乎特不備祭此祭告一番用王者開國之禮傳大饗羣
祀一句正解祀于新邑咸秩二字實爲無文設難將盡蔵
大享羣祀何益大享羣祀何實指有文之祭居多而該無
文者言耳故肇舉殷禮祀于新邑句亦不可太空看傳皆

叙其所當祭者實在祀于新邑句推出不是咸秩句正意
但是過到無文句脉絡耳無文泛言不必指丘陵墳衍之
類曰咸者尊卑上下無不周曰秩者尊卑上下之有叙咸
秩二字串咸字虛秩字實非對待字面傳云皆序得之咸
秩無文雖殷禮裏面事然禮之所以殷盛處非此句能盡
故不可以此句爲殷禮之實經文正意只是告報祈格君
心萃天下乃吕氏推說〇周公告王曰當洛邑告成之時
正人主定都之始當始舉盛禮祀于新邑之中以告成事
而報神賜奠中土而祈鴻休焉然禮必何如乃謂之盛彼
皇天后土社稷宗廟固叙而祭之矣此乃禮之常也非盛

也必祀典不載凡可以義起者皆秩叙而祭之斯可謂之
盛禮而王今日所宜首行者也
丁奉曰鼠豕昆蟲之害稼一也蜡禮于鼠豕則祭猫虎
除之矣若昆蟲則無于除之者而反幷而祭之葢祭有
報有辟祭猫虎報功也祭昆蟲辟灾也詩曰去其螟螣
及其蟊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然則昆蟲果無除之之
術亦但請辟于神而已〇傳胞翟胞者肉吏之賤也翟
者樂吏之賤也
予齊百工五節一意串勿以記功内治分惟以在周工與
齊百工相應是此段大關鍵處葢謂記功以教工乃可任

此周工而圖洛邑之治耳予齊節乃起下節意告以羣臣
之大權也爲記功之綱領齊非遴選之謂百工之心志不
齊則不一又何以從王故令日之役予整齊百工使之從
王自周而適洛也使王有意而予不先發何以作諸臣就
王之念使王言未露而予先顯示何以成一人出令之尊
予惟謂之曰王即政之初庶其有所事激厲而鼓舞天下
乎百工因吾言事而不言何事隱然見大君之權不可測
言有事而不言王所事昭然見臣子之道不可議王自教
詔意蔵在庶有事之内虛虛理會微示之意故下文恰接
以令王即命所謂庶有事焉者也成王幼沖周公恐從行

適洛者或有匪人參乎其間以蠱惑君心故自打點一適
使之陪行下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正恐官家別用一番
人也此公言外之旨不曰從王于洛而曰于周適洛時起
行必自周也予惟曰曰字是周公之言庶有事蔡傳云以
待王自教詔之也只指下節或泛說爲奮庸趨事之義恐
非惟字與下即字相應言我無命之之責惟謂之曰庶有
事耳葢記功乃王事公不以相勅也
令王即命緊頂上庶有事來正公援成王告詔百工之語
惟有事所以不可無風厲王新邑初服百工意氣方新一
面命記功一面命篤弼見爲其事有其功者必不忘在任

家蓋豫爲之耤而使勉赴也如云今王于至洛之日即在之命令曰吾今日記汝等功之尊顯者于載籍他日便以此尊顯之功而作元祀以配食焉此命既下又惟進功臣而申命之曰汝受此褒崇之命當益敦厚以輔弼新邑之治可也○即命命字是頒布之命惟命命字是詔諭之命俱指命百工說記功宗成王自記非命臣下記之記者載之盟府錄之司勳以下文丕視功載可見功指平日報功在祀記正爲將來從祀計耳斯時所命惟命篤弼功曰尊顯者以序也貴尊也記功二句一氣說下記字重看功宗即是最尊顯者以功功字蔵有宗字在省文也即指此言

計工之尊顯者以作他日元祀元祀大祀配食大烝即功宗是漢高祖詔定十八人位次皆謂之元功則元祀非舉一人冠祀可知元祀功宗只作一人看舊泥傳最尊顯句乃云記功宗則功之最尊顯者必爲所記之冠可知以功之最尊顯者作元祀則凡功宗皆在所祀之中可知互文言也亦要曉得從祀大烝乃後日事元祀乃身後之典而功次定于生前曰受命者既記之必祀之矣要知新廟在洛增定配享故舉行之耳上二句雖是錄舊續下二句雖是勵新功然錄舊全爲激勵新功葢懸莫大賞格以鼓人心正是激勵他欲其篤弼也既發命以報其功復申命以勉其篤弼篤弼要在新都輔治上看乃未然事篤弼者當輔弼于周今輔弼于洛弼日方長有加益厚之意若說褒賞既行懈心易起則前功盡棄元祀將不可保恐非待功宗之體上言即命者見褒賞之事不敢緩此言惟命者見篤弼之外無他務要識言外意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可推報功莫重于祀言祀則凡慶賞可知記功宗以作他日之元祀則今日之褒賞可知矣今王即命曰以下是教成王以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既往所以勸于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按記功元祀受命篤弼皆詔命也下三節承此說謂功宗之祀

當慎所教而篤弼之功在示之嚮而已日教曰嚮又從上文二命字中透出葢人臣縱緩于從上令而未有不速于象上者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丕視兩節都要在臨鎮新都係羣工觀聽之初說天下事理惟公大而私狹然公難而私易若功載偶或視私則此一私遂成衆私故勉以丕視戒以其朋言始决不可不慎也視工教工此即後監我士師工下文若彝撫事又即後誕保事○丕視節見記功所係之重不可不慎此二句當

分應上文上既命曰記功宗作元祀又命曰篤弼尚是分開兩端說此則承之曰這記功宗作元祀處即是教他篤弼處雖不命之而已默示之矣蓋合兩命而歸重于一也下節緊接說去亦是終此節意○承上言記功以作元祀則所記之籍自當明詔于朝以示百工矣丕視功載與起下句不作用力說訓視爲示者不重人來視我重我去示人丕視者顯當年傳後世爲天下所共知也公私二意當入在教工內公私不惟載不載雖先後當否亦公私所在百工公在盡心爲國上見百工私在競爲比黨上見教非眞教之特播之觀聽耳實則上行下效意有所鄉氣有所

移若或教之然者教工闢說不專指有功者百工觀法則在成王身上故曰汝曰自悉字雖兼公私然串帶私字起下共朋爲緊如云今王以此記功之載籍大視于朝廷之上使臣工共知共見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揜使所記出于公登名者果顯庸爲冠者果最績則百工之視斯籍也皆服其功次之無私而推讓感奮無有不公矣使所記出于私或以恩倖紀或以親故錄則百工之視斯籍也皆怠于賞列之無紀而快望邀求無有不私矣是百工公私乃汝其悉自教導之也記功所係之重如此

承上言功載徇私之害見當謹于微也首句緊接上百工視效如此其可朋比而不公乎作不可意下共朋是散若意以起下文君與小人比謂之朋朋黨之私謂左右之人與之比周而致私譽于君者言往者自一人之心往而援入于人心也有一往不返意孺子其可以左右之私譽而視之爲功宗乎孺子其徒以左右私譽而遂視之爲功宗則其害豈微哉誰不願百工協恭而肯教之私乎始不過一念朋耳朋者志之偶偏挾天子之尊以稍厚一人以爲無傷耳傾下之揣上意也常就上意而過之朋端既開一往最難自是而往得無若火然始發于愛憎則燄燄者揚其端中倖于恩賞則攸灼者張其勢終孤主權樹私交寒

朝轉相傚傚則敘弗其絕又爲之煽其虐相率爲蔽賢嫉能君子道消而國不可爲矣又何可撲滅也可不謹之于微乎無若依注猶言不有若之意燄火始然尚微而方進之貌灼焚也敘次第也灼敘弗絕喻往之氣勢不可遏絕言臣工視效之多不可禁遏非謂人君爵賞之濫不可收拾也要在報功上發至末方繳轉無字意非如新說照無字禁之于未然勿令其往而無及之謂

王安石配享而宋政亂小人假紹述以濟其私豈不燄燄攸灼叙弗其絕

上于濟百工及記功教工皆爲以在周工往新邑故此

飾不重成王若彝撫事如公重欲王用周工以若彝撫事如公耳如予當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讀伻嚮以下不過如予以在周工之事汝永有辭能用周工之休斁也玩惟字便知歸重欲行舊政必須任舊人乃通節大指○此節語脉要見得洛邑新成功宗丅命正百工率作觀望之時今之治正所以新有永之績者王勿以新進棄舊章而置惇大于不道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此句猶虛無工夫起下以周工至成裕正如予處新都求治太急雖欲成其寬裕之治象不可得故民秉之常道曰彝須順導之而不拂其理事即行此常道者必提綱挈領撫循之而不弃其常

予攝政固如此今王治政亦惟如予茲見在周工正可輔君若撫者精神與予素洽新邑中不可少此人惟用之使百工如上意向在于若撫各就有僚安其職而盡其能精明振作以有其功此非以操切為理也昏惰者必鞅急淩亢者必從容正所以去澆薄而歸惇去狹小而為大于以成寬裕之治如百骸九竅各理其官而血脉自調于適如四時五行不乖其候而元氣自養其醇當其作已有裕之體末句責難意惟明作中惇大乃永永無斁之道也○洛邑之作本欲自時中乂內治首以順常道言者寅恭和衷克綏厥猷君道之首務故與國事相配國事則凡典章法

度皆是不可分若彝貼教撫事貼政恐礙後教養萬民者彝撫事不對凡恒產之養恒心之教皆常道必不可易者事則其中之條件因事非一端須逐件與酌定則撫事即以若彝故用一及字帶下正言自大及小無一不當如予用周工也有所若必有所撫便有惇大成裕意了如予非取法只仍舊之謂欲如予之政必須用予齊之人見在周工當輔我若彝撫事者可輔君若彝撫事此予所齊以從王于新邑者王其惟以是人往而已伻字直貫至成裕嚮字根上在字來用予齊之工便知欲如予之政是不待教詔而可知上意嚮者也使知之而各就有僚以明作為惇

大成和裕之美則若彝撫事真能如予矣若者順也不明作何以使民之順不寬裕又何言順撫者治也不明作則事以玩愒而不治不寬裕則事又凌節而不治不可以明作何為立治功惇大何為存治體分對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有功依傳直下敦大是為治之規模成裕者化成于不迫也作字與成字對功不易奏必明以作之凡明作者必有功然不可計功有一計功之心遂未免欲速見小苟簡目前而迫促之形見矣故此因明作而勉以惇大歸重成裕可見謹毖非周公之心而不由謹毖無以養成其寬和也成字有力治至此始成也觀後云彼裕可見見得若撫

如予如此將萬世而下稱若彝擄事而致新邑之治者必
以王爲明辟首稱不永有辭于後世乎汝永有辭照新邑
看是成王自巳新做出來的故譽歸于王能惟以在周工
成内治便是所以終譽處傳以此節爲内治乃中乂之換
字耳對下文御諸侯言故日内治語氣通要主行之國中
意未繼永譽本于在周工王于洛邑可含予齊百工以從
事哉

易泰卦九二日包荒用馮河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
法度廢弛必有包容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容躲
革事理而人安之又須常幾而能斷馮河謂其剛果足

以濟深越險也此二句非相悖程子謂以含容之量施
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公日巳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日
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
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

公日節承上起下不是過文語巳者不得巳之意言汝雖
幼冲然所言治洛之事當一一修擧豈但如予哉凡文武
巳行而未竟欲爲而未及者悉責于王要看兩惟字終字
對文武創始說兼上下文講如云内而功臣固當記功以
教也凡外而諸侯皆文武所貽則皆當統御以終其業内
而洛民固當誠和以治也凡外而萬民皆文武所受則皆
當教養以終其化是也然上文可明言下文須暗影惟冲
子三字宜味凡事到有終處方成其始冲子識見未定持
守未力或雖有終故公于勉其始政日即致惟終之儆此
句如此看則所以終文武之業者意自寓其中若說破必
在冲子有始方于文武有終則惟冲子三字無着落矣
汝其敬識百辟享頒王城御諸侯言乃惟孺子頒朕不暇

頒下都撫萬民言雖分臣民然統馭諸侯乃一時覲享事
須歸重棐彝裕民邊作民明辟之實事也王者統御諸侯
必先識其向背誠僞則忠佞分賞罰當諸侯將益用志于
朝享而民俗感化政事修擧矣所以識之者一敬而巳敬
則此心清明自然有以識其享之誠與僞儀乃内心之誠
所旬露者耳惟不役志着實說外雖享也心曲之隱則不
享惟以諸侯致凡民之不享則攜貳之萌在志而僭侮之
形即在事此識微者宜早辨可不先之敬乎○因將往新
邑朝諸侯故先揭言之敬者人心之主宰即統馭之道道
字統馭獨言享上者洛邑告成之日適諸侯朝享之時汝

既是冲子則諸侯玩之未必皆享亦有不享者矣汝其敬
識其享者亦要識其或不享者重識不享邊不敬則不識
享上者雖日行慶賞天下不勸不敬則不識不享上者雖
日行誅戮天下不懲不可不識亦豈易識惟此心湛虛無
不照徹彼享固與王心之欽翼相合而能識間有不享亦
直見與此心之欽翼相乖而能識了故居敬以辨其志敬
者德之聚也惟敬則視聽無蔽好惡不悖故有以識之其
者直詞非勉之也勉之意寓于中敬字不着力就能敬上
說汝敬一氣屬下敬識二字緊相連敬字即落在識字裏
面下句識字亦蔵敬字意傳將敬字提講見那能識根本

全在敬上非謂經文當于敬字一讀也看來識是察識正
敬之作用處不可作現成說輕了識亦非必有心當是明
辟主一無適用志不分則敬自生明故下說享亦歸于用
志不享之上加一有字見百辟中或有不享者耳非不來
享也彼享者之庭實何異不享者之鋪陳而吾能有以識
之其睿照在王前先矣享多儀三字泛論理如此正明享
不享之故謂諸侯均之來朝而享不享異焉何哉以享貴
乎多禮儀苟幣有餘而禮不足儀不及物名雖享而心不
在惟謂曰不享可享上亦非朝見時方有此心其明明在
下丕式見德華一國之精而達恍于上有不待儀者諸侯

遠在藩服止此一點忠愛寄之物若并無之何以享為儀
字要看注禮字內外平說者固非專主內說者亦意圓語
滯益儀以禮言猶交以道接以禮之禮全主外說即道外
面便見裏面心志重在心志上故下文即以役志承說儀
雖非禮之本然有綢繆以結之有品式以將之內心之誠
所自露者儀比物不同如登降之失度賄玩之巧費則儀
實不至物將焉用之此享曰不享也曰不享即指諸侯說
志又在儀先惟不役志于享即登上不享句作過文法非
如孟子申上文意凡民何輕言諸侯惟不役志于享則凡
民惟曰不享矣說惟不役志于享明是諸侯慢上之心然

說凡民惟曰不享非必效尤之謂只是不歸罪諸侯而罪
王意此小民輕朝廷之漸也事以政教號令禮樂征伐言
指天子之事民不享諸侯雖由諸侯不役志而來究其原
皆由天子之重物不重儀來此乃歸重處爽侮兼諸侯與
民說侮因爽來爽是不奉行其政事既不奉行其政事則
是以政事為不足畏矣非侮而何上令不行曰爽下亂不
禁曰侮舊云諸侯無享上之誠則舉國效之將侯度益弛
王法益隳而惟事其爽侮以惟事作諸侯之政事說爽侮
者禮樂征伐不稟天子僭王章而亂政教是也看來諸侯
之事即天子之事自不相悖周公不直言不役志于享惟

事其爽侮而必推凡民惟曰不享因諸侯之不享天子而
推凡民之不享諸侯因凡民之不享諸侯而推百辟之政
事差爽僭侮毫無統御意揣試之萌稍滋僭侮之形已露
傳辨早察微提出敬識把柄惟終之道何如新都初蒞
百辟來朝是人心觀望之時所以識其向背者不可用耳
目任術數也在敬耳識之以敬是爲不御之御汝其敬焉
澄念虛衷而物情坐照爲能識百辟之眞享上者亦識其
有不享上者均之享也何以辨之蓋朝享有物有儀玉帛
庭實各視其秩者物也本尊敬之心詳曲折之度者多儀
也百辟成享在多儀物特儀之將耳苟玉帛庭實之物雖

存而升降俯仰之儀不盡則是儀不及物雖享而謂之不
享蓋有輕心故有惰容也何以謂之享多儀故也非敬則
不知其多儀也何以謂之不享儀不及物故也非敬則不
知其不及物也大諸侯民所視效也惟諸侯不用志于享
而君不識焉則列國之民惟曰上所重者幣耳但以幣交
足矣不必誠于享也則朝聘燕享皆故事也而國人且效
尤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諸侯視王朝若無人視王度若
無物諸侯怠棄政事而凡民亦無法守王之政事皆爽失
僭侮也不享之弊一至于此王可不端本而敬識之
蘇子瞻曰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
而人慢也小人以賄說人必諂於禮故孔子曰獨飽於
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
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
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
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已往兵其少
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好賄
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
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
哉
亦承惟終來告以教養萬民之道蓋洛邑之作本以撫萬

民與上若彝卽分內治外治無謂若彝棐彝與篤叙一也
此只重在聽教上蓋周公用百工若彝撫事此卽公之篤
叙工父卽昔公之不暇也周公欲成王以見在周工往若
彝撫事此卽公之教也而成王能以所齊百工往若彝撫
事此卽須不暇與聽教也此卽篤叙若公也一節不過申
重前意勉以惟終何內外之有但上四句虛至下汝乃是
不蘉方一戒一勉以人情分應遊遁出往敬方爲聽朕頒
朕耳棐民彝是永世之道也聽教棐民彝是勉力而圖所
以永世者也教化萬民予心所汲汲不暇者有恒産者有
恒心全在上人之輔導故曰棐民彝然非心思之深厚政

敎之有倫其楊以輔之故又曰篤敘然曰棐曰篤敘總在利導吾民歸于自得之地故言裕彼裕二句緊找可以明農意但明農不亟退休要亟責王敬以裕民上○須朕不暇二句義互相足天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爲之常若不及故云不暇下棐民彝正其所不暇者若彝撫事上已說過故此直言聽朕教汝于棐民彝而戒勉之諄諄乃惟孺子當須布我之不暇聽我之教而汲汲焉以輔民性也須者須布于洛邑所須者即棐民彝是須知臣職詳君職要人臣終日爲之而不足者人君一念布之而有餘經言棐民彝而傳言教養蓋民者養而後能教所以棐民彝也聽

即須布服行意汝乃是三句戒之之詞篤叙三句勉之之詞合來推言所以當棐彝之意棐彝之道在勉則不暇矣不替非怠荒也只安于周公已若之彝而不求進便是不替便不永不永指天命說篤叙若子正是勉處武王所以永民彝者皆深仁厚澤所爲而其中經畫咸有次第者也公若彝撫事時常篤叙之而人咸肅祗之久矣故教王勉亦須布止欲其篤叙正父如子而已正父是棐彝者予是聽教棐彝者汝能篤厚之于正父仁厚之澤有加無已而推行有叙無不如我則法度之施即天下信從之售孰敢廢汝命者命即棐彝之教不敢廢者習于耳目心思所安

自不覺心悅誠服也語氣須以正父作主華出篤叙字有一段家人父子同堂相對方是家法相傳恍然當日情景步步要照棐民彝上不勉則天命不永其民之廢命可知篤叙則乃命不廢其天之永命可知治亂之機係勉與不勉此所以當聽朕教以圖其治也敬字含一正一反相形說有懼不克承即不暇意見王往洛邑正所以祈天命于有永而布新命于天下者可不敬哉茲予句正與汝往句相爲謂汝往新邑當敬以治民不可恃乎哉也我今其明農矣明農正欲王須不暇也彼裕二句則勉之詞縮上茲予句說彼裕我民要見宅中圖治意謂自洛邑裕天下之

民也無遠用戾者四方環向土中之意時公與王在鎬京故謂洛邑爲彼我民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民裕即成裕使民優游順適廣大自得意須聽篤叙以棐民彝正所以裕之無遠用戾即是不廢乃命指天下民心歸附說而天命之永自在其中裕洛邑之民何以感動天下蓋洛邑四方之本而悍逆者化爲友順則友順者可知看來天下歸心已久用戾者何不待棐而與彝爲一所謂至于道也無間遐荒注精皇極故曰無遠用至矣形容裕字光景就有寬和意味纔出惟終意來○此以敬裕遠民也夫洛邑之作固以裕遠民也然裕民之事無窮而先後之間有叙我

昔之若彝撫事也蕪愚待且而行罔已汲汲不暇而就其
中撫事即所以若彝王其取我所不暇者次第須行而于
我所教汝輔民常性者其聽之無忽焉所以然者以治亂
之機係于棐民彝耳使汝不勉輔民彝則民失常性而天
命隨之乃自是不永哉然不必他取法也我前教汝若彝
撫事者惟以正父武王自有八政五教輔民彝之道我不
過篤叙之耳使汝能敦篤不怠而次第須行之無不如予
若彝時焉則新都之民順汝彝訓自不敢僭越汝命矣夫
不廢則天命不永篤叙正父則乃命不廢治亂之機如此
王往洛邑其敬哉不忽于篤叙可也茲予其歸政而明農

哉但使王于彼洛都眞能若予篤叙而從容調裕吾民于
彝教之中則豈止洛中之民不廢乃命已哉將見太和元
氣在成周宇宙間益無遠不至也然則一篤叙正父而惟
終之責盡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
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
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
不若時
此二節王答公誨言恭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明保二
字虛公稱以下合下節皆明保之實答公意便有留公意
舉其今之明保正以期後之明保也明是啓沃保是輔助
保字在明字看出丕顯德非贊公之辭乃指下法祖奉天
安民馭臣事神之精意皆人君大明德所在公一一舉而
教之故曰稱稱述闡揭也德不稱則遏佚矣非以教王宅
洛就爲大明德也以予小子以字貫至無文俱明之之實
而保自在其中大意言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丕顯之德
以予小子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偁舉公
誨不敢略者一一領略之意公于冲子言則欲行之也冲
子于公動則必資之也故凡公之誨皆還賴公明保而以

予如此言公啓已洛邑當行之事如此皆未行之事觀後
未定于宗禮何可見○上自天地祖宗幽自百神無文近
自百官庶僚下自洛邑萬方無一處不爲我慮到引其迷
覺其悟正如慈母保子無不周恤明白稱顯德正是明保
處稱者挈而付之以予以下在德上說推周公期望之美
意各其節而提之能左右之曰以道以字重作使字看俱
要就公教之之意發揮逐段應上文說三句皆有工夫文
武之烈所當揚也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淺
顏其舊矣公曰冲子惟終以予修明典章開大基業使創
于文武者祗揚于今日不僅終之篤叙之也上天之眷所

實答也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荷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
公曰時惟不永以予小子若爽撫事果及基命定命天命
何當而疑愧不僅求免不永已也四方民生所當安也要
在和調而恒久之苟乖離不恤則非所以安宅其衆矣公
曰彼裕我民以予小子柔民彝和之不乖恒之有久徧安
四方民衆不僅裕民以戾遠也須知揚文武烈三句一直
說下歸重和恒四方句蓋四方民乃人所以命文武而文
武功烈所在也四方指洛邑之四方誕和恒即上裕字德
教薰育之謂和積久自化之謂恒和恒串恒者和之不已
也不恒如何能和和之有恒便是君師不易一體君師猶

云定衆一夫不靖則四方不安以和恒之道居之則衆心
定矣居居其心性以歸寧謐久道化成自然心安意適各
止其所也居而曰師何凡稱促之規爲一時計居一人而
不足寛和之政爲萬年計居億兆而有餘必合師乃可爲
居耳

通節本上文以予小子以字總分應惇宗二句答功宗
元祀之語咸秩句答舉稱殷禮之語惇宗二句上虛下實
稱秩句正是惇稱秩者記功之籍已有次序舉其所序以
爲元祀非祭時方敘之也咸秩無文不及舉稱殷禮祀于
新邑者斷章取義不必全文報功之禮明而行于人祀神
之禮幽而行于神合言之者以祀字相蒙也如云百工所
當著也公謂記功元祀是以予小子厚舉功宗之大禮舉
所錄功之元者爲祀之冠則厚之至也不但示勸而已百
辟所當祀也公謂舉稱殷禮是以予小子于無文者咸秩
而祭之敬之至也不特偏舉而已公之德意一一領略自
當行之公可言去乎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至此五段雖與
公誥節節相應然烈而曰揚天命而曰奉答四方民而曰
和恒元祀曰惇單摘無文語意都似深一層見公明保之
至也然揚先之要無過敬天敬天之實無過裕民夫且實
功以宜彰更且廣祀以通幽此顯德次第非舉行次第故

公首義用爲末義叙致自別○答公處不及御侯則御侯
撫民不對可知

此節推公德之盛見王所倚重公者不在今日在平時見
公不可明農意而明保意自在其中蓋上是就公今日教
戒之言言之此節只其平日德教方作已然看皆屬政時
事蓋稱明德者欲成君德也而推公德足以迓休又君德
之宏猷也在德上說傳德教教字因勸教及不必泥通節
大意全重在夙夜毖祀上蓋謂公之德教正是在已所頼
以無爲者見不可去也旁有二句承明光勤施下不迷句
蒙承上三句說是形迓衡正所以不迷之也迓與不迷皆

不由人感召所致也光者德之輝昭著而無一毫可揜蔽
日敷施者德之普流行而無一念稍懈故曰勤明光是有
一種靈耀光輝上下勤施是有一種精力敷施四方二句
極摹其德之旁達旁作何緊根說重作穆穆上不曰治而
曰衡見得無偏無欲此一極平象公有以迎之公惟旁作
穆穆以迎之以元老一心和沛爲兩間和來上下四方供
振起穆穆之盛無有或和或戾以迎極治之獻這便宛然
文武情目稱德之初于當時所勤德教有以重光不迷失
予日夙夜毖祀見明德惟馨孚神有本于只謹祀典于夙
夜便是了王學事也此應冲子惟終說○公德提起在發

用上言雖與丕顯德無二然此所包最大本和敬之德而
制禮作樂以教化天下者是明光言其光輝發越際天蟠
地故曰于上下勤施言其流行不息漸被暨及故曰于四
方明光于上下是竪說勤施于四方是橫說旁作句總羅
上文以起下文合上下四方正得旁字無方所之義作者
勤溢之意旁作言上下四方無處不徧滿不可以方所測
也明光勤施自公言之作自四方言之公之德不可形至
自四方之人與起于公之德者皆穆穆和敬則在公者可
知穆穆照虞書四門穆穆解言和之至也皆言人之見化
于我而描其狀耳在上可言敬在下則言和此重在下說

迓衡即穆穆者迓之就自然看非眞有心迎之也天下皆
在公光施之中天下皆稱公日新之化故曰迓衡蓋制禮
作樂納天下于中正和平之域是即公德明光勤施處天
下皆由于公之禮樂是即旁作穆穆迓衡也看來德雖在
發用上然不可說到制作法度反粗了成王特指制作之
本言德固宇宙之精氣民物之英彩勤施便是明光疊疊
不息處垂重勤上照下勤敎勤字勤非力行不倦旁作穆
穆即明光勤施之形容非另是一項作迓是周公鼓舞作
興作字與迓字眼目相照明光勤施則合上下四方旁無
方隅其所勤溢者無非穆穆和敬之形若乾坤摶運到此

清寧安阜如衡之平無一物之低昂而公適迓之衡訓平
者如秤之懸物無有低昂之謂蓋天下如衡之平此和氣
之開太平也而不有和德以迓之則景運不來惟和德所
者者廣故景運所開者順若彼來而我迎之來未艾也不
曰已太平而曰迓者望治無已之意當時正世道一降一
升自公德博之德之所洽盡是休隆迓衡者迓之以文武
所勤之教也提起文武串說下蓋上下四方皆文武之教
甄陶一世而躋之昇平者其功正方與而未竟故曰勤教
第令平康之運不益進于文武之時便迷矣公德實有以
佐其不及補其欲爲公之勤即文武之勤矣跌到不迷勤

教正與揚文武烈應謂以予和民而揚烈自攝政來巳然
不止今日之稱德巳也葢至終文武之責雖在我而公巳
不迷是代予終也則記功教工有公在也若發撫事有公
在也懷保撫民有公在也予冲子夫何爲哉夙夜毖祀而巳
祭祀自有常期寧有自朝至暮只謹祭祀之理不過言巳
之恭巳無爲以仰重于公意勿說繇即夙夜惟寅直哉之
夙夜說祭祀便帶夙夜公嘗言毖祀于上下又首舉肇稱
殷禮故王以毖祀爲答不然則何異衛獻之政由甯氏祭
則寡人然此處毖祀泛言非謂祀新邑夙夜毖祀雖云托
重公語實藉公德爲昭格若棐廸無公則雖欲禋神不可

得者

通篇總是王在鎬留公之詞舊說以棐指明光節廸指明
保二節看來棐廸須總上明保至毖祀數節言不可指定
說公功與後救公功及公功肅將祗懽一樣都指德之迓
衡說觀四方廸亂句可見就公言曰德就王言曰功棐字
即前保字意廸字即前明字意棐就是廸宣猷誨德非不
輔我啓我不過一事一時之棐廸未厚也惟公合四旁以
佐我宣祖德以廣我何厚如之厚則廕庇無窮更無明光
勤施足以擬公者此正迓衡一時也當無不若此迓衡之
時可言去耶上毖祀句猶未留意此句明言公不可去與

上明農句應非勉之之詞若只說云常如此而不得言去
是勉公非留公矣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廸亂未定
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
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巳公功肅將祗懽公
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成王留公治洛與上留明農不同退而歸周則時進在
洛矣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詞
亦述往返語勢然耳曰即辟者王始親政之詞觀下無斁
其事可見後猶俗云落後以王退于前也留後云者成王

先在洛發政而命公繼其後以治之即惟告周公其後後
子退即辟者如弗敢及之心命公後者欲萬億年敬天休
也宅洛原君臣同心王何欲退居周洛爲朝會諸侯之所
鎮撫殷民之區本意設陪京以夾王室若祖宗根本之不
可離公巳籌熟矣豈待定策于王哉王既欲退而又念土
中作鎮表儀百辟慰藉羣心爲無窮計者非公而誰故堅
命公留後王歸則根本固公留則陪都安正彼此相倚圖
治意舊但歸重留公則王之即辟豈是自卸擔者

此叙公巳然之功而慰勞之爲下發端四方廸亂以洛言
篇中言四方者非一皆洛之四方也四方闢治指上旁作

逆衡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說未定于宗禮二句亦是推
功之語須云當今明光勤施以開治四方此我公之功在
今日則爲功宗在他日則爲元祀宗禮之行豈有先于公
功之當報者因記功之命雖發報功之禮未行故一時敎
舊諸臣凡與公同事者槩未及報故公功最尊顯應爲冠
者亦未能備禮安定也宗禮因公前言宗禮而歸功于公
亦字要看從羣臣說來敉者安頓其功之謂欲定其功次
而歸于報稱所安乃國之常典勿涉公望報之嫌敉功即
下明禋休享意王意以爲存乎朕者有俟而舉行而篤弼
之忠實不能不先于公治洛有望也下節正原此意後公

答王弘朕恭亦本此○按新說云迪即棐迪四方開治皆
公迪我者未定宗禮因迪亂而然此望治無窮之心宗禮
者功成論報也國家開治正人臣益升大猷之時未便爲
功成也此時方人人致功尚未可定其孰元祀孰功宗亦
字對未定說以此之故不惟未能致功元祀以盡報功之
常即一敉寧公功亦未能也敉公時說作報功說不知報
功必處之元祀豈但命寧耶
以率爲付公正是留之之意勿作勉詞如云亦未克敉公
功然教工之事則又在于公者公今居洛邑毋曰丕視功
載有予冲子在也亦毋曰見在周工即能就有僚也所頼

以儀刑之者惟公但開先者易爲力底後者難爲功昔公
欲我爲風示者今還煩公監視之公必開大留後之事使
我士師工效職于洛有所視效可也然此果何所用其力
哉亦惟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竟無一不在綏定化服
之中使殷民安則王畿爲之益安以治洛而爲宗周輔者
審若四維而公即能享之諸侯有不必于敬而後識者矣
何士師工之不可監乎○成王去欲周公于後因已治而
益拓大之也迪將二句虛誕保二句即其實通節歸重誕
保句誕保是個迪將監公王意亂爲四輔帶上來迪將二
句一直說下後即留後之後指洛邑言上後字以周公對

王言此後字指後世言照下世享說開大其後比逆衡迪
亂更進士者官屬師者官長皆工也工即周工惟此百工
公素所服習者雖用之可以成裕猶待公爲監公不必率
先而至德所凝人自師之又不但俾劃矣蓋公前以此勉
王今王不果居洛而以此復任公也言誕保而先之以監
工者周公德尊望隆儼爲臣監則士師工之保即公之誕
保也故下文言勿替刑而誕保在中矣文武受民只指在
洛殷民文武受天命受茲殷民全在調停安集故下誕保
二字曰誕者無一民之不保也保合太和無一滲漏即和
恒彼裕意蓋迷蒙世界開導爲先故曰迪亂又曰迪將將

者將然未巳之前非只訓大也文武受民屢經開導寧有
未向化者第須有以保之保其性無使復捄保其心無使
復乖誕宇正根監工來蓋坐鎮中土表帥羣工大難護于
性命之微這個亂豈只是廸亂惟慮啓中區便隳堅四守
故曰亂爲四輔。輔字與保字相照。俱要從性命間想這功
化如一念微乖便暗藏崩解如何說保說輔亂爲四輔云
者言有此洛邑鎬京若四塞以爲固也輔以輔王畿有畿
必有輔如云四旁皆有輔有以爲宗周之翼衛耳一云亂
爲四輔以洛之四方言輔洛者即所以輔周也王畿之疾
係殷民天下有一方未靖則京師之形勢孤立無援此則

人心環拱四顧皆吾保障此不可作藩屏說蓋洛邑王畿
非藩屏也四輔猶四鄰只形容翼衛完固意四字須看得
活

鎬洛並峙與漢三輔不同王制云設四輔及三公四輔
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
朱子四鄰之說合

申上三節而決于留公之辭公定應上命公後予往應上
退辟于周公功肅將二句應四方廸亂節公勿替刑應廸
將其後節公功即迓衡廸亂之功肅將祗歡不但敬公而
且悅之也洛邑初政民情傾向于上故教化四達公去恐
無以製天下而化不能通是困也我委其責于公則爲歡
公去而困我自爲替我惟以宗周乃根本之地無斁其安
民之事故居巳于宗周而居公于洛邑公弗替士師工之
刑而留爲視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享公之德惟世享始爲
廸將其後哉我之命公後以此○公定重予往句特足上
句語意若曰公須定居于此再莫推辭我是回去了留公
須識有二意公功二句先以人心留公我惟無斁句方以
巳意留公言使公之功無以慰服人心不可留也今公功
肅將祗歡使我望治之心不切亦不可爲公留也今我惟
無斁其康事此所以敢留公也公功肅將句指四方之民

說就人心歸重言以我公開治之功人皆肅然奉行無敢
違逆且欽而悅之無不愛敬者也舊以身貼肅將心貼祗
歡看來肅將祗歡只在精神意氣上見得人心于公如此
公留則王室安不留則不安若誕保無人予兩地策應困
且不支公無求去困我哉見洛不可一日無公非留其明
農也我惟無斁句非謂與公分任其責亦非謂願治無巳蓋
委政自褀乃公之所深慮者故直說心事以感動之無斁
在心上說豈謂勤施如公而有待予之棐民惟反其所爲
棐民者于我何若則啓勿之上當自有懇懇之情注于所
棐中有非仰成之君所敢斁者自言其不敢怠以致留公

之意公勿替二句全在留上總承上二意說如云爾務要
歎者人心也公肯垂慰人心固不宜去而况無斁其康事
者我也公若見諒無斁更不宜去則夫盡誕保逸將以爲
士師工之儀刑者其可替乎洛邑四方之根本公留安洛
邑之民而勿替士師工之儀刑則覲法大同膏澤廣被所
治在洛邑化在四方者其世世享公德矣勿替刑承上監
字而益承之也玩傳所以字有保民工夫在世享雖生在
勿替上來然承上四輔而益延之也人來視法我則曰監
以我去爲監視則曰刑公弗替刑言誕保也故世享須覷
上誕保意說惟保之者一念而周四海一日而計百年不

止一人不止一時所以享之者亦不止一方不止一代易
世皆蒙其澤也刑字享字着周公身分須深看篤恭而天
下平德深化遠不顯自刑享即克享王公德言人人化德
無一人一念不可上當公德者人情乂則厭滿則傾必世
世乃盡公德之享而後民之祗肅者無窮予之望治者無
負是負能開大其後者也獨一時爲宗周四輔哉慎勿求
去爲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
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
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王命三節作一段公許留之言首節虛孺子節與弘朕恭
句應予旦節與承保二句應拜是受命之禮拜而後言謝
王留非直許王留正將以中乂歸重王意王命予來至光
烈考武王一句讀武王不言受民省文也只是答其言謂
王命予如此直至弘朕恭方自寓意欲王端本使予有所
承也人臣無保民之責承君意而保之則必思民何以保
保民何以承必轉歸王身上去使實有可承非僅以責難
爲恭故下以宅洛之效望王即以宅洛之事自任此乃是

協恭協恭中原有責難意在恭者進言之忠悃拓上文未
盡之旨曰弘恭前所言不過始政之事今且以天下後世
無窮之事告王耳○命即上公後公定是以退爲去則以
留爲來來字重看緊帶承保說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辭繁而不殺者見所承之重若曰王命予來于洛以
承保乃文祖受命于天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之所受者
其任之重如此然保民之責在我而保民之本在王其將
大予恭敬之悃而以治洛之道獻之王焉保即誕保之保
恭字就承字領出曰承則自有王之者盡巳之恭以敬王
命便有啓王自致其恭意故下文云作周恭先二恭字通

以敬恭其事看須知周公許成王留洛只以意許之俱可
謂公以保民自任不可謂公以留洛自許到弘朕恭乃自
許之意而尚不敢質言我留治洛以絕望王留洛之意謂
我但當盡臣道以展事上之敬而已
此節即弘恭處恭先以上是敘治洛之事勉之之辭曰以
下是推治洛之效期之之辭然亂爲二句皆作有工夫看
而效亦已在焉不必到自時中乂以下方爲效也通節工
夫只在其大惇典殷獻民上中乂自中而布之外中乂對
相宅自時有及時圖治意中乂即作恭新主不但典章舉
賢智夯已也周公既任承保而猶以中乂責王可見主治

全在君王雖退歸而責自有不可辭者臣不得而與也着
力只在中乂中乂正是咸休咸休正是成績相連說如云
今此洛邑既無文祖以臨之又無光烈考以撫之所以說
法臨臣者孺子也所以辟四方率後王者孺子也孺子來
相視宅洛其大惇國之典章而加修無已大惇殷之賢士
而廸簡不遺以此治洛之道而爲四方新政之主而且以
尊祖敬賢之恭作周家後王之先先者眞有一段不敢後
之精神而又未至于底績非惇以爲先也予何以爲王期
哉亦曰其自時宅中圖乂作恭新辟自洛邑至萬邦咸致
休美惟王之中乂不有成績乎○孺子來相宅乃此來之

來非後來之來治洛之事周公告之已詳尚未見于行事
故云王來此相宅其大云云非謂成王既歸而復來此新
政之設施即辟之調度無非中乂事因相宅而行之者大
惇何要像相洛事周典章皆載關雎麟趾之意國脉惟此
相維必于相宅時大惇而率由之補所未備體所欲爲若
于先王立法之意有加焉殷獻昔仕殷而今爲民者前此
未必堪用誕保後豈無廸簡須于相宅時大惇而用之精
神與通話言勿間若于國家尊賢之常有益焉典爲治法
獻爲治人平看實心以修舊章不以陳迹視之眞意以延
攬賢人不以異代視之皆謂之惇惇日大者舊章舊人極

意尊崇乃是厚道不爲一身而爲四方後世惇之典無所
不修賢無所不用也于獻民揭一殷字則典是周法可知
法必昭代以東殷民之佚志猷必先朝以順殷民所服習
也舊以亂爲新辟承惇典作周恭先承惇獻看來宜總承
惇典惇賢二者推開在君德說通節重惇典獻即亂爲新
辟非文敬止武敬勝豈不爲周家第一恭至鼓舞作起而
開百代恭已之傳則自亂爲四方新辟之恭始亂字作宗
俱着力說恭在臣只可弘在君乃可作先者眞有一段不
敢後之精神在作上見不重倡後如云其大惇典殷獻民
使法度修明賢智效職則君德日新禮樂文章煥然一變

赫然治爲四方之新主于焉以恭而倡後王使之敬以接下施必善政用必善人不敢肆虐于下也皆由自不敢荒忽之心故曰恭恭即恭巳南面之恭作周恭先對下作周孚先乂是兩節關鍵王則小心誕保不遑暇逸曰恭公則眞心永保一念不欺曰孚古人論君道不外一恭恭字千惇上見恭先先字以洛邑剏業言俾下字以民言不以臣言新辟即作明辟意君之新皆恭巳所致也故以之望成王而期以自時中乂萬邦咸休之成績也其自時中乂即推上惇典殷獻新辟恭先四句是過文法非更端之詞頂承上意言我欲王如此者亦惟曰王自是居此洛邑惇典

以立治法惇獻以任治人而盡夫中乂之道則善政四達獻臣交修將見自洛推之萬邦皆熙然于新辟恭巳之化惟王之始基行有成績矣成王旣不果居洛而猶曰其自是中乂者人主居中圖治體勢如此即身在鎬京而有洛邑以爲四方之綱維亦是不必因朝會而出政令方謂之中乂也中對四方看人君以乂民爲功民有未休猶中乂之績未成也萬邦即萬民萬邦咸休承中乂說來成績即着咸休說一德同風無偏無黨故曰咸天下共爲一休也曰成績者此萬邦之民文武受之而未覩厥成一民未化不足言績今至萬邦得所則文之咸和武之大定于此徵

功矣惟字對文武看成績亦以洛之咸叙說治在中土休在萬邦績在一人見弘恭意前王望公開大　其後公率以相宅望王前王望公監我師工公以倡後王望王崩望公誕保故公直任以承保前王望公亂爲四輔公期望亂爲新辟前王望公四方世享公期王萬邦咸休正所謂弘恭

上是弘恭處此從承保來王命予承保文祖受民及光烈考武王弓旦與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焉大臣能率屬以助君篤烈則天下人素所仰望者由此而慰周家臣子素所視效者由此而倡一人之儀刑由此而成文祖之德

化由此而徧總之成一箇保民耳○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自效猶自盡也與上節效字不同句句寓責難意成烈即指受民篤即指承保多子御事多子衆卿大夫也大夫皆稱子即士師工以多子御事篤烈正應監士師工誕保受民之語蓋洛邑之民文以誕受多方得之于先武以奄有萬姓得之于後皆已成之烈所在今率大小臣工誕保需以彼裕奠以惇大使咸和大定之烈于是乎有成所謂篤成烈也上節重一惇字此節重一篤字通節以篤烈爲主下四句以篤烈貫民以望治爲心洛邑致治人心一新殷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則和恆足以懾傀人心矣咎其

師答文武之民也文武德澤入人之深人皆思慕不忘我能篤烈使德澤有加無已以文武之治保文武之民自可答師衆之仰望也臣以奉命爲信也王命誕保果能誕保以此無負成烈即以此不負天子則事君之信足爲周家信臣之先曰孚者與君肝膽聯而爲一我信王之必能新德而恭亦自信其必能輔王以恭而宣王之德也一念信得過便萬世不可渝故曰先若說以我開先似誇此乃自處不敢後人之意誠在意先念在行先使天下更有楙誠出于吾之上則吾之孚猶屬後也王以勿替刑望我然儀刑四方在王所當自樹也我但能佐成耳蓋刑本王德但

一民未安則儀刑有虧今我篤前烈而裕民則新辟之德以廣而作則有全能天子不顯而天下刑之不有以成昭子之儀刑乎文祖之德本自光于四方者但一民未安則德猶未畢今我篤前烈而化殷民使怙冒及海隅而修和偏天下不但頑者化而素被德化者益深益洽也不有以畢文祖之德乎上言烈下言德者能厚其安天下之功而德澤始畢盡于天下矣非複語也成烈以事功言篤之者繼有所事之謂內有工夫文祖德以風化言畢之者無所不被也是自然無工夫成烈舉文武而禪德獨言文者文之德實開武之先也原包光烈考在內新說云昭于刑正

是文祖德所在二句作一句解秦敬伯曰如此說則單德是成王單之不是周公單了考朕二句中間有一乃字畢竟是難解不當作一句看看來照上節恭先分則此節亦在乎先分但相洽以篤烈句爲王只好將下四句相承遍下須云予率屬篤烈以答天下之望而爲周家信臣之倡豈徒勿替朕刑已哉正所以成朕昭子之刑而文祖之德乃以殫盡之使無一處之不洽耳如此說甚活但要認各句另枯出率屬篤烈若四句自相串頂便繆○承上說來王相宅果有成績則予始得奉承德意以治洛自效矣惟此洛民皆文武所受于天成烈所在也予且敢率卿大夫

百治事之臣所謂見在周官也相與效職于洛誕保受民以篤厚文武成烈有隆不替焉若此者而豈徒哉正以文武成功天下所不能忘也而予將用率屬篤烈以答之不止慰洛中之殷民矣人臣有所許于君而能效之信臣之道也而予將用率屬篤烈以爲周臣忠信事上者之先不特當見在之周官矣王欲予弗替刑豈知非朕之儀刑乃昭子之儀刑乎予將以率屬篤烈成朕昭子之刑使新辟之範王開其始予代其終益上成王德不止下答民心而已也王欲予保文祖受命民豈知文祖雖受民猶有未洽之德乎予惟率屬篤烈而德乃殫焉二南之化始則光于

四方今乃洽于天下蓋前成文祖不止後倡信臣而已也
此皆留洛之事予之所爲承保者。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
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
此四節總是周公對使者答王并告王之詞勿認作史臣
所記成王既歸鎬京遣使來洛毖殷民因命寧周公于是
使者且歸周公因述王毖殷命寧之事及已所以祭禱賚
難之詞以授使者歸達之王也要得叙述口氣成王留公

治洛以未敉公功故特寧公非因毖殷命寧也在公則云
然耳若認兩意兼有則與明禋休享意否矣蓋王意在寧
公公意在毖殷各有所重下伻殷節在此發端命寧事只
起下禱詞毖殷無文只命寧公即是公見謂寧已者即所
以毖殷也二句須渾融看寧即敉公功之寧即前敉字想
宗禮既定公應作元祀緣係身後之典無以遂申敉功之
意于公故用秬鬯之禮致事神之敬如今之生祠然見禮
定于一時仰可以准諸不朽者也要見公述以爲言王雖
命予以治洛之事猶不敢忘化殷之心乃命申之文告以
謹毖殷民時因毖殷之使乃命寧予以報越亂之徵勞揚

果何物哉以秬鬯二卣其命寧之詞則曰惟茲明潔之秬
鬯乃禋祀鬼神者休莫大焉然不敢率爾將之拜手稽首
以此休美之物而享于公享猶奉也休字指事神說以事
神者事公即休享也秬鬯二句串去勿斷此處須極力發
揮莫可當之意○看來伻來毖殷輕因命寧說起命寧必
因毖殷之使者念殷民即念化殷民之人毖是叮嚀訓誨
防閑戒勅之意有文告在即下文所云叙是命寧者慰問
公安以公初居洛恐有未習故來安之如詩歸寧父母之
寧命寧之物以秬鬯寓記功元祀之意推尊之故神明之
耳曰明禋二句是致詞明禋言其敬心致享之意不指酒

說休即荷天之休祝而享之也謂我有此明潔禋敬之心
故拜手稽首以此酒休享于公休享二字平謂休安奉享
之也不是休美之物明禋休享連說去成王之意盡在不
言不可說寧公而欲其益勵也但云敬公之志無可自表
假此以申是周公述王之言以啓殷人肅將之心耳切勿
露事神之禮如事公等語下二節應命寧句
秬黑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釀爲酒名秬鬯以其調鬯
也尊以彝爲上罍爲下卣爲中未祭則秬鬯盛于卣及
祭則鬱鬯實于彝鬱鬯金香草煑以和酒者不和鬱單
謂之秬鬯和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蓋臨祭以

灌始和鬱鬯傳云鬯鬱金香草誤唐孔氏曰明絜致敬

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

精意以享謂之禋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爲絜明致敬

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旣

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

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

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

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

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召使告其太祖故惟

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于罇乃爲此辭故

言曰也

此與下節是因王命寧之禮而所以處之者如此也進爵

于前而不飮曰宿宿者止也所謂酒清人渴而不飮是不

敢宿者公不敢當王之宿禮以神明自居禋字上解爲敬

此解爲祭上下雖兩解究只一義王蓋云斯酒也其明絜

可以禋鬼神敢用爲公享公便云此酒也其明潔何可以

享臣請以禋文武禋于文武者正意只爲王祈福上若殷

民自文武而受故公不敢自任毖殷之功而以此禮推之

文武尚是支意耳下面祝辭咎休享之意

惠篤叙四句卽禋文武而爲王祈福之祝辭通要黙文武

黙祐之意爲王禱告者亦不是爲王期莫大之福所重在

惠篤叙下跟來而歸着殷乃引考句見殷民關係之重方

是祝王盡修德化殷之事述告使者正寓責難于王之意

以起下節祝君德曰惠篤叙祝君身曰無有遘自疾祝匪

惠篤叙因祝王之子孫萬年皆厭于乃祖之德祝王無有

遘自疾因祝王遷洛殷民亦引乃壽考子孫者王之亂爲

殷人者王之受民子孫殷人之福卽王之福也俱挽入成

王身上方見其爲禱四句開看惠篤二句是正祝萬年二

句就上二句引伸進一步其實只足上二句意若申遡一

氣便非祝體篤叙正父前巳言之此處只須說惠惠然篤

厚不忘而次第舉行先生之道是攸好德之福無遘自疾

自字要玩凡不能保愼而爲巳所自致皆自疾也是康寧

之福萬年句應惠篤句乃德乃字指文武言萬年乃自成

王說到子孫上去尚兼成王在裏面不是專以子孫說厭

德雖是子孫重王德足厭沃上殷乃句應無有句殷民向

化不惟法網得以考終實王引之德意不磨乃開兩間之

壽域必德足裕後而後殷民安乃字何等鄭重兩乃字不

同殷乃之乃是難詞此句重在此字上蓋化悍逆之頑民

率德永年良不易也○伻因毖殷而來故祝辭始于篤叙

終于殷民祝曰願文武在天之靈陰誘王衷使于文武之

道不獨篤叙已也且有惠順之真降心遜志率由先王舊
無苦難意思更以好德而致康寧陰保吾王之躬順血氣
而固精神無有遘遇自罹疾害焉豈惟是哉王以萬年爲
統而武子孫未厭于德則王雖篤叙亦一時已耳願文武
佑王之子孫使之善繼善述萬年厭飽乃化民之德王以
萬民爲身而或殷民未必引考則王雖康强亦一身已耳
願文武佑王之殷民亦人人歸德外王罰而享遐齡乃引
于壽考也而王之福無涯矣吾之爲王禱如此也
王伻殷節雖了伻來毖殷案然詞指與祝意相關因上文
萬年厭德殷乃引考而歸本于君身上此是一句書意謂

今日毖殷之使固有教條次第予爲王頒布之矣使無德
可觀法可繫念則雖有教條次第不能使之聽受也王果
能惠篤叙有萬年厭飫之德將無叙非德使殷人有所觀
感乃承受王之教條次第自今至于萬年子子孫孫永遠
觀法朕子之身而懷念其德是殷不以一時有年爲考以
萬年承叙爲考王之子孫以家德無厭爲萬年而即以伻
殷承叙爲萬年則我之爲王禋者庶不虛祝乎按文當云
其永觀朕子懷德乃能使殷民承叙萬年用倒挿法伻中
暗含德言空空勿露解在永觀懷德上觀字與承叙字對
永字與萬年對德亦不出篤叙二字王使殷人奉法不替

者其王之德足以永繫民心耳重德不重法然教條次第
非德所以使之者德也叙即德之所叙承叙有所觀刑觀
有所懷慕總一德教焉耳雖說懷德就是承叙然謂之觀
朕子有出于承叙外者承叙不過受其條教約束之謂永
觀德則服子之刑成矣毖殷意在化殷耳不使承叙永觀
德何取于毖王德足垂萬年故教足垂萬年觀法懷德者
永故承叙者亦永如此則君篤叙而民承叙君也萬年厭
于祖德而民也萬年厭于王德毖殷之使不虛而禋祝之
私果慰矣使歸爲我達之伻字一氣直說下伻來毖殷節
是使者實王伻殷伻是王使虛殷字叙字萬年字德字具

埋伏上祝辭中此抽出言之重宜是義以歸重于王見已
但爲王祝而王當自盡全不入巳伻說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

史記成王留公治洛祭祀祝誥等事是時王未歸周其序
當在文祖德之下伻來毖殷之上史法先記言而後記事
故附篇末戊辰十二月之日也漢儒以王在新邑爲成王
居洛非也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

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于篇終又叙戊辰烝祭云冬祭曰烝當王在新邑留公治洛適當烝祭修歲事之期斯時也因歲烝而且祀且告于勢便而于公褒修歲事而再祀再告于禮煩而于神黷于是酌二禮取其尊行烝祭而殊其品祀文王以騂牛一祀武王以騂牛一廟用太牢郊用特牲今以宗廟同于郊祀故別于常祀牛色必騂從尚也告文武一示受民始于文武一示留洛之事實文武命之也王命作祝册之文史逸承命而爲祝册豈尋常祝册比哉祝册之中惟告周公留治其後之事傳更

不他及別出惟字二册字一般重册乃以重公逸祝至其後當爲一句作册是周公留後之册書這册雖讀之于神然祝册之祝却不是讀字之義命周公有册書祭神仍有祝文皆史逸所作祝文是常禮故不須王命此時王止令作册而已逸所作如常作文並命册書皆是告周公留後之事告雖是告神然經文尚是說祝册所載如此未便指告神說一云讀册告神謂之祝逸祝册者使史逸讀册書也未確古者褒賞功臣必于祭且示不專也作册祝册皆是在祭之前耳王賓二句纔是祭祀賓猶三恪不及諸侯其與祭也賓之來也以歲烝故殺祀殺也王殺禋而賓至

廟相維辟公之禮也此句輕看不過并記當時諸侯畢[?]賓于王者以王殺牲禋祭皆來助祭之事耳夫禮既備矣祀既成矣諸侯既咸至矣王于是入于太室對越文武之靈以圭瓚酌秬鬯灌于地以求神于陰凡所以薦其禮陳其祝而助其祭者皆以次而舉之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祼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耳但云祼者舉始以該終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瓚禘日夙興實[?]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灌灌王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王入太

太室祼則精意通于文武矣此乃是祭時始事命公乃祭之將終非祼時也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禋咸格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册命與歲祭同日卽于廟中行之亦重周公意

唐孔氏曰下云在十月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天之月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于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太

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烝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牛一告曰文武之神○有虞氏四時之際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取血告于室以降神然後用樂而行祭祀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祭貴心殷因虞夏之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

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祭貴肝周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祭尚臭灌用鬯臭陰達于淵泉致陰氣也祭貴肺行九獻之祀祭之日王服兖冕而入立東序王奏王夏后副褘而入立西序就西房工奏齊夏尸服兖冕入奏肆夏王及于室而不迎王以圭瓚酌鷄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祼神之一獻后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奠之啐之此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于門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于庭告博碩肥腯王烝牲于碑親執鸞刀啓

血毛授祝祝入告幽全乃殺牲一牢始行朝踐之事尸出于室坐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薦籩豆脯醢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詔神于室于時王親洗肝于鬱鬯燔之腤于主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乃升牲首于室中饌腥于尸王前謂之朝踐王以玉爵酌玉罇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于是踐朝事豆籩堂上歌以夾鍾堂下謂以無射作大武之樂后以玉爵酌獻罇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于時上自阼階西獻后從西階東酌獻至薦熟先薦于堂有饋設饌乃更設尸主之席于室在戶內西方東南尸在其北布席訖遷所設于堂上之饌置尸主前

祝以牽酌奠奠于鉶南又取腸間脂焫之蕭合羶薌燎于爐炭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牽祝詔王妥尸王拜尸祭酒以青茅白縮酒遂啐之奠之乃坐王以玉爵酌象罇盎齊以獻尸主獻也后薦饋食之籩又以玉爵酌象罇醴齊以獻六獻也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獻罇醍齊以酳尸謂之朝獻罇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獻工尸飲訖授祝祝清酒以授尸尸酢王設酢席于戶內尸取祭攢黍稷并嘏玉汪以出量大與鬱人受之后以玉爵酌饋食罇之盎齊獻尸曰再獻亦罇相因尸酢后如王此入獻

也尸飲八王獻卿諸侯爲賓者以玉爵盎齊備卒食三
獻合九獻及后王各四諸侯爲賓者一也尸飲九王獻
大夫士九獻後王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爲
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爲加爵用璧散璧角
而旅酬爵行旅訖尸出嗣子餕厭明更以一牢繹于祊
○祭有二節曰時祭曰間祀時祭有四祠禴烝嘗是也
間祀有三享嘗追享朝享是也春曰祠以其嗣歲也夏
曰禴以其物薄也秋曰嘗以其穀成也冬曰烝以其物
衆也享嘗亦秋嘗也朝享者祫也享嘗于不遷之廟行
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祫禘皆于冬烝之月行故周禮
有大烝之名周公告祭文王廟于雒邑亦禘禮也而周
書謂之烝祭歲則凡祭之行于秋冬二時者雖祫禘皆
得用時祭之名也元豐禮文曰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
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故經傳恒言禘嘗
烝嘗而孔安國亦以烝嘗爲大享是祭莫大于烝嘗而
時以秋冬爲善也若春夏二時百禮難洽非所以行大
享也魯文公以祫行于建未之月閔公以禘行于建辰
之月僖公則行于建午之月皆非冬月大烝也世儒據
以證古此祫禘之時說者所以多誤歟禮時爲大節在
其中矣疎數得中祭之節也葢親之近者處禮以仁情

有所不容已則必有四時之特祭故禴祠烝嘗于公先
王謂近親也親之遠者處禮以義勢有所不能周則惟
特一享嘗而止故雖周公皇祖不過秋而載嘗非以其
遠乎近親雖不能疎然亦不可大數故時祭之外不必
有所加也遠親雖不能數然亦不可大疎故一歲之中
不可有所曠也家語于親廟有月祭以月祭爲正祭則
既煩矣于四親有享嘗而無時祭則又怠矣遠祖之有
祫禘尚有疎于一年一舉者乎皇氏曰虞夏祫祭每月
皆爲此說必有自矣緯書乃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
本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非聖人之正論也夫與于禘
禘者雖皆遠祖然或以世傳之及或以德澤之存豈有
一年而不得一享者哉又程子因見王制有天子犆礿
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之文
遂以此祫爲時祫而曰諸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
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
夫王制之言多不可曉而章内礿禘二字爲尤差誤葢
礿當爲祠禘當爲禴也程子不過緣文生義耳至胡康
侯于春秋宜公有事太廟釋曰有事者時事則以爲時
祫矣春秋之祀時祭既別有烝嘗之書則犆不止于春
也何爲而又有時祫乎豈以大傳有大夫士于祫及其

高祖士虞禮有哀薦祫事之言而遂比附其義歟夫祫
言于大夫士者本爲祔發蓋新主祔則高曾祖考之位
皆當遞遷其禮宜祫然男祔不及女女祔不及男不相
雜也若時事則大夫士不能備羣廟雖禮尸止在一堂
而四親異室男女各室曷常用祫哉況天子諸侯既有
特廟則四親有可以不特祭也時事而祫遞則遞矣然
王皆相見如男女何彼春秋所謂有事者蓋因事告祭
乃禱祠之類耳而與烝嘗分爲兩時事不亦贅乎其後
政堂胡氏于王制犆祫之說既辨其非信齋楊氏于續
書祫禘之期又闢其妄理亦可以易曉矣而後儒相沿

卒莫能辨非是故特祭四親之廟以四時焉特享不遷
之廟以秋嘗焉祫禘太祖之廟以冬烝焉此祭之正也
其餘無常時者惟因事告祭而已每月則于祖廟有告
朔于親廟有薦新其禮亦略皆不列于正祭矣此所謂
明于祭享之時也○唐孔氏曰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
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
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
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
因奠不飲謂之祼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
君降立于降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
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陳士元曰彼宗尊也尊
奉之廟故曰宗廟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
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
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阿
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
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
扃三個註云世室者宗廟也重屋者正寢也三代或舉
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同制也夫周之

明堂有五室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則明堂亦
爲宗廟矣有明堂必有太室書云王入太室祼註云太
室清廟也則明堂亦爲清廟矣又月令以五室皆爲大
廟則太室亦爲太廟矣古人建國左祖五廟乃在雉門
之左而明堂則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
廟即寢廟也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註云五寢之廟蓋
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于
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爲寢廟也朱子云一世各爲一
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宋祁
氏云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朝後寢也廟藏木主

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于墓側故陵工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葢始于秦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閍謂之門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夫謂東西廟者即夾室前堂也寢前廟後宜有道有闈門有閤門或謂閤門在廟門外然說文以閤爲門旁戶耳豈得在廟門外哉朱子謂堂下之壁閤門在焉婦人入廟由閤門閤門如今東西掖在旁壁夫閤門既爲婦人所由則當在廟屋之後而男子所由爲閤門則在廟屋之前矣孫毓氏云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

各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彥云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門之前兩旁有隔牆牆背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閤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夫謂東行至太祖廟者自外門入折而東也葢以路寢門爲內門又謂之中門則天子諸侯之雉門也其外門則皐門也入外門而曲折以入于廟門則大門在雉門之外而爲皐門可知矣是公彥之說與孫毓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者不同既云太廟西有三閤門則東亦以此爲定規而無所容世室矣然則世室豈必居于太祖左右

而列于昭穆之上哉○郊特牲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曰以掬杵以椿以擣之而和酒中其芬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于始祭之時灌之于地使香氣達九泉然後迎牲周禮小宰祭祀贊王祼將之事注云將送也贊王酌鬱鬯之酒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則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又云凡賓客贊祼內宰后

祼獻則贊凡賓客之祼獻背贊大宗伯大賓客攝后載果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肆祼肆師祭祀賓客贊祼將鬱人凡祼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鳥彝嘗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行人諸公再祼而酢侯伯子男一祼而酢

戊辰烝祭止記成王告未及成王命故下記月而以命公足之然猶止記得成王命未及周公受故下又記年而以公受足之統日于月統月于歲總見留後治洛王告公意其事同于一日是七年十二月之戊辰日也王命周公後作册逸告言王以命周公留後之意使逸作册。逸遂作以

誥之也上冊是告神祝文此冊告周公之冊命也皆史逸
讀有以此冊仰告文武之冊大謬或云逸祝冊者使逸讀
冊書逸誥者逸讀誥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也亦有理
在十有二月包此上二節以繫戊辰之日蓋此節事已敘
在上文王入太室祼之後只因上文止有戊辰日而不知
其爲何月故復紀其月重在十有二月一句
惟七年據傳當云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幷記公留洛之
終蓋原始要終見公所係之重誕保處以王命公而公自
任意不曰誕保文武受民而曰誕保文武受命者受命乃
所以受民且示周祚之係洛亦係公此篇再爲誕保殷民

一事故提此句作結語回照其基作民明辟幷誕保文武
受命民等語看來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句惟七年句成
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
此言周公受冊誥誕保受民乃七年之事耳蓋史家倒記
法也七年而薨吳氏臆說何以知爲七年十二月看洛誥
首序三月注云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則公受命留後
其爲七年十二月何疑按逸書亳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
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然則周公留後于洛不知
幾年又曾告老在豐其非薨于治洛明矣亳姑亦周官後
君陳前

卷四十一終

尚書輯餘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瀦張孫振纂定

多士

王氏曰篇名多士序以爲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卿
大夫士是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此書稱士皆在
官殷士
首節書之本序前爾殷遺多士十一節作一截是追序革
命之公後告爾多士八節作一截是追序遷居之故及作
洛之意中間爾殷多士五節小作履束結上革殷起下遷

居末後數節始歸結作洛化殷休肩革除遷徙皆天下非
常大事周革殷命又遷殷民殷民共相怨望强半是革命
半是遷居故此告雖重作洛特從革命遷居說起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三月當從洛誥十二月爲定蓋八年之三月也七年三月
周公初基作洛十二月周公受命留洛至次年三月公方
代王用誥治洛此所謂誥告庶殷者用字要看傳王命告
故稱用此節本一句書初字處不必另說治洛事蓋誥告
殷士正是行治洛事周公初何不是前此猶望王治洛初
字卑下句看言治洛之始仰告商王士也曰商王士者皆

商王之臣子告民自士始通篇只說多士不及民民自在其中告指一篇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洛之意開諭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不克敬勸勉之也見公之化殷止于譁言不懼以法

首王若曰三節正言周革殷由天不畀殷我聞曰八節追言天昔不畀夏亦命湯革夏然其初子孫能守故天丕建其後嗣王失守遂致不畀耳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三節言周革命之公以天立說呼殷遺多士以起聽殷遺對殷亡言弗弔帶下看言殷紂暴虐不爲天所憫恤旻天句說殷亡之由我有周三句說周興之由不可遂以興亡皆出于天作兩平當把天勑殷而周奉天以終事一直說下如云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勑殷命實奉天罰之公也佑命天命所佑助也即勝商之命明威王罰一般自天言曰明威自人言曰王罰紂罔司王罰者也無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于周反致王罰于其身末句就罰商事說勑者革其不正以歸于正終字應前佑命說言天以是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將者本其始勑者要其終曰天曰帝正見公處須知旻天一句是殷亡即後在今後嗣王四節是我有周三句是周興即後惟我周王丕靈承二節是首節天明威即第三節之天明威二節天不畀即第三節之帝不畀總是以第三節申上二節把天明威天不畀都引到民上去重民說

次節申上革命之公再呼多士起其聽殷命與勑殷命相照勑公而弋私勑則非弋二句起下惟天句見巳非有心實迫于天意耳不畀對上降喪說固如推亡固存之固不

固殷亂着一允字言外見允固治而弼我遂出弼我對坐佑命說此二句頂允罔固亂來一氣直下不必添邊語如云肆爾多士非我周小國敢有心弋取殷命惟天之不與殷者非薄于殷而厚于我也天心願治信乎不固殷之亂自于我周而弼輔之一奪一予理之常耳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求位與弋命不同弋非吾所宜得出其不意以襲取求是吾所宜得有心冀得之我其句又應轉弋命句

此欲其以民秉察天意也惟帝句截住緊蓋上降喪罔固說惟我下民二句正明惟帝不畀而帝可畏三惟字連跌下說急上言天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故此言惟帝

之不畀殷于何驗之、惟我去殷之下民秉執而作看者、惟是上天喪殷之命昭明而可畏者也。蓋下民秉爲離心離德叛商歸周持乎一定。力不能挽勢不能回、確然不易處是即天威所在也。重以下句推上句、秉爲明畏直指喪殷一邊說、匹夫之志不可奪、秉者心之所執、爲者意之所遂民之所廢誰能興之、民心即天、則天之顯赫者果有徵矣

此句就上二句斷之、正言天因乎民、非相因也、勿以天民相因平看因兩平說、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舉夏之亡以見殷之亡、上帝引逸泛說、周公所斷止此、有夏以下、是周公之言、帝所畀必其能適帝引者上帝引逸雖不止桀、而帝降格嚮、則是專引桀。桀不能用故亡。引逸以心境言、人知逸欲之逸、而不知義理之逸、逸之云者意念俱化、椄搆兩忘、有無限恬愉之趣、其間若有引之愈長者、就令縱欲之餘、常有天眞之露、蓋上帝無停而不運之時、則君心無錮而不開之會、即帝之引處。此何爲夏不適逸、張本桀舍從理之逸而就從欲之危故曰不適逸適字頂上引字來、見帝亦未嘗不引桀、降格示嚮、猶是引逸之心、弗庸有辭不適逸甚矣、于是帝乃無逸可引、夏乃無逸可適、降罰所以不免也、降格所謂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儆懼之、如以洛竭之類、弗克庸所謂及其不改而傷敗乃至者、淫泆者過泆之謂、有辭如日亡吾乃亡之類、元命即君天下之命、降罰重重降格弗庸上

乃命緊頂降罰命商正以黜夏二字直貫到底、都是天命如此、革夏二字屬上句、指天命說、甸四方、即革夏中事、不甚重、俊民甸四方所以革夏也、重夏亡、不重湯興、勿作贊

湯看、如云桀既不能爲民主、天既廢其元命矣、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明威、爰革夏正而用賢以治天下也、治天下自用則小失人則敝、俊民甸四方謂與賢人經綸天下、若旁求有素、又前此之事、要見分布遠邇意、甸主布德、指俊民說、如治田然、一疆一畝、井井有條、故借甸字以形容用賢之規畫區處周悉詳備意、正湯之明德處

此合下節、是下紂之過、文不重湯、亦不重湯後諸君、自成湯節、言商之世德能守天下、明德恤祀、兼湯在內、然意重繼體之君、以起後嗣王之不然也、大意云然商之享有天下者、豈藉商一人之業哉、自成湯至帝乙代不一君、無不

明其德而恤先祀其不忘祖宗之心則德爲之也自[illegible]
至帝乙三于中包太甲盤庚諸君罔不宜見後王有同心
意明德者湯懋昭日新之德後王世世守之恤祀者顯揚
宗祀有報本與哀不敢荒墜之意蓋祀以交神明非獨以
致人之敬亦以妥神之靈而廢祀則神無所享矣故曰恤
祀恤字訓敬不待明德恤祀即顧諟祗肅之心源顧引逸
說德引逸時醒澀爲明引逸時凛神爲恤祀恤祀即明德
中事故後止云不明厥德上以刱業得天命言故曰俊民
甸四方此以守成保天命言故曰明德恤祀甸服是親德
之所布懷遠爲近四顧天下皆吾甸服此正湯之明德所

在也而至治之馨不待言矣因湯匡靈詳備故自此以至
帝乙但紹顧諟之心源以夙夜兢祀而已
此節以天之眷商者愈隆商先王之事天者愈至立說成
湯能用帝引其俊民甸四方與明德恤祀皆適逸事也殷
王適逸處即其不敢失帝配天處故亦惟天亦罔敢兩亦
字是天與殷王廻環對說言殷王固罔不如此亦惟天如
此雖是天如此殷王亦罔敢如此所以能配天也起下後
嗣王敢失帝帝安能畀之其丕建大喪皆跌重後人身上
去○上節言湯之造商固惟天所眷矣而有殷後王明德
則昭升在上恤祀則馨香發聞亦惟天大建立保治之亦

惟對湯言建訓立者天子乃天之立王也自一世至累世
故曰丕建丕建就國祚說指其歷服之固也保之使不危
乂之使不亂保乂即丕建處六百年享太平鞏固之圖豈
非諸王之自適于逸而益彰上帝之引逸哉雖指國統說
亦有式敎用休百神降鑒意然天雖眷之殷先王不以天
之丕建保乂自恃愈加撫存其明德恤祀之心亦罔敢失
帝之則所以出治者有本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亦罔敢
對天言謂既得天眷亦如此澤民易配天澤民難天之雨
露澤物無所不浹商先王仁政洋溢以澤乎民無彼疆此
界之殊亦無所不浹故曰配天其澤要知配天其澤是倒

裝句如直言則其澤配天耳毫髮違理便失帝一夫不被
澤非配天重熙累洽之後不難民見君澤而難君見天心
故出王游衍之時纔見君廣大化即見民沐君休帝以主
宰言天以覆偏言配天其澤從罔敢失帝來正所謂明德
也而恤祀即此在蓋此就是念先王勤家處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
在今後嗣王四節言商之亡與我聞曰節相應正語脉歸

重處言先王罔敢失帝故能推此心而成配天之[illegible]
紂大不明于天道本既亡矣況曰能聽念先王之勤勞乎
家而配天以澤民者乎聽念二字重看聽而弗念猶無[illegible]
也況未必聽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illegible]
有一念之明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勞必不忍淫泆以
蕩覆之也紂惟于天理昏蔽之極如何肯念祖宗誕淫二字
句又推其實言之惟淫泆而罔顧天顯則窮欲而滅天理
所以不明天道也淫泆而罔顧民祗則從欲而棄百姓所
以不能勤家也講罔顧天顯民祗又須分開與上二句相
應不顧天顯與罔敢失帝反不顧民祗與配天其澤反[illegible]

先王則罔不明德恤祀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後王
則罔顯于天罔顧于天顯民祗幾個罔字都斥兩但先王
言罔說無人不然後王言罔說無事或然耳因紂敢于失
帝從天說到先王故把先王輕說一分着一殄字非謂先
王不當聽念也天顯即上天明威以明故顯民祗即上民
明畏以畏故祗天顯民祗總是一個猶商頌云天命降監
下民有嚴也按自成湯至于帝乙至此三節以明德二字
爲主以恤祀與念先王勤家相照恤者憂也恤祀是憂念
宗祀不敢失墜意非泛泛敬神者比恤祀根明德來先王
本明德以恤祀故以罔敢失帝之心澤民無非明德也而

恤祀可知後嗣王不念勤家是不恤祀也先能明德[illegible]
淫厥泆罔以顧天顯之心顧民時說亦如明恤串下末用
到恤祀與念先王相照處
惟時二字指罔顧天顯民祗言降大喪即不保意與丕建
保乂相反語意承上節言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惟是時
丕建無地上帝不肯丕建而保乂之降若此大喪也
此推不保之故前言成湯至帝乙罔不以明德爲天丕建
故言紂亡而以不明德斷之○不畀指大喪言不明德惟
推由說指誕罔顯二句如云天所以降喪于殷者正以紂
不明其德罔顧天顯民祗之故耳不畀與不保義亦測不

保對上保乂以治亂言不畀屬前不畀以予奉言自惟帝
不畀至此叙夏商興亡俱以上帝作主
此節了上文案起下剗殷意虛言以見我周伐罪之有辭
也凡四方小大邦國之喪皆有可言之罰而況殷乎有辭
于罰謂自作孽而與人以可罰之辭指受罰者說不指罰
人者說時說依差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
肆不正

五節爲遷章前後兩限不靈承兩節補前革命一截[illegible]
度兩節起下遷洛一段中間惟我事二句又上下文小過
脈上句收上丕靈承兩節下句又起下洪無度兩節○爾
殷多士節承上有辭于罰而言蓋推革命之公以終之也
抑丕字靈字就有終之之意只虛說下節方是其實今宗
對上在今言惟字見多方罔堪顧意今惟我周王丕靈伐
殷者豈周之初心哉大善承天之所爲耳靈者虛靈之靈
者著自私自利之心以覬覦天命則爲大圖度而非丕靈
承矣承而曰善粹然無利商之心善承而曰丕廓然無私
商之念至廣大至公平也

丕靈承帝事何如蒙帝命者乃帝事也帝于冥冥之中有
命曰殷有罪周其爲予割正之于是我周王不得不告其
勑正殷命之事于帝蓋得命而役行也有命割殷即帝事
告勑于帝即靈承曰告勑者即武成大正于商之告勑即
勑殷命之勑格其不正以歸于正故曰勑
惟我事不貳適句實說即靈承帝事也乃承上遷適之脈
惟爾王家我適句虛斷之重在末上說我事與帝事相應
言帝命割殷而我勑正之是我周從帝無貳適矣周不商
于帝則周之斷在即天所在也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
矣見從我即以從天確不可易之意曰爾王家者對商臣

士言所謂商之孫子臣服于周也惟我事不貳適適即遷
適之適惟爾王家我適借上適字起下天命從遷洛說到
作洛上去都重天命見周引民民當適周
予其三節言遷洛出天命以止其怨惟爾二節歷推其怨
而以天命折之○予其節承上來惟爾王家我適則當絕
其反側動搖之心而安居于商邑矣當殷亡時我周猶封
武庚于故都未嘗爲遷爾計及三監武庚蠢動予其曰惟
爾功虐大爲非法而遷之故今日我之遷爾于洛者非敢
震動乎汝也變自乃邑焉耳蓋自作不靖爲法所必遷者
也其曰之其以前日遷殷心事言無度指叛亂言爾動非

遷徙言自乃邑即應轉首句合上節看見不于我適之禍
也
重看予亦念三字要將感之以恩意挑發生動自乃邑以
人爲言肆不正以地道言謂風俗漸靡非謂旺氣消歇也
然大戾亦自無度上生來惟爾大爲非法既造論遷之端
重以天降大戾又有當遷之理亦字承自乃邑來大意歸
重此節蓋天降大戾正爲時惟天命起也言遷國雖爲變
自乃邑予亦念天之就此殷邦屢降大禍紂以無道誅武
庚又以不靖滅再世亡國故知此地習染成風邪慝不正
必不可居矣蓋不特法所必遷而亦天命所宜遷故使爾

遯凶趨吉未必非爾之福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以下八節又先追叙遷居、後乃正論作邑經文至此始有遷居字。當知此下方爲告遷當單主遷洛與作洛說前四

節是告昔日遷洛美意後四節是告今日作洛美意、一篇惟後四節爲用告本旨。○王曰猷四節追叙昔日遷洛相厮多遜之事、却與重重解釋。因殷士疑遷是周家相與爲難、此釋言時惟天命、我初非與爲難。因殷士疑遷是周家有心廢置、此釋言我實以德相求豈忍廢置。又因殷士疑遷是周家特用致罰、此釋言我是則爾遜順、不是致罰。每一疑用一意釋之。王曰猷節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承上二節看、通節天命截上、原遷洛而歸之天命、下勉安洛而懼之天討、時指大戾言、即下天命是遷居西爾者、洛雖在鎬京之東、實故殷之西南、天命亦指大戾言、即應轉首句朕不敢有後二句亦儆懼之詞、非開釋之意、若新說云不敢有後、謂遯之止矣、無他罰也、怨我何爲、是慰諭意、照下致天之罰相戾。○猷告爾多士、我惟以殷邦屢降大戾之故、遷爾居西、自東遷西、關關跋涉、非我一人奉持仁民之德不能安靖、故爲遷徙震動也、蓋降戾既是天、則遷亦是惟天之命、我既從天以遷洛、汝無違天而復反側不安居于洛也、若使有違越天命、則在今日猶有告爾之命、未即加罰、後日我不敢再有誥戒之命、而但以罰加之、爾于斯時則無我怨矣、

即舊聞關論空落、惟爾知三字、是足竦動殷人、惟爾知略

斷、下二句即其所知者、承上節來、言汝所以違越者、不過以我周革殷之命、而內懷不平耳、然惟爾亦知殷先人有冊書有典籍、于中載殷革夏命之事、命果不可革之物耶、典即冊中所載典故、若謂周緣商以自解、則商革夏之初、又將何所緣以自解乎、蓋商民認此命爲商獨有之命、故怨周革之、不知命無常主、商亦得之于夏者、遞遷遞革、惟有德者主之、與前言夏殷周興亡意相應、此節輕遞起下節、

此申言所以遷民之意、今爾其曰、舉遷洛以後之怨語、其字不是商民果有是言、乃度其革命之說既窮、必將以用

人不如商責周廸簡以登進言服僚以職司言串用德曰聽有德不敢蔽無德不敢徇此句實亦㸃破殷用夏賢法如後民廣甸便是用德榜樣求與望意于遷洛上見事蕃典而矜不能用無可用且置且憐之詞天命典上有剛上言罰罪之命此言章德之命總是深折其怨望之私○廸簡二句正周公度商民之言就殷士意摹寫殷用夏賢覺有悵然于周者言周家徒知革命如商而用人則不如商也啓廸簡拔在王之庭隨因材受任而列之百僚啓廸簡開其進用之路簡拔者致其選用之實王庭泛言勿分廸簡職之大者有服職之小者百僚下要補爾衆雖有是當

不知予之所聽用者初無成心惟德而已夫據殷民意無論德不德遂欲君用是予一人之用徒聽之多士矣不知用聽于德予一人用人之法如此一人指成王予一人句緊帶下肆予二句商謂天邑者舊爲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辭故事亦即廸簡二句意率肆句有謂循商廸簡故事爲矜爾者固非有謂遷洛乃改行之地爲矜爾者亦非蓋用人非矜憐之地而遷洛乃明致之罰下節言之矣須云予以用德之心求爾于天邑商不但不爲用而反爲遷雖以薄懲激改行之心實惟循商故事見夏之可用者匪其多商之可用者何其少深用矜爾也矜其自悖于德自

違于用非以用爲矜我固求之爾固違之人人向衆爾獨離悖所以可矜故即緊承曰今日不爾用者非我忍弗能予之罪也是惟天命章德不可强私不但予一人之聽已也惟聽用德不是折辨殷士無德可用正明以德相求縱不用于今未必不用于後天意固未可知勸殷士惟當修德以俟天休必不當因遷而生怨望若說不用乃是天命與我無與便與殷民成決絶矣非公意大意云我嘗想之今爾其曰商革夏命初夏士啓廸簡拔在王之庭而有服列在百僚此武爾所以責我周者然予一人惟聽用德固不敢蔽亦不敢徇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就遷徙中寓期望意予惟循商啓廸故事而矜爾之未可遽用耳非予有

海汝之罪時惟章德之天命汝又何辭焉

昔朕至末中遷洛之意與前予其三節應昔朕節上言天命而云率肆矜爾見用德之公未嘗輕棄乎商民此言天罰而云臣我多遜見用罰之輕寔以厚待乎商民總是消其怨望之情此以遷洛之事而以恩感動之以遷洛爲罰罰甚輕矣化以多遜則罰中之恩亦何厚也開論怨望婉至公之東征即王之東征也故曰來自奄昔朕來自奄謂攝政二年時也奄亦是同淮夷三監助武庚叛者東征實又管蔡商奄四國獨言自奄舉其後服者誅奄在後後來

自奄者是賤奄在前昔來自奄者是于大降爾四國民命大宇着眼降命放下活命也。勿作滅等明致句虛遐逖節明致之實天罰者有罪謫遷王法當然人君奉天行事故曰天罰遷洛不可以遐逖言然離其故土使遠于惡俗節遐逖也比事臣三字一義比事者親比而服事之臣道也比事即是臣我宗爾略去事字于殷為遐逖則于宗周為密邇臣我宗多遜與下臣我多遜相照但此乃期之未然之詞多遜指商士說多即多士之多曰遜者化悍逆為遜順也在家為孝子順孫在國為良民善衆非一端故曰多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伐奄時爾四國民命我大降爾誅乃其明致天罰者不過移爾遐逖使離惡俗而已且親此致罰處惟以比事我臣我宗周與周之臣于朝夕相觀而有多遜之美以為他日廸簡之地雖罰之而實化之恩不已厚乎爾可無憾于遷矣

陳大猷曰四國殷管蔡霍非也

諸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三監叛成王伐三監更于此建諸侯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稍并三國混而名之疏云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周書作雒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註東謂衛殷邶鄘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于[illegible]邑○補傳曰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illegible]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以前告以遷洛之意皆往日事此節方是正言當日作洛化殷本旨而申命以多遜也不爾殺即大降命時命有申命雖指前半篇然玩此二句不是結上有起下意命即多遜之命下文爾乃尚有三節正申命新說云昔朕來自奄固已有命矣今予惟不忍爾殺故告遷洛不已又告營洛所謂時命有申也似勝前說爾知我今日之營洛則知我昔日遷洛之意矣今朕三句以作洛本意言之四方句是與起多士句不平如云且我所以作王城下都大邑于茲者豈有他哉周為四方諸侯罔有適中賓禮之地以作王城亦惟為爾多士遷居所服順奔走臣我宗周化為多遜之美者無居處之地故作下都也亦惟爾多士句重見以作洛大事專為化爾殷士而且以多士攸服專為配四方

攸賓是我今日之事所責爾之情用意何其厚所註出
以我所以一段正是代本文推原非更端也大邑兼王城
下都鎬京僻處西極諸侯之朝會者及爾民之比臣者皆
道遠而苦于至故宅此宇宙之中一便于諸侯之朝會二
便于爾民之服事因上言天罰故借諸侯以形容作洛勞
以罰爾以便爾也四方罔賓當主王朝說猶云臣賓四方
也奔走臣我多遜是解攸服二字與上移爾遐逖比事臣
我宗多遜一意前多遜是期之此多遜蓋稱許之辭要稱
期勉必然意不是已然
此下為申命遂有土而寧幹止正遜事也爾乃尚及爾維

時其謂氣重體各別爾乃尚據其見在寬說下用敬爾難
兩端開隙禍福勉以當寧幹止轉下今爾惟時則直從哀
敬一邊着力勉以當寧故爾惟時曰氣比爾乃尚甚事幾
決見今日不可不攸服多遜也其申命在此〇爾乃節承
上言所以處多遜者如此言我營洛之意不過為爾民假
使果以此為致罰遷爾則啾爾田廢爾業滌爾宅矣以令
日論之昔有爾土矣今爾乃于洛尚有爾土田而粒食如
故者爾有幹有止矣爾乃于洛尚安于幹而有生業安于
止而有室居亦何不便于洛之有哉當時殷民懷土者有
遷徙業之憂故言及此見今新遷在洛一一不失其業故

舊有田土幹止幹者四民之事農工商賈是止者四民之
居處場市肆是有土斯有幹止相因以土幹止慰多士者
本厥在百僚也依傳仍舊有字兩應幾字勿作勉詞看恐
褻下節重在丁
此節分別禍福見不可不敬下節因勉而期之于爾克敬
說天惟畀矜爾見天且然在我率肆矜爾者當何如于不
克敬說予亦致天之罰見大降爾命者且然則在天不保
不畀者又當何如克敬只就不怨望之言發動之行惟土
田居止之念便是註言動句落一層畀矜畀予矜憐于爾
也矜字內有保身昌後意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周不貳于

帝商不貳于周即敬即天也言動無不循理正是天畀處
即賦畀之畀引進之進我之矜爾也不過循商之故事天
之矜爾也直以賦畀者矜之取其悔悟之深而憫其陷溺
之久全在天畀上見出天矜來乃敬中之真機緘也通節
宜歸重上二句下二句反言以見當敬不克敬即反側動
搖是不惟不有爾土而身不保焉又安望天之畀矜乎且
不有爾土包幹止在內傳釋不啻不有爾土加竄徙二字
尤善亦字語意有重有輕如上亦惟爾多士攸服亦字以
氣重如此予亦致天之罰亦字口氣輕要見敬則天畀矜
不敬則罹天之罰禍福之機係于敬肆之間如此

此克敬畀矜之實也惟時二句就用功說即克敬下截[illegible]

二句近利一身遠利後世說正是天畀矜處然爾小子一

句不與有幹有年平層更進一步從爾遷呼震析動見得

殷民不但以撫亡之餘享幹年之樂一且以亡國之裔作

起家之祖則安洛之利亦至矣如之何不敬○惟時二宗

舍不反側意邑者衆所聚而宅則死徙無出鄉之義居者

已所獨而繼則宅之久便爲繼萏反覆不靜非敬也其宅

爾邑乎井田之制四井爲邑安集之後各有定業鄉田同

井相收恤救助安其黨部不復有僑寓散處者從遷㫄定

非敬也其繼爾居乎已之所止爲居從草創而接續不已

安之而有常居之心連綿于棲止續續不廢所謂爲可繼

也能宅能繼斯爲克敬矣則爾安居樂業之下勤耕鑿而

時作息者于茲洛焉外王罰而享壽考者于茲洛焉不但

爾身而已爾子孫乃興起而有幹有年引之勿替亦自爾

今日之遷洛始是一決策而身家子孫均享其利可不敬

哉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擾而事得以成也營爲者營于茲

洛乃爲實營不然則爲空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

得以永也引年者引于茲洛乃爲遂年不然則爲偷生重

于茲洛三字乃與內亦不外幹年意須認茲洛是爾所有

爾子孫所憑曰爾曰有從本分中覓當有自身上求實在

也若大晨之土有今日後子孫詎得藉之興自遷洛以後

方得有爾之子孫可以遷爲怨乎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着又曰字更端再結予字爾字衆相應抽說居字應前遷

居重在遷洛作洛故也說居則土在中言指已然說如華

命之公遷洛之意作洛之由安洛之利是時我所言無非

爲民之攸居計爾可不自念其居耶言外有爾惟不靜故

不能保其居若更不靜則此居又難保矣意時予乃或言

宜何爾攸居又句攸字即斯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

攸寧攸字之義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瀛張孫振鑒定

無逸

迺章無逸專責守成首三節知與不知論其理次四節言宗後王實以人次六節又實以文祖商受周公無逸之旨至此已盡胥訓誥五節則又揭古人三宗文王之能聽者使監蓋惟恐王心或逸不能知不能聽故更端申說見必耽必知方爲所其無逸也嗚呼發端雖七意只兩截然無逸一篇括於酒誥之一語曰不敢自暇自逸故商宗文王

皆言不敢至文王言不敢又言不暇然不暇者食也非不暇飲也食且不暇暇飲而耽樂沈湎乎故論所其無逸至不敢不皇而已矣此亦何待諸臣之訓誥又何至小人之怨詈但三宗文王原自敬德設聞人言愈覺不皇耳夫食則不皇而敬皇逸則不敢而怒又不啻不敢此其夙夜匪解爲能所其無逸也故正言則勤以勸反言則逸以戒一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惓惓以法祖恤民爲訓此舉君子之能無逸者示勸嗚呼人君位居民上不可毫有縱逸爲也惟君子所其無逸身心所安無一息不在於勤勵焉君子對小人看不指成王亦不指四君泛言古昔聖賢之君能如此非說當然勉王意在言外所其其字要看逸就心上說具嚴天命顧畏民嵒而動靜食息莫不以無逸爲所如鳥於林魚於水自不覺其爲之所也觸境皆真不以真礙境精神常運則常新常常提醒此心一毫暇豫不得而入汎人作勤作息亦有無逸時然能暫

不能久則寄寓而非處所即知有無逸可安而安之是以無逸爲所便落工夫第二義非所其無逸敬作所者此心未必有敬故有意作敬所無逸者此心原未嘗逸自無事戒逸就渾成說此居敬到熟的田地逸亦無逸也無逸與敬字有別敬字與抑畏平層抑畏者無逸之本逸者勞之反若勤勞於事則叢挫者矣只心常勤勞所謂須臾不敢下擔子卓立脚頭者也苟有逸念則積安成惰積惰成衰非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君子處要默天命去留所關民情怨樂所係無逸下要足享年永意王敬作所所字是定的所其無逸所字是活的有進進不已之意曰

所便見無逸矣況所其無逸[illegible]
次節此上節推高一層看言君子同所其無逸矣[illegible]
至安逸何能以無逸者由其先知稼穡之艱難乃[illegible]
逸位則於小人之所依者自能知之而凡逸者以妨民者
必不爲矣此其所以能所其無逸也無逸在依字下見出
先知對則知看不對乃逸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illegible]
無逸乃逸也則知小人之依言君心念念及民仍是[illegible]
也二知字正所非無逸處○先知則知緊[illegible]
子所其無逸非作而致其勤也蓋人之精神有勤[illegible]
任其奮發終是有強有倦之功非先覺術[illegible]

識爲主先知艱難而逸者難乃逸爲上作一句讀知[illegible]
心上非必皆未爲君以前身親稼穡而後爲先知即在君
位而能於庶務中獨先識得三農之勞苦艱難便是先知
只處逸時心中先有此意耳蓋知的念頭常出於居逸之
外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也乃逸就君位說輕帶則知内
有行意惟勞苦艱辛能消人逸志而民間疾苦蓋知之矣
暑雨祈寒蠶皆之矣則其居逸必有如傷之視舉安逸之
情盡爲所奪矣依字比艱難更深知依内有作用此知艱
不同凡不奪民時不妨民事皆是宜就所恃以生處寬說
若紐定在稼穡上則先知稼穡後又知稼穡便不成話天

下至[illegible]者其知稼穡而人依以生者[illegible]之本[illegible]
稼穡之艱難稼穡字同重而艱難字尤重道艱難是小人
艱難依字即從此生那之依者是小人食之本衣之[illegible]
心所自出相依爲命者所以雖甚艱難而有所不避也[illegible]
并身曰依者是相並而生的意思天下固有兩物而相須
以並生者如魚之於水木之於土人之於天地之氣皆是
也魚有魚所受的元氣須得水纔養得他木有木所受的
元氣須得土纔養得他人所受的元氣須得天地之氣纔
方養得這元氣五穀亦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土得五行之
中氣故比他物尤能養人這便是小民所依以生的[illegible]

先知何是無逸本源乃一篇所重蓋人君生于深宮[illegible]
然無所知便以君位爲逸而於小民置之不念故必先知
稼穡艱難方得不可逸而不逸先知是知民依就是逆指了
○此篇逸字微有分別所其無逸逸豫之逸也後所謂惟
耽樂之從是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安逸之逸指君位
言後之後王生則逸亦此逸字惟生於安逸所以惟耽樂
之從又是相趨之勢
三節說小人之逸亦不知所致重不知二字乃諺以下甚
言逸之情狀此不但借小人以不知稼穡而縱恣以形[illegible]
君者必不可不知稼穡最要看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

不知稼穡之艱難蓋以成王爲繼世之君恐其不念祖父
之勤勞也詳三宗繼世之君亦此意時說小人是小民與
爲君的君子相對看來此小人不與君子對蓋以小人之
父母喻前王以小人之子喻嗣王耳不知與先知反乃逸
與則知反乃逸以下皆逸所致乃逸指逸樂之逸與上主
君位言者不同蔡傳以逸爲逸與上以勤居逸爲對人君
之位本逸者也故曰以勤居逸小人不可云以逸居逸故
改居字爲爲字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云者謂不知稼穡
之艱難而縱逸自恣耳所以不知只爲坐享成業竟不思
此成業乃從父母勤勞稼穡中來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

母一路遞下正其縱逸自恣處乃諺者言之鄙俚既誕者
行之恠妄誕甚于諺故着既字否偶釋不然不以艱難之
事爲然也看來否則口氣根上二者作轉語說正如俗說
即不然也謂不諺不誕則又詘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
有聞見知識謂稼穡外一無所知也無聞知正是侮父母
處蓋以壯麗爲威嚴則薄前人之堂構爲苟簡以侈泰爲
得意則鄙前人之恭儉爲纖嗇比繼體之通患亦即下文
所爲譸張幻語者也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稼穡之
艱難諺誕侮慢不知父母之依勢所必至況嗣王乎蓋即
輕明重甚言不先知之不可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自不

逸了則知小人之依只發明得不逸二字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必逸了乃諺既誕只發明得一個逸字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
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
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
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
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
四節遞衆所聞知與不知之人上三節總以無逸爲主而
所謂無逸者俱在爲民處看發首須根知依來中宗無逸
全在一敬以嚴爲恭以寅爲畏總極形容惺惺本體所以
出王游衍惟有一理故曰天命自度天命自度即從上四
字討出治民二句雖有正反亦下意少深大約恭畏祗懼
見無逸而嚴寅不敢則中宗之所其無逸也無逸必以享
國言者成王幼冲血氣未定壽夭之原皆係于此故詳舉
古人寓訓○中宗太戊之廟號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

變故稱中宗中宗無逸之所在要知以開首當殷王中宗句下照下爰暨舊爲小人看則雖不言中宗之知舊勞而亦皆從知依來故中宗下補先知等意曰嚴恭寅畏曰度曰祇曰不敢將此心周周匝匝分明說個所字天命自度三句一意貫下都是嚴恭寅畏不分修己治民人之時出時入而無恒度者心也所以操其出入而內與外流注己與人淮輸者獨此惺惺之天命耳嚴恭寅畏就是天命自度處莊乎若天之降臨抑乎若天之下霽何嚴恭也慄然與天爲徒而凜然若天降威何寅畏也虛靈渾渾中止一惕慄何分名目就齋戒之極若舉一切敬惕之心合併而

凝嚴恭以莊重謙抑訓是心之所發一于敬寅畏以欽齋戒懼訓是心之所存一于敬此心中止一天命故止于一敬不得以四者尋個天命也天命即曰明旦之命雖天理只在人心却有赫然昭示意即理字亦替不得命字命乃吉凶予奪之所自出對君天下者言尤不宜虛說天命之理本自身之度衆人敗度法能禁之人主敗度雖有法不得禁故人主所攝者惟天天之所攝者惟自以天命爲自己尺度不敢踰越不自度無能爲之度也已一肆即明命亦不能使之操矣治民二句正天命自度中事匹夫勝予可言懼矣然猶惕於民而懼也曰祇懼則此林總者孰非明威之所臨正天命之實證處若于此一荒寧前此時兢之勤俱虛而無寄故即未見有衆寡小大而時爲提醒豈其于治民而稍間之人主偶一荒寧猶可以勤補獨患其有敢荒寧之心曰不敢敬之至也祇懼即不敢荒寧祇懼之心即嚴恭寅畏之心自治民言之爲祇懼耳享國七十有五年皆無逸致之自中宗以至文王皆然蓋未有能保民而不能保身者也舊以此節與下二節分敬和仁看如云惟敬故壽下無間里之怨詛上可以格天命之精微以後王耽樂之促反見亦是若專以操存則血脉循軌精神內固等說似黃老之術矣

承上我聞來言高宗之無逸舊勞二句則艱難民依尤說明白其惟以上數句叙其無逸之由其惟六句以和爲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惟和身而後能和于政惟和政而後能和于民無處不是和敬周匝分明說出所字高宗之和著于身本于三年不言和達於政著于民本于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亦本敬來其惟不言二句是頭腦工夫全在不敢荒寧一句下嘉靖三句總是治民事要皆不敢荒寧所致中宗不敢荒寧在治民祇懼之下則從外說向內高宗不敢荒寧在嘉靖殷邦之上則從內說向外一是結語一是起語微分淺深蓋高宗之所其無逸又在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上故也不可以和爲無逸之實惟無逸
故能致此和耳夫自一身政治以至于小大之民舉無逸
乖戾如此豈有一毫逸樂者能之人君逸則下致民怨上
于天和此最當自考處小大無怨是亦壽考之理下論文
王咸和萬民卽此意篇末論逸怨詛祝怨詈本此發盡○
不特中宗也其在高宗未卽位時父小乙使久居民閒而
勞于外爰與小民出入同事備知稼穡之艱難及作起卽
位則知小人之依故丁父小乙之憂乃或時亮陰三年而
猶不言恭敬淵默以思治道三年不言照免喪不言者曰
或一則謂聖賢之君未必盡然一則謂三年不言非常然

乃或因居喪而然也此事無與稼穡艱難然非知稼穡艱
難之主不能恭默守禮也乃或二句就粘下乃雍逸其惟
句承上起下之辭惟字乃字相應無逸工夫全在不言內
就高宗身上說不必泥發號施令恐涉政王者之言出乎
身故以雍爲和之發于身與中宗天命自度對看不敢荒
寧二句申說正是敬畏處從知小人之依而出者不敢荒
寧須着爲政字出言爲政不敢荒寧也荒就事言寧就心
言謂高宗無敢荒寧之心以乖戾其政理故政之徧及于
殷邦者能使蔚然嘉美卽在凝然安靖中而無一事之或
乖也要見得和字意和從敬中出重不敢荒寧句惟不言

故懇之既精蓄之既極發之於言者乃和順而當于修身
治平之理恭默所蘊而天地民物之和無不洽不重言只
重雍字必須當理乃雍雍處正不敢處雖有敬養工夫還
在心裏比上不同上從祗懼中說此乃急急遑遑惟日不
足之心非有所做而只不敢者用心太廣一時收拾不來
曰荒安於已爲不求更進曰寧嘉靖不作效亦不作用功
說乃不敢荒寧之瑩徹貫洽處謂能致此于殷邦耳與中
宗不敢荒寧對看化行俗美謂之嘉安居樂業謂之靖嘉
者自靖不是嘉了又靖然不曰殷邦嘉靖而曰嘉靖殷邦
重在高宗身上說君德蓄極而溢天下彬彬實有其文以

相忘於不擾之天也大抵世俗民風不難于靚難于凝定
中有煥不可抑之光彩而以不敢爲陶鑄何休嘉不發乎
寧定也此休嘉之景象融融藹藹方且交適于不識不知
而何怨端之可萌和洽之極至于小大之民無所容其漑
戾則嘉靖之至也至于二字有力承上說來言高宗嘉靖
殷邦之功使萬邦之民咸被德澤至于無小無大莫不歡
忻鼓舞無或有怨謗者如此非有所包也小大以民言不
可以殷邦指國小大指天下然小大二字實從殷邦邦字
生來小民不敢言而敢怨非必怨君卽祈寒暑雨之怨亦
宇宙間有鬱氣矣曰無時則無一時有怨曰無或則無一

人有怨小大無怨民之和也而曰和之者于民者言民之
和乃高宗和之也至于小大二句勿煞說民不怨講[illegible]
隱見高宗能盡君道以至民無或怨方是篇中發無怨一
義
亦承我聞言祖甲之無逸也不義惟王二句一氣說爰暨
小人尚是與小人雜處親其耕稼爲小人則是躬稼矣微
有不同舊字與下即位對小人句下補知稼穡意爰知小
人之依爰字本舊爲小人來公意非謂人主必當居民間
而後知小人之依也高宗祖甲事實如此故據實言耳蓋
知小人句下當補無逸意能字重看貫下保惠不侮本知

小人之依來由知出能知眞即能到非鰥寡庶民實受其
賜亦不可謂能也人君惠民易保惠難保安惠養使之各
有田里而無橫征暴歛意不侮亦就養邊說鰥寡就庶民
中抽出易忽者形容保惠之周耳惠不期厚薄期于必沾
如痾之自摩更不知此之摩加意于彼則不侮即保惠之
心也不敢若有所迫之敬之至也祖甲無逸之實亦在敬
處得力自一念以至發政以至庶民窮民都是仁敬所屬
纂出個所字祖甲繼兄必如文王受命惟中身故三十二
年亦爲壽○三宗俱有不敢二字此正無逸也凡人君之
逸俱始于敢一知小人之依則知小人依我安危自不敢

矣故叙三宗之無逸一則曰不敢荒寧一則曰不敢荒寧
一則曰不敢侮鰥寡雖似說爲民要知是以民而勵心不
是推心以加民也重心上說
承我聞舉後王以逸指壽示戒與上三宗反看時字指三
宗言自時厥後自三宗而後也此句一直推下立王者天
所立以爲王也生則逸猶言生來便安逸也下句是推原
語言其所以生則逸者由其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以見病痛根源不聞小人之勞即申不知稼穡句意惟
耽樂之從正所謂以逸爲逸亦從而不反也重看一惟字
此外不知敬仁和爲何物矣正照上三不敢說或十年數

句皆就享國上看不是平等語須逐句推下如云或十年
已爲促矣況又或七八年甚至或五六年又甚至或四三
年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蓋人心有所操存則精神思
慮日遊繩尺中天理用事逸欲不萌安得無壽後王恣逸
元氣喪於耽樂中欲長年得乎逸樂人所好而所好莫甚
于得壽之永艱難人所惡而所惡莫甚于享年之促周公
所以奪其好惡之情而示以好惡之正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
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

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厥亦惟我周重看周正對殷說見商有三宗我周有[illegible]
周祖不遜商宗湯孫嘗加哲嗣以鼓激成王無逸爲成王
說照下廸哲只及文王還是歸重文王從太王王季說[illegible]
遡其源也言無逸之君在商則有三宗矣而在我周則有
文王然周之無逸豈自文王始哉厥亦惟我太王王季乃
我周基王迹勤王家之祖知稼穡爲小民之依克自抑畏
抑畏二字平比無逸高一層與中宗恭畏字一般抑則[illegible]
矜誇而心不逸于縱肆畏則有忌憚而心不逸于[illegible]
抑畏爲無逸之本與知稼穡之艱難平看克即克艱之克

不但縱恣者不抑畏即過卑慎而出强勉亦非抑畏[illegible]
中原自有此抑畏非爲天命民心而然私欲淨而本[illegible]
歛然惺然有不謙而抑不惕而畏者實能負荷曰克[illegible]
心上說不着行事見得今王居此亦祖宗敬心所暗者○
陳氏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
之也人之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
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根克自抑畏來文王卑服節言其約已爲民之心[illegible]
逸之根本也徽柔節言其盛德及民而憂勤益切無逸之
實事文王不敢盤二句又舉戒佚遊二事證其無逸還[illegible]

遡串傳集數其目不必泥○文王處須兼知稼穡民依意
卑服二句相形說重專意安養斯民上人君重於自奉則
必輕于爲民心不能兩用而兩無所妨卑服見心不在[illegible]
力不分於奉巳故功全歸于恤民其卑處即其功處卑服
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也只不過於崇奉便是[illegible]
就除殘去暴說田功就分田制里說康功田功特約言之
內有許多事在事在有司者文王以身先之事在民者文
王以身勞之故下個即字即字正從卑服的念頭[illegible]
來文王全不知有國君之奉而細心一意只要與民定[illegible]
與民資生十分親切故曰即也即字以心言不以事言

心本無難即惟于民便有個難即不即服而即功功兼[illegible]
心祈開功巳奏心祈保衞此二項粘牀不去由民功之即
想他仁民之德真無懈時下說食不遑暇何等即處人君
安民養民非難惟身親之爲巳功民危巳危民饑巳饑此
非克巳之盡者不能有不敢荒寧意
文王卑服本知稼穡艱難來則凡可以安養斯民者無所
不爲矣故盤下康功田功字而即康功又即田功原說到
小人之依上即者身親就之也身親民事必非心志高抗
者所能爲故又推本到徽柔懿恭徽懿二字要體貼文王
抑畏之心出來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惟柔

者能撫人惟恭者能下人懷保惠鮮又從近民之德推出
來小民衆言庶民鰥寡抽出言之所謂發政必先是文王
之恤民依處此二句下面不遑暇食只爲底事蓋仁民者
必須勤政而勤政者正所以仁民耳不暇食就心上看所
無逸是恰而盡○看來文王柔恭與帝王不同柔恭都指
文王爲西伯時說柔者地道文王外文明而內柔順不亦
徽乎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恭又何懿也論文王之所
其無逸正從其大段本原處發說而不遑不敢皆從此出
非單爲其和易近民爲懷保惠鮮之由也柔懦足恭原叫
不得柔恭何足形容徽懿三字柔即柔克之德在心之包

荒上說釋刑威而惟務包含柔也聖心愈寬和愈覺可愛
故謂徽柔恭即恭己之恭屏暴慢而儼然作肅恭也聖心
愈嚴恪愈覺可親故謂懿恭柔近弱徽者發揚之義恭形
外懿者藏蓄之義柔到徽處恭到懿處乃爲至德懷保惠
鮮從柔恭出有以德相蒸意蓋有如是之柔恭以與民相
拊循則不但盛氣調而銳氣亦調不但偏枯之累釋而倦
勤之累亦釋故民曰小微而易傷當有以保護則視民之
微賤如保赤子周知其情而悉爲之處小民曰鰥寡窮而
欲絕當使之鮮妍則尋常撫恤難蘇枯槁惟倍爲加惠庶
使鮮鮮有生色耳以民對太君言則爲卑賤之小民鰥寡

尤小民內之窮者惠鮮亦懷保內事懷保曰懷保鮮曰惠鮮
實心實政俱就安養上說使不失其所依也懷保惠鮮非
一事使一息不勤於是焉雖欲和其民而不可得矣自朝
二句極言其勤用咸和句推他勤政事的本意咸字重看
言所以自朝至于日之中中而昃雖一食而不遑暇者惟
欲用此不暇之心以咸和萬民無一不浹洽於懷保惠鮮
之中而後已何時而自逸乎咸和萬民即繳上懷保惠鮮
看合鰥寡在內故曰咸不是另有萬民和即懷保惠鮮便
是不必深一層從來聖世無離教之養何必於咸和內添
入一教字遑者荒也荒之一念從無所事事中來暇者假

也假之一念又從沾沾自喜中來推懷惠之心即政事有
時就理聖心更無足時不必簿書之親筐篚之務而其神
自有往來不已於萬民只合西土之民說然指天下之民
亦無害蓋此句指文王之心如此正宜廣言故也盡宇宙
不可指數之元元而欲鼓舞于一日將寸晷皆爲愷澤安
得有暇時耶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盡出一個無
逸然不過爲懷保惠鮮耳懷保惠鮮正所謂知小人之依
也三宗說不敢而文王又進一層添說不遑看文王不遑
不暇乃知卑服非以從素儉全是心志不遑耳惟心志不
遑文王不自知其卑人見爲卑文王不自知其昃人見爲

旲如此去安民養民和民亦可謂不少暇逸矣。而又曰觀
日咸。卽則不離咸則罔鈌無非所字之神。不讀無逸無
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罔攸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觀之
而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夫豈秦皇衡石程書隨文衛士
傳餐代有司之任哉。

傳訓惠鮮肉白骨然死灰復有生色有理但欠証據史
記陸賈云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易厭不見鮮美也
唐孔氏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
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
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

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於
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食故
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進亦暇也重言之
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

此從他逸處說出無逸前數節言文王無逸之實已盡此
特抽出世主所易犯者爲嗣王戒。故又以文王更端言之。
所以下節獨戒此事如所云惟正之供于稼穡事尤切不
敢乃心之抑畏處非爲節用也不敢盤于遊田雖舉一端
言然于無逸實切盤作安訓盤旋而不能出也遊田常制
文王雖不廢而踰之若不敢言其心惟恐有過乃所以不

過庶邦指西方諸侯言爲方伯則有伯事伯事所需庶邦
供之度庶邦所入於我者罔不取之民而遊非以省耕斂
田非以講蒐狩則不舉文王方以艱難軫念卽正供亦所
不安況敢恣無度之遊以濫費哉暇者逸之根上先敘文
王許多勤勞此乃言遊畋非文王之不敢也亦其無暇耳
省一番遊田則省一番供億故能以庶邦惟正之供不至
有額外之斂僅能守重看言保守其常貢之正者惟不遊
逸者能之也以字作用字解不濫費就是不過取以庶邦
句承不敢來此便是知小人之依處不盤于遊田則不盤
于觀逸可知以庶邦惟正之供萬民惟正之供可知約在

一己和在萬民文王無逸可見文王受命二句總承畢服
以下說受命爲諸侯非爲方伯中身者以百年分之則五
十故曰舉全數受命時已中身矣猶享國有五十年之久
不敢之心法同三宗故享國亦同

中身者文王年四十七即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
按史文王卽位之元年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時商
道未衰文王受命猶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
崩紂立文王事紂又三十有二年然則三分有二蓋紂
之末年所受庶邦惟正之供非文征之小民喜于歸周
樂供之也而文王猶以致之于商故易曰王用享于西
山大非有二之
供享之與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上舉三宗文王特泛陳無逸之義至此始呼嗣王一欲其法一欲其戒語脉甚緊文王惟操不遑暇之心故于遊田不敢盤王欲則其無淫而皇有一日暇乎則其無淫即是戒其無皇言在此而意在彼○繼自今者承文王而言後嗣王只指成王其字指文王專言則文王者重家法也先以文王提起謂無淫于觀逸遊田而所取惟正賦之供者乃文王之無逸也戒王工夫在則字上則其二字直貫至之供一氣不斷淫字從盤字來未有便安而不過度者蓋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則用有常經自能以萬民惟正之供也正供據實論之鄉遂用貢循十一之規都鄙用助遵九一之法是然總之九貢九賦什一而取是謂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于理財正辭之義非祭祲不觀非飾粹不逸非省方不遊非講武不田原有時度于常度中少過便淫周公欲逆此有節的都要法文王之不敢也此心不敢荒棄即觀逸遊田時常自有不淫者朝廷省一事可寬民間數歲之力不是教他只取常貢連此常貢亦見爲艱苦而惻然不遑不然國自有定額何必則文王哉正字有味用得其正則其供爲正用之不當雖十一皆不正之供矣天下惟正爲無敝文王以一方而供一人常見有餘今也以四海而供一人則雖節已裕民畫如不盤之規已視文王而倍溢其數矣況可着一淫心乎淫即不正非必加賦也加賦自春秋時公不應就以此戒戒則字內有兼抑畏知稼穡意末繳無逸同文王享年亦永意

此戒嗣王之逸直今日句見無逸就須今日下手防逸之漸非徒嚴逸之戒也耽樂兼觀逸遊田有不顧小人之依意無皇無若緊緊相照正與上則字應皇與文王不遑暇食相反今日二字宜刪今日耽樂似若未害但君以一日自寬而天民則不一日寬君非訓非若正從今日二字此論理況此際一開日復一日將舉國化之雖至爲紂不難矣曰無皇原耽樂之始曰無若是要耽樂之終○君人只是無暇暇便有耽自寬假正是耽處曰皇亦知樂有害以爲一日少安未便不可收拾故自寬曰今日姑如是耽樂明日不復爾也不知明日就是不然此耽樂原只消得今日無論淪墻一啓勢必浸淫即素所顧畏中而有此日是即皇之不極也何以表民是即昭事有闕也何以對天耽樂不止遊田等只念頭放逸便是不過爲萬勤中一日之暇獨非天民所觀之一日乎吾可舉吾耽樂之行仰告乎天俯示于民否也非訓便非若時人二句言耽樂不已亦

人必大法其愆如商人之化紂矣故繼之曰無若殷王受
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愆比君過一步正是丕則卽宮中好
高髻長安高一尺之稱人指有位者說但就人則其耽樂
亦不但其民耳傳中商人化受句正釋丕則有愆句遂不
止酗酒一節故用猶字類字至于時人之愆則天之降災
可知紂當初亦不過一念自寬遂沉迷不可反耳酗酒舉
耽樂中之最者言是影說非指耽樂爲酗酒也耽樂而以
紂酗酒垂戒者酗酒之人一心于酒雖死亡在前而不顧
耽樂之人一心于樂雖敗亡之至而不知其情相因其爲
害亦一死耽樂之害使知必至此極見今日斷寬假不得

欲其慮所終正欲其謹始也還歸重無皇上恭徽淳年促
意

唐孔氏曰酗從酒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
爲酗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
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己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
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
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
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商受沈酗耽樂當時諸臣豈無訓告豈無敎誨概厥所由
特起於一念皇樂而不聽遂至于終身迷亂而不知畏由
人主生長逸地小民艱難情狀既不盡身親目見則必賴
人言論說所以艱則貴知言則貴聽聽貴能行行又貴速
如此方爲迪哲方爲無逸故公再舉古人證以四君見知
則未有不聽聽亦未有不知設兩不聽爲王悚惕爲已進
言地○通節以無逸爲主法無逸戒有逸正公之訓誥保
惠而敎誨者王無不聽之事而公不敢以君之必聽自信
故先舉古人能聽言之事不重臣盡言只重君能受言上
都要從無逸後說繞合猶字之神惟其君猶覩勤者逸故
其臣猶防逸于勤從無逸中戒逸則相與開陳利害以訓

告之訓告若從上勅下之詞而臣乃詔之君不嫌逆耳未
已也于無逸中還無逸相與保養而將順之保惠若以毋
護予之法而臣乃以養其君不憚曲體猶未已也于無逸
中永杜逸之萌相與敎誨而成就之敎誨亦以師成德之
義而臣乃以規其君使益底于極君自居所臣又競護其
所故更莫誕言以搖其所幻之受不受在我幻之爲不爲
聽人今非但無受之者且無或爲之者無或字見他無逸
決不滲些子○古之人泛指三宗文王德業就無逸言如
三宗文王修己處皆德治民處皆業德業已盛若無賴于
臣之助者然其心至虛于言易人故其臣猶且相與訓告

而繼之保惠又繼之教誨總是輔君終于無逸故押三胥
字乃一句進一句進忠無已之情憂盧危明之思也日積
見古人猶然今決不可少也訓誥是諄切以戒其無逸重
禁止爲非一邊保惠是因其有無逸好處而保養將順之
勸導爲善一邊教誨是因其將到無逸至處而規正成就
之則又兼善惡兩意三者雖有未爲方爲已爲以漸而深
之意然經文却不重此惟重三胥字胥者見非一人有左
右交修意然胥何以訓相與在君能聽上見蓋言在臣聽
在君君若不與聽臣雖百言亦自訓告保惠教誨耳非相
與也惟君能聽不論訓誥不論保惠不論教誨隨時隨事

使人得以盡言一人如此亦人人如此故曰胥否則下卽
欲言欲盡言欲人盡爲言恐不可得也此正古人廸哲處
古人所以所其無逸也此等語皆周公醒無逸之神民無
或句承上三句來蓋惟君能信用忠言若是則君志淸明
奸佞不驅自絕如相與爲譸誑誇誕以逸爲勤以勤爲逸
道逸欲激怨詈以巧伺人主者民無或然矣胥字與上三
胥相應有一邪則必有交煽也譸張就言上看誑言也凡
非出訓告保惠教誨之言不切民依者皆是無其事而造
其形曰幻卽導君變亂正刑者照下文看此句還影奸邪
之臣但小民或時有鼓煽焉故下民字猶言民者民以舉

倡羣和之勢托公是公非之口尤易爲幻耳或侜然之亂
或胥爲幻民且無然況敢胥爲幻耶末要補民安國亦安
意
次節對上反看此字指上節不聽非指忠言謂不聽我所
言古人受訓告等事而棄忠言在其中蓋不聽此言便有
棄訓告保惠教誨而安于逸之意人指在位之人人乃訓
之者猶王拒言之心法而象之舍忠諫而務順從不從令
而從意也君以言爲諱臣亦以言爲諱不肯胥訓告保惠
教誨之蓋厭聞訓告俾受教諫則甘言進而幻言入矣不
聽上文所言便是不能無逸對上胥訓告三句看變亂以

下對上民無或句看不可以變亂句爲訓之之實乃變亂
二句一連十二字爲句至于小大連上句讀小大卽正刑
中小大謂盡變亂先王之法也忠言與正法相表裏逆患
直勢必變正法變亂正刑却專指君言傅君臣上下師師
非度是過語蓋臣下之相師非度皆由君上不聽忠言來
蓋君既不聽忠言則不惟臣下化于不忠而凡觀逸遊田
之事皆躬自蹈之濫費過取舉先王中正之法不論大小
皆變亂其舊矣此正是逸之實處正刑是法度泛言註省
刑薄斂乃政刑一事不必指實說蓋既云至于小大則衆
務在其中豈止此哉上有亂政則民不聊生必以上之所

爲爲不是二否字上是民以爲不便而心不然之故心[illegible]
怨下是民以爲不便而口甚不然之故口詛祝總見民[illegible]
之深人訓而民否者臣私而民公也要看兩個否字不然
而甚不然故敢怒而又敢言耳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illegible]
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承上章無怨咸和之
意遂及于違怨詛祝無逸則無怨逸則違怨意極懇切[illegible]
呪又承違怨來甚言之不對看此二句是盡個民危國亂
與享國不永形容平昏看傳中治亂存亡之機指忠言之
聽不聽說

唐孔氏曰闇君所任同巳由巳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
君巳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
是巳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
待相教爲惡故不言胥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
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三節恐王不聽又證說三宗文王能聽言之事在知小
人之依上抽出一迪字必迪而後能知也篇首二知字即
是哲字徧中三宗文王無逸之實即迪哲事到此特爲[illegible]
破非前說知此說迪也凡人在知上行聖人在行上知此
是徹底虛靈常存不足者不曰哲迪而曰迪哲民情難知
必待知而後迪晚矣三宗文王都由保恤施澤而知民情
無告之苦從行處得知則所謂知稼穡知依者欲王于所
其無逸中覺之非欲其知民艱巳也須順迪哲字各照上
文實事如祗懼嘉靖保惠咸和說蓋此總上事而申明之
以起下意故蔡傳即以下意解迪哲曰人主知小人之依
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則此處專重聽言戾
巳可知必如三宗文王得于人之所告而必以責之巳方

是即行爲知迪哲者也人情所難排遣無如聞怨詈之言
此正可驗其踐履所至固不可以無忿戾即爲迪哲之實
亦不可以無忿戾下迪哲一層要知二節自是相形意能
迪哲者必不忿戾或忿戾者必不能迪哲也所謂迪哲者
非徒行其事心中有一毫未化便不得謂迪蓋既知小人
之艱難須委身體恤事事皆反躬求治幾有纖毫是巳非
人處則保護不能周至矣須會此意

此承上迪哲言古人惟迪知民依則其心安于無逸不惟
臣之忠言在所樂聞而民之怨詈亦在所樂受四君迪哲
豈有致怨亦豈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始足見其迪哲

此節亦周公設論以發明四君惟日不足之心特廸哲中事而非廸哲之實故厥或告三字要活看而厥之意一層亦屬形容于四君所共無逸如見古人原不見有分謗之人故自德自敬朕愆朕受只要攻其闕謗自反之誠更不在怒之含不含然前說四君不敢此又進說不啻不敢特論益嚴○玩厥或二字猶萬一有此意告之之人乃憸邪小人怨詈之人乃閒閩小人二汝字俱指四君言怨汝詈汝從上違怨詛呪之語生來小人厥心違怨而怨汝厥口詛祝而詈汝小人怨詈汝不但只以怨詈告有歸咎小人意亦譸張爲幻之辭則皇上要補三宗文王不惑邪說意

皇者皇遽不安之意正哲之聰明敬對進看敬德者反求其本如治民祗懼等事四人已無不敬之德而一聞人言皇皇然自敬德以承之惟恐不及不敢諉其責于人故但見己之愆而不見人之怨詈謂怨詈中所指我的過愆直認之曰眞正是我的過愆而非妄言也以愆自咎正敬德處與蔽德不平闕謗自警猶曰外飾惟即闕是愆則負罪有實地而敬德切矣謂之自與朕者蓋三宗文王分明見得我若敬德則朝乾夕惕何至務中外朝野之指摘我者無愆則隱衷粹白何至拂四海黔黎之公心故受謗言而且自嚴于責己耳若時兼此二意串說允若時者贊其自修時自咎之誠實如是也不啻承厥愆句極狀允若時之辭然允若二句不只論其誠要根廸哲來蓋三宗文王眞知所廸所以恤民者既至而允蹈之後所以自盡者益嚴無怒之根非無允之心豈但以含怒非盛德事而不敢哉不敢二字傳以隱忍貼之敢則有怒不敢則不能無怒而猶藏怒不啻不敢者何重在不敢上聞人怨詈我亦怨詈敢怒也因人怨詈姑自解免口雖不言而心實不然含怒也若以人言爲是覺已怒爲非一切力從排遣不敢含怒也夫不敢含怒其人品心術已超出怒者含怒者萬倍但曰不敢則心猶在矜持總能恕人猶忘自責惟民以亂傳

君以實信眞見民依難體已過難除毫不見人有不是處此于怒尚無着處何處得含又何處得敢故曰不啻不敢含怒又從而自咎焉呂氏曰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誹謗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故末繳必不亂罰取怨而民安君亦安意

此厥不聽節與上二節反看應前此厥不聽節此字指廸哲言謂于我所言古人廸哲之事而不見聽豈但忠言不進哉則有位之人乃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汝不信忠必信讒則如是不永念其爲君之道羅織疑似亂罰無

罪殺戮無辜而爲彌謗之計蓋人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逸
則民之怨詈亦自然之理于此不能自反而或于譸誑則
尚安望其以寛大自念勢必至罰及無辜叢怨矣譸之中
人莫甚于怨詈怨詈卽違怨訊祝之謂曰小人怨汝詈汝
有歸咎小人而啓君罰之殺之意此等幻言本當不信然
惟此厥不聽之君則信其言之是矣亦迷而不哲之驗
者謂信其有此怨詈之事微差則若時與上允若時文法
不同或謂則若時見其輕信也非是則字與則信之則同
若時虛説下四句正此二字之實傳以則如是訓得旨不
永念二句一直意蓋寛裕其心正君道所當念者永念厥

辟若何元后作民父母非所當深念乎念此一語寒求衣
饑求食不得其所者求適于我皆不敢辭聞怨我詈我之
言自不敢含怒矣厥愆曰朕之愆不敢含怒便是寛綽厥
心處永念二字是自反無已之意如上自修自咎便是若
曰君道難盡今一聞謗言而遽歸罪于民則是不能永念
其所以爲君之道而寛大其心矣道指使民得所依之道
非與民寛以相容之道也永念較寛綽上一層寛綽厥心
卽是爲辟之道足上句意不寛綽則必苛刻照轉不啻不
敢殺罰之條皆根不寛綽來亂字貫下句無罪無辜指怨
汝詈汝者言小民未必有怨詈之罪而譸張者誣陷之況

君不迪哲民有怨詈非其罪辜罰辜輕者殺辜重者罰與
殺不同而怨則同怨有同與上民否則一句一例前言小
人怨汝譸夫之言未必實此言怨有同乃黙黙有召者害
其烈也叢于厥身言怨不聚于譸張爲幻之人而聚于君
身益人不怨譸者而怨信譸者不集君身而集誰叢字身
字俱重而身字更甚蓋曰怨有同則叢字是根上文而身
字則上文所未有也夏氏曰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
天同怨是怨叢于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
意蓋在言外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啟
之始人主無逸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阻而天下

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其和
邪説進小人怨殺戮肆行而天下失其和此壽所以短也
無逸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説壞法度治[illegible]
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
戒是數者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字總承一篇言以嗚呼開端須先提云創業之君每識
艱難之狀王則嗣寧考以守成者也勞外之主咸知小人
之依王則自深宮踐祚者也臣言之而不監之可乎監則
無逸不監則逸矣看來監字內雖藏四君商受法戒兩具

然前論四君無逸呼嗣王使則此論四君廸哲呼嗣王使監監不是監法三宗文王蓋欲王監不聽之禍以四君實見諸行如三宗文王之廸哲而無逸也茲字雖蒙茲四人之茲實即指上兩不聽之禍至此歸到成王身上語意方深其者則之之辭○此篇舊以七嗚呼分截今看來第三嗚呼與第四嗚呼當作一段蓋段段以君子小人對言而末節則總結之也

尚書葦籥卷四十三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瀠張孫振鑒定

君奭

唐孔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于中以爲十六謬矣

首六節周公陳天命留召公先叙兩人許國之意中以今昔分段我聞在昔九節言昔引商六臣周五臣四臣以留之今在予小子且等六節言今又舉旦與召公二人同心以留之末節仍並舉天民結應起處將天命說歸民德上去周公留召公以天命休戚係其去留故篇中言天言命言帝多以人配說先提時我惟人作綱下始詳言如商則伊尹伊陟諸人及內外大小諸人周則虢叔閎天諸人幷今日周召其人皆關繫天命未可任意爲去留然諸人去留之繫天命不過以克敬德恤成君之恭德耳故篇中周公三提敬德蓋敬德諴民以祈永命召公所謂時我周公所謂惟人者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巳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六節因巳留召公、故先從召公與巳兩人叙起。周公勉留召公、先呼其名以感動之、君有爵土之稱、故以配名、又畢稱君、古人無不尚質、不必稱名爲尚質也。國史。嚴重。遂因名命篇、

弗弔五節在惟人哉、上言天命不可必而由于人、見大臣所繫于國之重、下言後嗣遏佚前光、則以不德而墜命、故巳欲廸君前光、乃以延德而保命○劈舉天命兩不敢知非與不知正起下所可知者、巳與召公之去留耳。其休威一惟人也、故至惟人二字。方是結斷、弗弔二字、只言紂不爲天所恤、不必作渾言嘆惆之辭、弗弔三句、總起又帶下對若天棐忱句、文勢遞承甚活、言殷墜命而周受之、則天命非一姓之物、故不敢知其休、天果棐忱、則天命未必無永孚之休、故不敢知其不祥、語意重不祥、遂若字乃臆度且然之辭。非說巳棐忱也、棐忱句只帶下說棐忱忱字、是周的棐忱、只是天眷之隆、不必說我周有誠以格天、而天果輔我之誠也、切勿以忱貼君說、厥基就天命看、即我周之所受者、不蓋休、就是不祥、不說到喪敗、終對始言、所以發其終也、通節只空說永短不可知、皆有關係的所在、晴命在人意、未可說出召公去留、如云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而有之、此巳然之業也、我不敢知曰其基祚長信于休美、若天果輔我周文武之忱于其後嗣、此未然之祚也、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天道之兩不可測如此。

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禍、周之福也、述殷之喪亡、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强、謂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也、意天必禍巳也、謂終出不祥、懼而不自强也、意天必禍巳也、皆非也、

上弗弔一節專起君巳曰時我一句、因召公曾對成王說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云云、故承照若語云云、推說君巳曰時我令召公無可爲對、引君巳曰時我、見召公自許甚久、頂門一語、勘倒召公、下方用巳意接去。我亦正根君巳說、惟永孚於休不敢知、君曰時我故巳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惟出于不祥不敢知、君曰時我、故巳亦不敢不遠念

天威、此數句與上當通看、在我惟人四字、固是一篇肯綮。其予不敢寧于上帝三句、尤爲通章關鍵、後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正收結此三句、蓋惟念故閔、惟閔故憂深慮遠、而不敢不永遠念、下文重重提掇、曰永念、曰肆念、又曰肆監、以予監、無非欲召公共念以凝休耳、至結又歸到召公知民德者、此正是越我民與越民兩越字意、以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故越字不是帶說、正重在民上說天耳、在我後嗣四句、又與下天命節當通看、先從召公身上說、乃公遠念天威、恐其出于不祥者、在今予小子二節、又從周公身上說、則公不敢寧命、欲其永孚于休者、皆所以暢時我惟

人之旨、時我卽惟人也、下在昔成湯九節、見昔亦惟人、今在予小子旦若遊大川至末、見今亦惟人、惟人而召公可謂不時我也。○此承上天不可知來尤違以上、述彼此許國之同、惟人句、原彼此係國之重、在我以下、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之不可去、君已曰時我、此句未可輕看、正點破他許國之心、使他前言咸咸有感、緊緊以在已之意動之、不敢寧、永遠念、字字俱是暗箴召公、至越我民罔尤違、是乘此民懷之時、便爲天命之計、尤見頃刻不可息忽者、惟人二字、是論理、見得關係甚重大、民心去與安、而天命與之俱去與安者、惟在其人之留不留而已、在我後嗣以下

故辭含無人意。○嗚呼君、昔已嘗有言、曰天命無常、輔君誠小民、以祈天永命、實在我而已、重已字、若曰非我今之勉留你、你已嘗如此說也、此句內見得君于那時、固不敢寧上帝命、而弗永遠念天威矣、然後說我亦不敢安上天谷我之命、而不永遠念天威、我之命于民罔尤違時也、繼挑得亦字出、我亦至尤違、緊緊一氣說、越字作于字看、我亦永遠、不是呆說自已不敢寧之心、全要在亦字上理會他兩人同心意、此婉至逼飾、以天命民心貫然不可兩平、須自民心說入天命、上帝命、以今日靜我言、卽厥基之休意、天威以後日離我言、卽終出不祥意、寧有自暇自誠意、

寓不去在內、非正指不去、永遠念者、爲國家長久之念、天威在民心上見、雖民情向順、而禍機已伏、所以不敢寧、民罔尤違時、正宜永念、到尤違時、念亦無及也、遠念卽不敢寧、要看永遠二字、弗永遠念、則寧于帝命矣、國之孚休難而不祥易、天下之治日少而亂日多、則民罔尤違、是目前而不可恃也、天威我加、是永遠而不可免也、人知天畏自我民畏、而不知民順亦爲天威、此惟念則有以獨得其威于民順之內、亦惟永遠念、則有以深信其威于民順之可恃也、若僅說危伏于安、此亦何必念、要其中有卽安見危者、非老成之精神弗徹也、念非空念、有佐君揚前光意、新

說將惟入繫根永遠念說亦是念中如此眞說有人遊看來宜依當說承上述君已如此許國我亦如此許國說來作推原說如云所以若此許國者何哉蓋天命係於民心民心係于君德而君德之敬肆又係于輔相之人故輔佐有人則民悅而天命得厥基永孚于休矣輔佐無人則人心渙而天命離其終出于不祥矣公之時我我之永念亟以是也惟人人字指臣之去留言自發首至此方是章脉歸着處惟人二字關上關下之詞如云惟人故荀安天命舍之而去我之所不敢也今君乃忘時我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以光成去國夾輔無人之故大弗能敬天敬

民而肆然以遑遏絕佚墜前人光顯之德此時誘之在家不知豈君時我之心哉在我上補召公去無人輔君德意後嗣子孫指成王言弗克恭上照帝命天威弗克恭下服民因尤違弗克恭上下謂不能保天命安民心也光就德言敬天敬民正前人光顯之德大弗克恭便遏佚德少不及先王卽是光以發用言猶光于四方之光一夫梗化卽光亦有一點不宜揚處曰大曰遏佚者甚言之以危召公也拳拳以先德爲言惟恐召公以天命旣固先德旣揚故欲去耳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

天命不易三節當以首節爲綱下分承其旨惟上泛言嗣君無輔之害所以自言廸前光上泛言天命不易而墜命可虞故末言輔君疑命○天命不易節承上在我後嗣以下言上言召公去則成王無以嗣先德此言無以嗣先德卽無以疑天命以起下輔德之意天命不易就人說天難諶方就天說天命指天眷命不易謂不易保就任之重大言難諶正中不易意言天之不測也天未嘗無確然可通之眞而人自不能通其眞見以爲予而難信其不奪見以爲奪而難信其不予此諶卽棐忱欲爲天所諶非盛德不能首二句輕不過引起第三句來重乃其墜命上墜命就後嗣言雖泛指繼世之君實暗影成王身上玩乃字是敝

辭非已然之謂弗克句正推墜命之由弗克內有無元老輔導故至此觀經歷字可見如云是不易之命前人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倘後嗣無老成之輔不能身親經歷而致實踐之功以盡繼述之道則其墜命亦宜言嗣德而先之經歷者經行涉歷也身更涉歷然後習天民之故與創業之難則繼嗣自不敢苟矣恭卽恭上下之恭明者光之所自出恭明二字串看恭字虛卽疾敬德敬字德非敬則放佚而不立德非恭則昏昧而不明故明德上著一恭字敬天敬民卽是明德不敬則驕慢侈肆而喪德矣可謂明德乎觀上文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可見嗣業

非難、嗣德爲難、繼嗣德尤非難、經歷繼嗣爲難、其經歷處、就是恭明處、繼嗣者、實有設身其地、凝神其所、而我身即先人也、則必輔成王德並美前人乃可、使德一不如前人、便墜失天命、豈非不易乎、顧惟人意

在今二節、正自認以惟人之道者、承上天命不易、須得老成人輔導乃能不墜先德、惟其如此、故在今予小子旦留在此、朝夕夙夜于王、非敢曰大有所裨益匡正也、惟以前人光大之德、若無人說與冲子、則將至于泯沒、而冲幼之人心志易動、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必有昧于所從者、故孜孜啓廸、惟前人之光是訓、使不過于冲子之身而已

在我者如此、在君者將無同乎○此節叙己所以不去意以感動之、在今予內、有久留不去意、今字有味、言在今日正欲如此而不可去也、非克非字含無德意、有正指格心說、就公身上言、言我非有格心之術能正其君也、俾而已二字、正發惟字、體周公謙意、打轉在非克有正上來、正與前不敢寧意相應、廸光、對遏佚前人光看、廸字俾訓開導、開導不專訓誨、廓而大之曰開、引而先之曰導、須常常在此開導、謂我身一日不在、則光即遏佚矣、光即敬天敬民之明德、不曰前人德而曰光者、就照著四方者言、至德充積自有光輝、如形如影、令人洞心駭目、廸德易、廸光難、德到極處宣著爲光、光非有物、何以言施、只是開導引掖、若以此德交付與他、使之經歷繼嗣耳、前光爲導、冲子爲施、施對受言、冲子受于前者、公爲之施者也、究竟廸付冲子、不是周公付之、蓋前光之所開廸處、而先王之精神、自有與冲子相攝受者、廸光在周公、而施光在前人也、惟其遏佚、則其光秘而不宣、一開大、而前人之靈、與冲子合而爲一矣、然不曰廸冲子以不過前光、而曰廸前光以施冲子、冲子全靠廸以施之、是未可去之語意、在今予小子旦欲如此、正對上召公求去說、通節總是謙辭、所言實匡正之大者、不可分讓任說、

承上言在己輔君嗣德、正以固天命、又曰又宗若曰予所以久留廸君者、固惟此、而抑又曰此也、天不可信、中不易二句、我道二句一氣說、應乃其墜命意、我道我等爲臣之道、不可只指周公、亦不可兼指召公、須活看、惟字有久留意、我道二句、是論理之辭、着力處只在德延、德延就冲子身上說、延武德正是固文命處、曰延不但嗣之、不但不遏之、天下惟德爲最久、我但延長武王之德、則天命自不容釋、非我要他不釋也、不信天而信德、正老成之見、如注加一使字、天豈可使者哉、不釋、有戀戀不舍意、令一時之衆、可來亦可去、豈足信耶、○天既不可信、如何又不容釋、此

正是造命工夫、喫緊在我道惟三字、我道何如、我道惟此寧王德延、不可信者天之命、所可信者我之道、寧王之德不托于我道、則德緒不延、我之力不能令寧王德延、則我全失道、我道兩字甚重、足知大臣立朝、于先德定有一番扶持、于天道自有一番把握大作用、便是大道理、所謂時我所謂惟人、都正在個處、蓋以人定勝其天、直將我道與天命作對、先以文王受命於天、武王既以德而延長之矣、提起、却兩句一氣說下、天固不可信、而我有可信之道、今在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付于冲子、不至失墜于其子、則天于文王所受之命、豈遂庸釋于其孫乎、德言寧王、受命

言文王文之德、武實承之、武之受命、文實啓之也、要見承乎于休而非終出于不辭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先舉昔所聞者留召公、平叙六臣、不置優劣、曰在曰有、謂當此時、猶有賴于此人、非何代無之之意、分四段看、伊尹以一人而相兩君、作一段、陟扈咸以三人而事一君、作一段、巫賢以父子相繼、作一段、甘盤以祖乙舊臣、作一段、總見與君終始、無求去之意、以感動召公、成湯既受命、自得天下以後言、格于皇天、言其德之發于治化者、無所不及、與天同體、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是即邵子所謂昊天盡物、聖人盡民也、保衡不言治功者、只是格天之烈、再世未艾、意不曰伊尹曰保衡、俯見少主、老成相依、懇切須挑剔、不可只作一官號看、格于上帝者、言其治化出于心、原

精微之地、克享天心、如典禮命討、大公至正、上帝無慨、是若格帝、只謂所為合乎天理、似不合主宰之意、格皇天、格上帝、臣之格也、剏業言功、故曰格皇天、守成言德、故曰格上帝、陟扈言格帝、巫咸言乂王家、各以所著而言、修德以消辯桑之異、亦格帝一驗、乂王家、言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而治功盡著于王室也、巫賢佐祖乙、只遷都一事可考、伊陟咸賢氏同、且朝代相迎、故傳皆以父子擬之、舍傅說而舉甘盤、不但重世臣舊德、甘盤乃小乙所任以教武丁者、見得傅說時、甘盤尚未去也○不可信之天而卒不庸釋、則我道所係甚重、所謂惟人也、是以欲公弗去、且與公謹

所聞公見殷墜命矣抑思所墜之命誰克受之非湯乎殷受命何以格天時則有若伊尹爲之輔斯治化與天同流然又不止一代也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既相其祖又相其孫曾未聞伊尹之求去而付之不知者夫亦曰將我云耳乃繼起諸臣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大戊則有若伊陟父子相繼在位未聞陟不願遏佚前光而去也又有臣扈未聞有陟在誘托于一人而求去是以治化與天相契又有巫咸修政飭法乂治王家未聞陟扈二人在位而求去也在祖乙則有若巫賢巫賢即巫咸之子可見咸更不止其身而于其子在武丁則有若甘盤以青宮舊學之佐而至老亦不求去諸臣之功業不愧伊尹而其倦倦不去亦不愧伊尹之于湯所以既受之命直至武丁而不庸釋耳是則我所聞于昔者而今當何如

按湯壽年百歲伊尹相湯湯崩歷外丙中壬又相太甲是伊尹殆百歲人也伊陟伊尹子湯時有臣扈至太戊凡百三十年而扈尚在則扈殆百餘歲人也巫賢巫咸子伊尹事湯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太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

上既歷言六臣輔君之事因總結六臣有輔君長世之功重在多歷年所上欲召公保乂有周而使周亦多歷年所意保乂就國祚說保乂有殷就始之用功言欲使之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就終之成效言殷果于是乎保乂也

保乂有殷與多歷年所一般但一則自臣而言一則自君而言有功效之別○率惟句總上斷之五字一直意勿斷率字中含久留不去意傳此道泛言臣輔君之道商六臣豈不知求去之爲自逸哉誠謂臣道一致其身終始以之六臣所由惟一道建立于時者後先相望歷歷皆有可指之功各致其功日有陳如格天格帝之類保乂紧承上句又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意保乂着力說與下多歷句相呼應以此陳列之功保殷之國祚以致其治而益培元氣其有陳如此故殷禮郊天時必配以有德之君今六臣輔君而君皆有德如成湯以下諸君升遐者皆得以德配天於郊焉以配天之德而承天之祿歷祀六百遂爲有道之長非六臣保乂力哉殷禮略讀陟專指五王說陟字依注貼終守弊過只說升而祀之不必指實升遐說引殷禮證先王之有德點出殷禮只說德可配天爲是多歷年所非指各君享國之長乃總計一代國祚之數以歷年爲保乂之致特抑一故字見六百歷年皆諸臣精神所凝結歸功六臣之詞

殷禮殷家之禮非殷盛之殷有德之君沒必配天此乃殷禮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

此正保乂有殷處言天生賢才以成治亦六臣輔君所致
高多歷年所一脩殷王年所之多歷由其德足爲四方之
孚而德所以孚四方者又不獨六臣力也由六臣能輔君
格天而因致多賢之助耳天惟以六臣故佑商之命純一
不變則商國有人而實當其時以內言之脅而百官著姓
以及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忠貞之德以勵翼而明白以憂
其君之憂莫不以六臣之心爲心也以外言之甲而小臣
以及屏侯甸之重者矧皆承流趨事而奔走不違莫不以
六臣之事爲事也惟此內外賢臣惟舉已明恤奔走之德
用以輔治其君故一人無事則已一或有爲無不翕然如

敬聽于卜筮民心孚而天眷亦永宜其年所之多歷耳向
使六臣有一人避事而去安能始終得天佑如此○惟六
臣在位之久有以享天心而凝眷命則天亦感通罔間而
滋至不已此佑命之純也佑命純則貞元會而人文朗天
地不閉賢人不隱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商于是乎實矣六
臣輔故天純佑非純佑而六臣輔六臣不在商實數內純
佑以氣運言純者不已之謂與六臣精神相凝固也純佑
故商實非實即佑商實正所以純佑之也不作推原說商
實對無人空虛看指國之元氣充滿說合內外有人四方
咸孚言方是實重得賢之用不重生賢上諸賢輻輳若天

所助故以純佑命起之天佑商何不佑之祚佑之年益佑
以祚佑以年總不如佑以斡旋年祚者之爲實百姓王人
句以內倡外小臣屏侯甸句以外承內侯甸亦曰奔走者
宜力于外之詞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是倒粧句益從上
文說來言王人百姓已罔不秉德明恤矣矧又有小臣屏
侯甸咸奔走乎秉德即明恤恤者憂國憂民之心恤亦非
空憂有啓廸輔導奔走意所以小臣句着矧咸字正從內
說外也夫內臣奔走則外臣秉德明恤亦自可知內外大
小臣抑揚合說方是實處勿分內實外實惟茲至厥辟作
一句看總承上內外兩邊以起下故字之辭茲字指內外

諸臣說秉恤奔走皆爲臣德故以德字統之凡挈物與人
曰稱有輔德之心而力量未勝非稱惟德爲至治惟德爲
至信致之君爲乂致之民爲孚其實一德也用乂者用此
稱德以乂之着力之辭古云乂民此云乂辟如乂民一般
無所顧忌傾心竭殫以期予于治也有事及民孚俱着諸
臣身上說正是稱德乂辟處大患莫大于君民之不孚惟
諸臣平日宣化補袞君民之心孚之有素故一人如成湯
諸君有事而應如神也故字與惟字緊應有事勿實指何
事只重有字罔不孚若卜筮所謂奉如神明孚者丕應徯
志精脉浹貫蓄極之流非可聲色喻明是通天下爲一身

氣象傳訓敬信蓋未有信而不出于敬者是孚乎字正與
純佑應天命主于民心民心悅即天命之弗替也自內至
外自君志及民心自朝廷達四方何處非德之盈塞故曰
實即有孚盈缶之義人材夾輔則相道有光天之佑命亦
所以厚六臣也此與周之廸見冒丕單稱德平屬須徵多
歷年所在後接此因召公有避賢路讓後人之心故公言
國有老成則天命純固祐人國家使臣子多賢充布內外
足以應其相之旁求君之任使是爲相者不惟以一身之
材能事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
無復如我者焉如是則功成身退告老而去亦復何憾若

猶未也則未可以去也後之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正應此

天之佑商則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
咸奔走天之棄周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
肯朝夕○丁奉曰凡諸卦內以中孚之孚爲言者十常
七八至中孚本卦乃反言孚甚寡而惟象傳曰孚乃化
邦又惟九五爻辭曰有孚攣如愚於是竊有見焉蓋諸
卦或言物之孚或言民之孚或言臣之孚或言君之孚
而孚道幾乎無主矣故聖人于其本卦而特加意昔法
焉意謂化邦君責也九五君位也以斯二者言孚則孚
道總歸君上而臣民萬物舉有不得其主者哉此中孚
所以爲孚之主而聖人所以言孚之妙也

上三節雖詳六臣之功欲其匹休然勉以匹休亦未會意
出至此方更端發之以六臣壽殷之故勉召公匹休以天
壽平格四字作主首句泛論其理次句方着六臣身上壽
主國祚說不以人言平格以臣道立說大臣與社稷一體
不以一己爲壽以國脉靈長爲壽故天之壽國即所以壽
大臣也平格主大臣之德言持心如衡四海皆在度內無
一折閡其道蕩平萬世均入範圍無一低昂是謂平德天
之道平而已矣人而平則通少加損便不通矣平正可通

于天非感格乎天也格就理無不徹言天至難諶惟坦夷
平易不務高深玄遠不作安排計較者爲能通其精微公
平通徹中自陰培氣脉而若爲絲綿者即平格就有悠遠
意國之慶深祚長皆基此念中故曰天壽知天壽平格則
天之保乂有殷可知語脉緊接保乂則命固即天壽也前
言保乂有殷着六臣說此言保乂有殷着天意說在多歷
年所上見包六臣平格意在內勿把傅伊尹而下云云補
湊經文反失口氣多歷年所者君國也而以爲壽平格商
祚之永即六臣之壽也保乂有殷者六臣也而以爲天保
乂六臣之功即上天之載也此舉天人上下已通爲一故

云通徹三極無間也平格不可見即天之壽國以徵之須
暗合保乂上說平格保而不危乂而不亂有固命矣故曰
天壽殷紂嗣天驟罹滅威天壽斬矣勿添無平格之臣作
厥棻嗣天滅威平格之心已不能固矣安望命之固也要
見天無私壽意召公正我周平格之臣留則永孚于休如
六臣之保乂去則終出不祥如有殷之滅威國家永短在
公一念而已今汝永念指輔君延世德說非空空念也老
成勿替刑則綱維必悉只在念頭上做工夫剏業艱難身
承之而繼緒之責以心營之目前事業力爲之而身後基
圖以意造之永念處命便固豈待永孚于休之後乃知壽

哉則字宜玩基培固則治自赫必天命固于萬世斯治效
明于一時今目前之休猶鏡空花未可言治也永固字就
周家王業上說厥亂只是召公身上說若商臣格天格帝
保乂王家之績昭昭可考則爾之治效豈不與國俱顯乎
顯在國固命者亦顯在身亂邦也傅赫然明著即景運方
隆太平有象之意厥亂句緊帶上說固命以亂邦爲徵與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相似當是時治功已煥未知久後
何如須在固命上見出天下惟永而固者爲新朝華夕落
豈得新乎天之難諶其永久尤可慮若念及之必有與天
心感動者上天垂眷處便爲治效合永命言方盡平格之

實而天壽可新對殷故曰新造邦新造邦三字不可忽見
商家先哲之多基業之固一旦失道而滅天不私壽之況
我新造之邦天命未固者乎永念與平格對固命與天壽
對厥亂與保乂對○公曰君奭天壽人國用使靈長由其
有平格之臣至公上徹以此觀之則知天之保乂有殷而
多歷年所者以六臣皆平格也及有殷後王嗣位而天降
滅亡之威天壽其可恃耶今汝不爲一時念而爲國家永
久念則周命從此益固其治民之績則著于我新造邦而
身與國俱顯矣又何愧于平格焉

劉文成曰宰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我無預焉

此知平格之道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
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
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
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
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又舉已昔所見者留公首節語脈承上文滅威新造來
與起下四節將言五臣佐命之事而以武王受命起之公

曰君奭汝知周家王業之賴于臣乎在昔上帝降割于厥
而欲亡之乃申勸寧王之德德日隆而業日盛其集大命
于厥躬而天下歸之周矣○寧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
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謂切割絕斷之意在昔
句輕只引起下句武王本有德矣而天頻啓其衷勸之無
巳非初勸文王而申勸寧王亦非初勸武王而復申勸之
也其集猶大統未集之集所謂箭畀殷命是非德不足以
集命重天意不重武王其字語意未任與下節首一惟字
相叫應前言寧王德延天不容釋文王之命故此言寧王
由德集命以起下文王受命之意語有次第

惟文王惟字緊接集命來亦惟二字又緊接修和來修者
國人得其理和者國人歸于順修到和處方是極致主德
教說養在其中宜照虞書六府三事修和看蓋府事修和
即是修和有夏也此本萬世不易之常理故下文變修和
曰彝教蓋九功之敘在文王爲彝教若九疇之敘在武王
則又爲彝倫此處正合得著見于上覆冒于下二意修者
巳精益精意不修則不和俱指巳成之化說而用力在克
字內有夏閒說謂之尚者以未能遍天下而庶幾及之正
恍然雖其事而重其功于臣亦惟有若見修和有夏不惟
文王之德亦惟此五臣之輔也唐孔氏曰虢叔爲文王之

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字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
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也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
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
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詩言文王有
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
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玄云不
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屢無
五臣亦見五臣同心不以有一人在位而其餘遂求去也
此條正謂有能往來兹廸彝教文王德降于國人者也
又曰節非與上節二意文臣尚克惟五臣能若五臣無能

便文王不克無能尚克亦相照然無能三句不過設言反
上以補出廸彝教來最言之故以又曰更端發之見五臣
重若正言即下廸見冒句無能二句貼上亦惟五句看文
王句貼上修和句看彝教字德字俱指修和說但行之上
則爲教施于下則爲德往來者不一之謂只當周旋二字
奔走不足盡之亦見久留致勤意廸有宜布意主君德言
非廸民非文王無五臣就無德澤但不能如修和之盛便
是幾耳德自上施則淺自下及則深曰降所謂滲漉浸漸
也教行則德降有君無臣修和之德自文王而施者亦自
文王而止無自而下及于國人矧能修和有夏乎

承上文而以基命之功歸五臣亦惟純佑句提起一層秉德至上帝推純佑之由受命比純佑開一步亦惟純佑實由于秉德之輔故遂能受有殷之大命秉德聞于上帝數句實擔兩頭如云倘文王無五臣之輔且無德降于國人矣况能升聞于上帝乎幸而天心有在不獨純佑商故其臣罔不秉德又厥辟也亦惟天之佑命文王純一不雜而濟濟多士不減于商實焉所以然者蓋由虢叔等武秉容德武秉義德之臣舉夫廸吉逆凶天畏之可畏者廸而知之乃惟以是廸知之德輔成文王致之昭明之地往來奔走啓廸開導其德至于修和之光著見于朝廷因覆冒乎

邦國卒致見冒之極聞于上帝惟是輔德至于廸見冒之故又不但得天純佑有商之天命亦以此始膺之而文王遂能受殷命以啓我寧王也哉○亦惟亦字氣脉承商佑命來純佑內亦含內外有人而實意對商實看以傳有百姓王人云云故商六臣輔君在純佑上周五臣輔君在純佑下秉者執而不變之意秉德與上不同上不過朋朋說秉德以事君此則實指五臣者武秉容德武秉義德故下即繼之以廸知惟行之至是以知之蓋故曰廸知天威覺說天理所在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顯然可畏者鮮能廸知故不能無昧于幾不能無爽于時蹈履至到之人小心

翼翼自聽視言動以至行政皆灼見天威所在一奉天以從事正應前之天威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正是廸知樣子惟廸知故見其威廸知就是秉德時字指廸知句惟以是廸知之德致君即爲昭奉明命爲緝熙之功也廸者昭之實即廸彝敎意但廸彝敎之廸廸民廸見冒之廸廸君廸知之廸蹈履也昭廸之廸開導也昭文王以闡發其光顯言非輔之修德輔之布德也廸其所巳至則文讚光顯溢于朝野者不難振滌于無涯廸其所未至則文德畏懷徹天壤而猶虞隔者不難增飭于無外見冒俱本廸來見冒則不啻德降國人矣聞帝又從見冒來見冒聞生

尚書章句 周書 卷四十四

文德說勿入修和見冒無工夫著見于朝廷上德之顯于身也萬物咸覩意覆冒于邦國下德之顯于民也率土覆被意至德不見而章自覆冒于無外混茫無聲若凝若結即爲上帝精瑩誠格若觸若入即爲聞謂見冒神理脉接玄工文心與天心于兩不相聞之介覓忽聞一升聞路了非文王主升亦非帝眞有聞一德鼓動而已見冒聞直看見愈遠則冒愈寬聞帝另看于受命見之惟身之所廸者極乎天故廸君之所至者亦極乎天而天命不能外矣惟時時字指秉德以下言五臣輔文王之功如此此所以爲天純佑也不止純佑而已惟是之故遂受有殷之天命哉

受命尚未說到有天下須知兩惟時時字俱指往來迪彝說但上則從五臣身上言五臣惟時昭文王下則從文王身上言文王惟時五臣昭而乃受命也疊言之見五臣自有道翌主通天的神力不作效

言武王之興亦本四臣之輔上二句是資四人以得天下下四句是資四人以化天下二惟玆四人緊相呼應語意側重下段惟冐丕單上如云武王亦惟玆閎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四人之再輔庶幾迪其德使之格天因享有天祿不惟受命而已後又及武王大將天威盡殺其與周為敵天下已大定矣而四人猶不求去也又能昭明武王使其德澤覃敷遂覆冐乎天下而天下人被其覆冐者大盡須武王之德文考之修和有夏者至此遍天下矣兩惟玆玆字又指秉德迪知說周家輔武王之四人原也輔文王故文武上下雖各分說然觀上兩惟時下兩惟玆分明周公說文武受命集命止得此數人久留輔佐但有死而無去耳如昭文王迪敎降德未已也又昭文王聞帝受命昭文王聞帝受命未已也又昭武王迪祿劉敵且昭武王迪祿劉敵未已也又昭武王丕冐稱德不止一事不止一時亦不止一君何嘗一人求去○武王二句緊跟受有天命來祿本于德故曰尚迪言四人啓迪武王之德足以格

天而有天祿也與中勸二句意相應迪即迪見冐之迪有輔君格天意有祿當活看不必用伐商事實只以富有天下言武王享文王已受之命故略言之不甚重後暨武王三句只是起下語宜轉遞過後字從尚字生見伐商在受祿後猶云及武王盡殺其敵之後而四人實輔以成化云爾天威凛凛取彼凶殘則未有不克克之未有不盡所劉者小而所將者大也咸劉厥敵如滅國五十之類此等皆阻梗德教者盡刋除之咸劉就是誕將此二句只叙敵已咸劉敎化可大行之時為下昭稱地耳昭武王對昭文王看昭字內須帶迪字意迪者又輔其布德非輔其修德也惟冐冐字內須帶見字意迪而後見見而後冐此乃所以昭之也均一天威于文王迪知以昭于武王則誕將以昭一昭其安民和衆之德一昭其順天應人之德惟冐與迪冐異迪冐尚着用功惟冐則前日欲使之冐者至是而果冐矣上冐西土此冐天下惟冐即在咸劉之內非咸劉外更有此也惟冐以武王之德覆冐斯民說武德無一阨塞如天廣生無一不在覆幬中稱德正冐處丕單者竭其忱以稱之即丞清悅服是見非隨聲附和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也不可作聲名洋溢看指天下民皆化其德言要得不識不知氣象不曰被德而曰稱德承上咸劉來即身不

失顯名意按此節與首節應廻有祿所謂集大命誕將威
劉所以宪言其事惟冒稱殫然後上帝申勸之意爲有成
也○篇中天威凡五六見俱指出于不祥但此廻知天威
誕將天威根有殷嗣天滅威巳然者說其勿永念天威肆
念天威則指周命將來不可知者說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
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
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下始言今兩節見公當爲巳留爲後人留今在節上言

文武得臣欲召公匹休此言成王無功不可不匹休也承
文武之業即上受命廸祿者懼不克濟意在若字上輔成
王業意在予往上今昔對若游大川全在予小子旦四字
生來益既無五人又無四人今日惟有予小子旦而巳何
能有濟亦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暨汝奭
共濟而巳其者兩人同心式者萬一有濟危懼不敢定必
之詞非共濟也小子同未在位中若游大川句意誕無我
責中暨汝奭其濟句意召公意謂王巳臨政天下事巳略
定其他周公一人自足任之周公言成王幼冲雖巳即位
與未即位同去文武之時又何如雖兩人共濟猶恐弗戡

大無專責于我收罔勗以下甚言求去之不可言召公若
斂德而退不勉力以助王之所不及則老成自造之德不
下于民民心尤慭和氣遂乖見今在郊鳴鳳我將不得復
聞其聲是今日之治且不可保況敢曰能進此而有格命
于是永固休于是永孚乎雖欲不與予分任不可得矣收
字耇字俱略斷不及指成王言即同未在位意勿如新說
指勗勉周公之不及惟勗不及全由老成人之有造故以
此罔勗不及爲耇造德不降德不及民而可格天乎我字
指周家言非周公自謂郊鳳和氣所召實萬物咸若氣象
卷阿之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則成王時鳳凰至矣

鳴鳥以巳然治象言文王鳴岐後再見者不聞言鳳鳥不
再來鳴不可說鳳鳥自此隱去而不復鳴恐後不逮前非
爲瑞應也卷阿之詩曰受命長茀祿康而繼之曰有馮有
翼有孝有德以媚天子媚庶人明乎國家氣運爲賢臣開
之賢德閉而不降則和氣衰薄現今鳴鳳在郊不免絕響
況望格天如純佑商實者哉言天命以民心而離也但曰
鳴鳥不聞不說到禍亂田地格即乎格之格指天命言非
四靈畢至之謂功格上天難于致鳳故以鳴鳳況之公意
不欲當我冲子之天下而讓德文武也
唐孔氏曰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閭敖游涌而逸則游

者入水浮渡之名○鄒元標曰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傳曰視有如無曰罔公嘗負扆出政流言作而居東豈亦用罔也與茲同收罔則艱鉅痌瘝觀省寄至矣○按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于天鳳凰乃降此以鳴鳳易致况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龜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龜至爲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公既歷陳文武賢臣之盛與已及召公今日圖共濟之意因歎息曰衆賢輔而不見其益一人去而遂覺其殆若茲正千古興亡之機公以之爲太監戒總成敗而合觀之明

也公于冲子所爲祈天永命者亦知當日之受命乎純佑未已繼之申勸兼夏兼殷周有無疆之休然其積累締造亦大惟艱文非武將疑于九年未集其艱在君文武非臣將疑于彝敎之不廸其艱在臣臣非衆將疑于大川罔濟其艱又在四臣五臣將何以爲永孚之計苟欲潔身求去而不爲國家長遠謀彼監甚矣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哉不欲後人無補而迷棄艱難之大業也○此申上文以寬之監茲茲字兼上六節指文王得五臣武王得四臣以服且無召公共濟便鳴鳥不聞以昔比今所當大監欲其監于已言而有以自强哉監罔勗之害而着力勉留意我受

命下總推監茲之故無疆惟休指受命是無疆言無疆之恤下句亦大字相形特引起大惟艱耳重惟艱上惟艱與惟恤不同恤是暗伏之憂虞艱是勤苦之功緒以締造往事言從五人四人看出文以五人創造于前武以四臣經營于後父作子述全重在五臣四臣之輔正見得非一人能創造者看來亦大惟艱指當日事勢說蓋欲克恭上上則有天命之難保欲克恭下下則有民德之難終休大艱亦大所謂無疆之恤也注文武積累締造艱難意或可帶入原不是本旨告君以下只承惟艱說去欲其留以保之告君乃猷句要說得與君肆其監句相關告字與茲字意思相

足猷裕主國家說與前永念意同大臣之道委身事主以安定國家乃是識量之閎深此我所以言五臣四臣者欲造而諄諄與君共謀也只以留爲寬裕不可以去爲狹隘然裕字不對隘字看不明蓋不從國家起見即可對衾影可信鬼神總是迫隘此正有留公共濟使今之聖嗣王亦如昔之聖文武者方得匹休意我不以後人迷非謂我無于朝廷啓廸成王而不使之迷也此句緊接上文告字言蓋我所以告君寬裕其猷者聽君之去則聖既幼冲而且難獨濟必至迷惑失道而無疆之業難保矣我不欲使後人之迷至此故以寬裕之猷爲君告也以字有力即以君

伯顚之以文武得人以耶。孺子無人而迷。是我以之迷也。雖非我以。猶我以也。以後人明不以後人迷。周公之自處也。迷只是無人輔、不必說遏佚前光、自在昔上帝割至此只一艱字作骨、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方說後人。卽說前人。然篇中三言前人兩言後人。與兩言在今兩言在昔都是血脈不可使斷。此節見公又當爲前人留述前人顧命以感動、顧命正爲王業艱難發也。周公自言受命惟艱故爲謀寬裕以功成王保守此命顧命旣

欲其輔成王念王德以乘茲大命。乃一意如云我不以後人迷矣、君獨不思前人之語乎、前人武王以君冲業艱數布其心乃竭盡吐露、命汝以相道作民極、其顧命之詞曰、我其往矣汝當精白一心本稽德謀天之識。照盈虛消息之機。以勉輔孺子使之不迷于所往。其道何如、蓋今日大命非一孺子所能獨尚而相與配合其君以力勝此命者汝且贍在也偶居而猜可乎。故汝之配合于王也。惟在攄精誠極明信同心并力以載此大命無有退托可也。此之謂明勗矣。然何以亶而乘哉。我周大命文王以見冒之德受之至今日而懸憂伏焉。尚思文考修和見冒之德以大承今日無疆之恤則命不墜民極盡矣前人顧命其切如此言猶在耳遂忘之耶○按述武王之命總爲下文褒本下襃我二人篤棐二人卽偶王也成文王功以疑休卽繼文王德以承恤也至末以治民責公卽作民極之事前人指武王敷乃心乃悉命汝下曰汝五句顧命便是命汝非空說言命汝盡輔相之職也作民極指爲三公說以責任言不以公位言卽爲民標準之謂周禮六鄕之首皆曰以爲民極本對二公之言周公述來則亶召公一邊心不開則言不盡此數字悉字之義敷心有相信意作極有并力意敷乃心二句見受任之重明勗卽精白其心以勉力輔

君也上冏勗正跟此明勗說乃前人不欲後人迷者偶王二句緊承明勗一氣說位三公可以稱偶王矣然非亶則臣心不與君心合君心又安與天心合故其所以偶王者在亶以載此大命耳。偶王乘命經文原無取譬相對意注耕之有偶在偶字上生出車之有驂在乘字上生出譬喻耳只一直說爲是言偶王在相信以乘此大命者大命未乘偶猶不偶也注并力一心皆指召公與成王言偶配也君不可以無臣之義蓋王受大命作偶惟臣疑惑參便難肩荷故勢居其偶全在心存其一以信爲主則此心展布方能并力始于大命合命能乘總重亶字亶者臣啓君

聽臣勉君行不以寵利自嫌信理不信事信心不信迹于
以載命而行乘大命是勗以亶爲乘是明勗但偶王二句
空說明勗之意惟文王德二句正偶王乘命之用力處明
勗之實也有文王之德則能當此無疆之恤承休易承恤
難德稍不及文王便是大命不能承處豈不至可憂乎承
即相信并力意不承休而承恤人君不可一念忘多凶多
懼之憂主君德言故曰恤惟字作虛字看謂以先德而承
國恤也如此說㝡直捷傳則惟字作思惟之惟文德就發
用上看恤以時事言天下初定嗣子方冲有無限憂虞在
承者肇當肩任之謂亦繼之之辭念文德于民心上著王

夫作民極之事也德指修和見冒須從無疆之休說到無
疆之恤來蓋惟此大命文王昔日以見冒聞之德受有殷
命于天者固有無疆之休矣然天命無常我眷者未必不
我厭則無疆之憂方在今日不可無人以承之也汝文考
舊人當深思文王修和見冒之德而偶王乘命以大承今
無限之憂無至自今而墜命須繳出武王顧命如此來

閩本汝明勗一作下偶王在亶與乘茲大命對皆偷明
勗之意決裂經文莫此爲甚及查內府板句讀汝明勗
偶王一讀在亶乘茲
大命一讀足證前謬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
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
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
率俾

此五節先以天威悚動之遂言憂天越民而以治民責公
與篇首五節應允心之懇切處殷喪大亂周召躬歷之言
且不忍況見乎是時孺子初致老成彫謝深慮一旦蹉跌
復蹈前轍此實周公肝膈之隱而難于切切言之者乎是
告勉將終故與決之一言曰朕允朕允虛其汝至天威一
句讀是朕允所在朕允猶言我之情懇懇上文而摘出天

威二字令召公聽之凜然呼奭必兼太保官銜者見公係
師保去留關天命不可不敬意敬爲監念之本以予字要
玩欲召公監殷之喪亂而念我天威者即已因殷之降喪
而不敢不永念天威之意不可謂監殷敬以敬之法克敬
通指一篇言以我所言如先言天命無常繼言商周得臣
與夫命之當保顧命之當念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平格
之臣如有殷之嗣天滅威耳予之所言無非以殷爲監以
予者理會予言之指非徒敬予之言也其者冀其必克之
嗣能敬則兢兢然以永孚爲念必能以我之誠監于殷喪
大否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也監字與念字緊對大否以

天運言殷喪大否即天威在殷也監殷之天威便念到我
周之天威天威曰我者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
負擔之我字指周說對上殷字殷當墜命之後則大否乃
天威之已彰者我當永孚之日則天威乃不祥之未可知
者故須念聖人看得天休滋至正天威之所在故篇内凡
言天威必曰念念則為天威不念則為滅威談天威于此
時原無其形而有其理須大念始得其故要念殷何以遂
至于否我之天威係何就同殷之大否則念中大有斡旋
有言外意若說大否由無人輔則淺露
予不允二節承念天威而言天休所當承又因天及民而

言治休所當廣兩休字相照兩節專重二人與前六臣亞
臣四臣適對上言二人原自許國申勉召公以敬德下言
二人終當輔王又申勉召公以不怠統根上其汝克敬生
下○此言天休當答以天命留之也予不允允字呌轉上
朕入允字復以朕之心申明一番人不信我又下一層允
字傳及小註都訓作信然傳是信于人小註是自己信實
時說却將二意混而為一了、兹誥總上至顧命言此二句
反明其言之可信也予惟曰四句推所以致誥之意而因
背在心上說予之意惟曰在昔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
四臣今日贊成汝我二人而已汝闡我言而有合哉亦必

曰在是我二人不容諉也與篇首君已曰時我以下相應
即在已之意以度其同然之心諒其必然有此詞乃自任
天命于將來非已然事節内三二人字我俊民字後人字
都要着眼宇宙間許休須是人去承受切忌孤薄襄我二
人是擔當語在時二人是同心語天休弗戡見襄之難故
德明俊以迓丕時襄道也此正點破前猷裕意襄我二句
只點起須重到汝有合哉二句在時二人即襄我二人意
故曰合此二人字乃周召二公對任天下之重即見在而
言其所不得辭者如此艱就係王業說文武惟艱之業成
之須在今日故曰襄即前固命與永孚于休意收成結局

之謂即下成文王功但上原其心下實以事不曰我襄而
曰襄我輪着身上不能辭耳予惟曰至在時二人且重不
可無二人意時說即以文五人武四人今止二人形容下
文弗戡便難通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將不勝任然知懼在
自強非可以求退自免也懼德之不足勝則能自敬德於
寅畏以加修懼二人之不克勝則明我俊民列庶位以自
輔在今日决當克敬德明俊民以襄之今日豈是讓人之
日天休以國運言根前無疆惟休說對受命有綠深一步
看始眷文王既眷武王如川之方至源源不已正見天
之當迎處此時求享天心須要戡戡勝也此天又過一步

若天休如此我之答天亦如此僅僅相當未免忽天之美便弗戡弗戡就心裏說不在人數多寡即使五人俱在亦是不戡的召公欲去不過讓心耳德在召公已無不敬但或擔當與遜避相參于內便與前人付托心一息不接而此一息之弛德已多則惟更加寅畏即以此聰聲氣相求作俊民滓後克敬德承上克敬說惟敬生明須一直說茲自修而後知人若不克敬則內逸外昏人之賢否我方漠然無辯雖有俊民其孰明之明兼已用未用言事功合當貫而事功明道德合事功而道德亦明純佑商實亦六臣五臣有以迎之大臣通天人爲一體故曰我俊民王氏曰

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妨功害能此所以能明俊民故因明俊民遂帶出讓後人來曰在讓見不可讓非謂敬德明俊便可去而示以去之之時聖人望道未見即敬明亦未便戡休要看丕時二字下丕冐率俾劢丕時在讓後人何雖重丕時而緊要尤在後人兩字葢當時天休雖滋至而凝承只有二人何可爲不時故丕時雖就王業旣成時言全要說到賢才布滿在位個個足以凝承天休的方爲全盛當任汝推讓緊我今豈汝辭位時乎○予豈誠信不足惟若是反覆告語予惟曰襄我艱難之弃惟我二人不復有文之五武之四汝心其有合哉想其

言亦曰在是二人旣同心許國如此則汝與我之身固天命所繫之身也當今氣化方隆天休滋漸而至惟時二人自覷誠有弗戡實見襄之不易也其汝克敬德于已平格保乂如商六臣秉德廸知如周五臣又且章明我之俊民明恤于內奔走于外如商廸見冐于前昭惟冐予後如周以此德明此俊答天持盈道莫大於此又何讓焉縱欲讓後人亦在大盛之時天休一日未凝王業一日未成即非丕時二人同襄正未有已也予之意在此所以若茲誥耳非以言不足信而云然也

此言前功之當終以民心留之也今日休以上是叙其已

然我咸成以下是勉其未至休與咸相倚休不可恃則相業之勤不已必期至民咸丕冐可耳今日休即上之天休咸成不怠即上之敬德明俊丕冐率俾即上之丕時惟不倦可以成終故成曰不怠惟同心可以共濟故成曰咸咸重在咸成上見以二人始之當以二人成之耳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以身留之○通節重篤棐句就今日言不可以往事講篤棐二人與襄我二人應收成結局曰襄有加無已曰篤棐篤纔得爲襄此句是總提兼已然未然說下文能致今休之謂棐非咸成不怠不可以言篤棐篤者始終不替也篤棐式克句起下文王劢不

可不成意非公自敘語歸重召公君則保受威德我則不
迷勤敎二人同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休而民罔尤違也輔
君指輔成王說新說謂適指文武成王言雖是實事但不
能吁起我式克意棐字著治民邊與襄字不同時我二人
與襄我二人不同前是將然之詞此是已然之詞時二人
見此外無人豈可又去休者治民之休與天休一時俱有
者卽民罔尤違是不可涉天命上去克字要發締造艱難
意承爲棐來曰今則後未可知故要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文王功不成于功全成于心故不怠正卽是成脉在廣德
化上卽迪前人光是于此息心則于彼便化直到丕冒學

俾皆着二公不怠說不作效不怠者非是不失文王功之
謂只言已之所以共成之者不怠也須知文王功不怠以
成卽在永念猷裕敬德薦賢推廣德化上說息非懈怠完
老精神一息不運化卽不偶故必咸成不怠而後丕冒率
俾冒卽上文見冒惟冒之冒率俾從冒字來罔不從丕字
來陳氏所謂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愼未來正
文王之功未成處文王爲西伯冒西土足矣今旣有天下
則當無遠弗被故曰丕冒廣修和以徧覆斯民而不止冒
西土文王之功始成也成比襄不同有善繼意丕冒二字
自爲一句海隅日出是極邊以包近海隅上依註不可脫

使字民心難强上以是化下未必以是肯率俾者不賞而
勸不怒而威從欲以治也此惟冒積德進一步皆以精意
漸磨不徒政敎風聲者以此爲善方可謂篤此對上節雖
分保民說然保民正以敬天○夫以天命諭君固當留矣
以人心言之君亦當留也嗚呼致治在君而篤厚輔君以
致治時我與汝二人我國家用能至于今日有卷阿鳳凰
之歌有鳧鷖旣醉之雅民罔尤違而休盛者自文王怙冒
以來積之有日其功不可以不成也然漸被暨及國初要
難驟至而深仁厚澤時乎不無壅淤使天下有一民之不
服則是文王之功尚未成也我與汝當敬德求賢益勵爲

棐共成文王之功不怠其初心以來去爲使今日益廣德
和以丕冒天下無論昔日之江漢今日之河洛卽薄姑淮
夷而外至海隅日出之地曾無一人尤違而不率從者則
文王之功始成今日之休始極我二人篤棐之責有終至
于此乃可云丕時可以今日休言去耶
公曰君予不惠若玆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結上二節而意更深切多誥只指上三節謂前言已備而
復有天民之說對若玆誥故謂多誥畏天悲民皆理之當
然而予言之故云惠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之意用閔二
字極重正多誥之種子國有老成則天眷不移斯民有賴

不然則是二者胥可憂矣只指今日天民言天民正値其
休若天不戕勝而民不丕冒則前功盡棄是用閔耳閔字
著召公去國遜正與永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相照憂厥
中天休滋至說憂民中丕冒率俾說此則總出天民只提
一越字點破天命即在民心故下節單說民○公曰我之
告君者備矣而又反覆于天民之故豈不順理而若茲多
誥耶人非有憂則無庸多誥予之所憂者何在予惟以天
臣一身天越民所係今當天民兩休而公忽求去則答天
命而罔民心者無人我只爲憂天命之難保越斯民之無
依故若此多誥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
往敬用治
此即接上越民單言民德固是終上三節實結前越我民
罔尤違意見民心爲天命之本民罔尤違民德也終不祥
曰我不敢知至此曰惟乃知直貫定惟其終分明結轉克
敬德永遠念天威上去民德專就向順一邊說然即其向
順始終不恒則向背亦在其中矣撫后虐仇民之情也從
厥攸好民之德也與小人之德草德字相似就好一邊說
民從順而向上曰德蓋民心之向順即民風移俗轉之機
知民而曰德四方畏欲而察其向慕之眞久暫畏時而審

其永戴之故妙得轉移人心之大機豈徒知向順而已義
初終二意在內民心至愚而神聯屬使向順非老成諳練
者不能知惟乃字有力親歷艱苦從頭履至到來亦罔不
能厥初惟其終二句一直說初終之緊論理之在民者如
此正所謂民德也民非后罔事其相得之初誰不如是然
而不可常也當惟其終把眼前罔尤違這段熟情都抹殺
深惟其終永護初脉纔見是知亦罔不能能字當善字看
言民罔尤違豈不能其初然民心無常當思其終之尤違
何以永不生使終之向順無異其初可也轉移摶捥全在
一惟字思終亦只思其向順勿漆背字非泛說民心難保

意茲字指初終二句傳說祗順此誥是欲公畏懼此民德
非徒謂敬順已誥也敬用治者用此誥以治民耳祗若敬
用一直說祗敬在召公心裏應前不息說中含敬德明後
輔君丕冒斯民意所謂惟終也只要說因其初而思其終
務使民心永固纔成君知已退復留故以往言是相勸就
職亦無餙遺之體篇終申以治民之說蓋作民極者召公
職也須善理會○公曰嗚呼君疑命以得民爲本民心之
向順不有以知之孰得而治之惟汝累朝諳練能知民德
何以向順我于一時何以淪浹我于永久旣洞悉無遺矣
以觀今日民罔尤違亦無不能于初當思其終無尤違者

能常如今日否吾恐莫必其終也我之誥汝者若茲固致治之要道汝其祗順此誥往就爾職而敬以治民使終如其初則君之所知者爲不虛矣何民心之不爲天命哉

尚書葦籥卷四十四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濮張孫振鑒定

蔡仲之命

此篇首節提起說以次節爲王爾尚節詳率德改行之實下天民治亂之戒謹始思終之道舉凡侯職之當盡歸于率中總完一箇率德改行詳敬哉之實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史叙蔡仲得封之由惟周公至不齒原其始事重封蔡仲上以克庸祗德句爲主曰位冢宰正百官則固奉至公以治天下刑賞以天下爲公辟囚降因管叔霍群叔罪之大小定刑罰三段總是刑之不相假借處以車不齒皆降等也兄弟情難慭意不重流言不云以殷畔者諱內難也致者何見羣叔自致之罪于周公無與辟管叔于商商字內見從武庚意左氏云管叔啓商惎間王室史記亦曰管叔其監殷人霍叔不在監數故罪獨輕不齒者不齒錄而削其爵不與兄弟之國列也三年復封又言在外庸者用也德照下忠孝之德克庸有始終不變意看來祗德二字重

不祗字上若訓德爲忠孝之德則是祗敬其忠孝之德把庸字看得無力了史序克庸祗德正括王命克勤無怠爲言能無怠爲能常敬蔡仲初終不變意冢宰得置卿士試之以職爲復封張本蓋公食邑王圻固得自命卿士若分茅胙土則不敢自專必命之王叔在無君國之理以爲卿士特以叔未卒耳叔卒乃封公心始遂傳亟字極好邦之蔡乃惻叔之深要看註周公成然于三叔之刑意蔡叔所封畿內之蔡蔡仲所封淮汝之蔡蓋徙其墟而仍其號示不絕之叔仍得爲始祖也

唐孔氏曰周禮冢宰以入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

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唐孔氏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于上蔡不得在圻內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此節乃一篇之主率改慎一直意此二句是舉其已成者就仲卿士時能率德就是改行德行註雖指文王之德業叔之行然俱在下節只宜暗照虛說克慎厥猷緊承上句說慎字生率改來無工夫猷道也泛就所行言未可露忠孝如云道者天理所當然能順而由之者鮮矣惟爾也以德之屬道所在者率之凡所爲無不以爲法法其道也以行之屬非道所在者改之凡所爲無不以爲戒戒其非道也是一法一戒凛凛檢其身于道之中不敢一置其身于非道者蓋奉天理以周旋矣非所稱克慎厥猷乎故我命爾侯于東土往就乃封國敬哉敬哉轉上二句發敬就心

裏說欲其以所率所改常嚴之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叙其率德改行之實皆已然之善非戒勉之辭從蓋愆說起正重改行上率德意自在其中首二句一連說愆即指不忠不孝言子能改父之惡而爲善則孝兼爲子孝斯爲臣忠惟孝在惟忠上見兩惟字便見前人有不能盡之意爾乃以下皆蓋愆忠孝之事末二句只申上四句意前人已行之事曰迹忠孝之道前人未行無所因襲超邁舊迹而自身創爲實克勤勵不息盡此道以使後來臣子皆

于我取則也邁迹內自有作則將來意不可以邁字作垂
字看克勤就是無怠須順本文以字一直下勿拘註分疏
勤無怠終始邁迹不止一時感憤也以垂以字緊頂上不
過深明其無怠耳以忠孝開國詎非成憲對初封言故曰
垂後率乃祖二句時說用可謂二字引下言邁迹自身始
此可謂能循乃祖文王止敬孝之常訓無復如爾父之遺
王命而遠于忠孝者矣豈不蓋前人之愆也哉看來無若
二字語意要得叙其已往而堅其將來意但不可如新說
通節作未然看因尚字無若字遂作戒勉之詞耳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

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
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
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
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四節相承看為善不為惡正是戒處而工夫在愼初愼初
在盡職盡職又須以率中為本○皇天八句泛言天人無
適莫之理以開廣之戒哉方勉蔡仲天人之向背靡常而
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為善非但不為蔡
叔之為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為止也為善為惡句不可兩
平要抑揚如大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口吻幾緊

切為善四句是為戒哉一句而言皇天四句是為為善四
句而言總只是要危其機以戒之意不可着實煞講若此
節是實勉他修德承天施惠懷民下節又何言康濟小民
耶○侯國亦有天民之責天親民懷要照蔡仲說叔之後
天必不享民必不懷曰無親曰無常以見天民原無成心
只論德惠何如耳無親無常親也惟德是輔否則不輔矣
何常親之有無常無常懷也惟惠之懷否則不懷矣何常
懷之有為善四句就上看出總德惠之稱曰善總不德不
惠之稱曰惡治即天親民懷是亂即不親不懷是善不同
者德惠之中各有許多條件非德與惠不同惡不同者不

德不惠之中各有許多條件非不德與不惠不同德與不
德其存諸己者非一端惠與不惠其施諸人者亦非一端
也善不同而同歸于天親民懷之治正見無不可行之善
惡不同而同歸于天不親民不懷之亂正見無可為之惡
善惡無不同只為之不同為善者有世德而作求亦有自
身而邁迹善之用百而善之歸一雖錙銖善端皆集慶之
本雖瞬息善念皆迓衡之功一屬善中作用必不為虛用
之精神為乃善之實力其志堅其行銳歸乃善之實功立
于此應于彼為惡者有嗣德而過佚亦有濟惡而同汚歸
于亂耳但邁迹氣銳恐或意渝故致訓敬與太甲同亦惟

邁迹自身破同孤出故于彼言同此言不同同歸歸字指究竟言兩同歸趨直惡邊說戒哉須云治亂之機如此甚善則惡舍治則爲亂矣可不戒哉以德惠握善之一脉而輔懷之治象應之此其幾猶可必之天民也以惟德惟忠定爲之一法而無親無常之亂象伺之此其幾難必之天民也何可不戒爲之逆以易係違戒之權則甚直捷獨剖善惡未分之倪爲戒之定見獨守善惡未分之界爲戒之定力益勤于爲善無用戒已中于亂不及戒戒者從德惠處爲尋不德不惠之萌從輔懷時預省不輔不懷之際亟率德改行之長慮言外見得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于天

人而自沮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國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絶其國意

此三節正是爲善處欲去惡爲善在謹初政而已慎厥初意已盡了虛說下四句是推能慎之善與不慎之弊以見謹初之道在思終正中首句意○初是受封之初國祚之所由基慎字内直是把全局精神都提在初處一手握定恰緊更無走作纔是惟其終帶下句讀初終一理謹初固是善終而借終亦可惕始思終不即是謹初思其終不得不謹其初終方不困不思其終未有能謹初者此終之所以困窮也正見慎初宜思終夫人始進之精神常振積漸成玩而氣寖以不張即不必作未來之想而當其張已慮其弛後雖有弛之端而無其隙傳所以字可玩惟字乃長慮却顧之意全在心裏說而力行意自在思終不思終皆初時事如云受封之初乃天命視以去留民心視以向背則當于初而慎使施爲于開創之始者無一不善可也然于何用力益初者終之萌終者初之積爾能思國統何以傳于無窮而一時之建立不爲淺近計則爲之初者無不慎而可以善其終基業之悠久即此思終時可必其不困矣狗于目前而不思其終則初之所爲皆因循苟且之謀

無以傳之于遠即此不思終時已必其困窮矣慎初不過創業垂統立爲可繼之道終指國祚悠遠說不困如保其社稷和其民人之謂困猶前定則不困窮則困之極矣以天民貫不妨但不可入德惠等語

思終謹初之道只在蓋愆處尋此當蓋五職須彰切蔡仲雖以忠言而孝在其中叔違王命是棄績以武庚叛是害鄰欲俱社稷王室何蕃與管霍流言兄弟焉和西土人不靜康濟何在績屬之乃安得不懋鄰屬之乃何可不睦夫且忠以蕃王思以和族至于小民原惟惠懷則加惠以康濟之績泛指功業言懋績中有舉賢能明政教事睦鄰中

有事大恤小事蕃王室中有衛內捍外事和四鄰中同姓
兄弟有恩以相愛義以相接事康濟中有教以安民生養
以安民生事五平存俱要點出侯職當盡意皆爲善中事
蔡仲之善全在能蓋愆遒迹恐其矯枉過正專務紛更而
違乎理故以率自中告之率中乃爲善之本原而愼初蓋
職所從事也爾惟自身則知就爾之自固有確然中者在
聰明視聽俱自己自有中道率者因而任之也此句提起
下三句正率中之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
儀之則在先王修之于禮樂法度以治天下國家則謂之
舊章在吾身謂之度發于已爲聰明施于人爲視聽理之

在惟中者恒由耳目以出入聰明視聽以出已接人相對
而言率中工夫全在無作詳字內此俱從好邊說人有爲
小慧所使而亂舊章者有視聽不詳爲人言所誤而改厥
度者無作二句重在作字側字作使亂側使改舊章乃先
王聰明所運已然之中也然舊章不與喜事者合故作聰
明者必亂之聰明便于因不便于作然遒迹者喜于有爲
其聰明足恃求免有心造作彝訓以私智而亂亂非變更
只此心惶惑不能自持耳舞弄聰明非眞聰明無作卽不
亂處何人不自負聰明吾自無作之爲善耳厥度乃吾身
視聽所接之定理本然之中也事事各有軌則一毫遷就

不得乃中之繩束人處視聽貴詳不貴速然自身者視聽
難詳忽略疎快似是之言每乘其匆遽篤其說以嘗之而
吾身之法度遂暗受其游移而不覺必詳乃視聽有以研
其幾哉其常則吾持身之度入視聽而益淸卽欲以側言
淆我不可得矣一邊而非貞度謂之側改非敗度卽使正
度中今日一番明日又一番不能操持有恆亦改也法度
亦有資之專聽獨信以用中者正視聽之準處要在衆言
中辨至理非徒斷偏戒欲也詳卽周改處何時無側言吾
自詳之爲善耳作聰明者徇己心有私主也視聽不詳者
徇人心無主也視曰明聽曰聰不徇己不徇人合之方是

中而一以舊章常度爲主所謂率自中也汝嘉緊承上不
亂不改二邊言雖總承上四節而歸重在率中處汝嘉獨
言于率中之下者何蓋率其中則凡事皆中至是則爲善
不同而同歸于治矣予一人豈不汝嘉率德必以率中改
行不可改度照前無失初心之善體認出來方得敬字意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承命

汝往哉者餞遣之詞朕命卽上四節如修德敦惠謹始思
終盡職率中皆是荒棄二字反照前敬哉二字看以叔違
王命荒棄特甚故篇終歎以戒之欲其率德愼猷克勤乖
愆不替卽封之後

〇孔氏曰此使之爲諸侯于東土附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卽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多方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孔傳曰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〇唐孔氏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以下皆是成王卽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旣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讀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卽云未聞費誓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

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一叛正可至于再爾安得至于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以踐爲滅也

多士稱人多方舉地多士旣遷殷民而單告洛邑新民畧。多方旣踐奄而徧告庶邦也兼有殷民四國。首節記事著作誥之由。篇分三段。前王若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十一節。是總告臣民。中王若曰誥告爾多方十一節。則專告四國多方。末王若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七節。又告殷侯尹民。以殷侯尹民乃四國多方所視效故耳。通章重天命不可妄干而克不克兩意則貫徹首尾先言夏

以不克亡惟湯克之以至帝乙罔不克之此商所以以多
方享天命也及紂不克亦亡惟文武克之此周所以以多
方享天命也天命至公若此多方固不可妄干矣遂及殷
士亦承上以克不克相勸戒言殷士若克則亦可以享天
命保身家若殷士不克亦必至于喪身家失天命如桀如
湯如紂如文武其克與不克可鑒也蓋天命無往不在人
主享四海則有四海之天命士民享身家亦有一身一家
之天命故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祀洛之明年周公誥多士又明年商奄遷徙未盡者

復與徐戎叛惟五月丁亥之日王來自滅奄至于宗周鎬
京之地天下諸侯因王班師皆來朝集周公特傳王命作
多方以誥殷民而及天下五月丁亥乃至周之日非自奄
起程之日來自奄者自征奄歸也記王來自奄與多士朕
來自奄不同彼是奄初叛此是奄再叛故篇中言廸屢不
靖傅郎政是歸周發政時不指在洛鎬京曰宗周者天下
歸宗乎此別于洛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

考成王卽政在七年十二月戊辰命周公後之明歲多
士作于是年三月又明歲商奄遷洛不盡者復與徐戎
叛公再奉王征奄作多方當是成王九年事據漢孔氏
解書序如此故蔡傳因之多士有朕來自奄之語蓋述
奄之初叛與三監并起所謂管蔡殷奄四國是至此奄
與淮夷又叛將公征淮夷作費誓王歸自滅奄有多方
之誥凡累舉而後定奄由赦諸國從逆之衆觀大降再
三之詞可見說者以多方作在多士之先强引周公東
征時事只爲昔朕來自奄句致誤耳果爾則篇中臣我
監及自時洛邑云云俱解不去豈先遷洛後東征乎若
孟子以誅紂伐奄總云武王者意重撥亂開基不足爲
史家編年之證二篇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云以戊辰推
之此年正月朔非癸亥則甲子五月朔非辛酉則壬戌

丁亥非二十七日則二十八日大全筭差一年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冠周公曰于王若曰之上公傳王命馭衆首示以宥命之
恩起其良心隨懼以圖命之禍破其邪心傳所謂一篇綱
領首節總呼專提以發端告爾管蔡霍殷四國以及多方
這是總呼惟爾殷侯尹民是專提四國中有殷在內殷侯
尹民從四國中摘出言之告多方重在四國告四國重在
尹民尹民卽胥伯小大多正以殷士正殷民亦轉移之主
機大降爾命只是降殷民之命與他國多方無干四國鄰

玄指殷管蔡霍與孔傳稱興時四國已滅云四國者指其民言多方泛指天下惟猶及也殷侯指武庚言殷侯尹民者殷治民之舊臣猶云商王士四國多方莪民士在提出殷侯尹民重之也滅止商奄不及殷民是大降爾命下文只言四國以四國能爲多方倡耳爾罔不知不就衆人皆知說只言此意甚分明爾豈有不知○言告爾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知道惟爾殷侯之正民者殷民與奄扇亂今奄國既滅凡從逆者皆王法所必誅乃不忍誅戮大宥爾殷民之命則爾殷侯之尹民者當知此恩而息其洶洶之心矣

自洪惟至速辜二十節嚴殷民以自取之禍與大降爾命相應自誥爾有方至爾命七節嚴殷士以正民之責與殷侯尹民相應○洪惟節揭天命不可妄干貫至尹爾多方止乃一篇綱領洪惟圖天二句緊承我惟大降爾命說圖度與寅念反大圖天命者天之所廢彼欲與之加予復類圖命在求永祀不知圖之愈甚其亡之愈速自底滅亡意洪在圖天之命下以圖度而亡其宗祀是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言及念祀彝其聽也傳以妄干二字訓圖字極當向使有夏圖厥政集于享商後王圖厥政而蠲烝則與大誥圖功圖事何異哉此知圖是活字其善與否則係乎人之所爲圖也要辨得明大意云商奄先後爲亂夫惟以私意圖度天命自取滅亡不爲永遠計以敬念于祭祀耳今爾尚不知敬念而欲于天命耶經無明指蔡傳斷作商奄者商是武庚奄又是奄蓋前有武庚後有奄國皆以首亂者言然奄亦商之奄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惟帝節雖言桀弗永寅念誕逸淫昏然語意尚虛下厥圖節方指其實天惟節見天不畀桀惟天節又捲上申說故惟天不畀三句即繳上天惟節有夏之恭四句即繳上厥圖節原只一意至幾個洪字丕字純字與幾個大字屢見叠出皆極應誕厥逸大淫昏說所以兩言大不克蓋甚之也皆不永寅念故也○上責殷人圖天之命遂發帝迪之說見天命無時不在可受而不可圖此以桀之虐民逆天

隱隱有失天命之意將說云惟帝句提起作一頭下以天民分看夏桀有罪惟帝以仁愛之心降格災異譴告之欲其修省盡承天治民之道耳有夏誕二句言桀不能恤民誕厥逸就暴征橫歛嚴刑峻罰說底則反是蓋人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言且不感無望行矣乃大淫昏二句書桀不能順天承上不能恤民渡下見天猶未遽絕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未必無一念之明皆上帝所以啓廸者使能勉强擴充天意尚可廻乃大肆意于淫亂昏迷卽終日間不克少勉于帝啓廸淫昏有暴殄嬌誣意蓋人或有能暫而不能久者終日且勿廻無望久遠矣末句總承上說

乃爾攸聞者謂卽非爾之所見寧非爾之所聞乎看來帝之降格原是爲民處有夏二句乃從民說到天上不是天民兩乎降格亦帝廸之一事帝之所廸惟憂傷者能勸不肯感言于民而乃大淫昏就是不勸帝廸所在以惟帝降格說到不克勸于帝之廸分明以失天命作主失天命正爲虐民則此節提帝而民自在其中通節兩帝字緊緊呼應

此中言桀之無道而因推其由厥圖句承慢天不克三句承虐民但比上進一步言桀非特不能順天而已又且以矯誣之詞圖上天之命而指日自况其淫昏之極何如非特不能恤民而已且以民之所依着以生者一皆抑塞之奪其時失其業匱其財傷其力使無衣食之生路可趨無衣食必思爲亂乃大降罰威虐其民激之而增亂爲國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其誕逸之甚何如不克開以暴歛言乃大降罰以嚴刑言因甲以下亂之本如云桀無道之甚如此撥厥所因始于內惑嬖寵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與天下外任貪叨之小人而成其亂也因字貫下任小人蠱心既蠱惑故不能善承其衆而開其衣食之源又大不敬念民之爲亂皆迫于不得已而寛裕以待之而降罰崇亂亦惟于有夏之民貪叨橫歛者忿懥嚴刑者日欽崇

尊用忿其爲以戕害夏邑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亡而謂帝可圖耶不克靈承貼不克開句絕其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開之也因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作一句看貼降罰崇亂說暴惟肆威虐是不能恭敬以寛裕其民也叨字貼不克開句懥字應降罰崇亂句看叨懥之人而劓割夏邑謂戕民之生猶去人之鼻害不忍見也新說云因始于內亂是以不能善承其衆溺內寵者自忘民生也不大惟所當進之賢是加恭敬以洪施舒裕之澤于民亦惟云云蓋不恭此之洪舒而欽彼之劓割卽下以義民恭多士意似勝前說君之慢天全在虐民故上節言誕厥逸不肯感

言于民君敢虐民正從天命自恃上傲來故此節首言罔命下皆詳結怨于民之事。

承上言重天亡桀不重湯興新說以求民主句實指桀之無道不足爲民主天惟時求民主以伐夏未渾只宜依傳泛說然後補桀殘虐不可爲民主意如云天之立君何心哉不過欲爲民求主耳桀不能作民主故命湯爲民主以滅夏耳命爲民主便是休命明白正大非可以人謀圖度故曰斷刑殄有夏句重看正桀亡處○按三節語脉甚貫蓋弗肯感言正弗勸帝迪所在故下遂將天命歸到民怨上來謂天命在民祈天全要愛民桀圖帝命乃不克開民

之麗其所因惟內姦用事故用舍顛倒洪舒者爲無用而剝割者爲能臣暴其民甚矣民所欲亡天必從之此天所以降命于湯刑殄有夏也桀雖圖之其何益乎桀之圖天與天之殄夏相爲首尾之詞

惟天節申上三節言刑殄有夏則既亡其身又亡其國天之不畀夏者純矣乃惟以下原所以不畀純之由蓋由不用爾多方之賢者以長享其國惟夏所恭之多士大不能明達保養斯民以安享其藏乃與其君共相惟虐于民至于民間百務大不克開而民絕之矣此天之所以不畀純也不畀純承刑殄說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不克永于多享舊即作圖亡看然玩傳以至于三字當就不能用賢說而亡字找在本文下用實曰享者天下非一人私有原與賢者共享也民之享上曰享多享者四海之貢獻也二享字俱以享多方言享民而後能享命耳明保作保民說不能保則亦不能享矣國以無人而亡乃是常事今以多方之義民不能永受多方之服享豈非異事義民知義之民桀特三宅無義民非真無也義民在下志不得伸雖多何補故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相讒屢亡不能承受衆多之享猶負米而饑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義民不能用而所敬之多士則皆叨懫之夫而不能啟迪

其君以保安其民而享有之君臣相與播虐于民凡民所欲爲無一能達如欲耕害耕欲賈害賈四面皆墻壁民窮如此政暴故也胥虐于民句對明保看一正一反之詞言不如彼而如此也胥字兼君臣同一播虐其百爲不開益甚于不克開麗按前三節從桀無道順說到天亡上來此節又從天亡桀逆推到無道上去反覆見天亡桀由桀虐民虐民在恭多士今殷侯尹民固即夏之恭多士矣不克保享乃胥惟虐得無似之乎不拔其亡于昔而叛于今亦足愧矣

唐孔氏曰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

能安享于民謂不能安存享受于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段重商亡上言湯所以受命及其繼統之盛爲下言受張本克以二字重多方民無生路簡求一人焉以歸之惟湯克能承之故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丌民擇湯而歸意須先提起以字要見順民心意湯不以天簡而以多方簡休命之顯不外民心可見

湯愼麗卽是勸廸明德愼罰不平謂商先王皆能明德而愼罰也故要囚節承上單言愼罰所以下論周興亦云克堪用德正謂周文武能以德用罰也隱隱標示今日降命之旨愼厥麗節是湯作民主實事見垂統之善天以民心爲心民之所簡天之所畀也厥辭有徯后之戴四海與來蘇之洛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而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君之于仁如魚之于水不可一息離然湯曰麗後王曰明德愼罰何也明德愼罰卽明德中事都是行仁處行到純熟處自依依不舍惟湯可言依麗以君心亖一念繫着惓惓于民故曰麗謹

其所依是傳正解仁字補貼影下文明德愼罰勿認仁字作骨直論其精神所依泊處于進德幾深愼以用勸致力念頭上以感動他除謹凜心法更無鼓舞民法故民亦非只感德爲勸全用象德爲勸要看刑用字惟上純以天眞感動不事作新振德之勞故下潛以儀刑鼓舞不知趨善避惡之迹君之所依民之所刑兩心適洽處便爲勸愼麗二句合說是開創心法○開于民之麗者正由于愼君之麗麗附于性命而不可解一不就紫將恣情任意而麗者散矣湯之治天下也知君心所依麗者卽民之視傚係焉愼其心之所依以感化防閑勸勉乎民厥民儀刑其所麗

之意指各務修德求爲法外之民用以自勸也乃勸卽于愼麗上見刑用勸正于刑處見勸故刑字宜畧任若上勸而下不刑是不用勸也民皆儀刑非用勸而何兩勸都在心裡說愼麗乃勸者欲達達人天理周流無間處非執仁以勸民也愼麗便是勸不曰仁而曰麗者仁則德之盎然無迹麗則仁之举念不違以仁澤民不過遂生復性以仁勸民則淪洽漸磨正天下歸仁處民刑用勸非勸君也勸于自心不可已耳盈宇宙間充滿一仁體而已須知刑用勸觀法于上而各相勸勉于下二意俱重商邑用協則商邑勸四方丕式則四方勸要見湯時上下同一心意心有

一息不操仁卽有一息不依湯克仁主也猶操祗慎以救
仁乃所以爲勸民之神見民自聽上廸貴在人主必先勸
于帝之廸以自爲勸民之地耳
湯以慎麗爲倡以至後王亦以慎麗爲承罔不明德以立
其本慎罰以善其用雖不如湯之見德用協亦能緜世澤
而用勸其民帝乙以上從太甲數起湯不在內明德慎罰
俱要切麗字明德就修巳言慎罰就治民言德者人心生
理罰者保民生道合來皆所以慎厥麗亦克句亦宥根上
乃勸刑用勸來如云湯以仁爲鼓舞不賞而勸不怒而威
固能慎麗乃勸而民刑用勸矣至于帝乙諸賢君德明其

體而有先王之仁心罰慎其施而有先王之仁政宛然慎
麗之家法也亦能用此以勸勉其民而民皆象其德以自
明外其罰以自愛亦無不同一心也須兼上下勸二意說
纔盡下節兩個亦克用勸只在謹罰之仁上說與此意同
至于慎罰則更有可言者彼列在要囚有罪當而應戮者
有原情而應釋者一不慎何以勸民如爾商六七王則時
乎殄戮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能用勸時乎開釋宥一人
而千萬人懼亦能用勸要囚是罪之大者舉大以包小也
提起管兩邊殄戮開釋正能慎處所謂依于仁兩亦克用
勸所謂化于仁也此其致慎正其明德處人知宥之爲生

而不知殺亦生也故殄戮開釋同是慎麗從殄戮說到開
字妙無端羅織衆且明知而不敢言出片辭以抉其隱則
人無不快此雖不如德之鼓動而衆咎康乂亦能勸其民
以畏威遠罪也蓋不惟德足以勸而罰亦足以勸也上節
亦克對湯言此二亦克對明德言三個用勸上勸其民不
王民勸說若要囚殄戮多罪此罰之必者亦能用勸慎故
也開釋無辜此罰之寬者亦能用勸慎故也均之勸民則
罰亦德矣慎厥麗節兩言勸者上以仁感爲勸下以仁應
爲勸合下節勸字見民勸于商之繼世猶勸于商之初興
第二節合要囚節見民化于德固勸遠于罰亦勸勸無分

于上下人巳此巳伏下降宥殷民同一開釋無辜殷民宜
克用勸意
對上四節看商先王世傳慎麗家法所以享天命而有多
方今至于爾君弗能明德慎罰勸民于麗以爾全盛多方
享天之命誠可惜也以爾多方正紂爲惡之源多方一也
湯克以之作民主紂不克以之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民
心離則天命去亦見不可妄于一句陡收下復發嘆更端
意王在殷不與夏同列非天四節申夏殷之亡惟自取不
克故也惟聖罔念三節遡文武之與非妄于克故也今我
曷敢四節因舉降命開釋之恩責多方以克勸之美并儆

以不克勸之罰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夏商自取滅亡意前段已具但天非有心於釋意未及煥發故此又一申言大淫圖天即前洪惟圖天圖天在何處見在圖政上見惟夏商所圖之政同一圖天之命故天同一降喪而祀皆弗永○嗚呼節承上起下之詞緣說到紂失天命上故嘆息一番又呼多方一番更端言天之亡夏

非有心釋去于夏則天之亡殷非有心釋去于殷以引起下文桀紂自取之意遞重有殷一邊夏只借來形起下文三個乃惟字正應此兩非字言非天如此乃惟人如此也何以見非天庸釋有殷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之業爲可恃遂大肆淫佚以圖帝命夫天何言而肆爲矯誣之辭瑣褻甚矣以爾多方有而恃之之意惟恃所不當恃故爲所不當爲大淫如沉湎冐色之類有辭如有命在天只是圖帝命之言不一而足是曰褻天大淫一層圖天一層屑有辭歷數之意圖天之命是以不能享天之命相照

惡之播于人口者謂之辭惡之未熟大者傳道瑣屑者未盡舉至惡已熟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節小[illegible]

說屑有辭與傳異傳是緊承上文說

乃惟有夏圖厥政圖字非所當圖之圖虐政是也享以圖祚言不集于享帶圖政說來不萃聚夫享有共國之善政如云只揀不好者集之是也享國之善政非一二端能盡須是集而後備備而後國可享圖政而不集于享則必集于亡國之道矣善惡不兩立故也湯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間者夏周之間殷間之也得隙而代曰間桀之政集于亡故天因以亡之耳豈有心去夏乎

過到乃惟爾商須云夏之亡即殷之亡同一自取也故即

夏可以知殷而殷又有不可勝言乃惟爾商後王不特大淫圖天也又以逸爲逸所以圖政者不潔而穢不進而惰亦若此其不集于享也故天惟降特喪亡耳非天釋殷亦明矣天位本逸而復以逸居之逸厥逸甚于桀之誕厥逸林氏以醇乎醇譬之極肖不蠲烝承厥逸句來以逸圖政未有馨香向上者故不蠲烝不蠲如男女裸而相逐之類不烝如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之類天下之穢而惰者無如逸心勤者潔之源是以罔淫而受也其命常正即不言而亹承怠者穢之府是以大淫而受也其命常圖將多言而愈屑此又足前意照上節天降時喪特增一惟字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惟聖節正見天非釋殷殷乃自亡耳舊說上聖字以天資言下聖字以造詣言傳云作聖之功知所向方一念之差狂之理在是如此說便不見理欲持衡之勢時說云惟聖二句論理兩聖狂字俱就所言靈機動處爲念有覺即真而宇宙精微頃刻畢達無堅不破而氣質拘蔽動處即消無聖無狂不可無者罔念之一念就是狂克念之一念就

是聖不于其聖狂而于其作有發覺凝精之意有關端向往之勢始爲未定之聖狂終爲已定之聖狂而中則爲分途之聖狂看來作聖作狂亦不是有聖之理有狂之理兩聖兩狂字作一樣看舉人品懸絕者對較之聖狂所以分只在天理人欲之間而理欲之消長惟視此心之能念與不念耳惟其克念所以聖一罔念何聖之不爲狂無可恃也惟其罔念所以狂一克念何狂之不爲聖無可棄也蓋念之動處乃心之精神能動精神謂聖不能動精神即狂念者能存此心之謂以操存醒發言不是偶然一念之動與孟子舜跖之論不同念故作聖作字只當徑字看二句邈說垂重狂克念上見狂猶可作聖借聖罔念形容語氣甚活二句是現成話二惟字可見不過泛言以起下意因須暇非寬假也見天奪人國愼重不輕之子孫之字指商言紂于帝乙則爲子于湯以下則爲孫紂至是必無能改之勢自有可改之理即克念之幾是須暇二字曲盡天意天惟以湯故念聽其子孫而假開歲月以五年爲期待其轉念大爲民主而紂五年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出悔言事無可念言無可聽人心靈機無息可泯至五年不能一念則其念已絕而民已不堪其迷復乎念聽就天說與上念字不同然亦有應克念意不克念則無可念何取于屑

有辭而聽之前後許多克不克相懸處總在此念之克否如何可畏哉

五年漢儒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呂氏曰周公知天之未遽絕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乎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于蓍蔡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焉蓋武王周公所獨知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

天須于紂而紂不能改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二句正求爾多方之賢見天非有心于去殷亦非有心于興周也大示亡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故曰開厥顧天祲祥

猶言灾異就不好邊說使多方知天欲亡紂而有德者當
修德仰當眷顧之命于天當眷求民主之時正天命未定
之際惟爾多方無德不堪使天顧之正起下惟我周王上
去○近說云顧視天命聖之與天通者照下克堪用休便
見罔堪顧罔念也顧天顧之俱就人心上看顧畏天威者
天之所開也天如是開之爾多方罔堪顧畏以答之總不
如傳作民眷顧之命解而顧畏之義未嘗不在或謂顧天
是人顧天而仰承堪顧是天顧人而簡畀兩顧字有別此
孔氏說也

唐孔氏曰顧謂廻視有聖德者天廻視之詩所謂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
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
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
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于彼故皆以天言之

天寛紂而紂不改又求多方而多方不堪惟我周王之德
足當簡畀通節主德言靈承克堪周王顧天處式教下則
天眷顧之命有專屬矣靈承二句一直說善承其衆即是
能勝其德也承者身處衆人之下而爲所馮藉反以民爲
主而以我承之善不外省刑薄歛以其施爲有方事事盡
善故曰靈即克開于民之麗也克堪對罔堪看見彼不堪

而此能堪也德者靈承之本而用之以善其政猶不善乎
政猶未能舉其德也此德舉者莫能勝躬行或未盡粹粹
矣未必潛孚于民孚矣未必淪洽深入周王能勝而用之
行得到做得徹也即賢主豈無欲布德于天下者惟力薄
而奪于私欲故駁而不純德非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
典神天就文武身上說天地間惟德爲尊爲主文武德足
以顧諟明命故可爲百神皇天之主不曰典爲民曰典神
天者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
以主之也民卑于我曰承神天尊于我曰典典則若以我
爲主承則又以我爲役皆反言合道惟典神天惟字與首

惟字應玩此字宜作實說傳可以爲三字不必泥典神天
就周王說其可爲未便典簡畀二句總是爲神天主耳惟
是爲神天主可以簡畀矣然而猶欲太成其德也爲之式
教式教句言惟其有克堪之德則因而巧用其提攜益昌
大休明其德也天如何是式教原來靈承用德中便有天
舍此更從何處討思啓行與極重我用休三字式教即帝
之廸人有善念耿耿不容已處正是天來教我順之則開
美逆之則用咎矣惟常人不克勸于帝之廸文武獨惕厲
精進寅敬勝而用之心通行利自不能已昌大休明之
勢機非在我若平時心力未及于此而適會焉這樣天休

詎可妄邀休在德上說德在人之自用耳實能用德是謂
克堪能用德則休美自著矣人見其休故稱用休在聖人
只知用德也用字正與前克念應休即心逸日休之休人
力絶處止有巻穹猛省之間死如教戒引逸者理式教用
休者機槩作上帝引逸解未盡式教之義以教爲休則非
我去圖天明矣用休固是天眷文武亦是天不輕與必威
就其德而後畀以殷命與五年須暇對看天惟五年須暇
天惟求爾多方天惟式教文武節節提說天惟見天心至
公若此簡即前克以爾多簡簡字簡是泛簡畀則專屬之
文武簡畀即畀以尹多方尹字有正人不正意含典神天

在內合觀今昔而圖天者可自省已○以上反覆夏商與
亡紂桀與湯文武之克不克已竟此下則單提降命揭前
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意先告多方次告多士仍借克與不
克二端各就其職業諄諄勸戒之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
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
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
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
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方是用告本旨首節欲責其安天命先舉宥過之恩感
動正言我開釋無辜次節勉以安天命正言爾宜克用勸
三節戒其不安天命正言爾若不克勸四節若仍不用降
命則不再宥正言我亦決殄戮○今我節申上大降爾命
之言多誥如夏殷興亡之自取我周以德得天皆是下句
正言所以多誥之意前降命指已然赦罪言此降命指多
誥言今我言天命得失之因歷代興亡之實何敢如是多
誥我惟以爾四國之民前日與商奄共叛不忍爾殺大降
宥爾四國民命惻之切不得不言之詳耳殺則不誥誥則

不殺大降四國民命照轉篇首結束之語下文因勉戒之
文有開有闔前十八節只諄諄說夏商興亡不說四國欄
也此處緊收一節而下三節反覆勸勉之正是闔處

爾曷爾乃文意俱承降命來言我既降爾命矣則自今以
往爾何不如此乎爾可復如彼乎上三段是期其所未然
下四段是戒其所已然○三曷不時說分處已輔君保業
三段看勉以所當爲也通以天命爲主以無反側動搖意
貫首段就殷民身上說欲其安天命次段就君身上說欲
其輔君享天命末段就王室上說欲其懕逆以廣天命然
忱裕句不曾有天命二字下二段方承此說到天命上去

須以前句爲主忱裕串要連着爾多方講如云爾誠疑畏忌將多方看得是爾一家之物不勝牢監耳何不披赤心以相示與信歷數有歸而寛然忘機于爾多方乎若能忱裕自甘心夾輔與周同享天命爾何不夾輔介助保乂我周王享天命乎且忱裕自然有惠無逆與周同熙天命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滅爾宅收爾田我今都寛宥爾還得住爾宅含耕爾田業恩德可謂至厚矣爾等何不順我王室與周並廣天命乎蓋許則急迫信則寛裕一搖衆搖一定衆定人人各自忱裕即人人皆忱裕所謂忱裕之于爾多方也當時執辭以復多方爲言此便不

能忱裕處忱裕于爾多方只是欲其安處而不反側意亦必兼安天命意在内此處已之道當然也夾介必本忱裕來夾是輔我藩屏也介是助我臣服也又與用乂厥辟不同此以民言乂即夾介意不必另説合多方之夾介方成乂我周王惟睞遠王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安有天命日享享天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此事君之道當然也今爾尚二句就現成看言罰輕恩重是欲叫起惠王句田宅是多方之田宅勿悮認洛邑治田曰畋猶捕魚曰漁惠王熙天之命言天之于民未嘗無矜憐之意但逆犯王室不守典法而圖天之命始兆永祀耳果能順王守典而不圖

度帝命則天之矜恤爾者且益廣矣惠本忱裕來順王室即是守以卑事尊下奉上之典熙天命與享天命亞君說者不同此主民說正與上宅田相關熙永其方來也此保業之道當然也或以天命即指周命言然不可說周命因此而享且熙也蓋我周受天之命萬年惟休附之則與周同其享順之則與周同其熙亦可參看又王惠王總不出忱裕享天命熙天命降命之事善之當爲者口氣在三局不上呼應甚緊

爾乃口氣通節反上文看指往事以儆將來廸屢不靜是大指爾心未愛應忱裕句二天命不大宅就去殷言屑播

就與周言對看應介王享天命惠王熙天命二句根不静來不典圖忱又發其不静之心事而深折之有意圖忱即與忱裕相反廸屢與康誥廸屢不同前以上人導廸言此以殷人自廸言人孰不自愛其身也不靜有滅身之禍爾乃蹈之不知所以自愛耶蓋自愛者必宅天命必敬天命天命去商已久爾復不靜是乃不大安廢商之天命耶天命歸周已定爾之不静是乃屑越播棄與周之天命耶蹈不静而逆天命宄汝之心豈不知皆不典之事正人所不與者爾乃猶肎然自作之却欲圖見信于正人自以不忘殷爲義耶不知以若圖乃不忱不裕之大者已不自忱而

圖忱于正必取滅亡之禍所謂不知自愛正在此上節當
提忱裕而以熙且享勉之此節首提未愛而以不宅厥推
圖忱戒之不能勉所當爲由于不能戒所不爲遁下說
我惟時其節又從前說至今上四句是大降命未嘗殛殺
有開釋而無殄戮下四句是决殛殺不復降命有殄戮而
無開釋蓋殄戮多罪亦克用勸殷民之已事可知也兩我
字緊對上數爾字說兩惟時字皆本降命言惟此工端更
不誅戮就要點出不用我降爾命緊與上文大降爾命應
四句文勢再着不得一襯語○以爾執迷不悟罪應誅戮
我欲降爾命豈一時之故止惟時其教告之而已止惟時

其戰懼要囚之而已當其行之于初已爲有恩于始今且
教告要囚至再至三則降宥之恩厚矣要囚正是戰懼他
處要囚謂俘縶之要字當作平聲謂要束囚執而不殺也
至再至三不可分開說若此教告要囚一不已而至于再
再不已而至于三只要見屢屢意勿下註解舊解云且我
于商奄既殺矣于汝四國之民我惟如是教告誨諭之未
嘗加戮我惟如是戰懼要囚之未嘗治黨且不但今日云
然自伐武庚來以教誥則誥東征書多士今又有多方之
訓爲教告之再三以戰要囚則師東征罰三監今又有伐
奄之舉爲戰要囚之再三是未知商奄之叛與武庚同時

也至于再至于三雖就伐奄者三說然布告之意但說如
是其教告如是其寬宥至于再且三矣既降爾命而宥其
生卽欲其遷善改惡而全其生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之意
教告之以遷善而不遷戰要囚之以改惡而不改則猶扯
于叛亂之人我乃大殛殺之直行斧鉞之誅并治餘黨之
罪不復于再三外更加教告要囚之事矣不復降命矣不
用二字極好我固欲降之爾故重違之我無若爾何也非
我二句緊承大罰殛說殷民不省已廸屢不靖乃秉德不
康寧之大者反咎周遷徙討伐爲不康寧故再提告之速
訓召卽易不速之速不停待意降宥再三而不靜如故則

爾將天命者自速天討耳洪惟圖天至此俱以天命作骨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
此下七節以正民之道期殷士成王嘆息說猷告諭爾四
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有方卽多方是諸國皆有士蓋世官
之族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遷
洛之商士卽殷侯尹民有位于商今未仕周者今爾奔走
以下專指殷多士言對有方多士告之殷爲四方之望洛
爲天下之中亟在以殷多士倡率有方多士也今爾多士
自遷洛以來奔走臣事我監于今已歷五祀情久則宜孚

勢久則宜定矣、勿把上文反側降命罪他、恐礙周公五年誕保功用對殷人言、故曰祀、臣非必列職、只奔走臣役、便是、監非三監之監、遷民之後、設有監官、至宅洛後、周公自監之、否反而洛晏如、臣我監之效也、此節意已任、不必因下節越字、連下節說、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此又就殷士中摘出有位者、官授職于洛、同監殷民、胥伯、多正、乃周所設三等官、遷商民時、就拔其偶豪長治之、用

其素所習服、不至驚擾、乃安集新附要領、殷多士一也、越于其中有見作周官、任長治遷民之責者、有大胥小胥之教職、又有伯長及小大多正、要見臣我監已久之意、有治人、必有治法、臬指化民之事言、所以使無反側動搖者、殷士舍化殷民之外、無所職事、不先自閑以法、何以立法于民、臬爲準限之義、心法身法、國法家法、俱自有一不可踰之限制在、居心稍差、居身略枉、便滿腔予外、便是不能乎臬了、罔不字兼身心家國言、臬而曰克、文告之外、別有精神、亦念王家廸簡之恩、敷截奔走之誼、而盡職以化民、可見克臬還從下和意看、

據傳言胥伯小大衆多之正、分明說胥正伯正小大衆多耳、故立政常伯長伯、亦但有胥伯兩等、若據周禮黨正縣正、則胥伯正又分三等、

胥伯小大多正、以治民爲事、于民之化否、可以覘事之勤怠、然欲克臬而勤乃事、將必使爾邑克明、而邑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作不和、必有效爾身者、爾惟于身之主宰處求和哉、使耳目手足不乖其則、可也、爾室不睦、必有效爾家者、爾惟于家之儀刑地求和哉、使父子兄弟足以爲法、可也、和身家原不爲民、而爾邑有所觀感、自有忽然而明者、舊染盡洗、眞性交瑩、非復向日之冥頑如此、爾始爲

不負其職、可謂克勤乃事矣、下二句緊頂上說、不曰使爾邑明、而曰爾邑克明、工夫都在和身睦家上、來句不作敎說、要見始爲不負其職意、○三個惟字着神、和身睦家正化民之臬、自作二句、以和身言、而本于心、本文只說身、而注推出心來、爾室二句、以和家言、而本于身、本文只說家、而注推出身來、照本文只言身家、兩爾惟極有力、見不必求之身家而自有本原、至和處、盡滌渣滓、消鎔爾我、和乃發皆中節之和、晏子謂五味調合而成、不激不隨、適當其可也、和之極、君子修已以安人、要不問人也、邑人曉然知人道之當盡、只有聚順導和之化、絕無逆節于紀之非、明

即明明德之明如盲見日無復昏蔽不但相愛相接克明在民情和上見此節探其本雖在和身睦家語其要則全在爾邑克明一句益一身一家之事未見克勤必和身睦家使爾邑之克明始爲克勤乃事職業之盡在移風易俗之中矣爾邑指遷民之邑事即和身睦家人臣合一邑爲和不然必和之未至耳克勤句着力之辭此臬之根本

此與上節皆主化民言上意重在勸民此節却重在誘掖上時說分上爲和身睦家以期望之下爲正已用人以勝掖之故將庶幾作已然之詞而穆穆在乃位又作一層說殊不知和身睦家之外豈又有所謂穆穆和敬而爾邑無

克明矣又豈有頑民之可革而化哉其意當曰頑民誠可畏忌矣然如上文所謂和身睦家能致爾邑之克明者觀之則知感化之本在爾多士之身心今日庶幾恃此可以無畏惟實盡其和身和心之道穆穆在位而又能克閱爾邑以謀其介則凶德可化爲善爾邑信克明矣尚何畏忌之有益尚字作未然之詞說與後尚爾事一般然後二節不重復牴牾其克閱乃邑與穆穆在位原不必對說正已用人益正已是上節工夫甚重用人特帶說耳皆以裨爾邑克明之所不及者此是臬之作用故特爲凶德言之○

亦字與尚字緊對凶德謂強梗之人不化于爾訓者位即胥伯多正之位爾尚句中上包下言還作叫起語讀言爾邑克明自善良至凶德都化了若是爾庶幾不至以凶德爲難化而畏忌之忌則不勝姑息而防閑弛又或不勝忿疾而操切起亦則以身心之和睦者精神又極其融洽太和之中惕然居敬穆穆端處爾位以坐鎮而潛消之不但若爲臨涖之儀容此是心正身修家齊無愧無怍氣象王德不王容能使凶德潛移默奪與上和身睦家一層事但就臨民處說耳非涖之下自無悍逆之萌又須克閱乃邑之賢者以爲食謀之助彼抑處非弼默識民情之險易收其嘉謀爲我羽翼且使土俗之宜藉以相通若賴殷賢爲

介也和敬盡于已而介助于人果能不忌凶德此謂周不克臬閱者簡厥修也惟有和敬之德者能閱和敬之人故曰克閱謀介只在克閱中凡化殷臣無言介曰比介曰夾介曰介賚此曰謀介介紹接引使上下之情通謂求助其化民不知此正是泛說并接之方略耳蓋殷士之受職者亦必爲頑民作倆曰克閱于乃邑謀介實藉此以散其黨也克閱二字最重見頑民中不無賢者簡閱其賢者用之正所以感化不賢者也蓋善衆而惡寡治之先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夫以殷治殷以賢引賢善人益多而善者之力勝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轉移殷俗之妙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二節血脉根前忱裕二節前雖勉其當爲未言其利雖戒
其不可爲未言其害故上節自時二字即含勉其當爲而
效豈不隨之下不勸忱我命即含戒其不可爲而害豈不
隨之前後意相應○爾乃自時節勸之以天休也新說尚
永力畋作用力看各爲永遠計而自力以保祿田便是勉
于和睦處將見天惟畀矜天畀矜在周大賚上見廸簡又
介賚之實看來俱是豫期之辭有一段推一段意爾乃諳
意承上來言爾果能和身睦家極之于端已用人則爾乃

庶幾自此洛邑長享胥伯多正之田祿此保業一休也豈
惟是哉天亦惟畀與平康之福矜憐之不使陷于辠戾我
有周奉天之命亦大介助賚錫爾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
之土田啓廸簡拔在王之庭將不特爲胥伯多正于下都
而已不寧惟是若庶幾勉爾之事于和身睦家正已用人
者益以加勉則卿相之列亦不難至又不特在王庭而已
尚爾事句意輕只帶起下句耳王庭對洛邑說大僚對王
庭說在王庭在大僚總是大介賚處見爲休不同而同歸
于盡職之所致如此多士可不知勸乎哉蓋此二節全是
以天休天威戒勉他何得以君與天兩分如下節探天之

威我則至天之罰都是從天說到君上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
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節對上節而董之以天威呼多士而無殷字蓋槩有方
之多士欲其倡多方民也覩下文惟爾多方可見我命即
和身睦家正已用人之命不克享至遠王命俱就不克勸
忱見之則惟爾三句又承大遠王命說多士爾或圖忱于
正惟不能勸信我告命是爾不能盡職奉上凡此洛邑遷
民亦惟曰上不必承奉矣不惟無以致克明之治且益以

長放縱之習是爾非法放逸險怪頗僻大違王命則是爾
殷多士自取天之威搆害于身我當奉天威以行罰使爾
父母兄弟妻子播遷蕩析隔遠爾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
爾居力爾田豈可得哉此以刑罰警惺殷民之意○謂之
不克者對長治之民言不能敬以奉君之命凡民亦效之
而不奉君之教命也凡民惟曰不享正與爾邑克明相反
重看享當也對也兩心相質而無愧曰享正貼忱字外有
奉承之狀內懷逆節之心是享而不享不克享者言不能
勤事以享上也惟曰不享者言無以化乎民也非謂爾無
享上之誠故民皆效之不忠于多士也爾乃惟逸二句緊

承上句來王命爾以化民爾乃放逸顛僻使民亦效之而不享非大遠王命而何逸顛正是不和不睦此罰之不容已也逸頗遠命卽是不勸恍我命將說到天威上故重提之見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之爾惟逸頗遠命則惟爾多方自探取之耳深藏而求取曰探多士云將天明威致王罰王罰卽天之罰天之威也爾探焉我致焉天何心哉我亦何心哉前云不用降命大罰殛之爲凡民言此爲殷士之多遜者言故云離逖爾土罰有間也探天之威卽畀矜之反致天之罰卽大賚之反離逖爾土卽力畋爾田之反見爲威不同而同歸于不盡職之所致如此多士可不知懼哉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此申致誥意單結後有方多士六節重一祗字我不惟多誥總殷多士有方多士說言前既示以天命之公責以遷善之實而復有克臬以下等語故曰多誥玩詿而已二字正見我不樂于多誥意言我非如是多言我惟祗告爾以勸勉之命使爾和身睦家以盡己職正己用人以致民化勉于休遠于威如是而已皆以臣導民之指下曰克敬以我之祗責彼之敬正相應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結雖總告臣民實重殷士上勉多士爲四國多方倡也上從我說爾此又從爾說我一往一復無已深心故以又曰更端之要得諸雖終而意猶未已意特指今日說初字從大降爾命來言商奄之事往矣今日我有多方之諸將前衍盡付之不較更爾等改過一新之初必無位者安其業有位者修其職不但和也敬以致之于和方是眞能爲臬克明我且嘉與之不暇矣倘猶不能致敬以歸于和向所謂化乂而洽雖廸之未同猶屢更始今豈復有可更之始乎此與之決辭蓋恩多則玩人情如此但日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意隱然言表王恐商士非其純自新而不可

化誨則必謂國家以口舌代斧鉞直易與耳故更端戒之此總重初字奄與紂濟惡武王誅紂伐奄是一初不能爾從三監叛自奄遷洛又一初不能而廸屢不靜復與徐戎並興今歸自踐奄首惡外仍降爾命是又爾一初此初蓋得之再三降命之後故揭示之以見不可復失意若許其自新又若怵其怙惡眞妙用也○傳于上文爾多方探天謂其多方疑作多士于此節云爾民至此易多士爲民豈是漫語說者不察乃謂民卽指多士在商爲士在周爲民失傳旨矣傳之旨自篇首第二節爾命爾罔道兩爾字說民豈以後直至惟爾自速辜都看作誥民之辭凡爾字系

指民自告爾有方多士至爾邁逖爾土都看作誥多士之辭
凡爾字都指多士此節及上節是結語又看作誥民之辭
蓋中間數節是從民內抽出言之末二節又須說到民上
去語意方足民可以該多士而多士不可以該民也

尚書葦籥卷四十六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立政

首節知恤爲冒古之人廸惟有夏至亦越文武五節專言
惟開創之君能知恤立政九節詳列周家內外得人又言
惟文武繼禹湯能知恤嗚呼孺子王矣三節因勉成王近
法文王至古商人四節又勉成王兼法禹湯末結克用克
用即知恤見後王之當然而嗣天子王可知也論刑及兒
長王國在慎刑知恤恤此尤要此尤嗣天子王所宜知恤
處知恤不須多但着一分意懈董舉朝心即禹湯文武都
這關竅乃前有群臣未了進戒後論太史當記蘇公無限
致儆。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通篇史官記周公率群臣進戒復因戒以申其意當以周
公爲主此史官即後公所呼之太史時因載筆在旁故後
又命準人敬獄事爲式通節要得唱和同聲隱然動王意
周公啓端不發意若待于群臣群臣舉尊親而不言所以
尊親又待王自悟周公亦不究尊親之故但贊其美嘆知

恤之鮮令王瞿然見意。周公率群臣進言而先之若曰臣
等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王聽之于是群臣用公之意
咸告戒于王曰用人之道常以王左右爲先王左右之臣
有常伯焉有常任焉有準人焉重臣之外又有親臣曰綴
衣焉曰虎賁焉所謂左右者如此周公遂繼之曰嗚呼天
子設三輔弼之臣而又參之近侍非惟官府無兩局抑且
君臣無二體可謂美矣但授官易得人難則休中而恤寓
焉不直憂其知不明任不當即知明任當後此中自有一
段憂恤處知此恤者鮮哉人主縱不爲臣恤獨不自爲左
右恤耶○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

者示已重其事欲君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
公亦是召公自言與此同也。告嗣天子王何重一篇誠語
皆包含此句中嗣祖父則有法祖之責嗣祖父爲天子則
有敬天之責嗣祖父爲王則又有長民之責以後每呼孺
子王與文子文孫及繼自今重重提掇根此句說嗣天子
王只是稱其君之辭非如後何尊其爲君之名意公發此
端正對成王言謂予臣等有所告于嗣天子王蓋班首官
致語非侶群臣使之言也立政篇皆公言寧獨贊群臣言
耶謂進見時公啓口言告嗣天子王方欲有所陳而群臣
遂應聲接去所言即公之所欲言者故公姑俟其詞之少

間而逆嘆曰休茲知恤鮮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
知建官制職之美意然後深以爲恤也咸戒咸者群臣爲
公起發之詞左右二字貫至虎賁言不可謂在王左右但
云王左右之尊臣有常伯常任準人王左右之親臣有綴
衣虎賁或總理朝廷或日親閒燕皆左右也官不止五等
此但開其端下于文武得人竟其說觀篇內屢提三宅及
注三事而外句則三宅重不與綴衣虎賁並常伯常任準
人皆職事非官名未可露三宅字伯長民者任任事者準
人掌法之官法當如準之平常伯常任而準人變曰人者
互文也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居則張設者虎賁

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行則防衛者戒語不言王責成何
在而弟言左右即左右而王之責成可知不言左右職掌
何在而弟係之王即左右乎王而左右之職掌又可思只
列其官而不言所以俟公發揮之耳任用當謹意隱含未
露到周公遂申其意曰嗚呼休茲處纔發出休非嘆官美
嘆自古建置此官之美意見其爲天命民心所係與天子
王應言五等之臣是庶官近習之長其長既賢則其所舉
用皆賢治功君德賴之有成蓋職尊者有安危之寄職親
者有習染之移正從左右上見其休正恐尊易疎親易忽
而聳其聽也亦以三宅爲王恤根休來即休處便有可憂

勿作知其難而恤之休恤都本王左右說臣為王左右職王與臣非有尊卑相隔實為一體相成何休如之不必牙說出休處然惟為王左右則一體中豈容曠厥寧得偏枯雖是藉以分王之責而實即以屋王之憂故謂之恤非慎簡無以汰憸人而太簡擇又恐自起猜疑而妨賢路非委重無以收後效而太委重又恐自生比昵而開倖門鮮字要看得好非絶無也求其知建官之美意而深以為恤者僅閧于創造之時而不能槩必于守成之後也只可說知恤鮮不可說知恤難若云一見禹湯再見文武則太甲太戊諸君豈不知恤者乎歴艱之君處修德行政之勢雖賢

智奮庸而毎見不足親寵之臣處世德成憲之地雖旁招闢門多覺寬朋難意在恤中見若說知其難而恤之恐分知與恤為二層知恤者鮮非徒不恤臣直不自恤耳曰鮮哉致重之辭見自為左右討者不可不知恤寓儆王意知之真故見其恤恤之至故見其休周公與群臣言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葢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畫者也

知恤乃通篇提綱二字不平謂知此官之美而唯恐不得人為憂也此二字兼知明用當任專三意三意于各節中錯見之如夏廸知忱恂宅事準牧是以知明兼用當何曾及任專商克宅後嚴惟丕式言用當任專何曾及知明然玩夏三個宅字亦含得任專意凡人有宅必先宅而後處既處則寢與于斯而無變遷商克宅後中亦含得知明意後告孺子而云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則止云用當又兩言勿誤則止云任專若兼此三意獨文王惟克厥宅三節見之此節論禹湯文武知恤以及成王層層遞入先從宅俊之行事上說向人品又從人品說向心術又從心術說向心之所安有夏節只說得俊有宅未說到克即俊克宅而克即俊即宅于成湯見之成湯節亦只說得克宅克俊未說到克知灼見其心而克知灼見于文武見之文武克知

灼見巳至矣盡矣至勉成王不但欲克其心直欲克知灼見其心之所順凡不順于德而徒托于口徒謀諸面者皆不列宅俊矣知人至此全是一片精神貫徹以此而克諸用雖欲間之何從間之雖欲誤之何從誤之其于三宅三俊蓋不啻若自身自心知即自知用亦自用而知明信篤任專等語終不免從人起見又惡足以盡之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古之人行此知恤惟見于有夏見知恤之辭也古之人迪
宜句迪指知恤是力行意下文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
皆承此迪字說一節在尊帝句截有室大競還從宅俊來
惟有夏君安不妄危休能知恤君念念以得人爲事所以
臣亦時時以知人爲告籲俊句重卽一籲字已該盡知
用當任專意故迪知以下雖群臣告君實重君能籲俊乃
敢之乃鄭重之辭也先呼后矣不是尊名正言其責有歸
宅乃之乃責難之意也再呼茲惟后矣不但叙實方見責
之無愧與周公呼孺子王意同迪知忱恂卽下克知灼見
用丕訓德卽下克知厥若但未露面對心說謀面迭宅人

此不謂知恤。知恤必不敢以貌取人特一反言正見不然。
以德爲宅宅無非俊有夏知恤之要如此知恤之君爲難
古之人蹈行此道者惟有夏先王當王室大競時天眷雖
隆而猶招籲賢俊代天職以崇事上帝君以籲俊爲心故
臣以爲賢爲務其臣皆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
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豈易言哉曰以九德之人宅乃之
任宅乃之牧宅乃之準量德而授職如此盡其君之寔而
可爲君矣使夏之臣不能迪知忱信但謀面貌用以爲大
順于德而薦之君其君不必人之有九德則乃宅而任之
是乃三宅之官無義民不亦負夏王籲俊之心哉惟九德

籲俊而三宅得人此夏所爲知恤歟○迪惟有夏提起乃
有室以下正見其盡道處大競就已得天下後言如玉帛
萬國貢賦九州民無不治事無不理法無不守了含天養
已隆方與尊帝相應言王室固已强盛矣然其心猶不敢
自滿常念人君當尊敬者上帝夏王惕于天民之難諶思
可以克享天心者惟此俊民俊民原上帝挺生以任天工
若等之庸衆便孤挺生之意其蘂越何如惟斷以尊之賢
智奮庸天工毋亮則上帝若加尊焉饋不是任用只是贊
呼而求之宅字方是任用求賢懇惻旁招不足以盡之故
曰籲俊是九德之俊乂下面三俊本此籲俊何以便尊上

帝除却孕靈鍾秀卽天地無以爲心天下事凡在帝鑒之
昭格卽屬賢人之幹旋不舉賢畀天爵也用非其人曠天
職也故求賢事天別無二理尊則不弟事之已也不曰爲
國求賢而曰籲俊尊帝以天用人以人事天乃知恤之極
至處迪知至惟后矣承籲俊尊帝來非以臣之薦賢微其
籲俊以臣之贊君恐其籲俊也雖只叙夏臣薦賢之事全
要討取君知恤意出若曰惟君知恤所以夏臣仰承君意
知之必眞而後乃敢薦也夏臣迪知九德全重一迪字名
之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途所
可識哉苟不能實知篤信于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

所獲然得此未免遺彼故必真蹈其知然後可謂信其行
不曰九德曰九德之行必實見諸行始可見其德耳九德
之行正是俊夏臣身有九德以德知德傍躬之素即爲相
上之銜若我有抱負我自品題則與人同于自照故曰迪
知迪知則推誠相信兩心如一心矣迪知便恍恂知字正
應着知恤原不與恂字平對薦賢意已含此句了乃敢告
教正狀迪知誠信意乃敢二字重看有自信不疑之意告
而又曰教者以逆訓之也乃敢及拜稽語是古進言之體
與周公同倒拜稽稱后見其責重任大而不可不盡君道
意進賢在臣任賢在君后不徒任官之爲后惟是知人善

任官無曠其職之爲后后有事有牧有準而托之臣非臣
之事牧與準也即乃之事牧與準也若非其人而責之實
其人而後疑之皆不可以爲宅宅則無論百寮奏理皆一
人之宜君即此股肱耳目問師師濟濟則元首之宰制何
如向之拜稽鄭重而不易言后者茲惟后矣茲字頂上宅
乃事三句事天之道盡則人君之職舉故曰茲惟后矣與
起尊上帝意拜手稽首后矣與茲惟后矣以上曰致敬以
尊其名下曰致告以敘其實兩后字是眼相應看謀面以
下是周公又從其臣之贊君而反言之以足上意見其君
之顧後止重謀面二字見迪知恍恂是緊要處以此反收

上文也謀面者且與面謀麗得其梗槩之謂不論其行而
惟論其面與迪知恍恂反以下極言謀面之弊則乃宅人
告厥后而宅之也三宅無義民則無以尊帝而稱后矣與
宅乃事三句反用人者謀其心宅其人可也乃謀面用丕
訓德則乃宅人其可乎宅人人字正照用丕訓德說故着
則乃宅三字須云夫以夏臣薦賢觀夏君之用賢則薦者
非謀面之儔而用者多訓德之選三宅之有義民以此也
不然不迪知不恍恂徒謀之面遂以爲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則三宅無義民豈所以爲后乎此必君之不知恤然
至是耳而爲不然則是顧後尊帝爲知恤之后也謀面以

上言知恤以下言知恤鮮者乃如此也正規知恤意
言桀之不能知恤而亡正見知恤鮮處因上不曾說出君
德故于桀特揭一德字德字提起往任指顧後尊帝說桀
之時非人才果劣于往日也德者用人之本桀既歷德故
不肯做往昔先王任用九德之事而惟暴德是用所謂罔
慣曰欽也其臣不止于謀面矣罔後另爲一句看喪亡無
後則大競之業不可保矣不尊上帝其能后乎惟即詩作
求之作暴德與桀德相應九德是任則大競暴德是任則
罔後國之存亡惟在任耳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
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
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言湯盡知恤之道一節在耿命截乃用以下丕釐耿命
之實也成湯陟傳解升為天子則此宜句對上有室大競
看丕釐耿命又句對上籲俊尊帝看耿命不必將典禮命
討盡用體入單指命德好此章旨也看來即指三宅之民
事與法說乃上帝所降顯休命成湯者故云耿命在我能
用賢以治事治民治法而俾事盡得理民盡得安法盡得

平。是即所為丕釐之也故下乃用三有等句語脉緊貫上
說至商邑四句則成湯丕釐之應知恤之休而無愧于陟
者也○亦越者繼禹而言因上文桀不能知恤故云亦越
正見知恤難哉意大意以用賢丕釐耿命作主乃用三有
宅至克用三宅三俊俱只言任人事其任人者所以丕釐
耿命也用協用丕式二用字兜湯任人之能事正應轉丕
釐句勿作效看陟字畧讀以有天下言見都邑四方無非
商有内有天命所係意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于天
非單指升為天子也耿命者君之明命曰上帝本乎天也
丕釐着力說若一人革面一方違心不可言釐矣勘轉換

說為征誅即用明揚為常聘命德敷化更一番整頓故曰
丕釐成湯丕釐耿命對上尊帝徵異尊帝即指籲俊說丕
釐耿命却是政事上用功然上帝字則緊根上文上帝來
也丕釐上帝之耿命說他意思如此乃用至三俊正丕釐
工夫用協丕式則耿命已釐矣此二意已藏在首句中陟
丕句語意未任乃用正應丕釐言湯之陟也丕釐上帝之
耿命乃用這三有宅而不自用這三有宅却是克即宅的
不是不能即宅者也曰三有俊却是克即俊的不是不能
即俊者也乃用二句知之真嚴惟二句任之專嘗就湯身
上說得着力些纔像知恤纔接乃字切三有宅宅言其官

輔耿命于今日者德與位稱曰克宅三有俊俊言其德輔
耿命于後日者實與名符曰克俊三俊雖未任事而儲養
待用常有定評故加曰字曰字作稱字看對乃用二字言
克即宅克即俊須看本文一用字一曰字言湯隨手便用
着隨口便道着也禹之籲俊為三宅也湯則一邊用宅一
邊求俊曰俊曰宅一以人言一以任人言故此節即根彼
說來但增個用字則宅指位俊即居是位者傳中前段自
分明後以俊為儲養待用乃其所備之一說耳兩克即字
雖屬宅俊其所以然則在湯言湯能使之如此也註以就
字解似作居位居名看了蓋宅之位而德足稱位稱之名

而實足副名名位與實德猶二也此即用之宅即宅用之
俊即俊不待居官修職不待事久論定而德即位實即名
也他人德與實俱從名位轉此則以位就德以名就實故
曰克即此表其知之始也湯于三宅三俊不徒用之曰之
巳也且嚴思而大法之使宅效其職而耿命之宣布無遠
力俊若其才而耿命之講明無遺蘊所以盡其用如此豈
但即宅即俊而巳哉嚴惟丕式一眦凡與賢人處不思惟
決不能受益思者用之神境用者思之實境至一事一言
無不賢者是師而不自用所謂丕式也嚴之至也克即自
湯說到宅俊上去克用自宅俊說轉湯身上來克用宅俊

在嚴惟丕式上見克用句緊承上句看俊亦謂之用者能
收其心顧爲君使也要之惟式便是克用且莫論宅俊爲
用處宅俊之效職著才實係于湯之鼓舞感召故曰克用
此表其知之終也乃用至此正湯知恤處克用指湯能盡
宅俊之用協式各着用字非民協式之是克用宅俊以協
之式之直究其歛于商邑四方一民未化用未克也宅俊
之經綸合之皆一人德化其在商邑用此宅俊以協衆心
于一德之中蓋近者察之詳情未易齊今則漸涵于耿命
之猶若出于一身同于一心湯之心既與宅俊合商邑之
心又與湯合也在四方用此宅俊使大法其可見之德蓋

遠者及之難德未易遍今則丕法于耿命之攝而見君德
于萬里之外宅俊之德既爲湯所式湯德又爲四方所式
而人人近光也言行交接莫親于家人其次莫近于國人
見聞習熟故情未易齊協字即齊字家曰齊能使一家如
一人邑曰協能使一國如一家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
以德自見所謂徧爲爾德也觀法即循典由禮修德遠舉
如此則德自見也看來德即典禮命討之德以其發乎此
而見乎彼故曰見德曰邑曰四方各極遠近而言須知用
協丕式雖分近遠不分淺深傳以至純至大言君德之純
大舉用當而人心服好人所好不拂人之性故遠近孚其

在即在此在彼無惡射之意此丕釐耿命歸着處兩用字
承湯能知恤來得賢人而昭著天之典禮命討與求賢于
天民理天事守天法一般故商之丕釐與夏之尊帝同義
乃用四句對上迪知忱恂嚴惟二句對上宅乃事三句其
在四句對上茲惟后矣一句

此言紂以不知恤而亡德暋是不能知恤之本惟羞四句
正不知恤處受惟德暋則強悍自恃賢路絶矣故內外所
用之人非暴德即逸德暴德即羞刑者崇尚刑戮非暴德
之人而何同于厥邦與之共治國家是在外之諸侯逸即
庶習者備諸衆醜非逸德之人而何同于厥政與之共治

朝政是在內之臣現乃宇當歸重內邊若日受惟無有[illegible]
德之人同邦外國皆惡人矣而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illegible]
居內以倡外者又無非惡人爲任用非人以亂厥邦[illegible]
方見德之風盡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用協之規[illegible]
矣故帝欽罰之使我有此諸夏商嘗受天命以撫萬民矣
今則用其所受之命而奄甸乎萬姓也言天知其惡[illegible]
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即須暇五年是有上帝臨汝之意乃
伻三句一連正上帝欽罰處俱重商亡與桀削後對看不
重周興上式商受命二句即伻我有夏中率并牧其[illegible]
人各有其業而天下皆入我版圖以任貢賦什伍其民[illegible]

民各有分定而天下皆歸我統馭以受職役總治民事[illegible]
俱是天使之如此究竟以此子天民理天事守天法耳[illegible]
以後民而甸四方文武以甸萬姓而求宅俊俊與甸相[illegible]
表裏奄甸只重甸字奄即奄有四海之奄帶甸字說須[illegible]
重萬姓

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百畝爲夫九夫爲井隰
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
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
又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以
受邦職以役國事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illegible]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
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
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
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
基

自此至阪尹合言文武知恤得人之盛自文王惟克至丕

基分言知恤源流至于並受則知恤極功也亦越者承[illegible]
之辭舊以克知二句是知之明敬事二句只可說爲任之
專不可說爲任之專至罔兼二節方是專也亦是看來還
節總是知之真克知灼見具非常之識以辨非常之人若
按事績以窺底裏衆議論以卜中藏則衆人之知宅俊未
足爲克灼矣下二句正見克灼處言此等人以之事天則
天職必可修而立爲長伯則體統必可尊形容文武知見
之克灼亦本心說天不可貌格而可心事民不可勢結而
可心孚文武知見宅俊之心是知見其與天民爲一之心
故懸度夫帝鑒民衷其式其靈耳○但日克知其人灼見

其人似猶去謀面不遠惟克知灼見其心則雖由耳目不用見聞克知宅心知其服官之心灼見俊心見其立德之心亦一言官一言人不言巳任未任克知灼見本文武身有其德來所謂知恤也二心字重看知見曰克灼宅俊不復自有其心直窮于經綸議論之所自窮而我不復自有其知見知我自知也見我自見也就此靈通之本體言明鏡在懸物形畢現非物來徹鏡亦非鏡去照物色色皆本眞自著以其察事故曰知顯而有象也以其察意故曰見隱而無朕也以字就所知所見言宇宙闢帝天之所玄覽民黎之所渙散總之不出此后賢合契之心而論必至此

始無遺心照心至此始無遺照立長伯正是敬事非有兩截並不使有不盡之用此二句不重重在文武用此人以任此事上必得此二句方盡克灼之意若知見後方以之敬事長伯則于巳授之位說不通若俱兼任說則于未授以事說不通只論理須與上二句總作知之眞看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即與天民爲一之心也敬事者不以巳立而以上帝立之也以是宅俊而敬事之以理天事子天民守天法欽哉亮工畏天時保有栽輔之功蓋爲上帝用此宅俊也三宅統百官以倡九牧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故稱長伯長伯者三宅之變文不是屬長方伯如

民生未安先天下以子之民事未舉先天下以理之民無知犯法先天下而守之俱兼宅俊兩邊言立者植立之以作民極凡長皆稱伯不曰屬之長伯而曰民之長伯有抒吸與民相屬意蓋爲萬民用此宅俊也敬天不斁民終始着實以是敬帝即以是長民與領俊尊帝一例但文有側順耳自古之人至此結說知恤鮮哉巳竟下提立政又另開端

五節言文武克立常事司牧皆俊有德此不根上克知灼見說其推原在下文下文武四節正推明此五節○立政二字是提綱語以下詳次諸官纖說周休自內而外自近

而遠自昔至今以見無官非德無官不休關發前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休茲等意既終文武下遂言繼自今我其立政繼自今立政又言繼自今後王立政重重提掇欲成王紹法祖父見必不可輕用一人畧曠一官蓋人存則政舉政者非人故必不立故云立政○立政五節無論文武得人之盛而先之三宅三宅賢則下無不賢矣其置虎常吉士句于五節之中則通貫五節見內外遠近諸臣皆吉士置左右二字于虎賁節中則止貫本節見虎賁諸臣皆左右此以近而見遠置表臣二字于大都節中亦止貫本節見都伯諸臣皆表臣此又以外而見內若微盧烝屬

夷與三亳及阪皆設尹以治故置尹字于下反貫上夷阪
則又變文矣立政二字只帶任三宅上不通貫下文三事
即立政之事也立字就君說立政勿着力只當說立政的
官任人準夫牧只虛列其官名未可露職事意作三事方
以職言此三等官各有所管的職事故以三事總之任人
以理事爲職準夫以守法爲職牧以子民爲職作者爲也
任此人而爲此事也作字亦無工夫要見總治意方是民
之長俯作三事重立政引起之耳本言三宅而曰事見此
特事也令其展布不以事爲限之所爲事事而盡其妙者
則在乎人要發三宅盡職意從克知灼見得者此本上文

以言得人矣又形容當時得人之盛重說起者乃呼下之
意曰氣直至庶常吉士方可任要會此意
三事百官之長故下遂言百官皆得人此意雖是但此下
只是歷數得人之盛見由文武能知恤所致于此意輕耳
虎賁飾凡七等官虎賁兩項宜重些觀首飾綴衣虎賁句
可見但不可認下數等爲其屬耳虎賁綴衣固是群僕之
長然趣馬以下五樣官亦皆是長官虎賁以衛掖庭綴衣
以掌帷幄趣馬以司厩牧小尹以領輿臺左右攜持器物
之僕以維持奔走一云左右攜僕俱車官左者車左右者
車右攜僕執轡馭車者蓋左右御三人與君同乘者也百

司各供王之一事要見是內之百司庶府守藏吏是百字
庶字所該甚廣傳因司字府字各舉兩官以見此等或朝
夕褻近于前君德依賴或奔走給事于內王度有關故列
言之
趣馬小尹是掌馬之小官傳分二等誤漢孔光爲侍中
執唾壺正是左右攜僕○正義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
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
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
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
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

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諸官有所務從
禁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
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
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
言都邑之官得人者大都伯也小都伯也藝人也表臣百
司也太史也尹伯也是六樣官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
采地伯如京縣畿縣之類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
如詩鉦人伐鼓是藝人是卜祝巫匠執法之賤者百司亦
表臣二字呂氏以爲外府外司服之屬以此言表臣見上
之百司爲褻臣也曰內外百司則凡官皆舉之矣至于特

見其名則皆有意如呂氏所論固爲有理但上文庶府既
以爲內府太府之屬則非冗賤當以財用出納所關尤易
以導上之侈心而見耳太史雖日侍王側而六典法則自
有專署在外故紀于此諱是廟諱惡忌日若子卯不樂是
也見前膳尹伯者長官大夫所以統百司者尹伯是二人
如庖人尹庖內外饔尹饔尹也膳夫則伯也鍾師尹鍾磬
師尹磬尹也大師司樂則伯也庖人尹庖內外饔尹饔此
呂氏原文蔡傳滿尹庖外尹饔五字或總理分理以至技
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大小相維之職皆都邑之
官皆官之長也或云太史之類不可言都邑之官不知酒

誥太史友獨非都邑之官乎此都邑在王圻內實與王朝
之臣出入王庭者庶字通指三宅以下說重三宅上庶常
吉士吉在文武之廷者無非常德吉士此一言而上下蒙
之古史之體吉士固通前後言然要看庶字群心之所必
在爲常有常久之義有庸常之義味甚淡光甚闇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乍探無奇久索不厭是經綸模議之所衡也
是天顯民彝之所極也惟常故吉大小內外非常不宜得
人者惟此爲定品知者知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立政者
立此而已庶常吉士不結于夷官之下而即結于此者首
只言左右之臣前後俱就內臣說此侯官夷尹又自內而
推及于外耳

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
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謂
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大宰職云乃
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
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正義曰周禮
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宰職亦云掌建
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六典謂
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
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

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
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
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
是總舉衆官故特言吉士

蒙上庶常吉士來言諸侯之官得人司徒司馬司空是三
卿總理侯國者亞是卿之貳旅是卿之屬分理侯國者職
列藩封名通天子故叙其名不曰諸侯皆贊而舉諸侯之
官者諸侯世其官不由克知灼見而得諸侯之官則由知
見而得也

亦本上庶常吉士來既畧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蠻夷微

[illegible]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
官名只一尹字蓋王人而監國者皆得其人夷非一種舉
微盧見例其餘則以烝字概之三亳皆商故都武王將徵
于未封尚爲京師支地亳之有監亦監殷例也阪無定指
險要非一區故附三亳言之不可以三亳阪俱作夷看夷
國有微爲盧爲烝爲商故都有三亳爲危險之地錯于五
服者有阪焉皆有尹以監之尹之設或取夷夏相維或取
犬牙相制總之地屬要荒不可以都邑治亦不可以侯國
治故設王官以監諸侯四夷四夷指微盧烝諸侯指三亳
之屬看來迭夷狄參錯于諸侯五服之間如今宣慰司土

夷之類不是正朔不加聲教不及之夷狄惟其屑附諸侯
封域故不直曰四夷而曰諸侯四夷尹是自王朝出監此
諸侯之四夷者即所謂王官也○微盧烝夷國之內屬者
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也按亳在杜南先世
之居其後屢遷皆蒙其號所云南亳即與葛鄰者北亳即
景亳湯受命之地西亳即盤庚所遷者東成皐南轘轅西
降谷則三分故亳之民即三監之意如後世三楚三吳阪
音反 危險之地不必過爾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
皆參錯于五服之間者蔡傳尹字只帶阪字說偶取文勢
之便耳惟阪下言尹則微以下以一尹總之將說謂微盧

以下凡七國皆夷地故以夷字冠之夫以商都爲夷地既
不以封矣而阪謂之國皆不過之甚者○立政王節雖歷
叙在庭之得人亦要重三宅舉用得人之說若止合虎賁
節正以篇首王左右二句應如立政合至尹伯只歷叙其
官名未露得人意以吉士句在下故也若司徒二節非虛
列其官名以吉士句在上故也
此申言文王武王之知恤而致受命之隆也上以文武繼
禹湯之後故合說此以文武開嗣王之先故分言亦因前
合言處止說得文武之知明未說到任專故此下又詳言
之蓋曰文武之所以得人之盛者由文王于三宅知之明

故用之當而任之又專武王又不改文王舊日所用之臣
是以能並受此丕丕基也末句總承文武說○文王惟克
節单重首句下二句不過見成叙說即上三宅官皆庶常
吉士意但上雖識言內外得人而文武一片不敢之心務
克立克俊之本者未及揭出故此一倒推原上日庶常吉
士所用皆俊有德也文王何以能立此三事之人皆能俊
有德哉文王惟克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有德也惟厥
以三字緊相叫○克厥宅心對上克知灼見看克立宅劾
對庶常吉士看蓋上之庶常吉士本克知灼見來故此言
惟克乃克以結上意將言文王任人之專先從知人說起

克厥宅心並不曾說知見字并知見亦無迹只虛攀克字葢信篤意自在下克立內克字對克知灼見深一步曰克知灼見是心在宅俊特文武知之見之耳猶是知者見者一心爲所知所見者一心此言惟克厥宅心抹却知字并其心而自我有之其所效獻者固吾所自有之能事也知見至此乃心之所不得而擬議也直謂之克而已與能盡人之性之能相似摸克知灼見之至精處非有兩般知之至便信篤不必加信篤字宅心包俊在內槩一人始終皆有若只是已用之宅則下文立茲說不去了惟字乃字相應乃克二句作一氣讀正是克厥宅心處任必隨其德

則潛于心卽使置之于此而或可移于彼卽能辯之于微而或不當于用皆非立也克則無事于比勘而自揆自閑之內覺分量相調雖立司事司牧卽同文王自立一般立在彼克立在我乃素蒽其必能者也俊有德以人言俊指三宅之人德指其人才猷蘊藉今之三宅卽昔之三俊克立其官卽克有德文王與俊德爲一俊德與常牧爲一卽欲以德與位別之不可得也文王克宅心乃至于此心也常事司牧也俊有德也通而爲一故總曰克著在文王身上說文王以自心自立自克豈不寬綽有餘三克總一克若心稍未克卽求其克立克有德而有弗克者矣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三宅只舉其二參錯及之爾俊有德謂皆昔所稱三俊有德者言其所立之常事實有理事之德所立之司牧實有子民之德有德卽下文義德容德克俊有德語意最巧德者九德也俊是三俊適三俊之有德原是三俊自能之今出文王克厥宅心而後盡三俊九德之用是非三俊之有德而實文王能適三俊使有其九德矣人君豈故欲不用賢以曠厥官哉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盡則眞僞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相左文王克宅心乃克立三事之臣以克俊有德則自此而下其無不克又可知矣傳中信字

不可作信任之信葢此只說文王知之如此眞而用之如此當以起下專任意

文王惟克一節全重知上以用當本于知也罔兼罔知一倒不必兼知明用當因克知灼見處已曾說過文王罔攸兼二節總是形容專任以罔兼不足盡又曰罔知俱狀文王心裏不是實事非謂任人決不可兼且知也既知之與直任之耳君心不可一日不運但既克宅心宅之任事卽我之任事此二節只形容文王克厥宅心之實兼謝與其事罔攸者無所兼也事雖遥度變雖臆斷卽當共事者不容預設一心而我豈得代爲之心惟有司二句正形容罔

兼處惟于有司之牧夫以言語訓之使其有用命無違令而致其委托期望之意已耳謂惟于言獄慎有牧夫以司之文王何敢兼也惟字重看庶言庶獄庶慎統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若朝廷號令豈有人主不與聞之理言者條教文檄之言即周官令出惟行是若待衆承于上而後出則令不威矣獄慎以職掌言常任之慎在理事常伯之慎在牧民皆國家致重之務傅釋禁戒儲備蓋言一切先事之防或作財用說是有儲備而無禁戒矣牧夫泛言非指常伯下文庶獄亦言牧夫皆立民長伯之牧也言獄慎三宅皆司此以牧民者司則事權獨秉意向獨營出于一則

成出于二則雜用違二字平言之宣布獄之明允慎之有備此用命也否則違命矣訓就教誨戒勑言即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意有司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而君任有司即屢省乃成之意三宅皆俊有德又安有違命弟訓飭之辭則戒勉亦所不廢不過先期預申之辭非有用命違命之別。所謂罔兼者人主之精神日注于任猶而無暇兼也不但恐妨當事而不兼也蓋馭臣而不馭事雖王言頻出而不謂之兼庶言況獄慎乎人知訓即是罔兼而不知惟訓方能罔兼也。

庶獄庶慎緊承上罔敢知正罔兼心事非加一層心相孚而不必揣慮者日罔兼指出其罔兼之心直曰罔敢知緊看敢字知從敢心生庶獄庶慎文王未嘗不知之只是罔敢知耳蓋懼有敢知心即未免下侵庶職有所兼必有所誤故直付之有司牧夫當職之人而我若罔聞云爾罔字活雖知猶弗知也與下不敢語意微別人主亦未嘗好侵下權特以綜核之念不能忘故敢耳至于明能燭姦書而不敢用計能籌錢穀而不敢問則非慎恤之極真藉羣賢豪奉為典刑者其敢心猶未泯也罔敢知本克知來君道在知人不在知事不知其人乃不得已而知其事罔敢知者知之所以至也庶言此處不必補出庶言不專號令凡

諸侯萬民之復逆皆是上下之情通否皆係此故傅言不容不知者云云罔攸兼不敢身與其事也罔敢知直不敢心與其事矣

兩節總見得他不以己誤之意夫能不誤之以己則其能不誤之以人也可知此所以能俊有德而使之盡職也○按任專有不以己誤與不以人間二意然勿間以人特見于俾亂節而何應言勿誤凡任賢而不以己誤者必不以人間而能不以人撓者豈復以己侵故末惟成德乃特勿有間之由畢竟專任以己爲王立政言三宅有全舉之者言常事司牧人則遺準夫言庶獄庶慎則遺常事牧夫如

兩言有司牧夫總三職而不及常事準人每以此該後者
三宅中尤重庶獄如官云常任而事莫重于刑曰常伯而
刑即為天牧民若獄不得其人其不至于殘民幾希是以
文之庶獄罔兼湯之丕釐中亦有命討在禹之宅準用以
佐流罪之風者外如桀以暴德罔後紂以羞刑促脈篇末
復以司寇蘇公命大史書之其重刑有如此者
此中言武王之能知恤也率惟文王功率惟文王謀文王
之功之謀孰大于克立三宅以俊有德故兩率惟甚可味
言武王紹述文王盡皆倚任舊人而不敢自用也率功與
在不敢替義德上率謀重從容德上武王撥亂衆著之心

與此等人合故不敢替與從就是率功率謀處德一也因
用而名異故容德即義德不敢替即是從而武王之不敢
替與從正是文王之罔兼罔知心法而克知灼見自在其
中以並受茲丕丕基言武王知恤之成效不舉其他只說
一個不敢替說一個從惟言其能用文王之人而已此又
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隱然有動成王之意大意云亦越
武王豈有異文王哉文王安天下之功有撥亂之義德佐
之武王率救功以戡定則不敢替其義德之人文王治天
下之謀有休休之容德佐之武王率成謀以致治則從其
容德之人即昔日既用之三宅而以之並受此丕丕基矣

之所為受命即武之所為道承也用舊人以成前功武王
知恤如此○舉文王不言亦越以文王于周為創于武王
再言亦越言不惟文王而武王實繼之也武王專于任人
重不敢字經只說不敢替傳另從為不敢違總重不敢繼
之武王創有四海穿無出將入相之才足當驅策者猶以
伐容甚黎先人之勳業常在而當日所為立功馬上者誰
乎茲欲率其前功則必以除殘去暴者付之起功之人而
于義德之臣殆欲替而不敢已修和怙冒先人之石畫猶
存而當年所為指顧前籌者誰乎茲欲率其先謀則必以
圖事揆策者付之素謀之士而于容德之臣殆欲違而罔

敢已義德容德總一人身上欲奏安天下之救功自須藉
大義于臨幾欲運經天下之謀自須包六合于方寸說個
義德見非只雄才乾坤原有這不欲回的元氣聖賢原有
這極剛方的真體並不粘着半點才情可見義德即是容
德替非意為懈正以着意為替從非聽受為從正以容棨
為從蓋任之極專即罔兼罔知心法重不敢字從字發出
武王克知前已說了此要發武王克厥宅心意以字以容
德義德而並受此丕丕基也父用則父效子用則子效乃
克知灼見所成者大也見得受有殷命文既創之于先而
尚廸有祿武則繼之于後武王能用先王之臣故能與先

王皆受天命如夏之大競商之丕式耳兹字有得之艱難
意有文無武亦未必受以受基爲言見非知恤之主不能
繼也
傳云周公上文云云 公字下缺一承字 ○鄧元錫曰義德不敢替容德率
惟從也義德肅然然時有用焉曰不敢替以戢禍亂所
當也蓋天德有揫歛矣容德天地生人之大德也撫寧
和柔尊尊親親以教功于天下生道畢由故率惟謀從
焉記稱武王既克商不寐曰予未定天保何假寐聞二
公言王未可間周公言視殷民如周視周民如子乃興
乎若天下之已定也從容德之謂也

孺子王五節前二節叙文武知恤之後惟恐王之如桀如
紂故以繼自今起之欲其守家法以用人下三節本叙文
武而兼述禹湯者又因近述而及遠稽耳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
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下仍呼孺子王矣直接前告嗣天子王矣始勉成王以
勿間勿誤上兩節言勿間配文王罔兼罔知說下一節言
勿誤配武王不替不違說兩一克用常人都重任專○兩
節句讀當作三停嗚呼孺子王矣三句一停立事準人牧
夫至俾我受民一停和我庶獄庶慎迤下節又一停總用末
停爲中間不亂相我受民之實以獄慎皆爲民設故下節
單言乂我受民○孺子王矣節則云我其于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當仰體文武知恤之心而知恤于今謂知之不真
可恤也我其克灼知厥若又謂任之不專可恤也則丕乃
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知之明而
任之專正是知恤處語意垂重時則勿有間之說下一話
一言獨申勿間句自見○前既言告嗣天子王矣此又申

之曰王矣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屢言之
而深警焉非前委重視成此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政二
字提起看下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處備舉三宅官
名言立政之道在用三宅之官耳灼知厥若是知人之要
有用之當意應文武克知灼見言即後所謂克宅之也丕
乃俾亂四句是任人之要應文武之罔兼罔知不替不違
而言所謂由繹之也雖分知任二段而意直下厥若者其
心之所安也凡勉于一時者非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必始
終如一表裏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始可謂之克
知不然則猶未也克字重非若後世聽言必觀行也此與

前克知灼見與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又親
耳厥若重看文武之知心即是知其心之所安公慮王于
隱微委曲不盡察故不曰心而曰若本原之地人人自
有愜適之處順者發于心之自然豈無勉强行道之人然
心安于强行則强處亦順亦豈無任情率意之人然于理
不安則順處亦拂此處須有眞知知厥若正是知之明處
使有任之當意丕乃以下在庶慎獄上是使賢者得專其
治下是使賢者得終其治合此二者方盡任人之要丕乃
俾亂亦從灼知厥若來推不能知厥若所以推心委任不
得既知之眞何事不可托故推心而大委任之也直到時

勿有間之都是灼知厥若徹頭徹尾處俾亂使之爲治也
傳展布四體乃丕字之意推心委任乃丕字之原丕乃俾
亂是委任之事使得安位行志之謂只重推心上說人君
精意與賢貫必無顧忌拘攣不是人主要他展布而肝膽
相照自傾底裏若使之然也相與和正俾亂之實工夫相
輔相民生之所不及扶顛持危作時人之耳目兼教養說
維持之以厚其生輔翼之以正其德是斯民原有這段生
理更無造作止有維持若民爲主而臣爲相要想這相字
依然若的眞面目受民原照並受丕基來說文武受基改
武受民爲王也故受民獨重付之非人是棄所受之重也

和獄慎又相受民之實工夫和獄是不使情勝法亦不使
法勝情剛柔重輕都不紊候和慎如禁戒儲備更無未事
强補亦不至已事張皇出入微發都不違經益適寸心爲
若剤庶務便爲和和正根若而出究竟獄防民奸慎備民
患總是民的事故下止云又我受民庶獄庶慎總是三宅
所掌不必分屬相和王君責他如此說言委寄之重又起
下勿有間之意二我字即前宅乃字意然曰我受民曰我
獄慎我之擔任既專人之角立易生苟我與司獄司慎之
人少或形跡未忘間斷不屬譬心與手先已不相習又何
能使手與器相習乎其于獄慎動見掣肘而乖戾紊錯不

待言矣故庶政之和全由庶官庶官之和又在人主與賢
志道合一時則勿有間之正所以和之也相民和獄慎最
難又使展布爲之其弛張疾徐之際安保無毫隙當須之
成功千載一時一失不可再得時字指三宅俾亂治民治
事時言時則句是戒辭即任之專意間謂有忝之者也與
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
故勿有間之尤俾亂之極專處要之克知厥若已無自間
矣間賢者不是間君心若君可間也不爲克知矣此勿間
全重我不與賢間不是以人來間我亦不是以人去間賢
直至後勿以憸人方指出小人用間者戒之此尚未也前

後四惟作一樣看不必又另謂思○陳大猷曰我者君其
君臣一體也按勿間兩節一十二句疊出六箇我字緊接
成王見此箇今我直要對盤古人不但要近述文武又將
去遠接禹湯我可不知恤否
時則勿有句帶下一話一言緊緊讀有字活恐萬無中或
一有時字審恐暫時中不及防也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
不知間生于我人主之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
有不合最患有其蔽但思未到處即成間不特終身思之
終日思之即自一話一言之間亦必常常思念終思夫成
德之美士以治我祖宗受于天之民思是思盡賢之用非

思得賢也重君心上不爲防小人而設此中嚴審緊戀之
極自是如此亦非後念續前念也蓋嚴惟不過思賢而已
此則思賢所以治民何以披腹心而展其志斯民得受其
福將康保撫綏件件繫之念中如何得間人主一話一言
何不關脉于民則何不關念于德末字亦須朙其始則克
灼極眞其末便思惟頃懈末惟纔是徹底知若○始任不
難終思爲難起念爲本止念爲末就話言始終看不分先
後話言樞機之發也對談曰話發語曰言燕私與朝廷皆
有此人情之發露處亦最易忽略處此不止是言是時之
至淺亦謂議論之間微有向背一出話一發言微不終乎

事王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若成德之彥不是人主一
副精神全注向他安能使展布四體得安位行志以乂我
受民乎受民不專指牧夫獄愼亦在受民內乂我受民端
言全重末惟上我則至乂民作一句讀猶云思賢以治民
也要知純心思賢只是任賢要而事不可謂此是思賢與
上任賢對言亦不可謂此是勿以小人間之之實蓋成德
之彥與小人對思此而去彼自不相容者也
上言勿間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巳大抵人君任賢不專
其弊有二一曰間之以人一曰誤之以巳間之者小人欲
與君子爭權而權分于下誤之者人君欲與臣下分權而

權制于上君誤之小人且乘而間之矣是間之之端又起
于誤蓋間之中人以昏誤之中人以察昏猶知戒而察每
自喜喜則誤之病牢不可破矣故公于勿誤尤反覆戒之
○徽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上而事天者在是下而治民
者在是何其美也與前言休茲意同特提予旦已受人郎
指人臣咸戒說咸戒于王必集衆思而後入告也徽言而
曰受人見言有所本不可不聽也聞字是傳中訓詁經文
受字自穩文武周公所親見而目受之人以有禹湯在內
再稱孺子王矣使成王知巳業巳爲王宜留心任人之要
意然上呼孺子王繼自今我其立政此再言繼自今却又

變文不言我而稱文子文孫正言我之爲我嗣文武爲子
孫決當嗣文武以知恤政必不可使不立也較单言我其
義尤嚴稱成王以文子文孫以其時禮樂法度煥然有文
故也還重法文武遡葢文武本法禹湯者也則于禹湯亦
不遺矣其勿上須補知明用當懲註言任人之事因勿誤
在任之專上說耳若不知明用當自爾君行臣職煩侵吏
能事由中洞而下多掣肘怎能勿失誤他誤字是任若不
任之病根當職者不得盡心安得無誤不必事體致誤卽
爲之而嘗亦未免誤職掌誤賢才矣且獄慎謂之庶情狀
萬變卽當職者亦難料理人主于民事不親豈可臆決欺

多誤兼之罔誤知之亦誤卽有間亦誤也勿誤爲罔攸兼
罔敢知下一注脚既知若何復知職本欲其治不知反以
誤之人與職相當謂之正與從旁者自別正卽指三宅言
乂之之字指獄慎言治獄慎乃所以治受民也惟正是乂
之謂獄慎之事惟付三宅當職之人是治之要打轉勿誤
上來乂便勿誤此二句一正一反看間是間斷就人主于
三宅之人說誤是就誤就人主于三宅之事說然此曰勿
有間之惟成德之彥下又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此曰勿
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下又曰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四勿四惟一戒一勉緊緊關應且于勿間則言人

言德則君子于憸人用以嚴勿誤之防俱非漫屬更知三
宅皆俊有德則单言官職而人德已昭彼有司牧夫夫誰
非正人亦誰非成德之彥者故總言正以該之正非獨當
職爲言義德容德俊有德成德皆正也政者正也此立政
之宗旨也此節爲後三節張本自古節承徽言以上說嗣
則罔有二節承勿誤以下說○嗚呼予旦已受人所述爲
湯文武用人之美言無一不告之孺子王矣繼自今王孺
文子文孫有家法在既已委任賢才慎勿身有所兼心有
所知使人有能不得施而致誤失庶獄庶慎惟付三宅正
人當職者治之聽斷出納惟其所裁則獄慎以和不虛且

所告之徽言而王之知恤亦何愧于文武哉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
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
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
相我國家
此申禹湯文武之知恤正是受人之徽言已告于王者禹
湯文武都是前面說了此節要得是既敘過的話特總申
三王知恤之事而約言之以起下耳只重自古亦越并茲
乃字見得從古至今代不一君惟知此盡知恤之道而乃
能俾乂也不過敘述前事究極根由以證決成王勿間勿

誤耳○曰自古禹便在內商人指湯曰亦越我周文王武
王便在內三代實事宜總提慎勿撥入謀中幾是申上文
口氣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于事牧
準三者方其始用之也則克宅之天下有均爲賢士而才
具各有所宜取彼才具背此官守若因是人設是官不能
相易而賢始以此爲居安之宅也其既用之也則由繹之
今日展一才明日露一德不必謂由緒餘以繹其全體由
設施以繹其底蘊蓋居安必資深由此克宅而繹之在心
源疊疊上說如治絲之縷縷不絕也然克宅雖本知至信
篤言克紬繹雖指任專言總是無所間無所誤之意以勵

任賢非一宅便可了賢人之用長開之不盡賢人之施斷
那之徐來由繹兩字最妙此即從克宅內摹出二句宜相
承克宅是通章渾成字而由繹專在克宅處也二克字丕
君說茲乃字則乂字意須先提在克宅之上如云夫國未
嘗無才而患不能俾乂者以宅之不當其才不盡其用也
當其材盡其用于俾乂乎何有夏之大競商之丕式文武
之丕基並受用此道耳茲字根上二句來謂之俾者下之
治由于上之使從上克字見非落一層俾乂字輕只重茲
乃字言必如此而後得其心所以能使天下之治也作效
說爲是武欲與丕乃俾亂一般看謂惟如此以盡其用茲

乃所以丕俾乂也與不知未治使治謂之亂治而已治謂
之乂此蓋究竟言之耳如此說則又是任事內事恐語意
不應如此重複

注疏繹音亦由字無音蓋只如字讀也傳謂紬繹用之而
盡其材是以意解卽以由字爲紬字也紬抽音漢書谷永
傳云紬見紬繹

緊承上節來欲成王謹于用人以法古人之克宅也若曰
由此觀之可見自古爲國云云要咏一則字謂凡國于天
地古今一轍並未有用小人者一不訓遂不顯特嚴其詞
正吸下勿以憸人蓋上說得狠下方斷得決其惟吉士所

謂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言任專也相我卽前
相我但說用勵較丕俾有力○國指三王之國國字下要
先點立政惟用君子意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必說古
人不用憸人由桀紂觀之未有從古立國而可用憸人者
重在不用上不用憸人非但不以爲宅卽綴衣等官亦著
此輩一人不得立政二字含三宅在內後凡言立政而不
言三宅者俱倣此不訓二句是推所以不用之故憸利小
人正言其才智機鋒俱的的可喜能聳發人主以爲必可
共功必能顯世而不知其究竟罔顯也蓋憸利之人其旨
便給而有德者多木訥不能與之角長其技敏捷而有德

者多遲鈍不能與之程功故人君常喜用之然順于人主之意而不順于德然須知順字不對君看對德看葢不訓于德與丕訓厥若正相反憸人大奸似忠大許如信然外雖矯飾爲德實非其心之所順沾沾便捷之狀亦易爲人歆破勿作有才無德看憸不可以言才也這憸人所存所行都不順于德萬一錯用之使操天下之柄則國之元氣日消人之心術日壞世道之降從此始使人君沒有光顯的事業在世間故古人爲國所以勿用之也此三句輕與起繼自今四句須從自今二字洗刷克用出來方是進一步結束語氣其勿其惟相形說言繼自今王之立政必勿

用憸利之小人以妨吾治其惟用心中所安常德之吉士用以勉力輔相我國家以升世運于昌明之盛焉勿用憸人而專用吉士就是能知能任而能致其勸相矣不必于用字內更加知人善任意吉與憸之分憸不訓而吉若也就德上看勿與惟之分憸罔顯而吉勸相也就用德上看其惟二字內含克宅克由繹意正包得知恤工夫迅掃群陰獨扶陽脈灼知厥若都在個處用字緊承上看在成王身上着力說即証使字勸相指牧民治事守法言使之勉力以輔相即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得盡其用意須亜捌勸字世間只憑個吉氣往來我國家亦只憑這吉體盤結自

須尋相之者勸正吉士一難乘眞體亦即吉士一若處體神勵處正是相處吉士專任則其力亦專用故曰勸相勸字因勿以憸人言惟小人盡去故君子得展四體無顧忌忌得爲所欲爲賢心之勵翼便是世運之休明與三王之俾乂者同也曰勸相茲惟后矣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矣受此丕丕基矣重看通節特嚴用人之失戒王防小人而任君子更知恤中喫緊事○國則罔有五節重用人不罔憸人而用吉士兼三宅言而歸重于刑因及刑之大者惟兵後克用常人亦兼三宅言而復歸重于刑因述刑可法者惟蘇公前三節是望成王末二節兼後王後臣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欲成王專于任人以法古人之由繹也承上而言刑之爲重因以起下文意再言文子文孫孺子王矣見與夏商後人不同上對文武說此對桀紂說上文其勿以三句內已有勿誤意了此挈其尤重而申勉之○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王者天下之大命也其知所尤重乎以庶言庶慎庶獄言之則獄慎重以獄慎論之則獄重是民命生死于前而國命促延于後其可以已意兼之知之不盡吉人之

用而至于萬一之誤乎惟慎于有司之牧夫可也蓋論三宅則準人司法常任司事而牧伯專司民然事與法其兼有也事與法莫重于獄而民命莫親于牧夫但使牧夫有吉士焉則小大之獄平矣奈何復以孺子王誤之哉勿誤非身心屬克由繹一邊而克宅意亦在內曰惟者擇其人專其任而使之盡其心也不誤之以已而專付之于人則任人之道盡而刑無不當所以相我國家者亦不外是矣知恤非只爲賢人恤正爲民命恤故獨提庶獄刑原以弼養有牧之義故不付準而付牧刑期無刑也要在牧字上講獄牧夫即上所謂吉士

王氏曰獄者政之終牧者官之長政舉其終官舉其長則無不舉矣

今文子文孫四節刑者民之司命王其勿誤之以已惟有司之牧夫然兵又刑之大也王其詰爾戎兵而使禹迹所及無有弗振之威于以方行天下而俾四海之外罔有弗賓之地則文王之耿光可覲也無媿于文孫武王大烈可揚也無媿于文子矣然繼今後王立政庶獄之不可誤猶今也憸人之不可用猶今也其惟克用常德之士乎如司寇蘇公之治獄則眞吉士之勸相我國家者矣故周公又呼大史而告之使書其事以爲後之治獄者式蓋庶獄勿誤在任人而人無如常德常德無如蘇公有蘇公之中罰小者以平反民罪大者以助張國威兵刑具舉德威兼豈長國之猷可以覲光可以揚烈上不媿文子文孫而下無忝于常德之司矣故以蘇公結之

上方中戒勿誤庶獄此節承以詰戎兵者何蓋論庶獄兵固刑之大若論庶愼兵尤禁之大況夏商大競丕釐文武率惟功謀義德容德並受丕丕基傳至于我文子文孫苟不能知恤任人圖治以攘外安內則庶政不無偏而不舉于立之義何居故并用告王以究立政之全也只說修治戎兵如何便牘得禹迹克詰處亦體勿誤意發揮當吉士

勸相之日而振武則人心欲玩而還肅此正德之所在也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自强正所以謙抑也曰克而勿誤意自在其中從上克用克厥宅心克知厥若遞出克詰來克之中無所不化無所不到必歸到以陟禹迹以覲耿光以揚大烈而用賢之效始成蓋上文說知恤原要他法禹湯文武故此復應之禹與世故云迹文武昭代故云光云烈以陟以覲以揚只是一以但一知恤而夏之有室大競商之丕釐耿命文武之丕丕基並受一以貫之矣○然禁奸以獄懲亂以兵兵尤刑之大者況建官踰服撥文奮武自夏禹開王迹以來文武知恤以傳之我我受文武之丕基

如禹之格苗頑文之遏密戡黎武之遏戎劉敵無非此獄
之用特小用之爲刑罰大用之卽爲戎兵勿誤于文武爲
耿光大烈勿誤于我王卽爲覲光揚烈故戎兵爾戎兵也
其惟本其克宅克繹者與容德義德諸臣詰之警軍實除
戎器嚴紀律滅軍伍于井收寫戰陣于蒐獮寄威畧于巡
狩會同則人心振肅以陟禹九州之迹而不使降按方隅
而行天下至于海表無不服威而讋息者焉而不惟以陟
也文王之耿光卽以覲之果無忝于文孫武王之大烈卽
以揚之果無愧于文子光不可見而可象則必以親炙爲
覲神烈雖可承而不可量則以揚厲爲紹述禹迹就是光

烈陟禹正是覲揚至是乃究立政勸相之全局而知恤之
道盡矣○古者兵刑合一至周官而後分耳蓋戎兵國家
之神氣一日不詰便懈惰廢弛周家農隙講武自大司馬
方伯及比閭族黨處處執掌但要天子之精神貫耳有甲
胄起戎于戈省躬意其者期之之詞戎兵有別戎服所以
衛身詰戎如紋甲冑是兵器所以敵人詰兵如鍛戈矛是
不獨王圻之內所在皆修鑿以備非常遏飭重克詰句詰
卽詰言來惟的精意克詰卽克宅克繹的精神三以字勿
輕放過工夫只在詰戎兵但嚴武備爲有事之防猶未至
用兵然武備所修卽德威所寓故下三以字都承此說去

以陟禹之迹以字緊粘上句勿開陟升也言禹迹所至今
威德亦到由未咸服而升之咸服也禹迹以畫疆成迹言
三代疆土遡自禹始重迹不重禹方行三句卽陟禹迹之
形容禹弼成五服外薄四海聲教訖焉後之有天下者益
以其迹之所至爲標準也行是國家神氣自此及彼之行
方卽方來之方處處皆然若硬在四方看則礙天下字複
出矣天下統言其大海表舉方之最遠者方行是德威敷
布于天下海表自上說下來罔不服是天下海表之人心
皆服也自下說上去以覲以揚總承修武備以廣德威說
俱在土宇人民上看光四方顯西土文王之耿光也今威

德如是是與其光覿面相承故曰覲顧文孫言淸四海定
天下武王之大烈也今德威如是是使其烈發揚不墜故
曰揚顧文子言覲揚只是不過佚之意覲光揚烈應前丕
丕基看雖跟詰戎兵來然上敘知恤而終于此還是通結
上文非戎兵一事所能盡要知克詰亦卽付有司之牧夫
耳此等極大事皆不可間之以人誤之以巳故上承勿誤
說而下緊接克用常人

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
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
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

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卽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金氏曰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以是陟禹迹征弗廷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主以兵爲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徵發于常調之外也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强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料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遠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王則爲文子文孫矣嗚呼繼自今後王無不自今爲法程

自今而克宅克繹自今而勿誤勿間以爲後世法而後王豈能外是乎其惟克用常人以爲陟迹覲揚之地矣○此是對今王定後王之式戒知恤言呼振全在繼自今三字推廣獄勿誤之心則凡立政皆當謹其用立政指三宅之官說雖說後王其實自今日始責重成王之辭後王且當戒況王乎今日用人須爲子孫可繼千百斯年立政更無他道止用此常人而已語氣比前知明任專更緊重發帷守勿用憸人在惟守上見常人對憸人說憸人憸利可喜每出人意表吉士則平淡無奇與衆庸無異以其尋常謂之常人然憸人止取辨目前吉士則初終無異因其有常故又謂之常人常則吉矣克用難不出克宅克繹勿以已誤之外然常人之于國如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易持重寡合多不便于新王不可以意氣聯不可以歲月窮必以乾坤不息之神與相貫洽乃克用耳

金仁山曰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爲家法也常人憸人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爲之者憸人如盛夏驟凉隆冬乍煖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公因上言常人此遂呼太史而命書亦對王語雖訓後臣亦戒成王欲其用人若蘇公以長王國也如云常人則蘇公其式也太史司寇蘇公王左右準人也用能敬爾所由之獄以長養培植我王國良以武王勿誤故能俾乂若此而孺子王能覲揚耳若使少以已誤或替或違常人雖有常德其能克由繹之乎太史其書之于冊使後世司獄者于此取法而有愼以輕重之列用其中罰則亦後世之蘇公也然非王之勿誤卽有常人如蘇公亦何能敬獄也

哉則此雖爲後世司獄之式實爲後王用人式也○周公若曰爾太史職在紀載亦知蘇公用刑之善乎昔武王時蘇忿生爲司寇小大之獄莫不由之而其所由之獄莫不能敬葢國家以民命爲國命式敬爾由獄其培植者雖在于民命其所以長我王國而培植國命者于是乎在也用刑之極功至是蔑以加矣是敬者蘇公治獄之要也爾太史書而識之使後之治獄者于此式而有敬愼之心則以陳列之不一者而用大中至正之罰猶之乎蘇公矣非即常人而何太史其知之此節列于告成王之下便有告太史以箴王之意特呼太史因他載筆在旁再申勿誤庶獄

之言式敬爾由獄是蘇公之事以長我王國是推其敬獄所致者葢刑者干天地之和即輕重適當亦陰耗國元氣而鑠其命脈周公深見國所以不能長皆獄之由蘇公却由威嚴迫促行永裕長久之道故急顧太史可將蘇公敬獄之事書之簡冊使後世司寇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刑罰得中便是王國靈長處式敬之式用也亦所以法後人茲式之式法也亦所以用前人然前人後人皆不過同此不敢之心故上言式敬下言式愼一不敢也爾由獄我王國爾我緊對然爾字照勿誤即正字也所謂當職者非漫然下字曰由獄者司寇總天下刑獄則天下小大之獄雖有司存然必經司寇而後得以擬定故曰由罰言上之所加獄言下之所備敬爾由獄即所謂列用中罰也敬則中不敬則不中夫死不可復生一有不敬民命所係豈可侮哉蘇公治獄只是一敬寧失不經不敢冤民培養太和以長我王國長王國要本文武知恤能容人臣之執法來王國下緊點出欽汝太史書之于策來茲字指蘇公實事言式者式其意非式其法以式而愼愼即敬也以列用中罰正是有愼處條列之說三代未有經文大全俱列宗無例字列用中罰者舉一時所列之法而無所不用其中也然以列不是蘇公條列國家之條列也指成法言罰之不中

多由不合例耳故曰以列用中罰中罰是今日之議斷于治小罪也能以輕之條列執常輕之中罰而用之于治大罪也能以重之條列執當重之中罰而用之列有輕重用之而得其宜輕得其宜重者乃所謂中非以輕重之間爲中也繞說中便錯綜斟酌非例所能拘或輕或重國條其在何必式蘇公式其用中罰而長國也蘇公爲司寇其道在敬後人法蘇公其道在愼敬發于兢業愼者惟恐不如蘇公也通節要得告太史意太史亦咸戒中人特記此了首節案。

由字即用字猶云敬其所用之獄也此與小註異但式

字旣訓用而由字又訓用恐兩相軋○列用中罰不與呂刑上下比罪同此輕重無正律必比彼上下以取中列是輕重有正律用比輕重卽用其中矣漢有決事比周禮小司寇登中于天府註曰取其計獄弊訟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爲法比後罪犯有合于是者則援引以爲質也○陳繼儒曰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公家皆私百畝自宓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天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

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觕耳有如獮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鬬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敎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獻以待敵悉寓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于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志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于富且强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毁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帥之旃以

爲門以憹傷馬也車之入門碍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轍塵馬候跡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稚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鬪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王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奸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敎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歸相謂曰公以稼

穡餓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僨我甚則感歎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不知而況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

尚書葦篇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周官

陳新安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令只當據周官其與周禮不脗合處姑畧之可也○湯若士曰按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

篇首敘成王訓官之由若昔三節成王自敘訓官之意立太師十節歷舉所訓之官由尊而卑由內而外有相承之體統焉凡我有官六節是倣古立政惟人之義以訓官末飭期永康結應阜成一篇單重綏民。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史序括約訓語重內治邊宗周以上俱爲董正發端萬邦句提起看泛言君臨天下也不重只形容一統氣象不可謂出臨萬國與歸字對看蓋向來成王倚周公輔相未見其施爲此篇是成王自家力量做出的事故史官以周王撫萬邦句冠之巡狩獨于侯甸舉二以該六舉近以見遠也巡行侯甸亦是常制四征弗庭即于時巡行乃巡侯甸中事即詰兵陟禹意言巡狩諸侯之國察有不順者征伐加焉征止奄及淮夷曰四征者史臣之詞凡來享者必至庭故下庭字傳解直字未當綏厥兆民緊承上二句巡狩侯甸之國而四征其不來廷者以此制馭羣辟而綏靖天下之兆民綏民工夫全在馭侯上見綏民就成王心裏說即德意也此時民已久安非待巡征後安曰兆不令一人失所無非整飭之以盡職業期于安天下而已建官只爲治民故後言阜成兆民又言永康兆民作史者深識此意于篇首特敘綏厥兆民一語爲下文張本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安民者一人之德意而奉君

之德意以安民者徧六服之羣辟有同然也罔不字兼侯甸弗庭說素直者于甸于宣悔其不直者亦來王來享無不象上指以安民也垂重直者一邊說此正是外攘之功舉要見已治已安意下二句嚴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保邦者也歸字對巡征言前是出而攘外此是歸而益嚴內治先將外治規模說大了而收入于內治王歸宗周以內而治事之臣爲外臣之表率也乃董率而是正之使明乎肩外之職而翼君以庇民焉治官即公孤六卿是皆在王畿之內故曰內治治官猶言治人董正治官督責戒勑令其官之皆治也董正有二意謂正其體統修其職業自公

卿而下皆非無某官也而或紀綱之未定則示以相維之統而治體立皆雖有是職也而或職業之未屬則示以宜盡之職而治功明要見此時體統已明職業已舉而益嚴之耳不外下文訓官之語董正與訓廸一般自成王言曰訓廸自史臣以成王教戒啓廸之中有督課責成之實故究其肯曰董正傍內治正所以倡外不專做內面事此意要識傳外撰撰字似專指不庭言勿泥

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闥之扉主耳今撫萬邦至罔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

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俱備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制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是語六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周禮九服此只言六者夷鎭藩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于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舉六服

此篇董正百官而訓廸之不過以制治保邦為主要之制治即以保邦非有二事觀以周王撫萬邦揭于首末以萬邦無斁結之玩首末兩邦字乃欲久安長治即皆大猷之肯中間三公言經邦六卿各列邦之所司乃應保邦肯第保邦非虛邦之經由于陰陽燮理六卿掌邦有治教兵刑等職且篇首云治官繼云明王立政都應制治語則未有治已制而邦不安者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

董正治官之意何為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入則制之保之者也故此從制治保邦說起大猷暗指唐虞夏商然不直指而曰大猷正見其所謀合道後世所當尊也含治安意要看猷字否泰相循一定之運也大猷之世不悲運而憑道道之大大于謙常虞亂常虞危道之大大于豫防其亂防其危豈可曰已治已安只可曰未危未亂天下未有不終于危亂者正須作未亂未危時制之保之耳未亂就政治說如紀綱法度修治之謂未危就國祚說如天下國家奠安之謂未有微幾也亦伏幾也處將然之中一簡點即可息萌蘖方來之勢一失計即不復挽此正制保之不

咎已、二于字總于治之綱、繆邦之鞏固未介者、精神者也、治字對邦字實說、亂與治反、不可說是國亂、未亂貼下惟和、未危貼下咸寧、與上外攘之功相應、治有失則亂、邦不治則危、制之正所以保之也、對中有串意、制治保邦、全要在修治上說、制有力維不傾之義、如規矩繩墨截然有度而不可紊、保有一定不搖之義、如捧盂執玉凜然愛護而不使傷。制字保字須含整肅官方意。亂不亂于政、全亂于舉朝之潰神、故制使勿潰。危不危于國勢、全危于舉朝之頹氣、故保使勿頹。

此正所謂大猷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時者也、上文蓋述古語、此曰字成王自言、欲建官而歸重得人。上本說唐虞夏商、正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入此二段、却將此意截作三層讀。唐虞夏商處、俱要點出已治已安、稽古四句及官倍二字、則皆制治保邦之實、和寧用乂、則其效見益治益安意、用乂以上二段、本說建官以制治保邦、明王以下三句、則轉言制治保邦之全在建官耳。○然邦欲其有安無危、則治欲其有治無亂、則制治即以保邦、只在建官立政、唐虞正大猷之世、稽古之制、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內外相承不紊、則惟和咸寧、凡以制治。夏商視唐虞繁簡異宜、官數加倍、亦能惟和咸寧、

以歸于治、夫官不過惟百惟倍、而足以制治、何故、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制治之人而已。唐虞前便有以鳥以雲紀官事、故曰稽古、謂考古制而損益隨宜、建爲百職、惟百總內外大小之官、其名有百也、內外二句、就惟百中舉統領者以該其餘、當以內帶外、非爲百之實也、內治非一、有百揆四岳以總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百揆、居朝廷爲九官所稟承、而方岳之事四岳主焉、則內未始不通乎外也、州牧長一州、侯伯長一方、爲諸侯所承聽、而州牧又總于四岳焉、則外未始不通乎內也。內外相承處、實體統所在、當重看、職業在其中、庶政二句總承串下、庶政所以治萬國者、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總理有要、分職有序、則政事修明、大綱萬目各得其理而不亂、萬國咸寧氣象、庶政惟和應制治、治者益治而不亂、萬國咸寧應保邦、安者益安而不危、庶政二句只敘官制、不可用賢智脩舉等語、咸寧下須補云此唐虞建官之效也、夏商下要補因時建官意、官倍、官職倍于唐虞也、亦見其隨時說、云內不止于百揆四岳、而治內之體統以定、外不止于州牧侯伯、而外治之體統以立、非也、蓋曰百曰倍、不獨指總治者言、是通大小而言、包百官在內、倍者非指揆岳牧伯而廣之、但當其世變事煩、官不得不倍、意內外相承體統

不紊意須照唐虞一筆發明蓋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
易亦克用乂承唐虞來庶政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
此夏商建官之效也和寧用乂處須像制治保邦發出長
治久安意方與前已治已安意關得來不要只說能治安
的話此已寓有得人意在明王三句時說指建官之要言
蓋推其所以能致效之故也如云唐虞能使庶政和而萬
邦安夏商亦克用乂者蓋不恃其建官恃得人耳謂百與
倍此特其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廢事
邪則亂政故不惟其官惟其人見賢者能立政官不足恃
也看來惟其人處正是建官得其要但作推原說似多一

層還作申言為是不必推開泛論用人之道當如是總歸
重惟其人三字明王即禹湯堯舜帝與王不必同而灼見
夫安危理亂之化均之所謂明王之立政也德字須藏在
明王立政中方使下節德字有根立政即建官不惟其官
者言止于惟百官倍也惟其人者惟百之官皆三德六德
惟倍之官皆克宅克俊惟得其制治保邦之人也如此方
叫得仰惟前代時若起○此承上言制治保邦之道在建
官也夫建官其來久矣唐虞非大猷之世乎亦稽之上古
損益制宜而建為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而四岳以
察按四方外則州牧以一州之長總其州中之各國而侯

伯又以大國之君率其次屬之國內外脉絡相承而體
統不紊故以之制治而庶政和以之保邦而萬國寧虞降
而夏夏降而商猶然大猷之世也但世變事繁又與唐虞
異矣乃觀會通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和寧以乂焉觀
四代建官止有此數如此然則明王立政豈無要哉蓋立
天下之政者官也官所以能立天下之政者人也得其人
簡任自足以成功非其人備員適足以耗治故明王之政
少不過百多不踰倍皆不惟其官之多惟其人耳堯舜之
急知人禹湯之克宅俊乃其政所以立而治安也予其有
慨于明王也

古官之名伏羲以龍紀為龍師龍名春官青龍夏官赤
龍穐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黃龍又設九庖之官共工
以水紀為水師水名神農以火紀為火師火名春官大
火夏官鶉火穐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黃帝雲師
雲名春官青雲夏官赤雲穐官白雲冬官黑雲中官黃
雲置六相曰常天曰常平曰士師曰司徒曰司馬曰李
立四監置四史置五官曰天曰地曰神曰祇曰物一曰
士師行人司徒祝宗使人置大醫樂師少昊摯以鳥紀
為鳥師鳥名曰鳳鳥氏玄鳥氏伯趙氏青鳥氏丹鳥氏
祝鳩氏雎鳩氏鳲鳩氏爽鳩氏鶻鳩氏又五雉為五工

正九扈爲九農正顓帝置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曰勾芒
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
中官土正曰后土○唐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置謂者
射官寺正虞置九官曰司空曰后稷曰司徒曰士曰共
工曰虞曰秩宗曰典樂曰納言夏后氏置六卿又有三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商制曰大宰大宗大
史大祝大士大卜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曰司
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
工草工又五官之長曰伯又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
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

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
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
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官有成書不具載○張氏曰
唐虞官百夏商俗之周又倍之事煩故官多然大體未
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八政至周合爲六典大綱
皆出于一所增特其屬耳○丁奉曰乾君位以天下爲
任者也故其利極于萬國咸寧坤臣位雖諸侯亦惟一
方之治也故其利止于西南得朋○蘇子瞻曰唐虞官
百而天下治夏商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
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

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
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
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
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矣
此節舊以不逮以上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此訓廸以前
尊仰惟以下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看來總是成王敘
已法古建官之意今字對若昔二字前代官惟其人全由
明王克知其心灼見其心以德廸不徒以言訓故能得人
此成王所以欲時若之耳一節發明已訓官心事不重祗
德因修德爲建官之本故及之德即綏民承德之德字祗

勤于德就爲治上說與制治保邦相應勿把取人以身增
一冐頭夙夜不逮正祗勤之形容不逮實指已不及先王
祗勤而見爲未逮此所以不自恃而用人也起下訓官張
本前代處兼體統相承得人圖治二意時指唐虞夏商建
官言若不止是順謂真欲如之曰時若有因時變通意非
按其成規而已也時若在訓廸上見無兩層明王爲官而
擇人成王資人而訓官意正相同故曰若非若其建官也
訓廸二字串訓以訓詞而開導之正身廸之也在勤德上
說○以古昔之隆猶汲汲于致治保邦若此況今予小子
而可以治安自足乎以故祗勤于德夙夜之間如有不及

而未危未亂之防先百官而圖之建官之道無過唐虞夏商故仰思前代之建官有體得人盡職者而時順之率循之不敢違以訓迪百官、公孤卿士一一示之體統而因各戒之以職業亦庶以致治保邦之道而收和寧用乂之效乎〇今予小子以下半截重官得其人凡我有官至末盡人能其官、官要得人在敍官司、故公孤六卿各、疏其事于官之下人要能官當別人品故言公言學言果斷恭儉又言推讓總著其德于司之中蓋人品不越官司成王之訓迪史氏所謂董正也訓迪董正之作用不必如大全分並太師而下爲董正凡我有官以下爲訓迪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〇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〇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〇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〇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〇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〇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下俱訓迪百官之言分爲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孤貳公六卿分職六卿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宣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以下皆職守也時說分立太師至黜陟與上建官三句一例自體統言自凡我有官至兆民與上惟其人一例自得人言無斁句與上庶政惟和二句并亦克用句一例自致效說以職業言此據蔡傳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句來殊不知體統職業不得分之爲兩前十節內節節自有職業如論道經邦等事非職業而何訓迪體統者正訓迪其職業也但前第直敘

其職而有官以後戒飭止卿士不及公孤即係職業中之體統豈可太析〇立太師節以下曰道曰陰陽曰化曰天地政治敎化一元太始之理謂道道所流行爲陰陽陰陽發育爲化化工流漸斯成天地政治敎化則又化之着實處只一道而已凡禮樂刑政民物之本于心而順乎時者皆陰陽也皆化也皆天地之變動者也豈謂公便只論道而不寅亮孤便只寅亮而不論道乎論道字與寅字是大頭腦處蓋能論道能寅則下以經邦弘化上以燮理陰陽亮天地皆在此矣三公不親政事故無職掌惟曰論道論者講明啓沃卽唐虞若時之任蓋與天子調精禨之原兆

如六卿三事必形見勢著徒以事修散者也故此一節字
直對。蓋下六。掌字惟其人正言其爲陰陽合德天地爲侶
之人非官司職掌之人。公孤文多互言道不重陰陽即人
主經邦之道故曰論道經邦化不重天地即三公燮理之
化故曰貳公弘化其陰陽天地意俱後一層三公由君身
上做格天事業三孤由格天上做格君工夫一主道一主
化、公孤主綱領、六卿主將上、陰陽即天地之體職雖異而
實同也成周治事之官六而公孤亦六以君身治本獨致
詳焉。○立字以已然說貫下八節官制職掌周公所定[illegible]
而述之非至此始立也師傅保以宿言三公以爵言公者

無私之義太者尊而無以加之辭師傅保之名異而師道
則同三公名秩之尊非與人任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
首列公名自全以道重了邦在廷臣固有緯之者此其經
之者乃不經以政務經以陰陽之至理工夫全在論道上
經邦即論道帶見經邦不是三公去經之乃是輔君去經
理邦國之民物大綱大本處皆從論道來燮理陰陽又根
論經來是用力字道字就君身上看非一陰一陽之道人
君以人事而調氣運者道也坐論啓沃而用以經天下之
務即此便是燮理須知燮理工夫固不在乎論道經邦之
外然亦非論道經邦而陰陽自燮理也乃謂論道經邦乎

以燮理乎陰陽也不可謂陰陽由我燮理只順文發揮如
節宣四氣斡旋五沴皆是官不必備二句對不惟其官惟
其人說極重非眞謂其官可缺詁言當得其人也上不惟
其官二句是已然事就建官說此官不必備二句是未然
事就用人說官之重全以人重若官不得人不若無官故
版官惟其人不論多寡所重在官之內三公惟其人不論
有無所重又在官之外下三孤六卿俱有不可不得人之
意。○三公自古有之而未有是制我其立太師太傅太保
之官而爵惟三公爲師傅保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
不可不備也三公所論者何道即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

道也論非但講明之謂擬議以成其變化潛喩以道而論
非隱于無徐韶以言而道非滯于有陰陽迺爲消息論
其不消不息之道即撕其能消能息之權惟于日用人事
之修多所補益則剸宁無拂經即宇內無戾氣因有理氣
之別故須燮治使理與陰陽和劑合一即經邦處後舉六
卿之功實由論理得來政和則民和氣和而天地之和
若有以釀其雍者實無統同之迹若有以調其燥者實無
辨異之力是謂燮理人主不明陰陽之道本原處與化
不相入則于邦紀之際將有拂經而氣化之流必且乖
益以徒有人論事而無人論道也三公不親政事俱清

于論思性命之微法則之本天人之際終始之端屬于道
而為經綸所自出者皆為人主從容闡忻使人主之心悉
于道妙以貫其事端凡錯綜條目為道所分注而屬于事
者各有經焉大邦政之經闔闢舒慘皆化機所斡運者也
論道以經邦即以盡人物之性而和調陰陽之氣蓋道術
即經綸經綸即化工矣夫他職惟取于各知其事而三公
不局事非知道者不能也分職者必不可缺其官而三公
者同論一道得一知道者為已足也是故官不必備兩任
而一缺焉可也一任而兩缺焉可也無其人則并缺之以
待焉亦可也葢三公坐而論道不煩以事不以一職名官

故不職三公多以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以公
之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缺而
六卿自若也所立三公者其重如此
璟濟要略云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
助王事保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
事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大戴禮曰天子無
恩于父母不惠于庶人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制獄無經
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誠于戎事
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強于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
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
聲音不中律進退陞降不以禮俯仰周旋不中節凡此
屬太保之任也○燮和也理字始見于此事之有理猶
物之有脉循之則治逆之則亂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
字從王凡事必循其理故治事治民皆曰理治玉曰理
治獄曰理導陰陽曰理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郎瑛
曰天氣也地質也地之上陽也故氣為地之下陰也故
水為此陽無形而陰有跡也然氣復為水此陰陽原始
反終之義也何以見之氣自卑而升上水出于山氣之
化也水自高而趨下入于大海水歸本也蓋水氣一也
氣為水之本水為氣之化氣鍾而水息溪永流而氣消

矣盈天地間萬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需養一化一歸
一息一消天地之道耳
宇宙間極公共理即極孤特理私則多與公自無朋故于
公論其冒天下之量于孤論其挺天下之神二職分言居
六官首使全該道化了貳公二句一氣下工夫在弘化上
寅亮承來貳弼次非佐貳之謂化字亦就君身看非天地
之化育弘即盡性以盡人物是寅亮即參贊天地是天地
以成能言豈無覆載生成之漏而弘以寅亮者能使化育
之運無鬱不暢斯覆載之盛無闕不彰然天地終古著明
奚待孤始亮但于弘化時中存寅畏造化生心則天高地

厚氣象倍覺開朗是于公爲貳而于天地爲三總來又只是弼予一人見弘化工夫不在天地之化上做而在予一人身上做君身萬化之源弘所有事莫先于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〇訓廸三孤蒙上文立字來少者位次于尊之詞貳公三句正是職之所在貳公貫至天地工夫在弘化上寅亮卽在弘化內弘化卽論道寅亮卽燮理非有二事蓋化者天地之用卽道之發育者也天地者化之體卽陰陽之成位者也化不弘則天地之功用不著而天地之體幾晦故三公旣論道經邦以燮理其化矣三孤則副貳三公以弘大經邦之化將所論列之理闡揚之以究其用于

凡陰陽之氣順其出機養其入機使天地之心徧于民物庶事宣暢無欝卽寅亮此心惺惺明朗便是淸寧成體處一念同寅而六合爲昭氣和則形和故也雖是貳公其實弼一人一人固寅亮天地之主也道化與陰陽天地各相對爲文非有異義化卽道也天地陰陽運行則爲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則爲化貳者公所論在化孤亦在化上用功若爲公副者所以如此立文者以見公論于前孤弼于後道相成而非二爾如以道化爲公孤之差別則陰陽天地亦可差別耶陰陽是統言運行之氣天地是分言對待之形從化字上別于陰陽耳蓋造化不能盡齊于其過者

而裁成之于其不及者而輔相使品物無不附元亨之變敬明天地是天不失其爲覆地不失其爲載各得其眞位之體非只說其確然隤然之形而已傳中天地以形言此乃對化之蹟迹者言也不可謂此天地亞迹上弘化對上論道經邦四字兩處都是先說人事後說造化與中庸贊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一樣文法傳以化爲天地之化則經邦亦是經陰陽耶小註得之陰陽氣也一陰一陽者道也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化也主宰道化者天地也爲天地之心者人也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者何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將成臣

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公字寛孤字峻道字渾化字露陰陽無迹天地有迹別言之以示隆重元臣之意而其職業則未有不同者勿把公孤事業相形蓋有時公缺則孤亦首揆矣〇六卿俱着掌字便見各有官司而作事與論道者不同官惟有事則有屬故六卿有屬而公孤無屬公孤所事惟弼一人不在訓廸一槩

冢宰六節文辭對意多不對宜串看如統百官以均四海數五典以擾兆民治神人以和上下統六師以平邦國詰四民以時地利俱當加一以字直下惟詰姦慝二句可對

原亦一條莫中江曰註疏謂冢宰宗伯不言司者爲冢宰無所不統而神祗非人之所得司也此言未然蓋冢宰爲六卿之長春官爲四時之長故別言之以示尊也若曰冢宰無專職則所謂統所謂均者畢竟屬于當職之下而秩宗曰治神人曰典三禮者獨非司之義乎○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所統乃均列于職而並數爲六何也綱在綱中也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五卿並列六職其義一也冢宰爲天官卿實掌邦國之治禮敎政刑土蓋無所不治然冢宰亦豈能獨治之邦教掌以司徒爲地官卿治得敎而章也邦禮掌以宗伯曰春官卿治

得禮而齊也邦政掌以司馬曰夏官卿治得兵而威也邦禁掌以司寇曰秋官卿治得刑而肅也立司空于後以掌邦之空土曰冬官卿民有居有養而始帖然于邦治也要知由治而禮由禮而兵等次序意不必用○訓廸天官之職重在統字均字凡治事之長謂宰故冢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貳王治事百官總焉則進異名而謂之冢宰與五卿並列各與其亞貳爲對則退異名而謂之太宰冢太之上也山頂曰冢冢宰二字住掌邦治是其職下二句正掌邦政治之事下五節皆然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下面雖衆把握尊綸皆在冢宰統非必官官而控制之也百而歸諸六由六而歸諸一所操者至簡也如會之以治聯屬之以官計是統字內有選擇責成意均承統來百官共理四海者庶政不一其規五方不一其俗有統而體制相準情欲相調卽不無裒益低昂處乃其所以爲均也蓋近剛柔各有習尚故云四海異宜調劑非必人人稱量定所謂修其敎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異其宜所居者至易矣簡易之理相業也統不一則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觀內百揆四岳外州牧侯伯諸則百官亦兼內外言蓋統舉乎百官正所以均平乎四海也益合百官之精神以治四海則海內無兩風猷萬邦無兩治象矣

周禮太宰卿一人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職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此訓廸地官之職也重在敷與擾上徒人衆也司徒主凡夫家之徒衆重民衆故稱司徒人衆則爭非敎何以治之治政莫大乎敎故以掌邦敎言相生相養亦包括敎中掌

字就爲之長者敷五典二句申五常不明則百姓不親故敷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常于天下以馴擾不順之兆民而歸之順敷典正以擾民也敷者開明宜播使無一人之迷重擾字擾者馴習而熟之撫摩而入之窩養而寛之之謂不專爲不順者設即順者還須馴擾也蓋善教者浹乎心志而耳目無間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豈有制哉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一失其制脱然逝矣此最得擾字意○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執事十有二以登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雖稽夫冢之衆寡會萬民之卒伍辯征役之施舍要皆以寓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守分之内父詔其子長帥其幼何莫非五禮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政與教分民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吾道德之意矣

唐孔氏曰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義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此訓廸春官之職也重在治典和上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官名宗伯併及廷禮樂之職治神人二句相承串依傳俱主祭祀看宗伯兼掌五禮獨言祭者舉重者言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云治神人益以神包祇

即三禮也郊社爲神統言天地宗廟爲人專言人鬼上下不必開說只就神人中之上下言尊卑等列是也猶云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專治而整理之如郊社以祀天地禘祫以祀祖考各舉其典而不廢而神人中之尊卑等列自有上下之別皆和之以秩序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帛祝號之有次第循其分而不乖焉蓋治得禮而齊矣治事對和等列非治事即所以和等列也樂字從和字内見出非以下句爲樂○人君天地鬼神之主萬物本乎天地人本乎祖報本反始莫重于此故宗伯典禮以治之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列坎壇謹牲幣修宗廟別昭穆陳牲帛治祝號

夙寅直上下歆祀以治其事也于以使天地人鬼各得其
序尊卑高下不相混淆禮秩而文明義協而情得神亦相
安而胥悅焉過文要直走下去如天神自天而六宗各有
列也地祇自地而山川各有列也人鬼如世家昭穆是也
神人各有上下其等列已在治字內了和者無怨無恫降
監昭格之謂治之乃所以和之也蓋禮主于辨不辨則無
序而乖生焉分明有夙夜寅淸亡大若牲帛祝號一有司
治之足矣○據大全孔呂二家之說只以治神人屬祀而
和上下則泛指五禮傳亦只說和上下尊卑等列後儒以
虞書典朕三禮不泛指五禮說遂欲專主祭禮蓋因傳添

地祇二字分明專言祭矣然于本文終不合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尚書大傳云
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
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禮記云
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
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
義○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
貞掌六祈作六辭辨六號九祭九拜凡大禋祀肆享祭
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
之來瞽令皋舞相尸禮旣祭令徹小祝掌小祭祀大祭
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
喪祝掌喪祭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
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儀禮士喪旣夕有夏祝商祝
士虞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有祝

此訓迪夏官之職也重在統與平上不可作司馬統六師
以平邦國司馬乃居中調度之官非親戰伐者司馬主兵
政兵以車馬爲重而尤急于馬故政官曰司馬國之大事
何莫非政獨戎謂邦政何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賦役
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
邦之存亡安危係焉有正人不正之義其爲政之大固不

待論矣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六師六鄉六遂
之師天子六師出車萬乘是古寓兵于農之訓然曰統六
師則凜然居重馭輕之勢自足以銷反側而靖八方不待
征伐而後平也二句逆看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此王者
用師之本意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平字有二義謂我
平之而人得其平蓋天下有殘暴之人則六師征之使强
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相安于無事之天也統
字內兼平時及用兵時二意平居聚衆則蒐苗獮狩咸肅
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麾平邦國指臨
時平與均不同均以與治言平以除亂言夫統六師則軍

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則天下皆歸于政矣故曰掌邦
政

陳士元曰按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又有小師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伍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丘葵氏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鄉制也鄉

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軍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此制一定則士不待選將不敢設有事置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集之擾無廩給之費此先王之所以足兵也愚竊謂不然比閭族黨州鄉乃田里不易之制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則于征伐之時以見在調發之兵而編定之耳蓋當其無事兵藏于農及其有事自依司馬法四丘爲甸出張轂一乘六十四井之內五百七十二家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中取其七十五人籍于司馬而民力始寬其七十五人非盡調發爲兵也又按司馬法通十爲成成百井八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

是八百家之中可任用者二千人二千人之中調發三十人而已足籍于司馬者一成之中百二十人有奇兩分當兵之數發兵一分之強以起軍旅而民力愈寬安得謂伍兩卒旅軍師即依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哉況軍旅之起有大司馬將之以行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發兵時始置安得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皆帥兵以行而將不敢置士不待選哉彼徒見軍制與鄉制之數相合而即以軍出于鄉然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有比閭族黨州鄉猶遂有鄰里酇鄙縣遂也在鄉者無一家

非兵而在遂者獨佚焉何其厚遠薄近如此哉天子六軍姑勿論且以大國三軍言之伍五人兩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出車一乘百人爲卒三卒三百人出車四乘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三師七百五十人出車百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而大國千乘共計六軍乃總三鄉三遂之全數其交五兩發止取其半故曰三軍耳豈謂三軍皆三鄉之民而無三遂之民哉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穎達疏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也又坊記疏云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左傳疏云古者用兵先取

之鄉鄉不足取之遂遂不足取之公邑采地然則軍制
兼出鄉遂而不專于鄉也明矣春秋傳周官篇云公車千
乘公徒三萬鄭玄註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
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管子小匡
篇云三分齊國以爲三軍萬人爲一軍三軍教士三萬
人則其數又與春頌合或者乃以一軍萬人爲古法而
周禮一軍之數多二千五百人爲妄加之數此又執一
之見也

此訓廸秋官之職也重詰與刑上舉行攻劫曰寇慝不止
寇而以名官亦舉重而言刑官不曰掌邦刑者聖人立法

以禁于未然至于刑則加之人矣止慝聖人本心刑非得
已小懲而大戒亦所以爲禁也詰奸慝二句平看傳押隱
顯二字串下奸慝暴亂一也蹤跡未形則曰姦慝罪狀已
著則曰暴亂罪狀有顯微而無大小詰主推鞫以情言刑
主斷制以罪言詰者欲得其情刑在得情之後要識詰而
後刑刑者必詰互文見意照上平在一國刑止一人亦須
識得詰與刑總言禁者意不在詰之刑之在禁之也

此訓廸冬官之職也重居與時上當時行井田之法民間
所授之田民自治之惟田未授者則空之而掌于公家乃
綱紀于官故官曰司空主國空土以居民使順天時分地
利四民謂士農工商之受廛受田受肆受屋者皆有以分
畫而與之居士于學居農于野居工于肆居商于市所謂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者也使各久其業而不爲異物
以遷焉居宇內有相協土宜各得其所之意地利與四民
則不止稼穡凡國中郊野山林川澤之利皆在順時以興
之無曠土無閒民所以長地財而資國用者也地利各有
所宜全在上人之相視可無失其時耳時字傳作順天時
蕃地非天不因也四時各有當興之利時之者如闢地藝
田築場乘屋以及修隄防伐林木建城邑修里閭各有其
時不失時而墮功不違時而妨務是也即禹貢則壤成賦

事二句平看民之居依于土利之出由于土故謂之掌邦
土○邦土者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
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
隰無井司空所掌司空辨其名物知其土宜以居四民時
地利其居民也相其陰陽之向背嘗其水泉之甘苦利則
使居之害則使避之居得其所則生民可阜鳥獸可蕃草
木可殖大則邦國都鄙之數小則縣鄙形體之法皆所以
居民也其時地利也五物九等既辨由是以作民職則三
農以至閒民各任其事也以令地貢則九穀以至山澤之
物各出其有也土事出于十有二土稼穡藝出于十有二

壤皆所以時地利也司徒兼養民之職則百穀之利司徒
皆順時興之矣司空主廓地居民此所興之利豈即在所
廓之地有利可興耶一說在順時興造四民之居上說爲
于地利字義不切況居四民中已有興造意了司空實兼
工虞之事故須開說爲是
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
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
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
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然則地利爲

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
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按冢宰統百官則其任專六卿分職則其事不相壓此萬
世任相之法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
各擧其官之所掌示以材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上言六卿之職體統在中未及說出此節是擧六官之體
統以訓迪之六卿治內九牧治外皆天子所以阜成兆民
者然內無所倡則外無所承故六卿列其職掌已見各有
司存至此說其體統在乎各率其屬率屬即是倡牧非獨
以內倡外蓋亦得九牧使各率其屬爾此以阜成不重屬
牧上重六卿率而倡此正所謂六卿之體統也率屬倡牧
阜成只問問敘其體統如此非是勉詞在內爲阜成之[illegible]
故曰治官○六卿分職一句輕結上帶下之辭九牧[illegible]
斷言政治教化六卿既分職以掌矣雖合之以官聯而會
之以敘事亦豈必自爲之哉內有三百六十屬惟卿率[illegible]
外有九州牧惟卿倡焉蓋各率領官屬治其所分之職以
倡九牧使九牧各知率其各州之屬以承于外內外相承
而用以阜成乎兆民也六卿之率屬亦非外上統百官[illegible]
職而別有所屬只就盡職處便是率先處重率屬上要[illegible]
註自內達外意蓋率屬以倡牧外以內爲標也正體統在

斎處分字率字倡字俱有力分者條貫也率者提挈也倡
者鼓舞也居中馭外不外政教二端故阜成乃訓官實事
兆民合內外之民言是欲目前德澤益加深厚以成其化
也雖則阜厚是安居樂業意屬政治邊化成是雍熙太和
意屬教化邊然阜成二字非由民物之安阜至大化之通
成治之極也此前綏厥兆民綏字深看預言其所致如此
期之之辭勿作效看上言內臣未及外臣故于此一點倡
牧便覺內外相承此史筆映帶之巧通節與唐虞節應說
訓六卿之職則其屬在其中阜成兆民九牧之職也六卿
倡九牧則九牧率諸侯矣邦國之治不外于六典此所以

六官倡于上九牧從于下也陳新安曰成周以六卿倡九
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
此亦訓廸之言論馭九牧之法與首節巡侯甸綏兆民相
應以見內臣不可不倡之意因上倡九牧之言而及之也
雖分上節內臣倡外下節外臣應內其實對內臣而言馭
外臣之法乃六卿之體統如此不可並敘王歸自時巡而
董正故又因董正定朝巡六年至時巡定朝巡之期考制
度以下單詳時巡之事不言述職者重在馭臣故時巡黜
陟專爲阜成即考驗在外承內之治可與上對看上六卿
是百揆四岳此五服是州牧侯伯此亦不重外之應內蓋

即此以益嚴內治之官也謂倡率自六卿豈能必九牧之
從猶未知外之應乎內者何如也是可該諸天子有專制
之柄而以爲不必倡乎天子之柄不過考制度以明黜陟
而已至于使牧有所承以避吾之黜當吾之陟則全在六
卿之倡率也仍急轉到內治上與上節緊連勿分開看○
前云六服此云五服除坼內言也六年之間五服同期一
日朝王與虞庭諸侯逐年來朝者不同又六年王乃四仲
巡狩六年又六年非至此而制始定王字泛言爲天子者
非成王自稱五服一朝各述其職則勤惰可稽黜陟未舉
故又六年而復有黜陟然此節只重巡狩以維持封建上
來朝只帶言之耳時巡下不必補朝覲述職之事蓋雖無
定朝巡之期六年五服一朝何嘗過起下又六年王乃時
巡四句如云卿倡牧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可無時有
以振之乎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五服更兩朝然後王一
巡狩來朝者固以述職爲常典矣彼時巡者又豈無所事
事也哉彼治也教也禮也政也禁也土也六卿所以倡之
者即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則考王朝制度于臨蒞之四
岳諸侯各朝天子于一方之岳下以聽天子考核于是大
明其違六卿之所倡不遵制度者則削地貶爵以黜之大
明其如六卿所倡能遵制度者則加地進爵以陟之如是

則所以撫萬邦巡侯甸者其制有常六服群辟有承德而
無不庭兆民之阜成者無間矣外臣之體統如此六卿可
不知所倡乎天子復親考制度即指六卿之事如政治教
化皆是非如傳引諡之謂制度二字自阜成生出倡王朝
而侯國奉之以爲憲故云爾時巡事重考制度明黜陟上
而明黜陟又根考制度來曰大明者與天下共知之也諸
侯各朝句帶過行黜陟于方岳即泰山明堂可見巡方考
課要得應內阜成之意須歸重上節去與篇首參看六卿
即前云治官諸侯即前云六服群辟前以外攘而及內治
此以內臣而倡外治乃祖唐虞岳牧相維之制

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狩會同職方氏王將巡狩戒于四方曰各修乎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土訓誦訓王巡狩則夾王車○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禮記外傳云夏殷五載一巡狩五年再閏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歲星一周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下以侯見○唐虞朝巡何法之審周制何法之疎但觀周禮諸侯非朝歲則遣卿來聘而稱問若王亦歲徧存至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以待天子十二歲之巡行則周制馭諸侯法原更密于唐虞此特言其朝巡之槩也○唐孔氏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

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此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與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爲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

斑説也討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
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衞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
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儀禮云諸侯覲于天
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注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于國外王巡狩至方
嶽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又云公侯伯子男皆就
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
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大
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

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
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是也大司馬大會同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
凡小會同掌其事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
謂九伐之法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少
儀云會同主詡晉叔向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
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曲禮
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

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
氣質也朝者位于内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
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王制
云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又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
于天子○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
爵宰夫凡朝覲會同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幕人朝覲
會同共帷幕幄帟綬掌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大宗
伯春見曰朝注云朝王也欲其來之早又云朝覲會同
則爲上相司几筵大朝覲王位設黼扆筵席玉几典瑞

云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小臣朝
覲沃王盥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
車送逆之節大司寇朝覲會同前王大行人春朝諸侯
以圖天下之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朝也○按周禮春
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者諸侯見王之
禮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
尊王也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不期
而偶至也時見者言無常期也王將有征討之事則諸

侯來會以師助討左傳所謂有事而會是也故謂時見
曰會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諸侯衆來
相見故謂殷見曰同會無常期春來卽爲朝秋來卽爲
覲夏來卽爲宗冬來卽爲遇也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夏
南方秋西方冬北方六服盡來凡會同朝宗覲遇之禮
旣畢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焉其相此禮者則天
子之公卿受地視侯者也佘予集註衆頫曰同改殷爲
衆避宋諱也其他註皆改殷爲商云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

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牆面涖事惟煩

上既訓廸以建官之體統此節欲其愼令以盡敬職之道
應惟其人說故說凡我有官君子然此職掌官司政令無
非爲民故貴公而不貴私以公滅私愼也允懐雖說令行
實應到綏民愼不在令上亦不在出時若令上愼愼亦無
益若出時愼愼亦無及令從好出以公滅私正是平時克
愼而臨事見之令者故民信懐彼此皆因令見耳玩愼令
愼字分明照危亂制係上○分則一官各一職合則爲治
無二理故總訓之我親之也君子賢之也有官攸司侯牧
在外不與泛言內臣公孤與六卿非兩樣人且論道弘化
無定司也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二句不平此節重出令上
司與令俱本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言掌之已謂司連之下
謂令欽司所該甚廣令特司中要務不可說愼令卽欽司
之實愼字極重能愼而後公而無私能公而無私而後可
以言愼故上言愼而下言以公滅私明愼非徒詳審條教
之謂也允懐正其行而弗反處蓋自朝廷而令百司自京
都而令侯牧治官職業執要于此愼令者愼之于未出之
先也令出二句乃泛論出令之意欲如此不欲如彼未及
順理不順理上惟行弗惟反言當使之必可行而不至壅

逆之謂就有官君子身上說易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
而不反也令而不行是去而復還也令出而反民輕上而
不信令矣成何景象有行無反見不可不愼于出令非欲
其遂非也夫人之聽吾令也固期于公非期于私也吾之
行吾令也亦以爲衆人公之非爲一已私也故有司愼令
須知凡令之不行惟其私私則不通于衆志何恠其反公
私不容並立出乎公則入乎私必純乎天理之公以絕去
之而不使一毫私意留其間所謂愼令也民信其出于至
公而懐服之則令行而不反矣服出于心所謂心信之懐
也令是言教以公滅私有身教在○指上文而飭之以欽

嗚呼凡我所列不過職守耳人臣各欲自盡則欽司爲上矣愼令是欽司中事令行則成一人之綸綍其權合不行則玩爲民之視聽其威分惟行弗惟反非謂使悉民決可惟我所欲而無敢抗也惟字有味一著爲令必近之無論城社遠之無論窮簷恐潛孚而嘿契行即行以人心之順非反即反以人心之强從非必抗逆民壅之而不行與上悔之而食言皆反也令以示民信而使從亦以同民而使一故貴公發以民心所同然爲公以公二句要他反身省民不可以令驅令必端其所好故令之行不于其行也其民有先信之者也桀紂帥天下以仁亦私也以公滅私著

力說公者公理私不但已之私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從欲則是私干譽亦是私私之事多矣私之門多矣須是以公理滅其私蓋公者人心之同私者一人之見如本是爲民興利除害却行一番即增多一番弊竇者無他非通天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以千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出令之人以公滅私則舉事必當民豈不信而懷之要看滅字以公而不滅私亦未懷哉如滅火一星不存若存一星猶可燎原懷非懷我懷民心自有之公莫難喻者意乃民有明見而尚疑其有私即未諳而已信其無他者則公與私之別也民心之允處正爲至公之府再

欺不得一毫令亦不去戒私只要處心積慮都是皐成[illegible]念公極即私消故曰以公滅私懷出于允正已物正惟公合天理而當人心也此見化不在令在所以懷之工夫全在愼字中看來以公滅私此句當爲下文訓廸宗旨不單說令如下文學古以制與師典常及志勤果斷恭儉作德思危推讓皆公也若畜疑怠荒利口不學驕侈作僞入畏不和皆私也戒爾卿士以公滅私節節皆此意○凡我有官二節照後入官亂厥官二官字總根有官君子說見無贊皐成之理以之論民即爲令欲令行而無反全在公私上討分曉然非學弗能也故承設官以學爲重見此理乃

古今之所同須酌古而準今所謂不迷不亂者正不違此公理而已舍學古師今外無以公滅私之法求舉不學之弊正見私之爲害惟學于已者去疑去忽自然令之人者合古通今何至于反

此訓迪有官君子以學爲修職愼令之本纔得公也照上節又進一層學古三句雖說酌古然從制却迷即當下掃酌古典常二句雖說準今然從師字絕亂即當下掃準今不迷不亂則不煩之效總是勉其爲學蓄疑二句則不學二句的樣子上二句稍虛下二句方實○爲政之道未有不本于學者理備于古政從此出凡有官者必學前代帝

王之法于入官之時及議國事以古義裁制之即未必盡合其迹未嘗不祖其意則事巳有考證在政乃不謬矣然泥古鮮不怱當代者事有時變政有時革爾當官之典常原酌風會之極監古而成可容置喙乎其爾惟作之師法無以利口生事之言動以紛更亂其官守可焉訓有官君子故叙學古于入官上非先學後官重學字即學皆事即事皆學以學于古者折斷今事求至當之歸制訓裁斷非變通若古事至今日自然行不得何議之有政乃句只從議事以制說來政者事之綱事者政之目不迷即陰陽理天地位綱舉目張意乃者難辭必如是始不迷見不可不

學古其者期辭一官有一官之典常人人可覆按者故言爾學之時可汎言古官之時便只可言爾之典常矣學必定所師師更不古作即在爾求作即作求之作學古正窮文武監視之神文武所番典常師之足矣不曰守典曰師典守不過循習之故事師則彼爲提命心源相質證此時不得參一意見又豈得參一紛更少不能埋會便爲利口亂厥官官即典常無爲利口所亂方見巳之能師師字射制字恐利口又從議事生也照正乃句則無以句緊連上句沒入學字內看典常作師正學之也師我周即是法古學之道盡矣蓄疑者學之不精也以知言怠忽者學之不

勤也以行言蓄疑者勢必敗謀蓋稽之古而不合準之今而不宜此疑也疑是學古後之疑有疑分辨可否立决不學以破之則疑終蓄而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忽者勢必荒政謚怠忽者遺棄古今而不知省是一種鹵莽滅裂的人怠是怠緩誘于不能學失之不及忽是輕忽棄于不足學失之過荒其政均也荒加田之荒蕪不理一般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敗荒總是迷于政而亂厥官者也皆不學之失湯若士曰學所以大蓄議而果德行者也蓄疑怠忽而不學則雖有古不知所以制雖有常不知所以師于政事之理猶面墻也然則臨事安得不至

煩錯以敗謀荒政也哉看來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窮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于理隔事面墻始猶以才力經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是形容中無所見而臨事周章錯愕之狀不學句中蓄疑怠忽莅事句中敗謀荒政蓋極言不學之弊以見學之不可巳如此

呂氏曰謀事斷之以制制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

弼不任

上文言敗言荒言煩見入官不學有許多病痛故急呼卿士使戒看後再呼三事暨大夫句雖卿士同戒意重六卿故言驕侈言寵及危并及廢官諸意都在率屬之人然因議事師典常言功業因功業言祿位因祿位言寵畏因寵畏言推讓節節較進且所戒非一故傳云申戒此乃申重之中非以下中上之中四節俱重戒字上戒艱以斷戒驕侈以德戒寵以畏戒不任以舉能戒爾節以果斷為主功崇業廣是提起話歸重果斷勿把志勤斷三平看志之崇功以直上言崇主豎說勤之廣業以漸次言廣主横說志

立而功崇矣勤一奮而業廣矣志勤易懈而難振一不果斷不可以為志勤矣克果斷者始終奮迅時時刻刻決定要做與果斷一般所謂勇以強之而志勤之著力處非幾會不再之說凡事當幾後而圖之轉難詞後艱也戒意全在此句見○承上蓄疑四句來戒卿士以立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公孤不以作事勞也卿之屬為士卿之貳為士此雖稱士末雖稱大夫總之皆六卿之三百六十屬也俾若前代乎亦有志祗德不息乎亦自勤便可曉得卿士一節重三惟字崇功惟在志廣業惟在勤志勤惟在果斷功業指卿士所建明言業之已成曰功功以積累為義要其

終之已成者言故曰崇功崇當由勤而曰志者九仞工夫起于一念也功之方圖曰業業以開拓為義本其始之方為者言故曰廣業廣當言志而曰勤者入門一步便欲實用其力也不曰崇功廣業而曰功崇業廣崇廣只在志勤上當立志之頃就是崇功所在當克勤之時就是業廣所在果斷方是志勤非志勤了又要果斷須玩詳當幾二字如正要奮當幾處不免二三不自決全在斷如轉尤發機毅然斷便是果不果則不斷小欲可割小不便可忍成敗毀譽可置也剛勇好悍非斷理當為而發未當可非克以勤赴志時機關蠻湊而稍姑待便是後念了前則無不易

後則無不艱罔後艱即在克果斷處志勤不為他事所牽制即果斷也非是果斷其可否意罔後艱就功業之易言非後患也乃者難詞必如是而始無後艱也後字對當幾處言幾處一決則自是而後功不患難崇業不患難廣而無有蔡墜直與和寧用又比隆矣非下崇廣一層事○此專戒卿士以功業也公孤無煩戒矣申戒爾六卿及六卿所屬之士焉卿士分職而欲有成功且巍乎崇也何以崇之其惟志乎志者汝之心所自期待處也志出乎今人則功亦出乎今人若志進于古人則功又進于古人矣故崇阜成之功莫若志也卿士分職而欲有積業且熈然廣也

何以廣之其惟勤乎勤者汝之行所自營職處也一有所
勤則即有一業之就緒無所不勤則無一業不就緒矣故
廣卑成之業莫若勤也夫志勤固功業之本然志之所必
赴勤之所必乘者則事與時會之幾也又必乘幾果斷無
時不可立功克奮其志無時不可立業克致其勤如是然
後功不至時過而難成業不至時過而難集不然則所謂
皆疑敗謀怠忽荒政者皆坐後時之累也盖當幾不決將
有不及用其志與勤者矣可無戒哉

蘇子瞻曰始于初必艱于終

此合下二節反覆言其當立德以處富貴也首二句泛論

恒情驕侈在心不在祿位有根之惡遇境便生曰不期者
猶言不期而遇非祿位引人入自引耳合下文意以本無
恭儉之實故過須緊截人臣當建功立業之後祿位必盛
則驕侈隨至第以恭儉之心發之為恭儉則為德以驕侈
之心文之以恭儉則為偽恭儉提起歸在卿士身上說恭
儉惟德二句一正一反直說不可云當恭儉又當惟德作
兩層看作德二句推明當惟德不當誠偽意不可作效說
恭儉非便是德是德之見于事者惟事在外人多勉強易
以誠偽故云惟德德得諸心者也故文曰作德心逸日休
從行說向心裏去令其斬驕侈之根德偽皆曰作者由心

自造也休者委蛇恬適之情拙者消阻敗露之狀勿以係
祿位言有心保祿位即偽矣戒偽即所以戒驕侈也重在
戒上○只是說處此祿位便不免驕侈須是個恭儉重在
要他恭儉意位不期驕言必驕也祿不期侈言必侈也經
文語意比傳更直捷傳位不與驕期祿不與侈期是解不
期字而驕自至侈自至是解驕侈字曰不期不特驕侈也
有制驕侈之心便是驕侈要看惟字心惕然不敢安方是
恭心欿然不敢滿方是儉若說恭為允恭儉為克儉似以
恭儉與實德為二物矣盖既曰恭儉可以言德只是從功
名起者恭儉便是驕侈從心性起者恭儉方是德耳載是

車之載物車是空廓不知中之所載者何物故以載字形
容之耳目可假而獨覺不可欺故曰無載作德二句串說
正形容惟德人處易驕侈地雖是真心也不妨作一番意
作有勤劬振迅之意明德上之作為外雖喫力內實安舒
故曰心逸逸可整而不可繼惟逸出于心日新又新日用
間率此本體無煩着念日休以狀心逸光景逸在德中終
日競惕亦逸也休在逸中終日闇然亦休也須知引逸之
逸即用休之休行恭儉之道于外而得恭儉之理于心所
謂作德也作德則中此恭儉外此恭儉中心無掩護閉藏
之勞而日著其休于外矣日休對著其拙看還是恭儉之

著也愈作德則愈無事故心逸日休作僞是實非恭儉而欲勉爲者本真在此營護在彼何其勞得之象貌失之肺肝何其拙欲蓋彌彰豈不日拙不能免其驕侈之態也日休者日見其休日拙者日見其拙都指心說時說都看在外面去失在傳中一着字上言後觀此言日休日拙皆激其終而言

居寵節此又就功業祿位中指示心法思危祗畏正恭儉一段醒神可以策勵功業者故直以思危惕之正期以俾德爲廣業崇功之地非保祿位之說須通前戒字領神意寵爲安則忝以寵爲危則畏是思危非以固寵乃以作德

也祿位生驕侈是至危辱處于衆盛時當作困辱想則畏心自生畏即恭儉惟德也弗畏即驕侈作僞之心弗畏便入可畏日勞日拙矣更不落一層○思危與患失不同患失者欲固寵思危者欲持寵也惟畏即畏其危時說云位愈高則責愈重有負乘之危祿愈厚則報愈艱有覆餗之危如此說危是危之先一層意反不直捷恭儉非即是畏畏則未有不恭儉者危者寵之險境畏者居寵之小心云畏字不同上二畏字是心中之畏下畏字是危辱可畏蓋指涉世言惟其可畏是以當畏義亦不甚遠畏比危不同卿士自思曰危成王戒之曰畏○湯若士曰此申上言不

可不恭儉之意夫驕侈也僞恭儉也冒汝卿士所當戒矣自安危之勢觀之亦不容不戒者蓋寵本危之機也今日享有祿位亦云寵矣然當居寵盛則思危辱位愈高而德愈恭祿愈豐而德愈儉以明其畏可也何也危者有其安者也畏者保其休者也苟不知畏而驕且侈焉或敢之以僞焉則位高而或隕之矣祿厚而或概之矣將入于可畏之中而危斯至矣可無畏乎

此訓大臣以人事君也推賢讓能三句舊于乃和下補蔽理不和上補蔽賢害能俱不必三句宜一直下總是論大臣不可不推賢讓能之意若曰必如是而後庶官乃皆和

諧也若使不和則政必雜亂不理矣而大臣庸可不推賢讓能乎哉然人之所以不肯推讓者視人我爲二也不知我所舉者皆賢能就是我之賢能我所稱者不勝其任就是我之不勝其任人臣苟知此意自不容于不推讓矣○賢能開說功業原非一人事正宜其之賢能不必拘在庶官之內賢則足以經綸乎政治教化者能則足以修明乎政治教化者推讓總是簡拔薦引意心知其賢推之使任前知其能讓而處于其後所舉必賢能而賢能又得以居其位而行其志此全是心無人我故庶官乃和爭長與避長皆非推讓之心皆成不和之端即有將居而不辭亦是

推讓亦是和庶官處和以言乎其理非無爭之謂舊以庶官和是視感其推讓之義與有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無忌嫉爭爭也看來說庶官乃和則訓廸尊重六卿故傳川大臣字代之庶官則三百六十屬乃和只是百僚師師同寅協和不相嫉妬之謂非謂其推賢讓能也此三句總是論大臣不可不推賢讓能不和指庶官言此句緊承上句說重戒邊庶官一不和政便龐明謂交相忌嫉人各有心政出多門大臣不推讓之故也舉能其官四句正推讓所在因六卿各舉其屬也只項上三句看不可再深一層時說把惟爾之能與惟爾不任就能用人與不能用人說

便說開了須云大臣所以不肯推賢讓能者恐人之賢能掩我之賢能耳不知賢能雖人之賢能却由我之薦舉則惟爾之賢能也何必賢能自己出大臣所以不推賢讓能舉非其人者以人之不和無與于已耳不知人之不和却由爾用之則非人之不勝任實惟爾不勝任矣又何可任已遺人賢能兩惟爾字有力將庶官責在他一身與有不推讓而不得者只在和不和上說蓋上三句已明說是賢能豈有匪人之理其曰能官即上乃和者是世豈無能進賢而不能致賢展布者舉能其官謂庶官之政皆爾一團太和所黙攝其曰匪人即上不和者是不任反看通節戒意只公私關頭傳義利二字較寬些以上四節似散實連功業既建患于難持寵利未忘必生交鬨只是一戒勿開說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言申戒方是申上之申通節要體會總治分治阜厚化成意敬爾有官以下句句相因敬官不外乎治政而治政乃所以輔君安民設官本爲民民安方爲有政故一篇屢提官說于官之下又屢提民說前曰綏兆民阜成兆民至此又曰永康兆民加一永字令知敬官敬官欽司起末相

應萬邦起末亦相應○王曰嗚呼爲訓廸將終而發三事即六卿大夫則其所率之屬故以暨字帶言緣六卿職掌六典爲天子子民理事守法故云三事三事及大夫各有官以相亂則有政以相維總治者振其綱分治者理其目也予一人撫萬邦綏兆民矣能保其不亂以危乎今治汝有政者敬以輔爾君永安兆民而阜之成之奠于無窮也由是萬邦兆民被永康之澤皆與永戴之心其何有一人厭斁予一人者如是則庶幾和寧用乂之遺而制治保邦遠矣此固予所以訓百官而仰前代之深意也敬屬心亂屬事官以位言政以職言政即阜成之政上兩言惟爾此

又言爾官爾政、眞要他體察、當不得復視爲君之事以寧承。敬官亂政來。康民者人君之事。故曰以佑乃辟乃辟即所謂祗勤于德者。因夙夜不逮、故欲其佑之、佑辟全在敬字上貼到君德、應祗勤說君德、弼成處就是斯民迪康處、康字原兼阜成二意、重永字、萬邦應兆民、無斁應永康、綏穀者即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意、主人心言、比阜成進一步、所謂制治保邦者不有成績乎、萬邦勿指定萬邦之國看、何嘗不與撫萬邦應、章首原因外攘功舉而修內治至此通捲上文、欲卿士修內以維外。故云萬邦惟無斁、訓官總爲綏民、上曰阜成、此曰永康、總欲內外相承、成綏民之

功耳。須知通[illegible]……統職業處都是仰若前代

制[illegible]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瀛張孫振鑒定

君陳

夏氏曰必封國爲君故稱君○君陳葢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攷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

通章以懋昭公訓爲主、首二節截下式訓弘訓分兩扇、我聞曰四節是欲君陳明德以出治、皆式訓事、王曰七節是欲君陳寬和以成治、皆弘訓事、式弘總爲懋昭之實、末言

從好丕變又重民乂、應前克施有政、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此節重令德上更世移俗人須有眞本領故成王命君陳以孝恭發論、令德即明德指實有諸己者言、令德在孝恭上見、令字是孝恭粹美之形容、恭只就事見言、惟爾句言君陳獨具此令德、惟孝二句言令德之宜于治、惟孝貼孝字、友于貼恭字、恭根孝來、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其親之心非孝矣、孝友句只作過文、克施有政作本然看、以理、斷之、因其孝友而諒其必能如此也、所以施者即孝

恭之令德若本無是德何以克施政字内含師保有教民安民意稱君陳而言孝友實欲舉孝友之德治民不可作國家一理說即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意故下曰敬典在德尹訓正謂正人之不正者殷民未化皆由民彝泯亂故以君陳之令德正之治在王城而所以治者下都下都在王城之東故曰東郊即瀍水東也汝哉正緊承惟孝友克施二句說未節敬典句正要以所敬之倫常實有勿替也敬是一篇綱領此是起語○王若曰君陳惟爾有令美之德孝而且恭惟其孝于親而友恭于兄弟是以能施政于邦而足以宜民故我命汝正此東郊之民爾其敬以治

之無失孝恭初心以施于政。

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丁奉曰君陳之代周公而治殷頑其果與周公同德乎大惟其同德也故徵諸庶民既皆爲殷頑之所信而俟諸後聖又皆爲孔子之所宗蓋孔子仕則學周公不仕則學君陳學周公之心篤故發之于吾不復夢之嘆學君陳之心篤故述之于孝友有政之云凡後世之知君陳者不若知周公之悉愚是以闡幽于君陳而求證于孔子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以下皆敬哉之實論政皆以德爲主惟君陳有令德故期以周公明德之治師保二字一篇眼目德字尤師保中精神即下明德德效周公之德民乃懷周公之民有何難乂往慎乃司四句一氣說下口氣宜緊宜虛只是論今日所以治民者惟在懋昭周公之訓以起下節不可着實說下節式時猷訓三句方是勉君陳着力○周公師保本德來本明德作範曰師推明德調劑曰保導師即所以保安即當時若彝撫事不必分教養說周公恐民者也而如師之教如保之安真有墾切至情不徒法制禁誡要發周公相

胥相親之意人人都教導他過人人都撫摩他過故曰萬民指東郊之民說民懷其德德字即下明德德字此先埋伏下始究言通篇綱領在德字懷者淪洽于德心心念念若有所繫而無所解于中也懷德就當時蔚將祇懽言或以民方思慕周公之訓貼此句非是只就當日之懷帶說到今之思慕意以吸到惟民其乂往字上緊蒙周公師保民民懷德來往慎三句相推下去往字一斷所司者殷民也指治殷之職言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苟一事少異一法少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須知不能一一與公同事都要一一與公合轍毫釐千里之間實關公德

衍替之故可不慎與慎司二句只可虛遞到懋昭句此處尚未說出周公之訓茲字指慎司謂慎司無他惟率其常道而已常對異看不易其故便是常勿指典常法度言恐碍下訓字兩訓者即常也常者周公所常行率常即所以慎乃司而懋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實不作兩層看周公之訓非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下文明德致治之訓便是但勿露耳懋昭亦非以此訓民只體其垂訓之意以敎民安民便是牖指下孜孜無逸豫言究實而論只是一個懋昭明德以師保其民而已以後光前謂之昭本諸身以爲提撕使人心益開暢而無捍格

不入之處纔是懋昭率厥常即是明訓又何以用懋昭蓋此句重一懋字周公聖人也豈後人所易及欲昭其訓惟是懋勉始得傳說發明光大從後弘訓看出要含因時變通意在內傳民方思慕三句若指周公之訓爲訓民者意欠瑩要之周公師保萬民未必無告諭殷民之訓如多士多方者但此節周公之訓乃指下精微之訓蓋爲長民者發非訓民也當微細分別若後傳商民亦由君陳之訓道訓方指訓民者蓋君陳將尹東郊亦必有用告商王士之訓也惟民其乂言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對民懷句看其乂必然之詞在德上說比民懷意少進志喻神怡不煩督責也懷猶心神之戀戀乂則從心而化大變所懷并與其身而順治之矣和中與謹恭不同不可執煞說君陳治民無異于公則民順治亦無異于公也○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而順常道以敎民使歸于德義有保之親而撫國事以安民使遂其幹止故民至今猶思其師保之德今君陳往居公位而治公民當謹其所討盡心于敎養之事然此不可泐立敎條惟率循周公所常行而公以師保之道垂之訓者必體其意而發明光大之則民翕然聽順無異懷德之世矣

周公之訓或專言訓民之訓或專言訓尹東郊之訓皆

失之偏新說以公之訓不專是一紙敎民榜文凡條貫約束見之設施者俱是則此訓分明以訓民言矣盧眞常曰懋昭有顯揭昭示意此句總提明德以下精言之弘訓以下又備言之皆爲懋昭周公之訓一句發揮此訓字是治民之訓下節猷訓是自治之訓以自治者治民訓莫大焉故又曰丕訓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我聞節北上節高一層懋昭者不式時周公之訓則懋昭
爲粗故舉所聞告之至治四句是周公之訓以其理之精
粹微妙故云精微之訓爾尚三句即是懋昭工夫首四句
遞下直明德句至治之世自有一種馨香以感神明乃知
黍稷不是馨的惟明德是馨耳至治馨香四字不當連讀
庶與黍稷二句不相碍至治本明德來德之昭明發爲至
治有是至治斯有是馨香有是馨香斯有是感格馨香以
臭言奏格無言有超乎聲臭之先者不曰感人而曰感神

者神不容僞也黍稷之馨馨在祭祀明德之馨無時不馨
德即至治之德明即明明德於天下是若已身稍有障蔽
便成閼而不通之象神將吐之矣語氣與惟德動天相似
化民意在言外未有馨香感神而不蒸于人心者至治四
句乃周公平時泛論道理非專爲治殷設并不指訓說只
言其明德耳然即至治上見明德則云訓之精妙如此訓
曰猷合于道之謂式時就致治上說式其意不式其迹總
以明德爲主式訓即明德也曰君恭君陳已令其德此欲
其日就月將熙熙于光明耳惟日孜孜三句是式時意少
有逸豫不可言式時也而明德廢矣烏乎治要見孝友君

陳之令德然孝友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欲君陳益進
其德以成至治則洞達無間神明且感格之何有于殷民
哉須如此結着惟民其乂上去○爾之所職者治也則不
可不講于至治之蘊治之至者上下幽明渾然無間乃其
妙合之機自明德造爲言神之感格人皆以黍稷之馨香
不知此特薦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身心而
達政治無往非陟降游衍之際由是馨香上聞而神明之
所以感格也敬德誠民祈天一道本文原將黍稷非馨話
掃出明德惟馨耳曰惟者天下只此明德爲馨更無他馨
也要在德上說不可便將至治感神當做馨香治本無馨

香曰至治馨香者善治之極則協氣休闓所發越猶馨香
之旁達而可愛也馨香非有象凡物之精華皆是傳形覺
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神之聰明昭然如在故
曰神明感于神明不必又說是祭祀之時只至治馨香便
與神明感通無間故可薦于鬼神可享于上帝耳周公借
以形容德之馨非指黍稷之香爲明德也黍稷二句根馨
香二字發明明德亦施之師保開者就發用上說德之明
處即爲神此理之英英不昧凝則爲德運則爲神馨非眞
有臭味可溦惟是舉心動念鬱然而積盎然而流感非眞
有格降可據惟是存心出治[illegible]乎一氣[illegible]乎幽明耳諭治

至此爾將祗繼祗功化之緒紀綱法度悉政治之粗不出
而百辟刑矣故曰精微此訓之猷者也猷以道言對法者
反之有實用求之有實得非幽遠而不可倪故欲其式時
式時内且空空發註自頑民自周公二意是原當式之故
從感神說到殷頑民非德則不可化欲用周公法度惟明
德爲立教之本此所以欲其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也周公
常以繼日待旦之心發爲訓日孜孜是明德工夫在新民
上說徒曰德可至治感神未也必式其所以至所以感而
躬體之有眞見其難乎不覺策勵者日孜孜不從意氣勉
勉而從德機進進意氣始乎勤者易卒乎怠德機則日新

又新而自不可已淵乎若繫穆乎若企斯爲孜孜毋謂前
日不勤而有今日毋謂今日不勤而有來日明德必求新
民新民又求新命究德之無而進之不已不日孜孜即爲
逸豫重無敵上

蘇子瞻曰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是妙物
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
馨香有以也夫苟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
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
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
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
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之精也

爾尚式時合下周上下一意不知較上意更深如云懋昭
式時不過謂遵公訓也凡訓出于公之口入于由訓者之
耳耳而聞之孰若目而擊之故以所見形所聞謂君陳今
日親見周公比之耳聞者尤爲真切安得不由其訓故以
爲情惕之由聖虛說下二節正是由之之實如圖政而致
其艱則所廢興咨因變通周公之舊至于陳善揚善與公
之篤棐弘恭而成昭子儀刑者何異如此方合由公旨○
懋昭與下式時及後弘訓雖似一意而實不同懋昭者闡
明其理于師保之間所謂式時者式此而已至廢興二字

雖合變通之旨而尚未露直至弘訓方痛發之則易謹慈
而爲寬和是也蓋自訓之合道曰猷自訓之無外曰丕顯
式之功在于遵守弘之功在于變通凡人二節所謂由訓
者在是在後六節所謂弘訓者在是

式公之訓即是由公之訓故此兩節皆發明上惟日孜孜
無敢逸豫意不克由聖以逸豫也惟風惟草正欲其戒逸
豫莫或不艱乃孜孜也出入虞繹正勉以日孜孜欲由周
公之訓當戒常情之偏凡人四句泛說重由聖上風草二
句以德言與至治馨香四句相照馨香者其理也風草者
其機也見德之神于感而周公之訓所當式○凡人不就

庸人說大凡人說個凡人兩字便當戒丁思學聖人奈何
或類凡人未見若弗克見原只耳想非根心想便隱伏個
弗由了及既見不克見亦只目見非根心見仍是不克初
心戒哉者戒其勿如凡人之致逸豫而不日孜孜也況爾
之德惟風下民之德惟草謂倡之而不應則周公明德感
神之訓爲虛語矣風之動物妙于無迹草之從風不卹其
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也惟草重倡率不重民從風乃風
化非風行草偃之風只指由聖說未着治說風草只論感
應常理如此註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
訓二語只繳在後總見獻訓之不可不式也即上懋昭周

公之訓惟民其乂意風草只在戒哉內○此正勉其力由
周公之訓以動民也夫式周公之訓慎無若恒情凡人未
見聖則仰慕心切如不能見聖及既見聖後則豫怠氣勝
亦不能想焉式焉以由聖此人情也在凡人則可爾君陳
可無戒于常情哉既見聖必克由聖可也而況感應之機
在汝尤有不可與凡人等者爾爲人上之德主于感人其
猶風乎下民之德主于應人其猶草乎草之從風下之從
上其機如此爾能由訓以由周公下民從汝以由周公矣
可不戒乎
圖政乃明德之作用即所謂至治也亦由訓中事曰圖則

政猶未及施本孜孜之心以圖之是以莫或不艱艱指心
說或者萬一之意此字宜重看玩二有字非泛件要興要
發亦從其間有者耳出入二句一串下只說釋不說行聖
見其艱處從巳說到人上又從人說歸巳來抑一則字緊
責君陳○此正舉由聖之政全須由其克艱之神昔公之
艱艱在未有政而創今之艱艱在既有政而圖化殷之政
非一欲其無一事不致其艱而不敢以易視之非戒忽易
也以周公所經晝商民素所服習一旦圖之豈不艱或者
恐萬一有迎機而解處不及致其艱也艱慎重之意有廢
三句即致艱之實有廢有興接上文政字只指君陳之政

說不是把那周公之訓廢之與之也廢興不即是政政有
廢興也不是巳廢巳興的二有字活看見因舊者固多其
間亦自有何者當廢何者當興者在廢興非真有更改只
君陳之時與公謹甚時不同即此是圖會即此是艱會出
入二句串重師虞上視爲忽易者或竟以巳心度之而不
胥恭之衆惟出入與衆虞之俾衆各得盡其見直至庶言
之同然後以巳繹之也自爾師虞者謂自我虞之于人不
以巳意先之也以巳意先之人將羣和以承偏指矣出入
者反覆往來之謂指定出則謀之國人入則謀之左右即
內外二字之義亦是師虞見其公自爾師虞見其虛即用

人惟已意戲重慮患一邊庶言同則繹不同則不必繹也繹之而無當于理則雖同不難中止矣同與我心同也繹字要味傳深字蓋上言慮未常不思也此則尤致精詳耳繹者抽其端究其緒務求至善而已就自家心裏深長思上看未及廢興上傳行字不必泥既慮又繹纔見得類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繹爾有節以臣道言傳作已然看成王欲君陳布已德意化訓頑民故舉其前日之善而贊美之也時說作未然說纔事之已然而言之未然者須善會謂化民之事責雖付臣

本則原于君使君德有未良顯則德有未明治有未至無以爲感化殷民之本矣周公之訓明保冲子以化訓殷民者而此豈無所以由之乎故欲其以謀猷而成君德者實所以出周公之訓也入告端化殷之本出順妙化殷之機猷謀本其參于衆斷于已而合于時宜故詡之嘉殷民素服習周公之訓者也繼此而稍有廢興即事出石畫亦非其心之所安又況當時殷民與君情相聯每不能見德故欲即入告即順外贊揚君德使知所感發興起謀猷皆就治民上看謀虛猷實猷則治亦道矣入告四句玩則字乃字宜串說重告善邊爾有議事之嘉謀合道之嘉猷則不告爾君于內而亟行之爾后能行之則謀皆臣之謀而聰謀者君之聰也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爾乃承順于外宜上指而播之民曰斯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可見曰惟后之德不是諛也順外如周公之告越一則曰王若曰再則曰王若曰之類自內而外自上而下曰順順即宣揚之謂非善則歸君之謂斯謀二句緊承順字說乃是順布之時指稱一人之德昭示東郊之民挾至尊以率羣衆令其保受而無違也內指王室外指東郊爾都相隔揚君德以論殷民乃人臣奉君之職四句俱就君陳身上說下臣人句推開一步見忠順之有益于君如云人

告順外以成君之德而彰君之善爾君陳于人固若是矣而君德之良君名之顯果一人之力能成之乎故又嘆息言臣人而皆若是則君之德豈不良而盡善君之名豈不顯而昭著哉語氣蓋謂若是之臣爲難得耳已得于周公又深注望于君陳也良取元良之義應謀猷入告顯即遡王顯顯字應我后之德德顯比名顯更深些良顯指君德及民處言傳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據王氏炎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似勝蔡傳君德本無借臣之播揚而顯成王急欲頑民之式化惟恐德意之不彰非好名也須緊補良顯而民易化意方得

鄧元錫曰嘉謀嘉猷入告而外順有爲言之也殷頑此
爲臣而有施德于民以揚王惠是造舉歸君也康誥曁
之矣將豈能誠小民戴王乎故章善歸君含美從王格
頑輯睦之道也○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民懷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
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有善
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爲良顯乎閎肆之君師
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
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
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
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
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
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
永世

弘訓七節以首節爲主即中上由訓意下皆弘訓所在欲
君陳弘周公之丕訓必當行寬和之政而又本于敬德以
升于大猷但首節與末三節泛指待商民獨中三節專指
在辟者言王曰節申上由訓重一弘字弘訓全在寬和無
倚二句意主寬下二句恐寬之過而防之以期至于和耳
此和字是傳和厥中之和不與寬字對厥中以時言觀三
紀屢移百年刑措乃是以和的功效周公時所願而不可
得者倘一民未和則非所以弘訓矣自無依勢至末皆和
字之治也皆所以弘周公之訓也○丕訓即明德至治之
訓自其合于道則曰猷訓自其規模遠大則曰丕訓非二
也弘字是用力擔荷意夫周公之訓至精微矣何以言弘
以君陳對周公之辭也傳訓張而大之但張大須照下和

中看出蓋周公當嚴而我當寬蓋從謹始中做出寬和乃
是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末者是繼
昭式時的極致不高一層只是德極其明治極其至意便
是無依勢四句正弘訓之實用力處君陳治體在寬和故
特從威削之相反處起之威削覩註喜怒予奪不專在刑
戮邊在周公時以此行之則謹毖在君陳時以此行之便
威削勢法所在行之已非一日將不動聲色而天下奉令
遵教若何作之削之使其不敢不從也擬尹東郊之權勢
我所有然須超然忘勢乃可親民依非恃勢也心中與勢
不相遠便是依作威作字依傳作爲字看約束東郊之民

法我所用然須任德以為之主若一味用法度便有偏倚而至于刻制者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為作威知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逮是為以削則民反苦于法之拘而不見循理之樂甚非和民之時也言無依勢倚法而過于嚴但只是寬中有制迫等樣從容以做出有節度之和斯足矣從容以和即指寬而有制說非兩層謂從容不是有節是形容那和之中節處也寬而二句不對成王原命君陳和中上下文意自相足大意謂東郊之民周公固治之于始而今當和之于中矣爾必廣周公之意含弘廣大馭之以寬而但不出防閑品節者存若操若縱不疾不徐從容

以和之可也若如時說云寬而有制所以和之也然不可驟施須從容以和則寬和為兩層矣要知寬便是和真寬自然有制何等從容謂當如是以和之耳若只綏綏施恩豈為從容哉蓋約束密則民不堪故條目當寬也第于中無紊隄防優游漸濡不覺頑梗自融耳合寬與有制方為從容方是和此和就民心而言單言和則和即從容不迫之意以和對從容則有辦從容者有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已意為之甘苦疾徐也如寒暑日月不先不後天地之和自至也蓋和乃淪肌浹髓非先之寬固做和不來若一味寬而略無節制次第又何能和哉語氣歸重以和上和中全是候民心之和之自至惟明德在我故剛柔又用自不偏耳

六節以上節為綱皆是不事威削而事寬和但前三節承倚法以削以用法言後三節承倚勢作威以施教言殷民節為下二節之綱舉辟宥一例以見有制之大用也勿字惟字相呼應寧違君無違中見中道之不可易也不中不足以和民一中而寬制皆備矣辟宥之用惟一而小訓屢變不窮參互斟酌非當事者不能精其鑒勿宥勿辟是實說小註謂非必與君忤反多周折觀兩予曰便有深意夫子雖操生殺之權君陳實秉化殷之柄宥辟出于君鄉理

所當然汝心尚未灼見其可宥辟者何如豈可遽辟宥必待汝真見其所以然而後可故曰惟厥中勿非竟置之也但不遽辟不遽宥以求厥中也亦是從容處惟中就人情內酌出中道任德之意全在惟厥中內中即明德以刑罰之精華未始非至治之馨香也○傳徇已徇君意輕在辟謂殷民之違政違教必有在刑辟之中者曰辟曰宥自識獄時言勿辟勿宥不是執拗君而勿肯辟宥宜各照下意活看謂倘有辟之而未必可以懲一儆百乎則勿辟倘有宥之而反戾于綱常風化乎則勿宥至于惟厥中則可辟斯辟不問其君之曰辟我之曰勿辟矣可宥斯宥不問其

君之曰宥我之勿宥矣

有弗若二節舉一端以見例非刑辟止此也上曰勿辟主寬勿宥主嚴此申辟宥曰乃辟曰不宥俱主嚴何也當此時辟者少不可因而廢辟宥者多不可因而槩宥使民難見國法之寬又有不敢犯者所謂有制從容要在勿辟上說辟宥上說勿宥○有弗若節正言辟之中一氣說言弗若弗化之人宜在所辟然必辟以止辟而辟不然則君雖曰辟而勿辟矣敢訓非兩自教之彰于禁令則爲政敎之出于話言則爲訓對頑民言只重敎邊舊分弗若汝政從保一邊說弗化汝訓從師一邊說說註中刑之可也二句

作過文看乃字有力以止辟爲穚與感惻不同。

狃于節正言宥之中狃字貫下狃是怙終意凡罪初犯者可矜惟怙終不悛則雖細亦不可宥姦宄如反側不靖之類就保一邊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如敵化奮麗之類就師一邊說一則關天下之安危一則關天下之風化故曰所關者大三細犯三事中之細者姦宄敗常亂俗豈是細事要看傳中難字謂無論其大者雖所犯者小亦必不宥君雖曰宥勿宥也勿宥必非盡殺之但不可輕宥耳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爲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于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

此三節推言化平民之方爾無節又爲下二節之綱二句平頑是強梗未更正須徐導以爲難而棄之便是忿疾無忿疾便是化頑心法舍下忍容一節一夫是乍向化而猶歉于全能者亟宜獎予無求備乃所以備舍下簡進一節忿疾求備之心亦是熱腸但此頑民雖經周公誨茲若直求其化不激而忿必過而求備求備即忿疾之心非二意忿疾不可矣置之不較可乎必有以容之斯眞能不忿疾求備不可矣聽其小就可乎必有以簡率之斯眞能不求

備得有容一節然後無忿者所以消其頑而進之容與不則姑息矣得簡率一節然後無備者所以引其善而作之日新不則苟安矣然但曰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亦是有制從容意

此中言無忿疾于頑必有必字與上無字相應言無如彼而必如此也天下兩逆不能相調一忍便消了自家幾多忿戾彼既不率我又不平如何能濟即柔濟剛之濟能忍則不至于激變生亂而治民之事有成故曰有濟使吾德終可感通于彼一忍力也忍非姑息平心易氣中正有制變經時轉移之妙在忍得住便是能容但有忍的意思在

便非容容亦非全無振作以天地父母之心覆露生成惡之聲色外固容也懲之刑宥中亦容也激勵其善不見可喜懲戒未善不見可怒若江河納藏汚垢總歸浩蕩纔乃大說入本根上民化又不足言矣德字極重事乃化民成俗之事德乃容民畜眾之德二乃字不同有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即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者也各分開講不必苦扭任容足化忍習忍方可以致容本文原無分別淺深意

此申言無求備于一夫須重不修不良言修者固簡之而不修之夫可求備其必修乎但亦簡之便有使之愧而知修意良者固進而不良之夫可求備其必良乎惟但率之使之悟而知良意簡法有兩用舉機惟獨操正勸民之妙修着係一邊良着師一邊不妨分別修不修以職業言者晉所多止之屬也良不良以行義言者通上下而言也其實庶民亦有職業亦不可指定爲何人職業當考其成故修與不修皆當簡擇行義主于勸化故進其良以率其不良兩或字不可忽成王深期之意蓋言簡厥修進厥良則人寧自化而或有不修者因簡修而亦簡之或有不良者因進良以董率之其抑揚進退之意在此簡其修亦簡其或不修蓋以簡修爲主其或不修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

故人勸功進其良以率其或不良蓋以進良爲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所恥故人勵行不修言簡而不言刑罰不良言率而不言簡別蓋于上句之中即寓下一句之作用簡修簡不修各自簡玩亦字此二句平看率不良作用只在進良上玩以字此二句串看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亦以簡言惟良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立言之異也職業可驅策而修行義非驅策所能強在人自勵耳簡只是分別其等第不使勤惰混而無辨之意不可用褒旌字進者與其進也舉而用之率者以是倡率鼓舞之所謂舉善而教不能也此時人初向化十分旌別無以自容二味含容又無以振作故徽寓善善惡惡之意若表里殊井等乃成終事若就用此講和中之道則謬甚矣

上文式訓弘訓凡十一節通爲懋昭之實此則說民從好升猷却又應前惟民其乂收結令德有政一節宜重從好與罔不變等何見君陳有此令德能以施之于政則民自從好其丕變升猷不難耳允升于大猷終有辭于永世即以成功望君陳何也周公之事未終故以命君陳君陳之事未終故以命畢公自後觀之則有慎厥始和厥中成厥終之三時自三后言之周公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爲者畢公爲之初無三時之分也〇上只說化民之

法此欲在民之良心上用功歸本在君陳身上重敬典在
德一句照轉周公明德師保上蓋終式猷之意而深期之。
提出本生其念見敷化者有根脈乃受化者亦自有根脈
所以有好便從今只要向個處提掇。典便是厚道敬典便
是端好。曰敬典見于五典處都主欽翌心。若只矜持迹象
則敬猶虛惟悉根孝恭眞得。則敬乃實謂之在德見敬典
即德也殷民只昧却所生于典處差錯既察提所生亦容
還厚道故罔不變薄者陷脈厚者升脈倘心或不盡返厚
其于大道難說允升大猷便同公至治了。福休都在大猷
上大猷之君不以巳之好德為福而以民之各好德為福

大猷之臣不以巳之守典為休而以君之無虞為休君福
臣休即名聞所在曰永者期之也累根罔不變來○惟民
生厚二句見民本有可化違上二句見化民在德敬典句
是謹其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其好而反薄歸厚也厚字
命字好字俱就典常上發揮曰生厚便與因物因字不同
雖當陷溺之後無有化之而不從者周公師保之而民懷
正可驗生厚處厚以本來麗固言雖生來未有典常而典
常之理巳具即衰世之民初生之時上古醇麗之氣一毫
不散物如物交物之物聲色臭味安佚皆是物具而欲誘
生焉遷者浸漓而失其厚也本文只說厚者遷于物不曾

說薄因物有遷正見頑民習惡所移性未嘗不厚因所見
所習之物而有遷反薄歸厚在上所導攸好德即秉彝之
好。雖指上好言非從上也亦自從其好耳。好者以身帥先
之謂亦其精神凝定處說民不從上令而從上好正振起
德字意君陳有令德孝恭則敬典在德是其所能此克字
須欲無失初心為從容以和之本也敬典在德四字弗斷
與首節令德孝恭及敬字相應典是君陳自巳的五典所
以移民敬與即敬敷五教之意在德即本之躬行心得而
非空言也敬之內心至到處便是德未有無德而可為敬
典者敬須躬行實踐未得而求得既得而望之未見。遑遑

不足修巳篤恭。攝吾精神即攝兆民精神。兢惕于條教者
皆孝恭所溢也敬字與德字相帶。勿云敬典而又在德德
不是著于身乃蓄于心者與好字應此正敦厚立極章好
示民處將見此時之民乃皆奮發興起莫不從上之好變
不親不遜之習而歸于德化之中也罔不變主民心說便
是大猷處世道根于人心人心向道即世道昇乎說風俗
化德非矜穆雍熙之謂變字從遷字來重罔不上升者世
運自汚而隆倘一民未變則大道未可允升矣人各全其
所厚之性而不遷于物則蕩蕩平平無反無側世道之降
者自此而升于大道之隆也不可遜就民情厚上說自下

而上日升不事粉飾而民風實趨于厚曰允升蓋周公之時尚爲方降之時至此始由降而升也德卽周公之明德變而升焉則至治之馨香可知然非君陳之令德未可以敬典在德期也惟予一人三句承變與大猷一直說爾休照時出大猷人主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人主之福也曰多者内外民物無不開泰之意民變世升正是受多福能使民變世升何休如之故曰爾休予之多福皆在爾之休休是和中之景色釀成休嘉處重爾休說終有靜[illegible]爲主而臣與享之言美稱之無窮也天保報上受福之謂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可見君非大猷外別有福臣非升于

君福外別有休福休卽名譽所在福休之永世卽名譽之永世是期于無窮之詞以終尹茲東郊之意不作效看福厚休集名長總之大猷而已俱要本希望周公意發揮方與昭式弘訓有情○至于化民之本豈可以他求哉惟民之初生本自淳厚及旣生而著于物遂改厚爲薄然其厚者固在也但每遷上所告敎之命而從其衷所凝注之好顧倡之何如耳爾將何以化之惟克敬敷五典在心精白得者而出之民雖欲自外于典而不能不觀感于德時乃無不變而歸厚者信乎升世還于大道之隆矣至此惟予一人坐觀至治膺受四方之多福其爾之功業爲之休美萬世而下稱東郊之治咸以予與汝爲歸終有令聞于永世矣

尚書葦籥卷四十九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潘張孫振鑒定

顧命

通篇顧命二字爲主在王崩截上截是發顧命成王正其終下截是傳顧命康王正其始中間紀事當依紀日以甲子乙丑丁卯癸酉分看下康王之誥卽此癸酉川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史記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見發顧命之由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辭甲子以下嚴發命之禮不以疾甚而不自力然亦略殺矣之非朝堂也甲子卽哉生魄之日洮盥手頮沃面水總上言猶云水洮頮也扶相者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被以冠冕被王首以朝服加王身袞冕朝諸侯之服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群臣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憑王几明服袞冕也憑者依之以爲安將以發命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盛嚴顧託之言淵與精明蓋臨泉之徹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沒困病加也惟善治氣者能歷困病而不亂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者○洮孔氏曰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

○正義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

顧命爲重故同召大小群工而發命不與平時但召六卿共屬自從者同蓋顧託大事使人人共見共聞莫得以行其私若以職有崇卑教保元子之責一也又是第二層同召實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凡三等官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叙畢公

于二伯後叙毛公于衛侯後叙六卿不叙三公也召保領冢宰第一芮伯爲司徒第二彤伯爲宗伯第三畢公領司馬第四衛侯爲司寇第五毛公領司空第六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舉其本爵以諸侯入爲卿士也師氏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以其兵服守王之門虎臣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百尹正官也御事非正官而有執事者師氏而下官而不名畧之也已上是發命之儀注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傳領字皆兼官爲字皆專職彤姒姓國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

子畢公名高毛公名鄭衛侯康叔入爲司寇呂氏曰召公
以太保領冢宰無可疑者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岳
㮣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後世夜半片紙[illegible]
喙卽引親倖入受遺詔未過經學古耳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
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
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嗚呼節示發命之由統言疾
甚言病漸幾以勢言臻留以狀言幾是幾微未絕意病日
臻二句正是大漸惟幾旣曰大漸又曰日臻旣曰惟幾又
曰彌留甚言病之危恐一旦不得出言語以繼續我志志
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詳審教訓
命誥汝等嗣續我志卽下文欲群臣輔元子之志言一出
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審訓謂訓不輕發以啓群臣
之聽意汝指大保以下
二節正見艱難之意欲元子釗弘濟者今日大命豈易遂
集昔君文王宣光于前武王宣光于後相與定民所依然

各止其所而陳列于教條則民依而不舍卽習而不違
惟西土之民習服不違用能達于殷邦無一不服習足此
道彼漸兹浸潤王道入人不迫而因集大命于周也○此
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也民心爲受天命之本德教爲化服
民心之本宣重二句一氣下光指德之發越處言宣者宣
布于政治之間重字着武王邊言文旣宣其光于前武又
宣其光于後是宣重光不可分說重光不可見于奠麗陳
教見之舊云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安養其民先定其所依
而後陳列五常以教之有養立教行意蓋由生養而教誨
則民之從善也輕故民服習而安其教也看來麗者民之

所依以生奠麗重德說非德不足以定民之所生也故以
君所依言故曰愼此以民所依言故曰奠各止其所不可
加損也五教卽民所依者言定民所依五典之理而陳列
教條間以開示一直皆在上教看奠麗句正是宣光若非
根心何以爲麗物誘或遷定使無失此與正及民的精光
數陳敎誨群心洞朗此卽奠麗處莫作兩層肄字根麗字
來依而不舍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淪洽于其中循循
亹亹不但不敢違而亦不能違重言肄者服習之至也肄
已有不違意在內肄不違承上起下語添不違二字見肄
之過及就民心言可使由亦可使知此方謂之奠麗陳教

盡在兩光中也用克二字與肄不違相呼應不違以上皆
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民違殷是天下化之達者
自彼違此之謂殷人雖未肄文武之教而願依文武之光
西土達之也大命以一統之業言民心所萃即天命所歸
集者集止于此猶鳥之集木達殷集命串說殷爲天子之
國自周而達之乃至難之事非合兩朝重光安能得此皆
內重字則字用克字俱要發得難意出
此成王叙在巳守成艱難自稱後侗對文武言天威承上
大命來大命之集于周者去留不常最是可畏故曰天威
迓者此心常有墜命之恐若迎其威也大訓正述天命之

可畏以啓佑後人者泛說凡文武可爲後人法式者皆屬
訓指上陳教便偏以天命爲不足畏必蔑祖訓而不遵嗣
守大訓正操此心以從事者一串勿以嗣守爲敬迓之實
嗣守二字自歎之詞繼盛之後不能光大如武之重光亦
文乃僅守訓而不墜耳昧理爲昏踰知越度爲逾屬行無
敢何指德言不過佚前光意嗣守無敢昏逾者踐履服行
常惺惺然在心而不逾越其則也曰敬曰無敢正守成難
處
過到今天節云使我而尚存則艱難之業我思所以濟之
尚不在元子也今天降疾于我殆不興不悟則文武以來

艱難之業屬之元子了爾群臣尚明以我命汝之言用敬
輔元子釗弘濟以保業之艱難而勿墜焉弗興就力說是
弗能起弗悟就神說是不蘇醒朕言指上二節敬保合下
二節曰元子嗣之所在統之所在明者明言而無隱敬保
敬以保之左右維持也時方治平而曰弘濟于艱難者文
武以德教創之予以敬畏守之所謂極艱難耳守成固難
守成于再世尤難之難濟如濟川之濟非大奮經濟不能
扶持而永守故着敬保二字
弘濟之道何如人君以天下爲一家民有遠近邦有大小
皆君德之所當施也爾群臣必敬保元子以均其施于萬

民遠者懷來之而漸入之以教近者開擾之使必調之以
教所以和萬民也庶邦小者安撫之使得以自立大者勸
導之俾不至自肆所以懷諸侯也此其爲君道乎而肄不
違之風不遠矣柔遠二句正序艱治法遠邇指民言小大
庶邦指諸侯言大意須會合遠邇而柔能異施通小大而
安勸無間則君德所及公平周溥無偏滯矣此皆元子之
責汝當敬保之者
此欲輔君端爲治之本提出濟艱心法盖柔能安勸之要
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于心上句以修身言下句以正
心言威儀正以亂臣民也而去非幾正以去非儀也威儀

要看得大文武之冀麗陳教成王之意敢昏逾正是自治威儀處然文武之重光成王之敬迓保是謹幾微出正心修身無兩截工夫以上命群臣者乃所以命康王也○上句泛論夫人爲人之道當如此下句方責臣之詞自字重正含下句意思字是成王身親歷驗而熟思長慮之也威儀括盡一身之用人自受中天地以來有動作威儀之則非但臨朝穆穆之容也說夫人自亂于威儀須轉況元子之威儀尤不可不自治意慎勿泥在不假外求誤認自字言治威儀非人所能助須知自治對治人言語氣承上來能安勸來欲輔以盡治人之道豈必外求哉我思大凡人

之所以爲人者惟在自治于身之威儀以端治人之本耶則爾今日之輔元子。正惟輔其自治威儀而不當徒求于人可也然威儀之著皆本念慮發動之微所謂幾也一念發于不善則爲非幾非幾動于中則威儀之則失于外。雖欲自治不可得已。故爾必當敬保元子以謹其幾慎勿導之以不善使幼沖元子冒昧進于不善之幾也以字有力。無以處有詔王燉諫王愚之意昧焉雜投謂之冒貢冒貢二字要看有善而隮于惡者或我本欲導君以善而誤入于惡者故曰冒。惟大臣爲能格君心之非不能防之未然禁之將發則君之進于非幾爾以之也不格便爲貢苟捷

元子冒進則由心而著于身身必不能自治況治人以輩君道乎由治人而推本于一身由治身而推本于一心此正道被自亂

姚承菴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未有不善者非幾卽是不善非有個善幾有個非幾也宋儒皆不識幾字故曰善惡之幾耳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此下皆史臣記事之詞茲指是日是事言王發顧命在綴

扆綴衣之座命訖反于寢處從此群臣旣受命而還則路所用幄帳矣故出之于庭綴衣者臨朝之幄帳卽下狄設綴衣是庭路寢之庭于其翼日而王崩見成王得正其終以起康王得正其始意

唐孔氏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面西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反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

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
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太保命節重繼統上天下不可一日無王太保奉成王遺
命即命仲桓南宮毛二近臣使于齊侯吕伋之所索干戈
二具虎士百人迎太子釗于路寢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爲
憂居之宗主焉成王初崩太子未嘗不在側將正其統必
昭示于衆故出之外而迎入命必發太保所以一號令無
多門也桓毛近臣主傳命吕伋虎臣主宿衛干戈宿衛之
具虎賁宿衛之卒二兵至寡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
參伍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爲詳也審矣稱子

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宫之
外門翼室在路寢旁即東夾室初喪未爲梁闇故東夾室
爲恤宅之地以是日崩以是日立爲憂居之主
傳命者兩朝臣謂兩个朝臣非兩朝之臣也傳云使齊
侯吕伋又云承命者勳戚顯諸侯則逆釗者是齊侯吕
伋若桓毛不過傳太保之命耳如此則經文當云俾齊
侯吕伋矣用一爰字何爰于也時説得之唐孔氏曰經
言以二干戈在齊侯吕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
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吕伋索虎賁則是執干
戈就齊侯傳似反于經者于時新遭大禍内外嚴戒桓
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
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
實也經言于齊侯吕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措
説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
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
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
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
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

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
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
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丁卯節重傳命上丁卯是王崩第三日喪禮厥明小斂又
厥明大斂尊卑皆同命亦太保命周禮内史掌策命經不
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成王口道顧命未作册書故

以此日作之㕯作册書因作受册法度下皇后憑玉几宣
成王言是册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
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猶今儀注
越七日節備慎終之禮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
天子七日而殯于死爲八日癸酉在殯之明日太保召公
以西伯爲相故毋命必出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須取也
須材想爲明器之用春秋不豫凶事明可以卒辨者不豫
設取材木以供喪中雜用是既殯後事非謂棺槨之用単
舉須材完送終事與上下文不相黏
狄設以下俱不紀日蒙上癸酉文下文傳受顧命主祭臨

朝皆同此日殯禮畢而後正嗣君之始耳此乇節是路寢
陳設之儀注皆爲傳命設皆蒙命字上文言出綴依于庭
此後設者象王平生狄下士蓋典設張之事黼扆綴衣下
四座皆有故冠于四座之首負以黼扆蔽以綴衣黼扆設
于四座之後即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閒天子坐後所依
倚者釋言云牖戶之閒謂之扆以其所在處名之白與黑
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于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
黼畫黼其上與下黼純黼字不同此以象言彼以色言綴
衣其衣連綴幄帳之屬四座陳寶執兵出輅不言官者皆
狄所設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
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
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蔡傳以綴衣爲帷幄按周禮
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宫室曰幄坐上承塵曰
帟幕人供之掌次張之立政有綴衣之官即幕人掌次
之謂前葛氏謂司服之類未是
牖閒坐之正西序東序相對西夾另看西序東序避牖閒
南嚮之坐也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嚮與當扆
同蓋東夾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成王殯在西序故先言
西序又特言西夾牖閒之座即當宁之所既是坐之正必

兼設下三座者蓋牖閒之坐意其在上也又慮其不專于
上此西序東序所由設也西序東序之設慮其在左右也
又慮其不專于左右此西夾之坐所由設也須知此意席
所以坐几所以憑此列于黼扆之前者四座几席各異席
有篾底豐筍之異而其緣有黼綴畫紛之異皆曰重者則
皆三重也几之飾有華文雕漆之異曰仍者凡吉事變几
凶事仍几禮之于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
几不改作也牖序夾房階壂前指路寢言之○天子見群
臣覲諸侯設斧扆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見負斧扆
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牖間南嚮就路寢

窗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即當宁
之所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
設黼扆南嚮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牖即牕也路
寢之室戶在東窻在西皆南嚮今曰戶牖之間則是戶牖
之南正宁也南嚮者背戶牖而嚮南牖間南嚮座之正故
見群臣覲諸侯則居之坐必有席敷設三重篾席用桃枝
之竹爲席有次列成文故周禮又謂之次席天子之席三
重諸侯再重則此四座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
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
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純所以緣席者黼以絳帛

爲質以白黑色線縫刺爲斧文以緣席天子左右几優至
尊也諸侯惟右几華玉五色玉獨言仍几以見所敷爲新
製也于牖間南嚮敷布三重篾席以黼繪爲緣而華玉飾
几則仍之
有旦夕聽事之坐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敷布三重蒲席
以雜彩爲緣而文貝飾几則仍之
唐孔氏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孔炎曰堂東西墻所
以別序內外也底蒻苹蒻苹蒲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苹
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織致席也參
之綴雜彩也彩色爲畫蒻音若文貝海中介蟲取其甲以
爲器物釋魚于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
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貝甲以白爲
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
泉之貝飾几也
有養老饗臣之坐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敷布三重筍席
以繪畫之繪爲緣仍設雕玉所設之几〇豐席莞席也草
似蒲可以爲席詩下莞上簟是也傳作筍誤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
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
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雕爲刻鏤之類故

以刻鏤解雕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
上王入翼室翼室即東夾也此西夾南嚮西夾即西翼室
也西翼室天子平時親屬私燕之座今則殯宮在焉于西
夾南嚮敷布三重竹席以玄色之繒雜爲之緣仍設漆几
私宴飲食之事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皆質無文〇
夾室在正殿之西坐亦南嚮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
實同而異名西夾乃西廂之夾室中即下文所謂東房西
房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
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西夾南
嚮蓋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天子宮室之制堂

廂旁有序有廂室在室後室兩旁有夾有夾之室廂在室
夾室在後故小註云西廂之夾室筍即笋也竹初萌生謂
之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織爲席也紛是組之小別鄭氏
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大小異
稱故傳以玄紛爲異綬鄭于此注云以　玄組爲之緣玄
紛黑綬也○鄭氏曰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
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于其處今則並設之
牖間是見群臣覲諸侯之座見于周禮其餘三坐禮無
其文其東序西嚮爲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者按燕禮云
坐于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

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爲旦
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
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燕之坐蔡傳以
成王殯在西序訣也且註曰東西廂謂之序成王豈殯
于西廂者哉西爲陰方成王殯因在西當有別殿以居
之即上所稱翼室也西序西廂屋也坐西則東嚮矣○
金氏曰天子之屋四嚮爲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
士惟北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不言東夾獨
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嚮與當扆同故東夾者即初
喪宅宗之翼室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上殯宮也鄭氏

夫無西夾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天子有西
夾其殯畢塗屋故于西夾爲之○箋云竹葦曰簟○釋
名云簟簟也布之簟簟然平正月○說文云簟竹席也
○方言云簟宋魏謂之笙或謂之蘧篨西謂之簟或謂
之笟其麤者謂之蘧篨關東或謂之簟按○禮曰莞簟
之安藁秸之尚○淮南子云席上之先雚簟樽之上玄
樽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按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爲桃
枝竹所次成者其即此簟與莞席在下即筵也竹簟在
上即重席也孔氏曰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則
○按鄭氏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則在下者筵加在上

者席散文亦得通言也司几筵五席外有葦席喪事所
設也有柏席藏中所用也有越席郊社所設也有蒲席
出杆所覆也篾席黼純即次席黼純也底席即繅席而
綴純爲異豐席即莞席而畫純爲異筍席玄紛純又別
是一席鄭玄云新鬼神之事不用生時之席故也公食
大夫大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蓋燕私禮臣屈
也大夫鄉飲士鄉射則蒲筵緇布純而已三禮圖又云
士蒲筵無純士卑故也若天子卧席亦止再重詩下莞
上簟是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天
子以下皆同○釋名云几皮也所以皮物也○周禮太

等大朝覲會同贊玉几司几筵掌五几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設左右玉几祀先王胙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右彫几胙席筵國賓左彤几甸役右漆几凡喪事右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書云席常設于賓未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于敵以下外拂于尊者內拂皆拂之三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執之或横見有司徹或中攝見聘禮授之或受其足昏禮所謂授校校几足也或受于手閣有司徹尸授几或以几辟昏聘禮以几辟賓卑故也或不以几辟有司徹不云辟者尸尊也儀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別也喪或同時在殯則供

敦異几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乘必以几婚禮婦乘以几不特所憑以安而已

此又設成王平日所觀閱者越及也越字承上文亦狄所設此皆典瑞內史所陳寶玉並設所謂陳其宗器玉五重陳寶總言下復分別璧琬琰大夷球此玉之五重餘皆是寶寶玉者先王之所玩也越玉五重與陳其寶物其實何加寶有赤刀焉有大訓焉玉有弘璧焉有琬琰焉則列在西序玉有大玉焉有夷玉焉有天球焉寶有河圖焉則列在東序徹國之製舞衣用之文舞大貝之中[illegible]

備音樂皆文物之可寶者則列在西房兌之遺戈和之遺弓垂之遺竹矢皆武備之可寶者則列在東房房即序之左右房是坐分東西寶玉列于坐北則其傍之上也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于室內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西序參以大訓至理所寓寶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大數所存寶天道也西房則文之所資東房則武之所資陳列之間寓有深意看來越字訓于于者于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陳玉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于東西序坐北也序者墻之別名其墻

南北長坐北猶有序墻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之坐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

玉一雙曰重赤刀周色尚赤豈實刀而飾之以赤者歟唐孔氏曰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與請孫策策引白

削所席與體動日我見刃爲然然赤刀爲赤側白刃爲
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
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
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三重
不知何所據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
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孫炎曰肉身也好孔也○說
文璧瑞五圜也璜半璧也瑗大孔璧也○白虎通云方
中圜外曰璧璧之爲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古器
考圖玉曰璧銳上曰圭琬無鋒鍔琰有鋒鍔周禮典瑞
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

蓋以其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陳氏以大玉爲大華之
玉馬氏以夷玉爲東夷之玉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
無閭之珣玕琪焉蔡傳以夷爲常亦悞天球鄭玄云雍
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王肅云玉磬也天球如玉磬故
釋鳴球皆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伏羲氏繼天而
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說文云貝
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
泉爾雅云貝陸居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玄貝貽
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蜬大而險鰿小
而橢詩義疏云貝龜鼈屬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

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
相當大者至尺六七寸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海經云陽山濁洛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貝陰山漁
水中多文貝邽山濛水多黃貝蒼梧之野爰有文貝相
貝經云盈尺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
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
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貝大者如輪浮貝使人寡濯
貝使人善驚雖貝使病瘧蝌貝使胎消惠貝使善忘醬
貝使童懸女淫碧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强南州異物志
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

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交州記云大貝出日南如酒
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埤雅云貝中肉如科
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運斗樞云搖光得江
吐大貝大貝必大于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
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
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說文
賁貝聲貝當亦取其聲南蠻國有貝大容數斗吹之以
助樂名老貝車渠形如蚌今人吹海螺可知爲樂器故
與鼖衣鼖鼓並陳疏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周禮韗人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鼓人鼖鼓

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鼖鼓鉦師凡軍之夜三
鼜皆鼓之注云鼓之以鼖鼓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
鼖鼓徹以國兒和垂以名歷代相傳皆取制作之巧傳
稱巧中法度作一意重中法度説周禮宮人掌王之六
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視事小寢以
時燕息焉又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
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
而掌其政禮記寢不踰廟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又云路寢成則考之鄭康成詩禮注云君謂之路

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
爲適寢内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天子之寢有左
右房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孔仲達云天子
路寢制如明堂燕寢如諸侯路寢故有左右房何休云
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一曰路寢一曰小寢父
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禮書云
以書攷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
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賓階阼階房之南
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
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
士之室皆東西房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王六寢
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
一小寢二大寢在前謂之路寢又謂正寢小寢在後謂
之燕寢又謂少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
其妻二寢亦如之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
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
鄭答云成王廟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
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説或與鄭異路寢之
制不必同明堂也

設五輅乃成王平時所乘者新陟王宮車晩出矣平時所
乘馭者可不于堂下一陳之乎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
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謂五輅玉輅大輅也則在西階
面南嚮金輅者玉輅之綴也則在東階面南嚮夫玉輅之
繫綴于下爲金輅而金輅之綴在後者則木輅象輅革輅
也木輅以封蕃國行最遠故曰先輅而象革次之故木輅
則在左門側堂之前向北而對大輅象輅革輅爲次輅者
則在右門側堂之前向北而對綴輅此陳王法駕皆先西
後東以殯在西且地道尚右也大喪出輅禮也亦以象其
生存耳面者南嚮也前者北嚮也大輅與先輅對同在西

階綴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對賓階[illegible]大輅在賓
階南嚮先輅在左塾之南北嚮與大輅相對綴輅在阼階
南嚮次輅在右塾之前北嚮與綴輅相對賓階是西階以
其爲賓客所升阼猶酢也阼階是東階以其爲主人酬酢
賓客之所所乘者陳之堂下惟自內出觀之賓階爲西阼
階爲東故自外入觀之西階謂之左塾東階謂之右塾也
變文示先西之意○賓階面阼階面每三字連面字卽屬
階字不是在賓階阼階而南面也傳云面南嚮也會意解
耳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北輅陳之其轅向南故
謂之面叁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叁在門內之

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嚮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嚮內言
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叁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
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先輅在西而曰左
塾者自其向北而見塾之在左耳次輅在東而曰右塾者
自其向北而見塾之在右耳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
炎曰夾前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皆北
面也左塾者爲門內之西右塾者爲門內之東故以北面
言之爲左右

按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
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玉輅金輅次象故言先

輅象其本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illegible]木輅之上[illegible]
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其四輅于五從
內必將少一益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
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
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
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
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于
朝祀而已今蔡傳解次輅爲象輅革輅則五輅並陳周
禮巾車可據從之○陳士元曰按路輅古字通用正義
云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

車曰路車是也註左傳者謂車行之道路故以路名之
謬矣若然則門寢之制豈亦行于道路乎通典云有虞
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殷因鉤
車而制大路周因殷路而制五路周禮春官巾車掌王
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二曰金路鉤樊纓
九就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
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又王后亦有五路重翟鍚面朱總
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翟車貝面組總輦車組
輓而孔子所謂殷輅蓋卽周之木路也革路輓而漆漆
路漆而不輓鍚在顱鉤在頷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絛

樊纓以組爲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爲就鍚也鉤也朱
也龍勒也玉金象革四路皆有之木路則質而已〇顧命
註云大路玉輅也綴路金輅先輅象輅也次輅革輅木
輅也蓋則以玉輅爲大輅而殷之大輅則木而已左傳
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服虔以大路爲木路而杜預則
以大路爲玉路蓋不知玉路乃周之大路而非殷之大
路也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註云大路木路漢祭天乘
殷之路謂之桑根車是已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
三就次路五就註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尚質無別
彫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殷有三路先路次路大路也

然諸侯有先路次路亦有大路樂記云大輅天子之輅
所以贈諸侯雜記亦云諸侯之賵有乘黃大路相襚以
後路注云後路次路也蓋周之天子大路乃玉路而諸
侯之大路則金路非殷之木路也左傳鄭以先路三命
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晉以先路三命
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師又僖公二十
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定公四年祝鮀言先王
分魯衛晉以大路襄公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
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預謂賜魯衛晉之大路
皆金路賜穆叔子蟜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也〇綴衣

京曰宋書禮志云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
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爲乘輿所謂乘殷
之路者也〇禮書云玉路謂之大路獨周爲然若夫商
之大輅則木路而已諸侯之大路則金路也猶之熊侯
謂之大侯〇唐孔氏曰金玉象皆以飾三者以飾爲之
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
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
木爲名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
呂氏曰此非獨盛儀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凝坐靜深寶
玉輝華車輅峙列入其廷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
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上陳儀物以象成王爲將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以迎新
王爲將受顧命而設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
夾兩階戺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廉
側階以去殯近故皆大夫凡士皆弁也凡弁皆立于堂下
凡大夫皆冕也凡冕皆立于堂上階以下侍衛之人多且
武者示存變之防階以上侍衛之人少且文者近至尊之
義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嚮內而叙之〇次東西垂次側階又
從近向遠而叙之康王已在路寢異室非迎之于門外也
〇位秩以弁與冕爲別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服皆麻

八寸長二尺六寸前圓後方弁士服雀赤黑如雀頭色[illegible]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此士服之稍卑者故雀弁之士二人皆執惠而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寢門惠三隅矛末銳似穗長兵也二人者門之東西各一也綦青黑色綦弁則士服之稍尊者故綦弁之士皆執戈而以刃外嚮戈句戟短兵也上刃謂直立以刃向上立于兩階之間當堂廉所見之處故曰戺戺者堂廉也廉者稜也是堂廉有廉隅稜角處立于堂下近于堂稜每邊階立二人故曰夾兩階戺冕大夫服劉鑱斧鉞大斧東堂西堂猶言堂東堂西皆中堂也東西堂即東西之座處戣瞿皆戟屬形如花故得名

東西垂即東西序之堂階垂者堂之邊垂銳矛屬側階即西階坐處之階側猶特也堂北一階而已四人既立于東西廂之外堂二人又立于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銳立于堂北之特階看來在門者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夾兩階戺因是每階二人但有兩樣立法或是東階二人俱立于階東而向西西階二人俱立于階西而向東此是一樣立法也或東二人一在東階東向西一在東階西向東西二人一在西階東向西一在西階西向東此又是一樣立法也兩者未知誰是第一戺字玩之後立法與經合堂即東西夾之前堂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垂下階之處階有五東曰阼階西曰賓階此二階在南綦弁執戈所夾而立者此也冕執戣冕執瞿東西而立者堂之盡處而近階者也又有北階在堂之北非儀衛所陳又有側階在堂之兩旁東曰東下階西曰西下階冕執銳者所立經文明曰側階則非東階亦非北階鄭王以爲東下階者得之蓋嗣君自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侈儀衛

焉漢孔氏曰側階北下立階上唐孔氏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蔡氏以爲北陛之階則承襲二孔之說寶玉器物先西後東者以成王殯在西序尊先王也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康王在東敬新王也

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用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祀朝則在路門

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匙從覲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師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服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飭蹕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服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

須其衣裝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所爲不惡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所以不使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其廉恥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凡隸于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迹于其間者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而

立堂垂執劉鉞而立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于宮正宮伯之所掌也○郝仲輿曰按此文知古人冕服不獨用于祭祀戴冕者五人皆不言何冕何官則周禮互見之說未是據矣○喪大記虞人設階注梯也○後漢輿服志云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緇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

無韋弁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爵弁先於綦弁（孔安國曰綦弁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士冠禮爵弁服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書二人爵弁執惠雜記復諸侯爵弁服子羔之襲爵弁一獻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鄭氏謂弁之次制如冕但無繅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
弁象形則其制上鋭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
其色也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爲之如皮弁制○周禮司
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
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
璂象邸玉笄注鄭司農云會以五采束髮也玄謂會縫
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
二以爲飾謂之綦邸下柢也以象爲之又云諸侯及孤
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韋弁皮弁
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

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白虎通云
皮弁者何所以法上古至質冠名也弁之爲言樊也所
以樊持其髮也○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
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
謂之韋弁○儀禮注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
光大也○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
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
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綦弁鄭
注云青黑曰綦馬本作騏亦云青黑色王肅云綦赤黑
色○說文作綥云帛蒼艾色詩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

一曰不借○孔仲達云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艸之色箋
亦以綦爲青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
文○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
服之亦有其時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其次
則受遺奉冊服之書謂一人冕執鈒之類是也非此三
者不得服冕雖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已冕之旒
袞裳之章皆視命數以爲隆殺不敢越也○傳云劉三
隅矛也○釋名云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
也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鋭矛屬○釋名云堂猶堂堂高
顯貌也○禮記云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云

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
男五雉士三雉○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士喪
疏云房戸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
以北亦謂之堂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
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
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
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

諸侯出廟門俟

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戢者先置此必卿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將受命嗣統故不稱子稱王禮當祭告釋凶服用祭服從其變也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君臣制不同王之冕則袞冕其卿士邦君

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云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謂貴文之義然單用黼而無他不純吉也要之黼蟣總以吉服言由受顧命上禮宜升阼階此自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為文爾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吉服蟣裳以色玄如蟣故以蟣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淺赤色即下彤裳是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蓋無事于奠祝不敢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故不彤而蟣殺于纁裳卿士邦君三卿不與也卿士邦君不言階從王升也入即位當重王說註各就其位王即受命之位群臣即助祭之位也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許謙氏曰冕冠總名冕名五袞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五冕有九等共一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為八等與十二旒共九等天子用十二旒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冕弁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集註以冕為緇布冠

亦總名也○陳士元曰按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亞于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于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皆可服焉夏殷之祭用弁蓋未嘗以弁亞于冕也而周制始以冕弁定尊卑之分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大夫雖可服冕而私家之祭則不敢用是冕與冠異也而集註以冕為緇布冠者何也邢昺云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胡祖義云冕冠上板也緇布染布為赤黑色故謂冕為緇布冠麻冕績麻為布以為冕記

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蓋古人不豐于費綫以布爲重
但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縷數爲差等八十縷爲一升
升者登也登者成也禮朝服十五升布冠倍之吉服莫
冕最貴故以三十升極細之布爲之漢食貨志云周布
帛廣二尺二寸爲幅朱子謂古尺一幅濶二尺二寸如
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之極細綃古尺短于今尺若
再蓋十五升是又加一千二百縷則一幅當不止二尺
二寸蓋以周尺之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
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則今尺之一
寸計縷幾二百是一寸當爲百稀此所以細密難成不

如用絲之省約絲謂之純者絲之始織素質未染故曰
純也中古吉服雖用絲然猶以布爲貴故冠冕皆用布
○邢昺氏曰祭服謂之韍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
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韍之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爲異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皆有
韍故稱爲韍冕左傳云晉侯以韍冕命士會蓋韍制雖
同而冕制有尊卑耳周禮五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則
晉侯以韍冕命士會者當是希冕也○朱子曰韍蔽膝
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陳士元曰按韍與韠
制同而名異禮記作韍易作紱詩作芾記云有虞氏服

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illegible]朱大夫素士爵韋一命
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蓋韠之色因
乎裳而記謂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皆祭服之韠也若
祭以冕服冕服朱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
素裳故素韠士祭以玄端玄端則雜裳可也故爵韠周
禮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
裳故緼韍所謂一命縕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
再命而助大夫助祭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
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爲物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
巾足矣則曰韠以色則曰緼以緼之質則曰韎韐蓋古

人稱蒨草爲茅蒐讀茅蒐之音爲韎韐緼乃蒨所染故
稱韎韐也士冠禮于皮弁玄端皆言韠特于爵弁言韎
韐詩于素韠言韠于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
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以朱而諸
侯朝王則赤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芾與紱同易之
朱紱方來困于赤紱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
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蓋兵事服韋弁韋
弁纁裳故貴者以朱韍卑者以韎韐也左傳云衮冕韍
珽疏云韍韠同制也禮書云韍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
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天子

之綷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與山大夫
前方後挫所其會山而已鄭玄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
龍取其變惟天子備焉然則邢昺所謂尊卑黼制相間
謬矣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先言黻者黻之制在冕之
先也詩云常服黼冔註云黼黼裳也黼冔猶言黼冕也
〇周禮袞冕衣袞九章裳四章今君臣皆言麻冕與論
語夫子之言合而裳冕之裳偶言黼詩又云黼衣繡裳
常服黼冔則黼又不專在裳也此云黼純席則黼文又
似不必皆斧也蟻裳裳有蟲文則蟲又似不專在衣也
後儒紛紛訟議惟詩書足據〇陳士元曰按說文云冕

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服之亦有其時
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
之者謂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非此三者不得服冕雖
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已冕之旒衣裳之章皆視
命數以爲隆殺不敢越也通典云上古衣毛後世以麻
易之先制其衣後制其裳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
坤故衣玄而裳黃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爲文
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此衣裳之始也子見冕衣裳者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其當朝祭之會而未爲魯大夫之
時乎魯論語冕作弁鄭玄註云魯讀弁爲絻〇禮曰子

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鄭玄云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錯殷之蟻結
似今蛇文畫豈蟻裳亦爲此文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
變

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
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
次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于
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
重故先言之〇太保太史太宗有所主者則麻冕彤裳純
加祭服皆從吉也皆有事于奠祝故其服同各有主于傳

命故其事異太保受遺總太權故承介圭介圭天子之守
圭先王之傳寶莫重于此故太保承之上宗與太宗一人
即宗伯同瑁次于介圭故宗伯奉之宗伯主祭祀朝覲之
事故授嗣王同言自此繼先王主祭也授嗣王瑁言自此
繼先王朝諸侯也介圭同瑁先王所執今將受嗣王若先
王子之有君道焉故自阼階而升太史秉書三句帶下節
相連太史執書將進之王故與王接武同升以冊書奉進
乃先人遺命以授君者有子道焉故由西階升冊命句亦
帶太史秉書看蓋書即冊命冊命即丁卯所作者秉者持
之以升御者奉之以進如云以手中所持之冊命而進御

之于王也此言御王冊命不言受下言乃受同瑁不言御文皆互見然于冊書言進于同瑁言受則介圭之進與受又帶見矣

陳士元曰按說文云階陛也謂設級以升也考工記云夏后氏九階註云南面三三面各二故爲九階竊謂堯時土階三尺夏制當崇于唐虞而有九級之階非爲四面共設九階也古者堂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由東西序以上地道尊右故右爲賓階東方仁也主人居之故左爲阼階阼階主人之階也天子之尊其堂亦惟兩階君立于阼以賓延其群臣所以下之也曲禮云踐阼臨

祭祀註云天子履主階以行事也自秦皇始中爲甬道亢然自尊而有中階矣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夫中階之名不經見惟明堂位言之蓋明堂位乃秦漢人所撰也孔子朝服立阼階孔安國謂廟之阼階蓋以大夫服朝服以祭服以依神也而朱子不言廟者豈謂孔子立于主人之階而以賓禮待鄉人也耶○湛甘泉曰今人賓主入門拜坐皆以東爲尊讓賓于東也則與古禮客在西階者異矣自今賓主相見不知東西果孰爲賓位也此今俗沿襲之弊耳非古禮賓西主東其拜揖迎送出入皆然但賓主序揖拜于堂皆西面北則賓左爲尊主右爲卑矣○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珍○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按介之爲言大也毛以爲諸侯之瑞圭是也鄭獨以爲尺二寸之圭不知尺二寸乃天子之鎭圭豈得以賜諸侯乎尚書太保承介圭孔安國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可證介圭卽鎭圭也○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鎭圭注云鎭安也所以安四方盖以四鎭之山爲瑑飾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云珍當作鎭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天

子圭中必注云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防失隊已上釋小球○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杼殺也○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禮器云大圭不琢○左傳云袞冕黻珽昭其度也○禮書云天子朝日執鎭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盖亦如此諸侯執

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合瑞而授圭
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巳上釋大球
○鎮圭尺有二寸圭之大者介大也天子之所守禮又
有大圭長三尺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非天子所守
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
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
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玉人云天子執
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
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
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鋭其瑁當下

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
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
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
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
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
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
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
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阼猶酢也東階
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西階西南吉
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

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上宗猶太宗變
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
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
曰者緊承御王冊命來太史既受傾命于王而口陳命中
大意皇后憑玉几言憑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宣
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成王自言敬迓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故太史述其意重在命汝嗣訓句此
句虛臨君三句正嗣訓之實用答揚句承上三句來自正
大言曰大訓自昭著言曰光訓大訓光訓總是迓天威而
欲敬守之者緊相叫應昔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

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嗣訓如何汝以元子之正
統守艱難之大業而君臨周邦焉既居大位必有大法命
汝治威儀謹非幾以奠麗陳教而率循大法焉既有大法
必致大和命汝柔能安勸以期民之服習不違而燮和天
下焉三句都要致鄭重意言汝所臨君者周邦也所率循
者大卞也所燮和者天下也皆不是小可的正與命中所
謂艱難也臨君周邦者傳位之詞由大法斯能致大和于
天下位必在德元而法法者神也不愆不忘善繼善述以
是燮而和之百年淪洽之仁于此大暢四世淘淑之化至
是益融于文武之訓不有光乎用答揚用字著力用此以

對之無忝而舉之不墜也隱隱要見是望王敬忌天威以
治四方意。
史言嗣訓而康王答以敬天者敬天即所以嗣訓也其字
不敢自必之辭其能至天威作一句讀亂四方以臨君三
句說祖父致治以敬天威事當先提在首再拜拜成王受
顧命也既與而答太史曰我祖宣布光德我父嗣守大觀
固能致治以敬天命矣渺渺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由
大法致大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亂四方說得深兼莫
教守訓說必四方極治然後為敬迓天威周至成康非不
極治然須躬親漸彼若只襲前世之累洽未可言治也以

用也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即在亂四方上見敬迓諸敬迎
天威于幾先而急欲轉之敬忌謂敬凜天威于目前而惟
恐犯之要見康王尸雖讓而心實任意方得四方未治即
天威未敬天威未敬即光訓未答非有三事
康王受同而三奠者告成王以巳受顧命也太保秉璋而
酢祭者報成王以巳傳顧命也彼後言祭嚌者飲福之禮
太保獨行而王不與者也或泥汪亞祼之說遂分三節為
初獻亞獻三獻之禮大謬夫禮成于三而王之三宿三祭
三咤則巳成三獻矣獻畢則告成而上宗曰饗則王祭巳
畢矣況太保之報祭蓋報成王巳傳顧命之祭也觀註云

亦亞祼之類不直曰亞祼而曰亦曰類則其為引例釋旹
非直指為亞祼明矣考家禮主人初獻主婦亞獻子弟或
親賓終獻以此推之亦宜天子初獻冢宰亞獻而終獻則
勳戚王賓為之也安得王行一獻而太保獨行二獻乎縱
王可與太保共行又安得初獻之禮遽進三爵而亞獻終
獻又止一爵又安得有三獻之禮未及畢行而上宗遽傳
神命之饗告乎又況太保受同祭嚌者飲福之事也先祭
而嚌蓋將飲神之賜而自祭先代作酒之人又非以祭成
王也三獻畢矣神傳饗矣然後飲福之禮始行豈有行亞
獻之後即行飲福而遂以飲福之禮為終獻之禮乎○首

節康王祭告成王告巳巳受顧命也乃者繼前之詞既受
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瑁受同瑁上要見受介圭意受同有
三宿三祭等事受瑁有出應門朝諸侯等事不應分析為
二篇受瑁必授之人瑁尚未用受同即以祭宿進也宿者
肅也從立處以空爵向神所而致拱進之容未置爵于神
座祭者酬酒于神座前菁茅内所以代所祭先代始為酒
之人雖是以酒灌地但此却非灌地以降神耳吉祭尸受
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咤則置爵
于神座而有定處奠者安定之意毎一進爵則一酹酒
一酹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次故曰三宿三祭三咤或謂

三宿皆畢然後祭三祭皆畢然後咤非也爵卽是同三祭
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上宗曰饗者神不能言故上
宗傳神命說先王已饗矣卽今祝告告利成之意曰饗所
謂嘏也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
郝仲輿曰瑁以玉爲之方四方天子之圭合四爲一上
有冐朝諸侯則執瑁以合瑞也同酒器同之與瑁猶瓚
之與圭圭爲瓚柄瑁爲同蓋○咤本詫字傳寫譌耳咤
涉嫁反說文引書作詫從門託聲音當故反○正義曰
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
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

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
復本位與孔異也○箋云祝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嘏
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
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禮
運曰修其祝嘏又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云天子祭
宗廟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曾子問
曰攝主不嘏當作嘏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特牲饋食
尸九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摶黍稷授祝祝授尸
尸授以湛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
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

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少牢饋食尸十二飯主人酳尸
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
食兼受摶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
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
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
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
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
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内
次節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傳顧命也王奠爵後復反爵于
手故受之太保同不授之上宗而屬之太保者屬之以報

祭也太保受同受之必置一處矣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
用王同故太保降盥盥非盥同乃盥手致潔以異同實酒
于同中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酢訓報也同如盞璋如盤
所以盛同者王三獻禮畢太保受王所咤之同安于神坐
乃下堂盥手更用他同盛于璋中秉璋以報祭報祭既畢
以異同授相太保酢之小宗人令宗人置下去而拜尸太
保將欲拜尸故先授宗人同王以喪主代尸答拜以子道
自處○秉璋以酢更復報祭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
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
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

統云君執圭瓚祼尸璋者祼器受五升太宗執圭瓚謂亞獻用璋瓚注于圭頭爲瓚詩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可以挹酒鬯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自得執圭璧也據前後受同之文則瓚以祼而同以祭王不言圭者省文也或謂酢用異同乃是太保受同已罷于神座似無復反之理故取他同不知既已奠神則復置神座何爲也定王君臣不同器說爲是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毎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正義云卿士自秉圭璧似以璋爲執圭時方宿咤自各措圭又何以秉爲執圭以璋爲盤三禮圖瓚受四升徑八寸形如盤非盛同者又所當知○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典瑞璋繅二采一就以頫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禮記云瓘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又聘義云致饔餼還圭璋○聘禮云聘于夫人用璋覲禮云方明者木也設方璋○左傳蔿啓疆云朝聘有珪享頫有璋○爾雅云璋大八寸謂之琡

太保受同節拜字斷祭終行飲福禮王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代王行之太保繼以異同授宗人矣拜畢將代王飲福宗人酌酒于前所授之異同而太保手受之以行終獻之禮太保又受同以祭則命宗人置同于神座矣祭是將飲福而先酬酒于地以祭先制酒之人非祭成王也既祭遂別取他同飲福以至齒而授宗人同焉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宅者離飲福之位而還助祭之位唐孔氏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

福酒之處足不移授宗人神前飲福之同爲將拜故授之謝神惠而拜尸王又代尸答拜君在廟門內則全于承且見顧命大臣如見先王也

祭畢行正始之禮先時太保命設故收書于太保降之下上太保降是太保下堂而出此太保降是太保降階而出此降字直照前由阼階隮隮字此收字又直照前狄設黼扆太保降則諸侯降可知諸侯出俟則其爲太保率之而出又不待言矣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故俟新君之出以聽命上受同瑁同節用之祭告矣此諸侯俟新君出用瑁

以韓瑞也故特下諸侯二字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之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塾陳皆堂下至門之逕特廟室異其名耳）禮記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

尚書葦籥卷五十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濤張孫振鑒定

康王之誥

此誥與上顧命同在癸酉一日本一篇古文分二篇首節記康王即位朝見諸侯之禮太保暨芮伯二節群臣陳戒于君王若曰三節康王求助于臣末節記朝畢而仍宅憂以結之前篇成王之終此篇康王之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即位儀注康王朝見諸侯與天下正始前王入翼室恤宅宗此正從翼室出朝諸侯諸侯出廟門俟亦正俟王惟王出在應門故二公又率之而入耳出還是出廟門而立應門之內爲執玥以朝諸侯故應門之內蓋內朝也御朝不是御門以諸侯入門左右可見左右自外向內之辭東西有定嚮左右無定在也二公爲二伯各率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左右二字自爲句言趨而列于左趨而列于右皆布乘黃朱以下皆就諸侯說非就二公說太保二句亦非是二公覲王諸侯朝見新君故二公引之布乘

黄朱交際以馬爲主物色以朱爲正四馬曰乘言乘黄正
是馬色黄下言朱朱非馬色只朱其鬣耳周人尚赤故黄
朱孔傳謂來朝而逢國喪遂因見新君古以賓禮親邦國
稱諸侯曰賓圭不是璧是命圭奉圭者奉以合瑁也圭字
不可對幣乘字對上乘馬言既有馬又乘之幣黄朱陳于
庭故門布圭幣執于手故曰奉稱訓舉即拱手之舉圭以
合符于天子故曰奉一二見非一二總以蕃衛王故曰臣
衛壞奠猶云獻贄只指馬幣言如云皆布四匹黄馬而朱
其鬣以爲庭實賓又舉所奉之圭兼以幣而致詞曰一二
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衛者敢執壤土所有乘幣奠之于庭

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有
引而不發意將進告王也義嗣德三字史臣就答拜上形
容出嗣德猶言嗣位謂新君以嗣德爲義不以嗣位爲倨
所以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禮以義起故曰
義吳氏以爲後者拜未爲後者不拜康王之拜諸侯若以
爲君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禮也康王
義在繼體嗣先人之明德故答拜者正其爲後且知以喪
見也言答拜不答稽首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與天下共之
王義嗣德答拜與天下受之

按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
門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内朝即路寢之朝四曰詢事
之朝小司寇掌其政恒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
故不言也杜佑云天子路寢門有五其最外曰皐門二
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内則路
寢也皐門之内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
三府九寺庫門之内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兩
觀之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内有百官
宿衛之廨應門内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臺燕朝[illegible]
路寢之朝太僕掌之陳祥道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
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

法此言天子之朝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内朝
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又玉藻云朝服以日視
朝于内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
朝者諸侯之朝也葢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
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
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内朝者玉
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内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
也玉藻于路寢之外言内朝則又有外朝矣諸侯内朝
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
異天子有五門而諸侯惟有皐應路三門而已明堂位

稱魯公之宮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名制
二兼四是魯無皐門應門矣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旣葬
而絰不入庫門是庫門在雉門外矣郊特牲云繹于庫
門內言遠當于廟門廟在庫門之內也小宗伯云右社
稷左宗廟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明矣又魯語
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註云神
事謂祭祀也民事謂頌攻事也然則孔子之在朝廷蓋
在外朝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
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
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

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于牧牧
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
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
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
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
處乎內是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
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王肅云畢公
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
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冢
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

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
明北面也○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
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正義曰于時
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
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
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
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加鄭彼言則諸
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
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玄云此幣圭以

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
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偏取此物以總表
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
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
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
略之○正義曰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
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
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
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于朝受
享于廟是享于廟別此旣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

若以親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當
禮不同○黃朱是幣據後注古人取數以一爲奇二爲
耦三爲參四爲乘此爲布乘黃朱者言所布黃朱之幣
各四也故下言兼幣孟子言篚厥玄黃豳風言我朱孔
陽此黃朱之証也五色黃中朱正皆取象君德非乘黃
馬而朱其鬣也然考瑞應圖曰王者德御四方則龍馬
乘黃澤馬朱鬣並集可想見當時康王新立諸侯所祝
之意黃朱非泛泛者按字書奠薦也陳也置也亦獻也
圭幣所以先馬禮凡獻獸必有所先壤奠謂土壤所出
之物以爲贄而奠于地也故爲獻爲奠則此云奠贄猶

云獻贄云耳非奠祭成王也○爲後者爲喪主故吊者
舍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皆拜稽顙此常人爲後之禮
也康王之見諸侯以正其爲後之義則既當拜以在喪
則未可純用吉禮立受諸侯之朝覲則亦當答拜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
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下二節皆召公率群臣進戒之詞太保節述文武創業
之難警之太保爲外諸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率諸侯群

臣進戒曰咸曰皆兼內外臣言相揖之揖乃群臣自相揖
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下再拜稽首則進言
之禮非一時兩朝見勿主外臣內臣分班合班之說太保
冢宰芮伯司徒以六卿爲序與上文二伯分方不同曰太
保之言班首致詞故進相揖讓敬告總二節言皇天三句
一氣不可以殷失天命周得天命分看言皇天改大殷邦
之命不爲之他人惟周文武大受羑里以後之天命于我
是順者惟其能恤西土之民也不然大邦殷之命何爲而
移之周耶受羑若者言以憂患受命著其難也借羑里以
形容艱難意誕受正在羑若之時不曰拊而曰恤者如傷

恫瘝之心克字要照父作子述一連說即克堪之謂不但
我有恤民之政民亦各爲我所恤在心言不用事實
按呂氏曰前之拜諸侯拜群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
侯不拜也王答諸侯拜而不答群臣拜者諸侯自外祖
見群臣在內日見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呂氏曰
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
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
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
位相次舊泥小註謂上是分班儀此是合班儀故上不
揖而此揖也殊不知朝見各有定分故二伯相率係序

而進進見各有所言故群公相揖同班而前禮自有斷
宜不必以分合言也且上謂之分班則再拜稽首者不
成東西作對也○鄒仲與曰羑若謂文王以羑里之難受命若者不盡言之辭羑若被顯文羑善也若順也謂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貝翰之重善順者見其有塗承之實也傳截蘇氏或人之說義皆不長
此召公與群臣新告康王特以成王守成之難俫勅之稱
成王曰畢協賞罰語康王則曰張皇六師六師乃賞罰之
大柄不協戎以階亂勘定二句根畢協惟字與下用字緊
相應曰功曰休曰寡命一也皆指恤民受命之業言敬字
正照轉畢協○守成止難在賞罰畢協上人主喜怒易私

功罪難嚴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皆差錯此全要
畢協畢協重一埋字上賞罰指得濶自金帛以至土田皆
賞也自刑辟以至兵革皆罰也不求任已而求合理曰協
遠近貴賤無一不合曰畢協不曰賞罰畢協曰畢協賞罰
賞罰在天下不在我也成王特允協之耳協字輕畢字重
蓋不特當功當罪而無不賞之功無不罰之罪上無作好
作惡之枉道下有無黨無偏之淳風是非大明賞行而勸
罰行而懼人心貼服疆土不至搖動豈不戡定厥功乎戡
勝也過一步之謂努力負荷不少推却文武恤民受命之
功始于西土者此方安固而不能搖也蓋文武刑賞忠厚

本人心素提恭者成王能述其事故能定其業如四征綏
民即賞罰大處克協便是張皇句根脉遺休就在戡定處
陸庇方隆餘德尚在也此與顧命敬迓嗣守之意相出入
用字承上二句說用此盈成熈洽之休施及後王也遺休
着成王說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
休成王公賞罰之大權而始得定前功遺後休如此所以
守天下者何艱難也今王其可不敬以保之哉張皇二句
即敬哉之實敬在君德上說張皇六師是敬之一節有干
戈省躬意六師即六軍六軍天子之常制張皇則不弛其
備而有以待其用使國威常振與觀兵黷武不同只在國

家神氣上理會勿泥定振刷兵戎上張猶弓之張而不弛
皇以心言無虞而若不軌之將發不勝皇悚也就有覲耿
光揚大烈意治安久防陵遲之漸故獨言六師古者兵藏
于農故六軍皆寓于農張皇六師則是整理民衆的意思
六師非定亂之策乃長治之雄圖蓋有畢協賞罰之明以
爲之本而後張皇之事可得而舉不然亦安濟哉寡命即
是厥功張皇正欲無壞二句作一意說謂宜張皇以保其
命黷武不張以壞其命也文武德齊故稱高祖天命非人
人可得文武獨得之所以爲寡命壞其寡命則戡定者于
此乎搖敗遺者于此乎墜矣德少不及文武便是壞亦是

弘濟艱難意○文武能受命矣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新陟王也然果何以戡定之乎定天下之大政賞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罰行而威惠立故能內董治官外撫侯甸勘定厥功貽我後人休美而使無有今日盈成之業焉是新陟王所以定天下者亦已難也今王嗣位其敬之哉民心易玩而難服大命易墜而難持必整閱六師使王靈張大以讋人心而重國勢切至廢弛而壞我高祖文武艱難寡得之天命也

兵乘之法實自黃帝至周爲尤詳比閭族黨州鄉之間隱然有勝兵焉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三品王親執路

鼓教以坐作進退不用命者隨僇之凜凜若臨師然夫惟不以獵戲也乃其不以兵戲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諸庶邦侯甸男衛包廷臣皆有入爲天子公卿者亦衆建之諸侯也言予一人見孤立無助意禮天子自稱予一人康王在喪俾名報告應上徹告言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報答也群臣誥王王還藉其助已故示報告下二節即報告之辭

周制王畿外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康誥言五服洛誥言三服周官言六服此言四服通稱之詞

昔君二節仍以文武報誥而意專求助群臣諸侯先述文武得天下之由一節三用字別用昭明用端命是文武而用訓是天昔君四句先統說則亦四句後推原方從群臣說歸文武上去言文武用如此者雖由文武之克恤則亦惟有這樣忠勇之臣爲之保乂故文武用能如此而皇天

遂用如此也若非諸臣天亦不順見文武昭明于天下全在得人而且慮及于後乃命云云○專推文武得人之助故通節重在則亦有三句前用昭明用字爲此跌起後用端命用訓兩用字俱根此來丕平二句總是贊文武德之盛富字注就薄斂說不言德而以薄斂富民爲言不宜指徹法徹法是一定的何必說蓋私恩小惠有及有不及王道至大美利無處不到丕平者不平以多寡之相準而平以有無之各適直是各得分願意不務咎在省刑上說然有精義凡人心祖常見人過聖人德厚不務咎惡不務者謂其心不在咎惡上不以咎人之咎爲務但不廢法足矣

決不以是為務而取足于是務咎不必深求務謐但未能
有期無去殺之意卽是以此為務意不但不務重且不務
經不但不務蚤斷且不務明允所務在平則不務在咎也
丕平富不務咎以事言底至是此二事底于極至也到齊
信信字纔說心之誠底至者說底便有頭言從頭做到徹
底也卽本末具舉之謂謂推行此二者之心則無所不至
如丕平富也必期于富之平而後已不務咎也必期于咎
之泯而後已以事言齊信者說齊便無襍言一色做得的
實也卽表裏如一之謂謂兼舉此二者之事則皆極其誠
如丕平富也無一處非欲民富之心不務咎也無一處非

欲民壽之心以心言人有事到而心不到者有有其心而
事不到者底至必齊信須連說勿以德罰分講恐碍齊字
底至雖言文武之所存者無一不推于外齊信雖言文武
之推于外者無一不本于內然不可分底至為外齊信為
內只頂底至齊信渾渾說內外充實故用以此德罰之發
越而昭著光明于天下而民皆殷富棄咎矣誠之不可揜
卽德之昭明也着文武身上說勿看得自然其用昭明正
是文武做得透徹一段精光不可埋沒處昭明卽顯民意
明明德于天下也則亦字重看緊承用昭明于天下言文
武盛德如此亦豈無待于群臣之輔哉乃其時則亦有熊

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貞之臣具將相之才盡文武之用
君丕平富則左右以養民君不務咎則徃來以廸民以保
乂王家而輔成盛治故文武用此有德而得群臣之輔者
以受正命于上帝皇天用順文武丕平富不務咎之道而
付畀以天下之大也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品言卽義
德容德之例于戡亂則曰熊羆于輔德則稱不二只是一
人運帷幄之籌卽決勝千里者勿以忠勇並重熊羆却根
不二心來與下文乃心句相呼應保乂宜泛言不必入丕
平不務說然說保其德罰之明而不使失治其德罰之明
而不使亂在國運上說亦是保乂下須點出其昭明者盍

以昭明意用端命于上帝合昭明保乂本君臣兩邊承來
走重在臣邊皇天二句卽用端命于上帝之實緊緊連說
用端命是帶上之詞言文武既盛德而又得賢如此文武
用此纔受端命皇天用此纔訓厥道而付畀四方用訓用
字倂用端用字端者端正相當與克配帝命一般非不圖
度之謂用端命根不二心來設有二心命本端而反入邪
今輔使皆端是文武猶少這廻用不得蓋所以端命者固
君之昭明亦臣之保乂所致也重德足以得天上廣德慎
罰施之天下則為正道合之維玄則為正理當人心處乃
合天理處惟命原至正惟文武君臣之行事為能用正命

此未說到受命爲天子勿添一受字說觀下緊承付畀句
可見着文武君臣上言只好說端命自天言纔好說付正
命耳至于端命而丕平不務上徹于天始爲極功也訓厥
道是天心文武之心相合無間之謂不可說思啓行翼付
畀即如秉彝賦性一般將四方全畀之文武重出一番保
合重八一番爐錘也須時時照顧雖指文武之德實本群
臣之輔意說

用受正命于天蔡傳
多一下字必衍文

此明言求助之意重在顧綏上建侯二句只說先王建侯
之意若此雖爾至末正顧綏事若無助而不能宰制四方

是君之羞諸侯不能奉上之憂而順承之則是遺君之羞
也末綴到群臣在內愈當思助意○乃命二字承上艱難
意來謂文武既得人輔而剏業矣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也
乃命云云依傳作推原說謂封建侯國而立爲屏翰也其
意在我後之人欲其世世屏翰我一人而已建國即是立
藩一意而兩言之一直意京師爲堂廡邦爲蔽也樹立藩
屏之國指上熊羆不二心之臣言下先公即此等人世臣
必以朝廷爲休戚此命建在後人之意一二伯父即先王
建以屏後人者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
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

今予二句須以先公臣服先王之事提起先公臣服即熊
羆不二心保乂之事諸侯祖父嘗臣服先王典刑具在尚
相與顧綏爾先公之臣事先王者以事我可也念而不忘
日顧謂懷其舊續執而不舍日綏謂安其舊服顧念而綏
執之也雖爾四句正顧綏之實雖身奉職在外無不以王
室爲心輔君廣德慎罰之心不以勢遠而自懈亦照保使
不危乂使不亂武勇忠實意說方得顧綏意先公心在王
室念先公自不能忘王室此時百辟承德不憂侯度不虞
只憂忠誠未瀝心在王室非空念是欲修侯職所當爲以
培王室之命脈萃渙決壅之道也用奉二句相形看服心

一氣相屬君憂臣不得獨逸承四方之重任君之憂也遺
文武之寡命君之羞也用奉若用字承乃心罔不在王室
來言用此在王室之心奉上弗類前人之憂以順承之無
使廣德慎罰者無人而貽稚子以失端命之羞也恤與丕
承無彊之恤同恐德化威武不能如文武之意從德罰及
張皇六師見出用奉上之恤以王室之憂爲憂其順承之
以王室之事爲事若作順訓上下不隔爲逆謂指相承爲
順奉恤厥若明咎美若克恤語殷臧似不見可恤周受命
方見其恤耳順則上下勤恤而恤常在心逆則上下怠玩
而恤將在國矣重有邦就業說遺羞不是不能顧綏之顧

侯疾職不盡必壞我屏翰非君羞而何周方全盛豈憂諸侯不附而諄諄以王室爲言乎羞在康王心裡說自名豉覯子皆居喪免陰之稱此節雖專告諸侯之詞實舉外見內

按五等通于天下而曰一二伯父者周道尚親親叔先于五臣旦奭首于十亂有由然已而七國危漢八王傾晉世主不勝其猵心而同姓無尺土之封祖免遂降于庶人矣中興之烈周召夾輔東遷之衰晉鄭焉依宗臣何負于國哉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群公舉內該外自太保而下皆自聽命聽報告也凡相揖者拱手相讓相揖而進相揖而出是朝儀王釋冕反喪服蓋正始後即循宅憂之禮見得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朝廷之禮社稷爲重王者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此節正照前顧命王麻冕黼裳作結蓋王自麻冕黼裳入即位以受顧命及受同以祭受瑁以朝又受群臣進告以報誥皆盡于癸酉之一日故此終之曰王釋冕反喪服

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也夫祭猶越紼況始受天地命爲山川百神之主邪君冕世子初生尚用冕況告況嗣君受命邪

尚書葦籥卷五十一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濟士遴輯著

古濟張琛振鑒定

畢命

畢公高食采于畢周世居太王王季郊其後畢萬受魏于晉爲魏之祖

通篇係釐爲主惟文王武王四節將命公保釐故先舉文武周公以公與匹休意發之令予祗命六節正托公保釐之事邦之安危四節遂期公保釐之效末言先王前政又結應文武周公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

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記康王命畢公之事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記此爲下壬申張本敘年月已不畧矣曰朝步曰至豐曰以成周之眾皆鄭重之詞宅洛與命周公留後咸周家創有之大事故始則至豐并告文武終則因烝祭于文武之廟行冊命爲重其事也命君陳無至豐之文惟畢命有之畢公皆相文王康王示不敢專命之若文王臨遣云爾告與命不同告則兼告文武命則止于文王之廟是矣以成周二句要贍蒙周公謹始君陳和中以歸到命成終上日成周之眾又曰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民實周家成業所在

以地而言則下都在鎬京之東其實一也保釐二字虚摠
篇指爲文實根周公師保萬民保字來以容蓄爲分辯辭
在釐中看出撥下旌別淑慝正其釐處而俾克畏慕則善
惡兼成而保在是矣釐是事保是釐之之意以釐字作主
不可以旌淑爲保別慝爲釐又不可謂釐之中有保保之
中有釐蓋一旌別之間自其恩義言之則爲保而不失于
剛自其辨別言之則爲釐而不失于柔保釐不是二字有
保無釐所謂不臧厥臧民罔攸勸也此二字交互不得析
開不得周至成康其易大有之時乎而幾伏東郊是王化
所自始也人心風俗天下示訓焉郊圻封守四海倚仗焉

世久平則逸逸則奢麗惟禮可已之故訓德義世久平則
文文則尚言寡實而救文莫如忠有恒體要忠之屬也此
保釐意也

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忘于凶德包以大
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
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
兼蓄並容則稂莠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
表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
于善矣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
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
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叙文武引起周公惟文武惟周公惟公各用惟字發端相
迎並舉正隆重畢公望以若成烈休前政以對文武周公
○此節示以得殷之難欲公重保釐之任王若曰嗚呼父
師成周之衆豈易得哉惟文王武王相繼敷布大德自西
土以達天下用此之故而後能受殷命有此殷民焉不徒

曰文而繼以武不徒敷德而且敷大德又敷于天下俱要
看蓋淑小之德雖敷未必克受殷命不敷及于天下亦未
必克受殷命用克二字着力看所謂克堪用德也受命要
歸在得殷民上敷大德就政事見德止西土而曰敷于天
下見所及之廣文武德化積累自然漸被暨及非有心廣
之也于文武合言處形容其難

此見化殷之難惟周公六句一氣說到厥訓方落脚先王
兼文武却重成王上先王既兼創守則毖殷是綏定中一
節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化殷即是尊文武之成烈
故總以左右先王言之毖殷四句相連下謹毖是區處之

嚴防閑之寓意乃周公因時為治之大體遷于洛邑三句
即毖殷之事殷民累叛則為舊俗漸染而然遷洛近王不
惟彈壓且化訓之正毖殷之妙非別有法令之毖寓邇式
化直說洛邇王室是比介我周奔走多遜有身教意式字
有力上用以此而使化于德義之訓也此句是遷洛密王
室之主意既歷二句蒙式化句來既歷句言其久三紀內
含君陳和中意在內但未可露世變者易世之後老者死
壯者老蓋前是崛強之氣盡矣風之移者轉習民為友民
也世變即歷三紀是風移即收放心是世指一世變即於
變之變文武燮伐猶屬草昧至成王則文章大備宇宙一

新矣舉世皆已變而商民之習始移移尚未盡變但回心
向道耳見艱難意四方二句一直說從化字生來四方無
虞以殷民言虞者虞此而已當時四方內只殷民隱隱伏
朝廷大虞殷民化則四方中無可虞之事而予一人浦釋
其外懼矣須知非四方四殷民化故無虞也寧字不作虛
字說照化之難則許大心力費盡纔免憂虞想這安寧光
景宛然在目予一人始可從容導化非坐享安寧之謂若
君心有所豈能一日解適飾要發出艱難意周公毖殷惟
時教告但有訓耳故君陳繼周公師保成王惟勉以由訓
至畢公代君陳保釐康王亦勉以由訓可見訓即是政非

單以旌別為保釐也此節正周公克慎厥始○然化之亦
豈易哉惟周公嘗左右文武以及成王安定我國家于開
創守成之日其道安在殷民頑梗國家所由不安公則謹
毖而防閑然所以毖之者亦惟遷于洛邑使密近王室絕
其嫺惡之勢起其向善之心用化于我之訓然未能遽化
自周公遷洛至今三十六年既歷三紀之久化之非一人
世代已變而故風始移向之四方係朝廷之虞者惟有殷
民至此殷民化則四方總屬無虞予一人乃得以優游致
理矣化之又何難耶

十三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大歲皆十二年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

董玄宰曰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
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
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筭而推者
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
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
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
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
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
消第其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時皆
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

此○王衡曰謝者往往不揣本末而徒言存神過化之旨曰天下吾一體吾朝發而夕訖如精神動于中而毛髮臂指翕然而熱津津然而汗洽矣奚以需久為夫天下固一體也乃其沉痼于情偽隔閡于名法痿痺于堂簾之萬里而迷錯于政治之多方者非一日也一體者漸而彼我矣而胡越矣善醫者以鍼石消息之而有度出有候其間不能以毫求夫王者之施仁于天下亦甚不易矣其初困君自君民自民煦之以慈惠如食假子肥而不澤率之以趨事如操生豢棘而不甘嚮之以刑賞如策木馬警而不痛涵而濡之至于朞月三年民相

親相愛之心脉脉然動矣而猶患其蒙膧而不開斷續而不屬方其未開未屬也而為人上者生一不能待之心滅裂而施之則吾所為親之愛之術總化而相仇而往往求治而得亂是故王者必以吾之常心常政而御天下無常之民先體其好惡情欲之同次察其剛柔燥濕之宜為之溫養其天和而徐理其脉絡使其不學不慮之良心日生日息而不自覺其視同里之疾痛長上之緩急初猶路人之漸而父兄子弟之又漸乃腹心手足之如鍼氣之復也歷盡五藏十二節將至候來翕然而熱津津然而汗洽矣夫是之謂仁夫王者亦豈能以

我仁天下哉以天下仁天下而已天下大物也溷之今則愈分使各得其分則自合王者非惟不求親求愛于天下而且不欲天下見我親之愛之之心其于民也牧以地得長以貴得師以賢得儒以道得宗以族得主以利得吏以治得友以任得而王者無與焉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官協職工協革場協出廩協入而王者無與焉而要其所得所協之民皆王者之民相得相協之心即王者之仁此王仁所以為大也不親之感乎六感皆主感而其五皆有係于感則勝不能喻指股不能喻脾勝太靜輔太動于感道皆來必

至于憧憧盡忘何思何慮而後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夫同歸一致則仁矣至于同歸一致而後仁出一切思慮所及威寵術使之外則信乎其不可以欲速矣然則奈何以世為限或曰三十年為一世天時人事于此焉變矣治變亂亂變治或盡亂之變而大亂或盡治之變而大治初變革而繼變革心釀民心而成仁如釀花成蜜釀黍成漿皆有生熟焉試以善人律之百年而勝殘去殺稱善人三世之仁而成于一世雖王者之功德乎吾猶以為速也而或者又曰父子相繼為一世蓋父養其疾至子而始見父力其德至子而始食后相

不立太康之徐䟽迄穆滿考終文武之遺澤也守成業
者其治其亂半有所受之矣○唐鶴徵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則知天地雖大以乾元視之亦與吾均爲萬物
中之一物爾物有小大而乾元必舉其全德以資之故
物有小大而咸有乾元之全德特在天謂之命曷能視
資始人物者而有加在人謂之性曷嘗視資始天地者
而或滅爇以天之爲天以此乾元始之即以此乾元統
之萬古此天命萬古此乾元亘萬古而不變者也一畀
之人遂墮形氣强弱昏明乘之情僞智故投焉人之所
以爲人其變不勝窮矣非準以不變者又安知其變者

之所自來未嘗不與不變者渾合而無間哉吾性至靜
無感之先淵乎寥乎不可意識識不可見聞知欲見性
者非窺于一善之端倪無由得其至善之全體也曾則
以止定靜安而闢能慮能得之門思則以戒謹恐懼而
呈莫見莫顯之妙猶未也孟且以不學不慮則發竅其
自然之天機知愛知敬則併示其本來之面目此正吾
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雖在紛紜
萬變之中而確乎其不能變者因其一端之發見而窮
其全體之極至直與天命之亘萬古不變者渾合無間
性可得而盡矣吾于仲尼之象乾而得至命之說焉其

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乃利貞此自體乾之君子言也夫天有天之元
亨亦必有天之利貞何待于體乾之君子始稱利貞也
天能生物而不能俾物之必遂其生天能付物以性而
不能必物之各盡其性剛昏明强弱情僞知故之變至
于不可勝窮盡宇宙而覩之其刺謬乖戾吾不知其什
伯千萬也係之既不可係合之又焉能合哉必且散漫
而無統睽隔而失倫是始能以一乾元散之萬乾元終
不能合萬乾元爲一乾元。乾坤或幾乎毀矣惟君子體
乾道之變化而變化之吾盡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

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令物物皆盡其始之所資以生令
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于是乎以命言者各正其命
以性言者各正其性合萬乾元而爲一乾元矣
此泛論今日化殷治體以寓托重意特論勸民之治理在
因時爲政非勉詞也道有二何非說世道有升之時有降
之時爲政者世道風俗之主也當政由俗革雖是泛論要
含周公君陳而帶畢公在內只提起勸民說言世道有升
降勸民之政當由俗變革若論今日由俗之法民惟在臧
厥臧而已臧不沒其臧便是保臧不混于臧便是畫下文
旌別而此專言勸善者意主于防小人而法專于厚君

予也○遡是運諸世者就人心風俗言政是措諸治者藏
法制教化言此道字非道理之道乃世道也即從下俗字
見出道本一也何高下之可言俗美則道升俗惡則道降
耳首句已含俗字故下云政由俗革俗以世之所成者言
而道則包乎俗矣俗釀于人之習道成于俗之靡升則淳
降則漓降與升不同而初升既升亦各不同以道觀之都
是恒理而俗遂成于其間使俗已漸諳于升政尚沿于舊
安所稱旋轉施爲聖賢維世大機全在革字降者革之使
升升者革之使不降俗革乃以政而革俗非因俗以革政
也若說因俗變易恐非君相甄陶一世意天之所因而君

相革之自周公毖殷君陳和中三紀以來皆是自降而升
今當方升之時政在使民勸須將一向勉强從善之心都
陶鎔革盡當以仁義禮樂爲臧非止不反側動搖爲臧善
善者著其辨以示勸也只在善一邊說比之簡修進良爲
更備矣勸字說得深爲善的一段幽心若志上人未能深
諒者多今特選以善之貴而目之以善之極快誰不躍動
有如不臧厥臧是泥于舊政而不能由俗民無所勸慕而
爲善也周公君陳之政何以成之哉固勸在精神上說蓋
其意雖向善而未忘乎積習頑梗之後一傳衆咻不能自
信若無引誘維持之權將不見善之利徒見善之苦在我

爲褒虛名在彼爲道實德而抑鬱無聊之意且廢于半途
矣民安所勸勸字有進進不已意須切道升升字方照得
成終意臧厥臧彰善之事單言善者旌善則惡自別也亦
可見別惡非聖人之本心固勸反下畏慕臧勸正係難之
法所謂政也○嘗試論之世道不同有值休嘉之會而爲
升焉有當淪替之秋而爲降焉爲政者由一時之俗尚而
變通改革不惟降者當有以矯枉而升者亦當有以作新
即此以觀此一東郊也周公當降之時毖殷頑民而降者
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懋昭周公之訓而升者得至之
漸今日由俗爲政所革何在勸善之道以善爲之標苟不

善其善者而涸焉無別民且視爲故常而無所率以相勸
矣是善善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迎允升無降之時也此
今日之政所謂保釐者也
程明道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
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
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
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又曰事有
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
以施由俗之政非德業極盛必不能堪故直接惟公字四

世字與予小子相照惟公五句贊美其德望之辭懋德是渾說勤小物在懋德中抽出言之德由微而之著有盛德必矜細行總一德也弼亮四世申至正色祗師言罔不祗師言者于化殷之事甚切統歸到盛德弼亮四世多于先王則後日可知也故隨接予小子垂拱仰成終耳○惟公懋德二句以德言弼亮四世舊以業言然正色二句是懋德之化當不得業字即云嘉績多于先王亦是懋德之所成者不可以績與德對看須以懋德爲主而弼亮以下則本懋德一直叙下惟公德在身心者既盛矣而又能造次加飭勤于小物物小不謂非德中物瑕小不謂非德中瑕

于此見踐履之純操存之密不以小物或間也要知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不同是盡精微工夫蓋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略精微愈盡廣大愈致正形容懋德處以此德而輔相文武成王以及朕躬爲四世開基保命之元老但見儼然正色以倡率群下凡有言論謨畫群下罔不同心敬服而師法其言是公德望素隆其休嘉之績已多于先王之時不特今日爲然予小子繼先王之後惟垂拱以仰望其成終而已弼亮一句起下二句正色在畢公身上說祗師言在百僚身上說師言特正色中事正色祗師言即弼亮中事亮字作相字看

亮天工之亮懋德克勤在弼亮處見正色二句相連對足之辭正色立朝足以表率群下而群下之瞻其德輝者著大若小莫不敬服其可師法之言見精修盛德自呈模範無待矜莊盛德光輝自足立表儀正色者其常也而風采所示信在言前矣故祗師言非只言上領畧乃師法服行徧爲佩德處罔不祗師言緊接下字說來所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其爲德也不言而化其爲教也不肅而成就祗服視之若見爲公之率耳蓋畢公持之以正群臣承之以祗都從畢公心源處默攝有出于聲色外者不嚴而百辟刑之相道愈光則物情愈協可見坐鎮東郊妙有彈壓重弼亮祗師言不重正色上合之見四朝元

老有克勤小物之盛德聞望嘉績句則帶弼亮三句說言以是德而爲是事是嘉績多于先王見在昔已多矣多即多于前功之多乃克勤之心若以前朝奏功爲未足而自求多也則能多于今日可知此句與仰成句相連歸束在下句見先王[illegible]之予小子尤賴之正足弼亮四世無限倚重意垂拱亦因祗服說來重成字看成即後成終之成垂拱仰成仰其勑民之政以成世道升而益升又非但以寧而已非歸美之辭乃仰畢公之能成終也爲下成終張本

氏漸曰世居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望巳孚于人雍

登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康[illegible]立儒教[illegible]屬[illegible]論[illegible]
泰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illegible]
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
以不必勤而勤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怠正色然
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詞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illegible]
服保釐之任舍公其誰○程伊川曰聖人之心未嘗有
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今人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
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又曰易之艮言止之
義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

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
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
不出來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
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
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
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
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
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
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正命公以化殷之責也既命就至豊廟廟中行册命之
禮上見周公[illegible]始事爲成終故始終皆言公事弗成終[illegible]
未可露出下五節皆命以周公之事嗚呼父師東郊者周
公之所有事也今事惟出于周公者予敢就祖廟而敬命
之公郎不爲東郊往當爲周公往矣往哉則形容其勿辭
意不可入化殷事講要知周公之事從毖殷飭生來毖殷
以下數句事豈畢公所應爲政由俗革殷民適當時必有
一時作用在今日推移變化公事一周公之事周公未了
事件非畢公莫終惟畢公能知周公之心成周公之終他

人不能耳通典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故知代周公爲太師
也

旌別節正示以今日由俗革之政見得命公以周公之事
亦孤在勿替周公之政照上無虞深一層看殷民在化訓
後雖已萌好惡之良心而餘風未殄不可無勸懲之大法
則所以變通謹毖之道以成保釐之道者莫要于旌別淑
慝上文所謂臧厥臧是也旌別淑慝雖似兩分然旌淑卽
以別慝故以旌別淑慝爲文首句提綱然下六句分不得
亦斷不得表厥宅里說旌淑而癉惡二字則指慝言意在
用彰爲癉究竟無慝之可別弗率二句言別慝而慕字則

從淑來意在因畏生慕究竟欲惟善之是旌總見以[illegible]
爲王申畫三句全要承周公信日毖殷遷洛式訓時[illegible]郊
樹圻封各有守以示固矣今當既歷三紀之後將彰癉是
申是愼而善者之宅里與惡者之井疆倘四顧而不知則
何以訓將彰癉是申是愼而善者之表樹與惡者之殊疆
倘轍易而不知則何以訓故申畫愼固正彰癉作用故即
以康四康亦不外是蓋以四海備四海其勢以遥鎭以京
畿備四海其勢以內鎭今由俗之政妙于以民安民與之
爲畫守誰不亦畫守是安而不知淑慝之風已遠矣此眞
周公之事○照上不臧厥臧句重旌淑邊旌別淑慝者雖

其爲淑者以別之于慝也重在善邊別慝總以成旌淑之
政畢公時東郊之民善者多不善者少即有不善亦是善
之匿于心非顯然爲惡者凡有纖欲未萌俱成慝便可畫
畢之善旌淑緊連說一步緊一步爲善者闇然內修未形
以彰顯動心而以宅里之表彰爲癉惡之機發其內省之
疚正去其匿心之惡也表宅里加後世之表賢者廬名旌
子鄉是表字上點出能率訓與與下弗率對彰善二句即
在表宅里上見曰宅里者既表異其居又表異其里也旌
識也識其善表異其所居之里以彰其善而使惡者有所
觀焉蓋立善者之風聲使聞者興起所以爲風俗無窮之

計也欲使樹其風聲于不淑者是旌善的本意癉惡二字
甚輕只帶彰善言之不可碍別慝說只是善者彰則惡者
自愧是乃所以癉其惡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
聽聞曰聲風之所關即爲聲不可分其不循教道之常則
殊其井疆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若此者非眞欲
絕之蓋使之畏殊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耳欲使能畏而
慕者是別慝的本意井疆下補罰惡保善字與上對俾克
句亦即在殊井疆上見善者則顯揚之而樹風聲于不淑
使有率不良意在惡者則儀刑之而使畏慕以自新便有
同歸于善意在井然條理之中而有藹然安保之意所謂

保釐也須知殊井疆在表樹後表樹而猶弗率則彰癉無
所施有殊井疆耳如此說方合藏厥藏意然弗率者殊其
井疆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
爲惡者衆或以召亂矣實應得宅里井疆既已區別而郊
圻封守之域不嚴則慝者將有越志之圖而善者不獲安
全之利東郊不靜即四方之[illegible]未可保也故復嚴東京
郊圻封守之制令人心懾于王畿之尊嚴知其勢之無能
爲而已矣重申字愼字看申畫愼固要不失周公之舊意
郊圻二字平以地言重疆域謂東遷西千里之勢周公昔
已畫而此又申之孰爲遠郊近郊孰爲圻內圻外使此疆

彼界不使歲久湮也封守二字串以人言重險阻自周公
經界以來因地設人昔已固而此又慎之慎固者謹斥候
詰戎兵孰司城池之險孰司要害之衝勤者必勸怠者必
懲使地勢兵威巍然險阻凜不可犯不使時平玩也邑外
日郊天子之縣內千里曰圻封守即郊圻之關塞險阨也
皆指洛邑言要知洛與鎬京通在畿內但此所指在洛宅
里井疆俱在郊圻之內故須申畫慎固以防之申畫以尊
王畿之勢慎固以嚴王畿之備總以維旌別而防範人心
者郊圻封守乃有國不可不戒者但易湮易玩皆起于人
心人心勸善爭自濯磨有不申而明不省而固者申之慎

之而即康矣以康以字緊根上說無工夫而徵有力不作
效看洛邑土中變由中起四方響應故以康四海為言蓋
東郊密邇王圻殷民素稱不靜王畿壯則殷民靜與四方
無虞同看非謂四海華心向化也總革俗道弗內事
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周禮大
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所謂郊圻
之制昔周公規畫者也有掌固司險掌封疆人之官掌
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晝
三巡之夜三鼜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封法
凡國都之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

山川則因之此所謂封域之險昔固有守者也畢公分
止東郊耳乃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洛邑與宗周通
封畿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其八為方百里者六十
四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
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即
鎬京之封畿鎬為洛之根本洛為鎬之陪輔形勢合而
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
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則知申畫慎固之深意
○王應電曰按井邑丘甸溝洫澮川通成終同比旅族
黨伍兩卒旅其起數皆不同者井邑丘甸縣都主于兵

賦以田為事田之勢方但欲其備車馬兵器以防調發
故各寓于野而以四起數遂溝洫澮川主于疏導以防
水為事防水之勢長常與居其間受其利者任其事故
曰井曰牧並以各水為分而以十百起數通成終同封
畿者主于封國有國之事莫急于農事莫重于兵賦故
兼夫丘甸溝洫二者一縱一橫水于是而治賦于此而
定兼夫十與四而為數也若夫比閭隣里主于教訓服
役守禦以民為事教訓必會集而後施役民必于農隙
守禦宜于團聚故皆在邑而以五起數若軍伍之法止
則百人共庇一車戰則用伍兩卒旅以為奇正更休故

亦以五起數其不各有天然之數所以不同也或乃欲比而同之至以井田爲伍萬八爲一軍何其謬哉○又曰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尺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爲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爲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爲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

豈易事而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爲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汲灌此井田之所以得名也亦將盡爲改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有田一成則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井全用貢法也○翟青石札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百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

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魏書高允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項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項○周王城者謂之環涂環涂環城之道直出者謂之野涂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甸地七十二萬夫稍十二同縣二十八同畺十六同萬夫之四面後横謂之川川上謂之路同之四面縱横謂之澮澮上謂之道近郊至甸地惟方正然後可以爲井○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

百里爲邦都○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邑方二里積三十六夫采地之制井田之稅異于鄉遂謂之邑則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丘方四里積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謂之丘則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甸方八里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三十六井積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共方十里出革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縣方二十里四百井積三千六百夫內二千三百四夫出稅一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蓋大夫家邑也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內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蓋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井內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澮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小司徒○六鄉圖云比出軍五人閭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五百人州出二千五百人鄉出萬二千五百人六

鄉之地共四同計四萬井三十六萬夫也○六遂圖云六遂之地十二同十三萬井百八十萬家除七萬五千家受田此野外六萬家受十二萬夫每三家六夫半六家十二夫爲削餘爲公邑○五等采地圖云遠郊之內居地四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分甸地爲六遂餘爲公邑蓋以賜者爲采地以不賜者爲公邑○六鄉之地圖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之地居四同積四萬井三十六萬夫有山林川澤溝池城郭塗巷宮室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鄭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纔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詆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詆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爲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于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

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計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令而言之成閒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閒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

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
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爲都所以定公
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内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
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
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
同此康成之誤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至周之初宇
内千八百國周公于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以下所食
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事大庶幾可以
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
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定非郏鄏謂之建國以爲民

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
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
意也

徒旌別而不正其敝俗則俗之流失旌別亦有所不行矣
正俗之道莫先治體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政有恒
辭體要之與好異在此而不在彼也上三句泛論治體當
如此未就治殷言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而治體不
可不致也此處方實指畢公以旌別之道布爲紀綱謂政
以旌別之道敷爲號令謂辭皆化民成俗所係俱指在上
言註對暫者以時言而恒爲長久之義對常者以理言而

恒爲平常之義趣完具而已猶云辭取達意貼俯字衆體
所會猶云指遠而言近貼實字體則身體自首至足無一
不具無一不實也要即體中所切要者如人身上有領下
有要乃體之關會處則要害之所也由俗之政全妙于華
用華之處即貴于恒有恒者心不倦而變通處持個可久
純一不擾有以示斯民之法守故爲可貴華俗降而升之
辭前有訓而可悲華俗升而益升之辭後有訓而難泥體
要者心不煩而反覆曉暢内求其簡實不浮足以起斯民
之承聽故爲可尚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若作聰明
而好爲異政則喜紛更而厭持久不能有恒趣浮沫而好

爲異詞則言雖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不惟云者言不足
貴不足尚也如云不惟有好異之心政趣而務辭趣而競
爲也曰貴曰尚曰不惟相照看有恒在心諟純一體要在
心樸樸雅不在政辭上着脚而在所以出政宣辭者絶異
好異之根源方可所以欲政令純實者何哉蓋以商俗靡
靡非有恒也利口惟賢非體要也雖周公謹始君陳和中
而靡靡利口之風未泯也公可不念商俗之弊而數有恒
之政修體要之詞以華其俗耶靡靡是相隨順而不能自
持之意與有恒反利口則支誕而不節約與體要反正所
謂好異也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說來念只是憂念勿作

勉諸畢公四世元老豈有不恒不體要等失康王見商俗治之以周公君陳而未殄甚有憂焉憂之深故命之切耳須删删䟽治體論善由俗者必救俗常防其有餘善救俗者必矯俗在鎮其不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在畢公念頭上耳圖一時赫赫恐傷平平之體守目前平平又恐難厲作新之氣二公不爲不恒不要矣而餘風尚在將不可以恒要化誨歟抑二公之政與辭尚有當慮者歟其中必有道理要念恒要所以能致化而殄餘風之故通節是摘被政由俗革處

屠隆曰本乎心靈發乎辭釆以此論世氣運升則文升

氣運降則文降若形影聲响弗能越矣終日默而未嘗默終日言而未嘗言執玄德于心而或託之文以寫之非神聖疇能然乎○徐幹曰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蘇子瞻曰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上意者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變惡俗也

余氏曰自此至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静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

以上立旌別之治體總爲治殷民計然不先有以訓之亦何以考其從違而施旌別之政以下三節獨提殷士以殷士固殷民之倡也舊解只說上是政下是訓失却獨提殷士之意此節先引古語起下不可不訓意然推重旌別又關放心以人心尤風俗所係也承上言商俗靡靡餘風未殄公因當念矣然據我所關則殷士之病源亦有自也引世祿以爲商士發端鮮克由禮敘失教之因世祿之家不可謂槩不知禮然大抵不由禮者爲多凡人世有祿位財多勢重便縱恣其心不能由天禮之制不由禮惡之源是總說以蕩三句正其實也是惡之流蕩不檢也既不由禮

則心無所制乃肆其驕蕩凌滅吾身五常之德以蕩二句直下蕩自習生德由天賦以習氣之驕蕩蔑天性之本然名爲喪失人心實則悖畔天道矣敝壞淳厚之風化而競以奢侈美麗相高也敝化在奢麗上見奢者麗之因麗者奢之成此正所謂鮮克由禮也末句總承上四句說始乎蕩卒乎奢麗若此者不特一世爲然萬世世祿之家同此一流寧有挺然自拔而以禮自閑乎古人之論世祿如此通節皆古語流字從上風字生來萬世同流則今日之未殄不足怪矣此節輕重起下節意

葛洪曰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

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于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淸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束身履道而不免于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荀悅曰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子一作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蘇子瞻曰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也

上舉古人之言此指殷士之做一如所謂爲閑心說惡與上節相對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侈句對鮮克由禮看服美句對陵德悖道看驕淫句對敝化奢麗看然滅義惡之源服美三句惡之流怙字承席字說侈字承寵字說兹殷世士正所謂世祿之家也其憑藉光寵怙恃其奢侈者舊矣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侈必越禮侈必犯上非義也增一分侈必滅一分義若恃侈而妄肆必盡滅而無餘矣服美以下皆從此流出怙侈之事宮室服用不止一端舉服美一節見之徒以服美于人而不恥身之不美則心之蔑德悖天道可知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則敝化奢麗

可知實悖天道所以將由惡終也將殆也殆由這驕淫矜侈之惡終其身而無能悛改蓋習與性成意不必言不得其死而不得其死之意亦在其中人而由惡則意念紛飛精神銷鑠固有不得其死之理使未終之前一念悔改則往日罪愆皆可洗滌譬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惟不改而由惡以終則屆纊之日即其滿貫之時最可痛恨看來怙侈三句對放收心言驕淫二句射閑艱意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侈者心浮四字皆就心上說驕淫矜侈其心便不復存故下接言放心此皆殷士未訓前日事非今尚如此心放則當收既收則當閑收放心

迵自周公謹始以至今日去收他說非商民自收若自收
又何用防閑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
難閑于旣收之後看來收放心即前化訓風移本周公說
而閑之惟艱吝帶君陳在內盖謹毖之時雖或知所收歛
而寬和之後尚未必有潛消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只說閑不說閑其後便失成終之旨須知上言餘風未殄
則此收放心直如枝葉剗而根株尚存謂之收不過有所
制而不動防閑少疎安知不復發若一旦進之訓誨中忘
之防閑外將所收之心盡融又何難哉尚猶須閑便時時
可復放所以難也䚡䚡意多而恬愉趣寡故以不剛不柔

爲訓之道進于閑矣周公君陳不得不閑畢公不在閑也
賜冠子曰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
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
君子弗徑情而行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
此而已此理于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
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
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
本來何用爾脚勞手○羅念菴曰方坤陰之已逆而震
陽之未生固陰陽消長之間也是時也無有乎朕兆無

有乎端倪無有乎期候彼一陽之來果何所自哉是故
有不始于有而始于無無不終于無而終于有一息之
出其先則入之源也一日之子其先則亥之交也一月
之朔其先則晦之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剝之極也故
曰復見天地之心言觀此而天地可見也然此闔闢之
始必自渾淪恍惚坱軋沕穆不涉有無不屬動靜擬議
有所不能至思爲有所不能及其猶陰陽消長之間乎
故曰易逆數也是故以其無分于動靜有無常爲主宰
而言謂之天心以其動靜有無交錯變化而議擬思爲
一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其變易不窮終不離于主

宰而言謂之逆數盖自其源而觀之若已判然于天地
開闢之始自其委而觀之則亦不離于陰陽消長之間
惟不離于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于此心往來之際
孰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孰知夫夜氣之先旦晝也孰
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孰知夫閉藏之先歲運也孰知
夫太極之先天地也是庖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又
曰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
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遁非逐
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
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

也寂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
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
動作之爲感矣不知動與靜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
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
于醻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
也故醻酢萬變而于寂者未嘗有得非不得也有所主
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寧與俱泯而于感
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茲亦有所倚則亦
移因而不遁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
也學者自信于此灼然不移卽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

感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
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燗然矣欲盡
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境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
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故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
異其在茲乎百姓日用而不知賢人[illegible]之而又與百姓
同其日用此二氏之所不及學者難于自信者也使于
眞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
事廝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着道理名目生證
而不借言語發揮添精神卽此漸能自信果能自信則

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譬之收寶物者第不令其輕
毀耳必不至助揚其光惟炫飾其華采以傷其本色也
譬之保赤子者第不恣其挑達耳必不至阻抑其好惡
增損其言笑以戕其天性也惟其少有欠缺便用作爲
幇補比擬裝綴卽使功夫懇切終不免影響依附加以
荑稗作五穀較之稿苗與揠苗又有間矣豈所以充達
而長養之哉此非予之言也明道有云識得仁體以誠
敬存之不須防險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羅近
溪曰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

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
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
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
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
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心爲復
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復卽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
物亦卽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又曰此心眞體
原本乎天宰其布濩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
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卽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眞個千
尋鐵壁莫喩其堅萬里雲霄曷盡其遠必過至人方纔

有個入路唐宋諸儒初起志向愛討便宜于日用尋常
中妄作識情既作識情強生見解覩燈影而忽多紅黃
瞰淵日而遂增光耀遂指浮遊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討
較之端名為靈竅覩諸塵寰遂欲之徒仕路希榮之輩
儘為好學熟奈覓真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
傍門而遂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資富節示以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關其心者永年以上言
殷士當訓之由以下示以訓之所在也資富承上席寵說
永年反上惡終說能訓惟以永年正見當訓處惟德四句
舊說云以德義為訓則本諸同然而民易從稽古為訓則

徵諸已然而民易信新說云惟德二句直說若曰訓之者
惟德義是個大訓耳訓出德義為大而含古別無德義不
由二句反言以找足德義訓民說惟德義以為訓便是由
古訓處也若曰不把這個古人德義為訓把甚事來訓乎
看來舊說失之兩橛新說失之浮撒須精心體認傳意傳
云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此然字是承上二
節德義二字洗發惟字出來了將出惡終以上案云然訓
非可以已私言也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
為訓乎此然字非進一步語是了雖收放心二句案蓋上
截闕處古字便已覺包裹不住了至此特地放出一古
字來作惟對方便法門不由二句分明緊應雖收二句着
把古字滅沒入大字中一翻便轉甚覺輕快其如上文雖
收二句作何安頓乎故不由古訓二句正欲反求其為訓
之本勿與惟德二句平看蓋德義已說過此節不過醒出
訓字從出宜由古來然古字中含慎始和中在內人所易
曉由古中含成終意在內人所未喻德義之神千古如一
德義之迹時刻審移又不可泥傳無徵不從遂把二公硬
做了德義來講能明德如周公在德如若陳方謂之由古
自能訓民者句句是今日旌別由俗語民看來却句句卽
是寬和諶悉語方是對畢公說由古處不然印板二公舊

告示張掛一番一吏胥之任耳何煩四世元老蓋由古二
字正如藕斷絲聯自諶悉寬和說到臧臧古字屬二公由
古訓畢公身子便已推上在內便包下惟周公克愼厥始
三句了雖就訓民處說實就畢公地位說曰政由俗革至
此曰不由古云云非對足之詞乃是說不臧厥臧民罔攸
勸耳○殷士席寵便是資富了能訓則不至伐性喪生而
全其性命之正向以惡終者今將有令終矣然亦須知罔
生幸免不訓則雖生猶死能訓則節性惟適百年永一日
亦永之意德義本一物因上有凌德滅義故並言之德以
天性言義以事理言惟德所以化其凌德惟義所以化其

誠義二惟字直看正見得人心固有別無他物故訓民亦
不于德義外別立教條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見性訓周
人心固有之物此乃民彝物則之公而非偏邪狹小之私
也遁己不遁人遁人不遁古皆非大蓋由俗變革但可以
行政耳至于訓則兩心相爲質証而以真論真必有所切
不可磨升降不能變者惟德惟義而已以視淑慝剛柔之
升降不過德義中遞化之形耳德義之體通達無間形殊
都撤何如其大謂之時乃大訓即在惟德惟義上見但此
等頑民不須別出一番議論就當時周公君陳言德言義
向曾習服過者一一與他儆戒亡人便不駭不疑故德

義雖爲訓之大而非稽諸古以爲訓其以何者爲訓而能
開殷士之心乎古字不泛言指周公君陳然二公同時康
王何以言古訓因己對周公說故尊公訓爲古耳不由古
訓中要別以公之懋德克勤以公之師言作式即創爲一
家之訓必無不出于德義者何不可訓之有但特出者駭
視率循者素服不由古德義之訓則道升之政脉不接乎
何訓風移俗革之民而徵信從乎駁傳者謂既以德義立
訓又何有己私不知己私二字對古字言謂非可以一己
之私見爲之也古訓訓字乃訓民也不由古訓言不由古
人德義以爲訓非直謂不由古人之訓也切勿以古訓二

字相連讀德義未有不由古者不由便不可爲訓于何其
訓見當由古以訓也成王之告君陳于弘訓一事反覆詳
言之康王之告畢公獨致詳于旌別之政而數訓之事僅
微言之者何哉蓋君陳繼周公之後其相去之時無幾周
公嚴以禁殷民之惡君陳和以誘殷民之善苟不存心加
意于德義之訓則殷民惰不知所從而謹恭和中之政無
所施畢公當寛嚴相繼之後則善者已可旌而惡者已可
別雖德義之訓不可缺然較之于君陳之時其爲力之難
易緩急固有不能以盡同者矣然要而言之周公之謹恭
其于時爲冬勁雪重氷天氣嚴肅草木彫落而剪其繁蕪

君陳之寛和其于時爲春夏時雨薰風天氣溫煥草木萌
生而引其枝葉畢公之旌別其于時爲秋輕霜薄日天氣
廓清草木結實而呈其品彙乃若始之以明德中之以敬
典終之以德義之訓則固如一元之氣流行于春夏秋冬
之間可以論輕重而不可以論有無者也閑與訓當有別
閑則以法制檢束其心而取必于旦夕之化故難訓則以
道化遜入其心而徐俟其自得之機故易未有不訓而能
閑者保釐之政乃所以使民由訓耳不可以訓德義爲保
釐中事

陳氏曰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

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命畢公化殷全在訓上着力益轉移風俗全憑訓入故周公毖殷亦在式化厥訓而下列別慝毋懲其弗率訓典資富一節却有四訓字故知化殷必自訓始前賛畢公師言而惓惓于辭尚體要有以哉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頼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上數節言當臧臧之後而時由古以爲之訓則或從或違淑慝可知而旌別之政可行則民之㣲者可化于善而治功亦庶可成矣遂總結上意致丁寧期望意更端嘆息稱父師而言殷士所係之重欲其盡道以化之也不可說得假緩時告他之語不剛不柔即上面旌別淑慝之事要見得説了復説的話若曰是必如是保釐而不剛不柔則民德信乎其修矣保釐就中渾看多分貼不剛不柔乃所以爲保釐也未足安邦意○康王有見于萬物各得其所爲話至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然後爲至治之成故曰殷民爲天下之孳殷士又爲殷民之望世變風移殷士式化則王畿首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由茲殷士也放心雖收遺風未殄一失其防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茲殷士也是言其所係之重以起下意殷士係我國家之安危而所以御之之道不可不盡自今言之果何道以御之哉見得殷民染惡深而被化淺苟忿其不從而剛以治之則必怨慮其難治而柔以遇之則必玩惟因世道之將升而以化訓行旌別則謂之剛不可謂之柔不可將見臧與不臧無不自然相勸而殷士之德信乎其修治矣不剛不柔照下德字看剛柔偏任固不是德剛柔並

存亦不爲德惟風移之後所以臧臧者加以化誨剛可兼勵人心然有約束之規無刻覈之意則剛而不猛雖謂之未嘗有剛可也柔可恬怡人志然有煦育之恩無姑息之意則柔而不弛雖謂之未嘗有柔可也剛柔俱無可着分明是平康正直氣象所謂德也使殷士猛進焉而不傷于疾涵濡焉而不失于徐本性一還不覺淺滅之盡消是并化其剛柔以歸于正直也其德不允修也乎厥德允修指殷士言彼畏慕而修者豈曰非德而不無勉强未允也至此而畏慕之心化而爲克治之心矣正是能訓之效若未忘品節或一味寬裕皆不爲德要比有制從容進步不剛

不柔須合說若分說不剛便是柔不柔便是剛矣本文不
曰剛柔而曰不剛不柔蓋曰剛便與柔對而保釐之政不
以剛曰柔便與剛對而保釐之政不以柔兩不字最重從
克諧益寬和上變通出來有許多斟酌妙理劑數十年之
風氣會數聖人之精神方得民風允修而不必闘修字有
克治舊習工夫修曰允修由衷自由無待使而然此王道
之極功故下文以成終贊之
楊慈湖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已
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已之變化不可
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

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爲一
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
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
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
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
也全即分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覩夫
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
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
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
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

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
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墻者比比而不如是
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
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
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
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
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
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
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即易也地者

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
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
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
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
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
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
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
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
觀縱觀何者非兩⚋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
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

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雜其[illegible]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朋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
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
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
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
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
一也天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三一也無二巳也皆我之
一為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
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
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為主自下

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
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為主陰入于下柔隨之
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
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
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
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為火之類也
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
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
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
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二而巳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

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
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
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巳而惟執耳
目鼻口四肢為巳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
是梏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
尺而巳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巳
不知巳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
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
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
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為九指吾

之柔為六指吾之清濁為天地指吾之震巽為雷風指
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艮兌為山澤又指吾之變而
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
照臨為日月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
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耳以吾
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行為足以吾之思慮為心言
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
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之
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
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偽其得謂之吉

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咎其惕然謂之吝其[illegible]
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
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爲謂之聖其未盡爲謂之賢
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
謂之一今謂之巳謂之巳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吾
巳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
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
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
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
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

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
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
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
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
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
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
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
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嚐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
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
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嚐非嚐在嗅非嗅在運用屈

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
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
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
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
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
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
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
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
未嘗明也或者歧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
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

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
名也

厥德允修巳出治成通節以成終爲主首三句平叙以期
畢公之成終三后至生民渾說是成終之實四夷以下是
成終之所致心字虛道字實因其時而爲所當爲之謂道
于同道處微其心之協同底者都究到至理極處也理到
極處便渾是此理融洽故曰洽道洽以下就畢公時言之
道爲體政爲用未有道洽而政尚紛而不治者政即由俗
之政政所洲爲澤澤潤生民者民自有這段有淑無慝的
生理皆洗濯出來澤潤生民文自洛邑而推之觀上文無

奠以康可見多福承厥則不止于以事而已也昔人偁有厥
字內○惟周公三句意分寘王上二克是已然事下一克
字期望畢公殷民方其始也厥心未戾不容不恚其始固
惟周公能慎之及其中也式化厥訓止宜從容以和亦惟
君陳能和之今其終也大道已升無取艱用慎和則惟我
公能成之矣此事未然而言若已然者若說當成其終使
差首序文武周公畢公用三惟字發端此序周公君陳畢
公亦用三惟字發端皆隆重畢公之詞蓋慎始和中成終
原是一事只因有畢公君陳周公三人之別故有厥始厥
中厥終之說若非三人則始中終可不立又因厥始厥中

厥終三時之異故有克慎克和克成之說若無三時則慎
和成亦不立始中終以時言慎和成俱就化殷言終乃終
其民之事厥德允修治之成也非成周公君陳之謂二公
化民各成體段何待畢公成之時說講成終只是申說雖
別點不破成字意不知傳指此爲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
然後可謂之成必到潤澤之地方皆善耳成字以造詣言
不是工夫字面工夫全在上文成字照下道洽看三后以
下一層脫一層來三后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實周公
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未爲者畢公爲之心則
相濟道則相成若出于一人其所協處俱至于當然之則

而否可以矣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二句一串專歸
公說如二公之心俟諸後者我公之心有以考其前是協
心協心非勉強官止神行如符節自然做定變之而適歸
嬌之而益融心思至此恰好着不得意必將迎非止同于
化殷爲心也心至于道不容二適道底于至不容殊途協
心而不底道不過意氣相投而已惟合之天理而當則道
容有不盡同而道之至自無彼此畢公之成終是周公君
陳之慎始和中成之故曰同于同道處徵其心之協三后
二句本上文三句說來論個道理如此乃打開句可見三
后之心無不協三后之道無不同曰協曰同皆非作用力

字看然協心同道看上說向是致意之詞道洽政治則自
然而致者也道洽即承底于道說底至也使非浸灌周浹
不可言至故即以道洽二字承之此二字極重協心同道
要見保釐之心與道一謹始和中之心與道也道洽政治
亦要見謹始和中之道與政得公以輸其不逮而無不洽
且治也道洽即是政治道洽政治則便澤潤生民一氣貫
下無工夫亦無兩樣道洽若作洽民斟酌灌溉入于民心
曰洽前此周公君陳猶未洽也如此說畢竟與澤潤重複
于是有三后無背馳之說看來道洽道字當在三后身上
說蓋三后相繼日積月累于是漸漬浸漬道化至此而浹

洽非以浹洽于民說此是王三后自相洽浹說或疑與僞
底于道重疊不知二道字雖相關然上道字乃言敷教化
至道洽則教化已浹矣原自有別便說三后身上自相浹
洽何妨况此節凡說三后未嘗不專主畢公凡說成終來
嘗不槩愼和則專重畢公身上而三后自相浹洽之說即
在其中矣洽者無爾我形骸嘗重畢公身上自內達外從
粗至精畧無捍隔生疎也要玩同底于道道洽口氣自彼
至此之餘合而爲一如鹹苦酸辛甘同以調味一至于味
遂無有分別浹洽之極自然條理分明紀綱皆與精也數
之紛耘不得理皆緣道法分而爲二今道即爲法故不爲

勞費而綱舉目張周官法度就是關鍵之精更無本末更
無精粗故從道上見政從道洽上見政之治政即道矣不
是民治也須在政上說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
革今則政無不治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
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至是而三后之功可謂成矣政治
即澤也以不剛不柔之澤言澤之所潤深入民心累世深
仁淪肌浹髓如水之沃物驟難透入一入而浸漬之極不
可思議故曰潤至此不必開亦不必訓矣澤潤就生民修
德上說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必
一則道同道洽則政治道洽政治則澤潤生民俱相仍着

澤潤生民只指東郊殷民言四夷句正舉遠以見近而天
下治在其中王畿乂安則不特中國被澤而已雖四夷左
衽道化之所不加政治之所不及咸賴其化成之澤須云
舉周公君陳以來數十年所積之澤至我公而潤于民
即四夷罔不咸賴也總之生民在曩時怙侈之餘氣尚在
道之降而方升者以消商俗之蕩凌而不足生民在今日
德義之涵濡已久道之升而允升者以樹左衽之風聲而
有餘須知賴不重四夷當以中國乂安說舉四夷之咸賴
正形容生民之澤潤只是說個成終盡頭處亦了得由俗
事予小子永膺多福句是總承全憑畢公身上不必惹着

二公永字正對終字潤賴正是福處潤而又賴內外無所
不及所謂多也指化殷及遠言世道方升而不降故曰永
膺多福咸賴比四方無虞較深多福比一人以寧較深此
言三后不可分而道洽下則指畢公所謂成終不在剛柔
修德也合心身而夷狄而君身一未到不可語成皆緣德
業而信其成非無所見而漫期者王振子曰克愼克和克
成雖並舉當以和爲主愼始和中成終雖並舉當以成爲
王道洽以下專說畢公見民和之至惟和至方爲成周太
和景象此解非經生所曉○此期于化殷之效也殷民做
于叛亂至難治者也惟周公能嚴毖殷之令而慎之于始

使其始之不敢反側者非周公不能惟君陳能弘寬和之
訓而和之于中使其中之不甚悍逆者非君陳不能至于
今惟公能盡保釐之道而成之于終使其終之化于道
者非公不能二后皆巳試之效何以知公能成終耶亦連
治之心出治之道不異二公耳由周公君陳至公時雖有
先後然二公以化殷爲心公亦以化殷爲心師其意不泥
其迹心何有弗協故不剛不柔與昔北謹哉寬和所施雖
異皆因時制宜各當于理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巳惟心協
道同則道化所敷積累于三紀之餘寬嚴雖異道實相須
爲用渾融貫徹無有不洽而後政事所布更張于累世之

後寬嚴雖異政實相濟爲功和調均劑其政均爲修治而
不見有彼此之分也由是膏惠流衍澤潤東郊生民漸涵
于德義而厥德允修雖四夷左衽之人無不仰賴化成餘
澤而傾心向化矣化殷之功至于如此則予小子內無反
側之虞外無憑陵之患永膺多福而享有道之久矣非我
之所望于公者乎

金仁山曰前後異時由華異政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
蓋此心所處俱至于所當然之則也三后之心不謀而
合不約而同故曰協若說有心相濟則畢公之協君陳
君陳之協周公是矣周公何以來協君陳畢公之心乎

適因華之宜各行所當然故曰同底于道簡即其行道
觀其用心云云者如君陳即周公之行事在毖殷而觀
其用心懼殷民之頑而弗率故不得不嚴其始則保釐
設使周公今日而在當又須用寬矣夫濟嚴以寬而用
寬和焉故曰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也畢公亦云云
○蘇子瞻曰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
任爲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
不能聊悅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覆顧言
泰俗嫦乳其兒與翁併踞毋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此觀
哭流涕太息以爲漢之所憂無大于此者正此意也古

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張橫渠曰陰陽之精
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
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
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
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又曰太和所謂
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
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
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
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
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易雖周公才

美其錯不足稱也已○程明道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鄒念菴曰天地之氣翕聚而至于發散必且氤氳磅礴薰蒸融液彌漫于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翹之形絲纖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蓊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斯時也名之曰春春之爲言從屯從日指日之暄燠草茁然欲奮出之象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

閒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疏戚極于萬物靈蠢纖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與彼此參得天地之生生而未有過之者也斯念也名之曰仁仁之爲言從人從二二者天地惟人同之言同天地之春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能同體即不足以應春之生生大哉仁乎其三極之精乎春之至也漸仁之成也難學與不學有辨矣○陳白沙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于此應于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靈

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于其間烏乎大哉聖董玄宰曰古之說曰立天子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官天下者無論已以周之卜世也而周公營洛月使有德者易以興爲無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于天下而不私者乎逆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捲天下而爲一人之私利一家之私業一姓之私傳惟社稷之知而已矣雖然太上無私太下不及私彼中主者獨幸其以社稷爲一人之私利也凡人之情計其身者固工也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家之私業也凡人之情計其家者固完也獨幸

其以社稷爲一姓之私傳也凡人之情計其子孫者固遠也要以無所不計而若之何專以人才當之有故矣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守在四夷者乃可以保四海安在天下者乃可以保社稷而安天下非獨運之能又非庸衆之任又非一士之力必望之四海九州之才士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輔拂之士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社稷之所以有基無壞者衆才之以也才有常乎崇長則盛矣芟夷則衰矣封植則榮矣摧殘則萎矣振作則銳矣沮抑則鈍矣傾其上所愛惜何如而世之不講于養

惜之道則已久矣蓋嘗之相公儀潛也欲參分其國而
與之而子思曰必潛之智若魚鳥可耳區區爵祿何足
以餌天下士而得言愛惜乎哉今夫連城之璞斲則爲
焉必曰惜矣又不以爲琮璜爲圭璋而僅充珥佩環玦
之用則卞氏之泣有甚焉者重傷故也豫章之木千霄
而蔽日以爲明堂之棟即薪伐何辭哉蓋至于榱桷欂
櫨榱焉而惜可知也已國于人材何以異此彼沉淪者
義榮譴訶者名高公論鬱于上則必發于下天下後世
多有愛惜之者于才故無害也惟夫羶悅之具賂賄之
餘以彼于士亦既儼然離蘇釋蹻躡籍升朝不謂不用

矣而人主者或代鳥飛或逐馬走拘烏獲之膂掩離婁
之目使士之所欲効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扃鑰
九重叩閽萬里牽于帷牆之制蔽于釜鬵之隔使士之
所欲効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左跳殤中內堅柴
柵叙遷有轉石之艱讒亮有嬰鱗之禍使士之所欲効
于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士于是時動則有橫木當路之
阻靜則有抱火厝薪之憂進則無救時行道之實處則
有尸祿誇朝之譏將爲國寶耶或毀之已曾不僨而不
售之爲愛也將爲國器耶或懷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
之爲愛也將爲國具耶或摧之已曾不若韜而不用之

爲愛也此爲士計最痛而況爲社稷計哉○周公儀遊
君陳和中畢公成終雖有三名總是化殷民無求備于
一夫之作用故曰世之皆中人猶衆之皆雜父世九[illegible]
而後貞九變而後悔方其未成而聽之爭之以爲是恭
是咎是功是凶是當位不當位及其既成而聽者爭者
回視前盡皆不知其處此最可想成終景光○董玄宰
曰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已甚盡法則
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着
此承上文而深期之與上節平層看建無窮之基即就上
道洽政治看蓋道洽政治是千萬年之化故曰無窮[illegible]

無窮之基當并說所重在乂殷民推到子孫訓式也民爲
出惟乂二字俱就得公而成終言東郊之治所係望于公
者豈特今日之治哉係于邦之安危事莫大于此者矣周
公爲之于始君陳爲之于中而惟恐廢之于終事莫重于
此者矣公其協心同道而潤澤生民則民協于治而邦以
安治繼于前而功不廢自此成周有無窮之基矣其字重
相期意時字重看殷民當二公後僞者漸淳爲國建基正
其特也建者不拔之義立得堅固方久而不圮擴建基在
國祚上說成周王業之本故曰基欲其于下都而爲周家
建立無窮之基也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惟周其

心于既收之後是直救拔于不拔在殷衆有永年之休即
在成周有永基之建建就心上說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
俗與周始終雖至于萬年可也亦有句緊承上句帶說蓋
之所在即聞之所在根心出聞聞亦無窮語意與君陳惟
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相似是後世被其保釐之化者稱
之于不衰也亦字對上予小子言玩亦字此句不可屬民
重子孫句子孫又推開一步說見不特可垂譽亦可貽謀
即公之子孫亦訓公保釐已成之法以為治惟乂者惟以
此而治民也不作效看莖建基工夫只在治殷民上予孫
訓式是垂法意要體無窮意講訓成式只泛論非關以此

治殷也畢公子孫未必世治殷民耳傳無窮事業合通說
言○成終之業豈特建于一時而成終之所致者亦豈特
四夷賴其澤予一人膺其福哉惟此成周周公基之君陳
定之矣公其惟時行保釐之政使民風丕變建帝王不拔
之基也由是基之所建名必歸焉基無窮而名無窮周公
之誦不衰君陳之辭永世我公保釐之聞俱流矣不特此
也不剛不柔典刑具在公之名則在公身公之成法則在
公子孫世世得順公保釐成法以乂其民亦與成周之基
相為無窮也此予小子所以為公期者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總致屬望勿作戒勉結一篇意一氣說下罔曰弗克罔
曰民寡二段緊緊合說則欽休便已粘上盡心慎事非所
以欽若先王之成烈而欽若成烈又所以休美前政也不
可謂盡心慎事者欲何為哉亦惟欲如此也欽若先王二
句舊說似作推由說了玩本文口吻緊承盡心慎事一直
說都是勉畢公身上着力語○兩罔曰要得康王諄敷畢
公口氣皆于無可申飭處申飭催募當這兩項念頭以為
其既心慎事之叮嚀非慮公果有是也以既歷三紀周公
君陳所未及為者今仰成畢公則似為難不剛不柔厥德

允修公可曰弗克而不盡其保釐之心乎以世變風移一
二頑民所未盡化者今仰成畢公則又似為易邪之安危
惟茲殷士公可曰民寡而不慎其保釐之事乎弗克民寡
非人情不畏其難則便忽易之謂二惟字重看既者極盡
無餘也不討殷民之化弟曰吾盡吾心而已雖無媿此心
亦非盡也必治洽而又至于于無窮斯盡矣事即治民之
事民雖寡而治繼二公則事體至大但論事體不論民也
洽治矣又為無窮之計方是慎既心慎事雖非兩截但心
與事自有分別心惟一念發之已而易盡故弗克則曰既
事有萬端生于外而難防故民寡則曰慎事工夫在既

心慎事上而順先王以光先臣者不外乎此無二我周克
受殷民遷于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化殷之所在
而周公謹始君陳和中相繼為治其政績可考也公當慎
心慎事以化殷民敬順先王化殷成烈而前人慎始和中
之政有既美而益彰其美者不有以休之乎欽若有既與
意通篇結局一欽字應轉祇命公句成烈本德教化殷說
休于前政本道洽政治說休字重看謂使前人之美有歸
着指成終說但成終是言其費之當盡休于前政是言成
終則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始全也前政指慎始和中
政上說不必謂先我而為政者不可謂休美前人之政須
細認休是休美之休使之不墜之意非匹休之也欽若內

及休字內皆含心事克成厥終說

張氏曰商民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猝堅
處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嗚呼殺之既不可用
之又不可于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
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如此者三十六年難化者武
老武死已化者方少方生于是激勵之以為永久之計

王氏曰畢公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故見于東
遷之後習向之民不肯歸鄉隴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
末也周公東下不肯耶
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尚書埤箋卷五十二終

後學 東海[illegible]選輯
古潤張[illegible]鑒定

君牙

首三節穆王先以君牙祖父與已發端見命為司徒之意
弘敷三節舉纘服之道在脩教養之職匹休前人末節申
戒其守家法以承纘服之意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
成績紀于太常〇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
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〇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首節敘君牙祖父之忠貞引末乃祖之當舉次節穆王敘
在已之憂危引末乃辟之當又故末二句結應此兩節通
篇不出纘乃二句故發端即敘其先世之美以感動之也
最重世篤意世篤世字承上乃祖乃父言世篤者見家有
世德世功非一人世字須貫至下句忠貞以心言不必分
忠以事上貞以守己精白致王矢心化俗便是忠貞者守
正而不撓也此忠不渝便是貞世篤隱動君牙實賛使王
家無不敷之德澤無不浹之人心勞在民生即勞在王家
服勞正忠貞之實成績指忠貞服勞至于教養之成功而

言恐其無徵故以紀于太常言之人臣積著王家名標祉
發于是紀太常以志不朽顧成績不著其喪弗紹以言爲
世篤末也祖父厥其勞于國而萃其勳于身天下萬世共
仰之法之況爲子孫者乎太常即旂常之類藏在宗廟刻
紀功勳與記功宗一般周禮司勳銘書于王之太常可見
有人以王之非旌旗也常取象日月不垂與日月爭光只
重其功見在昭揭而可法意厥有成績二句不重報功止
只是稱揚君牙祖父有功爲國名臣見乃祖如是乃父亦
如是則爲後人者亦當如是便含該續舊服意

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太常祭于大

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
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以
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
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太常旂旗旐旟旞旃旌物
謂之九旗乃天子諸侯諸臣乎日車上所建畫其象及
書其名號故其幅縱長以爲文建于車上要必以兩相
對故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皆以偶爲制又如天子
之障宮而設旌門諸侯之次舍而置其旂並當以兩也
一畫日月熊虎之類每一旗止畫一物舊制每幅皆畫
則不能示遠矣非也○旗幅曰幓音杉幓之所垂曰斿由

音二斿即旗幅之末殺而垂者大常十二斿即十二幅餘
九七五皆然○旗之高以幅爲節○廣居高三分之一
○司常日月爲常儀禮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
龍章而設日月左傳三辰旂旗由禮招搖在上按日月
星辰唐虞以爲衣之士周人則畫之于旗以爲大常旗
天子得建之但司常有日月而無星辰者記云招搖在
上猶註謂即北斗第七星名搖光者甚爲有理蓋北斗
柄所指之方爲十二月建天帝用以施令者故王之中
軍畫之用以指揮萬衆是故日月謂之大常祀事所建
北斗星亦謂之大常則戎事巾車所建也然觀儀禮亦

特牲左傳所云則交龍爲旂日月之下仍以交龍爲衆
熊虎爲旗如王之侯畫虎方稱旗之名也○日月爲常
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董玄宰曰天地
有日月之動靜故清寧不毀人身之升降闔闢皆在兩
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黃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在左
目日右日月闔爲乾闔爲坤一闔一闢謂之道聖人傳
藥不傳火縣來候少人知參得左日右月之機可以擇
藥

二節言求助之切文武成康有忠貞服勞之臣能左右以
治四方所以遺我今日之緒也今我嗣守其緒則亦惟是

如先王時這樣臣能左右我以治四方有斷斷乎不容無
者所以心之憂危惟恐不得其人而墜此遺緒也憂危愈
緊根此惟字來○緒業之可繼者先王之臣所包者廣凡
篤忠貞服勞者君牙祖父亦其輩也舊于亦惟下添一思
字便此足先王之臣不是說先王之臣尚有存者而欲用
之亦不是說要用舊臣之子孫只要得人如先王時之臣
意克左右亂四方指穆王身上說不承先王左右是輔已
亂四方是治民謂輔已以治民也四方治心爲上治形次
之使更無紛紜不定之處須仍得忠貞服勞之佐憂危者
憂而且危孤子無輔心極兢惶求助意在憂危上見虎尾

春冰合來正喻憂危心事虎至人凶而虎尾之蹈履險莫
危于此使不有人指其危鮮不遭噬堅冰可渡而春冰之
陟履涉莫危于此使不有人游渡鮮不墮落形容思得其
人之急爲下令命爾予翼起不是憂其無人意若對君牙
面前有不得其人之語便與求助意相戾了
先王之臣今本僞作先王之臣按孔傳本元作正字
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巳以釋憂危也今命爾任司徒之職
于我是輔而作股肱心膂其相須倚賴之切如此爾尚纘
汝祖考之舊服而以忠貞之道事我無或忝辱祖考令旅
常之前光從逸佚也○翼字承憂危來予翼即指爲司徒

言即左右之意股行肱持心爲主膂爲幹皆人身不可缺
者正喻翼字纘舊服正翼之之道股肱兼左右心膂兼
翼後義始備猶與書四鄰作者巳不能爲而臣代爲蓋以
全力託之矣纘舊服二句連說能纘則無忝舊服指忠貞
服勞纘有善繼善述意無忝就君牙心裡說纘服無忝至
君牙之身而世篤益見
唐孔氏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意當如我
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
併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
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爲心者

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
爲君心也○膂脊也乃衆體之會處不可云心膂以愚
慮混看了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
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弘敷二節正纘服翼王之事司徒職兼教養而以教爲重
故先言教弘敷二句盡教民之道下四句不是自身說到

心乃是自和邈到中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沿
君牙率自中以和民中自設教言曰典自民彝言曰則五
典是概言民則是指言五典非他即民之則也而在身
爲正在心爲中自然中正處是和此則無分上下但民不
能自式于和專賴上人爲教育而教育必本以身心故能
爾正爾中使爾立身以則無邪動焉民亦即以爾爲威儀
動作之則就敢有不正者乎若進而求之民心未能止于
天則而有邪慝焉則非民能自中惟爾自中其心以中民
之心可也然上曰克曰敢猶君牙與民相勸至説民中直
曰罔曰惟則民中全在君牙之心出矣上二句兼言應下

二句單主感一步緊一步○纘服何如司徒掌邦教矣而
五常之典乃民中正之則也非有以示之趣何由使之順
則必大布親義序別信之五典勞來匡直致敬以和民之
則使各得其本心而自適然和民之本全係乎爾綱常萬
古爲準至正也爾身能正誰敢安于不正然必其心眞有
截然不可加損者始眞能正然民心別無中亦惟爾之中
而已民則即是五典既言五典又言民則且典而曰弘敷
民則又曰式和何也言典則一也以其常行不可易謂之
典以其截然不可越謂之則但弘敷屬章程一邊故以常
道言式和屬神輸一邊故以心法言敷典是可見的則即

在典内式和即在弘敷内是不可見的故教者除却弘敷
五典別無式和民則可言親義序別信五者典常之道於
民所受于天人性恰好處實有一定不易之成則在下正
字即則之無反側中字即則之無偏頗也弘敷者求以式
和之也二句一直下敷而未和則爲徒教意重式和式和
是弘敷主意工夫只弘敷上弘敷者大布五典之條教遍
曉庠序閭里使無不知無不鬪俱有所持循要非以我強
民直是民性不識不知之天則本來恰適亦原自和今不
弟使民由之徹引民以自有之天則使皆無心自順不知
有蘖極之拘祇見有天機之躍則典非強設而入之甘矣

此乃教人之方然敷典和則之本在爾身爾身四句當依
文法一直下有反覆責備意不是對語要重在兩頭言爾
身克正則民斯正而民心不中惟在爾之中而已一串説
話至于克正惟中邊然由正説到中由事説到心裏謂正
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脩飾者能之心
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易曰中以行正也居正必始于
建中故于民曰正于已曰中蓋日用不知正民心眞境反
而求正之原則當爾之澄神處即是澄民之神處同在天
地所降之中雖見爲合天下而共成其中而不知惟爾中
也不是端本澄源話惟爾不是帶爾去教民此中有月映

潁川之妙須認得本原之地自已不容着力光于民心可以章程入乎只惟爾自有之中默印之而已罔中言不能自中也只是民未能中不是說民心本來無中民中卽爾中此立教大把握處卽此便是式和主意使民感而自得也則民則和而五典惇矣正與中俱兼典則看此身此心此中正君與民一也所謂則也則之不立民烏乎則

張橫渠曰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程伊川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

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來入塗轍既是塗轍却是一個塗轍○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必動以天而後可言直加一毫人意便不直矣不誠不加順帝之則此眞直也○楊龜山曰易于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于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爲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程明道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周濂溪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程伊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

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程明道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薛敬軒曰一理一切穿透各不粘帶其妙不可言

夏暑雨節注中又告二字宜玩既言教而又及養二字有懍乎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養立而教可與未有饑寒咨嗟之民而責于中正典則之俗者故于民艱須照顧教字看時當承保民丕平富之後授田薄斂之事久已施行故只舉寒暑之必不可免者以示重二惟字兩惟曰是穆王代小民說見小

民但惟有如此此外不能也所以上人要替他思要替他圖怨咨四時皆有夏之食竭冬之衣單尤人情最無聊之月民所以感時自傷而與怨咨怨咨須形容小民口氣出謂之惟曰者怨咨形于口也合言暑雨祁寒見無時不怨咨意是摹寫他艱難情景夏而暑雨犄事方興或有不足至于冬則秋收有成若可自樂亦惟曰怨咨冬夏盡民事始終盡寒暑天道循環有不期怨而怨者怨咨不是怨君亦不是怨天之雨且寒只自嘆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註謂自傷其生極是覆載内其不堪命者固多而惟小民偏艱一歲中其不聊生者盡然而至寒暑更甚故曰厥惟艱

哉惟艱句乃穆王嘆息感動君牙意緊承怨咨來須照民不寧意艱易即中正之關易即在艱中圖即在思中思字是良法上之使民不寧亦由不能惕然思故以思字省之思他若何有此艱若何免此艱圖易工夫就勸農業寬賦役以開民衣食之源說是時徹法未廢圖字中着不得分田制里語非謂饑寒是艱的衣食是易的蓋民彼饑寒則其生艱難若有衣食則其生容易故要思他饑寒之艱以圖他衣食之易則民得脱艱就易而獲飽煖之安矣新說云難易無定局在小民自思而自圖雖易亦艱在君牙為民思而為民圖雖艱亦易艱傷小民易由君牙如此看二

其字便無着落了易字境界甚難孟子言聖人治天下有菽粟如水火苟粟不如水火便不可言易難易俱以民生言二其字指民言上之人不難有惠政苟任已意而行未必妥當必置身其地曲體其情而圖之安一一有以預為之處不待暑雨祁寒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寧者怨咨之反不可說深了乃字致重之詞必如此小民始安于田里中耳然寒暑怨咨亦豈盡免得此堯舜猶病處得以養民之難難字總全節極是民乃寧得此乃寧之民然後可進為中正之民是司徒一思舉敷典式和之功都在是了〇司徒職兼養民謂民不中不正非性也以治生之艱耳爾亦

知夫民之難乎夏而暑雨天時之常耳小民阻于無食則惟曰怨恨而咨嗟若曰物皆有以自養而我何為獨不然也冬而祁寒亦天道之常耳小民困于無衣則亦惟曰怨恨而咨嗟若曰物皆有以自庇而我何以獨不然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今夏而暑暑而至于雨民既食有不充其能以竟日乎終歲不製衣則寒今冬而寒寒而至于祁民既衣有不給其何以卒歲乎民生之艱信乎其艱哉將何以濟之必思曰民何為而艱于生至此極也而謀曰吾何修而使民易為生不至此極也由是難者勿施而易與之聚凡所以賑貸休息勞來勸相為民衣食計者真若

巳之饑寒又若巳饑之若巳寒之也然後民乃優游于勉作而衣食無難矣怨咨之聲僎爲樂生之頌乎乃可望以和則矣

蘇子瞻曰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于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僞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游豫

且以爲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于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于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熊朋來曰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星之捷法也○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謂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曆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爲陽九謂旱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爲陰九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爲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此一元之內水旱陰陽之大數也故曰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律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四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爲陽七謂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

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灾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總有五十七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歲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此勉君牙盡職以追配前人也通節開首第二節欲君法成康對揚文武圖艱以和民則之謨烈全憑自巳敬明乃司徒之訓用奉若三句一氣緊趕到追配前人應轉襍服

無忝祖考上〇首言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故此言亂四方以左右我奉若先王對揚文武正是首尾擊應處丕顯四句細玩無別意卽是上言遺緒之謂謨烈啟佑卽教民養民之遺制也教養勿平入宜先養後教串說運晝曰謨成功曰烈俱就爲治上說重啟佑卽垂裕意言其謨烈之所及者遠也寮髦多士懷保小民者文王之謨文德不顯矣而心思畜極不能過其精光之發越曰丕顯者有明示後人意重民五教大賚四海者武王之烈武功獨創矣而誕膺締造不能無藉累世之勞勤曰丕承者有仰承先猷意二王蓋自相述作而有重光

矣如云光四方而顯西土人知文王之謨爲丕顯矣而不知丕顯焉其卽文王教養之謨乎善繼志而善述事人知武王之烈爲丕承矣而不知丕承焉其卽武王教養之烈乎啟佑承謨烈說見非特顯承于當時而已卽以謨烈而開發輔翼我也啟以知言啟後人迷令愚可智佑以行言佑後人立令弱可強皆無不咸正罔缺在啟佑上看規爲至當有以定百世之常經曰咸以正指合天理當人心言防範不遺有以盡萬年之經緯曰罔缺指大綱舉萬目張言世風民俗之故講究已精補偏捄弊之方參酌已定百禩之上已逆料而窮其變故不淵法而伸意亦不滯意而

伸法罔缺正是咸正處無處不正則缺漏何從而生天下無不變之權而有常貞之正法窮于所變雖神聖之規畫不能無疎神運于所貞卽世變之餘益見其容啟佑二句亟下對揚本此謨烈之啟佑總惟圖民之艱以立民之則耳曰咸正則非後人之所得偏倚曰罔缺則非後人之所可增損說此句更要帶出後人不可過佚之意爾惟以下方勉君牙乃訓指弘敷二節敬明雖卽敷典和則思艱圖易然明承弘敷二語說來夏暑節只作過度看爲是並承便失賓主凡教以身心爲的則民自易從凡教以衣食爲資則教尤易入此先王文武之謨烈亦先正祖父之舊典

惟君牙敬明而率由之耳敬者敬其命明者明其訓之理有由訓弘訓二意敬明中有力行意是實實以小民失道引爲切體恫瘝直至民行克修纔見君訓能體看來敬明乃訓是述上文語不必多講自上出之爲王命自下稟之爲乃訓用奉三句以輔君說謨烈啟佑垂示昭然曰光命言文武必稱先王者以所嗣卽文武成康之緒也對者行之不忝揚者舉之不墜此卽先王已行之政事故能對揚纔是奉若初無二意爾惟以下一氣讀工夫全在敬明中對揚就穆王身上說須帶君牙輔君講不然則是君牙自對揚了奉若時說以二字平敘謂用以輔我奉若云云不

迦屠道南作用奉我順先王更淸紫言文謨武烈一代之
光命存焉先王成康嘗用汝祖父爲司徒舉行教養之事
以對揚之而不遏佚于天下爾惟敬明乃訓敷典和則思
艱圖易兢兢然守而勿失用是奉我順先王之所爲而對
揚文武之光命使咸正罔缺之猷歷五世如新以追配汝
前人忠貞服勞之績乎配字與對字相敵君之對揚卽臣
之追配追配無工夫看來奉者奉承之義若者將順之義
用以也此奉若二字指君牙祖父言文武一代之光命所
當對揚者爾前人嘗奉先王對揚之矣不可以追而配之
乎然後講爾惟敬明乃訓云云今汝敬明乃訓而力行之

以盡教養之職正是將這奉若先王對揚文武光命的一
件事來追配于前人而所以奉若我者亦有光于文武矣
用字直貫到光命是一句言用此前人所已爲之道以追
配之也中藏君牙奉若穆王意實含下昭乃辟之有乂意
不推本文武則憲章之道未備不近述先王則法祖之準
無稽以此奉若對揚者而追配之君道盡則臣道完追者
追其以而不後配者配合而不殊比無忝更添主成功言所
謂太常也

丁奉曰穆王作誥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夫
丕顯丕承卽不顯不承也而彼以分言文武此以專言

文王豈詩譬相異耶按書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文武
而淸廟爲其升歌之辭則穆王之分言亦有據矣今此
專言文者劉安成所謂父子並祭統于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
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未節要得申戒意上文曰纘舊服曰無忝曰追配既歷告
以守家法故此謂之申戒上二句勉其守家法所係之大
下二句申其守家法所成之大一直意乃祖攸行卽舊典
有乂卽民之治時式句只論理當然如此不是着力辭至
率祖考句正應上敬明看昭字應上奉若對揚看民有其

典萬世不易臣有其典後代永遵民典全慮心駢故貴式
和臣典仍須心體故貴時式治謂中正安寧反是則亂不
曰在舊典而曰在茲見治亂無恒只這關竅略差些子不
得此句重看率祖考攸行卽是昭辟有乂舍法祖外更無
忠君曰有乂是明明有奉若對揚之美盡脫然于春氷虎
尾之危〇乃惟句重乃惟二字若曰如今再不必他求乃
惟由先正舊典而是法之舊典時式且虛虛說勿入教養
若上文說盡則下面更不可措詞矣但當以忠貞服勞黙
綴舊典舊典以故事言卽先正所以輔先王而對文武者
不止司徒舊職言民之治亂全在茲式不式之間是推所

以當式之由治亂要抑揚重亂邊言治及亂戒其有所紛更也斯民衣食足教化行則治在爾之式舊典也斯民衣食不足教化不行則亂在爾之不式舊典也其實發明乃訓即說舊典是式世道在人心人心在典則典則在上人之倡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末二句是申戒時式二字之義攸行指教養之事言乂字指成功言民有治而無亂故曰有乂教養乂民人君之道所謂亂四方是如此君治未昭即率祖有忝耶者思艱和則益廣文武成康之化發明光大即宜播遠近之謂率祖考之攸行者正昭乃辟之有乂也惓惓訓以率祖無非為此耳率祖句若再重講則與由先正句重複矣末句不作自然看合上節來轉君可以光前而承家又所以致王也與篇首相應總以乃祖乃父之微命

尚書葦篇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潞張孫振鑒定

冏命

通篇責重近臣只重弼違前三節示已求弼中五節責其承弼末期以永弼。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

通篇以德字為主故開口說弗克于德弗克與俾克相顧惟已弗克故藉臣弼使克首節敘已憂危以見求助之至惟有德者斯無愆而君位可宅我不能于德則未免于愆而乃嗣前人居大位是故怵惕惟厲中夜興起思欲得人輔弼以免言動之愆弗克于德及下聰明齊聖看不主言動之愆說言動之愆即下愆字不德下一層事先人自文王昭始是怵惕句本上德不稱位言怵惕心動之名厲危也岸危處曰厲與易夕惕若厲同怵惕非空空懼懼其弗

克于德也中夜以興形容怵惕不遑安處之狀其然而[illegible]
也若臨淵忽墜若履氷忽陷慄然愴然不自知其驚恐[illegible]
斯也其膽而興也若墜淵忽躍若陷水忽奮勃然翻然不
自知其迅發至此思大庭廣衆過端易防而禁庭淺湣或
不及檢何以檢于不及之地而使愆過得免也怵惕惟厲
就平日說居高原是厲地不德居高益重厲形故一念[illegible]
懼惟有危厲用是中夜不寐彷徨以與此際心思亦不求
徼美祇求免愆中夜則夜氣初復良心正惺故興而思蓋
過必有根不思則欲改無由過言非經也何以免而進于
德言過動非爲也何以免之而進于德行無心之失謂之

愆思免正怵惕厲處思則自知克之難有求賢輔德意下
繩糾格本此愆字來一篇倚臣之意見首節后德句正應
非克于德句中夜句正關旦夕句末句正關承弼句
承上言免過必賴近臣故就昔在文武之已效者言勿以
君聖臣賢平遞下文武聰明齊聖小大忠良導引起侍御
僕從句來通節重其侍御三句正人字亦要看蓋承弼乃
僕臣之職而盡其職者非正人不能下五節許多正字俱
根此二句說上臣事君不止將順常君違之不忘非謂不
以德盛廢規也罔不欽臧不是效蓋即日用言動極易簡
略者以見正人之承弼至此祇若咸休則罔不欽臧之所

致〇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四字皆自
心上看本文武德之天縱者言四德言動之本聰明齊聖
克于德矣當時小大之臣又咸懷忠良而猶嚴僕從之選
罔非正人以旦夕云云小臣百官庶尹是大臣三公九卿
是一心狗國之謂忠格職奉公之謂良重咸懷二字就心
上思念看小大忠良包近臣在內因伯冏是僕臣故又抽
出侍御僕從言之實非將小大句跌出其侍御僕從句也
文武之臣咸懷忠良又資近臣者何蓋未有儉人在左右
而小大忠良得成正君之功也故說咸懷必歸重到侍御
僕從罔非正人三句侍給左右者是一項人御謂車御之

官是一項人僕謂太僕群僕是一項人從字總承上三項
人給侍左右謂之侍從僕御于王者謂之僕從照下正于
群僕侍御之臣則此罔非正人須從僕正之簡選得來正
人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罔非二字言位統領者既是率先
之正人而位僚屬者又是簡拔之正人也以旦夕三字不
可漫看外臣晉接僅有視朝數刻即人主信而聽之終必
退而與左右近侍論其言行況主心自知未善必不令外
臣知之臣忠雖諫必行亦何能逆其未萌哉計惟侍從之
人出入起居與俱而號令之出納亦與有職焉惟得正人
則見有善者幾即從微處承之見有不善者幾即從微處

彌之旦夕非幾雖聖明不能保其無而遂志初萌一[illegible][illegible]
即可杜其漸故已形者從命則失宜違命則失順惟求盡
動先而持以正又安得有不欽不臧之念萌于中乎直至
罔不欽臧乃真能承弼處出入二句是動出于正發號二
句是言出于正要知君德不止于言動此就至近處說蓋
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大僕職掌言大僕掌正王之服位
則有預于出入起居可知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復王之咨報逆下之敷奏也則有預于君之發號施令可
知出入起居能謹于內然後樞機之發能謹于外號令其
大而所先者也罔不欽罔不臧言以文武之聰明齊聖本

自欽本自臧而又得此正人承弼則纖微曲折之間無不
臧矣故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則皆臣職所可效力處祗若
頂言動說咸休卽祗若是民而祗若則便民無不化故曰
萬邦咸休萬邦通天下之民說渾渾在世道上言之勿㥯
以萬邦作臣說與上句平祗若者敬順其言行如非法言
不敢言非法行不敢行之意萬邦咸休是舉天下無過言
過動而人心大順世道亨嘉之謂二句語氣如萬民正而
遠近一于正之謂見其化之隆處世主出入起居辟克自
謹從欲善其令而欲其行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
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辦哉德盛化隆俱從正人承弼

來

正義曰聽發于耳明發于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中也
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滞礙也○按皐陶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墮哉韓促曰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
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
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王陽明曰程子嘗云覩著堯
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
中禮又云心通于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于道在
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合而觀之萬古治亂源流

究然矣○于愼行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屬目爲明
智屬耳爲聰神以知來卽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
卽人之記性謂之聰世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
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沈著屬陰魄之精
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纖毫而不能前知所
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未來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
懸眺所謂知來也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
以下有幾之者神則非聖人不能也○按周禮太僕掌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
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祭祀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

僕掌群吏之逆與廢民之復大祭祀相盥而登○[illegible]
太僕王出入自左馭而前驅大馭掌御玉路以祀戎僕
掌御戎車齊僕掌馭金路以賓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
燕出入田僕掌御田路以田以鄙馭夫掌馭貳車從車
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據周禮大馭大僕不通職馭王
馭車即此御也僕王正服位出入王之命令即此僕也
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于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小大之臣初亦妄許將順有承無弼輕以聰明齊聖予君君遂認定真已聰明齊聖矣繩糾見謂非聖剛愎成矣始嘆繩糾格心無下手處晚矣
惟予一人節泛敘求助于近臣而望伯冏之意在其小與
上節對看無良對聰明齊聖說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對小

大之臣侍御僕從說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說與篇首思
免厥愆相應無良不及愆謬非心從人品說向行事又說
到心術格心句重此處一非起居號令無往不非文武之
冏不欽臧全由心正故旦夕承弼乃格心功夫○聰明齊
聖開創之道良者繼體之道良即元良之良無良便于祖
德遠有不及以人品言無良即不及處惟有位之士啓迪
于前後左右罅隙必不能潛逃其指視則覺而杜之宜先
故以吾怵惕惟厲之心實實賴之以匡其不及質非文武
則近臣之託重尤切實字要看說個左右前後見護良臣
人周國都缺不得士下文吉士是匡不及何虛有弼之義

繩愆二句乃所以匡三乎看不分先後但格心更進繩糾
一層略重些失之大者爲愆愆者體段之差失之小者爲
謬謬者節目之譌兼言動在內蓋有非僻之心生于中則
愆謬之失著于外所謂不及也愆則繩之使歸于正謬則
糾之使歸于正糾有救切意繩糾與格各有所宜施不可
以內外分繩糾多在諫諍格心自有潛消默奪之法諫諍
不足以盡之不可謂繩糾即所以格非心須順文直說言
吾之愆吾日夜思免之而不得者必繩吾之愆就是那小
有謬處亦要糾之總歸于格其非心小註云匡惡而不格
其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拔本塞源末流自善格之者匪

瑕伏慝于本性原不相蒙分而拒之外非強而遏之中也
格非心則愆繩謬亦糾而前烈亦從此紹矣先烈對上出
入六句使動則欽言則臧繼前人德盛化行之成烈可也
俾字緊承繩愆二句說不及是不及于理愆謬是過于理
故後以克正爲言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王承
順而帶匡救言之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爲重故言之不
同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
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
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五節承上罔非正人承弼以責重大正前二節爲綱後二節爲目僕臣節疏大正節爾無昵兩節又疏愼簡節○今予節正求助伯冏懋德全從正于群僕侍御出脉大正即太僕太僕爲群僕長故曰大正正長也下文正于群僕之正有工夫乃董正之義照下愼簡亦有華正之意而督率亦不可貺正非以長爲大以正大大正而曰作本正巳以正屬使群僕皆正然後太僕能率之與懋乃后德交以

脩君之所不逮如文武時之旦夕承弼也宅丕后后非以位爲大以德大故以懋乃后德言交修不逮正所以勉進君德者惟當匡故欲交修交者不一之稱前後左右非一人交字從群字生指大正群僕與穆王之精神相往來也故下即緊接愼簡總之一言一動必規于正是修有切磋琢磨意修去其氣習意理之障而粹然一德也即繩糾格心之義勉進君德所謂舉明主于三代不進不休也不逮即弗克于德不及欽不及臧是也正對懋看不懋安知其不逮哉懋德全在交修交修全在其人之皆正故必以太正爲綱領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尊嚴則未易犯其顔色習熟故可糾其過失救過于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于巳發之後難爲功○徐大儀曰治有體統雖急于求助苟偏擇之則叢脞矣故命太正精簡其僚不待王親擇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庶亦成周之意○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眡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御戎車齊僕掌御金輅以賓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

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按周禮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故爲長旣稱正于群僕故以爲太御中大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愼簡乃正之先務未有不擇人而能率屬者愼簡句虛下不用小人惟用君子正愼簡之實無以其惟相形看應正于群僕句巧言輩點出不正吉士點出正來方合正于群僕之旨如此喚醒不惟根前罔非正人而于下厥后克正

亦有因○巧言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所實也令色者其顔色以悅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爲恭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側側而嫵媚也順人所欲曰便避人所惡曰辟側者傾邪媚者諂悅八字寫盡儉人的情狀總是曲投人好巧于進身之狀要見人主所以與之易親者正以此也正人不一而該以吉士者以德言惟字重看一人不容雜也此曰吉士見巧令便媚等爲凶人

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愼簡是銓擬可者以白于王而用之非太僕自得辟除其僚屬也

此論在僕臣所係之重而意在大正之愼簡上要認克字彼正人力量自有挽之而成其克者下要認惟字后何德惟臣之正即其德兩惟臣根上緊煞克正自聖與后德不德俱指言動說正即吉士諛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皆本僕正所爾來僕臣正四句須連說總形容君心難正易邪意后之克正其爲德可知竟以僕臣之正得之后之自聖其不德可知竟以僕臣之諛成之是后德固惟僕臣不德亦惟僕臣也可不正乎○僕臣者左右旦夕之臣也爾能愼簡則所謂吉士者夫非正人耶有愆謬而直爲指有非心而潛爲格厥后之言動克正矣爾不能愼簡則所謂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夫非諛人耶有愆謬而曲爲飾有非心而巧爲逢厥后動未欽而自以爲欽言未臧而自以爲臧后且聖矣僕臣正正字根上正于群僕來僕臣諛承上不能正于群僕來正是十分端正者一念不正就是諛曰自聖亦要好念頭而獨居宮禁見聞窄局于自不自知其非耳不曰邪則俱邪而曰諛則自聖者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易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獨以是啟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拂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故凡人自知其非猶可轉不正而之正微

然自以爲聖終至不可救藥后德惟臣二句舊即申上說言君德之修廢係僕臣之賢否如此此所以必當愼簡乃係而不可忽也看來通節尸氣俱緊后德二句乃是緊承上句而足之之意若僕臣正厥后就克正僕臣諛厥后就自聖后之德惟是臣不德亦惟是臣變換至易關係豈不重哉蓋全是此二句說僕臣關係甚重若作申言說便緩了須着力二惟字緊緊收拾作一氣講曰惟臣見獨操之意僕臣薰染日深氣體日習雖小大豈無忠良竟無益于君德成敗也須重不德邊以起下節之意

丁奉曰穆王作冏命云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二聽于臣

是以造父之詖挾其術而進不責于君是以巡遊之樂
乘其耄而荒　入
此申戒其不慎簡之失無昵貫下只一句憸人即巧令等
人重無昵字憸人欲以長君逢君之計結人主知必先以
便捷可喜之情投上官好毫有戀不能割之意上之耳目
皆此輩之所盤據于耳目即壅蔽其聰明故戒以無
昵憸人充我耳目之官引導君上以不欽不臧而非先王
慎言慎動之成典也官曰耳目此僕從者君欲闇覽則
聽視而彼有言行亦得入君之耳目故曰耳目之官先王
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臧之成法非字對是字看非先

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法行云耳勿以非字作詆毀
看耳目之地最易移人無待一一導君而不覺狹小制度
之心與之俱化矣無昵憸人則惟用吉士可知正欲其慎
簡也
不能慎簡則便昵于憸人不必說到以貨任人下以貨任
人是人情之常故穆王特揭此以戒之雖昵中事而上面
貨不專指此也承上來昵用憸人多由以貨賄非人惟貨
賢如伯冏必不鬻官穆王為倖進慮不得不及乎此二吉
字根上吉士來非人其吉人即吉士惟貨其吉便以憸人
為吉士也沈虹野曰瘝官就所任之僚屬說以人事君數

之大者故群僚至于曠官則其長大不能致君矣惟愚下
方指伯冏言時說瘝官三句俱楠伯冏身上說如云然撿
人之進又有自賄得之者夫子所望于群僕者吉人也若
不惟其人之吉而惟以貨賄為吉則是汝不能正于群僕
而曠其大正之官且以君之左右前後為汝賄地也大不
敬矣又與以昵進者不同我且汝罪也曰瘝曰汝辜其詞
凜如自慎簡乃僚節至此皆正于群僕之事
按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者含人才而論貨
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夫
成湯文武之隆沫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穆王既知伯冏之賢而任之又疑其顯貨下也蓋伯
冏雖操進退之權安能不寄耳目于人但使憸壬得賄
緣以惑伯冏即不視為貨亦同伯冏貨之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末節致深長之望欽字欲其無輕視君命無畀視已職也
一氣說下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承惟患其不
能匡救而莫弼在先王曰承弼在已則但欲永弼而不及
承見予德無良無善之可承而止有過之可弼也大正為
群僕長正乃后全在率屬簡僚弼字內包慎簡而不昵檢
人意彝憲即先王之典出入起居之欽發號施令之臧見

舜乎對吉士看鄉者正救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承鄉者誚長如此勿使有弗率也上文臣不及俯不逮曰穆曰料曰格皆言鄉此言承鄉此且以承鄉更進一步臣承鄉則君免然矣

蘇子瞻曰嗚呼予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耻之意乃欲以車轍馬跡周于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呂刑有哀敬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耄矣

尚書華篇

後學 東海潜士達樗著
古潛張孫振鑒定

呂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于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蘇子瞻曰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增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輕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盜衰少而後乃敢改也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鍰數無以爲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呂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呂侯後封甫詩之申甫是也○呂氏曰呂侯爲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

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之授告命之者欲遣
行之于天下也
此篇自若古有訓至其寧惟永分截前半截蚩尤四節先
言苗刑之虐示可懲次重黎六節始言虞刑之祥示可監
四方司政兩節正命諸侯監懲敬刑以成德夫敬刑成德
則刑祥故下半首尾皆說祥刑中間七節皆分列祥刑之
事但虞廷以德用刑穆王以刑成德其言祥徵別篇內言
德言中言天不一葢象刑原出于天而制刑尤本于德用
刑必合于中典獄若眞能一稟于天則刑即是德刑中
即是民中故末一語吸之曰非德于民之中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先叙訓刑之由惟呂命者明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
也王享國一句作推由說葢由其耄老荒忽車轍馬迹遍
天下財屈民勞無以爲計故以巳意裁度輕重作贖刑以
治四方使四方有罪者皆出贖以濟國用看來刷本紀云
穆王即位春秋巳五十享國百年從生年而數耄即老期
耄字當屬上句荒字註訓爲忽又爲大當從後註帶下度
字講荒度以大加裁度言謂延遊既倦而悔心生雖耄老
之年猶上遡唐虞下及來世荒遠而遍度之作爲五等之
贖刑以詰治四方意在詰亂而以罰贖寬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
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
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
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
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
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下皆呂侯傳王命訓刑稱述古事故曰古訓自此至無
世在下舉苗民淫刑之可戒自乃命重黎至配享在下舉
帝舜德刑之可法皆古訓訓非必古語謂古人所垂法戒
固昭然也首舉蚩尤引起苗民不重蚩尤上始字重看見
上世敦龐結繩可治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黃帝誅之蚩尤
以前未有以兵亂天下者亂莫甚于寇賊蚩尤實以侵略

先尊之故曰始遡小民犯法之始非紀先王作刑之始也作亂泛指暴亂非即寇賊姦宄罔不以下指平民言看來鴟義二字猶言凶德是形容寇賊情狀以鴟張為義而入于奸宄以奪攘為事而至于矯虔蓋寇賊是總名其為寇賊于國都之外曰姦為寇賊于國都之內曰宄所謂鴟張者鴟乃惡鳥張其惡也猶唐書云驍勇莫敵是跋扈言强梁妄托上命而堅固為邪惡曰矯虔此皆亂之延及平民者而蚩尤實始之承其後者罕免乘風扇虐乎穆王蓋推禍亂之端以見上古不得已而用刑也

正義曰史記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

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記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代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楚語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鄭玄云學蚩尤為此者

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黃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鄭玄曰盜賊狀如鴟梟鴟梟陰類晝伏倒物而動得時則張情狀異他鳥以比盜賊故尊名狀○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

此言苗民襲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此節將說以勿用靈是虐民之本制以刑二句制刑也殺戮無辜用刑也爰始句又是制刑與制于刑二句相應越茲二句又是用刑與殺戮句應看來此節一滚相推下苗民三苗之民雖君其國而非受天子之命故曰民弗用靈制以刑言不用

德而用刑也此二句虛惟作二句是弗用靈二句之實爰始二句又惟作二句之實弗用靈靈字下得最好人心惟此靈耳無限好生之德總惟此靈發出來弗用靈而專制以刑則肆為虐矣故緊接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曰五虐者五刑乃古有虐用之者實自苗起故曰作非制作之作乃作為作用之作與本節用字為字同曰法者非正法而謂法如援條例以作威是乃苗民託言于法見有所受以恣其殺戮耳故繼之以爰始淫為等句爰始云者意在殺戮于是始過用劓刵椓黥四等肉刑以為等閒之法亦均于致之死耳始淫刑自此始殺戮大辟也上敘大辟而下敘

四刑互文耳、合來所謂五虐之刑越兹三字指劓刵椓黥
四刑于兹有附麗者卽加刑之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并
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不是宜劓者制之以刵宜椓者制
之以黥盖犯在本科者卽不分誤犯故犯惟知加之以法
而曾不原之以情也差擇也有辭卽無辜對獄有罪者無
辭無罪者有辭有辭則直無辭乃屈也苗民斷獄一皆舉
之無差别有直辭者也并制兼有罪無罪皆在有辭專指
無罪者、

正義曰鄭玄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
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

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
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
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
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殺戮大辟也劓刵皆劓辟
不言剕辟者包于劓宫也椓宫辟黥黥辟

承上虐刑來言苗民之惡及于民而遂至聞于天蓋深著
其惡之極也民興至詛盟雖主惡染于民說虐威至惟腥
雖主惡聞于天說實一步進一步推去天民原不平說民
與胥漸四句甚言民之亂狀民興八字作一句泯泯則罔
覺棼棼則不寧罔中二句卽泯泯棼棼之實蓋并制罔辭

苗民不分善惡而刑之民生其閒相漸染之久習見夫善
惡皆得罪莫知所以致刑之由泯泯而昏矣爲惡不可爲
善亦不可莫求其所以避刑之道棼棼而亂矣罔中于信
就惡染于人小民自相與說蓋治世公道昭明人皆以信
爲主則無詛盟之事惟三苗暴虐善惡不分小民方興漸
染皆亂相與無復由中之信但以反覆詛呪盟誓爲信此
民所以祭非其鬼日趨于誕妄也詛背相呪盟而相要詛
盟內伏要質鬼神地天相通意蓋相伺而敵侻矣甚言民
之亂狀見得民意潰敗如此而苗民方虐政作威其虐威
之所已加而衆被殺戮者方以其無辜之冤告聞于天而

上帝因監視之但見苗民無馨香德其所發聞者惟刑戮
腥穢而已須知生民有欲漸之以靈則信而不爭。漸之以
虐則爭而不信信者民之本心咻其本心勢不得不尋于
詛盟勢不得不尋于威戮庶戮無辜之民此庶戮者天之。
明民所在庶戮所告卽帝之所監方告方方而告見民皆
怨咨之意亦承詛盟言告字正起發聞字形于聲嗟窮之
反也動于氣臭惡之熱也馨陽也腥穢陰也弗用靈故無
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二民字異民與民字指小民
監民民字指苗君、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illegible]
致焉詛祝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
用以質邦國之劑信○韓詩云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
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
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左傳注云盟
以禍福之言相要○陳祥道曰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
繫于盟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耳
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
皇帝節蓋結言苗民淫刑得禍事案起舜撥亂致治張本
不重舜上首句須承上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先點天矜民

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庶戮之力不能報苗天固欲有
以報之也皇帝于是報虐以威戮庶者不除不足以謝庶
戮彼以虐施此以威報爲民而報也遏絕二句正報虐以
威處正以矜庶戮也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苗民
爲惡又無次賢者故遂滅之三苗世有其國舜竄三苗分
北其黨不復置君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下字從上節告無
辜于上上字生來可見虐民無不報之佐淫刑有好還之
應用刑者柰何弗戒
乃命六節總言虞舜用刑之可法大意苗虐與虞祥相對
惟苗民罔視于刑之中故至于上帝不蠲無世在下惟[illegible]
虞君臣明于刑之中故至于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可見不
苗淫刑以虐民而虐民還以致禍虞廷敬刑以安民而民
安民以致祥起下當監德意○述帝撥亂急務在屏神道
而修人道蓋重棐常上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至惑鬼神
亂祀典地天通即反覆詛盟一套事苗民并制無罪民因
無所控訴不顧當祭不當祭只圖求福禳禍以故地天亦
通行而祭矣故命重黎亟修明祀典禁絕非分之祭使小
民不得通行祭天地之禮也地天非以地爲民天爲神照
註尊卑上下各有分限意看蓋地天實包神祇在內祭各
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天地則祭天不得通行地

諸侯然後祭山川則祭地不得通行也與凡在天之神在
地之祇皆然俾嚴幽明之分就地天句生出言幽明之分
各有尊卑其祭各因其分也地天通則感應之心甚勝渺
淫實昧之間常若有降灾降祥之感格既正祀典使人不
得亂祭則人無徼求鬼神之心感格之說自然屏息矣曰
罔有可見前此豈眞有降格人爲之耳迨帝使重黎絕其
通行祀典人不狂惑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此固正
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爲善者反不幸爲惡者多苟免
而鰥寡屈抑無所告訴則民情不伸不能不詛呪于神卽
欲正瀆祀以息降格之說不可得者故明明棐常又是絕

地天道之本乃命字雖帶重黎然意却貫下群后之逮在
下明明亦承皇帝德意而然又進重黎一步言是時有虞
舜爲之主故諸侯與其臣下長民者無不以棐常爲心究
竟則禮樂刑政皆棐常之具下文三后之功皐陶之刑皆
棐常也但此處群后之逮在下似未指三后等此處棐常
只可大槩說常道雖不出五典然此處常字實對怪誕言
在天地爲不毀之常經在斯道爲不毀之常心然非有世
道之責者時提撕以輔之則易爲邪說誨蝕而不明明明
若精白一心公好公惡之謂蓋當苗民時于人之循常道
與背常道者一槩入刑人心不知有典常而常道幾于廢

墜至此循常道者爲善則保安之背常道者爲惡則懲治
之公好惡于賞罰勸相斯民必歸典常之內使廢者復立
墜者復興得福必善民得禍必惡民雖勢力單弱之甚如
鰥寡者亦得自達于公道昭明之世無有爲善而反得禍
至蓋蔽于下不能自伸者也況乎民乎無蓋單指善必得
福言則惡必得禍自在言外然亦非上人爲之伸乃鰥寡
之情自伸也蓋當威戮遭無辜之時鰥寡之遭無辜又不
待言而何有于能伸其情惟是帝舜究極根源從正人心
明常道以保安之力是世道清明豈但威戮不遭無辜鰥
寡亦無蓋矣蓋甚幸之詞鰥寡無蓋纔完棐常之能事鰥

寡句只承棐常來人心反邪歸正又在無蓋下補出民既
曉然知禍福所自又何至無所控訴而聽命于神所謂經
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是已絕地天通庶其易乎所以爲
正人心之本也通節對苗民言重在撥亂若正人心工夫
自有伯夷降典在

一云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
神本無通于民與之皆自下故曰絕地天通張洞齋曰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
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
在地之民如此則人要求鬼神之心亦自斷絕而降格

之說亦自屏息矣觀蔡及小註則絕地天通有兩說前
說主呂氏而後說主國語也細玩傳意蓋爲呂氏之說
尚未分析地天明白故復引國語以訓天地二字則傳
所主在後一說矣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解之者曰司天
治曆明時之類屬神明祭祀以聯屬之也司地度地居
民之類屬民明政教以聯屬之也據此則是重黎二官
一主天而絕去那地之通于天謂不與地之事干涉也
一主地而絕去那天之通于地謂不與天之事干涉也
此說雖有理然司地之事豈不重下文棐常乎與前說
俱未安○圜丘樂圜云大司樂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

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天宮黃鍾與無射合無射上生仲呂與地林鍾同位林鍾與蕤賓合但仲呂林鍾同在南故同位然天尊地卑嫌其同位而不用也仲呂上生黃鍾角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亦以嫌而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爲徵太蔟上生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羽祭天四聲足矣○方丘樂闕云大司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矣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爲角下生南呂南呂爲羽是

先生後用也南呂生姑洗姑洗爲徵後生先用也祭地四聲足矣○張橫渠曰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聚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又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游氣紛擾合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

天地之大義又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又曰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上是承苗之亂而正人心此是反苗之道以除民害皆一時事言帝用德爲治也群臣能通下情帝猶慮其不盡通也乃黜其聰明知慮而以清明之衷體察天下之疴癢若參一毫意見則有不能盡徹之情矣鰥寡有辭于苗故苗民無辭于罰苗之罪不過以察爲明以虐爲威耳帝反之

而一以德化德之森嚴處爲威德之昭瑩處爲明威明總是一德見帝于淸問之餘齋完至淸心胍而天下之畏在此明亦在此想帝當時只自修其德何嘗顯震懾威稜乃帝自沛其寬簡民頓覺爲威稜似乎協中刑後即屋漏禀誅不畏帝德而畏此不可欺之眞帝又何嘗求旁燭精明乃帝自任其澄湛民倏領爲精明似乎浚濯略疎便獨知莫遁不明帝德而明此不可昧之理惟之云者乃民心自爲之威明全是不識不知了三句總就後人想像斯時覺另有這段光景非帝特意懲苗○胸中絕無塵累故曰淸問非專問苗之罪乃泛問民間利病問必及于下民民間

利病惟下民見得親切也惟鰥寡能無蓋故得以自伸其情而聲苗之過。此與上文俱舉極微者言之、包平民在內、非謂平民有蓋無辭于苗也。有辭內要用聲苗以虐以察意。問民之隱、正欲以反苗之道。德威德明、重兩德字、要貼反苗虐察之道上看。威以政令言、曰德威、見不以虐爲威也。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惟畏則下皆遵道、無復棼棼而亂者矣。明以教化言、曰德明、見不以察爲明也。德不待察而明、故民無不明、惟明則下皆知方、無復泯泯而昏者矣。德威只德便是威、不是刑罰、如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德明是以德照臨天下、而開悟自新也。看來舜文德誕敷

已久、四海淪洽已深、其德威、德明、豈因反苗之道而然耶、抑舜俟鰥寡之有辭而然。況傳言帝反其道、猶言與苗不同。且原不重非謂矯反其弊也。疑是清問二句上二節、上一節重、而下二句正結上二節。看德威惟畏、應報虐以威說。將之誕敷文德、而有苗來格、正是德威惟畏也。德明惟明、應明明棐常說。棐常正是德明。而曰無蓋、則其惟明可知矣。須有辭內、即貫威虐詛盟二意來說。清問即明目達聰之事、但當時只有三苗肆虐、故只鰥寡有辭于苗。而鰥知之、惻然有儆其文命之未周、而隱然抱痛者、故即竄苗而德畏惟畏、德明惟明。帝心初亦不知德之可畏可明。對苗言、若與之反耳。註意見一層。威明都從清字生。清字此上節明字有別。明主明白、以群后之精神言。清主清徹、以帝心之空洞言。惟字有過化存神意。蓋此是舜以德迎治于上、即後穆穆在上者也。俱要在德上看出來、斷不可就刑上說。

乃命節、正德威德明所在。三后承德威德明之化原、而廣惟畏惟明之實事、故總曰恤民。恤者、不必民之失所、聖人視民如傷、常有一段憂恩而思致其功。先憂則功成、故曰恤功。上言群后明明棐常、未說棐之之事、此下二節正其實。乃命二字、因上不露舜命、故揭明于此、以見群后之棐

常、乃承舜命而然、非承上之辭。舜憂邪說、水患、阻饑之病民、乃命三后同致憂民之功于民。伯夷三段、俱以承命言道、以首段作主、下二段不過見禮義生于富足、故推原之耳。恤民心未正、乃命伯夷承典禮之命、從久昏之後、降布天地人之三典、使知尊卑有等、不得妄祭、以折絕禁遏民之邪妄、不惑妖誕。于降典之時、恐懼民若不率典、刑即及之、乃折斷民悖典之路、惟禀以刑、以命令言、不主刑說。折民正降典處。只是欲民歸禮上、便是群刑伏案、即後所謂播刑之迪。要知前命重黎以正人心、乃一時革亂之急務。此命伯夷者、是虞廷致治之大法。正人心、以禮爲急也。恤

民居未奠乃命禹承司空之命以平水土凡山川之瀕爲
高大者則表之以爲主而界限民居之封域奠定民居
上非謂民居依于山川也恤民生未厚乃命稷承田正之
命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以豐殖其嘉穀使民不艱食見
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食也傳農訓厚與農用八政農字
同典爲天叙自直在平成先播種粒食自應在平成後敍
次第如斯折字主字農字見三后致意于民有加無已成
功乃成帝之恤也即上三者推廣說在三后身上看三后
成功各指一事殷字合三件看治世之民宛然全盛不止
富庶而已恤功于民憂民心憂民居憂民生而命三后以

致其功也至三后成功則與禮以修水土以平稼穡以興
矣惟殷是多意要與旂刑殺之民相反道德一而風俗同
幹止第而衣食足無傷天于威虐者也所謂惟畏惟明如
此即後所謂明明在下要知惟殷于民見帝命深致其恤
者總此不殷阜之恤三后之成恤功者惟無不殷阜之民
此總說皇帝一段厚民實意自不容以刑廢了○帝躬以
德爲治矣猶未也乃命三后致憂民之功焉憂民心未正
有土不得而居有粟不得而食也先命伯夷降示天地人
神三禮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則法于以折
民妖衰僭瀆之心示以出乎禮必入乎刑有不可易者焉

民由而安于禮止邪于不可犯焉降典矣而晉豢用備之
民其若從邪于是憂民居未定命禹平水土以與殖械之
居高山大川表之爲州鎮焉憂民食未足命稷降播種之
法秩秩功以郡農物土宜以徇事厚殖嘉穀而民之大命
得以有相焉帝責成三后如此由是伯夷成勑典之功民
心正矣而禹亦以成治水之功而民居寧稷亦以成其播
種之功而民食裕益民之殷盛庶于是乎生而敦龐純固
亦于是乎成舜之憂可釋矣

農種也左傳言庶人力于農穡杜預曰種曰農斂曰穡

殖生長也

士制刑實與三后並命另揭言者何章指所在是賓主之
詞非成功民殷方制刑也通節以教祗德爲主此三字正
與非常二字相應舜本意只是要教民祗德第非刑無以
弼之故不得已而制于刑之中所以教民自敬其德使擇
心于明畏耳○既說折民又言教德甚之刑就是皐之刑
皐之德就是夷之禮但一禁未然一禁已然與上節乎層
教祗德正是制百姓所在刑教合一不可分拼剖之乃以
教之制即哉制之制刑之輕重得中全在此字祗德二字
斷看傳押其心勸入德字民惟心無所攝而不知畏救不
敬其德而自越于禮法之外皐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教之

放德也祇德以畏爲惡非爲善而歸于常道言重教以祇
其德。不重教德。刑之中處即德也制有橋而不放之意即
祇也自上制之曰中自下祇之曰德中即民彝即祇德此
不過托名于刑謂刑中耳若謂刑去弼教輔德便失之矣
此心歛入于德曰祇德這個祇德虧這毫不差爽之刑迫
發出來以字喫緊刑不中未有能教者後面許多中字本
此尚未及德刑合一斷案
此結上三節來穆穆是狀德威德明氣象明明是狀恤功
成功氣象四方勤德即結上惟畏惟明惟殷明刑棐彝即
結上制中教祇德迺節只重故乃二字仰體穆穆之思協

贊明明之治擴揚四方勤德之輝故曰刑罰精華上只乎
叙虞廷君臣事未說刑之當後于德至此方合論之見士
師之制非可與德教並施也由虞廷觀之德威德明舜既
穆穆于上恤功成功臣又明明于下四方勤于德矣到此
田地方可制刑故乃使士師制百姓于刑之中而率治于
民輔其常性焉蓋使民未勤德則上失其道雖得其情猶
爲不教而殺刑未可制也惟穆穆明明而四方勤德當此
之後而制刑則勤德之民視章程而自脅刑罰雖設可以
懸而不用矣故可制刑以此見刑者輔治之具而非所以
爲治也○時說云即此論之德威德明有穆穆在上之君

恤功成功有明明在下之臣上下同德灼然昭著于四方
四方之民無不惟德之勤而鼓舞之不容已者惟其德之
所感如此故士師乃明于刑之中率此以治其或未化之
民而輔其常性凡此贊穆穆明明之所不及耳德刑豈有
二哉看來如此挑故乃二字則罔不二字如何發落須云
穆穆節從上數節中想像摹寫出當時先德緩刑之意穆
穆二句乃即上文之事而形容之總是極狀無爲氣象自
舜德而觀見惟畏惟明在舜則歛德威于不事直如於穆
之命運而不已德不可名但見穆穆以端拱而已君之德
容可想也故曰穆穆在上自三后成功而觀見爲降爲平

爲播在三后則歛成功于不居直如五行之更錯而代明
德不可見但見精白以揚休明明而已臣之德容可想也
故曰明明在下須知穆穆是恭已氣象明明是宣力氣象
皆在德上說傳容字勿泥灼于四方指君臣合德如此言
至德鬱著光燦彪彰況君相精神相得益發靈明徹極山
河大地盡歸一朗便是光明世界誠之不可揜也這四方
指四方之民罔不惟德之勤即緊接此四方說德之勤即
就民心鼓舞言下觀之化從欲風動精神無怠而惟畏惟
明惟殷遍爲爾德之歸者在四方也灼者德之光勤者德
之延上灼則民勤一德所孚自不可已德至矣無可加矣

民之敘德亦盡矣無遺化矣若民未勸德則君臣猶未
勤方且自修之不暇何暇明刑惟四方罔不惟勤上始明
刑以乂民則民知上不重刑刑即其德而刑始可以言此
否則豈特制之無本抑亦用非其時即此便已不中尚待
淫刑亂罰乎玩故乃率乂語脉正與罔不惟德相應言四
方皆勤德故乃明刑率乂耳夫教民方期遠刑此反率民
于刑以棐彝可見棐非弼教亦非不率而後刑之說把此
刑勢來斯民刑皆德也所謂精華也不曰輔治而曰率乂
治即在此矣言循此法以治民如科之以不孝不弟之刑
以驅入于孝弟即所以棐彝也使民觸目惕心而于率來

不失耳故乃二字在君臣心體說全是不著迹語惟其如
此故乃如此不然棐字先無著落且不暇言及刑矣刑亦
非虐民惡設也渾厚精明之至有不可不飭之精神光輝
尚飭之將有不容不嚴之軌范乃是德機到此不可無此
一段振飭之氣耳明于刑之中即上制于刑之中棐彝即
上教德上言制而此言明明即在制之時也要得總申上
三節語意

陳新安曰舜不輕于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褻瀆之
禮次有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稷興民
利夫然後始命皐陶以刑且本之以滅明之德繼勸民

以祗德勤德刑之本必主于德而刑之用必合于中總
　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
不可言人心既正又慮民害未盡去也故復清問下民只
是一面去正人心一面去清問便是上曰明明棐常下又
云率乂棐彝棐彝即常也無先後兩輔常道之理可見鰥寡
無蓋惟威惟明惟殷于民以教祗德罔不惟德之勤等皆
非逐節幹的其各係于行事之下者乃因其次第而各著
其成功後則總之曰罔不惟德之勤其實一時事也穆穆
在上節刑之用後于德而有以輔乎德未見他明刑工夫
下又推言其明刑工夫有以合天處蓋公所以爲中也明

刑之中即是敬忌克天德作元命即是穆穆明明灼于四
方總是有虞明刑之治要之典獄至在身只明于刑之中
一句便盡了工夫只在敬忌二字敬忌主用刑之心言正
明之實用力處無擇言而克天德正是中曰作元命而配
享在下則率乂棐彝可知總是上面士師用刑輔治意○
通節推用刑之極典獄非專主皐陶只推開說以虞廷之
穆穆明明義至有威嘗可徇就其率乂棐彝而推之則知
法不當施即微民無濫法不可廢雖威富不佰訖者法意
適當不爲此加輕亦不爲此加重一未訖即不敬忌訖斷
絕也只要威富俱絕就此便掃清慮念可與天通不必添

一法字如上文則不爲威富奪下文則不以官反疵尼在
矜疑可赦無一不盡赦之故云訖也訖處不重入罪單重
出罪意或云曰非曰惟以見其必訖抑揚互証之詞不必
以富之誘人甚于威之撓法看亦好訖威訖富見本原處
徹處敬忌本兩訖來不虛則不能愼也敬則善心生忌則
惡念滅敬忌俱在用刑上見有所不忽愼刑之心恐苛察
殘民曰敬有所不敢畏刑之心恐誤斷不可復續曰忌敬
忌之至如此則刑曰義刑殺曰義殺無可憾于獄故無擇
言于身非必狥私難于言卽刑當其罪而試想伏念之情
言舍不可言取不可此心戚戚有不容不擇者此則敬忌

之至無媿巳心亦無憾人心所言輕于法無虧所言重于
人無殘卽未嘗矜喜樂道自不必擇而後言也罔有擇言
指敬忌說而在威富意亦有凡身之所行皆可言之于口
所謂罔有擇言在身者與單言口無擇言者不同惟克句
緊帶上句說不能合天德卽不可對人言無擇言處正其
克天德處通節貫語只在惟克天德一句用刑人也敬忌
之至言不待擇則其德天也蓋無擇言雖在身而其原則
在心所謂德也從天而出不參一毫私意所謂天德也克
字有天能而非人能之意自作元命二句又推惟克天德
之境地時說云德曰天德則我之所有卽天之所生我之

所刑卽天之所殺人之元命自我作而造之自天工人代
言謂天作自至公無私言謂自作位雖殊心則一眞有仰
當而無愧者故曰配享在下自作句帶起下句猶云生殺
自我而仰當天心也謂生死不在我者以其一聽于法也
謂元命我作而天我配者以制法之權衡出于我也惟其
不以巳與之故以其權予之而何弗敵之有時說盡謂元
命元卽元亨利貞之元天以生物爲心不但長育爲元卽
有時而肅殺亦元也故天命曰元命到得惟克天德此全
是一段生物之心豈但善者生之是培物之元命卽惡者
殺之亦爲培于覆之元命也如此說元命仍只說得元字

硬殺了不曾說得貞下起元元字須知若說當生者生當
殺者殺便爲作元命一後世執律斷罪之俗吏耳何必上
遡虞廷此等學術便開萬世無限殺機不知自作元命全
本帝舜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上說蓋上文推
論虞刑之蔚其極功與天爲一做有次第本欲說虞廷以
刑教德却不從教德說起乃先說三后恤功成功而後方
以刑教德本欲說虞廷以刑棐彝却又不從棐彝說起又
先說君臣祗德勤德而後方以刑棐彝夫如此教德如此
棐彝則亦可日勸自懲矣然猶典獄者心存敬忌則是滿
腔皆不忍直至身罔擇言則是透體皆惻隱在我無心之

好惡。一上天春生秋殺之權栽培傾覆之理故曰惟克天
德。然此生殺栽傾又豈此固物付物乃全是一團生生不
息之仁而造化在由我立故又曰自作元命元命較天德
更深、蓋天地大德曰生我實能之故曰惟克欽恤中全活
甚衆黙行德意即復見天心。乾元大生之命生者生之殺
者亦生之若于洪爐造命內再鼓一洪爐全在死中求活
將頹之命自我復殖所謂作也作不但質諸天而無媿乃
天之生而不能使不戕者我實贊其所不及使我心天心
兩相當處曰配享此以用刑言非主典獄之身言仰合天
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心、如所謂克享天心惟字自

字都要看曰惟見人即是天曰自見天即是人故配享猶
分天人傳竟云與天為一下者對上之稱作命便是配天
惟有天德者能之下文惟作天牧根惟克天德來夫用刑
而今與天合一則贊穆穆輔明明灼者且益昭矣勤德者
且益勵矣如是其棐民彝後世典獄者所當法也○明明
乂民棐彝制則訓然當時典獄士師真能盡職天下獨威
富兩途最足移人第威之刦剛氣可震即訖之猶易富之
暗汆情難决則訖之實難而處之官非惟訖于威又惟訖
于富焉誠以民情至隱吾一念忽即有含冤之夫何可無
敬敬者慎刑之至而察之必盡其心也又以民命至重丟

一念退即有羅織之慘何可無忌忌者畏刑之至而施之
惟恐不當也敬忌之至則身所用之刑固無一不可盟之
心、亦無一不可對人言者又何威富之有不訖乎夫天高
在上而難與配享者以天有至公之德能作天下人之大
命也惟典獄者至于罔有擇言在身而在身之德即能其
在天之德同一至公而無私也則是生人之元命不作于
天而作于我天以德而作大命于上我亦以乾元好生之
天德作大命于下固配而有合享而克當者益身無擇言
則俯固不作于人而仰亦何愧于天也哉
孔叢曰枚産問子順曰臣聞于財則猗頓善殖貨欲學

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
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
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于是乃適西
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
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
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産曰亦將問之于
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
之術也○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
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
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

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黃葵陽曰獄者民之司命不妄殺一人則爲生人延壽脉之源故曰作命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

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承上涇辭二意呼典獄者以示監懲監伯夷即爲慰曰勸懲苗民即爲戒不勤戒不勤威貨其大也慰曰勤敬忌其要也以此逆天命即以此作元命以此成三德即以此克天德則我司政典獄與有虞配享在下者何異故後徵刑節亦曰有德惟刑作配在下○上旣叙有苗用刑之失虞廷用刑之善此統告諸侯欲其以有虞爲法以有苗爲戒也作天牧句作冒見得責任重大不可不知監懲意令得何監以下一呼一應全是醒動天牧處播刑之廸者伯夷當降典之時布刑罰于命令使民知所趨避此以禮開民而使之不入刑能爲天牧民者非所當監乎若苗民不察于獄辭之麗旣失其用刑之旨及其用刑又不擇吉人以觀其中乃至威富兩軋亂罰無辜以用殄厥世此不能爲天牧民者非所當懲乎一監一懲而天牧之責盡矣○典獄至于克天德作元命此寗復人間職掌直宛作天牧益醇其用于牧且尊其柄于天故即以典獄爲天牧刑以齊民而曰天牧猶立政言庶獄之牧夫天牧二字重看牧養也養不是教養之養即率乂裴蘂之事對刑而言故曰

牧天之愛民甚矣何不別爲引悟之寄而必于典獄寄天牧豈非謂鞠人育人之道不出戕人殺人之中以此思天心當有惻然見其愛育之真者爾諸侯非爲天牧養斯民乎旣曰牧如何淫刑若伯夷之廸乃牧也非刑也故可監若苗民之亂是刑也非牧也故可懲監懲相對不平重在懲一邊略于監而詳于懲對當時言必先戒之而後可以議法也當伯夷降典時即頒布刑以啓廸斯民即前所謂折民惟刑者蓋出禮則入刑播示入刑之路刑之廸謂禮也禮以啓廸于刑之先人心儆省處即爲開悟之端故謂降典爲播刑之廸勿作弼教之廸說恐碍皐陶夷之播即

士之制者臯陶之刑主于制民故以不用爲用伯夷之刑
主于廸民故以用爲不用葢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教祗德
不待斈乂而先有以棐民彝舍臯陶言伯夷便知刑但可
揺廻而不可用矣故曰拔本之論以伯夷當監起苗當懲
耳情與獄辭相附曰麗苗但知麗刑而不察獄麗不問其
辭與罰之相應也舊將此句對罔擇二句以惟時二字承
人法並失平看又將庶威奪貨句主失出一邊斷制五刑
二句主失入一邊看如云惟時苗民惟倚勢作威而不察
辭與罰之相應是察獄不得其情矣又不擇吉人覲于五
刑輕重之中是任獄又不得其人矣人法俱弊如此惟是

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有非當辭斷制五刑亂罰
無罪辟非當辟故上帝不蠲貸而降咎于苗苗民無所辭
于罰而遂殄滅其世近云苗民但知麗刑而不察獄麗是
虐刑之根至所用之匪人乃所以濟其虐也罔擇與惟時
相應言不用吉人而用屈于庶威奪于貨賄之人斷制五
刑以亂加無罪則非天牧民之意其爲上帝所絕不亦宜
乎如此直下殊勝舊說匪察于獄之麗所謂麗刑并制罔
差有辭是覩五刑之中從明于刑之中中來明字深覩字
淺庶威奪貨旁出曰厎衆亦曰庶註所謂亂也與訖于威
訖于富厎斷制五刑以亂無辜與制百姓率乂反亂無辜

即指殺戮無辜并制罔差言上帝不蠲即刑發聞惟腥是
不能如虞廷既享在下也傳訓蠲爲貸乃蠲免之蠲遏苗
本絶其言上帝者奉天討耳無辭于罰猶無辭可解之謂
緜來有辭于苗對苗無辭于罰由絕世即無世在下此苗
不能爲天牧諸侯當懲也能知監懲斯無忝天牧申前若
古有訓以下意

經文他處言罰罰即是刑惟呂刑以罰爲贖然亦有指
罰爲刑者如此節苗民無辭于罰後文永畏惟罰天罰
不極三罰字仍刑罰也除却三字餘皆指贖鍰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

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
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永

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通節日勤爲主而敬字皆勤之
心中因上有監有懲故此以勤不勤兩端說罔不由慰日
勤此句重在勤前罔不惟德之勤勤字來勤是勤德非勤
于明刑也由慰二句相形勤則無失而心安不勤則雖戒
而無及總見當勤天齊三句一串不以天人平看一日日
字正對日勤日字今日有罪即刑明日無罪即已耳天命

即俾我一日之命、敬逆二句虛、下四句一戒一勉、正敬天奉君處、從天乃所以從君、故奉一人不在徇其意、以爲刑在正在敬刑成德以逆天命也。至于敬天成德、則刑乃慶也。與也兆民邪家實永賴之、而安得不慰、此真祥刑也。○念之哉念字、謂以伯夷爲法、以苗爲戒也。念下文所云意亦在周道親親、故于王族特加詳焉。伯父伯兄是尊于已者、幼子童孫是卑于已者、伯仲叔季三平、皆弟行、言與命一般、在君爲言、在臣爲命、合于至理曰格、下即格命照惟德之勤有明刑祇德抑令爾日勤日勤非有加于上之敬忌妙全在日字。人非殘忍之甚者、一日之勤或亦有之。自非

克天德者一日不勤或亦有之。故難在日勤。勤曰日勤。則服念五六日至于何時以求生道。無非勤之之日。便可該罔不罔或之意。在內罔不省見非一事。盡心即可塞責也。勤字着用工夫說。當決訟聽獄之時。揭聰明畢知慮也。慰只以得情爲慰。令人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自寬則曰慰。擬刑與民惻然若剝無可奈何。只得將日勤聊自寬解耳。尚可容戒乎。曰慰但求無憾。非便快心。職舉刑當較隔一層勤心戒心亦不相遠。一是事前勤。一是事後勤。蓋勤者無息不戒。而戒則有息不勤。罔或戒非以悔爲不善。是勤之切。雖不如是亦未安也。戒者共[illegible]事之失。亦是好處。但只

爲不勤後戒、不幾以人命嘗試乎。須是無不勤可戒、始得由慰、勤曰日勤、見敬忌一念不可一息不運、或字正與日字相關、日勤中或有不勤便不可也。天齊四句推當勤之故、凡獄辭審固須多時、決斷只在一旦、這一旦就是天意所在、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齊如齊之以刑之齊、俾我我字非泛言、即奉我一人我字、一日是指斷刑之一日、言此日所係之重、必其俾我者、始爲我之日、而俾我者一日也、非可暫不可常之說、惟民血氣心知日乘參差之途、纔假此整齊一局、既齊便了、只不過予我以一日討罪之用則安知不勤之日非天齊之日乎。此日以前欲我服念。非

我殄戮之日。此日以後欲我哀矜非我僇艾之日。則俾我爲一日之用正惕我以日日之勤者也。謂之天齊是亂而後治之也。如未見亂形而先滋彰其法令。如已息亂萌。而猶擬切其科條則欲以戢亂反生亂矣。況可今日不勤而明日戒也。蓋不過偶一日用之爲棐彝祇德之助。但當依人情而不可徇主心或過當宥或故當辟。皆隨人犯不敢少差。惟與人合便與天符。乃法官不能隨人所犯。只緣迎合君心一念恢了事。故敢逆天命一人意旨決不可私奉。未有天命不逆一人可奉者。如只輕徇畏休正不是能奉。不以非終何爲天齊二句之實。只宜相連下言刑出于

天如此則一辟一宥豈可以己意叅之凡人犯罪有出于非終過誤當宥非終于此者有出于惟終故意當辟乃終于此者曰在人見辟宥在人不在我我雖有辟人宥人之權自做主不得也天齊于民俾我一日可見這件事體原是天與民兩下自有箇交涉與我毫無所與我不過代天行事而已惟天俾我一日所以我不可一日不勤以我曰曰承天一日故云爾尚敬逆云云天命即俾我在人之命逆有逆合之意承天治民者予一人之心當敬迎上天之意奉順我一人可焉敬字即勤字敬逆敬字貫下奉字奉非徒奉承不違要合勿畏勿休講辟者可畏之事勿畏着

非終一邊宥者休美之事勿休着惟終一邊如云罪而非終可宥也我雖以為當辟爾無狥我私怒而遽辟之且徐視其理而勿辟焉罪而惟終可辟也我雖以為當宥爾無狥我私喜而遽宥之且姑酌其宜而勿宥焉謂之勿者務求其當非君可而可亦非君可而否也並舉辟宥重來生一邊惟字緊承勿字不辟宥而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則勤非勤刑勤于德也正是日勤處將說云成三德民之犯法者當辟而辟以成剛德當宥而宥以成柔德民之不犯法者不枉入而辟宥皆無所加以成正直之德與洪範同若說民化于善刑措不用乃為正直之德則是剛柔之效而

非三德之謂矣看來三德之為刑以剛柔惟正直者只觧所當辟宥所當宥何以為德惟借辟宥之剛柔使天下盡出于刑而歸正直方是成德須知合剛柔正直為三不可分。開。三德中作威作福豈無辟宥惟皇極之世刑從德流可言。德不可言。辟宥故明刑輔德德猶在出入之間惟致功在德作用在刑必有通精意于德中者以字有力成有兼蘂工夫用刑極處亦歸于德所謂精華也聖世因德制刑後世以刑成德成三德是君道敬刑以成君德臣之事也有慶承三德來說賴賴之以生寧兼君民相安在內即裕乃民寧反刑看益長我王國是君有慶到有三德成就

時乃是一人之慶幸于是兆民無無辜被刑者而賴我慶矣天之齊民原欲民並生非欲民一死一或濫及即此一民失入有安有不安便非天齊民意矣故云兆民賴之君慶民賴便是安寧宗臣與國同休故以寧永期之總是勉其日勤不作效○王曰嗚呼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爾等有尊而為伯父伯兄仲叔者有卑而為季弟幼子童孫者不論尊卑長幼皆當儆聽我言我今庶幾有格至之命以告汝不可不聽也夫刑獄重事必當勤于敬忌反覆詳審務使刑當其罪而後其心可由以自慰若一有不勤則刑不當罪雖追悔亦何益之有爾無或少有不勤而至以

失刑爲戒也夫我謂爾等當勤者蓋以刑罰非可恃以爲
治乃天整齊亂民禁姦戢暴使我爲一日之用則非終之
者在人之當者一日之天矜也惟終之辟在人之當辟一
日之天討也爾庶幾敬迎上天之命以奉我一人我雖以
爲此人可威爾不可便依我而威之我雖以爲此人可舍
爾不可便依我而舍之惟競競致敬于五刑之中威所當
威舍所當舍使輕重各當以輔成我剛柔正直之三德此
是爾臭能日勤了豈但可以慰安汝心將使上無失刑下
不犯法我爲君者身享國家太平之慶爲百姓者仰賴君
上生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惟永于世世矣爾其深念之

哉

罔或戒不勤過在不勤而不在戒復之六三曰頻復厲
無咎程子曰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
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
在復也〇朱有錯黥了人者臺官劾其就人而起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
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〇五過
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〇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〇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
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
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
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〇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〇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
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
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

上備有并兩刑

此總告同姓異姓首節爲綱中七節爲目上呼典獄并告
同姓大意只說得當監當懲當戒當勉其實下手工夫尚
未指出故此遂根上日勤之意將虞廷祥刑列爲三項一
言擇人如上命伯夷降典命皐陶爲士即擇也一言敬刑
如上制刑教德明刑非彝即敬也一言度及如上非訖于
威惟訖于富即度也有虞之世由德說刑穆王之治由刑
說德要知祥刑所謂敬五刑以成三德即是安百姓意擇
人三句是用刑之道由此用之以求至于祥在有邦者心
裏說心心念念注于人刑[illegible]　[illegible]日勤意若上之擇

一息不在人雖在位惟良不得展上之敬一息不在刑雖五刑明允不無誤上之度一息不及雖刑釋大行不免濫故傳云不可不盡心○王曰吁凡爾有邦有土皆來聽我之命夫明刑足以非彝而安百姓乃是祥刑不是虐刑我今以此告爾然刑必何如而後為祥也在今爾以刑而安百姓何者為安民之所當擇非主刑之人乎何者為安民之所當敬非定罪之刑乎何者為安民之所當度非罪非已造為人所累者非度其當逮而後可逮之乎要辭曰何曰非相叫應曰何設為問辭以致其疑曰非設為答辭以致其決以明不可不盡心意正于此見其為安民見民未

易安也人不擇則酷吏進而民不得安蓋人以任事刑者民之死生係焉尤任之重不可不擇者反罔擇吉人看刑不敬則聽斷忽而民不得安蓋敬以成事刑之為事死不可復生斷不可復續尤事之大不可不敬者反罔察于獄有及不度則株連濫而不不得安蓋兩造具備其情萬狀所當度者罔多在辭所連引而日及者于罪人則或以多虛引黨可自明于典獄則或以不遺支黨冀免後責少不度焉即濫矣故當度以己之心勿惟人言所指者即逮之度以彼之情勿惟已心所疑者即逮之反亂罰無辜看擇人說用法之人說敬刑就我用法之心說度及方就人之

用法說人須擇吉刑期于無刑及主于弗逮累方與安百姓及祥刑相合擇字度字敬字俱句斷此是心口商量語正是最謹慎處有邦有土即司政典獄是但上以掌獄言此以民社言有邦謂諸侯有土則卿大夫有采邑者祥刑慈祥惻怛之刑與虐刑反然穆王之意實以罰贖之寛政為祥也須知此後所論與正律情真罪當者毫不相涉只重疑刑惟恐失入若一槩混說便非經旨

兩造六節總言何度非及前三節度于未及之先以有疑為主恐誤及後兩節度于將及之際以無疑為主恐濫及罰懲一節根度及言比罰之權全要無疑○度及將事之

辭也審克既事之辭也審與度無異但聽之未審則所及必差此即不謂之克故言度及又言審克閱實將事之辭也簡孚既事之辭也簡與閱亦無異但比之匪實則罰亦不服此即不謂之孚故言閱實又言簡孚蓋度及不盡審克而審克則指我能度及言之閱實亦不盡簡孚而簡孚則指人信閱實言之總此言亦不大遠統論則云度及審克析言則云閱實簡孚雖將事既事有殊而義則一也歷舉用刑之節自不出上文擇人敬刑度及中事要見民安刑祥意○此示以聽斷之法上二句是聽獄下六句是斷獄然斷即在聽時非兩事只重正于五罰上曰正于五刑

者爲罰而先之刑也曰正于五過者爲罰而及于過也下五刑之疑節正承前意而申之所以第四節專言罰第五節罰兼刑末又專以罰懲言若不重罰便昧側看之歎○兩造以原被言具備以詞證言同僚共聽曰師聽此皆明刑體式提過不重五辭簡孚二句起下之語若不簡不服則五辭之不簡孚可知兩造二句一直看彼此交惡而成爭有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可信矣兩造者皆至于庭也罪狀相反而成辭辭必有證一不備則不可據矣辭證皆在辭如文卷證是證佐有辭在而證不在有證在而辭不在皆不可問理證佐兩爭者皆有或兩皆須證佐則不可

缺上曰度及而此曰具備證不可以不備特不可以此而逮及無罪者耳故曰度大抵不當逮者不可援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人必與衆僚共聽者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故必參諸衆人之同五辭者所供有辭凡訟辭必有附麗于五刑中之一條者五等之辭非一人並犯五刑也五辭辭字指訟者之辭說雖是訟者之辭然其事屬在大辟裹面則是大辟一例之辭屬在墨劓剕宮裹面則是此四刑一例之辭故傳云麗于五刑之辭麗附也五辭簡孚六句只相推下去不重原情定罪重在疑上然疑字此處勿露不可以簡孚二字爲法之正不簡四句爲法之權分看五刑

曰不簡五罰曰不服何也五刑少有毫髮不合即當正于五罰五罰必十分冤枉法所不能辨然後正于過穆王意在罰下復嚴五過出入其意益明矣簡是核其實孚是無可疑簡孚是核實而無可疑指供詞與所服之詞相合而可信也辭即今之所爲供也核其實而無所疑者不能隱諱所招是實也正于五刑非便用五刑只以此情辭質正于刑看當于何等刑加之也然情辭不一豈能與律皆應乎若刑有定名而辭與刑參差不應則不當以刑斷之矣但質于五罰而許其贖五刑不簡指刑罰中之條例與供詞參差不合言謂求之五刑之中無合其罪之條則情罪

不合矣則質正于五罰之多寡而量處之罰固所以通乎刑矣然罰有定名而辭與罰又有參差不應者則又不宜以罰斷之矣質于五過而直赦之可也正質也置也不作活字眼看不簡與簡孚之簡不同不簡只言不相合也服即心服之服非不服供招之服上言不簡下言不服盖互言之正即情法相當之謂五刑不簡上要補其簡者固服之以刑矣五罰不服上要補其服者固加之以罰矣盖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聽斷之時在我之所當察與入之所當稽者不一故此言五辭簡孚下又言簡孚有衆盖辭雖簡孚

苟稽之于貌貌有不然其情立見情辭既異則質之刑[illegible]
自有差疑故云不簡不服蓋師聽即以稽貌稽貌即正刑
罰同時並舉原不分先後
五過一節承上五辭六句來總申兩造一節意宜緊跟正
于五過來疵獨言五過者舉出以見入也註雖出入人罪
然重在出從方與五過合蓋經文除却刑罰獨言五過便
知是專主故出言矣當正過而不正過不當正過而正過
皆謂之疵疵字指下官反等言官如聽訟上官主使出入
人罪是反如親故仇嫌應該廻避是內如婦人脅而免諸
國之類是貨如受財枉法是來如聽受囑托來干而致也

皆語云吾來望克是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罰之
是故入不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宥之是故出皆
疵也彼罹罪者爲犯法此羅罪者爲茂法犯法法在茂法
法亡故罪惟均其字指典獄者言惟均者惟典獄官與犯
人同坐此罪也惟審克可以免疵不曰克審而曰審克審
克二字相連看審彼所犯之情狀盡我力量之所能到而
若自覩自鏡者如審其有罪克入之審其無罪克宥之是
也審而不克猶弗審也自此以下其審克凡四見是喫緊
語傳雖云舉輕見重然五刑五罰原有在下節不可繳
此論處疑獄之法承上五辭簡孚六句言蓋上言擬斷之
法當如此此復申言者謂擬斷疑獄之際不可不致審也
首二句重兩個疑字兩赦字不同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
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免之矣因不簡不服之
疑而後有正罰正過之赦此非大經參勘必不能大發疑
情其關係甚重可不審克乎審克比上不同上兼出入此
專主出罪言審其可疑之端盡力以求赦之也赦固民之
所生也其可以不愼乎簡孚以下正所以審克之實惟恐
其疑而不蒙赦之意簡孚有衆與上五辭簡孚不同雖辭
証有據情實可信者衆與常情論之必謂五刑五罰可以
決矣然但曰有衆則尚有未信者存亦當以疑待之故雖

以辭聽之恐未敢以辭盡之也必以訊鞫作其言而因察
之于視聽氣色之間庶心在辭而情又在貌有兩不暇相
顧者曰惟貌有稽惟于是而有稽焉庶幾得其情乎曰有
稽者蓋于此有所參驗考合非專恃乎此也稽其貌或蠢
然無知則以有情不能自達而屈于辟者有之或憤然而
不平則以辭之巧証之强力不能勝而屈于辟者有之則
言不足稽也惟是悽慘之容由中達表而彼以心告我以
色鑑則疑從此起矣故雖簡孚有衆而在所必赦矣至于
無簡而又何聽焉簡者有不簡而不簡者可知也聽者有
不聽而不聽者可知也蓋稽聽只欲求其出既出矣又何

求之有蓋獄之色辭者必先以辭之簡核爲本若其辭實
律不相簡核即所謂五刑不簡五罰不服刑罰之疑者並
方于有中見無柰何于無中見有則固宜赦之刑而正之
罰罰而正之過也非惟貌不必稽而辭亦在所不聽不必
聽也蓋無簡者已合罪疑惟輕之例而又聽之不惟反惑
而一事推鞫求其無可入之罪者鮮矣便不得赦了無簡
句對簡孚二句看惟貌有稽蓋聽時求得其疑而赦之也
無簡不聽蓋聽時審得其疑而赦之也具嚴天威冒上三
句說再無工夫不宜着力專爲聽獄者立論具俱也夫有
實者色聽無實者則不聽豈故爲姑息人惟見威于我遂

愬三尺而誰何吾惟見威于天恍對律例皆帝懿是合貌
聽不聽一是未可赦而求赦一是可赦而直赦二者皆是
嚴敬乎天威而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以至于失入也此句
宜重看蓋簡孚者天心之所未絕無簡者天心之所樂全
民生所在天威所在具嚴天威即惟克天德意辭承上簡
不簡兩項然主意專在出罪惟恐涉私意故以天威言見
其大公至正初非以意見爲私出也稽貌非屈法以申恩
不聽非忽略而廢法當天心已窮之日而欲通其窮以復
見天心有念已慳而猶疑于不可測之謎者獄者在下聽
者在上其貌聽不聽天實臨之天之聰明不可誣也天之

明威不可玩也其于聽不聽之間自不敢有疑不赦者無
是則刑罰過三者其無失哉所謂審克者蓋如此五刑之
疑二句申上五辭簡孚六句簡孚有衆四句申上兩造具
備二句上先聽而後斷是順說此先斷而後聽是倒說上
節言五過此節言五刑五罰非互文也故出則于過切故
入則于刑罰切耳三節重重披剝專重矜疑視不用他稱
但引上下文互証可見上兩造四句不過起下疑刑疑罰
之端下簡孚四句又不過終上不簡不服之故稱爲五過
當赦惟恐故入而不度及者發故其審克之丁寧再至非
徒嚴以君罰又且嚴以天威然前說不簡後竟說無簡前

說師聽後竟說不聽亦可耶然須會矣○蓋自五刑之疑
而後有正罰之赦自五罰之疑而後有正過之赦赦出于
疑則雖欲不致其審克而有不可得者然疑亦難言矣五
辭簡孚可據者衆猶不能無疑也而于貌是稽冀得其情
而赦之焉至于無簡則情辭相左其疑可知直赦之而不
復聽焉若此者非以己意爲去取也具嚴上天之威而以
貌稽者責于未絕之天無簡者合于矜全之天尚何疑赦
之有不當哉

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
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又云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

麗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
大之比以成之又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
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按周禮小司寇以五
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
耳聽五曰目聽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
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
聽觀其耳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本
文貌字實該得氣色耳目

此正詳言五罰之法正度作刑以詰四方者刑三千條周
世已有至穆王始通爲罰贖之用耳比罰之椎全要無疑
墨辟宜赦一十五句不過鋪列得五刑之疑有赦一句墨
罰之屬一十一句又止發明得閱實其罪一句墨罰之屬
六句是推原其當閱實之由上下比罪五句又戒勉以所
閱實之事列五刑屬數之多正見比罪難于簡孚惟比罪
難于簡孚所以五罰皆當審克上刑一節審克之也既戒
其無僭勿用又勉以惟察惟法必閱實其罪眞當罰者斯
罰之也大曰閱實則夫閱而不實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亦
已昭然矣此蓋不論罰直論宥也○墨辟疑赦至之屬三
千専指疑赦之罰墨辟五段是五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
至三千是五罰之科條有定律先紀其目復總其凡罰鍰
由經漸重條列由多漸少此篇専主罰言下言刑者刑疑
而後議罰墨罰六句因有無正律者而先條個正律比罪
只爲無正律者設故惟察二句屬比罪一邊見如是則罪
無正律者且無不得其宜況罰有明條者豈不閱實其罪
○刑罰二字古文通用以贖爲罰自呂刑始載于法謂之
刑加于人謂之辟贖以金謂之贖墨辟等辟字猶云墨刑
非大辟之辟犯墨刑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其罰惟百鍰然
曰百當閱實其罪犯劓辟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則倍百爲

二百鍰當閱實其罪犯剕辟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倍二百
又有差則不啻一倍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當閱實其罪
犯宮辟之疑者有罰以赦之則六百鍰當閱實其罪犯大
辟之疑者有罰以赦之罰則千鍰當閱實其罪閱實以贖
法言簡核實使罰與罪相當不可苟也若不實者則直
正于五過矣即是審克意極重另言閱實其罪恐聽者或
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費辭五刑之疑
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次刑非
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墨劓輕而易犯故其科條多剕罰
而上漸重而難犯故其科條漸少墨罰之屬千謂墨刑所

罰條數凡千條而毋條皆罰百鍰也剕罰之條有千剕罰之條有五百宮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亦倣此墨罰五句雖說罰之律條然已有墨劓剕宮大辟字即是說刑了故下句云五刑之屬三千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罰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曰屬者言人所犯之罪于五刑各有所屬也先言墨罰之屬千五句是分言刑書之目後言五刑之屬三千一句是總言刑書之目墨罰之贖六句只是比附意蓋三千已定之數載在刑書者也人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以有限待無窮故須上下比罪比罪句空

無僭二句戒其比附之弊惟察二句勉其比附之謹一戒一勉相形都要見恐因此比罪而下者反上意上下比罪句示以用罰之準罰屬只三千罪有正相合者有不正相合者參輕重而附之皆曰比非問罰欒無正律也不可把上下二字平講如罪疑于上因比之上而上罰之若是罪之下者即比之下非酌中于上下之間也陸聞仲曰上下比罪分開說不像比字比者上下合擬擬之上擬之下擬之上下之間上下俱比槪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本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蓋據法而論律易舍律而斷法難此時上下在手將參與論毋以亂辭誤吾比

則僭亂有禁將引徃古又或以不行卒吉比則不行有禁僭亂二字不連亂辭不指民說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爲奸淆亂是非以惘我聽誤聽之則僭矣故欲毋差誤于亂辭而妄比若指民說則亂辭即所謂不簡者也質于五過而已又何比時說僭亂二字乎俱指人言僭謂辭在此乃僭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曲也此說亦可但云毋過聽于僭亂之辭則失矣蓋差字解僭字既曰差誤又曰僭亂註下文僭字不應複出按湯若士曰然既無正律則比附之間專以辭爲主若其中獄辭叢雜與律參差不相應者非亂辭乎必勘酌審定毋爲亂辭所僭差而妄有

所比附也又既無正律而惟法是比將有援不用之法以擬今情者必酌以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而強有所比附也法既無正條辭復亂而不可聽是重惑也比法以今所用爲主今所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也雖不俗亦不可用惟察察其所當比也法之輕重非不詳載所犯之條多寓意于可輕可重以待人揣摩惟按驗全科而察彼之擬上擬下者其意何如比論情狀而審此之宜上宜下者于法何若夫比則無法矣察而曰惟法何也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其罪雖不倒于明條總難逃于法意故惟精我鑑衡求成法于無法之中此時耳目俱不得假舊章又不

得據摩只憑我心神畫意象于成法之外。故欲詳明法意而審克曰法意則雖合法而未當于意者亦不可加罰矣。審克以律條言。只跟比附說此審克之是比罪時上審克之是聽訟時上所慮及在罪不得情此所慮及又在罰不當罪惟察惟法者當比法時則所察者在法亦就閱實罰贖上說審克緊粘惟察上要知有三千正律在不患難此悲傷于刻耳。如此說方得命刑之旨。

漢孔氏曰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正義

曰六兩曰鍰蓋古語存于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此經歷言一百二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于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贖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于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正字足使成文郝仲輿曰六兩曰鍰二十四銖曰兩益銅錢之屬古錢以五銖爲中百緩約錢二千八百八十文餘可推也○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五刑之屬三千已明有律條

在豈復有舊法在乎既有舊法亦已試者豈可用不行之法謂間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爲不可行者或云古者刑疑則流宥舊法蓋指流法也不必然○馬端臨曰唐虞之時刑措政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至于周文繁俗敝矣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法而刑之則舉足觸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

可議之例者如漢世將師出師失期之類法皆死而贖
爲庶人亦其道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
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罪贖亦一法虞書
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
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
也○蘇子瞻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
經據而用之是孔子以夏刑爲正也○黄道周曰兆經
國之患不在于文質在于名實不在于名實在于體數
仲尼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
而堵尋索步堵以知都邑管夷吾曰清神生心心生規

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風雨以
知萬物夫天下之難知者未有過于都邑貨化災祥神
物而聖人皆知之無蔽者聖人規心以圖萬物紆肘而
在國邑去智與故以師量尺故其指臂目于山川清神
放于風雨無它則于巳取之也古者天下未有刑兵刑
兵見榮發于權度正變相授而治亂以出故內體之數
是有臟腑臟腑治權權治金金治聲聲治樂樂治兵外
體之數是有指臂指臂治度度治木木治景景治禮禮
治刑故腑臟之有陰陽指臂之有伸屈受權之有損益
受度之有正側發聲之有清濁垂景之有羸縮此六者

分治內外變化所出不可不察也不察其體不得其數
陰陽不劑伸屈不停損益不生正側不經清濁不明羸
縮不行兵樂始交而變于戚再變而有斧鉞斧鉞歸刑
再變而發天地之藏于青丹砂鉛金銈金爍然歸水而
臟腑九變體數盡矣刑禮始交而變侯挺再變而有衍
暘衍暘歸兵再變而跳天地之用梗楠杞梓茭蘆竹葦
爍然歸火五木歸火而指臂九變體數盡矣故天子之
患患不聞道不聞道而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銳志
銳則上侈上侈則漸生于上不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
志蛻志蛻則下弁下弁則漸生于下天子不聞道而不

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奮志奮則上僭上僭則漸生
于上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苓志苓則下竊下竊則
漸生于下故不聞道而曰天子不宜知會計出入又曰
天子宜日知水旱盜賊者此皆所謂無術也天下之道
至易簡者曰權曰度其至繁多者曰官曰賦繁多而險
阻則曰刑曰兵聖人以其易簡制天下之繁多故得以
其繁多散天下之險阻權平之以參度平之以兩二者
天下險阻之所從散也權參而度兩矩兩而規參用兩
者執乎尸照中外用參者撓一以周四喬易詩書春秋
是也易者天道之極古聖人未之盡用也易之稱師者

七稱刑者五皆以明而後動險而後止或致或疑或利
或不利皆火以爲制水以爲紀罰以正其端賞以卒其
事聖人以命其終天地以命其始軒轅之于乾坤殷高
之于兩濟是也乾坤以戰兩濟以克包舉六十以就其
列故阪泉之威著鬼方之賞得威濟于終上而賞疑于
三四終上之戰有先賞三四之賞有後罰皆舉兩致之
以命師比以命謙豫仲尼因之以爲春秋春秋者刑兵
之宗也兵制大偏去其一旅以爲一師二千五百人甫
刑之罰去其宮刑及其大辟二千五百屬春秋兼用之
而裔其數爲二百四十有二夫聖人之意猶以三軍五

罰爲盡之而不敢用也故天下之言體數者至于天地
則止矣天地之體數一內而一外一遠而一近一羸而
一乏一生而一死生死羸乏相爲遠近相爲內外生羸
之數注于遠外則死乏之數注于近內死乏之數注于
遠外則生羸之數注于近內慶賞刑威食貨賓旅相代
爲候以畨其處故律度之變金木之沴禮樂之壞刑兵
之亂彼此相蔽至不可詰而其大率必倒其遠近覆其
內外聖人爲正其權度明其規矩以天地之體數引其
指脊導其臟腑相配則已矣夫以帝王之財脊挾聖賢
之臟腑疑岐而出之卽天地亦顛然無以立體聖人文

何恃而不敝于天下聖人之所恃者物各有度彼此權
御自然而止筐科止貝平科止叙過鹽盜衡則斷其繁
復之過七日臟之過八月臟腑之過斤兩指臂之過[illegible]
凡聖人皆懼之而不敢用也

此承上比罪來正用法之權所謂比罪者豈但以已意爲
上下亦以人情世變爲上下也但上節是不合律者此節
是合律者不可因承比罪遂混而爲一舊以上刑適輕二
句以刑言輕重諸罰有權一句以罰言相對看總是因人
情而權其輕重刑罰世輕世重對上三句則上以人言此
以世言是權世變而爲輕重看來上刑上句須抑揚[illegible]

略重罰一邊若曰上服下服刑之輕重固有權而輕重諸
罰亦莫不有權也有不以罰而可苟且者刑罰世輕世重
句亦緊承上說言此特施于一人耳這刑與罰須是要臨
世不止權于一人勿以此句與上三句作對只一權字安
置中間對上上刑二句則對足之辭對下刑罰句則相被
之文惟齊非齊句是總上四句以起下句因人情世變之
不齊故不爲一法以齊之而齊之以不齊如是則中乎先
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乎萬變不同而不出乎
質然不易之理豈不有要乎倫中所括曰要此二句是結
言權之自有其經也要得縮煞上意方是○適從之也刑

重而之輕輕而之重以情言如非終惟終之類適者偶然
之適本在上刑之科也而所犯偶然情輕則服下刑矣本
在下刑之科也而所犯偶然情重則服上刑矣上刑二句
要看注事字情字分曉上刑如殺人者死之刑然誤殺情
適輕也則服下刑不可與故殺者同論下刑如鬬毆不死
之刑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情適重也則服上刑不可與
鬬毆者同論上刑不必是死罪下服不必是全赦宜活看
罰輕重只一權字蒙上文耳至于用罰亦當權其輕重以
情爲權而論疑罪之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
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刑罰世輕世重

只將亂國新國兩樣說不必說到平國宜中蓋新國草創
之初法制未備趨向未同寬以待之此其時也故刑罰因
之而輕暴亂之國俗强難制習狃成風威以震之此其時
也故刑罰從之而重究竟并勿把新國亂國兩樣說破更
確蓋政由俗革其故不可盡言也權一人之輕重如彌弗
及二句是權一世之輕重如沉潛二句是惟齊句承上來
而重發有倫有要二句一直說非以上句爲推原也蓋情
之輕重世之治亂不齊則刑罰之用亦當各異而欲爲一
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齊之以不齊猶書一其不一也
夫原情定罪是于其人而齊以不齊之法也隨時制宜是

于其世而齊以不齊之法也然究其歸輕所當輕而非縱
惡重所當重而非濫及其輕重固有倫也輕者不可易而
使重重者不可易而爲輕其輕重固有要也上下輕重各
各皆有條理曰倫就倫中各得其分歸于至一者豈非有
要惟齊非齊即權之撫字權之所在即倫之所在與要之
所在故不曰有權又曰有倫有要總之倫要與權皆不離
一中此正假于其中明于其中咸中之處倫是分說要是
總說倫要都從權出此節只以權字解之其義自明夫權
無定衡隨物之輕重而輕重之其低昂何等不一然權雖
設而天下不可欺以輕重不可亂以輕重此便是倫要處

有字即從非齊看出是盡法之變正其定法之常權即是
經也○不特此也即其人罪與律合似有成法可按而尤
不乏通變之權夫情有輕重法亦因之無權則輕重差矣
權一也有權乎人情者有權乎世變者如上罪而服上刑
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執法而不原其情
是絕人改過之路也則當權之以下服下罪而服下刑亦
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下刑而情適重者拘于法而不誅其
意是長奸之道也則當權之以上服豈惟輕重諸刑有權
哉刑疑從罰輕重諸罰亦視此以爲多少之權矣此刑罰
輕重以情者也然特施于一人耳而又有輕重以世者均

爲是情然有用之于前世則宜用于今世則不合者此輕
變也刑罰不以世輕則人將不堪刑罰不以世重則不足
止亂世輕世重惟其時之所適而施焉斯盡權之道也權
則疑于不齊而非常矣不知是乃所以致齊而有常也蓋
法無常期于當而已理當變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其齊也
乃所以爲不齊理有異而各順其理以應之適乎人情合
乎世變其不齊也乃所以齊之也惟齊之以非齊則諸法
雜陳而不亂其序豈不有倫乎而倫序之中萬變不同不
出乎當又爲有要矣茲權也乃所以爲經也與是比罪之
至精矣

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
典刑亂國用重典平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
陸贄曰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
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
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
苟非明哲難盡精微

上二節既告以贖法之等差用法之權變矣此詳示以謹
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適權變之宜者照上何
擇非人一節以擇人爲主非佞惟良抑揚並舉專重惟良
下盡心備辭兩段總言惟良折獄者罔非在中之事見當

擇人察辭三句在聽獄時即前師聽五辭節意明啓二句在
時即前墨罰二節意其刑二句總承上兩邊又即前兩言
審克意但前論度及在勉有邦有土此論擇人則贊惟良
折獄欲其知所擇也成而孚是惟良結獄時其關實簡服
已先信于下輸而孚是惟良讞獄時其關實簡服亦遂信
于上也故孚字俱宜照前簡孚看有并兩刑刑包罰說應
上其刑其罰以見盡心之至雖上下咸孚而猶不敢疎略
此爲惟良折獄者之盡心與備辭也○罰懲二句提起見
刑罰之當謹小民以財爲命欲緩旦夕之刑必竭倚命之
資豈不極病罰能病人則刑之尤病人可知要見舉罰以

見刑意非佞以下皆兼刑罰言傳分擇人盡心備辭說正
謹之之道折獄不得其人則刑濫得人不盡心則聽廢盡
心不備辭則自專相承融看非佞句與惟良二句對看相
形說佞與良以人品言非字惟字呼應非佞三句未便說
到用上但言此等人不可折獄此等人可以折獄擇用意
在言外折獄非言不決世上巧佞一流憑他口中說出都
像是得弄生死于古端必多不中良則有溫衷腸且得慈
祥至性性受之爲良即獄傳之爲中者輕重無過差也故
亦是要明決者但意主于折獄不若溫良之心若拙若吶
而一種和平意氣令守出閒强陽之氣盡消而無不在中

也照刑罰兩者言故曰罔非折者斷也覓也俟者服人以
口頗僻不中良則一心容蓮絕不消隨事以求情而中無
不在是然非一一盡心未有能得中者察辭四句正是盡
心求合于中處差正可疑處惟察者辨之察之時易于偏
主故曰非從惟從從者從其差辭也哀敬者曲體其情為
之求生慈能生明也就平日心裏說察差正是哀敬明啓
刑書正求中正哀敬中正即在明察之內不必深一層求
重哀敬上有惟良的意在察辭之辭兼兩造及辭証皆在
內然則何以為差曰前言與後不同彼言與此不同或前
齒為直而適道其曲或認誣為真而適露其誣皆是也然

既于差則得其情矣又曰非從惟從正察辭處惟辭之差
故既以為不可從又以為可從而非漫無主也正盡吾哀
敬以占之刑書而求中正爾所謂惟良折獄者如此差者
辭之罅漏間隙處差在前察在後非察辭之時務求其差
之謂非從惟從雖察辭于差中事當作又是一意看言辭
之差固當察之而察之之時又不可偏主一邊而臆斷私
决稍有偏主心則情不可得當躊躇斟酌執兩端而用中
直是矜憐說業以為折獄地哀敬非不專恃察惟哀敬者
為能察耳察辭四句只順文遞下凡獄詞必多錯差處故
須察但察之際不可偏主故以非從惟從繼之察辭既審

試起自喜之心故以哀矜折獄繼之折獄之後可以議罪
又不可執已私意故又明啓刑書胥占繼焉人之所犯具
載刑書占其當屬何等刑罰也明謂顯示無私不明則小
民不知法遊而不服占如占卜可否不占則情罪不合而
法窮其曰胥占者已心眾見揣摩書意或上服或下服抑
當比于上下之閒不胥占則意見或偏而罪不允故曰明
啓刑書胥占咸庶句總頂上四句重庶字言雖未可遽言
極當亦庶幾其中正而若可必其無差也見中正之難與
獄者不當自足為已得中正也傳訓咸為皆適皆宗不是
包裹眾人言乃是包裹眾獄通刑罰言謂每獄庶幾其中

正也中正應上文中字其刑其罰串下句遞管上五句說
其字且然之詞將論刑罰雖詳于擬議或誤于臨時故又
須審克刑罰不是兩開說宜照前不簡不服正于五過以
兩其字作疑而未定之詞其當入于刑者與其當降而罰
者其審克之然既曰中正又欲其審克何也蓋斯時也而
決斷仍為輕試忍心寧緩而熟詳再極此心服念故曰其
刑其罰其審克之然審與察不同察主燭奸審主觀理察
辭以下既盡心以求法之平而審克則又盡心以謹法之
用也惟如是以審克而猶且上備并兩乃見真良耳獄成
一句總承擇人盡心來以起下讞獄之辭結獄以孚為主

又以輸字起下兩刑字皆是信其刑罰之當意期其所[illegible]如此着力之辭要必其孚始得耳非卽孚也作未然說者作已然則上其斷獄之書說不去了獄辭刑罰成謂招提已定未便加刑罰孚是兩爭者皆心服衆人皆以爲是也輸是奏案之時情法脗合君上無違異也獄到審充信一心自信群心且併信君心使獄不合孚亦仍帶得冤在獄成二句遡說重輸一邊蓋旣孚于民豈有不孚于君然求其孚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其刑上備二句又從輸字生來上卽是輸上備泛說舉情之輕重事之始終而備載之也兩刑如一人犯兩罪雖已從重問擬還要連他輕

罪一并開寫聽自上裁之謂并兩刑者蓋刑官執法雖不持兩可之條天子以好生爲德正欲于參稽覆閱中留更生之恵是到底只一生民之心總之臣守法止于法中求孚君制法每于法外行仁故并兩以上者意上不必以法拘而或開之生非以此迎意指也更不重君司生殺之權說大民信君信而已有未信則敬忌之心何時置哉至此方是敬刑之極而前之所謂日勢者此矣有并兩刑只是形容其備之意非卽上備之實備字語意已完要玩一有字言上讞之獄其中或有并兩刑而上之者也。夫兩刑并上之則兩刑之獄備矣推之犯一刑者豈有不備上之者

乎舉重該輕意○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也夫罰止德適非致人于死地然民苦出贖亦甚病況刑乎刑罰不容不謹矣何以謹之我前固云何擇非人矣彼折獄固須以言而佞者之折獄則有辨口而無仁心常不能盡下之情求人之生非佞可以折獄也惟溫良仁者折獄則小大之獄必以情而刑罰無不在中矣此聽獄者當擇其人也朕固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矣彼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察辭之要必于牴牾不合之差處察其情僞可也且不敢偏主必心度曰此情不然乎其或然乎務酌從違以審情法輕重之中如是可以折獄矣猶哀憫敬畏以折之且不敢以獨

折也必明啓載刑之書與前師聽之衆共占度之如此則刑罰之擬議皆庶乎中正矣則定其刑或刑疑而罰可也而折獄占書之際又察之詳而盡其能所謂敬且度者當無不盡其心也夫擇人盡心如是則獄定于下而民信之自以爲不寃矣獄陳于上而君信之報讞常得可矣當輸獄之時又當備載其事情與法之輕重本末如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併兩刑而上之使人主得周于情而施仁法外以驗其孚不孚也聽獄之節奏其備于斯乎

佞人禦人以口給服其口不服其心如周亞夫請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

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卽反地下矣所謂佞折也按
口才以佞折獄屈人言不能求情將如路温舒所謂囚
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而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
上則畏卻則鍛鍊而周納之矣此酷吏之弊佞者未至
是其流易至故折獄以佞所深惡也○王充曰讒與佞
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妒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
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
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人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莫能知賢別佞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
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惟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

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驗于事效人非賢
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
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
一實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
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
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
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佞人不毀人如毀人
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于己曷爲毀
之苟不利己于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
得妒人其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

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
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
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
于上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
令政在于天下

此言何敬非刑總告同姓異姓諸侯以敬字爲主上說敬

刑之事已悉此節反覆申勸其盡敬之責朕言三句是以
在己敬刑之心倡之敬今天二句是以勉刑之極功鼓其
敬明清二句直勉以敬刑之實無或以下則直戒其不可
不敬總來只是一何敬之哉意須知從有德射天德從罪
天嚴天罰直本報虛說到報尤層層關鎖○敬之哉內要
統承上兩造六節意官伯族姓猶言同族之官伯異姓之
官伯也傳分作四項人未免見人雖不同均不可不致敬
意朕言對上文言民命所關卽國命所係節戒如此有懼
心矣懼非空空懼所以敬之也朕言三句一直下朕之于
刑言之且多懼朕心實敬畏之非敢嘗試用之也夫刑獄

于痛而不德矣然實所以誠天德而行元命者也有德于
民者其惟刑乎曰朕敬于刑擬起朕字說以巳之敬動群
臣之敬也有德惟刑亦就自身上說德以好生不忍言猶
武王言朕心朕德也德本于敬二句串看重敬字上與欽
恤一般敬之至所以爲厚之至也使無仁厚之德存于用
刑之際則任意取舍而肆爲殘刻慢忽于刑甚矣豈得爲
敬刑乎要點即贖刑亦兢兢惟恐其誤入而一惟有德于
其間也其曰惟者不嫌自矜乎蓋惟字從敬刑之心發之
穆王心上分明說朕敬于刑而有仁厚之德行于其間者
惟此五罰之刑云爾諦經者一眼看定惟字專指罰贖邊

不無假公濟私故只把仁厚二字貼德極是肯綮若主惟
刑可以種德說便全不懂了以上三句表巳敬刑之心如
此欲群臣以巳之心爲心如云我之敬刑如此汝宜何如
哉蓋刑者天之所以相治斯民天之相民不可見民投刑
而改過遷善若天啓之爾實任相民之責者必逆天命嚴
天威實以作配在下可也倣則人人率乂無一人入刑以
合上天之相協故曰作配但要根有德說令天以下天字
此節中緊要字不可脫相民勿謂輔德化之不及只是輔
民德之不及若說德化便相若非相民矣相非相佑天辟
于民以教祗德以非民彝是天以刑相治斯民處作配須

點出當與虞廷配享在下一般蓋期之之詞配享以成功
言作配以着力言下文一聽單辭是體天至公之心聽之
一聽兩辭是體天至中之心聽之與典獄之惟克天德一
般此皆爲令政所以作配在下而得逭于天罰以此辭要
得有單或罪狀得之傳聞而無顯證或怨家既巳張設而
有隱情皆是若以一偏之辭爲單辭則兩爭具矣何必非
兩不明則先覺不到不清則神想不開未有能決單辭者
單辭極難聽斷而直曰明清于二字直自洗滌其心以待
辭之自呈巳耳看下句用一聽字可見要知明清固在乎
日然此處又須澄慮全無証佐一面之辭非持平難而得

情難惟明清之心可炤察兩辭彼此兩造各執一說以相
証對此節則彼伸一服一否非治也非得情難而持平難
故主中中者心無偏向之謂即曲者曲之直者直之正是
中中則帖然自治矣故渡曰亂訟者紛爭上欲亂決之惟
以無偏倚之心中聽于兩辭無或有偏比之心私家于兩
辭則可矣民之亂就輸情服罪上說罔不何作推由說明
清中非兩心就單辭之情脉難詰言曰明清就兩辭之紛
紜互爭言曰中都要體敬明作配意發揮單辭與兩辭亦
不平蓋單辭無對猶無自得貨私未甚也惟兩辭之不中
多起于貨故特戒之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無

貴以私意而求成家于獄之兩辭貨之未入則設法致之貨之既入則枉法從之心出沒變化于兩辭之中以為囊橐窩穴即所謂獄得貨者獄貨即所以私家也私家囊下謂以貨成家府以藏貨財而功狀與貨俱積貨非可為寶也獄貨以下極言私家之害據宅以任則謂之家開門以斂則謂之府辜者尤之招府辜功是自己聚之貨聚罪亦積報庶尤乃大報之罪多禍亦多永畏何觜庶尤句看益因獄取貨此貨非實適以藏汝辜罪之功狀耳罪狀既多報以百殃理之必至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罰即下極字俱指庶尤言永畏惟罰此天之罰也尚未說到人

畏處謂之天罰者以天相民故于戕民者有罰非天不中而偏罰之乃民自入于禍淫之命故不免于天罰之極耳在命者拔入命裏拔出不得作配在下之謂何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則典獄者方以貨為寶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矣豈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庶民句指治民者言未決言之示與前民同例

與李日詩之為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解五性者日肝性靜靜行仁申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敬敬行智丁壬主之六情者廉貞寬大公正奸邪陰賊貪狼也○新注謂有德于民者惟此刑也蔡金仁山云服敬于刑謂惟有德者可以刑刑繫於下相天配天有二說俱未得通篇語意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併諸侯子孫戒之結前祥刑之旨言哲人即所擇之人言惟刑即所敬之刑言咸中即所度之及言但前列三項此則一串直下見敬刑度及惟在擇人歸重哲人欲有邦有土共以哲為監也惟有哲人故有嘉師惟有哲人故有祥刑嘉祥都從哲生○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今

往自今以往也前言今爾何監詔當時此言今往何監詔來世本節兩監字雖然先只說要監民中未嘗言刑中至哲人下方轉到刑上方見結局意味甚宛勿加註用刑成德一直說出註乃先經作解非本旨也用刑用字不宜露本文不曾言用刑非德于民之中暗指哲人只宜云所當監者非敬五刑以成三德輔民常性而全所受之中者乎若舊云所當監者非古人用刑得宜以成三德而能輔民所受之中者乎是非哲人用刑一齊說破到下哲人惟刑使如啞鼓了全民之中即納民于典禮輔民之常性者是正指下哲人但未露出明聽我所言當監之人也起下

之詞。哲人四句正咸德以全民中者。蓋示以當監之人受
王二句正應今往何監何哲人只照本文不必指實為誰
哲人本以刑輔德此曰惟刑刑即德也曰無疆之辭者稱
克天德必曰哲人稱作元命必曰哲人不特當時稱之今
猶頌之不衰由于五極無一不盡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
中罔不由慰日勤也罔有擇言在身也咸中如此所以有
慶也屬于二句推哲人致譽之由屬如左傳屬有疆埸之
事之屬適也適或有時而用之也極指刑言本洪範福極
極字咸中即明于五刑之中是兼輕重出入皆在此處說
要重有民一邊須點非訖于威惟克天德意說有慶就君

慶民賴帶到聲名上見即應轉無疆之辭說三句重德看
咸中中字指用刑言與民之中中字不同民中是未發之
中咸中乃已發之和與通篇中字都在用上說受王二句
緊承說古人用刑成譽正是祥刑故欲其監之註諸侯字
指嗣孫言嘉師云者民受天地之中其性本善陷罪非其
本然嘉師指民中說祥刑指咸中有慶說不能咸中亦不
能德于民之中須合二意看監于茲祥刑者監古人之用
刑成德咸中有慶者而以全斯民之中以致無疆之譽也
監者使人人敏德不犯非彝不是以刑使民化中也○王
曰嗚呼來世典獄之嗣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以五刑
成三德而能全民之受中者乎。尚明聽我所言當監之人
哉。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誠嘉師也。王以授之有民社者
脩誠重矣而莫克有德于民者良以五極未能盡心于古
人之祥刑或有愧耳我觀古哲人若伯夷皐陶所司者刑
刑施于人非可願之事。宜不足以致譽而皆有無疆之譽
元命配享當時後世咸稱之何其有慶如此由五極咸得
輕重之中。真能成德以全民之中。是以民賴于下君慶于
上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也。夫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所以
有德于民之中則刑非凶器乃祥刑也。嗣孫受王嘉師其
尚監視于此必亦咸中而有德于民之中。則亦庶幾有無
疆之慶矣乎。

仲長統曰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贓貨以成罪。
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
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
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
也是為忍于殺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
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
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
復之善者也○王衡曰夫人者天地之生氣也亦天地
之吉祥氣也

尚書葦篇卷五十五終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歙張孫振鑒定

文侯之命

成王弟叔虞封于唐其子燮理康王是爲晉伯文侯其侯也名仇字義和諸文贈侯至重耳伯諸侯亦謚文傳周謂之文之盛侯伯不爲周謚亦如周公之于文王也

首節原周家基業之由著文侯祖德之美次節歎國家多難而無人以濟三節悲無人中幸有文侯因褒遣爲方伯○文武昭升敷聞而言丕顯唐叔昭事厥辟而言顯祖文侯能昭祖刑文武亦言顯德顯德即文武之明德文王昔爲西伯蓋嘗顯于西土今命文侯爲伯故敘用成顯德則

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此節起下節之詞重首舉文武實重成康得臣上故先正以下推開說并應上文言成康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又有先正之輔所以得安其位也克慎四句不重文武但起下已當喪亂亦惟三句不重先正亦但起下已無人輔蓋追論先祖在位之人以爲文侯今日之功張本○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丕顯上須提云我祖嗣位固有丕顯文武云云如此方側得亦惟字融丕顯一句是提其成德之人與明明我祖一例不可以丕顯字倒在文武之下下三句言其事也武承文謨故統言丕顯丕顯文武一句須喝起下從明德說到升聞皆一直下爲後淨洗我氣擘刑成德伏根此四句與下殄資澤相反如云蓋自丕顯之文武本重光之德而發爲政教以德爲大于養民教民也則克慎敎養民之德而所以安之治之者無不至是以精華上格洞達無間則昭升于上所謂明德之馨香是道化自西土而四方自怙冒而丕

單稱德豈不敷聞在下乎敷聞者廣布而聽受也昭升聲聞照文武實事說見德之際天蟠地但要著文武德上說惟德爲維係天民萃渙合離之具脈次聯絡不得但心一不容明自旋蒙故慎即明之兢兢不少放下處即慎是明與單言克明德不同此處明德說發用上看即下顯升敷聞可見克慎是自然能慎者惟其德之所修如此是以無所不至不可以所修所至平看玩升字上當指天敷字可露得天意只言德之上著未可說感天恐得下命字斷擘是聞其德教不可就名譽上說至集厥命方是得天上當集命與下天丕愆侵我國家純反看文武之德昭明而上

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
之身集命專指文王受有殷命實開上廸有祿之基舉其
始言耳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于文王下
當補云然後武王承之以有天下而啓佑後人矣我先祖
當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天命方漸資澤方厚若可以自安
其位無賴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之凡
君有小大謀猷無不順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
我先祖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先正指康叔厥
辟先祖俱指成康自先正昭事言謂厥辟自平王言謂先
祖非二也左右昭事有以文武之道事其君意此句尚虛

越小大二句謂入贊謀猷出而奉行之亚是克左右昭事
處唐叔是外諸侯說左右句須斟酌謀猷、成康教養德
意上說率從只是承流宣化分猷念以相從之謂即傳云
無敢違背是條在位新說云着力之詞作求覲揚保天下
而不墜文武基業之謂但出平王口只說得安在位便了
此三句是形起下即我御事二句之意平王爲嘉美文侯
故着亦惟二字起下肆字重看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
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

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
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節對上節看言在已承幽王澤殄國敗之後又無群臣
之助何以能如先祖之安在位乎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
即我至朕躬抑揚重諸侯上予則罔克不是國既無人已
又無能對說承上直說不能濟艱之意惟祖惟父四句一
順說此四句是說罔克之時未得在位而望助諸侯之心
曰字正指望助之心而言尊重歸績文侯不必多說在位
之無人○天丕愆者言天有大罪過于已不忍斥先君之
詞殄資澤句如所謂發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丕愆

之由邦本先撥也侵戎句正丕愆處因丕愆而推及于殄
資澤者以澤爲民之所資資即資始資生之資歷代德澤
之厚所謂資澤也王澤竭于下國本先亡而後戎敵乘之
此三句總言國家多難與開國受命之初不同反上丕顯
五句御事至罔克耆壽俊謂老成而賢者既已朝乏舊人
隱接云已則不克濟難乃極言茫茫何依之狀只起下外
而惟祖惟父諸侯一邊祖父伊恤蓋深有望于同姓之親
也其伊句非期望之詞乃絕望意嗚呼下隱起倚藉文侯
意有績二句正應上肆先祖懷在位暗含下會紹意在有
績句只指外臣言永綏在位者弘濟艱難如先王之得安

在位也此五句總言求助之意與上亦惟先正三句反對是慶幸起褒美文侯意○嗚呼閔予小子嗣位造端爲天所大罪責所以然者蓋由殄絕教養資用之惠澤于下民則無以固結民心本既先撥外難乘之而侵戎我國家者甚大喪禍之勢如此當此多難方賴左右昭事之臣即我內之御事無或耆壽之俊在于服既已國無其人予則安能獨濟其艱時徘徊四顧惟曰所望者在外之諸侯其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如先正之右左昭事者乎嗚呼我諸侯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而致功于我則我亦如先祖之永安在位矣蓋反覆悲閔無人深幸文侯之

能恤已也

呂氏曰百骸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脊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平王之失大抵求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平王豈可以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此正言文侯之有績予一人也都指已往成勢說毫無勅勉通節只重修扞我于艱一句刑文武者刑于此也會紹乃辟者會紹之以此也昭顯祖而追孝前文人者繼述之以此也不可以繼述濟難分看○自其忠貞昭著于前以子孫言則爲顯祖自其佐成前文之治以功業言則爲先俱指左右昭事言唐叔以文武明德之道事君于前文侯又以唐叔昭事之道事我于後故曰昭乃顯祖克昭仍虎下三句一氣說正克昭之實自天造丕愆文武之道已墜汝文武以德創業乃後王保位之法程康叔以後無人以此事君則儀刑文武之道絕矣汝始得儀刑文武之道以事我用以會紹乃辟用字緊根肇刑文武來會紹就國統說要體承綏在位意會紹二字平看平王失愛于父依托妒家此離也戎殺其父國統已亡此絕也文侯起定其難故爲令其離繼其絕追孝何又繳上三句前文人刑文武

之道以昭事厥辟爾始刑文武以會紹乃辟是追孝也使顯祖之功不湮佚曰昭善繼善述曰追孝曰追孝者自其述祖言之也此何正應轉克昭句說汝多修扞句正舉其事而重贊之軍功曰多修完于犬戎殘破之後指內治說扞禦我于犬戎侵侮之日指外難說修扞申上會紹總一般不過是以文侯能立已耳于艱即不忝若汝于嘉只稱美意只承上句引起下文命爲方伯來未是命爲方伯○父義和國既無人矣猶幸得汝能昭爾顯祖輔君之德于其事成康者振揚而不墜焉昭祖何如惟茲國步艱危汝能始法文武以其創業者爲再造用使國統會合而不離

紹續而不絶貌于乃辟汝以此追孝前文人克昭之道豈
矣然豈易致哉汝多修完我之殘破扞衛我之侵戎者若
汝之功予所嘉美也蓋有望予一人者哉
唐孔氏曰職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
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
此六功也言功多殊于他人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
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承上若汝予嘉說來通節作三停看歸視二句是命文侯

反覆用賚九句是命文侯爲方伯然爲方伯專征伐其命
衆出師未始不取諸首鄙故又以簡恤爾都爲言故柔能
三句是單言受命爲方伯簡恤二句又承上中言反晉爲
方伯○此節視師二句是綱領父往哉至荒寧乃視師中
事師指一方言簡恤句乃寧邦中事邦指本國言欲其巡
視一方之衆綏寧一國之民也一方不比本國故以視字
別之用賚貫至馬四匹賚秬鬯一卣隆告廟之禮賚弓矢
乘馬重征伐之權正方伯宜有者爾有大功于國家故我
賜之策命監于方伯國雖甫平亦宜飭爾遠去但五侯九
伯之師所當監視而爾之邦都所當安寧其歸視爾師寧

爾邦十諸侯賜圭瓚方得告祖廟用賚爾秬鬯一卣卣者
彝尊之屬未祭盛于卣及祭實于彝賜弓矢然後得專征
伐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弓一矢百明其致也朱
張相曰昭其制也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
乘車必加四馬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並賜之備其
物正以厚其報既往而後歸故又曰父往哉往哉帶下如
云父往就國何以自盡以一方言之有遠邇焉遠民則懷
來而柔之近民則馴擾而能之使不失其性以教民言有
小民焉則賚予周給以惠康之使不失其所以養民言欲
教養致勤無荒于事無寧于心焉無荒寧句是承上起下

之辭蓋苟有一毫之荒寧則遠無以柔能惠康乎一方近
無以簡恤乎一國矣以本國言之簡閱爾都之士堪任教
養之寄者收用之以任教養之職爾都之民不得蒙教養
之澤者惠恤之使蒙教養之恩也柔能三句是視師之事
簡恤一句是寧邦之事看來寧邦之實與視師相關柔
遠能邇乃方伯所統之遠邇小民仰遠邇中之小民也故
惠康不由柔能不分諸侯萬民其簡賢士正以恤小民亦
不必分關戎士說古者寓兵于農簡恤正一條事文武並
用治國之體然也自爾都始者必一國治然後可以治一
方也用字根柔遠四句來成爾顯德成字重輔王室上若

曰會紹乃辟而昭乃顯祖爾德固已顯矣今則用柔能邇康簡恤之道使資濟深厚小民懷服而本國邦寧外侮無窺伺之漸。予小子得以永安在位而汝之顯德始臻厥成矣蓋治之所在即德之所在也圖治于一方則德著一方。圖治于一國則德著一國豈特昭顯祖已哉。只重賜其如此不可說了勉勵之辭如無荒寧三句似勸勉之辭却不曰昭事厥辟而曰成爾顯德。志可識矣。

白虎通曰安民者賜輿馬討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芝蘭士蕭庶人艾此皆和酒取其香也諸侯薰者未賜圭瓚耳賜則鬯

周禮有鬱人鬯人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鬯則資于天子賜圭瓚是天子之禮賜弓矢是天子之權其後文公請隧則此亦僭矣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于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玄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于是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按釀秬爲酒曰秬鬯將祼和之

以鬱曰鬱鬯周禮鬱人鬯人鄭氏曰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又曰秬鬯不知鬱者然則鬯乃酒名釀時無鬱令孔氏曰釀以鬯草誤矣○正義曰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于卣及祭則實于彝形字從丹絲字從玄故形赤絲黑也周禮司弓矢掌

六弓共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
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
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
賜者鄭云以此形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
强弱之名形旅于弓赤黑之色此傳及毛傳皆云形弓
以講德習射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
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山海經曰
少皞生般是始弓矢爾雅曰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者謂

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
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
守藏與其出入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又
曰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
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
弓以授學者使者勞者○三禮圖云形弓天子所用
旅弓卿以下所用也○山海經曰帝夋賜羿形弓素矰
以扶下國注云以射除患也○毛詩形弓序云形弓天
子錫有功諸侯箋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
之于是賜形弓形矢旅弓旅矢○孫卿子曰浮游作矢

周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三曰殺
四曰鍭五曰矰六曰茀七曰恒八曰庳凡枉矢絜矢利
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
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
四焉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庳弩所用也○文
侯與申侯同立平王申侯引戎弒主功不贖罪文侯因
人成事亦有罪焉王德申侯立巳而忘其弒父爲當誅
方將以復讎討賊之師爲戎申戍許以報其立巳之勛
其所最謬者避戎東竄舉西周故地盡屬之秦以醸成
鄜時思狐之事則平王爲之也自此錫命晉侯而惠公

仲子之賵相望于策命亦不足貴矣雖然文前有賜叔
之難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終以此替況能匡王乎當
時衛武公尚在平王漢周者俊昏甚矣孔子叙之其黍
離之意乎吳氏曰古之爲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
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柰
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托始隱
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
秋始于隱公孔子蓋絶望于平王也

尚書葦篇卷五十六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滸士邃輯著

古潟長孫振鑒定

費誓

延書言成王東伐淮夷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則魯侯盖承王命率諸侯佐王征討也故曰征徐戎

首敘伯禽征討之由先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次立朝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然本文節節有無敢字凡八提挈則節節皆是戒嚴具見應敵之規模整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魯公始封時誓戒諸侯從征之詞無譁欲其靜以聽命徂茲只指淮夷說曰往者成王時奄與淮夷叛成王征之故言往日淮夷與三監同叛者今乘我始封之日又脅徐戎並起寇竊稔惡不悛正見當征雖是徐戎從亂同惡然淮夷首惡並淮夷還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内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爲方伯監諸侯故得帥之以征下云魯人三郊三遂則于時軍内更有諸侯之人

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錯雜居九州之内漢時内地

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

戎器皆素隙者臨時打點一番曰治戎備要見先自衛而後攻人而攻人之具先弓矢次戈矛又次鋒刃何也敵在遠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及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刃所紛出而錯惡故攻人之具亦有次序甲以衛身胄以衛首干櫓以扞蔽皆自衛者敹之欲其完固敿之欲其縝密無敢不善者敹之敿之各極其至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鐵鉞刀劍則有鋒刃皆攻人者備之欲其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敢不善者備之鍛之礪之

名諡其善也肯善字貫下甲鎧也胄兜鍪也唐孔氏曰古
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
故經典皆言甲胄秦漢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絲穿謂之
敹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楯也即今之防牌
內面有紛繫于手以持之蓋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
紛即綏而小繫于楯以持之耳欲其繫牢故曰敿弓必二
以備折壞矢一房必百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
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也鍛礪
雖互文然戈矛刺人之物須鍛斧鉞刀劍有鋒刃須礪鍛
是燒而淬之水中以堅之戈矛是鋒體渾故欲精堅鋒刃

是刀劒之屬磨之則利故曰礪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
重之名○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
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
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甲
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
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
無齘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
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

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注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
葉爲一札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爲甲容
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覩人身然後制革煅煉革也
摯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熟則撓曲也鑽空穿
而爲孔也惌孔小貌朕縫處也着之于身無齘齧之病
是于人便利也○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
之干關西謂之盾○釋名云盾遯也跽其後避以隱遯
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
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
之曰木盾○說文云楯瞂也所以扞身蔽目櫓大盾也

○禮書云盾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
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革其屬繡革
也以紛書曰敿乃干則敿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
以鞼盾則鞼者繡革也○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凡戟而
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釪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
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釪鏝胡
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
謂之殳○考工記戟秘廣寸有半寸其刃三之四寸半胡
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禮書
曰孟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

下飛者也援則發析而上達者也又曰鐵或作鏃者
傳曰于郝拔棘明堂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戟別一
也○淮南子氾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
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高誘注
云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原道訓曰刃犯難而錞
無患者何也以其託于後位也注云錞矛戈之錞刃矛
戈之刃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無患○世本云揮作
弓夷牟作矢（注黃帝臣）○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
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張星因姓張氏○山
海經云少皞生般始為弓矢○荀子云倕作弓浮游作

矢○方言云弓謂之鞬或謂之贕○釋名云弓穹也其
末曰弰又謂之弭中央曰弣簫弣之間曰淵○說文云
弴畫弓也弰角弓也弧木弓也弨弓反也彊弓曲也彈
弓便利也張施弓弦也彏弓急張也彌弓強貌也弘弓
聲也○爾雅云弓藏謂之韔○魚龍河圖云弓之神名
曰曲張○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
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
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
者以為受霜露也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
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調適而用之也○為天子之

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
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
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
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
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三分弓長而揉其一三
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三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
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巳崇
則難為門也蓋巳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
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方言云箭自關而
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又云凡箭鏃三鐮

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鉀或謂鈀○太公兵
法云箭之神名續長○太公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大
黃（弩名）參連（弓名）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 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
（背箭名）○唐六典曰箭本曰鏑體曰榦其旁曰羽其矢末
曰括又曰骨鏃曰骲鐵鏃曰鏑鳴箭曰骹霹葉曰鈚皆
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為笴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為笴
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用
之陷堅也○合璧事類云箭竹高丈節間三尺可為矢
故亦名焉矢之為言直也矯而使之直也然必括而羽
之括謂受弦處鏃而礪之鏃謂箭末刃栩所以發矢者

箙考工記矢人爲矢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
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
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
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
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
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
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
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注鍭矢
殺矢皆三分其矢之長以鐵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

以鐵在笴首差重也兵矢茀矢以五分均之二分在前
三分在後其鐵小輕故也茀矢以七分均之三分在前
四分在後其鏃又差短小故也殺其一者笴長三尺殺
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以笴之厚
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
辨竹之陰陽也比者箭之兩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
使輕重適均也夾其比而設其羽者置羽于四角也羽
有三分刃居一分用之以射則雖疾風之中亦無所驚
動也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卽治氏殺矢之制也
矢之笴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紆者去

不直也趮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俛後弱則矢行
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
中者也羽太多則矢行緩羽太少則矢行疾此豐殺之
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搖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指橈其
幹而曲之則知笴之強弱故相笴之法欲生而摶取其
體之圓也竹之圓既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
則擇其節之疏者用之節之疏既同則擇其顆栗者用
之如此其材美而其矢善矣○趙氏兵書云鵰尾金僕
石砮忘歸信往皆矢名○三箭略記云宮平城有蒲臺
下紫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司馬相如云夏服之勁

箭○左思云其竹則篔簹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
簩有叢○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
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
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
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
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
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
茀矢用諸弋射恆矢痺矢用諸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
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
矢痺矢弩所用也○諸葛孔明曰夫師之行也有好鬬

衆戰獨取强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鬼正
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
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
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
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强弩遠而必中者
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
用之又曰若乃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先動後用刑于無
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强弩機臨短兵
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衛矢石爭
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此節是師未出將號令軍伍所在之居民清道路也令惟
淫舍玩令惟二字便見王師所至秋毫無擾居民處若曰
令惟其如此所以不得不令爾民如此也使非淫舍牿牛
馬豈阻爾之擭穽哉兵行用牛爲車以載軍儲用馬服乘
以供武用師出則牛馬所舍之閑牧已隨水草而大布于
野矣然今日閑牧之地皆前日居民掩捕之所有設機爲
擭以捕虎豹者從而杜之有掘地爲穽以捕小獸者從而
斂之無敢傷牿若或不謹而傷牿之牛馬謂軍儲武用何
則有常刑在舍牧放也牿牢閑也軍所止之處出之牢閑
而牧于草澤曰舍牿擭檻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渫坑又
設機于其上防其躍出穽以捕小獸太高不能躍不設機
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杜閉塞也斂填塞也傷
牿謂傷牛馬牿傷即牛馬傷以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
之名常刑殘人畜之刑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
有害于師屯者皆在矣此意要足

易童牛之牿本義訓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觸然馬無
角當是施牿于足以防走失耳○正義曰周禮充人掌
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
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
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周禮小宰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又冥人爲阱擭以攻猛獸以
靈鼓敺之又雍人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穽擭秋塞穽
杜擭○丹鉛總錄云罟擭以罟爲擭而掛之陷穽爲陷
如穽以陷罟擭以扃窮禽獸今之扞網也陷阱以陷墜
禽獸今之賺坑也

此節是師既出時戒將士以嚴部伍也自古喪師之患未
有不因摽掠失伍爲敵所乘者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居
其所不動爲法牝牡相誘謂之風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
而遂至放逸去遠也馬牛臣妾即敵往往有散逸亦有以
此餌我者時就則專主居民言夫居民無敢傷牿矣凡我

部伍其可擾居民乎故所過居民有馬牛風逸者臣妾逋
亡者爾將士無敢越軍壘而逐之若不逐而偶得者又當
敬還其家此不失部伍者我商度多寡以賞汝祇復不定
要逐還他只不收留便是越逐祇復俱貼將士不失部伍
上商賚承勿逐祇復二意以示勸也越逐不復分應上四
句汝或越軍壘而逐之或偶得而不復是亂我部伍者汝
則有常刑刑有定律者也無敢寇攘是總冒又不可故爲
寇爲攘踰人垣牆竊人不風之牛馬誘人不逃之臣妾亦
有所犯亦有常刑主重亂部伍上二常刑對看○王方麓
曰前之馬牛臣妾指其在軍中者也後之竊誘兼軍中與

所過居民之家而言俗儒騃闇謂軍中安得有臣妾乃以
爲皆居民之所畜養者而不知與經越逐傳失主之言相
悖蓋古之軍皆平民衣糧自賫一人從軍一家供之漢時
亦有私從安得謂無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
行則有隊伍故祇其本部中馬牛有風逸臣妾有逋逃禰
軍士宜鎮之以靜本部按堵不動勿敢越軍壘而逐之蓋
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矣又戒其他
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至者無敢收藏當復而歸之我自商
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以賞汝爲還歸之勸若本
部越逐他部不復汝則有常刑蓋越逐有禁而不復無刑

則無以行其禁又不復有刑[illegible][illegible]有賞則人皆[illegible][illegible]犯令矣
此軍伍中事也至于師旅所經過居民又戒軍人無敢寇
掠若居民馬牛臣妾非逋逃也非風逸也而爲寇攘踰垣
牆以竊之誘之則其罪又不止于不復而已我于汝亦有
常刑此不惟欲所過秋毫無犯况部伍輕動每易爲敵所
乘故尊戒之
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徒物逆風而行則徒出三餘
贅筆與左傳解風馬牛不同○諸葛孔明曰夫林戰之
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于前
或發于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

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
足谷戰之道巧于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
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衛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
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
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
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
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illegible]以騰
矣又曰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
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
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

而不進者勞也烏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
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
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又曰昔日
御侮君子所以盡人心御侮小人所以盡人力故用兵
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
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
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皷退
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
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
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強者抑

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
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
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
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鬭則兵和
刃接而人樂死矣又曰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
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
畜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
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司馬穰苴曰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
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

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
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脩正其
國舉賢立明正刑授職又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
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
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
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
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
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
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于朝
貴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勸君子

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
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
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
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
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
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
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
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
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

虔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王舒則民力足雖交兵
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
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
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
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已以待
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
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
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
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
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上三節是行時事此節是臨時事蓋先期而戒也徐爲淮
翼剪徐則淮之聲援自阻第彼或憑城而老我師則我難
浪戰以求速勝破則莫必而糗糧或乏則士氣先隳故特
服大刑且我勤師往征彼未必不潛師屢擾則我常爲客
彼常爲主故彼或即守以用攻我當即攻以用守此轉客
爲主之法但不築則慮擾師欲築又慮擾築即于攻之期
是守之策爾甲戌字正見兵家擬訣且車爲兵之重務騎
又兵之選鋒芻茭不多正與乏軍興同故有刑築且秣食
非近不辦故爾以郊遂言之不逮不供不多非應供役後
時恐其以忽心視夷戎故各致戒蒙○立期會在甲戌我

惟征徐戎句內見首句是總冒下三段皆以軍需來會爲
皆期會中事故總曰期會二字有別期是甲戌出征日期
會是會集諸侯之師于是日倂征討時日之孤虛旺相則
甲戌乃用兵之期量敵人之堅瑕緩急則徐戎乃受征之
國時說之意謂經文所以言征徐戎在甲戌之期者此是
從征之諸侯如期來會不知此句是起下文糗糧楨幹芻
茭三段不重在諸侯來會上傳云軍以期會芻糧爲急作
一句讀者軍旅以期而會惟獨芻糧爲急也只重芻糧字
期會帶言之耳此節是示以征伐之所有事先提期會言
者使知所備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糧以足軍食楨

榦以治軍壘芻以供牛馬皆期會所最急者伯禽爲方伯
監七百里諸侯率以同征糗糧乃從征諸侯所當自賫故
不言魯楨幹芻茭非遠國能致故專責之魯峙具也豫儲
米粟謂之備糗熬米麥也不逮謂糧備少不及衆人與軍
從征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糗糧以足軍食當備備汝糗
糧無敢不相逮及一或不相逮及則誤我軍政汝則有乏
軍興之死刑此乃告諸侯也若魯人三郊三遂之地合此
郊遂之民當備乃楨榦乘甲戌外征之期即力爲修築營
壘以防衝突汝無敢不供一有不供汝則有無餘刑以加
但不至殺耳楨墻端當土之木榦墻旁夾版之木築攻敵

壘距堙之閉堙土山距堙上城具也築者築壘壁以老寇
師且守且戰也再提甲戌言者明築與征同日所謂不得
擾我之築也不是乎對語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
于郊而救糗糧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
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
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
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與之日東郊之
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故言征言築終
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又魯人三郊三遂之地合此郊遂之
民當備乃芻茭以供軍馬牛之用無敢不多一有不多汝

則有大刑天子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天子六
軍出自六鄉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此言三
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鄉近郊故以郊言兩冠並至其
勢甚重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此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
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國必有四郊郊外有遂其
門三郊三遂蓋夷戎為寇東郊正受寇處故使此郊之民
專意距守而調發備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
給于不受敵之地也書序云東郊不開蓋晋之以備敵耳
糗糧雖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幹易得惟恐闕事
故云無敢不共芻茭不繼則馬牛疲累必至僨轅故云無
敢不多糗糧人食芻茭牛馬食束草為芻乾芻為茭人與
牛馬不可一日無食故俱加之軍興之大刑凡言有常刑
者法書有定名而中之也無餘刑者不定之辭法書既無
定名臨時以情輕重刑之無餘無一刑不用但非殺耳一
云如此刑之外又有一等重刑則此刑為有餘刑矣今所
用之刑是重而無餘者特不至于死刑而殺耳蓋除却死
刑一節言也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
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
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

不逆人也○疏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為干支干所
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
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
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
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晝為孤無晝為虛二
晝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
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
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
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

制也曹操注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杜牧注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奥察其指歸皆本人事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泥水其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天道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于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

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赫連昌于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伐人制勝一日豈得變易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為一瑤一馬則必賤人遏志非以天道暴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上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上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于天時故聯以敘之也○劉子新

論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孫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曹操注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張預注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敗之勢也○兵術訓曰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結却笠居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烟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孫子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

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司馬錯曰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

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答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司馬錯曰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

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朞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

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又云墉城垣也方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吳越

春秋云鮌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博物志云城郭自禹始○輿地提綱云城爲保民爲之
也城之側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長三丈而高一丈
也城上垣曰堞樓曰飛譙下門曰譙門無覆屋曰櫓城
外河曰池池無水曰隍然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鄣曰壘
有軍屯處曰壁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
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
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白虎通曰
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于
天子也月令毎歲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
受過也○穀梁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
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
如民衆而城小輙益城是無極也○玉海傳曰古者百
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
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
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
宮益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
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
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

里于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于七十里
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
爲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內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此侯伯之國也又云昔之人以大師爲垣得道爲
助在德者險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效死者莫肯去不
然崇城到天巖扉重閉金鋪銅環鐵扇石樞無以結民
心至于携叛不若折椰之樊圃也○東郊去邑八里因
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兆五里因土數也西郊
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王應電曰先儒
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外寬

簡異數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以四
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子方里而井此方字爲貫
故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
爲虛倚地面地土之云故以午貫一直而計四面各皆
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止二
百五十里方百里者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爲
封封十爲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知同十爲封者言自
此已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
極小之封耳封十爲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
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除里故十倍之爲畿耳苟封國止

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費邑即是皆原封疆也數百里之廣奚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爲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於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至包咸何休氏謂一同百里即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成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爲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二家內應出五人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爲百里又限于諸侯千乘遂爲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爲井爲一里故謂

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千里是半于公侯也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爲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不計侯國元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一井出三人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馬氏則據司馬遷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一十六

里有畸乃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説季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爲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爲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一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斯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爲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瀆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千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

故天子之地四面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唯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遷所陳是也有餘稍之數爲更番調遣而設即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稍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爲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即後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于六軍爲大司馬教閱之軍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遣之盈于

該年輪流而編侯國之制亦每國出車百乘甯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稍之濂十年一輪故止稱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年之當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雖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然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平普徧所以為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畿廣封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為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故寰內無害其為數千國矣○章

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外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川澤城邑之儲三萬六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制也牧野之師紂軍七十萬意通畿皆發大司馬遍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

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每一家一人為兵其餘丁謂之羨卒今日十有一人是并羨卒通算之則一人終身無過一役再役而已然直任者又三特發之一時講武先王之不窮民力如此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即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荃衰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乎王戍申以遠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繇洛戍申許毋乃未甚遠者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惟及江黃北伐山戎

亦因燕衆益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之後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夫賦以出軍古所謂力役之征也受田百畝之家是謂一夫力役之征由是出焉即軍賦也此外惟冬作一事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此別無力役之征況軍旅之用歲人自克乎人又安得復出戶賦之泉以克軍需乎胡康侯曰古者公田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今用田賦為軍旅之征非矣蓋十取二者就田以取稅也賦用田者計田以

出財也會之軍賦歲以冬征未有改也特以軍需不足
復用田以賦是增一賦矣後遂變爲口賦之濫于是軍
賦口賦分爲兩事而關境無不算之民矣○正義曰餱
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備餱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乾
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
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正義
曰峙具楨幹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
曰幹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
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正義曰
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御

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
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
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杜預云環女牆也堙土山也
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
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
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
距堙之屬也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
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
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
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不殺之周禮司厲

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玄云奴從坐
而入于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于罪隸舂人槀人
之官也然不供楨幹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
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諸葛孔明曰將之器其用大
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
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鬭此
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悟人饑寒此
萬人之將進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于理亂此
十萬人之將仁愛洽于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
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馬

琦曰兵不識將而將不識兵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雖
山壍谷尚云乘塞之難敝甲病兵何遽出車之易彼有
所必爭而冀令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國虛難動民困易
搖上兵惟貴于伐謀下策莫危于浪戰欲建外寧之業
無如內治之圖秣馬厲兵椎牛饗士下見恩而後用法
上持法而後用兵寬文網以破拘攣考功能而甄壯烈
惟我兵能奮于固圉彼驕虜自頓于堅城先不敗而後
圖功先無害而後徼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
且邊臣在賞罰之中然後肯盡心力廟廊在功罪之外
然後能知權衡○此國史所書孔子存之帝王之後以

周禮猶在魯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此一時[illegible]
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宏遠可為周公東[illegible]
法○邢微曰成王初年周公當相王室伯禽就封於魯
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是時武庚倡亂淮徐屢畔周公
連年東征冦近魯邦故魯公出師敵王愾也在平時諸
侯無征伐而說者遂謂魯公為方伯其觭張附會類此
然諸侯之事以終書何也亦猶詩之有魯頌也天子降
而思康侯周亡而思魯魯周公之國文武亡而思周公
故春秋因魯史以寓意文武忠臣孝子之情也魯至三
桓專而公室卑成襄以後五六公有奮然振作如伯禽

者則魯猶可為而周公不衰夫子所以錄費誓也

後學　東海　濟士逵　輯著
　　　古瀛　張孫振　鑒定

秦誓

史記云繆公自茅津濟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按史記繫作誓于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自是不復戰矣書序謂以為敗殽歸事亦在其悔用兵也

據傳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
徒悔不改繆公所以僅為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
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寛一嚴意各有主〇
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繆公違蹇叔之言伐鄭晉敗

秦師于殽晉文公二年秦伐晉報殽之役敗績于彭衙
三年秦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秦與殽
師為死寇晉人不應有謀也秦遂封殽尸還秦誓當作
于此時益三師皆不得志而衆損國敝極矣勢窮而悔
始悔不用蹇叔之言當時若從蹇叔則無殽之敗無殽
之敗則無報復之舉而秦何事哉此秦誓所以作也
首節提起發命古人有言兩節敘已悔過之意惟古謀人
兩節言已悔過之事昧昧我思至末又推言悔過之由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繆公悔過之辭士者群臣之稱繆公與師辱國士論宜然

而起故曰我士聽無譁此誓非徒悔過且畏衆論也群言之首謂第一切要之言言雖多而喫緊處只從悔過于古興亡之故成敗之端莫此爲最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引古語以證改過之難喚起次節一節皆是古人之言人盡徇己難于改過故多可悔正所稱群言之首也訖者竟竟終身于是勿以盡人皆然看物在盤固而不出如人之宴安而自恕自文久而不遷一般故以盤訓安一念安肆百欲從故曰多盤是不能從諫之根徇己者徇己之私有

所貪欲也安于徇己虛下受責之難正安于徇己處不必如舊說責人則明責己則昏爲徇己也責人句特形起下句艱字就貼安于徇己上討出不必又說非有定見定守者不能等語看來引古語一直說下非下是多盤之實盤是觸境輒滯盤旋莫省此不關人導全由自迷點一自字便是咎己真脉彼自多盤之人原亦是明人故受責尚非艱惟受責而改不稽時便惟艱此處仍緣自碍故俾非人俾乃靈念中自寄有俾之者責者斷是逆耳受責則順之極矣俾如流水言順且速矣在心上看雖說到非虛心克己若決江河者不能故曰艱須急挽入民訖自若是多盤語氣上說繆公懺悔來之盤非既往之盤也○古人有言曰凡人溺于私欲盡自若是多安于徇己也如他人有利欲之非心而我以大義責之何難之有惟受人大義之責如流略無扞格則未免爲利欲所昏而不能矣是惟艱哉古人之言深中我之病矣

憂字承上文來而結成遠想只目前事實大可憂使積釁不悔覺無情日月足供盤旋來不更逝今惛然于積習又只覺有情日月不容吾挽捄逝不肯來逝即詩曰斯邁而月斯征益憂之甚而不敢盤矣○我心之憂憂其如凡民之徇己不能受責如流也日月二句正指其所憂來即指

日月凡日月前者既逝後者必來未有弗云來者但心之憂處以日月逾邁若似弗云來而無時可改過耳若弗云來如不復反也自咎悔遲恐改過無日不敢多盤則急改之意自見猶未明言何過下節始出傳已然之過二句本備意豫言非正解若本文但說已然之過既無計之可追未遷之善恐無日之可及矣所謂我心之憂云云也憂字該得廣使有子孫黎民在于念矣

張侗初曰過人之生機也聖人所不能無也人無過則物而不靈何也天以極寒極暑而過也土瘠好川安泌而地過也然寒寒暑暑者而不害天天于寒暑過之矣瘠

好變而滄桑無常地之過過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安能
無過過者過而不留也雲過太虛客過逆旅雲不點太
虛客不礙逆旅若任而留焉則不化不化則點且礙者
多矣故曰所過者化過化之過過也人生本體清淨一
物不加只緣習氣所結遂于本體磨盪處不能不來滓
滓此等總是習氣無攔本體猶空之有雲逆旅之有客
然亦是靈性翕張鼓盪而有之故空不能無雲逆旅不
能無客而生人不能無過世惟木偶土梗無知覺運動
纔不入于過然天地闢亦何用此木偶土梗人之靈于
木偶土梗也以其知覺運動也既有知覺覺處亦過矣

既有運動動處亦過矣覺而過過而覺也動而過過而
動也不得謂偏覺礙覺妄動礙動覺則無偏動亦無妄
矣其有偏妄者留之故也前境不往則舊境不新舊往
新生如環不窮過即無過此生機之妙也今夫鏡日照
而翳生焉水日流而滓生焉然翳與滓無與鏡水也不
拭則翳矣不澄則滓矣拂翳得鏡滌滓得水易簡直截
過還無過之真光景也是以至人虛中而待之獨力而
主之不干神明中鬪是非非亦為是不干涅白地別垢
淨垢亦為淨淨空碧雲仰而青天堂上接客主人內空
雖百千過無一留者若久而留任是陰霾累日蔽晴空

盜入室而據其家也雖然霾安能有其空盜安能有其
家哉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
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
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
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明言悔心之切處當時亦只因自立主見喜人能逢到
底受那自害耳古之謀人四句正形容多盤之過尚猷詢
茲黃髮益猶冀來者之受責也○若主斷臣主謀故曰謀
人古之謀人暗指蹇叔今之謀人暗指杞子古之謀人老

成長慮執古義不苟就人意者也我非不知其老成但其
所謀者未就予意我乃以為阻事嫉而忌嫉之今之謀人
新進喜事者也利在肩踶功在頃刻初心亦知其不穩但
以其謀遷就己意而姑且將就親之喜而不忍割則溺於
其說而不自覺矣親即任用姑字要看姑將就以為親已
是將亦就字之意非將順之將既云古之謀人又云未就
予忌既云今之謀人又云姑將以為親便是安于狥己示
能受責如流處正已往之愆俱是多盤所致故悔之雖則
云然即接前四語輕過下如云既往之過雖已如此然天
下事豈容再誤哉自今以往凡國有[illegible]寧戢幾謀[illegible]黃髮

人今而道古髮短而心長資之以故實苟之以長算雖
快心之事亦可免敗績之虞故曰尚猷詢黃髮即古之謀人
詢黃髮則不親新進可知正是改過處罔所愆蓋其他日
如此也此非我之所欲改乎而惜今有未能也此是槩論
下節方切改過事
此後備言邪正用舍之要總是洗多盤之習破受責之難
番番一節著用舍之嚴總是發明詢茲黃髮意繆公進言
于蹇叔左聽于杞子失計于三帥致有崤函之敗此直悔
其失而欲改之勇夫指三帥諞言指杞子良士即古之謀
人諞言即今之謀人所重在親良士遠諞言勇夫一段只

引起末段耳須抑揚看良士緊粘黃髮說若徒老亦沒用
惟番番而爲良士則意氣經消磨之後力以年衰自心思
經練達之餘識因老進膂脊背也人之力在背故曰膂力
愆即易歸妹愆期之愆言其少壯有力時多過去了然力
雖愆而謀則壯故我尚有之繆公嘗詆蹇叔墓木既拱蓋
自悔失言有守是任用意時蹇叔不在曰我庶幾復有斯
人而任用之乎追思至矣人果勇亦有用但仡仡而徒成
勇夫則血氣愈盛念慮愈不能沉伎名愈張籌畫愈不能
細故不欲射御中度無失正勇處仡仡武勇之夫射御中
度不違雖若可愛然勇而無謀多以僨師我尚不欲用之

惟截截善巧爲言以强辭奪正理偏能指害以爲利害敗
以爲成故雖君子招不來麾不去必不因之變易却使君
子不能伸其辭說而反若有以易之如此人雖一人足以
敗事何暇多有之乎蓋畏之之甚截截馬融云辭語截削
省要也形容斬截快當急于見功之狀君子以位言君子
未嘗易辭善諞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强辭勝君子不
能易之若反易君子之辭耳截截使之也重看一俾字絶
諞言正任良士處不是引良士勇夫甚諞言之罪尚有與
皇多相應尚有之者昔忌之而今欲親之皇多有之者昔
親之而今欲疎之也此正其改過處只可說這樣人我用

這樣人我不用其所以當用不當用[illegible]由推明在
下三節。
正義曰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
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王符曰昔紂好色九侯聞之
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
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即
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進謂之好也紂于是
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
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華後紂則
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

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弑二世乃先示權于衆獻鹿于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爲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爲問于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illegible]主惑上不忠莫大乃叢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諂遂殺二世于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于目而鹿之與馬者著于形者也巳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飾偽言而作辯也則君王失巳心而人物發我體矣况乎進幽隱因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難實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三物者皆得進退于

朝堂縣質于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辯之惑者也猶炫燿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况于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巳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有是信任而有之于心不欲非必屏棄乃是心無契愛且惱恨于良士之尚有復轉一思而爲休容之一人[illegible]恨于諂言之不旦有復轉一思而爲忌賢之一人昧昧字要體彼向者多盤不受責非全不思只是粗心浮氣在皮面看想耳不知邪正剖分専在未嘗見處藏神卽利害轉[illegible]在難覩聞處宅敢故一種昧而又昧乃我所以密用其思此正攻過眞源若浮氣入之則思爲朋從矣昧昧我思句直管到下三節數節語意俱要得他想像出來的只吻勿作實事用良上不用論言之意只可點在此三節首末中間不宜夾襍點出如有者設爲人有如此也一介獨立無朋意無技不是說他短有技而不自用若無技也正形容

誠一之意惟志慮純一神不外鶩故休休狀他虛懷大度寬舒樂易好善之心不立城府不修邊幅此指德器在心上說不是休美之休春和景明而萬物育天之休也時和年豐而教化昌國之休也汪洋千頃人巳融而無迹大臣之休也故有容不足形容而曰如如有容正頁休休一氣說下無技而休休有容蓋惟無善于巳而後能容人之善下六句正此句之實有技是才彥聖是德重容德邊聖字專言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言則通明之一端彥聖二字相連彥而且聖不止有技而巳好有德之眞切甚于有才者之若巳有也大意云人之有技負出群之才者若巳有

之不知其爲在人也是能容天下之才于人之美士有通明之德者口必稱揚薦達然其心愛之不止如自其口之所稱是能容天下之德故曰是能容之總承上能容之才德正應轉如有容句二容字相照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無非形容好賢之心爲特至甚上只說有容曰其如猶才度之辭至是能容之則重之事權使得展其抱非空空容賢者不啻忌不足以言之矣曰是能者果然不謬之辭形容休休曲盡以字作用字看謂任用是人上能保我子孫于後世下能保我黎民于當時兩平說職主也此好善之誠以保子孫黎民亦主有利哉保子孫則後

嗣蒙其利保黎民則兆庶賴其利故曰王于有利哉欲以以保我子孫作句黎民帶下句繆公伯者所重在子孫也亦有見子孫黎氏之保在賢智奮庸上看不作效說蓋非大臣一身獨力能然由其尊德好士推賢讓能使天下善類皆在朝廷輔行善政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全在一介臣精神無一毫滲漏處說如此人豈非良士而宜有者乎

此見小人之有害于國我所以不皇有論言也反上節看月即覆冒之冒障蔽掩蓋之也疾謂愽疾患害之也冒疾是忌嫉其所長恐人之形其短惡則并其人以愽之忌其才自然并惡其人與若已有者異違是不行其言不違并阻其事而敗之不通于上也違之俾不達違與之使不得通利與其心好之者異是不能容亦總承上四句說如此則必恃一己之見不參衆人之見好生事以開國家之釁故一有所動貽子孫之害一有所舉貽黎民之害亦曰殆哉殆與利反子孫黎民之殆非一人能致也由此人娼賢嫉能引用同類蒙蔽君上顛倒曲直蠹政害民雖傳至子孫仍是其引用之人盤據不去正人爲所沮毀不容人君亦自難辨不能主張以此子孫黎民之禍不可勝言如此人豈非論言而不可有者乎此二節形容能容不能容者

之情狀利害以起下節總結

劉畫曰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已前恭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呑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呑決之情深則蔓斐辭作

撥休休有容一等人已造伊周地位傳謂蹇叔太易至冒疾謂指杞子尤不可合杞子特誑秦以忠鄭何謂冒疾有技彦聖秦則喪師而鄭之子孫黎民無虞繆公何言之若是今味昧昧我思之語深與憂字相合想其憂時想着此二端之人故以此誓群臣欲群臣勸戒之意上只言詢猷黃髮則此二節宜重休休一邊下只反說爲得玩末節須

杌陧說到榮懷尤見。〇中結語若上文說出上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與廢此言一國之興廢由一人之善惡無兩層意四句直說只以安危言未說到興亡去一人二字全生上一介臣來邦侯邦也杌如木之搖動陧如阜之圮壞榮者大國亦畏之是懷者境內無虞是慶即榮懷是杌陧何處見得指子孫黎民之不保言邦之危若不繫一人彼冒疾而貽殆于人之子孫黎民者豈待多乎榮懷何處見得指子孫黎民之得保言邦之安若不繫一人彼有容而貽利于人之子孫黎民者非一介乎杌陧曰由一人榮懷乃一人之慶又加亦尚二字語自抑揚全見去辱得榮

因危轉安這種挽回機倪明明寄在老成心曲慶亦全由一人此四句不是泛結全重兩一人字深見用舍決難少差乃是情到思真則我尚得忌良士而親諂言乎此節要得我尚有之我皇多有之之意杌陧一人舍杞子榮懷一人舍蹇叔若三節不必拘泥此篇由于秦穆其言深其意遠凡賢好用舍俱以利害較之乃得于創後非真見賢所以當好不賢所以當遠也〇通篇只是悔其任人之失欲爲將來之任人也其原只在猶巳不猶巳之間蓋惟不安于猶巳方能致謹于任人引古眾是群言之首孔子刪書此見得一念悔過秦繆可予誘萬世護短馮愚人最懇

王符曰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巳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于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于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

人弗之能食故遂于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夫生飰杭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侯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闟茸讒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

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雖鐵石之注訣而五經之言雖
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
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鵲不背來
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
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
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病不得
良醫也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蒸
横麥巳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爲人所
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于病因棄後藥而弗
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

真不以枉巳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爲下
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于救亂因廢真言
不復求進吏任俗吏雖滅亡可也○按繆公三敗不知
止用孟明竟問功生受學于耆人死殺其三良謚曰繆
故其卒也春秋不書特以是篇有悔過之言取以終書
終則窮窮則悔悔則新故易剥終則復復遠則迷一念
迷悟而天下國家子孫黎民治亂係之故悔者窮之通
也剥之上九碩果不食所以成言乎艮窮上反下爲萬
事萬物之終始子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故
不以人廢言也○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仇天下之

讎莫大乎弑君改天下之惡莫大乎安于爲弑逆者所
立事至此王道絶矣孔氏以不得已而以春秋王法與
魯故以費誓繼于文侯之命及魯不振而列國強仇也
知必并于秦故以秦誓繼于費誓之後聖人前知如此
亦自平王以岐豐之地與秦卜之非術也平王詩續列
國秦車鄰附見平王書續列國秦誓附見進秦于詩書
之秦誓周也春秋于秦毋人之狄之尊周也○易卦多
反對故樂調亦皆反對觀武王所用七律夷則之上宮
即黃鍾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則十二律
宮商角徵羽五調每調皆當反對可知夷則之上宮亦夷南無應黃黃

鍾之下宮亦夷南無應黃特夷則之上宮宮起于上自
上而下故曰上宮黃鍾之下宮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
曰下宮觀其律止于用五則樂之止于五音可知矣○
太簇之下宮亦無應黃大太無射之上宮亦無應黃太
太特太簇之下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曰下宮無射
之上宮宮起于上自上而下故曰上宮觀其律止于用
五則樂之止下五音可知屯蒙諸卦皆卦同而名異則黃鍾諸調當
調同而名異觀夷則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羽宮商角徵羽夷
南無應黃自上而下黃鍾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厲羽徵角商宮夷南無應黃
自下而上太簇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宣羽徵角商宮無應黃太太自下而止
無射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嬴宮商角徵羽無應黃太太自上而下則十
二律縱橫二十四調毋調皆當有名可知特名非人臣
所敢定且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嬴而其後卒覆周

者屬王與周者宜王代周者嬴秦是樂義迺適化之
容易作此累世名臣所以竟囁嚅而未敢以請也〇薛
寘曰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
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
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
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
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
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
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
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

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
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
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
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
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司馬長卿曰歷爭二世持身不謹
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〇郭美命曰夫左
史紀事右史紀言紀事在春秋而紀言在尚書當其時
列國之賢人不少寧無言可紀而尚書所取僅費誓秦
誓兩篇耳聖人固慎于選言哉〇孔鮒曰子思年十六
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

善也下此以蓋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
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
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
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
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
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
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
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不待駕而救子思〇鄒元錫曰春秋之變極矣而權分
伏于秦晉晉主夏盟而春秋秦衡裂三晉而戰國厥棚

耗矣晉文侯有命秦有誓豈以明倚伏之有幾焉孔曰
百世可知孟稱論世邵極皇帝王霸以經世故觀書而
易其可知也春秋備之〇黃道周曰且引而伸之無不
可知者也駟鐵之風變而非巍之業與車鄰之刺明而
豳樂之豳繼江漢之風成而芋熊之業與江漢之雅終
而三戶之烈繼清間之編出而金人之銘與費誓之編
終而寺魯之澤繼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
知者也文王之與三百八十四年秦王之與二百四十
三年倍秦王之年以爲霸帝之年倍霸帝之年以反於
文王之年文秦雜環起於易者終於春秋起於春秋者

終於詩書文王之治一而素王之治四是其可知者也

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東山之業衰而有衛舍衛

舍之業衰而有奮室新室之業衰而有典午周公所不

能治則託之仲尼仲尼所不能治乃託之元纔上下春

秋四更其始周公東望而寄歎於東室仲尼西望而寄

慨於衰秋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

書道六代五十九際六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六之

三百五十四歲三十六難大正而六變詩道一代三百

十四際一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兩之五百九十二

歲兩難三十五王再正而再變詩書闕起積千一百六

十歲而復反於易始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

可知者也詩無定際易有遲候九野三垣列國所循已

司風雨或司星辰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

知者也陽一主而二民陰一民而二主陽九之後有陽

七百六之後有百八周室三十四王漢室二十七王宋

室十五王主少則民隆主多則民窮周公治少而仲尼

治多陽以七而窮陰以八而終周公不治其終仲尼不

治其窮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大

守而火攻地戰而天還弱主強臣中更其端是其可知

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禮有無刑之度樂有無

聲之律周曆八百五十有二其曆一尺其律中於太簇

益曆二尺其律中於夾鐘損曆三百三十六以上生殷

殷曆三十一王五百一十六歲益曆二尺四寸其律中

於應鐘損曆四百四十以為夏曆十有七王四百一十

二歲杞宋不繼周未起仲尼能言則存而不議是其可

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兩曜合治五緯交錯

每十八變而詩書更歷人事之災六九而天地之災九

一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故聖人之

為道業終始九變愈究而愈至所為萬世防維者備也

凡業始變自易而下各以倍起春秋四倍有廣而有憂

憂不勝其廣其始之皆為公侯相遇其終之皆為強臣

弑主書道六倍多患而多故患不勝其故其始之皆命

君相禪授其終之皆為裂國誓士詩道一倍有憂而有

樂樂不勝其憂其始之皆為禽鹿相求其終之皆為麋

國百里其中間無故小小災眚不過明禮樂重政令弔

死問孤修舉廢墜而已四業既窮則易道復起易道復

起則剛柔消長稍稍其事日月既以明陰陽既以論中

間無故小小災眚水火之孽聖人亦不能盡治也古之

聖人既知其道又知其故知其故又知其序故能先物

而為之地先敗而為之所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見剛難

不[illegible]卒[illegible]可變不設而蓍有未說易書傚見神氣[illegible]
以剿黔首者必正斧鉞而誅之所以率帝王祖道德
事天地之志也天地之道無過於孝無過於仁無過於
義而易詩書春秋兼用之泝其淵源根極不動敬靜以
虛則謂之至日乾夕惕不疾而速則謂之敏方而矩之
謂之聖圓而規之謂之智夫是四者非學慮之所能至
亦非不學不慮之所能至也率孩赤之不學慮以至於
聖人之學慮反聖人之學慮以至於孩赤之不學慮其
所終始則唯是圭黍之內或紬或繹言語文字之所
白者耳而天地以之命運帝王以之命曆曆以之來

災眚以之平九變終始與之俱出與之俱反故自仲尼
而下子思子旣歿未有知仲尼之道仲尼之業者也仲
尼以其道還之天地以其業還之文武周公微引其辭
以爲是不盡意者後世亦因而錮之以爲是聖人之意
不復可見矣夫使聖人之意不復可見者則聖人不爲
易詩書春秋聖人旣爲易詩書春秋則聖人無復不見
之意不見之事而天下猶難悟若此故自聖人而後聖
人之道業不復可志矣○三精三天正法經云天圓十
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爲一周地紀
推遷三百三十輪爲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勃地
轉三千三百度爲陰倍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
故陰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
乃謂之小刼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地轉九千三百
度爲陰勃陽傾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
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
謂之大刼

尚書集箋卷五十八終

尚書葦籥二十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士遴撰士遴字叔獻烏程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寺副是書大意欲囊括漢宋諸儒而折衷以已見然博引繁稱卮言多而精理少其凡例高自標置謂從來說經非稽天之射即無病之呻葦籥指點虛實筆光開洞眞可引人心氣資人聰明其經如經星之左旋其緯如緯星之右轉無可增減無可讚宣烟霞寶氣結爲祥光瑞靄萬古執迷一旦葦籥獨見曉焉云云自古以來著述之家未有誇誕至於如是者其華而不實亦可概見矣目錄止二十一卷而分編則爲五十八卷蓋以篇數爲子卷也